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四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372/04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8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 子部第四冊目次

## 子部·儒家類

小學纂註六卷附小學總論一卷朱子年譜一卷

〔清〕高愈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二年刻本

..... 一

小學句讀記六卷首一卷

〔清〕王建常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至民國間刻西京清麓叢書本

..... 一一〇

近思錄集解三卷

〔清〕李文炤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九年刻本

..... 二七六

朱子語類纂十三卷

〔清〕王鉞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三年刻世德堂遺書本

..... 三三一

朱子文語纂編十四卷

〔清〕嚴鴻遠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九年刻本

..... 四二六

程蒙齋性理字訓一卷

〔宋〕程端蒙撰 程若庸補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至民國間刻西京清麓叢書本

..... 七八八

心經附註四卷

〔宋〕真德秀撰 〔明〕程敏政註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 七九九



小學纂註六卷附小學總論  
一卷朱子年譜一卷

〔清〕高愈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二年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小學纂註  
六卷》提要

小學纂註序

乾隆十有一年三月四日

禮官定議命直省學臣覆試童  
視其小學論貫通題旨切實發

揮者方准入學不則八股雖佳仍予

斥落并飭各府州縣覆試時一體凜  
遵著為

功令典至重也是年十月使者適奉

簡命視學江蘓欽承

帝訓殷殷以培植人才為先務夫養正之

功莫重小學乃首試昆陵諸童作論  
率多含糊則曩者約法猶未明也爰  
飭師儒嚴立課程及時誦習擇坊刻  
善本以為指南惟梁溪高氏纂註條  
理秩然最得朱子編輯本意於此可

序一

知所從事矣且士子不讀小學大都  
恐妨舉業耳不知朱子晚年編此其  
內篇提十三經體要外篇括十七史  
精華名為小子立明倫敬身之教實  
為大人植修齊治平之基所以為世

道人心計者至切須臾離之不可終  
身由之不盡者也不明乎此不可以  
為人即偉而弋獲

國家亦安用之矧法在必行士子倘仍  
前藐忽將有求榮而反辱者嗟何及

序二

矣用是敬申

聖主作人之意并詳童蒙養正之功書於  
簡端以詔士子之不讀小學務舉業  
而患妨功者

乾隆十有二年仲春上浣



賜進士出身

誥授資政大夫工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

政加二級尹會一書於澄江試院



序

昔朱子嘗草奏乞修三禮不果上晚著儀禮經傳未成而卒為千古之憾然泉嘗謂三禮殘缺之餘而戴記雜出漢儒之手往往有謬戾而不可通者去古既遠先王之禮樂莫可考據儒者辨論雜出空言無補雖闕焉未講于世道固未有害也而朱子

序

小學一書博採傳記擇其禮之可通行于今古者以立教明倫敬身為之綱以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心術威儀衣服飲食九者為之紀固已萃三禮之精學者幼而習之終身行之莫能盡其道不可一日不講也然自朱子以來五百餘年其書具在學士能舉其辭者蓋已鮮矣矧望有能通

其條貫窮其指歸推明其立言之意以持身而淑世者乎吾邑紫超高先生敦行孝弟研精理學益躬行君子人也而其教人一本之于小學常弁恒惺顧子倣其從祖忠憲先生復七規以切劘同志然而伏處窮廬其教不足以及乎天下抱其殘經箋釋詰訓日講求而肄習之以私淑其弟子

序

而已矣泉常讀先生所箋註儀禮周禮二書可以補朱子之所未竟惜乎未有能持而傳之者也又以其緒餘為小學纂註小學之有注舊矣然大抵沿襲他經之解而本義莫彰櫛比字句之間而條理鮮貫朱子立言之意塵封于俗儒詰訓之中所從來矣先生本陳恭愍之舊註而是正其得

失刪節其繁冗次第章法脈絡貫通參伍衆說發揮盡義俾學者讀之曉然于朱子集書之旨間出其所獨得如周禮智仁聖義忠和而易忠為中之類正經文之誤決千古之疑蓋先生學本躬行胸藏二酉而尤沉涵浸漬于三禮之書故其所推說根極理要其所考證確據經史自有小學以

序

來五百餘年得先生之註釋而後燦然大明于天下朱子之功在萬世而先生之所以開導後學者其功亦豈小補哉會天子覃敷文教念民行之不興由蒙教之不預頒行小學列之學宮俾天下取士必以小學課于是凡詰訓之書坊賈雜出以求售踵訛襲舛莫之能正先生愛其道之不



明不得已作為此書以教其弟子而先生之友王君以思二子從先生遊請梓其書以公海內先生之教將自此廣被于天下不可謂非斯道之幸而王君嘉惠後學之心不可沒也鏤板將行王君以先生書來命泉一言識其事泉荒蕪謏陋不足與于斯文喜先生之書之廣其傳樂王君父子

序

四

之能相與有成而又竊自幸得附名簡末也遂不辭而為之序

康熙歲次丁丑重九前三日同學弟華泉題于讀易廬



小學篇目

上卷內篇

凡二百三十三章

立教第一

明倫第二

明父子之親  
明夫婦之別  
明朋友之交  
通論

明君臣之義  
明長幼之序

敬身第三

明心術之要  
明衣服之制

明威儀之則  
明飲食之節

稽古第四

小學篇目

二

立教  
敬身

明倫  
通論

下卷外篇

凡百七十二章

嘉言第五

廣立教  
廣敬身

廣明倫

善行第六

實立教  
實敬身

實明倫

附朱子年譜

附小學總論

小學纂註凡例十則

一小學書前人註解非一惟恭愍陳公選刊本爲學者宗尚按公台州臨海人由天順庚辰會試第一歷官廣東藩憲後以觸中官被逮道卒蓋剛正人也故是編所解多本之而於字句微瑣處則不能盡標先生名氏也

一恭愍註於句櫛字比可稱詳備而於章法融貫處曾未之及今考小學書有以後人語反置於前者如立教篇先以孟子逸居無教而

小學纂註凡例

後及舜命契爲司徒是也有以一書語前後分置者如明倫篇鷄鳴盟漱舅沒姑老俱係內則篇文而編列數處是也其中位置次序皆有首尾脉絡不可更移今頗推明其意庶於朱子集書大旨略見一二

一恭愍於所引論孟概寫文公舊註示慎重尊先賢也但傳習既久則不必贅出况其文在論孟中有論孟之意在小學中則又有集小學之意概填原註則於集書本意反多未闡

故今另以朱子編書大旨發明於下

一恭愍所考古人名氏事迹頗多疎略今約舉一二如陶淵明本名潛字淵明別名元亮而竟以元亮爲字宋相李昉本饒陽人而誤稱滁州又如程子看詳學制註俱不詳至省繁文端委任一條與原意全悖訛以踵訛殆無終極今悉按本史及程子全書較定

一凡篇中字義人名器物之類有四書中已註解者今皆省去以免繁厭

小學纂註凡例

一恭愍註於咸寧永泰等下止註年號字而不稱何帝於人止稱某朝而不詳何帝時人於地止稱前代舊名而於近世輿圖沿革竟無所考今皆增註明白庶幾開卷瞭然

一凡所採諸家註有義可兩通者並存有未當者參互止存一說又有與舊說絕不同者如周禮智仁聖義忠和今讀忠爲中曲禮不好狎之好今讀如字皆考之經典揆之義理有所據非苟求爲異而已



一近例刊本類標擬題以便揣摩然舊日擬題  
僅取冠冕正大可屈指而計今既竝四書取  
士則命題之縱橫變化不可意揣拘於擬題  
中必至失於擬題外且於章法明曉則題義  
已備故此不另行標記

一不肖素性守拙不取浮名是編因

功令頒行偶標一二語令豚兒習之而從遊王子

元粹胎三以爲甚便初學欲刊布以公諸世

邦采胎六其尊君以思高諱沈大然之遂相與朝夕參酌

小學集註 凡例 三

較離去取更得其兩賢昆文我諱濟以象行諱

高互加裁正告竣登梨此本王君喬梓與人

同善之誠意非不肖樂爲此以希世也

一朱子傳註六經功在萬世而學者或不識其

生平出處大略亦爲遺憾故做論語載孔子

世家例特撮先生年譜大要列篇首以便稽

覽雖屬原譜之十一或可窺見一斑耳

梁溪高愈紫超識



朱子小學總論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

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

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忠信孝弟者

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誠敬善端發見了然而大學

等事小兒子不會推將去所以又入大學教之

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

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

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

小學總論

填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

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

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

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

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不

干自家身己甚事

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

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

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閒冗董百方措置思索

反以害心

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  
面點化出些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  
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二三  
分。大學只出治光彩。又曰。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  
只得教人且把敬為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工夫  
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  
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  
田地也只放下敬字不得

小學總論

三

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底樣子

朱子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  
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飄轉以害其德  
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  
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  
力蚤晚頻自點簡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  
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  
講習易明矣諸儒論小學多散見篇中今俱不錄謹載朱子語六條俾學者知小學之重其訓子一條尤初學之要語也并附焉

小學句讀

音豆。小學。小子之學。又古在西郊者

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  
小學而學焉蓋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  
大學之階梯也。作聖之基者俱係於此。語已絕為  
句畧斷為讀。魯齋許氏曰。自始皇焚書以後  
聖人經籍不全。無由考校。古人為學之次第。班  
孟堅漢史雖說小學大學規模大畧然亦不見  
其間節目之詳也。下有餘年學者各以己意為  
傳志多聞要之不肯於古人者鮮矣。近世新安  
朱文公以孔門聖賢為教為學之遺意。悉以曲  
禮少儀弟子職諸篇輯為小學之書。則規模節目無所不備矣。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  
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小學句讀

一

之本灑掃並去聲後同長上聲治平聲。灑掃灑  
水灑塵而掃地也節當然之節無過與不及  
者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稚之時欲其習與智  
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音升。講以明其理習以熟其事習於善而善日滋故曰與智長化於善而無勉強故曰與心成扞格謂隔礙而不相入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  
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  
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傳去聲。無古今之異以人皆此性凡人倫物理曠世皆同也今頗蒐輯以為此書授之童  
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蒐輯音搜

第○蒐索也輯。聚也。風能化物。故感於人而人變。日風化吳氏曰。朱子之於世教。豈唯有補於當。實則有功。淳熙丁未三月朔旦晦菴題。淳熙丁未。孝宗十四年。聯菴朱子草堂名。因以爲號。時年五十有八。此篇蓋若大學中庸之序文。

支公朱夫子年譜

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九月甲寅朱子生。先生本

歙州人。今徽州府世居婺源。屬徽州府永平鄉松巖里。父吏

部韋齋先生松。母祝氏韋齋爲政和。屬建寧府尉遭父

喪以方臘亂不能歸遂葬其邑僑寓建寧。今建寧府劔延

平二州館於尤溪。屬延平府鄭氏而先生生焉。癸丑四

歲韋齋指天示曰。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異

之。丁巳八歲通孝經大義書其上曰。若不如此便

不成人。或羣兒偕戲。獨以沙列八卦。端坐默視。已

朱子年譜

未十歲讀孟子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勝。以爲聖

人亦易做。癸亥十四歲韋齋歿。以先生屬白水劉

勉之。勉之以女字先生。丁卯十八歲舉建州鄉貢。

戊辰登進士。庚午如婺源展墓。辛未二十二歲銓

試中等。授泉州同安簿。先生是時已慨然有求道

志。博求經傳。徧交當世賢士。雖釋老之學。亦究其

歸趣。癸酉二十四歲始受教於延平李先生。語及

學禪。李先生但曰。不是。且看聖賢言語。又廣有所

陳李先生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面前

事卻理會不下。自是先生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所交諸人之誤。而回看釋氏說。且漸漸破綻。罅漏百出矣。七月。至同安。蒞職勤敏。以令甲凡簿所當爲者。大書揭楣間。而簿兼學職。乃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舉縣士操行方嚴者督之。茸諸生齋舍。建經史閣。檢貯治平中所藏書。便學者讀覽。又故釋奠。例止以吏人行事。先生叅取周禮儀禮唐開元紹興祀令。肆行之。**丁丑**二十八歲。以四考滿歸。士思其教。民懷其惠。相與立祠學宮焉。**己卯**三

朱子年譜

二

十歲。執政陳俊卿薦。召赴行在。言路借抑奔競泥先生辭不就。**壬午**孝宗卽位。求直言。應詔上封事。諸疏具文集不報。**癸未**孝宗隆興元年。三十四歲。再召辭。有旨趣行。乃入對。垂拱殿。歷陳三奏。其一言宜務聖人致知格物之道。不當溺記誦詞章。釋老虛寂之說。其二因宰臣思退主和議。故歷陳復讎之義。其三因內侍曾龍二人用事。故極論言路壅塞。佞倖鴟張。先生嘗言初讀第一奏。天顏溫粹。酬酢如響。讀第二第三奏。則不復聞聖語矣。**丁亥**三十

八歲訪張公敬夫于潭州。

今長沙府

**戊子**

崇安

建寧屬縣

饑

多盜。貸郡米六百斛散給之。後民輦粟還官。郡守命仍畱里。是歲祝孺人卒。居喪輯家禮。**辛卯**四十。二歲復饑。先生所居五夫里。豪戶閉糶。窮民強奪。先生患之。乃因前郡米畱里者。立社倉出貸。石收息二斗。小歉蠲息半。大饑盡蠲之。鄉民便焉。**壬辰**通鑑綱目名臣言行錄西銘解義成。**癸巳**太極圖傳通書解成。**乙未**四十六歲。東萊呂伯恭來訪。畱輯近思錄。遂偕伯恭與陸公子靜兄弟會於鵝湖。

朱子年譜

三

在廣信山縣子靜作詩有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等語。議不合罷。**丙申**再如婺源。以程氏遺書呂氏鄉約等書畱學中。時上方欲獎用廉退士。叅政胡茂良疏薦。除祕書郎。辭不赴。冬。先生令人劉氏卒。**丁酉**論孟集註或問周易本義詩傳成。**戊戌**四十九歲。宰相史浩必欲起先生。差知南康軍。辭不允。東萊屢書勉行。敬夫亦謂須一出爲善。會省劄再趣行。乃赴郡下教三條。一延訪利病。二令父老教戒子弟。三勸民令子弟入學。立濂溪祠於

學宮秦蠲減星子縣稅錢重建白鹿洞

南康府城內書

院置田贍學者立學規每暇輒至與諸生講習多

所興起庚子應詔上封事極陳將帥剋剝交通權

要近習則蠱惑以肆擠排而宰相諫諍官或反出

人門墻承望風旨累數千言上大怒曰是以我爲

亡也會大旱乃大修荒政以朝廷勸分賞格論富

室得米萬餘石又奏請截留綱運并轉運常平兩

司錢米備賑濟令民築濱江堤捍舟因以役錢振

之命每邑市鄉村置場以待賑糴而遷現任寄居

朱子年譜

四

添差監押酒稅等使各蒞一場督之又乞蠲閭稅

租四萬餘石檢放民賴以全辛丑五十二歲去郡

歸會浙東薦饑故相俊卿過闕復力薦宰相趙雄

亦言凡士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譽之愈衆不

若因其長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乃差提

舉浙東常平茶鹽十一月奏事延和殿先生自初

入對至是十九年既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修

德任人之說上爲動容因條救荒七事上之遂視

事西興

今紹興府

卽命印榜招海商蠲其征令販廣米

至浙東王寅親出按歷諸郡窮山長谷靡不到悉

屏徒御一身所需皆自齎以故所歷雖廣而部內

不知官吏畏憚若使者歷其境不勤荒政者按

勅之凡所措畫類南康而惠周七郡上謂宰相准

曰朱某政事卻有可觀又請推行社倉法於他縣

未嘉有泰倫祠毀之前知台州唐仲友者相淮綱

舊也恃相勢恣貪虐而尙書御史交章薦擢江西

提刑先生行部至台民爭訴按得其實乃劾奏准

曲庇之先生効益力乃止罷其提刑新命而卽以

朱子年譜

五

授先生先生曰是蹊田奪牛雖三尺童子知不可

乃力辭而准遂擢陳賈爲監察御史首論近日縉

紳有所謂道學者假名濟僞意指先生先生決志

歸而奉祠之命亦下遂杜門不出癸卯五十四歲

築武夷

在崇安

精舍徙居之四方來學者益衆丙午

易學啓蒙孝經刊誤成丁未小學成是歲周必大

相詔差江西提點刑獄辭不允且趣入對乃復奏

事延和先生至是凡三見上上曰久不見卿卿亦

老矣又曰浙東救荒煞究心先生先謝提舉日荷



聖恩保全蓋指淮賈構誅也。次又陳己衰疾不堪任使。上曰知卿剛正。今待與清要官不復勞卿州縣獎諭甚渥。先生出奏劄上之。又極論內侍甘昇挾勢爲奸罪。又言宰相先布私恩於臺諫。臺諫顧私恩莫肯言其過。而主將恣刻剝爲苞苴。陞轉皆有成價。上驚曰。卻不聞此是行也。有戒以正心誠意。上所厭聞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敢回互欺吾君及奏。上未嘗不稱善。除兵部郎官。以足疾請祠。而侍郎林栗與先生不合。疏稱朱某

朱子年譜

本

剽竊張載程頤緒餘。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請行罷逐。時上意方向先生。欲易他部。而宰相請仍授提刑。先生力辭。九月復召辭。趣入對。再辭。遂上封事。言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因遂言天下之大本。今日之急務。凡數千言。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急起秉燭讀終篇。於是上感先生忠鯁。明日卽除太乙宮使兼崇政殿說書。蓋將爲燕翼謀也。而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遂辭奉外祠。於是

始出太極圖通書解義授學者。**己酉**六十歲始序大學中庸章句。二書著已久。然時加改正。至是以愜於心。乃序之。孝宗內禪。光宗卽位。除江東轉運副使。辭。改知漳州。以天子初政。再被除命。不敢固辭。**庚戌**光宗紹興元年六十一歲。到郡。臨漳風俗薄陋。民不知禮。有親喪不服衰經者。乃述古今禮律開諭之。婦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又或出爲庵尼。悉禁之。俗以大變。又教習諸軍弓射。賞勸有法。數月皆成精技。其訓誘諸生子弟如南康。而刻五經

朱子年譜

七

四書於郡。暮年化成漳民莫不思之。是歲先生爲學者言曰。某覺得今年方無疑。許多道理在這裏。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此。此可以知先生所得矣。**辛亥**長子塾卒。請祠歸治葬。**壬子**始築室於建陽。屬建寧府之考亭。以韋齋常愛其溪山清邃。從先志也。**癸丑**朝使自金回。言金人問南朝朱先生安在。乃除知潭州湖南安撫。辭不允。**甲寅**六十五歲至鎮所。次老穉攜扶觀學士數百里雲集求誨。洞徭叛擾境。遣使諭降之。又以本路別無軍馬。有飛虎軍

遙隸襄陽乃請隸本路節制是時孝宗升遐先生哀慟而光宗有疾不能執喪視事丞相忠定趙公汝愚以太皇太后命奉寧宗卽位趙公首薦先生乃召赴行在奏事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門人或言主上虛心待政敢請何先生曰今日之事非大改更不足感天意悅人心然吾知盡吾誠竭吾力耳外此非吾所能計也是時上猶未朝太上皇先生奏事行宮首言當盡負罪引慝之誠俯伏寢門怨慕號泣庶親心底豫慈愛復初詔進講大學

朱子年譜

八

先生務積誠以感上心并乞逐日早晚進講不假他故廢輟上孝宗山陵議謂當另求吉壤不宜委之水泉砂礫中會瑞慶聖節請免百官朝賀并三年內並免又以光宗不執喪禮請行嫡孫承重服丞相欲祧僖祖先生持議不當祧又編次講章以進他日見上請其義上曰要在求放心耳先生退謂門人曰上可與爲善願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始寧宗立太皇太后女弟之子韓侂冑傳言宮掖自謂有定策功擅權假御筆有端先生自溯

南赴召已憂之數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令與朝政丞相方謂易制不爲意先生約侍郎彭龜年因請對以發其奸會龜年因公事出先生獨上疏極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極言之侂冑大恨遂以內批罷先生趙公袖入還上內侍徑遣付外臺諫交章畱不省先生以七月召十月進對立朝四十日而先生行矣十一月還考亭學者益衆築竹林精舍祠周程諸子曰與門人李燾張洽陳淳黃灝蔡沈輔廣之徒講學不輟

朱子年譜

九

元年六十六歲臺臣稱丞相謀不軌竄永州先生自以蒙累朝知遇且尚帶侍從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以白丞相冤弟子諸生更諫謂必買禍先生不聽蔡元定請著決之遇遜之同人先生默然焚奏藁遂更號遜翁是歲丞相趙公暴卒於未先生悲憫註楚辭以見志而廷臣攻僞學日急丙辰六十七歲監察御史繼祖疏詆先生奪職然先生與同志講學自如或勸宜微德避難者先生曰禍福之來命也乃修禮

書其書蓋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與諸經傳言禮者類附之名曰儀禮經傳通解戊午作書傳會先生歿二書皆未就先生閒居常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七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寢則擁衾坐或至達旦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威儀容止之間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離也慶元

朱子年譜

十

六年庚申七十一歲三月己未先生疾猶爲諸生說太極圖及西銘甚詳門人請爲學之要曰惟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辛酉日改大學誠意章癸亥日作書囑門人黃幹收禮書彙腫成之甲子日命移寢中堂午初刻先生起正坐整冠衣就枕而終後儒以爲刪述六經者孔子傳註六經者朱子孔子之學惟朱子爲得其宗傳之萬世而無弊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

子集諸儒之大成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十一月葬於建陽唐石里之大林谷閏二年學禁稍弛詔與先生致仕恩澤又五年侂冑誅詔賜先生諡曰文又二十年理宗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尋改徽國從鄉充例也又十年詔經筵進講先生綱目又以學庸章句語孟集註列學宮又四年辛丑詔以先生與周子張子二程子並從祀孔子廟廷距先生歿凡四十二年矣元至元元年婺源知州于文傳請旨立徽國文公廟明景泰六年詔以先生建安

朱子年譜

十一

建寧九世嫡孫樸襲五經博士嘉靖元年詔以守婺源祠十一世孫暨蔭錄五經博士因守臣張芹援孔氏曲阜例請也故今朱氏有世襲兩博士云先生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晦菴遜翁別號也按譜係先生向弟光澤李果齋方子撰而與宋史本傳門人黃龜齋行狀中間記事間有同異今彙三書參伍考繹究其歸一誌先生出處始終大畧如此而凡奏疏累言及與門人講論精妙之義俱不能載又凡先生所編著如中庸輯畧論語訓蒙論孟精義孟子指要困學錄問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性理吟韓文考異等書亦多未錄以篇帙從簡遂難免於掛漏之誚爾康熙丁丑季秋高愈識

文公朱夫子年譜終

心遠堂新編小學集註卷之一

梁溪高愈編訂

小學題辭

題辭者書首之辭。朱子既作小學，首且用四言韻語，類古詩體者，欲學者優柔風順，而有以自得也。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元亨

天之四德也。元者生物之始，亨者生物之通利。者生物之遂，貞者生物之成。天道者，天理自然之

小學纂註 卷一

心遠堂

心遠堂

於五行爲本，於時爲末，於人爲仁。亨於五行爲火，於時爲夏，於人爲禮。利於五行爲金，於時爲秋，於人爲義。貞於五行爲水，於時爲冬，於人爲智。仁義禮智皆天賦中自然全備之理，而仁禮爲陽，義智爲陰。四者足統萬善而無遺，故曰人而性之謂也。周子嘗言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只一箇字，是之題辭，開首便提出箇大頭腦。示人正是要人。凡此厥似無有不善，萬然四端，隨感而見，見音現。厥音降，初降衷之初也。薄也。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彊。俱上聲。有自然而無，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性者生知之，無私濫，與天同體，也不加。

小學纂註 卷一

二

毫末人爲之力，而萬善已足。衆人出與物欲交，則將以時出之，而無不利矣。衆人出與物欲交，故乃頌其綱，安此暴棄。暴棄，無知貌也。衆陰陽沉其仁義，惟聖斯側，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支。支，少也。培其根，謂小學達其支，謂大學此性者。小學之方，泥掃應對人孝，由恭勤罔或悖也。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逸。逸，音。罔或，皆謂凡所動作，皆無悖理也。詠歌舞蹈，所以習樂之聲容，誦讀詠歌，於詩書與樂之外也。動無違理，思不逾矩，則所以養其身心者已至此。所謂片其根也。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業廣廣，乃復其

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明命，即天之所賦於人。明盛貌。天在人身如春之在木，人得以為性者，赫然而涵春故曰無內外。德業廣廣，於內曰格，於外曰修。而言業廣於外，以齊治平而言此。言此則其支者復初，復其降衷之初也。昔且安於樂業，見性四非不足，今日德業崇崇，此其自足。世遠人餘，但昔爲氣拘物蔽，今則復其本然。人，世遠人，人經殘教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之良材，利欲紛拏，異音喧騰。如加切，應音庚。經義謂泰焚詩書六經，殘壞教小學大學之教。蒙養，謂蒙養也。浮靡，如習於記誦詞章之類，易解蒙益，謂蒙益也。小學之教，亦無所施矣。小人，不義也。無善俗，君子不學，故無良材。相爭也。應，相擊也。但知趨於利欲，而糾紛相爭，鼓於異端而喧。

與相擊而世道人心大壞矣 幸茲秉彜極天罔墜爰輯舊聞

庶覺來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惟聖

之謨極終也夫極無毀壞故秉彜之理萬古常

存爰於是也禮末曰裔來裔謂後學也

內篇之如父母其書分內外篇內篇者小學之

本源外篇者小學之支流內篇有四立教明

倫敬身三篇皆述虞夏商周聖賢之言乃小

學之綱也稽古一篇撫虞夏商周聖賢之行

所以實立教明倫敬身也外篇有二嘉言述

漢以來賢人之言善行紀漢以來賢

人之行亦所以實立教明倫敬身也

立教第一立教立教法以治人也凡人氣有

故立教為重此篇所載自胎孕以及成人

自唐虞以及孔子其教法皆備凡十三章

小學纂註 卷一 三

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

教子思孔子之孫稱子思而復加子者蓋後學

宗師先儒之稱教本於道道本於性性本於

天然則天者教之所自出也故特援此三言以

通之而立教之本原可識矣其詳解音釋見中

庸章句學者傳習已久今不贅錄則天明遵聖

法述此篇俾為師者知所以教而弟子知所以

學則法也天明蓋天之在人身而稟然可畏則

也天明即天命之性聖法即修道之教則天明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踞

傳去聲妊音主理同賦音秘列女傳古者名采

輯古女之事漢劉向所作也妊懷孕也側偏也謂

臥偏於左或偏於右也邊欹也理立任一足也偏

側欹理則氣失其平而形貌不端故古人

不食邪味則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

耳不聽淫聲夜則令警誦詩道正事之善惡邪正

而已意動於邪以外有所感也故凡邪而不正者

必皆慎防之詩舊說謂二南之詩道言也正事

之合禮者問詩誦詩則有以感其和如此則生子

形容端正才過人矣陳恭慈曰寢食坐立視聽言

動正而才智過人蓋妙合而凝之時正形生神發

之會感於正則善感於邪則惡自然之理也按

此所謂胎教也古人有貴於早蒙胎教則教

之最豫者矣故先之夫以今人而諸胎教之法

小學纂註 卷一 四

不以為迂者然人稟氣以生而氣質其正且和惡

其邪且戾稟其正且和者則其生且必且為端友

為秀俊為溫良為聰慧而多福矣稟其邪且戾者

必且為巧詐為頑愚為傲狠為天折而無福矣凡

人見其生子不良多委之天命而不加其所以先

之者微矣雖然母之胎教重也而坤作成物知

大始使為父者有邪心則其氣已先戾而坤知

與焉譬如下黃牌之種而望其生且為端友

斯為格後之要歟○內則曰凡生子擇於諸母

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

使為子師內則禮記篇名曾子之徒所作者諸母

裕慈惠溫良則近於仁恭敬謹慎寡言則近於禮

仁而有禮婦德純矣使為子師以教子自能有以

優柔漸漬養其德性而不陷於邪僻也可謂溫



行亦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聲  
女聲絲食音石似唯音委聲音盤食飯也  
俞應之緩剛柔之義也繫帶也皮去  
毛曰革用革用絲亦剛柔之義也  
與方名之數方名謂東南西北也  
同席不共食坐不同席食不共  
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小學則有事師事長之道而凡人性質之偏莫不  
以行之讓師席後長者教以之讓飲食後長者教  
教以食之讓蓋所以抑其驕慢之氣而養其德性  
之希者九年教之數日數上聲○日謂朔望六甲  
深矣九年教之數日二者切于日用且五行陰

小學纂註

卷一

五

內宮中女師之教兼男女而言者也十年出就外  
傳居宿於外學書計求不帛繡綉禮師初朝夕學  
幼儀請肄簡諒音宜肄音異○外傳教學之師也  
居宿山居夜宿也十歲則男女大為之別而女不  
出外男不宿內蓋內外之防已嚴矣書字體計算  
法即六藝中六書九數之學也習于字體則傳書  
明曉習于算法則錢穀精詳故教而令傳學之如  
此者事師禮節皆師初時所行也幼儀幼儀宜  
習之儀謂請於師也肄習也簡簡要也諒為實  
也請對簡要篤實之業不務誇多而闕靡蓋切於  
為已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有言又○樂八器之音與其歌舞之事也時樂章  
也詩樂足以養人之性詩和人之血氣故學之滿

之舞之勺美武王之詩武舞也象美文王之詩又  
舞也舞勺舞象舞而歌象勺為節也成童十五以  
上教之射御於田獵馳驅戰陳古人文武兼資故  
并教之蓋至是而六藝之事已盡習之而啓其端  
矣○程子曰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二十而  
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二十而  
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  
教內而不出○冠衣弟重去聲○冠加冠也禮五禮  
素帛亦成人之飾天夏而樂陳氏謂樂之文武兼  
備者教焉也○於行孝弟蓋子弟之職也博學多  
聞見以擇善也○內而不出○多聞見而不教人但內納  
而不外出其德而不暴於外切於為己也亦通此九年  
以外外庭師傳之教專男子而言者也○熊氏曰  
八年教通議十年學幼儀則已知孝弟之道矣至此益加以篤行也三十而有室始

小學纂註

卷一

木

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有室有妻也男事男  
猶常也博學無方謂善是師也政日博學而不拘  
方所俱可通稱焉○通視同謂通達以交朋友而  
相示以志何所在也蓋各言爾志之義志定而終  
身之行誼決矣志於道德志於利志於富貴各  
安其所欲而不可強也○通四十始仕方物出謀  
視志視朋友之志所尚亦通四十始仕方物出謀  
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仕委贊事人也蓋自  
是三十年已道明德立故出仕以行之方猶衡也  
物猶事也衡量其事之宜而出謀發慮以斷之也  
謀者謀其可慮者慮其始終服從謂任其車而  
從君也不可則去蓋不從君欲而嚴於進退之節  
有古大臣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服官  
之直矣○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服官  
朝廷之大政也致事還其職事於君也古人盛而  
後入循資序而不躁進故又十年而始服官政又

傾聽俱耳以聽也正方則容肅傾聽則心奸文公

其所以舉之之具與致事在於樂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旣形於言必有長短之節故曰

歌永言詠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樂故曰聲  
依永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  
成文而不亂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此和乃以其聲  
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矣其  
倫次而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神人與矣  
此詳虞廷典樂之終所以淑人性情而使從容  
適安行於五倫之內者也凡入於樂者於人倫  
性情之乖戾聖人專以樂化之有以涵養其中  
消融其氣質馴而至於有直溫寬栗剛簡無虐傲  
之德則德性有成而所以接於朋友之謂者  
無不當於理而人倫之謂大司徒以鄉三物教  
之謂之而盡矣  
萬民而歸之周禮周公所作之書所以治平天  
下而垂法後世者物猶事也三物  
即下六德六行六藝以鄉人無不習於是三者故  
以鄉之名冠之實與謂民歸於德行藝三者則謂  
之賢能鄉大夫因以鄉飲酒禮觀之為一曰六德  
賓而達其名於正蓋將爵而用之也

小學集註

卷一

九

知仁聖義中和知音智中書本誤為忠非是○德  
為仁通明為聖或謂為義中者不偏倚也何者無  
乎度也○按周禮知仁聖義節孟子言仁義禮智  
為性之四德也先智後仁者係貞下起元之意也  
周禮以禮歸六藝故禮變文而以忠言之蓋禮言  
其外忠言其內也中庸中謂大本之中和也  
達道之和益又四德之總名而純粹以精者也  
家造士說以性之四德為本而又必使達於中和  
之地而後止焉進於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  
而幾於聖矣雖其民未能達臻乎此而上所以示  
之的者不可不求其至也考後大司馬以樂德教  
國子曰中和祇庸孝友即此中和字也天可徒以  
五禮防萬民之陷而教之也○六藝防萬民之  
而教之中和即此中和字也然則周禮所言教民  
以中和者非一而此實與六德禮宜為中和字  
疑矣乃後世升本誤中為忠思繼以和語既不無  
相與之理則其義益小而周家造士

之教有系於鄉矣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  
此不可以不辨也○行者理也於行也善事親為  
孝善兄弟曰友善九族曰睦善外親曰姻力  
相佐也○此以財和助也孝友睦姻皆由近而及遠  
於親任恤達於鄉國矣其序蓋由近而及遠  
也○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藝理寓於事者也  
其目則五射五御五書六書也數九數也陳氏  
言禮者中書中書以道和射以禮總行御以正馳驅  
書以見心書數以盡巧變皆至理寓而日用不  
可缺者也故皆教之以上三節詳周人可徒之  
教也○按周人之教亦與唐虞三代無異其言六德  
其數加詳其義加廣要其言亦非有二也惟六藝  
之教自禮樂而外射御以上無聞焉至樂正之四  
教復益以詩書則其教綱文而於窮理之道益廣  
矣蓋至後世乃專以詩書文字為教而於唐虞之

小學集註

卷二

十

五倫周人之德行義盡掃而除之舍實從華邇未  
忘本其於子思子所謂修道之教不盡失乎宜乎  
士習之淳靡成材不概見於天下矣○真文忠公  
曰三物之教先以德行為而次以六藝者即孔子餘  
力學文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  
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  
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  
刑糾在九弟去聲造音皂○糾督正也不弟之刑  
刑在後者九族外親有尊長而兄弟則為等輩故  
以不睦不姻之刑先之造言誑造惡言若今交咬  
詞訟之類亂民濟亂齊民若今武斷鄉曲之類  
說指為妖言左道惑三代時尚未有此也修其六  
行則實與禮乎六行則糾其民之功於從義  
而不入於○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

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造音皂。王制禮記篇名。樂正。掌教之官。術。法也。四術。詩書禮樂也。四教。春夏秋冬四時之教也。依也。造成流也。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樂以滌邪穢。是皆先王所遺也。循是而造。就之。則士德成矣。教必分四時者。欲其循循有序。而不失之於速也。此言問人樂正之教也。按欲民淳厚者。莫大乎德。行欲民文秀者。莫大乎詩書。故陳氏曰。古人教之。夫子曰。教者。各有所習。然亦必互言。非春秋不可。教詩書。終夏不。教禮樂。也。○弟子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此下三章。言古先生及聖人所以教弟子之如父兄也。則效也。自虛不自滿之意。弟子必先虛其心。然後可以為受教之地。故教之。溫恭以自虛。

小學纂註卷一

而於所受於師者。則務窮盡其理。而無餘蘊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弟去聲。服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皆自虛所致。恃力。恃其勇驕肆。恃力以陵。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之行去聲。虛。虛偽也。邪者。正之反。虛者。直之意耳。有常。謂無濫交也。所與游居者。皆有常而無濫交。而又必就有德。以為模式也。一說。游居有常。禮之地。亦通。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不放逸。如有法度然也。整齊者。敬見乎外。德義增進。至於大。亦不加。謹飭則其儉身之密可。

知矣此三節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

學則能。然而小心翼翼者。猶恐失之故也。此言學文之事。一從事於上。所言而不怠。是謂為學之法矣。○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按此孔子之言。與上孝弟。即上溫柔孝弟之謂。謹者。行有實。即上志無虛邪之謂。親仁。即所謂近有德學文。即所受是極。朝萬物一體之意。而上文所教。未之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正之教。而其所以興起。如善惡惡之心。

小學纂註卷一

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與夫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者。人則未之知也。故復引此以明之。○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樂記。禮記篇名。斯須。詩禮樂而見三者之中。禮樂尤為至切也。禮主敬。樂主和。敬人之本心也。故不可以斯須去。而後知上。文樂正之春秋教。以禮樂大司徒六藝實與以禮樂。舜命夔以典樂。與夫十五而學樂。二十而至切之教矣。○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總結上文也。按上直溫寬栗。德要。以明倫為本。故此篇大有先以孟子堯命契之言。而終以子夏竭力致身之語。其示人之意切矣。小學纂註卷之一 終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2043	2044	2045	2046	2047	2048	2049	2050	2051	2052	2053	2054	2055	2056	2057	2058	2059	2060	2061	2062	2063	2064	2065	2066	2067	2068	2069	2070	2071	2072	2073	2074	2075	2076	2077	2078	2079	2080	2081	2082	2083	2084	2085	2086	2087	2088	2089	2090	2091	2092	2093	2094	2095	2096	2097	2098	2099	2100	2101	2102	2103	2104	2105	2106	2107	2108	2109	2110	2111	2112	2113	2114	2115	2116	2117	2118	2119	2120	2121	2122	2123	2124	2125	2126	2127	2128	2129	2130	2131	2132	2133	2134	2135	2136	2137	2138	2139	2140	2141	2142	2143	2144	2145	2146	2147	2148	2149	2150	2151	2152	2153	2154	2155	2156	2157	2158	2159	2160	2161	2162	2163	2164	2165	2166	2167	2168	2169	2170	2171	2172	2173	2174	2175	2176	2177	2178	2179	2180	2181	2182	2183	2184	2185	2186	2187	2188	2189	2190	2191	2192	2193	2194	2195	2196	2197	2198	2199	2200	2201	2202	2203	2204	2205	2206	2207	2208	2209	2210	2211	2212	2213	2214	2215	2216	2217	2218	2219	2220	2221	2222	2223	2224	2225	2226	2227	2228	2229	2230	2231	2232	2233	2234	2235	2236	2237	2238	2239	2240	2241	2242	2243	2244	2245	2246	2247	2248	2249	2250	2251	2252	2253	2254	2255	2256	2257	2258	2259	2260	2261	2262	2263	2264	2265	2266	2267	2268	2269	2270	2271	2272	2273	2274	2275	2276	2277	2278	2279	2280	2281	2282	2283	2284	2285	2286	2287	2288	2289	2290	2291	2292	2293	2294	2295	2296	2297	2298	2299	2300	2301	2302	2303	2304	2305	2306	2307	2308	2309	2310	2311	2312	2313	2314	2315	2316	2317	2318	2319	2320	2321	2322	2323	2324	2325	2326	2327	2328	2329	2330	2331	2332	2333	2334	2335	2336	2337	2338	2339	2340	2341	2342	2343	2344	2345	2346	2347	2348	2349	2350	2351	2352	2353	2354	2355	2356	2357	2358	2359	2360	2361	2362	2363	2364	2365	2366	2367	2368	2369	2370	2371	2372	2373	2374	2375	2376	2377	2378	2379	2380	2381	2382	2383	2384	2385	2386	2387	2388	2389	2390	2391	2392	2393	2394	2395	2396	2397	2398	2399	2400	2401	2402	2403	2404	2405	2406	2407	2408	2409	2410	2411	2412	2413	2414	2415	2416	2417	2418	2419	2420	2421	2422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兼及其流弊補聯之事也



曲禮曰凡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

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逆不順也怠不怠也子婦孝敬父母舅姑

必愛之。然不可以恃愛之。故而於其命或逆或怠也。若飲食之雖不膏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飲去聲。食音似。待尊者察其不膏。加之事人代之已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人之事者任子婦以事也。又使人代爲之不欲者已不以爲勞不欲人之代任之也。然必順尊者之意且以其事與之而使其人皆以明上交勿逆勿怠之意。父母命之而不從則爲逆而。○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畜許六切。畜養牲也。假借人也。私畜亦同之。則古人之家法嚴矣。此義行婦或賜之飲亦何至有毋取箕箒立而諄諄語者乎。

**食衣服布帛佩衾蒞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衾音稅蒞音采二音。或賜之。所瑣綴線之類。衾中蒞蘭皆香草。輔氏曰。新初也。以舅姑之受爲榮。如初受兄弟之賜也。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反賜者受復與之也。賜而復辭者必欲舅姑受之也不得命不允其辭也。如更受賜雖他人之物因舅姑不受與之則如再受舅姑之賜也。待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之。復扶又。卽反賜之物也。復請者雖舅姑已賜之而仍不敢私與也。婦猶如此則子可知矣。以上內則二章言子婦皆當曲順其尊者而不敢有所私也。黃氏曰。不敢私受故獻諸舅姑不敢私與故復請其

故。○曲禮曰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唯音恩。師尊以道故其急於趨命同。○士相見禮曰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士相見禮儀禮篇名。大人卿大夫也。始視面觀其顏色可傳言未也。抱胸也。下視其胸以待大人之答且爲敬也。卒視面察其納已言否也。改謂身變動而遊目他視也。衆謂卿大夫同在者皆若是。言其與言。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上聲。○子於父主孝不主敬且欲先意承志而察其所欲故所視差廣然亦不得過高而上於面過卑而於帶則放。下於帶則憂。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以將敬此言父子相語其遊目異於大人而視之則有一定。○禮記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此禮記玉藻篇文。趨皆卽上章無諾之意極言親老出而趨必方復不之不言先生蓋惟父命然也。親老出而趨必方復不遇時復音伏。出而趨者如期而還也。孝子念親之老而懷愛日之誠故一出而親癯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癯音弱。病也。色容之盛如所謂病有憂不盛其容也。猶爲孝子粗疎之行而非上文雖步不怠親之意矣。以上二章言人子當謹其出遊之地還歸之期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

焉爾。園棧同。○書書策也。杯悶飲食器也。手澤。汗  
羊裘之意。然父所遺書。有不忍不讀者。當常展省。  
而如對吾親。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按此條當  
在下文。父沒觀其行之下。○內則曰。父母有婢子。  
言親沒後事也。偶遺置此。○若庶子無係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  
賤妾也。禮夫人自稱曰婢子。又左氏秦穆夫人稱  
婢子。夕以死。皆以賤妾自謙之詞。舊說謂婢所生  
子。誤矣。若及也。庶子無係。庶母所出者。父母愛而  
已。則敬之重親之志。愛之不足以盡其意故也。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  
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由自  
此也。執事謂有所任使。使之執事也。父母所愛。服  
食厚而執事常逸。子之所愛。服食薄而執事常勞。

小學纂註

卷二

九

不敢以己所愛並。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  
於親尊親之至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  
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  
身不衰。婦之禮恩情不取稍殺也。按宜與不宜。子  
與父母。本知就是。然人子之心。即父母之俯。○會  
感辭愛而亦不敢有所違。則親之道當然也。○曾  
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  
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故父母之所愛亦  
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  
人乎。養俱去聲。樂俱音洛。處上聲。○養老。養親之  
樂。盡其心力以養之。語云。古人一口養不以三公  
換。蓋養老之謂矣。○謂親意所向。心者。衆人所同。

志者親之所獨也。下至犬馬之賤。亦從親所愛所  
謂不違其志者。如此。○以上二章。言人子當愛其  
親之所愛。而曲盡其忠。養之道也。愛親之所愛。至  
於沒身。而不遺。則孝子體親之心。可謂有終矣。  
○內則曰。舅沒則姑老。家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  
請於姑。介婦請於家婦。人夫死當從子。非以年計  
也。家婦長婦也。介婦衆婦也。姑雖老。然凡祭祀賓  
客與禮之大者。猶必奉東而後行。蓋皆不敢專爲  
也。家婦爲家之長故。舅姑使家婦。句。母忌不友無  
禮於介婦。友即友於兄弟之友。乃同儕相和敬之  
而已。獨於姑。故意又特舅姑獨任己故。舅姑若使介  
婦。毋敢敵耦於家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  
坐。敵相抗也。耦匹也。命出令以使人也。衆婦以  
行。並命並坐。則抗匹之甚。而有以少陵長之嫌矣。  
其尊而欲蔑視其家婦。衆婦又蔑視家婦之尊。而  
欲抗衡於家婦。遂至忿恨相讐。而不能已。先王於  
家婦。則以不友無禮防之。於介婦。則以毋敢敵耦  
防之。使其體後田常行。則相讐恨者寡矣。易稱二  
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家道之乖。皆自此。凡婦不命  
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凡婦  
敢擅退。私事大小必請。蓋重舅姑之命如此。○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  
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不敢以貴

小學纂註

卷二

十

子 4-25

富加於父兄宗族適音的舍去聲。適了謂小宗

謂大宗子宗婦大宗子之妻也。祇敬也。徒從人也。

各置也。約省也。此因上言家婦介婦而并及適庶

子事宗子宗婦之禮。古者宗子盡一族之人而收

恤之。有君適焉。苟其死也。雖親盡者。必為服齊衰

三月。故凡適子庶子皆敬事之。後世宗子法。人則

族散而情乖矣。以寡約入者。恐車徒太盛。有妨宗

子之尊也。同始祖曰宗。同高祖曰族。富貴加於常

人且不可況加於父兄宗族乎。此又泛言貴富當

自謙。○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

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惡去聲。以下三章

子事親之變者。故其次居後。逆謂拂親之心。蓋人

懼且諫者。人子愛親之道。忍而怨且逆。則將陷於

不孝矣。朱子曰。諫而不逆。謂委曲作。○內則曰。父

道理以諫。不唐突以觸父母之怒。

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

說則復諫。說音悅。復扶又切。此言諫而不逆之

易至於犯。故欲和順也。人納也。起者悚然興。不說

起之意。蓋欲以是感動許親而復進其說也。不說

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執諫。父母怒。不說而撻

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說音悅。下同。執熟同

諫謂純熟殷勤。可諫疾猶溫也。得罪鄉黨州閭。謂

過惡之大者。諫而父母不說。其罪輕。不諫而父母

得罪於人。其罪重。二者權。○曲禮曰。子之事親也

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號平聲。三諫不聽

忍陷親於惡。故至於號泣以隨。庶幾有以感動親

心。而或能改也。○按。不敢疾怨。諫親之常也。號泣

以隨。諫親之變也。不敢疾怨。其心舒說。○父母有

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

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

故。情當作始。音妥。矧失引切。詈音利。翔張拱為

容也。女子不嚴飾曰矧。此借以形出言嬉戲之

狀。貌親視也。變味謂食之多而失其正味也。齒本

曰矧。怒罵曰詈。孝子事親病則致其愛。不櫛髮不

為飾也。不翔言。不為容也。不惰琴瑟。不為樂也。

憂不為樂也。不變味。不變貌。憂不多食。不多飲也。

大笑則矧。矧怒其則至。憂甚則無過喜。亦無過

怒矣。八者非誠於愛親。必不能然也。復故。復常也。

疾止則憂散。故復常。○按。上三章言諫親事親之

變。俱備矣。自此以下。則皆言親有疾而待疾。皆樂

及親沒。思親奉祭之事。具序自生。○君有疾。飲藥

而疾而歿。而祭相承之次然也。

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藥之味氣多惡

可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呂氏曰。醫至三世。視症多

否。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而用藥。然後服之。諫疾

之道也。○方氏曰。醫之所言。道其常而已。○孔子

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以下言親歿而思親也。按。前父沒

內則曰。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

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貽。道也。為善。未決

常也。善其榮親。則善必為惡。其辱親。則惡必去。○

祭義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

樂山之類者口所欲嗜芟嗜羊求之類也居處

主

西

子 4-27

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

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此下三章皆引孝經之言統論孝之終始及自天子至於庶人孝親之大概也

論孝之終始及自天子至於庶人孝親之大概也。身之始也。身體言其大。髮膚言其小。愛其親之遺體。而不敢毀傷。此學者保身之常道。故為孝之始。立身謂成其身。如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者。立身謂達其道於天下。知所謂得志與民由之也。立身所以自脩而體行。行道所以事君而致用。二者既全。則名爵後世而父母之名亦顯矣。此德業兼隆。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事君以行道者。行孝之中。然不若自立其身。能全其親之所付。尤為孝之大也。故以終於立身言之。按君子之學。雖立身為難。立身者所以參才而贊兩儀。成始成終之道也。故上文先言身。後言行道。此則言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事君行道其用大矣。而親以立。愛親者不敢惡於身為中國聖人之言。可識矣。

小學纂註

卷十一

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

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此也。則又忠公

曰孝者不出乎愛敬而已。惟愛親之心。以敬人而無所疾惡。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無所慢易。則躬行於上而德教自刑於下。天下之人無不皆知愛敬其親而孝矣。能使天下之人盡歸於孝。孝莫大於此。故天子以之舊。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此諸侯之孝也。  
謹守其法度也。賜以心言。制謹以事言。高者位之尊。滿者財之富。危者失位也。溢者滿而將覆之意。位高而忘則危。財滿而侈則溢。不危不溢。能世守其社稷而不失。臣民之心。則福祿綿於千祚。而尤顯其先業者。益遠矣。故以爲孝之終。

也。舊說以此下三節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

為其大弗辱之事。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然後能保其宗廟。此卿大夫之孝也。  
法言行一遵於先王而不致違。則三以寡過於身。而型於衆庶。此所以能保其宗廟而為卿大夫之孝也。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守其祭祀。此士之孝也。  
長上聲。長上言也。士以事君則忠。以忠事君。未為一心也。敬而巳。而移則順。以敬事長。則順也。上言君長也。忠順不失。則能獲乎上矣。故可以保其祿位長本。宗祀而不失。此士之孝也。用天之邁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小學纂註

卷十二

此總結上文之語也。始之終始。見上文。自天子至於庶人。雖貴賤不同。孝之大小各異。要皆保全身體。髮膚為始。以立身行道為終。苟或不然。則悖德反常。災害必及其躬矣。或疑庶人之孝。寧可以立身行道責之。曰。用天因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是即庶人之立身行道矣。所不必顯揚。而後為有終也。各因其人之。

也。孔子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是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續。祿也。厚。禮也。



尊嚴之義。父生之猶俗所言生身父母者一體而分。氣血皆相聯屬。故曰續莫大焉。稱父母為嚴君。則父母得兼君親之分。以臨之。故曰厚莫重。續莫大焉。當愛矣。厚莫重。則當敬矣。持逆也。失親疎之序。故謂之悖德。素先。○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養去聲。樂音洛。○居而獨處。皆不忘於親。故曰致其敬。嚴猶也。雖則能事。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養去聲。○驕。驕也。亂。悖戾也。

小學纂註 卷二 七

上。也。舉同類也。亡。滅亡也。刑。刑戮也。兵。謂以兵刃相殘殺也。除去也。三牲。牛羊豕也。三者不除。而陷於滅亡。刑戮相殘殺之禍。將及親其為不孝大矣。亡。體之奉。豈足贖哉。此段又即孝經之言。引起下文。言不孝之意。以○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為後世事親之戒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此下二章之語。而詳舉不孝者以警人也。新安陳氏曰。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至重。接情其四支。但懶惰無能為耳。博奕好飲。已漸入於匪類矣。專以貨財私妻。則侍德尤甚。至從欲而流於無賴。貽笑鄉閭。其罪益重。然九未以危禍及於父母也。惟好勇鬪狠。即上文所謂在醜而爭。則兵者。身及親其禍尤不孝之大也。○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戕及其親。敢不敬乎。上聲。陳音陣。戕音災。○此禮記祭義篇而遺猶傳也。人身氣骨本之於父。而肉本之於母。故曰遺體。行猶奉也。遂成也。不莊。不忠。不敬。信。無勇。皆為虧父母之遺體。而辱親。故俱以不孝言之。惟能敬以持身。則於五者自各盡其道。而無戕及其親之患矣。按此所言。戕非必有決。而值以五者惡名遺親。則為戕也。○上文孟子所言。五不孝。其罪顯。此曾子所言。五不孝。其過微。罪顯除之也。易過微除之也。

小學纂註 卷二 八

○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引孔子之言。以總括上二章及前章末之語。五刑。三上說見尚書呂刑。上言不孝。凡十有三事。而五刑之罪。獨以此為大。人苟或犯其一。則皆當不免於刑殺矣。為人子者。其可不不知自警歟。

右明父子之親 八章 凡三寸

禮記曰。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齊莊皆切。觀音。漢書文公所著。所也。宿。前期也。齊戒。沐浴。蓋皆所以致其明潔精誠之意。近至尊而不敬。義也。史。掌文書小史。多朝君所執。大夫或以竹為之。書事以備。忽忘者也。思。謂已所徵告君者。對謂君問已而進對之詞。命。謂君命已所當復之事。三者思其有遺忘。故皆書笏以誌之。慎之至也。既服。著朝服。



之至也臣以忠愛而親其君君亦以其忠愛而親之。一說補過謂進不能盡忠言故退而思補己之過。復將有以進說於君也。○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上言進思盡忠此復言者忠字足以盡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上言事君以忠心之盡也此則止者大臣之道不可苟徇於人也。宋曰文正公爲一代偉人然於天書之事不能去猶未盡於不可則止之義可。○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勿欺者忠之主於中正之者忠之見乎外。○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鄙夫志在富貴而

小學纂註

卷二

主

國無不由其人致之真邦。○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吾臣不能謂之阿。意曲從無所不至故并以爲成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上言不可則止已見大臣貴嚴於去就復舉此者見人臣效一官守一職亦當知進退之義而不可苟也。若貪慕位祿終於尸素絀然不能去則將同於患失之鄙夫矣。○按自孔子以下至宋凡八章總言人臣盡忠事上之義。將順匡救皆忠也。後言以道事君勿欺而犯與夫陳善閉邪若忠所發於至誠不可則止不得其職言而去則以忠無所盡無可雷之義也。若患得失之鄙夫請吾君不能之賊與夫觀顏甘事二君則不忠之甚矣。學者於此而法於彼而戒其於大臣之道或庶幾乎。

○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蠋者魯人燕將樂毅破齊間蠋賢使請蠋蠋拒以此言遂自經死。按忠臣不事二君此千古大臣之大義而後世不知者漢世崇尙經術而新莽之篡止一蠋勝不食死唐朝三百年養士而賊溫之禪止一孫供奉者不下拜降而歷事五朝之徒風益下矣。小學明君臣之義特以不事二君之語終旨深哉。

右明君臣之義。凡二。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行媒媒氏往來傳命者名謂男女之名幣聘幣也交接見也親相親密也此言男女未聘而遠如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

小學纂註

卷二

主

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別音離後雅同。○日月謂同官者友同志者厚猶重也重其別謂使各安於其禮而不相亂苟非告之君祖告之友僚以重其禮則夫婦之道不端而有責倫。取妻不取同姓之患矣此言將娶而爲慎重如此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爲其同氣不宜相親也。妾雖非匹亦宜異姓故必卜其吉凶而後納。○士婚禮曰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舅帥以敬先妣之祠。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熊魚去聲迎相俱去聲神音率。○此言父使子而無憾辭曰醮醮之名重其禮也相助也妻所以助夫故謂之相宗事宗廟之事舅勉也神倡也敬

者。立身持家之本。夫為妻綱。故當勉力。則率之先。  
妣。蓋父自稱其先世之祖妣。爾者。爾其職也。舊說  
以為父自稱其先世之祖妣。爾者。爾其職也。舊說  
若順也。則先世所行法則也。爾其先世所行法則。  
有常而不變也。弗能忘其身與妻。皆。父送女。  
不能任其事也。子敬父之命。故云如此。

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下言女家之父母。

極慎重而送其女也。戒以事言。敬以心言。夙。早也。  
夙夜。早與而夜寐也。婦勤而家道始成。故以夙與  
夜寐戒之。命。舅姑之命也。婦人以勿。母施衿結帨。  
逆舅姑之命為孝。故父首舅之也。

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官事。音琴。施。猶加也。

親物知警。故施而結之。勉。竭力也。違。乖也。官事。謂  
一切閨內酒漿簋豆。補綴養舅姑之事。父主外。母  
主內。母違舅姑言。其大母違官。庶母及門內施擊。  
事言其小。各因其所主而言也。

小學纂註 卷二 重

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

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庶母。猶言諸母。謂伯叔母及

妾。恩非是。繫大帶。宗尊也。無愆。無過也。視諸衿鞶。謂其

婦之命。皆遵其教。而無所違失也。視諸衿鞶。謂其

常視之以憶父母之言。而不忘也。○真文忠公曰。

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

夫。故父之離于口。勉帥以敬親之送。○禮記曰。夫

女曰。戒之敬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禮記曰。夫

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  
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

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夫音扶。取音娶。  
禮他典反。○此章引郊特牲之文。皆即古人婚禮  
而釋其意。以明其所以重者如此也。有夫婦然後

有父子。父子所以傳世。故曰萬世之始。附。託也。附  
遠厚別。取其同氣遠別之義。不欲相親也。幣。所以  
將敬辭。所以達誠。腆。猶善也。幣。誠而不溢。惡。辭善  
而不輕。讀是告婦。以正而誠信之道也。婦人。事人  
者也。信者。事人之道。婦人之德。故先以是告之。齊  
謂共牢而食。合卺而酌。均齊而和。匹敵也。不改。謂  
不改移他適也。一與齊而終身無改移信。莫  
大於此。方氏曰。信而無偽。則直在其中矣。男子

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

其義一也。迎。先俱去聲。○先。謂往而奠雁。先以禮

造。而地代終。若主倡。而臣主和。其義亦同。此。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

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

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小學纂註 卷二 吉

至。○舉。雁也。昏禮。親迎。用雁。章。明也。雁。不重匹。雌

雄。最為有別。故執雁相見。行。敬以明有別也。男女

有別。則無亂之嫌。而父子一本。故有親。親則愛

敬之情。自有條理。故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以

義起也。禮作。則尊卑上下。遠近親疎。皆有定理。○

而各止其所。推之。國家天下。萬物各得其安矣。○

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要。婦承宗祧。宜

樂。以敬其志。○昏禮。不負人之序也。子。代父。婦。代

此。曾子問語。○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為官室。辨內

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閑寺守之。男不  
入女不出。闔音昏。○此以下。言既娶而嚴其夫婦  
而設。故禮始於謹。夫婦。為官室。以下。皆其謹之  
事也。宮。深取言語不通。門。固取不可入。閑。守門

者寺守官者然此蓋指卿大夫男女不同枕席不  
之傢而言非士庶所能有也夫男女不同枕席不  
敢縣於夫之棟樑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湑  
浴○橫曰櫛直曰棟櫛架櫛櫛音似湑音通  
男女衣服不同於一室其謹微如此篋笥皆竹爲  
之貯衣者也浴室曰漏夫婦同室無取於遠嫌然  
其夫而不取妻也夫不在斂枕篋席櫛器而  
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吳氏曰器者重  
婦人尊夫之道故事長事貴亦從其禮也雖婢  
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相與必有長幼之倫不  
而客也妻不在妾御莫敢當父○妻妾之御各有定

小學纂註

卷二

三

夕○當夕者當妻之夕也一夕之微而謹嚴如  
此則賤妨貴少凌長以妾爲妻之禍絕矣○男  
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  
女受以篋其無篋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篋音  
男言女事述於蔡女言男事述於僎故男不言內  
女不言外也男女授受不親惟祭嚴喪遠得親相  
授器不嫌也非是則不相授矣其或相授者蓋內  
外傳通有不得已而然女受以篋以遠嫌之禮  
自持也坐跪也奠置之於地也置地而後外內不  
取則非親相授受矣古人之慎微如此外內不  
共井不共湑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  
裳○不共井嫌同汲也不共湑浴嫌相褻也不通寢  
席嫌相親不通乞假嫌往來不通衣裳嫌清雜  
也五者皆杜漸防微之道輔氏曰井湑一定故言  
不共寢席衣裳可移故言不通外內汎也男女切

也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  
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嘯聲口出  
視也於人內室當嚴肅嘯指非嚴肅之道故謹之  
擁蔽障也夜行以燭取光明之義無燭則鄰於暗  
昧而非男女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地道尊右  
左道途之間亦取有別如此聖人之制嚴矣以上  
二章皆言古人嚴內外慎男女之道而慎男女尤  
以嚴內外爲本內外不嚴○孔子曰婦人伏於人  
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  
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閨門事  
在饋食之間而已矣○屈伏也專制權權獨握也伏

小學纂註

卷二

美

道無成故婦人無專制之義而牝鳴之禍絕矣自  
遂自任其性也進食於尊曰饋事在饋食之間如  
詩所云惟酒食是議也此章本孔子家語○或曰  
縱父從夫得矣以母從子以尊從卑可乎曰婦人  
無外事雖欲不從子而不可也苟或不從是故女  
則將有稱制改號如後世呂武之爲者矣是故女  
及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葬喪事無擅爲行無  
獨成○不教者不聽也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  
火所以正婦德也○齊音奔行去聲下如字○及日  
雨塗宿意外之虞也猶言終日不百里奔喪恐有風  
於衆也泰知謂與人泰酌而知其理如詩所稱問  
我諸姑者也驗證驗也可證驗則非虛誑之言矣  
晝不遊庭慮人窺也夜行以火恐人疑也凡此皆  
而使之正也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

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父長子不取

取音娶。此言娶婦慎擇之道也。逆家逆理悖德之家。如不孝不忠之類。亂家。亂倫之家也。世有刑人。則棄於人。世有惡疾。則棄於天。長子。謂父也。喪父而又無兄。則無所受命矣。一說。長子。謂父之長子。女之長兄也。亦通。或疑世有刑人不取。朱子曰。所謂不要者是世世為惡。不能改者。非指一世而言。如喪父長子不娶。卻可疑。若然。則無父之女不復嫁。此不可曉。按喪父長子不娶。疑亦為卿大夫家。動必循禮者言之。若婦有七去。不順父士庶之貧賤。恐亦不拘於此矣。

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此言既娶出婦之道也。不順父母。則惡逆。無子。則絕世。淫。則亂族。妬。則亂家。有惡疾。則不可與承宗廟。多言。則問親。竊盜。則反義。故皆去之。○陳氏曰。無子惡疾去。於義未安。若必以為去。則無以承

義何至於去邪。此皆可疑。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

小學纂註

卷二

毛

宗祀繼後世也。處之自當以義。何至於去邪。此皆可疑。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取音娶。與音預。更平聲。此言婦當出而不出之道也。無所歸。謂女黨皆沒。無可回之地也。與更三年喪。則哀戚踴躍。勞瘁極矣。無所歸而不出之。則不仁。更三年喪而不出之。則不義。至出。則婦人處尤後世賢者所不為。故皆不去也。○或問婦人處三不去之例。苟有惡逆。盜者。亦可以容乎。曰。婦人當女黨皆沒。更三年喪。歷貧賤富貴。升沉之異。境則為日已久。苟有淫盜惡逆。當先去之。不待之於此日矣。若無子惡疾之不幸。與夫。凡此聖人所如而多言之小疵。固當有以容之也。此者。通指上文。不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此者。通指上文。不男。女交接之禮。重婚姻正始之義。而不放苟也。○

曲禮曰寡婦之干非有見焉弗與為友見音現。者見。古人於友有升堂拜母之義。友其子。則必謂其母寡婦之子。不輕與友。亦還嫌之義。不當以其細而忽之故。復次之於末。

右明夫婦之別凡八

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

不知敬其兄也此篇以敬為主敬者良知良能自

而皆中禮凡下文徐行肩隨探几執帶侍坐侍飲

射之儀蓋皆一以貫之矣故特首以孟子孩提之

長之心非由外出也○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

小學纂註

卷二

毛

雖至庸愚皆可為也已。○曲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言敬兄而外也。友謂之執。取相愛而攜手同行之意。進退與對皆不敢苟者。因敬父而敬之。視之猶父也。○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長上聲。後章並同。此泛言敬長之禮。年長以倍。謂二十年也。古云二十而冠。齒於鄉人。加二十年則倍之。故凡父事者皆以二十為率。肩隨並行而稍退也。因肩隨之長少而分別其事之禮。蓋亦○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有齒者。謂長者所無也。長者有問。禮當辭讓。遲爾對之。則



物也此皆將卽席之賓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

去聲後章並同。樽酒樽也。拜受於尊所。故長前



小學集註

卷二

者之意也。舉爵也。盡酒曰。○長者則少者。後飲者。少長之序當然也。○御同於者。不敢辭。故於長者之賜不敢辭。○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御侍也。侍長者而同食。而配於坐也。侍食偶坐皆不辭。偶者。以其不為己。設非己之所敢辭也。舊說侍食不辭。偶坐不辭。○侍於君子不願望。而對非禮也。願望。左右從容詳審。有觀察下人之意。不願望。則非禮矣。○少儀曰。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少去聲。見音現。下如字。○踰等。祖與父命。不敢居賓主之禮也。見則面。恐其有所教令也。若其不見。則隱避。恐其反勞長者。也不請所往。不

敢以言語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翼也。寢則坐而將命。翼。色洽切。弗。使。長者未有。無故而畫地。弄手以爲容。彈崩以取。翼。皆非。敬者宜不敬。俯立以臨之也。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迭取之。卑幼則各四矢。更。之。故曰約矢。投。撓。壺也。賓主亦各四矢。皆委於地。以次取而投之。卑幼則悉抱之。故曰擁矢。此皆不。敢與尊長爲敵禮也。洗而請者。自洗爵而請行。不。不敢使人酌以罰長者。皆所以優尊長也。○自曲。禮以下。至是凡十六。○王制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此泛言道路之禮。父齒。年老。者。兄齒。年稍長者。朋友。同年。

小學集註

卷二

相若者也。隨行。隨其後也。雁行。行如雁列也。不踰者。不過而出其前也。○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挈。并去聲。挈。牽入聲。○任。猶也。提。故并。重任。難勝。故分。分之。并之。蓋物之輕者。輕任。易勝。於義。當然也。至於頒白之老。則雖提挈之。輕者。亦不使任之。所謂孝弟。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者。老不徒食。耆音其。○君子。華任者。六十曰耆。七十曰。下者。如此。此引王制一章。又見凡道路之行。飲。食之際。俱有先。○論語曰。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此以論語之文爲結。欲人以聖人尚齒之心。爲。法也。也。老老。敬長之心。自該提知。識已具之。充之。至聖人而極。故以孟子孩提之文。始以論。語杖者之文。終。而朱子輯書之意。可見矣。

右明長幼之序 凡二

會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輔。猶掖持也。我。持進之友。怠於仁。我亦掖持進之。所謂並爲仁也。友不輔仁。無取乎友矣。○按自此以下八章。皆言。朋友。總以輔仁爲主。其始則以文會之。其下切。則止之。善又當隨所居而擇仁士。其下直諒多。聞輔仁之善者。也。便時善。柔便傍。賊仁之大者。也。賊仁者。宜速遠之。輔仁者。宜急求之。而友當不。以資其德。無竭忠盡好以令其友。則朋友之道。盡矣。○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惟其輔仁。到德。德詳。○孟子曰。善朋友之道也。進而責善。益迫。○子貢問友。孔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

止毋自辱焉。思告善道亦與勿德之意相似然非貴不可則止。○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言天下賢仁衆多。○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又當擇其損益而去取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

以有挾也。損友去而賢仁集仁斯進矣然其以曲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小學纂註 卷二 禮記  
此而交道失矣。友道以令終。○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此以下皆詳主賓揖讓拜見之禮。乃朋友所必不能廢者。故并及之。客言凡者通貴賤言讓於客欲客先入也。寢門內門也。為席布席也。古者席貴親設故主人請入為之固辭再辭也。肅揖也。客辭不先入故主人揖客而先入以讓之。古人之門多南向入則東為右西為左入門而右就東階也。入門而左就西階也。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土於

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上俱上聲。卑也。就主人階者不敢為賓主而欲從隨行之列也。復就西階者成主人之謙德也。先登所以讓客也。拾級涉階之敬也。聚足後足合前足也。連步相繼也。東階先右則面向客西階先左則面向主。賓主以而相揖也。○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貴謂人大。賤謂士大夫為主人而敬客則先拜客忌其貴也。大夫為客而敬主人則先拜主人亦忌其貴也。此言賓主之禮惟賢是尊不以貴賤為隆替。○主人不問客不先舉。賓嚴毅而主致問客不當先舉言也。此言主客禮當如是也。否則致問致問客不當先舉言也。

右明朋友之交 共十

小學纂註 卷二 禮記  
孔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此言孝弟為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孝弟之道可以推之於遠也。上言曰長君父一理故孝親即可以忠君兄長一理故弟兄即可以順長家國一理故理家即可以治官未有近不修而遠可及者孝弟而家理則行成於內忠順而國治故各立於後世也。舊說孝弟則家齊忠順則國治行即孝弟內即家也理亦通。○此章兼君父兄三倫然言居家政理則夫婦亦在其中。○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

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爭俱同諍下同離去聲

通上下言此言諍臣諍子諍友之貴也人非中心安仁不能無不善非有忠臣孝子良友為之若口則怨於身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

向更害及矣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

不可以弗爭於君范氏曰子不諍則陷父於不義

者友當察可否而諍無必諍之禮記曰事親有

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

去聲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

喪三年君者義之所在有過則諫止故有犯無

喪此方於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

死心喪三年師者道之所在師道尊而疑慮可以

事父也心喪者身無哀麻之服心有哀○樂共子

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

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

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樂音鸞共音恭食俱音似

故皆以為生之類而一事之無異觀也所在身所

在也致死謂當與同難在君為君在父為父在師

為師不以彼此交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

凡生我者當報以死若小有恩惠之賜則僅報以

力酌其輕重而為報之之大小乃人道之當然也

此言事君親師○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

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共音供舊音恭

也真氏曰此十者皆禮之當然君令而不違臣共

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

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

物也過也如友之相親切也敬而順敬而復有

和順之情也從不自專也婉謂婉順之容真文忠

公曰君以出令為職要必不違於理然後人心服

而令行臣之事君以恭為本然必忠誠不二然後

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為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斯之謂歟為俱去聲斯一本作此。人生時言其日之無多也不可復謂年已去不能再得也親戚謂父母兄弟也。原恭愍。兄及弟。兄不存欲行孝悌不可得也。言子日不逮已老則不止。子欲養而親不逮此孝有不及之意也。李勣曰姊年老勣亦老雖欲養而手足不逮此弟有不及之意也。按此又專及孝悌之倫而念及於親公兄老即欲行孝悌而不可得則其言益切矣。○官怠於官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

小學纂註

卷二

三

始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鮮上聲。官成爵位尊顯也。懈惰謂由富貴安樂而生懈惰也。此章又備以君父二倫言之。慮其有始無終而子臣之職不盡也。故引以爲戒。語見說苑人能覺。而痛自懲斯免矣。○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長上聲。荀子名況戰國趙人後家於楚著荀子書不肯事者傲慢剛狠自以爲無出其右故也不祥謂災禍必及身也。此亦引以爲戒。○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目切磋而不舍也別音疊舍上聲。目之無益者爲無用之辯察之無益者爲不急之察治猶爲也。二者非惟無益反害於心故當棄而不治。若三綱爲人倫之大萬事之理皆

由此出則當朝夕孳孳講求服習如工人之切磋其物而不可舍也按君臣無失者朋友必無欺庶弟故專以三綱爲言

右通論 通論五倫 也共九章

小學纂註

卷二

美

心遠堂新編小學纂註卷之三

內篇

敬身第三

敬身自敬其身也身者萬物之綱也古人曰修身曰誠身曰省身曰守身皆不外敬身之義人誠知自敬其身則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者而於聖人之學益無幾矣然先明倫而後敬身者以不明乎善則不能誠其身也詩文正公曰敬身之目其別有四心術正乎內威儀正乎外則敬身之大體得矣其衣服飲食所以束身也苟不制之以義而之以禮將見其所以養人者反害於人也分而言之心術威儀修德之事也衣服飲食克己之事也統而言之皆敬身之要也蓋惟敬身故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無施而不可此古人修身必本於敬矣凡四十六章

卷三

一

心遠堂

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

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與平聲。父之有

身非己身則親身也視為己身不敬猶可視為

親身不敬可乎不敬其身則日視惡色耳聽惡

聲口出惡言心生惡思身行惡行是皆戕賊其

親之甚者也戕賊其親而身有不亡者乎古人臨

深履薄以此耳語仰聖模景賢範述此篇以訓

衆士人言行事為聖賢其餘則為賢範也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

勝義者凶丹書書名師尚父所以告武王者敬者

理之公欲者人情之本然怠者人心之邪佚義者天

君子靜而無事則主於敬而懈怠不設動而有事

則主乎義而無物欲不行自將鬼神佑之而所行皆

順利矣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意亦如此此四

語蓋為敬身一編之綱也○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

善俱立意則為善想廣義則理為之主微則物為

之主吉凶存乎人○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

之所由分也○此承上文敬字言之毋禁非謂嚴於莊貌

安民哉儼若思者儼然若思而非真有思也有思

則清於正助矣此古人主敬之法也伊川先生言

整齊嚴肅亦儼若思之意安者言自安定也其效極

確安民則修己以安百姓為恭而天下平矣教

於安民則修己以安百姓為恭而天下平矣教

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上聲從音

小學纂註卷三

縱樂音洛○放者於己慢物之稱欲如飲食男女

與凡一切玩好佚遊之類也傲者陽剛之德盈欲

者陰柔之陷溺傲長者敬之人欲縱者義之滅二

於志滿亦近於長傲樂極亦近於放而絕之至

鄰於縱欲故并以之為戒也賢者狎而敬之畏而

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

能遷理為人所可安故云安安也朱子曰此言賢

者於其所狎能敬之於其所畏能愛之於其所愛

能知其惡於其所憎能知其善雖積財而能散施

雖安而能遷義可以為法臨財毋苟得臨難毋

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嫌去聲○很猶忿也苟

貪名求多食物四者皆微心所疑事毋質而勿

中能以義制之則可以免矣

有即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也直而勿有謂其  
所見聽彼決澤不可據而有之專○孔子曰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外入而動於  
內也勿言動防其內出而接於外也此承上文敬  
勝之意及毋不敬而言之敬則操存之功味維  
嚴密及之視聽言動則隨處皆○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視聽言動敬  
也出門使民則敬滿推之遠矣不欲勿施○居處  
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居處恭謂  
皆恭足兼四勿工夫執事敬謂凡執事皆敬視出  
門使民其所該亦益廣矣與人所以能盡其心者

小學纂註

卷三

三

亦由於無○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  
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又言忠信篤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  
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此又言主  
思也主敬而無思者其體思通而應事者其用無  
思而無不思此作聖之功也故復舉九思言之視  
聽色貌言不由上文視聽言動之內事之思敬即  
上執事敬也疑之思問即上疑事毋實也忿之思  
難即毋求勝也見得思義即毋苟得也下文容貌  
顏色辭氣亦不外此色貌言三者蓋聖賢檢點切  
身之言大要不出乎此矣又按洪範五事亦不過  
貌言視聽思恭從明聰睿而已人具五行而生只  
有此五者故聖賢作聖工夫亦惟檢攝○曾子曰  
乎此也○朱子類而聚之其為教深矣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  
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凡孔子以下至是  
敬字言之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言動敬  
矣如見如承出門使民敬矣執事敬矣言動敬  
也君子之九思亦以敬而無不敬思敬之遠  
亦以敬而遠顏色之近信亦以敬而近故敬體事  
而無不存猶仁體物而無不在與天德○曲禮曰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踐言謂之善行  
○踰過也禮有自然之節過之則失有子言恭  
近於禮即不踰節之意侵侮侵犯而玩侮也  
好也因其素相情好而褻狎亦非成德主敬之事  
舊說如為褻狎非也言而能行謂之踐修治其  
踐行其言斯為君子之善行○樂記曰君子姦聲  
而踰節侮狎之事可免矣

小學纂註

卷三

四

亂色不畱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  
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  
以行其義○愚者謂此篇音節知音智○愚禮禮之巧  
真文忠公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內外交致  
其功而已姦聲亂色不畱聰明養其外也淫樂慝  
禮不接心術養其內也惰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  
辟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設於身體如是則外  
而耳目鼻口百體內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自養之功畢矣○按姦亂淫慝惰慢邪僻皆不順  
不正而悖乎事物之宜凡以動於欲故耳君子之  
心無欲而一切絕之故得皆由乎順正以行其義  
○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  
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矣○不求安飽義  
勝欲也敏事

慎言而就正有道。○管敬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敬仲言威刑法也疾疾病也懷貪欲也流水就下也此總結上文也與篇首之言相應畏威如疾敬義勝者也從懷如流意欲勝者也見懷思威則敬義勝者也急義欲速為消長而非果確以自生者矣

### 右明心術之要

外二者得而心術之要盡矣篇中所以發明敬者非一至於縱欲極樂愛不知惡憎不知善苟得苟免求勝求多與夫教聲亂色而聰明之類則皆欲縱於內而陷於不義也故皆引以為戒誠務主於敬

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冠去聲冠義記篇名

### 小學纂註

卷三

五

人之四德仁智多內藏禮義多外見此以著乎外者言故傳特禮義無義則無禮放佚人或類於禽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敬矣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  
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禮也正齊順三者皆修身之事身正則可齊家而治國矣備者修之於身而無不可親也立者措之於人而為天下則也按此篇言威儀之則雖其類繁瑣然大計不出容體顏色辭令三者故以冠義先之  
○曲禮曰毋側聽毋噉聲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搖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噉音吐倨音句噉音底斂音替袒音但褰音牽側音側耳以聽也

容止怠惰而神荒亂也遊行也倨傲慢也其兩展其足如箕也伏覆臥也趨趨也言垂髮如髮也免脫冠也褻揭也袒衣所以息倦褻裳所以取涼此十二者皆不敬也敬身○登城不指城上不呼之要禁止乎此而已矣

### 聲必揚

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上聲屨音句問音問。土堂升主人之堂也聲必揚者欲令人共知之不為隱匿竊窺之狀也陳氏曰古人席地坐不以屨踐席脫屨戶外客雖乘脫屨於戶內者惟長者一人今外有二屨則前內客謀故卻避不入不欲干人之私也將入戶視

### 小學纂註

卷三

六

必下入戶奉局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奉音捧局音鞠陳氏曰入戶而後入者闔而勿遂本音捧局音鞠陳氏曰入戶而後入者闔而勿遂  
兩手當心如奉局然同謂回有旁視回者嫌有機心也戶之間合皆如前不違主人之意毋踐履也也遂闔之也嫌於後來名故勿遂  
毋踏席踏音踏毋履席履音履必慎唯諾音委此即席之儀  
踐履踏他人之履也踏踏也登席由前謂之躐躐音躐躐也陳氏曰欲便於坐故躐之躐躐山席角而升坐也唯諾皆應辭言坐○禮記曰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遫齊音齊後同遫音速此禮記也君子心無躁迫故其居常之容如此所尊者凡有德位齒皆是齊遫謹飭不放之謂齊以心言而



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言唯謹爾

如也。太近嚴厲。故復舉此言之。二者蓋並行而不

小學纂註

卷三

九

九

小學纂註

卷三

+

+

疑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  
具在以成厥德黃耆無疆受天之慶音荷疆音  
爵正猶善也三加則服已備故曰咸加兄弟具  
在祝其相宜無故也黃耆謂髮白復黃耆也老  
人面色如之皆壽徵也慶如易言餘慶之慶蓋福  
祿及於子孫之意始則從其成德繼而善其德  
終而以及成厥德之敘也德既成則有無疆之壽  
而受天之餘慶矣此明衣服之制而衣服莫大  
於冠冕故先舉古人三加之禮以冠其編欲人  
知去幼志慎成德不敢視為衣服之常而忽之也  
曲禮曰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  
室冠衣不純采純重音准冠飾衣緣皆曰純不  
父後者雖除喪猶純素也純素樂也不純素哀也當室蓋為  
加隆也衆子則否矣○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緇

小學纂註 卷三 十一

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  
緇紅紫一以色之不當一以色之不正故雖褻服  
領緣之細聖人皆不用之謹其微也而後世綬統  
綈縠翠碧萬狀豪華右○去喪無所不佩按古人  
族爭鬪妍麗亦獨何與○去喪無所不佩之佩慈  
珪微角足以養心暢悅觸刀足以備用其制善矣  
後世已告廢之宋存此語蓋深有意於古人  
之制○孔子羔裘玄冠不以弔益亦遵聖人之制  
也○禮記曰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絢絢音絢○玉藻  
裘帛屨絢三者皆成人之禮○孔子曰士志於道  
童子戒蹠等故不以服之○孔子曰士志於道  
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按衣服之制取其  
服之不宜則謂之不衷將爲厥身之災矣故純素  
純采則違哀樂之宜紺緇爲飾則違齊喪之宜紅

紫爲服則違男女之宜暑袷絺綌則違文身之宜  
去喪不佩則違應用之宜羔玄以弔則違吉凶之  
宜童子裘帛屨絢則違長幼之宜此皆衣服之所  
當謹者而獨至於恥惡衣則誠趣猥瑣必無廣大  
高明之見矣故特引以爲結使人知所戒也

右明衣服之制 凡七

曲禮曰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飯澤也  
而已共食求飽人將不得所欲非讓道也右者飯  
以手澤手一說以唾潤澤其手人之所惡也一說  
摩手而有汗毋搏飯毋放飯毋流飯搏音團上飯  
飯後節同○取飯作揖欲其得之多也放毋咤食  
飯大飯食無度也流飯長飯飲無節也咤丑亞切  
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咤音孽

小學纂註 卷三 十二

咤者叱咤而食言食之急也舊說謂以舌作聲咤  
食齧骨皆貪而無儀故戒之反魚肉者已取之而  
復棄之病其有揀擇之意舊說謂已歷於口仍還  
之器中人所穢惡也投與狗骨亦不敬取食而  
必欲得之則毋揚飯飯黍毋以箸音佳○陳氏  
食之至矣○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日揚飯者謂欲  
食之急而先散其熱氣也飯毋嚙羹毋絮羹毋刺  
羹毋歆醢客祭羹主人辭不能烹客歆醢主人辭  
以實嚙音塔祭處去聲刺音戚羹音巨○以口就  
復調和之也刺羹剔肉也羹謂詳味之亦以醢之  
無味故也羹者貧而無以爲禮也辭以不能烹飪  
與貧實蓋主人不當正客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  
之失但遜辭以謝而已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  
毋嘜炙也乾肉脯類澤肉以齒斷之乾肉當以手

治之齒決則為不敬也。一。○少儀曰侍燕於君子

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數噍

毋為口容飯並音反亟音擊數音朔噍在笑切

已者勸食之意故飯流歠已見上而重出者以其

侍燕君子尤當謹之且或因其舊文而不謹刪也

小口而飯備噉噉也亟亟而噉備見問也噉噉也

數噉之不厭細然於弄口為容故又以為戒

○以上詳古人飲食之禮○論語曰食不厭精

不厭細食德而餽魚飯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

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

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治

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按人飲食之失非

則食必求精贈必求細富貴之家有至日食萬錢

者矣抑且飯改臭惡市沽穢雜皆可食單寒之士

有至垂涎鼎食者矣聖人胸無貪心故曰無貪味

食膾止於不厭精不厭細雖富貴而不必鼎烹羅

列也饕餮餒餒失飪之類皆不食雖貧賤而可以

單蔬蔬食也人誠有以先去其貪心而甘淡泊焉

則於聖人願養之意或庶幾矣○此言○禮記曰

聖人欲食之節以為後世敬身之則也○禮記曰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

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遠去聲

○此玉藻之語故謂若祭賓客之類庖廚宰

殺烹飪之所也前殺也聖人經世宰物罔未嘗如

佛家之戒殺然愛惜生命之意亦未嘗不存所謂

觀斯制之則無○樂記曰豢豕為酒非以為福也

復有人心矣○樂記曰豢豕為酒非以為福也

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

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

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案音忠豢養也為造也

豕為酒以樂之而小人乘醉相侵則獄訟益多矣

一獻禮之簡者百拜言多也先王因其生禍復制

禮以防之使人終日飲而不得醉則沉湎不行獄

訟之禍絕矣○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

以失大也飲食以古禮為法聖人為則其道備矣

腹而喪其心志者人情之大常學者之所

當謹也故復引禮記以下三章以為戒

小學纂註 卷三 古

右明飲食之節凡六章。按衣服飲食人之

者人節與夫酣飲叫號貪饕無節皆舉心

術威儀盡喪之故朱子於敬身之道特詳

此意於

心遠堂新編小學纂註卷之四

內篇

稽古第四

稽考也。考虞夏商周聖賢已行之迹，以證前篇立教明倫，儆身三者人能向慕而觀法之，則可無愧聖賢之列矣。凡四十七章。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其言曰：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撫往行，實前言，述此篇，使讀者有所興起。撫音只。行去聲。撫，來也。之行，而自愧已之不如，遂以感動奮發而求效之也。

小學纂註卷四

太任文王之母，華任氏之中女也。王季娶以為妃。

華音至。任音王。下同。中音仲。太尊稱。任氏，國姓。華國文王之母家也。太任之性端一，誠也。惟德之行及其族，文王曰：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娠音身。教音傲。陳恭愍曰：端正純一，誠實莊肅，性之美也。惟德是行，行之美也。娠同妊，懷孕也。始受命曰宗。太任性行既美，又能胎教，故文王之生，明無不照，聖無不通，教之以一，即能識百。後為周家始受命之君也。此引古。○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

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為買餅，孟

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

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

居之。少上聲。買音古。街音炫。舍居也。踊躍，跳而

自於日。街設俎豆而揖讓進退。孟子幼時，問東家殺

猪何為？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古者有胎教

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以食之。

啖，談上聲。又上聲。食音似。啖，食也。欲啖汝，戲答

之也。適猶方也。買肉食之，蓋欲以見前言之不謬。

按立教篇言幼子常示無誑。孟母蓋深得此。既長

意。此引古而母之教教之於幼時者也。既長

小學纂註卷四

就學遂成大儒。趙氏曰：孟子夙喪父，幼彼慈母三

經著書七篇命世。○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

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

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

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孔子謂伯魚曰：女為周

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

立也。按聖人教子，不過詩禮二者，而尤注意於

正身齊家，則成德之事備矣。然則學文止視力行，

何如？周不在於多言也。此引古聖人之教教之

其習，故於既長，則成其性。若合而古人之教法

略備

右立教 凡四

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信之言為器謂和也烝進又治格至也蔡氏曰言  
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  
不至於大為姦惡也按一室之中惟父子兄弟夫  
婦三者而已而天下最難調和者往住出於此  
時方罍米有大婦也而以父則頭以母則器以弟  
則知後之賢者處此常不免於禍而能勉之使  
進於善固非聖人不能也虞舜○萬章問曰舜往  
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小學纂註

卷四

三

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  
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  
事舜於畝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  
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  
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  
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  
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  
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  
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

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

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

矣天下士悅而人欲之蓋好名之心所中也好名  
真性也然而必失之者總由四者陷溺其心遂致  
真性沉鋼而甘心於悖德也聖人胸無四者則真  
性呈露而知不得乎親真不可為人不能化其頑  
器之父母而○楊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  
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西漢  
蜀人曰知不足者雖已順其親而其心常若不  
足也愛日者惜此日之易過懼來日之無多不得  
久事其親也按事父母自不知不足一語楊子可謂  
知舜之心矣後人所以不能盡孝者止因自以為

小學纂註

卷四

四

足耳故特舉為○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  
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  
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  
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朝音潮衣去聲豎音樹莫  
內豎內庭傳命之小臣御直日者按古人之禮  
昏定晨省而已文王則日中又至蓋於常禮有加  
也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  
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  
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  
退○上上聲○節猶時也舊說謂不能循其起居飲  
食之常故曰不安節不能正履受之甚而不暇





子之心為心則其婉容愉色則於親之則者○樂  
自不能已矣故舉以為高年養親之法也

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

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

抽○樂正姓子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間也善如

爾之間也吾聞諸曾子曾子問諸夫子曰天之所

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

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

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予是以有

憂色也也○頃同音竟上聲○如語詞猶言哉哉問

也萬物稟氣於天受形於地故於天言生

小學纂註卷四

乾之始也於地言養坤之成也天地生養萬物而

人為萬物之靈故推人為大全而生者四體四德

無不全備也全而歸者方其曰不虧其體所以全

其形不辱其身所以全其德頃步猶言頃刻也一

舉是為頃再舉是曰步○按樂正子春曾子弟子

曾子平日言以身體受膚受於父母不敢毀傷而

臨深履薄以守之今正子春傷其足而深自責如

此可謂善遵其師教矣故敢以爲後訓更行窮處

自裁其軀而不知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

而不徑毋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

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

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小義大路

也詩所謂泳之游之是也父母已歿故曰先而

道而不由從由而而不浮水不敢以先父母遺體

行歷於危殆故也己之惡言不出於口故人之忿

言不反於身忿言不反則不辱身○伯俞有過其母等之泣其母曰他日咎子未嘗

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咎常痛今母之力不能

使痛是以泣○伯俞姓韓名俞周人得罪罰他日得

泣悲母力之衰也○事見劉向說苑○按伯俞之母

無故常笞其子可謂酷矣然伯俞受笞非惟無怨

親之意而且悲親老之言真所謂仁愛結於

心者歟凡家有屬母而諍無已者亦可觀此爲法

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

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

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故曰以下

小學纂註卷四

於意心無憚恨也不見於色忿怒不形於色也自

知已罪而深甘受之使父母覺其可哀憐必將矜

而宥之矣親向之論蓋以伯俞受笞不泣猶

未見受笞可哀憐之意未得爲孝之上也○公

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

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姓宣名曾

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

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

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環

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

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此音義



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

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

小學纂註

卷四

主

之故

卷四

1

小學纂註

卷四

十四

小學纂註

卷四

十四

小學纂註

相舟詩見鄭風以死自誓。○蔡人妻宋人之女也。所謂烈女不更二夫也。

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

身不改不幸遇惡疾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仁人之於弟也

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

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小學纂註 卷四 五

相去遠矣。○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蓋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

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

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之者

四十餘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小學纂註 卷四 六

為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  
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高柴自  
見孔子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衛軫之難  
出而門閉或曰此有徑子羔曰吾聞之君子不徑  
曰此有寶子羔曰吾聞之君子不寶有問使者至  
門啓而出人影也啓蟄者方春和時震起蟄藏之  
蟲使感啓戶而出也長草木方長也天地之性人  
其生機方動不忍戕之愛物之至也衛軫之難謂  
翻輿使人勿孔徑時也寶孔穴也謂有孔穴可逃  
而身之至也自問少頃也朱子曰不徑不寶無事

小學集註

卷四

七

時可也若有寇盜患難如何守此以殘其軀觀聖  
人微服過宋可見矣○按凡人耳目潔清則嗜欲  
退聽然而舉動不可不慎也世人鑽營徑實詭態  
百出得正則如賊明高柴者真良世之砥石也故  
以二人○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子路無宿諾視聽行事既端則檢身當及於言  
可法者故復舉之○按人之身視聽言動四者而  
已屏邪已節諸聲則胸中自然無渣滓所以為  
千古清人之極也加以正直如滅明端方如高柴  
謹飭慎言如南容信果不欺如子路則古人制行  
之善亦幾○孔子曰衣敝緇袍與衣狐貉者立而  
不恥者其由也與此下三章論古人之衣服也子  
與恥惡衣服者正○鄭子臧出奔宋好聚鵲冠鄭  
相反故引以為法

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  
也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  
好去聲鵲音聿惡去聲衷音中其音記稱並去聲  
○子臧鄭文公子鵲翠鳥巢其羽為冠鄭伯即文  
公也衷中也正也不稱其服言賤人服貴服不相  
宜稱也按聚鵲冠小兒耳而至於殺其身其事甚  
微其禍甚大奇矣與節者○公父文伯退朝朝其  
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歌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  
嘆曰魯其公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朝並音  
音○績績麻也主主母也僮子指文伯國將公居  
朝莊非人又伯富貴而思逸故微姜嘆而責之居  
吾語女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怠善  
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洿也瘠土之民莫  
不嚮義勞也音上聲女音汝瘠音寂嚮音向○沃  
心生于安逸民之大凡也沃土衣豐食足故邪淫  
而不材此逸福而惡之証瘠土衣豐食足故邪勞  
而向義此勞是故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  
以紵絰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  
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然  
而獻功男女效績恣則有辟古之制也紵脫上聲  
音延朝音潮衣去聲辟音闕○紵冠之垂於前後  
者紵綬無綬者紵冕上覆者內子卿之妻命婦大  
夫妻列士元士也庶士下士也庶士以下則庶人  
矣自公侯至士庶之妻所織以漸而加者以貴賤

小學集註

卷四

大

子 4-55

月日癸巳月之夕管正起七石碯循大夫方猶

以所不能者具以耳而之本然也自人受之而存



小學纂註

卷四

三

膳肉亦祭肉也。執膳受脰皆交神之節。謂受脰不敬棄其命。棄其天之所命。卽所謂天地之中也。不反不生還也。棄其命則理離神散而精氣亦亡。故知其不反其後城子果卒於野而劉子之言信矣。此復稽古敬○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其將不免。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衛侯。衛襄公惡也。文子衛大圍楚公子圍也。後弑郟放爲靈王。免謂免於禍則法則也。見其威儀而以爲法則也。令尹爲人狠戾縱恣故無威儀終善終也。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

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問。象猶效也。想其形象以爲視微也。畏而愛，畏其威而愛之也。畏其威而又愛之，則威不失之猛矣。則而象，則其儀而象之也。則其儀而又象之，則儀不失之畧矣。令聞長世，善名久垂於後世也。其臣不言則象者，蒙上文也。守猶保也。保族保全其宗族也。宜家，和宜其室家也。順，循也。若如是，謂皆各有威儀而能保族宜家也。上以威儀訓式其下，下以威儀慎事其上，則上下交孚，自安固而不敗矣。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棣，音第。○棣，棣富而閑習之貌。選，簡擇也。

小學纂註

卷四

三

言威儀無一不善不可得而簡擇也。上下猶言尊卑。大小猶言長幼。人者無不有威儀。則所習無不善而信乎其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不可簡擇矣。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攝檢也。言朋友以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合上聲行去聲。樂音洛。施用也。舍不用也。言貌端莊故可畏。用舍咸宜故可愛。進退抑揚故可度。周旋中規故可則。容止舒徐故可觀。作事慎詳故可法。德行尊嚴故可象。聲氣和平故可樂。動作溫恭故有文。言語柔嘉故有章。凡此十者皆德存於中而自然著見於外也。以此而臨其下。則人無不畏而愛。則而象而謂之有威儀。

矣。此復稽古敬身威儀之則也。○直文忠公曰。尹園專楚國之政。有篡奪之心。形諸威儀。必有借飾於上者。故文子見而知其不終也。未幾以篡被殺。果不能終。

### 右通論

通論立教明倫敬身三者共三章

### 男星較字

右通論立教明倫敬身三者凡三章。首章言教以義。次論立教也。又言六。六。通。則。論。立。教。以。明。倫。也。二。章。言。定。命。論。敬。身。也。末。章。言。敬。慎。威。儀。論。敬。身。也。六。章。居。上。下。至。則。本。於。教。身。以。明。倫。也。

### 小學纂註卷之四

#### 小學纂註

#### 卷四

#### 圭



### 心遠堂新編小學纂註卷之五

#### 梁溪高愈編訂



#### 外篇

說見內篇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歷傳記接見聞。述嘉言。紀善行。爲小學外篇。好傳行並去聲。○陳恭愍曰。歷考前代漢魏晉南北朝。承接近代五代之見聞。凡言彝者。嘉言也。則述之行之本。

乎物則民彝者。善行也。則紀之。所以合內篇而爲小學之全書也。學者讀內篇而遠師虞夏商周之聖賢。讀外篇而近師漢唐宋之君子。盛德大業。於是乎在矣。奚可以爲童稚之習而忽之哉。

#### 嘉言第五

嘉善也。此篇述漢以來賢者所言。其敘次各有條理。不以時代爲先後。學者詳之。凡九十一條。

#### 橫渠張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

通志先生名載字子厚宋邵縣人。諱明。從祀孔廟。橫渠其所居也。安安徐詳。

詳慎安詳恭敬四者小學涵養本原之事。內篇所教。夫無極足無量。坐必安。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執爾顛。安詳恭敬之意。便驕情壞。下。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

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  
居而長至死只依舊長上聲後制為去聲。情  
意為禮非專懶惰也驕情者安詳恭敬之反其極  
則且至於凶狠矣壞謂壞其質性病根驕情之病  
根也於親已有物我而不肯屈下則為子弟則不  
能安灑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  
不能下官長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此言病  
居而長也安安意為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  
之也下屈已下之也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喪為並去  
也謂惟合於私意者則徇而為之而全不顧義理  
也。按橫渠先生所言驕情即古之數字盡之微

小學集註

卷五

二

若天下之大惡也丹朱之惡也以傲象之不仁而  
欲殺兄也以傲所謂病根常在至死依舊者皆傲  
之為耳然其為子弟而不安灑掃應對也則父母  
必怒之接朋友而不下朋友有官長而不下官長  
也則朋友必疎之官長必斥之至為宰相而不下  
天下之賢則天下之賢必遠之蓋亦無一可者矣  
故古曲禮教學者首戒曰傲不可長則知楊文  
公家訓曰童稚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  
以先入之言為主公者億年人皆謂先王先王  
程子曰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  
論日陳於前使熟讀之久久自安習若固有之後  
雖有隱說搖動日誦故事不拘古今必先以孝弟忠  
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

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

熟德性若自然矣

弱平聲。日記故事。每日皆記

也。黃香漢江夏人九歲喪母事父竭力致養暑  
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陸績字文舉年六歲  
見袁術術出橘積私懷三枚拜辭陸地謝曰欲歸  
遺母術大奇之。叔敖即孟子書孫叔敖也見時  
出遊見兩頭蛇殺埋之歸而泣母問故對曰聞見  
兩頭蛇者死嚮者見之恐去母而死也母曰此安  
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吾聞有陰德  
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後為楚相。子路事二親  
嘗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後為楚大夫劉龍而  
食嘆曰雖欲為親負米何可得也。按孝弟忠信  
禮義廉恥人者人之大行也而必自幼有先人之  
言則將習聞於心而漸與之一。然古人於此非特  
使習聞之也又將使習行之當其未冠笄而雞鳴  
初起即佐長者視其又凡出入飲食皆後長者是

小學集註

卷五

三

先習以孝弟也又曰志無虛邪又曰常示無誑是  
先習以忠信也又八年而男女不同席不共食是  
先習以禮義也又勸說雷同則有戒分而求多則  
有戒是先習以廉恥也然則古人於此入者不特  
自功聞之已詳且亦行之已熟矣以此長而事君  
親交朋友歷事變亦何至有傲很欺詐輕慢無恥  
者乎後世夫古人之教故楊文公但欲以古今  
故事優柔而漸漬之則亦庶幾合古人之意矣  
明道程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  
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  
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者亦自喪志好俱去  
界切喪去聲。先生名灝字山陰宋河南人臨純  
公從祀。南朝後氣輕浮而不俊秀也聖賢之心  
盡在於經惟教以經學讀書則可以收其放心於  
道知所向若令作文字則雕章繪句目空一世心

小學纂註

卷五

四

勉放而離道愈遠矣。志。其求道之志也。札小  
 簡蓋作文字以通往來者。○按程子嘗言文字非  
 專好之則不工。然好之而志局乎此。安能與人  
 地同其大也。然則文字非惟志而且害學矣。○  
 伊川程先生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  
 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  
 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  
 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  
 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樂  
 並去聲。長上聲。令平聲。○伊川地名。在今河南。府  
 先生名頤。字正叔。諡正公。同兄明道先生從祀。關  
 雎為正家之始者。以其和樂而恭敬。夫婦先正也。  
 夫婦正。則父母順。兄弟宜。家無不正矣。人各有家。  
 家各宜正。故邦人邦國皆用之。簡謂辭簡。奧謂意  
 深。朱子曰。嘗疑曲禮衣無撻。足無蹠。將上堂聲必  
 揚。將入戶視必下等。皆是古人教小兒語。○按凡  
 物之善感人者。莫如聲。而聲之善感人者。莫如詩。  
 伊川先生所言。即此。○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  
 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為之事。何者  
 是下愚所為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  
 當先也。○別音。離。背音。佩。○公名。璘。號了翁。宋徽宗  
 之分。如白黑。一向。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  
 一音。而人品別矣。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  
 亦可為賢人。今學者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  
 可學。○此下言聖賢之事。當向而取也。按周子嘗言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蓋一體一用。

小學纂註

卷五

五

言之此語。不及經明。故止言顏孟。言溫而氣和。則  
 然學顏孟。而伊尹之志在其中矣。言溫而氣和。則  
 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  
 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埋鬻之戲。不如俎豆。念慈  
 母之愛。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  
 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如孟子矣。○潛音育。○埋鬻  
 四音。不厭不改。謂不厭倦而改其志也。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  
 人之事。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其心必曰。我為孩  
 童。豈敢學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  
 見其卑下。豈肯與之語哉。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  
 則其所與語。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  
 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而不  
 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為下等之事。譬如坐  
 於房舍之中。四面皆墻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  
 夫言扶語去聲。本語如字。長並上聲。行去聲。○此  
 言下愚之事。當背而去也。四面皆墻壁。謂耳目壅塞。  
 一無知識也。開而明之。在立志以師顏孟而已。○  
 以上共五章。皆謂古人教子弟之言。教之於幼。雅  
 者也。言之胎教。不行。則教子弟者。止自幼雅始。而  
 先教以安詳恭敬。其胎教。除其病根。進以先  
 人之言。以培其善脈。次而經學讀書。有以開其識。  
 勿作文章。付以本心。歌詩舞。蹈。有以發其趣。而  
 必至之。則榮養之功。亦盡於盡矣。○馬援兄子

嚴敦喜議讓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誠之  
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  
口不可得言也嚴敦後兄二子名喜談議喜談議  
人得失也權方輔人口使通輕俠客交通輕薄遊  
使之客也交趾郡名即今安南地在廣西雲南界  
汝曹汝輩也父母之名可聞不可言聞人好議論  
過人如此則言不妄發無妄之災可免矣  
人短長矣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  
子孫有此行也好惡行並去聲○正法國家之正  
則招戮矣此點其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  
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伯高  
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名述

小學纂註卷五

六

京兆人周客也敦厚則不難周慎則不疎無擇言  
者出言皆善無煩選擇也謙約則不肆節儉則不  
奢廉而公正則自有威矣六者杜季良豪俠好義  
皆君子之德故願其兄子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  
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  
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好去聲樂並音  
清濁無失謂不辨人清濁待之皆無失禮也效伯  
高不得猶為謹教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  
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面虎不成  
反類狗者也陷為輕薄子者以其浪交匪類近於  
無賴所為也鶩為小相類虎狗絕不同故以○漢  
為得失之喻此點其兄子通輕俠客之失也

昭烈將終救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  
而不為也昭烈劉先主各備救戒也後主昭烈子禪  
○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  
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武侯  
名亮琅琊人寓居襄陽隆中後為昭烈相靜為動  
本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所發無不善故足  
以修身周子嘗言主靜意亦如此儉簡素也儉則  
聲色外誘不為汚染故足以養德澹泊者無所營  
為儉之所致也寧靜者身心安泰靜之所養也以  
澹泊而超於外物故足以明志以寧靜而計慮周  
密故足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  
靜無以成學慎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

小學纂註卷五

七

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嘆窮廬將復何  
及也○音音酒復去聲○此則又言君子尤以主靜  
慎逸淫也慢放縱也險僻拘也躁急迫也四者皆  
不靜所致研精研窮其妙理也理性理治其德性  
也研精則理明理明則德固理明德固而君子之  
學成反是則失之矣年壯年也壯盛之年與時而  
俱馳自強之意與歲而俱去枯落如草木之枯槁  
而落也此不靜而學無成者皆如此悲嘆蓋自  
傷其德業無一有而徒虛生於世耳○柳玭嘗著  
書戒其子弟曰壞名於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  
五宜深誌之○玭字季聲喪去聲○玭唐其一自求  
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玭不恤憂  
也

惡廉泊則凡有利於己者皆不顧  
人言而為之矣此言不勤儉之失其二不知儒術  
不悅古道惜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順身既寡  
知惡人有學無音蒙解音解順音怡惡去聲○惜  
解也言其胸無前聖之經則不恥而談當世其  
鄙之事則大笑而以爲樂也此言不好學之失其  
三勝己者厭之倂己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  
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  
義簪裾徒在斯養何殊樂音效漬音恣斯音思○  
刻德義鄧喪其善也簪裾貴人之服飾斯養賤奴  
給炊烹者言其貌則貴人而心同賤奴之類也  
此言不好其四崇好優游耽嗜翹藥以銜孟爲高  
善之失

小學纂註 卷五

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好去聲  
鹽易去聲○優游逸樂也趙藥所以釀酒者銜孟  
飲酒也高致高人之致也荒狂亂也南習而心已  
狂故易荒雖覺而猶戀之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  
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猜來  
鮮上聲○名宦虛聲顯仕也匿近陰附也權要有  
權居要地者資猶品也猜恨也趨勢顯職則人懷  
怨怒而爭傾情之雖或得之余見名門右族莫不  
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  
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  
言之痛心爾宜刻骨覆音福燎音料○古人以

忠孝則行端勤儉則業起故家以成立率苟也  
率則忠孝人者傲則勤儉失故家以覆墜煩燒也  
刻骨猶言銘心○按柳氏所戒五失皆後世豪右  
子弟之通病誠能奉此爲法則足爲賢子弟矣  
○范魯公質爲宰相從子杲嘗求奏遷秩質作詩  
曉之相從並去聲杲音稿○質大名人爲同宰相  
也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  
不敢生驕易戰戰兢兢造次必於是長上聲易  
○戒教也警也易玩忽也是指孝悌戒爾學于謙  
而言以其爲立身之本故首勸之  
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忠人不  
知惟患學不至道義理也藝文藝也諸語辭格猶  
法也學于謙者求諸人勤道藝者

小學纂註 卷五

求諸己此暗正其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  
求泰遷秩之失也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  
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遠  
通去聲鴟音鴟○先彼急於爲人也後己緩於自  
爲也相鼠鄙陋風之詩茅鴟逸詩也二詩皆刺無  
禮者鑑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  
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朝平聲○放  
教綱常之教萬古不泯者齊梁兩蕭氏建國之號  
清議清虛之談也自東晉以後宋齊梁陳皆都江  
南故稱南朝八達謂晉胡母輔之謝鯉阮放畢卓  
羊曼桓彝阮孚光逸凡八人終日清談酣飲人稱  
曠達也然棄禮廢法得罪名教穢名傳於千載亦  
可慨矣白青史者古史書於竹策用燭青塗之故  
也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凶

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酒能亂性故稱狂以其恃酒力而狂悖也傾敗謂公藥謬厚化為身喪家若鄭伯有齊藥高之類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聞

適足爲身累厄一作危譽平聲○樞機喻言也樞行君子之樞機以其發通見遠所係至重也是非

毀譽足爲舉世重交遊擬結金蘭契忿怨容易生身累而已舉世重交遊擬結金蘭契忿怨容易生

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易當並去

本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斷金喻兩心之堅如蘭喻聞言之美也兩心合日

契風波起喻小人之構陷陷人也方投台而遙忿

怨者小人情性無常而急於勢利故如此汪汪深

小學集註 卷五

廣貌記稱君子之交如水則淡舉世好承奉昂昂

而不厭而不至於忿怨之生矣

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遠

條與戚施好去聲遠音渠條音除施去聲○承奉

謂離外爲承奉而中無實情直以之爲玩戲也疾

憎惡也遠條喻胸不能俯戚施喻背不能仰遠條

者好承奉人之態也舉世重遊俠俗呼爲氣義

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

子下爲去聲難去聲○氣義謂氣果決而能仗義

援事已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

朴素也華侈清素之反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

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水蹈之惟恐

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踪跡縮首避

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言寄寓理治也質

既相周復相宋故自稱羈旅臣太廟受周禪故以

堯舜治比之戚戚憂畏意虞罪積也戒其勿求遷

秩以增已罪也勢位人所爭競故物盛則必衰有

難久居一則失之則無足恃矣

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牛馬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

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合晚翠賦命有疾

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爲耳亟音擊

小學集註 卷五

萎音穢○人事代謝如寒暑往來故盛則必衰隆

則必替天道然也遲成急走蓋躁進之喻萎落也

翠鮮盛貌花之先萎喻人早達而速壞也松之晚

翠喻人晚顯而久長也青雲喻顯位天之賦命宦

途有早晚一定不可移強以人力速求則悖矣○

在抑其躁進防其奔競其視後世人臣身都卿相

而合子弟服職科者何以異哉識始高人一等矣

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

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

何河南海南所居安樂爲自稱安樂先生兩程夫子

皆愛是知善也各言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

敬焉



善則和氣致祥故以為吉即福所集也吉也者目

惡則乖氣致異故以為凶即禍所歸也

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

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

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蠍或曰不謂之吉人則

吾不信也歌音歌○歌毒整蟲也所行無不善凶

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

良善如讎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隕身滅性大則

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好去聲

隕音允覆音福○陰險謂機深而險毒也貪淫漁

獵女色也樂禍樂人有禍也憲國法也如飲食好

小學纂註卷五

而甘之也覆猶傾也所行無不惡則天交傳有

惡至於身隕嗣絕其凶莫大故以凶人謂之

之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

足汝等欲為吉人乎欲為凶人乎傳去聲○惟日

為之而猶以為不足也力於為善則善積無窮雖

欲不致禍而不得矣力於為不善則惡積無窮雖

其理必然俱在自取而已矣○節孝徐先生訓

學者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

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

財諸君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

不為君子猶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

為君子惡去聲○先生名積宋山陽人三歲父殘

之易父母鄉人榮愛之告以為君子之樂又曰

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

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

不為小人未之有也言行在外所思在內內外皆

此告以為君○胡文定公與子書曰立志以明道

希文自期待公名安國字康侯宋崇安人致堂仁

五歲便學聖人希文范文正公字也朱子稱其自

做秀才便以天下為己任此與周子稱志伊尹之

但此舉其近者言之耳立心以忠信不欺為主

小學纂註卷五

本忠信實心也不欺即忠信之事人無行己以端

莊清慎見操執操平聲後同○操執猶操守也臨

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斷去聲○明敏者取其辨

又謹三尺考求立法之意而操縱之斯可為政不

在人後矣三尺法律也古以三尺竹簡書之故名

者復原人情而變化之則不拘一定之法而用法

之哉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自

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身於惡不可復振矣聖賢從此做工夫如大禹菲

飲食成湯不遜聲色之類按飲食男女古人雖

並稱而人於男女之欲尤甚。未子嘗稱私欲行於  
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  
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則知學  
者室慾工夫。於治心修身。尤為切要矣。○自馬援  
以下八章。皆古人教弟子之言。教之於成立者也。  
馬援憂其從子。議彈任俠。徵引伯高。季良其心迫  
矣。昭烈將終教子。言約而要。武侯靜以成學之言  
則千古聖學宗傳也。柳北指五失。魯公陳十戒。意  
殷勤而詞剴摯。至康節導為吉人節孝。引為君子  
文定以明道希。以爲期。皆提命之嚴切者。子  
聞此亦可以。○古靈陳先生為仙居令。教其民曰  
為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  
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里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  
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

小學纂註

卷五

南

博。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  
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為禮義之俗  
矣。別音。難去聲。墮音灰。又音階。好去聲。○古靈  
以村名。先生名襄。宋福州人。神宗嘗訪以人才。襄  
州屬邑也。義謂能正其家。有恩。謂貧窮相守。若棄  
妻不養。夫亡改嫁。是無恩也。有別。謂男有婦。女有  
夫。不相亂也。有學。謂訓以孝弟。誦讀之道。此教其  
民以禮義。修於家也。婚姻。謂嫁娶。有禮。謂歲時燕  
饗。相往來。惠難。謂水火盜賊之類。博。博為戲。具以  
博。博物也。不許。兼也。讓路。若少避長。輕避重之類。  
施於鄉閭也。○按此陳先生為令。教人之法。其言  
簡而該。切而至。教及於一縣之廣者。及於一縣則  
可。及於天下矣。故特輯之以終篇。然則小學非徒  
小子之書。而舉大人齊治平之業。亦已該之矣。

右廣立教 共十 四章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

稟於家長。長上聲。○公姓司馬。名光。宋陝州人。相

稟。事而家法必從此立。國稟命於君。家稟命於長。其理一也。若子弟各行其意。則事端百出。而家法

亂矣。故以溫公此語。先之內篇。子婦不敢私假。私

與及婦每事必請於舅姑。即此咨稟家長之義。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

之事。畢則返命焉。籍。簿也。佩。謂藏之於身。恐其或

忘也。省。視也。籍記而佩。時省。速

行之。即內篇所言父母之命。勿逆勿怠者也。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

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

小學纂註 卷五 五

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

命為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

況未必是乎。備陳是非利害兩端。而稟白之。欲父

○橫渠先生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

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

之。為惡並去聲。○內篇言父母所愛亦愛之。子甚

順之。無其妻。父母不悅。出則於愛惡無害理者。皆當

操。操。若親之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

當極力營辦。務以悅親為事。不可計家之有無。然

亟須使之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為而不見

○故舊所喜謂故舊  
內篇食饗不爲樂及

樂其心不違其志等語卽此竭力招致營衛之意○按以上先儒格言凡內篇山禮內則書仲尼具  
有其理先儒所語特相發明耳卽此  
五條爲例其餘俱可依類而推矣  
瞽瞍底象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云只爲天下無

下爲去聲底音低。仲素名從彥朱延平府沙縣人。堯山先生高弟李延

之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

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

了翁陳忠肅字也按趙盾弑君蓋以靈公

拒諫呼養爲不是商臣弑父蓋以成王廢長立幼爲不是了翁之言信矣真文忠公曰罪己而不非

寒

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臣賊子之心也。以上四章言人子於親每事皆宜稟命奉行。又當曲順其親而無見其有不是處也。俱與內篇之言相表裏。○伊川先

生曰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

亦不可不知醫。委猶言付托也。庸醫昧理。有以生人誤致死者。故親疾委之爲不孝。

子疾委之爲不慈。○按古者君親飲藥臣子先嘗。又醫必三世始服其藥則古人之慎於醫藥可知。

然明醫理以療親疾則古○漢書卷之六橫渠先生嘗曰事親之所不詳也故特載此語

奉祭豈可使人爲之不可使人爲者不誠無物故也  
葉氏曰使人代爲孝行之

心安  
在  
○伊川先生曰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推

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誦

冠去聲○冠以成人  
昏以嗣親喪以慎終

祭以追遠故皆爲禮之大報本報其身之本也奉  
養自養其身也月令孟春禴祭祖禰李氏注秋耕祭祖皆  
有報本之意士大夫家而祭其祖考之謂之禴  
忽此則亦異乎其心矣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  
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冬冬至祭

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

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

見之禮也。主木主神所依。新新物如韭麥之類。用牲曰祭。時祭四時之祭也。始祖始生民之祖。先祖

名號可考之祖。禘父廟也。正寢。生所居。或云猶正堂也。月朔。一月之始。故薦新四時。天道之變。故時

祭冬至祭始祖以其陽生之始也立春祭先祖以其物生之始也季秋則祭禘以其物成之時也忌

十

日親歿之日。君子痛其親。於是日。故祭以致悲思之意。事死當厚於奉生者。以人道常。神道變。且奉生者常。事死者暫也。後伊川先生復言。冬至祭始祖。覺嫌於僭。遂已之。○司馬溫公曰。國家時祭。

用孟月。私家不敢用。故用仲月。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

可使漸知禮義報本追遠禮莫隆義莫重故久而習之雖幼者可使知禮義○

司馬溫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爲人

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

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冠少行並去聲後同與平聲。責爲人子以孝。責爲

人弟以悌責爲人臣以忠責爲人少冠禮之廢久者以順所責既重則其禮不可輕也

幾近世以來。人情尤爲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中。

帽有官者或爲之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騷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乳音汝鮮長並上聲騷涯上聲。巾帽成人之服有官謂祖父有官職者或云如今廢儀恐方飲乳兒未得遽加爵命也公服官服也弄戲也總角束髮爲兩角也騷痴無知之貌。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世俗之弊不可猝變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聲倉沒切奸去聲上上生言冠禮而并及之以戒爲人父者溺愛其子而衰加冠之禮也蓋子事父常失於不愛而父之存

小學纂註

卷五

太

子常失於過愛製公服爲戲弄非愛其子之過也其失至於賓冠禮義名器蓋非特有童心而已也朱子輯溫公語其示爲父之則嚴矣○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齋衰疏食水飲不食菜果齊音咨疏食之食音似後居凡四章俱詳喪禮蓋冠昏喪祭四者之中喪禮尤重仁者可以觀其愛智者可以觀其理強者可以觀其志人道惟此爲大故獨詳之齊衰期服也期服既殯得疏食而食菜果異於父母之喪也此與下二條皆係溫公節採禮記之文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醢期音其醢音希。虞既葬而祭之名虞之言安也。以既葬而魂氣無所不之故三行虞祭以安之也。虞則止自中無時之哭故云卒哭然猶朝夕哭也。祥吉也。小祥言猶變內服也。小祥哀緩故食菜果

大祥漸從吉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故食醯醢大祥漸從吉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禫從感切醴音理。中月間一月也。禫者澹澹然平安之意喪至此凡二十月矣。醴酒味薄乾肉味澹先食之者不忍遽御肥之味故也此以上詳古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人掘喪之定制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數上聲。昌邑王名無子迎立之道上不肖素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籍於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

小學纂註

卷五

太

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無令污染華夏重音但長上聲令平聲汚去聲。晉司馬氏篡國之號阮籍陳留尉氏人誕縱肆也何曾陽夏人質猶責也文帝司馬昭受而追尊爲帝也重哀謂親喪無令污染華夏者甚惡之之詞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廚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晞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長並上聲湛曉上聲又去聲晞音南朝劉裕篡國之號武帝卽裕也會遇也吳氏曰晞當作暖古暖字炙煎也車螯海蛤也居喪酣樂

是不能以禮自處。令淮同飲是不能以禮處人。隋煬帝為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一溢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襪裹而納之。煬音樣，令平聲。襪裏音果。隋煬堅代周之號，煬帝名廣，又獻皇后煬帝母，獨孤氏也。蓋許為悲哀不食，止進一手所握米也。鹽林釀，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鷄臠，其官屬滿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肫，何代無賢？肫，同豚，臠音郝。地屬今湖廣省。武穆王，馬殷也。當五代時，馬殷據湖南，稱楚王。卒諡武穆。鷄臠，雞肉羹也。蒸肫，與蒸豚同。何代無賢？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反辭以譏之也。

以為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覲然無愧，人亦恬不為怪。禮俗之壞，習以為常，悲夫。覲他音典，恬音扶。五代梁唐晉漢周也。覲而見人之貌，恬安也。按古人居喪，有三大戒：而哀麻苦塊哭泣之事不與焉。一不飲酒，二不食肉，三不內寢。當溫公時，宋室猶稱隆盛，而士大夫居喪宴集，覲然酒肉如此，則於社席隱微之地，抑又可知矣。中國之人無禮無義，則外國必乘之，此所以來枯凡之禍也。

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賓則齋酒饌，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啖，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

輿輒車而號泣隨之，亦有乘喪即嫁娶者。禮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斂，勞並去聲。齋音。喪禮之失。按鄙野之人，初喪飲啖，醉飽而作樂，嫁娶其悖理亦甚矣。然卿大夫者，士民之表也，而已公然宴樂如此，則於野人何誅焉？然則欲求民俗之厚，必自士大夫。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燕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唯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聽音。敗燕樂之樂音洛，衰音崔。上聲。復去聲。羸，憊音。羸瘦而力疲憊也。正法律法也。今律居喪忌哀作樂及參預筵宴者，杖八十。又身自主婚嫁娶者，杖一百。想宋律亦應爾。此連下三章俱詳喪禮所可行者。蓋因後世之失而稍為酌其中也。按古人惟七十居喪者始得飲酒食肉，處於內五十但不致毀耳。未有飲酒食肉之文也。今溫公於五十以上，即聽飲食，亦以從人血氣早衰，輔養宜急，故為通融其說。如此。

○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陋之室為丈夫喪次，斬衰寢苦，枕塊，不脫經帶，不與人坐焉。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

哀音崔苦失廉切枕去聲經音迭據音徹壽音肉  
喪次居喪之所苦葉薦塊上聲也麻在音口經  
在腰日帶丈夫婦人分次外內者雖居喪而男  
女貴有別也華麗之物非居喪所宜接故藏之男  
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為其  
嫌疑也晉陳詩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  
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沉滯坎珂終身嫌疑之際不  
可不慎何音可陳詩漢後主時巴西安漢人後  
謫議之也平猶為也沉沉棄滯滯也坎珂窮困  
清議之嚴如此後世益未有以為怪者則古人  
辨清議亦失之此又世風之一變也與父母  
之喪不當出若為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

小學纂註 卷五

圭

僕馬布裏鞍繼為去聲僕音朴○古人居喪小祥  
出可知僕馬者以有哀楚○世俗信浮屠誑凡  
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云為死者滅罪資福使生  
天堂受諸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春磨受諸  
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  
春磨且無所施又況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有  
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  
王者耶此其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供去聲飯音  
去聲樂音洛剉去聲音磨去聲復音伏此言居喪者不當信明浮屠之法也浮屠謂佛也

僧也佛氏以喻為浮屠故人於僧佛亦以浮屠稱  
之供佛謂以香花供養飯僧謂廣為齋飯以食眾  
僧也滅罪滅生前已作之罪資福資將來受生之  
福天堂天上之堂善人超昇處也地獄地中之獄  
罪鬼受孽處也剉燒刀剉而火燒春磨確春而碾  
磨甚言其苦楚之極也此皆為浮屠者誑誘愚人  
之言也殊絕也神附形而生故形朽而神散然此  
為常人言之若君子直養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  
不然矣佛法入中國始於漢明帝時然未聞前此  
人死有入地獄見十王者以時未有佛法本無天  
堂地獄之說故也後世或云見之則以其○顏氏  
為佛法所誘故遂驚怖恐感而形於心耳家訓曰吾家巫覡符章絕於言議汝曹所見勿為  
妖妄現音機○顏氏名之推琅邪臨沂人顏子三  
周作家訓巫女巫覡男巫符章即書符拜章又歸  
皆妖妄之事也此因上文言佛法而類引之言不

小學纂註 卷五

圭

惟浮屠之教當絕而巫覡符章之說亦所當  
禁○伊  
川先生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  
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下樂音洛○生日已  
我之勛勞故當倍悲痛具慶父母俱存也人子榮  
其親生之日而集親朋燕樂之則無不可矣○以  
上十四章皆論居家之道大旨在於稟命家長順親  
心謹醫藥重喪祭之禮而絕浮屠邪異之教皆為  
人子者之所當知也內惟論冠禮及○呂氏童蒙  
訓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  
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  
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

也長處並上聲。以下言居官之事也。呂氏各本中宋正獻公之曾孫作童蒙訓此欲人之視國如家也。家近而親國遠而疎能親遠如近視疎如親則必不以賂外置而能盡其心必欲按呂氏六言語意真切而所該者廣。○或問簿佐令者也足以盡居官之道故先之。

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伊川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佐去聲。縣佐今簿所治皆公事而以私意相爭則敗國事也必矣。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長上聲。過歸己善歸令稱己之意同而猶不能感其令者或寡矣按此一條即以明上事官長如事兄之意特先舉之者以

小學纂註 卷五 五

必獲上然後○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一命官之微者物即人也心既存於愛人則規畫措置從之而出故必有所濟而況居大位者乎。○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安禮河間人字立之明道先生弟子所以處之者有道失其所者或寡矣御治也吏胥吏也格正也已正則人將化之且其心有所畏不敢輕犯乎法矣。按民得輸情即上存。○伊川先生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不非大夫有于稱之按後世有居官好議短長者既失忠厚兼懷禍敗故載此。○童蒙訓曰當

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清不貪也慎守法也勤修職也清則身之要不外是矣。按下文言少年為循吏所無不清也妄交異色人而多暴怒不憤也能清能慎則無下文三。○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接音結。○異色人謂不務常業而為奇裝異術老巫祝假托鬼神尼媼出入房闈此輩一接之內則伺意以納賄外則誑人以行私竊害政莫大於此清心不為欲也者事不妄作也。心清則人不能欺事省則民無貽累屏絕異色人。○後生少年作到官守多為循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

小學纂註 卷五 五

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上少去音餌音耳復去聲貲音咨。循吏也餌誘也居官得賄則為循吏所持故終任不敢有所為不貲者多也循吏假威迫賄故所盜不貲而利。○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所不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處上聲聲中去聲。暴怒則事不中理而人受其毒者多至於怨讐交暴怒則亦將自害已。按以上二章以當官之嗜利暴怒為戒蓋嗜利則涉貪暴怒則歸咎而吏之本職失矣。○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蔡文字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



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若上  
重平聲押音鴨。察當作察。塗。謂塗摩其舊字  
而更易之。追改日月蓋以新案爲舊。摩其舊字  
字者改換其舊日之所署。蓋意存乎規避也。三者  
亦吏過之小者。而非以爲戒。則必無一毫之欺。偽  
始可矣。以上共十章。皆論居官之道。爲人臣者  
所當知也。而其所言。不過協同寅。察非派愛民治  
吏清慎持身。而以貪酷詐欺爲戒。益爲初仕牧民  
者言之。故止於如此。而經綸輔相。激揚用舍之大  
不與焉。然而盡守令之道。則於此。○王吉上疏曰。夫  
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  
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王

小學纂註

卷五

夫

者二十始嫁。三十始娶。俟其義理明而精氣足。故  
足以教誨其子。而身登壽考。後世反是。未知爲人  
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不能訓戒。而教化不明。又  
因血氣未定。傷於縱慾。故戕伐性。而民多夭折。  
也。此言嫁娶太早之失。○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  
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  
財爲禮。虜音魯。○文中子。姓王。名通。隋平陽人。教  
論財。謂女家競聘財之多。男家樂資裝之盛也。不  
入其鄉。深惡之。之詞。擇德。擇有德之族也。有德之  
族。男必溫良。女必貞靜。兩德相齊。則可以爲配矣。  
舊說。擇男女之性。行亦通。○此言婚娶論財之失。  
○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  
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偷。薄也。少年縱色。

貪淫。故益陷於偷薄。賤。如之。惟教亂者。與氏所  
謂內或陷于。弟於。或。生。之。變。是也。此  
言妾媵繁。○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  
與婦之性。行。及家法。如何。勿苟慕其富貴。行去聲。  
曰。婚。謂昏時。而娶壻家。曰。姻。謂因女而親。  
察。性。行。而。并。及。家。法。者。性。行。由。家。法。出。也。壻。賢  
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  
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此言壻之性。行。當察也。  
頑。愚。則。貧。賤。立。致。其。壻。壻。賢。明。則。富。貴。可。期。壻。  
目前之富貴。不足恃矣。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  
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  
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  
乎。鮮上聲。○此言婦之性。行。當察也。婦勤儉。則家  
道必隆。婦驕侈。則家道必壞。其婦目前之富貴  
亦不足恃也。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  
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按此溫公所言。亦即上  
言壻。婦。性。行。所。係。之。○安定胡先生曰。嫁女。必。須  
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  
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  
道。先生名瑗。字翼之。宋泰州人。詳見第六卷吳氏  
公言。不慕壻富貴。而此則言。須求勝吾家。○或問  
壻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取以

小學纂註

卷五

幸

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婦音霜

娶。婦公夫曰婦失節女之賊行也取以配身則取俱音霜

也亦同其賤矣故以為已失節此言婦婦不可取

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

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

極大餓死一身如八九牛一毛故曰極小失貞青

可嫁。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

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

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勸其不足必無牝雞

晨鳴以致禍也食音似蠱音古牝忍切主中饋謂主居中饋食也乾猶主也蠱

小學纂註 卷五 夫

猶事也牝雞也牝雞晨鳴婦人預政幹蠱之喻必

有敗亡之禍矣按內篇言婦人無專制之義顏氏

明之○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

年間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慙慙焉遺音位

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矣自茲以往至

於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為重者也不可

不篤會祖父兄叔三親大婦父子兄弟也凡族高

篤厚也此統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

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

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

小學纂註 卷五 夫

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姊

姒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

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

為傍人之所移者免夫上妻音娶婦音弟如音似

厚也婦音弟如音似姊姒之厚則為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

章本以兄弟言而語亦涉於大婦且皆係顏氏之

意也章本以兄弟言而語亦涉於大婦且皆係顏氏之

兄弟愛家不仰七也而惟江東婦女略無交遊者

第家之善則為人可也 ○ 槐開仲望曰皇朝治家

孝且嚴曰兄弟等拜堂下畢即上手低面聽我

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

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至有

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讎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

者幾人能不為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寧有

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為不孝事開輩抵此

賴之得全其家云上上聲漸漬音失恣音佩惴音

祖開寶中舉進士父汲稱皇考日謂朝旦上手手

拱其手也短長者爭彼物焉長已物為短蓋細利

小學集註 卷五

三

是校也舊說爭論已所長轉言人所短非是漸漬  
浸潤之謂言也偏愛者各庇其所愛分門割戶一  
宅而各為門戶言其背安之甚也抵此一云猶言  
至今一云猶言由此皆可通至其家謂由不聽婦  
言而兄弟相和故得保全其家也舊說全謂不分  
異水知然否○按此仲望所言與上顯氏之訓皆  
惡婦之問離兄弟也但顯氏之言婉轉○伊川先  
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  
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  
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  
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  
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卻輕於己之子

甚者至若讎敵舉世皆知此惑之甚矣開音盤下

阿也惑謂不知輕重陳恭愍曰愛父母之口體大

馬重於己之口體犬馬者大體之明也愛父母之

子輕於己之子者人欲之蔽也推其所謂明而達之

於其所蔽則弟矣○按上言人兄弟之不睦分因

離間而致然者蓋亦○橫渠先生曰斯言兄

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

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

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斯工小雅篇名

朱子曰不要相學是不要相學其不好處如兄能

愛其弟弟卻不愛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

忘其愛但當盡其愛而已如弟能恭其兄兄卻不

愛其弟弟豈可學兄之不愛而遂忘其恭但當盡

其恭而已○按以上三章并前顯氏訓一章皆言

和兄弟之道其旨惟在不聽婦人離間之言而常

體父母一本之意○伊川先生曰近世淺薄以相

歡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

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也此

言朋友之倫歡狎敬好而後狎也○橫渠先生

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

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

小學集註 卷五

三

○善柔謂善為柔氣相合也怒氣相  
加由其平日相養已甚故易猝然相犯如此相下  
相讓也相讓不傷而於主其敬者相親與則有  
以收忠告善道之益而無怒氣相加之患矣以上  
二章皆即內篇○章蒙訓曰同僚之邦交承之分  
久而敬之之義○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導以此為  
務今人之知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嘗為舊任  
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  
俗如此安得不厚乎分將俱去聲○同僚內外同  
官者交承新舊官交代也世  
講之謂世教兄弟之義益念其祖宗當日相與  
之情而不忘也舉將舉士也宋室用人今人保舉  
方擢故稱舉士按察謂得按察其屬邑蓋上官也  
必生下生者以舉士有薦辟之恩而按察官素有  
**小學集註** 卷五 三  
居上之分不敢抗而上之也蒙恩而沒世不忘受  
治則終身執禮非風俗之厚不能如此○此章又  
因朋友之義而廣言之至於同僚交代上官○范  
文正公為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  
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  
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  
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樂音韻養並去  
聲○公名仲淹字希文宋吳縣人仁宗慶曆三年  
以公參知政事攝太相也公二歲而孤親謂其玩  
樂焚棄也早世早謝世也母妻則受饑寒兒曹則  
享富貴若樂例置故公恨之此公不欲令其諸子  
獨享富貴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  
之樂也

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荷祖宗之意  
無親疎則饑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  
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  
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  
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云恩  
異數也俸賜常典也范氏義莊人日食米一升歲  
衣縑一匹森要喪葬皆有給焉此公欲以其富貴  
公之於族也按公有先憂後樂之志今以富貴公  
之族人固其事之小者而後世官達歸林或無一  
粟半縑以遺其宗族實為公之罪人矣○此與下  
章復以家道言之置義田以恤宗族蓋所以推廣  
其親親之意自是可以用○司馬溫公曰凡為家長  
及之鄉國及之天下矣  
**小學集註** 卷五 三  
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  
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為出稱家  
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  
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  
以備不虞長上聲量稱並去聲冗戎上聲俗作冗  
職如主庖廩掌田園之類事如治耕織給征役之  
類責其成功謂不得怠惰廢職業此御子弟家衆  
之法也量入以出太多則增入少則減也解家以  
給有則豐無則儉也吉凶謂冠婚喪祭之事品節  
言其當均一言其平允難藏刺也不虞謂不可意  
度如水旱盜賊之類此制財用之法也○按篇首  
言子弟家衆命家長之道此言家長御羣衆之道子  
弟不稟命則家法入家長不能御羣衆則家業亦

壞故始終  
互言之

右廣明倫 共四十

董仲舒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仲舒漢武帝時廣川人為江都相王問越國

之事明道者明其所當然之義於天下也聖人立

教垂世皆明其道之義然無一毫謀利計功之私

則其心之正大光明可見矣此即內篇丹書義勝

欲勝之意朱子曰道是大綱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正義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利哉思道曰膽欲大

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選唐太宗時京兆人

通陰陽推步醫藥之學居太白山不受官者也膽

大則能有為心小則能防患智圓則能應變行方

則能守己理若相反○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

崩此國語之言也朱子曰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

進也如崩惡易陷也按善難○孝友先生朱仁軌

進則當勇惡易陷則當懼○孝友先生朱仁軌

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

讓畔不失一段仁軌唐初亳州人孝友私謚也隱

居折也讓路無枉百步之時讓畔○濂溪周先生

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濂溪地名先生名敦順

有濂溪故因以寓號著太極圖通書後語元公伊

其所若捷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伊尹係輔君愛人之大顏淵盡克志伊尹之所志

記始必之顏淵志伊尹則兼之而不及於聲名利

學顏淵之所學志伊尹則兼之而不及於聲名利

前訓章矣朱子曰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

此言士希賢也○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

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行去聲○聖人之道

於中為德行全乎道之體也發於外為事業全乎

道之用也但借以飾其文詞則陋矣昔以云學如

元凱方成籍文至相如始○仲由喜聞過令名無

類排蓋所謂陋者如此○仲由喜聞過令名無

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

身而無悟也噫今善也改過之勇非人所能故今

不喜規則惡日積而至於滅身必然之勢矣○以

上七章俱雜引古人之格言以為君子敬身之準

正誼明道無所為而為其心純矣膽大心小智圓

行方兼以從善讓入則涉世持躬皆善至於希聖

希天學顏志尹所以敬其身者益至然使溺於文

辭而無改過之勇猶無益也故復以陋與滅身戒

之○明道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

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

復滋培用力處矣。故古人千言萬語止以收放心為要。朱子曰：所謂反復入身來，不是將已縱出底收拾轉來，只是知求則心明，便是反復入身來。又曰：能求放心，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心要在腔子裏。腔者，心在腔子裏，則放心收矣。朱子曰：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騁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其俯仰顧盼之間，在己不自覺其身之所在矣。○伊川先生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

一則自無非辟之干。辟音僻。○整齊嚴肅，如正衣容恭之類。一。心無他適也。虛氏曰：外面整齊嚴肅，則內面便一。內面一，則外面便無非僻之干。按人只一心，而其中千端萬緒如蠅毛而起，則心之放逐可知。今能整齊嚴肅而使心之一，則心自在腔中矣。

小學集註

卷五

集

子裏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彊安肆

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

束則日就規矩表記禮記篇名莊敬者心之存安

也偷者氣弛而身萎情也常人以下係程子釋表

記之語上言整齊嚴肅而心自一此又言莊敬於

內則自能整齊嚴肅而日彊於外蓋內外交相養

如此○按內篇古人教小子即曰坐如尸立如齋

毋不敬儼若思皆此整齊嚴肅莊敬日彊之意但

古人習於幼時則易於莊敬為之則打格而難

矣○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

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

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外物奉身如飲食衣服

宮室之類身心不好則

身不檢而心不收也人雖莊敬日彊而於一切奉身之外物有所不能美則將自懈其防而身與心俱入邪僻矣故非以是為戒周子論作聖之功而以無欲為要亦猶是也○以上五章文意俱相承說蓋凡人之失在於心馳於外而已心在腔子則心入身來整齊嚴肅則心在腔子莊敬日彊則整齊嚴肅而於一切奉身之外好惡皆屏絕則又○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人無視聽言動則猶後於視聽言

也。因箴以自警。人無視聽言動則猶後於視聽言

小學集註

卷五

集

則絕之正所謂莊敬日彊整齊嚴肅而常使心在

腔中者也故求放心之法特以是終焉朱子曰：由

中應外方是說做工夫處其視箴曰：心兮本虛

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

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操平

心如太虛故應物無迹而人心之神常依於目目

動則心必隨心動則目必往心無形而視有物故

視為操心之準則也蔽交於前物誘於外也其中

則遷心動於內也則其外之所誘則內之所主自

安矣久而誠者心無一毫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

之欲復其無欲之天也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

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

閑邪存誠非禮勿聽故曰本乎天性知誘者知覺

誘於外欲也。物化者外欲變其良心也。卓高貌。知正有定謂知其所當止之理。而其中心自常安定也。心常安定則自有以聞其邪。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矣。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

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性。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音誤。○宜布也。人心有動於內。因言以宣於外。所謂言者。心之聲也。外之所發。跡幸而與安。則內之所言。亦難靜而專。一矣。兵也。好善也。請言能與。或出好。且召吉凶榮辱也。傷於難易。則安適。傷於煩多。則支蔓。已言肆則聞者。怒出。肆則來者。通其先王之法言。不敢道聖人訓戒之辭。固當欽而保之矣。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

小學纂註 卷五 素  
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幾平聲。行造俱去聲。○誠之於思也。哲人者。性之之聖。有不善而無不知。故但誠之於思。志士者。及之之賢。有不善而恐復行。故必守之於為。誠之思者。乾道守之為者。坤道也。裕猶安也。順理居易。故安從欲行險。故危。造次而克念。首之切也。戰兢以自持。守之力也。習之久而義理之性化其氣質之性。則習與性成。而聖賢同歸矣。即哲人賢士。及之其成功。則一故曰同歸。○伊

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少去聲。○廣猶言藉也。少年登高科。則恃才。衣寬而學必不充。藉父兄為美官。則恃勢安樂而才必

不進。有高才能文章。則肆志輕世而德必不修。此皆不能任重致遠。可知。故謂之不幸。○自此以下。至胡于論學。文藝共十一。章復維舉先儒之格言。前後略以時序。其相連屬之次第。不可強求。李氏稱范忠宣公。以上諸條。廣心術之要。而呂榮公以下。北韓公。廣威儀。衣服飲食三者。然亦不能拘也。○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樂音洛。○猷謀也。思也。禮足以制心。義足以悅心。凡人終日。味之不可盡。終身行之不可窮。者。三。而巳。今捨而求之。則無可思。無可為。矣。○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

小學纂註 卷五 素  
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公名純仁字堯夫。文正防同為相。恕取寬恕之義。與論語中庸恕字小。有別。責人者。無不嚴。故以責人之心。責己。則恕。恕己者。無不寬。故以恕己之心。恕人。則責。○呂榮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當去聲。○榮公求善行。編理會猶檢點也。謂今出諸口。容止見之身。天地之道。本厚而舒。徐人能象天地之氣。則必為君子。而巳。為貴壽之徵矣。其輕浮而躁疾者。則與天地之氣不相相似。故不特其為人。為小人。而且為賤夭之徵也。學者持此。○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可以觀人而自反矣。

子 4-77



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則歉於心矣

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欺謙上聲○惡匿於心○

未之知而即知自歉於○大要前輩作事多周詳

後輩作事多闕略○大要猶言大抵○周通而精詳○

其用心輕忽也而事○恩辭分明此四字非有道

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

之思不可怠慢則可思是思譬不必分明也下室

者其心補謂無好人者其心○張思叔座右銘曰

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

小學纂註 卷五 卑

正行去聲楷口駭切○思叔名釋壽安人今河南

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

靜處上聲○四者皆敬也內篇正爾容衣

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

如己出見惡如己病行則非虛言常德庸德也固

持而不失則有諸己矣重應謂不輕許蓋思踐凡

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為警

省察也座隅坐旁也○按以上五章榮公辭合容

止及思叔座右之銘似皆以敬身之誠謹而致

其惡以下三章又多以心術

言故其類次不可例拘也○胡文定公曰人須

是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

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為學者

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相去聲

世味凡衣食居室玩好皆是淡薄如食取充腹衣

取蔽形居室取蔽風雨之類也世味淡薄則欲去

而心清心清則可以為善有富貴相則驕奢淫佚

陷其心於汚濁矣故當先除去之激昂奮發於高

明也墜墮沉○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

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

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

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

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

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原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

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將

調並去聲長上聲○南陽地名即今河南南陽府

開達名譽聞而顯達也先上漢昭烈帝也嘗三顧

武侯於草廬宰制軍權分剖也三分天下謂昭烈

稱漢曹操稱魏孫權權分大下為三國也都猶

居也成都郡名今屬四川省有敵為頃饒多也調

度猶言區畫也躬耕南陽若將終身及為將相志

惟與漢此皆由於能敬其身於世味一切淡泊志

小學纂註 卷五 卑

一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

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  
媒戲嫖評論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朝  
潮差音叙媒音屑覓音密索音色○益謙各冲成  
都華陽人哲宗朝翰林學士祖禹子也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故不  
使曰差授官  
言邊報者涉於好亂言差除者  
郊於差勢言長短得失過惡趨附益非忠厚之道  
矣媒神汚覓尋覓人物他人玩好之物也財利女  
色玩好酒食之微細而沾沾言  
之則其所志可知矣故皆戒之  
又曰一人附書信  
不可開折沉滯二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三凡  
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  
折音策○開折則干人之  
私沉滯則誤人之託私書

小學纂註

卷五

聖

親故家人之書文字皆簡薄藉之類私窺而竊看之皆非君子正大光明之意矣四凡借  
人物不可損壞不還五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  
六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七見人富貴不可歎  
羨詆毀處上聲詆音底○損壞則不謹不還則失  
義揀擇去取則貪自擇便利則私歎羨則  
涉於求詆毀  
凡此數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  
不肖於存心修身大有所害因書以自警  
按上所  
言七不可亦皆人身之小疵然文公詳引之者恐  
其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按文定孔明一條似指散身衣服飲食言  
之而益謙座右之戒則所該甚廣李氏專以屬之  
飲食  
○胡子曰今之儒者移學文藝干仕進之心

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  
兄以文藝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徠而不返  
則心始荒而不治萬事之成咸不逮古先矣此戒  
學文藝以干仕進也胡子名宏字仁仲文定公子  
藝技也文章爲技藝之一故稱文藝古人皆可及  
者以其學文干進之心精專果銳故也學文藝專  
以干仕進仕進不能則并文藝不學之矣此蓋聖  
人所謂患得患失之端夫而庸惡陋劣者不敬其  
身莫甚焉然而世之學者率不免乎此故引胡子  
之言以戒之往而不返謂心馳於學文干進而不  
知返也心者萬事之本心既馳則神必力耗萬事  
俱不逮古先  
○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  
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  
夫音扶○開心則其識精  
明目則所見遠利猶便也

小學纂註

卷五

聖

行謂行其書之所言○自此以下十一章俱詳古  
人讀書之法蓋將使學者窮理致用而爲大人治  
平之本也大學格致不盡於讀書而讀書居其大  
故特詳之讀書所重惟在於能行故首舉顏氏之  
訓  
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  
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慚懼起而行之也養  
聲腹敬微二音○先意先迎其意承顏承順其顏  
腴美肉也承顏下順所以養其志力致甘腴所以  
養其身也此欲讀書者欲其觀古人之守  
書者行古人之孝  
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  
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  
思欲效之也  
侵侵越他人之職也見危授命不必  
漢王尊當河決水患忠宣使金人見也誠諫忠誠  
以諫蓋非沽名釣譽所能矣此欲讀書者行古人

之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  
禮為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  
收養也恭儉節用者奢之反卑以自牧者驕之反  
禮即孟子用之以禮之禮則百度有節而不後  
故為教之本敬則百體從令而不肆故為身之基  
瞿然自矢貌欲容抑志其能自卑節用可知此欲  
人以讀書教素鄙俗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  
驕奢之氣也素鄙俗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  
少私寡慾忌盈惡滿明窮鄙賤然悔恥積而能  
散也格音客惡去聲明音周鄙同恤○格格也  
也或誤以爲淫慾非是賤之也以貴義故輕財以  
此生矣此欲人以讀書教素驕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  
書節節俗之心也素驕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

小學纂註 卷五

心黜己齒時舌存含垢藏疾辱賢容衆恭然沮喪  
若不勝衣也悍音翰茶音逞喪去聲勝音升○暴  
自退也時也齒以兩唇舌以柔在齒強死弱生之喻  
含垢猶言忍恥藏疾猶言隱惡然且喪貌此欲  
人以讀書化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  
其剛惡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  
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  
懼也怯音入聲○怯懦者行疲軟而心畏惡柔惡  
命也委命委命謂達生死之常理而能委棄其  
福則近於邪曲故不謂為貴此欲人以讀書變其  
柔惡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游去泰去甚學  
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

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耳夫上聲嗤詆音咄  
也泰過也謂化其氣質偏駁之太過者也達通也  
卽周子所謂行之利也嗤笑也詆訾不能相與  
不讀書無異故雖武人俗吏亦須讀數十卷書便自  
高自大忽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讐敵惡之如  
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去聲鴟梟音鴟○鴟鴞也鴟梟俱惡鳥鴟鴞  
攫鳥子而食梟則不孝食鴞者自損謂名行俱喪  
也上之讀書同將使人愛且敬今乃令人疾惡而  
至毀名壞行如此此又在不能行之而爲人所賤一  
在妄自高大而爲人所惡篇中所指亦明切矣而  
後世犯其病者猶相○伊川先生曰大學孔氏之  
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

小學纂註 卷五

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其他則未有如論孟者故  
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大學係曾  
口孔氏遺書入德非此無由故以門爲喻次第謂  
自格物致知以至治國平天下也此外不及五經  
而推論者先觀大學論孟以爲準的也○凡看  
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  
作一場話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矣夫一  
也○切己謂切於己身非徒紙上之言也天下之  
理聖賢之心具於吾身故仁者親切則終身幾  
多○讀論語者但將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



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其生氣質此承上文切己而遠能深求其理而玩味之反之身而存省之則涵養成矣其甚生氣質新安陳氏曰謂學者明柔者德生出好氣質也以上二○橫渠先生曰中庸文字意復詳讀語孟之法

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言爾輩也互交互也中庸之書散為萬事合為一理理會其言至於彼此可互相發明則心融神暢而將一以貫之矣朱子曰張子之言六經須循環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中庸也

環理會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聲○古者以易詩書禮樂春秋為六經後世樂書不傳宋以周禮足之循環請周而復始六經之義

小學集註

卷五

果

無窮以學者觀之如登高望遠隨其身之高下為見之廣狹故其所學有進則所見益深俟此二章欲人讀大學論語以後

○呂舍人曰大抵後生為漸廣及於中庸六經也

學先須理會所以為學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舍人節呂本中也以嘗為中書理謂之天則此所以為學之事也不學業則須是合則矣矣此言為學者當反之身也

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二百遍字字句句須要分明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授通讀五七十遍須令成誦不可一字放過也史

書每日須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須是從

人授讀疑難處便質問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

令並平聲難去聲○慢猶寬也緩也子書諸子百家之語史書歷代紀事之書經子欲窮其義必讀之精熟然後文義可通更書欲窮其事必讀之盈卷然後本末可見授讀謂師友傳授讀之以可從而質問也從也蓋必欲得聖賢用心之所在此言讀書者貴盡其心也然非欲以誇多而圖

至從容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已

力難仰他人矣夫音扶從音聰仰去聲○決意而往兼承上兩節而言此欲讀書者當紹興初周程張書未大行而朱子之書未出故

理會六經之後漸而及於子史諸書也○按舍人

當紹興初周程張書未大行而朱子之書未出故

力難仰他人矣夫音扶從音聰仰去聲○決意而往兼承上兩節而言此欲讀書者當紹興初周程張書未大行而朱子之書未出故

小學集註

卷五

聖

其所誦習亦以前代子書為重然莊列老氏之書皆曠渺無根即荀楊輩實文中子之流其言近正亦未盡符於聖道也學者以經史之餘功偶一及之以觀其得失可矣若欲成誦而精熟之其必於周程張朱五子究心乎或疑呂氏所謂子書即肅孟之類也當其未章註解未能曉然盡一如也○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浹洽音去聲浹洽音接匯○此致知之事貫穿通透也水潤周備曰浹洽此借以言心理相涵

妙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此力行之事堅固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久自得之則身與事相安矣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理順○渙然冰釋者知之至也怡然理順者行之熟也



能以漸積之而不已。○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則自造乎自然矣。○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為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為可以得之。○爾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爾音魯曰莽皆粗率之喻。○爾思謂玩味之推究謂精研之皆以義理而言也。○能氏曰爾賢義理散在簡冊中不可粗看不可淺覽。○若爾莽厭煩則何山知其用心而窮其義理乎。○以上二章又總示讀書之法。○欲學者循序記義以漸行之又當細心。○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

小學集註

卷五

果

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為行並去聲。○濟陽縣名。○今屬濟南府祿字彥退竟終也。○或有狼藉几案分散部帙多為童幼婢妾所點汚風雨蟲鼠所毀傷實為累德。○吾每讀聖人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聖賢姓名不敢他用也。○音好汚累並去聲。○狼藉散亂也。○狼藉草臥去則穢亂故稱散亂曰狼藉。○部帙卷帙也。○古人分書為部故稱部帙。○愛護曲籍雖齊而勿令汚損亦學者。○明道先生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按上文所示讀書之法。○即聖人所謂餘力學文與大學格致之一端皆近小之義。○然得其近小而遠大可幾自此而齊治均平之。○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上言暗理讀書之事詳矣。○又恐學者惑於佛氏果程子之言正之昔之害謂佛氏之害故復葉氏曰淺近故迷暗者為所謂佛氏之害。○明者反陷其中。○朱子曰楊墨只是硬意地做為我兼愛做得來也。○淺不能惑人佛氏最有精微動人處從他說愈深愈害人。○又曰他佛氏最精微動人處從他謂性他把這箇便都做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自謂之暗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

小學集註

卷五

果

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暗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暗神佛氏嘗稱圓妙明心無上正覺。○起三界之外是能推神化之所極也。○開物謂人所未知者開發之。○如造書契審音律推時行易之類。○成務謂人所欲為者成全之。○如教稼穡制衣服禮樂遷為市之類。○言猶稱也。○名也。○周徧者佛氏之言語大包洪界諸小入微塵所謂大光明藏遍滿十方也。○倫理五常五品及萬事萬物之理皆是也。○聖人之學本乎神化性命之學。○如極裁成輔相之能。○從人倫庶物之中而徹無聲無臭之始。○所謂精粗上下一以貫之也。○佛氏則但求其形而上者失其形而下者形而下者既失其形而上者亦非矣。○但以其乘網常遺四太夢幻泡影之說。○便於猖狂恣之徒。○而欲空懸我者。○又以是為真。○最上乘而無復加也。○則天下之學苟非淺陋固滯。○其不入乎此者鮮矣。○愈從神忠德

先生嘗言佛氏之教吾儒具有之不出無極二字  
佛氏之弊吾儒能言之不出無理二字此言窮神  
知化無不周備者無極之妙也無理二字此言窮  
外於倫理者無理之失也忠憲之言約而盡矣自  
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  
弱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  
不自覺也膠音交邪誕妖妄兼陽墨老佛諸家  
者以福田利益之教誘人耽溺不覺沉冥於聲色  
也膠泥也聖人言朝聞道夕死可矣為其能循乎  
理而生願死安也今迷溺於邪誕妖妄虛無寂滅  
之說而不循乎理則醉生而夢死矣明道先生嘗  
言傳燈錄千七百八人若果有一人悟道者臨死須  
尋一尺布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披緇以終此可  
為醉生而夢死是皆正路之秦蕪聖門之蔽塞關之  
死之証矣

纂註 卷五

辛

而後可以入道正路喻聖道也秦蕪草蒲貌喻聖  
而專志聖人之正道端之盛也開闢也開其秦蕪蔽塞  
斯為能敬其身矣

右廣敬身 共三十一

廣敬身凡十卷身修學於心正心必先之以正心則身修為定  
命之符衣服所以養身飲食所以養身自敬身之大綱若乃德之不修學  
之不逮異端之不聞則此自有負于聖賢名教矣故廣敬身者必詳之  
也

心遠堂新編小學纂註卷之六



心遠堂新編小學纂註卷之六

外篇

善行第六

善行行可為法者陳恭愍曰此篇  
紀漢以來賢者所行之善行以實

立教明倫敬身

呂榮公名希哲字原明中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  
公居家簡重寡然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  
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循蹈規矩長上聲

見前卷正獻公名公著宋哲宗時相封申國公卒  
相夷簡子也簡重謂儀貌簡樸而重事寡然謂省  
事而慎言也經猶禁也申國夫人蔡政宗道魯公  
女正獻公配也規矩喻禮法事事依循禮法如

小學纂註 卷六  
是也文所言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  
敢坐也口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  
長者之側不得去中襪縛袴衣服唯謹見音現長

也此即曲禮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褻裳之類縛音索甫始也大縛繞也謂以簡重縛袴管  
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  
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

於目肆市鬻之舍也此即內篇行不由  
判潁州歐陽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  
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

於目從目不觀惡色耳不聽惡聲之教正獻公通

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久不與之

語諸生恐懼畏服先生方略降辭色通判州官之

置也嶺州地名今屬鳳陽府歐陽公即文忠公修

也千之焦先生名伯強其字不與語蓋欲其自往

懈懼而無假苛責也降猶舒也此即內篇時公方

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

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

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

有成者少矣行成曰德才成曰器按賢父兄督

內無賢父兄則外之師友雖嚴亦無所施其教

教是賢父兄尤重也此言居家教子弟之法

小學集註卷六

樂公張夫人待制諱昱之幼女也最鍾愛然居

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

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爲待制河北都轉

運使矣溫使去聲張夫人樂公之妻待制

愛魚肉不許更進蓋防其任性奢侈之及夫人嫁

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

後有鍋釜之類夫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

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錫音戈樂音

母亦魯恭政女此古教女子之法者內篇言女

子婉婉聽從之教故以此張夫人証之以女子係

人家道盛衰不可不謹也其不容私作飲食即內

篇子婦無私貨無私器之意按家政魯公兩女

一嚴於教子一嚴於教女其家法之善可見凡

教子以中國爲法教女以神國爲法則家教備

矣○唐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

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

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還音

去聲唐李氏有天下之號陽城北直定州人德

宗時爲諫議大夫生言裴延齡崇崇司業蓋爲國

學教官之謂也謁告也斥逐也學以明倫倫以忠

孝爲重陽城爲是語誠無愧於太學之師矣此

司業教人○安定先生胡瑗字翼之患隋唐以來

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爲蘇湖二州

小學集註卷六

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

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慷慨爲諸生

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

剝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

實後爲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庠音願先

去聲剝開入聲剝音磨傳音附行去聲○尚崇尚

也遺棄也崇尚詩賦江蘇之詞而遺棄聖賢覺世

之經業也蘇湖江浙二州名條約教條約束也下



能從其師之教也安定後為國子直講學者歸之

至於庠舍不能容則其教之足以感人可見矣

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

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

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疏治並

經義齋通六經論孟之義所以育其德也治事齋

治錢穀兵刑水利諸事所以擴其才也疏通謂智

識明達有器局謂德量弘遠治一事又兼一事者欲

兼一事者欲其業而又有兼才也其弟子散

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

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

問可知為胡公也飭音赤○循循雅正謹飭之貌

弟子言貌有常式崇先生者無

異詞故皆不問可知蓋其漸涵陶鑄之

力深矣此舉州學教人之可法者也○明道先

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

平聲○風者上所化俗者下所習正謂以禮教整

齊之也賢才者有德有能者風俗正則民情維繫而

不搖賢才得則百務登舉而不亂二者皆治天下

之本然必得賢才斯可正風俗則得賢才又正風

俗之本也故下文宜先禮命近待賢儒及百執事

以悉心推訪繼之

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

好學才良行修者延聘敦道萃於京師朝夕相與

講明正學好行俱去聲○禮命謂隆禮命之蓋重

廣詢也德業充備才全而德備天下之士也其次

好學才良行修一鄉一國之士也延聘謂以幣帛

小學集註

卷六

四

小學集註

卷六

五

延致之致謂令有司厚禮殷勤以收送萃聚其

地京師天好之鄉京師地正學觀下教其

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

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

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

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漸音尖

上文言萃京師之上朝夕相與講明之正學也異

端外於倫理不足整修其身而綱紀天下故正學

之道惟在人倫物理而已自灑掃應對以至周旋

禮樂人倫物理體之身小學之教也自擇善修身

之教也誘掖以使之進激勵以止其退漸磨以使

之化令三者而使極於成就小學所以成其學行

始也由鄉人而至聖人大學所以成終也其學行

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

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

教天下之學行中並去聲○中於是謂上文所延

聘敦道者合於正學之選也如是則

為成德矣明達者資之敏可進善者質之淳日受

其業使以成德之人為師而受業也及受業者學

之既成上者使教國學其次以分教州縣之學而

師道大備無不得其人者以正風俗無難矣以上

三節言朝廷延聘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

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

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讓通明

學業曉達治道者朝音潮行去聲○擇士入學擇

民間俊秀之士而入縣學也縣

小學纂註

卷六

六

學擇其尤者升之州州學更擇其尤者升之太學  
 太學復聚而教之則賢能畢出而風俗皆將自正  
 矣論於朝蓋將以官之也釋士必先端潔孝悌廉  
 恥禮讓者重其本也此言州縣賓興擇士之法宋  
 子曰明道論學制最為有本讀之未嘗不慨然發  
 歎也○按明道先生所言成德而受業者即今司  
 成博士司業之職其以分教天下之學者即今州  
 縣教諭訓導之職其擇士入學者即今秀士入學  
 之法但明道先生欲成○伊川先生有詳學制大  
 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  
 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  
 更不考定高下看詳諸審謂是時司馬溫公當國  
 等看詳國子監條制欲更學校之條約也相先  
 猶相向舊制太學有月試以校士高下故云使之  
 爭課程計也謂程計其學業也  
 今學官月課之名蓋本於此 制尊賢堂以延天  
 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  
 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  
 是者亦數十條鐫子全切解居拜切去上聲行去  
 聲○制置也考程子原詳謂置尊  
 賢堂若世有士如今胡太常張著作載邵推官  
 雍之輩學者願一識其面而不得者則長貳官延  
 請居堂中或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不特爲學  
 者爲式且以見長貳官取善服義之意乃爲教之  
 大本化人之要道也鐫謂刊定之解額貢士之額  
 數也宋元豐中以利祿誘士國學解額增至五百  
 人來者奔奏程子止欲量而百人餘四百分於州  
 郡使士各安鄉土也繁文勘會之繁文也舊制學  
 官考察法專據文簿計校等差故欲省之凡所推  
 擇一憑長貳鑒裁更不須繁文勘會也勵行檢者

小學纂註

卷六

七

宋制無督察士人法程子以當時士風薄惡不修  
 行檢故欲立法裁約使知戒懼也待賓齋以待行  
 能可賓敬者吏師齋以待通於治道可爲吏師者  
 其人去來皆不拘如尊賢堂法觀光取易觀國之  
 光之義太學舊制賓客不得過客位其學官禮法  
 士多不能見故立觀光法欲使來學之士觀其  
 威儀之盛而知慕效也餘數十條詳見伊○藍田  
 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藍田呂氏鄉約  
 氏兄弟四人太中大防大約大臨皆受學於伊川  
 橫渠之門鄉人敬信之故與立約束之法使之去  
 惡爲善也德業相勸本註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  
 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待妻妾能教子弟  
 能御童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游能守廉  
 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  
 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鬭爭能  
 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至於讀書治田  
 營家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過失相規本註犯義  
 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過失相規之過六一  
 醜博圖訟二行止踰違三行不恭遜四言不忠信  
 五造言誣毀六管私太甚不修之過五一交非其  
 人二遊戲怠惰三動止無儀禮俗相交本註謂婚  
 四臨事不恪五用度不節禮俗相交本註謂婚  
 祀之禮有往還患難相恤難去聲○本註一水火  
 書問慶弔之節患難相恤二盜賊三疾病四死喪  
 五孤弱六誣枉七貧乏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  
 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後音銓○悛懼也改  
 以示懲行罰或罰金或替責也三犯後罰俟其改  
 也不悛者斥不得與約爲其悛惡也此詳教一鄉  
 之法○按內篇立教自小子學樂誦詩之教始此  
 篇先言教於教文而復及於河梁太學鄉州之教  
 則所以推其○明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  
 教者廣矣

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致知者知之始知止則知性而知天知之至也誠意者行之始知平天下則盡人物之性而意至於平天下之事循循有序則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矣此復言師長教弟子之法按聖人所以為萬世師者惟循循善誘程子一遵之故學以終立教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圖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合處並上聲闕音窺○灑掃止盡性平天下高遠者也闕音窺○舍近趨遠遠學上達係一定之理學者浮慕高遠近心於愒愒無何有之中而人倫物則置之不顧其於聖人之道寧復有是處乎朱子嘗云當於用處求其一慎勿懸空想聖賢故凡浮慕高遠皆懸空想聖賢也

小學纂註

卷六

八

其無得宜矣此係後世學者通病故復舉此警之

右實立教

共八

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竝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哀求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殺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小難養並去聲敗音朔○江革漢章帝遭王莽末天下大亂故負母逃難採拾謂取拾卓根木實也欲令革從爲賊故劫欲將去愿款真誠懇至貌方所逃之路也誠能動物轉客下邳貧窮故雖盜賊至不義而亦能感之

小學纂註

卷六

九

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謂其弟與姪若汝也荒頓田荒而室傾壞也服用賑與也○按薛苞之父以娶後妻憎苞至於毆逐則母固善護而其父亦悍矣包能以誠感之使皆懷慚而生悔方之閔子不更難乎已而弟姪分財推良受惡推孝以友於兄弟至易也及安帝徵爲侍中不○王祥性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

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喪去聲數音訓炎音和復去聲州府沂州也仕晉官至太保親謂其母牛下糞穢不堪故虐令掃除炙炙雀也幕帷幔也丹柰紅色果名令守之者欲其實落而以為罪也○按王公鯉躍雀飛之事非感於天即感乎神矣天神固可移然則王公之孝其至矣乎○王哀字偉元父儀為魏安東將軍司馬昭司馬東關之敗昭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

小學纂註 卷六

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哀割平聲○哀府官名東關地名也漢後主十六年吳諸葛恪敗馬官名東關地名也漢後主十六年吳諸葛恪敗是時司馬昭為將故儀以責之孤昭自稱也哀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辟音壁號平聲蓼音六○非命謂被戮而不以正命終也朝名曰徵郡舉曰辟哀哀父母二語小雅蓼莪詩之辭哀念其父養己之劬勞而又深痛以無辜戮故至三復流涕廢蓼莪者恐其師哀感故舍之而不誦也

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密助之者哀皆不聽及司馬氏纂魏哀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度音鐸○衣食不求饑餓故耕蠶皆也是為晉不西向坐晉都長安在西故也○按俸元哀感其樹其哀至矣至終身未嘗西向坐將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養去聲扇平聲○西河地地名養以和悅之色奉養也○按扇枕溫被亦即古人溫清之禮而王君之得為孝者為其以身溫之獨與人異也考其事繼母亦有羅魚之事與太保王公同而漸卑作亂以為左光祿大夫廷馬不

小學纂註 卷六

受華遂殺之則其慷慨立○柳玘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緹篋拜於階下即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長上聲後同乳去聲○山南名瑒唐博陵人今東昌府博平縣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故稱山南曾祖王母即曾祖母稱王母者尊之也長孫復姓不粒食而康健安寧由飲乳也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按婦孝敬古人貴兼之而子之於母毋不如婦之於姑反得時在左右歡怡以養也結乳北姑古無其

禮而唐夫人始為之。蓋愛姑過於愛子矣。而始亦  
顯其子孫世世孝敬以結孝而致姑慈。誠事姑之  
極則已。考唐夫人人生子顯。貞元初成進士。顯有子  
八人。皆至達官。洪太子少師。昭節度。昭州尚書。  
與侍郎。球進士。至曾孫成進士。者復四人。其京孫  
遠於昭宗乾寧中。復至平章。柳北所云。崔門昌  
大如此。則天之○南齊庾亮妻為辱陵令到縣未  
報夫人亦厚矣。

小學集註 卷六

士

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南齊南朝齊蕭氏  
也。娶妻南陽新野人。辱陵漢縣名。即今荊州公安  
縣。旬十日也。易。顯妻父名。心驚。流汗者。父子一體  
而分。顯妻心與父一。故彼感而此。時易疾始二日。  
應此與曾子母嚙指而心痛同。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顯妻輒取嘗  
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  
代。差釵去聲。劇音極。○病痊曰差。病甚曰劇。糞苦  
者。脾強食化。故病差。糞甜者。脾弱而食未融。故  
病劇。泄利。泄瀉也。嘗之不嫌者。其心惟在於親。則  
不知其他矣。北齊。北齊帝所主也。按後易病尋愈。  
議者謂孝。○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  
每哭踊。頓絕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  
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祖括之日。冬不衣  
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為粥。不進鹽菜。所  
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  
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屬音竹  
號平聲。

衣去聲。合音。吟音音。緝音。緝音。救切。○海虞。即今常  
熟縣。子平。江蘇縣人。其地屬今安慶府。史不詳  
其字。頓絕。哀頓而氣絕也。屬猶會也。大明。劉宋武  
帝駿年號。營葬。經營葬事也。括。括髮也。以麻欲括  
其髮。蓋人子初喪之禮。尊修補也。情事未申。謂親  
未葬也。按律。停柩在家。經年不葬者。杖八十。則是  
不葬其親。於國法亦有罪。而況孝子。蔡興宗為會  
稽太守。其加矜賞。為營塚塋。會音。檜下為去聲。塚  
名。其地跨今江浙界。興宗。今歸德府考城人。不受  
吏部尚書。蔡廓子也。矜者。悲其心。賞者。嘉其孝。○  
按親。親而。不葬。生人之至悲也。而子平之悲尤甚。觀  
其頓絕而。不葬。不葬。後世猶悲之。而況當時之  
人乎。與宗為營塚塋。可謂賢太守。○朱壽昌生七  
歲。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  
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

小學集註 卷六

士

言輒流涕。雍去聲。後同。○壽昌。今鳳陽府天長人。  
極不能。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  
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雍守  
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由是天下皆知其  
孝。復扶又切。還音旋。○熙寧。宋神宗年號。談誓詞。  
聞。謂言之於朝。還就官者。在法棄官不得復就。今  
以尋母故。復之。明逸後官。端明殿學士。贈禮部尚  
書。○按史。壽昌決志求母。次同州。遇雨。於逆旅。心  
方念母。俄有老婦。冒雨拾薪歸。數日。吾兒壽昌。安  
知母苦如是。壽昌驚愕。而問。果生母。壽昌再為郡  
劉也。觀此。始知天啓之非由人力矣。

小學纂註

卷六

南

守至是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  
 居數歲母卒涕泣幾喪明折其弟妹益篤為買田  
 宅居之其於宗族尤盡恩意嫁兄弟之孤女二人  
 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幾平聲上  
 音府為去聲○河中今平陽府蒲州地與同州近  
 壽昌營兩為郡守至是蒲郡守而為通判以其便  
 於養母也折撫恤也厚於同母弟妹○伊川先生  
 而尤篤於宗族兄弟則其重本可知○伊川先生  
 家治喪不用浮屠在雒亦有一二人家化之治平  
 音樂○雒同洛水名在河南按佛氏以天堂地獄  
 之說誑惑愚蒙世皆敬信崇奉凡遇親喪略於苦  
 塊哀戚之禮而惟一於膜拜經懺以為非是不得  
 稱孝子然毋論地獄非真其親生前無罪則作之

徒為幻妄即令地獄果有生前親果造孽經懺果  
 能超度十王又與敬奉佛法亦必孝子精誠懺悔  
 庶或感移又豈六七螺殼酒肉之關繫胡盧鳴呼  
 遂能達之西方冥府者乎則其為無功德也不待  
 智者知之矣然世人修禮經懺亦非盡真痛傷其  
 親地獄苦楚而然或慮世俗非笑不得已為之或  
 忘哀慶禮藉以為飾耳藉經懺以飾非則不仁不  
 得已而強為則不智二者亦無一可矣朱子於明  
 倫事親述嘉言則終以溫公惡斥浮屠語紀善行  
 則終以伊川先生不用浮屠事其示人子者深矣  
 ○以上十章共十人皆古為子者之善行也而不  
 幸遇變者凡六人江次翁遭天下亂薛孟嘗王休  
 徵遇異母讒虐王偉元父死非命何子平適際饑  
 荒朱康叔母被遠出彼固至孝根心然尤以遇變  
 而顯其至性也王廷元色養瘦子真棄官皆無間  
 然唐夫人乳姑發麻婦孝感天矣伊川治喪不用  
 浮屠繫於其末固君子○霍光出入禁闥二十餘  
 以道事親之則也夫

小學纂註

卷六

北

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沉靜詳審每出入下  
 殿門進止有常處即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音聞  
 達下上聲射音夜後同識音志○此下言臣道也  
 霍光山西平陽人漢武帝時為奉車都尉昭帝時  
 為大將軍禁闥宮中小門也沉靜不浮躁也詳審  
 不粗率也即與僕射皆侍衛之官僕主也陳恭愍  
 曰古者重社故有是官關中語轉射為夜耳○按  
 事君以敬為主光雖二封餘年進止不失尺寸音聞  
 之至矣故○汲黯漢景帝時為人子洗馬以嚴見  
 特先之○音聞  
 憚武帝即位召為主爵都尉以數直諫不得久居  
 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  
 謁句蚡弗為禮黯見蚡未嘗拜句揖之音聞  
 謁先上聲

數音胡蚡音忿謂人聲○黯漢陽人今東昌府  
 濮州也太于洗馬主爵都尉皆官名洗猶先也太  
 子出則前導故稱洗馬太后武帝母中二千石內  
 臣咸俸滿二千石者○按是時分爵外戚權傾人  
 主而黯視之蔑如則剛正之氣固存矣上方招文  
 弄人矣其敢爾違人主者蓋本於此

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  
 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  
 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音聞  
 潮為去聲黯音撞○吾欲云云蓋言效唐虞之治  
 也多欲如好征伐好神仙之類內既多欲則外所  
 施仁義皆偽欲效唐虞之治遠矣黯思也帝益慍  
 其言之直然能容而不之罪則人君之度偉矣

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

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

朝廷何也數上聲今平聲朝音潮○數數其罪以責也從諛承意蓋一人倡諛而羣和以奉承

上意也愛身謂恐諫而遭斥逐此見其陳善責難大義明於平日故能臨事敢言如此 贈多

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瘳最後嚴助

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公

以瘡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

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數音

音與焉去聲亡無同少去聲賁音奔○告休假也

近臣漢法病滿三月當免官賜告則得去官歸家

諸告則得居官不視事賁育孟賁夏育皆古有力

**小學纂註** 卷六 去

人也弗能奪即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社稷臣即

以安社稷為悅者觀助與武帝之言則知其安危

可倚君友已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

皆信之深矣 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

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

奏其見敬禮如此昭音據廁差去聲宴見不見之

之同母弟侍中侍衛於禁中蹕蹕也蹕蹕也

一說居高臨垂邊曰廁弘公孫弘也見開時進

象以示威故謂之武帳可猶從也○按人臣之義

能使其君敬禮如此亦庶幾真誠勁直有古大臣

之義矣故以次小○初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

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覺黑子謀於著作郎

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為當諱之允曰公惟

握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也中

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姑

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

以實對帝怒殺之翟音狄使去聲并音兵上為去

魏也太武魏主拓跋珪也并州即今太原府著作

郎官名允勃海人今之河間景州也通天文術

數累官中書舍卒年九十八諡獻思也君所居帳

曰帷帳首告也原宥也人臣義無欺罔有罪自當

首實然言或見原者因黑子畏死云帝使允授太

然也此見欺其君者不免於誅也

**小學纂註** 卷六 去

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謂允曰入見至尊

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

太子太武子名

誠人時為司徒與允等修國史刻石立衛以彰直

筆太武怒其暴揚國惡收浩殺之將及允故太子

欲免之導引而見之於君

也至尊謂太武脫襪設也

慎密且微賊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

書皆浩所為乎對曰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



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  
講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  
不敢迷亂○歸首向丐音蓋○總裁謂總其大綱而  
述失次失其言語次序也○紀事曰若纂言曰  
馬乞也詭詞求生賢者所恥故不為○帝顧謂太  
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  
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  
之○直音不為詞以請直告也始終一辭故曰信  
終免於禍也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不  
從何也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義無  
獨殊誠何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  
太子動容稱嘆○為何直去聲○讓責也殊異也何  
免死者亦不為使當日與浩并死則允固甘之矣  
○按允惟不畏死故反生翟黑子惟貪生故反死  
使允從太子語究極著述之情未必不反禍太武  
之怒而死也死生之際夫豈善為趨避者得自主  
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  
故也○恐負翟黑子蓋允自謙之詞觀其對太武及  
播盈於朝野故允特言此以掩之蓋以小信自處  
而不居於貞直不欺之大節也先儒以此二語為  
史臣所妄○李君行先生名潛虔州人入京至泗  
州留止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

先至京師買開封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  
人而買開封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  
緩數年不可行也○虔音乾○君行宋人英宗時第  
州今屬江南鳳陽府賈猶系也開封郡名今屬河  
南省宋都其地以其中領多故欲冒籍以應舉遲  
緩中式遲緩也即系籍一事不敢欺則其大者可  
知矣○按臣事君以忠而忠以不欺為主高伯恭  
李君行二人皆能不欺以事○崔京晦母盧氏嘗  
謂諸故以本長孺直諫之下○崔京晦母盧氏嘗  
誠京晦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京馭曰兒子從  
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  
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確音  
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確音  
京晦名畢唐博陵人仕至宰相則天后時與張柬  
之桓彥範等迎中宗復辟者母之姊妹曰姨姨兄  
母姊妹之子屯田郎中戶部屬官也  
家之貧富由貪廉故足徵消息善惡此見親表中  
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  
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  
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太咎獨不內愧於心  
京晦遵奉教誡以清謹見稱○此去聲上上聲別音  
表外姓凡非理所得非竊官物必剝民財故謂與  
盜賊無異無太咎者言賊私未發幸免於禍也  
○劉器之待制初登科與二同年謁張觀參政三  
人同起身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

謹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作氣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宋元人詳見後張觀宋仁宗時絳州人緩者從容不迫非迂緩也勤以從政謹以持身和以待人緩以處事迂前輩稱後生之語憾迫也以不緩○伊川先生曰安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陳恭慈曰門人如劉莫錢謙益范純仁錢公輔是也以書學於經義治事謙敬知稽古而授民從政何有者以理明而○呂榮公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其子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

小學纂註 卷六

手

求知者舜從對曰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少去聲會音檜○官守處歷官居守之處也果薦求超擢也勤於職事必有政聲慎於其他必無敗行求知之道在其中矣○按仕以不貪為本而人情一入仕途往往賄賂無厭且情慢而不謹勤躁迫而不和緩於民漠視如秦越而干求請託則不憚旁蹊別竇以為之此皆後世居官者之大弊也故復○漢陳孝婦年十六而舉哀時以下四條以歲焉○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屬音竹後同養去聲後同還音守邊屬屬託也諸謂許養母終夫果死不還婦養

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織維以為家業終無嫁意紡音彼○慈愛愈固紡績織維以為家業終無嫁意之舊說姑慈婦愛愈深固亦通紡績絲也維機緯也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母妾既許諾之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財物以葬之終奉祭祀少去聲屬音竹夫養之棄養則何愧於天俯作於人故無以立於世田財盡賣以葬者不為身謀而專盡禮於姑也○按孝

小學纂註 卷六

手

婦之行有四善焉夫死不嫁貞也養姑盡力孝也諸其夫言而不欺信也欲自殺烈也貞而孝信而烈婦德之淮陽太守以聞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下使去聲復音福馬貢充州陳縣其縣邑復除也謂盡除其家征役也按本傳孝婦以皇帝高其義賢其信其行故賜復而尊其○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少去聲女妻之妻音娶○宣渤海高城人嘗抗論董賢及災異事王莽用事忌其公正殺之清謂淡泊若謂刻勵凡人學行皆以清苦成立故

桓氏父奇之禮謂其妻家富盛之禮妻曰太人以  
也宣性喜清苦故不以資裝盛為樂  
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  
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  
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  
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更平粹者音  
翁去聲○大人稱其父也先生以年君子以德稱  
其夫也守約猶言守窮即清苦之謂侍執巾櫛謂  
侍奉其冠帶梳沐之具悉歸侍御服飾者以非夫  
所願有也引車曰挽鹿車小車可容一鹿者○按  
貧人所難安也而婦人尤甚桓氏本富家女而能  
去富即貧去逸即勞法者即法華經云君子尤  
以為難矣故特○曹來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  
舉為婦德之則

小學纂註

卷六

圭

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  
家必嫁己乃斷髮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  
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  
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彊迎令女歸  
音樵關音缺少去聲斷端上聲後同復扶又切上  
上聲彊上聲○曹爽魏宗室從弟同祖弟譙郡令  
歸德府永城縣夏侯氏服闋終也信猶証也  
決志不嫁故斷髮為証魏主芳正始十年太傅司  
馬懿與爽爭權殺爽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執義  
夷其族故曹氏盡死  
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乃微使人風之令女嘆  
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

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  
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往視  
之莫不酸鼻  
相一作州少風並去聲○執義猶言  
人之意惟思也許之是言許嫁之為是或謂之曰  
蓋偽言以慰家人欲令解於防守也  
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乃爾且夫家  
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  
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  
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  
逆去聲○輕塵易散弱草難依喻人死之易也  
夷滅也守此謂守節母家家有盛衰人有存亡終

小學纂註

卷六

圭

始如一者仁義之道也盛則從而衰則違存則  
而亡則去真禽獸之所為矣仁義分屬盛衰存亡  
蓋互文耳○按婦人守節難而守節於夫家滅亡  
之日尤難然令女能處之不同者以其志決也高  
其斷髮之時決志已久故繼而截耳繼而割鼻卒  
不以移觀古仁人義士雖烹解劍有所不懼者  
亦以其志決也聖人云匹○唐鄭義宗妻盧氏略  
夫不可以辱志信矣哉  
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持仗  
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惟有姑自在室盧冒  
白刃往至姑側為賊捶擊幾死  
諫同噪為去聲捶  
盧氏貞觀時范陽盧彥衡之女零落猶言粗習也  
仗兵器也鼓譟鼓躍而呼譟也自獨也冒犯也  
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於禽

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尚相赴救況在於  
施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按成仁取義之事難  
以責女子然而坐視姑死則不仁已獨求生則不  
義故寧救姑以死不忍舍姑以生為其心有所  
不安也盧氏以一女子處存亡之間而勇敢如  
此亦何為後世難苟免竟脫孤藩者之勸矣○  
唐奉天寶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羣  
盜數千人剽掠其邨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  
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  
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即投  
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投折足破面流

小學纂註

卷六

毒

血羣盜乃拾之而去長上聲操平聲割音票典音  
府乾州地永泰代宗年號剽喬折音舌○奉天即今西安  
掠劫掠也民所聚居曰邨落京兆尹第五琦嘉其  
貞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閭永蠲其家丁役京兆尹  
率之官若今順天府尹也第五琦長安人肅宗時  
為相後為京兆尹蠲除也以上五章共六人皆  
古婦女善行可法者陳孝婦諸夫別語孝養其姑  
桓氏屏除服飾修行婦道皆闕德之至純也令女  
截鼻自誓盧氏突奔姑室兩寶氏投足巖崖○繆  
彤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取妻諸婦遂求  
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忿嘆乃掩戶自燬  
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

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  
遂更為敦睦之行釋音木彤音容少取俱去聲數  
聲○彤漢安帝時汝南名陵人揭捶也○按諸弟  
娶妻諸婦遂求分異性行可謂乖戾矣及彤掩戶  
自燬而諸弟婦皆悔過蓋感其家以誠也及彤為  
中平令誅諸姦吏并記名貴親賓客者百餘人則  
又裁姦○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  
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  
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  
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  
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小學纂註

卷六

毒

斷都玩切易音異令更並平聲○瓊真定武強人  
仕北齊南清河即今東昌府高唐州之地按據擊  
殺他人為證據也陳恭愍曰太守下淚而諸證人  
入灑泣○普明兄弟悔過可以見人心之天矣○  
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  
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  
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與祥俱又虐使祥妻句覽  
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一本無其母復字  
中大夫楚捷言以刑捷之或言捷之酸楚皆可通  
於彼可見矣而覽南數歲獨悲其兄至於涕泣抱  
持妻又甘與祥妻同力作祥至孝覽至孝覽妻文  
至賢宜其長有後於晉室乎考後王氏之盛世  
莫與京至有王馬共天下之語蓋皆覽後也○

膏右僕射鄧攸永嘉末沒於石勒過泗水攸以生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之卒以無嗣勸穰人聲度音鐸應平聲○右僕射官名攸山西平陽人永嘉帝年號沒陷也石勒羯人也據趙地稱天王弟子弟之子不能兩全者當疾奔避難勢不能以一人而携一妻兩兒也息子息也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爲去聲○伯道攸之字服喪三年蓋以父禮報之也

小學纂註

卷六

美

○按伯道舍其子而全其弟之子卒以不祀時人哀之然此特以衆人私心言耳苟以伯道之父視之則已之子與弟之子何別全己之子與全弟之子又何別但令其父有後則於此於彼等耳且人子息有定命伯道當無子即使保全其子亦烏知後之不死是徒失其弟之子而已之不祀如故也君子惟視理所在當爲則爲有子無子奚所計雖然自有天道無知之義而伯道干祐不私矣即有過焉○晉咸寧中大疫庾亮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哀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衰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衰亦無恙疫音役

聲嘶音皮復扶又切病音利豫上聲問去聲極音舊臨有並去聲聲勢軒入聲差楚戒切恙音樣○咸寧晉武帝年號庾亮鄧陵人明穆皇后伯父疫癘者瘟疫也○不畏病謂不畏疫癘際時也東晉蓋遂其兩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知疫癘之不能相染也咸謂待疾不去被人之畏疫癘矣乃至無惜於他人之死即其心而疫癘宜及其弟矣獨疫癘不畏已死望其兄生迨兄既死亦不獨人心正則氣正氣全則邪氣○楊播家世純厚不能下而又何疫癘之相染乎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讓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

小學纂註

卷六

毛

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音春廳音汀○椿北魏華陰人義也華諱敬兄而自謙退也美味不常有故諸兄椿弟不集則不食蓋必以共享爲樂也偃猶臥也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閣前承候安否衆本傳作宗○假寢猶言假椿津謂和衣臥也閭寢間也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莫參問于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莫音暮○台鼎三公之稱取三台鼎稱之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

食津為肆州橋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便次  
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一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  
服同爨庭無間言飯上聲是音時住使問俱去  
州地京宅京邸宅也是時北都洛陽攻附謂次  
第寄之總服兄弟同高祖按古者家人昆弟  
之樂莫過於此楊氏恭儉堂其家美味共食寢息共  
所之樂莫過於此楊氏恭儉堂其家美味共食寢息共  
而其後嗣朱世隆避秦津橋謀及無少長皆殺之  
何以友恭之家而獨告疎之蓋然考楊氏盛時  
一門至有同三公一將軍七都守三十三州刺史  
貴盛極矣後因衰固其理也而況政亂國危之  
時乎然後世子弟情復奔北齊高隋吏部尚書  
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

小學纂註 卷六 妻

其妻迎謂弘曰叔射殺牛弘問無所怪問直答曰  
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  
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弘去聲弘音許還音旋○  
縣也初仕周後仕隋弘音許還音旋弘音許還音旋○  
不睦人所難處牛公以弟則狂也直領但也按家之  
泰如幾於行所無事矣後有狂○唐英公李勣貴  
弟悍妻者不可以之為法○唐英公李勣貴  
為僕射其姊病必親為然火煮粥火焚其鬚姊曰  
僕妾多矣何為自苦如此勣曰豈為無人耶顧今  
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為姊煮粥復可得乎勣音  
去聲貴為何為之為如字數音潮復去聲○勣音  
州人今宛州府唐縣也僕射唐宰相○按兄弟本

同氣而姊妹亦然古人特以出嫁為降服耳非謂  
於兄弟之誼大有隆殺也勣負太宗顧命立武昭  
儀為唐基禍無可取者而其一念愛姊之誠則百  
世猶存矣○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  
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  
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音  
吳氏曰本如嚴父敬之至保如嬰兒愛之至老人  
腸胃弱易飽易饑氣體虛易寒易熱而公直以身  
體之故撫問之勤如此○以上九章共十一人皆  
古人善行見於兄弟者○以上九章共十一人皆  
伯道忍棄其子度叔莫不畏於友恭之至者  
能然乎楊氏兄弟三人位登台輔相愛不啻孩孺  
穆天倫之樂矣若文安侯庶幾發於狂弟英公焚鬚

小學纂註 卷六 妻

於老姊溫公撫背於伯康柳何寬容○近世故家  
有深緩也後之為昆季者可法矣○近世故家  
惟鬼氏因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羣居相呼外  
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  
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  
黨交遊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當時故  
家舊族皆不能若是○見音訓○因字疑義文以道  
大名府開州也父端修置以書少溫仲行歷陳  
西轉運使高祖避景陵中為翰林學士則誠故家  
也此章本由童蒙訓而不標所自蓋偶過之耳若  
猶及也稱尊者曰叔則長者曰兄諸姑父姊姊尊  
姑祖姊姊父黨交遊姻黨交遊之尊者丈尊行之  
稱稱姓稱行稱位而不呼字皆自甲尊人謹厚之

道也。○按此章不詳以兄弟言蓋因親兄之義推之外姓尊長諸姑之夫與其父黨交遊也其所及者益廣矣。○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

寄我者死矣予其子不肯受願名其子予之尹名

其子辭曰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呂榮公聞之曰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

白賊者矣古人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蓋觀於此而

知之○子俱音與○公名極字希仁宋廬州合肥人

封府也此章以朋友言以出蚩之民不忍欺死者

之金況生者乎以其父未有命不苟得寄人之金

而況他人之金乎使以兩人為友知千金不欺死生如一矣故舉以為後世交朋友之則○萬

石君石奮歸老於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

必賦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

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諂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

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朝音潮

切長上聲○以下十一章復通論五倫之義也石

奮今懷慶府溫縣人當漢文景時奮與四子皆官

至二千石故號萬石君歸老謝職自便也下宮門

賦路馬見內篇但萬石君復躬行之耳朝服見子

孫而不名者敬君之吏也請讓謂以言責之對案

不食自責也長老族之青年者肉袒謝罪露肉願

受刑責也固再三也許謂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

許其改過而已復食也○勝音升許音

必冠申申知也童僕所訴知也唯謹○勝冠謂

年及冠者申申和緩貌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

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

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

行皆自以為不及也稽音啟行去聲○稽首俯伏

厚之行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

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

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脫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

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長上聲少去聲希音諸

反今平聲○郎中令內史皆官名恙病也洗沐者

漢法在官五日則休假一日以洗身沐首子舍小

房也中宿中衣廁輪穢器以欲為親浣滌故親入

小房而問取之使親知者共為子職而又欲親

心之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

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

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

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

趨至家長上聲○外門巷門也舉宗猶言閭族讓

謝罷慶罷忽慶罪也自是歸必執趨敬謹之至不

但下車行矣○按萬石君之敬君建之孝親皆不

可及而子孫有過不諂讓但不食自責尤能○疏

開語好孫得教家之法幾於不嚴而威矣○疏

廣為太子太傅上疏乞骸骨加賜黃金二十斤太



子贈五十斤歸鄉里日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  
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斤趣  
賣以共具趣音疎骸音諸今平聲樂音洛數音朔  
趣音促共音供下同○廣漢宣帝時東  
海蘭陵人即今兗州嶧縣也太子漢元帝乞骸骨  
告老求歸也趣促同急也言急賣餘金以供酒食  
燕樂之具也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兄弟老人廣所信  
愛者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  
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句說君置田宅老人即以  
閒暇時為廣言此計說音批為去聲○昆弟老人  
人即老人以其年老故為尊稱從所勸謂若廣曰  
丈人自以意勸之不令廣知子孫所為也廣曰

小學纂註

卷六

圭

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  
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  
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令平聲復扶又切○老悖  
謂得免饑寒贏溢也衣食  
年老而乖悖也與凡人齊  
贏餘而怠惰常人之情也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  
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  
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  
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  
吾餘日不亦可乎夫音扶樂音洛○增置產業則  
多財多財則安樂自足後肆淫  
汰故賢則損志愚則益過理勢之必然也而弱者  
求適者故又為怨所聚○按疏廣之行有三善

焉乞骸骨早歸勇也廣君之用賣金以樂宗族故  
舊仁也不以多財遺子孫命為世志益過恐之  
後世也勇而仁且智足為○龐公未嘗入城府夫  
妻相敬如賓劉表候之龐公釋耕於壠上而妻子  
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若居畝畝而不肯官祿  
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  
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  
而去遺音位○龐公字德公襄陽人劉表對  
而表累召不赴後往候之無時問高處也遺俗  
傳也與也當而多子則危貧而無子則安按德公  
此言亦即疏廣不以多財遺子孫之意祖德公本  
無財不求遺之者有公本有財○陶淵明為彭澤令  
不欲遺之二者有不同耳

小學纂註

卷六

圭

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  
自給為難今遺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  
可善遇之遺音位○按史陶公名潛字淵明別名  
潛陽即今九江府彭澤九江之屬縣家累妻子也  
力給以力供使令謂僕也亦人子言責賤雖異而  
服體則同亦人所生之子耳不可以其賤而蔑視  
之觀此言知公有仁人之心非徒清高自適侯  
○按龐公遺子以安淵明教子○崔孝芬兄弟孝  
以仁二章益為為父名言也義慈厚弟孝睦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  
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  
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

有無共之韓音律且徐上聲○孝恭北魏博陵人

溫和顏色也羣聚相對分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

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啓觀

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每兄弟出行有獲則尺寸以

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資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

餘歲上聲○按冬溫夏清出告反而不私假私

也而孝芬兄弟以此事其叔母則尤出右禮之上

矣○又按北朝崔氏之盛自漢崔實始至孝芬父

皆孝芬弟也而能盡禮於兄與其叔母如此孝

芬至兼吏部尚書加儀同三司孝睦於莊帝時為

趙郡太守孝直遷直閣將軍孝政位太尉而孝芬

子仲方仕周為司正大夫隋初進爵郡公

如也子孫非公服不見閭門之內若朝廷焉○王凝常居慄

以四禮冠婚喪祭冠去聲○御治也勤以作事儉

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

方列曰無苟亂也遺言不敢責朝廷命服不放輕

祖宗祭器不取襲也垣牆也什物器物也以非一

種故口什物必堅朴者服其經久不壞而又不侈

小學纂註

卷六

三

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其所以能睦族之道

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

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

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為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

家道雍睦矣長上聲更平聲○公藝兗州壽張人

齊蕭氏也齊高洋篡國之名何北齊者別於南

天子所至曰幸忍而也協和也相責望謂卑幼責

望尊長衣食之不均尊長責望卑幼禮節之不備

也○按致堂胡氏謂是時高宗受制武氏當以不

小學纂註

卷六

三

聽婦人言為對此固人臣因事納規之義然忍之

得而不○韓文公作董生行曰淮水出桐栢山東

馳遙遙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

入淮流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年時縣人董生

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

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吏索錢行

其先自肥名音部索音色錢音音○文公名愈

州府有肥縣壽州屬陽安豐即今霍丘縣也

貞元唐德宗年號召南董生名行義猶言為嗟哉

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  
樵或水而漁入廚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感  
感妻子不咨咨也日已盡而不休息言其勤於讀書  
吳氏曰感感愛也咨咨嗟也父母不感嗟哉董生孝  
安其孝故不憂妻子樂其慈故不怨嗟哉董生孝  
且慈人不識唯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休期家有  
狗乳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  
不食鳴聲悲彷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  
乳去聲哺音步彷徨音旁皇躑躅音擲逐覆敷救  
切○乳生子也哺飼也盡雞非乳犬所甘故不食  
彷彿張氏貌躑躅躑躅貌狗乳子而雞為哺覆蓋  
董生孝慈之行獨天知之故祥瑞見於異類如此

小學纂註

卷六

孝

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為讐  
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  
儔令平聲○愁言其不養親一說恐其不盡忠於  
君也宋子明○上句誰將與儔疑而問之之儔下  
句無與儔答○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  
最名有家法使去聲○河東道名屬今山西地節  
度使官名若今巡撫而權加重也公  
綽字起之陝西華原人屬今西安府之地中門東  
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  
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  
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自旦至莫不離小

齋歸至則命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  
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然後  
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  
一日變易○朝音潮郢音穎從莫離俱去聲治平聲  
詳見後公權公綽弟文宗朝累官學士示旨以太  
子太保致仕從弟同祖弟再會食所謂兄弟既具  
和樂且孺也人定鐘夜鐘也最省言定謂未嘗下  
嚴而執經講議論文聽琴則亦未嘗不和矣二十  
餘年不變易其有恒可知其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  
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  
不敢忘也○上食音似○先君公綽稱其父也名子  
溫丹州今延安府宜川地饑歲蔬食得

小學纂註

卷六

孝

古減膳撤懸之意天時人理皆宜至居常不輕聽  
食肉則家教之嚴有自來矣公綽能不忘所以為  
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疎遠必為擇婿嫁之皆  
用刻木粧奩續文絹為資裝常言必待資裝豐儉  
何如嫁不失時○發音離為去聲奩音廉續賢入聲  
粧之鏡匣蓋不文飾也○發無夫者○鏡匣也刻木為梳  
服之儉者資資財裝裝資所以遣嫁者也及公  
綽卒仲郢一遵其法事公權如事公綽非甚病見  
公權未嘗不束帶為京兆尹鹽鐵使出遇公權於  
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莫歸  
必束帶迎候於馬首公權屢以為言仲郢終不以

官達有小改

使去聲莫音暮○鹽鎖使官名主監之至也公綽家嚴嚴仲卿遵之如此有賢父兄

斯有賢子弟矣公權以為言者以姪為朝廷顯官不敢當其重禮也以上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會言柳氏外庭家法之善

孫家法嚴肅儉約為搢紳家楷範歸部氏三年無

少長未嘗見其啓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

歸觀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履以隨

常命粉苔參黃連熊膽和為丸賜諸子每永夜習

學舍之以資勤苦

相少並去聲長上聲衣去聲碧音壁祇音止兜斗平聲和去聲

○依唐開元時相陝西長安人搢紳指易垂紳謂官家也指範模範也落齒笑而至見齒也歸觀歸

小學纂註

卷六

彙

寧父母也竹兜子竹製也青衣僅使也履徐行貌資助也苦參黃連熊膽皆清火能資助於讀書勤

苦也不放齒笑則嚴肅衣絹素則儉約和丸資○

學則教行諸深嘆此言柳氏內庭家法之善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

而共食之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

為之不食

長上聲畜音起為去聲○江州郡今九江府陳氏九江德安人畜犬皆知仁義

和順所感也考其先陳崇自晉儒宗時已六世同

盤語旌其門至南唐為立義門免其徭役後子姓

益衆常苦食乏宋太宗淳化元年詔賈○溫公曰

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家子

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

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

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

出於翰林學士宗謬所制也

朝音潮相去聲一本相下有坊字即音底

謬音匪○國朝溫公自稱宋朝也李相名昉按宋

史深州饒陽人舊稱潞州誤相太宗諡文正即舍

客店也宗謬李相第三子○按前崔氏家財皆入

叔母李之庫此李氏所有亦張之一庫中皆得古

人不私其財之意凡人父子兄弟所以乖離者止

因各私其財不假分毫耳苟得崔李二公之意家

不睦者鮮矣○自崔孝芬以下共七章皆許古人

家法之善者孝芬承叔母若所生王凝閨門若

朝廷公藝忍而九世同居各南孝慈感雞翁陳氏

雍和化畜犬公綽夫婦教子善行尤多李氏世守

先人法皆齊家之善則也家齊則國治而天下可

平雖大人之學亦該之然則小學之書固不專為

小學纂註

卷六

彙

小子言之矣

右實明倫 共四十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

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

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還而安寢吾子

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

乎 第五倫倫名東漢長陵人今西安府涇陽縣也

據東漢制大尉司徒司空為三公竟終也米子

曰不鳴白是姦然於心終不怠便是與他取舉意

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曰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

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

終司 ○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  
寬令志何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汚  
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  
平其性度如此 卒材入聲令平聲志音惠勸並音  
華陰人達色惡遠之色也志怒也裝嚴謂裝束整  
齊收之者收其翻汚之義也 ○按寬容之量常人  
所難而寬卒尤不可強觀寬神色不異 ○張湛  
如此非天資之異則其所養亦深矣  
嚴好禮勸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  
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  
聲○湛漢平陵人今西安府興平縣也○按湛  
嚴厲其性矜嚴而復好禮故其動止皆有則也

小學纂註

卷六

早

室無見必修整其容所謂不以寬其情行也漢以  
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共治長安城中儀  
式也建武初爲左馮翊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  
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  
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謹  
禮何謂輕哉 馮翊音平亦○建武漢光武年號左  
官署也主簿馮翊屬今陝西府西安鳳翔之界左  
長之詞○按上劉公門下馮翊屬今陝西府西安鳳  
勝寬和則近於仁○按嚴則近於義其外復以矜嚴  
也然湛對妻于嚴嚴則近於義其外復以矜嚴  
門而步則又謙虛善下  
也斯所以不可及哉  
密爲昌邑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

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莫夜無知者震曰天知  
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 道音位莫音  
起漢安帝時華陰人累官至太尉荆州今屬湖廣  
省震嘗爲刺史自昌邑縣名今屬山東萊州府故  
大震自謂能氏曰明不欺天而不欺神內不欺心  
外不欺人○按伯起四知之說蓋得中庸與見莫  
斷成湯顯明命之意義於聖賢之學矣  
容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  
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  
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共其母自  
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升之曰卿賢乎哉因勸

小學纂註

卷六

望

令學卒以成德 夷本作蹠爲手身共令並平聲○  
也危坐以尻著蹠而坐也林宗名泰太原人寓宿  
借宿也蓋欲藉以深觀其爲人○先輩惟恐失人其  
用心如此○按容當淋雨時危坐愈恭心已如見  
如承矣而泥草蔬食客殺雞供母孝尤不可及  
宜林宗之雙起而拜矣○以上共五章舉漢劉能  
正心術者五人第位伯魚不忘鑽馬與安樂善自  
者察劉文舉不怒胡汚朝衣善於飲食子修整  
幽室伯起不欺暮夜潛修伯起不欺神內不欺心  
之君子○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  
甓於齋外莫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  
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  
甓音閉莫音暮○陶侃晉明帝時鄱陽太仆至太  
尉廣州今爲廣州府屬廣東省甓磚也時中原指

小學纂註

卷六

聖

於劉石使欲致力與後為荆州刺史仇性聰敏勤  
復故勇於習勞如此後為荆州刺史仇性聰敏勤  
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敏膝危坐問外  
多事一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  
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上疏去聲  
○人倫猶言儔類謂於同類則深相愛好而無忌  
嫉也舊以向名教釋之疑非是人必謂而思慮出  
故微隙危坐問外猶言藩屏也足時皆處江左以  
荆楚為國門故稱爲閫外朝詞也手答書疏則  
意簡片速引接疎客則羣材畢至常語人口大禹  
侃之為此蓋與復中原之要機也  
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  
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陰日陰也  
君子進德  
小學纂註 卷六 聖  
修業故惜分陰德崇業廣則益於人者大而傳  
於世者遠矣若逸遊荒醉德業無一有則倏死倏  
生與蠅蠅無異所諸叅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  
謂自棄其命也  
取其酒器捕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杜  
曰撈捕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  
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  
養望自謂弘達耶撈捕音撈捕○參佐叅謀軍事  
明者也浮華謂虛名也撈捕音撈捕○參佐叅謀軍事  
養望養其虛望也故晉人以曠達爲高士皆迷首  
旂汚以養望而能獨能動如此得古人終日乾  
乾自強不息之意也  
○王勃楊炯盧照鄰賔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

小學纂註

卷六

聖

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  
文才而浮疎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  
得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穎  
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  
○王勃文中子之孫炯華陰人照鄰范陽人賓王  
義烏人行儉唐高宗時絳州人當時以四人爲必  
顯達故行儉論之器識器局識見也凡人器局弘  
深識趣高遠則所建功業自遠而福祿亦因之若  
浮疎淺露則其器識可知而文藝不足言矣行儉  
一言蓋千古觀人要法後勃省父交趾渡南海溺  
死照鄰以惡疾不愈投穎水死賓王同李敬業起  
兵揚州討武后不克死穎水在今潁上縣盈川即  
今衢州龍游縣所分地也  
○孔戡於爲義若嗜慾不顧前後於  
小學纂註 卷六 聖  
利與祿則畏避退怯如懦夫然  
○唐憲  
八世孫此亦丹書欲勝義勝之意義利清濁如芝  
蘭黃蘗之異人能觀義如芝蘭視利如黃蘗則其  
取舍自  
○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  
決矣  
知既至每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爲大皆  
許納拜未嘗笑語欸洽  
○外藩謂節度使取屏蔽之  
義也門得列戟故曰戟門  
幕惟也幕賓入幕之賓掌書記者也納拜謂受其  
子拜欸洽欸洽也以其爲父行故不敢輕笑語爲  
親洽故幕賓後世所簡賤者而待之  
○柳仲郢以  
禮待身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未嘗不束  
帶三爲大鎮廐無良馬衣不熏香公退必讀書手



不釋卷三為大集前仲蜀書為山南初南天平三

東帝敬也無良馬不重家法句在官不奏祥瑞不

度僧道不貨賊吏法凡理藩府急於濟貧卹孤有

水旱必先期假貸廩軍食必精豐通租必貴免館

傳必增飾宴賓犒軍必華盛而交代之際食儲務

藏必盈溢於始至境內有孤貧衣纓家女及并者

皆為選婿出俸金為資裝嫁之賈音世傳去聲登

去聲在官以下十一條皆柳氏家法賈寬也假

貨謂以錢穀借之廩如原給之稟謂給散軍食也

一云如餼之稟謂胥徒工食皆可通賈勝也第

客舍傳馬驢犒勞也食諸指下穀各指金帛衣

小學纂註

卷六

留

纓猶言簪纓宦家也○按不宗廟則阿諛除不  
度僧道則異端斥不貨賊吏則貪墨懲并貪則  
則血告有資水旱假貸則內荒不害軍食精豐則  
職上登通租免則窮民安第傳宴犒增盛則資  
客歸校儲裕盈於始至則又以樽節有素不私其  
用改然蓋真政事之才矣要其本原則在平居端  
拱無懈心又不事華侈而精勤於學是以施之政  
事至於周客如此若嫁衣纓孤貧女則又幾於仁  
人之心矣○以上自晉迄唐能正心術者五人陶  
士行朝夕運甕所務者勤業守約以器識觀人所  
見者大孔君勝明崇義則敢勇怯與人殊極起之  
心存謙謹故教子加禮於幕賓若論崇端拱讀書  
施之政事無不善其○柳玘曰王相國涯方居相  
位掌利權賈氏女歸請曰王工貨一叙奇巧須七  
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金耳豈於女惜

但一叙七十萬此妖物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敢

言相去聲女音汝復扶又切○王涯太原人唐文

氏女宗時相掌利權謂其乘度支鹽鐵惟茶諸使賈

物必隨者以入道惡盈其為人所貪賤耳

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叙為馮外郎妻首

飾矣乃馮球也王嘆曰馮為郎吏妻之首飾有七

十萬錢其可久乎珠音求○婚姻會因婚姻而

為賈相餽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頗張威福焉召而

易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酒出飲

之食頃而終賈為出涕竟不知其由陳音連庚音

小學纂註

卷六

聖

為去聲○饒河南人涯同時相也古者奴以蒼色  
為巾故稱蒼頭最成奴也球以奴張威福恐累其  
主故戒之漢局也漢旬周十日也地黃樂名酒  
漬能養血氣惡球戒救又恐其以情告主故遣青  
衣假饒命飲之而賈以毒酒殺之也又明年王賈皆遭禍遣禍謂為  
良所噫王以珍玩奇貨為物之妖信知言矣徒知  
物之妖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耶馮以卑  
位貪賈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  
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賊獲害門客於牆廡之間  
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廡音武○知言知  
於群怨集而禍機伏故亦謂之妖也恩權隆  
也於饒也故曰賊婢曰獲指蒼頭門客謂為味廡



室下周此雖一事作戒數端熊氏曰珍玩奇貨不  
屋也此雖一事作戒數端熊氏曰珍玩奇貨不  
身四戒也戒也縱妻貪黷三戒也正言不能保  
鍊為士良所戮無少長皆族誅而涯則腰斬百姓  
以其權茶爭投五礫擊之至暴屍不得收葬自古  
宰相得禍之酷未有如涯鍊者要止由於貪戀權  
利至於如此凡人心術之微苟一動於此則去涯  
鍊之禍不遠矣○王文正公句發解南省廷試  
故特舉為戒

皆為首冠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  
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解冠並去聲著  
宋青州益都人真宗時為相封沂公發解者由鄉  
而貢鄉試也南省猶言南宮會試也廷試殿試也  
凡志有公私之異不在○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  
溫飽則在安天下矣

小學纂註

卷六

異

於富貴貪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  
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也少去聲樂音雅○富貴無所慕貪賤  
戚惟天下未安則憂故曰先天下而憂天下已安  
則樂故曰後天下而樂憂樂不繫一己而繫於天  
下蓋仁人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  
捨其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  
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信  
者自守其正凡去就從違皆揆之於義而不計利  
害為趨捨也盡其方謂盡所當為之道苟諸微辭  
以望其成也自盡所當為而成否弗計此○司馬  
與諸葛武侯成敗利鈍非臣逆視同意

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

對人言者耳凡自欺者皆勿為故無不可對人言  
相三人蓋後世心術之正莫有過於溫公者誠能  
不存溫飽如沂公先憂後樂如文正無一毫不可  
對人言如司馬溫公則亦可謂包含弘大磊落○  
恍明而稱不世之偉人矣故特舉三人以終之○  
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

當膝處皆穿股音古○以下凡七章舉古人敬身  
青州臨朐人也漢末避亂浮海居遼東凡三十  
年乃還郡卒年八十四其股謂兩展其股狀如其  
也古人危坐如跪故當膝處皆穿觀其五○呂正  
獻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寡嗜慾薄滋

小學纂註

卷六

罕

味無疾言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之語  
未嘗出諸口於世利紛華聲伎遊宴以至於博奕  
奇玩淡然無所好少好俱去聲窘羣上聲俚音里  
性其德性也窘迫促也俚鄙俗也聲歌吹也博  
巧戲也奇玩奇物可玩弄者自琴瑟以下皆然  
外無妄為自世刊紛華以下皆然○明道先生終  
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音  
素○端坐如泥塑陰之微也接人一團和氣陽之  
舒也所謂全體渾然陰陽台德者先生近之矣  
○明道先生作字時甚敬嘗謂人曰非欲字好即  
此是學作字敬亦慎威儀之一端觀小可以知大  
大教舉言之朱子曰此亦可以收放心

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安

也。朱子曰：溫公所謂誠，即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也。

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

下行去聲。持世曰。腰正方曰梧。皆制木之器。此借以爲檢點言行之義。學牽也。明臂節也。彈則事。

小學集註  
卷六  
哭

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

其意義之卒不死。文忠蘇公稱爲真鐵漢。而不知其與客生談時。固先有以養成之矣。○徐

其學以至誠爲本。事母至孝。自言初見安定先生。

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率謚節

卷一百一十五

安當膝皆穿，明道端如泥。望元氣，有背疎直，特得  
若人。性如尸之意，其計如土。其計如土，其計如土。

又中子之服儉以絮無長物焉綺羅繡不入於

不華靡也。潔不垢污也。長物猶言善物。或謂餘利之意。皆言其貧也。廣白蘇絲曰。然之色青白則理。

柳此日高侍郎兄弟三人俱清刻非速客不

小學彙纂註  
卷六  
元

菜名家貞顯而自奉寒險如此蓋其有具家

言其太隘。公笑曰。屠豕當傳子孫。此爲宰輔聽事。

隸北道廣平府第五室也其地宋都城門名驕前

又前公爲相自奉如  
 可賜學書記時所親  
 或親之

卷之十

頗有公孫布被之議。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而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手。相易並去聲。○公名知自。今河南府滄州人。宋仁宗時相。河陽。今懷慶府孟縣也。嘗書記府佐貳之官。宋時位通判之下。公孫漢丞相公孫弘也。嘗爲布被。及黜。弘引是議之。異於今日。謂人位也。顯達也。接得夫如循環。存亡如晝夜。必無不耳。身存時念其亡。身亡時念其存。○溫公曰。先公爲牧。懷乎去文節之應遠矣。

小學集註卷之六  
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曾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梨音離。柿時上聲。瓷音慈。數音朔。○牧之事者。酒果肴器皆儉。故會可。近日士大夫家。數而禮勤。則物薄而情厚矣。近曰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名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鮮上。

內法。官內造酒法也。酒果肴器皆奢。物雖豐而不可以數會。則禮反疎。情反薄矣。而世風日以頹。情日以蕩。物力日以屈。率由於此。故欲導風俗之儉。必先絕宴客之侈。然後可爲也。○溫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麗。自爲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年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長上聲。○喜宴。初第進士而相宴樂也。按文靖文節溫公皆宰相。高氏兄弟三人亦皆卿貳也。而能儉約如此。則知內篇所詳飲食之節。衣服之制。雖至卿相守之。非特小子之宜謹而已。然衣食儉於幼時。則易儉於卿相。則難非早檢而爲。○汪信民嘗言人坊之不以奢靡而敗者鮮矣。

小學集註卷之六  
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賞。咬音交。○信民名華。撫州臨川人。試禮部第一。分教長沙。年僅四十。康侯。文定公字。擊節。猶言拍案。朱子曰。學者須常以志士不怠。在講臺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生死之心。輕矣。況衣食外物。至微末事。不得未必便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按人生有欲。欲在於自奉。世人所以曉夜蠅營。甘爲至下。極下不辭者。不過欲供饗養。恣睢之一快而已。未子輯小。事。終於咬菜根一言。其叮嚀之意切矣。

右賓敬身 共二十  
男星較

小學纂注六卷

編修羅守謙家藏本

國朝高愈撰愈有高注周禮已著錄是書因天台陳選舊注畧刪訂之後附總論及朱子年譜

# 小學句讀記六卷首一卷

〔清〕王建常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至民國間刻西  
京清麓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小學句讀記六

卷》提要

小學書注者多矣惟明陳恭懋句讀其行世最廣且久（此書）質實明曉亦爲有裨初學國初朝邑王仲復先生以（此書）未盡益加是正且發其義意名曰句讀記精密詳核非（此書）氏而已也顧獨於朱子編輯次第亦略焉夫小學本皆類聚成書朱子初不自爲一語與大學中庸體例猶異苟非疏其先後淺深之序則條理之密意味之深亦惡從而知之近世好學深思之士固嘗有略指其歸趣之所存者而學者往往習聞其說不務實曉粗知每章每篇之大意便謂已足而無復求之訓詁文義之間及問其本語何解反茫然莫應朱子所謂逐句逐字皆有著落方好商量程子所謂永有文義不曉而解意者如此則所謂大意亦豈能真識而實體於身但流於口語而已此今日讀書之大病也然則先生是書正學者不可不亟爲講求者也板舊藏朝邑某家吾鄉劉君毓英映善購得之欲廣印以公同志故爲之說俾讀者遍考詳究反覆潛玩而不爲苟且簡便之計其於大意亦當久自得之此朱子於大學文理之接續血脈之貫通所以不盡釋也或曰此書解似深微又苦繁多非童蒙所宜是說也已見於先生答或人之問矣不復及同治戊辰小陽丙寅三原賀瑞麟

小學句讀記

序

小學句讀序

昔二帝唐堯三王周文武我朝

一祖

皇宗之道德

聖天子既承之

髮士或遺賢學而意空文實學謂聖人之道而真知實踐也

無以貫道化也復切

慨然余商相去聲國之言府治安人辦會廷試皆第一

詔天下士皆先從事於小學然後進乎大學二篇之綱領也

乎士不幸不逢時猶將違俗而學聖人之道以成其身幸而

小學句讀記

值乎今之世成化道化方盛有小學以成始有大學以成終

有違去聲舉之塗出而行所學以及人蓋亦思所以學乎聖

人之道人倫而已矣學之必自小學始于朱子小學一書其

教在於明倫其要在於敬身蓋作聖之基也言如作聖者

學聖人之道當從事於斯後惟讀其辭而已邪耶方自此以

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交必踐其事焉讀敬身而知心

術之要威儀之則衣服之制飲食之節必嚴諸已焉踐諸已

行言及進乎大學格物致知則因吾已知者而究極之也誠

意正心脩身則因吾已行者而惇篤之也由是推之於家則

家可齊推以貫道化則國可治天下可平故學聖人之道

必自小學始說前否則雖欲勉焉以進乎大學會作室

而無基也成亦難矣況空文乎夫為學而不嚴諸已不

踐其事謂說雖多辭章雖工皆空文也於吾身何益哉於家

國天下何補哉於聖人之道何所似哉此一段反選學也晚

道未之間以奉

詔來總中州教周還旋諸士間有一朝如之義故敢句讀豆是

書相與講而行之與前期行二期底也于成以副

聖天子作人之盛意總若四方之士則惡焉乎敢

成化癸巳五月望日天台陳選序化與學道字蓋學道必底

小學句讀記

子有成化後可與道統道化也然道化之贊有遇有不遇

而道化之傳不在上則在下所謂士不達時違俗而學聖人

克菴陳先生名選字士賢浙江台州府臨海人學醇行方文

辭簡潔天順初中會試第一成化九年由御史提河南學於

是註小學書以教諸生必真知實踐底于有成而後已其齋

曰克菴故學者稱為克菴先生

小學句讀記序

小學之書子朱子輯古小學教人之法宜於後世者所以立大學之本也蓋自秦燔書後小學廢闕學者欲直從事於大學猶種樹而不先撥也其成不亦難乎故朱子輯為此書俾從童蒙誦而習之俟其既長然後求盡夫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斯不虛其無本矣自是以來尊信其書而表章者往往代不乏人然其大義雖明而微言猶未盡析也及天台陳先生出乃始絕句離讀而集釋之其有功於後之學者豈其微哉夫述明倫敬身之教而示人知篤愛敬習存養自蒙士而可至於聖人者小學也闡明倫敬身之教而使人必踐其

小學句讀記

序

三

事嚴諸已學聖人而不思乎無基者陳氏句讀也然則句讀之功信亦大矣常自庚辰以小學向四書五經較士時即知讀其書而理會句讀迨掛冠已後益加體驗參考凡諸家注疏語錄文集等有與句讀相發明者遂一分記其下而閒亦竊附己意要於小學教人之法庶幾無或少疑於心以自嚴諸已踐其事為學大學根本地敢曰句讀固闕而余乃補之乎如其所記之是非得失則特有道在

大清順治戊子春二月朔旦關中王建常序

小學句讀記凡例

- 一 小學正文大書陳氏句讀低一字書如正文
- 一 內外篇輯四書諸經子史及歷代傳記等語各以其書所采諸儒之說分附句讀下
- 一 諸家語錄文集內有發明小學與句讀者亦皆增入
- 一 閒附已見在諸家前者續書示其氏其在後者川按字或愚謂竊思字別之
- 一 讀小學法集朱子之說如經書大全例
- 一 小學書輯自朱子故錄朱子行實冠於其端後學知所宗師

小學句讀記

凡例

四

- 一 立小學綱目圖列於篇首俾讀者一開卷而全書之體要支節無不瞭然
- 一 性字為小學樞紐故臨性及仁說圖次於綱目之後
- 一 篇內制度名物古今異同者悉載諸家圖說以備參考
- 一 釋經之例凡曰某某也皆正訓也有曰某者某也某猶某也某之為言某也皆本非正訓而借彼明此者也



讀小學法

朱子曰後生初學只看小學書那是做人底樣子又曰前賢之言須是真箇躬行佩服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

問某今看大學如小學中有未曉處亦要理會曰相兼看亦不妨學者於文為度數不可存終理會不得之心須立箇大規模都要理會得

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為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如何

小學句讀記

讀法

五

問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上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扶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是也王義盧氏曰蔡夫義理大學始事格致是也措諸事業大學終事齊治平是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長所習之具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灑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為而不可哉曰幼學

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陵節之病則誠幸

矣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則恐其不免於扞格格切不勝升切勤苦難成之患學記發然後禁則行格而不勝時過然後達也

達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扶又追矣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

又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脩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又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根本也知小

小學句讀記

讀法

六

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為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為終者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北溪陳氏曰主敬可以收放心而進無往不通大抵主敬之功貫始終一動靜皆內外小學大學皆不可無也

朱子行實

勉齋黃氏曰先生自少<sup>壯</sup>厲志聖賢之學至其養深積厚<sup>持</sup>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sup>色</sup>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sup>謙</sup>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sup>法</sup>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sup>如</sup>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間<sup>居</sup>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sup>書</sup>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美飯行<sup>禮</sup>列有定位<sup>七</sup>若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作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

小學句讀記

行實

七

祁寒盛暑<sup>七</sup>造<sup>七</sup>次顛沛<sup>八</sup>未嘗有須臾之離<sup>九</sup>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閒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巨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sup>十</sup>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sup>十一</sup>各稱<sup>十二</sup>其情<sup>十三</sup>賓客往來無不延遇<sup>十四</sup>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因慶弔禮無所遺<sup>十五</sup>即問慰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sup>十六</sup>之裕如也又曰先生平居倦<sup>十七</sup>倦<sup>十八</sup>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不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雖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

必抗章而力辭<sup>十九</sup>易<sup>二十</sup>辭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引身而退去其

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sup>二十一</sup>必思<sup>二十二</sup>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sup>二十三</sup>其

民故其與世動輒齟齬<sup>二十四</sup>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

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

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sup>二十五</sup>爲加損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無他焉亦曰

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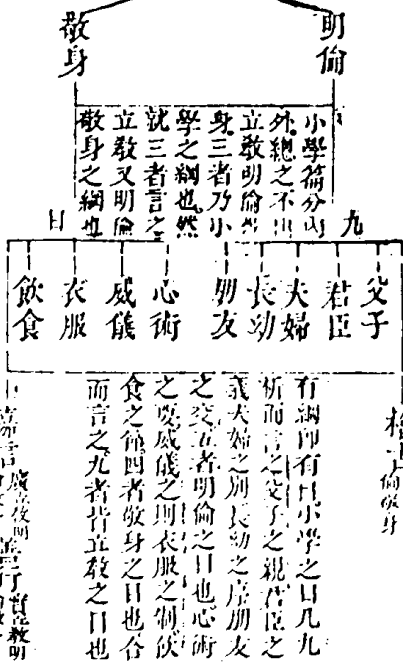
乎三者之閒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又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

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sup>二十六</sup>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

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會濂洛

之正傳紹<sup>二十七</sup>紹<sup>二十八</sup>紹<sup>二十九</sup>紹<sup>三十</sup>紹<sup>三十一</sup>紹<sup>三十二</sup>紹<sup>三十三</sup>紹<sup>三十四</sup>紹<sup>三十五</sup>紹<sup>三十六</sup>紹<sup>三十七</sup>紹<sup>三十八</sup>紹<sup>三十九</sup>紹<sup>四十</sup>紹<sup>四十一</sup>紹<sup>四十二</sup>紹<sup>四十三</sup>紹<sup>四十四</sup>紹<sup>四十五</sup>紹<sup>四十六</sup>紹<sup>四十七</sup>紹<sup>四十八</sup>紹<sup>四十九</sup>紹<sup>五十</sup>紹<sup>五十一</sup>紹<sup>五十二</sup>紹<sup>五十三</sup>紹<sup>五十四</sup>紹<sup>五十五</sup>紹<sup>五十六</sup>紹<sup>五十七</sup>紹<sup>五十八</sup>紹<sup>五十九</sup>紹<sup>六十</sup>紹<sup>六十一</sup>紹<sup>六十二</sup>紹<sup>六十三</sup>紹<sup>六十四</sup>紹<sup>六十五</sup>紹<sup>六十六</sup>紹<sup>六十七</sup>紹<sup>六十八</sup>紹<sup>六十九</sup>紹<sup>七十</sup>紹<sup>七十一</sup>紹<sup>七十二</sup>紹<sup>七十三</sup>紹<sup>七十四</sup>紹<sup>七十五</sup>紹<sup>七十六</sup>紹<sup>七十七</sup>紹<sup>七十八</sup>紹<sup>七十九</sup>紹<sup>八十</sup>紹<sup>八十一</sup>紹<sup>八十二</sup>紹<sup>八十三</sup>紹<sup>八十四</sup>紹<sup>八十五</sup>紹<sup>八十六</sup>紹<sup>八十七</sup>紹<sup>八十八</sup>紹<sup>八十九</sup>紹<sup>九十</sup>紹<sup>九十一</sup>紹<sup>九十二</sup>紹<sup>九十三</sup>紹<sup>九十四</sup>紹<sup>九十五</sup>紹<sup>九十六</sup>紹<sup>九十七</sup>紹<sup>九十八</sup>紹<sup>九十九</sup>紹<sup>一百</sup>紹<sup>一百一</sup>紹<sup>一百二</sup>紹<sup>一百三</sup>紹<sup>一百四</sup>紹<sup>一百五</sup>紹<sup>一百六</sup>紹<sup>一百七</sup>紹<sup>一百八</sup>紹<sup>一百九</sup>紹<sup>一百十</sup>紹<sup>一百一十</sup>紹<sup>一百一十一</sup>紹<sup>一百一十二</sup>紹<sup>一百一十三</sup>紹<sup>一百一十四</sup>紹<sup>一百一十五</sup>紹<sup>一百一十六</sup>紹<sup>一百一十七</sup>紹<sup>一百一十八</sup>紹<sup>一百一十九</sup>紹<sup>一百二十</sup>紹<sup>一百二十一</sup>紹<sup>一百二十二</sup>紹<sup>一百二十三</sup>紹<sup>一百二十四</sup>紹<sup>一百二十五</sup>紹<sup>一百二十六</sup>紹<sup>一百二十七</sup>紹<sup>一百二十八</sup>紹<sup>一百二十九</sup>紹<sup>一百三十</sup>紹<sup>一百三十一</sup>紹<sup>一百三十二</sup>紹<sup>一百三十三</sup>紹<sup>一百三十四</sup>紹<sup>一百三十五</sup>紹<sup>一百三十六</sup>紹<sup>一百三十七</sup>紹<sup>一百三十八</sup>紹<sup>一百三十九</sup>紹<sup>一百四十</sup>紹<sup>一百四十一</sup>紹<sup>一百四十二</sup>紹<sup>一百四十三</sup>紹<sup>一百四十四</sup>紹<sup>一百四十五</sup>紹<sup>一百四十六</sup>紹<sup>一百四十七</sup>紹<sup>一百四十八</sup>紹<sup>一百四十九</sup>紹<sup>一百五十</sup>紹<sup>一百五十一</sup>紹<sup>一百五十二</sup>紹<sup>一百五十三</sup>紹<sup>一百五十四</sup>紹<sup>一百五十五</sup>紹<sup>一百五十六</sup>紹<sup>一百五十七</sup>紹<sup>一百五十八</sup>紹<sup>一百五十九</sup>紹<sup>一百六十</sup>紹<sup>一百六十一</sup>紹<sup>一百六十二</sup>紹<sup>一百六十三</sup>紹<sup>一百六十四</sup>紹<sup>一百六十五</sup>紹<sup>一百六十六</sup>紹<sup>一百六十七</sup>紹<sup>一百六十八</sup>紹<sup>一百六十九</sup>紹<sup>一百七十</sup>紹<sup>一百七十一</sup>紹<sup>一百七十二</sup>紹<sup>一百七十三</sup>紹<sup>一百七十四</sup>紹<sup>一百七十五</sup>紹<sup>一百七十六</sup>紹<sup>一百七十七</sup>紹<sup>一百七十八</sup>紹<sup>一百七十九</sup>紹<sup>一百八十</sup>紹<sup>一百八十一</sup>紹<sup>一百八十二</sup>紹<sup>一百八十三</sup>紹<sup>一百八十四</sup>紹<sup>一百八十五</sup>紹<sup>一百八十六</sup>紹<sup>一百八十七</sup>紹<sup>一百八十八</sup>紹<sup>一百八十九</sup>紹<sup>一百九十</sup>紹<sup>一百九十一</sup>紹<sup>一百九十二</sup>紹<sup>一百九十三</sup>紹<sup>一百九十四</sup>紹<sup>一百九十五</sup>紹<sup>一百九十六</sup>紹<sup>一百九十七</sup>紹<sup>一百九十八</sup>紹<sup>一百九十九</sup>紹<sup>二百</sup>紹<sup>二百一</sup>紹<sup>二百二</sup>紹<sup>二百三</sup>紹<sup>二百四</sup>紹<sup>二百五</sup>紹<sup>二百六</sup>紹<sup>二百七</sup>紹<sup>二百八</sup>紹<sup>二百九</sup>紹<sup>二百十</sup>紹<sup>二百一十</sup>紹<sup>二百一十一</sup>紹<sup>二百一十二</sup>紹<sup>二百一十三</sup>紹<sup>二百一十四</sup>紹<sup>二百一十五</sup>紹<sup>二百一十六</sup>紹<sup>二百一十七</sup>紹<sup>二百一十八</sup>紹<sup>二百一十九</sup>紹<sup>二百二十</sup>紹<sup>二百二十一</sup>紹<sup>二百二十二</sup>紹<sup>二百二十三</sup>紹<sup>二百二十四</sup>紹<sup>二百二十五</sup>紹<sup>二百二十六</sup>紹<sup>二百二十七</sup>紹<sup>二百二十八</sup>紹<sup>二百二十九</sup>紹<sup>二百三十</sup>紹<sup>二百三十一</sup>紹<sup>二百三十二</sup>紹<sup>二百三十三</sup>紹<sup>二百三十四</sup>紹<sup>二百三十五</sup>紹<sup>二百三十六</sup>紹<sup>二百三十七</sup>紹<sup>二百三十八</sup>紹<sup>二百三十九</sup>紹<sup>二百四十</sup>紹<sup>二百四十一</sup>紹<sup>二百四十二</sup>紹<sup>二百四十三</sup>紹<sup>二百四十四</sup>紹<sup>二百四十五</sup>紹<sup>二百四十六</sup>紹<sup>二百四十七</sup>紹<sup>二百四十八</sup>紹<sup>二百四十九</sup>紹<sup>二百五十</sup>紹<sup>二百五十一</sup>紹<sup>二百五十二</sup>紹<sup>二百五十三</sup>紹<sup>二百五十四</sup>紹<sup>二百五十五</sup>紹<sup>二百五十六</sup>紹<sup>二百五十七</sup>紹<sup>二百五十八</sup>紹<sup>二百五十九</sup>紹<sup>二百六十</sup>紹<sup>二百六十一</sup>紹<sup>二百六十二</sup>紹<sup>二百六十三</sup>紹<sup>二百六十四</sup>紹<sup>二百六十五</sup>紹<sup>二百六十六</sup>紹<sup>二百六十七</sup>紹<sup>二百六十八</sup>紹<sup>二百六十九</sup>紹<sup>二百七十</sup>紹<sup>二百七十一</sup>紹<sup>二百七十二</sup>紹<sup>二百七十三</sup>紹<sup>二百七十四</sup>紹<sup>二百七十五</sup>紹<sup>二百七十六</sup>紹<sup>二百七十七</sup>紹<sup>二百七十八</sup>紹<sup>二百七十九</sup>紹<sup>二百八十</sup>紹<sup>二百八十一</sup>紹<sup>二百八十二</sup>紹<sup>二百八十三</sup>紹<sup>二百八十四</sup>紹<sup>二百八十五</sup>紹<sup>二百八十六</sup>紹<sup>二百八十七</sup>紹<sup>二百八十八</sup>紹<sup>二百八十九</sup>紹<sup>二百九十</sup>紹<sup>二百九十一</sup>紹<sup>二百九十二</sup>紹<sup>二百九十三</sup>紹<sup>二百九十四</sup>紹<sup>二百九十五</sup>紹<sup>二百九十六</sup>紹<sup>二百九十七</sup>紹<sup>二百九十八</sup>紹<sup>二百九十九</sup>紹<sup>三百</sup>紹<sup>三百一</sup>紹<sup>三百二</sup>紹<sup>三百三</sup>紹<sup>三百四</sup>紹<sup>三百五</sup>紹<sup>三百六</sup>紹<sup>三百七</sup>紹<sup>三百八</sup>紹<sup>三百九</sup>紹<sup>三百十</sup>紹<sup>三百一十</sup>紹<sup>三百一十一</sup>紹<sup>三百一十二</sup>紹<sup>三百一十三</sup>紹<sup>三百一十四</sup>紹<sup>三百一十五</sup>紹<sup>三百一十六</sup>紹<sup>三百一十七</sup>紹<sup>三百一十八</sup>紹<sup>三百一十九</sup>紹<sup>三百二十</sup>紹<sup>三百二十一</sup>紹<sup>三百二十二</sup>紹<sup>三百二十三</sup>紹<sup>三百二十四</sup>紹<sup>三百二十五</sup>紹<sup>三百二十六</sup>紹<sup>三百二十七</sup>紹<sup>三百二十八</sup>紹<sup>三百二十九</sup>紹<sup>三百三十</sup>紹<sup>三百三十一</sup>紹<sup>三百三十二</sup>紹<sup>三百三十三</sup>紹<sup>三百三十四</sup>紹<sup>三百三十五</sup>紹<sup>三百三十六</sup>紹<sup>三百三十七</sup>紹<sup>三百三十八</sup>紹<sup>三百三十九</sup>紹<sup>三百四十</sup>紹<sup>三百四十一</sup>紹<sup>三百四十二</sup>紹<sup>三百四十三</sup>紹<sup>三百四十四</sup>紹<sup>三百四十五</sup>紹<sup>三百四十六</sup>紹<sup>三百四十七</sup>紹<sup>三百四十八</sup>紹<sup>三百四十九</sup>紹<sup>三百五十</sup>紹<sup>三百五十一</sup>紹<sup>三百五十二</sup>紹<sup>三百五十三</sup>紹<sup>三百五十四</sup>紹<sup>三百五十五</sup>紹<sup>三百五十六</sup>紹<sup>三百五十七</sup>紹<sup>三百五十八</sup>紹<sup>三百五十九</sup>紹<sup>三百六十</sup>紹<sup>三百六十一</sup>紹<sup>三百六十二</sup>紹<sup>三百六十三</sup>紹<sup>三百六十四</sup>紹<sup>三百六十五</sup>紹<sup>三百六十六</sup>紹<sup>三百六十七</sup>紹<sup>三百六十八</sup>紹<sup>三百六十九</sup>紹<sup>三百七十</sup>紹<sup>三百七十一</sup>紹<sup>三百七十二</sup>紹<sup>三百七十三</sup>紹<sup>三百七十四</sup>紹<sup>三百七十五</sup>紹<sup>三百七十六</sup>紹<sup>三百七十七</sup>紹<sup>三百七十八</sup>紹<sup>三百七十九</sup>紹<sup>三百八十</sup>紹<sup>三百八十一</sup>紹<sup>三百八十二</sup>紹<sup>三百八十三</sup>紹<sup>三百八十四</sup>紹<sup>三百八十五</sup>紹<sup>三百八十六</sup>紹<sup>三百八十七</sup>紹<sup>三百八十八</sup>紹<sup>三百八十九</sup>紹<sup>三百九十</sup>紹<sup>三百九十一</sup>紹<sup>三百九十二</sup>紹<sup>三百九十三</sup>紹<sup>三百九十四</sup>紹<sup>三百九十五</sup>紹<sup>三百九十六</sup>紹<sup>三百九十七</sup>紹<sup>三百九十八</sup>紹<sup>三百九十九</sup>紹<sup>四百</sup>紹<sup>四百一</sup>紹<sup>四百二</sup>紹<sup>四百三</sup>紹<sup>四百四</sup>紹<sup>四百五</sup>紹<sup>四百六</sup>紹<sup>四百七</sup>紹<sup>四百八</sup>紹<sup>四百九</sup>紹<sup>四百十</sup>紹<sup>四百一十</sup>紹<sup>四百一十一</sup>紹<sup>四百一十二</sup>紹<sup>四百一十三</sup>紹<sup>四百一十四</sup>紹<sup>四百一十五</sup>紹<sup>四百一十六</sup>紹<sup>四百一十七</sup>紹<sup>四百一十八</sup>紹<sup>四百一十九</sup>紹<sup>四百二十</sup>紹<sup>四百二十一</sup>紹<sup>四百二十二</sup>紹<sup>四百二十三</sup>紹<sup>四百二十四</sup>紹<sup>四百二十五</sup>紹<sup>四百二十六</sup>紹<sup>四百二十七</sup>紹<sup>四百二十八</sup>紹<sup>四百二十九</sup>紹<sup>四百三十</sup>紹<sup>四百三十一</sup>紹<sup>四百三十二</sup>紹<sup>四百三十三</sup>紹<sup>四百三十四</sup>紹<sup>四百三十五</sup>紹<sup>四百三十六</sup>紹<sup>四百三十七</sup>紹<sup>四百三十八</sup>紹<sup>四百三十九</sup>紹<sup>四百四十</sup>紹<sup>四百四十一</sup>紹<sup>四百四十二</sup>紹<sup>四百四十三</sup>紹<sup>四百四十四</sup>紹<sup>四百四十五</sup>紹<sup>四百四十六</sup>紹<sup>四百四十七</sup>紹<sup>四百四十八</sup>紹<sup>四百四十九</sup>紹<sup>四百五十</sup>紹<sup>四百五十一</sup>紹<sup>四百五十二</sup>紹<sup>四百五十三</sup>紹<sup>四百五十四</sup>紹<sup>四百五十五</sup>紹<sup>四百五十六</sup>紹<sup>四百五十七</sup>紹<sup>四百五十八</sup>紹<sup>四百五十九</sup>紹<sup>四百六十</sup>紹<sup>四百六十一</sup>紹<sup>四百六十二</sup>紹<sup>四百六十三</sup>紹<sup>四百六十四</sup>紹<sup>四百六十五</sup>紹<sup>四百六十六</sup>紹<sup>四百六十七</sup>紹<sup>四百六十八</sup>紹<sup>四百六十九</sup>紹<sup>四百七十</sup>紹<sup>四百七十一</sup>紹<sup>四百七十二</sup>紹<sup>四百七十三</sup>紹<sup>四百七十四</sup>紹<sup>四百七十五</sup>紹<sup>四百七十六</sup>紹<sup>四百七十七</sup>紹<sup>四百七十八</sup>紹<sup>四百七十九</sup>紹<sup>四百八十</sup>紹<sup>四百八十一</sup>紹<sup>四百八十二</sup>紹<sup>四百八十三</sup>紹<sup>四百八十四</sup>紹<sup>四百八十五</sup>紹<sup>四百八十六</sup>紹<sup>四百八十七</sup>紹<sup>四百八十八</sup>紹<sup>四百八十九</sup>紹<sup>四百九十</sup>紹<sup>四百九十一</sup>紹<sup>四百九十二</sup>紹<sup>四百九十三</sup>紹<sup>四百九十四</sup>紹<sup>四百九十五</sup>紹<sup>四百九十六</sup>紹<sup>四百九十七</sup>紹<sup>四百九十八</sup>紹<sup>四百九十九</sup>紹<sup>五百</sup>紹<sup>五百一</sup>紹<sup>五百二</sup>紹<sup>五百三</sup>紹<sup>五百四</sup>紹<sup>五百五</sup>紹<sup>五百六</sup>紹<sup>五百七</sup>紹<sup>五百八</sup>紹<sup>五百九</sup>紹<sup>五百十</sup>紹<sup>五百一十</sup>紹<sup>五百一十一</sup>紹<sup>五百一十二</sup>紹<sup>五百一十三</sup>紹<sup>五百一十四</sup>紹<sup>五百一十五</sup>紹<sup>五百一十六</sup>紹<sup>五百一十七</sup>紹<sup>五百一十八</sup>紹<sup>五百一十九</sup>紹<sup>五百二十</sup>紹<sup>五百二十一</sup>紹<sup>五百二十二</sup>紹<sup>五百二十三</sup>紹<sup>五百二十四</sup>紹<sup>五百二十五</sup>紹<sup>五百二十六</sup>紹<sup>五百二十七</sup>紹<sup>五百二十八</sup>紹<sup>五百二十九</sup>紹<sup>五百三十</sup>紹<sup>五百三十一</sup>紹<sup>五百三十二</sup>紹<sup>五百三十三</sup>紹<sup>五百三十四</sup>紹<sup>五百三十五</sup>紹<sup>五百三十六</sup>紹<sup>五百三十七</sup>紹<sup>五百三十八</sup>紹<sup>五百三十九</sup>紹<sup>五百四十</sup>紹<sup>五百四十一</sup>紹<sup>五百四十二</sup>紹<sup>五百四十三</sup>紹<sup>五百四十四</sup>紹<sup>五百四十五</sup>紹<sup>五百四十六</sup>紹<sup>五百四十七</sup>紹<sup>五百四十八</sup>紹<sup>五百四十九</sup>紹<sup>五百五十</sup>紹<sup>五百五十一</sup>紹<sup>五百五十二</sup>紹<sup>五百五十三</sup>紹<sup>五百五十四</sup>紹<sup>五百五十五</sup>紹<sup>五百五十六</sup>紹<sup>五百五十七</sup>紹<sup>五百五十八</sup>紹<sup>五百五十九</sup>紹<sup>五百六十</sup>紹<sup>五百六十一</sup>紹<sup>五百六十二</sup>紹<sup>五百六十三</sup>紹<sup>五百六十四</sup>紹<sup>五百六十五</sup>紹<sup>五百六十六</sup>紹<sup>五百六十七</sup>紹<sup>五百六十八</sup>紹<sup>五百六十九</sup>紹<sup>五百七十</sup>紹<sup>五百七十一</sup>紹<sup>五百七十二</sup>紹<sup>五百七十三</sup>紹<sup>五百七十四</sup>紹<sup>五百七十五</sup>紹<sup>五百七十六</sup>紹<sup>五百七十七</sup>紹<sup>五百七十八</sup>紹<sup>五百七十九</sup>紹<sup>五百八十</sup>紹<sup>五百八十一</sup>紹<sup>五百八十二</sup>紹<sup>五百八十三</sup>紹<sup>五百八十四</sup>紹<sup>五百八十五</sup>紹<sup>五百八十六</sup>紹<sup>五百八十七</sup>紹<sup>五百八十八</sup>紹<sup>五百八十九</sup>紹<sup>五百九十</sup>紹<sup>五百九十一</sup>紹<sup>五百九十二</sup>紹<sup>五百九十三</sup>紹<sup>五百九十四</sup>紹<sup>五百九十五</sup>紹<sup>五百九十六</sup>紹<sup>五百九十七</sup>紹<sup>五百九十八</sup>紹<sup>五百九十九</sup>紹<sup>六百</sup>紹<sup>六百一</sup>紹<sup>六百二</sup>紹<sup>六百三</sup>紹<sup>六百四</sup>紹<sup>六百五</sup>紹<sup>六百六</sup>紹<sup>六百七</sup>紹<sup>六百八</sup>紹<sup>六百九</sup>紹<sup>六百十</sup>紹<sup>六百一十</sup>紹<sup>六百一十一</sup>紹<sup>六百一十二</sup>紹<sup>六百一十三</sup>紹<sup>六百一十四</sup>紹<sup>六百一十五</sup>紹<sup>六百一十六</sup>紹<sup>六百一十七</sup>紹<sup>六百一十八</sup>紹<sup>六百一十九</sup>紹<sup>六百二十</sup>紹<sup>六百二十一</sup>紹<sup>六百二十二</sup>紹<sup>六百二十三</sup>紹<sup>六百二十四</sup>紹<sup>六百二十五</sup>紹<sup>六百二十六</sup>紹<sup>六百二十七</sup>紹<sup>六百二十八</sup>紹<sup>六百二十九</sup>紹<sup>六百三十</sup>紹<sup>六百三十一</sup>紹<sup>六百三十二</sup>紹<sup>六百三十三</sup>紹<sup>六百三十四</sup>紹<sup>六百三十五</sup>紹<sup>六百三十六</sup>紹<sup>六百三十七</sup>紹<sup>六百三十八</sup>紹<sup>六百三十九</sup>紹<sup>六百四十</sup>紹<sup>六百四十一</sup>紹<sup>六百四十二</sup>紹<sup>六百四十三</sup>紹<sup>六百四十四</sup>紹<sup>六百四十五</sup>紹<sup>六百四十六</sup>紹<sup>六百四十七</sup>紹<sup>六百四十八</sup>紹<sup>六百四十九</sup>紹<sup>六百五十</sup>紹<sup>六百五十一</sup>紹<sup>六百五十二</sup>紹<sup>六百五十三</sup>紹<sup>六百五十四</sup>紹<sup>六百五十五</sup>紹<sup>六百五十六</sup>紹<sup>六百五十七</sup>紹<sup>六百五十八</sup>紹<sup>六百五十九</sup>紹<sup>六百六十</sup>紹<sup>六百六十一</sup>紹<sup>六百六十二</sup>紹<sup>六百六十三</sup>紹<sup>六百六十四</sup>紹<sup>六百六十五</sup>紹<sup>六百六十六</sup>紹<sup>六百六十七</sup>紹<sup>六百六十八</sup>紹<sup>六百六十九</sup>紹<sup>六百七十</sup>紹<sup>六百七十一</sup>紹<sup>六百七十二</sup>紹<sup>六百七十三</sup>紹<sup>六百七十四</sup>紹<sup>六百七十五</sup>紹<sup>六百七十六</sup>紹<sup>六百七十七</sup>紹<sup>六百七十八</sup>紹<sup>六百七十九</sup>紹<sup>六百八十</sup>紹<sup>六百八十一</sup>紹<sup>六百八十二</sup>紹<sup>六百八十三</sup>紹<sup>六百八十四</sup>紹<sup>六百八十五</sup>紹<sup>六百八十六</sup>紹<sup>六百八十七</sup>紹<sup>六百八十八</sup>紹<sup>六百八十九</sup>紹<sup>六百九十</sup>紹<sup>六百九十一</sup>紹<sup>六百九十二</sup>紹<sup>六百九十三</sup>紹<sup>六百九十四</sup>紹<sup>六百九十五</sup>紹<sup>六百九十六</sup>紹<sup>六百九十七</sup>紹<sup>六百九十八</sup>紹<sup>六百九十九</sup>紹<sup>七百</sup>紹<sup>七百一</sup>紹<sup>七百二</sup>紹<sup>七百三</sup>紹<sup>七百四</sup>紹<sup>七百五</sup>紹<sup>七百六</sup>紹<sup>七百七</sup>紹<sup>七百八</sup>紹<sup>七百九</sup>紹<sup>七百十</sup>紹<sup>七百一十</sup>紹<sup>七百一十一</sup>紹<sup>七百一十二</sup>紹<sup>七百一十三</sup>紹<sup>七百一十四</sup>紹<sup>七百一十五</sup>紹<sup>七百一十六</sup>紹<sup>七百一十七</sup>紹<sup>七百一十八</sup>紹<sup>七百一十九</sup>紹<sup>七百二十</sup>紹<sup>七百二十一</sup>紹<sup>七百二十二</sup>紹<sup>七百二十三</sup>紹<sup>七百二十四</sup>紹<sup>七百二十五</sup>紹<sup>七百二十六</sup>紹<sup>七百二十七</sup>紹<sup>七百二十八</sup>紹<sup>七百二十九</sup>紹<sup>七百三十</sup>紹<sup>七百三十一</sup>紹<sup>七百三十二</sup>紹<sup>七百三十三</sup>紹<sup>七百三十四</sup>紹<sup>七百三十五</sup>紹<sup>七百三十六</sup>紹<sup>七百三十七</sup>紹<sup>七百三十八</sup>紹<sup>七百三十九</sup>紹<sup>七百四十</sup>紹<sup>七百四十一</sup>紹<sup>七百四十二</sup>紹<sup>七百四十三</sup>紹<sup>七百四十四</sup>紹<sup>七百四十五</sup>紹<sup>七百四十六</sup>紹<sup>七百四十七</sup>紹<sup>七百四十八</sup>紹<sup>七百四十九</sup>紹<sup>七百五十</sup>紹<sup>七百五十一</sup>紹<sup>七百五十二</sup>紹<sup>七百五十三</sup>紹<sup>七百五十四</sup>紹<sup>七百五十五</sup>紹<sup>七百五十六</sup>紹<sup>七百五十七</sup>紹<sup>七百五十八</sup>紹<sup>七百五十九</sup>紹<sup>七百六十</sup>紹<sup>七百六十一</sup>紹<sup>七百六十二</sup>紹<sup>七百六十三</sup>紹<sup>七百六十四</sup>紹<sup>七百六十五</sup>紹<sup>七百六十六</sup>紹<sup>七百六十七</sup>紹<sup>七百六十八</sup>紹<sup>七百六十九</sup>紹<sup>七百七十</sup>紹<sup>七百七十一</sup>紹<sup>七百七十二</sup>紹<sup>七百七十三</sup>紹<sup>七百七十四</sup>紹<sup>七百七十五</sup>紹<sup>七百七十六</sup>紹<sup>七百七十七</sup>紹<sup>七百七十八</sup>紹<sup>七百七十九</sup>紹<sup>七百八十</sup>紹<sup>七百八十一</sup>紹<sup>七百八十二</sup>紹<sup>七百八十三</sup>紹<sup>七百八十四</sup>紹<sup>七百八十五</sup>紹<sup>七百八十六</sup>紹<sup>七百八十七</sup>紹<sup>七百八十八</sup>紹<sup>七百八十九</sup>紹<sup>七百九十</sup>紹<sup>七百九十一</sup>紹<sup>七百九十二</sup>紹<sup>七百九十三</sup>紹<sup>七百九十四</sup>紹<sup>七百九十五</sup>紹<sup>七百九十六</sup>紹<sup>七百九十七</sup>紹<sup>七百九十八</sup>紹<sup>七百九十九</sup>紹<sup>八百</sup>紹<sup>八百一</sup>紹<sup>八百二</sup>紹<sup>八百三</sup>紹<sup>八百四</sup>紹<sup>八百五</sup>紹<sup>八百六</sup>紹<sup>八百七</sup>紹<sup>八百八</sup>紹<sup>八百九</sup>紹<sup>八百十</sup>紹<sup>八百一十</sup>紹<sup>八百一十一</sup>紹<sup>八百一十二</sup>紹<sup>八百一十三</sup>紹<sup>八百一十四</sup>紹<sup>八百一十五</sup>紹<sup>八百一十六</sup>紹<sup>八百一十七</sup>紹<sup>八百一十八</sup>紹<sup>八百一十九</sup>紹<sup>八百二十</sup>紹<sup>八百二十一</sup>紹<sup>八百二十二</sup>紹<sup>八百二十三</sup>紹<sup>八百二十四</sup>紹<sup>八百二十五</sup>紹<sup>八百二十六</sup>紹<sup>八百二十七</sup>紹<sup>八百二十八</sup>紹<sup>八百二十九</sup>紹<sup>八百三十</sup>紹<sup>八百三十一</sup>紹<sup>八百三十二</sup>紹<sup>八百三十三</sup>紹<sup>八百三十四</sup>紹<sup>八百三十五</sup>紹<sup>八百三十六</sup>紹<sup>八百三十七</sup>紹<sup>八百三十八</sup>紹<sup>八百三十九</sup>紹<sup>八百四十</sup>紹<sup>八百四十一</sup>紹<sup>八百四十二</sup>紹<sup>八百四十三</sup>紹<sup>八百四十四</sup>紹<sup>八百四十五</sup>紹<sup>八百四十六</sup>紹<sup>八百四十七</sup>紹<sup>八百四十八</sup>紹<sup>八百四十九</sup>紹<sup>八百五十</sup>紹<sup>八百五十一</sup>紹<sup>八百五十二</sup>紹<sup>八百五十三</sup>紹<sup>八百五十四</sup>紹<sup>八百五十五</sup>紹<sup>八百五十六</sup>紹<sup>八百五十七</sup>紹<sup>八百五十八</sup>紹<sup>八百五十九</sup>紹<sup>八百六十</sup>紹<sup>八百六十一</sup>紹<sup>八百六十二</sup>紹<sup>八百六十三</sup>紹<sup>八百六十四</sup>紹<sup>八百六十五</sup>紹<sup>八百六十六</sup>紹<sup>八百六十七</sup>紹<sup>八百六十八</sup>紹<sup>八百六十九</sup>紹<sup>八百七十</sup>紹<sup>八百七十一</sup>紹<sup>八百七十二</sup>紹<sup>八百七十三</sup>紹<sup>八百七十四</sup>紹<sup>八百七十五</sup>紹<sup>八百七十六</sup>紹<sup>八百七十七</sup>紹<sup>八百七十八</sup>紹<sup>八百七十九</sup>紹<sup>八百八十</sup>紹<sup>八百八十一</sup>紹<sup>八百八十二</sup>紹<sup>八百八十三</sup>紹<sup>八百八十四</sup>紹<sup>八百八十五</sup>紹<sup>八百八十六</sup>紹<sup>八百八十七</sup>紹<sup>八百八十八</sup>紹<sup>八百八十九</sup>紹<sup>八百九十</sup>紹<sup>八百九十一</sup>紹<sup>八百九十二</sup>紹<sup>八百九十三</sup>紹<sup>八百九十四</sup>紹<sup>八百九十五</sup>紹<sup>八百九十六</sup>紹<sup>八百九十七</sup>紹<sup>八百九十八</sup>紹<sup>八百九十九</sup>紹<sup>九百</sup>紹<sup>九百一</sup>紹<sup>九百二</sup>紹<sup>九百三</sup>紹<sup>九百四</sup>紹<sup>九百五</sup>紹<sup>九百六</sup>紹<sup>九百七</sup>紹<sup>九百八</sup>紹<sup>九百九</sup>紹<sup>九百十</sup>紹<sup>九百一十</sup>紹<sup>九百一十一</sup>紹<sup>九百一十二</sup>紹<sup>九百一十三</sup>紹<sup>九百一十四</sup>紹<sup>九百一十五</sup>紹<sup>九百一十六</sup>紹<sup>九百一十七</sup>紹<sup>九百一十八</sup>紹<sup>九百一十九</sup>紹<sup>九百二十</sup>紹<sup>九百二十一</sup>紹<sup>九百二十二</sup>紹<sup>九百二十三</sup>紹<sup>九百二十四</sup>紹<sup>九百二十五</sup>紹<sup>九百二十六</sup>紹<sup>九百二十七</sup>紹<sup>九百二十八</sup>紹<sup>九百二十九</sup>紹<sup>九百三十</sup>紹<sup>九百三十一</sup>紹<sup>九百三十二</sup>紹<sup>九百三十三</sup>紹<sup>九百三十四</sup>紹<sup>九百三十五</sup>紹<sup>九百三十六</sup>紹<sup>九百三十七</sup>紹<sup>九百三十八</sup>紹<sup>九百三十九</sup>紹<sup>九百四十</sup>紹<sup>九百四十一</sup>紹<sup>九百四十二</sup>紹<sup>九百四十三</sup>紹<sup>九百四十四</sup>紹<sup>九百四十五</sup>紹<sup>九百四十六</sup>紹<sup>九百四十七</sup>紹<sup>九百四十八</sup>紹<sup>九百四十九</sup>紹<sup>九百五十</sup>紹<sup>九百五十一</sup>紹<sup>九百五十二</sup>紹<sup>九百五十三</sup>紹<sup>九百五十四</sup>紹<sup>九百五十五</sup>紹<sup>九百五十六</sup>紹<sup>九百五十七</sup>紹<sup>九百五十八</sup>紹<sup>九百五十九</sup>紹<sup>九百六十</sup>紹<sup>九百六十一</sup>紹<sup>九百六十二</sup>紹<sup>九百六十三</sup>紹<sup>九百六十四</sup>紹<sup>九百六十五</sup>紹<sup>九百六十六</sup>紹<sup>九百六十七</sup>紹<sup>九百六十八</sup>紹<sup>九百六十九</sup>紹<sup>九百七十</sup>紹<sup>九百七十一</sup>紹<sup>九百七十二</sup>紹<sup>九百七十三</sup>紹<sup>九百七十四</sup>紹<sup>九百七十五</sup>紹<sup>九百七十六</sup>紹<sup>九百七十七</sup>紹<sup>九百七十八</sup>紹<sup>九百七十九</sup>紹<sup>九百八十</sup>紹<sup>九百八十一</sup>紹<sup>九百八十二</sup>紹<sup>九百八十三</sup>紹<sup>九百八十四</sup>紹<sup>九百八十五</sup>紹<sup>九百八十六</sup>紹<sup>九百八十七</sup>紹<sup>九百八十八</sup>紹<sup>九百八十九</sup>紹<sup>九百九十</sup>紹<sup>九百九十一</sup>紹<sup>九百九十二</sup>紹<sup>九百九十三</sup>紹<sup>九百九十四</sup>紹<sup>九百九十五</sup>紹<sup>九百九十六</sup>紹<sup>九百九十七</sup>紹<sup>九百九十八</sup>紹<sup>九百九十九</sup>紹<sup>一千</sup>紹<sup>一千一</sup>紹<sup>一千二</sup>紹<sup>一千三</sup>紹<sup>一千四</sup>紹<sup>一千五</sup>紹<sup>一千六</sup>紹<sup>一千七</sup>紹<sup>一千八</sup>紹<sup>一千九</sup>紹<sup>一千十</sup>紹<sup>一千一十</sup>紹<sup>一千一十一</sup>紹<sup>一千一十二</sup>紹<sup>一千一十三</sup>紹<sup>一千一十四</sup>紹<sup>一千一十五</sup>紹<sup>一千一十六</sup>紹<sup>一千一十七</sup>紹<sup>一千一十八</sup>紹<sup>一千一十九</sup>紹<sup>一千二十</sup>紹<sup>一千二十一</sup>紹<sup>一千二十二</sup>紹<sup>一千二十三</sup>紹<sup>一千二十四</sup>紹<sup>一千二十五</sup>紹<sup>一千二十六</sup>紹<sup>一千二十七</sup>紹<sup>一千二十八</sup>紹<sup>一千二十九</sup>紹<sup>一千三十</sup>紹<sup>一千三十一</sup>紹<sup>一千三十二</sup>紹<sup>一千三十三</sup>紹<sup>一千三十四</sup>紹<sup>一千三十五</sup>紹<sup>一千三十六</sup>紹<sup>一千三十七</sup>紹<sup>一千三十八</sup>紹<sup>一千三十九</sup>紹<sup>一千四十</sup>紹<sup>一千四十一</sup>紹<sup>一千四十二</sup>紹<sup>一千四十三</sup>紹<sup>一千四十四</sup>紹<sup>一千四十五</sup>紹<sup>一千四十六</sup>紹<sup>一千四十七</sup>紹<sup>一千四十八</sup>紹<sup>一千四十九</sup>紹<sup>一千五十</sup>紹<sup>一千五十一</sup>紹<sup>一千五十二</sup>紹<sup>一千五十三</sup>紹<sup>一千五十四</sup>紹<sup>一千五十五</sup>紹<sup>一千五十六</sup>紹<sup>一千五十七</sup>紹<sup>一千五十八</sup>紹<sup>一千五十九</sup>紹<sup>一千六十</sup>紹<sup>一千六十一</sup>紹<sup>一千六十二</sup>紹<sup>一千六十三</sup>紹<sup>一千六十四</sup>紹<sup>一千六十五</sup>紹<sup>一千六十六</sup>紹<sup>一千六十七</sup>紹<sup>一千六十八</sup>紹<sup>一千六十九</sup>紹<sup>一千七十</sup>紹<sup>一千七十一</sup>紹<sup>一千七十二</sup>紹<sup>一千七十三</sup>紹<sup>一千七十四</sup>紹<sup>一千七十五</sup>紹<sup>一千七十六</sup>紹<sup>一千七十七</sup>紹<sup>一千七十八</sup>紹<sup>一千七十九</sup>紹<sup>一千八十</sup>紹<sup>一千八十一</sup>紹<sup>一千八十二</sup>紹<sup>一千八十三</sup>紹<sup>一千八十四</sup>紹<sup>一千八十五</sup>紹<sup>一千八十六</sup>紹<sup>一千八十七</sup>紹<sup>一千八十八</sup>紹<sup>一千八十九</sup>紹<sup>一千九十</sup>紹<sup>一千九十一</sup>紹<sup>一千九十二</sup>紹<sup>一千九十三</sup>紹<sup>一千九十四</sup>紹<sup>一千九十五</sup>紹<sup>一千九十六</sup>紹<sup>一千九十七</sup>紹<sup>一千九十八</sup>紹<sup>一千九十九</sup>紹<sup>二千</sup>紹<sup>二千一</sup>紹<sup>二千二</sup>紹<sup>二千三</sup>紹<sup>二千四</sup>紹<sup>二千五</sup>紹<sup>二千六</sup>紹<sup>二千七</sup>紹<sup>二千八</sup>紹<sup>二千九</sup>紹<sup>二千十</sup>紹<sup>二千一十</sup>紹<sup>二千一十一</sup>紹<sup>二千一十二</sup>紹<sup>二千一十三</sup>紹<sup>二千一十四</sup>紹<sup>二千一十五</sup>紹<sup>二千一十六</sup>紹<sup>二千一十七</sup>紹<sup>二千一十八</sup>紹<sup>二千一十九</sup>紹<sup>二千二十</sup>紹<sup>二千二十一</sup>紹<sup>二千二十二</sup>紹<sup>二千二十三</sup>紹<sup>二千二十四</sup>紹<sup>二千二十五</sup>紹<sup>二千二十六</sup>紹<sup>二千二十七</sup>紹<sup>二千二十八</sup>紹<sup>二千二十九</sup>紹<sup>二千三十</sup>紹<sup>二千三十一</sup>紹<sup>二千三十二</sup>紹<sup>二千三十三</sup>紹<sup>二千三十四</sup>紹<sup>二千三十五</sup>紹<sup>二千三十六</sup>紹<sup>二千三十七</sup>紹<sup>二千三十八</sup>紹<sup>二千三十九</sup>紹<sup>二千四十</sup>紹<sup>二千四十一</sup>紹<sup>二千四十二</sup>紹<sup>二千四十三</sup>紹<sup>二千四十四</sup>紹<sup>二千四十五</</sup>

小學綱目  
三綱  
立教



以上各綱皆以發明精義為身

有綱即有目小學之目凡九折而論之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交五者明倫之目也心術之要威儀之則衣服之制飲食之節四者敬身之目也合而言之九者皆立教之目也

小學句讀記

四

九

魯齋許氏名衡字平仲河內人小學大義曰自始皇焚書以後聖人經籍不全無由考較古人為學之次第班固漢史雖說小學大學規模大略然亦一見其開節目之詳也千有餘年學者各以己意為學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雖苦心極力博識多聞要之不背於古人者鮮矣近世新安朱文公以孔門聖賢為教為學之遺意參以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輯為小學之書其綱目有三立教明倫敬身之旨其外載三代聖賢已行之迹以實前篇立教明倫敬身之言其外篇嘉言善行去載漢以來賢人所言之嘉言所行之善行去其綱目亦不過立教明倫敬身也衍內篇之言以合外篇則

知外篇者小學之支流約外篇之言以合內篇則知內篇者小學之本原合內外而兩觀之則小學之規模節目無所不備矣

小學句讀記

四

十

敬軒薛先生曰小學一書不出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五倫五倫不出乎仁義禮智信之性是則性也者其小學之樞紐也與

性善

性無不善

善

發而中節無往不善

惡

惡不可謂從性中直下來只是不能善則偏於一邊為惡

仁說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統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或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朱子曰天地如草木之萌芽枝葉條幹皆是生方有之人物皆是生方有此物窮者以其生也後不復乾枯死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生不盡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

小學句讀記

上

之體用亦不待過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原百行之本莫不在此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存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隱伐而餓爲能不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坎然生於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也四德而貫四端者也

黃氏曰包字如四箇物都含在一箇物裏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與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性情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何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謂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願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程子曰孟子曰惻隱之心仁是愛然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固博愛然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

小學句讀記

上

我爲一其仁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上之體乎曰然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上謝氏曰心有所覺謂之仁仁則心與事爲一草木五穀之實謂之仁取名於生也生則有所覺矣四體之偏痺謂之不仁取名於不知覺也不知覺則死矣事有咸而隨之以喜怒哀樂應之以酬酢萬變者非知覺不能也身與事接而心漠然不省者與四體不仁無異也然則不仁者雖生無以異於死雖有心亦無於無心雖有四體亦弗爲吾用也故視而弗見聽而弗聞食而不知其味此善學者也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與曰彼謂物所以汲汲於求仁也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與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間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貢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病諸程子曰不可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知覺謂知覺爲仁則不可




埙	笙	簫	管	瑟	琴	磬	鐘		
									
埙以匏爲之十三管 列匏中而施簧管端 吹笙則鼓動其簧而 發聲爾雅云笙十九 簧曰巢十三簧曰和	笙以匏爲之十三管 列匏中而施簧管端 吹笙則鼓動其簧而 發聲爾雅云笙十九 簧曰巢十三簧曰和	簫漆竹長尺圍寸有 六孔鄭氏曰管如笛 而小併兩而吹之	管漆竹長尺圍寸有 六孔鄭氏曰管如笛 而小併兩而吹之						
		小學句讀記		雅瑟長八尺一寸 廣一尺八寸二十 五絃其常用者十 九絃頌瑟長七尺 二寸廣一尺八寸 二十五絃盡用		鐘有大小小則編 鐘四之編鐘三八 一鐘與大則特鐘 明之特鐘特鐘二 在堂上者王爲之 堂下者若爲之			
埙燒土爲之大如鴨 子貌上而平底六孔 上一前三後二絲繩 其上舊爾雅者謂之 雅埙小者謂之頌埙	簫小竹管爲之王 氏曰簫大者編二十 一管長一尺圍寸有 六者十六管長一尺 寸參差象鳳儀	五							

<p>組 鼎</p>  <p>鼎銅爲之說文 云三足兩耳有 鉉和五味之寶 器也前志又云 禹鑄九鼎象九 州諸國各州地 里人物實誠諸 法制示久遠也</p>  <p>組木爲之以載 醢醢者大房半 體之俎足下有 跗如堂房也</p>	<p>豆 籩</p>  <p>籩漆竹爲之以薦 果核容四升</p>  <p>豆木爲之以薦 菹醢容四升</p>	<p>祝 鼗</p>  <p>祝設皆水爲之 祝以起樂者狀 如漆桶方二尺 四寸深一尺八 寸中有椎連底 擿之令左右擊</p>  <p>設以止樂者狀 如伏虎背上 有二十七鈕鋹鼓 以頸擿之頸長 一尺用木</p>	<p>鼗 鼓</p>  <p>鼗革屬黃鼓大鼓 也長八尺闊四尺 中圓加三之一記 云夏后氏之鼗足 殷樞鼓周縣鼓</p>  <p>鼗如鼓而小有 柄持而搖之則 旁耳運自擊前 雅云大者謂之 鼗小者謂之鼗</p>
---	---	---	--






圖 王 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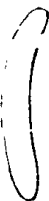


小學句讀記

圖 笏



此天子諸侯之笏從中漸殺而削下角則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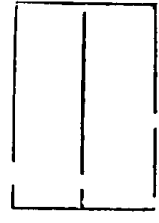
此大夫士之笏上角

禮記王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小象可也陳氏注球美玉也文飾也須如字謂以魚須飾竹以成文也王藻又云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陳氏注中廣三寸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笏皆然天子諸侯則從中以上稍漸殺至上首止廣二寸半是六分三寸而去其一也其大夫士又從中殺至下亦廣二寸半故惟中間廣三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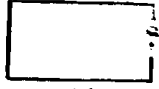
王藻云凡帶必有佩王佩玉有衝牙蓋王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繫三組貫以螭珠中組之半貫珩末縣衝牙兩旁組各縣瑤璫又兩組交貫於珩上繫珩下繫璫行則衝牙觸璫而有聲也疏曰所觸之王其形似牙故謂之衝牙

圖 寧 門 公

門 路 南



外 諸侯之寧



屏

屏當門以避內外者乃門間牆也寧是入君寧立之處在屏之外門之內也

圖 命 傳 相 擯

南 賓 北

賓 北 門 七十步  
去門七十步  
男則介五人去門五十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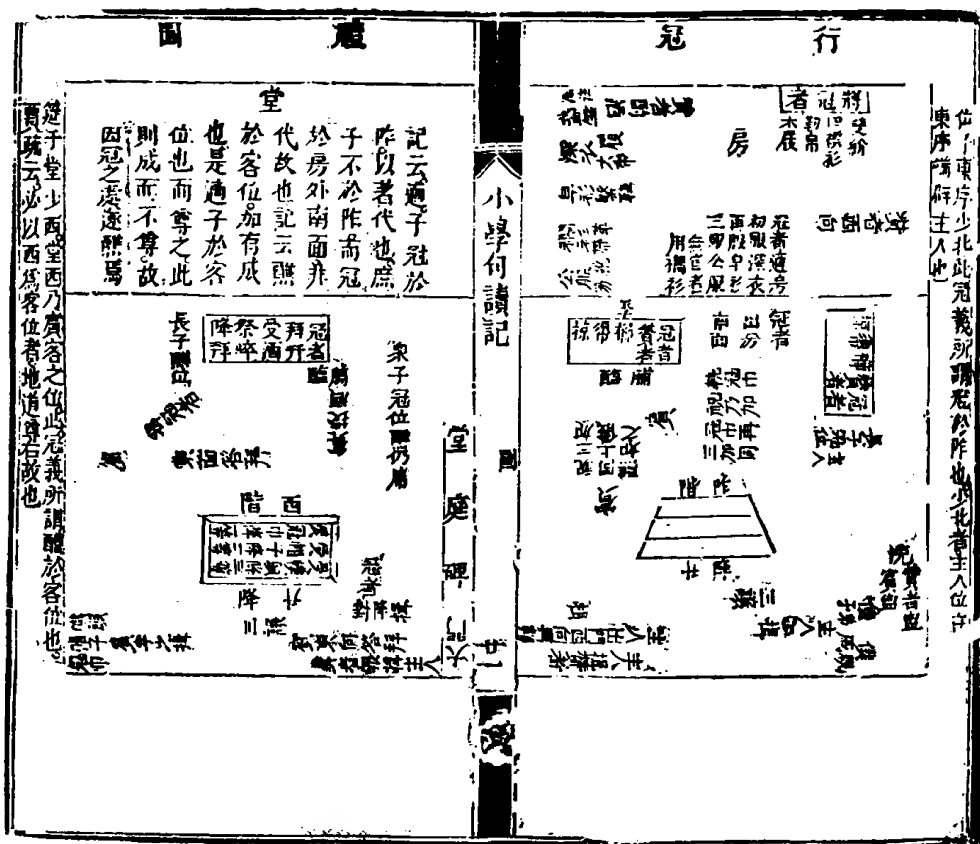
擯 南 門 七十步  
去門七十步  
男則介五人去門五十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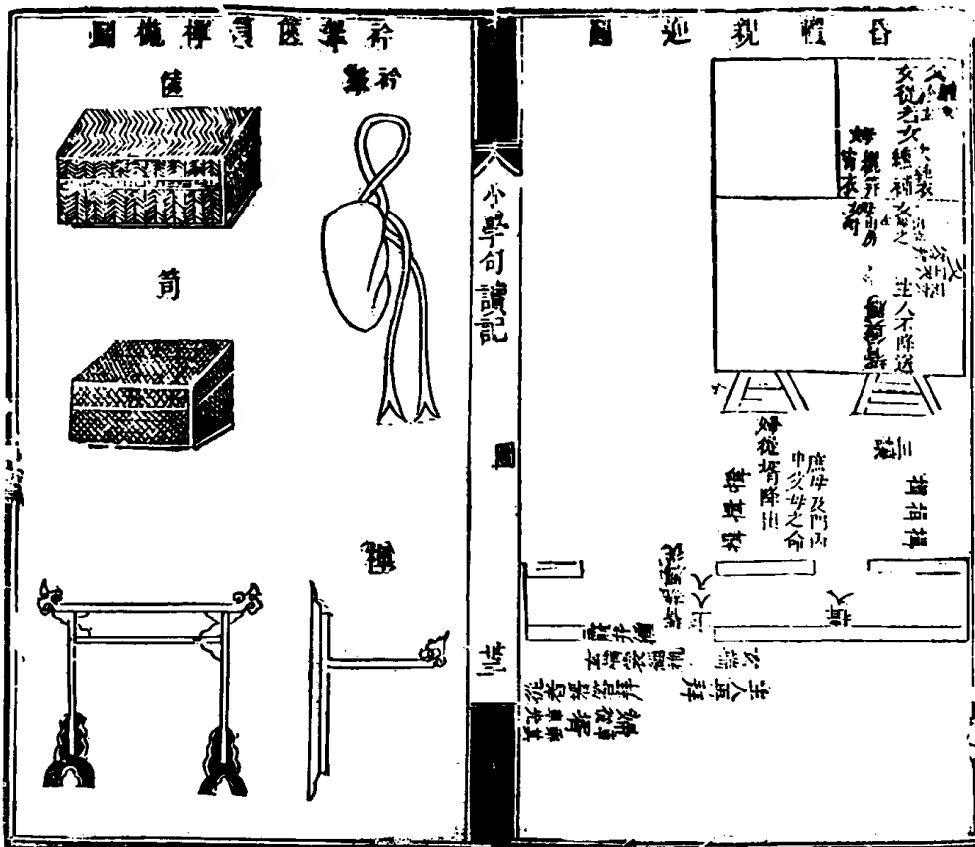
擯 南 門 七十步  
去門七十步  
男則介五人去門五十步

擯 南 門 七十步  
去門七十步  
男則介五人去門五十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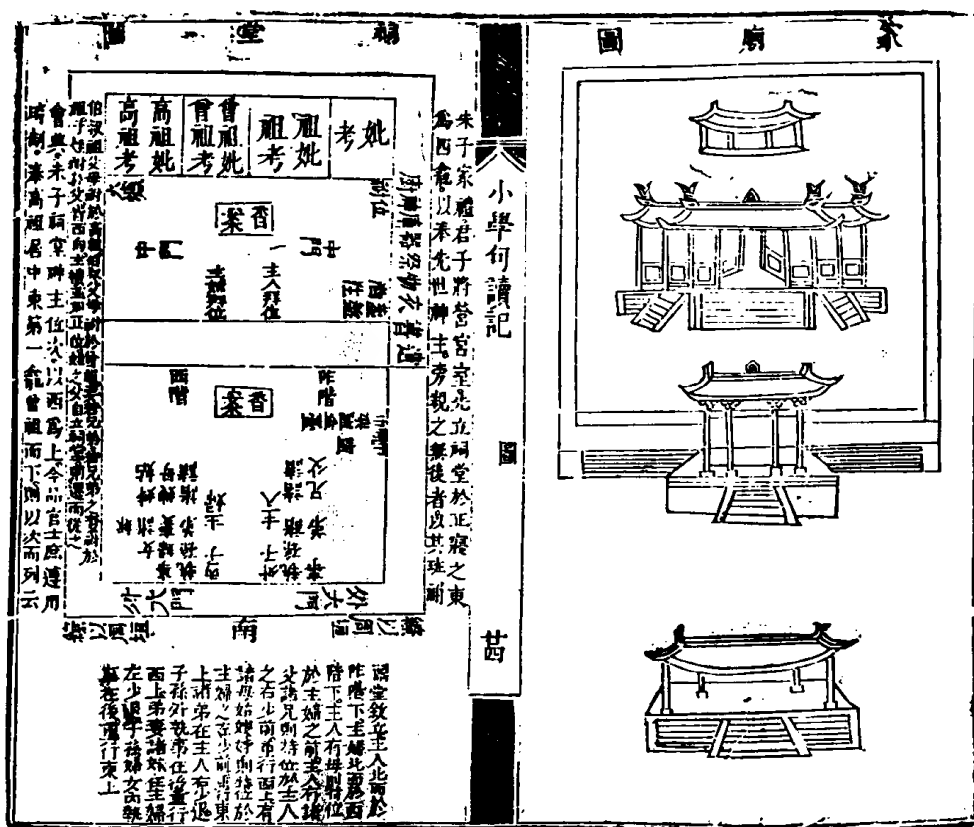
小學句讀記

屏當門以避內外者乃門間牆也寧是入君寧立之處在屏之外門之內也





小學句讀記



藉

方闊與機內同  
疊布加厚幾之  
以帛考紫姚絳  
囊亦如之

式縫箱

式如半  
帳合縫  
居後之  
其未頂  
用薄版  
自上下  
齊與主  
身之

式蓋

平頂  
四向直下正闊旁伏  
蓋座  
皆以  
黑漆  
飾之

式座

座底  
闊厚  
出令  
受蓋

按舊儀不取下有跌箱之以囊箱  
之以舊府若夫人共為一匣而無  
其式今以見於司馬家廟者圖之

程先生木主之制取象  
其精可以為萬世法然  
用其制者多失其真往  
往不放用尺之長短故  
也蓋周尺當今省尺七  
寸五分弱而程氏文集  
與溫公書儀多誤註為  
五寸五分弱而所謂省  
尺者亦莫知其為何尺  
時舉舊嘗質之晦翁先  
生答云省尺乃是京尺

溫公有圖子所謂三司  
布帛尺者是也繼從會  
格司馬侍郎家未得此  
圖其間有古尺數等  
尺居其右三司布帛尺  
居其左以周尺校之布  
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  
於是造主之制始定今  
不敢自隱因國主式及  
二尺長短而著伊川之  
說於其旁庶幾用其制  
者可以曉然無惑也嘉  
定癸酉季秋乙卯臨海  
陳時學仲善父識

木主  
狀式

六寸厚  
四寸  
分二

後

連額三分之二居後

分式

聖高祖考某官封諡府君神主  
孝元孫某奉祀

神主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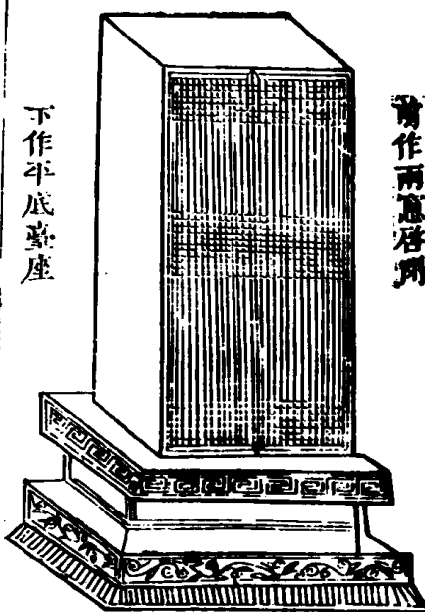
聖高祖考某官封諡府君神主  
孝元孫某奉祀

伊川先生云作主用  
栗取法於時日月辰  
跌方四寸象歲之四  
時高尺有二寸象十  
二月身博三十分象  
月之日厚十二分象  
日之辰身一十二分  
正五分為圓首寸之  
下勒前為額而判之  
一居前二居後分四  
入陷中以書爵姓名

行書曰故某官某公  
主諱某字某第幾子  
於跌八分并跌上一  
尺二其旁以通中  
如身厚三之一謂四  
分居二分之上謂四  
二粉塗其前以書  
屬稱謂高會祖者  
幾即幾公才旁題主  
祀之名曰孝子加贈  
易世則筆跡而更之  
水以灑外改中不改

式

請作兩憲啓閉



下作平底臺座

小學句讀記



某

尺

式

古  
尺

周  
尺

當三司布帛尺七寸五分弱。當浙尺八寸四分弱。

神主用周尺亦見南軒家所刻本

三司布帛尺

比上局尺更加三寸四分

即是省尺又名京尺當周尺二尺三寸四分當浙尺二尺二寸二分

正 辰 時 祭 國

程子曰古所謂支子下祭者惟樂示子立廟享之而已祝雖不祭人情亦  
可安後世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過反長於慢之至若祀之爲祭然已也

可安後世不立宗子徒欲展祭適足長情慟之志若變之爲靈殆已也

小學句讀記

1

廿八

北辰鳳

# 三台圖

斗北

紫微垣



按云有日月星辰照者曰日月星辰皆實也惟惟北辰爲天之樞樞門針也云云轉動也辰却是天之北極中間不動處也其說猶未確朱子曰北辰是天之樞樞中間些子不動處故入聖取此爲樞不可無圖記說所以說其步數一小星謂之極星周極星動不動皆爲星故動辰不斂乃天之忠樞居之心也

三台史記作三能。能台。屬下三星。謂輔。弼。名曰三能。○前天文志。身。爲三公。在天爲三台。上白司命。爲大尉。中白司中。爲司徒。下白司祿。爲司空。

或問

問小學小子之學也如性道之原竊恐小兒輩未易曉此今予所記必深究而極言之者何也予曰學有小大而理無小大故子朱子題辭問口便說元亨利貞仁義禮智而其書於立教篇端既指原天命率性至精古則又曰性善至外篇則又曰物則民彝蓋學所以復性教人者亦教之復性而已性命物則之義在初學雖難達曉然亦豈可使之懵然全不知所從來耶抑為師者於大本大原處或未能明白洞徹是先不知所以教也又安能俾弟子知所以學乎且是書不惟蒙士可講習已也克菴先生云盛德大業即此乎在奚可以為童稚之學而忽之計魯齋教人使無大小皆

小學句讀記

荒

自小學入則我之究極如斯也夫復何疑

小學句讀記凡諸經總論之句則點字之旁為總而記分之以便於編讀之新而點字之平調

天台陳選點

關中王建常記

華陰張傑

朝邑上官汝恢校閱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上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為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

氏曰按灑掃應對進退四字六字皆謂用功為去聲平聲者

古者養商周也三代知自小學大學教人之法故以古者為指

教之法未嘗不學小學鄉學也許氏曰按灑掃應對進退四字皆小學也

皆大學也人指八歲以至十四歲之子弟也

小學句讀記

辛

灑謂灑水以敬塵掃謂掃地以去塵應謂應尊長之呼對謂

對尊長之間節節也

也道者當然之理脩也

學以收心養性基本已立至大學時收其成功耳

而必使其誦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知長化與心成

而無打格不勝之患也

講以明其理習以熟其事亦幼也打格猶抵格也

也人不能勝當其教也

格猶如束者之格謂如地之束也

強入也

時而教之使習於善而與智俱長化於善而與心俱成有子曰  
善謂之化故無扞格不勝之患而大學之教亦易異入矣此兩節言

古者小學教人之意

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去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  
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

今朱子自謂宋時也古者小學之全書不可見者以秦火焚之  
也秦始皇名政焚書時傳記謂禮記管子諸書直猶但也殊猶

絕也古今異宜謂宜於古而不宜於今也無古今之異謂古法  
亦有宜於今也按錄古今之異謂兩歸應對進退之節愛親

今頗蒐抄集以爲此書授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平有補於風

化之萬一云爾按漢魏晉唐  
蒐輯古遺素色古法之宜於今者而纂輯之也授付也童蒙

童幼而蒙昧也資助也庶幾近附風化詩序曰上以風化下是

也風教也教以化之風以勸之謂教上之教也萬一萬分之一

也云爾語辭朱子此書續古者小學之教以爲大學基本有補

於國家之風化大矣曰庶幾曰萬一皆謙辭耳吳氏曰朱子之

於世教豈惟有補於當時實則有功於萬世也此兩節言繼絕

學補小學之意按秦火以後小學廢絕古人爲學次第無從可

迄無所成也至宋淳熙間朱子始輯爲此書端聖功之本

以續孔孟之傳其有功於天下萬世信如吳氏之言矣

淳熙丁未三月朔旦晦菴題

淳熙丁未宋孝宗十四年也時朱子五十八歲晦菴朱子草堂之名樓

朱子字仲晦後以晦名其居之室門

以爲別號當時學者咸稱晦先生

小學句讀記





然廣大不待增加毫末人為而善自足無少欠缺也

朱子曰只是合下果得合下便將來受用按此其大言聖心蓋生知安行不假人為天下之至聖也

此一節言聖人之盡其性也盡其性謂盡得本然之至善朱子命之在我者察之出之巨細情無毫髮之不盡也

眾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類其綱安此暴棄

饒氏曰蚩蚩無知之貌物欲謂凡聲色臭味之欲也暴棄也此言眾人氣稟昏愚而無知物欲交互而遮蔽是以類墜其仁義

禮智之綱而安於自暴自棄也自暴者自取害也自棄者自取絕也俱兼氣習說

此一節言眾人之汨其性也汨沒也眾人之性所以汨沒者氣稟拘之於有生之切物欲蔽之於有欲也按此暴棄謂安於氣物欲蔽而終焉暴棄之也

小學句讀記

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支

斯語雖建亦立也此言聖人見眾人安於暴棄於是惻然傷憐而建學立師以教之小學之教所以收其放心不令養其德性

順而如培壅壅去本之根本也大學之教所以開發聰明格致進不違如培壅齊家而國如發達木之支條也

此一節言聖人興學設教之意達支條此聖人教人復性之達支條此聖人教人復性之

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孝出恭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

詠歌舞蹈思罔或逾

方法也罔無也手曰舞足曰蹈饒氏曰此言小學之方必使學

者謹夫灑掃應對之範入則愛其親出則敬其長凡所動作

無或悖戾乎此也行此數者而有餘力則誦詩讀書或詠歌以

習樂之聲或舞蹈以習樂之容習樂之聲容所以養其性情凡所

思慮無或逾越乎此也思慮或逾謂不致乎仁義禮知之精

此一節言小學之教所以培其根也培其根如此

窮理脩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業廣乃復其初

昔非不足今豈有餘饒氏曰斯此也明命即天之所賦於人而人之所得以為性者

小學句讀記

脩治其身此乃大學之道也道亦然天之明命赫然昭著無有

內外之間去聲○明命即性也內而脩己外而治人學者誠能

從事於大學使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脩而德之積於內者手崇高由是推之使家齊國治聲天下平而業之施於外者

乎廣博則有以復其性之本然矣昔日之安於暴棄也此性固

非不足今日之德業廣也此性亦非有餘但昔為氣稟物欲

所拘蔽今則復其本然耳按明命二句言天有明命萬物

世遠人亡經殘教弛始蒙養弗端長上益浮靡米鄉無善俗世之

利欲紛爭

曉氏曰端正也之無也利欲猶言物欲也率引也應由擊也此言自前世既遠聖人既沒六經殘缺而教法亦廢弛矣小學之教廢故學者自童蒙之時而養之不以其正也大學之教廢故及其年長則所習日益輕浮華靡是以鄉無淳厚之習俗世無粹美之人材但見利欲之習紛然而相牽引異端之言喧然而相攻擊也

此一節言後世教學不明之害

幸茲秉極天罔墜爰輯舊聞庶覓來裔切嗟嗟小子敬受

小學句讀記

此言匪我言老惟聖之謨

極終也極天罔墜言人心秉釋之理萬古常存也嗟嗟小子敬受之未來裔謂後學也嗟嗟辭老而昏也

覺悟後來之學者爾初學之小子宜敬受此書而學之此非我老耄之妄言是乃前聖之談訓也

此一節言輯小學開後學之意

小學句讀記卷之一

天台陳 選野 華陰張 慄 朝邑上官汝拔校閱 關中王建常記 華陰李作模 許文正公曰小學之書吾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 內篇

夏氏曰上卷為內篇下卷為外篇許文正公曰內篇者小學之本原外篇者小學之支流

小學句讀記卷之一

言乃小學之綱也稽古撫今正當虞夏商周聖賢之行言所以廣立教明倫敬身也外篇有二嘉言述漢以來賢人之言所以廣立教明倫敬身也善行紀漢以來賢人之行亦所以實立教明倫敬身也

立教第一

此篇述古聖人所立教人之法其大曰不出乎立明倫之教  
立教身之教而已篇首勝教一章則教之本然也凡十三章  
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子思其字也子者下子後學宗師先儒

之稱朱子曰命猶令也言命就令分性即理也朱子曰在心

與欲理又曰性只是萬理之總名此理亦只是天以陰陽

地開公共之理稟得來便為我所有故謂之性天以陰陽

五行金木水火土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

氣五行金木水火土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

屬陽金木火土則二氣之冲和也北溪陳氏曰天五行木火

天之要之即理是也然天如何而命於人蓋藉陰陽五行

之氣流行變化以生萬物理不外乎氣氣以成理理亦賦焉

命令之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性順性

而學之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性順性

而學之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性順性

而學之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性順性

而學之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性順性

而學之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性順性

而學之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性順性

而學之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性順性

而學之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性順性

而學之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性順性

而學之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性順性

而學之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性順性

而學之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性順性

而學之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性順性

而學之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性順性

而學之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性順性

而學之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性順性

而學之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性順性

而學之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性順性

小學句讀記卷之一

二

文除陽五常仁禮義智信之德所謂性也理得於心曰德仁木之理  
而信土之理禮火之理義金之理智水之理信土之理  
之理信土之理禮火之理義金之理智水之理信土之理  
乎健順也朱子曰使順之德即性也信土之理禮火之理  
而信土之理禮火之理義金之理智水之理信土之理  
性理一也自天所賦予萬物性只是此一箇道理不分  
分不相混○東陽許氏曰人物之生雖皆出於天理而氣  
通者不混○東陽許氏曰人物之生雖皆出於天理而氣  
者為物不混○東陽許氏曰人物之生雖皆出於天理而氣  
聚而後理有所寓○東陽許氏曰人物之生雖皆出於天理而氣  
後言理亦賦焉○東陽許氏曰人物之生雖皆出於天理而氣  
所謂性亦是專指此理而言○東陽許氏曰人物之生雖皆出於天理而氣  
得其所賦之理也○東陽許氏曰人物之生雖皆出於天理而氣  
氣便說率性之道也○東陽許氏曰人物之生雖皆出於天理而氣  
也○東陽許氏曰人物之生雖皆出於天理而氣  
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閒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

道也○東陽許氏曰率字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其性之謂道

朱子曰性字通乎萬物○東陽許氏曰率字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其性之謂道

才無所不在也○東陽許氏曰率字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其性之謂道

其各有所理而理之謂道○東陽許氏曰率字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其性之謂道

是隨性之自然而動○東陽許氏曰率字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其性之謂道

中分派理氣分派○東陽許氏曰率字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其性之謂道

厚薄輕重而為之○東陽許氏曰率字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其性之謂道

雖若出於人為而實原於性命之自然○東陽許氏曰率字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其性之謂道

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東陽許氏曰率字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其性之謂道

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東陽許氏曰率字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其性之謂道

以立教於天下則謂之教○東陽許氏曰率字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其性之謂道

屬是也○東陽許氏曰率字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其性之謂道

小學句讀記卷之一

道是大綱之名如孝是事父母之道悌是事兄弟之道  
氣稟不同者此所以為孝悌之道也○東陽許氏曰率字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其性之謂道

不中節者此所以為孝悌之道也○東陽許氏曰率字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其性之謂道

亦所謂教也○東陽許氏曰率字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其性之謂道

人較多於物較少○東陽許氏曰率字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其性之謂道

命以生莫非全體曰性○東陽許氏曰率字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其性之謂道

仁義禮智之德○東陽許氏曰率字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其性之謂道

以節文之謂教○東陽許氏曰率字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其性之謂道

教則道之謂教○東陽許氏曰率字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其性之謂道

蓋天命之謂性○東陽許氏曰率字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其性之謂道

此篇所論皆是因吾之固有力者而為之○東陽許氏曰率字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其性之謂道

而後復其性則此篇所論皆是因吾之固有力者而為之○東陽許氏曰率字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其性之謂道

則天明達聖法達此篇所論皆是因吾之固有力者而為之○東陽許氏曰率字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其性之謂道

則天明達聖法達此篇所論皆是因吾之固有力者而為之○東陽許氏曰率字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其性之謂道

則天明達聖法達此篇所論皆是因吾之固有力者而為之○東陽許氏曰率字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其性之謂道

則天明達聖法達此篇所論皆是因吾之固有力者而為之○東陽許氏曰率字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其性之謂道

則天明達聖法達此篇所論皆是因吾之固有力者而為之○東陽許氏曰率字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其性之謂道

則天明達聖法達此篇所論皆是因吾之固有力者而為之○東陽許氏曰率字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其性之謂道

則天明達聖法達此篇所論皆是因吾之固有力者而為之○東陽許氏曰率字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其性之謂道

三

則法也天之明命即天命之性也。遵循也。聖人之法即脩道之教也。俾也。此篇所述皆道之當然。原於天。蓋子曰道之而正於聖人者也。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無有切於此者矣。此篇所述教人之法。雖非出於一書。要皆道之所當然。而不答已。厚於天。立於聖。而其實不外乎我。故師必以足教而弟子必由是學焉。則庶乎不流於弊。章功利虛空。偏曲之弊矣。敬軒先生曰。教人不以小學。大學為學不出小學大學皆非。教其學也。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尺坐不邊。立不踣。使氏曰。列女曾言諸女。漢劉向字子采。其事以為傳。通鑑劉向成帝時。趙氏為皇后。后臥立龍少。其女弟紀。為昭儀。昭陽宮。皆以黃金白玉明珠翠羽飾之。自來後宮。未嘗有焉。何以為王。

小學句讀記卷之一

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乃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與國朝家及孽嬖為亂亡者。片大為列女傳八篇。奏之。好娠中也。寢臥也。側謂側其身。寢不側。只是如子時。邊謂偏其身。跛偏任一足也。古人席地而坐。如今人之跪。至漢猶然。古人坐未有椅。坐其上如跪。然謂之危。按跪為危。坐以兩膝著地。坐乃以尻著地而坐也。股而勢危。以尻著地而坐。是安。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邪味不正之味。割謂切肉。漢陸績幼時。肉未嘗不友。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聲。誦詩道正事。邪色不正之色。淫聲不正之聲。則即也。令使也。皆無目者。詩南二南之詩。二南周南召南。米子曰。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周門如之化。而成德之。道言也。正事。事之台禮者。令皆誦詩。以其精專。故詩之正風也。

於聲也。賢者廢觀而聽。故能精於聲。

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

如此二字。總結上文。寢食坐立。視聽言動。一出於正。然後生子形容端正。而才能過於常人矣。蓋妙合而凝之時。則子太極圖

一者理氣之混融。無開疑則其結聚而成形也。正形生神發之初。形者。無體血肉。神者。如覺精彩。感於正則善。感於邪則惡。自然之理也。形生之初。感於正。自然形容端正。神發之初。感於邪。自然形容醜陋。此言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也。

○內則曰。凡生子。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

小學句讀記卷之一

五

內則禮記篇名。言閨門之內。宮中門小者曰閨。上圓。禮儀可則也。諸母眾妾也。可者。謂雖非眾妾。而可為子師者。寬裕而安裕慈愛。而惠順溫和不而易去。良恭莊敬。而寡言。婦德之純也。婦人而具寬裕諸善。又加之。故使之為子師。以教子焉。師教子以善道者。必使純德之婦人為之。司馬溫公曰。乳母不足。非惟敗亂家法。兼令子所飼。之。子性行聲亦類之。子能食石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委女俞。男擊。革女鞞。絲一食飯也。以用也。男女皆用右手。取其強而已。唯應之速。俞應之緩。剛柔之義也。革皮也。鞞帛也。男用皮。女用帛。亦剛柔之義也。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

年即歲也數謂一百千萬方名謂東南西北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不同席而坐註云古者地數橫席而容四人席之制不共器而食教之有別也

八年由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八年入小學之時也

謂曰門奇凡曰戶即就也後長者在長者之後也讓讓進也出入門戶後長者行之讓也即席後長者坐

之讓也飲食後長者食之讓也則無所往而不讓矣

九年教之數上日

九年教之數上日

小學句讀記卷之一

六

日謂期聖六甲初日初一數至十五實自甲子數至甲寅以上兼男女言也

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補初朝

十年出就外傳

夕學幼儀

此言男子也十年曰幼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外傳教學之師

也居宿日居夜宿也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補

即六書九數也方氏曰計即所謂九數是也以數必計其多少

在禱上衣上之禱衣禱衣不用帛而用布防奢靡也禮師初禮節

皆師循初時之所教也方氏曰謂禮習先日所為而不幼儀幼

事長之禮儀也若與與而朝之類則朝之所當學也日入而夕

之禮也夕之簡書簡諒信實皆請於外傳而習之故也

子有三年學樂訓詩舞勺而成童舞象學射御

樂六樂詳見後六樂法陳氏詩樂章之學之所由養性

情也勺美武王之詩周禮謂詩樂章之學之所由養性

勺美武王之詩周禮謂詩樂章之學之所由養性

勺美武王之詩周禮謂詩樂章之學之所由養性

勺美武王之詩周禮謂詩樂章之學之所由養性

勺美武王之詩周禮謂詩樂章之學之所由養性

勺美武王之詩周禮謂詩樂章之學之所由養性

勺美武王之詩周禮謂詩樂章之學之所由養性

勺美武王之詩周禮謂詩樂章之學之所由養性

勺美武王之詩周禮謂詩樂章之學之所由養性

勺美武王之詩周禮謂詩樂章之學之所由養性

勺美武王之詩周禮謂詩樂章之學之所由養性

勺美武王之詩周禮謂詩樂章之學之所由養性

勺美武王之詩周禮謂詩樂章之學之所由養性

勺美武王之詩周禮謂詩樂章之學之所由養性

勺美武王之詩周禮謂詩樂章之學之所由養性

勺美武王之詩周禮謂詩樂章之學之所由養性

勺美武王之詩周禮謂詩樂章之學之所由養性

勺美武王之詩周禮謂詩樂章之學之所由養性

勺美武王之詩周禮謂詩樂章之學之所由養性

勺美武王之詩周禮謂詩樂章之學之所由養性

勺美武王之詩周禮謂詩樂章之學之所由養性

勺美武王之詩周禮謂詩樂章之學之所由養性

勺美武王之詩周禮謂詩樂章之學之所由養性

勺美武王之詩周禮謂詩樂章之學之所由養性

卷之六

笄簪也婦人不冠以簪固髻而已



聘則爲妻齊則爲妾  
聘問也奔趨也謂不待聘而從之妻之爲言齊也以禮聘問得  
與夫敵體也謂同妾之爲言接也得接見於君子不得與之敵  
體也真氏曰小學之書先載列女傳胎教之法而娶  
曲禮曰幼子常視毋誑誑切立必正方不傾聽

曲禮記篇名言禮之節目委曲也示猶教也毋不可也誑欺  
小學句讀記卷之一

誑也正方謂正向一方呂氏曰五必正所向之方或東或西或南或北不偏有所向  
側耳以聽常示毋誑教之以誠也長樂劉氏曰幼子之性純明  
誠信爲其心矣視之以詳焉則詐僞爲其志矣戴氏曰內外交  
動于常視則立必正方不傾聽教之以敬也戴氏曰內外交  
思誠者聖人之本教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故於幼子即  
道之以此明誠矣

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陳氏曰有序國有學  
學記禮記篇名陸氏曰鄭云學記者以古者二十五家爲閭同  
在一巷閭巷之學曰塾塾以成熱爲義疏曰此明學之所在  
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就塾於塾也  
白虎通云古之教民百里皆有一塾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正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  
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名軻字子與聖人謂堯也也契人名司徒官名之官  
倫序也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朋謂各有配偶而不相亂也後人  
小學句讀記卷之一

情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  
真氏曰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  
人性所自有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  
無也經傳論人倫之道非一然各以一言而盡其要矣有以孟  
子者焉呼曰哉○朱氏公遷曰此人倫以道言指其具於禽獸  
者則君子當全天命之性以自別於禽獸也○愚按親義別序信  
已包括於內則章矣但其文告散見而未甚切要故  
又述孟子之言總提出此五者以明立教之大綱也

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舜虞帝名契舜臣名卽上章堯所命者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  
幼朋友五者之倫也蔡氏曰五者之敬謂敬其事聖賢之於事  
無所不敬



古人作詩則長是說地心下所存無益于○或問詩言志四句之義曰  
河長短名依他作詩之語言却前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又排以  
腔朗然後微言語去合腔子豈不倒了却是承依聲也古人以  
樂就詩後世以詩就樂如何興起得人○音律如夫塔樣聞者  
五聲者中聲也○以下則太濁有以上則太清皆不可為樂惟  
為商姑洗為角蕤賓為徵林鍾為宮南呂為羽黃鐘為變宮  
首以大呂為宮便是大鍾為商仲呂為角林鍾為徵夷則為  
蕤無射為羽黃鐘為變宮其聲皆按相為宮角而復始於相生  
生之法則以律生呂便是下生以呂生律則為上生如洗姑洗下  
生林鍾律上生太簇木蕤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大呂大呂  
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仲呂相生  
之道至是窮矣逆復變而上生黃鐘之管再生之黃鐘不及九  
寸只是八寸有餘然黃鐘君象也非諸律之所能役故虛其正  
而不復用所用以再生之變者就再生之變又缺其半所謂鈔  
其半者蓋若大呂為宮黃鐘為變宮時英鍾管應長所以只得  
用其半其餘宮亦放此日然○厥相為宮若到應鍾乃宮則下  
可琴都當低去所以有半聲亦謂之子登近將所謂商聲是也

小學何讀記卷之一

十

○稽字陳氏曰旋宮之法正律亦用減半以應者蓋宮常為君  
高帝為臣角常為民徵常為事羽常為傷子無過母之法臣無  
高君之理必用減半決以折之則清濁高下以次相比無尊倫  
生之序所謂金聲玉振始終條理也○愚按五聲十二律以其相  
宮終於仲呂為第十二宮以其相應之笛言之則曰宮商角徵  
羽而黃鐘為第一宮大呂為第二宮旋至應鍾為第十三宮十  
二宮各有五聲音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  
十二凡六十聲即所謂六十調也增入變絃變宮各十二有四  
十四聲然後不成徵宮不成宮不可以為樂發聲雖八十有四  
是大略如此其詳見律呂圖說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

○周禮周公致太平之書也周公名旦武王弟也桓大司徒教官  
之長也○周禮地官大司徒辨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掌建  
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其一辨府六人史十有二人有  
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各掌其治縣之教而誦其治者也

心三人鄉大夫六人則各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天子六鄉大夫  
享其鄉之政教禁令者也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天子六鄉大夫  
五家也問何氏曰五家為比此有兵以帥之五比為閭閭二十  
族為黨則五百家也黨有正以帥之五黨為州則二千五百家  
也州有長以帥之五州為鄉則萬二千五百家也鄉有大夫以  
帥之鄉有司也與猶舉也謂以鄉三事教成萬民鄉大夫論其  
者有德能者有藝以鄉飲酒禮等之為賓而獻其書于王也鄉  
天之職以正月之吉受教於國而頒之于其鄉更使各  
以教其所治以及其德而察其德也其德也其德也其德也  
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民與其德也其德也其德也其德也  
之書于王王再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天官曰王王德也其德也  
能之書于此實之也按是歲三年乃一行諸侯貢士于天子鄉  
大夫貢士于其國亦如此呂氏曰先儒謂鄉飲有四則三  
年貢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飲其四則黨正  
鄉人以其德能藝能飲酒之禮也詳見儀禮經傳中

小學句讀記卷之一

共

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

德者理之得於心者也知識事理為智事理通明為聖朱子曰  
藏分別而知覺無運用北溪陳氏曰智只是心中一箇知覺處  
知得是非非地確定○三山陳氏曰聖字專言之則為我  
善之極對衆而言仁者心之德而獨歸於中有一理存焉此心之  
則止於通明之一端仁者心之德而獨歸於中有一理存焉此心之  
德也乃所謂仁也義禮智則心之德而獨歸於中有一理存焉此心之  
也故仁之為德偏言則心之所主推一事專言之則四者無不  
也愛之理程子曰愛是情乃心之發也仁則是理朱子曰仁  
也氏曰無謂何以有用義仁何以能愛愛心之發而不知其  
中之仁故曰愛之理○許氏曰心之德是專言之仁固全說  
仁之理是偏言之義者心之制義是心之制義朱子曰心之  
仁其中又含義用義者心之制義是心之制義朱子曰心之  
如利斧華木勢將去可底從違事之宜理宜乎理也只是  
一處去不可底從違事之宜理宜乎理也只是  
宜方是謂那事物當然之理朱子曰到處合宜處也又曰心之

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蓋  
○仁對義為體用仁又自有仁之體用義又自有義之體用蓋  
己之心為忠心無乖戾為和而無有偏不盡之意如為忠  
孝為弟欲弟己之心也而事父事兄却無有苟簡不盡之意如  
為不得謂之忠也心無乖戾謂存心者溫醇恭讓而無有偏  
無有乖戾不和之意朱子曰所謂心與乎多無偏深而無有  
大要智只是箇分別是非底理仁只是箇溫醇恭讓而無有  
是箇道理通明達底理義只是箇剛斷裁制底理禮只是箇  
不欺底理和只是箇樂易不乖底理六者以聖受言之則此  
謂之德此章是說教其意蓋注於脩為也亦復其所以家父者  
而已

二曰六行去聲孝友睦婣任恤

行者理之見現於行如孝者也孝謂善事父母友謂善於兄弟  
睦能之也孝友睦婣任恤睦謂親於九族五服婣謂之親也問九

小學句讀記卷之一

共

族說者謂上至高祖下至玄孫林少穎謂若如此只是一族所  
謂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是不朱子曰父族謂卜族始  
之夫婦姊妹之妻女之夫家母族謂母之本族與母之親戚始  
其母姊妹之外親謂任謂信於朋友朋友相與信為任言信實可  
親五服以外之親謂任謂信於朋友朋友相與信為任言信實可  
能為人擔恤謂賑振於憂貧與明也憂貧謂憂患貧困○按德  
當事也恤謂賑振於憂貧與明也憂貧謂憂患貧困○按德  
不盡善則其心之所為有不復其初者哉

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藝者禮之寓於事者也禮有五曰吉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  
一則禮記記其天上並禮記取精意以享之神宗廟凡十有二條  
字也冬日至於圜丘祀之謂實柴祀日月星辰實柴者實牲  
於中司命祝融南極五帝星宿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三則禮記  
文曰宮第五節第四星也風師箕也南極星也此三者所以祀天  
神四則血祭祭社稷五祀五穀血祭者黃氣臭也社土神稷穀

此五經門戶也... 服朝之義... 小學句讀記卷之一

目曰矢... 小學句讀記卷之一

三

五

小學句讀記卷之一

七

2

心之所之謂之志身之所行如謂之行虛謂虛偽常謂常所就

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

式敬夙臯飭整也顏色整齊敬見况乎外也中心必式敬存乎中也夙興夜寐勤以檢身也衣帶必飭謹以檢身也三節皆力

行之事。謂中。朱子曰。式法也。天則。

朝益暮習 小心翼翼 一此不懈 是謂學則

益增也。翼翼敬也。朝夕朝而夕而皆習勤以務學也。小心翼翼。

敬以務學也此學文之事一專一也以心懈怠也以工則法也以言

通結上文

○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孔子名丘讀某不取也字仲尼是爲至聖先師萬世皆謂法者朱子曰謹者行去之

有常也出人在起居皆有常度而不易卽是敬慎也敬慎是字義

信者言之有實也。言之所發不空言也。必有是實方言。或言焉而必終其實者有實也。

汎廣也。眾謂眾人曰。汎愛不是人人去愛他。只如草芥不將一

等相掛害更事去驅家他及親近也。仁謂仁者得大孝家引曰

以是行其仙術。年六十。立不銖行。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

詩書六藝之文事功有餘則工去便可將此工夫去學文非謂

事之無一不行一事有暇則便學之非謂每日盡行此六事畢然

小學句讀記卷之一

三

程子曰爲弟子之職者爲字重謂行弟子之職事也力有

力行而不學文則主以考聖賢之成法議事理之當否而無行

或出於私意。又曰。人須是知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任意自做。安得不錯。只是不可先學文耳。朱氏公選曰。此言小

子之學。却行兼備。而行爲重也。○南軒張氏曰。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章雖言爲弟。爲子之職。始學者之

事然充而極之爲聖爲賢蓋不外是也

此章之首章有凡于曰三字。而格之者。象上章也。也者。女上此

朱子曰學也待本人原作造有邪有正性本無不正情厭物

安陸氏曰。如二南之正始。其爲言既易。去詩蘄明白而吟咏。

之聞仲陽反覆陳氏曰抑揚謂聲音高下其威人又易入故學



立於禮

小學句讀記卷之一

齒

外足以固人之肌膚筋骸而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逸志學者之  
持身於此固執而充焉則足踏實地卓然自立而外物不足以  
搖奪矣○存疑曰禮是箇規矩準繩底物日用間若都一一依  
禮而行真箇一時放肆不得此心真箇卓然樹立事物搖奪不

成於樂

朱子曰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平聲唱迭和去聲以爲歌舞八音之節  
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平聲禮樂所謂五聲  
六律十二管運相爲宮也詳見前命委章可以養人之性情而  
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子○新安陳氏曰邪穢謂私欲之  
危險未就熟者詳惡皆蕩滌而無餘意淳淳道理  
皆消融而無迹故學者之將所以至於義精仁熟易云精義入  
在乎熟之而已胡氏曰興於詩知之成於樂則知之精而自  
故曰義精立於易行之成於樂則行之熟故曰仁熟而自  
和順於道德者德而聖於義必於此而得之樂安曰此字並

小學句讀記卷之一

-1.3  
-7

此其邪穢而使之不存消融其宜淳而使之盡化學者之在於  
此涵濡而優游焉則能至義精仁熟之地而於道咸各極其和  
順而無一毫危殆拂戾之意也興則起立則不反威則渾又曰  
全此三節其間甚闊學者於此真積而力久焉則自知之  
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  
非小學傳授之次不是說用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上先後  
淺深也是說後來得效次第輔氏曰詩易於禮禮易於樂興者  
子曰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  
笙簧有文於風韻之凡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本於所以  
激發感動於人者又爲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世而有以起  
發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  
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於其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成人學幼  
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爲童子而不可闕焉者內有以固其肌膚之  
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外而有間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  
會而儀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  
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酬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

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踏之疾徐。不可以旦暮而能其所以養其耳目。抑其心志。使人論其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見其效。反在詩禮之後也。○愚按詩禮樂三者。乃古人自幼所學之文。及其學之久而有得焉。則此成不外是矣。故小學於弟子。餘力學文之後。即次之以此。

○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樂記禮記篇名。臨川吳氏曰。禮經之僅存者。皆存於今儀禮十七有辭。可謂記。記。故秦火之後。無傳。諸儒不遇。能令此斯須。一離一合之頃也。蓋樂記者。所記昔樂之義也。故名篇以此。斯須。一也。禮樂治身之本。故不可斯須離之。問樂記。謂樂不可斯須去。也。禮樂治身之本。故不可斯須離之。問樂記。謂樂不可斯須去。也。易。斯須。不和不樂。而斯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離。而中始得司馬公言曰。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禮者。文也。先王。禮樂之本。未嘗斯須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斯須去於身。身與於門。門者。於朝。廷。達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蓋如此。

小學句讀記卷之一

其

小學句讀記卷之一

其

子夏曰子弟子姓卜名商。朱子曰。賢人之賢而易其好。去色。

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身不其。

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之倫也。尊賢取友。雖均焉。

朋友之倫。而賢賢為重。故集註以四者言之。人倫莫重於君親。

此以賢賢居先者。以好善有誠。方能行下三事也。○語類曰。能。

竭其力。凡事當盡力為之。不可揆推。只做七八分。留兩三分。○

新安陳氏曰。易色是誠於好賢。竭力是誠於事親。致其身是誠於

事君。言信是。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

學之至。生質之美。謂生來資質粹美。下待為學。而自能如是。務。其。曰。必其意。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尊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陳氏。曰。可見子夏之文學。非事文一。

按立教則倫敬身三者。小學之綱也。綱如網之有綱。綱舉則。

夫婦長幼朋友之綱。敬身是心術。威儀是衣冠。飲食。父子君臣。

之綱。立教統明倫敬身而言。則又九者之綱也。父子君臣。

夫婦長幼朋友。心術威儀。衣服飲食。九者。小學之目也。父子。

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交。五者是明倫之目。

心術之要。威儀之則。衣服之制。飲食之節。四者是敬身之目。

皆立教之目也。而立教則教此而已。此字指九。或乃外是。

立說誤矣。外是立說。如辭章功利虛空偏曲之類。

立說誤矣。以視聖人脩道之教。其謬奚啻千里。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天台陳選點

關中王建常記

華陰張慄

朝邑上官汝恢

華陰李作模

明倫第二

明明之世倫人倫也其目有五明父子之親明君臣之義明夫婦之別明長幼之序明朋友之交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設立也庠以養老為義序以習射為義校以教民為義

內則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

冠綬如逆切綴端鞶事紳指首笏左右佩用偃腰刺著

威皆也盥洗手也漱漱口也櫛梳也繼結髮作髻者黑綰也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紒笏衣紉左右佩用

禮記

夫之父母舅姑之明日始衣神衣而加紳也佩用鉞線之類

左佩粉鏡刀佩小鏡下佩小鏡也合結也纓香裳也恐身有穢氣

爾尊者故佩之司馬溫公曰孫婦同

以適父舅舅姑之所

適往也所寢室也

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煖寒疾痛苛何瘳養而敬抑益搔之出

人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

瘳熱也苛疥也低下其氣怡悅其聲問衣之煖將滅之也問衣

之寒將加之也疾痛則抑按苛瘳則搔爬也○按已發而傷者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也○禮記而為苛氣痛而生搔抑問按摩之○搔謂抓撓出則或

之皆所以撫恤痛癢而一也○按已發而傷者

前以扶持之或後以扶持之○其力也○一出於敬也○方氏曰

以則於夫馬故稱以敬○

進盥少者奉林槃盥長者奉水請沃屋盥盥卒投巾

案承盥水者沃盥注水而盥也投進也巾拭手者

同所欲而敬進之采色以溫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所欲意之所欲食者陳氏曰溫承前音也謂以和采之類

色承諸尊者之意○方氏曰色以溫人○已之謂也○采色斯

謂也○必養其志○使飲飲樂其子之能養則非如

男女未冠者雞初鳴咸盥漱柳綴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

冰炭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男未冠女未笄皆幼者總角束髮為角也○陳氏曰總聚其髮而

束之也○按內則後言男角女齔○齔亦束髮也○束髮之

泉香物也○如蘭蓍助為容飾故曰容臭○以纓佩之味明也裏明

也謂欲明未明之時朝猶見也佐助也視具謂察視饌具寒暖

之節○如飯宜羹羹宜熱羹宜宜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箴切灑切掃切室

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

此亦內則之文而不言者蒙上章也○能皆於此內外婢僕之輩

亦取也○統謂尊者之枕箴○箴謂箴也○布設也○席謂尊者之坐席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父母舅姑將坐奉林席請何鄉○將往長者奉林席請何鄉

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尊縣余僕枕斂箴而獨

之○將往謂將設臥席也○是也○縣謂安生之牀○余僕今之臥牀也○

者謂侍奉之人○食飯也○篋以竹為之○篋以布為之○篋

坐席則問而何方設臥席則問其何方臥而起則執牀以

與之坐舉几以與之憑席與尊則收斂之○斂謂其所臥在下大

矣則束而縣之枕則以篋貯之○篋既斂而又以獨牀之者以

臥則單在席上尤當敬也○陳氏曰篋以親也○將坐奉席亦長者設席

父母舅姑之衣衾簞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對半  
謀厄支匪多餒俊莫敢用與恆飲食非餒莫之敢飲食

傳移也。衣衾席枕几。每日置之有常處。不得輒移。置他處也。

近謂挨逼之杖屨服御之重者尤須恭敬不敢挨逼之也敦奉

皆盛平聲下同黍稷之器陳氏曰平讀爲璽上釜也此厄酒器匣盛

水醬之器食餘曰餽與及也恒常也尊者所川之器非食其餘

則不敢用之所常飲食之物非食之餘者則不敢飲食之

此所以養其孝心也孝人心之所固有後  
世禮教不明自就節錄有不自知者矣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委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側皆

小學讀記卷之二

應以垂也應之故對對以敬也應之惟周定與誓言一應之

退之詩周可允傳之祭必謹齋戒也

降出入崑崙不致歲一決意臨壺帝冬丘蓋之中鼓底奇形

不夜生臥夫皆切

千作具堂點。山人以門。云。意。辭。畢。進。叩。前。共。持。各。持。一。竿。上。

易山門是而象其才致甲可易山我聖道之尊入見上

邊揚也。品。邊而後。其。身。微。仰。而。揚。也。噯。噯。逆。聲。噯。噯。食。飽。聲。噯。噯。

勞瘁忘歸則久體疲其伸偏任爲跛依物爲倚睠視邪視

也。嗷出於口。淚出於目。蹠蹠。噫噫。嗒嗒。則聲不恭。久伸跛倚。睇視。則

貌不恭。唾沫則聲貌。但不恭故升降出入揖遊之頃皆不敢

不敢擢シ 不敢擢シ 不有敬事不敢袒シ 但シ 楊シ 不涉不擢シ 不擢シ

衣衾不見現裏

亦不爲恭也。襲謂重衣。擻事謂習射。袒裼露臂也。涉謂涉水。

振振音牽也。非習射則不敢露臂。非涉水則不敢褰裳。褰猶

近也。褻衣衾謂近身之衣衾。其裏可穢。故不見。

母唾洩不見冠帶垢母和灰請漱搜衣裳垢和灰請澣衣

衣綻裂紉尼補切箴針請請補補綴貨掛二音

不見謂剃去之。唾法人情所不欲見故印垢塵流過切。也。和

湯漬也。陳氏曰。和灰如手洗曰湫。足洗曰潑。今人用灰湯也。疏曰。此湫潑對文。潑則通也。

上服曰衣。下服曰裳。以線貫箴曰紉。輔氏曰。請滑漱。請補綴。請

與箴而後請敬之至也循是而行之固無有不至者矣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事長茂事巖共帥率持

賤謂婢僕之輩共若也。帥猶也。特是也。謂皆猶是體可行之。

曲禮三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代性昏定而晨省

溫以致其暖如溫被之類請以救其涼如扇枕之類漢黃香書

則弱枕席冬則以定以安其寢省以問其安丙則展省者同堂

身溫而外見其氣行則雞初鳴異宮則  
非矣而外見其氣行則雞初鳴異宮則

四時之法此說一日之法先昏後晨兼示經宿之禮

必會也。反還也。而會見也。呂氏曰。出必告反。必面告會。不稱老。

受命於親而不敢專也常猶方也陸

且目游有寓身不他往也羽有業心不妄用也  
所習必欲其正端假身而不重所游必欲其安

自參則非所以養其志也

○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sub>捧</sub>盃洞洞屬屬<sub>竹</sub>然如弗勝<sub>升</sub>如將失之嚴威儼然非所以事親也

此禮記祭義之篇不以祭義而曰記記者以其言孝非言祭也餘皆放此愉悅之色見現於面婉順之容見於身盈盈滿也洞洞質慈貌屬屬專一貌勝當也言敬親常如執王奉盈周氏曰如執王言其恭如奉盈恐不能當其重滿而且將覆墜也若夫嚴肅威重儼

正格謹乃以上臨下之敬耳。豈事親之道哉。陳氏曰。和氣愉色。婉容皆愛心之所發。如執玉如奉盈如弗勝。如將失之皆敬心。

七

之所存愛敬兼至乃孝子之道真氏曰愛根於中者淡然後發於氣動於色見於容者如此可以偽爲也嚴威儼恪居上臨下之容施之於親則厲矣故曰非所以事親也

曲禮凡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主當也。室西南隅爲奧。爾雅：「室之西南隅曰奧。」文選：「室之西南隅謂之奧。」言隱  
 漏人也。東北隅謂之虛。言日月之明。尊者所居也。按疏：「古者室  
 是虛明也。東南隅謂之交。」言隱闇也。尊者所居也。齊南戶近東  
 者所居則西南隅無事。故名曰奧。而尊者居必主此。既是尊  
 則席端爲上。獨坐則席中之也。中席中於席也。一席容四人。共坐  
 者故人不坐不得居中也。行不中道。即所謂出入不當門辟  
 者。出人處也。此說較陳氏本註爲優。  
 食似饗。亨不爲粢。蓋祭祀不爲尸。

食饗如延賓奉祭之類。祭量也。饗具之多少。當順親意。不得自

限量也。尸神象也。尸所主以象神也。父主祭而子爲尸是父拜  
 子也。故不爲尸。則不享。朱子謂古人之事尸以子事父故也。○祭祀無  
 他蓋求神之道莫切於此。秦氏直以尊卑之勢而去之。後遂不可復矣。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親雖未言亦聽之恐言而不及問也親雖未動亦視之恐動而不及見也眞氏曰孝子之心惟恐纖介之差須臾之失故其以潛聽默察至於如此非誠於事親者其能若是乎上言尊親之事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言此亦不苟笑

苟苟且訾毀也。登高臨深危道也。苟訾苟笑。辱道也。人雖有是且訾之。必反見詆毀。不樂而笑。亦適取人厭惡。故曰辱道也。○呂氏曰。苟訾近於譏。苟笑近於詔。此言愛身之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八

事茶義云父母全而生之予全而歸之則不苟也不苟笑所以全其行不登高不臨深所以全其體體與行俱全具愛身者何邵氏曰爲子之道既當自卑以尊其親又當自重以愛其身

○孔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孟子曰遠遊而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  
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  
不敢更適西按不遠遊是常法不得已而遠遊又有處變之道  
謂近遊不是蒙引云大抵遊都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  
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輔氏曰許味集註非身歷心驗之不能盡其精微曲折之意如此事親者宜深體之  
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許晉齋曰爲子者母恩

念之心宜淡。謂以父母之心為心。胡氏曰：遠遊特事之至。近者兩能。即是而推之。則凡可以貽親之憂者。皆不敢為矣。范氏之說。○有友。庶有以安親之心。若已之思親。則終不置也。

○曲禮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

先謂忠難。死相死。疏云：為其親在。而以先許人是忘親矣。黃氏曰：許友以死。雖父母沒。亦不可。

○禮記曰：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

有猶專也。即許友以死之謂。示猶教也。有上下。卑當統於尊也。鄭氏曰：身及財。皆當統於父母也。○戴氏曰：髮膚以上。皆親之體。故專有其身。粒粟纖絲。以上皆親之用。豈敢自私其財。有非孝也。

父母存。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九

自此遺。彼曰饋。目下奉上曰獻。車馬物之重者。故不敢專之。以饋獻記之。文。

○內則曰：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

子而孝。敬父母。必愛之。婦而孝。敬舅姑。必愛之。然不可恃愛而於命或逆或怠也。逆謂不順。怠謂不勤。朱子曰：勿逆勿怠。此謂日慈愛之心也。

若欲食。之雖不耆。視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

青欲音好。去聲。也。待謂待曾者。祭已不好。而改命焉。然後去。上聲。加之。事人代之。已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

姑且也使教也。陳氏曰：尊者任之以事。已既為之矣。或念其勞。

又使人代為己。雖不以為勞。而不欲人代。然必順尊者之意。且與之。若慮其為之不如己意。止教之。及其果不能。而後己復為之。黃氏曰：此兩節。皆明弗逆弗怠之意。應氏曰：是非故為矯情。

○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貨。交易之物。畜。藏積之物。假。借人也。與。與人也。鄭氏曰：此言家事統於尊。而不敢專也。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

或賜之。謂私親兄弟與之。佩雜佩。鍼線之類。帨巾。蘭皆香。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十

草。一名澤。芳。師古云：即今白芷。蘭。俗呼燕尾香。山谷。蘭。一幹一花。而香有餘。曰蘭。皆所佩。衿中物也。輔氏曰：新初也。如切受兄弟之賜也。

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

反賜之。謂舅姑不受。而復與之。不得命。不允其辭也。如更受賜。如再受舅姑之賜也。待之者。待舅姑之空。去聲。乏而獻之也。曰受之。則如新受賜。不受則如更受賜。受之至也。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又請其故。賜而後與之。

故。即反賜之物也。亦必再請於舅姑。既許。然後與之。黃氏曰：不敢私受。故獻諸舅姑。不取私與。故復請其故。輔氏曰：非誠於無私。喜不自私與者。不能如。



○曲禮曰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諾應之緩而後起也唯應之速陳氏曰父以恩師以道故所教同

○士相見禮曰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果皆若是

士相見禮儀禮篇名三篇也其篇內或士往見卿大夫或卿大夫下見士或士與大夫見君之類禮無不具而綱以大夫或卿大夫也視而觀其顏色可傳言未也抱懷抱也視抱容其思之且為敬也視而察其細已言否也毋改謂見答之閒當正容體以待之毋自變動嫌懈情不虛心也果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皆若是視之儀無異也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士

若父則遊日毋上上於而毋下於帶

子於父主孝不主敬故所視差切又茲廣因觀安否何如也記曰凡視上於面則教下於帶則愛不能以下人矣下於帶者其氣

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

視足伺其行也視膝伺其起也

○禮記曰父命呼唯委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

父命呼為父命所呼也唯諾皆應也而唯速於諾走趨皆步也而走速於趨趨張拱端好有翼如之容走則急奔而不暇趨也

○老出不易方復伏不過時親癢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

易改也不易方如已告云東往則不敢更適西也復還也不過時如已告云晝還則不敢更至暮也

陳氏曰易方明恐名已而莫知所在過時則恐失期之髮瘡病也色容不盛有憂色也孝子之事親無所不至此特其疏略之禮節耳

謂常行疏略之禮而已非大節也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切不能飲焉

口澤之氣存焉爾

不能猶不忍父母沒而澤猶存故不忍方氏曰書書策也杯圈飲食器也手澤汗之所漬也

謂其書文平生常執以訓習手也

謂其書文平生常執以訓習手也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士

○內則曰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

食口津所潤澤猶有餘氣故不忍飲也此禮記王藻之篇

婢子婢所生者若及也一云或也庶子庶孫庶母所出者父母所愛

當終身敬之非特愛之而已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母敢

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由自也視此也

陳氏曰不敢以私愛違父母之情故也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

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宜猶善也謂與之相善出謂出其妻天職直婦有七出其一不順父母見後明夫婦義

應氏曰父母以為善子情雖替謂不與之相善而義薄也而夫婦之禮亦不可不行焉知有己也

○曾子曰孝子之養下同老也樂下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

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老及四其字皆指親而言樂其心怡悅其心也陳氏曰諡父母於道也不違其志承順其志也能養方

氏曰怡聲以問所以樂其耳柔色以溫所以樂其目昏定所以安其寢處省所以安其處忠者盡己之心也養親之道雖非師

舍飲食以能養君子何以養之亦曰忠養之而已夫養之以物止足以養其口體養之以忠則足以養其志矣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大馬盡然而

況於人乎

父母所愛之大馬猶愛之況父母所愛敬之人乎陳氏曰如事

若兄若弟若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不愛乎若其不愛者則

父母也若親若賢若父母之所敬也吾其可以不敬乎若其不敬者則

類而養其父母也

○內則曰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

於冢婦

老謂傳家事於冢婦非以年計也而禮七十曰老而傳則舅姑

於長子其婦亦得從夫知家事也若舅先沒冢婦長婦也祭祀

賓客禮之大者猶必咨稟而後行焉鄭氏曰婦雖受傳猶不文

後婦姑各介婦冢婦也得其宜矣

舅姑使冢婦毋忘不友當作無禮於介婦

言舅姑以事使冢婦既不可怠於事方氏曰不以居長而致自怠也又不敢恃

舅姑之命而無禮於介婦也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

坐

敵相抗也耦相並也命出令也言舅姑若以事使介婦亦不敢

恃此而與冢婦相抗並方氏曰言事之勞逸不敢與冢婦均也

事具非惟任事不敢抗並亦不敢並行而行並命並出命並坐

並立也鄭氏曰又言介婦之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

凡婦通冢婦介婦言私室婦之室蓋婦侍舅姑不命之退不敢

退也鄭氏曰婦則婦言凡此非特舅姑事謂私事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

雖冢車徒舍去於外以寡約入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

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

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妻呂氏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百世不

祖五世則遷者小宗也宗子上繼祖祧族人兄弟皆宗之冠也

妻必氏氏必姓祭則宗子主之陳氏曰大宗所以統其宗族小

宗所以統其兄弟故一人之身從下數至始則大宗惟一數至

高則小宗則四此古者宗族人情相親人倫不亂豈非明適庶

宗小宗之法而然與祇敬也從從聲人也舍道也約省也合

亦謂入宗子之家加高也言非惟不敢以貴官入宗子之家凡父兄宗族皆不敢以此加之疏曰此支舉士事大宗子其大宗傳曰敬宗故敬宗族故宗廟則祧事宗子宗廟乃所以嚴宗廟也雖貴官不敢以貴官入宗子之家祧事宗子使舍於外以寡約入者不敢以支臨宗也加於父兄宗族與子加於一人等之加同蓋彼賤我貴彼貧我富而我以貴富服御人其門則是以貴富加貧賤也

○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朱子曰諫而不逆謂委曲作道理以諫不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也恐觸父母之怒止而不諫者非也務欲必諫達至兩其怒者亦非也諫而不逆即論語所謂幾諫也朱子曰只是漸漸細細諫不要峻暴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去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切又諫

吳氏曰下怡柔皆和順之意蓋諫易至於犯故欲和順也入納也起者悚然興起之意胡氏曰子之事親主於愛雖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皆

不說與其行於鄉黨州閭甯執熟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二千五百家為州二十五家為閭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執諫謂純熟殷勤而諫新安陳氏曰不曰苦諫而曰執諫孰字有恭惡也不諫諫而父

不諫諫而父呼得罪於人其罪重二者之謂不諫諫則其親於曰起者悚然興起之意執者反復執之謂不諫諫則其親於不義使得罪於州里等而上之諸侯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國人天子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孝諫也怒而亦起敬起孝孝敬之別豈容有他念哉豈容有一息忘哉

○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將以感動親心庶或能聽也方氏曰子之事親三諫不聽苟遂

故諫之蓋將以感動其心而或聽則仁之至也○按以上三章言諫親之道曲而盡矣所謂有爭子身不陷於不義者此也事父母者宜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容恐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矧切怒不至訾利疾止復故

櫛梳髮也翔張拱也謂人之行張拱而翔如情戲娛也變猶易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去

也貌謂色也齒本日矧怒罵曰訾孝子之事親病則致其憂不櫛憂不為飾也不翔憂不為容也不惰憂不為謹也詩善戲謔

不御憂不為樂也方氏曰不以所樂而忘所憂也不為訾不為訾也訾為言者蓋常御之樂士無故則不食肉

味變耳矧可飲酒但不大笑則見矧怒甚則至訾亦為忘憂故戒之復故復常也疾止則憂散故復常王氏曰父母有疾而致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

嘗謂度其所能也方氏曰君於子居無事之時其膳也膳夫品不可忽也



如禮記三推國之祭卿大夫相去聲君命婦相夫人家之祭舉

子相宗子備外官也衆婦相宗婦備內官也宗子祭先考衆子

官宗婦祭先妣衆婦供饌豆所以備內官官既備則事無闕

矣方氏曰官所以執事所以具物故口官備則其備呂氏

至美以薦之禮內則盡志外則盡物所以盡物者盡其物之

○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莅利之有故則使人可也

莅臨也必身親臨之者致其如在之誠也論語曰祭如在神

如在輔氏曰有故謂疾病或不得已之事已既不克與去而

時又不可失則使他人攝之可也

○祭義曰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

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喜齊三日乃見其所

爲齊者

齊之爲言齊如字下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此出祭

所以致一故一則不齊者齊矣朱子曰誠致齊於內若心不

慮之類致齊三日方氏曰若心不齊則散齊於外若不飲酒

不茹葷之類散齊七日鄭氏曰不御不樂不男方氏曰若手

好去也香欲也飲食也五其字及所爲皆指親而言疏曰因其

五事謂孝子思親存之五事也○方氏曰齊三日則致齊而

至者如見其存後見其所爲齊者思之至故也蔡氏曰言思之

祭之日入室儻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入戶肅然必有聞乎

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陳氏曰入室入廟室也此祭日之制初儻然彷彿之貌見乎其

位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周旋出戶謂薦俎酌獻之時行步周旋

之間或自戶內而出也肅然儻惕之貌容聲舉動容止之聲也

出戶而聽祭畢而出聽也此設薦已畢孝子出復愴然大息之

聲也馬氏曰後然言其貌肅然言其容儻然言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者欲不忘乎心

輔氏曰先王能存其心孝者人之心惟先王無物故親之容色

自不忘乎目親之聲音自不絕乎耳親之心志者欲自不忘乎

心此一節惟輔氏說得先王之心看他連下三箇自字方見

致愛則存致怒則著者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陳氏曰致愛極其愛親之心也言追念致怒極其敬親之誠也

言想見存以上文三者不忘而言著以上文見乎其位以下三

者而言輔氏曰著存不忘乎心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右夫安得不敬乎方氏曰致其愛矣親雖亡而猶存致其怒矣

者蓋愛慕之極痛手其若存誠怒之極耶手其有見

此鬼神之常理也其可不敬乎敬則有不敬則無矣

○曲禮曰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聲祭服爲宮室不斬

於丘木

粥賣也丘墓也君子寧其身之困而不忍慢其先孝敬之至也

呂氏曰丘木所以爲宅先爲宮室而斬之是

慢其先而泚吾私也○鄭氏曰廣敬鬼神也

○王制曰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假借也大夫有川祿祭器當自具故不假陳氏曰大夫有田祿則祿者不設祭器則祿之可也造為也燕器自奉之器祭器未成則不造先神而後已也

○孔子謂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膚皮也身體言其大髮膚言其小身躬也體四肢也髮膚謂皮肉也道者當

然之理朱子曰凡言道者皆謂事物之理也身不苟妄而行必由道身不苟妄而行必由道身不苟妄而行必由道身不苟妄而行必由道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二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孝之終始也

愛親者不敢惡去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刑儀法也與氏曰孝者不出乎愛敬而已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無所疾惡也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無所慢易也躬行於上而德教自刑於下天下之人無不皆受敬其親矣

謂至德之教仰愛敬流為風化也百類以人言四海以地言王者受命於天故曰天子躬行愛敬而其下化之至於人人愛其親敬其親是則所謂此大孝尊親之事記祭義○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事尊親之事尊親之事尊親之事尊親之事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此諸侯之孝也

制節自制於禮節也謹度謹守乎法度也制節自制於禮節也謹度謹守乎法度也制節自制於禮節也謹度謹守乎法度也制節自制於禮節也謹度謹守乎法度也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三

不溢社土神五土稷穀神五穀惟諸侯得祭之諸侯謂公侯伯社稷國之土也稷穀神稷穀神五穀惟諸侯得祭之諸侯謂公侯伯

天子而傳之子孫者豈易而得之哉雖其身已沒而其心猶賴天子而傳之子孫者豈易而得之哉雖其身已沒而其心猶賴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然後能保其宗廟此卿大夫之孝也

法法度也道言也宗程子曰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卿大夫有  
家之廟六食采地如其大夫四命采地如其大夫三命之采  
諸侯之廟六食采地如其大夫四命采地如其大夫三命之采  
可出兵車百乘其謂百乘之家必有廟王廟大夫三廟一廟  
而三廟法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  
不同而大抵廟大夫立廟皆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  
子為宗者無皇考廟也故言保宗廟世祿之家而克山常往  
焉故卿大夫之考廟皆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  
能世有其家而宗廟可保保宗廟則祿壽矣

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守  
其祭祀此士之孝也

移事親之孝以事君則忠矣移事親之敬以事長則順矣上即  
君長也士有田祿以奉祭祀田收其所入以爲祿也祭法適士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二廟官師一廟東陽許氏曰適七天子之上士即元士也受三  
命地五十里視子男二廟祭祖廟官師凡有司之長蓋中士  
下士也適立一廟祭故言守祭祀故士之孝必忠順事上方能  
不失其田祿而祭祀可

川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朱子曰川天之道因地之利謂依時及節耕種田土天道者五  
春夏秋冬四時之運也則學農之事農四時之氣春生夏長  
秋收冬藏也五土謂山林川澤丘陵墾墾原隰墾墾五土高  
下生施之宜也五土謂山林川澤丘陵墾墾原隰墾墾五土高  
州其教宜泰謹身謂不作非禮不犯刑憲節用謂省使儉用不  
妄耗費人能行此則身安力足有以奉養其父母使父母安穩  
快樂方是孝順雖是父母不存亦須如此方能保守父母產

業不至破壞乃為孝順保守產業一舉是又指出聖旨若父母  
生有不能奉養父母亡沒不能保守便是孝之人天所不容  
地所不載幽為鬼神所責明為官法所誅不可不深戒也此其  
下能養之事此節所言能養之事雖說是孝之下者然在庶人  
盡之道自天子至於庶人但各隨分自盡便為孝矣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孝之終始見現上文事親而不能有終有始災及其身必矣子  
既條陳五孝之用具言孝道之詳至為萬世法而又通

孔子曰父母生之續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是故石愛  
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悌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悌禮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悌猶弟也真氏曰父母生我者也我則嗣續乎父母者續嗣傳  
天性之恩孰大焉君之臨厚父之臨子所以治而教之也其厚  
乎我孰重焉合君親而並言以見如君臣其義一也結曰莫太

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樂則致其樂喪則  
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致極也樂謂愉色婉容愉悅容顏悅色人子事親之心自始至終  
無一毫之不盡可謂孝矣張曰凡為孝子者須備此五等事  
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丑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  
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法猶為不孝



駢奔肆亂悖逆醜同類爭鬪亡滅亡刑削戮也兵謂以兵力  
相加言處仇衆之中而每事好爲爭鬪必至以兵力相傷害也除去也三牲牛羊豕也三者  
不除裁將及親其爲不孝大矣口體之奉豈足贖哉按居致數五者皆事親之稱也其中係目甚多因當詳考而力行之如鬻鬻爭三者  
乃危亡之行也其裁將及於親尤須時省而決去之信能如此  
方可與言事親矣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去聲下同一不孝也博奕亦去聲下同好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縱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去聲四不孝也好勇鬪很下聲切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廿五

四支手足也顧猶念也博局戲弈圍碁私偏私從從志也欲謂耳欲聲自欲色也戮羞辱很忿戾也新安陳氏曰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至重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

行猶奉也。蒞臨也。交兵曰戰。制行隊伍曰陳。遂成也。曰莊曰忠。曰敬曰信。曰勇皆持身以敬也。一有不敬小則辱親大則禍親矣。周氏曰。蒞蒞者慎其獨者也。能慎其獨故其在上則事其君忠。蒞官教以之在下則朋友信。戰陳畏此君子之先務。故其序如此。○抄孝子張身之事。益止於此五者。曾子蓋略言之耳。若受全歸。須是從此推之本孝。巨細無一不敬始得。○此章

亦出於  
祭義

○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五刑墨劓劓刑所宮大辟也墨者刺面刻刻爲瘡也墨者一名劓劓者割鼻劓者刑足足足曰刑如鎖上宮者宮者刑也男去勢去勢劓勢劓勢人刑人刑大辟大辟死刑也按書呂刑墨屬墨屬千劓屬千劓屬劓屬

千也則禮司則享五刑之法以亂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絞罪五百呂侯入爲司徒調暢夏書增輕二千五百條主修王乃命制重始降有三千故其書名曰呂刑則所以罰惡惡莫大於不孝故罪亦莫大於不孝愚按自漢除肉刑以來所謂五刑者一有古今之異然其罪莫大於不孝則未嘗不同也○此章出於孝經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葉

右明父子之親凡三十九章前二十章樂明人子事親之道  
矣次三章明諫親之過次二章明憂親之疾又次二章明不  
忍九親之心次六章明祭親之禮此則事親之變而孝子之  
所愛勤而自致者也然事親要在守身次五章又樂明孝子  
不斷不辱之事而結以孔子之言曰五刑之屬三其身而罪  
大於不孝其警之者切矣○朱子曰人之所以有天性而不可解也  
形於母而資始於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  
又曰父子欲其親若臣欲其敬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則  
便自然有親有君臣則便自然有敬是卽書所謂天敘有典  
也敬爲

禮記曰將適公所宿齊莊皆切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夢曹思對命  
既服翟衣觀賈王聲乃出

適往也。公所君所也。循前期也。史掌文史者。陳氏曰。大夫之事。史蓋掌文六之事。  
耳。非史官之此也。中博三寸其銀六分。  
笏者。忽也。普事以備忽忘者也。笏二尺有六寸。

而去。天子諸侯中。上而。思謂所。思告君者。對謂所。大夫士。則上下。俱。只是。中。間。一。般。思。謂。所。思。告。君。者。對。謂。所。擬。對。君。者。命。謂。君。命。三。者。皆。書。於。笏。有。進。思。盡。忠。之。意。焉。  
既。者。思。又。書。對。命。便。是。他。思。要。盡。忠。然。此。本。諸。書。思。對。命。皆。謂。敬。謹。之。至。恐。或。遺。忘。也。朱。子。曰。笏。所以。備。遺。忘。也。漢。書。有。乘。務。奏。事。又。曰。快。滿。亦。笏。之。類。以。是。為。備。遺。忘。故。手。持。眼。口。兩。於。君。前。有。所。指。畫。不。敢。用。手。故。以。笏。指。畫。今。世。運。用。以。為。常。物。之。既。服。著。朝。服。畢。也。容。貌。儀。觀。似。王。之。尊。明。極。不。至。則。失。色。於。人。故。預。習。之。上。繫。於。下。垂。三。道。穿。以。瑣。珠。下。時。有。以。瑣。珠。中。央。下。瑣。珠。以。所。繫。動。則。牙。前。後。瑣。珠。而。為。聲。音。以。瑣。珠。必。響。丁。當。是。也。今。朝。服。有。之。習。容。貌。王。聲。者。皆。有。聲。音。保。其。已。為。物。之。役。書。笏。備。其。忘。習。容。貌。王。聲。其。儀。觀。敬。君。故。也。此。亦。之。文。

○曲禮曰凡為君使去聲君使去聲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為字經  
君言即君命受命即行敬君也

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去聲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  
山謂出門辱者屈辱君命之辭也陳氏曰至則拜命歸則拜送皆敬君也

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去聲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反還也朝服而遣使下堂而受命皆敬君也陳氏曰使人於君

室受命者始以已命往終以君命歸故使君反則不下堂反則下  
使之初往命必朝服亦不常不朝服反則君命歸則朝服也至其  
長樂陳氏曰言朝服而命之則知拜送亦朝服也言拜送  
拜送則知朝服而命之亦拜送之也無何立文見其類如此○吳  
郡禮序尊敬君命之說為尤詳朝受君命及舍於家非必使事  
如此其急也不敢慢君之命也使者以君言至出而拜迎出而  
拜送非作使者也拜君之命也使人請命於君其往則朝服而

○論語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朱子曰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躩辭貌  
乃盤旋曲折之意吳氏曰足躩如也足躩如也足躩如也  
曰足盤屈如不能行者皆敬君命故也輔氏曰擯人主使之  
者盡人主之禮意而欲賓之無違於禮也勃如顏色之變躩如  
容止之變心敬於中則容變於外自然之符也聖人固未嘗不  
則敬必急至耳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襟切如也  
朱子曰所與立謂同為揖者也用五人以次傳命周禮行人上  
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各隨其命數黃次於大門之外主  
人使摯者出而請命摯者為上摯大夫為次摯士為三摯主國之

若公則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陳氏曰  
於摯以示禮也若其傳命之制黃次於大門之外而大門之內  
立於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八十步子男立於庫門之外  
直於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八十步子男立於庫門之外  
六尺末摯與末介相去三丈六尺八十步子男立於庫門之外  
所以示謙也上摯受君命而傳之承摯遞傳至末摯末摯受  
至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之命而入家引曰依禮行人  
傳主人之命以復於賓而主人隨後進賓之命而入也揖左人則  
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揖只是拱也手揖以命傳付之朱子

蓋夫子時為不揖求揖揖貌如拱也蓋手動而不動也  
在拱左上揖在其右也揖貌如拱也蓋手動而不動也  
趨進翼如也

朱子曰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趨進者主君延賓而人  
趨進翼如也

也輔氏曰凡人疾者則于易發而難治今疾起而  
導而張其端如身舒其所謂逆次不達者是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傾矣

朱子曰紆紆君敬也所謂賓退者蓋既入成禮後退而執節也

賓更不顧而去朱子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故兩拜

紆紆也解也賓雖退主君教猶存賓去不顧則上君之教

解也○此章記孔子為君損相之容初也揖與趨進行之容

之至也也賓退禮畢之後也皆天理之節文所當然至於折之左右衣

之至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朱子曰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輔氏曰

所不容矣今以眇然之身入之如

不容焉則心小而敬謹可知矣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後

朱子曰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樞闕之側若出入處也按中門中

今家頭相闕是中門兩旁有樞闕是大門兩旁之木如

則西為左而東為右若以從右出則中門而右言門自外視內

入左扉常掩蓋必有賓禮方啓耳闕門限也謝氏曰立中門

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立不中門則行亦不中可知也禮曰大

通君出入處也○南軒曰立不中門則行亦不中可知也禮曰大

行不履闕行以度也存疑曰此是入公門時事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朱子曰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立之處所謂寧也又

所謂外朝也後氏曰謂治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

當在屏外門內此為不同耳屏制何如曰樹小於於常門以

曰此是外朝人君臨蒞之所故又為治朝君雖不在過之必敬

入則為內朝矣下文攝齊升堂內朝也

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兩氣似不息者

朱子曰攝齊切也齊衣下縫也也齊氏曰攝齊者下禮將升

堂兩手握衣使去地尺恐攝齊之而傾跌失容也

上曰衣下曰裳故則可通故註云握衣趙氏曰古者諸侯

之堂七八尺一級使裳之齊去地尺則升階不蹶也

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息後細自不覺其出入

一似不

息者也

出降一等還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踞蹠如也

朱子曰等階之級也還放也漸遠所身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

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輔氏曰

踏蹠之餘也朱子曰此是到本稍又加整頓象人未備便

與出字自入以至聖人則始手敬終手敬新安陳氏曰此章當玩人

出始終一於敬也○此章記孔子在朝之容黃氏曰此章記人

人門二過位三升堂四下階五復位○胡氏曰初則身如不容

氣解顏若少放矣而欲踏蹠餘敬久猶

未忘則聖人所以存心也可見矣

○禮記曰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

陳氏曰君賜及門既拜受矣明日又乘服詣君所而拜謝其賜

敬君之至也二賜字句釋

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

輔氏曰君雖賜之而未有命使之乘服則亦不敢即乘服也意

自古之人君賜臣下以車服又必命之乘服與此章亦  
○尚禮曰賜果於君前其有核切者懷其核

本質曰果實曰核懷之敬君賜也鄭氏曰嫌乘

○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概者不寫其餘皆寫

御食侍食也陳氏曰君食而餘謂食之餘者既洗滌也陶器不

可洗滌則就木器食之若雅音恒祭也字

戴氏曰果核物也寫於則器而食之陳氏曰不飲口澤之漬也

○論語曰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

高旭之

朱子曰食物恐或餒後餘故不以薦曲禮曰饌正席先嘗如對

君也言先嘗則餘常須賜矣或謂不正不坐豈必賜食而後正

為禮也曲禮主人請入為席賓既升又跪正席先嘗此又不可以

之席至此然後正之義蓋敬禮之至耳○饌氏曰賜食有說當

嘗時已孤也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

君之惠所賜之物無故不敢殺也○輔氏曰所賜既熟所處亦

差聖人之時中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反

祭謂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朱子曰古人飲食所備各出少許

食之人不朱子曰侍食者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

食然不敢當客禮也周禮王所祭之物皆先食之

示無禮也王乃食故夫子於君祭則先飯就如為君嘗食者然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掩袂待

朱子曰東首以受生氣也天地生氣始於東方問記云親當

疾時為然朱子曰常時多東首亦有禮意臥時掩袂曰君未

北獨下君問疾則適於南屬下使君於室中而南面視之存北

面之義也家引曰在北屬下則東首其意而屬下亦必東首

一臥病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

引大帶於上也張氏曰雖不能與不忘恭也輔氏曰一息尚存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朱子曰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四章皆記孔子事君

之禮

○吉月必朝服而朝

朱子曰吉月月朔也謂每月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張氏曰雖

猶往月朔之朝

○孔子曰君子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

上下能相親也

真氏曰將猶承也匡正也進謂入見其君則思盡己之忠退謂

出適私家則思補君之過謂是君之則處思有以補之是欲

塞其無一時一念之不在君也通言只深兩箇則字便見得無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附錄

朱子曰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黃氏曰大臣者異乎羣臣而起乎其上者也以道事君謂盡責難之義而不容悅存疑曰君謂以苟順君之私欲也志在於行道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不可謂道既不行決不肯仕而以不合不從是必行己之志也只足以道事君而君不行吾道也○與氏曰道者正理也大臣以正理事君君之所行或有不合於正理者必規之拂之不苟從也道有不合則去之不苟順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路孔子弟子姓仲名子路魯卽卡人今兗州人字子路泗水縣人曰犯謂犯顏諫爭去聲○只諍便是犯也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參者莫只是易便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子路問曰言於人君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太過則近乎欺○洪氏曰忠而犯之

所謂有犯無隱欺而犯之是犯上也○饒氏曰事君以不欺爲本然不欺甚難惟是平日於慎獨上實下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色好貨却誣其君勿好色好貨皆是欺若此而後能不欺君也然欺非一端如富說不說或說得太過當做不做或做得不力及外然而中不然已不然而責君以必然之類皆所謂欺也事君者須是於此乎處都禁絕了方可犯過謙爭不然欺欺之罪實無所逃而猶欲沽爭臣之名乎○黃氏曰若反覆以觀能無欺而不能犯則未免有回互之失能犯矣而不能勿欺則未免有矯飾之病此又不可不以爲戒也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  
與哉。疑辭朱子曰鄙

弱四者皆鄙也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新安陳氏曰得謂得富貴權利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齒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朱子曰小則吮切交輝抵舌紙上紙切以痔切凡大則拭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莊子列禦寇篇秦王有病召醫破股流血者得車五乘痔漏下血所治定下得車愈多子豈復知其痔何得車之多也明漢安幸傳文帝病痼疾幸通常為上吮吮之者已月數

○張氏曰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敢違前篡弑之心惟患失也建決至此然則計利一自便之謂是乃弑父與君之原也○輔氏曰此解無所不至夫一句甚當蓋其止也也則求以得之而已雖行險微侍乘間抵牾然其惡猶有止也至於患失則無所不至矣上則尤應砥持不惜身命大則弑父與君禍及國家○又

發明新氏三品說曰志於道德則功名不必外求而得其或終無所成則亦三品說曰志於功名而得之則已矣不然則行險微侍各則其心已是謀利計功幸而得之則已矣不然則行險微侍枉其為庸俗陷溺之能方可想而見也蓋三品之說無非此意然能推見辭夫之所以為害如此也

鄭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折說見論語集註

○孟子曰貴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貴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

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

敬君之至也朱子曰恭與敬大異也恭只是恭意思較闊大

之進為多可也敬意思較細將貴難之恭是充實大志自帝王

所開陳善道而邪者奈何曰君有邪心而臣當閉之而不閉則

為之開陳善道使之則動有端揚之也其言不可得而不入矣故必

存疑曰貴難是大綱事陳善閉邪是實事其目則謂邪者亦不難

工夫又曰曰謂邪者亦不難其目則謂邪者亦不難其目則謂邪者亦不難

至主益貴難乃謂之恭則知恭之教則知恭之教則知恭之教則知恭之教

耳此則其敬謂其君不能行善過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

也人臣當望君以堯舜若其君不足以致大治或導之以功或

而不輔之以仁此皆其君之不足以致大治或導之以功或

以極等之事望其君以堯舜若其君不足以致大治或導之以功或

今心聞之望其君以堯舜若其君不足以致大治或導之以功或

同然望其君以堯舜若其君不足以致大治或導之以功或

失○索引曰謂吾君不能正與貴難者相反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朱子曰官守以官為守者人臣之職事如禮樂刑罰言責以

言為責者人臣之職事如禮樂刑罰言責以言為責者人臣之職事

言責以言為責者人臣之職事如禮樂刑罰言責以言為責者人臣之職事

言責以言為責者人臣之職事如禮樂刑罰言責以言為責者人臣之職事

言責以言為責者人臣之職事如禮樂刑罰言責以言為責者人臣之職事

言責以言為責者人臣之職事如禮樂刑罰言責以言為責者人臣之職事

言責以言為責者人臣之職事如禮樂刑罰言責以言為責者人臣之職事

言責以言為責者人臣之職事如禮樂刑罰言責以言為責者人臣之職事

○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

蠋齊之畫邑人齊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地方畫邑有人

忠義之臣始終一心貞烈之女始終一志不以利害易不以

先生變按通鑑燕將樂毅破齊日由州殺木建人燕即方古

為上將軍破齊問蠋賢使請蠋蠋拒之以此遂自經死樂毅破

齊下七十城齊人皆曰蠋賢也三十三里無人使人請蠋蠋拒之

燕人曰吾且將蠋也蠋曰也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

不用吾謀故退而耕於野蠋曰也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

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於義也蠋曰也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

知何美守死此數所以不能下二邑也蠋無存齊之功可乎

作史者功田而不及王蠋故表出之○宋子虛蘇史詩曰比

時忠憤蠋書上

右明君臣之義凡二十章有一章明將朝君也次一章明為

也又次一章明在朝出入升降也又次一章明受君賜及君前

飲食也次一章明君視疾也又次一章明君命也又次一章

章明致仕也凡此皆君臣之義所在也而自多於其間者

又反觀以明盡忠事君不苛細微則去就生必善後後人

二君焉此君臣之義也臣之大節立於是矣○朱子曰君

臣父子之大倫夫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非也故臣之於君

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

為不如是則無以盡其心云爾

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

行媒謂媒氏之往來名謂男女之名幣幣帛也

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朋友以厚

其別也

其別也





執摯至以相見敬亭別也男女有別必刻切下同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昏禮摯用鴈呂氏曰男人大之摯也主昏禮而用大夫之摯攝盛也○朱子曰用鴈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也  
章明也執鴈以相見行敬以明別也疏曰昏親迎入門先再拜  
行敬以明夫婦體有一男女無別則淫僻之罪多而父子之恩薄  
分別不妄交親也男女無別則淫僻之罪多而父子之恩薄  
故必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視謂父子父子親則養生禮作養生  
舉位體作謂節明禮以義也指之家國天下而萬物各安其  
即上下尊卑間之節文展數也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三九

所父子安其所者無亂亂兄弟之分之事也○馬氏曰學者交接之  
不正故法乎致敬人之私禁其於相席之上男女之際不可  
曰男久有別然後父子親何也蓋男女無別於內則夫婦之道  
喪而父子有相親之恩父子有相親之恩則必有相親之美故  
義生焉非謂父子之親如此捐而至於兄弟朋友君臣上下之  
際皆有義則父子有父以相接故曰養生然後體作禮作而貴  
物安皆起於男又此萬物所以安也自父子相親推而至於萬  
物欲有牝牡之合而無內外之別有生育之愛朱子曰漢武帝  
溺於聲色游獵後宮父子不親遂至戾太子名據成之變此亦  
夫婦無別而父子不親之一證河鑑初武帝寵幸宮妾而疎后

曰白皇后出武庫兵發急乃不得已從其厚石誌謂收斬亮等  
太子及帝大怒詔丞相屈晃捕朝反者大將軍陳氏亡是上信  
義太子度不得意乃自經○此章出記郭特雉陳氏謂言香體  
郭特雉而曰然也

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取妻以代父母有可感傷者故不舉樂此章出記曾子問

○ 皆不贊人之方也！

序猶代也。童子則代父在婦則代姑。故不賀。曲禮曰。賀取妻者曰。客使某。蓋若氏氏。賀者以物遺人而有所度也。若氏氏爲先祖。客入子之所不得已。故不可謂賀。且。不賀。尊卑。酌食。以名。昏禮。尊卑。則遺問。不可廢也。故其辭曰。聞子有客。使某。酌食。以名。昏禮。因謂之名。稱賀。○此章亦郊特牲之文。

小學何讀記卷之二

四十一

○內則曰禮始於啖夫婦爲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  
宮固門閤昏寺傳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夫婦人倫之始禮爲人倫而設故始於謹夫婦爲宮室以下

皆謹夫婦之事。閤守門者。寺守宮者。閤以止入。寺以止出。○劉氏曰。凡禮者。爲人倫而設。

[illegible]

則出入之禁可嚴闔寺宇之不嫌於處內也故男非其時不入女非其體不出所以爲天下士之用

曰深宮則外人不得而入。閤門則強者不得而啓。

男女不同枕謂不共枕席於夫之側謂不共枕席不敢藏於夫之

不取共淫者

栢者曰栢直者曰栢挂衣者也篋箚骨竹爲之貯衣者也浴室

曰福草盧吳氏曰言內外之辨非特男女為然雖夫婦得相親者亦然又曰夫婦且如此則非夫婦

夫不在斂枕篋簾席褥獨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

吳氏曰器者器重之謂斂枕於篋斂簾席於褥器重而藏之是不特妻事夫之禮凡少之事長賤之事貴皆當如是也

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

長者謂婢妾中之長者婢妾雖賤亦必有長幼之倫焉

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接於寢曰御古者妻妾之御各有夕天子之御妻八十一人當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人當夕若望前早者在尊尊者在後望後乃反之諸侯一妻九女六人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及二媵各有姓此六人兩兩而御當三夕大之媵當一夕夫夫人一妾一妾五日而御大夫一妻二妾則三日御備主一妻一妾則二日御備當夕者當妻之夕也夕者所以避上階之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篋其無篋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內謂女事外謂男事陳氏曰男正位乎外不當於外而言內處事篋箱類坐跪也奠置也男女授受不親惟喪祭二事得親相授器蓋祭嚴喪遠不嫌也祭為嚴肅之端喪當急非此二事則不得親相授器其或相授則女必執篋使授者置之篋中然後受之其或無篋則男女皆跪授者置諸地受者取諸地不親相

授也手不致也蓋是否朱子曰令避處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

外內不共井不共湑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

乞求也假借也輔氏曰井湑一定故言不共寢席衣裳可移故言不通外內泛也男女切也切謂切夫婦劉氏曰外內不共井湑浴席嫌相親也不通乞假嫌同說也不共湑浴嫌相親也

男子入內不嚙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

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嚙謂觸口出聲指謂用手指畫不嚙不指為去聲駭人視聽也以用也擁蔽障也劉氏曰嚙謂入內嚙則涉乎異也指則涉乎規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道路之法其右以行男子其左以行女子地道尊右故男右而女左陳氏曰凡男女同出一塗者則男子常由右女子常由左

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

伏屈伏也專制自遂即下文所謂擅為獨成也饋食供饋酒食也已止也

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喪事無擅為行去無獨

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

及日猶言終日不百里猶言不越境參使人相參也驗證據也

畫居於內而不出中庭夜行於內而必照以火婦人之德以順

為正凡此皆所以正婦德而使之正也方行謂之事事成謂之

有終也

女有五不取娶下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

惡疾不取喪去聲父長子不取

逆謂逆德如不忠不孝之類倫人亂謂亂倫類不正也世有刑人棄

於人也世有惡疾棄於天也長子長女女子也喪父而又無兄

則無所受命矣發成也或疑世有刑人不取朱子曰所謂不取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四

者是世世為惡不能改者非指一世而言如喪父長子不取却

男疑若然則無父之女不復嫁此不可曉

婦有七去上聲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

竊盜去

如妬忌爭色曰妬不順父母逆德也無子絕世也淫亂族也妬亂家

也也有惡疾不可與共供案盛成也案在器曰盛多言謂去聲親也竊

盜及義也無子有惡疾命也而去之於義未安若必以為不去

則無以承宗事繼後世也虞上之亦當以義何至於去邪耶此

皆可疑阿妻可出乎怪子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只為今人將此

義豈不害乎人將身則家最急禮備身便到則家上之也又阿

古人出妻有以對如吐衄惡不熱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阿

大惡出其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

於親前者亦有其人故不見其惡也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

則如之何曰彼以此知故見其惡也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

足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情多變不可不察也

友令其自來乃此意也曰是也○問妻有七出此却是正當道

理非惟也來子曰然○曰彼易曰有六出也○曰彼易曰有六

故雖卦初六節卦等曰天子雖失德無所出故也諸侯之失德

子亦不以其子天下為家其後無所出故也諸侯之失德無

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預更平三年喪不去前貧賤

後富貴不去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四

取有父兄而歸無父兄去之不仁曾喪平舅姑曾共貧賤去之

不義城曰今犯七出雖在三不去之中若其不順父母與淫無

如不順父母是逆德也而或出無所歸去之罔是不仁而為

夫婦則又同歸於逆想古

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際謂交際之道始謂正始之義通結此章

○曲禮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

見謂才德皆見言才德卓異梁人所知也不著見則不友避奸上色之嫌也

於交際者至矣別

有明夫婦之別凡九章自未為夫婦至於既為夫婦其間男

只是明得一箇別字而其要則在乎敬故則有別於敬則無別於人婦者可不敬乎思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朱子曰知造端之重恩微之際戒慎恐懼則其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則皆易為力而南

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上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朱子曰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長字對孩提也

孝弟之心人皆有之堯舜所以世為天下法亦充此而已矣

孝弟之良知良能本然之善心也堯舜為天下萬

明長幼之序凡二十條禮文雖殊皆不出乎敬之一字曰先

生以教稱之也曰君子以德稱之也曰尊父行

兄行也皆以長為主

之其實全書之旨一言以備之矣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

徐緩也後長者謂之弟疾速也先長者謂之不弟

如也善事兄長為弟

曲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

敢對

陳氏曰父之執父同志之友也

於父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此泛言教長之體人生以十年為一節倍之則二十年也

約二十加冠成人始貴以為人子為人弟之禮故序年以二十為

倍也

肩隨之並行而稍退也

謀於長者必操

操執也從就也凡所以憑憑之以扶

者必執以就之非謂長者所無也盡禮而已

日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諸十皆辭讓之言也

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從隨行也趨踰也趨趨也趨急走也

見而問則可即所見以對也

先生年德俱高又能教人者長者則直以年為稱也

見而問則可即所見以對也

土高曰丘

從長者而上

見而問則可即所見以對也

見而問則可即所見以對也

○長者與之揖揚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咎詔之則掩口而對

提攜謂牽行或高提其手或平攜其手所以承長者之意也其一手而負劍即帶劍謂長者旁挾幼者狀如帶劍也或曰長者負劍向童子前首而背從者謂長者挾幼者狀如帶劍也或曰長者負劍向童子前首而背從者謂長者挾幼者狀如帶劍也

○凡為長者之禮必加帑於其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箕與拂同掃地也袂袖也拘障也退卻行也扱攷取也初則置帚於箕上得以兩手奉箕掃地之時則一手執帚一袖障

小學句讀記卷之三

宅

帑曰一手提帚一手卻步而行且掃且退教不使塵及長者終則以箕自向攷取其也

皆敬也王氏謂曰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達此理則此心如何其

○將即席容無作兩手掩衣去齊尺

即就也作愧也失容則可愧矣

下紐也

衣毋撥切

足毋躐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提攜揚貌行速貌二者亦失容坐跪也

楚謂跨之而過

人可知也

之事

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則僂

安謂不搖動

顏即正顏色也

之先而言也

執爾顏侍坐於先生

正爾容聽必恭毋勤

容謂見

雷同附和

古昔稱述先王

而不敬也

也

無後無微弗信

侍坐於先生

陳氏曰問終而後對

也

更明也

所以教



則隱避不敢煩動之也不請所之不敢問其所往也

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嬰切也色洽也寢則坐而將命

饗扇也坐跪也侍坐於尊長不使之鼓琴瑟則不得擅執而鼓

之無故而畫地弄手以為容彈扇以取涼皆不敬也鄭氏曰端

也若當尊長寢臥而傳命則跪而言不敢直立以臨之

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

矢前也射禮一人為耦各四矢更平替迭取之卑幼則一時并取

之故曰約矢陳氏曰凡射必二人為耦耦在中庭前於楯上

四矢若卑者射則不取更迭取之如史遷者得但一時并取四矢故謂之約矢也

皆委於地一一取而投之卑幼則悉抱之故曰擁矢此皆不敢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五

與尊長九也若已勝則不敢使人酌以罰尊長必自洗爵而請

行觴若尊長勝則亦不敢使人酌以飲去聲己必自洗爵而請自

飲故曰洗而以請此則不敢與尊長角也疏曰若敬射及設筵

南面以重于禮上堂在西附之兩楹之西勝者乃揖不勝者乃

勝者東亦止而跪曰敬若卑者得勝則不敢直酌當南洗爵而請行觴然後乃行也

○王制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隨行朋友不相踰

父之齒年與父等者兄之齒年與兄等者朋友年相若者或長

五年皆已隨行行則隨之也屬行行如屬列也踰越也不相踰

並行而齊也

輕任并去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挈

任以肩背提挈以手頰老人頭半白黑者并謂少去者獨任之

分謂少者分任之老少提挈並輕則少者合并而獨任之老少

也不提挈謂少者代之

君子者其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君子謂士也六十曰耆七十曰老徒猶空也不徒行則有車不

徒食則有肉應氏曰非人皆好德而士不失職安能使在路無

之老○此章記古者敬長優老之制劉氏曰帝王之為治也

薄四海行路之人皆服教化父之齒隨行父之齒隨行天下外

矣兄之齒隨行兄弟之教著於道路矣朋友不相踰禮義之教

著於道路矣輕任并重任分任恒之行著於道路矣須白不提

莫君子小人之為子弟者莫不知尊德而養老也

○論語曰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朱子曰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王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杖於天

子欲有向焉則就其室以珍從○輔氏曰鄉黨向禮故其出視

老者以○此章記孔子居鄉之事

右明長幼之序凡二十章皆章推敬兄出於天性大本明矣

從兄之敬也大學傳云弟者所以事長經記云敬長為其近

於兄其斯之謂與○黃氏曰五典者天殺之常理人道之大

端也折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天屬之親惟

父子兄弟為然其四者皆一氣之所生其入孝出弟為

萬善之根本則兄弟

之善可不謂重乎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朱子曰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義理以講取善以輔仁則德日



進德性以相親而善。○贊軒蔡氏曰：以文會友，致知之事，以友  
有朋友以輔仁而力於行，則學進而德亦進。朋友為吾知行之  
助，如此。○詩氏曰：為仁而不取友，以為輔則有孤陋寡聞之  
會友而不以文會之，則有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失。家引曰：會友非  
徒會也，以文會之也。為仁非獨為仁也，以友輔之也。以文以友  
字重，然則會友補仁亦重。

○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 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朱子曰：切切者教告懇惻而  
而不強其從，二君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動搖之害。又曰：懇到者  
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而無淺薄動搖之意，又不可須臾相  
勉，方有相怡怡和悅也。按：下論大小註，兄弟切偲則易於成  
親之意。如：朱子曰：聖人  
之言是慈地密。

○孟子曰責善朋友之道也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奎

朱子曰：朋友當相責以善也。朱子曰：朋友之交，取善所以益吾  
友以義，責善而後  
不從則交可絕。

○子貢問友孔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子貢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賜。衛人。朱子曰：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  
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熊氏曰：忠告是心盡忠，善道是言盡善。內外皆盡，則自然以義合者  
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朝而見疏，則自辱矣。錢氏曰：忠告者  
誠善不能善其辭，說以道之，恐其未能從。二者盡心之誠，既  
然後宜止。未能忠且善，而泛然告之，道之達以爲彼不從，而  
止則是在我者猶未盡，便欲責人，非交友之道也。○齊氏曰：善  
道者心平氣和，語明意盡，或從容浚遠而有餘味，或精切簡當  
而可曉。知進退者所不爲也。然則非忠告之難，而善道之爲不  
易。○衆引曰：告非善也，告爲善道，非難善道爲難。忠告非難  
忠告而善道之爲難，忠告而善道之則在我者盡矣，不聽則其

夫在彼者亦安能如之何。故止而毋自辱可也。朋友以義合，善  
也。義合則從不合則止。若以數而見疏，便無意思了。是厚也。

○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朱子曰：賢以事言，事亦仁之所發也。仁上言仁，方見於躬身者也。家引  
曰：賢以事言，事亦仁之所發也。仁上言仁，方見於躬身者也。家引  
以禮言居仁則大夫之仁備矣。○事大夫之賢者，則有所嚴  
憚，起嚴憚之心，友士之仁者，則有所切磋，生勉勵之心，皆進德  
之助也。朱子曰：事賢友仁，也是兩入德之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佞友善

柔友便佞損矣

諒信實也，善猶工也。朱子曰：友直則聞其過，有過友諒則進於  
誠信。實友多聞則進於明。知謙曰：廣胡氏曰：直者責善而無所  
諂，信實友多聞則進於明。知謙曰：廣胡氏曰：直者責善而無所  
諂，信實友多聞則進於明。知謙曰：廣胡氏曰：直者責善而無所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音

有所參訂而不謬，而見其善，則言友之益。所謂聞過則直，有所聞  
明而誠明，可由此而入耳。○存疑曰：諒與直並言，則爲不正而  
周若單言，又爲正而固。小註曰：諒與直並言，則爲不正而  
工於知悅而不諒，來照看當如此解。○衆引曰：諒明之，則以下文  
非友諒友多聞，一會便能諒明了。故各下箇進字，蓋有斟酌也。  
便習熟也，便習於誠，誠而不直，容止善柔，善柔謂工  
於媚悅而不諒，何順便佞。便者，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言  
可三者損益正相反也。錢氏曰：上三者雖常情所敬，然友之  
益有損，舉三者爲勸，又舉三者爲戒。下三者皆常情所憚，而友之  
註之說而已。朱子曰：是亦釋其文之正意云爾。若推而言之，  
則是三者之於人皆有善，而漸漬之益焉。皆有礙，而損之益  
焉。皆有與起，其效之益焉。不但不如彼之所言而已。曰：損者之  
友，其相與則無實通之實矣。○吳氏曰：益者，謂其所未能，損者，  
其所未有。友直損益止於三。夫子蓋略言之，從是推之，皆可  
求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

其能如是者曰不挾我

○孟子曰不挾長上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也者交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朱子曰挾者兼有而恃之之詞陳氏曰兼夫有與恃二者之意謂之陳氏曰有挾則取友之意不誠友而執之德無自而成故不可以有挾也

○曲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竭亦盡也歡謂好聲於我忠謂盡心於我不過望於人則交道

全矣呂氏曰盡人之歡竭人之忠皆責人厚者也責人厚而交不與其交則不至於難繼矣○游氏曰君子之交其心必於我貴賤貴賤有貧賤不迫於人不干於人之私計所以不盡歡

不竭忠之意也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寢門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

凡者通貴賤言每門通大門寢門言侯曰天子五門諸侯於客

欲客先入也寢門內門為猶布也主人先入已也正寢今客至門

一則自請示不敢逆設席以招賢也二則重慎更宜親之固辭再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則

謂揖也以揖之所謂肅升也客辭不先入故主人揖客而先入

以導之凡門南向入則東為右而西為左

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也

以上上節士於東階則先右足主於西階則先左足

階等謂等列卑於主人先登所以導客拾級曰當作拾級謂

階之等聚足後是合前足也而合之不得後階是也連步以上

不躡等也連步也先右足先左以相向為敬也右足先行一級以

聚之則面必西而向不至背客矣客亦上第一級以足先行而

右足聚之則面必東而向不至背主矣故曰以相向為敬也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貴謂大夫賤謂士朋友之交先施之而已見貴於相下相下貴

拜主人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

客自外至主人當先致問客不當先舉言

右明朋友之交凡十一章以文者交友之方輔仁者交友之

至於友必仁賢而分損益則密其交之人不持長挾貴挾兄

弟則致其交之誠而不盡歡不竭忠又交之所以成始而或

終也則朋友之道盡於此矣然所以克盡其道者教其本乎

○黃氏曰朋友之道盡於此矣然所以克盡其道者教其本乎

典章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教則天典不立

人道化為禽獸矣朋友之道得則此四者隨欲各居其分不可

得也若而禽獸矣朋友之道得則此四者隨欲各居其分不可

孔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  
上居家政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弟內仰家也疏曰立謂  
長謂官在己上者理猶齊也孝弟則家齊忠順則國治行即孝

○天子有爭去聲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  
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  
則身不離去聲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爭諫也父有爭子通上下言上言天子下言人不義即無道也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

范氏曰子不爭則陷父於不義臣不爭則陷君於無道謂父不

○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

年孝昭君無道是不忠為人臣子者  
可弗爭乎○此二章皆孝經之文

隱微諫也微諫謂微而諫不顯然而送已意也劉氏曰隱

也犯犯顏以諫也親者仁之所在有過而犯則傷恩故有隱而

無犯劉氏曰父子主恩犯則傷恩左右即方也或左或右近

就而奉養之無一定之方言事親皆當理會也飲氏曰養不止

左或右無一定之方子之於親不服勤服行勤勞之事也致喪

極其哀毀之節也黃氏曰於勤言至死則勤無時或已矣  
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

君者義之所在有過而隱則近於容悅阿諛以爲容悅故有犯而

無隱劉氏曰君臣主義隱則近於容悅而容悅則非義也

職守也後氏曰有方言左不得越右右不得越左有方喪此方

於親喪也此方於親喪是也若各盡職守故曰有方方喪此方

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劉氏曰師者道之所在諫必不見拒不必犯也過則當疑問不

必隱也心喪者身無哀在麻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也朱子曰

師者無定體也見彼之善而己效之亦師也故有得其一言

一義而如朋友者有親炙之善而己效之亦師也故有得其一言

地父母者此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

子先門人一時心喪又豈可責其一槩以傳道久近者各盡其

哀之隆殺如子貢獨居三年而後歸○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朱

子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君喪父而無

○樂共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下之

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

則致死焉

故曰民生於三。又曰生之族也。一事之即事之如一。所在致孝。謂在君爲主。君在父爲父。在師爲師。或問唯其所在則致孝。此如在君旁則爲君。如在父旁則爲父。是如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

眞氏曰。報生以孝。謂君父師也。報賜以力。謂他人之有賜於我者。則以力報之也。

○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

晏子齊大夫名嬰。字平。聽猶從也。眞氏曰。此十者皆禮之當然。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堯

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

箴諫也。從不自專也。婉順也。物猶事也。眞氏曰。君以出令爲職。

要必不違於理。然後人心服而令行。臣之事君。以恭爲本。然必

忠誠不二。而後可貴。父慈而不能教。則敗其子。子孝而不能箴。

則陷父於不義。兄能愛弟。弟必有切磋之益。如朋友之相資。弟

能敬兄矣。必有和順之美。使情意之相親。夫之於妻。雖貴而樂

洛必以義而帥其妻。妻之於夫。雖貴柔順。必以正而事其夫。君

臣以下。皆以二德相濟。姑之於婦。一於慈而從。婦之於姑。一於

聽而婉。者蓋婦姑相與專主於和柔也。此十者於禮爲至善。父

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此十者於禮爲至善。父

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此十者於禮爲至善。父

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此十者於禮爲至善。父

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此十者於禮爲至善。父

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此十者於禮爲至善。父

能思地。小學所說。教人逐一去上。而事許。步道理。到古人學。并只是這道理。又教人看。則親切實如此。不是胡亂。他說話。不敢言大。

○曾子曰。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密。

親戚謂父兄外。謂外人。近即親戚。遠即外人。小謂家。大謂國與

天下。此三言。欲人先脩孝弟於家。耳。或曰。親戚謂父母。近者謂

遠之人也。言大者。言治國。天下之大。道也。此說較句讀七分

明。今只以下。又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誰爲孝。未照看。則親戚當

無疑。

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

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誰爲孝。未照看。則親戚當

誰爲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斯之謂與。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卒

六十曰耆。耆之言久也。五十曰艾。艾之言老也。人生以百年爲

期。曲禮百年。然其間有疾病老幼之變。不能常也。故君子思其

養去聲。下同。之不可復追。而及時先行之。若親沒。則養不逮已。老則

兄不存。欲行孝。悌不可得已。曾子曰。木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

而親不待。亦不待。此孝有不及之意也。李勣曰。好年老。勣

亦老。雖欲數。爲好。養得乎。見外篇。實。此悌有不時之意也。

○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慎。孝衰於妻子。察此四

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靡克有終。

宦成。官已達也。小愈。病稍減也。懈。惰不謹也。詩大雅。蕩之篇。靡

無鮮少。克能有始。無終。人之常情。能察能慎。斯免矣。察此四

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靡克有終。

宦成。官已達也。小愈。病稍減也。懈。惰不謹也。詩大雅。蕩之篇。靡

無鮮少。克能有始。無終。人之常情。能察能慎。斯免矣。察此四

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靡克有終。

四者之所自萌知之事也。慎終如始。慎始如終。一如此。則行之  
市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無疆之善。而人少。以善道自終。多收  
以取禍。則皆子引之。乃言人之常情。夫既有如無。終以善道  
於宜。或四句之意。微  
人察於此。而慎之也。

○苟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長而不肯事貴。貴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

苟子名況。戰國趙人。今廣平府邯鄲縣。祥吉也。三者皆凶德。有一  
於是。災及其身矣。

○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  
婦之別。則曰切。而不可舍也。

治理也。舍亦棄也。切以刀錫。錫以錫。皆治骨角之事。朱

小學句讀記卷之二

辛

曰。切以刀錫。我物使成形質也。錫以錫。治骨角之事。朱  
治骨角者。既切而後。錫之。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無  
用之言。而辯之不急之務。而察之。非惟無益。反害於心。故

當棄而不理。若夫三綱之道。乃人倫之大者。則當朝夕講習。如

切如磋。已精而益求其精。不可舍也。按漢自虎。通三綱者。何謂

之名。如見於此。其氏曰。三綱。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則三綱

而求目畢。張也。即三綱。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則三綱

君子。綱文正。則子亦正。為人者。必正其身。以律其子。為人

者。必正其身。以律其妻。此三綱之義。正其身。以律其子。為人

天下國家。惟有三綱。五帝三王。莫不先此。而後治民。臣若

知。夫。則夫。婦。各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則他事皆可為之。此或

未。正。則。其。事。故。有。不。可。測。知。者。又。他。為。也。

右通論

通論五倫。凡九章。或論父子長幼。或論君臣父子夫婦。或論父  
子。五倫。大明倫。而既條析之。又通論之。不厭  
反覆。致詳如此。則其所以示人者。至深切矣。

小學句讀記卷之三

天台陳 選點

關中王建常記

華陰張 傑

朝邑香汝恢

華陰李作模

敬身第三

敬身者敬以持身也。許文正公曰：敬身之目，其別有四：心術、威儀、衣服、飲食。心術正乎內，威儀正乎外，則敬身之大體得矣。心術威儀二者，內外夾持，皆得其正，此敬身之大體也。衣服飲食，所以奉身也，苟不制之以義，節之以禮，將見其所以養人者反害於人也。衣服飲食，所以養人而敬身者，所以養志也。養人者反害於人也，然不能以義節之，則其害於志也。

小學句讀記卷之三

身是反有善於人也，故雖大體既得，而須又細節克己，方為盡善。分而言之，心術威儀修德之事也，衣服飲食克己之事也。統而言之，皆敬身之要也。蓋惟敬身，德無不修，故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無施而不可。此古人修身必本於敬也。敬則身修，身修則倫無不盡，此其要也。凡四十六章。

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

身之於親猶木之有枝，親之於身猶木之有本，相須而共體也。身與親相須而共體，此正地敬身所以為大處。到氏曰：君子受其親非已得，以而辱之也，故曰不敢敬其身。是傷其親也。則其傷其本者，後修必從之而亡，故不敢敬其身而培之以道。

仰聖模景賢範述此篇以訓衆士

仰諸葛也，景猶向也。聖賢之言為天下後世法，故曰模範。金之有範，將天下後世所取法者也。

丹書曰：敬勝忌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丹書書名，師尚父所以告武王者。尚父，太公望也。武王，周文王之子。尚父之告武王，曰：敬勝忌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此言敬之為重，欲之為害也。敬者，天之理也，公欲者，人之私也。從順也，則從子意，朱子曰：事便是欲，欲便是私。敬與義是個體用，真氏曰：敬則善，欲則惡。

小學句讀記卷之三

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為之主，欲則物為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也。故急義欲便是吉凶存亡之路。路頭從違，敬與義一路去，便不吉，便存；從欲則其吉凶存亡之路，便凶，便亡。蓋吉凶存亡，皆由義欲之分。孔子曰：敬勝欲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此言敬之為重，欲之為害也。敬者，天之理也，公欲者，人之私也。從順也，則從子意，朱子曰：事便是欲，欲便是私。敬與義是個體用，真氏曰：敬則善，欲則惡。

曲禮曰：毋不敬，儆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黃氏曰：毋，禁止辭，儆，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儆然，謂容物必儆也。安，定也。思，定也。思，只是言，言辭必安，定而不遽。毋，不敬，正其心也。儆若思，正其貌也。安，定辭，正其言也。安民哉，正己而物正也。朱子曰：君子修身，其要在三：言、行、思。言，只是言辭，已以禮。

其效足以安民則正己而物正矣物正則無不安也○呂氏曰  
三者正則無所往而不正天下雖大取之修身而無不足故曰  
此節凡四言而修身治國之道皆備其必盡賢之遺言與  
放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放者於已慢物之謂欲謂飲食男女之欲也○呂氏曰  
於此如聲臭安佚之類皆是○馬氏曰放不可長必消而絕之  
民只說情之動為欲便無不該○馬氏曰放不可長必消而絕之  
欲不可從必克而止之志不可滿必損而抑之○呂氏曰  
智守之以愚功破而下之○樂不可極必約而歸於禮○呂氏曰  
而無節則仲天理而窮人欲矣○故凡人情之所樂者皆有不  
制之動為欲也○滿則溢○樂則極○故凡人情之所樂者皆有不  
上二節皆禁戒之辭○蓋主敬存心之目也○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

安而能遷

小學句讀記卷之三

三

狎謂素親狎非狎之謂乃平居親暱之謂安謂安其所  
安上安字指心言下朱子曰此言賢者於其所狎能敬之於其  
所畏能愛之於其所愛能知其惡於其所憎能知其善雖積財  
而能散施雖安安而能遷義可以為法與上下文禁戒之辭不  
同此節前首提賢者下而又露出兩箇能字分明是說賢者於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狼毋求勝分同正氣存心之法也  
苟苟且分分如財狼狼狠毋苟得見利思義也毋苟免見危授  
命也其子以受命言不愛毋求勝忿思難也○呂氏曰如存小  
可求毋求多患不均也○無故之獲必誤其所自來則無苟

得矣且應得之物必當其所欲受則并  
身任之則無所往而不正天下雖大取之修身而無不足故曰  
此節凡四言而修身治國之道皆備其必盡賢之遺言與  
放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放者於已慢物之謂欲謂飲食男女之欲也○呂氏曰  
於此如聲臭安佚之類皆是○馬氏曰放不可長必消而絕之  
民只說情之動為欲便無不該○馬氏曰放不可長必消而絕之  
欲不可從必克而止之志不可滿必損而抑之○呂氏曰  
智守之以愚功破而下之○樂不可極必約而歸於禮○呂氏曰  
而無節則仲天理而窮人欲矣○故凡人情之所樂者皆有不  
制之動為欲也○滿則溢○樂則極○故凡人情之所樂者皆有不  
上二節皆禁戒之辭○蓋主敬存心之目也○

質成也事有疑則闕之不可以己意斷也朱子曰兩句連說為  
是疑事毋質即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也宜而勿有謂陳我  
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務強辯上辯不然則是以身質  
言語矣○章九五節朱子曰此又言禁戒之辭而為主敬存心之目也此  
方得

小學句讀記卷之三

四

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此答顏淵問仁也○二節孔子曰子名曰非禮勿動  
目則答朱子曰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以爲人心之所  
上見非禮之禁也又云工夫只在勿字又曰但有些箇不循道理  
處便是非禮○非禮者非禮之謂也○非禮之謂也○非禮之謂也○  
明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  
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非禮之謂也○非禮之謂也○非禮之謂也○  
來也○又曰非禮者非禮之謂也○非禮之謂也○非禮之謂也○非禮之謂也○  
過了之不可要有非禮之心○非禮之心○非禮之心○非禮之心○  
法切要之語○非禮者非禮之謂也○非禮之謂也○非禮之謂也○非禮之謂也○  
子其幾是言其致來於非字非至使不也○彼氏曰非至明其用力



於勿忘也。氏曰：非至明則不能察天理。人欲勝天理，則天理自見於外。此其理也。非至明則不能察天理。人欲勝天理，則天理自見於外。此其理也。

此答仲弓問仁也。仲弓名雍，魯人。出而如實使民如祭，敬以持已也。

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以及物也。物，猶人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恕也。恕以及物，則無所不周。

人而無怨，此恕也。恕者，心之德也。心之德，莫如恕。恕者，能恕人之過，而不責其非。

犯之而無怨，此恕也。恕者，心之德也。心之德，莫如恕。恕者，能恕人之過，而不責其非。

是姑息也。姑息，即姑息主義。姑息者，不忍心也。不忍心，則不能為政。

大者，下而及之。大者，指大德而言。下而及之，指下而及於小人而言。

如之，則用之。如之，指如法而言。用之，指用之於人而言。

之，則用之。之，指之於人而言。用之，指用之於人而言。

此者，敬可知矣。此者，指此心而言。敬可知矣，指敬之可知而言。

其推之，則出而如實使民如祭。其推之，指其推之於人而言。

朱子曰：若人之心，則此心也。朱子曰，指朱子而言。若人之心，指若人之心而言。

力之至，亦不消說。力之至，指力之至而言。不消說，指不消說而言。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居處恭，指居處而言。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居處恭，指居處而言。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居處恭，指居處而言。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居處恭，指居處而言。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居處恭，指居處而言。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居處恭，指居處而言。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居處恭，指居處而言。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居處恭，指居處而言。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居處恭，指居處而言。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居處恭，指居處而言。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居處恭，指居處而言。

此答樊遲問仁也。樊遲，魯人。須知孔子之往也，夷狄亦不可棄。

敬主事。敬主事，指敬主事而言。敬主事，指敬主事而言。

好事而。好事而，指好事而言。好事而，指好事而言。

乎中。乎中，指乎中而言。乎中，指乎中而言。

只是。只是，指只是而言。只是，指只是而言。

人而無怨。人而無怨，指人而無怨而言。人而無怨，指人而無怨而言。

不可棄。不可棄，指不可棄而言。不可棄，指不可棄而言。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居處恭，指居處而言。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居處恭，指居處而言。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居處恭，指居處而言。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居處恭，指居處而言。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居處恭，指居處而言。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居處恭，指居處而言。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居處恭，指居處而言。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居處恭，指居處而言。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居處恭，指居處而言。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居處恭，指居處而言。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居處恭，指居處而言。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居處恭，指居處而言。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居處恭，指居處而言。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居處恭，指居處而言。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居處恭，指居處而言。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居處恭，指居處而言。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居處恭，指居處而言。

○言忠信行去聲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此答子張問行也。顧

朱子曰：蓋已之心而無應，所謂忠也。以出乎內者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於所謂信者表裏之謂也。如陳氏曰：蓋己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無忠者也。

百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也。如十分底話只說得七八分，箇中便日三分便是。不盡不得，無為之以實，是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日三信非列然二物從內可發出，無一為無便是不足，以實不得謂以實是信又曰：忠信便只是五常實理之發，但到那接物發言處，方始名之曰忠信。如此說心下忠信都訓實忠，是出於口裏如此說驗之於事，却不如是不信也不如是前一段實厚也。篤敦信是後一徹事，若前如北是不信也不如是前一段實厚也。篤敦厚而敬也。朱子曰：顏氏曰：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為篤底意思。戒謹恐懼，惟恐失之，是敬底意思。寫自篤敬自敬。

小學句讀記卷之三

七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朱子曰：「秘無所藏，則明無不見。然愈有所求而愈無不聞。」  
應菴是藏於外，應是在於內。樹堂曰：「不爲隱下而藏，爲明處  
思慮皆不知所以思矣。有爲氣質所蔽者，最宜爲私欲所蔽者，當  
爲謙抑所塞。蔽者思明，思應便須去其蔽。又曰：『聰明如何要  
得他聰明？如天物必有明，合如此。只爲私欲蔽障而失其理。』」  
人教人敬上、大內外夾持，黃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  
果成熱便會無些子滯碍。  
朱子曰：「知一朝之忿忘其身，思義則  
則疑不羞，思難則忿必怒。及其觀此不思難之故也。

小學句讀記卷之三

得不苟當這一件思思遠其一件問各專其一是一是至敬之義也然  
胡雲峯曰事思敬九思之一各舉其一則皆王子敬者也張氏  
曰九思當于此則思于此無待而不自苟察也雖有不由過也○  
矣此之謂思誠○新安陳氏曰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高隨  
時隨處而各致其思則處已荷人應事接物無不各中其則矣  
豈但九者而已哉馬氏謂九者日用常行之要足也存疑曰此  
君子思誠之功凡聖人平日所言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居處恭  
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皆在其中矣又曰這思不是空思想作爲  
就在其中○按或問人當隨時而思若無事而思則是妄想朱  
子曰若閑時不思養義理則臨事而思已無及破兩軒又云九  
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方發之際皆是推說夫子言外之意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下河暴慢矣正顏色

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佩矣

朱子曰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斯猶卽也暴粗厲也慢放

九

小學句讀記卷之



指則或人之見呼則或人之聞

將適舍求毋固

適舍就主人之館也有所求而堅欲得之非為客之道矣

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

陳氏曰上堂升主人之堂也揚其聲者欲使內人知之也

古人脫屣在戶外客雖衆脫屣於戶內者惟長者一人言有二

屨言之二屨也則并戶內一屨為三人矣三人而所言不聞於外

屨於外日聞必是密謀故不入也○古者即席則去屣不以

屣踐席

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俎伺切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

小學句讀記卷之三

吉

有後入者闔而勿送

陳氏曰入戶入主人之戶也視下不舉目也

闔水也入戶之時兩手前心如奉局然

其手若奉局然言恭敬也雖視瞻而不為回轉嫌於干人之

私也闔皆如前戶若不闔今人者不須闔不違主人之意也

送闔之盡也嫌於拒後不者故勿送

已應還闔而不得送

毋踐屣毋踏席庶摳切云趨隅必慎唯委諾

此即席之儀踐屣踏他人之屣也

蹠他人之席也摳摳也陳氏曰欲便於坐故摳之趨隅由席角

而升坐也唯諾皆應辭既至定又當謹於應對也

○禮記曰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肅

舒遲開雅也燕居之容齊肅謹飭也敬所尊之意

若夫父黨無容則無事舒遲矣故曰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

容莊

重舉欲遲也恭高且正也端不邪視也止不妄動也靜不噓咳

也方氏曰不直不傾側也肅似不息也德謂中立不倚儼然有

德之氣象莊持之貌朱子曰九者皆敬之目即此便是涵養

本原也齊手外所以

○曲禮曰坐如尸立如齊

尸以象神齊以承祭

之容朱子曰皆敬之目也

其貌必莊其意必敬

時也其心寂然無一物

之心也古之人所謂坐

立如齊者此無須臾之離然終食之遠

○少儀曰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窺覷切音人隱處窺也狎與人褻狎狎人狎習不恭敬也直

知識之過失也。如朱子不遇朱子。則其言非今日所喜。且或

好板切來報往起

拔赴營疾也。羽子曰：拔是急赴，是又急再還，斜向那邊去。朱子曰：來往只是

向背之意言人見有箇好事火急歡喜去做這樣人不耐久少  
閒心懶意闌闌衰也則速去之矣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此兩句文

小學句讀記卷之三

主

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

毋瀆神敬鬼神而遠之也人於鬼神不能遠方謂之不瀆

毋循枉過則勿憚改也陳氏曰言行過而邪枉當改毋測未至測意度也誠自處亦以誠待人不逆

朴其翳然也。未至  
可謂之。雖中亦爲

勞苦子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

管毀也人之衣服及已成之器不可毀其不善也質成也言語

之際疑則闕之不可以己意斷也

○論語曰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朱子曰內顧向視也禮曰顧不過  
轉頭不得是  
教也三者皆失容止惑人。

此章記孔子升車之容子達之非  
勉而能蓋動容周旋自中手

○曲禮曰凡視上於面則敬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呂氏曰。上於面者。其氣驕。知其不能下人矣。視人過高。則足教慢。下於帶。

者其神奪知其憂在乎心矣凡人有憂則頭低流目東視人而欲問方其之意也此君子之所慎也

○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朱子曰恂恂信實之貌或問恂恂朱子曰以詩書訓詁考之宜爲信實然亦有溫恭之意似不

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法人也勸悔兩句指有能下句只是足上句之意補氏

能言者所以形容信實  
人之表裏如一者至謙

之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朱子  
 意不是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爲三取多說耳○吳氏曰何拘  
 以不能言信實在心而拘於發言之說人論之卒曰近遠處由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朱子曰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

言不可以不明辯德言胡氏曰在宗廟而

物之所積  
所布者降  
之於下  
聖王不  
其害故必詳問  
析言

此廟如而極言之在此朝廷但謹而不放爾唯謹爾亦是足便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小學句讀記卷之三

七

○孔子食不語。寢不語。

朱子曰答述曰當自言曰言食二字他處通用故則有辨米子曰  
范氏曰聖人有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事而之言  
則當食而食不食則不食當寢而寢不寢則不寢此語非其時也不  
說語言由已先發也○食焉而合哺焉非謂終食都不語食不  
言手

○士相見禮曰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  
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上官者言  
言忠信

大人卿大夫也。老者人之父兄。幼者人之子弟。舉謂庶人居官者。謂上士至庶人在官者。上士包中士下士。庶人在官謂府史胥徒。周禮天官在府治。縣史尹氏等。

○論語曰。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契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氏曰形於外者雖小不正不處則有於中者審矣問帝不正心亦不處朱子曰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雖有不正處便與心不合心不合心不處德地故與氏曰危坐爲跪安坐爲危凡禮堂皆謂跪也

齊衰喪服也。宋下葬曰齊衰。齊者資也。喪在資中。猶資也。故曰齊衰。衰則斬衰。斬者斷也。謂去其衣之長六寸。謂去其袖也。狎謂素親狎。狎者親也。謂去其衣之長六寸。謂去其袖也。從可知也。狎者親也。謂去其衣之長六寸。謂去其袖也。者皆無目者。謂無目者。謂無目者。謂無目者。蔡前燕見。蔡前燕見。謂無目者。謂無目者。謂無目者。之及及稱人。之及及稱人。謂無目者。謂無目者。謂無目者。廣泰之中也。廣泰之中也。謂無目者。謂無目者。謂無目者。是以地言。

小學句讀記卷之三

六

貌謂禮貌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皆不成人其受與哀之意而已以親則加敬矣而以親之中亦不同於凡見者尊有爵而不敬忽也於尊者皆不成人而亦不敬忽也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也外尹氏又就他人聚而聚有此未必便見於由其裏面如此而然尹氏也如此二說互相發明蓋裏面不如外聖人裏面如此外面也如此二說互相發明蓋裏面不如外面如此者偽也裏面如此而外面不如此者誠不至也聖人至誠所以表裏皆如此

朱子曰云車前橫木有所警則俯而憑之齊民要術云車前立  
故於車上高五尺五寸橫一木謂之轅隨使之而立或遇有  
所警則俯身倚之高三尺三寸又橫一木在轅下謂之轅重式  
有祭則俯身倚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  
惟尸與婦人坐乘輿之原注人爲萬物之靈無王者之所天天者人貴而生者也  
數也原注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天者人貴而生者也



故周禮載民數於王正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男八月及七月而生者不計也司寇司獄也獄於王正拜受之登於天者

禮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

迅急也變謂變其容色舉起也皆所以敬天之怒陳氏曰敬天

禮者皆當如是○問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求

不消如此問當應按之際無相妨否曰有事也只得應

論語曰寢不尸居通居不容

朱子曰尸謂偃也臥以死人也陳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

布其四體而居居家容儀精其目容儀精其目容儀精其目

之容所謂中中天天是也但不若奉祭視見賓客之○此章記

孔子之事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朱子曰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容樂一

天其色愉也色指見於面者朱子曰申申其容舒也容樂一

只是燕居如色指見於面者朱子曰申申其容舒也容樂一

中中天天是也但不若奉祭視見賓客之○此章記

此以名狀者如程子曰此者以見聖人德容氣象有非言語可

肆必太嚴厲則不可無太嚴厲則不可無太嚴厲則不可無

中和之氣陳新之曰聖人閑居之中氣乃德性中之和之符所

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養之則自然於此不若朱子曰亦

須稍嚴肅則可不恭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

曲禮曰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肱臂也不橫肱為下旁妨並坐者授以物與人也不跪不立為

不便於受者受立受坐也亦然陳氏曰此皆委曲以盡禮之當

耳然

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吳氏曰國國都馳驅車馬也不馳者恐傷人也傷人謂車馬

二十五家為里式說見規前章必式者恐里中有賢人也陳氏

室猶有忠信二十五家之中豈無可敬之人故入里門必式所謂不誣十室也

小學句讀記卷之三

少儀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執虛器如執盈滿之器入虛室如入人之室敬心常存也方

於有人之室而敢忘乎君子推執器之貴以任天下之事雖微

天下之事雖微而不可不敬也况推入室之貴乎

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

佩玉比德也此玉藻之文其後云凡帶必有佩玉佩玉有衝牙

奈風云言念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必佩玉佩玉有衝牙

謂玉比德也此玉藻之文其後云凡帶必有佩玉佩玉有衝牙

左者其音中宮羽左右之分互文耳不言商者亦以文不

而遺之也必求其取義則泥矣

自由也。通上文而言。君子以

由而入也。朱子曰：屈，旋是直去了却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同如  
規也；折，旋是直去了復切，又橫去，其橫轉處，欲其方如矩也。  
屈之器，矩，陳氏曰：路，大窳門外至應門也。曰趨，趨則欲采  
薺之詩，以爲節路。窳門內至堂曰行，行則歌肆夏之詩，以爲節  
考索曰：天子五門，卑者遠也。門最在外，故曰皋，卑門內有闕，  
此故也。雉門者，取其文明也。重門者，居北以是，重門則有威，  
其大也。駟門內，謂之行門外，謂之趨門。由是趨門，趨門者，  
出路門而采薺，作其友至於應門，路門亦如之。鄭氏曰：趨，趨

小學句讀記卷之三

五

門之詩球宴仰今小雅是失  
其性自昔何爲我哉  
維應以羊爲酒食以饗以祀以報以介景福其二三  
先福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視榮無疆祀事孔明  
暗限文結禮儀者矣式禮卒義神保是報以介福視榮無疆祀事孔明  
神膏飲食十兩百福如無如式工祝致告祖賁孝孫必芳老  
時止皇尸載起禮既備神保是報以介福視榮無疆祀事孔明  
兄弟備言燕私其六樂具入奏以絃歌祿爾殷既將莫不怨其  
既醉飽言燕私其六樂具入奏以絃歌祿爾殷既將莫不怨其  
序子孫保言震引之莫不震豐歲百神及其邦萬其王維后明  
恥有周詩言震引之莫不震豐歲百神及其邦萬其王維后明  
矢我求楚德肆于時夏九王保之進而前則其身略俯故曰  
挺退而後則其身微仰故曰揚進退俯仰皆得其節故佩玉之

聲銷然而鳴焉疏曰進則退揚然後保身而直鳴和皆車上

鈴也在式若圓佩之車則知在式在馬轡也方氏曰人之心

雖在內有物引之而出及其久也則與物俱入矣一字正見得

外誘然非心而何  
於內則非心而何  
主於內則非心而何

不至也。佩玉中。官。之。音。步。起。有。詩。樂。之。節。行。也。中。以。禮。和。之。

而所以樂故於是時防則不可奪中致其功也  
而所以樂故於是時防則不可奪中致其功也

其爲力也難夫惟知其難而益勉

射義曰射者進退周旋必中

力天齋固持弓矢齋固然後可以言此可以觀德行矣

引義體記篇名。世本云：揮作勞。我亦作失。一人皆黃帝臣。呂氏

兵革所名曰馳言者男子之所任者也

小學名言卷之三  
禮義故有大射鄉射之禮所以習習藝觀德而

士。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將故主皮犀力。所以無侮克敵也。

方氏曰進者升降之節周還者執謙之客內志正然後行云

矢審外體直然復持弓矢固惟固也故其力能至惟審也故

巧能中註曰以大州之貨為聘者直也欲使射者外體直也

○動必合禮而志正體直有德行者也故曰可以觀德行

引者必先辨故一物皆有其上其下其行有左有右其升降

先其後也  
與將進者  
拾登其取  
矢於也  
橫引如手  
當偏肩  
音旃順習

拾取之陣焉卒射而飲勝者祖決箭如初則速退執張弓不勝者與說音脫

制禮豈苟爲繁文未飾使人肆行哉亦曰以善養人而已蓋君子之於天下必無所不中節然欲使必力行而後有功其

肢欲安佚也苟恭敬之心不勝則怠惰傲慢之氣生動容則

不論中外亦宜與之而處以友之不以勢待之

\_\_\_\_\_

右明威儀之則

考維祺介爾景福

小學句讀記卷之三

三

再加曰吉月令辰乃中爾服椒  
爾威儀淑慎爾德行壽萬年永受

再加川皮弁皮弁以白鹿皮爲冠上古也上古三皇推見山  
師王之皮弁弁五木上紫爲其貌如玉弁帝始有冕也馬白弁  
即謂下低梁正以象斧其初天子弁弁每當出五木上也  
二以爲衛王公則飾九王侯飾七王于男飾五王于采孤飾  
四三命之卿飾三再命之大夫飾二王二采其屬與緇布而弁  
俱見辰時也申重也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  
淑善也耆壽老人以秀耆爲耆敬也胡猶避也敬威儀而善謹  
其德則耆壽萬年而永享遐福矣戎口上云令月吉日凡云吉  
禮無義例也

無疆受天之慶

小學句讀記卷之三

舌

采

冠飾衣襟主皆曰純不純素樂也馬氏曰樂於中者文必稱也  
之不純素哀也功而無父曰孤當室為父後者雖除喪而  
純素加隆也樂子則否馬氏曰冠衣不純素者與於諸子也  
大父母有冠衣也則嫡父之冠衣其可以不加隆乎馬氏曰冠衣不純素者與於諸子也  
者或謂為純素也故視存者亦須素服此又禮之變也

○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緇飾  
朱子曰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朱子曰紺是青赤色也  
曰緇赤色也齊桓公服也緇絳色朱子曰緇是青赤色也  
者謂以熟布為之飾領緣袷也張氏曰紺緇不以飾重喪祭也  
之飾常服者則雖變而重喪祭也

紅紫不以為褻服  
朱子曰紅紫間色不正吳氏曰五方正色也赤白為紅赤黑  
正色有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朱子曰紅紫非  
蓋以木之有青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朱子曰紅紫非  
白合赤白而為紅赤白而為青黃而為黑東方之正色也

也發服私居服也張氏曰紅紫間色不正  
朱子曰後世朝服雖雜服亦須素服此則不以為褻服無時而不居  
常者珍珍綸皆綸也必表而出之

朱子曰珍單也身之精者曰綸麗者曰綸表而出之謂先著  
切裏表綸綸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現體也許氏曰此常居

出之惟夫  
子獨然也

○去喪無所不佩  
朱子曰君子無故玉不去如身馬氏曰玉之屬亦皆佩也  
佩玉所以比德也馬氏曰玉之屬亦皆佩也  
事而不可闕者故惟居喪則可去去喪則無所不佩也

○孔子羔裘玄冠不以弔  
羔裘用黑羊皮為之玄黑色朱子曰喪至素吉至玄馬氏曰此三章皆

變服所以哀死馬氏曰此章皆  
記孔子衣服之制馬氏曰此章皆

○禮記曰童子不裘不帛不屨句絢采  
絢采頭飾不裘不帛不備服也方氏曰不裘即不衣裘裳是  
履絢不盡飾也方氏曰不裘即不衣裘裳是

○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朱子曰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議趨也

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馬氏曰此章皆

得而力以名志馬氏曰此章皆

美於觀聽而自足馬氏曰此章皆

矣馬氏曰此章皆

不學無術之徒馬氏曰此章皆

食之惡者馬氏曰此章皆

就而己。飯于一草食。一飯飲。不改其樂。此是不恥惡食。子路云。飯。何事不可。不恥此是不恥惡衣。而華有云。受得。身亦是此意。

右明衣服之制凡七

曲禮曰共食不飽共飯不淨手飯此字木去聲借川乃爲上格音反去聲者水造成飯也上聲

食謂凡所食者所食非飯則飯而已止是一共食而求飽非讓

道也古之飯反者以手共飯而手有汗澤人將惡之矣盛口共

也與人共飯手宜潔淨若摩若面有汗澤惡爲人穢也

毋搏飯去聲毋放飯反毋流歎下同

取飯作搏則易得多是爭飽也故飯大飯食無節也流歎良

小學句讀記卷之三

毛

飲飲無節也飯飯流歎則聲容俱不敬

毋吃正亞食毋齧切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

吃謂以舌作聲反謂還之器中因獲謂必欲取之求之堅曰固

毋吃食毋齧骨皆嫌不謹也儀曰毋齧骨者一則爲有聲二則爲有

也毋反魚肉爲去聲已歷口人所穢也毋投與狗骨慮其相噬也

主人之物也陳氏曰不敢取毋固獲嫌貪食也

毋揚飯去聲飯反黍毋以箸在

揚謂散其熱氣嫌欲食之急也食以則毋以箸取匙之便耳

毋噉去聲羹毋絮羹反毋刺反齒毋啖反客幣反主人辭不能烹

客飲隨主人辭以羹反

雖謂羹有菜以口噉食之不謂著以箸謂羹無味就器調和之刺猶剔也厭謂詳味之以箸也噉羹則欲

傳康也又有聲毋刺齒亦嫌不謹也毋絮羹亦嫌不謹也羹羹則欲

不敬故戒之味也客失禮而絮羹主人則謝以不能烹者客失禮而歎隨主

人則謝以貧乏之味皆優賓之辭也

濡如肉齒決乾干肉不齒決毋嘬初怪炙和

濡濕也決斷也乾肉脯類乾肉脯類乾肉脯類之類濕肉以齒斷之乾肉

以手治之各有宜也炙炙肉炙肉炙肉炙肉炙肉炙肉

炙謂宜以漸食之許氏曰里人知人之大飲在夫飲食也而致

也所期小人之情狀里人之情狀里人之情狀里人之情狀

○少儀曰侍燕於君子則先飯反而後已毋放飯反毋流歎小飯

反而亟之數唯在笑毋爲口容

君子三達尊之稱五子天下有達尊德一先飯者皆食之意後已者

勸食之意放飯流歎說見前章小口而飯偷噉也亞疾而

噉備見問也數數噉之易去至於弄口爲客故又以爲戒

○論語曰食而不厭精精不厭細

朱子曰食飯下同也精鹽非也明氏曰舉通作蟹精牛羊與魚

之腥切而切之爲脂比少少後報切之再切也則成成

食精則能養人脂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養非謂必欲如

是也輔氏曰以是為善型也必欲如是

食也切切計而餽切切魚餒切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

食失飪切切不食不時不食

臭氣也朱子曰饘飯傷熱濕也傷於熱也濕也傷於濕也

而色臭變也饘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

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王制五穀不時不食實未熟之類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朱子曰割肉不方正者不食

朱子曰割肉不方正者不食

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

朱子曰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

生穀氣以養肉氣以養肉

朱子曰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

朱子曰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

朱子曰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

朱子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

為之量而不及亂耳

心所欲而不及亂耳

至於醉而不及亂耳

酒酒市脯不食朱子曰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

不撤朱子曰

撤去朱子曰

不多食朱子曰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朱子曰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多食朱子曰

章記孔子飲食之節

禮記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故謂祭祀及賓客之禮庖宰殺之所厨烹飪之所身親也

也陳氏曰天子用六牲則無故亦殺牛此言則君也天子之  
此大夫有故得殺牛此無故不殺牛諸侯之大夫也陳曰大夫  
必有其故也

○樂記曰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  
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  
為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

參養也以飲食大為造也獄訟益繁謂小人乘醉相侵

以致獄訟滋多也士之酒禮惟行一獻百拜言多也

此言百拜喻多也酒所以合歡先王因其生禍而制禮以防之

蓋通乎上下此特舉士以例其餘耳

○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小謂口腹大謂心志

者陳氏曰口腹有大小莫不養小謂口腹也養大謂心志也

○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小學句讀記卷之四

天台陳 選點  
關中王 建常記

稽古第四

華陰張 樞  
朝邑吉汝振校閱  
華陰李作模

稽考也考虞夏商周聖賢已行之迹以證前篇立教明倫敬

身之言也凡四十七章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太任之性端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身文王自不視惡色耳不

一啖食也。欲啖汝戲荅之也。適猶方也。欺誑也。信實也。買肉食。

之以見現前言之非誑

師長就學遂成大儒

趙氏曰孟子夙喪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子思之門人通五經著書七篇命世亞聖之大才也

○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朱子曰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詩人詩本人情物理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不通達矣

小學句讀記卷之四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

朱子曰節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禮氏曰禮有三千三百之節節詳明則其為教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僻故學之者德性堅定而能立

○孔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朱子曰為猶學也周南召南之為詩未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

漢文王后妃之化而威德之彰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五侯之

下後世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正牆面而立也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我竭力耕田共

萬章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我竭力耕田共

小學句讀記卷之四

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蔡氏曰虞氏舜名也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舜母舜後母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為罔象舜異母弟名一云傲

萬章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我竭力耕田共

仁養 赴問下謂之晏天 號泣于晏天 呼天而泣也 事見虞書  
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之也 新安陳氏曰 慕怨二字 其得  
不得其親也 慕則念也 於我何哉 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 非怨父  
母也 陳氏曰 父慈子孝 理之常也 而有所怨慕 推遺事之變 故  
是而致怨 又思慕於親 無須刻意 必欲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 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 天下  
之士多就之者 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 為舜不願於父母如窮人  
無所歸

朱子曰 帝堯也 史記云 二女妻之 以觀其內 書曰 觀厥  
事之以觀其外 觀其治外 史記五帝紀 舜年二十 以孝聞 三

小學句讀記卷之四

六

先乃以二女妻之 以觀其內 使九男與處 以觀其外 舜居  
內行 則遠矣 二女不致 以責舜事 舜親其有婦 近矣 九男  
蓋等○朱子曰 二女不致 以責舜事 舜親其有婦 近矣 九男  
是見以天子之女 來妻 亦猶之謂看也 他如何處 西○二女之  
是為百司 如後世典其 謂人中之類 按唐六典 親王府典義 則  
二人 至宣傳教令 謂人中之類 按唐六典 親王府典義 則  
一年所居成聚 二年成邑 三年成都 趙氏曰 聚謂村落 邑謂  
邑四邑為丘 四丘為甸 是天下之士就之也 得相親也 遷之移  
以與之也 如窮人無所歸 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胡氏曰 如窮  
字 譬之窮 窮者得舜之情 不可以自達 身不得以  
自安 心不得以自釋 其為怨慕迫切之甚也 人無所歸 六  
天下之士悅之 人之所欲也 而不足以解憂 好色人之所欲 妻  
帝之二女而不足 以解憂 富人之所欲 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

憂 貴人之所欲 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 人悅之好色 富貴無足  
以解憂 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朱子曰 孟子推舜之心 如此以解上文之意 言極天下之欲不  
足以解憂 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楊氏  
文是說舜之實事 此又孟子推明舜之心 以解上文之意 言舜  
存焉 故也 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者 性之不可離 而亦不可以不盡也  
人少下則則慕父母 知好色則慕少艾 有妻子則慕妻子 仕則  
慕君 不得於君則熱中 大孝終身慕父母 五十而慕者 子於大舜  
見之矣

朱子曰 常人之情 因物有遷 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  
也 舜身父美 好字也 不得失意也 熱中躁急 心熱也 言五十  
者 舜攝政時年五十也 五十而慕 則其終身慕可知矣 此章  
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已樂 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已  
憂 非聖人之盡性 其孰能之 輔氏曰 心機有一毫動 欲之累可  
有之 性便有下盡處 能盡其性 則能不失其本心 不順於親 則  
至也 〇真氏曰 五十始盡其性 則能不失其本心 不順於親 則  
孝便十分孝 弟便十分弟 忠便十分忠 所以能如此 〇陳氏曰 如  
以盡其性 孟子言此 是以過人 欲廣天理也

小學句讀記卷之四

七

〇揚子曰 事父母自知不足者 其舜乎 不可得而久者 事親之謂  
也 孝子愛日

揚子名雄 西漢蜀人 今四川 自知不足者 舜雖已順其親 而其

心常若不足也命之孝親惟其心常若不足故謂愛日者惜此日之易去過懼來日之無多而不得久事其親也此物安在王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

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

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

國君之適子曰世子方氏曰天子之適子曰大子諸侯之適

子內庭之小臣曰內豎御直日者文王曰王季朝禮具夕禮具

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變行不能正履王季後

小學句讀記卷之四

八

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

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不安節謂有疾不能循其起居飲食之常也履踏地也復膳飲

食安節也復初其憂解也方氏曰文王乃真則親養而已亦養

初則親養在祭也進食則祭視寒煖之節如飯宜溫羹宜熱之

類則飯宜溫羹宜熱齊齊視寒煖之節如飯宜溫羹宜熱之

所食之餘不可再進也視之清潔文王當時雖以爲人子事

一則其心誠敬也行去終是禮也非學文王者也此是就文王問安視膳與進

之徒其誠敬也無其貴者固是知此然時至於今無時無學如

○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一飯亦一飯

王再飯亦再飯

武王文王之子名曰武王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一飯亦一飯

其誠敬也今以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一飯亦一飯

見記文王

○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遠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

之事者也

小學句讀記卷之四

九

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公名曰武王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一飯亦一飯

朱子曰達通也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所謂之孝也

孝無以爲加謂之至孝天下謂之孝乃天下之人所謂之孝也

之未成者也是謂人未達爲繼則續而成之孝者志之已成者

也是謂人未達爲繼則續而成之孝者志之已成者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愛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

事存孝之至也

朱子曰踐履履也其指先王也

也非謂武王周公當日所用之



老萊子楚人五色青赤黃白黑也什伍例也雖謂鳥鵲吳氏曰恐父母見子之老而生悲感故為是以樂其心也其子欲親之喜而不悲其老者立止於足歲類而推之始得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

樂正姓子春名曾子弟子瘳愈也

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十曾子問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以未切步而不取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

小學何讀記卷之四

三

大猶貴也字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李氏曰宇宙之間一切所臣之義雖為天地之性而人獨得五行之秀具頭方時正端而全仁義全也德自義萬物而人獨得五行之秀具頭方時正端而全仁義禮智之性備三綱五常之道故曰一舉足為國再舉足為地方氏曰不虧其體所以全其形形如器也不辱其身所以全其德非禮勿視聽言動全體之道也新安陳氏云德性尤全受其德之大者蓋體雖不虧而身或不免於辱不可謂之全也故本文並言之自是分明○馬氏曰身雖全而不敬毀辱所以不虧其體也行道揚名於後世所以不辱其身曾子弟子子春門人也安得而不憂乎

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惡言不

及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道大路也得小路也陳氏曰得正路也游浮水也忿恨怒也由道而不山徑正通平由舟而不山水則危不致以先父母之遺體行豈危殆故也已之惡言不出於口故人之惡言不反於身則人自不以惡言復我也忿言不反則不辱身不羞親矣見記

○伯俞有過其母曾之泣其母曰他日曾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常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

伯俞姓尊名俞字伯俞得罪謂他日得罪也伯俞之泣悲母力之衰耳

小學何讀記卷之四

三

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大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故曰以下剴而論也意發於心色見於面乃謂亮

○公明宣學於曾十三年不誦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

公明姓宣名曾子弟子

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凡桑咤切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下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者答恭儉而不解成慎宣說之字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

傳言說之學而未始宣說此三者學而未始宣安敢不學而若夫子之門乎

夫子言會子庭中庭也叱咤怒聲也恭莊敬也陳氏曰庭上客外故儉節制也子曰非止此也且是下故神帝聖之德曰若儉節制也真氏曰前者自然之界限制者用之而後精

朝廷外庭也不毀傷謂不毀傷其下諸書學文之事孝敬慈力行之事論語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見說苑

○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非恐辰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此孔子之言見說苑三日親始死時也怠惰也不怠如水漿不入口之類禮記曰三日親始死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陳氏曰下志謂哀痛之切雖不食而能自力以致其禮也

小學句讀記卷之四

古

三月親未葬時也解倦也不解如哀至則哭之類宋氏曰無時解倦也期周一年也恐哀如朝夕哭之類陳氏曰天憂謂憂戚推祥言此則祥時也外二子若喪如此非惟進於中國而且善於禮矣故孔子稱而表之

○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視見說苑君子以為難

子皋孔子弟子名崇齊人無聲出涕曰泣血禮記曰人深淚必因悲聲也子皋無聲其涕亦兄弟笑也人大笑則露齒則不笑則出如血之謂泣血兄南笑也人笑則露齒則不笑則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既死皇皇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

顏丁魯人皇皇猶彷彿求爾求其親望望仰思貌從謂從其親切待也望望往而不顧之貌言人于思親之貌戚悵意息者待也待其反也如有從而弗及則有可及之處也悵意息者待也待其反也有所從矣故但言如不及其反又云而息者不忍止以待其親之反也皆不忍死其親之至情見說苑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扶小子

朱子曰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金而視之新安陳氏曰此字指今詩小曼之篇

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

小學句讀記卷之四

五

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陳氏曰述前日當恐難保此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覆丁寧之意其營之也深矣金氏曰戰戰兢兢曾子終身是如自古聖賢皆然但曾子能存此心而已戰戰兢兢于終身之聖賢存心之要訣也原莊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格手足為是故也

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去以辱其親乎陳氏曰徐意形體固全受於性尤全受之大者身體雖全德行有虧不可謂之全歸焉胡氏曰范氏正恐學者但以曾子不虧其身而己則將有虧於親也胡氏曰范氏正恐學者但以曾子不虧其身而己則將有虧於親也

之所以謂中人也朱子曰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孔子死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子直是時刻不可不戒謹也

後事物是多多少少少還箇心略不檢點便差失了至危者無如



其國名山西之國在今子爵也  
受也特名辛字受馮氏曰封諡也後世定謚文義母弟曰付○  
商以尚至盤庚遷都故稱師始改號曰殷周氏謂自此以前統屬  
北朝歌即紂都也在今衛輝府淇衛之間武乙又遷河御川也

紂爲淫佚<sup>通</sup>箕子諫紂不聽而囚之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唐  
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sup>悅</sup>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  
髮佯<sup>羊</sup>狂而爲奴迷罔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

天  
小學句讀記卷之四

共

淨貪慾沃於蕩如娼如已爲酒池肉林之類杜牧紀封侯有甚氏有蓋氏又使師延  
女焉如已有算其言是從所好者費之所惜者錢之千八百七十年以里之齊楚鹿等爲璽室主門其大三里高  
作朝歌北師之音北里以實鹿臺之財蓋鉅橋之聚牧狗焉物尤切官室以人食獸廣沙丘苑臺以酒爲池穀肉爲林男女  
淫相逐於其間宮中九車皆爲長夜之飲飲酒以百二十日爲一宴凡此皆所謂淫也因繫也傳曰因  
箕子以爲奴爲奴如漢法杖鉗爲城旦春論  
操琴曲也劉向別錄其遺用琴瑟而作者各其曲曰操言焉  
操琴曲也哭害不失其操也箕子操曰作琴爲無道較比天  
或飲舞石自投河漢復嗟奈社稷何細看此操則是後人爲焉  
者知舞之以  
備考云爾

王于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去聲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

有七歲

信有謹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列於視其心

王子比干紂諸父等罪也何辜言無罪而彼虐也剝削也人曰比干殷先王數旌天命不男請王洗心易行依紂桀纣之門紂大怒曰此干自以爲聖人矣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遂殺比干其心

則隨而號呼之。人臣三諫而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

徽國名

三  
十  
里  
或  
云  
卽  
山  
東  
東  
昌  
府  
城  
也  
子  
亦  
爵  
也

封庶兄

秋仲冬  
璠曰微子啓其弟衍衍紂之同母庶兄也召氏春  
仲冬  
璠曰微子啓其弟衍衍紂之同母庶兄也召氏春

針對史  
料用法

欲立啓爲後太屬聯續也行所以存宗祀按史記紂既而學乃立村立不明淫亂

於政  
子式

子數諫不要度終不可諫遂亡及武王伐紂殷封紂

100

小學句讀記卷之四

七

○以上三事皆節  
夫史記宋世案者

取

朱子曰

三人行去聲而不同出於至誠惻怛切之意切

恒意之

至也。只是因委君憂國處。故皆不拂。平愛之理而有

以全其

心之德也  
輔氏曰愛之理分言之仁也心之德專言之仁也胡氏曰不滅則學蓋謂三人愛君憂國

皆非有出於至

所爲而爲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雖有惻隱之章而非  
誠矣至誠者仁之存則世者仁之發暴徒持下不勝二

字義白

上文不謂字生來三人之行不同其迹既相違以去者

矢能具

皆奇至誠惻怛之意則其夫孰死生還不同而皆不吝

言千一乃諫

而死然後箕子狂爲奴爲所囚蓋微于帝乙元

之而不

以爲此千少師義當力謀此知其不可





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曰季齊大夫名晉臣文公晉君名重耳耳重耳也名晉陽器

故人名卻成其姓也故曰晉野饋曰饋能敬則心存心存則

理得故敬為德之聚理得於心口德人之心亡理亡者只是

心存便聚聚得許多道理都在心裏敬軒先生曰心存則聚

聚得德德在心上便敬則聚聚得德在心上以子孫口鼻之類

無不肯然非已可以安百姓故曰德以治民子孫曰德已以

日爾已以安百姓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敬也以是為則而持守

之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仁者本心之全體而亦不能不

理流行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這便是仁便是敬之至也

小學句讀記卷之四

三

下軍大夫官名按周禮軍制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

居則為卿大夫有事則為軍將也當時晉乃大國故有

上中下三軍下軍大夫即下軍將也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叔字母也康子往焉聞

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閭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

矣

公父文伯魯大夫名敬其母敬姜也季康子亦魯大夫名

康往謂往而見之閭闔也閭門限也敬姜不踰閭而出康子不

踰閭而入故曰皆不踰閭按呂氏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

人倫之始也如姑姊妹女子子天屬也許嫁則非有天地之義

其門妻之始也如姑姊妹女子子天屬也許嫁則非有天地之義

其門妻之始也如姑姊妹女子子天屬也許嫁則非有天地之義

其門妻之始也如姑姊妹女子子天屬也許嫁則非有天地之義

其門妻之始也如姑姊妹女子子天屬也許嫁則非有天地之義

其門妻之始也如姑姊妹女子子天屬也許嫁則非有天地之義

其門妻之始也如姑姊妹女子子天屬也許嫁則非有天地之義

在東方則女子在西左用此皆所以明其別也今敬姜與康

子言皆不踰閭則有合於男女有別之體矣故孔子稱之

○衛共姜下姜者衛世子共伯之妻也共伯蚤死共姜守義父母

欲奪而嫁之共姜不許作柏舟之詩以死自誓

衛國名姜齊姓歸共伯子名共伯共伯蚤死共姜守義父母

姓夫死不嫁義也奪謂奪其守義之志柏舟之詩曰之死矢靡

他誓無他心是以死自誓也詩經風柏舟二章其一曰汎汎其

汎不與父老或死我之意耳也天只不謂人只其二章曰汎汎

不遇是歎於愛而慮其終耳今時共姜自誓之言其至誠貞固

行之而有共姜特立之節真可謂過人欲於慎謹矣其詩者豈

人之善心乎

小學句讀記卷之四

三

○蔡人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

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

不幸遇惡疾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

其母女之母也而無醮辭日醮蓋昏禮贊者三酌壻婦而不

醮辭也及婦行壻皆贊者前道之惡投壻婦至壻婦以入

至於壻婦在室西面壻婦在室東面而贊者酌酒壻婦舉爵

又酌酒壻婦舉爵又酌酒壻婦舉爵又酌酒壻婦舉爵又酌酒

壻婦舉爵又酌酒壻婦舉爵又酌酒壻婦舉爵又酌酒壻婦

舉爵又酌酒壻婦舉爵又酌酒壻婦舉爵又酌酒壻婦舉爵

又酌酒壻婦舉爵又酌酒壻婦舉爵又酌酒壻婦舉爵又酌

酒壻婦舉爵又酌酒壻婦舉爵又酌酒壻婦舉爵又酌酒壻

婦舉爵又酌酒壻婦舉爵又酌酒壻婦舉爵又酌酒壻婦舉

爵又酌酒壻婦舉爵又酌酒壻婦舉爵又酌酒壻婦舉爵又

酌酒壻婦舉爵又酌酒壻婦舉爵又酌酒壻婦舉爵又酌酒

壻婦舉爵又酌酒壻婦舉爵又酌酒壻婦舉爵又酌酒壻婦

舉爵又酌酒壻婦舉爵又酌酒壻婦舉爵又酌酒壻婦舉爵

孟子言舜賞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前怨謂留宿其怨饒氏曰仁人之於弟雖有怨亦不藏之雖有怨亦不留之少閒心便釋然孟子曰親之欲其貴也受之欲其富也

封之有庫有月屬廟廣示州財富貴之也近於我民之是也  
之佚其得遂所欲富之是也○張氏曰齊之策家可謂盡矣家  
雖不道而吾之弟也仁人之益弟親愛之而已矣或曰周公之  
爲國彌親也泉之欲殺舜其事在舜之身耳固不同也升真周  
公易地則皆然益其存心爲天理人情之至則一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

小學句讀記卷之四

書

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仲子

孤竹國名朱子曰伯夷以父命爲重其遺國也皆求

所以命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端蓋二于不變則心不  
 安伯夷以父命爲尊便是伯夷合乎天理而其心方放叔齊以

天倫爲重便是叔齊台乎天理而其心方安朱子真知二子之心哉

富立者朱子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叔齊雖以父命終非正

於天子而立之不問其情類矣香來二子立得都不失以正理

人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從取

血氣不和，便成虛弱。一

之君相具等田分而不平刀相謂曰西伯仁人也蓋

往實爲乃相與朝同  
居入其境則耕者諒  
行有諒路入其

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擊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一國

之君盛而相謂曰我等小人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閒而歸之者四十餘國

鹿耳門  
今萬城俱屬山西平陽府西伯周文王也

麋鹿皆國名  
今萬城俱屬山西平陽府西伯周文王也

季以功九令作伯父主增拒也之賈故文王能殺五十年而正

我豈何不也質正也呼前界也陸之西○事見詩傳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責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朱子曰校許校也友馬氏以爲顏淵是也不能以真此顏

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  
解以能至若虛四句多引曰以能同於不能四句以知言有若無貼同不  
貼同於寡句  
不見物我之有間  
去聲解我而不技一句  
故能如此  
王氏曰二句包

小學句讀記卷之四

廿五

豈有明知之事下句仁之義韓氏曰仁者之心觀人猶已故人有非不忍與之校而讒校則直在己曲在人而物我相形矣彼非包含偏愛之意二詞以說則直不能柔子曰恕是類字自覺得有未能處而不止常人十事曉得九事那一事便不肯

於不能理多而青問於寒以求盡乎義理之無喻者而已○化

而不收蓋是他分量大有犯者如蚊蟲遇前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攸耶○則從事於斯是盡力否曰姑提其力極是即自己能

自己多須要去問不幾於許乎曾于是見得顏子如此非

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子曰人父久則教衰久而能教所以爲

新安陳氏曰常人之交初則親久則玩以而玩必不能全交

辛久而不有初心之敬所以爲善交也○葉氏曰夫子在齊與平仲者人作故知其如此○黃氏曰朋友人論之一可不敬

手搗以威儀相觀而善一有不敬則失朋友之道矣惟其久而

爲生死不相背負求有能  
全交者也夫于莫平仲之善交友之

此矣

右明倫 九三十

李氏曰首十七章明父子之親次五章明君臣之義次四

章明夫婦之別次三章明長幼之序末二章明朋友之交

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惡色非禮之色惡聲非禮之聲色惡聲非禮之聲

非義之

子曰游爲武城等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

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子游孔子弟子姓名偃人朱子曰武城魯下邑

小學句讀記卷之四

其

也今屬山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

射讀法之類射者能者州天射擊正端皆行射禮也

射者射禮之大也以五物詢衆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

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射禮諸法謂

射者射禮之大也以五物詢衆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

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射禮諸法謂

射者射禮之大也以五物詢衆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

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射禮諸法謂

射者射禮之大也以五物詢衆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

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射禮諸法謂

射者射禮之大也以五物詢衆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

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射禮諸法謂

射者射禮之大也以五物詢衆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

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射禮諸法謂

射者射禮之大也以五物詢衆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

則要時曰伯夷之爲聖人之爲人半與正人之情四子相

○高柴自見孔子足不履影啓辨明不殺方長不折衡輒之

難出而門問或曰此有徑子蓋曰吾聞之君子不徑曰此有實

子蓋曰吾聞之君子不實有問如使學者至門啓而出

啓謂開穴而出鑽蟲之藏者方長謂草木輒衡君名是爲難謂

輒以兵拒父時也人立輒之子輒於是首納輒而輒以兵

拒之輒居外十二年乃與輒長太謀入孔悝家遂集攻輒輒

出奔魯而輒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時子蓋仕衛在共國

輒孔穴也有問少頃也不踐影敬人之至不殺不折愛物之至

不徑不實守身之至朱子曰不徑不實無事時可也若有寇盜

患難如何守此以殘其軀觀聖人微服過宋可見矣

此本文正意也又引朱子說是明于蓋未及聖人之推處學者

須知此義庶乎帝安各得其宜而不失於懸杜矣○亦見家傳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而名顯又名適字子容朱子曰詩大雅抑

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白圭曰

言事見况家語也謂弟之行猶病於思也公西赤義其於詩蓋

言事見况家語也謂弟之行猶病於思也公西赤義其於詩蓋

言事見况家語也謂弟之行猶病於思也公西赤義其於詩蓋

言事見况家語也謂弟之行猶病於思也公西赤義其於詩蓋

言事見况家語也謂弟之行猶病於思也公西赤義其於詩蓋

言事見况家語也謂弟之行猶病於思也公西赤義其於詩蓋

言事見况家語也謂弟之行猶病於思也公西赤義其於詩蓋

言事見况家語也謂弟之行猶病於思也公西赤義其於詩蓋

言事見况家語也謂弟之行猶病於思也公西赤義其於詩蓋

言事見况家語也謂弟之行猶病於思也公西赤義其於詩蓋

表而行爲義行爲實而言爲善各舉其一以互見究於刑戮只是不以輕言受戮取禍若富貴而言難其子之四比于之先豈免哉

○子路無宿諾

朱子曰宿留也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原註子路之所以取信也善之有素也此平日無宿諾而信尹氏曰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孔子曰衣赭繫絀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朱子曰微服也微泉音流也著音土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本行宅許氏曰以細裝衣也然此謂泉者孤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賤者許氏曰衣之賤衣之賤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其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富貴者先要不以貧

小學句讀記卷之四

其

之志然後可與進道陳潛室曰子路於故夫子稱之謂其曰恥也然則名利關大界限分明處已看得破

○鄭子臧出奔宋好登聚鵠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

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

鄭宋皆國名鄭今開封府新鄭縣子臧鄭伯公之子鵠翠鳥聚鵠冠者聚其羽以爲冠也爲冠既高則其衣必寬聚翠鳥之羽

二國聚正也詩曹風候人之篇已詳辭在宋不濡其翼其之

千不濡其翼不謂有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歌

梁而主猶績乎其母歎曰傳其亡矣乎使僮子備官而末之間耶德婦廉也歌文伯名王主母也僮童子目文伯曰將亡則任非

人文伯富貴而驕故敬妻狀而責之亦善謀國矣

居者桑之使止也勞勤勞逸安逸淫淫蕩蕩肥醲膏粱薄也善

心生則齋義矣惡心生則不材矣不材山於晉繡義由於勞

是故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以紵綌卿之內子

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燕而獻功男女效績怨則有辟古之制也

小學句讀記卷之四

其

玄紵也統冠之垂前後者按說統織五采爲之則天子之統五

而卿大夫士之統也統者統也統者統也統者統也統者統也

之妻列士元士中士下士之妻也列士之妻命婦大夫

公侯士庶之妻所織以漸而加者以貴賤爲勞逸之差

也冬祭曰絜饋功愆過辟非也春祭社之時春分則供其農桑

之事冬祭廟之時冬分則獻其五穀布帛之功

男耕女織各效其績進而有功則治以罪也古之制通貴賤言



吾其而朝夕備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旨下體穆伯之絕嗣也

冀後也而爾肯汝也。弗猶飭也。廢猶墜也。先人謂穆伯文伯之  
父也。胡向也。君謂魯君居位而苟求安逸敗亡之道也。文伯囑  
於穆敬姜語之。皆深陳有法度其愛而知勞者與。論語受之  
能勿方乎

○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附註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附註賢哉回也

也。顏子之貧如此而忘聲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

小學句讀記卷之四

子

武回也以深歎美之莊子曰應子之謂非樂耳孤陋也不以  
賢又曰單豹居牖井可無憂其心而無樂其外也故夫子獨其  
意未予明自有其樂言子對單襄陽德吾其字當玩味是有  
此樂又曰昔天降於周成叔每令仲尼振子索皆以樂何事  
須氏謂欲同樂子所樂何事當先問顏子所好乃樂矣所以  
子之言引而不發並欲學者活潑而自得其樂不取安成之  
誤學者但貪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  
才則虛子有以得之矣又曰道理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到底至  
臻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到底至  
然豈有不樂又曰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不悅而中  
非其樂可知有也則快哉○周程子意謂商子之心無少不  
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際從容自得百無過不樂不待以  
造爲可樂而言樂也曰謂非以道爲樂到底所樂只是道豈非  
道與我爲二物使得後便自樂也○南氏曰知樂之說未法以  
爲從事於博文約禮者所以爲無少私欲天理渾然二說不同  
何也蓋博文約禮者所以用其力於窮天理漸覺顏子所以  
收其功於後博文則知之明約禮則守之固凡事物當然之理  
既無不洞曉而窮通得與此凡可謂之樂之事者不足以與  
此其所以無少私欲天理渾然蓋有不獨樂而自樂者矣○

自其其樂三曰所樂何事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何樂其未二曰  
 却令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皆不說出禮之樂是何樂其未二曰  
 生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言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有人  
 謂顏子而樂者道程先生以爲非由今觀之所樂者道之言豈  
 不有理而程先生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道各各  
 一物可以玩其理而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各一  
 物未到渾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謂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乃生  
 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  
 廣也文者言凡物皆有自然之理也博者廣也如伊川之論  
 格物自一身性情之理至一草一木之理無不窮究此也約禮  
 者言以禮檢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如觀聽言動必出於禮  
 者此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而外精粗二  
 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禮爲一從容新沐於天理之中而  
 陋若不知其爲貧富鍾九鼎不加其爲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  
 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得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程曰決顏  
 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學而得之朱先  
 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功  
 其精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

小學句讀記卷之四

道

幾矣。○陳氏曰：所樂何道？以道爲樂，此乃學道者之言。不學道之人，固不識此滋味。但已得道人則先味其美，兩忘樂處，即是道化。從生至死，都是道樂。順理而行，順處是樂。行乎當處，則樂在當行。行乎當時，則樂在當時。天扶忠孝，觸處是樂。而然孔子却是不道。道樂即是樂，切外以道爲可樂而樂之也。陳氏曰：孔子却不在於此。似于筆頭，顯者不改其樂者，言雖處如是之樂，而吾之所樂，未不以此改隔。

右敬身章九

李氏曰三章育心御天二章言威儀天三章言衣服求  
章言飲食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白莊姜而無子其娣弟戴嬀生

衛齊音國名地皆莊公衛君名揚東宮太子宮得臣太子名大  
作姜齊姓媯陳姓莊公所娶于陳陳國名陳今開封府莊統村  
世也鄭女弟之從去嫁齊者有姓媯陳者一娶九女人人及二於各  
嫁桓公名完按傳莊姜無子下有又娶于陳曰嬀一嫁二女從  
也于正其

公子州吁變人之子也石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  
變人莊公幸妾也

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邪者淫泆所自邪  
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

石碯衛大夫方道也義方即六順納猶實也邪即六逆昭谷

小學何謂記卷之四

三

高奢侈肆淫貪慾恣放縱自由也寵祿過盛則驕奢淫泆而陷  
於邪逆矣

夫扶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珍珍者辭上矣

辱抑也憾恨也珍安重也蓋恃寵則驕驕則恣橫而不能自抑

若強抑之則恨恨則思亂而不能自安自重此必然之勢也

且夫賤妨貴少陵陵上遠下下同親新開舊小加大淫破義

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

貴賤以位言少長以齒言親疏以地言新舊以時言

小大以德言淫義以道言淫者邪道義者正道也妨害也陵也

也開離也破亦害也義謂使臣以義行謂行君之義

去上順效逆所以連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  
可乎

去猶遠也順即六順效猶習也逆即六逆連召也言為人君者

當務於去禍不可反召禍也莊公溺愛變人之子使恃寵弄兵

而弗之禁是去順而效逆也其後州吁弑桓公為石碯所誅豈

非連禍之明驗乎齊氏曰國之禍始於莊公寵州吁誅其奸

而公既立之後春秋載其不義之舉長而不懲以故其禍成於

後生衛莊公之戒也夫君臣之道書非君者則臣之所從起

復而弗禁之不免禍禍後嗣可謂慘矣○按春秋州吁之弑

桓公在魯隱四年石碯諫也惡州吁也謂能諫之及州吁之篡桓公

謂于氏曰方莊公之寵州吁也謂能諫之及州吁之篡桓公

謂于氏曰方莊公之寵州吁也謂能諫之及州吁之篡桓公

謂于氏曰方莊公之寵州吁也謂能諫之及州吁之篡桓公

謂于氏曰方莊公之寵州吁也謂能諫之及州吁之篡桓公

謂于氏曰方莊公之寵州吁也謂能諫之及州吁之篡桓公

謂于氏曰方莊公之寵州吁也謂能諫之及州吁之篡桓公

謂于氏曰方莊公之寵州吁也謂能諫之及州吁之篡桓公

謂于氏曰方莊公之寵州吁也謂能諫之及州吁之篡桓公

謂于氏曰方莊公之寵州吁也謂能諫之及州吁之篡桓公

謂于氏曰方莊公之寵州吁也謂能諫之及州吁之篡桓公

謂于氏曰方莊公之寵州吁也謂能諫之及州吁之篡桓公

謂于氏曰方莊公之寵州吁也謂能諫之及州吁之篡桓公

謂于氏曰方莊公之寵州吁也謂能諫之及州吁之篡桓公

謂于氏曰方莊公之寵州吁也謂能諫之及州吁之篡桓公

三四

小學句讀記卷之四

三五

小學句讀記卷之四

小學句讀記卷之四

衛楚皆國名

名惡文子衛大夫子伋北宮其姓也時相上衛侯在楚下衛

楚乃先晉而朝於楚也楚乃先晉而朝於楚也令尹楚上卿執政者名爾免謂免於

也。上能敬慎其威嚴，下能敬慎其威嚴，則民視儀而興，興而德者。

則可以爲民之法矣終謂善終

目善言信所成而可景諒之風有信而所舉諒之

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

小學句讀記卷之四

是以下皆如是定以上下能相固也

此衛侯問而文子答也。令問長世善名久垂於世也。是謂君臣

而言願是以下若父子兄弟內外大小是矣皆如是請皆有威

儀也貞氏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威非他事嚴猛而已正衣冠尊卑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夫是之謂威有威而可畏謂之威

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梁王君也望之而不以人君非

君之威儀也令尹則以下皆可類推固者安固不敗也

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

有威儀也

詩賦風雅之篇乃其三五二句也模倣而習之貌曰富

大國開召則我豈而不生還  
遂歸梓也言威儀無一不善不可

得而簡擇取舍也詩之五此蓋借引以爲人皆不可無威儀耳不可謂乃借引也

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

詩大雅既醉之篇既醉人章此所引也攸攝攝也攝氏曰明訓解攝字亦非詩本義詩所謂朋友是指助祭之賓言相攝佐者皆有威儀當神意也

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受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用之有威儀也

施由也用舍皆斯可愛十者皆威儀也自可畏言曰威自可象

小學句讀記卷之四

三

言曰儀此節詳言君子之威儀也儀氏曰自在位可畏以下凡眞氏曰令尹問尋楚國之政有蔡等之心形諸威儀必有僭偏于上者故又子見而知其不終也文子曰令尹創君矣將有未幾以篡殺殺果不能終按文子之言在魯襄公三十一年明年主疾乃以冠終殺之公改元是王却故有疾尹人謂是果不能終也其氏曰威儀者德之表也德有教養形於外者亦然故君子因其外以觀其中見其容止而加其稱謂也

右通論凡三

通論立敬明倫敬身三者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天台陳選點

關中王建常記

外篇

說見內篇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之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詩大雅烝民之篇尹吉甫江陽人今所作也不民入章章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吉甫作詩以送之首乃言此朱子曰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衆也物事也則法也無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耳目父子是物聰明無不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如天生烝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餘九職五福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親之明曉之曉親之常言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眞氏曰盈天地之閒莫非物也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特而言秉彝是德無不如此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其有此故於美也然則一理其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其有此故於美也德而不加好者仁義忠孝所謂美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也然則曰富然之則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之美德而不加好也所謂懿德即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者即指上文秉彝而言天命之所賦者謂之則人性之所秉者謂之彝存於心而有所得者謂之懿一而巳孔子又加明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言愈明矣

歷傳去聲記接見聞述嘉言紀善行去聲爲小學外篇

歷考前代漢魏晉唐之傳記承接近代宋代之見聞漢劉氏之號西始高帝名邦東始光武名秀後始昭烈名備熹宗與墓園之號魏曹氏始王西晉司馬氏始炎東晉司馬氏始賓南朝以大江分南北也南則劉宋始裕齊蕭道成梁蕭衍陳陳霸先其後則折衷魏始王後改姓元分東西兩朝宇文覺東齊齊高洋隋楊氏據國之號北文帝名堅唐李氏有天下之號始神武高祖名淵五代梁朱溫後唐賜姓李名存昺晉石敬瑭漢劉景周邦威朱蔚北魏國之號北始太祖名匡胤南始高宗名構凡言之本乎物則民葬者嘉言也則述之行之本乎物則民葬者善行也則紀之墓人之言曰述錄人之行曰紀言行本乎物則民所以合內葬謂嘉言善行告令於物則而實不外乎民葬也所以合內篇而爲小學之全書也學者讀內篇而遠師虔夏商周之聖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賢諸外篇而近師漢唐宋之君子盛德格致誠正修身大業齊家治國平天下

下於是乎在矣奚可以爲童稚之習而忽之哉陳氏謂小學書最切於日用

用雖至大學之成亦不外是故許晉齋教人使無大小皆自

小學入若說此乃童稚所當講習而成人遂忽之不可也○

小學兩篇於立教冠以天命率性於稽古冠以性善至外篇

又冠以物則民彝教成以性命之語冠之者蓋以此書所野

一言一物無非事物一定之則日用冠然之道而要皆出於

天命民彝之至善故於大本大原數數提挾大抵要使人知

書中許多道理都是我性分之所以有戚分之所當爲而各

萬世信

萬世信

不說矣

嘉言第五

嘉善也此篇述漢以來賢者所言之善言以廣立教明倫敬身也凡九十一章

荷葉張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

橫渠地名先生名載字子厚宋郿縣人郿縣今屬陝西鳳翔安  
靜謂不躁動詳審謂不恭莊以外言敬畏以主乎四者小學涵養本  
原之事也涵養本原便是收放心養德性工夫蓋小兒之性純  
動靜內外常自收斂不敢放逸入之涵養得此心常在  
裏面而德性自然完全雖有外誘之私亦不能入矣  
今世學不識男女從幼便騎情墜了到長年益凶狠只爲去聲未嘗  
爲如字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以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爰隨  
所居而長上聲至死只依舊

安詳恭敬不講而騎矜情慢成習此天理所由滅而人欲所由熾也壞壞其質性氣質之性親父母也有物我猶言分彼此病根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卽驕惰也。向後許多不好底事卽生於這驕惰兩個字故謂之病根。

爲子弟則不能安澀色賣掃切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

官長聲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去聲則不能下天下之賢

此言病根隨所居而長也。安謂安意爲之下，謂屈已下之。

甚則至於徇切私意義理都喪亡聲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

唐所接而長

徇從也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  
 言安以物言安喬甫二字與安詳恭敬四字互文以位

接交後根一前便長到義理都喪處病痛是多未發之謂說

者是也。張于此言深得養家之本。故小學以爲廣立教之首章。

者切矣

公名億字大年謚文忠浦城人  
浦城縣名屬福建寧府良知者本然之知

良能者本然之能愛親敬長上是也。無氏曰良謂本然之善也  
不待慮而知本然之能不待學而能觀人之幼而愛親長而敬  
兄則可知矣蓋愛親敬長皆良良知良能之先見而切近者也  
程子曰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格言猶法也  
共議曰論日陳於前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後雖有議  
說搖惑不能入也

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黃香扇  
平  
聲  
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四

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

故事古今已往之事也。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孝弟之  
原。立躬之本也。其故事須先熟讀之。以實之。謂信。忠。信。忠。信。  
記而講明之。方可及忠。信等事。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  
一箇理發於心。而自盡。便是忠。誠於事。而著實。便是信。說  
忠。信。都割實。但忠是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若前。一截實。後  
一截虛。禮者。天理之節文。節。謂限制。等。級。也。文者。不直截。而回互。  
便不可。禮者。天理之節文。節。謂限制。等。級。也。文者。不直截。而回互。  
之貌。是裝束得好。如升降揖遜。又曰。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  
有準。則。衆。所。以。謂。之。天。理。之。節。文。者。此。以。恐。無。形。影。故。作。此。禮。  
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有。君。臣。便。義。  
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其。他。莫。不。皆。然。以。教。  
人。心。之。裁。制。割。斷。制。事。之。義。也。用。亦。即。在。其。中。北。溪。陳。氏。曰。  
凡事。到。面。前。便。須。有。箇。割。制。是。可。是。否。文。公。謂。義。之。在。心。如。利。  
刃。物。來。觸。之。便。成。兩。片。若。可。否。都。不。能。割。制。便是。此。心。猶。鈍。無。  
義。康。即。辭。去。已。議。與。入。之。心。禮。之。發。也。取。卽。羞。愧。己。惡。不。善。之。

心義之發也朱子曰義是性  
却是羞惡之理  
發出來方有羞惡

是辭諱之理。蓋惡辭遠。有辭諱端義。黃香扇枕之類。卽孝弟  
未發底道理。發惡辭遠。是已發底端義。黃香扇枕之類。卽孝弟  
等事也。黃香陸績子路三事是孝。叔敖殺蛇是義。然所以殺蛇  
者。卽是愛人之仁。故謂之陰德。觀他下箇類字。固不止

仁義禮智皆人生所得之理而具於心者故曰德性○黃香字文強涿郡廣德安陸縣人今屬漢安陸人今屬涿郡

心養聲府華亭縣親暑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陸績字公紀即今松江  
直隸南京年六歲見袁術術父康爲廬江守故績得見術術出橘

續懷三叔并離墜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搗乎續跪答曰欲  
歸遣意母術大奇之叔放熬楚委氏名艾生於光州今爲兒屬汝寧府

時出遊見兩頭蟬而埋之歸而母問其故對曰聞見兩頭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五

高者見之恐去母而死

入在

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  
 聲爲楚相。虞卿子薦子路始仲名由人，嘗曰：昔事二親，常食藜  
 藿，菜菔，大豆，藜藿之少者，也爲聲視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  
 爲楚大夫，從去車百乘。聲積聚萬鍾，累菹也。而坐列鼎而食。  
 鼎三足，兩耳，烹飪之器也。雖欲食藜菹爲去聲親負米，何可得也。  
 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事盡力死事盡忠者也。  
 ○明道程先生曰：夢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  
 文字子弟。凡百玩好，去聲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  
 向好著直略切，亦自喪上同志。

先生名顯 字伯淳 河南人 河南縣名今省入洛 文潞公 汾州人 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身見後廣教 憂者憂其不能致遠也 蓋少壯年之輕浮俊秀者 惟教以學經讀書則可以收其放心而於道知所向若使作文字則心愈放而離道遠矣 程子多以子弟輕俊為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 有程後之賢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知其可憂也 所以為其偏而復性也 凡百玩好如畫與琴棋之類 奪志請奪其求道之志 書習字札小簡書札固儒者之一藝若專攻乎此亦喪其求道之志也

○伊川程先生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六

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伊川地名 灑掃應對事 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乃正家之始故當時上下通用之 關雎等詩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正其風也 父子親長幼和故謂之正家之始 詩小序曰關雎風之始也 風之始也 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故用之鄉人 鄉人也 禮記云達飲而南關雎是用之 鄭人教於在席之間 關雎之事上下貴賤之所同也 故用之 朝延郊祀宴享非其所用者不得用也 至於正簡奧者辭簡約而意深奧也以灑掃等事編為韻語令朝夕誦歌之庶見意趣

而好學矣 朱子曰嘗疑曲禮末毋撥足毋厭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皆是古人教小兒語

○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 必列 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為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

公名堯 字望中號了翁忠肅諡也 朱延平人 延平府名今隸 府之吳氏曰當向富取者上品聖賢也當背富去者下品下愚也 向背以心言去取以事言善惡上下之辨既明而向背去取之約以定則終身德業基於是矣 此幼學所以當先也

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為賢人今學者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學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七

此下言聖賢之事當向而取也 亞次也 將齊於聖而學之謂學 顏孟

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 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

朱子曰遷移也貳復也 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 論語云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 子曰怒與過皆自己上求不遷不貳皆自克己之功致而好學之符驗也 朱子曰不遷不貳乃修身學力之所就固非一旦收其效也 顏子之好學非是學之於外而於內也 故集註以克己之功必其平日於內以克己之根怒不遷於物則久久自然不遷過不為之伏藏於內自然不貳不貳不遷於物則久久自然不遷過不為之伏藏 如何便到得此自思難為始 陳諸家說顏子曰是聖人境界之事也 真亦非一蹴而至則此兩云漸可學漸字下得不透不



知聖賢之戲不如狙豕念慈母之愛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如孟子矣

聖賢開之事而市中之事狙豕學宮之事此即三遷之教也

前指古不厭謂學不倦不改謂守不變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太簡數十年方能於天下之事略無所動而動其心

若夫扶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

心必曰我為孩童豈敢學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

者見其卑下豈肯與之語哉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

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

知悔下等人也愾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為下等之事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八

譬如坐於房舍之中四面皆牆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

此言下愚之事當背而去也下等之語下等之事皆蔽塞人心

之牆壁也開而明之在立志以學聖賢而已吳氏曰言仍而行

去薄恥過而達非所聞所行如無一不歸於下愚之習耳目壅

塞中心昏蔽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欲求開明何可得哉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誡之

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

援字文淵漢茂陵人茂陵武帝時處初徙關東萬家於此置嚴

敦援兄況二子名議譏議議論使謂以權力仗輔人游俠傳注立氣

義作威福私交以立通輕俠客交通輕海游俠之客也交趾

郡名漢分安南為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至光武時開并為一

域秦馬家郡地其夷足大指關廣汝曹汝輩也

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聲也寧死不願聞子

孫有此行也

妄是非正法謂妄談國法之是非

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謹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

汝曹效之

伯高名述京兆人漢自武帝分關中為三輔其一曰京兆故城

詳見後實敦篤而重厚實言周密而謹慎以作世言皆善而無

可選擇謙約節儉而不驕奢節儉所以制用故曰不奢廉公有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九

威而不私黎廉則有分惟公則無偏黎故曰不私皆君子之常

道

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憂樂同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

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

季良名保人有憂已亦為之憂人有樂已亦為之樂不辨清濁

清濁賢不肖之喻也待之皆無所失故父喪致客數郡皆至也此輕俠之

事

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敬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

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吳氏曰鵠鶩皆鳥而略相似而小鵠家鴨為人所有不能高飛

虎狗皆獸而絕不同

○漢昭烈帝終勅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之

漢劉氏王天下之號昭烈漢帝名備字玄德是為後漢都于

而可憐也後主昭烈之子名禪朱子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

○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

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十

也儉即澹泊也寧靜則心不迷於物故可以修身致遠

足致遠矣子曰詩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

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

則不能研精殫慮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

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

廣才充廣其才也學固不止是讀書然聖賢所說許多道理都

心經雖曰從事學而亦終不能成於成矣

則心不收故不能研究精微之理

○柳玘曰此書真格言也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十一

玘字直清唐柳公綽之孫仲郢之子

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

此言不勤儉之失靡不也

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惜切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

此言不切於學之失情無知貌願口旁也

其三勝己者厭之倭己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問人之善

何

此言不好善之失狀惡聲去依詭嫉妬揚播如願辭謂偏頗邪僻之行如去浸之浸漬如之積煩僻漸如染於惡如子也銷如火刻如刀德義彌喪其善也特爾猶言衣冠斯養謂奴僕徒空也殊異也

其四崇好其優游耽嗜翹葉其以銜杯為局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其荒覺已難悔

此言好宴樂之失崇尚也吳氏曰翹葉銜杯皆言酒也其酒以翹葉為名其物口也高致謂高尚之風致勤事勤於事業也言好逸嗜酒口以為高反鄙勤事者為流俗此心既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三

荒雖知而不能悔也

其五急於名宦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眾怒羣猜其鮮有存者

此言好奔競之失名宦顯仕也近陰附也權要有勢位者其權極居要地之人也資猶品也倚恨也鮮少也言雖或得官終必失之

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其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其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古人以右為尊名門右族皆大家也頑步輕率奢侈驕傲皆敗家之由也燎燒也刻骨猶言銘心亦凌誌之意而語加切耳

○公質為宰相從其子果其嘗求奏還秩實作詩曉之

質字文素廣宗縣直隸北京周宰相事宋封魯國公其從子兄之子也名果遷陞也秩職也

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其戰復兢兢造其次必於是

孝悌者立身之本怡怡和悅也驕驕傲易慢易戰戰恐懼兢兢謹謹大急速苟且之時是指孝悌也

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

干求也祿俸也道道理藝文藝其謂人倫日用之理學之本也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三

諸語辭格猶法也優其餘力也學優則仕于夏之法言也其論語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此引主學謂學者只當先盡其身之事行有餘力可仕後可及於仕也

戒爾遠其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已相其與

朱子曰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其胡氏曰恭為敬敬是為人之行此謂禮者天理之節文此篇曰而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恭近於禮遠恥辱也乃有子之言朱子曰恭只是低頭相敬

恭之事也相鼠詩名其篇名其辭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



我本窮<sub>見</sub>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  
水蹈之惟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跡緘口避名  
勢勢位難久居卑危何足恃<sub>理叶去聲</sub>

附  
旅  
寓  
理  
治  
也  
質  
既  
相  
周  
復  
相  
未  
故  
自  
謂  
附  
旅  
之  
臣  
未  
太  
祖

受月恭帝 尊也。故比之堯舜之治。堯禪 成威變畏意若歸焉。

水言憂畏之甚也曹卽輩也辱亦罪也戒其勿求逸狹以增己

罪也畢竟終也又言國等當深自斂避勿求遠秘立富貴無常

不足恃也

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通成不堅牢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中花早發還先萎

難力致寄詔諭諸將進從爲耳

[illegible]

之而歸也。雖急而止一節。在何言。人物之常理。三二

言當貴有定命所能轉移也故孔子曰富貴在天孟子曰得之有命自古聖賢未二可思若而成之

都是憑地說 才二合絲掛而形云

惡品之人發亦不善不敬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

書上品之人類之善不類之善

先生名維字堯夫康節也宋河南人

外生行

月里甚多錢之忙。雖有美選。無由去下。當什  
百然所謂三品者。只是言其大。無如此。○吳氏曰。性即天學。立

有不善但人之生也愛親於父之時國有政清或濁之不同成  
賢於村之時又有或美或惡之下則氣之清濁之能美者爲

上聖蓋此理在清徹美質之中粹然之精無所汚辱此章論之

思以土或清或濁或美或惡分釐多寡而  
貨零則理在其中者彼其拘與治榮而非復其本然矣此愚之

天地之性

初無少異朱子曰天地之性本善編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

理蓋天地之性只是氣道中流出那本然之理而言愚者果三品之氣質既異而本然之理都無不善卻只一般

能奮然用力於善未必不可以爲賢也

本週一碑下愚亦可變而為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  
矣氏曰氣質雖有不同而本性之善則一但氣質不清不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七

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損壞故學者當用反之之功反之於身則學焉以至變化其不滿不美之氣質則天地之性泮然全備

具存於氣  
質之中矣

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

爲善者爲吉人爲惡者爲凶人

言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

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執其如就之辟避惡如

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

此師言爲善者爲吉人

凶也者諺言說人動止陰險女年和飽非貪淫樂福茂

善如餌。陳明。孔升憲如食食小則服。身滅州大貝覆。宗

視廟成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

此一節言為惡者為凶人陰暗也視謂陰險是得飾非文太過也

也貪淫嗜慾也樂禍樂人之有禍也如饑饉疾之甚也如飲食

好而甘之也謂猶畏也也謂猶畏也吳氏曰謂身滅性禍止一

身故曰小覆宗絕嗣禍及一族故曰大

傳有之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

欲為吉人乎欲為凶人乎

傳之言今見現書泰誓篇三篇傳二句蔡氏曰惟日

不足者言終日為之而猶以為不足也為吉人則為賢為聖為

至誠身滅性而宗絕嗣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六

○節孝徐先生訓學者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

財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

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父母欲

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為君子

先生名積字仲車節孝也宋山陽人山陽縣今屬淮安諸

君指學者君子成德之稱愚按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味

或勞己之力費己之財蓋人之所以為學為君子而己即

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未之有也

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未之有也

吳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乎口之所言身之所行心之所思而

已謂分乎下云云在乎所言所行所思之善不善而已然三

○胡文定公與子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

公名安國字康侯文定諡也宋崇安人崇安縣今屬

字明仲字和仲宏字仁仲志者心之所之也明道程伯子也

朱子稱其十四五歲便學聖人希文范文正公也朱子稱其自

儆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立志以二公自期待而力行以求

至焉聖賢之德業不遠矣

立心以忠信不欺為主本

心者身之主也不欺即忠信之謂發已自盡為忠信物無違謂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六

是為主為本為主如家之有主也事無非聖賢之徒故立心必以

誠則無愧且出於人無時或忘也誠者人之心也若無忠信則

方與節是第○游氏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不言則已言而必忠

止而思動而為無往而不行行而必忠信也故其行為德行

是為則安往而無往而不行

行己以端莊清慎見操平執

操執皆守也端正莊肅清白謹慎惟有守者能之

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

臨氏曰事有是非惟明敏可以立見臨事到面前是非

可以早決謂是非見得了便一刀

又證三尺考求立法之意而操縱之斯可為政不在人後矣

此言為政之方三尺謂法律古者以三尺竹簡書之操縱謂本

法意原人情而適寬嚴之宜也聖人之心如天好生至不得已

而情却未如法亦不同有精細法當如是也自法書如足

夏殷之宜辨稱善為政者矣

汝勉之哉治心簡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

夫其可忽乎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食之偏不能自克則陷其身

於惡而不可振矣故治心簡身必以是為切要

於孟子曰飲食者天理也聖賢求夫天理也天理人倫之至

親至富貴也而適行乎其間非知義理都流於子其孰能之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古之聖賢如禹之非飲食湯之不適聲色皆從此做工夫者也

論語孔子稱焉非飲食而致孝乎克己復禮而致忠乎不

適聲色乎此皆此清而致孝乎克己復禮而致忠乎不

男女皆人之所不能無者但此間有天理人欲之分不可一

或差耳所以治心簡身者於此察之必其精克之必致其洗

然後心可得正身可得簡而天下事亦無不可為者是乃聖賢

丁字之學也

○古靈陳先生為僱居令教其民曰為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

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列子弟有學鄰閭有禮貧窮患難

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望

學賭博無好去爭訟無以惡隣善無以富吞貪行者讓路耕者讓

畔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為禮義之俗矣

古靈村名先生名義字述古宋福州人

白州府名屬邑義訓能正其家有恩諸貧窮相守苦處其下

夫亡改嫁是無恩也有別謂男有婦女有夫不相亂也有

歲時相往來及燕飲敘商之類患難南水大盜賊之類

也陵侵欺也亦兼井也讓路若少

謂地有界畔不相侵奪也此皆孟子所謂善教得民者

如善教之得民也

右廣立教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無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

公姓司馬名光字君實宋陝州人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

命焉

籍謂也佩謂服於身者省察也視也返命復命也

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

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

為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于況未必是乎

備陳是非

委曲此謂為人子者於父母之命勿忘勿違也雖事之是非

○橫渠先生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近人情



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善理必姑順之

舜盡事親之道宜得親之悅矣而猶不悅者為其頑嚚不近人情也今天下人之父母若舜之父母者蓋寡矣事親不悅何以為人乎

若親之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當極力營辦務以悅親為事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強勞苦務使見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故舊所喜謂故舊中所喜者賓客之奉謂酒肴之類前章曰公危此章稱樂言悅親之心皆可謂曲而盡矣人子所當深思而責體也

○羅仲素論管仲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小學有讀記卷之五

三

仲素名從彥宋豫章人豫章即今江西南昌府

樂弟也定者子孝父慈各得其所也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

管仲底豫底豫氏曰事親之道人具於性中猶人不能盡而舜

唯底豫惟天下之至管仲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管仲

底豫有以感通故耳管仲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管仲

底豫可事之親也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

孝父慈各止其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羅氏讀之而

有是論蓋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豈有不足者哉子孝則父母

之心自悅樂矣氏曰舜所施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猶感其

有難事之親豈得有如管仲者哉底豫而天下之為人

子者哉

了翁問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帝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了翁陳忠肅公也臣子弑逆帝起於一念之差以君父所為不是也若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慈鳥有弑逆之事哉真氏曰罪已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心也

有不是處羅氏之謂所以負罪引罪者此也故孝子自不見父母是皆已之不是也已既非父母豈有不是者哉真氏則又謂其事理之實也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小學有讀記卷之五

三

委者付託也病者死生所繫而委之庸醫是飲藥以加病也故

親有疾而委之庸醫比之不孝子有疾而委之庸醫比之不慈

子能知醫則可以養親且不為庸醫所誤矣問人子事親學醫

大要令人親父母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孝乎曰最是

之道理病病見如何藥當如何後可任醫者也孝子已未盡

盡得如盡工然他却不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醫令醫者說道學

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要說與他商量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

事父母奉祭當當親為之葉氏曰使人代為奉敬之心安在

呂氏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故梁子曰天

為人之道事其親不以其已自視者

○伊川先生曰冠者始知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狼豕犬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

冠以責成人說見昏以承宗事明倫以慎終追遠追遠者祭理會謂謂而行之孟春祈祭魚季秋豺祭獸月食月食猶如小則青黑也公羊食而謂之月食也而食而食如人之食而祭先代為食之人也指報本言奉養謂奉養其親

某嘗脩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五

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祫切里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

六禮冠昏喪祭鄉飲酒士相見之禮也說見主木主也所以依神主式廟神主式廟謂新設廟父廟也遷廟奉也正寢正寢猶正堂也

月朔一月初四時天道之變冬至陽生之始始者初生也立春物生之始立春物生之始季秋物成之始季秋物成之始物成之始物成之始

有懷怙怙惕之心故因之而行追遠之禮此言祭禮之大略其具於司馬溫公曰國家時祭用孟月私家不敢用故用仲月

亦見禮之大然下面謂言祭者慎本及始乃有家等製之

存謂行之久而不廢也

○司馬溫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也下同也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五

所謂成人者非謂形體異於童子也將責以孝悌忠順之行也

四行立而後可以為人故冠為成人之道

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為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為之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

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騷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

中相士庶所著者有官如今之陰也亦戲少

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世俗之弊不可猝變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

禮冠之則其美矣

俸遠也世俗因襲之弊不能必皆二十而冠然其開損益行之

庶免乎猝遽更變之難若舊厚學古之君子適待其年過

十五能讀書略識理然後行冠禮則可責成人之道矣按禮

十曰弱冠冠者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

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

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

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

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

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

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

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

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

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

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

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

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

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

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

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

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

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

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

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

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

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冠者成人之禮也

如菜果

哀喪服也其旁及下當日齊果不糾日斬衰蔬食蔬飯也言

父母之喪既殯始食粥三日人飲而蔬飯也蔬飯者大飯也

之也粥謂糜粥也三日水漿不入口此後乃漸進食若齊菜

之喪既殯得疏食水飲食後有食粥既殯進蔬食水飲異於父

母之喪也

父母之喪既殯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其下而小祥食菜果

又替而大祥食醯醢醬

虞祭名既葬而虞虞之言安也以魂氣無所不之故三行虞祭

以安之虞通謂三日而葬葬之日中而虞是為初虞過未日再

祭以安之既虞而卒哭卒哭亦祭名三虞後明日卒哭禮

祭用吉禮自是哀至不哭猶朝夕哭也替則年也祥吉也祭

川吉禮也自初喪至葬不計期凡十三月至又替凡二十

也下祥後復祭謂之哭也哭者祭之禮也祭之禮也祭之禮也

中月而禋禋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如食肉者先

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

中月而禋禋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如食肉者先

然平安之意喪至此凡二十七月也按家禮二十四月而禋

又謂一月而禋禋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如食肉者先

者曰醴醴酒味薄乾肉味濃先食之者不忍遠御醇厚之味也

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雀光數其罪而廢之

漢劉氏王天下之號昌邑王名賀內實武帝之孫哀王之子

也昭帝前無子賀嗣位光字于孟平陽時為大將軍帥大司馬

以天將軍霍光與昌邑王賀賀為海昏侯按通鑑昌邑王賀無

書事位在丞相之上廢賀為海昏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昌邑王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

昌邑王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

昌邑王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

昌邑王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

昌邑王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

昌邑王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

昌邑王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

昌邑王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

昌邑王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

昌邑王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

昌邑王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

昌邑王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

明為齊公昭司馬之干師之免雖月野卿指積公指昭昭積  
許也重哀謂親喪猶與人共舍母死對者令止積不積也四  
裔四夷華夏中國也

宋臨陵王義興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羞於齊內別立廚帳  
會長史劉湛入因命膳要酒炙車盤制湛正色曰公當令不宜  
有此設義興曰且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起曰既  
不能以禮自處下同又不能以禮處人

宋南朝劉氏墓園之號義興武帝裕之子居憂即居喪珍羞美  
食會遇也湛字弘仁汝陽人任南陽吳氏曰臨當作廣古暖室  
炙燒也車盤海蛤音閣也湛陵即今江西吉安府之安義縣分  
王國者道王州以代大字之為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其

隋楊帝為太子居父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一溢通米而私令外  
取肥肉脯鮮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漢裝果而納之

隋楊氏據國之號楊帝名廣溢一手所撰也之也○二十四分

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雞雁邪其官屬滑起  
議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肫何代無賢

五代之時馬殷據湖南在洞庭湖之南即今衡州武穆王即殷  
也殷名武穆在湖南雞雁雞肉羹也蒸肫蒸熟猪也何代無賢反辭  
以議之

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為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  
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地典  
然無愧人亦恬不為怪禮俗之壞習以為常悲夫扶

承上文潘起之議而言五代梁唐晉漢周也視而見人之貌恬  
安也怪異也

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敘去視賓則齋酒饌往勞法之主人亦  
自備酒饌相與飲唱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  
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輜車而號泣隨之亦有乘喪即嫁  
娶者禮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

勞慰勞也輜車喪車也古者父母始死于三日不食鄰里為糜  
粥食之親賓往哭弔以助其不及今人親死及殯葬之際親  
賓乃攜酒饌往勞主人亦復當備相與酬酢醉飽甚至作樂娛  
凡乘喪嫁娶而不以為非哀哉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其

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  
禮也禮者萬世

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經久而羸  
食珍羞盛饌及與人燕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唯  
五十以上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

惟也禮者禮者一時變通之義朱子曰禮儀大經也惟氏曰若足  
惟也禮者一時變通之義朱子曰禮儀大經也惟氏曰若足



○顏氏家訓曰吾家坐死切符章絕於言議汝曹所見勿為妖妄

顏氏名之推北朝齊人字季博今作家訓二十至文至現男至其云男陽有補日至日男有章即書符并章之術皆其性安女陰不身道名曰至而已

○伊川先生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思痛更安忍置酒索樂以為樂若其慶者可矣

念父母鞠育之功勞故倍思痛也而人至生日至要要行近孝在教訓成身後日又安忍置酒索樂乎左右皆思父母生日且慶可者可知其樂也

○呂氏家訓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矣其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忠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

呂氏名本中字居仁宋正獻公著之曾孫其先齊州人自曾祖洛陽作重家訓盡吾之心設其成則已無無矣之謂此

○或問薄佐令者何也薄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伊川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令與薄不和只是爭私意

薄者縣之佐令者縣之長令即月特邑下以後薄知者皆因周士人動感動也私意相形

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至極也誠推其故至誠其誠則合內外平物我感與應皆非自外也此其所以無有不動也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周禮一命受職如今之第九品也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

安禮字立之明道弟子河間人今輸猶盡也平易聲近民使下情各得上達則所以處之者自無不當矣

范氏曰未有已不能正而能正人者已者人之表也已不正而此理平○云我輪是傾寫之意詩小

○伊川先生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不非議其過惡有忠敬意大夫之有得者既居是邦固吾所不忠矣蓋不非大夫者所以其誠心也此古語而程子傳之

○童蒙訓曰當官之法唯有二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

吳氏曰清謂廉潔不污慎謂謹守禮法勤謂勤於職業能是三  
者則能持身而可以治人矣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模之類尤宜疎絕豈以清心省事爲本

異色人謂不務常業之人巫覡皆事鬼神者尼女僧嫗牙婆也此輩一接之內則伺假意以相誑賄外則誑人以行私善敗事害政故當一切禁絕清心謂不以物欲累心省事謂不作無益之事

○後生少去年乍到官守多爲滑吏所餌耳不自省醒察所得

毫末而一任之閒不復<sub>以</sub>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  
更人所盜不<sub>吝</sub>費矣以此彼重譴<sub>苦戰切</sub>良可惜也

制也不貴不可量也謂罪責也 猶狡猾謂也 餌釣餌釣魚之餌 以刑謂之刑 官謂之官 亦謂之餌 不敢舉動爲吏所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上聲之必無不中去聲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

暴怒怒之暴者中中理也。自書謂頂氣憤事。陳白沙忍字贊云。爲是絕情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安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過。一百忍爲張公藝。不亂大謔。其乃有清如其不忍。餽照至立。

○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豫上直略文字追改日月重平易

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

蒼寬不作偽塗探文字。塗挑舊字也。追改日月去舊判而換新也。重易押字去舊署而改之也。非惟得罪實且欺心。豈事君之道也。

○王吉上疏所勸切正  
韻所故曰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蚤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

吉亨子陽漢瑯琊人瑯琊郡名自青州府日照縣西至於沂州昔其地也古河在郡縣虞今萊州府卽墨

娶後世反是嫁娶太蚤故民多夭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故教化不明版古音二十而嫁三十而娶男子三十筋骨堅強壯爲人父女子二十肌膚充盛在爲人母且成人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之禮習於前代者既久過人之通聞諸莽年者已深此所以教  
化明而壽考長也後世反是故王吉深疾而諫言之然俗弊未  
易遽變而古禮亦難盡行今誠欲學者以當依子家禮習年十  
七。至三十皆可娶。又年十四。至二十皆可嫁。案古今之道酌情  
理之宜斯云善矣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夷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  
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

文中子姓王名通字仲淹隋之大儒也門人私謚曰文中子龍門人今山西平陽府河津縣東方曰夷北方曰虜不入其鄉不與之共處上世德譚男女之性行去聲財謂男之賄財女之資裝

○早婚少娶聘教人以偷妾以正切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  
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



偷薄也。勝從。嫁者。亂真氏謂內或陷子弟於惡外或生僥倖之變是也。等謂妾媵之等數。按早婚少聘。則鮮男女之別。終無數內或陷子弟於惡外或生僥倖之變是也。其曰貴賤。有等者。蓋等而上之。一娶九女者。謂之。後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六十一御妻者。天子也。等而下之。麻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其妾媵莫不各有一。之數焉。至於庶人。則一夫一婦。其。分同如此也。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

婦家曰。壻家曰。姻荷但也不。按。荷且也。

壻荷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三

此言壻之性行當察也。荷。誠也不肖。即不賢也。

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

此言婦之性行當察也。婦賢則家道盛。不賢則家道衰。故曰所由盛衰。程子曰。世人多誤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

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富貴有命。不可必得。假使因依而得之。是亦妾婦之妾婦耳。可。

○安定胡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必欽。

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安定地名。一云。曹院名。在。先生名。瓊字。璣之。宋。泰州人。其府曰。直隸。欽。敬。戒。戒。謹。吳氏曰。女婦之性。大率畏慕富盛。而厭薄貧賤。

○或問。婦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

此言婦婦不可取。無夫曰。婦。

又問。或有孤婦。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此言婦婦不可再嫁。楊氏曰。觀先生論婦。婦不兩適。人以為寧。此言婦婦不可再嫁。餓死。若不足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敢說這。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三

此言。○。與。氏。曰。程子。

○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勸其不足。必無此。雞晨鳴以致禍也。

進食曰。饋。居中饋食。婦人主之。易。家人。六二。无。也。雖。事。也。易。雖。本。義。云。饋。如。未。之。饋。枝。葉。之。所。預。干。也。幹。猶。主。

雖雞也。北。雞。晨。鳴。婦人預政。幹。雞。之。喻。也。婦人預政。幹。雞。則有。敗。亡。亡。國。之。禍。矣。書。牧。誓。古。人。有。言。曰。北。雞。無。晨。北。雞。之。晨。惟。陽。風。常。是。為。於。家。而。家。道。索。矣。傳。云。索。索。索。也。北。雞。而。晨。則。陰。將。言。利。推。婦。言。是。用。故。先。發。此。

○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唯以。

手引兄以行右手攜弟以走也前襟後裾詢兄前挽父母之慈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卽兄弟之愛。且卽閭閻<sub>監</sub>小人。得一食。



李氏曰首十四章廣父子之親次十章廣君臣之義次八  
章廣夫婦之別次四章廣長幼之序次三章廣朋友之交

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圖之謂也

古語國語在列國記事之語此二句乃月語下而大夫彪侯所引詩辭也升高曰登墜下曰

崩朱子曰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慝人也  
 發而中節亦無往不善這是天命之所賦者原來如此只將真  
 氣稟之偏物欲得以蔽之便生許多邪慝來則謂之蔽也真  
 氏曰從善如登善難進也必力從惡如崩惡易陷也必勇

○孝友先生朱仁軌隱居養親法當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

先生字德容孝友私謚也唐亳州人毫在今南直隸鳳陽府之亳縣時屬亳州界也終身讓路無枉百步之賄終身讓畔無失一段之時向憚而不爲乎北是數子弟只諒存心蓋讓者難之富迷不止於蹈時宜然凡市都要避讓如

本草綱目卷之五



讓席讓食讓財讓善士讓  
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之類

○濂溪周先生曰聖希大賢希聖士希賢

渡溪地名在道州先生名敦願字茂叔采道州人其府曰永州今隸湖南道朱

子曰希望也此通書志學章第十問聖希天若論聖人自是與  
而曾戒慎恐懼未嘗頃刻忘所法則否朱子曰大自是天人自  
是人人終是人如何得似天自是用法天明王奉若天道無非  
法天者大事大法  
天小事小法天

荀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仍姓尹字名擎華國人在今開封相去湯伐桀湯奔王遂名桀姓子氏時為諸

遷移也。貳夜也。乙丑子星在物不在己下。成過朱子謂過於前。

萌者不若不同矣然既言只是就恕則發念之初尚而直言之也朱子  
 是就怒已發念已前而講言之也其理則一必兼之方盡其義  
 或問此是顏子克己工夫也夫大到段方是從顏克己效驗上說但克己  
 工夫未到時也須照管不致過我工夫未至到那田地而遷怒貳  
 怒只就三月言其久類非謂三月後必達也仁者心之德心

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荀氏曰心不違仁事是以相愛言私欲一聞心便違仁去却為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併不

不明者與之自去其地  
 欲問之耳顏子克己之功  
 仁者猶未免三之後或至  
 於三月之後不足三月已  
 斷用與聖人之純亦不一  
 者一也朱子於顏理又增  
 斷便接續去又曰非禮勿  
 視聽言動是大子告顏子  
 教他做工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四

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

朱子曰此言士希賢也所志指君親民而所謂學指不遷  
決得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忠人以  
實見聞工文辭矜智能慕空寂爲事也故曰學顏淵之所學○  
朱子曰伊尹之所志顏子之所學所謂志者便是志終行道至  
伊尹精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不  
理當四方歲歲取之時不敢言必於大用耳及三聘幡然便一  
向如此做去此是堯舜事業有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便  
直如此義又曰雖志於行道若自家所學先有未領如何便  
能舉而措之天下又須有那地傳若身處貴賤又如何行然亦  
必自所身始脩身齊家然後達之天下也○黃氏曰程說爲聖

○規規誘悔悔愆愆傷痛聲過不改則為惡而連禍矣  
○明道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  
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朱子曰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

其有為善之實也

伊尹時如何說朱子曰只是更如些些客面而已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如之為事業彼以

文辭而已者陋矣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是以其行之也中其大之也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仲山喜聞過令名無窮蓋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子疾

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悔也

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新如此其氏曰過雖重

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悔也

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新如此其氏曰過雖重

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悔也

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新如此其氏曰過雖重

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悔也

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新如此其氏曰過雖重

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悔也

○規規誘悔悔愆愆傷痛聲過不改則為惡而連禍矣  
○明道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  
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朱子曰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

其有為善之實也

伊尹時如何說朱子曰只是更如些些客面而已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如之為事業彼以

文辭而已者陋矣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仲山喜聞過令名無窮蓋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子疾

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悔也

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新如此其氏曰過雖重

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悔也

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新如此其氏曰過雖重

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悔也

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新如此其氏曰過雖重

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悔也

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新如此其氏曰過雖重

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悔也

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新如此其氏曰過雖重

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矣則心要在事  
應物時心當如何朱子曰思慮應接字下可發此心在此則心  
合在此自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不合  
管若此又曰敬便在腔子裏則心在腔子裏則此心亦不合  
是更如此又曰敬便在腔子裏則心在腔子裏則此心亦不合  
數目只若此則其安穩說則改便更無可說○以敬為  
主則內外無間矣不致下助而心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  
頭兩目下勝其按提矣就使實能把握得佳只此已是大病沉  
未必要能把握得佳乎

○伊川先生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則自無非僻之干  
整齊嚴肅如正衣冠尊瞻視之類此心專一則自無非僻之干  
也盧氏曰外面整齊嚴肅則內面便一則自無非僻之干  
外面便無非僻之干心既專一則一切非僻之干自不得而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儉之語蓋常人之  
情纔放肆則口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表記禮記篇名鄭氏曰記君子之類禮記立也儉儉情也馬氏曰  
所以自厲而有進德之漸故曰儉安肆常人以下程子釋記之言  
規所以為圓之器矩所以為方之器喻禮度也周氏曰安肆曰  
儉亦言君子者謂雖為君子或安肆則日入於儉也思謂這箇  
學者之通稱故程子以常人釋之

○伊川先生曰克勝也朱子曰聖人下已謂身之私欲也  
朱子曰克勝也朱子曰聖人下已謂身之私欲也  
朱子曰克勝也朱子曰聖人下已謂身之私欲也  
朱子曰克勝也朱子曰聖人下已謂身之私欲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  
奇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

外物之奉身者如飲食衣服宮室之類身不好則身不檢心不  
好則心不收凡人心向於外物只一向去外面打點便不  
不好則心不收凡人心向於外物只一向去外面打點便不  
不好則心不收凡人心向於外物只一向去外面打點便不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朱子曰克勝也朱子曰聖人下已謂身之私欲也  
朱子曰克勝也朱子曰聖人下已謂身之私欲也  
朱子曰克勝也朱子曰聖人下已謂身之私欲也

○伊川先生曰克勝也朱子曰聖人下已謂身之私欲也  
朱子曰克勝也朱子曰聖人下已謂身之私欲也  
朱子曰克勝也朱子曰聖人下已謂身之私欲也  
朱子曰克勝也朱子曰聖人下已謂身之私欲也

○伊川先生曰克勝也朱子曰聖人下已謂身之私欲也  
朱子曰克勝也朱子曰聖人下已謂身之私欲也  
朱子曰克勝也朱子曰聖人下已謂身之私欲也  
朱子曰克勝也朱子曰聖人下已謂身之私欲也



氏曰：觀乎所克之己，則其是誠也，不其是誠也，則其是誠也。見也。○折安陳氏曰：非禮者，己之私，禮者，天理之公，非禮勿視，言動靜所以克己而視也。

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以自警。

觀聖言動皆身之用，由心而出者也。非禮勿視，言動所以制外而養心也。事從事也。○朱子曰：中庸事中之事，非禮勿視，言動所以進者，進步幾及之意，服膺而也。○朱子曰：中庸事中之事，非禮勿視，言動所以進者，進步幾及之意，服膺而也。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五

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爾其中，則選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藏矣。

心之體本自虛明，而其用則隨物而應，無有形迹。○朱子曰：心之體本自虛明，而其用則隨物而應，無有形迹。○朱子曰：心之體本自虛明，而其用則隨物而應，無有形迹。○朱子曰：心之體本自虛明，而其用則隨物而應，無有形迹。

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務禁躁妄。內則靜專，外則剛健。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務禁躁妄。內則靜專，外則剛健。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務禁躁妄。內則靜專，外則剛健。

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務禁躁妄。內則靜專，外則剛健。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務禁躁妄。內則靜專，外則剛健。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務禁躁妄。內則靜專，外則剛健。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五

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務禁躁妄。內則靜專，外則剛健。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務禁躁妄。內則靜專，外則剛健。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務禁躁妄。內則靜專，外則剛健。

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務禁躁妄。內則靜專，外則剛健。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務禁躁妄。內則靜專，外則剛健。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務禁躁妄。內則靜專，外則剛健。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五

小學何讀記卷之五

三、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壯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小學何讀記卷之五

三、

—

—

—

—

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

身於前已而不責人。蓋發語辭士之檢身一念之惡未盡去。卽則己之惡無所逃矣。有愧於心矣。何暇責人哉。朱子曰。須戒了外面。他人過惡。只去人自家這裏便。人心便寬了。

○大要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闊略。  
大要猶言大抵。周則無闕。詳則不略。用心勤密則作事多周詳。用心疎怠則作事多闊略。必者爲事之本。後輩作事多周詳。則必在平用心之勤密與疎怠而已。是推本之論。

○思健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

**PFL**  
**129**

言也後生戒之

以道德論則直捷忍不同蓋忍不可忘大小必報然則當讓便  
惟不當報便止師所謂宜也朱子曰是則禮云報怨而亦豈苦  
其爲忠厚哉○只據本文看來意思雖分明謂尋常治惡之小者  
必一較論某人也於我有恩某人於我有讎處地分明也故曰  
亦有道者之言若君父之讎下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世  
可不仇者亦以足爲成庸謬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世  
未嘗無好人也堯舜也堯舜與堯舜初無少異故曰人皆可以爲  
卒失其性者相於物欲之私耳以此  
遂謂世上無好人豈有德者之言乎

張思叔連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去  
辭必誇敬飲食必慎節子

盡必稽正

子 4--234

思叔名釋伊川宋河南人韓曰壽安今立韓曰壽安銘者自誓之辭慎請不苟

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

容貌舉一身而言端莊端正莊嚴也衣冠所以正容儀則整齊

嚴肅齊整也足容重故當貴乎安詳居處恭敬必在乎正靜也

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去聲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

出見惡如己病

事謀於始則無後悔言顧其行則非虛言常德平常之德持之

固則不失然諾皆應酬應之重則思踐如己由己亦有是善

也如己病惡己亦有是惡也大命之性人所同得故善己亦有是善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五

亦有

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爲警

龍氏曰座右銘凡十四言不過即其日用言動之閒出入起居

之際大要以誠敬爲主曰慎節曰惜正曰端莊曰肅整曰安詳

曰正靜曰固持曰重應非誠敬其能然乎作事謀始一動不忘

敬也出言顧行一語不忘敬也程門教人以敬爲先思叔此銘

學者所當佩服而深省也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上孟

子謂堯禹數切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爲學者須先除

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得墜墜

一切世味如飲食衣服居室之類淡薄謂食取充腹衣取蔽形

居室取蔽風雨也取者隨富貴相上謂奢之態也八尺曰切方丈

食餼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所謂富貴相也上激昂猶奮發也墜

墜者落也不以富貴爲事常自激昂而爲善則不論於汙下矣

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

聘幸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並去聲手握一重兵亦何求不

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府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

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

且不使頗有餘粟車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

真可謂大丈夫矣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五

南陽地名地當作陽按志漢興田本自漢以前爲南郡即今荆

州府漢以後以此爲南陽郡今鄧州本漢縣今爲南陽縣

在今襄陽城西北二十五里先主漢昭烈也當三顧武侯於草

廬之中等宰制割分三分天下謂昭烈居蜀即今四川威實

操居中原即今河南孫權居江南即今南京分天下爲三

國也都猶居也孫權居江南成都郡名即今四川百畝爲頃饒亦餘

也調度猶言區畫長增益也尺寸猶言毫末肯思忘德曰負躬

耕而陽若將終身及爲將相志惟興漢孟子稱大丈夫貧賤不

能移富貴不能淫武侯有之矣其後則居約處困此易至變其

其心不能移不能淫這是他處治事終始有得於己而外物

不足以亂之也謂之大丈夫信不誣矣○尹氏曰漢水軍雖雲

提一節一能之士莫不乘時自見○一世人識如孔明者哉

向使昭烈不動三顧則有窮死○漢軍本與窮民及其一起



禁之則歎美如之則詆毀如之是嫉人之有朱子曰世人見其富貴高下人所共知見親戚相識輒稱其富貴若得其寶即  
是歎美可見不知義命若不得寶即是妬嫉用心不佳莫此為甚

凡此數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善於存心脩身大有所害  
因書以自警

以上數件之事一有所犯者乃不肖之人也謂庸劣無以然數者雖若細事苟生於其心而害於脩己者人矣故書之座隅以爲戒也或曰凡此數事學者所當察之於念慮之萌發之際事則衣服之制與飲食之節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辛

○胡子曰今之儒者移學文藝于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藝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萬事之成感不逮古先矣

胡子名孝字仁仲文定公之子文定季子學者稱爲五學先生言今之儒者學

文藝而于仕進其用心最勤能移此心以存心脩身雖古人亦可及也往而不返謂心馳逐於文藝仕進而不知返也心者萬

事之本心既荒故萬事之成皆不及古之人矣朱子曰自聖學知學之有本而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辭之閒足以學者之事也動而心愈放靜而心愈亂愈離而其餘業事功之實益無以逮乎古人

○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

開心明目猶言推極知識也朱子曰推極吾之知識則行無不得之謂也顏氏曰聖賢書中乃成理義所萃而事物之準則實有得然後應接事物方中節不至於差謬是則所謂開心明目利於行也

未知義理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示顏怡降下氣不憚勞以致甘腴楊氏曰然慈懼起而行之也

先意道迎父母之善意也楊然慈懼意吳氏曰先意而承順顏色怡聲而低下其氣所謂養志也又父母之意未形而能承之於後其出語又皆怡聲下氣而無一毫乖戾之氣此所謂不憚已之疲勞以營奉甘腴之飲食所謂養口體也此皆古人之所行者今因讀書學問而知之故必楊然慈懼而起而必欲行之也後五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六

者皆放此

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投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

守職無侵各盡其職分之所當有官守者脩其職行言責者盡其忠也見危投命知有君而不知有身也不忘誠諫以利社稷

知有國而不知有家也惻然感念意

素樸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謹然自失微容抑志也

素本自也素樸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謹然自失微容抑志也

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是懼然自失貌收斂其容抑下其志

則不驕者矣○按發其心也○

齊師情者欲其觀古人之義義輕財少私寡慾忌惡惡

邪邪即賈服然悔恥積而能改也

即隨情而力役於利者也○然則論之故可已滿則

覆故可惡○孔子觀於魯與公之問有敬語曰魯有初

之木東然乃謂然則曰君子之德也○

也然則愈而面亦之貌積而能改也○

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

質容衆恭然沮喪若不勝衣也

而弱生也○說苑教習篇有疾者曰先生有疾無遺教弟

亡子曰亡豈非以明邪曰天下事豈有以明邪○

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

合垢猶言忍恥藏疾猶言隱忍○

此理則亦有含忍垢恥之時也○

沮喪其暴悍之氣也○

素怯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

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

性與懦弱柔弱者○

人之剛者是得陽氣多至如暴悍也○

人之柔者是得陰氣多至如柔懦也○

人之剛柔者皆得陰陽之氣○

人之達生委命者皆得陰陽之氣○

生死之常理而委之於命也○

所謂可以得生而有不死○

同不爲同邪之行○

一毫之微○

儒也○

立教人也○

不達世人讀書也○

歷茲以往○

良由是耳○

行雖或末至○

學之所知者○

又有讀數十卷○

敵惡之如鴟○

此言讀書爲名○

惡是學不求進○

惡聲之鳥○

孔子曰○

子貢曰○

子貢曰○

子貢曰○

子貢曰○

子貢曰○

子貢曰○



○劉川先生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其他則未有如論孟者故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孔子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者也許氏曰輔是傳之當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此德字專下語後世對說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其由德字則知吾心所謂獨行獨行之躬身也未足以言德必有得於心則斯行者始心得之心與理爲一新可謂之德有次必有歸納精義矣朱子曰得字從心者以其得於心如爲孝是必中得此孝爲仁是心中得此仁若在外面德門以此比大學之地中心不如此不得凡六經中德字皆如此門以此比大學之書蓋入德必出乎大學學之人室必出乎門也楊氏曰大學爲聖學之門反其敬道至德教二程爲學大第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初學者讀之

八思行記卷之五

家治國平天下有先後之序也師氏曰他書言平天下本於治身者有矣言脩年本於正心者有矣若夫推原心之本於誠意惟此篇而已陳氏曰爲學大序自有貫先須大綱以爲入德之門而此中說明明德新民其具條理實萃經大綱以爲大則論語以爲章句而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以爲體驗充廣之端三者既而後會其精於中庸又曰大學規模廣大而不未不遺詳明而後會其精於中庸又曰大學規模廣大而不遺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足指大學而言是而學則記誦詞章之習虛無寂滅之教與程子之先志書而後家衆技者猶然雜出中庸何也朱子曰是書垂世正教之大典逆爲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謂孟憲機括物之微言或固一時一事而發者此是以提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爲人雖切然而明者非人記者非一日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難易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爲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

致未達及之言不又以爲謬孟則通然後可以及此乎蓋不先  
讀大學而欲以服字細領而盡論孟之情微不參之一端孟無以  
貫會通而陳中庸之歸極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  
大本盡性經綸大經立教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  
觀之則務論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  
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撓而反以他說先  
焉其不溺於虛室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

孔孟之言皆實理也。理以曉人所誨天理之言皆是發明此  
 欲之。是也。熟識其辭玩味其理而著乎之於己則終身用之不能  
 盡矣。朱子曰論五不可以道理會得文義便了須于細玩味以  
 地論身體一兩段。見前後兩時上熟來做切方是切實味體察即便只  
 看得數段或一兩段。讀論孟須切己且如學而時習之切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已看時會時習與否又曰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等事  
須就自家身上有其實能克己與持敬行禮等件如思方有  
益○輔氏曰讀者若能將聖人言語切己體察則口耳之學耳  
失一日當有一日之功若欲只做一場話說則是口耳之學耳  
○讀論語者但將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  
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調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讀書當體認歸己不徒誦說而已凡門問答合在論語一書讀  
答語如入吾耳方能信得這是程子最善教人處方氏曰論語  
之門默識心受而躬行之則可謂善學矣輔氏曰將來涵養成謂後來涵養成就也  
新安陳氏曰甚生氣質謂愚者明柔者強編後者生出好氣質  
也雲峯胡氏曰氣質得於有生之初此曰甚生氣質何項蓋生  
來氣質有好有不好涵養成後生氣質無不好者此生理字非  
自稟性中來乃自學間變化中來也○朱子曰有人言理會得  
論語便是孔子理會得七篇便是孟子初不以爲然看來亦是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六

此理會猶言識得也

默不言也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一、

乃不差也。如是以求古聖賢所以用心而盡力從之道將爲我

有矣其用心而實非不過是發明此道以教人今讀其書其  
子一書其理已得而後可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  
曰學之序莫先於致知而致知之道莫先於格物此其理之始也  
夫六經之理皆在事物之中故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管齋

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容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  
意而往則須用己力難仰他人矣

仰資也指導汲引則在於師切磋勸勉則在於友若夫勇往精  
進自強不息易義大采曰三行健則在於自己而難倚恃師友  
矣高彥先格致論云云倘學須是出於本心不待父母先生  
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然後可成功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交

○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去  
日辯一理明日辯一理久則自然淡洽

此致知之事久謂日日如此無間也貫穿通達也記事既  
便貫穿理即事中之理辯謂辯其是非理有是非非因要  
是而非非因要理是而理非此說甚妙但尋常是處者須是於  
其一二分處處是處非此說甚妙但尋常是處者須是於  
到十分是處方可淡洽則心與理相涵矣謂如浸物於水水  
口得一分理則一分明又猶得一理工夫接續不已至於既久自然  
內外精粗融融無間是則所謂淡洽也

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

此力行之事堅固則身與事相安矣朱子曰心與理相涵而所  
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

所說者

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

釋清也林氏曰渙然解散如春冰之釋結致知怡然善悅而眾  
理皆順習久時方能自然自得如此朱子曰其始固須用力及  
其得之也又其不假用力此固事不  
可欲速欲速則不達須是慢慢做去

○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思推究者為可  
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為可以得之  
爾梓切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

爾者不用心也只是懶惰能氏曰人有才貴乎有學非學無以  
充其才有學貴乎有思非思無以究其學故後生可畏者非以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完

其才之難能學而又能思為難也學指讀書而言思即推  
有才而無學則其才益廢不為用也小成有學而能思則其理  
益明而不惑於粗迹矣朱子曰讀書所以致廣大思所以盡精微  
此也夫義理散在簡冊之中聖賢之言不可以粗看不可以  
淺窺若兩春厭煩則何由知聖賢用心而窮其義理乎焉謂所  
尋思工夫亦極其精深方纔可得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  
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百行大而忠君孝親小而手容恭足客重皆是借人器物皆須  
保護況書籍乎或先損壞即為脩補完好實士君子之一行也  
○新陽江蘇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

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

濟陽縣名今屬山東 祿字彥遐竟終也假借也讀書難遇急事

必整束而起此亦可見其處上聲事敬謹宜乎人不厭其求借也

或有狼籍 几案分散部秩多為童幼婢妾所點汚 風雨蟲鼠

所毀傷實為累 德吾每讀聖人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

五經詞義及聖賢姓名不敢他用也

狼籍草而臥去則穢亂故物之散亂曰狼籍部秩書冊卷帙也

其卷帙次也 散乃經書實累大德故曰氏書以為世戒且云書

紙有經書之文聖賢之姓名皆不當別用所以廣敬也 按宋張

字子韶范陽人年十三四時終日坐一室對大編如與神明

伍嘗曰朋友講習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尚友古人可也故

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孟子如對孟子如此用心雖生千載

之下可以見千載上人矣夫先儒論聖賢書莫不肅然起敬

不獨顏氏然也

○明道先生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

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小者近者謂禮也禮對進退之節此小學之教程子曰灋掃應

曰然禮云如此也其如此者灋掃應對之節文所以如此者禮

亦由天理之全體而著大者遠者謂明德新民之事此大學之

見於事物之端也 大者遠者謂明德新民之事此大學之

理無大小而無不皆是以致人者不可以不具其序而有所遠

又曰小者大也知是理小處不到理便不周匝又曰事有大小

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躐理無精粗故惟其

所任而皆不可不用其極也○愚按大謂大事小謂小事皆是

形而上之理所以說理無大小惟理無大小故於小中莫不有

形而上之理所以說理無大小惟理無大小故於小中莫不有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

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

道者聖人之道也 人為能知之至道之害故曰聖人之道

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老佛是也 韓氏曰常言一

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老佛是也 韓氏曰常言一

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老佛是也 韓氏曰常言一

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老佛是也 韓氏曰常言一

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老佛是也 韓氏曰常言一

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老佛是也 韓氏曰常言一

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老佛是也 韓氏曰常言一

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老佛是也 韓氏曰常言一

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老佛是也 韓氏曰常言一

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老佛是也 韓氏曰常言一

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老佛是也 韓氏曰常言一

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老佛是也 韓氏曰常言一

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老佛是也 韓氏曰常言一

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老佛是也 韓氏曰常言一

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老佛是也 韓氏曰常言一

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老佛是也 韓氏曰常言一

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老佛是也 韓氏曰常言一

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老佛是也 韓氏曰常言一

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老佛是也 韓氏曰常言一

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老佛是也 韓氏曰常言一

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老佛是也 韓氏曰常言一

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老佛是也 韓氏曰常言一

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老佛是也 韓氏曰常言一

幻人事都爲祖述盡欲  
片除了——歸於真空

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常事神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按言爲無不出○語字字誠爲字虛詞謂據其說使像都包括了○實則倫常事物亦見不到

言爲妄氏曰所言所爲也佛氏空寂之教物上理

變化之道謂之德明一理訣有之體變化之道謂二氣流行之間陽繫辭卜讀易神即此意之盛也張子曰氣有

陰陽推衍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朱子曰：化是逐些子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神是一

動物表或在他處，在彼處，在不可見之處，在陰時不體在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有不可見之果實一故神兩故

化又注云陽在坎下則三陽具於外而陰山陰安而為陽也主二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所以合陰陽而為神主一理之妙於二氣者

此則聖人言外之意也。程子曰：「伊洛之學，其理一也。伊洛之學，其理一也。伊洛之學，其理一也。」

也謂力色法界諸小入微塵微塵謂一塵之微或國說道德指

達幽微陳說道德指明心性或有類乎吾道之言故爲所亂非

不同也然非物格知至理  
則百家之淺而易見一  
氏曰近理而大亂真甚  
相似而絕

人所欲爲者成全之

天皇地皇 八皇一  
云伏羲神農黃帝 五帝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一帝少昊顓頊高

者帝者土宰天下者也自燧人氏而上卽三皇之世也自庖養神農黃帝堯舜而言卽五帝之世也是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闢

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到于今受其賜。故孔子稱之黃帝。少昊。顓臾。高辛。舜。禹。帝。天子。孔子越而遠之。必稱堯舜者。以

[illegible]

三君之位僅可持其世而已。造書契教稼穡制衣裳宮室之類。未嘗有制有貽萬世故也。

是也。晏公曰：「吾嘗聞之，聖人之易，以不能信者契驗之。」孟子云：「后稷教民稼穡，樹后稷。」堯田正官，名葉姓，郭氏曰：「葉敘曰：『儒教謂授之以其方也。』」家語云：「黃帝始上古衣，黃上黃，天下曰：『德也。』以草制曰：『皮毛之服也。』」易傳云：「古衣黃，黃處天下，聖人易之以宮室，冬穴居，無以待風，夏野處，無以避濕，故宮室。」

不得遇凡與岸所<sub>謂</sub>物倫理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

之倫有親義別序信之理也

之全堯舜之道即倫理也

向窮深極微過高而無實淺陋固滯如刑名術數之流記誦詞故曰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章之習皆是黃氏說於智謀之本而不循乎大理之正者乃管仲商鞅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道不明故

天下之學不入於淺陋則必入於佛氏之空寂。

道之不明也。邪說紛興之說。起塗民之耳目。滿天下於汚

易學老佛音義

也竟悟也言其迷弱之深如醉如夢自生至死而不悟也

是皆正路之塞聖門之蔽人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正路喻聖道。蓬草盛貌。無荒也。闢開也。言學者欲由聖道入聖。

門。必先除其荆棘。開其蔽塞。則大道廓如。而人可得而行也。

程子序凡基題明道先生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咎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者世無善治學不傳者載無真儒無善治

---

石廣敬身

李氏曰首十六章廣心術之要次四章廣威儀之則次二

小學句讀記卷之五

章廣衣服之制及飲食之節後十三章通論爲學之道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天台陳選點

蔣陰張傑

朝邑上官汝康

關中王建常記

華陰李作模

善行其聲第六

此篇紀漢以來賢者所行字之善行以宣立教明倫敬身也

凡八十一章

呂榮公名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上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

事循蹈規矩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正獻公名公著字晦叔相生宋封中國公中即平河南陽府簡簡要重

重厚寡省事默慎言也事物謂外事外物經濟禁也蹈猶行也

規矩審禮度事事依循禮度而行下文所言是也

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

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上巾象襪縛象袴衣

服唯謹

甫始。郿大績繞也。縛袴所以纏繞袴管者。亦謂之偏首之中足。

之襪形定麗男之縛衿身之衣服皆不得去謹則又加整飭矣

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

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

鄭衛二國名地見其音淫一國之俗多淫秀故其音淫則能  
也熊氏曰足不妄行耳不妄聽目不妄視也

正獻公通判頤州歐陽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  
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  
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略降辭色

歐陽公名簡字永叔諡文忠公先生名千之字伯  
強今直隸南京時寓歐陽公家諸子諸生皆謂蒙公及其弟

也端正也降辭色也解也  
名雖異矣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二

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中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  
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眾人公嘗言人生內無  
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行去成曰德才成曰器  
得此仁故謂之德才成曰器

不同苟無父兄教訓於內師友化導於外則安能有成也哉程  
子曰天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

生人也其性本善而無惡但氣質所  
賢其獨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  
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也

○呂蒙公張夫人待制諱鼎之幼女也最鍾愛然居常至微  
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美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  
張公已為待制河北都轉運使

夫人蒙公之妻待制官名宋時置龍圖及寶章十數閣藏祖諱

即名也生曰名死曰諱鍾鼎聚更再益增也都轉運使亦官名太  
至道中分天下州軍為十五路各置轉運使一員初只為漕司  
後來遂周知一路吏民之事是又為監司也○河見今為漕司此  
府皆是張公已貴顯矣而示女子以儉約如此非特教子者  
所當法亦守官者所當法也

及夫人嫁呂氏夫人之母中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  
鍋釜之類大不樂謂中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環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三

家法耶其嚴如此

張待制呂正獻公皆魯姓秦政宋初大相宗道名之塔張待

制女嫁正獻之子榮公一日張妻來呂氏視女見女私室有鍋

釜等器乃作色謂其妹中國夫人曰兒女輩豈可令私造飲

食以敗壞家法乎熊氏曰呂氏家法固美矣而張待制魯秦政

家其闢範又嚴正如此可見當時士大夫家禮義成習豈後世  
之可及乎

○唐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  
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聲者二十輩有二年  
不歸侍者斥之



○安定先生胡瑗字翼之忠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聲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切爲聲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削磨爲文章皆傳刑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去實後爲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

條教條約約束以身先之謂躬行以率之要義卽治己治人之

小學句讀

四

道懇懇切到之意治己而後治人明體適用之學也如大學格致誠正脩其身所以治己也原之齊家治國平天下後治乎人也只此便是明體適用之學便是諸經之要義刮剝刮垢磨光也兼文行而言傳依也必以理勝不尚辭也信尊信也安定後爲國子直講官四方學者歸之故岸舍不能容蘇湖二州今隸南京一隸浙江道

其在湖學宜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

吳氏曰疏通謂氣質開明有器局謂度量寬廣朱子曰胡氏開  
二治事齋亦非獨以理會這些如所謂頭容直足容重手容恭許

話都是本原也按齋曰治事其所理會者大率皆治人之事  
之本原蓋學必端本澄原客直之類却是說治己底事所以謂  
而後末流可得而理會也

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吳氏曰循循有次序而不越禮度也雅飭雅正而謹飭也辭氣容貌異乎常人故不問知其爲先生弟子四方從學者衆故稱先生必知其爲安定也

○明道先生言於朝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

**風者上所化**俗者下所習**俗者下所習**賢有德者才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bar{L}$ 

有能者二杏固治天下之本然得賢才斯可以正風俗則得賢才又正風俗之本也

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sub>法</sub>脩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sub>如</sub>夕相與講明正學

悉盡也近侍之隨官在朝潮之百職皆令盡心推求詢訪也延聘謂迎之以禮敦遣謂送之以禮萃衆京大師衆也天子之都

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滌掃應對以往脩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大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

其以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

誘之掖之使有進取之勵之使無退避之辱之使不苦其難皆

所以成就之正學不出乎人倫物理而已灑掃應對以至周旋

禮樂小學之教也誘掖教勸漸摩成就之成其始也擇善

知脩身正心誠意以至化成天下也大學之教也自鄉人而

至於聖人之道成其終也

無以謂其本原而謂其大端也

大學之功也○此漢陳氏曰主敬工夫可以收放心而正其心

本既正然後工夫漸進無往不通大抵主敬之功始於

其學行皆中於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誠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曰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

中於是謂合於小學大學之教者以成德為師取材誠之明達

者受其教及學之既成上者使教國學今國子監是也其次以

分教州縣之學也

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

能者於朝

縣請縣學州請州學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

縣請縣學州請州學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

縣請縣學州請州學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

縣請縣學州請州學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

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讓通明學業

曉達治道者

選亦擇也此兩節言擇士之法

才以治事然必明經學古

未嘗不慨然歎歎也

○伊川先生看許學制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

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而教之更不

考定高下

伊川當充崇政殿說書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以備而充此

尚月使之爭謂月有試以較其高下是使之爭競也

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

繁文以專委任

如是者亦數十條

制道也延待也

第二中以利祿誘士

量爾百人餘四百分於州郡使士人各安鄉土也

史蹟之類歸儲之官不責以小才所以專委任也行檢謂行誼  
名檢風教本於上而教及於下蓋始待賓賓所以待行能可  
賓敬者吏師齊則過於治道可為吏之師法者居之觀光爾觀  
見國之盛德光輝立觀光法蓋以處上求學之士也詳見伊川文集第三

○藍田呂氏鄉約凡同約者德業相勸

藍田縣名今屬陝西呂氏兄弟四人大忠字進大防字敬大鈞  
字和字與鄉約與鄉人約者也勸勉也本註謂見善必  
行則過必改能脩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  
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能思能  
受寄託能救患難去聲能導人為善能規人過失能為去聲人謀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八

事能為眾集事能解關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  
關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親上接朋友就  
役生衙僮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如禮樂射御書數之類  
皆可為之朱子曰今則無所用乎如禮非此之類皆為無  
益之朱子曰相與推舉其能者君子以警其不能者○按鄉約本  
出呂氏和叔而朱子增損之曰凡鄉之約一曰德業相勸二曰  
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忠難相恤眾推一人有德者  
為都約正有學行者一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為直月正平  
之直三籍凡願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可觀者書于一籍過失  
可規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于約正而授于其大

此等圖乃朱子之說皆何所本集而載於佳  
理中者今備錄之欲實見諸行者有所考據云

過失相規

規猶戒也本註犯義之過六一曰相博戲訟謂博戲西宣博  
已不若事干其及為人侵損而訟之者非二曰行止除  
違違者違法也三曰行不恭遜謂人言知過不改而違者  
四曰言不忠信謂人言事人欺誑或與人言而欺誑者  
五曰造言謂人言事人欺誑或與人言而欺誑者  
六曰營私大甚無故而與人爭訟或與人爭訟而  
不脩之過五一曰交非其人謂與人交而不慎者  
得已而曾往者非二曰游戲怠惰謂人止務閑遊者  
九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九

美無德及意在役使或地為擊動而不時時  
謂進退太疎野及見客不常言而及常言而  
事不恪謂主事者怠慢客五曰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而  
營求者○右件過失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少則  
之大理家戒之不修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于約正以  
理諍論之過過者改過者書于籍以俟其  
爭辨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本註謂婚姻喪葬祭祀之禮有往還書問慶弔之節○禮俗之  
交尊幼輩行朱子曰凡五等一日尊尊謂長於己二十歲以上  
上在兄行者三日尊尊謂長於己二十歲以上  
者為叔父四曰少者謂少於己十歲以下者為幼  
已下者造請拜揖凡三條一曰凡少者幼者於尊  
者

某切李則設卓子於兩殿間置大盃于其上主人群席立於卓東西而上下客亦降席立於卓西酌酒飲之東向視洗上各獻主客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答東向再拜取酒飲如前儀畢上入跪受如堂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辭家僕不能若者皆細案為上官則雖少亦答其月四日凡有遠出連歸者則送進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或省者不過三里皆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慶弔贈遺位凡五條一日凡同約者有吉事則慶之遇婚喪則厚曰不賀然亦有賀娶妻者蓋但以贊助其賓客可資而已有凶事則弔之哀得水火之短寡家只家貧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知之若家長有故或卑所感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尺少至一二布如情分厚薄之屬然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尺少至一二布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或其家方有不足則同約者之借物器用及為營幹三日凡弔禮聞其初喪未易製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弔尊者則為首者致辭而眾拜眾以下則不拜主人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土

井則答之步者以下州伏之不識生者則不訢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勝其以白生修綈焉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喪之死者是教以素饘粉以白生修綈焉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喪之死者是教以素饘粉而奠以下既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毀明亦不易取主人上問拜而奠以下既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毀明亦不易取主人錢帛絮綿其數如饋禮又相率致昭後發引則素服而送之隨哭哭踊其數如饋禮又相率致昭後發引則素服而送之大祥皆常服之因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存殯以待乎客也客亦不可受五日凡聞所知之喪或僅不能終過葬年則不哭痛重則哭其墓○右禮俗相交之事五月主之有期日者為之期日富糾集者計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詰之下獄

忠義錄  
本註一曰水火小則遭人拔之甚則恨二曰盜賊近者竭力迫害之官司其窮三曰疾病百藥貴則助共善疾之憂四曰死

為乙助出事實三曰疾病百藥貴則助共善疾之憂四曰死

有善師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錄者絕之

十

者及也。修改也。絕之使不與。對約也。○朱子又爲月旦設會。韻約之禮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別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二期又違者。違一兩至可也。直月率踐其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或直設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飯可也。會曰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今先師之像于北壁下。無鄉校則別擇一寬闊處。先以長少序拜于東序。凡拜尊者。跪而扶之。長者後其伯代而各之。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于直月。同約之家子弟。皆違去不與飲食之會。或別中。俟於外。大既集。以齒爲序。立于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北上。約正與齒最揖。迎入門至庭。尊者正相向。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掌上香辟臭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階。皆自階下。

小學館讀記卷之六

○明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

格物致知所以求知所止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求得所止

止之灑掃應對性之事

序也

之事盡性即誠意至於平天下之事大學之教也循循有序

誠謂先習之於小學而後進之於大學

自有其序也

新安陳氏曰大學八節皆為知之始

為行之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齊家治國平天下非高而遠者乎

有實立教

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

經驗阻常採拾以爲養

言有老母辭氣懇懇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殺之或乃指

經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

華字次翁漢陽人

謂福道路之艱危採拾謂採取草木之可食者救頭也劫欲

將去欲得革以去也

轉客下邳貧窮裸跣

雇工也便身之物謂母身所便安之物

田於家貧而養母乃如此可謂能竭其力矣

○薛包好學

不能去至被毆

父慮於里門晨昏不廢

包字孟宣漢汝南人

不廢請不廢定者

之禮

不廢請不廢定者

之禮

不廢請不廢定者

之禮

不廢請不廢定者

之禮

不廢請不廢定者

之禮

既而弟子求分財與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壯時所理意所戀切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元服給

既謂服喪已也弟子弟及其子也中分均分也共事同事也若汝也指弟子荒謂田畝荒蕪頓謂廬舍傾頓服用也許也東漢帝問其孝義改拜特中也不見其語焉

○王祥性孝養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謂切之由是失愛於父母使掃除牛下祥慮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其牀莫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為孝感所致有母柰結實母命守之母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為孝純至如此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共

祥字休徵晉瑯琊人瑯琊秦郡名漢及晉因之其故城在青州周改置沂州親母也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祥山下至後今屬兗州府親母也謂毀也失愛於父不得父之愛也牛下牛並剖破也炙炙肉驚歎驚異聲歎也孝感謂魚雀之至皆孝誠之感動也母紅色奈果名

○王裒字偉元父儀為魏安東將軍司馬昭司馬東關之敗昭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

○王裒字偉元父儀為魏安東將軍司馬昭司馬東關之敗昭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

哀音人音曰音今儀哀父名魏曹氏蔡國之號上司馬覆姓下司馬官名司馬覆姓下司馬官名言儀為魏國安東將軍司馬昭之司馬也東關地名在今廣州府東關敗魏嘉平四年昭司馬昭為將軍敗吳吳諸葛瑾之子者數萬人答非也元帥稱昭孤昭自稱也哀音人音曰音公

哀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穢七穢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帶至墓所拜跪極悲涕淚著樹樹為之枯頃時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我之篇

朝廷召曰徵郡縣舉曰降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我詩之解哀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七

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或有密助之者哀皆不聽及司馬氏魏哀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于晉密猶私也聽猶從也逆而奪取之曰篡昭既死子炎篡昭自立為晉衣食不求豐裕而坐不面昭昭之西皆痛父非命其不忍故爾王裒元生不背向昭昭之西皆痛父非命其不忍故爾

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或有密助之者哀皆不聽及司馬氏魏哀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于晉密猶私也聽猶從也逆而奪取之曰篡昭既死子炎篡昭自立為晉衣食不求豐裕而坐不面昭昭之西皆痛父非命其不忍故爾王裒元生不背向昭昭之西皆痛父非命其不忍故爾



○晉西河人王延事親色養。娶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西河縣名。今山西汾州。延字延元。色養以和悅之顏色。而奉養也以用也。全完也。滋味。猶言甘旨。

○柳玘曰。佳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王母長。上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縫并。對於階下。即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

山南名瑄。唐博陵人。唐陵縣名。即今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其故稱山南。其唐分天下州縣為十五道。山南西道即今陝西。各道置採訪使。掌巡按。其唐分天下州縣為十五道。山南西道即今陝西。各道置採訪使。掌巡按。其唐分天下州縣為十五道。山南西道即今陝西。各道置採訪使。掌巡按。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六

今各處。昆兒也。王夫也。曾祖王母。即曾祖母也。姓長孫。不粒食而康樂。安。山飲乳也。

一日疾病。長幼咸驚。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

疾甚。曰病卒。果也。長孫夫人。臨沒。聚長幼。稱其子婦之孝。願後子孫皆見之。孝子錫類。其族屬隆盛可知也。詩大雅既醉。君子之孝。其孝可謂。不竭矣。蓋天之賜。君子。以類相從。理固然也。唐夫人。事姑孝。其姑宣言之。後。

○南齊庾黔之。為。到縣。未旬。父。在家。逆。疾。黔。與忽心。驚。身。流。汗。即曰。棄官。歸。家人。悉。驚。其。忽。至。

南齊庾黔之。字子貞。南陽府。鄧州。人。名。州。府。華。容。縣。旬。十。日。也。易。對。妻。父。名。通。遇。也。熊。氏。曰。父。子。一。體。而。分。父。疾。而。子。心。驚。汗。出。自。然。之。理。也。

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楚。或。劇。但。當。甘。甜。苦。易。泄。利。黔。妻。輒。取。膏。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父。每。枯。起。額。北。辰。求。以。身。代。

病愈。曰。差。病。甚。日。劇。醫。蓋。以。黃。甜。則。病。甚。苦。則。病。愈。也。倍。額。叩。頭。也。北。辰。北。極。也。天之無星。處。都。微。辰。而。北。辰。乃。天。之。極。天之北極。中。不。動。處。如。門。闕。相。似。○朱。子。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樞。紐。人。要。取。此。為。樞。紐。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樞。紐。星。動。不。動。曰。樞。紐。星。亦。微。動。辰。不。動。乃。天。之。中。樞。紐。之。心。也。○又。曰。天。圓。而。動。地。方。而。靜。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左。旋。不。息。其。樞。紐。則。在。南。北。之。端。馬。謂。之。樞。紐。者。如。屋。樞。謂。之。樞。紐。也。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周。曰。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若。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又。曰。帝。坐。在。紫。微。宮。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故。有。北。辰。之。義。○按。傳。野。史。少。好。學。性。至。孝。父。病。既。能。如。是。及。精。研。乃。門。下。省。吏。職。也。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六

○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終。方。蘇。屬。什。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但。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為。葬。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夫。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教。

海虞縣名。今江蘇。縣。子平。南。朝。宋。會稽。人。會稽。郡。名。今。哀。毀。

禮痛傷過於禮也頓絕遽然氣絕也蘇猶醒也屬猶會也  
明年號孝武東士即會稽軍法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  
營謀為也袒露背括括髮人子初喪之禮也喪禮小斂乃括髮  
子去冠及上服被髮徒跣至二日小斂乃冠喪禮如死時男  
而冠以麻繩綴臂又以布為頭帶音否也尊修補也情事未  
申謂親未葬也

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營塚贖

矜者憫其苦賞者嘉其孝曲宗孝人

○朱壽昌生七歲父守雍下出其母劉氏嫁民開母子不相知

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

壽昌字康叔宋天長人大長縣名今屬昌年七歲父名異為雍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子

州今陝西太守即今昌之生母劉氏異之寵人也嫡妻嫉之故

異出之嫁民開母子不相知其安否者五十年後異官至工部

侍郎昌受父蔭累官至開州今四川及廣德今南直隸二郡

嫡母既喪壽昌始知其事行四方求母不止飲食少用酒肉者

心在於親而不在於味也與他人言及母事即悲泣流涕

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

劉氏時年七十餘矣雍守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縣是

天下皆知其孝

熙寧年號神宗昌棄官入秦即雍州之地在陝西

別也次猶至也與家人別誓不見母不復還行至同州在陝西

八十聖今避雨於逆旅忽有老婦冒雨拾薪而歸周傷而歎  
曰吾兒壽昌安知母今日如是壽昌聞語驚愕進前恭問乃知  
其為生母劉氏年七十餘矣雍守錢明逸字子飛以壽昌尋  
之事聞於朝詔令壽昌還就所棄之官以尋母故遂歸府之  
此天下皆知壽昌之孝也

壽昌再為郡守至是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  
數歲母卒涕泣幾年喪其母明府其弟妹益為其買田宅居之  
其於宗族尤盡恩意嫁兄弟之孤女二人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  
其天性如此

河中府今蒲州也平陽府近同州西去同州七十餘里壽昌先為廣德郡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子

守棄官尋母後得母歸還元官故曰再為郡守至熙寧八年

以尋母之故欲便於奉養故辭郡守而為河中府通判按宋史

臣錢明逸以開封府司馬知開封府其故李定不履母喪主安

石力主定開封府司馬知開封府其故李定不履母喪主安

亦在熙寧三年六月何謂說其民開同母所生之弟妹以歸

於家相與居處數年其母方卒壽昌涕泣哭之幾喪其目之

明則安其弟妹益加厚於母存之日為買田宅以居之使之不

失所也其於宗族最盡其恩意嫁其兄弟之無父孤女二人

葬其死而家貧不能葬者十餘喪推愛母之心而篤於同母弟

妹推愛父之心而篤於宗族兄弟至孝出於天性而然也

昌累官至

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

浮屠佛氏也洛水名在河南按洛水出西安府商州商山出東伊川先生家治死者之喪皆依古禮而行不用僧

霍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沉靜詳

先字子孟平陽人爲大將軍即大將軍禁闥宮中小門也深沈安靜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名小註莊主也古者重射故有是官關中語射爲其愚按

汲黯汲黯帝時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位召爲

太子洗馬漢書帝時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位召爲

太子洗馬漢書帝時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位召爲

一名漢書士曾都尉列於九卿汲黯自郡以猶因也中滿也中二

一千石謂九卿之官歲俸滿二千石也按周監於夏商以三孤六

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

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之懼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好去聲征伐好神仙之類唐虞唐堯虞舜也直氏曰堯舜無欲者

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

數貴也輔弼左輔右弼輔弼從而窮達也從諫承意順從阿諛以奉承

上意也已既也

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瘳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汝黯何如人也曰使黯在職居官亡無以療愈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貴育弗能奪也上曰然若君社稷之臣至如汝黯近之矣

洪法病滿三月當免官告休假也謂古曰當請請休其告使得印綬將瘳通作愈病瘳也嚴助入姓名由孝人即今時為侍中至黯者以後乃為門下古云送為重臣中書令已瘳當作愈過也孟賁育皆古之有力者育為人能中書令已瘳黯之正直若託之擁輔幼君以保守成業雖自謂育育之勇育亦不能奪其大節也然其言也社稷臣能安社稷者者亦不能奪其大節也然其言也社稷臣能安社稷者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東萊呂氏曰小人之事君情見詐明其不為人君所悅者則笑於人正言格論則曰黯黯難合至於臨大節大難終始不渝然後人主始知其可親也武帝親心惟惟之臣本可一敬及論社稷臣獨得及黯也許清弘惠信非朕詔說之者悅而黯純社稷之士也

大將軍青侍中上踞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青衛青侍中侍於禁中也踞踞者坐也踞踞邊側踞者弘公孫弘宴見宴開時進見也青衛也武帳帳中置兵衛衛可猶是也從其奏則稱制曰可漢書天子之言曰制

○初魏東公翟黑子有龍於太武奉使并兵并兵亦受布千疋

事覺聖子謀於著作郎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為當諱之允曰公惟懼龍臣有罪首下實庶或見原不可重固也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實罪不可測不如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人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

史氏紀事而原其始則曰初此則節取其事而失剛也大剛之魏元魏太武魏帝元魏世祖并州分其北為并州今太原府為山西魏發覺也允字伯恭伯恭人皆言伯恭因官名伯恭書者諱隱諱也惟懼龍臣周靈帝人計在旁口惟在上口惟合華付惟懼受寵奪之臣也省罪曰原重再也言已受貽若更隱諱是再造欺罔之罪也崔鑒公孫質皆中書侍郎中書侍郎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其左右測度舜姑且誘引也遂東都指使司錄山東道其左右測度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以是事被收太子謂允曰人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

崔浩為司徒崔浩與允等脩國書刻石以彰直筆太武怒其暴崔浩揚國惡收浩誅之將及於允故太子欲指導其生疏脫若也

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治所為乎對曰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竊問問皆云浩所為帝問

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巧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

微聚言其職之卑制著述也多猶皆也總裁謂總其大綱而裁

正之紀事曰著纂言曰述夫次謂所對失其次序鄉猶昔也東

宮太子之宮按易後天八卦圖震位東方為長子故太子立宮于東曰東宮選詩云正體有德於少陵謂太子繼

天子之體意東宮也殿下太子之稱巧乞也

帝領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

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

直哉贊其直也旌之表其善也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之者矯矯風節其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詔旨臨責卿股栗弗不能言高允獨數陳事聖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其

醉義清粹人主為之勸咨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用事威攝中外王公以下趨庭望拜高子初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大人同

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不從何也允曰臣與崔

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

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

讓責也殊異也言當與浩同之再造猶言再生動容變貌也

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崔黑子故也

靜簡劉氏曰高允告黑子之言忠情之直亮而作史者遠繼之

以庶或見原則所謂有實者乃所以為微倖之資又以不奉東

宮指導為恐負黑子則允所以為是者非以義理之當然第以

此爾此皆史臣不明義理而於造辭之際輕為增損使允忠亮

之心不自豈直筆可信之史乎愚按史固不可盡信如我高允

似他當日底實語而亦不害其為忠亮語乃以史臣為不

義理而增損其辭猶恐義理之當然雖不止於此而此亦不可

謂非義理也今必制此二句而謂其義理是都下管他當日事情

語意是如何只說自家底意見其謂者當深思之○允後累官

至中書令以老病告歸尋後徵至詔來中入

○李君行先生名潛虔州人入京至泗州留止其子弟請先往

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不許

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緩數

年不可行也

君行字潛名宋人也宋虔州即今宋之京師在開封府今為河

○崔玄暉母盧氏嘗誡玄暉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玄叟

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貴貨

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

玄暉名華唐博陵人仕至宰相姨兄姨之子長上於我者也貧

必廉故曰好消息富必貪故曰惡消息屯田郎中唐因漢所置官名今省入工部曰

此避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

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

賊何別必列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玄暉遵奉教誡以清謹見

補

此近也親同姓表外姓非聖所得如竊官物剽民財皆是等罪也言罪雖幸免心實有愧矣

○劉器之待制初登科與二同年謁張觀參政三人同起身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謹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作氣曰何嘗教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困忙後錯了

器之名安世溫公宋元城人元城縣名今待制參政皆官名也勤勤以從政謹以持身和以待人緩以處事未聞猶未喻也賢補後生也蓋緩非迂緩不及事之謂乃從容詳審之謂耳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艾

○伊川先生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

門人如劉翥福州府人錢藻姑蘇人孫覺揚州府人范純仁天長人錢公輔常德府武進縣人是也稽古經義齋之事愛民治事齋之事何有言不難也

○呂榮公自少官守處未嘗干入舉薦其子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舜從對曰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舜從榮公第二子名疑問字舜從官守以官為守也干求也榮公生平未嘗求舉於人故舜從兄紹父志嘗曰職事不敢不勤

他事不敢不慎此雖不求知而人必自知也孔子曰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此二句山上論語里仁為美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而舜從似之

○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且行時屬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倘養下則吾不還汝肯養吾母子婦應曰諾

列女傳漢時陳之孝婦也守邊曰戍屬付託也夫往從事以母託孝婦為養

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織紵以為家業終無嫁意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艾

慈愛愈固姑慈婦愛愈深固也紡以車績以指織以機紵以戔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少去聲無子而早寡也將取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母妾既許諾之夫以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財物以葬之終奉祭祀

卒終也夫死不嫁節也養姑而生事葬祭必盡力孝也

淮陽太守以聞使去聲者賜黃金四十斤復補之之終身無所與去聲號曰孝婦

淮陽即今陳州府開封府太守以孝婦聞之於朝因遣使賜金復之

謂除其家之戶役終孝婦之身無所干與也故當時號曰孝婦云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去聲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

以女妻之裝送資財下同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

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

宣字子都渤海人渤海郡名自河間遼東而至陽信縣皆清

滄泊苦節憂勤學以清苦而成行上以清苦而立士能如此亦

奇矣

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

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平著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三

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

鄉邦稱之

大人稱其父也先生以年君子以德稱其夫也約儉約也侍御

婢妾也服飾資裝也少君問夫言遂以婢妾資裝歸之於父別

著短衣布裳與夫同牽鹿頭小車歸家拜姑躬執婦道宣至哀

帝時在諫大夫累上書極諫帝以宣名儒優容之後拜司隸校

尉此官是武帝所置督察三木不避權勢為王莽所害平帝

三年同死

○曹襄從弟文叔妻熊熊郡侯文寧之女名令文文叔蚤死

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為信其後家果

從嫁之令文聞即復扶又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與及與被誅曹

氏盡死令文叔父上書與曹氏絕昏上聲當去迎令文歸

曹襄字伯昭魏宗室譙郡今亳州從弟同祖之弟娶侯置姓文

寧名也聞終也斷截也令文夫死無子恐家嫁已斷髮截耳依

夫兄曹爽以居及爽為司馬懿所殺夷其族按綱目魏主芳嘉

曹爽及何晏生爽其族發明云曹爽受遺輔政身為人特選又

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而司馬懿殺之如懿既死

目亦削其官而不書何懿懿客無度僧提來曹爽多寵與曹氏

朝權縱恣淫信川淫信此蓋輔政大臣所當為曹氏既死

有無君之憂特因事而發非必忠於佐魏故其法如此令女

叔父強迎令女歸父母之家也

時文寧為梁相一作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其意阻乃

微使人風去聲之令文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

之少如懿令文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

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麻舉家驚惶往視之莫不酸鼻

無遺類盡死也冀其意阻幸其阻守義之意而伸也風謂以

言助之惟思也竊私也梁國名在今河南歸德府地方

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乃爾且夫家喪滅

已盡守此欲誰為大哉令文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

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

行豈為乎

輕塵棲弱草熊氏曰輕塵易散弱草難依適然棲泊隨即去



矣。非有纏固也而已。日耳。如此日爾。哀誅也。守此謂守義不仁。不義禽獸之行也。魏晉之際。廉恥道喪。背君父而事仇讎者。比肩接踵。聞令女之言。觀令女之行。寧不愧乎。後司馬懿聞而嘉之。聽令女乞子。養為曹氏後。

○唐鄭義宗妻盧氏。略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持杖。鼓譟先入。家人悉奔竄。唯姑自在室。盧氏白刃往至。始側為賊。賊上擊幾死。

涉涉水。在書果則泛觀之也。杖兵器也。鼓譟。鼓舞呼譟也。奔竄。奔走竄匿也。冒犯也。

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

小學何讀記卷之六

三

義也。鄰里有急。尚相赴救。況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

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危禍請姑獨生。謂己。

○唐奉天寶氏二女生。長上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羣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曳山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即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投折足。破面流血。羣盜乃捨之而去。

奉天縣名。今為乾州。永泰年號。代宗三。此其大也。剽掠。攻劫也。村落。人居也。匿。藏也。曳。拖也。前。前行。捨。謂捨其妹。

京兆尹第五琦。奏其貞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闕永錫。其家丁役。○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名取。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忿歎。乃掩戶自掘。曰。穆彤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

漢穆彤字豫公。幼而無父。曰。孤同財者。兄弟之本。心鬪爭者。婦嫜之私。意。獨以杖擊身也。叩頭以頭擊地也。更改也。敦厚也。睦和也。彤怒諸弟求分異。居乃閉戶。自掘其身。因呼己名責數。之曰。彤汝年昔脩其己身。謹其行事。學聖人之禮。法汝心。將欲施之當時。以整齊天下之風俗。汝今何不能自正其家。而欲分異乎。於是諸弟諸婦。聞彤自責。悉俯地擊首。以謝。遂改。成為敦睦之行。鳴呼。彤之德。固有以感動諸弟。而諸弟亦可謂善改過者矣。而諸婦之改過尤善。宜乎朱子著于小學。以為世勸也。

小學何讀記卷之六

三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兄弟爭田。積年不斷。瓊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論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涕。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瓊字珍之。北朝人。為齊長樂郡人。今南清河郡。今東昌府。

方乙姓普明名國決也按據攀援他人為證據也說曉也如何問之以發動其良心也太守下派而諸證人澆道普明兄弟遇可以見人心之天矣天謂天理蓋人心本明夫理素其真者必若明兄弟物時一事可見也也人皆同以爲竟齊虛語哉

○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履以井理使祥覽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忠之乃止

王覽字玄通祥孝奉繼母見見前楚撻謂撻之痛楚也成童十五歲也覽年幼見兄被楚撻抱持泣諫其友愛出於天性然矣至於祥妻受虐覽妻亦趨共之則非得於親戚之深者其能然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四

乎由是其切遂止凶虐一門之內母子相親兄弟相愛弟則相和為何如哉其後祥居三公之位西晉武帝泰始初祥至元初祥為九卿並秩追其孫王導字茂遂相去元帝立國江左初并為東晉江左即今大江以南應天府等處子孫衣冠蟬聯不替祥後裔常相繼衣冠繼統不替謂之蟬聯以吁非孝順之篤至詎能致此哉

○晉石僕射夜卸攸永嘉末沒于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其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走攜其兒及其弟子緩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蚤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年白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之卒以無嗣

右僕射官名按僕射本戰國諸侯侍僕射使之稱秦乃建為官令漢乃六尚書為人臣後此攸字伯道平陽人豫曰永嘉懷定遂著謂之相而分左右矣北齊人僭據自立為後趙勸勸四晉勸北齊勸勸順德府自號趙王勸之沒陷沒息子息弟子弟之子緩其名也泗水在淮北泗水自山東流過徐州入淮後趙亂步攸其子與弟之子緩以避自度其力不能兩全因棄己子以全從其子觀其告妻之言可見熊氏曰既不能兩全則寧棄己之兒毋絕亡弟之後卒以無子命也

時人義而哀之為去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兄弟子緩服攸喪三年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五

時人哀之者義也弟子緩服喪三年者義之當然也熊氏曰君子殉義以安命殉義殉義之殉義當如是便一定如是死從義所存亡絕續皆天也問天與命分則如何某曰天以主宰不計也存亡絕續皆天也言是所以命乎人者命以賦予言是人稟於有生之初者陳氏云天者命之所自出命則天之所賦於人者故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言一也人事所當為者為之而已人事當為者謂之人事人事當為者為之而已無所容心也所謂殉義者其在我者其不在我者一聽於天而義安命者蓋如此按本傳是日遇泗水棄子及暮子復追及明日繫之於樹而去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訊其家乃攸之甥攸素有行去聞之感恨遂不復育妾至咸和帝元年年卒吏臣曰葉子存姓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何至於繼繫絕其存也斯豈慈父仁人之心卒以無嗣宜矣稿

本傳子復追及之於剡山不可信如斯言亦或萬張之誤  
一明義理錄無後同斥其不仁摘小疵而沒其大  
義當時人之不如此者庶幾說非是獨者議論

○晉咸寧中大疫庾亮二兄俱亡次兄毗復下府又切危殆  
氣方成切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哀獨宿不去諸父兄強

之乃曰衰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懷哀  
臨終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痊

切哀亦無恙樣

咸寧年號西晉武帝  
疫癘皆瘟疫聚字叔襲屬開封府次兄名  
毗危殆謂病甚也熾盛不舍也間空隙也臨哭輟止產愈恙

病也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五

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威寒然後知  
松栢之後凋始知疫癘之不能相染也

父老鄉之高年者異哉稱其所守不負病言所行指扶持至異

於人也後凋謂後於衆木之凋也論語第九篇焉曰葉落  
時松栢獨不凋則知後於衆木之凋也○陳氏曰松栢在春

無異衆木必經歲變方見其後衆木而凋矣○此君子在平時  
小人則隨時變遷君子則所守不易非死生禍福可得而移亦

而松栢獨不凋也

○楊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讓兄弟  
且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閒

往往轉瞬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

晉書延慶北朝人義屬西安府  
羅漢休亦息也偃猶臥也

椿年老時他處歸歸津扶持還室假寢本傳  
假寢不脫衣冠而寢也問謂室之門

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莫參問子姪羅列階下  
椿不命坐津不敢坐

台鼎三公之稱如星之有三台史記作三能同台魁下六星  
人為三公在天為三台上台司命為太鼎之有三足說文鼎三

五味也也椿為司徒津為司空故曰並登台鼎按三公之名見  
師二曰太傅三曰太保秦不稱古乃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五

而東漢復以司馬司徒太尉為三公其失則自秦始也  
椿弟近出或曰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其食食則津親授

匙時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西  
時嘉味輒因使去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

口總服同爨庭無閒言

京宅宅在京也時魏以洛州為京即今河南府洛陽嘉味美味也  
未寄於兄則不先食總麻之服同炊爨四世不分異也

○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而飲嘗醉射不般弘駕車  
牛弘還宅其妻迎謂弘曰叔射殺牛弘問無所挂問直答曰作脯

所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弘字里仁安定人安定郡名即今廣西平涼府通渭縣弟名淵嗣酒狂也直猶但也輟止也

○唐英公李勣唐初名李勣字玄佐貴為僕射其姑病必親為下下謂然火煮粥火焚其舅姑曰僕妾多矣何為自苦如此前曰豈為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老雖欲繁為姊意復可得乎

勣本姓徐為唐祖封英公賜姓李字懋功曹州人今屬山東一猶念也勣貴為宰相僕妾既多而姊病親為煮粥其友愛之情至矣按唐初勣尚書省有尚書令總理六尚書之責有左右僕射之佐其後以太宗嘗為尚書令遂不設此官所以僕射之職也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拊謂撫摩曰衣得無薄乎

伯康名旦吳氏曰奉之如嚴父敬之至也保之如嬰兒愛之至也老人腸胃弱易同飽易飢氣體虛易寒易熱故公撫問之勤如此

○近世故家惟龐氏因以道中戒子弟皆有法度羣居相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游必曰某姓幾丈亦未

敢呼字也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若是故家舊家惟獨也以道名說叔之澶淵人澶淵即漢之金鄉今屬河南若及也尊者曰某姓第幾叔長者曰某姓第幾兄姑父之姊妹也尊姑祖之姊妹也父黨交游父之友也稱姓稱行行謂下流解位而不呼字皆謙厚之道

○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曰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尹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

公名拯字希仁孝肅諡也宋廬州人廬州今屬直隸府為京尹之時京尹即開封府尹其弟某王遠領別令待制以上官

夫扶銀百兩中人一家之產一以為受其父寄當還其子一以為亡父未嘗寄人而不肯受各盡其心而已矣聞其風者廉讓之心當油然而生矣嗚呼斯二人也非唐虞三代比屋可封之人與漢書唐虞之世比屋可封言比屋平史失其名不得表自於後世也

呂蒙公問之曰世人喜言無知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矣古人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

賊害也古人謂孟子人無有不善似皆可以為堯舜蓋疑此指讓金而言猶言此等事也謂孟子蓋觀此等事而知人性之善也為人者是不知性善也漢氏云不知人性之善則無以知己之可為堯舜矣

子 4 - 263

○萬石君石奮歸老于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執馬  
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于孫有過失不請  
切諫為去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  
改之乃許

漢石奮河內人在今懷慶府溫縣與四子皆官至二千石故號萬石君歸老  
致仕也路馬為路車之馬也謁省悉井也謂諫以言責之也便  
坐謂坐於便室之處對案不食謂飲食設於案對之而不食自  
責也長老族之老年者肉袒衣露肉也固再三也許謂許其  
改過而已復坐復食也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早

子孫勝引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備僕所訴如也唯  
謹

勝冠謂年及冠者燕謂燕居申申和順也謂語申申其容  
新訪和悅也和悅謂新訪和悅也和則易其肆故加謹  
上時賜食於家必精其色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  
孫遵教亦如之

稽首叩首稽首俯伏而後起食者在家如在上前敬謹之至  
也執喪哀戚甚孝之至也

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贊行去聲皆自以為不及  
也

字謹卽下宮門闕等事齊魯二國名賢猶謹也

長子子建為郎中令去聲子慶為內史

郎中令內史皆官名郎中令郎中令諸卿之長也掌治京師者慶  
後至武帝元鼎中為丞相封侯

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問侍  
者取親中帛廁廁身自浣澣澣澣復與侍者不敢令言萬石  
君知之以為常

恙病也漢法在官五日則休假一日以洗身沐首子舍小兒也  
謂萬石君中君中衣廁廁身不使親知者共為子職而又  
欲親心安也

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問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四

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  
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  
至家

外門巷門舉宗猶言閭族讓責也固當者反辭以責之也謝罷  
慶者許不過慶而復食也罷猶釋也許慶里門即巷門言自是  
以後入巷門則疾趨而歸不但下車矣

○疏疎廣為太子太傅上疏去聲乞骸骨謂乞骸骨也加賜黃金二十斤太子  
贈五十斤歸鄉里日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  
樂洛陽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斤趣賣以共具

廣字仲翁漢蘭陵人蘭陵縣名今太傅官名太子宣帝之子也  
廣是為元帝得者



張字叔情文中子之弟懷嚴謹貌

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

御治也勤以事儉以制川恭以處事已恕以待人四禮說見

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荷費也門巷

假借也不假阮氏曰皆自足也營築垣屋造設什物後漢書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顯德中高宗封泰山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四

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

忍字百條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

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為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

家道雍睦矣

公藝唐東平人東平府舊名今為州屬北齊北朝高齊也麟德唐

高宗年號封謂封土為壇以祭也泰山山名在今濟南府泰安

縣也其山屈曲盤道至范頂四十餘里有石表其碑曰張公藝

忍字百條碑在州西南五里亭碑上刻張公藝忍字百條

忍字百條碑在州西南五里亭碑上刻張公藝忍字百條

忍字百條碑在州西南五里亭碑上刻張公藝忍字百條

忍字百條碑在州西南五里亭碑上刻張公藝忍字百條

更相責望也乖戾也乖和也

○韓文公作董生行字曰淮水出桐栢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

記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

年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奪天子不聞

名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自來徵租更索錢

公名愈字退之韓文公唐昌黎人按志公家南陽即董生名

召南行歌類桐栢山在唐縣縣屬今懷慶府武陟縣今二縣

下東流歷厚陽府北境又東北流至清河見會清河東入於海

西北流鴨山北流二十里分為二水一水在合肥縣今肥水出

流入巢湖其一水西北流出壽州而後入淮安豐縣名今直隸

淮南有安豐縣故城在今安豐縣北

淮水之閒時之人不能與韓子為伴作此詩蓋賦而興也

按詩有云淮水之閒時之人不能與韓子為伴作此詩蓋賦而興也

淮水之閒時之人不能與韓子為伴作此詩蓋賦而興也

淮水之閒時之人不能與韓子為伴作此詩蓋賦而興也

淮水之閒時之人不能與韓子為伴作此詩蓋賦而興也

淮水之閒時之人不能與韓子為伴作此詩蓋賦而興也

淮水之閒時之人不能與韓子為伴作此詩蓋賦而興也

淮水之閒時之人不能與韓子為伴作此詩蓋賦而興也

淮水之閒時之人不能與韓子為伴作此詩蓋賦而興也



坊旁徑皇卿陶述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

天翁猶言老天真生子也謂口謝賜跳脫吳氏曰董生孝慈之行無天知之故祥瑞見現於異類如此

愛哉董生誰將與偕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為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偕

儲匹也朱子曰上句誰將與偕疑而問之之辭也下句無與偕答而決之之辭也

○唐河東節度使公綽公綽天行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

河東道名今改爲節度使官名公綽字子寬

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鄂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吳

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

羣從弟再會食自旦至莫不離聲小齋燭至則命一人于弟

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誦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

定鍾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

變易

仲鄂節度之子字詒蒙公權節度之弟字誠懸其過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

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日節度言也父沒稱先君猶許也丹州即今陝西延安府宜

而實郡不同蓋漢白武帝後皆以刺史督秦州刺史治至隋乃

之知州也

姑姊姓有孤疑者雖疎遠必為擇婿嫁之皆用刻木粧奩

文綽為資衆常言必待資衆豐備何如嫁不失時

好謂兄弟之女孤無父者終無夫者餘鏡匣也文綽娶衆

為文者及公綽卒仲鄂一遵其法事公權如事公綽非其病見公權未嘗

不束帶為京兆尹監鐵使出遇公權於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

公權過乃上馬公權莫歸必束帶迎候於馬首公權屢以為言

仲鄂終不以官達有小改

其指節度也以上言家法之在外者

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為指紳家情

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唇齒常衣絳絹素不用綾

羅錦繡每歸觀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當候于二青衣步履

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煎和為丸賜諸子毋永夜習學舍之

以資勤苦

相國宰相之稱相國宰相為丞相休其名也人指紳指多非紳

也指範猶言法式婦人謂嫁曰歸啓齒笑也歸觀歸寧父母也

歸寧父母出詩焉范竹兜于竹輪也轉作自竹兜竹兜二青衣

性嚴肅重起居范非聖人書不請其家法著於內外者如此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席廣長幼以次坐而共食之有

面切大百餘共一年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食

江州今九江府江西陳氏名震南唐人南唐烈祖乃憲宗子

於吳相徐溫家名知諱及代溫封齊王受吳與南唐世也初有

都於江南金陵以諱臣諱復姓李更名其弟德行密圖號十世

同居大知愛其類和順之所感也

○溫公曰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家子孫

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

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餼如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

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國朝溫公自謂本朝也李相名昭字明遠深州人宋深州人今饒陽縣

小學有讀記卷之六

陽真定府晉州為宰相故稱李相邸舍客店也宗諤李相之子字昌武

翰林學士是唐所置官名宋至今皆因之

右實明倫凡四十

李氏曰首十章實父子之親次八章實君臣之義次五章

實夫婦之別次十章實長幼之序次一章實朋友之義

十一章通貫五倫之義或問此篇似少朋友章朱子曰當

時是眾編類來偶缺此耳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

每三公有所選思德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

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

可謂無私乎

第五姓翁名字伯魚漢京兆長陵人長陵是京兆縣今在咸陽

空字雍為司空以公正稱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漢以大

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說見竟終也來子曰不勝自是矧然於心

終不忘便是喚他取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曰如十起

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問避嫌之事聖人則不為若有一

以焉避嫌朱子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人只

道如何是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意便是避嫌

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做工夫了朱子曰

此已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為何事就其

重處痛加懲窒天之德教自當見效口問第五倫觀其子之

與兄子之疾不問自謂之私如何程子曰不待安我與不安我

只不起身十起便是私父子之愛本是公義若些私便

小學有讀記卷之六

也又問觀已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

也這欲觀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若何間然曰只為

言父子天性若若兄子弟貴主勿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

今人小者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之子亦爭幾

何是問出於父子也其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

異形視之已之子不是

○劉寬雖居官字平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

何當當朝會裴巖已訖使侍婢奉捧肉羹翻污裴朝衣婢遽

取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

寬字文饒漢弘農人弘農東漢郡名今陝州西至華州其地

志慈也裴巖請裴巖裴巖在郡華陰縣今屬華陰西無疾言

小學教學者存心養性亦須是似他這性方好若性度如此

不勝得而誦之之功當當也朱子曰言氣實有病要生

公僕及其德盛仁義如生索無怒

○張湛將歲好去禮動止有則居處如幽室必自脩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許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

一湛字子孝漢平陵人本在平陵縣許氏而嚴厲也嚴母

尊嚴之君長也漢以京兆尹衆所敬也而正之曰京兆尹

府尹左馮翊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

府尹左馮翊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

府尹左馮翊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

府尹左馮翊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

府尹左馮翊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

府尹左馮翊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

府尹左馮翊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

府尹左馮翊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

府尹左馮翊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

府尹左馮翊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

府尹左馮翊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

府尹左馮翊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

府尹左馮翊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

府尹左馮翊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

府尹左馮翊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

府尹左馮翊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

府尹左馮翊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京兆尹扶風

不

○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其言因請寓宿旦日各殺雞為饌

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

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容字季偉漢陳留人陳留郡名今為夷縣縣名也陳氏曰

容字季偉漢陳留人陳留郡名今為夷縣縣名也陳氏曰

容字季偉漢陳留人陳留郡名今為夷縣縣名也陳氏曰

容字季偉漢陳留人陳留郡名今為夷縣縣名也陳氏曰

容字季偉漢陳留人陳留郡名今為夷縣縣名也陳氏曰

容字季偉漢陳留人陳留郡名今為夷縣縣名也陳氏曰

容字季偉漢陳留人陳留郡名今為夷縣縣名也陳氏曰

容字季偉漢陳留人陳留郡名今為夷縣縣名也陳氏曰

容字季偉漢陳留人陳留郡名今為夷縣縣名也陳氏曰

容字季偉漢陳留人陳留郡名今為夷縣縣名也陳氏曰

容字季偉漢陳留人陳留郡名今為夷縣縣名也陳氏曰

容字季偉漢陳留人陳留郡名今為夷縣縣名也陳氏曰

容字季偉漢陳留人陳留郡名今為夷縣縣名也陳氏曰

容字季偉漢陳留人陳留郡名今為夷縣縣名也陳氏曰

容字季偉漢陳留人陳留郡名今為夷縣縣名也陳氏曰

容字季偉漢陳留人陳留郡名今為夷縣縣名也陳氏曰

容字季偉漢陳留人陳留郡名今為夷縣縣名也陳氏曰

國之西門故曰關外門據徐曰門兩旁狹門短限也○自  
州內所屬郡國大略如今天下為十三州州設刺史一員  
四川後漢一郡地方分爲雍梁益州四州今荆州府漢江  
等處是也其荆州如荆州江寧者荆州刺史而已  
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過  
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陰光陰

謂口影自棄者溺於  
急竟而自棄其身也

諸侯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于  
江更將則加報社曰擣擣者收猶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  
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  
謂弘遠耶

蒲博擣者收猶奴戲耳

五

猶擣擣者收猶奴戲耳  
陸之類擣者收猶奴戲耳  
實也擣者收猶奴戲耳  
龜作擣者收猶奴戲耳  
玄虛擣者收猶奴戲耳  
可吳氏曰養望者其虛望也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曰王之  
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尊爵祿  
之器耶楊子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為幸其後勃溺南海  
照鄰投穎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

行儉字守約唐絳州人其詳曰開書器器局議議見字下  
靜也淺露不深潛也令長令尹即今令終善終盈川縣名  
安受中子之孫其父福時為交趾令即今令終善終盈川縣名  
之州人苦惡疾自投穎水即今令終善終盈川縣名  
而武王後嗣君帝位即今令終善終盈川縣名  
謂王與庶孽為仇即今令終善終盈川縣名  
類如

○孔戡於為義若嗜飲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怯如懦  
大然

戡字君勝孔子三十八世孫懦柔弱也言其勇於為義而怯於  
趨利祿如此

小傳有語諸卷之六

五

○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柳邑未嘗知既至每出入常於戰  
門外下馬呼聲為文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款洽

外藩謂節度使取屏蔽之義也其門得列戟  
枝為戟故曰戟門納受也

○柳仲郢以禮律身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山內齋未嘗不束帶  
為大鎮無良馬衣不重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

仲郢嘗為山南劍南天平三道節度使地方劍南今成都府  
州府東平州一帶地方故曰三為大鎮公退自公而退也釋捨  
也端坐拱手束帶敬也殿無良馬衣不重香儉也讀書不釋卷

勤也



於陳也奴曰賊婢曰指蒼頭門客指馮球廳堂下周屋也  
此雖一事作戒數端

熊氏曰珍玩奇貨不可貪一戒也恩權隆赫不可恃二戒也溺  
愛而不能正家三戒也失言而不能保身四戒也變威復張威  
福害門客而不知五戒也

○王文正公發解南省廷試皆為首冠或戲之曰狀元試三  
場一生哭著而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公名曾字孝先宋青州人東道府名仕至宰相謚文正狀元指  
公試三場言鄉試省試廷試皆第一也志不在溫飽則在安天  
下矣志在溫飽則在安天下公而大如史所載調和兩  
宮正色立朝之類皆公安天下之志實見諸事業者也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五

○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于歡戚不一動其  
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也

不一動其心謂富貴不慕貧賤不厭毀之不怨譽之不喜得而  
不歡失而不戚也天下未憂而先憂天下已樂而後樂仁人之  
心如此

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有所為必盡其方曰  
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  
苟哉

自信守其正也如是盡其方也事上待人一以自信而不趨利

不遇害有所為必盡其方而成敗不苟焉容心於其間有行法  
後命意之法後命意也孟子言湯武友之也宋子曰法者天理  
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古之所謂不計名者此也

○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  
者耳

誠而已公平生誠實不欺故不可對人言者則不為也誠實不  
欺所以大過人者也○以  
上十四字實心向之要

○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其股其榻上常膝處皆  
穿

寧字幼安青州北海高士古人危坐如跪其股謂兩股其股狀  
如箕也寧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遠然若不可及即之則和易  
寧卒於魏書法云布衣也何以全終賢也其言平居無所不  
得得臣之也夫寧卒於魏而句讀乃曰漢高士亦可謂深得洞  
目矣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五

○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寡嗜慾薄滋味無  
疾言遽色無窘切巨無無情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

於世利紛華聲伎忌游宴以至於博奕奇玩淡然無所好去  
治心收其放心也養性養其德性也真氏曰德性謂行之於天  
性此本皆全備誠欲其心下知操存是致誠害自寡嗜慾以  
其性若能收其放心即是養其德性非二事也

下皆治心以養性之事窘迫促也俚鄙俗也伎巧戲也問致心  
之邪思妄念耳雖微細口微說色口談不道之言以至手足動  
之不以禮者是放也故也故於邪思妄念慮微細不遺耳目言

動皆然此之謂收既收其放心德性自然養得不是收放心外又養箇德性也朱子曰然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終日端坐如泥塑人敬也此門人謝上蔡所記也多見人有和持已而於接人之際却不能和得子方兩盡其善所謂作用近聖者殆謂此與

○明道先生作字時甚微嘗謂人曰非欲字好即此是學

朱子曰此亦可以收放心此正存心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理推之敬者正心之學也敬也者心之學也此說則只是要守心勿失非明道先生之意也敬也者心之學也此說則只是要守心勿失非明道先生之意也敬也者心之學也此說則只是要守心勿失非明道先生之意也

○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五

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

忠定元城先生謚也朱子曰溫公所謂誠即大學所謂誠其意

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也大學章句曰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

自據而無

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際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

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易之以不妄語為易也採桑上曲者曰梁正方者曰括皆制木

之器也自相掣肘矛盾喻言行相違也吳氏曰掣挽也肘臂即也掣肘謂用欲運動而人挽之不能運也亦有鈞之兵有即今

身之圭背體皆聽命劉公存心正直故見現於外者如此

○徐積仲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自至

誠為本事母至孝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家定之

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自邪心

卒諡節孝先生

○文中之服儉以絮無長丈物焉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

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

儉謂不華麗潔謂不垢汚長剩也無長物謂儉潔之外無所增

飾也黃白麻絲自然之色青碧碧青也染造使然之色此章黃衣

○柳玘曰高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連客不賦笑談夕食

臨荷抱而已

高氏兄弟唐人長上欽亦翰林學士此官置自唐置其後

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

儉謂不華麗潔謂不垢汚長剩也無長物謂儉潔之外無所增

飾也黃白麻絲自然之色青碧碧青也染造使然之色此章黃衣

○柳玘曰高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連客不賦笑談夕食

臨荷抱而已

高氏兄弟唐人長上欽亦翰林學士此官置自唐置其後

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

儉謂不華麗潔謂不垢汚長剩也無長物謂儉潔之外無所增

飾也黃白麻絲自然之色青碧碧青也染造使然之色此章黃衣

○柳玘曰高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連客不賦笑談夕食

臨荷抱而已

高氏兄弟唐人長上欽亦翰林學士此官置自唐置其後

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

儉謂不華麗潔謂不垢汚長剩也無長物謂儉潔之外無所增

飾也黃白麻絲自然之色青碧碧青也染造使然之色此章黃衣



**次錄** 殊給事中 此官置自秦初只給事殿廷後却主平封駁 **次錯** 告禮部侍郎 此官漢分左右以佐連召也不風不兼設也 **羹肉羹** 或肉羹 羹上聲

李文靖公治居第於封丘門外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輔廳事誠隘爲大祝奉禮廳事則寬矣

公名流明源字太初位宰相謚文靖宋涪州人涪州今爲配市縣在北海直隸廣  
 第第宅封丘宋都門名宋初鄭莊廡所以治事故曰廡聖旋  
 回轉也隘窄狹也太祝奉禮皆世蔭之官已太也衣食與庶第  
 靖居第如此則其天  
 食制與薛可知矣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本

張文節公爲相去聲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之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且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異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公名知白字川晚宋滄州人今屬河間府初爲河陽孟州今懷慶府寧  
書記是節度使幕下官後爲宰相謚文節宋鑑知白爲相遺之  
表表文書底官兵戒辦吏漢丞相公孫弘爲節被汲黯曰弘俸祿多而爲布  
清約如寒士汲黯被此詐也劉名諱以武人見文節之儉約亦疑其詐故別是則

議之頓遽也

溫公曰先公爲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  
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有止於脯醢菜羹用匏漆  
而禮勤物薄而情厚

溫公父名池字和中行猶廵也字和行猶廵也州牧之職故曰擊牧其餘有通

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亦作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一作筵苟或不然人爭非之  
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註上

內法謂宮內造酒之法也。辨也。聚集也。書謂召客之事曰

小學句讀記卷之六

六二

乎風俗頽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居位謂居相下位時公已作相矣過公言其父客至釐酒不  
聖人之無量矣至於果有條件節約不至如後來流俗奢靡  
卿公居相時亦未嘗少變洗法藏小學載之以廣飲食之施  
是豈手

溫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麗自爲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益却乃似棄去之年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體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願吾性而已

射之

○江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歎

信民名華宋臨川人臨川縣今江西撫州府附郭康侯文定公字也人能甘

澹泊而不以外物動心則可以有為矣擊節一說擊手指節一

說擊器物為節皆通當從前說歎嗟歎賞稱賞朱子曰學者須常以

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志士

在溝壑此孔子之言朱子曰志士固當常念死無棺槨溝壑

而不恨也又曰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若果識得此

意辦得此心則無沉衣食外物至微末事不得末必便死亦何

用犯義犯分去聲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

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眾矣可不戒哉此章又實

石質敬身凡二十

李氏曰首十四章實心術之要次七章實威儀之則次一

章實衣服之制末六章實飲食之節

小學句讀記六卷陝西巡撫

國朝王建常撰建常有律呂圖說已著錄是書因陳

選小學註本而雜採諸書疏於其下畧如孔穎達

正義之例文頗煩蕪

近思錄集解三卷

〔清〕李文炤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九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近思錄集解十  
四卷》提要

近思錄

濂溪先生太極通書先生姓周名惇字茂叔後改惇

明道先生文集先生姓程名顥字伯淳

伊川先生文集先生姓程名顥字正叔

周易程氏傳

程氏經說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正學先生姓張名載字子厚

近思錄解序

橫渠先生文集

橫渠先生易說

橫渠先生禮樂說

橫渠先生論語說

橫渠先生孟子說

橫渠先生語錄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

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

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涯涘而懼

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篇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畧皆粗見其梗槩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沉潛反覆優柔厭厭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新安朱熹謹識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輯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何所底止刊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

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務高遠躐等凌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四月四日東萊呂祖謙謹書

按昔者衰周之運百家競作孔孟之徒有憂之緝微言而成論語遵正學而著七篇使學者不迷於向方其功盛矣秦漢以降道術分裂荀揚王韓各爲其說而不能相一有宋周子以先知先覺之詣建圖屬書弁冕羣言以傳之程氏而張氏亦與有聞焉顧其業至廣其說愈詳學者乃或望洋而興嘆甚至未嘗究其巔末而妄肆詆訶有如陸九淵議太極之非是大原可得而湮也林栗攻西銘之失是弘綱可得而絕也程迥詆主敬之誤是聖功可得而廢也陳亮疑

道治天下之迂是王猷可得而雜也朱子蓋深憫之於是不得已而爲近思之錄著性命之蘊而天下之言道者有所宗揭進修之要而天下之言學者有所準至於窮理居敬檢身之方理家入官均平天下之法以逮應物教人制心之則與夫閑邪說宗正學之歸莫不舉之有要而循之有序誠可以羽翼四子而補其所未備焉欲求數君子之道而不

近思錄解序

四

先之以是書固不得其門而入矣然其微辭與義多未易曉朱子雖往往發明之而散見於各書四書集註或問大全文集語類蓋學者欲觀其聚焉而不可得也竊不自揣爲之哀集而次列之而又取其意之相類與其說之相資者條而附之以備一家之言至其所闕之處則取葉氏陳氏薛氏胡氏之說以補之葉氏名采字平岩著近思集解陳氏一名瑄字器之著近思雜問一名字士賢著小學集註薛氏名瑄字德

溫著讀書錄胡氏名居仁字淑心若問居業錄其與近思錄相發者取之亦或附己意於其間庶幾可以便觀覽備遺忘以待同志者之取裁而已矣嗚呼學者誠能遜志於此書則諸子百家皆難爲言而於內聖外王之要不忠其無階以升較之役志於詞章之中老死於訓詁之下風推浪旋無以自拔而猶其矜衣鉢之傳者其大小之不同量焉何如也聊誌其槩於此以自警云

近思錄解序

五

康熙庚子仲夏天中節湘川李文炤謹序



近思錄綱領

朱子曰脩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又曰四書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又曰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爲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遷善改過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

近思錄綱領

之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學十四聖賢氣象

又曰近思錄一書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又曰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第三卷看起久之復看一卷則漸曉得

又曰劉子澄編近思續錄取程門諸公之說某看來其間好處固多但終不及程子難於附入

果齋李氏曰先生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

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

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

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

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薛氏曰近思錄宜熟讀程子論未發之中

處當參看朱子中庸或問其餘間有不同

者亦當參考

胡氏曰今更有聖賢出其說不過於大學

近思錄綱領

語孟中庸此後書莫過於小學近思錄學

者能於此處真知力踐他書不讀無補也

又曰入頭處最怕差將來無救處入頭處

亦怕偏將來偏到底要從小學近思大學

語孟入則路途正矣

又曰小學四書近思錄熟讀體驗有所得

然後方可博觀古今

又曰在小學四書近思錄做得工夫真異

端功利俱害不得

近思錄卷之一凡五十條

李文炤集解

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解見太極圖說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

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

謂賢發微不可見克周不可窮之謂神解見通書

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

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

皆中節謂之和也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

曰天下之達道達道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文

情言者也寂然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

為寂感也觀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矣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本注寂然有指用而

言者本注感而遂通惟觀其所見如何耳朱

曰寂然不動是體感而遂通是

用故橫渠云心統性情者也

乾天也天者乾一作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

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性體也夫天專言

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

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

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夫音扶。易

氏曰合而言之言鬼神則神在其中矣析而

言之則鬼神若其粗迹神者其妙用也朱子

曰天且弗違是上天又曰功用言其氣也

妙用言其理也功用兼精粗而言妙用言其

精者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也言則一事專言則

包四者利貞也乾卦象傳在天為四德元亨

分而言之則元者四德之一仁者五德之一

專言元則亨利貞在其中專言仁則禮義智

信在其中蓋元者天地之生理也亨者生理

之達利者生理之達貞者生理之正也仁者

制心之生理也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

則以專言言之則一者包四者以偏言之

之六典則又統六官而建邦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朱子曰賦者命也

性也所受者理也薛氏曰天所賦為命元亨

剛貞也人所受為性仁義禮智也天下古今

萬理不出性命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朱子曰造化之妙不可

鬼神則造化無迹矣

剝之為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

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

一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

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

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為純

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

近思錄集解卷之一

氣消息言則陽剝為坤陽來為復陽未嘗盡

也剝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

必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

之法復當子臨當丑泰當寅大壯當卯夬當

辰乾當巳姤當午遯當未否當申觀當酉剝

當戌坤當亥詩曰日月陽止正十月之期也

朱子曰剝卦上九之陽方盡而變為純坤之

時坤卦下爻已有陽氣生於其中矣但一日

之內一畫之中方長得三十分之一必積之

一月然後始滿一畫而為復方是一陽之生

耳夫一陰之始滿一畫而為復方是一陽之

所以不言者便是參贊裁成之道蓋抑陰而

進陽長善而消惡進君子而退小人雖陰而

不世豈無小人但有聖人壓在上而小人雖

不容他出而有為耳豈能使之無耶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

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

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釋復象傳之義

生為德元亨利貞乃天地之心也但其靜而

復乃未發之體動而通焉乃已發之用一陽

來復其始生甚微因若靜矣然其實動之機

其勢日長而萬物莫不資始焉此天命流行

之初始也若其靜而未發則此心之體雖無

動之端然却未有發見之處此程子所以以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地萬物為一體故

曰天下之公四端萬善皆

統於仁故曰善之本也

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  
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  
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復扶又反。葉氏曰屈伸往來感應而窮自屈而伸則屈者感也伸者應也自伸而屈則伸者感也屈者應也明乎此則天地陰陽之消長變化人心物理之表裏盛衰要不外乎感應之理而已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復扶又反。釋恒象傳之義朱子曰物理之始終不易所  
近思錄集解 卷之一 五  
以為恒而不窮然所謂不易者亦須有以變通乃能不變論其體則終是恒然體之常所以為用之變用之變乃所以為體之常思謂天地常久之道以造化而言也天下常久之理以人事而言也。朱子曰能常而後能變及其變常亦只在其其中伊川却說變而後能常非是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釋草上九爻性無不善才者性之所能合理與氣而成氣質則有昏明強弱之異其昏弱之極者為下愚所謂下愚者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

漸磨而進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朱子曰自暴者有強悍意剛柔惡之然天下自暴自棄者非必皆昏愚也  
所為然天下自暴自棄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葉氏曰史記稱紂資辯捷敏才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則其天資固非昏愚者然其勇於為惡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葉氏曰革卦上六曰小人革面下免罪則與人無以異是以亦能捨其不善而善其善惟其畏懼有與人同者是以知其性之善也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處上聲。理不外乎事是非可否之宜故在物為理而處物即為義體用之謂也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經說下同。潛室陳氏曰端頭也始者終之對二氣循環不已故無端運行不歇故無始不端故無端無終故無始。朱子曰以陽動陰靜相對言則陽為先陰為後陽為始陰為終猶

一歲以前非以正月為更端其實姑始於此耳歲有  
以前非以正月為更端其實姑始於此耳歲有  
不可以非以正月為更端其實姑始於此耳歲有  
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  
得寬濶光明一元之影只晝夜便可見  
變而高柔變而剛此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  
思之至深而有可驗者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無  
則失禮之本不和則失樂之本。朱子曰程  
說以疎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本然天理之  
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自有序而和若此  
心安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  
有和

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  
近錄集解 卷之一 七

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分去聲。遺書下同。葉氏曰分者天理當  
然之則天之生物無虧欠而人之處物每不  
盡理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一毫不盡其心  
不當乎理是為不盡分故君子貴精察而力  
行之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  
在天也 葉氏曰發乎真心之謂忠盡乎實理  
者謂終日對越在天也越於也君子一言一  
動守其忠信常瞻對乎上帝不敢有一毫欺  
慢之意也以下皆發明 蓋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

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

道則謂之教 葉氏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

以變易乃太極之體也故其變易之謂之性

神此以天道言之也天理之於人謂之性

之自然謂之道也因其自然而修明之則謂

終日對越在天也。朱子曰天人之理一所以

生者長也心也仁也義也禮也智也天理之

非情者也心之仁愛以禮義之用也心者性

之主也程子曰其體則謂之心之用也心者性

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此之謂也孟子去

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 葉氏曰

近錄集解 卷之一 八

大流行之貌蓋天地正大之氣人得之以生

本浩然也失養則復而無以配夫道義之用

得養則克而有以復其正大之體盡矣謂無

餘事也此言天人之氣一所以終日對越在

天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

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微上徹下不過

如此論鬼神如此其盛而卒曰誠之不可揜

誠者實理也所謂忠信之體天人之間通此

實理故君子忠信進德所以為對越在天也

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

道道亦器 著側畧反。葉氏曰道者指事物

體故曰形而下其實道寓於器本不相離也

蓋言用明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所謂終日

對越在天者亦敬循乎此理而已。薛氏曰：器即圓乎道之中，道不離乎器之外，又曰：理氣無縫，故曰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亦道也，道亦器也。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不達則道在我，不拘也。言人能體道而而不合蓋道本無間然也。朱子曰：以時節分，段言之，便有古今，以氣血肢體言之，便有一理兩。

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痿音威，痺音比，手足廢痺也。

近思錄集解

卷之一

九

不仁以其生氣之不貫也，亦猶草木之實謂之仁，以其生氣之具足也。薛氏曰：天地與物皆自陰陽造化中來，故天地萬物為一體。人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薰然慈良惻怛之心有不覺而自發於中者，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欲立欲達，仁之體也。能近取譬，乃為之之方也。程子曰：取譬乃為之之方也。程子曰：取譬乃為之之方也。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朱子曰：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受乎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

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糅，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所以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人生氣稟理而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本注：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必滅宗之類，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朱子曰：所稟之氣，所以純之理也。蓋氣之流行，性為之主，以其氣之或對也。然氣之善惡，分焉，故非性中本有二物，相對也。然氣之善惡，分焉，故非性中本有二物，相對也。

孟子言性，一本性上，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若猶水流而就下也。才與纔同，後放此性則理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故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動之端，言之而性之端固可見。識矣。如孟子之論四端，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可知。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善可知。下文乃以清喻善耳。更詳之。生之謂性，之意，下文乃以清喻善耳。更詳之。生之謂性，之意，下文乃以清喻善耳。更詳之。生之謂性，之意，下文乃以清喻善耳。更詳之。

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一本性上，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若猶水流而就下也。才與纔同，後放此性則理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故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動之端，言之而性之端固可見。識矣。如孟子之論四端，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可知。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善可知。下文乃以清喻善耳。更詳之。生之謂性，之意，下文乃以清喻善耳。更詳之。生之謂性，之意，下文乃以清喻善耳。更詳之。

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自墮在形氣之中不  
全其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又曰易  
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先此所引繼之者  
善也在性之後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  
人性之發見者言蓋人皆水也有流而至海  
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  
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  
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  
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  
故用力斂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  
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  
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  
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  
相對各自出來朱子曰此又以水之清譬之  
而不污者氣稟清明自初而善聖人性之而  
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暗之  
甚自初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氣稟偏  
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者有火  
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為  
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為氣稟  
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特謂之  
性則非其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能學以勝  
如此故人不加未嘗治之功惟能學以勝  
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  
雖濁而清者存固非將清換濁既清則本無  
濁亦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

鬼性中豈有兩物對道而並行也哉葉氏  
曰前以本言則曰相對而生此以用言則曰  
相對各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  
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  
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  
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分  
皆去聲。朱子曰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  
而言也修道雖以人事而言然其所以修之  
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然  
非聖人有不能盡者故以舜明之又曰但所  
列舜事或非  
本文之意耳  
觀天地生物氣象本注周茂叔看。葉氏曰  
周徧生理條達觀之使人良心油然而生此  
即周子憲前章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  
一般足也胡氏曰天地只是一箇生物聖  
人全天地之心故仁民愛物自不能已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  
謂仁也長上聲。朱子曰萬物之生天命流  
渾粹未散尤易見耳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  
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  
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為善  
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耳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朱子曰腔子猶言郭  
而言滿腔都是惻隱之心大感則大應小  
感則小應故日用所當應接更無些間隔病  
瘥疾痛莫不相關又曰此是就人身上指出  
此理處最為親切若不見得却去腔子外尋覓  
更無內外之別若不見得却去腔子外尋覓  
即莽莽蕩蕩無交涉矣。胡氏曰滿腔子是

惻隱之心則滿身都是心也如刺者便痛非  
滿天地是生物之心人心惻隱是道心薛氏曰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非

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也朱子曰天地事物之理亭當均平無

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蓋所對者或以左

右或以上下或以前後或以多寡或以類而

對或以反而對反覆推之真無一物不然無

手舞而足蹈者此程子之所以中夜而思不覺

又却只是一理譬如口中之氣嘘則為溫吸

則為寒耳又曰且如蒸盥兩兩相對未嘗不

間只空一路若似無對然此一路對了又自

卷之一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

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當

聲。朱子曰亭亭當當此俗語也蓋不偏不

倚直上直下之意也出則不是者出便是已

發發而中節只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矣葉

氏曰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此性渾然在中此

天下之大本而萬善之主也唯能敬以存之

則有以全其中之善體矣。潛室陳氏曰當

此境界不是無工夫又不可猛下工夫只是

敬以直內即戒謹恐懼意敬不喚作中敬而

無失方是中無失

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

面只是私心葉氏曰公則萬物一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掃應

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朱子曰有本有末者

者以其具所以然之理也。薛氏曰灑掃

應對雖小事事長之禮然禮即天理之節文

精粗本末

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

皆是不得中至於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

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

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者則

不中矣放上聲若器反後放此。天然之

計度也。朱子曰聖人秉精仁熟非有意於

執中而自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

嘗有所執也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

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

可執也殆見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

識中乃蔡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爲中吾恐

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爲小人之無

忌憚也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

問時中何如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

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

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

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  
焉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顏子之  
時焉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一應一  
一事一物各具之中也一國之中萬事萬物  
大共之中也禹稷時當其治故以濟物為中  
顏子時當其衰故以獨善為中

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李邦直云不欺為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不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葉氏曰无妄者實理之自然而无妄偽妄也故謂之誠不欺者知實理之當然然而不自為欺乃思誠也。朱子曰无妄者是自无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故次之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  
不是後葉氏曰冲漠未形而萬理畢具即所之時也已應者或而遂通之時也已應之理悉具於未應之時故未應非先已應非後蓋即體而用在其中不可以先後分也。朱子曰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亦只是此  
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  
不可道上而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  
排引入來教入塗轍葉氏曰轍車跡塗轍猶兩端猶本有根本是生枝葉上下一貫未嘗間斷豈可謂未應之時空虛無有已應之際旋待安排引入塗轍言此理具既是塗轍却於形氣事為之先本一貫也

只是一箇塗轍朱子曰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曰言此理流行於形氣事為之中亦未嘗有二致也

近取諸身有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  
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  
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葉氏曰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以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來去去造化之理不幾於窮乎釋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輪迴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無斷續之說  
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

死有始便有終葉氏曰日月即月也以月配月十一月陽生而為復自始至復凡七月也消極而生無有間斷物極必返理之自然生死始終皆一理也。朱子曰此段為橫渠形潰反原之說而發也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  
已更有甚事朱子曰陰陽之變化萬物之生為感則一為應循環相代所以不已也。潘室陳氏曰感應二字通貫陰陽動靜蓋今日之盡固起今日之夜而今日之夜又起明日之盡天地間不過如此耳  
問仁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  
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朱子曰類聚孔孟言仁處

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為人之意可謂深切然  
事一如此却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資入  
耳出口之弊亦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  
遂以愛為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  
愛為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  
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  
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  
韓愈字退之唐大儒作原道篇首言博愛之  
謂仁葉氏曰仁者愛之性愛者仁之情以愛  
為仁是指情為性端之云者言仁在其中而  
端緒見於外也或問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是  
夫子亦嘗以愛言仁也曰孔門問答皆是教  
人於已發處用功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仁也  
亦錄集解 卷之一 七  
亦是於已發之端體認但後之論仁皆無復  
知性情之別故程子發此義以示人欲使沿  
流而溯其源也  
學者其深體之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  
仁陽氣發處乃情也種上聲。葉氏曰以穀  
之理陽氣發處便是惻隱之情。朱子曰程  
子說生意處非以生意為仁言生物皆能發  
動死物便都不能生也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  
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  
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葉氏曰訓者以其字  
義難明故又假一字

以訓解之義者天理之當然所以裁制夫事  
物之宜故訓宜禮者天理之節文所以別  
疎上下之分故訓別智者天理之明睿所以  
知事物之是非故訓知仁者天理之至公  
故為難訓說者謂訓覺者言不為物欲所蔽  
病癢疾痛觸之即覺夫仁者言固無不覺  
氣同理以盡仁之蘊也訓人者言天地生  
所間斷夫仁者固以人為體然不可以訓  
而所生之物又各得其天地以生物之心  
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之心  
備然一言以蔽之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  
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者春生之氣  
焉則為春夏曰元亨利貞而元者春生之  
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  
惻隱之心無所不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  
惻隱之心無所不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  
近錄集解 卷之一 八  
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  
亦不待待倫舉而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  
之體用不待待倫舉而則曰仁人心也則  
既發而用之原莫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  
本百行之汲汲於莫不窮誠能體而存之  
使學者克己復求仁也其曰克己復禮為  
言能克己復求仁也其曰克己復禮為  
在而此心之用無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  
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  
事兄弟及物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  
仁而得此心也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  
失乎此心也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  
惡甚於此心也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  
在天之地則包然生而不害乎此心也  
利物之心則包然生而不害乎此心也  
者之言則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



近思錄集解

卷之一

丸

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

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

怨哀樂未幾何嘗不善

不善處不中節然後爲不

萬世說性之根基又曰未

性卽理也循天理卽率性

夕章而後異言可以告衆

學久大而後是非先成者

有失也

戸の不事無き日不元然何才事照至有入

之所王也哉間王也物當然之宜卽

又曰在義爲理如何潛室陳氏曰理對義言

遙言貝道爲體而理爲用以石章功方思及

上云云之章元伯曰可謂之忙不可言

慮則有善在不善者以人心之幾而言

子曰此段微有未穩處蓋凡事莫非心之所爲惟此段多下是公之注

然也善惡但如反覆手耳

之水至冬流而焉衣或于冬東茂于冬而

謂之流也。按性情之字皆從心源流之字是

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

也

生於天才出於氣氣青則才青氣弱則才

蜀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天者理而

陰陽五行之變故有不齊故才或

是氣則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

珠在清水中氣稟之溼者

然愚則女身落在漁水中

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

言信葉氏曰仁義禮智分而言之則四者各

於四者之外別有信也孟子論四端而不及

信蓋信在其中矣延平朱氏曰五常言信配五

行而言四端不言信配四時而言也蓋土分

王於四時之季信已立於四端之中者也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

人之生道也葉氏曰心者人之生理也有是

隱之心人之生道此言人得是心故酬酢運

川生生而不窮苟無是心則同於頑石而生

理絕矣。朱子曰心是道也恐有闕文此四

字說不盡蓋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稟賦

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生道

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為生道

近思錄集解 卷之一 三

橫渠先生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

息此虛實動靜之端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

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

風雨為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

煨燼無非教也解見正蒙下同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

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

有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

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

也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

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

歸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

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

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

則亦未如之何矣

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

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

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易說、葉氏曰

感故妙用而無方聖人之心不感故感通而

莫測朱子曰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

是一物所謂鬼神者亦是自家之氣思慮總

動這氣即敷於外自然有所感通。問一故

神朱子曰近思錄所載與本書不同緣當時

伯恭不肯全載故後來不曾與他添得一故

神注云云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注云推衍於一

直猶動極而靜靜極復動

化猶動極而靜靜極復動

靜靜極復動

靜靜極復動

心統性情者也語錄下同。朱子曰性為體  
能統之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潛  
室陳氏曰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即是性向外  
即是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  
賢工夫只在心裏著到一舉而兼得之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  
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半不  
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  
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易去聲。草氏  
是理此人物之所共由也由氣有通蔽開  
塞故有厚薄之異由蔽有厚薄故人有智  
愚之異塞者氣拘而填實之也故不可開此  
言物也蔽者但昏暗而有所不通皆可開也  
近思錄集解 卷之一

顧有難易之分耳及其既開則通乎天道與  
聖人一此言人也。朱子曰橫渠此段不如  
呂與叔分曉呂云蔽有淺深故為昏明蔽有  
開塞故為人物又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  
只是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

近思錄卷之二凡百十條 李文昭集解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願  
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  
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  
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一作之所學過  
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解見通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  
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或問仲尼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

近思錄集解 卷之二

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  
子所獨好者何學也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  
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  
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  
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  
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  
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一作愛惡欲情既  
熾而益蕩其性鑿矣好惡重去聲夫音扶樂  
音洛。朱子曰儲謂停  
蓄天地儲蓄得二氣之精聚故能生出萬物  
真指本體而言靜言其未感乎物所謂未發

仰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即真之謂也性固不  
可鑒但人不循此理任意妄作去傷了他耳  
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  
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枯其  
性而亡之葉氏曰明覺之士以禮制情使不  
失乎中故能正其心而不流於邪  
僻養其性而不至於枯亡愚者反是枯猶極  
枯謂拘學而暴殄之言人之所以貴於學也  
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一作然後力  
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朱子曰明諸心  
知所往窮理之  
事也力行求至  
踐履之事也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  
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  
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  
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  
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處上聲中去聲下同  
朱子曰造次急遽  
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葉氏曰以  
上兩節論為學之道詳盡其大綱有三焉明  
諸心知所往為智之事也力行以求至為仁  
之事也信道篤為以下勇之事也然勇之中亦  
備此三者故信之篤者智之勇也行之果者  
仁之勇也守之固者勇之篤也仁義忠信不  
離乎心者信之篤也造次顛沛出處語默必  
於是者行之果也久而弗失守之固也動容  
周旋中禮和僻之心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  
不生則幾於化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

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  
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反復扶又  
尼之所事者約情合中之功也仲  
然聖人則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  
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  
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葉  
氏曰聖人生知故不思而得安行故不勉而中  
顏子猶必擇善而固執之然其博文約禮工  
力俱到其未至於聖人者特一息之間耳使  
非短命而死則不淹時日所守者化而與聖  
人一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  
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文  
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  
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鮮上聲。文  
集下同。○葉  
氏曰後世聖學無傳不知反身修德徒以記  
問詞章為學去道愈遠矣。朱子曰不是他  
樂於為善慕利之學為緣他不知聖賢可  
學飽食終日無所用之心不成空過須討箇樂  
次弄或為詩或作文是他沒著渾身處  
只得向那去俗語所謂無圖之畫是也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  
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

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葉氏曰此章就句反復辨明蓋萬物不同而無理外之物萬理不同而無性外之理凡天下之物理一而萬端皆吾性之所具也所謂定性者非一定而動靜一定也發而中節動亦定也敬而無失靜亦定也將送也事之往也無將事之來也無迎動靜一定何有乎將迎寂然不動者存於內也感而遂通者應於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葉氏曰承上文而言苟以

哲錄集解 卷之二 四

外物為外凡應物者必牽己而從之是以性為有內外如是則方其逐物在外之時在內已無此性矣其可乎蓋有意於絕外物之誘而不不知性本無內外之分也既分內外為兩端則人在天地間不能不夫天地之常以其與物接是無時而能定也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葉氏曰常常理也天地之心運用主宰者是也然而普偏萬物實未嘗有心焉聖人之心應酬發動者是也然而隨順萬事亦未嘗容情焉故君子之學廓然大公何嫌於外物物來順應何往而不定哉此二句又此書之綱領也朱子曰大公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順應是乾道變化各正性易曰命大公是寂然不動順應是感而遂通

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葉氏曰咸卦九四象辭憧憧往來不絕貌各以朋類從其所思蓋人之將見滅於彼而生於此非惟日見其滅力之不足而亦有不可得而除滅者矣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惡去聲下葉氏

哲錄集解 卷之二 五

曰人心各有所蔽大槩在自私與用智之兩端蓋不能廓然而大公故自私不能物來而順應故用智自然用智者樂於無為而不知有為焉應迹之當然用智者作意於有為而不知以明覺為循理之自然今惡外物之累已足過也循反鑑以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索照寧可得哉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鑒也朱子曰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此說廓然而大公所惡於智者為其鑒也此說物來而應順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葉氏曰自私用智之患其根在於分內外為二以在

外者為非在內者為是然在外者終不容以  
寂滅故常為外物所撓惟能知性無內外而  
兩忘之則動靜莫非自然然無事矣所謂  
廓然大公者何無外物則心無所累故能明  
則物來順應尚何外物之累哉蓋內外聖人  
兩忘則非自私能定而明則非用智也  
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  
聖人之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也是則聖  
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  
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  
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葉氏曰聖人未  
嘗自私也然其喜怒皆係彼而不係此是未  
嘗用智也以自私用智之喜怒其視聖人之  
近思錄集解 卷之二 六  
喜怒一循乎天理之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  
正者豈不大相戾哉夫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  
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  
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  
過半矣夫音扶易去聲。忘怒者忘其血氣  
否以自反也。朱子曰定性者存養之功至  
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  
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  
聖人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  
故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來而  
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  
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懸於外誘  
之除而反為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  
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

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為心而反求照於  
無物之地亦不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益  
以達境而不不自知也良其背則不自私矣  
無事則不用智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  
理不是內而非外也為眾哉聖人之喜怒大  
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怒大  
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忘怒則公觀理則明  
用智而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明二省  
所以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  
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  
泳充養之功少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又  
口定性書言不惡事物亦是發之其旨深哉又  
流泛應曲當是誠  
意正心以後事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聖賢之言不得已  
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  
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  
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  
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葉氏曰未之省  
未範土曰陶鑄金曰冶聖賢之言本非得已  
也蓋將發明天理以覺斯民猶民生日用之  
具不可缺也然其言為貴也後之人始執卷  
無不該亦非以多言為貴也  
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  
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  
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  
道必矣葉氏曰後人徒志於文而不足以明  
理則非徒無益而已蓋不得其本未

免流於邪偶  
反害於道矣來書所謂欲使後人見其不忘  
乎善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  
不稱焉者疾沒世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  
名也名者所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  
葉氏曰君子學以爲己苟  
求人知則是私心而已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  
也釋乾九三文言之意朱子曰擇言謂修辭  
篤志謂立誠又曰進者日新而巳居者  
一定而  
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  
不易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智之

近思錄集解

卷之二

八

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  
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  
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易傳下同。朱子  
知終終之主行似亦不必如此說蓋無一念  
之不誠所以進其德也德謂之進則見得  
許多又進許多無一言之不實所以居其業  
也業謂之居則是知之至又有以居之也  
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  
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釋坤  
文言之意朱子曰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  
自方若欲以敬要直內以義要方外即  
非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不大矣德不

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爲疑  
乎朱子曰有敬而無義不得有義而無敬亦  
於君事親則悅於親交朋友則信於  
朋友皆不待習而無一之不利矣

動以天爲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

大矣哉葉氏曰震下乾上爲无妄震動也乾  
平天理則天也故曰動以天妄邪僞也動而純

无邪妄矣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

邪心也朱子曰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該動

感理所當應而言蓋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  
動處便非正理又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此不

而吾之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  
血氣人欲之私然只此亦是正理既有

近思錄集解

卷之二

九

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不正  
爲莊敬持養此心既存設也既已无妄不  
宜有往往則妄也故无妄之象曰其匪正有  
眚不利有攸往不有攸往連上文匪正有  
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則行焉有固  
守如木石而可以爲无妄者哉  
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問前古聖賢之言  
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  
之以蓄成其德象之行去聲識音志。釋大畜大  
也察言求心  
前言之畜也  
威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傳曰中無私主則

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

有感必通之道也葉氏曰感者感也故感非

所私主則物來能應有感必通也若夫有量

則必有限有合則必有不合此非聖人感通

之道其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

思傳曰感者人之動也故感皆就人身取象

四當心位而不言感其心感乃心也感之道

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所謂悔也

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

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

貞者正也未有解為虛中無我者葉氏曰思

問之師曰諸卦之貞各隨卦義以為正乾以

健為貞坤以順為貞故曰利牝馬之貞虛中

無我者感之貞也然此與象以虛受人異者

蓋象取山澤通氣之義謂虛中以受人之感

能取四為感之主謂虛中以感人也惟虛則

能應人之感惟虛則一也若往來憧憧然用其

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

不及者不能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

隅一事豈能廓然無所不通乎

朱子曰易咸

得未備往來有自然之理惟正靜為主則吉

意雜焉則陷於所偏重矣

君子之遇艱阻一作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

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

自脩其德也釋養大衆之義改之者不可以

廢也此處意而廢也加勉者不可以阻而

蹇之道也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卦豐之為

上動知行相須之義也朱子曰徒行不明則

行無所向實行而已徒明不行則明無所用

空明而已

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復扶

近意錄集解卷之二

說音悅。朱子曰學而習習而說脉絡貫通

所謂浹洽者是也如浸物於水中久則透裏

皆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也下同。

朱子曰須是自家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

有至善方可及人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

悶乃所謂君子而無待於外所以為成德也

古之學者為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為

人欲見知於人也為去聲。葉氏曰為己者

飽在己非為人如食之求飽衣之求溫溫

非關在我之實用故學而為己則所得者皆

實得學而為人則雖善或為善亦非誠心況乎

志在務外自為欺誑善日銷而惡日長矣

朱子曰學者視天下之事以為己事之所當

然者而為之則雖甲兵錢穀簿籍有司之事



皆為己也以為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  
割股廬墓蔽車贏馬亦為人耳又曰為學且  
要分別內外義利  
便是生死路頭

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  
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道  
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  
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載  
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  
之糟粕耳葉氏曰方元案字道輔經所以載  
道猶櫝而還其珠薛氏曰千古聖賢垂訓炳  
明欲人讀其書行其道也苟徒資為口耳文  
近思錄集解 卷之二 十三

詞之用而不行其道所謂 覬足下由經以求  
買櫝還珠也可不戒哉 覬足下由經以求  
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  
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手

葉氏曰道非有形狀之可見蓋其志道之  
切行道之篤視聽言動造次顚沛不離乎道  
用力既久所見益為親切如有卓然而立  
於前者則中心喜樂自然欲罷不能矣

明道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  
言能修省言辭便是立誠若只是脩飾言  
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葉氏曰脩省言辭者中  
實德也脩飾言辭者中無其誠虛飾之將以立  
以為誇美也省飾之間乃天理人欲之分若

脩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葉氏曰敬義說  
見前誠意者合敬義之實而為言也體當俗  
語猶所謂體驗勘當也蓋脩其言辭者所以  
擬議其敬義之實事也

立誠總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  
業也葉氏曰浩浩流行盛大貌下手謂用力  
始有可據守之地此誠既立終日乾乾大小  
則其業之所就日以廣大終日乾乾大小  
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脩  
辭立其誠為實脩業處遺書下同。葉氏曰  
君子終日乾乾是體

伊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  
中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  
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中理之中去  
聲。葉氏曰

有志於道懇切至固誠意也然迫切之過  
而至於欲速則助長則反害乎實理如春生夏  
長秋成冬實固不容一息之間斷亦不能一  
日而遽就也。朱子曰學者正欲胸中豁然  
大公明白四達方於致知窮理有得力處今  
乃追咎往昔念念不忘竊恐其徒自煎熬無  
復理義悅心之味程子所謂迫切不中理則  
反為不誠正慮此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能

功則終必有至矣

明道先生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

當學顏子入聖人焉近有用力處胡氏曰孟子

心性源頭處理會便在此下手又曰學者要

非有孟子天資便無可依據

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本注有準的。朱子

高顏子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却細膩切實所

以學有子皆是有用如養氣處豈得為無可

已做工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

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中去聲。朱

近思錄集解

可省者省之所不可省者亦強省不得善是

勿事之至理知至即意誠善端明誠心便進

文章是威儀制度此段恐是呂與叔自關中

來初見程子時說話蓋橫渠學者多用心於

禮文制度之事而不

近裏故以此告之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

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朱子曰識得是知之也

仁者天地之生理人心之全體也其體具於

心固人之所本有然必內返諸己察之精養

之厚有以見夫仁之全體實為己有則吾心

樂何事解見通書後錄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

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朱子曰

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聖人之教循

循有序不可不使人求之至小至近之中博

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禮以嚴其踐履之

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

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嚮望

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

焉孜孜斂斂而後已而其所以造之淺深所

則心失其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蓋於此小

志而反為謀利計功之私矣

朋友講習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易口君子

近思錄集解

習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言講習之益

在於觀感而為善不徒辯論而已也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

做脚始得大其心者不以私意隔碍之也凡

則傾矣。朱子曰學問之必以至廣者為基不

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為心不可促迫也

善之來無窮而吾受之有

餘地則心廣而道積矣

自舜發於畝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

若是放過只是魯而已又曰魯鈍則無造作  
又曰魯鈍却能守其心專一胡氏曰見義  
不精深亦不濟事故曰參也竟以魯得之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

。本注時以經語錄作一冊鄭穀云曾見顯  
道先生云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  
一冊明道先生見之曰是玩物喪志蓋言心  
中不宜容絲髮事胡安國曰謝先生初以記  
問為學自該博事胡安國曰謝先生初以記  
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發許多可謂玩物  
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暇一字謝甚不服後  
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謝良佐字顯道蔡人程子門人也朱子曰  
明道玩物喪志之病渠因此語遂一向掃蕩血  
不復會道理之病渠因此語遂一向掃蕩血

要得胸中曠然無一毫所能可謂矯枉過其  
正矣又曰上蔡只是誇多關靡為能若明道  
則此正為己為人之分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朱子曰  
斂樽節之謂滅禮之體本如此進者力行之  
意和悅舒散快滿之謂盈樂之體本如此反  
者退斂之意禮減而却進樂盈而却反所以  
為得性情之正也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而得天下有所不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  
事天分之分去聲。葉氏曰父子君臣人倫  
之大端天下之定理立於天地之間者必

有所不容廢者也惟能全其天理而無私心  
者則處之各當其分而行一不義之事殺一  
不辜之人雖可以得天下亦不為也蓋堯舜  
授禪無虧父子之恩湯武征伐無愧君臣之  
義皆無私心故也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

不是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

氏曰性者氣之理氣者性之質元不相離判  
而二之則亦非矣。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判  
子言性善是也論氣不論性荀子言性惡揚  
子言善惡混是也論氣不論性荀子言性惡揚  
聖賢未盡之意甚為有功于胡氏曰孟子在木  
原上看故以性為善荀子在情欲上看故以  
性為惡韓子在氣質上看故以性有三品楊  
子見道不明故曰善惡混程朱通兼本原氣  
性為善惡混程朱通兼本原氣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葉氏曰論學  
徒事乎詞章記誦之末未為知學也論治而  
不識其體則徒講乎制度文為之末未為知  
治也。朱子曰如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賊吏除  
情消朋黨為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賊吏除  
斂均力役作州縣便合治告許除盜賊勸農  
桑抑末作只怕人大事不會做得却以小事  
為當惡便

會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朱子曰  
本初處推其極只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  
不見大意如何下手做工夫若已見大意而  
不下手做工夫亦不可又曰論其資質之誠  
懇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趣超詣脫然無毫髮

之累則點賢於開然

伊川先生曰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

向也趨向既正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

也葉氏曰涵養心德根本深原然後立趨向

先立根本後正趨向即所謂未有致知而不

在敬者又曰收得放心後自能尋向上去亦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也直上者不為物欲所累而倒東來西之謂

也敬主乎中義防乎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

上去故便達天德

近錄集解 卷之二 六

懈怠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棄之歸矣胡氏曰志不可放倒身不可放弱

不學便老而衰

血氣為主故閱時久而益以衰謝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學之大有為此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剛則義理不足以勝其氣質之固蔽學力不

足以致其習俗之纏繞故曰只可責志

室陳氏曰學者為氣稟所拘習俗所制不能

擺脫纏繞遂落在旋渦中無由拔出學者須

是立志

為先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

小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

有所為而為之也正其義而有謀利之心則

道介乎其間矣朱子曰正其義未嘗無利明

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

行去聲葉氏曰思邈隋唐間人膽大則敢

於有為心小則密於察理智圓則通而不滯

行方則正而不流朱子曰志不大則卑陋

則執滯愚按此語本出淮南可以為法矣

子瞻正作志思邈蓋述之耳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

置者皆非自得也

有契於心蓋有所不能形容者忽而信然

是著意強為非真自得也

排布置位是見於設施謂此心此理未到純

熟兩志地自位必有營度計慮之心此理是心

之病才到自得處則心便是口理便是心通

不待安排與心忘處處安行自在默識心通

布置也

與妄耳葉氏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理自然而不容己者然順理則為真從欲則為妄。薛氏曰日用工夫無有切於此者宜深體力行之。

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切己而已博

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只此

是學行去聲。朱子曰鞭辟浴中語大抵是要鞭督向裏去。即此是學元不會在外。葉氏曰學問志思者致知之事忠信篤敬者力行之事皆切己之學也。質美者

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則

須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此章從論語集註文。

朱子曰天地同體處如義理之精英渣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者人與天地本一體只

近錄集解卷之二

緣渣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渣滓便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以消去其渣滓而已所謂持養亦非作意穿鑿以求明但此心常敬則久之自明矣又曰顏子則明得盡者也仲弓則是莊敬持養之者也。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

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朱子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持重而有守又曰進脩是簡篤實敬義是箇虛靜故曰陽實陰虛。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

處葉氏曰始學而不知用力之地則何以為入道之端既學而不知得力之地則何以為造道之實學者隨其淺深必各有

所自得不然未嘗實用力於學也。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

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

他焉二者為己為人之道也知音智焉去聲。葉氏曰振民謂興起而作成之有德謂涵養已德成已成

人皆吾道之當然外此則無益之事非君子所務矣。朱子曰役知力於農圃內不足

以成己外不足以治人是濟甚事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

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葉氏曰學問思辯學者所以求仁也然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皆懇切篤厚之意即此

一念便是惻隱之心流行發見之也不待更求而仁之全體可識矣故曰徹上徹下之道

近錄集解卷之二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注

西銘言弘之道。葉氏曰弘而不毅則寬大有餘而規矩不足故不能自立毅而不弘則剛強有餘而狹陋自足故無以居之。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

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葉氏曰古之學者有序隨時隨事各盡其力優柔而不迫厭飫而有餘故其用力也實而自得也深後之學者躐等務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米釋怡然理順然後

為得也葉氏曰杜預字元凱晉人注春秋左氏經傳序中語也江海之浸則漸漬

而深博而澤之潤則優柔而豐腴此皆言涵養有漸而周徧融液也至於所見者明徹而無滓則渙然而水釋所存者安裕而不逆則怡然而理順學至於其深造而自得也可矣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好占聲。

偃字子游卜商字子夏二子在孔門固非願會比然其所言所事皆明辯而力行之無非實也今之學者徒好高而無實則亦何所至哉

脩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修

近思錄集解

卷之二

三

之引年者保神鍊氣而命不能限之也老彭是已國祚之祈天永命者積功累仁而數不能拘之也周室是已常人之至聖賢者困知勉行而氣質不能困之也太甲成王是已焉有有其功而無其效者哉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盡已之心而忠久則不待盡而大公無我矣推已之心而恕久則不待推而稱物平施矣造德者當然之功也其致者自然之效也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

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

朱子曰仁者心之全德也在我本有此理公却是克己之極功所謂公而以人體之者蓋

曰克盡己私之後就自家身上看便見得仁也又曰不可以公為仁世有以公為心而慘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蓋人只為公惻起這公作骨子則無私心而仁矣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

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為去聲。朱子曰公則鏡之光明也鏡無纖塵則光明人無私欲則心之體用廣大光明而無時不仁所以施其愛耳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

今之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潤步及到峻處便逡巡一作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迤邐音馳。迤邐音里。逡巡音俊。朱子曰為學須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

近思錄集解

卷之二

三

樂以忘憂是什麼精神什麼骨力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事皆所當為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

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葉氏曰真然則不待著意自不容已著意為之已私心所謂私者非安乎天理之自然而出乎人力之使然也徒以其意氣之使然則亦必不能久故君子莫惡於致知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

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好去聲。葉氏曰學是終身事則不求速成不容半途而廢

焉孜孜死而後已可也頗沛造次必於是則無一事而非學無一時而不勉苟能如是其誘進學者之不容自已也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

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

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與去聲舍上聲。命

王之學是也釋言曰訓通古曰詁鄭孔之學

是也文章浮靡而無實訓詁拘鑿而不通其

去道也遠矣欲趨道者豈可舍儒者而他求

哉。朱子曰古之學者明德新民各求止於

至善而已自聖學不傳世之為士者不越乎

記誦訓詁文辭之間以鈞聲名于利祿是以

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

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事功之實

愈無以逮近錄集解卷之二

乎古人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

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

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喪去聲

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

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古之學者惟務養性

情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

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葉氏曰呂大臨字

杜元凱常自謂有左氏癖與叔程張門人也

萬言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等賦徒衍文辭

務以悅人故曰類俳優倡戲也齋嚴肅純

一之意心齋說見莊子薛氏曰性者道之體

性情即學道也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

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摠發

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詩以道志書以道政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

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皆因所蘊而形之

於文也和順積中英華發曰游夏稱文學何

外德之與言豈有二乎近錄集解卷之二

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游夏之

於詩書六藝而得其意耳非秉筆為文也以

今考之禮運當為子游所作喪服傳相傳為

子夏所作然亦非若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

後世無用之空言也

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天文謂日月星辰之象人文謂親疎貴賤之

等此實彖傳文也。胡氏曰程子以詩文害

道非是詩文害道是作詩文者志局於此所

以為道之害若道義發於詩文又何害不合

他專心致力於此期於工巧便與聖賢為亡

之心不同於聖賢為學工夫必荒于美退之

當初若能做聖賢工夫不止此

學詩文其造詣必不止此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主敬者

存心之要而致



知者進德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  
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其  
真之中矣然程子所謂敬者必以整衣冠慎  
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亦不過讀書史應  
事物之問求其理之所在而已則亦何事於  
窮其也哉。朱子曰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大  
記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  
莫說道將第一等人讓與別人且做等二等  
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  
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  
人便以聖爲志葉氏曰性無不善人所同得  
苟安於小成皆自棄也。朱  
子曰爲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造聖  
賢之極致若曰我之意只是要做箇好人識  
此意錄集解  
此道理便休宜乎工夫  
不進日夕漸漸消磨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  
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  
都無事也葉氏曰孟子言養氣曰必有事焉  
又曰是集義所生者人之所爲皆  
合於義自反無媿此浩然之氣所以生也敬  
者存心而已若不集義安得謂之必有事焉  
其目聲音養其耳理義養其心皆是養也又  
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中  
去  
葉氏曰義者吾心之裁制中理者合乎理  
之宜也故有在事在心之別。胡氏曰程子  
曰處物爲義又曰義在心  
詳味此言義內之意自見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  
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  
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朱子曰敬者守於  
此而不易之謂義  
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守主一之敬遇事不  
濟之義以辨其是非則不活矣又曰敬義工  
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  
有虛驕惡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  
其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  
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亦  
未免於昏憤雜擾而所且如欲爲孝則當知  
謂敬者亦非其敬矣  
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養之儀如何而  
爲溫清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  
孝之一字而可得也養去聲夫音扶  
節從大學或問文  
此  
學者須是一一作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  
名則爲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焉名與爲  
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爲名爲利  
之爲去聲  
朱子曰務實之事觀今日學者不能進步  
病痛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  
須遠責效驗也胡氏曰學者務名所學  
雖博與自己性分全無干涉濟得甚事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  
以私意便是不仁私意者念慮之差非有形  
迹之可見也然已不得爲  
純仁矣



仁者先難後獲有為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

知為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有為之為去聲

所為而為之也。或問智者利仁是亦先獲也。葉氏曰所謂利仁者以其察之明而後行

之決蓋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未若仁者安行乎天理之自然而已。又豈區區計功謀效者

之為哉。萌計謀之私則已。非仁矣。尚何利仁之有。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其學學而善思

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

化之則可與權志定則其學有準思通則適

而能立矣。化之則應變無窮而能權矣。

近錄集解 卷之二 天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

物一作人其終至於喪己為喪重去聲。為己

物也。為物而喪己者徇物而失身也。朱子曰程子借聖言以明己意其曰成物則固非

為人之謂曰喪己則其為人也。亦非謂其有濟人利物之心也。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

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

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葉氏曰君子之學

或自止則智日昏而行日虧矣。惟聖人印造乎極行底乎成則無所進退或曰聖人純一不已固未嘗不日新也。曰論其心固無時而

論其進退之地則至於神聖而極不容有所加損也

明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為學外書下同。涵養以靜而

虛致知以靜而明非險躁者可及也。胡氏曰人心要深沉靜密方能體察道理故程子

躁動淺露則失之矣。

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

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葉氏曰

於知性真知性之本善則知之大者忠信以為質然後禮義有所措以忠信為本則行之

伊川先生曰人安重則學堅固葉氏曰躁擾

近錄集解 卷之二 堯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五者

廢其一非學也學不博則無以備事物之理

思不慎則無以達精微之域辯不明則無以別幾微之差行不篤則無以絕物欲之誘故

此五者序下可紊而功不可闕乃學之全也。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

累高必自下累上聲。葉氏曰張繹字思叔

躡等積累而高。程子門人也。學必有其序不容必自下始也。

明道先生曰人之為學思先立標準若循循

不已自有所至矣朱子曰以聖為志而忘立也循循不已而自有所至者心勿忘勿助長也先難後獲意亦如此又曰學者固當以聖人為標準然豈可日比並而較量之乎顏子喟然之嘆不於高堅瞻忽處用工却就博文約禮上進步則可見矣

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字彥明程子門人也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

私心異端之學貴無心故至於枯木死灰而後已若聖賢之學貴無私心故鑑空衡平而無所累也

謝顯道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

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

得太早在伊川只是會煅煉得人說了又道

恰好著工夫也何思何慮從容中道之候也求之亦無不可至者不然則猖狂而自恣矣

朱子曰人所患者不能見得大體謝氏合下便見得只是下學之功都欠故道恰好著工夫胡氏曰若窮理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當精思熟慮以窮其理上

蔡何思慮使不亂則必流於禪學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強合之誤矣

謝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

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

邊只怕人執著一邊朱子曰上蔡因有發於明道玩物喪志之一言故其所論每每過高如洛沂御風

何思何慮之類皆於墮於一偏

橫渠先生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

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

化乃養盛自至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

君子未或致知也解見正蒙下同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

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近思錄集解 卷之二 三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

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

死生脩天而已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

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

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

以見聞格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

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

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為不相似矣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

近富錄集解

卷之二

三

慧術智者常存乎疾疾以此

言有教勳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聯有存

橫渠先生作訂頑曰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

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

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

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

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

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

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

所逃而待烹中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

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

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

近富錄集解

卷之二

三

順事沒吾寧也明道先生曰訂頑之言純

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

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也位已高到此地

自別有見處不可窮極遠德又曰游酢得西

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

能求於言語之外者也楊中立問曰西銘言

體而不及用恐其流於過者於於愛何如伊

先生曰體用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

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

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

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殊之分殊私

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而兼

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兼

愛一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

過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

不及不亦異乎游酢字定夫程子門人楊

時字中立程子門人餘解並見西銘

又作矧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

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

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

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

從誣入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焉己戲失

於思者自誣焉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

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橫本注

學堂雙編左書訂頑石書後思伊川曰

是起爭端改訂頑石西銘後思曰東路

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

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

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

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

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遊心浸熟有一日

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文集下同。范育字

曰先生之意正欲學者將此題目時省察

積久而自得之耳非謂只欲如此說殺也又

曰人於義理須知所謂脫然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

之不精講治之一作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

厭惡去聲。朱子曰未知立心則或善或惡

是此心已立於善而無惡又却用思講治之

所以惡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

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遜此志務時敏厥脩

乃來朱子曰人之所以有疑而不果於為善

則若決江河以順吾往矣遜此志務時敏雖

是低下著心以順他道理又却抖擻起精神

敏速以求之則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

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有

適非所聞也朱子曰凡人便是生知之資

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克之則大易視之

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易去聲。明善者知

然其大小則視乎能推與不能推耳此弘道

此兩端在論語則為博文約禮在中庸則為

擇善固執在易則為智崇禮卑能擴克此二

事即作聖之基若輕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為心日自求於

問學者有所肯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

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

不長長上聲。尊德性所以存心也。道問學所以窮理也。博文者窮理之功。約禮者存心之要。下學求乎此。上達純乎此者也。上達純乎此者也。每日須求多少為益

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

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

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間

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亡音無。識音志。行去聲。葉氏曰。君子之學。一有間斷。則此心外馳。德性日廢矣。朱子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敬。是窮理久之未對曰。既不主敬。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已。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

萬世開太平為去聲。元亨利貞。誠感之。精文之。曲盡所以立生民之道。詩書禮樂。作述之。同符所以繼去聖之絕學也。脩齊治平。體用之一貫。所以開萬世之太平也。葉氏曰。學者以此立志。則所任至大。而不安於小成。所存至公。而不苟於近用。

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為學禮則便除

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

解纏繞即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

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為當並去聲。

薛氏曰。舊習纏繞。未能掉脫。故為善而善。未純。去惡而惡。不盡。愚謂。去世習而守之。定則能立矣。

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況德性

自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

得易說。窮神知化。乃德性自然之能事。淺心則私意蔽之。不足以致廣大矣。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為

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

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石端欺妄人

寧終身不知論語說。為去聲。處上聲。氏曰。言人虛驕。恥於下問。故終身不知。

欺已外則欺人。終於不知而已。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

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

則遂窮矣孟子說下同。葉氏曰。故所以然。理之所以然。故應變而不窮。不窮乎道。則能盡乎事。事乎記問。則見聞有限。而事變無窮。卒然臨之。以所未嘗知。則窮矣。潛室陳氏曰。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中窻故也。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中。

明故也

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

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為人之為。去聲。葉氏曰。

子

氏曰所貴於學正欲陶鎔氣質矯正偏駁不然則非為己之學亦何以推明聖人之德哉或問變化氣質乃可言學朱子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計較於昨是今非之間則亦徒勞而無補也

文要密察心要洪放語錄下同。密察所以大。潛室陳氏曰文謂節微洪放所以致廣規所旋中矩之類雖甚嚴密不少舒放然心中裏却甚泰然

近思錄集解

卷之二

美

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雖有疑有不行處是疑也葉氏曰始學之士知必有不不知疑者是實未嘗用功也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朱子曰那裏道理病則事有窒礙不行如仁則流於姑息義則入於殘暴皆見此小見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卽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行去聲。葉氏曰人然心不忘乎學則日用無非道故曰只是俗事實心苟忘乎學則日用無非道故曰只是俗事事實行與俗事非二事特以所存者不同耳爲朱子曰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者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若遇富貴就富貴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固其勢而利導之也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葉氏曰合內爲言也平物我者合人己而爲言也朱子曰蓋道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已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

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謂人要做事業亦是私意君子之學只是明理應截然不爲故禹稷憂而顔子樂也

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悉知後世明者一

近思錄集解

卷之二

竟

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爲也諸儒苟揚王氏之類不知反約則溺於不根豈足以欺知通者哉默養吾誠蓋有意於附辭立誠之學也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好去聲曰變者非常行之道蓋權宜之事也自非見理明制義精者不足以語此苟學未至而輕於語變則知其學術之源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葉氏曰行己無隱則是非

善惡有所取正庶可增益其所未知所未能

苟固為蔽覆恐人之知是則非求益者也

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

非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葉氏曰人不肯言其知之所得行之

所至使人不可得而見者蓋苟安自是恐人之非已又非若顏子之如愚於聖言無所不

比也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自惰不肯自

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葉氏曰愚於自治何暇務外厚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

近思錄集解 卷之二 四

無由造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

易去聲。葉氏曰志小則易於自足故怠惰而無新功氣輕則易於自大故虛誕而無自得

近思錄卷之三

凡七十

李文昭集解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

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

是也葉氏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通曉達也知言者天下之言無不究明其理而識

其是非得失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

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

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

也中去聲。文集下同。葉氏曰時中謂有明理之至矣。朱子與陸子靜書曰來教所謂古之聖賢惟是視言當於理雖婦人孺

近思錄集解 卷之三

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

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熹謂言不

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

之賢否而為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

但出於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說未足以

為羣言之折衷也况理既未明則於人之言

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絀古

任胸臆之所裁乎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

多衆人以衆人視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

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

預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

在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以深思思得其理而吾心之知以矣。朱子

與張敬夫書曰聖賢成書稍有不便意者便

率情奮筆恣行塗改恐此氣象亦自不佳蓋

雖所改盡善猶格未流輕肆自大之弊況未

必盡善乎伊川先生嘗語學者病其於己之

言有所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不同也

伊川先生答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

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府所照

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

有之本注明所照者如日所視纖微盡識之

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髮鼻耳

能無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

達錄集解

賜完養思慮則心不至於苦涵泳義理則力

不至於極條揚者寬裕溫厚之氣所發也

朱子曰正蒙所論道體覺得源頭有未足

處蓋其思慮考索所致非性分自然之知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

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

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強上聲度入聲

原於思然所貴從容厭厭而

自得不可勞心極慮而強通嘗有人言比因

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

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

致心疾者遺書下同。學所以養心非所以

病心觀成王之顛命曾子之易實

子路之結縲則聖賢之心死生如一可知矣何至於思慮之耗傷乎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

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

會葉氏曰講學則理明而

妖怪不足惑之矣

學原於思思為作聖之始功故孟子

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

畧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潛心默識玩索

久之庶幾自得朱子曰日月至焉者若論列

般只是日月至焉者至得不長久久而不息

者純然無間斷又曰程子非身親而實有之

言錄集解

安能發明卷之三

至是耶學者不學聖人則已若學之須熟

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

只是講論文字葉氏曰潛玩聖人氣象庶幾

義則

未矣

或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為難奈何伊川

先生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

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

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

聖人之聰明睿智而徒勉焉以踐其行事之



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耳夫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爲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耶

中聲強上聲樂音洛

此節從大學或問文。胡氏曰人性本善循理而行本不難非但自己不難施之於人亦順而治此乾坤易簡之理也又曰行在知之後故子路之強勇司馬君實之篤行皆有差使致知有如火熾知工夫至則二賢何可及也

四

知有多火熾

近錄集解

卷之三

五

知有多火熾

數然有深淺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葉氏曰真知者知之至也真知共是則順而行之莫能過矣問有人明得此而涵養未到却爲私意所奪朱子曰只爲明得不盡若明得盡私意自然留不得未能透徹尚有某年二十時解釋經

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少去聲。葉氏曰此可見先生致知之功別進德之實而聖經之旨要必玩味積久乃能真知而亦不徒在於解釋文義而已朱子曰此溫故知新之大者學者以是爲的而日省之則足以見夫義理之無窮矣

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致之所謂格物者

處其當否皆窮理也處上聲當去聲。朱子曰理存乎古今人物應接事物而審其當否則是理存乎事物所有既非一端能專則所格自非一端而盡。胡氏曰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讀書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耶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此章從大學或問文。本注放此

近錄集解

卷之三

五

知有多火熾

思曰庸思慮久後自能生若於一事上思

未井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

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之亦不通

也退避也。朱子曰此隨人之量非日遷延

在這裏却轉了須著別窮一事又或可因

此以明彼也又曰程子之言誠善然窮一事

未透又便別窮一事亦不得彼謂有甚不通

却致工夫而如此耳不可執此而容易改換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

之何曰只是致知若知識明則力量自進

則自有不容已者

或問觀物察己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

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

外之道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

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

不察

從大學或問文。朱子曰格物致知彼

我相對而言耳格物所以致知於物之

理窮得一分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於物之

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

纔明彼即曉此蓋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

外別有致廣也又曰窮理者欲知其事物之

所以然與其所以當然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

近錄集解 卷之三 六

然其格之也亦不有先後緩急之序豈遽以

為存心於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

今為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

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

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坎沙而欲其成

飯也。本注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

理但理會得多相次

自然豁然有覺處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

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渾濁久自

明快始而渾濁物欲之擾也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朱子曰不要跳

縱橫陡頓只是就近傍曉得處換將去如親

親便推去仁民近便推去愛物傍身便推

去齊家齊國

學者須先會疑朱子曰書始讀未知有疑其

過了此一番後疑漸漸釋又其次節節有疑

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

難語顧語未必信耳葉氏曰物異為怪神妖

無疑雖得於人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

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

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後知

葉氏曰天者物理之所自出知天則通乎幽

明之故察乎事物之原而妖妄之所由興皆

近錄集解 卷之三 七

胡氏曰胡天曰今人多惑於異怪是未嘗知  
也知天夫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外但是異  
心窮也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為異端  
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  
不逾暮年吾道勝矣葉氏曰學者知未至止  
堅守正論不為邪妄所  
奪又能進於學而不已則  
怪異不必攻辨將自識破  
若欲委之無窮付  
之以不可知則學為疑抗  
智為物昏交來無  
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  
妄必矣  
間去聲  
葉氏曰不能堅守正論內懷疑端外為邪  
蔽久則所惑愈深矣朱子曰如精氣為物  
游魂為變此是理之常也守之勿失者以此  
為正且見他處去他日當自見也若委之無窮  
適錄集解 卷之三 八

付之不可知此又溺於茫  
昧不能以常理為上者也  
予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  
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  
仁為己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  
有是說葉氏曰性者人心稟賦之理天道者  
造化流行之妙以仁為己任蓋期於  
實體而自得也苟知者徒聞其說了悟者深  
達其理然則後之學者高談性命而實不領  
會者可以  
自省矣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玩一作方有造非淺易輕  
浮之可得也  
易去聲。朱子曰聖人言語一  
重又一重須入深處方有得

若見皮膚  
便有差錯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  
於聖人猶是心麤麤粗同。朱子曰顏子比  
之衆人純粹比之孔子便  
相伊川謂未能不勉而中  
也又曰思不能存便為粗  
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  
問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  
室陳氏曰心麤是暗處多  
明白道理若精微便分不  
無分也胡氏曰心麤最  
害事心麤者敬未至也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  
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朱子曰難之見得事  
理通透則心亨  
適錄集解 卷之三 九

行之又果決便是習坎心亨凡事皆然此日  
如讀書每思索不通則翻來覆去尋思此日  
處處窒塞然其間須有一路可通便是亨也  
多艱難險阻習之可以求通通便是亨也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有所  
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以水去垢謂  
之濯義理之  
有疑猶器物之有垢也濯而去之則新者可  
來矣劄記則已得者可以不忘未得者可以  
有進不記則思不起而終歸於塞焉  
義理未熟不得不如此其勤懇也  
更須得  
朋友之助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  
論久則自覺進也功而有相長之益矣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辯乃為善

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復扶又反。孟子說。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所以終於異端也。葉氏曰此以上總論求之於書者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  
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遺書

學者要自得六經活潑乍來難自曉且見得  
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葉氏曰識路徑則知趨向立門庭則有規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  
近。蘇集解。卷之三。十

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道如直如  
直如矢此之謂也。易去聲。理只人理。近

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  
近處恁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楊子曰聖人之

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願與政之曰聖  
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強上聲。葉氏

貢猶未易得而聞其近者雖鄙夫可得而竭也。朱子曰聖人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指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自已夷上平易無窮之味矣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  
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肯師之意人須就上而理會事君之道何如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

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來完  
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泥將

解之徒是也理會文義者則訓詁之流弊耳  
凡觀書不可以泥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

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克實之謂美與  
詩之美不同。葉氏曰克實之美在己詩之稱

問堊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  
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

已  
葉氏曰陳忠肅公瓊字楚中子曰者文中子答或人之問謂乾乾不息此語最爲盡

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  
只做得九三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

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夫音扶。葉氏

曰學經者當要周備精密各窮其旨歸而後能通經苟但借其一語謂足以盡一經之旨豈治經之道蓋好高求約之病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

裏須是自見得夫音扶。朱子曰天地之化

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

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

無毫髮之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

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朱子曰周

所以無窮須見其

今人不曾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

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亦

讀書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書後便達

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書人而不為廢書

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時如面牆

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

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

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使

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類皆當思其

作爲如何乃有益葉氏曰論語子曰善人教

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爲邦百

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觀聖賢治效遲速淺

深之殊要必究其規模之畧施爲

之方乃於己有益此致知之法也

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外

下同緊要處謂義理之本原也。朱子曰天

下之理萬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不容有二

三也知所謂一則言行之間雖有不同不害

其爲一不知其一而強同之則不免於二

况遂以二爲理之固然則其爲下里之謬

將不俟舉足而已迷於戶庭之間矣程子此

言外有味也

醇初到問爲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爲學須

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而不知

其約書肆耳葉氏曰此言徒貪多而不知

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

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

得葉氏曰又言徒貪多而無玩習之功則所

總論讀書之法以下乃分論讀書之法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

下同。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

次讀論語以正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

越次讀中庸以求

古人之微妙處

學者先須讀語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

此觀他經甚省力語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

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量平聲

。葉氏曰語孟之書尤切於學者身心日用

之常得其要領則易於推明他經而可以權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

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

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葉氏

生猶非常也胡氏曰論語之書涵育薰陶是

與非氣象孟子七篇任道擴充乃湯武氣象

也。朱子曰孔門問答曾子問得底話顏子

未必與問顏子問得底話子貢未必與問今

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非幸事但恐

自家不去用心又曰有人理會得論語便是

孔子理會得七

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

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此二書切

己終身儘多也葉氏曰終身儘多言一生受

於語孟而讀語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已深

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日用

思慮應接隱微之間每加察其善端之發

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

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

則果失而速去之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

漸讀諸書旁通當

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

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好去聲。全無

者也得一兩句喜者有會於心者也進乎此

則知好之矣至於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能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

六經可不治而明矣孔孟會六經之理於心

之精蘊學者苟能治之則其理已不待治而

明非謂六經可以不治也。胡氏曰四書六

經之理意皆相貫通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

讀其書不實究其理徒誦其文義則四書六

經文字各是一般體面千頭萬緒雖皓首亦

無如之何惟察其理而實體之於身則體用

一貫又何難哉程子所謂論孟直治讀書者

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

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

以未得者作經之意以覺世也其所用心則

之不明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

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易去聲。朱子曰平其心放教虛平也易其

氣放教寬慢也闕其疑莫去穿鑿也。或問

論孟二書其用力也奈何朱子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之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而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二書言之則其篇章之句有尾次第亦各有其序而不可亂也其力所至約其程課而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而循序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踈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而精思者何也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覆玩味於無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之可也孟子每章或千有言反覆辨論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讀而意隨之出入性來以千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

寄錄集解 卷之三 七

可以自得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之而自見矣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葉氏曰語孟極聖賢之淵源爲斯道之統會體用兼明精粗畢備讀之而不通於道則章句訓詁而已

雖博而何益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

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其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讀而意足者神會其理也言盡意也。朱子曰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然後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將註脚看方有意味如人饑而後食渴而後飲不饑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何如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

寄錄集解 卷之三 七

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工夫亦不虛空矣又曰此是程子答呂

伯問後來管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

於學去學者讀書須逐一去理會便通貫浹

興於詩者吟詠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欲動

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

葉氏曰詩大抵出於

然者學者於此吟哦諷詠其性情涵養條暢

於道德自然有感興起之意此即曾點浴

沂詠歸之氣象。本注又云興於詩是興起

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汪洋浩大言

善端之發如水之

流溢而不可禦也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

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  
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忒不  
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行去聲。此卽孔子  
思推純一不已之法又云伯淳常談詩並不  
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綴地念  
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外書下同。葉氏曰點綴猶沾綴拈綴也意  
如詩傳只轉一兩字點綴地念過蓋得明道詩意也

卷之三

大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  
人長一格長上聲。長一格言識趣之  
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  
不能無思思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  
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容嗟味歎之餘者  
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  
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  
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也心之所感有  
所感者無不正而形於言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  
之雅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  
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  
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  
堂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  
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

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  
以行樂之典降自昭穆而後浸以陵夷至  
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  
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  
而討論之而其善之不足以及於法者不  
以爲成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  
使夫學者即其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  
而惡者改焉是則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  
而其教實被於萬世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  
然也曰吾聞之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何  
也曰周南召南謂男女相與歌者多於閭巷  
歌謠之作所謂男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何  
也惟周南召南視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  
皆不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  
不過於淫哀而不傷其國是以二篇獨爲風  
詩之賢否亦經自其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  
不齊而所謂先王之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  
意錄集解

卷之三

尤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



句則是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  
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葉氏曰詩大雅  
不顯言周家豈不顯乎蓋言其顯也苟直謂  
之不顯則是以文害辭朱子曰古語聲惡而  
也然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卽求堯

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遺書下同。朱子曰

事君是事君得盡且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

事舜典無非事君之道然亦是治民之事或

曰二典不足盡之曰也大槩可見。朱子

與蔡仲默書曰書說未有分付處因思向日

論及尚書文義貫通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

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須通其

言緣集解卷之三

難通卽此數語便已參到七八分千萬便檢

置此來議定綱領早與下手爲佳仲默遂作

書傳其序器曰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

法皆載此書而後見薄誠何足以知之止生

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幾千載之前亦

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

之道本於心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

之治本於心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

三王之治本於心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

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  
哉夫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  
猶化工之妙見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  
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  
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  
是訓詁亦可得其意旨之大畧矣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其書雖是

雜說更不分精粗一袞說了今人語道多說

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費隱之道誠明  
盡言之所以無精粗之分也豈若後世之語  
道者不入於徑約之失則流於虛無之弊也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

從道也於文日月爲易所以象陰陽之變化  
無不在焉而聖人則之以示體道之方焉蓋道  
適而不可易矣胡氏曰此是時變易以從之而無  
易者而言則涉乎人矣若論理其爲書也廣  
則易卽道之所寓非從道也

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

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

後世可謂至矣性命之理三極之道也幽明  
之明也成務之數也開物者創之所未有知之  
去

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

學誦言而忘味自泰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

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

源此傳所以作也沿循也薛氏曰流者傳之

以求理所謂沿流而求源也朱子曰隨時

變易以從道主卦爻而言然天理人事皆在

其中今且以乾卦潛見飛躍觀之其流行而

至此者易也其定理之當然者道也易中無

一卦一爻不具此理所以易有聖人之道四

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

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吉凶消長之理進

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

與占在其中矣長上聲葉氏曰尚尊尚之

也辭者聖人所繫之辭變者

陰陽老少之變象者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

類是也占者吉凶悔吝之類是也辭

者言之則也故以言者尚其辭變者動之時

也故以動者尚其變象事知器故制器者尚

其象占事知來故卜筮者尚其占然辭變象

占雖各有尚而吉凶消長進退存亡易之大

用皆具於辭故變推辭而可君子居則觀其

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

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

意者也葉氏曰玩厭習也不止於觀而已蓋

玩習其辭爻之象可觀而辭之理則無窮故必

必玩習其占平居而觀象玩辭則各盡乎卦

之理臨事而觀變玩占則各盡乎爻之用然

象與變占皆具於辭故必由辭以通其意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

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問去

朱子曰體用一原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冲

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顯微無間者以

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

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

已具是所以為一體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

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為無間也又

曰會以理之所聚而會處便有許多難易窒礙必

其會一也眾理會處乃可故善學者求言必自

行耳典禮者典常之理易去聲朱子曰

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讀書之法要當循

序而有常致一而不解從容乎句讀文義之

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

近意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

奚益於事哉故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

近者非知言者也薛氏曰積累予所傳者辭

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文集下同朱

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庖犧氏之象文王

之辭皆依卜筮以義理為教而不專於卜筮

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

以焉教為法者不得與而道則未嘗不同

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既溺於術數而

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又淪於空

寂而三聖不同於法而歸求其因時立教

以承三聖之書而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

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己有疑將

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

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通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所處而不當矣

伊川先生答張閔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耳

張閔中程子門人先生之不自滿足日新不已於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

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形也故因象以明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葉氏曰易有太極形而上之理也是生兩儀而後象與數形焉此作易之本也易之理寓

近思錄集解卷之三

於象象必有數知其理則象與必欲窮象之數皆在其中此學易之要也

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

非儒者之所務也

朱子曰得其理則象數在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

走作不然事無實証則虛理易差矣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易傳下同時出而處之非見道者不能曲當也薛氏曰學易最要知時識勢不然茫然不知吉凶悔吝

機之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

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

識也

大畜以艮畜乾故剛不進而柔能止乎健也

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

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

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

九二六五可見

當去聲以剛居陽以柔居陰謂之當位故為正二不在內於邪而已中則無過不及是以尤重也朱子曰言中則正已在其中蓋無正則做中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如夷惠諸子其

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之所及也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

近思錄集解卷之三

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

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

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

四件事便休了

遺書下同葉氏曰胡瑗字四近君亦可以為儲貳然易本無拘惟其所遇皆可占朱子曰此真看易之法然易傳中亦有偏解作一事者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

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

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

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易中只是言反覆往來上下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下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

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

若識得則自添減不得

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

了問是揀難底問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耶。更按此言恐先生亦自知其言之象數未備而欲望於後之人也故朱子又曰易傳明白無難看處但此是先生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將作易看卻無意味須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

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

而後生養遂教之五品教之孝弟忠信而後倫理明三者具矣故建極求賢而人道立五

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

時而直政

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

天運周矣

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

之繆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

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復扶又反下同。葉氏曰三代而下

王者之迹熄時君雖欲倣而為之亦皆無所

考盜不過用其私意妄為而已子丑寅建正

蓋本三才以勝周忠質文更尚皆本仁義以

水德欲以智力周忠質文更尚皆本仁義以

用漢專以智力周忠質文更尚皆本仁義以

自有制度蓋極言世變之不復古也

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

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

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

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葉氏

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

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葉氏

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

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葉氏

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

近錄集解

卷之三

天

元

曰夫子因魯史作春秋寓經世之大法所以

上承將墜之緒下開無窮之治也蓋天地鬼

神同此理前聖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

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

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

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與去聲。游夏不

非文學之所及也有天德然後可以行王道

故顏子嘗問之。朱子曰不是孔子將春秋

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大備矣不可復

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後

明聖王之大法而已故伊川引以為據

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

之大法則不知也胡氏曰春秋以正大天理

諸侯皆為之營營於私意或當為而不為或

當為而不為或營營於私意或當為而不為或

意蓋欲一歸天理之正而後已其於天地生

物之心保民救時之意生殺予奪之權隱然

見於書法之中實為百王經世之大法或者

乃欲計區區伯業之盛衰又以姓氏春秋大

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

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

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

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

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易去聲。葉氏曰春

臣貴仁義而賤功利內中國而外夷秋之類

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

辭隱義各以其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

未就而予或或功而抑或有罪而宥或功

而進之或或或功而抑或有罪而宥或功

之安而各當其則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佞

猛之宜而無過其則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佞

好作惡而無過其則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佞

者立萬世之軌則朱子曰春秋大義如成

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春秋大義如成

近錄集解

卷之三

元

臣貴仁義而賤功利內中國而外夷秋之類

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

辭隱義各以其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

未就而予或或功而抑或有罪而宥或功

而進之或或或功而抑或有罪而宥或功

之安而各當其則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佞

猛之宜而無過其則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佞

好作惡而無過其則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佞

者立萬世之軌則朱子曰春秋大義如成

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春秋大義如成

也問孔子有取乎五霸之中便有一箇奪底意思

是觀其子五霸之中便有一箇奪底意思

夫觀百物然後知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夫音扶。葉氏曰聖人精義入神。應曲當本可以一端窺測故學春秋者必優游而不迫涵泳而有餘心悟自得庶幾深造與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學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

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與夫音扶。文集。其義得其意而後能法其用。朱子曰德非禹湯可以法三代之治如是則無本者亦可

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通其文而後能明也。朱子曰德非禹湯可以法三代之治如是則無本者亦可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葉氏曰道非無道然詩書即道而推於用主道而言故曰載道之文春秋即用以明道主用而言故

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葉氏曰道非無道然詩書即道而推於用主道而言故曰載道之文春秋即用以明道主用而言故

如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固可以治病春秋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重平聲。遺書下同。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霸而已未必如先儒言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二三百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葉氏曰律令者立法以應事斷例者因事以用法。或問春秋多變例朱子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貶善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復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人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為也會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論其義者虛而難測因其行事者實而易明也。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簡義理方可看春秋。嘗語之語去聲。更讀一經如詩書之類春秋雖於

窮理為要然非義理之明春秋以何為準無則不能知其是非之真也  
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  
葉氏曰春秋之權衡即中庸中則當洪水之時不躬乎胼胝之勞在兩權卷之時不安乎簞瓢之樂皆失乎時中矣  
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時也只足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葉氏曰義者所以處時措之宜所謂權也義以上則聖人之妙用未易以言盡也

近思錄集解

卷之三

三

春秋傳為按經為斷

本注程子又云某年二

其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朱子曰左傳會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在小處理會往往不會經學公穀考事甚詳然義理却精二人乃是按此書編輯程子教人讀書之意必先通大學語孟而後及詩書次通中庸而後及易春秋語孟之理不明則詩書無所統紀中庸之義不精則易春秋無所權衡也但禮經會未之言皆以儀禮殘缺記載難而不可少此歟然以雅言之序攸之則執禮正不容已而有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之篇所為不容已而有也

凡請吏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其治亂安危

與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寬大除秦苛法所以開四百年之治母后擅權宦官把持所以兆四百年之亂此一代之始終也。朱子曰為學之序為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子教人先讀論孟然後看其史其序不可亂也或問馬學只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皆不必看如何曰如此郎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荆公之學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會經聖人全在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這邊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底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量平聲。如諸葛亮討賊雖不成而不以此推之幸不幸可見矣薛氏曰觀史不可以成敗優劣人只當論其是非

近思錄集解

卷之三

三

讀史須要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  
處上聲。機發動所由也治亂未著非聖賢不能審其機也出處進退乃賢人君子立身之大節事功特其餘耳。朱子作綱目其序畧曰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詳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情之詳畧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晰如指諸掌懷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

諸掌懷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

已雖然漢周於上而天運明矣統正於下而人事定矣大綱舉而繁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若矣是則凡爲格致知

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矣夫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凡案問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

無此議論行音杭。外書。元祐宋哲宗年。流唐鑑范祖禹所著程子門人也。

。朱子曰觀史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白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耳范唐鑑亦而稍疎

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欲

安置一物猶求審處况聖人之於易其間雖

無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

遍布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思去聲。

易說。韓康伯言序卦非聖人之蘊故張子辨之蓋天運人事聖學王猷皆在其中矣。

朱子曰序卦謂之非聖人之精則可謂之非聖人之蘊則不可事夾雜都有在裏面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

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

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葉氏曰周建六官

邦國內外之政小大之事無所不總若非此心廣大何以包舉四海綜理有職今無此心量但欲每事委曲窮究葉氏鑑錄天地可謂必不能周悉通貫之矣

至大然不嘗爲大則爲事不得若界之一錢則必亂矣朱子曰釋氏合不將心頓在無用處緣動步便踈脫所以吾儒貴格

物致又曰太宰之職難着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

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餘五官便易

看止一職也復扶又反易去聲。語錄下同。

衣服外至五官要事自大至小自王之飲食

前便且區處不下况於先事措置思慮預防

是著多少精神所以記此復忘彼也。按

周官之書取法天地四時故六官皆天子之

相也太宰爲治平之相象天之覆無所

不統故有之爲難司徒爲教養之相象地之

載而爲樂之相象春之和司馬爲征伐之

相象夏之烈司寇爲刑辟之相象秋之肅

司空爲田賦之相象冬之藏各分一職故有

刑罰焉世之太宰亂則五官之職皆當留心

其爲聖人之書

古人能知詩者惟孟子爲其以意逆志也夫

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嶮求之今以艱

嶮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爲

之爲去聲夫音扶易喪去聲。以意逆志

以己心之所之而迎古人之心之所之也平



易則得人心之所同然。然則失之矣。本  
注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  
著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後隨了  
則無由見得詩入之情。本樂易只為時事  
若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此為變風  
變雅而言也。孤臣放子去婦棄友皆無已甚  
之辭可以知其樂易矣。

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

則無難也。尚書紀內聖外王之迹故其言至

規模危微精一數語即盡中庸之精蘊命官

皆則而效之非大其

心者安能測識哉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

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

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讀書則心存

可以見尊德性道問學之相須矣。薛氏曰

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

未除常使藥力強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使

書味深則心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

書雖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

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成誦

熟而可默誦也通貫大原而書易記者已得

其理則其言自不能忘也。朱子曰此說最

為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拾得

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

研使一書通透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

書乃為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廢之不精則

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通所以觀書者釋

透後又如此溫習乃佳耳。

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

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葉氏曰每見是

則學進矣然學固足以釋疑而學亦貴於有

疑蓋疑則能思思則能得於無疑而有疑則

察理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

一格則又見得別。長上聲。循環謂周而復

識進於高明也

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

相發明。朱子曰此直讀書之要

法不但可施於此篇也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

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

終

近思錄集解十四卷

湖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李文炤撰是編取朱子之說散見各書者附於  
近思錄各條之下其未備者則益以諸家之說間  
亦自附已意前有綱領數條末附感應詩解一卷  
訓子詩解一卷感應詩見朱子大全集訓子詩稱  
傳自黃幹而無可證據其詩淺俗決非朱子所爲  
也

朱子語類纂十三卷

〔清〕王鉞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三年刻世德堂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朱子語類纂十三卷》提要

朱子語類纂卷之一

禮

琅邪王

鉞任庵纂男沛

思

校

恂

理氣上

太極天地上

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

朱子語類纂卷之一

一

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為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為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

又是吸吸前又是呼

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

先有箇天理了却有氣氣積爲質而性具焉

或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如何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卽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爲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

或問先有理後有氣之說曰不消如此說而今知得

朱子語類卷之三

二

他合下是先有理後有氣邪後有理先有氣邪皆不可得而推究然以意度之則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及此氣之聚則理亦在焉蓋氣則能凝結造作理却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只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凡如天地間人物草木禽獸其生也莫不有種定不會無種子白地生出一箇物事這箇都是氣若理則只是箇淨潔空濶底世界無形迹他却不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氣則理便在其中理氣先後之說朱子謂本無先後之可言看來未

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天地之理然後兩儀從太

極而生輕清而上浮者爲天重濁而下凝者爲地

既有天地之後畢竟先有人物之理然後人物肖

天地而生或得其全以爲人或得其偏以爲物理

無形氣有象無在有先則理在氣先雖云氣至理

存然理氣之爲先後較然也老子曰三十輻共一

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蓋無時已有車之用則三十

輻特繼無而起者耳焉得無先後之可言乎故又

曰有無相生難易相成至於一陰一陽動靜相循

朱子語類卷之三

三

此却如環之無端難以先後言矣

問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否

曰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謂主宰者卽是理也不是

心外別有箇理理外別有箇心又問此心字與帝字

相似否曰人字似天字心字似帝字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竊

謂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

慮有營爲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

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維此所以

爲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公所說祇說得他無心處爾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爲心中間欽夫以爲甚不合如此說某謂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爲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畧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

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爲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爲人之心物得之遂爲物之心草木禽獸接着遂爲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說不得

地特天中之一物爾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確在中間墮然不動使天之運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腳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爲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麼時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問想得如潮水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

唐太宗用兵至極北處夜亦不曾太暗少頃即天明謂在地尖處去天地上下不相遠掩日光不甚得

問康節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曰從東畔升西畔沉明日又從東畔升這上面許多下而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內曆家算氣只算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

人呼氣時腹却脹吸氣時腹却厭論來呼而腹厭吸而腹脹乃是今若此者蓋呼氣時此一口氣雖出第二口氣復生故其腹脹及吸氣其所生之氣又從裏趕出故其腹却厭大凡人生至死其氣只管出出盡

便死如吸氣時非是吸外氣而入只是住得一霎時  
第二口氣又出若無得出時便死老子曰天地之間  
其猶橐籥乎動而不屈虛而愈出橐籥只是今之鞴  
扇耳

氣之精英者爲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爲金木水  
火上者是神在人則爲理所以爲仁義禮智信者是  
也

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  
外明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

清明內影濁明外影清明金水濁明火日

問學者云古人排十二時是如何諸生思未得先生  
云志是從之從心乃是心之所之古時字從之從日  
亦是日之所至蓋日至於午則謂之午時至未則謂  
之未時十二時皆如此推古者訓日字實也月字缺  
也月則有缺時日常實是如此如天行亦有差月星  
行又遲起它不上惟日鐵定如此又云看北斗可以  
見天之行

朱子語類纂卷之一終

朱子語類纂卷之二

理氣下

天地下

天文有半邊在上而須有半邊在下面

叔器問天有幾道曰據曆家說有五道而今且將黃  
赤道說赤道正在大之中如合子縫模樣黃道是在  
那赤道之間

問同度同道曰天有黃道有赤道天正如一圓匣相  
似赤道是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  
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  
度却是將大橫分爲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那黃  
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廝撞着望時是月與日正  
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皆同一度謂如月在畢  
十一度日亦在畢十一度雖同此一度却南北相向  
日所以蝕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  
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蝕望時月蝕固是陰敗與陽  
敵然曆家又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  
時恰當着其中暗處故月蝕

義剛言伯靖以爲天是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  
天過一度也曰此說不是若以爲天是一日一周則  
四時中星如何解不同更是如此則日日一般却如  
何紀歲把甚麼時節做定限若以爲天不過而日不  
及一度則趙來趙去將次午時便打三更矣因取禮  
記月令疏指其中說早晚不同及更行一度兩處曰  
此說得甚分明其他曆書都不如此說蓋非不曉但  
是說滑了口後信口說習而不察更不去仔細檢點  
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李時珍

二

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口過了一度季通常  
有言日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太  
虛空裏觀那天自是日月滾得不在舊時處了先生  
至此以手畫輪子曰謂如今日在這一月明日自是  
又滾動着些子又不在舊時處了曰天體只二  
十八宿便是天體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  
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到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  
些日子日累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次日自然附至  
天說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  
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  
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  
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  
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  
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  
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  
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  
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

李時珍

三

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  
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  
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  
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  
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  
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  
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  
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先生以  
此示義剛曰此說也分明

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曰然但如此則曆家逆字皆着改做順字退字皆着改做進字

日月升降三萬里之中此是主黃道相去遠近而言若天之高則里數又煞遠或曰八萬四千里未可知

李善注

四

也立八尺之表以候尺有五寸之景寸當千里則尺有五寸恰當三萬里之半日去表有遠近故景之長短爲可驗也曆家言天左旋日月星辰右行非也其實天左旋日月星辰亦皆左旋但天之行疾如日天一日一周更攪過一度日一日一周恰無贏縮以月受日光爲可見月之望正是日在地中月在天中所以日光到月四件更無虧欠唯中心有少虧翳處是地有影蔽者爾及日月各在東西則日光到月者止及其半故爲上弦又減其半則爲下弦逐夜增減皆

李善注

五

以此推地在天中不爲甚大只將日月行度折算可知天包乎地其氣極緊試登極高處驗之可見形氣相催緊束而成體但中間氣稍寬所以容得許多品物若一例如此氣緊則人與物皆消磨矣謂日月只是氣到寅上則寅上自光氣到卯上則卯上自光者亦未必然既曰日月則自是各有一物方始各有一名星光亦受於日但其體微爾五星之色各異觀其色則金木水火之名可辨眾星光茫閃爍五星獨不如此眾星亦皆左旋唯北辰不動在北極五星之旁一小星是也蓋此星獨居天軸四面如輪盤環繞旋轉此獨爲天之樞紐是也日月薄蝕只是二者交會處二者緊合所以其光掩沒在朔則爲日食在望則爲月蝕所謂紆前縮後近一遠三如自東而西漸次相近或日行月之旁月行日之旁不相掩者皆不蝕唯月行日外而掩日於內則爲日蝕日行月外而掩月於內則爲月蝕所蝕分數亦推其所掩之多少而已

日月升降三萬里中謂夏至謂冬至其間黃道相去



三萬里伊川誤認作東西相去之數形器之物雖天地之大亦有一定中處伊川謂天地無適而非中非是

先生論及璣衡及黃赤道日月躔度潘子善言嵩山本不當天之中爲是天形欹側遂當其中耳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嵩山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有此處不動如磨臍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

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季通云日在地中月行天

李善集卷之三

太

上所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旁周圍空處迸出故月受其光先生曰若不如此月何緣受得日光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而向人者有光向天者亦有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又云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問星受日光否曰星恐自有光或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看來理或有之然非地影乃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鏡子

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故不甚見也蓋日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間地是一塊實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暈也問日光從四邊射入月光何預地事而礙其光曰終是被這一塊實底物事隔住故微有礙耳

曆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交會日爲月掩則日食然聖人不言月蝕日而以有食爲文者闕於所不見

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却是

李善集卷之三

七

陽氣之餘凝結者疑得也受日光但經星則閃爍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匹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

夜明多是星月早日欲上未上之際已先鑠退了星月之光然日光猶未上故天欲明時一霎時暗

分野之說始見於春秋時而詳於漢志然今左傳所載大火辰星之說又却只因其國之先曾主二星之祀而已是時又未有所謂趙魏晉者然後來占星者又却多驗殊不可曉

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此亦可見

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亦無雨雪

高山無霜露却有雪某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烟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眾山僅露峯尖烟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或

李處士

八

問高山無霜露其理何如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則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雪先結也道家有高處有萬里剛風之說便是那裏氣清緊低處則氣濁故緩散想得高山更上去立人不住了那裏氣又緊故也離騷有九天之說注家妄解云有九天據某觀之只是九重蓋天運行有許多重數裏面重數較軟至外面則漸硬想到第九重只成硬殼相似那裏轉得又愈緊矣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

六出如人擲一團爛泥於地泥必潰開成稜瓣也又六者陰數太陰玄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

問龍行雨之說曰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爲也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橫渠正蒙論風雷雲雨之說最分曉

李處士

九

問雷電程子曰只是氣相摩軋是否曰然或以爲有神物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散而成者但已有渣滓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張子云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卽此理也

雷如今之爆杖蓋鬱積之極而迸散者也

十月雷鳴曰恐發動了陽氣所以大雪爲豐年之兆者雪非豐年蓋爲凝結得陽氣在地來年發達生長萬物

雷雖只是氣但有氣便有形如蟻蟻本只是薄雨爲日所照成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爲

妖或爲祥

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氣至是已游亦是日色射散雨氣了

伊川說世間人說也是蜥蜴初恐無是理看來亦有之只謂之全是蜥蜴做則不可耳自有是上面結作成底也有是蜥蜴做底某少見十九伯說親見如此十九伯誠確人語必不妄又此間王三哥之祖泰議者云嘗登五臺山山極高寒盛夏携綿衣去寺僧曰官人帶被來少王甚怪之寺僧又爲僧得三兩條

卷之三

十

與之中夜之間寒甚蜥蜴數條被猶不煖蓋山頂皆蜥蜴含水吐之爲霰少間風雨大作所吐之電皆不見明日下山則見人言昨夜電大作問皆如寺中所見者又夷堅志中載劉法師者後居隆興府西山修道山多蜥蜴皆如手臂大與之餅餌皆食一日忽領無限蜥蜴入庵井中之水皆爲飲盡飲訖卽吐爲電已而風雨大作所吐之電皆不見明日下山則人言所下之電皆如蜥蜴所吐者蜥蜴形狀亦如龍是陰屬是這氣相感應使作得他如此正是陰陽交爭之

時所以下電時必寒今電之兩頭皆尖有稜道疑得初間圓上面陰陽交爭打得如此碎了電字從雨從包是這氣包住所以爲電也

雨自是陰陽之氣蒸鬱而成然有時龍能爲之者龍之爲物以一陽處重陰之下屈而求伸亦是陰陽蒸鬱之氣所以能爲雨至於電先儒謂是以陰包陽究其理者謂當巳午之月或陰陽失調大熱與大寒之氣猝然相遇所以結而爲水乃陰爲陽包故其形三出而爲電然亦有蜥蜴爲之者想蜥

卷之三

十

蜥亦稟陰陽不和之氣故能爲電如龍之能爲雨也虹本是雲薄漏口日焰雨滴而成却時能吸酒吸水爲妖爲祥又有蟾蜍吐氣而爲之者要與龍之爲雨蜥蜴之爲電同是一理皆成形成象之不可以執一論者也

雷電是陰陽交爭之氣搏而成聲磨而成火如以金擊石光隨聲發故雷出而電隨之世俗有雷公電母之說震爲雷陽之屬也離爲電陰之屬也此其所爲雷公電母也今浮屠所塑雷公形像冊子

所載畧同要之必有是氣則有是形其運用在有無之間其機緘在理氣之際疑與信兩無庸也

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鍾律紐筭寸分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爲之也意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季通嘗言天之運無常日月

李通言

上

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疾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爲天之所運則其疎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寬之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曆者其爲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爾

沈存中欲以節氣定晦朔不知交節之時適在亥此日當如何分

先生嘗言數家有大小陽九道夫問果爾則有國有家者何貴乎修治曰在我者過得他一二分便足以勝之

問周公定豫州爲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便際海道里長短夏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到極邊與際海處南邊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如海外有島夷諸國則地猶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

李通言

上

爲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爾所謂地不滿東南也禹貢言東西南北各二千五百里不知周公何以言五千里今視中國四方相去無五千里想他周公且恁大說教好看如堯舜所都冀州之地去北方甚近是時中國土地甚狹想只是畧相轄縻至夏商已後漸漸開闢如三苗只在今洞庭彭蠡湖湘之間彼時中國已不能到三苗所以也負固不服

又曰自古無人窮至北海只挨着天殼邊過緣北邊

地長其勢北海不甚濶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浮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間天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旋轉得緊如急風然至上面極高處轉得愈緊若轉纔慢則地便脫墜矣問星辰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之精英凝聚者或云如燈花否曰然海水未嘗溢者莊周所謂沃焦山是也

潮之遲速大小自有常舊見明州人說月加子午則潮長自有此理沈存中筆談說亦如此

上黨卽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卽其地也以其地極

朱子語類纂卷之二終

古

高與天爲黨故曰上黨上黨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之所都也河東河北諸州如太原晉陽等處皆在山之兩邊窠中山極高濶山後是忻代諸州泰山却是太行之虎山又濶平陽蒲坂白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地磽确不生物人民朴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侈泰如何都得

朱子語類纂卷之二終

朱子語類纂卷之三

鬼神

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則精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氣是魂魂者神之盛也精氣聚而爲物何物而無鬼神遊魂爲變魂遊則魄之降可知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

朱子語類纂卷之三

一

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才動必應也

問先生說鬼神自有界分如何曰如日爲神夜爲鬼生爲神死爲鬼豈不是界分

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於梁觸於胸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間萬事皆此理但精粗小大之不同爾又曰以功用謂之鬼神卽此便見

因說神非山人心之創鑿更若做弄便有鬼怪出來

理有明未盡處如何得意誠且如鬼神事今是有是無因說張仲隆曾至金沙堤見古人迹此是如何揚謂冊子說并人傳說皆不可信須是親見揚平昔見冊子上并人說得滿頭滿耳只是都不曾自見先生曰只是公不曾見畢竟其理如何南軒亦只是硬不信有時戲說一二如禹鼎鑄魑魅魍魎之屬便是有這物深山大澤是彼所居處人往占之豈不爲崇邵

朱子語類

二

先生語程先生世間有一般不有不無底人馬程難之謂較轡之類何處得如邵意則是亦以爲有之邵又言蜥蜴造電程言電有大者彼豈能爲之豫章曾有一劉道人嘗居一山頂結菴一日衆蜥蜴入來如手臂大不怕人人以手撫之盡吃菴中木少頃菴外皆堆成電明日山下果有電此則是冊子上所載有一妻伯劉丈其人甚樸實不能妄語云嘗過一嶺稍晚了急行忽聞溪邊林中響甚往看之乃無止蜥蜴在林中各把一物如水晶看了去未數里下電此理

又不知如何造化若用此物爲電則造化亦小矣又南劍鄧德翰嘗爲一人言嘗至餘杭大滌山中常有龍骨人往來取之未入山洞見一陣清烟出少頃一陣火出少頃一龍出一鬼隨後大段盡人事見得破方是不然不信中有一點疑在終不得又如前生後生死復爲人之說亦須要見得破又云南軒拆廟次第亦未到此須是使民知信末稍無疑始得不然民倚神爲主拆了轉使民信向怨望舊有一邑泥塑一大佛一方尊信之後被一無狀宗子斷其首民聚哭

朱子語類

三

之頸上泥木出舍利泥木豈有此物只是人心所致先生謂一僧云問龍行雨如何曰不是龍口中吐出只是龍行時便有雨隨之劉禹錫亦嘗言有人在一高山上見山下雷神龍鬼之類行雨此等之類無限實要見得破問敬鬼神而遠之則亦是言有但當敬而遠之自盡其道便不相關曰聖人便說只是如此嘗以此問李先生曰此處不須理會先生因曰蜥蜴爲電亦有如此者非是電必要此物爲之也問生死有無之說人多惑之曰不須如此疑且作無

主張因問識環記非之事古復有此何也曰此又別有說話

問生死鬼神之理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理而後有氣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爲主人得之以有生氣之清者爲氣濁者爲質知覺運動陽之爲也形體陰之爲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淮南子註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其主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

李真子集卷之三

四

所謂魂升也下體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爲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至如伯有爲厲

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爲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爲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犢羊皆是氣之雜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

李真子集卷之三

五

所無也專以爲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

氣曰魂體曰魄知覺運動氣也陽之爲也骨肉皮毛體也陰之爲也魂爲木魄爲金其在於人則肝木也藏魂肺金也藏魄魂與魄不能靈木生火爲神舍之者心金生水爲精舍之者腎精與神合而後人爲萬物之靈故道家有龍虎坎離之說龍水也虎火也又曰拜金公揖木母養其母以及其子

之義也人之壯也神旺而精足其老也神衰而精竭神衰則不能固精精竭則不能養神精神厭而思離木與火爲類神魂則輕浮而歸於天金與水爲類精魄則重濁而歸於地此所以有生必有死也歸天者陽氣上與日星雲漢伍魂之屬也歸地者陰氣下與江河山岳伍魄之屬也聚而爲人散而爲氣造化之無心天地之自然也張子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通人鬼死生而言之也

才卿問來而伸者爲神往而屈者爲鬼凡陰陽魂魄人之嘯吸皆然不獨死者爲鬼生者爲神故橫渠云神祇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曰此二句正如俗語罵鬼云你是已死我我是未死你楚詞中說終古亦是此義用之云旣屈之中恐又自有屈伸曰祭祀致得鬼神來格便是就旣屈之氣又能伸也滿問魂氣則能旣屈而伸若祭祀來格是也若魂氣不能復伸矣曰也能伸蓋他來則俱來如祭祀報魂報魄求之四方上下便是皆有感格之理用之間遊魂爲

變聖愚皆一否曰然偶問天神地祇人鬼地何以曰祇曰祇字只是示字蓋天垂三辰以著象如日月星辰是也地亦顯草木山川以示人所以曰地示用之云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他之無曰神祇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旣死而此氣不散爲妖爲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旣死多不散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而爲神祇者乎如黃帝堯舜不聞

其旣死而爲靈祇也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溫溫然薰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如此劉元城死時風雷轟於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是甚麼樣氣魄用之曰莫是元城忠誠感動天地之氣否曰只是元城之氣自散爾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於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蒿蒿卽前所云溫溫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



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是也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

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一身只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夜來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

因言魂魄鬼神之說曰只今生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了但未死以前則神為主已死之後則鬼為主縱橫在這裏以屈伸往來之氣言之則來者爲神去者爲鬼以人身言之則氣爲神而精爲鬼然其屈伸往來也各以漸

先儒言口鼻之嘘吸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也只說得大槩却更有箇母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燠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神會思量計度底便是魂會記當去底便是魄又曰見於口

而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老氏云載營魄管是晶瑩之義魄是一箇晶光堅凝物事釋氏之地水火風其說云人之死也風火先散則不能爲祟蓋魂先散而魄尚存只是消磨未盡少間自塌了若地水先散而風火尚遲則能爲祟蓋魂氣猶存爾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役役魂都與魄相離了老氏便只要守得相合所謂致虛極守靜篤全然守在這裏不得動又曰專氣致柔不是守字却是專字便只是專在此全不放氣便細若放些子出便粗了

或問口鼻呼吸者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曰精氣爲物魄乃精氣中無形迹底淮南子注云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釋氏四大之說亦是竊見這意思人之一身皮肉之類皆屬地涕唾之類皆屬水暖氣爲火運動爲風地水陰也火風陽也

或問氣之出入者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然則魄中復有魂魄中復有魄耶曰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嘘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耳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乎耳目之中

皆有暖氣非魂乎推之遍體莫不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粗述此意問先生嘗言體魄自是二物然則魂氣亦爲兩物耶曰將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爲精粗也甚微非若體魄之懸殊耳問以目言之目之輪體也睛之明魄也耳則如何曰竅卽體也聰卽魄也又問月魄之魄豈只指其光而言之而其輪則體耶曰月不可以體言只有魂魄耳月魄卽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

人之能思慮計畫者魂之爲也能記憶辨別者魄之爲也

問人死時是當初稟得許多氣氣盡則無否曰是曰如此則與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當初稟得氣時便定了便是天地造化只有許多氣能保之亦可延且如我與人俱有十分俱已用出二分我才用出二分便收回及收回二分時那人已用出四分了我所以我便能少延此卽老氏作福意老氏惟見此理一向自私其身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

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着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之爲厲又別是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也

光祖問先生所答崧卿書如伊川又云伯有爲厲別是一理又如何曰亦自有這般底然亦多是不得其死故強氣未散要之久之亦不會不散如漳州一件公事婦殺夫密埋之後有祟事一發覺當時便不爲祟此事恐奏殺免死遂於申諸司狀上特批了後婦人斬與婦人通者絞以是知刑獄裏面這般事若不與決罪償命則死者之冤必不解又曰氣久必散人說神仙一代說一項漢世說甚安期生至唐以來則不見說了又說鍾離權呂洞賓而今又不見說了看得來他也只是養得分外壽考然終久亦散了

魂陽也主動魄陰也主靜今道家是養其純陽至動之氣釋家是養其純陰至靜之氣陽之動者主乎命陰之靜者主乎性道家有復命之說釋家有見性之說其所謂命則魂之靈者耳其所謂性則魄之靈者耳魂神也魄鬼也神之靈者謂之仙鬼

之靈者謂之佛其大較也今彼教之黠者悟其偏亦有爲性命雙修之說者顧其所謂命與所謂性皆主乎氣而不主乎理故儒者薄而不道理主常故有生則有死氣兼主變故亦有長生而久視者然其弊也或化爲異類或守其異質化爲異類則華表歸來等是守其異質則識環記井等是皆所謂死而氣不散者然其既也亦歸於散如朱子之說也至如伯有爲厲等自是養得魄氣厚又係強死故能爲厲皆鬼之爲也推而言之但魄氣厚則

卷之三

三

不必強死而皆能爲鬼漢武之金椀出市曹瞞之行淫銅雀皆是也余謂魄氣難散魂氣易散故聞有魄氣結聚而爲鬼者未聞有魂氣結聚而爲神者惟司馬承禎之書有練形歸氣練氣歸神等語然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問遊魂爲變間有爲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遊字是漸漸散若是爲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是疋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

散如今打麴做糊中間自有成小塊核不散底久之漸漸也自會散又如其取精多其用物弘如伯有者亦是卒未散也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上蔡說却似不說得循環意思幸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注謂口鼻嘘吸爲氣耳目聰明爲魄氣屬陽

卷之三

三

魄屬陰而今有人說眼光落這便是魄降今人將死有云魄落若氣只升而散故云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道家修養有這說與此大段相合

論及巫人治鬼而鬼亦效巫人所爲以敵之者曰後世人心姦詐之甚感得姦詐之氣做得鬼也姦巧

問性卽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亘古今常在不復有聚散消長也曰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物皆得之氣聚則爲人

散則爲鬼然其氣雖已散而子孫之精神魂魄自有  
些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  
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似都無了能盡  
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裏也

陳後之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  
聚散曰這便是上祭所謂若要有時便有若要無時  
便無是皆由乎人矣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亦只  
是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  
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脉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

朱子語類卷之三

論

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  
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下之  
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  
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箇相關處  
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  
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  
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  
氣聚在此如水波漾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却  
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

那箇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裏根既在此又却  
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問  
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既沒而精神  
上合於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用之云恐只  
是此理上合於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  
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於  
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  
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  
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朱子語類卷之三

論

如今若說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箇有箇上帝  
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  
理如周公金縢中乃立壇墠一節分明是對鬼若爾  
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此一段先  
儒都解錯了只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  
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  
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  
死云以旦代某之身言三王若有侍子之責於天則  
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才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我

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不如且留他在世上定你之  
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却疑周公不應自  
說多才多藝不是如此他止是要代武王之死爾用  
之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  
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  
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問根於理而  
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  
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地祗人鬼雖有三樣其實  
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

李壽養

七

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自浩  
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  
後者如齊太公封於齊便用祭其爽鳩氏季荊逢伯  
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  
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  
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晉侯夢康  
叔云相奪予饗蓋晉後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  
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  
入寢門以爲熊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

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  
祭勾芒他便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些氣要之通  
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  
其左右虛空偪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  
曉也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問云要與賢說無何故  
聖人却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某討說只說到  
這裏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人  
且去理會緊要道理少間看得道理通時自然曉得  
上蔡所說已是煞分曉了

李壽養

七

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來則俱  
來然非有一物積於空虛之中以待子孫之求也但  
主祭祀者既是他一氣之流傳則盡其誠敬感格之  
時此氣固寓此也

問子孫祭祀盡其誠意以聚祖考精神不知是合他  
魂魄只是感格其魂氣曰燔蕭祭脂所以報氣灌用  
鬱鬯所以招魂便是合他所謂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又問不知常常恁地只是祭祀時恁地日但有子孫  
之氣在則他便在然不是祭祀時如何得他聚

問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這裏否曰古人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者殯龜用牲血便是覺見那龜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筮傳占春將雞子就上面開卦便也是將生氣去接他便足數龜之意又曰古人立尸也是將生人生氣一接他

說鬼神舉明道有無之說因斷之曰有若是無時古人不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是見得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有箇天有箇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定是有箇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定是有箇門行戶竈中霤今廟宇有靈底亦是山川之氣會聚處久之被人掘鑿損壞於是不復有靈亦是這些氣過了

鬼神享祀之說畢竟以朱子斷有之說爲是但不必如釋氏之所謂有流於幻妄耳善夫古人言冥器之義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故夫竟以爲有則不智不

可爲若竟以爲無不近於不仁不可爲乎必如魯論所記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有時使有若要無時便無皆由平人之義斯爲無弊蓋祭祀者原是古季子仁人不忍死其祖先之意只此一念精誠便真有來享來格之理況又求諸陽求諸陰有許多合鬼與神的禮文難道是嘗試虛設者至於天子之祭天地諸侯之祭山川大夫之祭五祀皆是一義不然則人鬼不通地天判隔凡夫所謂災祥禍福之由都歸烏有人道愈以

不立教化愈以不行矣

風俗尚鬼如新安等處朝夕如在鬼窟某一番歸鄉里有所謂五通廟最靈恠衆人捧擁謂禍福立見居民纔出門便帶紙片入廟祈祝而後行士人之過者必以名紙稱門生某人謁廟某初還被宗人煎迫令去不往是夜會族人往官司打酒有灰乍飲遂動臟腑終夜次日又偶有一蛇在堦旁衆人闐然以爲不謁廟之故某告以臟腑是食物不着關他甚事莫枉了五通中有某人是向學之人亦來勸往云亦是從

衆某告以從衆何爲不意公亦以此語某幸歸此去  
祖墓甚近若能爲禍福請卽葬某於祖墓之旁甚便  
又云人做州郡須去淫祠若係勅額者則未可輕去  
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  
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  
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  
之氣都消滅了

朱子語類纂卷之三終

朱子語類纂

手

朱子語類纂卷之四

性理一

人物之性氣質之性

這幾箇字自古聖賢上下數千年呼喚得都一般畢  
竟是聖學傳授不斷故能如此至春秋時此箇道理  
其傳猶未泯如劉定公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鄭子  
產論伯有爲厲事其窮理煞精

問性具仁義禮智曰此猶是說成之者性上面更有  
一陰一陽繼之者善只一陰一陽之道未知做人做

朱子語類纂

一

物已具是四者雖常尋昆虫之類皆有之只偏而不  
全濁氣間隔

某有疑問呈先生曰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  
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然後可以論性  
矣夫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  
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網緼交感萬  
變不齊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  
必得是理而後有以爲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  
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後有以爲人物之形則

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於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一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者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有所不能齊者蓋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皆有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爲性者人則獨異於物故爲知覺爲運動者此氣也爲仁義爲禮智者此理也知覺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今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

二

桎於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見關於孟子而先生於集註則亦以爲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於此則言氣同而理異者所以見人之爲貴非物之所能並於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所得爲也是觀之尚何疑哉有以集注或問異同爲疑者答之如此未知是否先生批云此一條論得甚分明昨晚朋友正有講及此者亦已畧爲言之然不及此之有條理也

因看管等說性曰論性要須先識得性是箇甚麼樣物事程子性卽理也此說最好今且以理言之畢竟却無形影只是這一箇道理在人仁義禮智性也然四者有何形狀亦只是有如此道理有如此道理便做得許多事出來所以能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也譬如論藥性性寒性熱之類藥上亦無討這形狀處只是服了後却做得冷做得熱底便是性便只是仁義禮智孟子說仁義禮智根於心如曰惻隱之心便是心上說情又曰邵堯夫說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

三

郭郭此說甚好蓋道無形體只性便是道之形體然若無箇心却將性在甚處須是有箇心便收拾得這性發出出來蓋性中所有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便是實理吾儒以性爲實釋氏以性爲空若是指性來做心說則不可今人往往以心來說性須是先識得方可說如有天命之性便有氣質若如天命之性爲根於心則氣質之性又安頓在何處謂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都是心不成只道心是心人心不是心又曰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只是渾然所謂氣質之性亦皆



在其中至於喜怒哀樂却只是情又曰只管說出語言理會得只見事多却不如都不理會得底又曰然亦不可含糊亦要理會得箇名義着落

天命之謂性命便是告劄之類性便是合當做底職事如主簿鈐注縣尉巡捕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所習尚或寬或猛情便是當處斷事如縣尉捉得賊情便是發用處性只是仁義禮智所謂天命之與氣質亦相滾同才有天命便是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

李義山集

四

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義禮智亦無闕一之理但若慙慙多便流為姑息柔懦若羞惡多便有羞惡其所不當羞惡者且如言光必有鏡然後有光必有水然後有光光便是性鏡水便是氣質若無鏡與水則光亦散矣謂如五色若頓在黑多處便都黑了人在紅多處便都紅了却看你稟得氣如何然此理却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惡所謂惡者却是氣也孟子之論盡是說性善至

有不善說是陷溺是說其初無不善後來方有不善耳若如此却似論性不論氣有些不備却得程氏說出氣質來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一齊圓備了又曰才又在氣質之下如退之說三品等皆是論氣質之性說得儘好只是不合不說破箇氣質之性却只是做性說時便不可如三品之說便分將來何止三品雖千百可也若荀楊則是論氣而不論性故不明既不論性便却將此理來昏了又曰皋陶謨中所論寬而栗等九德皆是論及氣質之意只不曾說破氣質

李義山集

五

耳伯豐曰匡衡疏中說治性之道亦是說氣質當謂寬而栗等而下一字便是功夫先生皆然之或問若是氣質不善可以變否曰須是變化而反之如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有此氣方能承當此理此說最精看來理不離氣理氣二者皆心之所具只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便似氣能為過據孟子說持志養氣志即宋儒所言之理氣即宋儒所言之氣志能帥氣氣亦能動志據氣能動志則氣能為過自大賢以下所不能

免但孟子却有善養之法善養則氣之昏者可明  
薄者可厚故集義以生氣則至大至剛而能配道  
義以塞天地如此卽氣不獨無過而且有功卽承  
當此理之說也宋儒謂孟子言理不言氣此獨非  
言氣乎但其所言氣與性善相發明亦單就善一  
邊說與宋儒小異耳

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  
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  
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着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

孟子集注

大

營爲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爲孝弟忠信仁義禮  
智皆理也然而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  
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  
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  
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  
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  
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  
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  
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

孳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  
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然就人之  
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知生知之資是  
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  
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知必學而後知必  
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稟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  
工夫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後方能及亞於生知者  
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  
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異只是爭這些子若更不能

孟子集注

七

存得則與禽獸無以異矣某年十五六時讀中庸人  
一已百人十已千一章因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  
讀之未嘗不踴躍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  
如此做工夫方得

問氣質之性曰纔說性時便有些氣質在裏若無氣  
質則這性亦無安頓處所以繼之者只說得善到成  
之者便是性

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  
氣之清明則不蔽錮此理順發出來蔽錮少者發出

來天理勝蔽錮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孟子所謂性善周子所謂純粹至善程子所謂性之本與夫反本窮源之性是也只被氣質有昏濁則隔了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說方備

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清明氣和正之時人生而稟此氣則為清明渾厚之氣須做箇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

李書集卷之四

八

皆是天地之戾氣人若稟此氣則為不好底人何疑人之為學却是要變化氣稟然極難變化如孟子道性善不言氣稟只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若勇猛直前氣稟之偏自消功夫自成故不言氣稟看來吾性既善何故不能為聖賢却是被這氣稟害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托道氣稟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去又不得須知氣稟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濂溪云性者剛柔善惡中

而已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責沈言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

亞夫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為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頌之使人深有感於張程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

李書集卷之四

九

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因舉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備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且如只說箇仁義禮智是性世間却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不備若只論氣稟這箇善這箇惡却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箇道理又却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謙之問天地之氣當其昏明駁雜之時

則其理亦隨而昏明駁雜否曰理却只恁地只是氣  
曰如此又問若氣如此理不如此則是理與氣相離  
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  
這理寓於氣了日用間運用都由這箇氣只是氣強  
理弱譬如大禮赦文一時將稅都放了相似有那村  
知縣硬自捉縛須要他納緣被他近了更自叫上面  
不應便見得那氣粗而理微又如父子若子不肖父  
亦管他不得聖人所以立教正是要救這些子

養氣章是明說氣字至於口之於味章口之於味

李東原集

十

五句是說嗜欲之蔽仁之於父子五句卽是說氣  
質之偏推而言之首節是形之累次節是氣之累  
皆宋儒氣質之說也然孟子於此一則以命自安  
一則以性自勵皆與性善之旨相成不相悖此其  
所以謂人皆可以爲堯舜而道若大路不難求也  
然則氣質之說發明自張程非權輿自張程矣  
或問氣稟有清濁不同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  
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曉者其氣清矣而  
所爲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

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則是其氣不清  
也推此求之可見

問季通主張氣質太過曰形質也是重且如水之氣  
如何似長江大河有許多洪流金之氣如何似一塊  
鐵恁地硬形質也是重被此生壞了後理終是拗不  
轉來又曰孟子言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不知人  
何故與禽獸異又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  
之性與不知人何故與牛犬異此兩處似欠中間一  
轉語須着說是形氣不同故性亦少異始得恐孟子

李東原集

士

見得人性同處自是分曉直截却於這些子未甚察  
又曰了翁云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與季通說正  
相反若論其至不可只靠一邊如了翁之說則何故  
自古只有許多聖賢如季通之說則人皆委之於生  
質更不修爲須是看人功夫多少如何若功夫未到  
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功夫至則氣質豈得不聽  
命於義理也須着如此說方盡

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此語最好看孟子仁之  
於父子節非不知有氣質者但說氣質則人人性

中須帶有幾分氣質性善之說不純矣唯不說氣質而歸重學問則凡人生平必皆有一端之善是性之不能沒滅處由此察識由此擴充皆可推而廣之以至於全則氣質不足限人而理義足以爲功如此則性善之旨方盡而宋儒必以言理不言氣爲孟子憾何也

先生曰人有敏於外而內不敏又有敏於內而外不敏如何曰莫是稟氣強弱曰不然淮南子曰金水內明日火外明氣偏於內故內明氣偏於外則外明

李襲臺書

主

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付予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數可見然聖賢不曾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

了

聞一問亾之命矣夫此命字是就氣稟上說曰死生壽夭固是氣之所稟只看孟子說性也有命焉處便分曉擇之問不知命與知天命之命如何曰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譬之於水人皆知其爲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如不知命處却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也然孟子又說當順受其正若一切任其自然而立乎巖墻之下則又非其正也因言上古天地之氣其極清者生爲聖人君臨天下安享富貴又皆享上壽及至後世多反其常衰周生一孔子終身不遇壽止七十有餘其稟得清明者多夭折暴橫者多得志舊看史傳見盜賊之爲君長者欲其速死只是不死爲其全得壽考之氣也

李襲臺書

主

命之一字亦兼理氣但聖賢於性言理不言氣其於命亦然顏淵短命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此命字雖指氣數然一聖一賢却是以義命自安順受其正所以甘心短折甘心貧賤即如孔子在當時轍環列國七十二國之君分庭抗禮未嘗不知敬重孔子然其不能用孔子者非七十二國之君不

能用孔子孔子之不能爲七十二君用也蓋其意中先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的本領是以所如不合栖栖終老總是認理義之命最真故不肯徇人不肯枉已不然使其若管晏之得君縱後來做成伊周事業聖賢斷斷不屑也至於顏淵短折孔子中壽則又有說當時養生之事老莊書誦言之要必的有其說在孔顏豈其不知豈其不能而以義命自安甘心短折甘心中壽生而順沒而寧以此爲正命則于彼不啻爲嚴牆也善夫

李義山書

十

子列子之言曰和者大同於物吾夫子能之而能不爲也此可例顏子矣

履之說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因問得清明之氣爲聖賢昏濁之氣爲愚不肖氣之厚者爲富貴薄者爲貧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得運使然邪抑其所稟亦有不足邪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却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那高底則貴稟得厚底則富稟得長底則壽貧賤夭者反是

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爲聖人然稟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顏子又不如孔子又稟得那短底所以又天又問一陰一陽宜若停勻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曰自是他那物事駁雜如何得齊且以撲錢譬之純者常少不純者常多自是他那氣駁雜或前或後所以掬不能得他恰好如何得均平且以一日言之或陰或晴或風或雨或寒或熱或清或濁或笑一日之間自有許多變便可見矣又問雖是駁雜然畢竟不過只是一陰一陽二氣而已如何

李義山書

五

會恁地不齊曰便是不如此若只是兩箇單底陰陽則無不齊緣是他那物事錯揉萬變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又問如此則天地生聖賢又只是偶然不是有意矣曰天地那裏說我特地要生箇聖賢出來也只是氣數到那裏恰相湊着所以生出聖賢及至生出則若天之有意焉耳又問康節云陽一而陰二所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此語是否曰也說得來自是那物事好底少而惡底多且如面前事也自是好底事少惡底事多其理只一般

天以主宰者言命以流行者言性以其賦予人物者言皆理也然實而求之亦非離氣不得或謂命與性有氣在內似主宰者不可以氣言觀朱子謂今人說天亦捨却蒼蒼底不得蒼蒼者天之形氣也譬之於人天則其心也蒼蒼者其體質也離却體質則心亦無住泊處故理不能孤行以爲理也此其說莫備於易觀繫辭所云一陰一陽之謂道則天也繼之者善則命也成之者性則性也至所云仁者見之謂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

不知則氣矣看來理不離氣氣不離理但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句理多而氣少仁者見之謂之仁三句氣多而理少然既有理在卽氣亦自遮蔽他不得故孟子道性善言理不言氣也

敬子問自然之數曰有人稟得氣厚者則福厚氣薄者則福薄稟得氣之逆矣者則富盛衰衰者則卑賤氣長者則壽氣短者則夭此必然之理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曰誰人說來誠有此理只是他那「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盡下得得此工夫方做得又曰

某見名寺中所壽諸祖師人物皆魁偉雄傑宜其傑然有立如此所以妙喜贊某禪師有曰當初若非這箇定是做箇渠魁觀之信然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又也未是那無文王猶與底只是也須做箇特立獨行底人所爲必可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黑漆漆地只有些章句詞章之學他如龍如虎這些藝解都束縛

他不住必夾去無疑也煞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

朱子語類纂卷之四終

朱子語類纂卷之五

性理二

性情心意等名義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  
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  
萬物所得以爲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物物各有  
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卽理也命卽性也  
性卽理也是如此否曰然但如今人說天非蒼蒼之  
謂據某看來亦捨不得這箇蒼蒼底

李處全

一

用  
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

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賦者命也所賦者氣也受  
者性也所受者氣也

性卽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

問性固是理然性之得名是就人生稟得言之否曰  
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這箇理在天地間時只是善無  
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是這理在天則  
曰命在人則曰性

鄭問先生謂性是未發善是已發何也曰纔成箇人

彭子許多道理便都在那人上其惻隱便是仁之善  
羞惡便是義之善到動極復靜處依舊只是理曰這  
善也是性中道理到此方見否曰這須就那地頭看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天地言則善在先性在  
後是發出來方生人物發出來是善生人物便成箇  
性在人言則性在先善在後或舉孟子道性善曰此  
則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文字須活看此且就此  
說彼則就彼說不可死看牽此合彼便處處有礙

李處全

二

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  
中不須求故聖人罕言性

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

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爲邪曰不專是氣  
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  
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燄  
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  
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

發明心字曰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



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

心與理一不是理在前面爲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隨事而發因笑云說到此自好笑恰似那藏相似除了經面裏面點燈四方八面皆如此光明燦爛但今人亦少能看得如此

問心之爲物衆理具足所發之善固出於心至所發不善皆氣稟物欲之私亦出於心否曰固非心之本體然亦是出於心也又問此所謂人心否曰是子升因問人心亦兼善惡否曰亦兼說

金聲集卷之三

三

或問心有善惡否曰心是動底物事自然有善惡且如惻隱是善也見孺子入井而無惻隱之心便是惡矣離看善便是惡然心之本體未嘗不善又却不可說惡全不是心若不是心是甚麼做出來古人學問便要窮理知至直是下工夫消磨惡去善自然漸次可復操存是後面事不是善惡時事問明善擇善如何曰能擇方能明且如有五件好底物事有五件不好底物事將來揀擇方解理會得好底不擇如何解明

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動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目亦有視聽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然視聽行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體之行動心都不知便是心不在行動都沒理會了說甚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醒在這裏不恁地因

金聲集卷之三

四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韓子以仁義禮智信言性以喜怒哀樂言情蓋愈於諸子之言性然至分三品却只說得氣不曾說得性

或問人之生稟乎天之理以爲性其氣清則爲知覺而心又不可以知覺言當如何曰難說以天命之謂性觀之則命是性天是心心有主宰之義然不可無分別亦不可太說開成兩箇當熟玩而默識其主宰

之義可也

說得出又名得出方是見得分明如心性却難說嘗曰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動心者性情之主

在天爲命稟於人爲性既發爲情此其脉理甚貫仍更分明易曉唯心乃虛明洞徹統前後而爲言耳據性上說寂然不動處是心亦得據情上說感而遂通處是心亦得故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文義可見性則具仁義禮智之端實而易察知此實理則心無不盡盡亦只是盡曉得耳如云盡曉得此心者由

知其性也

景紹問心性之別曰性是心之道理心是主宰於身者四端便是情是心之發見處四者之萌皆出於心而其所以然者則是此性之理所在也道夫問滿腔子是惻隱心如何曰腔子是人之軀體須待明道舉經史不錯一字願以自矜明道曰只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上蔡見明道說遂滿面發赤汗流浹背明道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公要見滿腔子之說但以是觀之問玩物之說主甚事曰也只是矜字

伯豐論性有已發之性有未發之性曰性纔發便是情情有善惡性則全善心又是一箇包總性情底大抵言性便須見得是元受命於天其所稟賦自有本根非若心可以一槩言也却是漢儒解天命之謂性云木神仁金神義等語却有意思非苟言者學者要體會親切又嘆曰若不用明破只恁涵養自有到處亦自省力若欲立言示訓則須契勘教子細庶不肯於古人

舊看五峯說只將心對性說一箇情字都無下落後

來看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乃知此話有大功始尋得箇情字着落與孟子說一般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見得心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是性上見得心蓋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只一箇字毋故性情字皆從心

問性情心仁曰橫渠說得最好言心統性情者也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極說得性情心好性無不善心所發爲情或有不善說不善非

是心亦不得却是心之本體本無不善其流爲不善者情之遷於物而然也性是理之總名仁義禮智皆性中一理之名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情之所發之名此情之出於性而善者也其端所發甚微皆從此心出故曰心統性情者也性不是別有一物在心裏心具此性情心失其主却有時不善如我欲仁斯仁至我欲不仁斯失其仁矣回也三月不違仁言不違仁是心有時乎違仁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存養主一使之不失去乃善大要在致知致知在窮理理窮

李真集卷七

七

自然知至要驗學問工夫只看所知至與不至不是要逐件知過因一事研磨一理久久自然光明如一鏡然今日磨些明日磨些不覺自光若一些子光工夫有歇仍舊一塵鏡已光處會昏未光處不復光矣且如仁之一字上蔡只說知仁孔子便說爲仁是要做工夫去爲仁豈可道知得便休今學問流而爲禪上蔡爲之首今人自無實學見得說這一般好也投降那一般好也投降許久南軒在此講學諸公全無實得處胡亂有一人入潭州城裏說人便靡然從之

此是何道理學問只理會箇是與不是不要添許多無益說話今人爲學多是爲名又去安排討名全不顧義理說苑載證父者以爲直及加刑又請代受以爲孝孔子曰父一也而取二名此是宛轉取名之弊學問只要心裏見得分明便從上面做去如殺身成仁不是自家計較要成仁方死只是見得此事生爲不安死爲安便自殺身旁人見得便說能成仁此苟人之言非我之心要如此所謂經德不回非以干祿哭死而哀非爲生也若有一毫爲人之心便不是了

李真集卷七

八

南軒云爲己之學無所爲而然是也

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蓋心之未動則爲性已動則爲情所謂心統性情也欲是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欲之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則一向奔馳出去若波濤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則滅却天理如水之壅決無所不害孟子謂情可以爲善是說那情之正從性中流出來者元無不好也因問可欲之謂善之欲如何曰此不是情欲之

欲乃是可愛之意

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僞侗與性情爲一物而不分別也

心者主乎性而行乎情故喜怒哀樂未發則謂之中發而皆中節則謂之和心是做功夫處

心之全體湛然虛明萬理具足無一毫私欲之間其流行該徧貫乎動靜而妙用又無不在焉故以其未發而全體者言之則性也以其已發而妙用者言之

李遺集卷之九

九

則情也然心統性情只就渾淪一物之中指其已發未發而爲言爾非是性是一箇地頭心是一箇地頭情又是一箇地頭如此懸隔也

問人當無事時其中虛明不昧此是氣自然動處便是性曰虛明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闕便是性感物而動便是情橫渠說得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是就人物上說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

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

問情意如何體認曰性情則一性是不動情是動處意則有主向如好惡是情好好色惡惡臭便是意性者即天理也萬物稟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即吾之血氣而克乎體者也此於他則有形器而較粗者也又曰舍心無以

李遺集卷之十

十

見性舍性無以見心

志是公然主張要做底事意是私地潛行間發處志如伐意如侵

問情與才何別曰情只是所發之路陌才是會恁地去做底且如惻隱有懇切者有不懇切者是則才之有不同又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爲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

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於天才稟於氣是也只有性是一定情與心與才便合着氣了心本未嘗不同隨人生得來便別了情則可以善可以惡又曰要見得分曉但看明道云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易心也道性也神情也此天地之心性情也問性之所以無不善以其出於天也才之所以有善不善以其出於氣也要之性出於天氣亦出於天何故便至於此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查滓至於形又是查滓至濁者也

論材氣曰氣是敢做底才是能做底

問天命之謂性克體謂氣感觸謂情主宰謂心立趨向謂志有所思謂意有所逐謂欲答云此語或中或否皆出臆度要之未可遽論且涵咏玩索久之當自有見銖嘗見先生云名義之語極難下如說性則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說仁則伊川有專言之仁偏言之仁此等且要默識心通

問知與思於人身最緊要曰然二者也只是事知與手相似思是交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心則即成形以後者言之其未發者謂之性其已發者謂之情心在中間故曰心統性情性純乎理故有善而無惡情兼乎氣故有善亦有惡有善而無惡者道心也屬理理無形故曰微有善亦有惡者人心也屬氣氣易雜故曰危總之成性以後則離天而人之際矣此後為情為才為意為志為欲為思種種名色皆氣為之情是心之所發才是發之之力意是心之動而不覺者志是心之往而有主者欲者意之流思者志之專此等皆從心之作用處看故皆屬之氣然聖賢之心却是從作用上做起如四勿及敬與恕皆是所謂制外以養其中也即大學格物致知之說亦然孟子之知言養氣亦本諸此今學者則有直指心源之說矣

朱子語類纂卷之五終

朱子語類纂卷之六

性理三

仁義禮智等名義

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木理相似曰是問如此却是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脉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先生與人書中曰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理無事則無所依附

問仁與道如何分別曰道是統言仁是一事如道路

全書卷六

一

之道千枝百派皆有一路去故中庸分道德曰父子君臣以下爲天下之達道智仁勇爲天下之達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簡行道底故爲君主於仁爲臣主於敬仁敬可喚做德不可喚做道至德至道道者人之所共出德者己之所獨得盛德至善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至善以身之極致而言誠忠孚信一心之謂誠盡己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

問汎觀天地間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四時行百物生

這是道之用流行發見處卽此而總言之其往來生化無一息間斷處便是道體否曰此體用說得是但總字未當總便成兼用說了只就那骨處便是體如水之或流或止或激成波浪是用卽這水骨可流可止可激成波浪處便是體如這身是體目視耳聽手足運動處便是用如這手是體指之運動提掇處便是用淳舉論語集注曰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曰卽是此意

全書卷六

二

問前夜說體用無定所是隨處說如此若合萬事爲

一大體用則如何曰體用也定見在底便是體後來生底便是用此身是體動作處便是用天是體萬物資始處便是用地是體萬物資生處便是用就陽言則陽是體陰是用就陰言則陰是體陽是用

人只是合當做底便是體人做處便是用譬如此扇子有骨有柄用紙糊此則體也人搖之則用也如尺與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銖則體也將去秤量物事則用也

問去歲聞先生曰只是一箇道理其分不同所謂分

者莫只是理一而其用不同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之類是也曰其體已畧不同君臣父子國人是體仁敬慈孝與信是用間體用皆異曰如這片板只是一箇道理這一路子恁地去那一路子恁地去如一所屋只是一箇道理有廳有堂如草木只是一箇道理有桃有李如這衆人只是一箇道理有張三有李四李四不可爲張三張三不可爲李四如陰陽西銘言理一分殊亦是如此又曰分得愈見不同愈見得理大

卷之三

三

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以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棄誠慤之說不觀中庸亦有言實理爲誠處亦有言誠慤爲誠處不可只以實理爲誠而以誠慤爲非誠也

問性誠曰性是實誠是虛性是理底名誠是好處底名性譬如這扇子相似誠譬則這扇子做得好又曰五峯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却好某以爲道字不若改做德字更親切道字又較疎

先生問諸友誠敬二字如何分各舉程子之說以對先生曰敬是不放肆底意思誠是不欺妄底意思問誠敬曰須逐處理會誠若是有不欺意處只做不欺意會敬若是有謹畏意處只做謹畏意會中庸說誠作中庸看孟子說誠處作孟子看將來自相發明耳

謹字未如敬敬又未如誠程子曰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敬尚是着力

卷之三

四

問誠信之別曰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故曰誠者天之道這是聖人之心信若衆人之信只可喚做信未可喚做誠誠是自然無妄之謂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仁徹底是仁義徹底是義

誠者實有之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方見

誠者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之本名也至曾子所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與誠仁與恕得通言之

問仁與誠何別曰仁自是仁誠自是誠何消合理會

理會這一件也看到極處理會那一件也看到極處便都自見得

或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問一與中與誠浩然之氣爲一體事否曰一只是不雜不可將做一事中與誠與浩然之氣固是一事然其分各別誠是實有此理中是狀物之體段浩然之

氣只是爲氣而言

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巳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月令載中央土以此

問向蒙戒喻說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着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大雅今以樹爲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

謂餘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口固然只如四時春爲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成實意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思本離形客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此所謂大明終始也

得此生意以有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爲先以大小言之則仁爲大

聖賢言道不遺理聖賢言理不遺事言道不言理是寂今寥今之道而非吾之所謂道矣言理不言事是紛今寥今之理而非吾之所謂理矣即理言道即吾心所具之仁義禮智信是即事言理即吾身所接之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是其事則五其源則一一者何曰道也其理則五其源則一一者何曰德也故又曰達道達德公言之爲道獨得



之爲德也理本於性道亦本於性誠者盡其性者也敬者求其誠者也誠是自然之實理信是人爲之實事忠與恕所以至於誠之名外此而五倫而百行而萬善皆事也卽皆道也理一而分殊者也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陰仁禮是用義智是體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歛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

李義山集

七

如人肚臟有許多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爲柔以義爲剛非也却是以仁爲剛義爲柔蓋仁是箇發出來了便硬而強義便是收歛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是柔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歛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歛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

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箇更收歛得快生底意思是仁殺底意思是義發見會通是禮收藏不測是智

仁義禮智信謂之五性五者皆性中所有也在歲序則分配四時在造化則分配五行在人事則分配五倫仁屬之父子父子主親也義屬之君臣君臣主敬也禮屬之兄弟兄弟貴讓智屬之夫婦夫婦貴別且智仁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夫婦之合人道所以終始也至於信屬之朋友信於五行

李義山集

八

屬土土分旺於四季四者之倫匡其過成其美胥朋友是賴也而其源出於一性靜而一動而五也一者中也發而爲五爲和或剛或柔陰陽調劑之謂和也仁義禮智信皆是也

朱道問仁包義禮智惻隱包羞惡辭遜是非元包亨利貞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不知木如何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氣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金水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仁義禮智性也性無形影可以摸索只是有這理耳惟

情乃可得而見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也故孟子言性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蓋性無形影惟情可見觀其發處既善則知其性之本善必矣

正淳言性之四端迭爲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爲主也君子義以爲質是以義爲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說得是

學者疑問中謂就四德言之仁却是動智却是靜曰周子太極圖中是如此說又曰某前日答一朋友書

云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

仁字須兼義禮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生意之生也夏則生意之長也秋則生意之成冬則生意之藏也自四而兩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又曰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

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昭合無間故不貞則無以爲元也又曰貞而不固則非貞貞如板築之有幹不貞則無以爲元又曰文言上四句說天德之自然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者乃衆善之長也亨者乃嘉之會也會猶齊也言萬物至此運暢茂盛一齊皆好也利者義之和處也貞者乃事之積幹也體仁足以長人以仁爲體而溫厚慈愛之理由此發出也體猶所謂公而以人體之之體嘉會者嘉其所會也一一以禮文節之使之無不中節乃嘉其所會也利物足

以和義義者事之宜也利物則合乎事之宜矣此句乃翻轉義字愈明白不利物則非義矣貞固以貞爲骨子則堅定不可移易

蜚卿問仁恐是生生不已之意人唯爲私意所汨故生意不得流行克去己私則全體大明無時不流行矣曰此是衆人公共說底畢竟要緊不知如何今要見仁字意思須將仁義禮智四者並看便見仁字分明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如何是仁便仁字自分明若只看仁字越說越不出曰仁字恐只是

生意故其發而爲惻隱爲羞惡爲辭遜爲是非曰且  
只得就惻隱字上看道夫問先生嘗說仁字就初處  
看只是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益有不期  
然而然便是初處否曰恁地靠着他不得大抵人之  
德性上自有此四者意思仁便是箇溫和底意思義  
便是慘烈剛斷底意思禮便是宜著發揮底意思智  
便是箇收斂無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却  
只以求仁爲急者緣仁却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溫  
厚底意思在這裏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  
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  
斂若將別箇做主便都對副不着了此仁之所以包  
四者也問仁卽性則性字可以言仁否曰性是統言  
性如人身仁是左手禮是右手義是左腳智是右腳  
蜚卿問仁包得四者謂手能包四支可乎曰且是譬  
喻如此手固不能包四支然人言手足亦須先手而  
後足言左右亦須先左而後右直卿問此恐如五行  
之木若不是先有箇木便亦自生下而四箇不得曰  
若無木便無火無火便無土無土便無金無金便無

水道夫問向問先生語學者五行不是相生合下有  
時都有如何曰此難說若會得底便自然不相悖喚  
做一齊有也得喚做相生也得便須不是相生他氣  
亦自相灌注如人五臟固不曾有先後但其灌注時  
自有次序久之又曰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帶  
些溫氣便是仁到發得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熱時便  
是義到得成酒後却只與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  
之間早間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間極熱時便是禮晚  
下漸涼便是義到夜半全然收斂無些形迹時便是  
智只如此看甚分明  
今日要識得仁之意思是如何聖賢說仁處最多那  
邊如彼說這邊如此說又義各不同看得箇意思定  
了將聖賢星散說體看處處皆是這意思初不相背  
始得集註說愛之理心之德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  
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  
愛之本柄人之所以爲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  
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要識仁之意  
思是一箇渾然溫和之氣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

理則天地生物之心今只就人身已上看有這意思  
是如何纔有這意思便自恁地好便不恁地乾燥將  
此意看聖賢許多說仁處都只是這意告顏子以克  
已復禮克去已私以復於禮自然都是這意思這不  
是待人旋安排自是合下都有這箇渾全流行物事  
此意思纔無私意間隔便自見得人與已一物與已  
一公道自流行須是如此看孔門弟子所問都只是  
問做工夫若是仁之體段意思也各各自理會得了  
今却是這箇未曾理會得如何說要做工夫且如程  
先生云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上云四德之元  
猶五常之仁恰似有一箇小小底仁有一箇大大底  
仁偏言則一事是小小底仁只做得仁之一事專言  
則包四者是大大底仁又是包得禮義智底若如此  
說是有兩樣仁不知仁只是一箇雖是偏言那許多  
道理也都在裏面雖是專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裏  
面致道云如春是生物之時已包得夏長秋成冬藏  
意思在日春是生物之時到夏秋冬也只是這氣流  
注去但春則是方始生榮意思到夏便是結裏定了

是這生意到後只漸老了賀孫曰如溫和之氣因是  
見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自然有節文自然得  
宜自然明辨曰然

仁有兩般有作為底有自然底看來人之生便自然  
如此不待作為如說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是他  
自會如此不待欲也父子自會親君臣自會義既自  
會恁地便活潑潑地便是仁因舉手中扇云只如搖  
扇熱時人自會恁地搖不是欲他搖孟子說乍見孺  
子入井時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最親切人心自是會  
如此不是內交要譽方如此大凡人心中有仁義  
禮智然元只是一物發用出來自然成四派如破裂  
相似破開成四片如東對着西便有南北相對仁對  
着義便有禮智相對以一歲言之便有寒暑以氣言  
之便有春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便有金木水火土且  
如陰陽之間儘有次第大寒後不成便熱須是且做  
箇春溫漸次到熱田地大熱後不成便寒須是且做  
箇秋涼漸次到寒田地所以仁義禮智自成四派各  
有界限仁流行到那田地時義處便成義禮智處便

成禮智且如萬物收藏何嘗休了都有生意在裏面如穀種桃仁杏仁之類種着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見得都是生意如春之生物夏是生物之盛秋是生意漸漸收斂冬是生意收藏又曰春夏是行進去秋冬是退後去正如人呼吸出入時便熱吸入時便冷

百行萬善固是都合着力然如何件件去型會得百行萬善總於五常五常又總於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這

裏

問求仁曰看來仁字只是箇渾淪底道理如大學致知格物所以求仁也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亦所以求仁也又問諸先生皆令人去認仁必要人禮認得仁是甚物專曰而今別把仁做一物事認也不得滾前認矣了亦不得

或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只要存得此心不爲私欲所勝遇事每動着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守者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

紛擾於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於敬否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又曰仁雖似有剛直意畢竟本是箇溫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却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溫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爲春

或曰存得此心卽便是仁曰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爲之不合於心者勿爲却又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便見得仁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才存得此心卽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耳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行之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而行其所當行也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爲先蓋此是萬理之原萬事

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腳處耳  
仁是四德之首故聖門教人必以求仁爲急是已  
至朱子教人却要人先認取仁之體段意思然後  
做工夫看來仁之體段意思不外朱子所云嘗存  
溫厚的便是這溫厚的氣卽天地陽春之氣天地  
之生意也生意勃勃圓滿充實這便是仁之體段  
意思看桃仁杏仁謂之仁人之病痿痺者謂之不  
仁以此思仁字義思過半矣故曰仁以行之又曰  
力行近乎仁從行處說仁可見仁字是奮發萌芽

李處義

卷

意思愛則其根蒂也故言仁曰愛之理至於仁統  
四德實看所以統四德處亦不外生意充足四字  
仁是木氣木須生意充足然後枝幹完滿推之而  
禮之暢茂義之收斂智之閑藏皆賴此生意若生  
意不能充足則不能暢茂不能收斂亦不能閑藏  
矣又如目職視視曰明曰哲亦須視之氣完實然  
後能明視之理圓足然後能哲也耳職聽聽曰聰  
曰謀亦須聽之氣完實然後能聰聽之理圓足然  
後能謀也至於體主乎貌口主乎言心主乎思亦

須完足克實然後在貌者能恭能肅在言者能從  
能又在思者能睿能聖也此之謂踐形此之謂盡  
性也故曰仁統四德兼萬善

耳之德聰目之德明心之德仁且將這意去思量體  
認將愛之理在自家心上自體認思量便見得仁仁  
是箇溫和柔軟底物事老子說柔弱勝者生之徒堅強  
者死之徒見得自是看石頭上如何種物事出萬乎  
若春陽之溫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  
當來得於天者只是箇仁所以爲心之全體却自仁

李處義

卷

中分四界子一界子上是仁之仁一界子上是義  
一界子是仁之禮一界子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脚  
撐在裏面唯仁兼統之心裏只有此四物萬物萬事  
皆自此出天之春夏秋冬最分曉春生夏長秋收冬  
藏雖分四時然生意未嘗不貫縱雪霜之慘亦是生  
意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  
意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  
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試自看溫和柔軟時如何  
此所以孝悌爲仁之本若如頑石更下種不得俗說

硬心腸可以見硬心腸如何可以與他說話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都是兩意惻是動頭子隱是痛羞是羞已之惡惡是惡人之惡辭在我遜在彼是非自分明才仁便生出禮所以仁配春禮配夏義是裁制到得苟便了所以配秋配冬既認得仁如此分明到得做工夫須是克已復禮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方是做工夫處

孔子說仁多說體孟子說仁多說用如克已復禮惻隱之心之類

李陽春

九

仁之體段固足貫通乎四德至於爲仁之工夫亦需通乎四德而後成觀孔子告顏子以爲仁之目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則必復乎禮而日用周旋莫非天理之流行可知矣至其下手工夫則朱子云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致其決者義也察其幾者致也一從事於仁亦必禮義智俱全而後庶幾益以知仁之爲要而聖門教人必以求仁爲急已

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仁則愛

公是仁之方法人身是仁之材料

公却是仁發處無公則仁行不得

或問仁與公之別曰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已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已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公不可謂之仁但公而無私便是仁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便是中做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便是仁

李陽春

辛

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底而後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要在二者之間識得畢竟仁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須并義禮智三字看欲真箇見得仁底模樣須是從克已復禮做工夫去今人說仁如糖皆是甜不曾吃着不知甜是甚滋味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

以身體之而已矣

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

仁固有知覺與知覺做仁却不得

以名義言之仁自是愛之體覺自是智之用本不相同但仁包四德苟仁矣安有不覺者乎

問先生答湖湘學者書以愛字言仁如何曰緣上蔡說得覺字太重便相似說禪問龜山却推惻隱二字曰龜山言萬物與我爲一說亦太寬問此還是仁之

李書卷之三

三

體否曰此不是仁之體却是仁之量仁者固能覺謂覺爲仁不可仁者固能與物爲一謂萬物爲一爲仁亦不可譬如說屋不論屋是木做柱竹做壁却只說屋如此大容得許多物如萬物爲一只是說得仁之量

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忽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

分曉借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免焉遂踰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孺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覺在知上却多只些小搭在仁邊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理會得

仁字難說朱子解仁字謂是心之德愛之理看來心之德與覺字較近而朱子說謂覺爲仁則不可

李書卷之三

三

愛之理與公字較近而朱子說謂公爲仁亦不可蓋覺字是仁之前事是仁之端公字是仁之後事是仁之量由覺而後至於仁由仁而後至於公覺字是存省之事存省則私意不作固可至於仁矣然其流弊朱子以爲有認欲爲理之病認欲爲理非認嗜欲爲理也如佛氏之所謂覺却斷絕嗜欲但無禮以節制之便汪洋恣睢迨人絕世以無復繩檢爲極樂非孔顏之所謂樂也公字是擴克之事擴克則分量廣博固可驗吾仁矣朱子以爲可



認物爲己之病認物爲己非專私形氣之已也如佛氏之所謂公却混同物我且不從切身處體驗便漫言平等親疎倒施以割肉投崖爲大公非聖賢之所謂公也大約覺字公字從其切於理者言之皆是仁從其離於理者言之皆不是仁故一言以蔽之曰心安曰理得理得則心安矣

仁雖難初生可憐意與之同意思鮮嫩天理著見一段意思可愛發出卽皆是切脉同體孟子便說箇樣子今不消理會樣子只如顏子學取孔子教人仁只

李義堂

李

要自尋得了後自知非言可喻只是天理當其私欲解剝天理自是完備只從生意上說仁其全體固是仁所謂專言之也又從而分則亦有仁義分言之仁今不可於名言上理會只是自到便有知得上蔡所謂飲食知味也

義如利刀相似胸中許多勞勞接攘到此一齊割斷了聖賢雖千言萬語千頭萬項然一透都透如孟子言義伊川言敬都徹上徹下

趙致道問仁義體用動靜何如曰仁固爲體義固爲

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自詳細驗之

仁義互爲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

先生答叔重疑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廣請曰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爲剛而義爲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也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

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

李義堂

李

氣仁便是方生底義便是收回頭底仁要之仁未能盡得道體道則平鋪地散在裏仁固未能盡得然仁却是足以該道之體若識得陽便識得陰識得仁便識得義識得一箇便曉得其餘箇

問義者仁之質曰義有裁制割斷意是把定處便發出許多仁來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把定處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便是流行處

直卿曰五常中說知有兩般就知識處看用着知識者是知就理上看所以爲是爲非者亦知也一屬理

一屬情曰固是道德皆有體有用

恭主容敬主事有事着心做不易其心而爲之是敬  
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  
而言則敬爲切

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敬是主事  
然專言則又如修己以敬敬是直內只偏言是主事  
恭是容貌上說

因言恭敬二字如忠信或云敬主於中者也恭發於  
外者也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克

朱子語類卷之六

事

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如主於中者  
然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

忠信者真實而無虛偽也無些欠闕無些間斷樸實  
頭做去無停住也敬者收斂而不放縱也

忠自裏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是要盡自家這箇  
心信是要盡自家這箇道理

朱子語類纂卷之六終

朱子語類纂卷之七

愼

項邪王

鉞任庵纂男沛

思  
懔校

恂

學一

小學

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  
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

朱子語類纂卷之七

一

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忠信孝弟者

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處友等事只是教他依  
此規矩做去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

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  
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  
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  
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  
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  
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

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于自家身已甚事古者小學已自暗養成了到長來已自有聖賢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飾如今自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工夫又曰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閑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

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爲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

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何如所以事長是何如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十分大學只出洽光彩今都蹉過不能轉去做只據而今當地頭立定脚做去補填前日欠闕栽種後來合做底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立定脚力做去三十歲覺悟便從

三十歲立定脚力做去縱待八九十歲覺悟也當據見定劑住硬寨做去

器遠前夜說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掛初頭如說恭已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卽有教以至

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卽教做對稍大卽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某嘗思欲做一小學規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須有益先生曰只做禪苑清規樣做亦自好

先生初令義剛訓二三小子見教曰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葢兄時讀書終身改口不得嘗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如訓詁則當依古註問向來承教謂小兒子讀書未須把近代解說底音訓

教之却不知解與他時如何若依古註恐他不甚曉  
曰解時却須正說始得若大段小底又却只是相義  
自與古註不相背了

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  
明白者教之何如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  
亦好

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底樣子

先生下學見說小學曰前賢之言須是真箇躬行佩  
服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

或問某今看大學如小學中有未曉處亦要理會曰  
相兼看亦不妨學者於文爲度數不可存終理會不  
得之心須立箇大規模都要理會得至於其明其暗  
則係乎人之才如何耳

因問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  
樂使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自作何  
益古者國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  
不列於前問鄭人賂晉以女樂乃有歌鐘二肆何故  
曰所謂鄭聲特其聲異耳其器則同今之教坊樂乃

胡樂此等事久則亾歐陽公集古錄載寇萊公好舞  
柘枝有五十曲文忠時其亾已多舉此可見舊見升  
朝官以上前導一物用水晶爲之謂之主斧今亦無  
之某云今之籍妓莫是女樂之遺否曰不知當時女  
樂如何通老問左手執箏右手秉翟曰所謂文舞也  
又問古人舞不同旋曰旣謂之舞安得不同旋某問  
漢家周舞注云此舜舞曰遭秦之暴古帝王樂盡亾  
惟韶樂獨存舜舞乃此舞也又問通老太學祭孔子  
樂渠云亦分堂上堂下但無大鍾曰竟未知今之樂

是何樂

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亾矣此或是他存得  
古人底亦未可知或是自作亦未可知竊疑是他作  
內政時士之子常爲士因作此以教之想他平日這  
樣處都理會來然自身又却在規矩準繩之外  
弟子職所受是極云受業去後須窮究道理到盡處  
也母驕恃力如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小便  
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

朱子謂小學是事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看來民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是由其事知是知其理  
蓋士是四民之秀者故民之不可使知者士則於  
既由之後需使之知也然朱子論知行處却以知  
爲先此處却似以行爲先大約知行相需知是知  
其所行之事行是行其所知之理所謂如車兩輪  
如鳥兩翼不可廢一者然就其粗淺處看如子之  
當孝臣之當忠人人皆知故需以行爲先所以責  
之弟子者是也就其精微處看則子之所以孝又  
有孝而過者臣之所以忠又有忠而過者非格物  
窮理之後未易不錯故大學是止至善之事需知  
先而行後耳

朱子語類纂卷之七終

朱子語類纂卷之八

學二

總論爲學之方

道體用雖極精微聖賢之言則甚明白

聖人之道如饑食渴飲

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

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

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  
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

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

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  
不貫及其克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聖爲賢位  
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

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  
起爭辯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

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  
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  
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

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

學須先理會那大底理會得大底了將來那裏面小底自然通透今人却是理會那大底不得只去搜尋裏面小小節目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它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

李進學

二

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才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

猶與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

至於沉迷而不反聖人爲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况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爲禽獸而已蓋人爲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與禽獸何別

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

李進學

三

凡人須以聖賢爲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爲高而自視爲卑故不肯進抑不知使聖賢本自高而已別是一樣人則早夜孜孜別是分外事不爲亦可爲之亦可然聖賢稟性與常人一同既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爲己任自開關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己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滾同枉過一世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今世學者往往有物而不能有其則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此數句乃是徹首徹尾人性本善只爲嗜慾所迷利害所逐一齊昏了聖賢能盡其性故耳極天下之聰目極天下

之明爲子極孝爲臣極其忠某問明性須以敬爲先  
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說須是每事上檢點論其  
大要只是不放過耳大抵爲己之學於他人無一毫  
干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  
耳

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  
真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  
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  
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修身又將聖賢許

李真齋集

四

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撮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  
爲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用着意理會  
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  
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  
做聖人是也

立志要如饑渴之於飲食才有悠悠便是志不立  
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饑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  
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  
方是

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  
便不似聖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白可  
超凡入聖

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  
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  
可下手却須要待明日今日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  
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  
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

李真齋集

五

凡人便是生知之資也須下困學勉行底工夫方得  
蓋道理縝密去那裏捉摸若不下工夫如何會了得  
小立課程大作工夫

工夫要趨期限要寬

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  
功

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軀嫌溪曲  
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  
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  
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今日三萬竈明日二萬竈

後日一萬竈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因舉浮屠語曰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今語學問正如煮物相似須猛火先煮方用微火慢煮若一向只用微火何由得熟欲復自家元來之性乃恁地悠悠幾時會做得大要須先立頭緒頭緒既立然後有所持守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今日學者皆是養病

譬如煎藥先猛火煎教百沸大滾直至湧全出來然後却可以慢火養之

萬事須是有精神方做得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因言前輩也多是背處做幾年方成

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

學者須是爲己譬如喫飯寧可逐些喫令飽爲是乎寧可鋪攤放門外報人道我家有許多飯爲是乎近

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又言此間學者多好高只是將義理畧從肚裏過却纔出許多說話舊見此間人做婚書亦說天命人倫男婚女嫁須是常事蓋有厭卑近之意故須將日用常行底事裝荷起來如此者只是不爲己不求益只是好名圖好看亦聊以自誑如南越王黃屋左纛聊以自娛爾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

人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會相干涉

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亦有節目常存大綱在我至於節目之間無非此理體認省察一毫不可放過理明學至件件是自家物事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後此一件爲大此一件爲小隨人所爲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白可埋會且如讀書易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



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亦得如詩書直是不可不  
先理會又如詩之名數書之盤詰恐難理會且先讀  
典謨之書雅頌之詩何嘗一言一句不說道理何嘗  
深潛諦玩無有滋味只是人不曾子細看若子細看  
裏面有多少倫序須是子細參研方得此便是格物  
窮理如遇事亦然事中自有一箇平平當當道理只  
是人討不出只隨事滾將去亦做得却有掣肘不中  
節處亦緣鹵莽了所以如此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  
後世人自學不至耳

李義山集

八

佛家一向撇去許多事只理會自身已其教雖不是  
其意思却是要自理會所以它那下常有人自家這  
下自無人今世儒者能守經者理會講解而已看史  
傳者計較利害而已那人直是要理會身已從自家  
身已做去不理會自身已說甚別人長短明道曰不  
立已後雖向好事情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  
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只是從程先生後不  
再傳而已衰所以某嘗說自家這下無人佛家有三  
門曰教曰律曰禪禪家不立文字只直截要識心見

性律本法甚嚴毫髮有罪如云不許飲水纔飲水便  
有罪過如今小院號爲律院乃不律之尤者也教自  
有三項曰天台教曰慈恩教曰延壽教延壽教南方  
無傳有此文字無能通者其學近禪故禪家以此爲  
得天台教專理會講解慈恩教亦只是講解吾儒家  
若見得道理透就自家身心上理會得本領便自兼  
得禪底講說辨訂便自兼得教底動由規矩便自兼  
得律底事事是自家合理會顏淵問爲邦看它陋巷  
簞瓢如此又却問爲邦之事只是合當理會看得合

李義山集

九

做底事若理會得入頭意思一齊都轉若不理會得  
入頭少問百事皆差錯若差了路頭底亦多端有纔  
出門便錯了路底有行過三兩條路了方差底有畧  
差了便轉底有一向差了無遠終於不轉底  
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這箇只是合  
當做底事  
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處不知自底處不理會終無  
至高處之理  
學者立得根脚潤便好

貫通是無所不通

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

帖底謹細做去所以能廣

大凡學者無有徑截一路可以教它了得須是博洽歷涉多方通

因論爲學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

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頽惰則當涵泳振作氣象

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

李義山集卷之十

十

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習纏繞如何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個新巧者易作要平淡便難然須還他新巧然後造於平淡又曰自高險處移下平易處甚難

人之資質有偏則有縫罅做工夫處蓋就偏處做將去若資質平底則如死水然終激作不起謹愿底人更添些無狀便是鄉原不可以爲知得些子便了今學者之於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鈍却須終有到時難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

或問人之資質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曰只要長善救失或曰長善救失不特教者當如此人自爲亦當如此曰然

言必忠信言自合着忠信何待安排有心去要恁地便不是活便不能久矣若此者便是剩了一箇字在信見邊自是着不得如事親必於孝事長必於弟孝弟自是道理合當如此何須安一箇必字在心頭念念要恁地做如此便自辛苦如何得會長久又如集義久然後浩然之氣自生若着一箇意在這裏等待

李義山集卷之十

十

氣生便爲害今日集得許多又等待氣生却是私意了必有事焉而勿正正便是期必也爲學者須從窮理上做工夫若物格知至則意自誠意誠則道理合做底事自然行將去自無下面許多病痛也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看得道理熟後只除了這道理是真實法外見世間萬事顛倒迷妄耽嗜戀着無一不是戲劇真不堪着眼也又答人書云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耳

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

因說索麵曰今人於飲食動使之物日極其精巧到得義理却不理會漸漸昏蔽了都不知

古今聖賢所論爲學之方千言萬語不越窮理修身四字所謂理卽孝弟忠信之理所謂身卽子臣弟友之身然看孔子教人却從事跡上做而所謂道理者自在其中至子思孟子教人方從道理處入而所謂事跡者不在其外或是從末邇本或是

朱子語類纂卷之八終

上

由本及末至大學說明德新民止至善處方是總會今觀朱子所論大都是策勵人語而於中所謂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已者千萬中無一二只是滾同枉過一世此語透骨諄切思之可令人人汗下至論所以爲學處亦須以敬爲先敬字亦須是每事上檢點大要只不放過耳細思此等亦是從孔子告樊遲居處恭一段說入而子思孟子之說性說心處亦自此可想所謂指迷之津梁也讀之可爲猛省

朱子語類纂卷之八終

朱子語類纂卷之九

學三

論知行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

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腳說

朱子語類纂卷之九

一

但只要分先後輕重論先後當以致知爲先論輕重當以力行爲重

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須理會相發且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如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今人知不得便推說我行未到行得不是便說我知未至只管相推沒長進因說一朋友有書來見人說它說得不是却來說我只是踐履未至涵養未熟我而今且未須考究且理會涵養被他截斷教人與它說不得都只是這箇

病

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才見成兩處便不得

擇之問且涵養去久之自明日亦須窮理涵養窮索二者不可廢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如溫公只恁行將去無致知一段

主敬窮理雖二端其實一本

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

朱子語類

二

或問致知必須窮理持敬則須主一然遇事則敬不能持持敬則又爲事所惑如何曰孟子云操則存舍則亡人才一把捉心便在這裏孟子云求放心已是說得緩了心不待求只警省處便見我欲仁斯仁至矣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其快如此蓋人能知其心不在則其心已在了更不待尋

學者喫緊是要理會這一個心那紙上說底全然靠不得或問心之體與天地同其大而其用與天地流通先生曰又不可一向去無形迹處尋更宜於日用

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卽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

堯卿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爲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

王子充問某在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它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股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

朱子語類

三

人作個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

而今人只管說治心修身若不見這個理心是如何地治身是如何地修若如此說資質好底便養得成只是個無能底人資質不好便都執縛不住了傳說云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古訓何消讀它做甚蓋聖賢說出道理都在裏必學乎此而後可以有得又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

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惟數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自古未有人說學字自傳說說起它這幾句水潑不入便是說得密若終始典於學則其德不知不覺自進也

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濯洗若卒乍未  
有進卽且把見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  
莫放着便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  
是自家本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檢如人一家中  
合有許多家計也須常點認過若不如此被外人薦

朱子語類

四

然捉將去也不知又曰溫故而知新不是離了故底  
別有一箇新須是常常將故底只管溫習自有新意  
一則向時看與如今看明晦便不同一則上面自有  
好意思一則因這上面却別生得意思伊川云某二  
十以前讀論語已自解得文義到今來讀文義只  
般只是意思別

人爲學須是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  
是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  
有所主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間有時只射

得那帖上志在帖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梁上志在  
梁上少間都射在別處去了

這箇道理與生俱生今人只安頓放那空處都不理  
會浮生浪老也甚可惜要之理會出來亦不是差異  
底事不知如何理會箇得恁少看它自是甘於無知  
了今既要理會也須理會取透莫要半青半黃下稍  
都不濟事

人生天地間都有許多道理不是自家硬把與它又  
不是自家鑿開它肚腸白放在裏面

朱子語類

五

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  
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

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爲物塞了而今粗  
法須是打疊了胸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  
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是被那舊見戀不肯  
舍除是大故聰明見得不是便翻了

器遠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竟處如何曰不  
消說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恁地逐項窮  
教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爲之總會者心也

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物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煞分明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卽所謂天德之元元卽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總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箇道理元無虧欠也

六

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竹椅相似須着有四隻脚平平正正方方可坐若少一隻脚決定是坐不得若不識得時只約摸恁地說兩隻脚也得三隻脚也得到坐時只是坐不得如穿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穿馬鼻定是不得如適來說克己伊川只說箇敬今人也知道敬只是不常如此常常如此少間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若心下有些子不安穩便不做到得更有一項心下習熟底事却自以爲安外來卒未相入底却有不安這便着

將前聖所說道理所做樣子看教心下是非分明看得一件是未可便以爲是且頓放一所又窮它語相次看得多相比並自然透得

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个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然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排湊做韓昌黎論爲文便也要讀書涵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於六經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

七

今之學者不曾親切見得而臆度揣摸爲說皆助長之病也道理只平看意思自見不須先立說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窮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

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淘漸漸刮將去却自會清

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爲

我墨氏兼愛它欲以此教人它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如釋氏亦設教其徒它豈道自不是只是不曾見得到但知虛而不知虛中有理存焉此大學所以責窮理也

若曰須待見得箇道理然後做去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工夫皆爲無用矣頓悟之說非學者所宜盡心也聖人所不道

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

知行兩字須合用始得朱子謂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其說自確嘗譬之飲食待得知味時卽飲且食時此處不過微分先後其爲先後也無幾至於不飲食則渴且饑雖知味何補幾曾見望梅真能止渴齎餅便能充饑之理古人有專重行一邊者如溫公之一意力行少却致知一段顧其爲弊也尚小今人自陽明講學以後有專以致良知爲說者是率天下心思而致之於無形跡之地有美言而無實效此真門外大嚼之徒不足與言

知味也朱子論窮理集義處雖以窮理爲先然亦謂不是截然有先後窮是窮在物之理集卽是集處物之義分明有一到俱到者實是偏重不得所以朱子說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皆學者之大病也

朱子語類纂卷之九終

九

朱子語類纂卷之十

學四

讀書法上

讀書已是第二義蓋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讀書者蓋是未曾經歷見許多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冊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及理會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添得來

學問就自家身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

朱子語類纂

一

是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人須要讀這書時蓋為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是曾經歷過來

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

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

文字大節口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學者所

患在於輕浮不沈着痛快

讀書須是窮究道理徹底如人之食嚼得爛方可嚥

下然後有補

學者只知觀書都不知有四邊方始有味

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為學之要亦是如此

看文字須大段着精彩看聳起精神樹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

朱子語類纂

二

冊子便忘却看注時便忘了正文看正文又忘了注須這一段透了方看後板

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

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

火煎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

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看人文字要當如此

豈可忽畧

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



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

讀書看義理須是胸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開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

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着這關捩子方得只認下着頭去做莫要思前算後自有至處而今說已前不曾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箇難又怕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閑說只認下着頭去做莫問遲速少間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便用下工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間擔閣一生不知年歲之老

天下書儘多在只恁地讀幾時得了須大段用着工夫無一件是合少得底而今只是那一般合看過底文字也未看何況其他

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

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

覆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

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却於百字中猛施上大理會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讀書不可以兼看未讀者却當兼看已讀者

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正淳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日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爲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已力欺得它過今學者不付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

讀書只恁逐段子細看積累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曾讀得又曰須是緊着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忙只常抖搜得此心醒則看愈有力

不可都要滾去如人一日只吃得三碗飯不可將十數日飯都一齊吃了一日只看得幾段做得多少工夫亦有限不可滾去都要了

讀書只看一箇冊子每日只讀一段方始是自家底  
若看此又看彼雖從眼邊過得一遍終是不熟  
今人讀書看未到此裏心已在後面纔看到這裏便  
欲舍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  
如不欲去方會認得

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子細玩味反來覆去  
或一日或兩日只看一段則這一段便是我底腳踏  
這一段了又看第二段如此逐旋捱去捱得多後却  
見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

五

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箇曉悟處出不容安排也  
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  
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番  
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故某說讀書不貴多只  
貴熟爾然用工亦須是勇做近前去莫思退轉始得  
讀書且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  
段須反覆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  
令人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趨去不會  
向後反覆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由繹前日

已讀底須玩味反覆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  
長便受用牢固又曰不可信口依稀畧綽說過須是  
心曉

大凡讀書須是熟讀熟讀了自精熟精熟後理自見  
得如喫果子一般劈頭方咬開未見滋味便喫了須  
是細嚼攷爛則滋味自出方始識得這箇是甜是苦  
是甘是辛始爲知味又云園夫灌園善灌之大隨其  
蔬果株株而灌之少間灌溉既足則泥水相和而物  
得其潤自然生長不善灌者忙急而治之擔一擔之

六

水澆滿園之蔬人見其治園矣而物未嘗沾足也又  
云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  
而後得皆是此理又云讀書之法須是用工去看先  
一書費許多工夫後則無許多矣始初一書費十分  
工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  
五分矣

讀書已是第二義此等處須活看朱子話頭益體  
驗省察自家身心所在是第一義則讀書不得不  
居第二義然觀孔子所云好古敏求孟子所云博

學詳說分明亦不外讀書兩字蓋借讀書以省察自家身心也至其論讀書之法不出三事少看熟讀一也但反覆體驗二也不遽求效三也三者爲學自當確守以爲要訣又云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今讀書學作文者宜取以自考余嘗謂道家爐火煉丹非所以爲仙也然仙家意思却陰寓於爐火煉丹之內儒者讀書作文非所以希聖也然希聖工夫却隱寓於讀書作文之中蓋讀書作文亦

李陽春

七

須工夫無間用心純一也

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然熟讀精思既曉得後又須疑不止如此庶幾有進若以爲止如此矣則終不復有進也

書須熟讀所謂書只是一般然讀十遍時與讀一遍時終別讀百遍時與讀十遍又自不同也

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

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慣如自然又訓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

山谷與李幾仲帖云不審諸經諸史何者最熟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益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

李陽春

八

學者貪做工夫便看得義理不精讀書須是仔細逐

句逐字要見着落若用工粗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大抵爲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脫却須擇要用工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沉潛玩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着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

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常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靛靛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

九

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怠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去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着如此讀只是它讀時便只要模寫它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

讀書之法讀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讀一

遍讀誦者所以助其思量常攷此心在上面流轉若只是口讀心裏不想量看如何也記不仔細又六今緣文字印本多人不着心讀漢時諸儒以經相授者只是暗誦所以記得牢故其所引書句多有錯字如孟子所引詩書亦多錯以其無本但記得耳

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意苴典謗王

十

陽以衣裘微名正此謂也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誦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

講論一篇書須是理會得透把這一篇書與自家滾作一片方是去了本子都在心中背說得去方好

歐公言作文有三處思量枕上路上厠上它只是攷

文字尚如此況求道乎今人對着冊子時便思量冊子不在心便不在如此濟得甚事

看文字有兩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向來未曾看看得生卒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銳底人多不肯于細易得有忽畧之意不可不戒

爲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粗心若曰何必讀書自有簡捷徑法便是悞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色包裹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

李漢卿

士

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粗心大氣不得

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才看到這裏便欲捨去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捨去方能體認得又曰讀書者譬如觀此屋若在外而見有此屋便謂見了卽無緣識得須是入去裏面逐一看過是幾多間架幾多窗櫺看了一遍又重重看過一齊記得方是

讀書須看他文勢語脉

大抵學者只在是白紙無字處莫有一箇字便與它看一箇如此讀書三年無長進處則如趙州和尚道截取老僧頭去

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政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爲學亦然今之始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

曾袁父詩話中載東坡教人讀書小簡先生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按袁父詩話載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

李漢卿

士

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估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它皆放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

尹先生門人言尹先生讀書云耳順心得如誦已言功夫到後誦聖賢言語都一似自己言語良久曰佛所謂心印是也印第一箇了印第二箇只與第一箇一般又印第三箇只與第二箇一般惟堯舜孔顏方

能如此堯老遜位與舜教舜做及舜做出來只與堯一般此所謂真同也孟子曰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不是且恁地說

讀書須教首尾貫穿若一番草草看過不濟事某記舅氏云當新經行時有一先生教人極有條理時既禁了史書所讀者只是荀楊老莊列子等書它便將諸書劃定次第初人學只看一書讀了理會得都了方看第二件每件須要貫穿從頭到尾皆有次第既通了許多書斯爲必取科第之計如刑名度数也各

李處質

書

理會得些天文地理也曉得些五運六氣也曉得些如素問等書也畧理會得又如讀得聖製經便須於諸書都曉得些聖製經者乃是諸書節畧本是昭武一士人作將去獻梁師成要覓官爵及投進累月不見消息忽然一日只見內降一書云御製聖製經令天下皆誦讀方伯謨尚能記此士人姓名又云是時旣禁史學更無人敢讀史時奉使叔祖教授鄉里只就蒙求逐事開說本末時人已相尊敬謂能通古今有一士人以犯法被黥在都中因計會在梁師成手

裏直書院與之打併書冊甚整齊師成喜之因問其故他以情告遂與之補官令常直書院一日傳聖駕將幸師成家師成遂令此人打併裝疊書冊此人以經史次第排極可觀師成來點檢見諸史亦列卓上因大駭急移下去云把這般文字將出來做甚麼此非獨不好此想只怕人主取去看見與襄治亂之端耳

精神長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詞義簡易者涵養

李處質

書

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少玩索自見道理

朱子語類纂卷之十終

朱子語類纂卷之十一

學五

讀書法下

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橫渠有言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其何可廢

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才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滾則

此心易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換轉來

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須是存心與讀書爲一事方得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

遂一覽無遺

存心與讀書不可分爲二事蓋吾人此心最圓最活有意求靜反以得動有意求正反以得偏有意求真反以得妄聖賢教人在事事物物上安頓停當令此心專一無他與事物相爲貫注則心自此存理自此得若其未與物交時此心最難寄放太靜則有如莊子所言是之謂坐馳之病太動則有如莊子所言恭然疲役之病聖人於此處教人讀書要人就讀書上體認義理則此心自不走作子

夏所云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孟子所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皆不出此至如此卷所記陳烈先生苦讀書無記性遂閉門靜坐百許日以收放心後更讀書遂一覽無遺蓋求放心之後方可讀書而讀書之功又更須求放心所謂交相養互相發也正如大學所謂不正心誠意之人不能格物致知然正心誠意之人又不可不格物致知與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意相發明也

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個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却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却去看

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功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

朱子語類

三

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爲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無他於學文上功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功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却且放心胸寬闊不可貪多

讀書須是虛心切已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則聖賢之言不爲虛說  
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

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卽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

讀書遇難處且須虛心搜討意思有時有思繹底事却去無思量處得

問如先生所言推求經義將來到底還別有見處否曰若說如釋氏之言有他心通則無也但只見得合如此爾再問所說尋求義理仍須虛心觀之不知如何是虛心曰須退一步思量次日又問退一步思量之旨曰從來不曾如此做工夫後亦自難說今人觀

朱子語類

四

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盡率古人語言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只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得退步者不要自作意思只虛此心將古人語言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人做自家意中來終無進



益

以書觀書以物觀物不可先立已見

或問讀書工夫曰這事如今似難說如世上一等人說道不須就書冊上理會此固是不得然一向就書冊上理會不曾體認着自家身已也不濟事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着身已體認得如讀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

朱子語類

五

便休也不濟事如世上一等說話謂不消得讀書不消理會別自有箇覺處有箇悟處這箇是不得若只恁地讀書只恁地理會又何益

或問讀書未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者有一種則舍去冊子却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着處此皆非知學者須要熟看熟思久久之間自然見箇道理四件入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

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

者不過稱量其輕重耳讀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事卽此理

真理會得底便道真理會得真理會不得底便道真理會不得真理會得底固不可忘真理會不得底須看那處有礙須記那緊要處常勿忘所謂智者利仁方其求時心固在此不求時心亦在此

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底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又却多在平易處

朱子語類

六

看文字不可落於偏僻須是周匝看得四通八達無些窒礙方有進益又云某解語孟訓詁皆存學者觀書不可只看緊要處閑慢處要都周匝今說求放心未問其它只此便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學篤志切問近思方是讀書却說仁在其中蓋此便是求放心也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着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着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

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實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箇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洪之意學者要須體之學者不可用已意遷就聖賢之言

到理會不得處便當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仍且只就

本文看之

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自能自見得葢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葢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則通

問諸讀經之法曰亦無法只是虛心平讀去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說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書契以來二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可謂盡矣只就文字間求之句句

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患人不子細求索之耳須要思量聖人之言是說箇甚麼要將何用若只讀過便休何必讀

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

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曲處看易有箇陰陽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皆是一直路逕可見別無峴崎

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

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如某人好約今只做得一僧了得一身又有專於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約今日考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於用處作工夫其病又甚於約而不博者要之均是無益人做功課若不專一東看西看則此心先已散漫了

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看論語專只看論語看孟子專只看孟子讀這一章更不看後章讀這一句更不得看後句這一字理會未得更不得看下字如此則專一而功可成若所看不一汎濫無統雖卒歲窮年無有透徹之期某舊時文字只是守此拙法以至於今思之只有此法更無他法

浩曰趙書記云自有見後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其說謂買金須問賣金人雜賣店中那得金銀不必問也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便

李義山集

九

是荆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覲得破皆是學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况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鑒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

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精義諸家說相比並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

因言讀書法曰且先讀十數過已得文義四五分然後看解又得三二分又却讀正文又得一二分向時不理會得孟子以其章長故也因如此讀元來它章雖長意味却自首末相貫又問讀書心多散亂曰便是心難把捉處知得此病者亦早少了向時舉中庸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說與直卿云且如讀十句書上九句有心記得心不走作則是心在此九句內

李義山集

十

是誠是有其物故終始得此九句用若下一句心不在焉便是不誠便無物也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矛盾處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

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

朱子語類卷之五

十一

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意思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

看注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時直是稱輕等重方敢寫出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着一字如楊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

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

傳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只隨經句分說不離經意最好疏亦然今人解書且圖要作文又加辨說百般生疑故其文雖可讀而經意殊遠程子易傳亦成作文說了又說故今人觀者更不看本經只讀傳亦非所以使人思也

朱子語類卷之五

十二

聖經字若箇主人解者猶若奴僕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名方識得主人畢竟不如經字也

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聖賢說出來底言語自有語脈安頓得各有所在豈似後人胡亂說了也須玩索其旨所以學不可以不講講學固要大綱正然其間子細處亦不可以不講只緣當初解得不子細既不得聖賢之意後來胡亂執得一說便以為是只胡亂解將去

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它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說則它心便活亦且不解失志了

學者輕於著書皆是氣識淺薄使作得如此所謂聖雖學作今所貴者資便儼皎厲兮去道遠而益此理釀厚非便儼皎厲不克負荷者所能當子崇謂說德不弘人多以寬大訓弘字大無意味如何接連得焉能爲有焉能爲亾文義相貫益弘字有深沉雄厚之意橫渠謂義理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所得也此語最佳問集注解此謂守所得而心不廣則德孤

李唐書卷三

古

如何曰孤只是孤單所得只是這些道理別無所有故謂之德孤

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考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讀書既多義理已融會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書考古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

以溉田若是讀書未多義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焉以看史爲先務是猶決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今人只爲不曾讀書抵是讀得粗書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鑑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微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胸中無一箇權衡多爲所惑又有一般人都不曾讀書便言我已悟得道理如此便是惻隱之心如此便是羞惡之心如此便是是非之心渾是一箇私意如近時祧廟可見

李唐書卷三

古

饒宰問看通鑑曰通鑑難看不如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貫穿紀裏也有傳裏也有表裏也有志裏也有通鑑是逐年事逐年過了更無討頭處饒廷老曰通鑑歷代具備看得大槩且未免求速耳口求速却依舊不曾看得須用大段有記性者方可且如東晉以後有許多小國夷狄姓名頭項最多若是看正史後却看通鑑見它姓名却便知得它是某國人某舊讀通鑑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上然後却來看它

問觀史曰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它已得大槩范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疎更看得密如它尤好然得似它亦得了

讀史亦易見作史者意思後面成敗處它都說得意思在前面了如陳蕃殺宦者但讀前面許多疎脫都可見了甘露事亦然

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解沛公處義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

李善注

五

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畧踴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而今人只辦得十日讀書下着頭不與閑事管取便別莫說十日只讀得一日便有功驗人若辦得十來年讀書世間甚書讀不了今公們自正月至臘月三十日管取無一日專心致志在書上又云人做事須是專一且如張旭學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悟

若不是它專心致志如何會悟

楊志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然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又曰讀書須是用精力志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其初疑解春秋于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義剛曰前輩也多是在背後處做幾年方成曰也有不恁地底如明道自二十歲及第一向出來做官自恁地便好了

李善注

五

朱子語類纂卷之十一終

朱子語類纂卷之十二

學六

持守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得

人心常惺惺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惺惺在矣心

朱子語類纂

一

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它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它便了不要苦着力着力則反不是

學者爲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今有箇頓放處若收歛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較義理心去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卽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

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於惡天命之謂性卽天命在人便無不善處發而中節亦是善不中節便是惡人之

朱子語類纂

二

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向善上去茲其所以爲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爲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堯舜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彫瘵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久之自然成熟

許多言語雖隨處說得有淺深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如存其心與持其志亦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却寬持其志語雖小却緊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又曰持其志是心之方漲處便持着再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足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

但操存得在時少間它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在心存時少亾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力

全書卷之三

三

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裏積將去若要討平日涵養幾時得又曰涵養之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

三國時朱然終日欽欽如行陣學者持此則心長不放矣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裁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滋進不已是謂栽培

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澹泊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

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粗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粗一息不存卽爲粗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

全書卷之三

四

係詞說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顏子亞聖地位何處着不善看論語說無伐善無施勞則伐善施勞正是顏子有不善處說願無伐善無施勞可見是從事於此而尚未能這伐善施勞非心粗而何孔子生安大聖却時時說未能說何有聖人好學不倦之心唯日遑遑終身嘗見不足蓋天下道理無窮自非一人心力所能畢盡必實實自見尚有虧欠處非好爲不情之謙也如此方謂之心細若老子之不自大故自成其大則又另是一道其視此



不可同日語矣

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反成不靜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為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流入此者不可不察

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

李義山集

五

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

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修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道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為聖賢無

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着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修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都不思量只是信口胡說

秦漢以來學者不識敬字至程子方親切言之令學者於聖學知所從事是已然吾觀漢末管幼安渡海遇風其所以自救生平者唯以三晨晏起一朝科頭為悔是則其主敬之學已先程朱而為之

李義山集

太

但未嘗標榜敬字宣示來學耳至程朱講明此理口如布穀而後學從事者終少嘗思此道實是白己身心邊都不干別人事乃至煩兩賢口溫舌乾苦心頓人人不多醒誠可歎惋顧近來異學有從朝元拜斗講敬字者吾儒中亦或效尤偶於虛靜中養出惺惺端倪便自叱神奇謂於事事物物無不昭見然細驗却實如朱子之說似此光明亦自濟事不得看來敬字須是貫徹乎動靜語默之間而無一息之間斷然後此心有箇存主處方可養

得全體之仁大用之義爲聖賢成終成始之學而不墮於一偏不淪於枯寂也

爲學有大要若論看文字則逐句看將去若論爲學則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字與學者說要且將箇敬字收斂箇身心放在模匣子裏面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理嘗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

李氏集卷之七

七

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它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會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今釋氏自謂光明然父子則不知其所謂親君臣則不知其所謂義說它光明則是亂道

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一分着力處亦無一分不着力處

敬是個扶策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才敬使扶

策得此心起常常會恁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退聽

敬非是塊然兀坐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而後謂之敬只是有所畏謹不敢放縱如此則身心收斂如有所畏常常如此氣象自別存得此心乃可以爲學

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

李氏集卷之八

八

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坐如尸立如齊頭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氣容肅皆敬之目也

問人於誠敬有作輟曰只是在人人須自責如爲仁由已作與輟都不干別人事須是自家肯敬人問如此時須是勉強曰然

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

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着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要無事除是死也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我且去靜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是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却是白撓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

李義山集

九

學者當知孔門所指求仁之方日用之間以敬爲主不論感與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間斷而察識存養擴而克之皆不難乎爲力矣造次顛沛無時不習此心之全體皆貫乎動靜語默之間而無一息之間斷其所謂仁乎

問主敬時私欲全不萌此固是仁或於物慾中打一覺悟是時私慾全無天理盡見卽此便是仁之全體否曰便是不如此且如在此靜坐時固敬應事接物能免不差否只才被人叫時自家便隨他去了須於

應事接物上不錯方是這箇便是難

誠敬寡欲不可不次序做工夫數者雖則未嘗不串然其實各是一件事不成道敬則欲自寡却全不去做寡欲底工夫則是廢了克己之功也但恐一旦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慎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了固是無病但一日意外病作豈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工夫克己是去病須是俱到無所不用其極大凡學者須先理會敬字敬是立腳去處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語最妙或問持敬易間

李義山集

十

如何曰常要自省得便在此或以爲此事最難曰患不省察爾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何難之有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字之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文字言語若此意成熟雖操字亦不須用習矣不察人多錯看此一語人固有事親孝事兄弟交朋友亦有信而終不識其所以然者習矣而不察也此察字非察物之察乃識其所以然也習是用工夫處察是知識處今人多於察字用功反輕了習字才欲作一事却又分一心去察一心中擾

擾轉覺多事如張子韶說論語謂察其事親從兄之心肅然如春則爲仁肅然似秋則爲義只要自察其心反不知其事親從兄爲如何也故夫子教人只說習如克己復禮是說習也視聽言動亦是習請事斯語亦是習孟子恐人不識方說出察字而察字最輕習字最重也

或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箇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公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捉擬

李處善

七

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合當做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着思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才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

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

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雖然無頭項何以得它專一只觀文王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灑掃時

李處善

七

加帶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弦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它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不奈何須着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到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爲要立箇基地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爲學便有歸着不錯若心雖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

敬字上做工夫正爲此也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它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

李義堂集

主

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動則無事則靜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虛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此處

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靜時不思動動時不思靜

吳公濟云逐日應事接物之中須得一時辰寧靜以養衛精神要使事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餘其言雖出於異說然試之亦畧有驗豈周夫子所謂主靜者邪

李義堂集

古

問心存時也有邪處曰如何泳曰有人心道心如佛氏所謂作用是性也常常心存曰人心是箇無揀擇底心道心是箇有揀擇底心佛氏也不可謂之邪只是箇無揀擇底心到心存時已無大段不是處了曾孟之書說心處不一大學言正心孟子言盡心言養心言存心言求放心至於論語記孔子之言止於戒人不用心看來用心兩字已足該得諸說蓋能用其心而後可與正心用心其心卽所以盡心用其心卽所以養心卽所以存心卽所以求放心也用心者大約於心之所發處着力所云君子有九思者是也孟子亦云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而

大易艮卦象詞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思不出其位是善於用其心者也心祇動靜兩境時止則止是用其心於靜用其心於靜則不溢一思於其靜不歉一思於其靜時行則行是其心於動用其心於動則不溢一思於其動不歉一思於其動皆所謂不出其位也其位即所謂何思何慮即所謂無思無爲用心而能詣乎其極即勉即安無兩境也程子教人體驗未發時氣象須知未發時氣象即不溢一思不歉一思者是唯未發時氣象如此故已發而皆有以得其當然之理則用心二字兼動靜說其理始全此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二氏之心也與

朱子語類纂卷之十三

學七

力行

善在那裏自家却去行它行之久則與自家爲一爲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又不可

若不用躬行則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口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着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歎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它求若是大底功業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它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

這箇事說只消兩日說了只是工夫難

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

自見得若不去實路過却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

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皋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則要牢剗定脚與它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朱子語類

二

未知學問此心渾爲人欲既知學問則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密察

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卽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剗判極處卽克治擴克功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

徐子融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

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奈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矜夸它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水消凍解無有痕迹矣

朱子語類

三

今人口中所爲皆苟而已其實只將講學做一件好事求異於人然其設心依舊只是爲利其視不講者又何以大相遠天下只是善惡兩言而已於二者始分之中須着意看教分明及其流出去則善者一向善但有淺深爾如水清冷便有極清處有稍清處惡者一向惡惡亦有淺深如水渾濁亦有極渾處有稍渾處問此善惡分處只是天理之公人欲之私耳曰此却是已有說後方有此名只執此爲說不濟事要須驗之此心真知得如何是天理如何是人欲幾微

間極索理會此心常常要惺覺莫令頃刻悠悠憤憤大雅云此只是持敬爲要曰敬不是閉眼默坐便爲敬須是隨事致敬要有行程去處如今且未論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截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爲說此行程也方其當格物時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修身以後節節常要惺覺執持令此心常在方是能持敬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殼中爲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

如是纏繞

力行兩字不必揀大底說朱子所云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正與大易所云勿以善小而不利爲之說可以參看若從此處積去則善將不可勝用此則力行之根脚也顧其間門人所記諸說亦有攢入知字邊者如說克伐怨欲處謂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看來知之雖明還要守之以斷卽如敬字須如朱子之言節節常要惺覺執持令此心常在方是難道知敬卽

是持敬但惺覺執持四字惺覺屬知執持屬行實有一到俱到者則行字實離知字不得也

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爲義也才有欲順適底意思卽是利

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

只是理會箇是與不是便了又曰是便是理

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

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須知此事不是不可爲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須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却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何益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卽蔽翳之不教它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

所謂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被我忽然看見攫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



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也近時釋氏便有箇忽然見道底說話道又不是一件甚物可摸得入手

人未說爲善先須疾惡能疾惡然後能爲善今人見不好事都只恁不管它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不知道秉彜之良心做那裏去也是可怪

佛經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爲這一大事出來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你不曉得底我說在這裏教你曉

孟子卷之七

六

得你不曾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扶持這箇道理教它常立在世間上柱天下柱地常如此端正才一日無人維持便傾倒了少間腳柱天頭柱地顛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你做與不做却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爲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既無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眞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不定登底事才遇堯

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道則絕無矣

問聖人兼三才而兩之曰前日正與學者言佛經云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爲一大事出現於世上至天下至地中間是人塞於兩間者無非此理須是聖人出來左提右挈原始要終無非欲人有以全此理而不失其本然之性天佑下民作之

孟子卷之七

七

君作之師只是爲此道理所以作箇君師以輔相裁成左右民使各全其秉彜之良而不失其本然之善而已故聖人以其先得諸身者與民共之只是爲這一箇道理如老佛窺見這箇道理莊子神鬼神帝生天生地釋氏所謂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它也窺見這箇道理只是它說得驚天動地聖人之學則其作用處與它全不同聖人之學則至虛而實實至無而實有有此物則有此理須一一與它盡得佛氏則只見得如此便休了所以不同又問輔相裁成若以

學者言之日用處也有這樣處否曰有之如饑則食渴則飲寒則裘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作爲耒耜網罟之類皆輔相左右民事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箇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爲君必仁爲臣必忠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已方解恁地堯所以修此道而成堯之德舜所以修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義黃以降都卽是這一箇道理亘古今未嘗有異只是代代有一箇人出來做主做主卽便是

八

得此道理於已不是堯自是一箇道理舜又是一箇道理文王周公孔子又別是一箇道理老子說先道而後德它都不識分做兩箇物事便將道做一箇空無底物事看吾儒說只是一箇物事以其古今公共是這一箇不着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卽是全得此道於已它說先道而後德先德而後仁先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

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於至有之中而不可以目擊而指數

也然而舉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且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子之事父便有孝之理目之視便有明之理耳之聽便有聰之理貌之動便有恭之理言之發便有忠之理只是常常恁地省察則理不難知也

天地以正氣生聖賢以間氣生仙佛聖與賢既稟天地之正氣而生自應爲天地護持此正理所謂正理卽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者是推之日用亦無過此子孝臣忠弟恭兄友夫婦隨夫唱者是所謂塞於兩間無非此理者實賴從古大聖大賢持世立

九

教誘掖同歸使彼愚夫愚婦亦皆不失本然之性而有以全此正理此天生聖賢之心而亦聖賢所以生於天地之心也故雖運會不偶陽九遭逢亦必有一二人肩持其間或生或死有以綱維此正理而不至漸滅淨盡以爲剝極而復底種子至於爲仙爲佛則或偏於陽或偏於陰不過自成其一種孤子不純之氣所謂志與天地疑而其爲人不祥者故其生也養成無揀擇底人心而以爲性在是其死也養成無聚散底偏氣而以爲道在是不

知此等就令果如其說究之與造化何補於生民  
何益是以聖賢言實不言虛言有不言無非無虛  
也虛卽在實之中非無無也無卽在有之內也

學者實下功夫須是日日爲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  
事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  
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將去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  
謂之誠心邪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  
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君臣之際權不可畧重纔重則無君且如漢末天下  
唯知有曹氏而已魏末唯知有司馬氏而已魯當莊  
僖之際也得箇季友整理一番其後季氏遂執其權  
歷三四世魯君之勢全無了但有一季氏而已賀孫  
問也是合下君臣之間其識慮不遠日然所以聖人  
垂戒謂臣弑君子弑父非一夕一朝之故其所由來  
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這箇事體初間只爭些小  
到後來全然只有一邊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常  
常戒謹恐懼詩稱文王之盛於後便云殷之未喪師

克配上帝宜鑒于殷峻命不易此處甚多

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  
曰離畔也只是庶民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  
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語何故程子道是好文王  
豈不知紂之無道耶如此說是非欺誑衆人直是有  
說須是有轉語方說得文王心出看來臣子無說君  
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莊子云天  
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  
之於君無適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舊管題

跋一文字曾引此語以爲莊子此說乃楊氏無君之  
說似它這意思便是沒奈何了方恁地有義却不知  
此是自然有底道理又曰臣之視君如寇讐孟子說  
得來怪差却是那時說得如云三月無君則弔等語  
似是迂旋去尋箇君與今世不同而今却是只有進  
退如有去之之理只得退去又有一種退不得底人  
如貴戚之卿是也賈生弔屈原文云歷九州而相其  
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又爲懷王傳王陸馬死詎自傷  
傅王無狀悲泣而死張文潛有詩識之當時諠何不

去直是去不得看得誼當初年少也只是胡說

問妻有七出此却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曰然

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

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以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爲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必不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者也

問人倫不及師何也曰師之義卽朋友而分則與君

父等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又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居則經

某嘗言今教導之法皆失真無一箇人曉得說道理底盡說錯了說從別處去做文章底也只學做那不好底文章做詩底也不識好詩以至說禪底也不是它元來佛祖底禪修養者也非老莊之道無有是者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僕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藍輿用其子與門

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理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干却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與陶漁之事皆是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爲耻此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此爲學者言之以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

耳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况人在天地間自農商工賈等而上之不知其幾皆其所當盡者小大雖異界限截然本分當爲者一事有闕便廢夫職居處

恭執事敬與人忠推是心以盡其職者無以易諸公之論但必知夫所處之職乃天職之自然而非出於人爲則各司其職以辦其事者不出於勉強不得已之意矣

或說事多曰世事無時是了且揀大段無甚緊要底事不要做又逐旋就小者又揀出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愼乎其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覩不聞處

用工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觀處與聞處元不會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稍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它日臨事不至墮而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

李義山集

古

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李問世間有一種人慈惠溫厚而於義不足作事無斷制是如何曰人生得多般樣這箇便是氣稟如唐明皇爲人它於父子夫婦君臣分上極是溫然終始於兄弟之情不衰這只緣寧王讓它位以如此寧王見它有功自度不可居儲嗣遂立讓它緣這一節感動得它所以終始恩重不衰胡兄說它見它

兄讓它所以如此友重曰不是如此自是它裏面有這箇道理得它兄感動發出來得一箇物事承接得在耳若其中元無此道理如何會感動得來人之氣稟極多般樣或有餘於此不足於彼這箇不干道理事皆氣稟所爲也

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

事至於過當便是僞

問避嫌是否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

李義山集

孟

不同服皆是合避處又問世有刑人不娶如上世不賢而子孫賢則如何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所謂不娶者是世世爲惡不能改者非指一世而言如喪父長子不娶一句却可疑若然則無父之女不復嫁此不可曉

叔蒙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爲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

只是它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怠便是喫它取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却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不是說親戚親戚自是礙法但以相熟遂避嫌不舉它又如有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治它遂休了如此等皆踰過多了

朱子語類

夫

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問子路此箇病何以終在曰當時也須大段去做工夫來只打疊不能得盡再求比子路大爭人須是有廉耻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耻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耻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又言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

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此顏子覺巍然緣它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亦永遠又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

朱子語類

七

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學者常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味道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

問見有吾輩臨終多以不能終養與卒學爲恨若大段以爲恨也是不順理否曰也是如此因言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存胸中以爲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日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着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它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專做時文底人它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它且會說得好說義它也會說得好待它身做處只自

朱子語類卷之三

又

不廉只自不義緣它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日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已些子事

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却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却全背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求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爲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到了到今又却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稍只管衰塌若將這箇自在

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非禮義是專道禮義是不好世上有這般人惡人做好事只道人做許多模樣是如何這是它自恁地驕暴了這箇更不通與它說問得自棄底也曰道義理是好也聽人說也受人說只是我做不得任你如何只是我做不得這箇是自棄終不可與有爲故伊川說自暴者拒之以不信曰棄者絕之以不爲拒之以不信只是說道沒這道

朱子語類卷之三

又

理絕之以不爲是知有道理自割斷了不肯做自暴者有強悍意自棄者有懦弱意

或以科舉作館廩學自咎者曰不然只是志不立不曾做工夫爾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自是不常怨尤要你做事甚耶伊川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正爲此也若志立則無處無工夫而何貧賤患難與夫夷狄之間哉

舉業亦不害爲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才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

了  
管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應舉亦不累也若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邪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某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啖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爲害如何也又人有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它天資上

李義山集卷之三

子

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知此須用力勝治方可

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它格式彙括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奈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時勢不得不然捨此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把得佳自是好不可以一律看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晉之末漢末之所事者止有簡曹氏晉末之所事者止有

簡司馬氏皆逆賊耳直卿問子路之事輒與樂正子從子教相似曰不然從子教更無說

三哥問汀寇姜大老捉四巡檢以去人當此時如何曰事君則致其身委質爲臣身非我有矣有道理殺得他時卽殺之如被它拘一處都不問亦須問它朝廷差我來你拘我何爲如全無用智力處只是死孟子言捨生而取義只看義如何當死便須死古人當此卽是尋常今人看着是大事

李義山集卷之三

子

科舉之論畢竟以朱子後說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之說爲正又謂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其論自恕至其論應舉人文字謂都是從紙上說話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總不關自家身已事此自深中制舉文字之病但制舉取人此中未嘗不得人如朱夫子輩亦不免從制舉入也若捨此則舉孝舉廉爲是乎然舉孝而割股廬墓遍天下舉廉而徹車贏馬滿長安其所謂孝亦應舉之孝所謂廉亦應舉之廉而與自家身已究不相關且止以長虛僞也然則



三代而後亦人心日趨於壞非舉業之能壞人也

一已

朱子語類纂卷之十三終

朱子語類纂十三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鉞撰鉞有粵遊日記已著錄是書其世德堂  
遺書之第五種也取黎靖德所編朱子語類一百  
四十卷摘理氣鬼神性理論學四門餘皆不取四  
門之外又各刪存大畧而間附以已說如朱子謂  
理氣本無先後語原無病鉞必謂先有天地之理  
然後太極生兩儀如其所說是理又別是一物可  
以生氣然則氣未生時理又安在此主理太過之  
弊又如謂雨是講蒸之氣有時龍能爲之者龍亦  
是講蒸之氣雹是不和之氣有時蜥蜴能爲之者  
蜥蜴亦是不和之氣尤執一理以該天下之變不  
至於穿鑿附會不止矣

# 朱子文語纂編十四卷

〔清〕嚴鴻遠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九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朱子文語纂編十四卷》提要

朱子文語纂編目錄

第一卷

道體

第二卷

總論爲學

第三卷

致知

第四卷

存養省察

第五卷

克治力行

第六卷

朱子文語纂編目錄

齊家

第七卷

出處

第八卷

治體

第九卷

治法

第十卷

臨政處事

第十一卷

教人之法

第十二卷



警戒

第十三卷

辨異端

第十四卷

總論聖賢及古今人物

纂輯朱子文集語類凡若干條依近思錄例編爲十四卷因名曰朱子文語纂編昔先師呂子嘗病蔡覺軒近思續錄失之太簡至如學的節要等書非編類襍而少當則采擇略而不精因欲除凡朱子所已成書外約取文集語類二書爲朱子近思錄書未成而遽歿學者至今以爲恨鴻達不敏讀朱子書患弗能記自歲甲申始合二書掇其精要纂錄成帙凡以自備遺忘爲朝夕觀覽之便而已冀

朱子文語纂編目錄

二

凡數易閱十年癸巳之秋甫就藁楚邵車遇上自金陵來見之便攜歸臆寫且約將付諸梓鴻達竊惟朱子之書廣大精深豈末學小生之所能窺顧此編纂輯之時恐微言或有遺漏故前後參互不厭詳復蓋所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幾于此盡在世有黜契道要由博反約者則近思之續固將可以不外是而他求矣因更與遇上反復商訂而出之願與世之善讀朱子書者共質焉若以爲成先師未成之緒則達也豈敢戊戌七月既望吳興嚴鴻達謹識

朱子文集語類兩書各盈尺許皆所謂聖人之言學者所當熟復潛玩而不可一字忽遺者也顧自有明中葉以還俗學束閣不觀良知家橫肆譏詆陵夷至於末季而紫陽

流傳版本亦俱漸就磨滅晦盲否塞莫此爲甚晚邨呂子出痛聖學之將湮憫人心之陷溺購刊遺書廣播寓內于時文評語中輒爲之釐正是非大聲疾呼以震醒聾瞶而朱子之學始較然復明於世晚將輯朱子近思錄以便學者朝夕誦覽齋志未遂而其門人寒邨先生起而承之反復于兩書者蓋十有餘年而編始成不以余爲不肖俯就商訂而余亦因得與聞決擇之旨雖其取舍次第不知於呂子何如在寒邨亦並不取襲近思之名謂能成呂子之志而要其于朱子所謂求端用力處已治人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亦庶幾塗徑井然可以得其門而入而不爲他岐所惑矣顧或猶有執近思錄條數之無多而病是編爲太繁復者不知朱子之書之流傳較之周張二程本不啻

朱子文語纂編目錄

三

數倍又况其辨析毫芒樂誨不倦精微廣大實超出四子之上而集四子之大成讀其書者雖若浩無津涯而逐條味之無不根極理要穩愜人心協乎無過不及之中而切于日用事物之實蓋其單詞片語皆如布帛菽粟之難以一日缺焉寒邨之爲是編也方懼多所遺漏而世顧且病其太繁尚安望其熟復潛玩于文集語類之大全耶此適足以見其信好之不篤而朱子之書之懸日月而豁羣蒙者固不可以繁簡論也噫有志者亦確知所從事而已矣康熙戊戌秋中楚邵車鼎豐謹書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一

凡二百七十九

答陸子靜曰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三  
者之先而縉于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先于極。無  
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  
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  
之極。諸儒雖有解為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  
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  
八面合轉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  
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  
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為可訓中也。至于太極則又初無  
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又曰大傳既曰  
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  
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  
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  
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于  
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  
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  
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  
而上者。則又昧于道器之分矣。又曰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  
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又曰上  
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  
即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文集下同  
答陸子美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不

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  
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  
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且古亘今擲撲不破。

答楊子直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  
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  
也。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為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  
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極極之義。聖人謂  
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  
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  
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  
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  
太極也。以至于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二

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于有。有生  
于無。而以造化為真。有始終者正南北矣。  
答黃直卿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  
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  
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  
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益合下  
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  
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  
四而八。以為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  
遂加其一。中以為五行。而遂下及于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  
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  
答程可久曰有是理。即有是氣。氣則無不兩者。故易曰太極生兩

儀而老子乃謂道先生一而後一乃生二則其察理亦不精矣  
答楊志仁曰有此理後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此理有安頓處  
大而天地細而螻蟻其生皆是如此又何慮天地之生無所付  
受耶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無論未有天地之時便已如此  
了也張子說得費力惟是太極通書數章說得極分明熹解得  
又極分明

答胡廣仲曰大抵天下事物之理亭當均平無無對者唯道爲無  
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蓋所謂對者或以  
左右或以上下或以前後或以多寡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  
反復推之天地之間真無一物兀然無對而孤立者此程子所  
以中夜以思不覺手舞而足蹈也

答王子合曰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  
朱子文語集編卷一

以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陽客而陰主

答張欽夫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  
地之心則亘古亘今未始有毫釐之間斷也故陽極于外而復  
生于內聖人以爲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  
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  
一絕而不復續矣尚何以復生于內而爲闔闢之無窮乎此則  
所論動之端者乃一陽之所以動非徒指夫一陽之已動者而  
爲言也夜氣固未可謂之天地心然正是氣之復處苟求其故  
則亦可以見天地之心矣

答張欽夫曰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于上地隤  
然于下一無所爲只以生物爲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  
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爲道其論復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

言之其理亦已明矣

答吳晦叔曰大抵近年學者不肯以愛言仁故見先生君子以一  
陽生物論天地之心則必欲然不滿于其意復于言外生說推  
之使高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心者實不外此外此而言則必  
溺于虛淪于靜而體用本末不相管矣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  
心者蓋天地之氣所以有陽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衆人之心  
所以有善之復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之心則天理渾然初  
無間斷人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耶若靜而復動則亦有之但  
不可以善惡而爲言耳

答廖子晦曰天地變化不爲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  
性不爲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嘗讀張忠定公語云公事  
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此意

朱子文語集編卷一

答杜仁仲曰神是理之發用而乘氣以出入者故易曰神也者妙  
萬物而爲言者也

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  
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  
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  
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問太極解何以先  
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  
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  
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  
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爲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爲  
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  
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

若無太極。便不斡了天地。

先有箇天理了。却有氣。氣積爲質。而性具焉。

或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如何。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爲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

氣運從來一盛了。又一衰。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環去。無有衰而不盛者。所以降非常之禍于世。定是生出非常之人。邵堯夫經世吟云。義軒堯舜湯武桓文。皇帝霸父子君臣四者之道。理限于秦。降及兩漢。又歷三分。東西倣擾。南北紛紜。五胡十姓。天紀幾焚。非唐不濟。非宋不存。于世萬世。中原有人。蓋一治必又一亂。一亂必又一治。

朱子語類卷一

五

蒼蒼之謂天。運轉周流不已。便是那箇。而今說天有箇人在那裏。批判罪惡。固不可。說道全無主之者。又不可。這裏要人見得。

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許多查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爲天。爲日月。爲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

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爾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推在中間。憤然不動。使天之運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

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季通云。地上便是天。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

高而望羣山。皆爲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麼時。疑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問想得如潮水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雷霆電日星之屬。

問。康節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日從東畔升。西畔沉。明日又從東畔升。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內。曆家算氣。只算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

問。自開闢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須如此。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是相將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新起。問。生第一箇人時。如何。曰。以氣化。二五之精。合而成形。釋家謂之化生。如今物之化生。甚多。如風然。

朱子語類卷一

六

可幾問大鈞播物。還是一去便休。也還有去而復來之理。曰。一去便休耳。豈有散而復聚之氣。

造化之運。如磨上面常轉而不止。萬物之生。似磨中撒出。有粗有細。自是不齊。

數只是算氣之節候。大率只是一箇氣。人之生。適遇其氣。有得清者。有得濁者。貴賤壽夭。皆然。故有參錯不齊如此。聖賢在上。則其氣中和。不然。則其氣偏行。堯舜禹皋文。武周召得其正。孔孟夷齊得其偏者也。至如極亂之後。五代之時。又却生許多聖賢。如祖宗諸臣者。是極而復者也。如大睡一覺。及醒時。却有精神。

一錄此下云。今却說許玩弄。未有醒時。非積亂之甚。五六十年。即定氣息。本蘇了。是大可愛也。

五行相爲陰陽。又各自爲陰陽。

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橫渠曰。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

春爲感夏爲應秋爲感冬爲應若統論春夏爲感秋冬爲應明歲

春夏又爲感

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

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問星受日光否曰星恐自有光

問雷電程子曰只是氣相摩軋是否曰然或以爲有神物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查滓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張子云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卽此理也

朱子文語集編卷一

七

二氣五行始何嘗不正只衰來衰去便有不正

問向聞先生語學者五行不是相生合下有時都有如何曰此難說若會得底便自然不相悖喚做一齊行也得喚做相生也得便雖不是相生他氣亦自相灌注如人五臟固不會有先後但其灌注時自有次序

問康節說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是否曰模樣也是如此經世書以元統會十二會爲一元一萬八百年爲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初則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似抄一作出來模樣淳曰每常見山形如水漾沙之勢想初間地未成質之時只是水後來漸漸凝結勢自如此凡物皆然如鷄子殼之

類自氣而水水而質尤分曉曰是淳問天有質否抑只是氣曰

只似箇旋風下面軟上面硬道家謂之剛風世說天九重分九處爲號非也只是旋有九重上轉較急下面氣濁較暗上面至高處至清且明與天相接

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陰陽做一箇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做兩箇看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做一箇看只是一箇消長

陰陽各有清濁偏正

陽氣只是六層只管上去上盡後下面空缺處便是陰

方其有陽那裏知道有陰有乾卦那裏知道有坤卦天地間只是一箇氣自今年冬至到明年冬至是他一氣周匝把來折做兩截時前面底便是陽後面底便是陰又折做四截也如此便是

朱子文語集編卷一

八

四時天地間只有六層陽氣到地面上時地下便冷了只是這六位陽長到那第六位時極了無去處上面只是漸次消了上面消了些箇時下面便生了些箇那便是陰這只是箇嘯吸嘯是陽吸是陰喚做一氣固是如此然看他日月男女牝牡處處方見得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箇背面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

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是一賊這道理在人如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橫看是一般道理所以謂之易

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卽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

晝夜君子小人天理人欲

天地之間無往而非陰陽。動一靜一語一默皆是陰陽之理。至如搖扇便屬陽。住扇便屬陰。莫不有陰陽之理。繼之者善是陽成之者性是陰。陰陽只是此陰陽。但言之不同。如二氣迭運此兩相爲用。不能相無者也。至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則又自夫剛柔善惡而推之以言其德之異耳。繼之者善是已發之理。成之者性是未發之理。自其接續流行而言。故謂之已發。以賦受成性而言。則謂之未發。及其在人。則未發者固是性。而其所發亦只是善。凡此等處皆須各隨文義所在變通而觀之。才拘泥便相梗說不行。譬如觀山。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峯也。

天自是一地自是二。凡物皆然。蓋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實透乎地之中。地雖是一塊物事在天之中。然其中實虛容得天許多氣。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九

天下之理單便動兩便靜。且如男必求女。女必求男。自然是動。若一男一女居室後便定。

問理與數曰。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數。蓋數乃是分界限處。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是自然如此。走不得。如水數六。雪花便六出。不是安排做底。大凡易數皆六十。三十六對二十四。三十二對二十八。皆六十也。以十甲十二辰亦湊到六十也。鐘律以五聲十二律亦積爲六十也。以此知天地之數皆至六十爲節。

數三百六十六。三百六十。天地之正數也。此更不自餘進退不過六。故陽進不過六。分人之善亦只進得許多。惡亦只退得許多。大體畢竟不可易。

天地生數到五便住。那一二三四遇著五便成六七八九。五却只自對五成十。

體用一原。體雖無迹。中已有用。顯微無間者。顯中便具微。天地未有萬物已具。此是體中有用。天地既立。此理亦存。此是顯中有微。

問乾一畫坤兩畫如何。曰。觀乾一而實與坤二而虛之說可見。乾只是一箇物事充實徧滿。坤便有開闔。乾氣上來時。坤便開從兩邊去。如兩扇門相似。正如扇之運風。飢之蒸飯。扇飢是坤。風與蒸則乾之氣也。

問以主宰謂之帝。孰爲主宰。曰。自有主宰。蓋天是箇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運轉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爲之主宰者。這樣處要人自見得。非語言所能盡也。因舉莊子執綱維是執主張是十數句。曰。他也見得這道理。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十

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曰。鬼神者有屈伸往來之迹。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皆鬼神之功用。此皆可見也。忽然而來。忽然而往。方如此。又如彼。使人不可測知神之妙用也。

問以性情言之。謂之乾。曰。是他天一箇性情如此。火之性情則是簡熱。水之性情則是簡寒。天之性情則是一箇健。健故不息。惟健乃能不息。其理是自然如此。使天有一時息。則地須落下去。人都墜死。緣他運轉周流無一時息。故局得這地在中間。今只于地信得他是斷然不息。一錄云。天惟健故不息。不可把不息做健。

問乾者天之性情。曰。此只是論其性體之健。靜專是性。動直是情。大抵乾健雖靜時亦專。到動時便行之。以直坤主順只是翕。翕謂如一箇剛健底人。雖在此靜坐亦專。一而有箇作用底意思。只待去作用。到得動時其直可知。若一柔順人。坐時便只恁地。



靜坐收斂全無箇營爲底意思其動也只是闕而已又問如此則乾雖靜時亦有動意否曰然

乾之利貞是陽中之陰坤之元亨是陰中之陽乾後三畫是陰坤後三畫是陽

元亨利貞無斷處貞了又元今日子時前便是昨日亥時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這裏方感得生氣他自有箇小小元亨利貞未有乾行而坤止此說是且如乾施物坤不應則不能生物既會生物便是動若不是他健後如何配乾只是健得來順

剝上九一畫分爲三十分一日剝一分至九月盡方盡然剝于上則生于下無間可息至十月初一日便生一分積三十分而成一畫但其始未著耳至十一月則此畫已成此所謂陽未嘗盡也道夫問陰亦然今以夫乾姤推之亦可見矣但所謂聖人不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十一

言者何如曰前日劉履之說蔡季通以爲不然某以爲分明是如此但聖人所以不言者這便是一箇參贊裁成之道蓋抑陰而進陽長善而消惡用君子而退小人這便可見此理自是恁地雖堯舜之世豈無小人但有聖人壓在上面不容他出而有爲耳豈能使之無邪劉履之曰蔡季通嘗言陰不可以抗陽猶地之不見以配天此固然之理也而伊川乃謂陰亦然聖人不言耳元定不敢以爲然也

陽無驟生之理如冬至前一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分到得冬至前幾日須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是日方始成一畫不是昨日全無今日一日便都復了大抵剝盡處便生莊子云造化密移疇覺之哉這語自說得好又如列子亦謂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蓋陰陽浸消浸盛人之一身自少至老亦莫不然

問復其見天地之心生理初未嘗息但到坤時藏伏在此至復乃見其動之端否曰不是如此這箇只是就陰陽動靜闔闔消長

處而言如一堆火自其初發以至漸漸發過消盡爲灰其消之未盡處固天地之心也然那消盡底亦天地之心也但那箇不如那新生底鮮好故指那接頭再生者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心親切如云利貞者性情也一元之氣亨通發散品物流形天地之心盡發見在品物上但叢雜難看及到利貞時萬物悉已收斂那時只有箇天地之心丹青著見故云利貞者性情也正與復其見天地之心相似康節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蓋萬物生時此心非不見也但天地之心悉已布散叢雜無非此理呈露倒多了難見若會看者能于此觀之則所見無非天地之心矣惟是復時萬物皆未生只有一箇天地之心昭然著見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十二

在這裏所以易看也

問天地之心雖靜未嘗不流行何爲必于復乃見曰三陽之時萬物蓄新只見物之盛大天地之心却不可見惟是一陽初復萬物未生冷冷靜靜而一陽既動生物之心闔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藏掩不得此所以必于復見天地之心也銖曰邵子所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稀正謂此否曰正是此意不容別下注脚矣又問天心無改移謂何曰年年歲歲是如此月月日日是如此

火中虛暗則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則坎中之陽也吉凶悔吝四者正如剛柔變化相似四者循環周而復始悔了便吉吉了便吝吝了便凶凶了便悔正如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相似益憂苦患難中必悔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了少閒便安意

肆志必至做出不好可羞底事出來。客便是凶之漸矣。及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環不已。正如剛柔變化。剛了化。化了柔。柔了變。變便是剛。亦循環不已。吉似夏。客似秋。凶似冬。悔似春。道須是合理與氣看。理是虛底物。事無那氣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這便兼理與氣而言。陰陽氣也。一陰一陽則是理矣。猶言一闔一闢謂之變。闔闢非變也。一闔一闢則是變也。蓋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道也。橫渠言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意亦以虛為理。然虛却不可謂之理。理則虛爾。亦猶敬則虛靜。不可把虛靜喚作敬。

朱子文語集編卷一  
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學者請問曰。此兩句解得極分明。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地却包著天。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那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天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而實。地雖是堅實。然却虛。所以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用之云。地形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承受得這氣。發育萬物。自然要之。天形如一箇鼓鞀。天便是那鼓鞀外面皮殼子。中間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所以說乾一而實。地只是一箇物事。中間盡是這氣。升降來往。緣中間虛。故容得這氣。升降來往。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耳。今治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便是這氣。

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黃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晷刻不差。又云。看來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為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極至天。是為四月。陽氣既生。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問月令中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又似天地各有氣相交合。曰。只是這一氣。只是陽極則消。而陰生。陰極則消。而陽生。天氣下降。便只是冬至。復卦之時。陽氣在下面生起。故云天氣下降。或曰。據此。則是陰消于上。而陽生于下。却見不得天氣下降。曰。也須是天運一轉。則陽氣在下。故從下生也。今以天運言之。則一日自轉一匝。然又有那大轉底時候。須是大著心腸看。始得不可拘一不通也。蓋天本是箇大底物事。以偏滯求他。不得。

朱子文語集編卷一  
周子康節說太極和陰陽。說易中便擡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如言太極動是陽。動極而靜。靜便是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即在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論其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雖然。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兩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

太極如一木生上。分而為枝幹。又分而為生花生葉。生生不窮。到得成果子。裏面又有生生不窮之理。生將出去。又是無限箇太極。更無停息。只是到成果實時。又却少歇。不是止。到這裏自合少止。正所謂終始萬物莫盛乎艮。艮止是生息之意。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

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事物雖大。皆形而下者。堯舜之事業是也。理雖小。皆形而上者。吉凶者。貞勝者也。這一句最好看。這箇物事。常在這裏相勝。一箇吉。便有一箇凶。在後面。而這兩箇物事。不是一定。作在這裏底。物。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底道理。陰符經說。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字最下。得妙。天地間不陡頓。恁地陰陽勝。

貞是正。固只一正字。盡貞字義。不得故。又著一固字。謂此雖是正。又須常固守之。然後爲貞。在五常屬智。孟子所謂知之實知斯二者。勿去是也。正是知之。固是守之。徒知之而不能守之。則不可。須是知之。又固守之。蓋貞屬冬。大抵北方必有兩件事。皆如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五

此莫非自然言之可笑。如朱雀青龍白虎。只一物。至玄武便龜蛇二物。謂如冬至前四十五日屬今年。後四十五日屬明年。夜分子時前四刻屬今日。後四刻即屬來日耳。

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得聖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粗。如何察得。或曰。伊川見兔曰。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就這一端上。亦可以見凡草木禽獸。無不有陰陽。鯉魚脊上有三十六鱗。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龍不會見鯉魚。必有之又龜背上文中間一簇成五段。文兩邊各插四段。共成八段子。八段之外。兩邊周圍共有二十四段。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插八段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栢牝牡麻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

實其背陰處必虛軟。男必伏。女必偃。其死于水也亦然。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也。

天下之數都只始于三。二謂如陽數九只是三。而九之陰數六只是三。二而六之故。孔子云。參天兩地而倚數。此數之本也。康節却云。非天地之正數是他見得不盡。康節却以四爲數。陰陽是陽中之陰。陽剛柔是陰中之陰。陽剛柔以質言是有箇物了。見得是剛底柔底陰陽以氣言。

問天道福善禍淫。此理定否。曰。如何不定。自是道理當如此。賞善罰惡亦是理。當如此。不如此便是失其常理。又問。或有不如此者何也。曰。福善禍淫其常理也。若不如此便是天也。把捉不定了。又曰。天莫之爲而爲它。亦何嘗有意。只是理自如此。且如冬寒夏熱。此是常理。當如此。若冬熱夏寒便是失其常理。又問失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其

其常者。皆人事。有以致之耶。抑偶然耶。曰。也是人事。有以致之也。有是偶然如此。時又曰。大底物事也不會變。如日月只是小底物事會變。如冬寒夏熱之類。如冬大熱六月大雪。是也。近年徑山嘗六七月大雪。

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括盡了天下物事

無極而太極。不是太極之外別有無極。無中自有此理。又不可將無極便做太極。無極而太極。此而寧輕。無次序故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即太極之動。靜即太極之靜。動而後生陽。靜而後生陰。生此陰陽之氣。謂之動而生靜。而後有漸次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動而靜。靜而動。闔闔往來更無休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兩儀是天地與畫卦兩儀意思。又別動靜如晝夜陰陽如東西南北。分從四方去。一動一靜以時言。分陰分陽以位言。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開放得寬濶光。

朗而兩儀始立。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箇大闢闔。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涇。人物消盡。舊迹大滅。是謂洪荒之世。常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為高。柔者變而為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陰陽氣也。生此五行之質。天地生物。五行獨先地。即是土。土便包含許多金木之類。天地之間。何事而非五行。五行陰陽七者滾合。便是生物底材料。五氣順布。四時行焉。金木水火分屬春夏秋冬。土則寄旺四季。如春屬木。而清明後十二日。即是土寄旺之時。每季寄旺十八日。共七十二日。唯夏季十八日。土氣為最旺。故能生秋金。

也。以圖象考之。木生火。金生水之類。各有小畫相牽連。而火生土。土生金。獨穿乎土之內。餘則從旁而過。為可見矣。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此當思無有陰陽而無太極底時節。若以為止是陰陽。陰陽却是形而下者。若只專以理言。則太極又不曾與陰陽相離。正當沉潛玩索。將圖象意思抽開細看。又復合而觀之。某解此云。非有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也。此句自有三節意思。更宜深考。通書云。靜而無動。動而無靜。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當即此兼看之。

才說太極便帶著陰陽。才說性便帶著氣。不帶著陰陽與氣。太極與性那裏收附。然要得分明。又不可不拆開說。

問太極動而生陽。是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否。曰。有這動之

理。便能動而生陽。有這靜之理。便能靜而生陰。既動則理又在動之中。既靜則理又在靜之中。曰。動靜是氣也。有此理為氣之主。氣便能如此。否曰。是也。既有理。便有氣。既有氣。則理又在乎氣之中。周子謂五殊二實。一本則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大小有定。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只是此一箇理。萬物分之以為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然總又只是一箇理。此理處處皆渾淪如一。一粒粟生為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粟。還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箇箇完全。又將這百粒去種。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間只是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總只是一箇理。

太極動而生陽。陽變陰合。自有先後。且以人之生觀之。先有陽。後有陰。陽在內而陰包於外。故心知思慮在內。陽之為也。形體陰之為也。更須錯綜看。如臟腑為陰。膚革為陽。此見素問。

太極者。如屋之有極。天之有極。到這裏更沒去處。理之極至者也。陽動陰靜。非太極動靜。只是理有動靜。理不可見。因陰陽而後知。理搭在陰陽上。如人跨馬相似。才生五行。便被氣質拘定。各為一物。亦各有一性。而太極無不在也。統言陰陽。只是兩端。而陰中自分陰陽。陽中亦有陰陽。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雖屬陽。而不可謂其無陰。女雖屬陰。亦不可謂其無陽。人身氣屬陽。而氣有陰陽。血屬陰。而血有陰陽。至如五行。天一生水。陽生陰也。而壬癸屬水。壬是陽。癸是陰。地二生火。陰生陽也。而丙丁屬火。丙是陽。丁是陰。通書聖學章一便是太極。靜虛動直便是陰陽。明通公溥便是五行。大抵周子之書。才說起。便都貫穿太極許。

多道理

問陰陽動靜以大體言則春夏是動屬陽秋冬是靜屬陰就一日言之晝陽而動夜陰而靜就一時刻言之無時而不動靜無時而無陰陽曰陰陽無處無之橫看豎看皆可見橫看則左陽而右陰豎看則上陽而下陰仰手則為陽覆手則為陰向明處為陽背明處為陰正蒙云陰陽之氣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綱緼相揉相兼相制欲一之不能蓋謂是也

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鑠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金之屬皆從土中旋生出來

無極二五妙合而凝凝只是此氣結聚自然生物若不如此結聚亦何由造化得萬物出來無極是理二五是氣無極之理便是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九

性為之主而二氣五行經緯錯綜於其間也得其氣之精英者為人得其查滓者為物生氣流行一滾而出初不道付其全氣與人減下一等與物也但稟受隨其所得物固昏塞矣而昏塞之中亦有輕重者昏塞尤甚者於氣之渣滓中又復稟得渣滓之甚者爾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此性字是兼氣稟言之否曰性離氣稟不得有氣稟性方存在裏面無氣稟性便無所寄搭了稟得氣清者性便在清氣之中這清氣不隔蔽那善稟得氣濁者性在濁氣之中為濁氣所蔽五行之生各一其性這又隨物各具去了

問陽實陰虛繼之者善是天命流行成之者性是在人物疑人物是實曰陽實陰虛又不可執只是陽便實陰便虛各隨地步上

說如揚子說於仁也柔於義也剛今周子却以仁為陽義為陰要知二者說得都是且如造化周流未著形質便是形而上者屬陽才麗於形質為人物為金木水火土便轉動不得便是形而下者屬陰若是陽時自有多少流行變動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返謂如人之初生屬陽只管有長及至長成便只有衰此氣逐旋衰減至於衰盡則死矣周子所謂原始反終只於衰盡處可見反終之理又曰嘗見張乖崖云未押字時屬陽已押字屬陰此語疑有得於希夷未可知

或問有陰陽便有善惡曰陰陽五行皆善又曰陰陽之理皆善又曰合下只有善惡是後一截事又曰豎起看皆善橫看後一截方有惡又曰有善惡理却皆善

問理性命章注云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三

體故萬物各有一太極如此則是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耳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已分也

問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如何有體字曰體是體質之體猶言骨子也易者陰陽錯綜交換代易之謂如寒暑晝夜闔闢往來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蓋與道為體也寒暑晝夜闔闢往來而實理於是流行其間非此則實理無所頓放猶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有此五者而實理寓焉故曰其體則謂之易言易為此理之體質也

程子解道者如斯不舍晝夜已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集註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是此意

問無非教也都是道理在上面發見曰然因引禮記中天道至教

聖人至德一段與孔子子欲無言一段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那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

游氣陰陽陰陽即氣也豈陰陽之外又復有游氣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與萬物一物各得一箇性命便有一箇形質皆此氣合而成之也雖是如此而所謂陰陽兩端成片段滾將出來者固自若也亦猶論太極物物皆有之而太極之體未嘗不存也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又曰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

趙其父問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曰體物猶言爲物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是仁做始得凡言體便是做他那骨子

橫渠云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只是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慮纔動這氣即敷於外自然有所感通一故神橫渠親注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却周行乎事物之間如所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於行乎什伯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注云推行乎一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箇要之亦是推行乎此一爾此說得極精須當與他子細看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陽占却陰分數

或說二氣五行錯揉萬變曰物久自有弊壞秦漢而下二氣五行自是較昏濁不如太古之清明純粹且如中星自堯時至今已自差五十度秦漢而下自是弊壞得箇光武起整得略略地後又不好了又得箇唐太宗起來整得略略地後又不好了終不能如太古或云本然底亦不壞曰固是

先生因說詩中關洛風土習俗不同曰某觀諸處習俗不同見得山川之氣甚牢且如建州七縣縣縣人物各自是一般一州又是一般生得長短大小清濁皆不同都改變不得豈不是山川之氣甚牢

物造時亦遇氣候故皆有數以上論太極陰陽五行天體

神伸也鬼屈也如風雨雷電初發時神也及至風止雨過雷住電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息則鬼也以下論鬼神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于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才動必應也

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爲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于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

理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至如伯有爲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爲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爲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犢羊皆是氣之雜糅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爲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理會也

語

神祇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多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爲妖爲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僧道務養精神所以聚不散若聖賢則安于死豈有不散而爲神怪者乎如黃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爲靈怪也

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

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一般仁父問魂魄如何是陰陽曰魂如火魄如水

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煖者爲魂先有魄而後有魂故魄常爲主爲幹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奏著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之爲厲又別是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也

伯有爲厲別是一理又如何曰亦自有這般底然亦多是不得其死故強氣未散要之久之亦不會不散如漳州一件公事婦殺夫密埋之後爲祟事才發覺當時便不爲祟此事恐奏裁免死遂于申諸司狀上特批了後婦人斬與婦人通者絞以是知刑獄裏面這般事若不與決罪償命則死者之冤必不解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語

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謾爲之

問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樣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箇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裏根既在此又却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問下武詩三



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既沒而精神上合于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用之云。恐只是此理上合于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于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真箇在帝之左右。真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于齊。便用祭其爽鳩氏季荝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晉侯夢康叔云。相奪予饗。蓋晉後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爲繇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勾芒。他更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些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偏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問云。要與賢說。無何故聖人却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某討。說只說到這裏。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去理會緊要道理。少間看得道理通時。自然曉得上蔡所說。已是煞分曉了。

人死雖是魂魄各自飛散。要之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他相合。復不獨是要他活。是要聚他魂魄。不教便散了。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也是要去聚得他。

古人立戶。也是將生人生氣去接他。

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畜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真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雲車擁從而來。又安誕。

後世有箇新生的神道。緣衆人心都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留吳泰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爲害。緣是他見得無這物事了。因舉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

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

賀孫問鬼神之德。其盛矣乎。此止說嘯吸聰明之鬼神。末後却歸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是如何。曰惟是齋戒祭祀之時。鬼神之理著。若是他人未曉得。它須道風雷山澤之鬼神。是一般鬼神。廟中泥塑底。又是一般鬼神。只道有兩樣鬼神。所以如此說起。又歸向親切明著處去。庶幾人知得不是二事也。漢卿問鬼神之德。如何是良能功用處。曰論來只是陰陽屈伸之氣。只謂之陰陽亦可也。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今又須從良能功用上求見鬼神之德。始得。前夜因漢卿說箇修養人死時。氣衝突。知得君高之意。親切謂其氣襲人。知得悽愴之意。分明漢武李夫人祠云。其風肅然。今鄉村有衆戶還賽祭享時。或有肅然如陣風。俗呼爲旋風者。卽此意也。因及修養。且言長弘死。藏其血于地。三年化爲碧。此亦是漢卿所說虎威之類。賀孫云。應人物之死。其魄降于地。皆如此。但或



散或微不似此等之精悍所謂伯有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也  
曰亦是此物稟得魄最盛又如今醫者定魄藥多用虎睛助魂  
藥多用龍骨魄屬金金西方主肺與魄虎是陰屬之最強者故  
其魄最盛魂屬木木東方主肝與魂龍是陽屬之最盛者故其  
魂最強龍能駕雲飛騰便是與氣合虎嘯則風生便是與魄合  
雖是物之最強盛然皆墮于一偏惟人獨得其全便無這般磊  
魄因言古時所傳安期生之徒皆是有之也是被他煉得氣清  
皮膚之內肉骨皆已融化爲氣其氣又極其輕清所以有飛昇  
脫化之說然久之漸漸消磨亦漸盡了渡江以前說甚呂洞賓  
鍾離權如今亦不見了因言鬼火皆是未散之物如馬血人戰  
鬪而死被兵之地皆有之某人夜行淮甸間忽見明滅之火橫  
過來當路頭其人頗勇直衝過去見其皆似人形髮髯如廟社

泥塑未裝飾者亦未散之氣不足畏幸我問鬼神一章最精密

包括得盡亦是當時弟子記錄得好

死便是屈感召得來便是伸問仲底只是這既死之氣復來伸否  
曰這裏便難恁地說這伸底又是別新生了問如何會別生曰  
祖宗氣只存在子孫身上祭祀時只是這氣便自然又伸自家  
極其誠敬肅然如在其上是其物那得不是伸此便是神之著  
也所以古人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謝氏謂祖考精神便是  
自家精神已說得是

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  
陰陽問是在虛實之間否曰都是實無箇虛底有是理便有是  
氣有是氣便有是形無非實者又云如夏月嘘出固不見冬月  
噓出則可見矣問何故如此曰春夏陽秋冬陰以陽氣散在陽

氣之中如以熱湯入放熱湯裏去都不覺見秋冬則這氣如以  
熱湯攪放水裏去便可見  
人自方生而天地之氣只管增添在身上漸漸大漸漸長成極至  
了便漸漸衰耗漸漸散

陽魂爲神陰魄爲鬼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  
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爲神氣之往而既屈  
者爲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爲鬼  
陽爲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伸  
其將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  
來格者鬼之神天地人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  
已此所謂可錯綜言者也因問精氣爲物陰精陽氣聚而成物  
此總言神遊魂爲變魂遊魄降散而成變此總言鬼疑亦錯綜

而言曰然此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

問魄守體有所知否曰耳目聰明爲魄安得謂無知問然則人之  
死也魂升魄降是兩處有知覺也曰孔子分明言合鬼與神教  
之至也當祭之時求諸陽又求諸陰正爲此況祭亦有報魄之  
說

鬼神有無聖人未嘗決言之如言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  
生之不知于彼乎于此乎之類與明道語上蔡恐賢問某尋之  
意同問五廟七廟遙遷之制恐是世代浸遠精爽消亡故廟有  
遷毀曰雖是如此然祭者求諸陰求諸陽此氣依舊在如噓吸  
之則又來若不如此則是之死而致死之也蓋其子孫未絕此  
氣接續亦未絕又曰天神地祇山川之神有此物在其氣自在  
氣之方來皆屬陽是神氣之反皆屬陰是鬼日自午以前是神午

以後是鬼。自初三以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童伯羽問日月對言之。曰是神。月是鬼。否曰亦是草木方發生來是神。彫殘衰落是鬼。人自少至壯是神。衰老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淳問風雷鼓動是神。收斂處是鬼。否曰是魄。屬鬼。氣屬神。如析木烟出是神。潤底性是魄。人之言語動作是氣。屬神。精血是魄。屬鬼。發用處皆屬陽。是神。氣定處皆屬陰。是魄。知識處是神。記事處是魄。人初生時氣多魄少。後來魄漸盛。到老魄又少。所以耳聾目昏。精力不强。記事不足。某今覺陽有餘而陰不足。事多記不得。小兒無記性。亦定魄不足。好戲不定。豈亦是魄不足。

淳舉謝氏歸根之說。先生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如月影映在這盆水裏。除了這盆水。這影便無了。豈是這影飛上天去。歸那月裏去。又如這花落便無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復來。生這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无

枝上。問人死時這知覺便散否。曰不是散。是盡了。氣盡則知覺亦盡。問世俗所謂物怪神姦之說。則如何。斷曰。世俗大抵十分有八分是胡說。二分亦有此理。多有是非。命死者或溺死。或殺死。或暴病卒死。是他氣未盡。故憑依如此。又有是乍死後氣未消盡。是他當初稟得氣盛。故如此。然終久亦消了。蓋精與氣合便生人物。遊魂爲變。便無了。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只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

廣云。今愚民于村落杜撰立一神祠。合衆以禱之。其神便靈。曰。可知衆心之所輻湊。處便自煖。故便有一箇靈底道理。所以祭神多用血肉者。蓋要得藉他之生氣耳。聞蜀中灌口廟。一年嘗殺數萬頭羊。州府亦賴此一項稅羊錢用。又如古人覺鐘甕祖之

意皆是如此。廣云。人心聚處便有神。故古人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亦是此理。曰。固是。但古人之意正。故其神亦正。後世人心先不正了。故所感無由得正。因言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祭之。祭時便有祭了便無。故不褻瀆。後世却先立箇廟貌如此。所以反致惑亂人心。俾求非望。無所不至。

神卽是心之至妙處。滾在氣裏說。又只是氣。然神又是氣之精妙處。到得氣又是粗了。精又粗形。又粗至於說魂說魄。皆是說到粗處。

一錄云。神便在心裏。氣便在裏面。爲精。發出光彩。爲神。精屬陰。神屬陽。

鬼神上蔡說得好。如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可者是合當祭如祖宗父母。只須著盡誠感格之。不要人便做死人看待。他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不可者是不當祭。如閑神野鬼。聖人便要人遠之。不要人做生人看待。他可者格之。須要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三

得他來。不可者遠之。我不管他便都無了。

叔器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初看此二句。與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一般。而先生前夜言上蔡之語。未穩如何。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有便有。道無便無。便是合有底。當有。合無底。當無。上蔡而今都說得粗了。合當道合有底。從而無之。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却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

神殺之類。亦只是五行旺衰之氣推之。亦有此理。但是後人推得小了。太拘忌耳。曉得了。見得破底好。如上蔡言。我要有便有。我要無便無。方好。然難。不曉底人只是孟浪不信。呂丈都不曉風水之類。故不信。今世俗人信便有不信便無。亦只是此心疑與

不疑耳

答張欽夫曰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于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

文集下同。以下論性理。

答呂子約曰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冲漠者固爲體而其發于事物之間者爲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爲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爲之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爲道之體天下達道五爲道之用也

答潘謙之曰孟子所言不是氣稟之性但是性自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只說箇善字所謂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者正謂此也

答朱飛卿曰口耳目等亦有昏明清濁之異如易牙師曠離婁之徒是其最清者也心亦猶是而已夷惠之徒便是未免于氣質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三

之拘者

答徐子融曰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伊川先生言性卽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然唯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開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

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

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卽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卽如來喻木燒爲灰人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卽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三

答宋深之曰孔孟言性之異未易以片言質然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

答陳器之曰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而孟子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蠱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

理自有閒架不是儻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閒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于內則何以有是端于外由其有是端于外所以必知有是理于內而不可誣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三

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

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閒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答張敬之曰情未必皆善也然而本則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唯反其情故爲惡耳孟子指其正者而言也周子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莊子有適天倍情之語亦此意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詩

答陳才卿曰天命之性雖人物所同稟然聖賢之言本以修爲爲主故且得言人而修爲之功在我爲切故又有以吾爲言者如言上帝降衷于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不可謂物不與有孟子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不可謂他人無此浩然之氣也

答余方叔曰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並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纔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

答趙致道曰所疑理氣之偏若論本原卽有理然後有氣故理不可以偏全論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是氣多則是理多是氣少則是理少又豈不可以偏全論耶

答林德久曰熹嘗愛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它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美

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欄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于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莫處故只可用于處看便省力耳又曰界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者之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雜不可說未感時都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也觀程先生沖漠無朕一段可見矣

答嚴時亨曰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卽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卽此而見得其不雜于此者耳

答嚴時亨曰生之謂性一章論人與物性之異固由氣稟之不同

但究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氣稟之不同而所賦之理因亦有異所以孟子分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者而未嘗言大之氣牛之氣人之氣不同也程先生有一處有隙中日光之論最爲親切更須詳味於同中識其所異異中見其所同然後聖賢之言通貫反覆都不相礙

玉山講我曰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却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于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美

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樽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淆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

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三

仁說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徧舉而該。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眾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于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

禮為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于生。惡甚于死。為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于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為異乎。程子之說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美

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為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眾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為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為理者有之矣。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于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答張欽夫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



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于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于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爲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爲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義禮智亦性之德也義禮智之本體遇因性有禮故情能遜因性有智故情能知亦若此爾但或蔽于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爲由漢以來以愛言仁細看此語却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謂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爲性爾今欲矯其弊反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于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

答張欽夫曰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煖飽飢之類爾推而至于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小大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爲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爲此也

答楊仲思曰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理仁字屬人克己復禮不容一毫之私豈非公乎親親仁民而無一物之不愛豈非仁乎

答袁機仲曰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

強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爲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爲事作長爲生斂藏爲殺此剛柔之所以爲仁義也揚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爲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耳

答廖子晦曰理一分殊便是仁義之理不待行之而後爲義也以行之爲義乃是告子義外之說自韓子失之矣

答曾擇之曰禮卽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爲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人事如五者固皆可見其大槩之所宜然到禮上方見其威儀法則之詳也

答宋深之曰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御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以適于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

天下無無性之物蓋有此物則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下語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在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于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獾之祭蜂蟻之義却只通這些子譬如一隙之光至于獼猴形狀類人便最靈于他物只不會說話而已到得夸狄便在人與禽獸之間所以終難改或說人物性同曰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如水無有不清傾放白碗中是一般色及放黑碗中又是一般色放青碗中又是一般

色又曰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却只是此日

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耳如一江水你將杓去取只得一杓將碗去取只得一碗至于一桶一缸各自隨器量不同故理亦隨以異

杓錄曰某有疑問呈先生曰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然後可以論性矣夫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細縈交感萬變不齊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有以爲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後有以爲人物之形則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于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而言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聖

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有所不能齊者蓋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皆有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爲性者人則獨異于物故爲知覺爲運動者此氣也爲仁義爲禮智者此理也知覺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今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格于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見闕于孟子而先生于集註則亦以爲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於此則言氣同而理異者所以見人之爲貴非物之所能並工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所得爲也以是觀之尚何疑哉有以集註或問異同爲疑者答

之如此未知是否先生批云此一條論得甚分明昨晚朋友正有講及此者亦已略爲言之然不及此之有條理也

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云天下無性外之物因行階下階磚便有磚之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爨竈是無生意矣然燒甚麼木則是甚麼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

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木是得陽氣故草柔而木堅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雞之類是也唯草木都是得陰氣然却有陰中陽陽中陰者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聖

純叟言枇杷具四時之氣秋結苦蕾冬花春實夏熟才熟後又結苦蕾先生顧謂德明曰如此看去意謂生理循環也

看茄子內一粒是箇生性

天命之謂性命便是告劄之類性便是合當做底職事如主簿銷注縣尉巡捕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所習尚或寬或猛情便是當廳處斷事如縣尉捉得賊情便是發用處性只是仁義禮智所謂天命之與氣質亦相衰同才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義禮智亦無闕一之理但若惻隱多便流爲姑息柔懦若羞惡多便有羞惡其所不當羞惡者且如言光必有鏡然後有光必有水然後有光光



便是性。鏡水便是氣質。若無鏡與水，則光亦散矣。謂如五色，若頓在黑多處，便都黑了。人在紅多處，便都紅了。却看你稟得氣如何。然此理却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惡？所謂惡者，却是氣也。孟子之論，盡是說性善。至有不善，說是陷溺，是說其初無不善。後來方有不善耳。若如此，却似論性不論氣，有些未備。却得程氏說出氣質來，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一齊圓備了。又曰：才又在氣質之下，如退之說三品等，皆是論氣質之性，說得盡好。只是不合不說破箇氣質之性，却只是做得性說時，便不可如三品之說，便分將來何止三品，雖千百可也。若荀揚則是論氣，而不論性，故不明。既不論性，便却將此理來昏了。

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聖

著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爲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爲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而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閒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然就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知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于生知，必學而

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稟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人一己百人，十已千。然後方能及亞于生知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異只是爭這些子。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以異矣。某年十五六時讀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已千一章，因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悚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

問孟子言性與伊川如何？曰：不同。孟子是剔出而言性之本。伊川是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所以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而某于太極解亦云：所謂太極者，不離乎陰陽而爲言，亦不離乎陰陽而爲言。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器

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趙云：安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白。曰：公當初不會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才說相近，須有兩樣，便自說不得。因問天命之謂性，還是極本窮原之性，抑氣質之性？曰：是極本窮原之性。天之所以命只是一般緣氣質不同，遂有差殊。孟子分明是于人身上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要見得本原皆善。

道夫問氣質之說始于何人？曰：此起于張程。某以爲極有功于聖門，有補于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感于張程。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

諸子之說混矣因舉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且如只說箇仁義禮智是性世間却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不備若只論氣稟這箇善這箇惡却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箇道理又却不明此自孔子曾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謙之問天地之氣當其昏明駁雜之時則其理亦隨而昏明駁雜否曰理却只恁地只是氣自如此又問若氣如此理不如此則是理與氣相離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這理寓于氣了日用閒運用都由這箇氣只是氣強理弱譬如大禮赦文一時將稅都放了相似有那村知縣硬自捉縛須要他納緣被他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近更自叫上面不應便見得那氣麤而理微又如父子若子不肖父亦管他不得聖人所以立教正是要救這些子

理在氣中如一箇明珠在水裏理在清底氣中如珠在那清底水裏面透底都明理在濁底氣中如珠在那濁底水裏面外面更不見光明處問物之塞得甚者雖有那珠如在深泥裏面更取不出曰也是如此

或問氣稟有清濁不同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爲未必皆中于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于理則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

氣稟所拘只通得一路極多樣或厚于此而薄于彼或通于彼而塞于此有人能盡通天下利害而不識義理或工于百工技藝

而不解讀書如虎狼只知父子蜂蟻只知君臣惟人亦然或知孝于親而薄于他人如明皇友愛諸弟長枕大被終身不變然而爲君則殺其臣爲父則殺其子爲夫則殺其妻便是有所通有所蔽是他性中只通得一路故于他處皆礙也是氣稟也是利害昏了

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死生有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命之命是帶氣言之氣便有稟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命謂性之命是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畢竟皆不離乎氣但中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所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是兼氣稟食色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帶氣言之性善又是超出氣說

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出于理命之變

者出于氣質要之皆天所付子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數可見然聖賢不曾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了

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賦者命也所賦者氣也受者性也所受者氣也

性卽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

問先生謂性是未發善是已發何也曰纔成箇人影子許多道理便都在那人上其父便是仁之善羞惡便是義之善到動極復靜處依舊只是理曰這善也是性中道理到此方見否曰這須就那地頭看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天地言則善在先

性在後在人言則性在先善在後或舉孟子道性善曰此則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文字須活看此且就此說彼則就彼說

不可死看牽此合彼便處處有礙

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罕言性

諸儒論性不同非是于善惡上不明乃性字安頓不著

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

惟心無對

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

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爲邪曰不專是氣是先知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燄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聖

覺

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

心者氣之精爽

發明心字曰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

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

心須兼廣大流行意看又須兼生意看且如程先生言仁者天地

生物之心只天地便廣大生物便流行生生不窮

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却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菖蒲茯苓所可補也問如此則心

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

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

此兩箇說著一箇則一箇隨到元不可相離捨心則無以見性捨性又無以見心故孟子言心性每每相隨說仁義禮智是性又言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遜是非之心

問心之動性之動曰動處是心動底是性

心有善惡性無不善若論氣質之性亦有不善

有這性便發出這情因這情便見得這性因今日有這情便見得本來有這性

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如何曰腔子是人之軀殼上蔡見明道舉經史不錯一字頗以自矜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上蔡見明道說遂滿面發赤汗流浹背明道曰只此便是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哭

惻隱之心公要見滿腔子之說但以是觀之

舊看五峯說只將心對性說一箇情字都無下落後來看橫渠心

統性情之說乃知此話大有功始尋得箇情字著落與孟子說

一般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

見得心又曰仁義禮智根于心此是性上見得心蓋心便是包

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只一箇字母故性情字皆從心

伊川性即理也橫渠心統性情二句顛撲不破

欲是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

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欲之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

則一向奔馳出去若波濤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則滅却天理如

水之壅決無所不害孟子謂情可以爲善是說那情之正從性

中流出來者元無不好也

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

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底脚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

問能爲善便是才曰能爲善而本善者是才若云能爲善便是才則能爲惡亦是才也

論才氣曰氣是敢做底才是能做底

道是統名理是細目

道字宏大理字精密

人只是合當做底便是體人做處便是用譬如此扇子有骨有柄

用紙糊此則體也人搖之則用也如尺與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銖則體也將去秤量物事則用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哭

在天只是陰陽五行在人得之只是剛柔五常之德

問浩然之氣卽是人所受于天地之正氣否曰然又問與血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于其中則爲浩然之氣若不由義而發

則只是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爲人強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稟得弱者則委靡

異懦都不解有所立作唯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爲一更無限量

問孟子道性善不曾說氣稟曰是孟子不曾思量到這裏但說本性善失却這一節問氣稟是偶然否曰是偶然相值著非是有

安排等待問天生聰明又似不偶然曰便是先來說主宰底一般忽生得箇人恁地便是要他出來作君作師書中多說聰明

蓋一箇說白一箇說黑若不是聰明底如何遏伏得他衆人所

以中庸亦云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且莫說聖賢只如漢高祖光武唐憲宗武宗他更自了得某嘗說韓退之可憐憲宗也自知他只因佛骨一事忤意未一年而憲宗死亦便休了蓋只有憲宗會用得他

問孟子論才專言善何也曰才本是善但爲氣所染故有善有不善亦是人不能盡其才人皆有許多才聖人却做許多事我不能做得些子出故孟子謂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問孟程所論才同異曰才只一般能爲之謂才問集註說孟子專指其出于性者言之程子兼指其稟于氣者言之又是如何曰固是要之才只是一箇才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稟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爲出于性程子自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卒

其異者言之故以爲稟于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爲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子程子張子方始說到氣上要之須兼是二者言之方備只緣孟子不曾說到氣上覺得此段話無結殺故有後來苟揚許多議論出韓文公亦見得人有不同處然亦不知是氣稟之異不妨有百千般樣不同故不敢大段說開只說性有三品不知氣稟不同豈三品所能盡耶

問才與情何分別情是才之動否曰情是這裏指心發出有箇路脈曲折隨物恁地去才是能主張運用做事底同這一事有一人會發揮得有不曾發揮得同這一物有人會做得有人不會做此可見其才又問氣出于天否曰性與氣皆出于天性只是理氣則已屬于形象性之善固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因指天氣而言如天氣清明舒豁便是好底氣稟得這般氣豈不好到

陰沉黯淡時便是不好底氣稟得這般氣如何會好。畢竟不好底氣常多。好底氣常少。以一歲言之。一般天氣晴和。不寒不燥。却是好。能有幾時。如此看來。不是夏寒便是冬燥。不是愆陽便是伏陰。所以昏愚凶狠底人常多。又曰。人之貧富貴賤壽夭不齊處。都是被氣滾亂了。都沒理會。有清而薄者。有濁而厚者。顏天而跖壽。亦是被氣滾亂汨沒了。堯舜自稟得清明純粹底氣。又稟得極厚。所以爲聖人。居天子之位。又做得許多大事業。又享許多大福壽。又有許多大名譽。如孔子之聖。亦是稟得清明純粹。然他是當氣之衰。稟得來薄了。但有許多名譽。所以終身栖栖爲旅人。又僅得中壽。到顏子又自沒興了。

問人與鳥獸固有知覺。但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抑。他便枯悴。謂之無知覺。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至

可乎。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是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問命字之義。曰。命謂天之付與。所謂天命之爲命也。然命有兩般。有以氣言者。厚薄清濁之稟不同也。如所謂道之將行將廢。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有以理言者。天道流行。付而在人。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如所謂五十而知天命。天命之謂性是也。二者皆天所付與。故皆曰命。

萬物皆只同這一箇原頭。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若非同此一原。則人自人之性。物自物之性。如何盡得。如牛之性順。馬之性健。即健順之性。虎狼之仁。螻蟻之義。即五常之性。但只稟得來少。不似人稟得來全耳。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

意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靜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橫渠心統性情之說甚善。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或指體或指用。隨人所看。方其靜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淳舉伊川以動之端爲天地之心。曰。動亦不是天地之心。只是見天地之心。如十月豈得無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流行。只自若。元亨利貞。元是萌芽初出時。亨是長枝葉時。利是成遂時。貞是結實歸宿處。下梢若無這歸宿處。便也無這元了。惟有這歸宿處。元又從此起。元了又貞。貞了又元。萬古只如此循環無窮。所謂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說已盡了。十月萬物收斂。寂無蹤跡。到一陽動處。生物之心始可見。曰。一陽之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至

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德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如睡到忽然醒覺處。亦是復底氣象。又如人之沉滯。道不得行。到極處。忽少亨達。雖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是復這道理。千變萬化。隨所在無不渾淪。

盡人性。盡物性。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善底只在那裏。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底物稟得氣偏了。無道理使開通。故無用教化。盡物性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它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是用他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亦可乘。然物只到得這裏。此亦是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如虎狼便只得陷而殺之。驅而遠之。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伊川此語與橫渠心統性

情相似

問近思錄中說性似有兩種何也曰此說往往人都錯看了才說性便有不是人性本善而已才墮入氣質中便薰染得不好了雖薰染得不好然本性却依舊在此全在學者著力今人却言有本性又有氣質之性此大害理

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此繼之者善指發處而言之也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也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使知性之本善者也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先此所引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後蓋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者言明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如後段所謂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堯

謂之神某嘗謂易在人便是心道在人便是性神在人便是情緣他本原如此所以生出來箇箇亦如此一本故也

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如飲食中雞心猪心之屬切開可見人心亦然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該括古今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爲人心之妙歟理在人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地充此中虛莫非是理而已心是神明之舍爲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于天而具于心者發于智識念慮處皆是情故曰心統性情也

問性何以謂道之形體曰若只恁說道則渺茫無據如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自是有箇模樣所以爲形體也

問退之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

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遠一句便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著一生字便是帶著氣質言了但未嘗明說著氣字惟周子太極圖却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得此生意以有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爲先以大

小言之則仁爲大

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自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如仁義禮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箇更收斂得快問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堯

第生時有次第

問仁包義禮智惻隱包羞惡辭遜是非元包亨利貞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不知木如何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氣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金水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

大抵人之德性上自有此四者意思仁便是箇溫和底意思義便是慘烈剛斷底意思禮便是宣著發揮底意思智便是箇收斂無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却只以求仁爲急者緣仁却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溫厚底意思在這裏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若將別箇做主便都對副不著了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

人之所以爲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于氣觀之要識仁之意思是一箇渾然溫知之氣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理則天地生物之心今只就人身已上看看這意思是如何纔有這意思便自慙地好便不慙地乾燥將此意看聖賢許多說仁處都只是這意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克去己私以復于禮自然都是這意思這不是待人旋安排自是合下都有這箇渾全流行物事此意思纔無私意間隔便自見得人與己一物與己一公道自流行須是如此看孔門弟子所問都只是問做工夫若是仁之體段意思也各各自理會得了今却是這箇未曾理會得如何說要做工夫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五

柔軟底物事老子說柔弱若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見得自是看石頭上如何種物事出萬平若春陽之溫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當來得于天者只是箇仁所以爲心之全體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上是仁之仁一界子是仁之義一界子是仁之禮一界子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脚撐在裏面惟仁兼統之心裏只有此四物萬物萬事皆自此出○天之春夏秋冬最分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雖分四時然生意未嘗不貫縱雪霜之慘亦是生意○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試自看溫和柔軟時如何此所以孝悌爲仁之本若如頑石更下種不得俗說硬心腸可以見硬心腸如何可以與他說話○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都

是兩意惻是初頭子隱是痛羞是羞己之惡惡是惡人之惡辭在我遜在彼是非自分明白○才仁便生出禮所以仁配春禮配夏義是裁制到得智便了所以配秋配冬○既認得仁如此分明到得做工夫須是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方是做工夫處先生令思仁字至第三夜連三四夜所說今依次第不敢移動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五

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惜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于愛之說若將說焉遂蹉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孺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

湖南學者說仁舊來都是深空說出一片頃見王日休解孟子麒麟者獅子也仁本是惻隱溫厚底物事却被他們說得擡虛打險瞞眉努眼却似說麒麟做獅子有吞伏百獸之狀蓋自知覺之說起之

有問孝弟爲仁之本不知義禮智之本先生答曰只孝弟是行仁之本義禮智之本皆在此使其事親從兄得宜者行義之本也事親從兄有節文者行禮之本也知事親從兄之所以然者智之本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舍孝弟則無以本之矣

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則三坎



也

問仁者心之德。義禮智亦可謂心之德否。曰皆是心之德。只是仁專此心之德。

心之德是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如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理會得愛之理。便理會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

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皆心之德。而仁爲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遜之理。知是分別是非之理也。

仁只是一箇仁。不是有箇大底仁。其中又有一箇小底仁。嘗粗譬之。仁恰似今福州太守兼帶福建路安撫使。以安撫使言之。則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五

統一路州軍。以太守言之。泉州太守漳州太守都是一般太守。但福州較大耳。然太守卽是這安撫使。隨地施用而見。

春如何包得三時。四時之氣溫涼寒熱。涼與寒旣不能生物。夏氣又熱。亦非生物之時。惟春氣溫厚。乃見天地生物之心。到夏是生氣之長秋。是生氣之斂冬。是生氣之藏。若春無生物之意。後面三時都無了。此仁所以包得義禮智也。

問伊川何以謂仁是性。孟子何以謂仁人心。曰要就人身上說得親切。莫如就心字說。心者兼體用而言。程子曰仁是性。惻隱是情。若孟子便只說心。程子是分別體用而言。孟子是兼體用而言。問伊川曰仁主乎愛。愛便是仁否。曰仁主乎愛者。仁發出來。便做那慈愛底事。某嘗說仁主乎愛。仁須用愛字說。被諸友四面攻道不是。呂伯恭亦云說得來太易了。愛與惻隱本是仁底

事。仁本不難見。緣諸儒說得來淺近了。故二先生便說道仁不是如此說。後人又却說得來高遠沒理會了。

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卽人物初生時驗之可見。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故推老老之心。則及人之老。推幼幼之心。則及人之幼。惟仁者其心公溥。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否。曰不須問他從初時。只今便是一體。若必用從初說起。則煞費思量矣。猶之水然。江河池沼溝渠皆是水。如以兩碗盛得水。來不必教去。尋討這一碗是那裏酌來。那一碗是那裏酌來。都是水。便是同體。更何待尋向所從來。如昨夜莊仲說人與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皆當愛。便是不如此。愛字不在同體上說。自不屬同體事。他那物事自是愛。這箇是說那無所不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五

愛了。方能得同體。若愛則是自然愛。不是同體了。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

問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曰天地生物。自是溫煖和煦。這箇便是仁。所以人物得之無不有慈愛惻怛之心。又曰人物皆得此理。只緣他上面一箇母子如此。所以生物無不肖他。又曰心如界方。一面青。一面赤。一面白。一面黑。青屬東方。仁也。赤屬南方。禮也。白屬西方。義也。黑屬北方。智也。又如寅卯辰屬東方。爲春。巳午未屬南方。爲夏。申酉戌屬西方。爲秋。亥子丑屬北方。爲冬。寅卯辰是萬物初生時。是那生氣方發。這便是仁。至巳午未則萬物長茂。只是那生氣發得來盛。及至申酉戌則那生氣到此生



得來充足無餘那物事只有許多限量生滿了更生去不得須用收斂所以秋訓擎斂也擎斂箇什麼只是生氣到這裏都擎斂耳若更生去則無合殺矣及至亥子丑屬冬冬終也終藏也生氣到此都終藏了然那生底氣早是在裏面發動了可以見生氣之不息也所以說復見天地之心也

天地以生物爲心天地只是包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滾一番便生一番物他別無勾當只是生物不似人便有許多應接所謂爲心者豈是切切然去做如云天命之豈諄諄然命之也但如磨子相似只管磨出這物事人便是小胞天地是大胞人首圓象天足方象地中間虛包許多生氣自是惻隱不是爲見人我一理後方有此惻隱而今便教單獨只有一箇人也自有這惻隱若謂見人我一理而後有之便是兩人相夾在這裏方有惻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堯

隱則是仁在外非由內也

惻隱之心頭尾都是惻隱三者則頭是惻隱尾是羞惡辭遜是非若不是惻隱則三者都是死物蓋惻隱是箇頭子羞惡辭遜是非便從這裏發來

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不著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却自見得恰如有這般兒子便知得是這樣母程子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八字說得最親切分明也不道惻隱便是仁又不道掉了惻隱別取一箇物事說仁譬如草木之萌芽可以因萌芽知得他下面有根也不道萌芽便是根又不道掉了萌芽別取一箇根

問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別曰未發時無形影可見但于已發時照見謂如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便照見得有仁在

裏面見穿窬之類而有羞惡之心便照見得有義在裏面蓋這惻隱之心屬仁必有這仁在裏面故發出來做惻隱之心羞惡之心屬義必有這義在裏面故發出來做羞惡之心譬如目屬肝耳屬腎若視不明聽不聰必是肝腎有病若視之明聽之聰必是肝腎之氣無虧方能如此然而仁未有惻隱之心只是箇愛底心義未有羞惡之心只是箇斷制底心惟是先有這物事在裏面但隨所感觸便自是發出來故見孺子入井便有惻隱之心見穿窬之類便有羞惡之心見尊長之屬便有恭敬之心見得是便是有是之心見得非便有非之心從那縫罅裏逆將出來恰似寶塔裏面四面毫光放出來

問心中湛然清明與天地相流通此是仁否曰湛然清明時此固是仁義禮智統會處今人說仁多是把做空洞底物看却不得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李

當此之時仁義禮智之苗脈已在裏許只是未發動及有箇合親愛底事來便發出惻隱之心有箇可厭惡底事來便發出羞惡之心禮本是文明之理其發便知有辭遜智本是明辨之理其發便知有是非

因說生物只有初時好凡物皆然康節愛說仁之包四德猶家宰之統六官

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爲是那嫩小底便是仁底意思在一身觀之元是頭亨便是手足利便是胸腹貞便是那元氣所歸宿處所以人頭亦謂之元首穆姜亦曰元者體之長也今若能知得所謂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面一箇元字便是包那四箇下面元字則是偏言則一事者

恁地說則大煞分明了須要知得所謂元之元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者蓋見得此則知得所謂只是一箇也若以一歲之體言之則春便是元之元所謂首夏清和者便是亨之元孟秋之月便是利之元到那初冬十月便是貞之元也只是初底意思便是

伊川語錄中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說得太深無捉摸處易傳其手筆只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易傳只此兩處說仁說得極平實學者當精看此等處

問伊川云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曰物之初生其本未遠固好看及輪成葉茂便不好看如赤子入井時惻隱怵惕之心只些子仁見得時却好看到得發政施仁其仁固廣便看不見得何處是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仁

公恕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愛能恕故也

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用兩字移動全不得這般處惟有孔孟能如此下自荀揚諸人便不能便可移易昔有言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伊川言盡物只可言信推己之謂恕蓋恕是推己只可言施如此等處極當細看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葉條幹皆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乾枯殺了這箇是統論一箇仁之體其中又自有節目界限如義禮智又自有細分處也問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以專言之則一者包四者以偏言

言之則四者不離乎一者

義如利刀相似都割斷了許多牽絆

義字如一橫劍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

先生答叔重疑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廣請曰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爲剛而義爲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也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意然其用則決裂

尋常人施恩惠底心便發得易當刑殺時此心便疑可見仁屬陽屬剛義屬陰屬柔直卿云即將舒斂二字看便見喜則舒怒則斂

論仁之定體自屬陽今只觀天地之化草木發生自是條暢洞達無所窒礙此便是陽剛之氣如云采薇采薇薇亦陽止薇亦剛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止蓋薇之生也挺直而上此處皆可見

問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終不同

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溫厚者多謙遜通曉者多刻剝

問孟子以惻隱爲仁之端羞惡爲義之端周子曰愛曰仁宜曰義然以其存于心者而言則惻隱與愛固爲仁心之發然羞惡乃就恥不義上反說而非直指義之端也宜字乃是就事物上說不知義在心上其體段如何曰義之在心乃是決裂果斷者也利物足以和義此數句最難看老蘇論此謂慘殺爲義必以利和之如武王伐紂義也若徒義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心必散財發

粟而後可以和其義若如此說則義在利之外分截成兩段了。看來義之爲義只是一箇宜其初則甚嚴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直是有內外之辨君尊于上臣恭于下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似若不和之甚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則其和也孰大于是至于天地萬物無不得其所亦只是義之和爾此只是就義中便有一箇和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爲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卽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然那句解得不似此語却親切正好去解那句義初似不和而却和截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不和生于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奎

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爲宜則義有在外意須如程子言處物爲義則是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父子欲其親云云曰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則便自然有親有君臣則便自然有敬因指座間搖扇者曰人熱自會搖扇不足欲其搖扇也

一心之謂誠盡己之謂忠存于中之謂孚見于事之謂信

誠者實有之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方見謹字未如敬敬文未如誠程子曰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敬尚是著力

主于內爲忠見于外爲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忠因恕見恕由忠出

一譬如元氣八萬四千毛孔無不通貫是恕也又曰一以貫之只是萬事一理伊川謂言仁義亦得蓋仁是統體義是分別某謂

言禮樂亦得樂統同禮辨異言畢復抗聲而誦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錯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吳伯英問伊川言權卽是經何也曰某嘗謂不必如此說孟子分明說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權與經豈容無辨但是伊川見漢儒只管言反經是權恐後世無忌憚者皆得借權以自飾因有此論耳然經畢竟是常權畢竟是變又問某欲以義字言權如何曰義者宜也權固是宜經獨不宜乎或問經與權之義曰公羊以反經合道爲權伊川以爲非若平看反經亦未爲不是且如君臣兄弟是天地之常經不可易者湯武之誅桀紂却是以臣弑君周公之誅管蔡却是以弟殺兄豈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奎

不是反經但時節到這裏道理當恁地做雖然反經却自合道理但反經而不合道理則不可若合道理亦何害於經乎又曰合於權便是經在其中正甫謂權義舉而皇極立權義只相似曰義可以總括得經權不可將來對權義當守經則守經義常用權則用權所以謂義可以總括得經權不可權義並言如以兩字對一字當云經權舉乃可伊川曰惟義無對伊川所謂權便是經亦少分別須是分別經與權自是兩物到得合于權便自與經無異如此說乃可

經是常行道理權則是那常理行不得處不得已而有所通變底道理權得其中固是與經不異畢竟權則可暫而不可常龜山云權者經之所不及這說却好蓋經者只是存得箇大法正當底道理而已蓋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

于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所以說中之爲貴者權權者卽是經之要妙處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一終

室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二

凡三百七條

行宮便殿奏劄曰爲學之要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惟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是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急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食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急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一不自覺而馳騁飛揚以循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常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

文集  
下同

答張欽夫曰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逕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飲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爲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爲愈也熹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墮墮其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爲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

答張欽夫曰子澄所引馬范出處渠輩正坐立志不彊而聞見駁雜胸中似此等草本太多每得一事可借以自便即遂據之以爲定論所以緩急不得力耳近來尤覺援引學者大是難事蓋不博則孤陋而無徵欲其博則又有此等駁雜之患況其才質又有高下皆非可以一格而例告之又曰大率學者須更令廣讀經史乃有可據之地然又非先識得一箇義理蹊徑則亦不能讀正惟此處爲難耳

答張欽夫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卽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不見卽莽莽蕩蕩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所爲我矣伊川先生曰他

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和虛空沙界爲己身而不敬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

答呂伯恭曰持養斂藏之誨敢不服膺然有所不得已者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其他紛紛者固所不論而賢如吾伯恭者亦尚安於習熟見聞之地見人之詭譎誣聖肆爲異說而不甚以爲非則如熹者誠亦何心安於獨善而不爲極言覈論以曉一世之昏昏也使世有任其責者熹亦何苦而謏謏若是乎設使顏子之時上無孔子則彼其所以明道而救世者亦必有道決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以獨善其身而已故孟子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揚子雲之徒益未免將顏子只做箇塊然自守底好人看若近世則又甚焉其所論顏子者幾於釋老之空寂矣熹竊謂學者固當學顏子者如克己復禮不遷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三

怒貳過不伐善施勞之類造次顛沛所不可忘但亦須審時措之宜使體用兼舉無所偏廢乃爲盡善若用有所不周則所謂體者乃是塊然死物而已豈真所謂體哉觀伊川先生十八歲時上書所論顏子武侯所以不同與上蔡論韶武異處便見聖賢之心無些私意只是畏天命循天理而已此義與近世論內修外攘之說者亦相貫夫吾之所以自治者雖或有未足然豈可以是以而遂廢其討賊之心哉

答呂伯恭曰仁說近再改定此說固太淺少含蓄然竊意此等名義古人之教自其小學之時已有明白分明訓說而未有後世許多淺陋玄空上下走作之弊故其學者亦曉然知得如此名字但是如此道理不可不著實踐履所以聖門學者皆以求仁爲務蓋皆已略曉其名義而求實造其地位也若似今人茫然

理會不得則其所汲汲以求者乃其平生所不識之物復何所向望愛說而知所以用其力邪故今日之言比之古人誠爲淺露然有所不得已者其實亦只是祖述伊川仁性愛情之說但剔得名義稍分界分脈絡有條理免得學者枉費心神胡亂揣摩喚東作西爾若不實下恭敬存養克己復禮之功則此說雖精亦與彼有何干涉耶故却謂此說正所以爲學者向望之標準而初未嘗侵過學者用功地步

答劉子澄曰學者正欲胸中廓然大公明白四達方於致知窮理有得力處今乃追咎往昔念念不忘竊恐徒自煎熬無復理義悅心之味也程子所謂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亦正慮此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能不遺寸晷而不計近功則終必有至矣大抵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言無窮今必推之使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四

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

與劉子澄曰別後惜取光陰須看教滿肚疑難不能得相見相見後三五日說不透方是長進也

與劉子澄曰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爲修業也

答陸子壽曰大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意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

答陳同甫曰以老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爲動心

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跡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責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爲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爲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五

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差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終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至於儒者成人之論專以儒者之學爲出於子夏此恐未可懸斷而子路之問成人夫子亦就其所及而告之故曰亦可以爲成人則非成人之至矣爲子路爲子夏此同在學者各取其性之所近然臧武仲卞莊子冉求中間插一箇孟公綽齊手並脚又要文之以禮樂亦不是管仲蕭何以下規模也

答陳同甫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枯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於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自孟子既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

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觀其所謂學成人而不必於儒攬金銀銅鐵爲一器而主於適用則亦可見其立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辨說所能文者矣夫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夫子所謂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恐其畔棄繩墨脫略規矩進不得爲君子退不得爲小人正如攬金銀銅鐵爲一器不惟壞却金銀而銅鐵亦不得盡其銅鐵之用也

與郭冲晦曰西銘之書橫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爲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爲父坤之爲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爲同胞物爲吾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爲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爲我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況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顯達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差等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又曰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

答林謙之曰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



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寔學者。其以此與。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於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爲險怪懸絕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却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爲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

答江元適曰。聖人之學。所以異於老釋之徒者。以其精粗隱顯。體朱子文語纂編卷二十一

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極乎高明。而見於言行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高明中庸。實無異體故也。故曰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又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聖人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答江元適曰。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卽所謂仁。而於其間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繆。卽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相爲用。其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間。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否。亦不離乎一念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差殊觀也。孟

子告齊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謂知言之要矣。

答林正夫曰。蓋嘗聞之先生君子。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爲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后之。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覘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真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十一

九

成耳

答許順之曰。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豈曾離此來。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正是鶻崙吞棗。向來李丈說鐵籠罩却之病。恐未免也。

答許順之曰。所謂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只此二十餘字。無一字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爲得。且此心是箇什麼。又如何其可棲也耶。聖賢之言。無精粗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真看得破。便成已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爲資吾神養。吾真者而設哉。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看。直是全無交涉。



答魏元履曰尋常讀書只爲胸中偶有所見不能默契故不得已而形之於口恐其遺忘故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初不覺其成說也若讀書先有立說之心則此一念已外馳矣若何而有味耶答胡廣仲曰動靜二字相爲對待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者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然而必曰主靜云者蓋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來論又有動則離性之說此尤所未喻蓋人生而靜雖天之性感物而動亦性之欲若發而中節

節之間耳  
答吳晦叔曰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如子思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知至之類是也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對進退爲先程子謂未至知終皆在忠信修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

皆所以使之卽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類知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其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則自其常視毋詘男唯女命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滿養履踐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爲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口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

答石子重曰熹竊謂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

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卽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尚何學之爲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盡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循先儒之說也。

答石子重曰。敬字之說深契鄙懷。只如大學次序亦須如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誠意正心。及其誠意正心却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須是密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此有始終之異耳。其實始終是箇敬字。但敬中須有體察功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觀夫子答門人爲仁之問。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主

不同。然大要以敬爲入門處。正要就日用純熟處識得。便無走作。非如今之學者。前後自爲兩段行解。各不相資也。

答李伯諫曰。承論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辨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爲人而不爲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爲外事。若實有爲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工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

也哉。至於易之爲書。因陰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無所不備。尤不可以是內非外。厭動求靜之心讀之。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主

答蔡季通曰。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卽其已合而晰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在。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謂氣之所爲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爲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爲便致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爲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爲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嘗爲一身萬物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爲。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凡物剖判之初。但當論其善而不中。惟精惟一。所以審其善不善也。充其善。則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爲不善。而不容其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論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既屬乎形氣之偶然。則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爲道心。而欲據之以爲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爲主也。雖言養氣。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論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不察。其他如分別中與過不及處。亦覺有差。但既無與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

答梁文叔曰。近看孟子見人卽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

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淵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典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

答江德功曰。聖賢之言。意旨深遠。仔細反覆。十年二十年。尚未見到一二分。豈可如此纔方撥冗看得一過。便敢遽然立論。似此恐不但解釋文義有所差錯。且是氣象輕淺。直與道理不相似。願且放下此意思。將聖賢言語反覆玩味。直是有不通處。方可權立疑義。與朋友商量。庶幾少有沈浸濃郁氣象。又曰。學者以玩索踐履爲先。不當汲汲於著述。既妨日用。切己工夫。而所說又未必是。徒費精力。又曰。大抵只是日前學佛玄妙之見。尚在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丙

故以理爲外。以事爲粗。而必以心法爲主。此是義理本然大差。繆處。不但文義之失。然在今日德功病痛。尚是第二義。却是日用之間。自己分上。更不曾實下工夫。而窮日夜之力。以爲穿鑿附會之計。此是莫大之害。正使撰得都是。亦無用處。不得力。況其乖戾。日甚一日。豈不枉費工夫。虛度光陰。不惟無益。而反有害乎。意之鄙意。竊願德功放下目前許多玄妙骨董。卽就日用存主。應接處。實下功夫。理會箇敬肆義利。是非得失之判。若要讀書。卽且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有事迹。可按據處。看取道理。體面。涵養德性。本原久之。漸次踏著實地。卽此等說話。須自見得黑白。不須如此勞心費力矣。若必欲便窮竟此說。亦請先罷穿鑿已見。且更追思今日以前。凡意所說與德功不同者。并合兩家。寫作一處。仔細較量。考其是非。痛加辨詰。亦庶幾

有究竟處。不至如今日只見一邊。不相照應。而信口信筆。無有了期也。

答吳德夫曰。承論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於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歎。而問無箇決之議也。易之爲義。乃指流行變易之體而言。此體生生元無間斷。但其間一動一靜。相爲終始耳。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此體在人。則心是已。其理則所謂性。其用則所謂情。其動靜則所謂已發未發之時也。此其爲天人之分。雖殊。然靜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五

而此理已具。動而此用實行。則其爲易一也。若其所具之理。所行之用。合而言之。則是易之有太極者。昨來南軒嘗謂太極所以明動靜之蘊。蓋得之矣。試以此說推之。非惟見得易字意義分明。而求仁用力要處。亦可得矣。

答廖子晦曰。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蓋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接事物。處理當如彼。而我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血氣。人欲之私。然只似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

答廖子晦曰。曾點一段集註中。所引諸先生說。已極詳明。蓋以其所見而言。則自源徂流。由本至末。堯舜事業。何難之有。若以事實言之。則既曰行有不揜。便是曾點實未做得。又何疑哉。聖人

與之蓋取其所見之高所存之廣耳。非謂學問之道只到此處便爲至極而無以加也。上蔡所記伊川與之答問天下何思何慮一段語意亦正類此然則學者觀此要當反之於身須是見得會點之所見存得會點之所存而日用克己復禮之功却以顏子爲師庶幾足目俱到無所欠闕橫渠先生所謂心要弘放文要密察亦謂此也。

答廖子晦曰詳來喻。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工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耳。此其意則然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去

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原之計而却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

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

答呂道一曰大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爲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哉。且古之君子所以汲汲於學者不爲其終有異於物而勤故亦不爲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不爲其有名而勸故亦不爲其無名而沮也不爲其有利而爲故亦不爲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益儼然無有所爲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

答黃直卿曰別紙之喻如此處心甚善然而吾不得不然耳。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七

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能逆睹者非獨建立事功爲然也。如此則知處不期寬而自寬行處不期遠而自遠矣。試更思之。

答呂子約曰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今亦但當用力於恭敬持養之地而玩意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悔咎剋責如此太深却恐有害清明和樂之氣象亦足以妨日新之益也。

呂子約問主忠信之言後于不重則不威其意何如。答曰聖賢所言爲學之序例如此先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却打入無形影無稽考處去也。答呂子約曰前書所喻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不曾做得工夫今若更不補填終成欠闕却爲大學之

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內重外之意。氣象殊不能平。愚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八字乃來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悞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六

甚邪

答呂子約曰。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待得流於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

答呂子約曰。只是不曾子細看。先橫著一箇人我之見在胸中。於己說。則只尋是處。雖有不是。亦瞞過了。於人說。則只尋不是處。吹毛求疵。多方駁難。如此則只長得私見。豈有長進之理。

答呂子約曰。所論前論未契。今且當以涵養本原。勉強實履爲事。此又錯了也。此是見識大不明。須痛下功夫。鑽研勘覈。敏透。

徹了。方是了當。自此以後。方有下手涵養踐履處。如橫渠先生所見。只是小小未瑩。伊川先生猶令其且涵泳義理。不只說完。養思慮了。便休也。如今乃是大段差舛。却不汲汲向此究竟。而去別處閒坐。道我涵養本原。勉強實履。又聞手寫六經。亦是無事費日。都不是長進底道理。要須勇猛捐棄舊習。以求新功。不可一向如此悠悠閒過歲月也。大抵學問只有兩途。致知力行而已。在人須是先依次第。十分著力。節次見效了。向後又看甚處欠闕。即便於此更加功夫。乃是正理。今却不肯如此。見人說著自家見處。未是却不肯服。便云且待我涵養本原。勉強實履。此如小兒迷藏之戲。你東邊來。我即西邊去。閃你西邊來。我又東邊去。避如此出沒何時。是了邪。

答呂子約曰。大抵爲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講論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要如此用功。即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量。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竟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拾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玄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閒話說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九

答呂子約曰。大抵學問功夫。看得規模定後。只一向著力。挨向前去。莫問如何若何。便是先難後獲之意。若方討得一箇頭緒。不曾做得半月十日。又却計較以爲未有效驗。遂欲別作調度。則恐一生只得如此移東換西。終是不成家計也。

答林伯和曰。聖人之教。博之以文。然後約之以禮。而大學之道。以明明德爲先。新民爲後。近世語道者。務爲高妙直截。既無博文。

之功。而所以約之者。又非有復禮之實。其工於記誦文詞之習者。則又未嘗反求諸身。而囂然遽以判斷古今高談治體自任。是皆使人迷於入德之序。而陷於空虛博雜之中。其資質敦篤。潛實可以爲善。而智識或不逮人者。往往尤被其害。此不可不察也。爲老見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爲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卽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卽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三

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斷不使有頃刻悠悠怠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勿通當世之務。益亦未晚。今不須預爲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爲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

答陳膚仲曰。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發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

答滕德章曰。學問別無他巧。只要持守純固。講誦精熟耳。兩事皆

以專一悠久爲功。三問斷爲敗。

答潘端叔曰。示論講學之意甚善。但此乃吾人本分事。只以平常意思密加懲實。久遠功夫。而勿計其效。則從容之間。日積月累。而忽不自知其益矣。近時學者。求問計獲之私勝。其於學問思辨之功。未加毫末。而其分畫布置。準擬度量之意。已譁然於其外矣。是以內實不足。而遊聲四馳。及其究也。非徒無益於己。而

其爲此學之累。有不可勝言者。

答鄭仲禮曰。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未必能通而不誤乎。近覺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出於此。不可不深戒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三

答程正思曰。異論紛紜。不必深辨。且於自家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急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口不可廢。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爲競辨之端。無益於事。

答董叔重曰。示喻日用功夫。更於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爲佳。讀書亦是如此。先自看大指。却究諸說。一就自己分上。體當出來。庶幾得力耳。

答黃子耕曰。以道心爲主。則人心亦化而爲道心矣。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然在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也。

答吳伯豐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益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

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

答吳伯豐曰閨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學得以自警然覺得今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略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流譎狠狠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功夫此不可不自反也

答汪長孺曰既云識得八病遂見天理流行昭著無絲毫之隔不知如何未及旋踵便有氣盈矜暴之失復生大疑鬱結數日首尾全不相應似是意氣全未安帖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全似江西氣象其徒有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嘗舉賈生論胡亥語戲之今乃復見此蓋不約而同也此須放下只且虛心平意玩味聖賢言語不要希求奇特庶幾可掬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王

答劉公度曰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子細究竟至於持守却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間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爲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稍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

答胡季隨曰言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不睹不聞與持守不同乃是其成體之至無管如云處於無聲無形無形無聲此等耳目不及無聲無形無聲無形見處却可謂略而特然於此加功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原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觀兩莫字即見此處是念慮欲萌不可不下工夫處故於全體工夫之中就其更切處察其私欲不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體工夫既無間斷即就

此處略如提攜便自無透漏也

答胡季隨曰大抵爲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工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爲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

答胡季隨曰不要思想準擬融釋灑落底功效判著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功夫久遠須自有得力處所謂先難而後獲也

答項平父曰示諭此心元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時常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爲學之方周遍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則只恃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爲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王

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攪拏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

答王季和曰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跋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



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

答陳正己曰示喻爲學大致及別紙數條皆已深悉但區區於此有不能無疑者蓋上爲靈明之空見所持而不得從事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下爲俊傑之豪氣所動而不暇用力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本是以所論嘗有厭平實而趨高妙輕道義而喜功名之心其浮陽動俠之意往往發於詞氣之間絕不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西

類聖門學者氣象不知向來伯恭亦嘗以是相規否也熹自年十四五時即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意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覆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者真不妄也

答郭希呂曰示喻所以居家事長之意甚善甚善此事他人無致力處正唯自勉而已但謂學問大端不敢躐等言之則鄙意有所未曉者夫學問豈以他求不過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但其功夫所施有序而莫不以愛親敬長爲先非謂學問自是一事可以置之度外而姑從事於孝友之實也故熹竊願昆仲相與深察此意而講於所謂學問之大端者以求孝弟之實則閭門之內倫理益正恩義益篤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若以學問爲

一大事不可幾及而汲汲然徒弊精神於科舉文字之間乃欲別求一術以爲家庭雍睦悠久之計竊恐天理不明人欲橫生其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慮不可勝防者不審賢者以爲如何又曰人心有全體運用故學問有全體工夫所謂孝弟乃全體中之一事但比他事爲至大而最急耳固不可謂學者止此一事便了而其餘事可一切棄置而不問也故聖賢教人必以窮理爲先而力行以終之蓋有以明乎此心之全體則孝弟固在其中而他事不在其外孝弟固不容於不勉而他事之緩急本末亦莫不有自然之序苟不明此則爲孝弟者未免出於有意且又未必能盡其理而爲衆事之根本也今以六經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諸書考之可見矣希呂自謂多病故不能精思博學而姑用力於其所及則固已爲自棄而猶可諉曰近本若遂以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五

爲孝弟之外更無學問則其繆見甚矣且誠多病而不能精思博學矣則又曷爲而苦心竭力以從事於科舉之文耶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雖曰不厚於利而薄於義吾不信也

答李時可曰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此誠所以爲物之終始而人心不誠則雖有所爲皆如無有也蓋始而未誠則事之始非始而誠至之後其事方始終而不誠則事之終非終而誠盡之時其事已終若自始至終皆無誠心則徹頭徹尾皆爲虛僞又豈復有物之可言哉

答包詳道曰觀古人爲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剝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紐捏底工夫必要豁然頓



悟然後漸次修行也。曾子工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別有一節功夫。做到此。而曾子本心。斷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所論當論是非。不當論平險者。甚善。然是則必平正。緣不是。故有險耳。

答陳超宗曰。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惴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政爲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效也。

答徐載叔曰。所喻學者之害。莫大於時文。此亦救弊之言。然論其極。則古文之與時文。其使學者奔本逐末。爲害等爾。但此等物。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三

如淫聲美色。不敢一識其趣。便使人不能忘政。當以爲通人之蔽。不當以是爲當務。而切切留意也。

答葉正則曰。世衰道微。以學爲諱。上下相徇。識見議論日益卑下。彼既不足言矣。而吾黨之爲學者。又皆草率苟簡。未曾略識道理規模。工夫次第。便以己見。搏量湊合。撰出一般說話。高自標置。下視古人。及考其實。則全是含糊影響之言。不敢分明道著實處。竊料其心。豈無所疑。只是已作如此聲勢。不可復謂有所不知。遂不免一向自瞞。強作撐拄。未論他人。只自家方寸如何得安穩耶。又曰。孟子自許雖行霸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其根源。乃只在識破。誠淫邪遁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惟不能識此。而其所做家計。窠窟乃反在此四種病中。便欲將此見識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誤哉。

答方賓王曰。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

答方賓王曰。所喻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功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卽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答陳師德曰。嘗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三

近世荒誕怪謠。不近人情之說也。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騷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

答李子能曰。爲學十分要自己著力。然亦不可不資朋友之助。要在審取之耳。

答徐子融曰。講論是非。正爲自家欲明此理。不是攻人之惡。若理會得是。於自家分上。儘有得力處。若看錯了。卽終日閉口不別。是非。剗地不是矣。

答吳斗南曰。心不耐閒。亦是大病。此乃平時記憶討論。慣却心路。古人所以深戒玩物喪志。正爲此也。

答輔漢卿曰此箇道理功夫本不可有間斷時節目下雖無人講貫自己分上思索體認持守省察自不可頃刻虛度如此積累功夫則其間必有所大疑亦必有所大悟一旦相聚覲面相呈如決江河更無凝滯矣

答度周卿曰歲月易得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

答林德久曰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不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无

答曾光祖曰求其放心乃為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功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即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  
答曾景建曰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鄉來前輩蓋其天資超異偶自能之未必專以是為務也故公家舍人公謂王荆公曰文字不必造語及摹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況又聖賢道統正傳見於經傳者初無一言及於此乎至於讀書則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賢立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弟忠信收斂身心為先務然後即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指反覆推窮以求其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毫髮之不盡然後意誠心正身脩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

其正者若但泛然博觀而槩論以為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則吾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為彼之指本心講端緒者所笑矣

答杜貫道曰思慮亦不可過苦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散漫即便提撕即自常在此矣

答余國秀曰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己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此冊大抵不曾著實持守而遽責純熟之功不曾循序講究而務極精微之蘊正使說得相似只與做舉業一般於已分上全無干涉此正不貼裏之病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无

答孫仁甫曰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為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為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為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為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徒為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

答朱來曰前書下問之目皆所當疑但當自其近者以次詢究通

其一而後及其二則疑之釋也有漸矣若衆難羣疑輻輳於胸中僕懼其徒爲此擾擾而卒無開悟之日也

答或人曰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來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却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

答盧提幹曰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效矣

胡子知言疑義曰聖人下學而上達盡日用酬酢之理而天道變化行乎其中耳若有心要本天道以應人事則胸次先橫了一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三

物臨事之際著意將來把持作弄而天人之際終不合矣大抵自謝子以來雖說以灑掃應對爲學然實有不屑卑近之意故纔說灑掃應對便須急作精義入神意思想像主張惟恐其滯於小也

名堂室記曰熹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

暇夫外慕哉

跋黃仲本朋友說曰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其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三

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余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於情物事勢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

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貴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為寒心也已非夫彊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

讀唐志曰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三

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書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至重大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皆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三

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愈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磨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溯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為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為為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授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問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

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

答鞏仲至曰古之聖賢所以教人不過使之講明天下之義理以開發其心之知識然後力行固守以終其身而凡其見之言論措之事業者莫不由是以出初非此外別有岐路可施功力以致文字之華麗事業之恢宏也故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其所謂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真好惡之若其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修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修辭豈作文之謂哉又曰偶記頃年學道未能專一之時亦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五

嘗問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與衛劉紀行諸書並出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詩則如千雅章應物輩亦自有韻散之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高遠而自高遠矣又曰來論所

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腸胃間夙生輩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又曰夫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淡哉但對今之狂怪雕鏤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鹹苦澁則見其淡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非一而其高處無不出此謂有意於平淡者即非純古然則有意於今之不平淡者得爲純古乎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五

答楊宋卿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

答謝成之曰諸詩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若論爲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言以校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若但以詩言之則淵明所以爲高正在其超然自得無費安排處東坡乃欲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合湊得著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況今又出其後正使能困難而見奇亦豈所以言詩也哉

與黃直卿曰人之學所以不進只緣從初無入處不見其有可嗜之味而所以無入處又只是不肯虛心遜志耐煩理會更無他病也所論鞏仲至兩句切中其病渠苦心欲作詩而所謂詩者又只如此大抵人若不透得上頭一關則萬事皆低此話卒乍說不得也

跋韓魏公帖曰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

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三

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其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已甚事下類

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而點化出些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十分一作三分大學只出治光彩今都蹉過不能轉去做補填前日欠闕栽種後來合做底一作根株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立定腳力做去三十歲覺悟便從三十歲立定腳力做去縱待八九十歲覺悟也當據見定剗住硬寨做去

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所說地頭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待一箇頓段大項目工夫後方做得即今逐些零碎積累將去才等待大項目後方做即今便蹉過了學者只今便要去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三

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

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為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不是過外

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只是真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咏一晌說誠意又將誠意吟咏一晌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誦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為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干涉這裏須要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聖人是也學者須是立志今人所以悠悠者只是把學問不曾做一件事看

遇事則且胡亂恁地打過了。此只是志不立。

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爲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弱事。又曰爲學何用憂惱。但須令平易寬快去。寓舉聖門弟子。惟稱顏子好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知事大難。曰固是如此。某看來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著志。順義理做去。他無曉欲也。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人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沉沉。半上落下。不濟得事。

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

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却須要待明日。今月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三

小立課程。大做工夫。

工夫要趨期限要寬。

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

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今日三萬竈。明日二萬竈。後日一萬竈。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入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因舉浮圖語曰。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宗杲云。如載一車兵器。逐件取出來弄。弄了一件。又弄一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只有寸鐵便可殺人。

且如項羽救趙。既渡。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若瞻前顧後。便做不成。

如居燒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

爲學極要求把箇處著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

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

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三

學者須是爲己。譬如吃飯。寧可逐些喫。令飽爲是乎。寧可鋪攤放門外。報人道我家有許多飯。爲是乎。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

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今人只是強探向上去。古人則逐步實做將去。

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而全不會相干涉。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處。不知自低處不理會。終無至高處之理。



某適來因澡浴得一說大抵指背須從頭徐徐用手則力省垢可去若於此處指又於彼處指用力雜然則終日勞而無功學問亦如此若一番理會不了又作一番理會終不濟事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喫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因論爲學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

開闢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

學者須養教氣字開闢弘毅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

欲執德弘者人之爲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罕

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

今學者之於大道其未及者雖是遲鈍却須終有到時惟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三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矣不爾則亦何補於事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

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

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自修

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腳說但只要分先後輕重論先後當以致知爲先論輕重當以力行爲重

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須理會相發且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今人知不得便推說我行未到行得不是便說我知未至只管相推沒長進因說一朋友有書來見人說他說得不是却來說我只是踐履未至涵養未熟我而今且未須考究且理會涵養被他截斷教人與他說不得都只是這箇病

某與一學者言操存與窮格不解一上做了如窮格工夫亦須銖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罕

積寸累工夫到後自然貫通若操存工夫豈便能常操其始也操得一霎旋旋到一食時或有走作亦無如之何能常常警覺久久自能常存自然光明矣

思索義理涵養本原

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不得

擇之問且涵養去久之自明曰亦須窮理涵養窮索二者不可廢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如溫公只恁行將去無致知一段

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

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



要放肆。到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

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却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已便自克。如誠則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如將息，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功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望

當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道夫曰：泛泛於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功，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功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功夫爾。

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

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

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腳立定是敬，才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目見物便是義。

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他盡淨。

正淳曰：平日無涵養者，臨事必不能強勉省察。曰：有涵養者，固要省察，不曾涵養者，亦當省察，不可道我無涵養工夫。後於已發處更不管他。若於發處能點檢，亦可知得是與不是。今言涵養，則曰：不先知理義底，涵養不得。言省察，則曰：無涵養，省察不得。二者相捱，却成擔開。又曰：如涵養熟者，固是自然中節，便做聖賢，於發處亦須審其是非而行。涵養不熟底，雖未必能中節，亦須直要中節，可也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

公是仁之方法，人身是仁之材料。

或問仁與公之別。曰：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望

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己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

王景仁問仁。曰：無以爲也。須是試去屏疊了私欲，然後子細體驗本心之德，是甚氣象，無徒講其文義而已也。

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底而後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畢竟仁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須並義禮知三字看。欲真箇見得仁底模樣，須是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今人說皆道是甜不曾喫著，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不知甜是甚滋味。

學者輕於著書，皆是氣識淺薄，使作得如此橫渠謂義理深沈，方

有造非淺易輕浮所得也。此語最佳。

學問只理會箇是與不是。不要添許多無益說話。今人爲學多是爲名。又去安排討名。全不顧義理。說范載證父者。以爲直及加刑。又請代受。以爲孝。孔子曰。父一也。而取二名。此是宛轉取名之弊。學問只要心裏見得分明。便從上面做去。如殺身成仁。不是自家計較。要成仁方死。只是見得此事。生爲不安死爲安。便自殺身。旁人見得。便說能成仁。此旁人之言。非我之心。要如此所謂經德不回。非以干祿哭死而哀。非爲生也。若有一毫爲人之心。便不是了。南軒云。爲己之學。無所爲而然。是也。

今來專去理會時文。少間身已全做。不是這是一項人。又有一項人。不理會時文。去理會道理。少間所做底事。却與所學不相關。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要躬行。也不須去講學。這箇少間只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四

是做得會差。亦不至大狼狽。只是如今如這般人。已是大段好了。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爲己也。聖人教人。只是爲己。

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己些子事。

學者須是爲己。聖人教人。只在大學第一句明明德上。以此立心。則如今端已斂容。亦爲己也。讀書窮理。亦爲己也。做得一件事。

是實。亦爲己也。聖人教人持敬。只是須著從這裏說起。其實若知爲己後。卽自然著敬。

問爲己。曰。這須要自看逐日之間。小事大事。只是道我合當做。便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爲。且如讀書。只道自家合當如此讀。合當如此理會。身己才說要人知。便是有所爲。如世上人才讀書。便安排這箇好做時文。此又是爲人之甚者。

問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曰。這箇須先識得外面一個規模如此大了。而內做工夫以實之。所謂規模之大。凡人爲學。便當以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爲事。不成。只要獨善其身便了。須是志於天下。所謂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所學也。所以大學第二句便說在新民。

或以明明德譬之磨鏡。曰。鏡猶磨而後明。若人之明德。則未嘗不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五

明。雖有昏蔽之極。而其善端之發。終不可絕。但當於其所發之端。而接續光明之。令其不昧。則其全體大用。可以盡明。且如人知己德之不明。而欲明之。只這知其不明。而欲明之者。便是明德。就這裏便明將去。

或問明德新民。還須自家德十分明後。方可去新民。曰。不是自家德未明。便都不管著別人。又不是硬要去新他。若大段新民。須是德十分明。方能如此。若小小效驗。自是自家這裏如此。他人便自觀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是如此。

自謂能明其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如佛老便是。不務明其德。而以政教法度爲足。以新民者。如管仲之徒便是。略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者。如前日所論王通便是。看他於己分上。亦甚修飾其論。爲治本末。亦有條理。甚有志於斯世。只是規模淺狹。

不會就本原上著功。便做不徹。須是無所不用其極。方始是看古之聖賢。別無用心。只這兩者是喫緊處。明明德便欲無一毫私欲。新民便欲人於事物上皆是當正。如佛家說爲此一大事因緣。出見於世。此亦是聖人一大事也。千言萬語只是說這箇道理。若還一日不扶持。便倒了。聖人只是常欲扶持這箇道理。教他撐天拄地。

白人受之。喚做明德。自天言之。喚做明命。今人多鶻鶻突突。一似無這箇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凜凜然不敢放肆。見許多道理都在眼前。又曰。人之明德。卽天之明命。雖則是形骸間。隔然人之所以能視聽言動。非天而何。

格物是夢覺關。格得來是覺。格不得只是夢。誠意是善惡關。誠得來是善。誠不得只是惡。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却一節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尚有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吳

些工夫。只爲天下濶。須著如此點檢。又曰。誠意是轉關處。又曰。誠意是人鬼關。誠得來是人。誠不得只是鬼。

意不誠。底是私過。心不正。底是公過。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便是知之至。知之未嘗復行。便是意之實。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只是那微有差失。便是知不至處。

學而篇。皆是先言自修。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人則孝。出則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母友不如己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今人都不去自修。只是專靠師友說話。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自是不相干。還要他知做甚。自家爲學之初。便自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後。真能不要人知。爾若鍛鍊

未能得十分如此成熟。心裏固有時被他動。及到這裏。方真箇能人不我知。而不慍也。

禪家云。三家邨也有叢林。須是自去做工夫。得七八分了。方來從師友質正。當此時。一兩句便可剖判。今來此逐旋學也。難。又云。能久從師去也好。

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如爲孝。是心中得這箇孝。爲仁。是心中得這箇仁。若只是外面。恁地中心不如此。便不是德。凡六經言德字之意。皆如此。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者。謂實得於心。方爲德也。

世間千岐萬路。聖人爲甚不向別路去。只向這一路來。志是心之深處。故醫家謂志屬腎。如今學者。誰不爲學。只是不可謂之志於學。如果能志於學。則自住不得。學而時習之。到得說後。自然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吳

一步趨一步去。雖中間有難行處。亦不憚其難。直做教徹。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不要失了。日用間著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此心之所當知。事是此心之所當爲。不要埋沒了他。可惜。只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至大至公。皆要此心爲之。又云。人心皆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入來。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刮得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

仲愚問。默識心融如何。曰。說箇融字最好。如消融相似。融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在肚裏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能滋益體膚。須是融化。在滓便下去。精英便充於體膚。故能肥潤。如孔子告曾子一貫之語。他人聞之。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便能融化。故發忠恕而已出來。

問見義不爲無勇。這亦不爲無所見。但爲之不力。所以爲無勇也。曰。固是見得是義。而爲之不力。然也是先時見得未分明。若已見得分明。則行之自有力。這般處。著兩下並看。就見義不爲上看。固見得知之。而不能爲。若從源頭上。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爲之不力。

問集註云。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以泳觀之。亦有始立之志。不足以帥久縱之氣者。曰。也是志不足。問養得志完全時。只在持守否。曰。持守體察講學。考索。凡聖人所說底。皆著去做。問須有一箇本領。曰。貫通處只是敬。問南軒云。敬字貫通動靜。而以靜爲本。曰。那是就那主靜上說。閒時若靜坐些小。不妨。因舉明道教上蔡且靜坐。彼時却在扶溝縣學中。明道言。賢只是聽某說話。更不去行。上蔡對以無可行處。明道教他且靜坐。若是在家有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哭

父母合當奉養。有事務合當應接。不成只管靜坐休。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曰。再斯可矣。聖人也。只是大槩如此說。如明理底人。便思三兩番。亦不到得私意起。又如魯鈍底人。思一兩番不得。第三四番思得之。無定。然而多思。大率流而入於私意底多。雖此是聖人就季文子身上說。然而聖人之言。自是渾厚。占得地位濶。再斯可矣。是常法。大槩當如此。

問居敬而行簡。曰。這簡是兩件工夫。如公所言。則只是居敬了。自然心虛理明。所行自簡。這簡只說得一邊。居敬固是心虛。心虛固能理明。推著去。固是如此。然如何會居敬了。使自得。他理明更有幾多工夫在。若如此說。則居敬行簡底。又那裏得來。如此則子桑伯子大故是箇居敬之人矣。世間有那居敬而所行不簡。如上蔡說。呂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是請客也。

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自有這般人。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能勞擾得。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爲相。每日酣飲不事事。隔牆小吏酣歌叫呼。參亦酣飲歌呼以應之。何有於居敬耶。據仲弓之言。自是兩事。須子細看始得。又曰。須是兩頭盡。不只偏做一頭。如云內外。不只是盡其內而不用盡其外。如云本末。不只是致力於本而不務乎其末。居敬了。又要行簡。聖人教人爲學。皆如此。不只偏說一邊。敬之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莫只是靜後能如此否。曰。聖賢之意。不如此。如今卒然有箇可怒底事在眼前。不成說且教我去靜。蓋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故怒於甲時。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而遷也。見得道理透。則既知有過。自不復然。如人錯喚烏喙才覺了。自不復喚。若專守虛靜。此乃釋老之謬學。將來和怒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哭

無了。此成甚道理。聖賢當怒自怒。但不遷爾。見得道理透。自不遷。不貳。所以伊川謂顏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蓋欲見得此道理透也。立之因問明道云。能於怒時遷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又是怎生。曰。此是明道爲學者理。未甚明底說。言於怒時。且權停閣這怒。而觀理之是非。少間自然見得當怒不當怒。蓋怒氣易發難制。如水之澎湃。能權停閣這怒。則如水漸漸歸港。若顏子分上。不消如此說。只是見得理明白。不遷不貳矣。

問由求所以未仁。如何。曰。只爲他工夫未到。問何謂工夫。先生不答。久之。乃曰。聖門工夫。自有一條坦坦然路徑。諸公每日理會何事。所謂工夫者。不過居敬窮理以修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工夫。未到此田地。不若顏子。故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

理工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

耳無有不聰目無有不明心無有不仁然耳有時不聰目有時不明心有時不仁問莫是心與理合而爲一曰不是合心自是仁然私欲一動便不仁了所以說仁人心也學理會甚麼事只是理會這些子又曰人只是一箇不肯學須是如喫酒自家不愛喫硬將酒來喫相將自然要喫不待強他如喫藥人不愛喫硬強他喫

爲學正如推車子相似才用力推得動了便自轉將去更不費力故論語首章只說箇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便言其效驗者蓋學至說處則自不容己矣

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間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至

義理純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你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去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你去何處討將次思量得人成病而今一部論語說得恁分明自不用思量只要著實去用功如前日所說人心道心便只是這兩事只去臨時思量那箇是人心那箇是道心便顏子也只是使得心聽命於道心後不被人心勝了道心你而今便須是常揀擇教精使道心常常在裏面如箇主人人心如客樣常常如此無間斷則便能允執厥中

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如此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汎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

博學亦非謂欲求異聞雜學方謂之博博之與約初學且只須作兩途理會一面博學又白一面持敬守約莫令兩下相靠作兩路進前用工塞斷中間莫令相通將來成時便自會有通處若如此兩下用工成甚次第

某所說過底要諸公有所省發則不枉了若只恁地聽過則無益也一錄云說許多話曉得底自曉久之云如釋氏說如標月指月雖不在指上亦欲隨指見月須恁地始得久之云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又云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久之又曰昔有人問諸於一僧僧指面前花示之曰是甚麼其人曰花也僧云吾無隱乎爾此不是他無見處但見處說得粗了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居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至

鄉黨便恂恂在宗廟朝廷便便惟謹與上大夫言便問問與下大夫言便侃侃自有許多實事可見又曰程子說莊子說道體儘有妙處如云在谷滿谷在坑滿坑不是他無見處只是說得來作怪大抵莊老見得此影便將來作弄矜詫又曰黃帝問於廣成子云吾欲官陰陽以遂羣生東坡注云云是則是有此理如何便到這田地久之又云昔在一山上看潮來凡溪澗小港中水皆如生蛇走入無不通透甚好看識得時便是一貫底道理又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如日月雖此小孔竅無不照見此好識取

子貢所問以事功而言於本體初無干涉故聖人舉此心之全體大用以告之以己之欲立者立人以己之欲達者達人以己及物無些私意如堯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以至於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道理都擁出來又曰如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廣大心中流出某自十五六時聞人說這箇道理知道如此好但今日方識得如前日見人說鹽鹹今日食之方知是鹹說糖甜今日食之方知是甜

自志於道至依於仁是從粗入精自依於仁至游於藝是自本兼末能依於仁則其游於藝也蓋無一物之非仁矣因舉橫渠語云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此是橫渠赤心片片說與人如荀揚何嘗有這樣說話

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說聖人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志道據德依仁而後游藝也此說得自好

因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曰觀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臾停聖人爲學亦是從生至死只是如此無止法也

須是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心却被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只是箇枉死漢濟得其事如晉之荀息是也所謂君子者豈是斂手束脚底村人耶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會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

士不可以不弘毅先生舉程先生語曰重擔子須是硬著脊梁骨方擔荷得去

古人學樂只是收斂身心令人入規矩使心細而不粗久久自然養得和樂出來

問立於禮猶可用力詩樂既廢不知今何由興成之曰既無此家具也只得義理養其心若精別義理使有以感發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興於詩涵養從容無斯須不和不樂便是成於樂今禮亦不似古人完具且只得自存箇規矩收斂身心古人終日只在禮中欲少自由亦不可得

聖賢於節文處描畫出這樣子令人依本子去學譬如小兒學書其始如何便寫得好須是一筆一畫都依他底久久自然好去問博文是求之於外約禮是求之於內否曰何者爲外博文也是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自內裏做出來我本來有此道理只是要去求知須是致物須是格雖是說博然求來求去終歸於一理乃所以約禮也

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所以著力不得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了賢者若著力要不勉不思便是思勉了此所以說大段著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勉而至於不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於不思自生而至熟正如寫字一般會寫底固是會不會寫底須學他寫今日寫明日寫自生而至熟自然寫得

學者要須常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之襟懷方始不偏益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却小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底脫灑意思克己須著復於禮賀孫問非天理便是人欲克盡人欲便是天理

如何却說克己了又須著復於禮曰固是克己了便是理然亦有但知克己而不能復於禮故聖人對說在這裏若佛家儘有能克己者雖謂之無己私可也然却不曾復得禮也

問克己復禮疑若克己後便是仁不知復禮還又是一重工夫否曰已與禮對立克己已後必復於禮然後爲仁若克己已私便無一事則克己之後須落空去了且如坐當如尸立當如齋此禮也坐而倨傲立而跛倚此已私也克己已私則不容倨傲而跛倚然必使之如尸如齋方合禮也故克己者必須復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乃所以爲仁也又問克己復禮如何分精粗曰若以克己去己私言之便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闕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己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一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乃是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焉

精處

孔子告顏淵只說克己復禮若是克得己復得禮便自見仁分曉如往長安元不曾說與長安有甚物事如何但向說向西去少間他到長安自見得

敬之至固無己可克克己之至亦不消言敬敬則無己可克者是無所不敬故不用克己此是大敬如聖敬曰躋於緝熙敬止之敬也

邦有道之時不能有爲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且如舊日秦丞相當國有人壁立萬仞和宮觀也不請此莫是世間第一等人及秦既死用之爲臺諫則不過能論貪污而已於家國大計一無所建立且如子貢問士一段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人莫是至好而聖人必先之以行己有恥不辱君命爲上蓋孝弟之人亦

只是守得那一夫之私行不能充其固有之良心然須是以孝弟爲本無那孝弟也做不得人有時方得恰好須是充那固有之良心到有恥不辱君命處方是

問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說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

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然人亦自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得不是當若下學得是當未有不能上達釋氏只說上達更不理會下學然不理會下學如何上達

問終身行之其恕乎如何只說恕不說忠看得忠字尤爲緊要曰分言忠恕有忠而後有恕獨言恕則忠在其中若不能恕則其無忠可知恕是忠之發處若無忠便是做恕不出問忠恕看來也是動靜底道理如靜是主處動是用處不知是否曰聖人每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焉

就用處教人亦不是先有靜而後有動問看來主靜是做工夫處曰雖說主靜亦不是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亦須著事君親交朋友綏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閉門靜坐事物來時也不去應接云且待我去靜坐不要應又不可以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中須有箇商量倒斷始得這處正要著力做工夫不可皮膚說過去又曰動靜亦不是截然動截然靜動時靜便在這裏如人來相問自家去答他便動才答了便靜這裏既靜到事物來便著去應接不是靜坐時守在這裏到應接時便散亂了去然動靜不出一箇理知這事當做便順理做去便見動而靜底意思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顺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始能靜靜而能存養則應接處始得力須動時做工



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莫使工夫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若無工夫。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矣。動靜恰似船一般。須隨他潮去始得。浪頭恁地高。船也隨他上。浪頭恁地低。船也隨他下。動靜只是隨他去。當靜還他靜。當動還他動。又如與兩人同事相似。這人做得不是。那人便著救他。那人做得不是。這人便著去救他。終不成兩人相推。這人做不是。却推說不干我事。是那入做得如此。那人做不是。推說不干我事。是他做得如此。便不是相為底道理。又曰。所以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言涵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若不能以敬養在這裏。如何會去致得知。若不能致知。又如何成得這箇敬。

聖人之言。所以要辨別教分明。但只要義邊一直去。更不通思量。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第二著才說義。乃所以為利。固是義有大利存焉。若行義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只邪向那邊去。固是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纔於為仁時。便說要不遺其親。為義時。便說要不後其君。則是先有心於為利。聖賢要人止向一路做去。不要做這一邊。又思量那一邊。仲舒所以分明說不謀其利。不計其功。知言只是知理。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蓋知言本也。養氣助也。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識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告子則前後無引助。只恁孤立硬做去。所以與孟子不動心異也。至於集義工夫。乃在知言之後。不能知言。則亦不能集義。

問。如何是滿腔子皆惻隱之心。曰。腔只是此身裏虛處。問。莫是人。生來惻隱之心具足否。曰。如今也恁地看事。有箇不穩處。便自覺不穩。這便是惻隱之心。林擇之嘗說人七尺之軀。一箇鍼剗。著便痛。問吾身固如此處。事物亦然否。曰。此心應物不窮。若事物物嘗是這箇心。便是仁。若有一事不如此。便是這一處不仁了。問。本心依舊在否。曰。如今未便理會。在不在。論著理來。他自是在那裏。只是這一處不恁地。便是這一處不在了。如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忽然有一鄉人自不服化。稱王稱伯。便是這一處無君。君也只在那裏。然而他靠不得。不可道是天理只在那裏。自家這私欲放行不妨。王信伯在館中。范伯達問人。須是天下物物皆歸吾仁。王指窓櫺問范。曰。此窓還歸仁否。范默然。某見之。當答曰。此窓不歸仁。何故不打壞了。如人處事。但箇箇處。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至

得是。便是事事歸仁。且如窓也要糊得在那裏教好。不成沒巴鼻打壞了。問。仁者以萬物為一體。如事至物來。皆有以處之。如事物未至。不可得而體者。如何。曰。只是不在這裏。然此理也在這裏。若來時。便以此處之。

黃景申嵩老問。仁兼四端。意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公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慙。皇白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之。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



嘗止息。看如何枯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

朱蜚卿問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曰。如今恁地勉強安排。如何得樂。到得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己。只是要到這樂處。實是難在。若只恁地把捉安排。纔忘記。又斷了。這如何得樂。如何得生。問如今也且著恁地把捉。曰。同是且著恁地。須知道未是到處。須知道樂則生處是當到這地頭。恰似春月草木許多芽蘖。一齊爆出來。更止遏不得。賀孫問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這箇不是旋安排。這只就他初發上說。曰。只如今不能常會如此。孩提知愛其親。如今自失了。愛其親意思。及其長也。知敬其兄。如今自失了。敬其兄意思。須著理會。孟子所以說大人者。不失其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堯

赤子之心。須要常常恁地。要之須是知得這二者。使常見這意思。方會到得樂則生矣處。要緊却在知斯二者勿去是也。二句上。須是知得二者。是自家合有底。不可暫時失了。到得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既知了。又須著檢點教詳密。子細節節應拍。方始會不間斷。方始樂。方始生。又曰。樂則生。如水之流。撥盡許多擁塞之物。只恁地滔滔流將去。

某常說操則存。克己復禮。敬以直內等語。不須講量。不須論辨。只去操存克復便了。只今眼下便是用功處。何待擬議思量。與辨論是非講究道理不同。若此等處。只下著頭做便是。不待問人問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須從貧困艱苦中做來。方堅牢。曰。若不從這裏過。也不識所以堅牢者。正緣不曾親歷了。不識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

素不曾行。忽然一日撞行將去。少間定墮坑落堦去也。

既不以天壽貳其心。又須修身以俟。方始立得這命。自家有百年在世。百年之中。須事事教是當。自家有一日在世。一日之內。也須教事事是當。始得。若既不以天壽動其心。一向胡亂做。又不可如佛氏以絕滅為事。亦可謂之天壽不貳。然修身以俟一段。全不曾理會。所以做底事。皆無頭腦。無君無父。亂人之大倫。利善若只是利善。則易理會。今人所為處都是利。只管硬差排道。是善。今人只是差處多。只一條大路。其餘千差萬別。皆是私路。問集義反經之說如何。曰。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若便集義。且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其間却煞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為言。使大綱既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做。謂如造屋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堯

先有柱脚。然後窓牖有安頓處。

問既云上智。何以更有入心。曰。掐著痛。抓著癢。此非人心而何。人自有人心。道心一箇生於血氣。一箇生於義理。飢寒痛癢。此人心也。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此道心也。雖上智亦同。一則危殆而難安。一則微妙而難見。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乃善也。

致中和工夫如何便到。其始也不能一一常在十字上立地。須有偏過四旁時。但久久純熟。自別。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收其放心。操則存。此等處乃致中也。至於充廣其仁義之心等處。乃致和也。

其靜時思慮未萌。知覺不昧。乃復所謂見天地之心。靜中之動也。其動時發皆中節。止於其則。乃良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動中

之靜也

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而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而千萬人懼以至哀矜鰥寡。樂育英才。這是萬物育不是以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長幼相接相處。無不是這箇。卽這喜怒哀樂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更去那處尋實理流行。

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如何一日克己於家。便得天下以仁歸之。爲有此理故也。

誠是天理之實。然更無纖毫作爲。聖人之生。其稟受渾然。氣質清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卒

明純粹。全是此理。更不待修爲。而自然與天爲一。若其餘。則須是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如此不已。直待得仁義禮智與夫忠孝之道。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爲誠。有一毫見得與天理不相合。便於誠有一毫未至。如程先生說常人之畏虎。不如曾被虎傷者畏之。出於誠實。蓋實見得也。今於日用間。若不實見得是天理之自然。則終是於誠爲未至也。

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且如而今對人說話。若句句說實。皆自心中流出。這便是有物。若是脫空誑誕。不說實話。雖有兩人相對說話。如無物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如讀書半版以前。心在書上。則此半版有終有始。半版以後。心不在焉。則如不讀矣。

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老佛之學。

則說向高遠處。故都無工夫了。聖人雖說本體如此。及做時。須事事著實。如禮樂刑政。文爲制度。觸處都是體用。動靜互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闊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則便於本體有虧欠處也。

忠信所以進德。忠信實也。然從知上來。吾心知得是非端的是如此。心便實實。便忠信。吾心以爲實。然從此做去。卽是進德。修辭處立誠。又是進德事。

問修辭立其誠。何故獨說辭。得非只舉一事而言否。曰然。也是言處多。言是那發出來處。人多。是將言語做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

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說只恁地說。須自去下工夫。方見得是如此。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意。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卒

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夫。聖門學者。問一句。聖人答他一句。便領略將去。實是要行得。如今說得儘多。只是不曾就身已做。看某之講學。所以異於科舉之文。正是要切已行之。若只恁地說過。依舊不濟事。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問程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以此便謂之仁。曰亦是仁也。若能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能如是。則仁亦在其中。如克己復禮。亦是仁。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是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仁。看從那路入。但從一路入。做到極處。皆是仁。

需待也。以飲食宴樂。謂更無所爲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學道

者亦猶是也

問輔相裁成學者日用處有否曰饑食渴飲冬裘夏葛未相罔罟皆是

在天地則爲陰陽在人則爲善惡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善處便是陰善處便是陽上五陰下一陽是當沉迷蔽銅之時忽然一夕省覺便是陽動處齊宣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可謂極矣及其不忍殺鯀卽見善端之萌芽從這裏做去三王事業何患不到

問陽始生其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人於迷途之復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須莊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曰然又曰古人所以四十強而仕者前面許多年亦且養其善端若一下便出來與事物滾了豈不壞事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三

地中生木升汪丈嘗曰曾考究得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不長便將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於學不可一日少懈大抵德須日日要進若一日不進便退近日學者才相疎便都休了乾坤只是一箇健順之理人之性無不具此雖千萬人吾往矣便是健雖褐寬博吾不憚焉便是順如剛果奮發謙遜退讓亦是所以君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是剛強健之理如此至於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是異儒順之理如此但要施之得其當施之不當便不是乾坤之理且如孝子事親須是下氣怡色起敬起孝若用健便是悖逆不孝之子事君須是立朝正色犯顏敢諫若用順便是阿諛順旨中庸說君子而時中時中之道施之得其宜便是

問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既無邪何以不合正曰有人自

是其心全無邪而却不合於正理如賢智者過之他其心豈曾有邪却不合正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

蔡懋問書所謂降衷曰古之聖賢才說出便是這般話成湯當放桀之初便說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武王伐紂時便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傳說見高宗便說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遜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見古聖賢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

形骸上起底見識便是人心義理上起底見識便是道心心則一也微則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惟聖人便辨之精守得徹頭徹尾學者則須是擇善而固執之飢食渴飲人心也如是而飲食如是而不飲食道心也喚做人便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三

有形氣人心較切近於人道心雖先得之然被人心隔了一重故難見道心如清水之在濁水惟見其濁不見其清故微而難見人心如孟子言耳目之官不思道心如言心之官則思故貴先立乎其大者有道心則人心爲所節制人心皆道心也志氣清明思慮精一炯然不昧而常有以察於幾微之間則精矣立心之剛用力之篤毅然白守而常有以謹於毫釐之失則一矣

伸山甫之德柔嘉維則詩傳中用東萊呂氏說先生曰記得他甚主張那柔字文蔚曰他後一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松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曰如此則乾卦不用得了人之資稟自有柔德

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本朝范文正公富鄭公是以剛德勝如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蘇子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柔却柔得好今仲山甫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却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如此柔去便是人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仲山甫柔嘉維則必要以此爲入德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息

問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才是勝時不惟至於流與離卽禮樂便不在了曰這正在勝字緊要只才有些子差處則禮失其節樂失其和蓋這些子正是交加生死岸頭又云禮樂者皆天理之自然節文也是天理自然有底和樂也是天理自然有底然這天理本是儼侗一直下來聖人就其中立箇界限分成段子其本如此其末亦如此其外如此其裏亦如此但不可差其界限耳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寄

才差其界限則便是不合天理所謂禮樂只要合得天理之自然則無不可行也又云無禮之節則無樂之和惟有節而後有和也  
這箇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字古往今來曰宙無一箇物似字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多少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問此是誰語曰此是古人語象山常要說此語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裏面許多節拍却只守得箇空蕩蕩底公更有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拍却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

此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這般說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因云今且須涵養如今看道理未精進便須於尊德性上用功於德性上有不足處便須於講學上用功二者須相趨逼庶得互相振策出來若能德性常尊便恁地廣大便恁地光輝於講學上須更精密見處須更分曉若能常講學於本原上又須好覺得年來朋友於講學上却說較多於尊德性上說較少所以講學處不甚明了

問自太極一動而爲陰陽以至於五行爲萬物無有不善在人則才動便差是如何曰造化亦有差處如冬熱夏寒所生人物有厚薄有善惡不知自甚處差將來便沒理會了又問惟人才動便有差故聖人主靜以立人極歟曰然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寄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志固是要立得大然其中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致廣大而盡精微若曰未到伊尹田地做未得不成塊然喫飯都不思量天下之事若是見州郡行事有不可人意或百姓遭酷虐自家寧不惻然動心若是朝夕憂慮以天下國家爲念又那裏教你恁地來或曰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蓋有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方得曰然便是怕人倒向一邊去今人若不塊然不以天下爲志便又切切然理會不干己事如世間一樣學問專理會典故世務便是如此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合下學便是學此事既曰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成只恁地空說裏面有幾多工夫

明道答橫渠定性未能不動一章明道意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爲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

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於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爲須是內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却破物引去矣。

擴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是感而遂通。

心只是放寬平便大。不要先有一私意隔礙。便大。心大則自然不急迫。如有禍患之來。亦未須驚恐。或有所獲。亦未須便歡喜。在少間亦未必不禍。更轉爲福。福更轉爲禍。荀子言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蓋君子心大則是天心。心小則文王之翼翼皆爲好也。小人心大則放肆。心小則是褊隘。私吝皆爲不好也。

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鬪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人之分

禮主其減者。禮主於樽節。退遜檢束。然以其難行。故須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爲文。樂主其盈者。樂主於舒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於流蕩。故以反爲文。禮之進樂之反。便得情性之正。

仲思問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曰。最是他下得夾持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

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發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

康節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也。蓋天只是動。地只是靜。到得人便兼動靜。是妙於天地處。故

曰。人者天地之心。論人之形雖只是器。言其運用處却是道理。謂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爲品藻二人。蓋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大不是。將無處不窒礙矣。

上蔡曾有手簡云。大事未辦。李先生謂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是辦。

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思亦甚緊要。不可以不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竝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未害於未發。蘇李明以

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先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是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敢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雖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

李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然。猶有偏在灑落而行固好。未到灑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本行之待其著

察

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

因語某人好作文。曰。平生最喜作文。不得已爲人所託。乃爲之。自有一等人樂於作詩。不知移以講學。多少有益。符舜功曰。趙昌父前日在此好作詩。與之語道理。如水投石。

問前承先生書云。李先生云。賴天之靈。常在目前。如此安得不進。蓋李先生爲默坐澄心之學。持守得固。後來南軒深以默坐澄心爲非。自此學者工夫愈見散漫。反不如默坐澄心之專。先生曰。只爲李先生不出仕。做得此工夫。若是仕宦。須出來理會事。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究

向見吳公濟爲此學。時方授徒。終日在裏默坐。諸生在外都不成模樣。蓋一向如此。不得問龜山之學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自得於燕閒靜一之中。李先生學於龜山。其源流是如此。曰。龜山只是要閒散。然却讀書。尹和靖便不讀書。

或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之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腳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白豆少。黑豆多。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

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隕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隔夕嘗有爲去意見之說者。此皆是不奈煩去。修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却不奈煩去做。須要尋箇倖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超躡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究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所謂平旦之氣。與充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却不奈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爲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欣喜情願上這條路去。四方八面。攬撮他去。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爲中也。廣云。此非





今人將敬致知來做兩事持敬時只塊然獨坐更不去思量却是今日持敬明日去思量道理也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去思量道理二者本不相妨

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方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因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爲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下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了便行將去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圭  
石子餘將告歸先生將子餘問目出曰兩日反覆與公看見得公

所說非是不是其病痛處只是淺耳淺故覺得枯燥不恁條達只源頭處元不會用工夫來今須是整肅主一存養得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持之已久自然有得看文字自然通徹遇事自然圓轉不見費力乃舉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二節及明道語錄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下學而上達云自古聖賢教人只是就這箇道理上用功放心不是走作別處去一剎眼間即便不見才覺便又在面前不是難收拾公自去捉搦便見得今要下工夫且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用工夫鑽紙上語存得此中昭明條暢自覺無許多窒礙方取文字來看便見有味道理通透遇事則迎刃而解無許多病痛然此等語不欲對諸公說且教他自用工夫撞來撞去自然撞著

公既年高若不如下工夫恐悠悠歲月竟無所得又云某少時爲學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後得謝顯道論語甚喜乃熟讀先將朱筆抹出語意好處又熟讀得趣覺見朱抹處太煩再用墨抹出又熟讀得趣別用青筆抹出又熟讀得其要領乃用黃筆抹出至此自見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句上却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灑落將與人看不得公要討箇無聲無臭底道雖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却開眼便看見開口便說著雖無極而太極只是眼前道理若有箇高妙底道理而聖人隱之便是聖人大無狀不忠不信聖人首先犯著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圭  
義剛啓曰向時請問平生多悔之病蒙賜教第二番莫爲便了也不必長長留在胸中義剛固非欲悔但作一事時千思萬慮若

思量不透處又與朋友相度合下做時自謂做得周密了及事纔過又便猛省著有欠闕處纔如此思著則便被氣動了志便是三兩日精神不定不知此病生於何處曰便是難便是難不能得到恰好處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便是如此便是不能得見這箇物事定帖這也無著力處聖人教人但不過是博文約禮須是平時只管去講明講明得熟時後却解漸漸不做差了  
古人學問只是爲己而已聖賢教人具有倫理學問是人合理會底事學者須是切己方有所得今人知爲學者聽人說一席好話亦解開悟到切己工夫却全不會做所以悠悠歲月無可理會若使切己下功聖賢言語雖散在諸書自有箇通貫道理須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如人趁養家一般一日不去趁便受



飢餓今人事無大小皆潦草過了。只如讀書一事。頭邊看得兩段便揭過後面或看得一二段或看得三五行殊不會子細理會。如何會有益。或問人講學不明用處全差。曰不待酬酢應變時若學不切己自家一箇渾身自無著處。雖三魂七魄亦不知下落。何待用時方差。

問謙會與戴肖望相處如何。曰亦只商量得舉子程文。曰此是一厄人過了此一厄當理會學問。今人過了此一厄又去理會應用之文。作古文作詩篇亦是一厄。須是打得破方得。先生問前此得書甚要講學。今有可說否。自修云適值先生去國匆匆不及款承教誨。曰自家莫匆匆便了。

寒泉之別請所以教。曰議論只是如此。但須務實。請益曰須是下真實工夫。未幾復以書來曰臨別所說務實一事途中曾致思。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書

否。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不可不知也。今之學者大槩有二病。一以為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事不得不肯做工夫。

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

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澀。喫不得。到熟後自然一般。

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

看今世學者病痛皆在志不立。嘗見學者不遠千里來此講學。將謂真以此為事。後來觀之。往往只要做三二分人。識些道理。便是不是。夫人與天地並立為三。自家當思量天如此高地如此厚。自家一箇七尺血氣之軀。如何會並立為三。只為自家此性元善。同是一處出來。一出。一入。若有若亡。元來固有之性。不會見得。則雖其人衣冠其實與庶物不爭多。伊川曰學者為氣所奪。習所勝。只可責志。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在顏子分明見此物。須要做得。如人在戰陣。雷鼓一鳴。不殺賊則為賊所殺。又安得不向前。又如學者應舉。覓官從早起來。念念在此。終被他做得。但移此心向學。何所不至。夫一陰一陽相對。志才立則已在陽處。立雖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書

時失脚入陰。然一覺悟。則又在於陽。今之學者皆曰他是堯舜。我是衆人。何以為堯舜。為此言者。曾不如佛家善才童子曰。我已發菩提心。行何行而作佛。渠却辦作佛。自家却不辦作堯舜。某因問立志固是。然志何以立。曰自端本立。以身而參天地。以匹夫而安天下。實有此理。

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又每苦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又曰持敬而未免弛慢。是未嘗敬也。須是無間斷乃可。至如言思慮多。須是合思。即思不合思者不必思。則必不擾亂。

問所觀書璘以讀告子篇對曰古人興於詩詩可以興又曰雖無文王猶興人須要奮發興起必爲之心爲學方有端緒古人以詩吟詠起發善心今既不能曉古詩某以爲告子篇諸段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者故勸人讀之且如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讀此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否果如芻豢悅口否方是得璘謂理義悅心亦是臨事見得此事合理義自然悅懌曰今則終日無事不成便廢了理義便無悅處如讀古人書見其事合理義思量古人行事如吾今所思慮欲爲之事才見得合理義則自悅才見不合義理自有羞愧憤悶之心不須一一臨事時看

人在官固當理會官事然做得官好只是使人道是一好官人須講學立大本則有源流若只要人道是好官人今日做得一件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主

明日又做一件却窮了德粹云初到明州問爲學於沈叔晦叔晦曰若要讀書且於婺源山中坐既在四明且理會官事先生曰縣尉既做了四年滕德粹元不曾理會

凡日用工夫須是自做喫緊把捉見得不是處便不要做勿徇他去所說事有善者可從又有不善者間之依舊從不善處去所思量事忽爲別思量勾引將去皆是自家不曾把捉得住不干別人事須是自把持不被他引去方是顏子問仁孔子答許多話其末却云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看來不消此二句亦得然許多話不是自己著力做又如何得明知不善又去做看來只是知得不親切若真箇知得定不肯做正如人說飲食過度傷生此固衆所共知然不是真知偶一日飲食過度爲害則明日決不分外飲食此真知其真遂不復再爲也把持之說固是自

用著力然又以枯槁無滋味卒急不易著力須平日多讀書講明道理以涵養灌培使此心常與理相入久後自熟方見得力處且如讀書便今日看得一二段來日看三五段殊未有緊要須是磨以歲月讀得多自然有用處且約而言之論孟固當讀六經亦當讀史書又不可不讀講究得多便自然熟但始初須大段著力窮究理會教道理通徹不過一二番稍難向後也只是以此理推去更不艱辛可以觸類而長正如入仕之初看公案初看時自是未相諳較難理會須著些心力如法考究若如此看得三五項了自然便熟向後看時更不似初間難亦可類推也又如人要知得輕重須用秤方得有拈弄得熟底只把在手上一便知是若干斤兩更不用秤此無他只是熟今日也拈弄明日也拈弄久久自熟也如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亦是熟後便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主

精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所以貴乎熟者只是要得此心與義理相親苟義理與自家相近則非理之事自然相遠思慮多走作亦只是不熟熟後自無又如說做事偶合於理則心安或差時則餒此固是可見得本然之理所以差時便覺不安然又有做得不是處不知覺悟須是常惺惺省察不要放過據某看學問之道只是眼前日用的便是初無深遠玄妙至之少精深輩之少寬心二病正相反

先生教過爲學不可粗淺因以橘子譬云皮內有肉肉內有子子內有仁又云譬如掃地不可只掃面前如椅子之下及角頭背處亦須掃著

吳棫翁問學亦頗知自立而病痛猶多奈何曰未論病痛人必全體是而後可以言病痛譬如純是白物事了而中有黑點始

可言病痛。公今全體都未是。何病痛之可言。設雖有善。亦只是黑上出白點。特其義理之不能已。與氣質之或美耳。大抵人須先要趨向是。若趨向正底人。雖有病痛。也是白地上出黑花。此特其氣質之偏。未能盡勝耳。要之白地多也。趨向不正底人。雖有善。亦只是黑地上出白花。却成差異事。如孔門弟子。亦豈能純善乎。然終是白地多。可愛也。人須先拽轉了自己趨向。始得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既志於義理。自是無惡。雖有未善處。只是過耳。非惡也。以此推之。不志於仁。則無善矣。蓋志在於利欲。假有善事。亦偶然耳。蓋其心志念念只在利欲上。世之志利欲。與志義理之人。自是不干事。志利欲者。便如趨夷狄禽獸之徑。志義理者。便是趨正路。鄉里如江德功。吳公濟諸人。多少是激惱人。然其志終在於善。世亦有一種不激惱人底。又見人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夫

說道理。他也從而美之。見人非佛老。他亦從而非之。但只是胡亂順人情說。而心實不然。不宜真箇去做。此最不濟事。

廖晉卿請讀何書。曰。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無非走作之時。可且收斂精神。方好商量讀書。繼謂之曰。玉藻九容處。且去子細體認。待有意思。方好讀書。

林一之問先生說動靜義。只是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底道理。曰。固是如此。然何須將來引證。某僻性最不喜人引證。動中靜。靜中動。古人已說了。今更引來要如何。引證得是。但與此文義不差耳。有甚深長。今自家理會這處。便要將來得使恁地泛泛引證作何用。明道言介甫說塔不是上塔。今人正是說塔須是要直上那頂上去。始得說得濟甚事。

與馮德貞說爲己爲人。曰。若不爲己。看做甚事。都只是爲別人。雖

做得好。亦不關己。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己。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己。只是漫恁地。只是要人說道。也會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麼。人自家又有幾箇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不曾著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爲學者。多只看爲己底。是如何。他只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苦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爲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飢。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面百方做計。壹錢也要將歸。這是爲甚如此。只爲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爲學。如何會無所得。

因言及釋氏。而曰。釋子之心。却有用處。若是好叢林。得一好長老。也只是朝夕汲汲不舍。所以無有不得之理。今公等學道。此心安得似他。是此心元不曾有所用。逐日流蕩放逐。如無家之人。思量一件道理。不透便颺掉放一壁。不能管得。三日五日不知拈起。每日只是悠悠度日。說閒話。逐物而已。敢說公等無一日心在此上。莫說一日。一時也無。莫說一時。頃刻也無。悠悠漾漾。似做不做。從生至死。忽然無得而已。今朋友有謹飭不妄作者。亦是他資稟自如此。然其心亦無所用。只是閒慢過日。或云須是汲汲。曰。公只會說汲汲。元不曾汲汲。若是汲汲。用功底人。自別他。那得工夫。說閒話。精專懇切。無一時一息不在裏面。思量一件道理。直是思量得徹底透熟。無一毫不盡。今公等思量這一件道理。思量到半間不界。便掉了。少間又看那一件。那件看不得。又掉了。又看那一件。如此沒世不濟事。又曰。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厲警發。悵然如有所失。不尋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夫

大光明寶藏被人偷將去此心還肯放捨否定是去追捕尋捉得來方休做工夫亦須如此

某煞有話要與諸公說只是覺次序未到而今只是面前小小文義尚如此理會不透如何說得到其他事這箇事須是四方上下小大本末一齊貫穿在這裏一齊理會過其操存踐履處固是緊要不可間斷至於道理之大原固要理會纖悉委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爲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粗大小無不當理會四邊一齊合起功夫無些罅漏東邊見不得西邊須見得這下見不得那下須見得既見得一處則其他處亦可類推而今只從一處去攻擊他又不會著力濟得甚事如坐定一箇地頭而他支脚也須分布擺陣如大軍廝殺相似大軍在此坐以鎮之游軍依舊去別處邀截須如此作工夫方得而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全

今都只是悠悠礙定這一路略略拂過今日走來挨一挨又退去明日亦是如此都不曾抓著那癢處何況更望招著痛處所以五年十年只是悠地全不見長進這箇須是勇猛奮厲直前不顧去做四方上下一齊著到方有箇入頭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全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謂奕秋只是爭這些子一箇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八九歲時讀孟子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爲爲學須如此做工夫當初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那甚是如何著是如何做工夫自後更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工夫今學者不見有奮發底意思只是如此悠悠地過今日見他是如此明日見他亦是如此如何說道出去一日便不會做得工夫某常說正是出去路上好做工夫且如出十里外既無家事炒又無應接人客正好提撕

思量道理所以學貴時習到時習自然說也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得見那物事方能時習如今都看不見只是不曾入心所以在此窓下看才起去便都忘了

先生痛言諸生工夫悠悠云今人做一件事沒緊要底事也著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做得事且如好寫字底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是寫字底道理又如賈島學作詩只思推敲兩字在驢上坐把手作推敲勢大尹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犯了節只此推敲二字計其利害他直得恁地用力所以後來做得詩來極是精高今吾人學問是大小大事却全悠悠若存若亡更不著緊用力反不如他人做沒緊要底事可謂倒置諸公切宜勉之

諸公請問不切曰羣居最有益而今朋友乃不能相與講貫各行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全

疑忌自私之意不知道學問是要理會箇甚麼若是切已做工夫底或有所疑便當質之朋友同共商量須有一人識得破者已是講得七八分却到某面前商量便易爲力今既各自東西不相講貫如何得會長進欲爲學問須要打透這此子放令開濶識得箇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底意思方是切於爲己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爲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以爲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聃這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

有言貧困不得專意問學者曰不干事世間豈有無事底人但十二時看那箇時閑一時閑便做一時工夫一刻閑便做一刻工夫積累久自然別或又以離遠師席不見解注爲說曰且如某

之讀書那會得師友專守在裏初又曷嘗有許多文字也只自著力耳或曰先生高明某何敢望曰如此則全未知自責堯舜與人同耳曷嘗有異某嘗謂此皆是自恕之事最爲病痛

或問格物一項稍支離曰公依舊是箇計較利害處下在這裏公且試將所說行將去看如何若只管在這裏擬議如何見得如做得箇船且安排槳楫解了繩放了索打將去看却自見涯岸若不放船去只管在這裏思量怕有風濤又怕有甚險如何得到岸公今恰似箇船全未曾放離岸只管計較利害聖賢之說那尚恁地子路有問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如今說了千千萬萬却不曾去下得分寸工夫又曰聖人常說有殺身以成仁今看公那邊人教他殺身以成仁道他官不官決定是不官才說著他也道是怪在又曰吾未見剛者聖人只是要討這般人須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全

是有這般資質方可將來磨治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須是有金玉之質方始琢磨得出若是泥土之質假饒你如何去裝飾只是箇不好物事自是你根腳本領不好了又曰如讀書只是理會得便做去公却只管在這裏說道如何理會伊川云人所最可畏者便做先生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佛者曰十二時中除了著衣喫飯是別用心夫子亦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話底時節多問緊要事究竟自己底事時節少若是真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閑工夫說閑話問閑事聖人

言語有幾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曾理會小者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

先生見學者解說之際或似張大卽語之曰說道理不要大驚小怪

先生言此兩日甚思諸生之留書院者不知在彼如何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孟子所記本亦只是此說狂狷卽狂簡不忘其初卽不知所以裁之當時隨聖人在外底却逐日可照管他留學者却不見得其所至如何然已說得成章了成章是有首有尾如異端亦然釋氏亦自說得有首有尾道家亦自說得有首有尾尾大抵未成者尚可救已成者爲足慮時先生

大率爲善須自自立今欲爲善之人不可謂少言多領浮議浮議何足恤蓋彼之是非干我何事亦是我此中不痛切耳若自著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全

緊自痛切亦何暇恤他人之議哉

先生氣疾作諸生連日皆無間難一夕遣介召入卧內諸生亦無所請先生怒曰諸公恁地閑坐時是怎生地恁地便歸去強不消得恁地遠來

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較計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如眞味發溢又卽與尋常好吟者不同

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卽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爲學工夫然到極

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終  
朱子文語纂編卷一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三

凡四百二十四條

答張欽夫曰答廣仲書切中學者之病然愚意竊謂此病正坐平時燭理未明涵養未熟以故事物之來無以應之蓋由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更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益甚且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意所以不能亡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皆謂此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爲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擎拳豎拂運水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爲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上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一

宰故不免於自私耳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來示又謂心無時不虛熹以爲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己私汨沒久矣安得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直曰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失之太快而流於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

語矣  
文集  
下同

答趙提舉曰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間文理密察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既言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以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其至微而指示學者修德凝道之功所以既曰致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

近世之言道者則不然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妙而略細微其於所謂廣大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謂廣大者亦未易以議其全體之真也

答江元適曰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為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為未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饜飫而自得之然後為至固不可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辟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振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

答柯國材曰大抵講學只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為乃天理也天

朱子文語集編卷三

理自然各有定體以為深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為淺近而鑿之使深者亦非也學者患在不明此理而取決於心夫心則何常之有好高者已過高矣而猶患其卑滯於近者已太近矣而猶病其遠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學者所以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也前此以陳許二友好為高奇喜立新說往往過於義理之中正故常因書箴之益因其病而藥之非以為凡講學者皆當盡於淺近而遂止也然觀聖賢之學與近世諸先生長者之論則所謂高遠者亦不在乎創意立說之間伊川云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意味覺得與少時自別又尹和靖門人稱尹公於經書不為講解而耳順心得如誦己言此豈必以創意立說為高哉今吾輩望此地位甚遠大槩讀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玩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意

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自見得別有意思則亦不妨但必欲於傳注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而務立新說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遽舍之矣如此則用心愈勞而去道愈遠恐駁駁然失天理之正而陷於人欲之私非學問之本意也且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強求也哉今人多是認作獨自之白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已出耳

答許順之曰承上已日書知嘗到城中校書曲折甚慰甚慰但且據舊本為定若顯然繆誤商量改正不妨其有闕誤可疑無可依據者寧且存之以俟後學切不可私意輒有更改蓋前賢指意深遠容易更改或失本真以誤後來其罪將有所歸不可容易

答何叔京曰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

朱子文語集編卷三

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為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為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

答何叔京曰道理無窮思索見聞有限聖人之言正在無窮處而吾以其有限者窺之關鎖重重未知何日透得盡耳

答黃子厚曰知讀精義有得尤以為喜大指固不出二先生之說然並觀博考見其淺深疎密於毫釐之間尤能發人意思使人益信二先生之說不可易也



答陳明仲曰示喻讀書遺忘此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

深思令其意味淡洽當稍見功耳

答李伯諫曰嘗聞之師曰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見到處却有病此語極有味

答蔡季通曰大抵世間萬事其間義理精妙無窮皆未易以一言斷其始終須看得玲瓏透脫不相妨礙方是物格之驗也

答江德功曰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繆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全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覆證驗乃知此說之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四

破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其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弘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細微之間主賓次第義訓詰詳密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

答廖子晦曰觀書亦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淡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工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以揀難底好底看非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間別

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叠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整牙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

答王子充曰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缺於踐履而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為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間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不然所存雖正所發雖審竊恐終未免於私意之累徒為拘滯而卒無所發明也

答呂子約曰讀書只且立下一箇簡易可常底程課日日依此積累功夫不要就生疑慮既要如此又要如彼枉費思慮言語下梢無到頭處昔人所謂多岐亡羊者不可不戒也

答呂子約曰只且做一不知不會底人虛心看聖賢所說言語未要便將自家許多道理見識與之爭衡退步久之却須自有箇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五

融會處蓋自家道理見識未必不是只是覺得太多了却似都不容他古人開口不覺蹉過了他說底道理耳

答王子合曰窮理之學誠不可以頓進然必窮之以漸俟其積累之多而廓然貫通乃為識大體耳今以窮理之學不可頓進而欲先識大體則未知所謂大體者果何物耶

答王子合曰橫渠先生有言義理有疑即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言最有理蓋舊見已是錯了今又就上面更起意思譬畫分疏費力愈多而於本經正文意思轉見昏了須是一切放下只將經文虛心涵泳令其本意瞭然心目之間無少差互則却回頭來看舊來見處其是非得失不崇朝而決矣

答楊元範曰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



本義亦甚善也

答黃子耕曰示論且有大學侯見大有乃及他書此意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當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待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至於作無益語以本心正理揆之誠是何補於事但人不自己功夫向外馳走便見得此等事重若果見得自己分上合做底事千條萬端有終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六

身勉勉而不能盡者則亦自當不暇及此矣

答吳伯豐曰若看大學則當且專看大學如都不知有他書相似逐字逐句一一推窮逐章反復通看本章血脈全篇反復通看一篇次第終而復始莫論遍數令其通貫浹洽顛倒爛熟無可不得看方可別看一書今方看得一句大學便已說向中庸上去如此支離蔓衍彼此迷暗互相連累非惟不曉大學亦無功力別可到中庸矣況所比校初無補於用力之意徒然枉費心力閑立議論番得語言轉多却於自家分上轉無交涉不可不察也

答胡季隨曰熹于論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說然近日讀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修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此觀之此豈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略看一遍便謂事了

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呂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

答沈叔晦曰前日務爲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伯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爲愈也況又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而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得尺吾尺得寸吾寸始爲不枉用功力耳

答項平父曰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爲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略無毫髮近似聖賢氣象正坐此耳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七

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卽事卽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若如來喻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然却不能應事此固已失之矣後來知此是病雖欲窮理然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而便務爲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既不能及又并與向來所守而失之所以僣僣無所依據雖於尋常淺近之說亦不能辨而坐爲所惑也

答項平父曰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卽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却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

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程也由其所以見之偏如此故於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爲義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

答項平父曰一病四五十日危死者數矣杜門屏息聽天所命餘無可言者所幸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刮剔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若學者能虛心遜志游泳其間自不患不見入德門戶

答應仁仲曰大學中庸屢改終未能到得無可改處大學近方稍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似少病道理最是講論時說得透纔涉紙墨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縱說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一念此未嘗不撫卷慨然也

答楊至之曰且看四子書後所題依其次序用心講究入得門戶立得根本然後熟讀一經子細理會有疑卽思不通方問庶有進處

答李守約曰讀書之法無他唯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爲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率意穿鑿便爲定論或卽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所說持敬工夫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致妄動凡所營爲無

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爲持敬哉

答李守約曰但有疑雖當識以俟問然亦不可不提起問有倘或相值殊勝問而後通也

答方賓王曰人之應事有不出於意欲之私而但以不見義理之當然遂陷於不正者多矣董子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者正爲此耳

答鄭子上曰來書所問鬼神二事古人誠實於此處直是見得幽明一致如在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爲是言以設教也後世說設教二字甚害事如溫公之學問雖一本於誠而其排釋氏亦曰吾欲扶教耳此只是看道理不透非獨欺人而并

以自欺此大學之序所以必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也李堯卿問程子云且別第一事答曰程子之言誠善然第一事未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透又便別第一事亦不得彼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說容易改換却致功夫不專一也

答王欽之曰所須問目竊謂不必如此若平時泛泛都不著實循序讀書未說義理不精且是心緒支離無箇主宰處與義理自不相親又無積累工夫參互考證驟然理會一件兩件若是小題目則不足留心擇其大者又有躐等之弊終無浹洽之功故不敢承命免問但願頗承前說而以論語爲先一日只有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復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見有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可歎論語二十篇尚不耐煩看得了況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辦如此長遠工夫耶

答宋客之曰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緣平日讀書只爲

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子細慣得意思長時忙迫凡看文字

不問精粗一例只作如此涉獵如東坡易解中說性理命脈

將合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且看一書一日隨力且看一

兩段俟一段已曉方換一段一書皆畢方換一書先要虛心平

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

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

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

答陳才卿曰禮樂是一大事不可不講然亦須看得義理分明有

餘力時及之乃佳不然徒費精神無補於學問之實也

答余正叔曰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

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

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

焉則恐亦未免于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

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

事事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

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過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

領則固當以敬爲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

益有助益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憤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

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

答趙恭父曰論有真知而自欺者此亦未然只此自欺便是知得

不曾透徹此間昨晚有管風藥而中毒者幾致委頓只此便是

不曾真知砒霜能殺人更何疑耶然又不是隨衆略知之外別

有真知更須別作道理尋求但只就此略知得處著實體驗須

有自然信得及處便是真知也

答趙詠道曰天下有正理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不先自主於一

偏之說而虛心以察衆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於一定之說而

無疑若得一先入之言而媛媛姝姝自以爲足便謂天下之美

無易於此則不惟不足以得天下之正理亦歸於陋而已矣胡

子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

答朱朋孫曰大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

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惟專爲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

反苦於雜亂淺略而無所得也今一旦而讀八書則其茫然而

不得其要也豈足怪哉願且致精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功

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功夫處然後

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爲吾有矣

答周南仲曰熹頑鈍之學晚方自信每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

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爲主而

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

後者既爲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爲害愈

甚不有明者孰能舍其舊而新是謀哉大抵聖賢之言已足明

白真實說盡道理讀者但能虛心一意循序致詳使其句內無

一字之不通則其道理無一毫之不察矣切不可爲人失言相

誑如九方臯相馬之說者而妄意馳逐於言語之外也

答汪易直曰示喻自訟之篇足見立志爲己之切此正大學所謂

誠其意者然意不能以自誠故推其次第則欲誠其意者又必

以格物致知爲先蓋仁義之心人皆有之但人有此身便不能

無物欲之蔽故不能以自知若能隨事講明令其透徹精粗巨細無不貫通則自然見得義理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而無待於自欺如其不然而但欲禁止抑遏使之不敢自欺便謂所以誠其意者不過如此則恐徒然爲是迫切而隱微之間終不免爲自欺也

答曾無疑曰孝悌忠恕若淺言之則方是人之常行若不由此卽日用之間更無立脚處故聖人之教未嘗不以爲先如所謂入則孝出則悌忠恕違道不遠是也若極言之則所謂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而曾子所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者亦不過如此又非如前者言之可易而及也故大學之道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於天下之理天下之書無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以求造其義理之極然後因吾日用之間常行之道省察踐履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三

篤志力行而所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忠恕之一以貫之者乃可言耳蓋其所謂孝悌忠恕雖只是此一事然須見得天下義理表裏通透則此孝悌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箇死底孝悌忠恕雖得持守終身不致失墜亦不免但爲鄉曲之常人婦女之檢押而已何足道哉

答張元德曰大抵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脈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體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宜可此外都無閒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怕見如此棄却本文肆爲浮說說得郎當都忘了從初因甚話頭說得到此此最學者之大病也故程先生有說書非古意轉使人薄漢儒下帷講誦未必是說書又說作論語解已是

剩了又以毛公說詩爲有儒者氣象觀此等處其意蓋可見

答江彥謀曰所論正蒙大旨恐失之太容易夫道之極致物我固爲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爲一也正蒙之言誠不外是然聖賢言之則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爲乎恐須反復研究其說於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于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于丈而不差然後爲得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正爲是爾今學之未博說之未詳而遽欲一言探其極致則是銖兩未分而臆料鈞石分寸不辨而目計丈引不惟精粗二致大小殊觀非所謂一以貫之者愚恐小差積而大繆生所謂鈞石丈引者亦不得其真矣此躐等妄意之蔽世之有志於爲己之學而未知其方者其病每如此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三

答或人曰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

答劉公度曰所論主敬之說固學者之切務然此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著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略不曾逐句逐字子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却如何捺生硬做得成如所謂齊心致敬於平旦之頃以求理之所在者亦恐徒勞而無補也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顛沛之不離今乃獨求之平旦之頃則其他時節是勾當其事耶

答江隱君曰昔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教先生令讀論語復問論語中要切是何語先生曰皆要切且熟讀可也此語甚有味乍看似平淡沒可說只平淡中有味所以其味無窮今人說得來驚天動地非無提徑可喜只是味短與此殊不倫矣且看論語中

一句一字孰有非要切之言者若學者體會履踐得皆是性分內緊切懇實事便從此反本還源心與理一夫豈有剩法哉若如吾丈所謂變化者則聖賢之門無有是也其莊老竺學之緒餘乎反復以思未見其可大抵聖門立言制行自有規矩非意所造乃義理之本然也故日用之間內主于敬而行于義義不擇則不精不精則雖其大體不離於道而言行或流于詭妄則亦與道離而不自知矣

答丁仲澄曰程子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事則正須友朋講習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見讀何書作何究索與人論辨惟無欲速又無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日進而不窮矣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猶豫者其內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四

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于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可爲戒而不可爲法也

婺源縣學藏書閣記曰道之在天下其實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于聖人之手而存于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于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于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于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

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騁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歟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曰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于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于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于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沉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五

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唯書之讀則其所以求于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鈞聲名于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曰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于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明此理

之實及其淡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于誇多鬬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于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于心而無事于外求也是以墮于佛老空虛之邪見而于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淡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爲昔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者果無益于後來也哉道之不明其可歎已

記解經曰凡解釋文字不可令註脚成文成文則註與經各爲一事人唯看註而忘經不然即須各作一番理會添却一項工夫竊謂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略釋訓詁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六

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爲得體蓋如此則讀者看註即知其非經外之文却須將註再就經上體會自然思慮歸一功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長矣

爲學先要知得分曉

語類下同

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問尹川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說要窮理須是著意不著意如何會理會得分曉

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某如今雖便靜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涵養箇甚

王子充問某在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

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

而今人只管說治心修身若不見這箇理心是如何地治身是如何地修若如此說資質好底便養得成只是箇無能底人資質不好便都執縛不住了傳說云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古訓何消讀他做甚蓋聖賢說出道理都在裏必學乎此而後可以有得又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道積于厥躬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自古未有人說學字自傳說說起他這幾句水潑不入便是說得密若終始典于學則其德不知不覺自進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七

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溉若卒乍未有進即且把見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著便只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檢如人一家中合有許多家計也須常點認過若不如此被外人驀然捉將去也不知又曰溫故而知新不是離了故底別有一箇新須是常常將故底只管溫習自有新意一則向時看與如今看明晦便不同一則上面自有好意思一則因這上面却別生得意思伊川云某二十以前讀論語已自解得文義到今來讀文義只一般只是意思別

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

心包萬理萬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理

不能盡得心

或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處白虛靜這箇互相發

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爲物塞了而今處法須是打疊了胸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是被那舊見戀不肯舍除是大故聰明見得不是便翻了

器遠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箇總會處如何曰不消說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恁地逐項窮教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爲之總會者心也

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入深儘有在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六

看得一件是未可便以爲是且頓放一所又窮他語相次看得多相比並自然透得

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了一件便要做一个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然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排奏做韓昌黎論爲文便也要讀書涵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于六經云云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

韓

理會道理到衆說紛然處却好定著精神看一看

道理有面前底道理平易自在說出來底便好說得出來崎嶇底便不好

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于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

是見他實理未透

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却自會清

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

讀書須是看著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

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渾淪淪物事久久看做三兩片以至于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

看文字須逐字看得無去處譬如前後門塞定更去不得方始是關了門開了戶把斷了四路頭此正讀書時也

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于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九

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爲學之要亦是如此

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

看文字如捉賊須知道盜發處自一文以上賊罪情節都要勘出若只描摸箇大綱縱使知道此人是賊却不知何處做賊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著這關捩子方得只認下著頭去做莫要思前算後自有至處而今說已前不曾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箇難又怕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



是閒說只認下著頭去做莫問遲速少閒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便用下工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問瞻開一生不知年歲之老

讀書須是偏布周滿某嘗以爲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

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

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覆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

讀書只逐段逐些子細理會小兒讀書所以記得是渠不識後面字只專讀一進耳今人讀書只滾滾讀去假僥讀得十遍是讀得十遍不會理會得底書耳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也讀書當如此

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一百字却于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讀書不可以兼看未讀者却當兼看已讀者

讀書不可貪多且要精熟如今日看得一板且看半板將那精力來更看前半板兩邊如此方看得熟直須看得古人意思出方好

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正淳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爲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己力欺得他過今學者不付自己力量去觀書憑自家照管他不過

某最不要人摘撮看文字須是逐一段一句理會

讀書是格物一事今日須逐段子細玩味反來覆去或一日或兩

日只看一段則這一段便是我底腳路這一段了又看第二段如此逐旋捫去捫得多後却見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

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箇曉悟處出不容安排也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

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收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故某說讀書不貴多只貴熟耳然用工亦須是

勇做近前去莫思退轉如得大凡讀書須是熟讀熟讀了自精熟精熟後理自見得如喫果子

一般劈頭方咬開未見滋味便吃了須是細嚼教爛則滋味自出方始識得這箇是甜是苦是甘是辛始爲知味又云園夫灌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園善灌之人隨其蔬果株株而灌之少間灌溉既足則泥水相

和而物得其潤自然生長不善灌者忙急而治之擔一擔之水澆滿園之蔬人見其治園矣而物未嘗沾足也又云讀書之道

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而後得皆是此理又云讀書之法須是用工去看先一書費許多工夫後則無許多矣

始初一書費十分工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

因說進德居業進字居字曰今看文字未熟所以鵲突都只見成

一片黑漆漆地須是只管看來看去認來認去今日看了明日

又看早上看了晚間又看飯前看了飯後又看久之自見得開一箇字都有一箇大縫罅今常說見得又豈是懸空見得亦只是玩味之久自見得文字只是舊時文字只是見得開如織錦



上用青絲用紅絲用白絲若見不得只是一片皂布

前輩云讀書不可不敬便精專不走了這心

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由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然熟讀精思既曉得後又須疑不止如此庶幾有進若以爲止如此矣則終不復有進也凡讀書且從一條正路直去四面雖有好看處不妨一看然非是要緊

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

山谷與李幾仲帖云不審諸經諸史何者最熟大率學者喜博而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于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爲有補于學者

學者貪做工夫便看得義理不精讀書須是子細逐句逐字要見若落若用工麤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大抵爲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却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沉潛玩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自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

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卽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

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小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卧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常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就範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模寫他言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

讀書之法讀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讀一遍讀誦者所以助其思量常教此心在上面流轉若只是口裏讀心裏不思量看如何也記不子細又云今緣文字印本多人不苦心讀漢時諸儒以經相授者只是暗誦所以記得牢故其所引書句多有錯字如孟子所引詩書亦多錯但記得耳

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這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

莫說道見得了便休而今看一千遍見得又別看一萬遍看得又別須是無這冊子時許多節目次第都恁地歷歷落落在自家

肚裏方好

歐公言作文有三處思量。枕上路上廁上。他只是做文字尚如此。況求道乎。今人對著冊子時便思量。冊子不在。心便不在。如此濟得甚事。

看文字須子細。雖是舊曾看過。重溫亦須子細。每日可看三兩段。不是于那疑處看。正須于那無疑處看。蓋工夫都在那上也。聖人言語如千花。遠望都見好。須端的真見好處始得。須著力子細看。工夫只在子細看上。別無術。

聖人言語皆枝枝相對。葉葉相實。不知怎生排得恁地齊整。今人只是心癡。不子細窮究。若子細窮究來。皆字字有著落。某自潭州來。其他盡不曾說得。只不住地說得一箇教人子細讀書。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語

看文字有兩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向來未曾看。看得生。卒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銳底人。多不肯子細。易得有忽略之意。不可不戒。

今人讀書。看未到此裏。心已在後面。才看到這裏。便欲捨去。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捨去。方能體認得。又曰。讀書者。譬如觀此屋。若在外面見有此屋。便謂見了。即無緣識得。須是入去裏面。逐一看過。是幾多間架。幾多窓櫺。看了一遍。又重重看過。一齊記得。方是。

看書非止看一處。便見道理。如服藥相似。一服豈能得病便好。須服了又服。服多後。藥力自行。

讀書著意玩味。方見得義理。從文字中迸出。看文字。若便以為曉得。則便住了。須是曉得後。更思量後面尚有

也無。且如今有人把一篇文字來看。也未解盡。知得他義。況于義理前輩說得恁地。雖是易曉。但亦未解。便得其意。須是看了又看。只管看。只管看。

讀者不可有欲了底心。才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大抵學者。只是在白紙無字處。莫看有一箇字。便與他看一箇。如此讀書三年。無長進處。則如趙州和尚道。截取老僧頭去。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政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為學亦然。今之始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

曾襄父詩話中載東坡教人讀書小簡。先生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按襄父詩話載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為學者。每一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大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語

又別作一次。求事理。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放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慕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橫渠云。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今學者看文字。若記不得。則何緣貫通。時舉曰。緣資性魯鈍。全記不起。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福州陳止之極魯鈍。每讀書。只讀五十字。必三二百遍。而後能熟精。習讀去。後來却赴賢良。要知人只是不會耐苦耳。凡學者。要須做得人難做底事。方好。若見做不得。便不去做。要任其自然。何緣做得事。成切宜勉之。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有橫渠有言。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其何可廢。初學于敬。不能無間斷。只是才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

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滾則此心易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

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讀書須將心貼在書冊上逐字逐句各有著落方始好商量大凡學者須是收拾此心令專靜純一日用動靜間都無馳走散亂方始看得文字精審如此方是本領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餘

讀書有箇法只是刷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他意思好時又將來看

凡人看文字初看時心尚要走作道理尚見得未定猶沒奈何何到看得定時方入規矩又只是在印板上面說相似都不活不活則受用不得須是玩味反覆到得熟後方始會活方始會動方有得受用處若只恁生記去這道理便死了

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閑而義理自出某之始學亦如是爾更無別法

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已一作體察又云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又云文字是底固當看不是底也當看精底固當看粗底也當看

讀書須是虛心切已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則聖賢之言不為虛說

聖人言語皆天理自然本坦易明白在那裏只被人不虛心去看只管外面捉摸及看不得便將自家身上一般意思說出把做聖人意思

凡看書須虛心看不要先立說看一段有下落了然後又看一段須如人受詞訟聽其說盡然後方可決斷

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

問如先生所言推求經義將來到底還別有見處否曰若說如釋氏之言有他心通則無也但只見得合如此爾再問所說尋求義理仍須虛心觀之不知如何是虛心曰須退一步思量又曰

又問退一步思量之旨曰從來不曾如此做工夫後亦是難說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盡率古人言語人攸自家意思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毛

中來如此只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得退步者不要自作意思只虛此心將古人語言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面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中來終無進益

某嘗見人云大凡心不公底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如解說聖經一向都不有自家身已全然虛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是非恁地看文字猶更自有牽于舊習失點檢處全然把一己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

或問看文字為衆說雜亂如何曰且要虛心逐一說去看看得一

說却又看一說看來看去。是非長短皆自分明。譬如人欲知一箇人是好人。是惡人。且隨他去。看隨來。隨去見他言語動作。便自知他好惡。又曰。只要虛心。又云。濯去舊聞。以來新見。觀書當平心以觀之。大抵看書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可尋從隱僻處去。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嶮崎。却教當時人如何曉。

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以手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

今人讀書。多不就切已上體察。但于紙上看文義。上說得去便了。如此濟得甚事。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古人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天

亦須讀書。始得。但古人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因提案上藥囊起。曰。如合藥便要治病。終不成合在此。看如此于病何補。

或問讀書工夫。曰。這事如今似難說。如世上一等人說道。不須就書冊上理會。此固是不得。然一向只就書冊上理會。不曾體認。若自家身己。也不濟事。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著身己體認得。如讀書而時習之。自家會如何學。自家會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如世上一等說話。謂不消得讀書。不消理會。別自有箇覺處。有箇悟處。這箇是不得。若只恁地讀書。只恁地理會。又何益。

學須做自家底看。便見切己。今人讀書。只要科舉用。已及第。則爲雜文用。其高者。則爲古文用。皆做外面看。

或問讀書未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者。有一種則舍去冊子。却欲于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著處。此皆非知學者。須要熟看熟思。久久之間。自然見箇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

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過稱量其輕重耳。讀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事卽此理。讀書推類。反求固不害爲切己。但却又添了一重事。不若且依文看。逐處各自見箇道理。久之自然貫通。不須如此費力也。

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理會難底。遂至于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天

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又却多在平易處。

看書不由直路。只管枝蔓。便于本意不親切。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

來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至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箇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洪之意。學者要須體之。

凡讀書。先須曉得他底言詞了。然後看其說于理當否。當于理則是。背于理則非。今人多。是心下先有一箇意思了。却將他人說

話來說自家底意思其有不合者則硬穿鑿之使合

大凡看文字要急迫不得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也無此理

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不若退步却看得審大槩病在執著不肯放下正如聽訟心先有主張乙底意思便只尋甲底不是先有主張甲底意思便只見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說徐徐觀之方能辨其曲直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其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

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讀書只是且恁地虛心就上面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蓋熟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三

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是自然有疑方好較量今若先去尋箇疑便不得又曰這般也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疑蓋白有一樣事被諸先生說成數樣所以便著疑今却有集注了且可傍本看教心熟少間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今未可先去疑著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人之病只知他人之說可疑而不知己說之可疑試以詰難他人者以自詰難庶幾自見得矣

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逾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

不于博求之不知不求于博何以考驗其約如某人好約今只做得一僧了得一身又有專于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約今日考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于用處作工夫其病又甚于約而不博者要之均是無益

人做功課若不專一東看西看則此心先已散漫了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看論語專只看論語看孟子專只看孟子讀這一章更不看後章讀這一句更不得看後句這一字理會未得更不得看下字如此則專一而功可成若所看不一汎濫無統雖卒歲窮年無有透徹之期某舊時文字只是守此拙法以至於今思之只有此法更無他法

凡讀書須有次序且如一章三句先理會上一句待通透次理會第二句第三句待分曉然後將全章反覆細繹玩味如未通透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三

却看前輩講解更第二番讀過須見得身分上有長進處方爲有益如語孟二書若便恁地讀過只一二日可了若要將來做切己事玩味體察一日多看數段或一兩段耳又云看講解不可專徇他說不求是非便道前賢言語皆的當如遺書中語豈無過當失實處亦有說不及處又云初看時便先斷以己意前聖之說皆不可入此正當今學者之病

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割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己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耶

浩曰趙書記云自有見後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其說謂買金須問賣金人雜賣店中那得金銀不必問也曰如此卽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荆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

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觀得破。皆是學。

向時有一截學者。貪多務得。要讀周禮諸史本朝典故。一。向盡要理會得許多沒緊要底工夫。少刻身已都自恁地顛倒倒沒頓放處。如喫物事相似。將甚麼雜物事。不是時節。一頓都喫了。便被他撐腸拄肚。沒奈何他。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況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忌情者之意。前輩固不敢輕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精義諸家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三

說相比並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

因言讀書法。曰。且先讀十數過。已得文義四五分。然後看解。又得三二分。又却讀正文。又得一二分。向時不理會得孟子。以其章長故也。因如此讀。元來他章雖長。意味却自首末相貫。又問讀書心多散亂。曰。便是心難把捉。處知得此病者。亦早少了。向時舉中庸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說與直卿云。且如讀十句書。上九句有心記得。心不走作。則是心在此九句內。是誠。是有其物。故終始得此九句用。若下一句心不在焉。便是不誠。便無物也。

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注解看。方有趣味。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

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于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成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問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此一段係先生親書示書堂學者。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三

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謂如甲說如此。且擄扯住甲窮盡其詞。乙說如此。且擄扯住乙窮盡其說。兩家之說既盡。又參考而窮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

看注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時。直是稱輕等重。方敢寫出。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義。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楊子于仁也。柔于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敎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此今日談



經之大患也

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

解書須先還他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緊要字却不妨。添重字不得。今人所添者却是重字。

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他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說。則他心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

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于至有之中。而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然而舉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且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子之事父。便有孝之理。目之視。便有明之理。耳之聽。便有聰之理。貌之動。便有恭之理。言之發。便有忠之理。只是常常恁地省察。則理不難知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三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面牆。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度量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

致知格物。大學中所說。不過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之類。古人小學時。都會理會來。不成小學。全不會得知。然而雖是止于仁。止于敬。其間却有多少事。如仁必有所以為仁者。敬必有所以為敬者。故又來大學致知格物上。窮究教盡。如入書院。只到書院門裏。亦是到來。亦喚做格物。致知得。然却不曾到書院。

築底處終不是物格知至

問釋氏之學。何以說其高過于大學而無用。曰。吾儒更著讀書。逐一就事物上理會道理。他便都掃了這箇。他便恁地空空寂寂。恁地便事都了。只是無用。德行道藝。藝是一箇至末處。然亦皆有用。釋氏若將些子事付之。便都沒奈何。又曰。古人志道據德。而游于藝。禮樂射御書數。數尤為末事。若而今行經界。則算法亦甚有用。若時文整篇整卷。要作何用。耶。徒然壞了許多士子精神。

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此明德莫是天生德于予之德。曰。莫如此問。只理會明德是我身上甚麼物事。某若理會不得。便應公是天生德于予之德。公便兩下都理會不得。且只就身上理會。莫又引一句來問。如此。只是紙上去討。又曰。此明德是天之子我。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三

者。莫令汙穢。當常常有以明之。

格物莫先于五品

問格物工夫未得到貫通。亦未害否。曰。這是甚說話。而今學者所以學。便須是到得聖賢地位。不到不肖休方是。但用工做向前去。但見前路茫茫地白。莫問程途。少間自能到。如何先立一箇不解。做得便休。底規模放這裏了。如何做事。且下手要做十分。到了只做得五六分。下手做五六分。到了只做得三四分。下手做三四分。便無了。且諸公自家裏來到建陽。直到建陽方休。未到建陽。半路歸來。便是不到建陽。聖賢所為。必不如此。如所謂君子鄉道而行。半途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倪焉。曰。有孳孳。斃而後已。又曰。舜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人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只說箇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體。所謂實體，非就事物上見不得。且如作舟以行水，作車以行陸。今試以衆人之力共推一舟于陸，必不能行。方見得舟果不能以行陸也。此之謂實體。

格物不說窮理，却言格物。蓋言理則無可捉摸，物有時而離。言物則理自在。自是離不得。釋氏只說見性，下梢尋得一箇空洞無稽底性，亦由他說。于事上更動不得。

不是要格那物來。長我聰明見識了。方去理會。自是不得不理會。問格物之義，固要就一事一物上窮格。然如呂氏、楊氏所發明大本處，學者亦須兼考。曰識得，卽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曾窮理也。若只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三

大學物格知至處，便是凡聖之關。物未格，知未至，如何煞也是凡人。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于聖賢之域。某嘗謂物格知至後，雖有不善，亦是白地上黑點。物未格，知未至，縱有善也只是黑地上白點。

知既至，則意可誠。如燈在中間，纔照不及處，便有賊潛藏在彼。不可知。若四面八方都光明了，他便無著身處。

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豈可說物未能格，意便不用誠。自始至終，意常要誠。如人適楚，當南其轅。豈可謂吾未能到楚，且北其轅。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如人夜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得致知。知至，則道理坦然明白，安而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知道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臨事不如此者，只是實未曾見得。若實見得，自然行處無差。

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凡事不可著箇且字。且字其病甚多。

凡事皆有箇極好處。今之人多是理會得半截，便道了。待人看來，喚做好也。得喚做不好也。得自家本不曾識得到，少刻也會入于老，也會入于佛，也會入于申韓之刑名，止緣初間不理會到十分少刻，便沒理會。故大學必使人從致知直截要理會透，方做得不要恁地半開半界，含糊糊糊。某與人商量一件事，須是要徹底教盡。若有些子未盡處，如何住得。若有事到手，未是處須著極力辨別教是。且看孟子那箇事，恁地含糊放過，有一字不是，直爭到底。這是他見到十分極至，十分透徹，如何不說得。問何謂妙衆理，曰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從外得。所謂知者，便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道理。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三

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若無知，道理何從而見，所以謂之妙衆理。猶言能運用衆理也。運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程子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某嘗謂他此語便是真實做工夫來，他也不說一件後便會通，也不說盡格得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

問程子謂一草一木皆所當窮，又謂恐如大軍遊騎出太遠而無歸，何也。曰便是此等語說得最好。平正不向一邊去。且窮實理，今有切己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己，卽是遺書所謂遊騎無所歸矣。

致知一章，此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會得透徹，後面容易。程子此處說得節目最多，皆是因人之資質耳。雖若不同，其實一。



也見人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使去父慈子孝處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若是人專只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性情固切于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已自不可況在外工夫多在內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

問或問中云知有未至是氣稟私欲所累曰是被這兩箇阻障了所以知識不明見得道理不分曉聖人所以將格物致知教學者只是要教你理會得這箇道理使不錯一事上皆有一箇理當處事時便思量體認得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見理而不見事了如讀聖人言語讀時研窮子細認得這言語中有一箇道理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三

在裏面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見理而不見聖人言語不然只是冥行都顛倒錯亂了且如漢高帝做事亦有合理處如寬仁大度約法三章豈不是合理處甚多有功諸將嫚罵待他都無禮數所以今日一人叛明日一人叛以至以愛惡易太子如此全錯更無些子道理前後恰似兩人此只是不曾真箇見得道理合如此做中理底是他天資高明偶然合得不中理處多亦無足怪只此一端推了古今青史人物都只是如此所以聖人教學者理會道理要他真箇見得了方能做得件件合道理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遇事時把捉教心定子細體認逐旋推將去不要放過積累工夫日久自然見這道理分曉便處事不錯此與偶合者天淵不同問去私欲氣稟之累曰只得逐旋戰退去若要合下便做一次排遣無此理亦不濟事須是當事時子

細思量認得道理分明自然勝得他次第這邊分明了那邊自然容著他不得如今只窮理爲上又問客氣暴怒害事爲多不知是物欲耶氣稟耶曰氣稟物欲亦自相連著且如人稟得性急于事上所欲必急舉此一端可以類推又曰氣稟物欲生來便有要無不得只逐旋自去理會消磨大要只是觀得理分明便勝得他

只是眼前切近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處便是這道理只就近處行到熟處見得自高有人說只且據眼前這近處行便是了這便成苟簡卑下又有人說掉了這箇上面自有一箇道理亦不是下梢只是謾人聖人便只說下學上達卽這箇便是道理別更那有道理只是這箇熟處自見精微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亦只是就近處做得熟便是堯舜聖人與庸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三

凡之分只是箇熟與不熟這箇道理自孔孟旣沒便無人理會得只有韓文公會說來又只說到正心誠意而遺了格物致知及至程子始推廣其說工夫精密無復遺慮然程子旣沒諸門人說得便差都說從別處去與致知格物都不相干只不曾精曉得程子之說耳亦緣當時諸公所聞于程子者語意不全或只聞一時之語或只聞得一邊所以其說多差後來却是集諸家語錄奏起衆說此段工夫方始渾全則當時門人親炙者未爲全幸生于先生之後者未爲不幸蓋得見諸家記錄全書得以詳考所以其法畢備又曰格物致知其次上蔡說得稍好說呂居仁解大學曰他諸公何故一做下便不改動一字非聖人安能如此這般非是大聖便是大愚

原道中舉大學。却不說致知在格物一句。蘇子由古史論舉中庸不獲乎上後。却不說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二句。這兩箇好做對。司馬溫公說儀秦處。說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却不說居天下之廣居。看得這樣底。都是箇無頭學問。

讀書且須熟讀玩味。不必立說。且理會古人說教通透。如語孟集義中所載諸先生語。須是熟讀。一一記放心中。時時將來玩味。久入自然理會得。今有一般學者。見人恁麼說。不窮究他說是如何也。去立一說來。攪說何益於事。只贏得一箇理會不得耳。書也只是熟讀。常記在心頭。便得。雖孔子教人。也只是學而時習之。若不去時習。則人都不奈你何。只是孔門弟子編集。把這箇作第一件。若能時習。將次自曉得。十分難曉底。也解曉得。且如今日說這一段文字了。明日又思之。一番思了。又第二第三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早

番思之。便是時習。今學者才說了便休。

浹洽二字。宜子細看。凡于聖賢言語思量透徹。乃有所得。譬之浸物于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稍濕。裏面依前乾燥。必浸之久。則透內皆濕。程子言時復思繹。浹洽于中。則說極有深意。

大抵看聖賢言語。須徐徐俟之。待其可疑。而後疑之。如庖丁解牛。他只尋罅隙處游刃以往。而衆理自解。芒刃亦不鈍。今一看文字。便就上百端生事。謂之起疑。且解牛而用斧鑿鑿開成痕。所以刃屢鈍如此。如何見得聖賢本意。且前輩講求。非不熟初學。須自處于無能。遵稟他前輩說話。漸見實處。今一看未見意趣。便爭手奪脚。近前爭說一分。以某觀之。今之作文者。但口不敢說耳。其意直是謂聖賢說有未至。他要說出聖賢一頭地。曾不知于自己本無所益。

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不然。生也不濟事。死也枉死。不愁不理會得。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不得。便言一時天資高者。流爲佛老。低者只成一團鴿突。物事在這裡。

聖人未嘗言理。多只言分殊。蓋能於分殊中。事物物頭頭項項理會得。其當然。然後方知理本一貫。不知萬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聖人千言萬語教人。學者終身從事。只是理會這箇要得。事物物頭頭件件各知其所當然。而得其所當然。只此便是理一矣。

因有援引比類說。忠恕者曰。今日浙中之學。正坐此弊。多強將名義比類牽合而說。要之學者。須是將許多名義。如忠信仁義孝弟之類。各分析區處。如經緯相似。使一一有箇著落。將來這箇道理熟。自有合處。譬如大概舉南康而言。皆是南康人也。却須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早

去其間識得某人爲誰。某人在甚處。然後謂之識南康人也。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所以孔子愛與他說話。緣他曉得。故可以擔荷得去。雖所行有未實。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會顏而下。便用還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

博文工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然有箇約處。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孔門三千。顏子固不須說。只曾子子貢得聞一貫之誨。謂其餘人不善學。固可罪。然夫子亦不叫來罵。一頓教便省悟。則夫子於門人。告之亦不忠矣。是夫子亦不善教人。致使宰我冉求之徒。後來狼狽也。要之無此理。只得且待

他事理會得了。方可就上面欠闕處告語之。如子貢亦不是許多時只教他多學。使他枉做工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秘處。正是待他多學之功到了。可以言此耳。

吳伯英講我欲仁斯仁至矣。因引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以證之。且曰。如先生固嘗注曰。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先生曰。固是。但是解一日用力而引此言。則是說進數步。今公言欲仁仁至而引前言。則是放退數步地也。以此觀先生說經大率如此。

聖門以言語次於德行。言語亦大難。若非燭理洞徹胸次坦然。即酬酢應對。蹉失多矣。問論本此須要記問熟。方臨時一一舉得出。曰亦未說記問。如沙中之事。張良只云陛下不知乎。此乃謀反耳。何嘗別有援引至借箸發八難。方是援引古今問伊川。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望

龜山皆言張良有儒者氣象。先生却以良為任數。曰全是術數。問養虎自遺患等事。切謂機不可失。曰此時便了。却項羽却較容易。然項羽已是無能為。終必就擒也。

參也竟以魯得之。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畧綽見得些小了便休。今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畧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更不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真是捱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

問程子曰。近思以類而推。何謂類推。曰此語道得好。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橫陡頓。只是就這裡近傍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做那一件事。知得亦是恁地。如識得這燈有許多光。便因這燈推將去。識得那燭亦恁

地光如升階升第一級了。便因這一級進到第二級。又因第三級進到第四級。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會近。若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舉步濶了。便費力。只管見難。只管見遠。如要建寧。須從第一舖便去到抑營。江抑營江便去到魚嘴驛。只管恁地去。這處進得一段。那處又減得一段。如此雖長。安亦可到矣。不然只要一日便到。如何得。如讀書讀第一段了。便到第二段。第二段了。便到第三段。只管挨將去。次第都能理會。若開卷便要過一過。如何得。問如理會得孝。便推去理會得弟。否。曰只是傍易曉底挨將去。如理會得親。便推去仁民。仁民是親親之類。理會得仁民。便推去愛物。愛物是仁民之類。如刑於寡妻。便推去至於兄弟。至於兄弟。便推去御於家邦。如修身便推去齊家。齊家便推去治國。只是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望

一步了。又一步學記謂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此說甚好。且如中央一塊堅硬。四邊軟。不先就四邊攻其軟。便要攻中央。攻那硬處。如何攻得。枉費了氣力。那堅硬底。又只在須是先就四邊旋旋挨了軟處。中央硬底自走不得。兵書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亦是此意。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著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等。便是次序。如博學亦豈一日便都學得了。亦是漸漸學去。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汎底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反看這裡。便成放不知求底心。便成頑麻不仁底死漢了。那得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

心便不汎濫走作。只在這坎窠裡不放了。仁便在其中橫渠云。讀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

所謂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此言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是一樣道理。洒掃應對必有所以然精義。入神亦必有所以然。其曰通貫只一理。言二者之理只一般。非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只是精義入神有形而上之理。即洒掃應對亦有形而上之理。問集注云。始終本末一以貫之。惟聖人爲然。此解得已分明。但聖人事是甚麼樣子。曰如云下學而上達。當其下學時。便上達天理是也。問伊川言凡物有本末。不可分作兩段。曰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洒掃應對末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

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所處而皆不可不盡。

讀書理會義理。須是勇猛徑直理會將去。正如關羽擒顏良。只知有此人。更不知有別人。直取其頭而歸。若使既要斫此人。又要斫那人。非惟力不給。而其所欲得者不可得矣。又如行路欲往一處所。却在道邊閑處留滯。則所欲到處何緣便達。看此一章便須反覆讀誦。逐句逐節互相發明。如此三二十過。而曰不曉其義者。吾不信也。

御法而今尚可尋。但是今人尋得亦無用處。故不肯候景反時。士大夫無人會騎。此時御法尙有。今射亦有法。一學時便要合其法度。若只是胡亂射。將來又學其法。不得某舊學。且亂彈。謂

待會了却依法原來不然。其後遂學不得。知學問安可不謹厥始。

問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如何。曰約自博中來。既博學又詳說。講貫得直是精確。將來臨事自有箇頭緒。才有頭緒便見簡約。若是平日講貫不詳悉。及至臨事只覺得千頭萬緒。更理會不下。如此則豈得爲約。

伊川說格物處云。但積累多後自然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後便是學之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楊楫通老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簡約處者。何故。曰他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他更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只是搜求隱僻之事。鉤摘奇異之說。以爲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博學之士。大率類此。不讀正當底書。不看正當注疏。偏揀人所不讀底去讀。欲乘人之所不知。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以誇人。不問義理如何。只認前人所未說。今人所未道者。則取之以爲博。如此如何。望到約處。

問竇從周云。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竇對以飢食渴飲。鑿井耕田。自有可樂。曰龜山答胡文定書。是如此說。要之不然。須是有所謂堯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如欽明文思溫恭。允塞之類。伊尹在莘郊時。須曾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食飲過了。德明問。看伊尹升陞之事。亦是會學兵法。曰古人皆如此。如東漢李膺爲度遼將軍。必是會履行陣。竇問傳說版築亦讀書否。曰不曾讀書。如何有說命三篇之文。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後來乃能作股肱元首之歌。便如顏子亦大段讀書。其問爲邦夫子告以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顏子平時於四代禮樂夏小正之類須一一會理會來古人詳於禮樂之事當時自有一種書後世不得而見如孟子說葛伯事以爲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便是孟子時有此等書今書中只有葛伯仇餉一句上古無書可讀今既有書亦須是讀此由博反約之義也問知是心之神明似與四端所謂智不同曰此知字義又大然孔子多說仁智如元亨利貞便是仁貞便是智四端仁智最太無貞則元無起處無智則如何是仁易曰大明終始有終便有始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知也

楊通老問中庸或問引楊氏所謂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曰衣食動作只是物物之理乃道也將物便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吳

喚做道則不可且如這箇椅子有四隻腳可以坐此椅之理也若除去一隻腳坐不得便失其椅之理矣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說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若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則不可且如這箇扇子此物也便有箇扇子底道理扇子是如此做合當如此用此便是形而上之理天地中間上是天下是地中間有許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獸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有箇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而已如何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得飢而食渴而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飲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若便謂飲食作息者是道則不可與龐居士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之類一般亦是此病如徐行後長與疾行先

長都一般是行只是徐行後長方是道若疾行先長便不是道豈可說只認行底便是道神通妙用運水搬柴須是運得水搬得柴是方是神通妙用若運得不是搬得不是如何是神通妙用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理會是和非只認得那衣食作息視聽舉履便是道說我這箇會說話底會作用底叫著便應底便是神通妙用更不問道理如何儒家則須是就這上尋討箇道理方是道禪老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在汝等諸人面門上出入云云他便只是只認得這箇把來作弄或問告子之學便是如此曰佛家底又高告子底死殺了不如佛家底活而今學者就故紙上理會也解說得去只是都無那快活和樂底意思便是和這佛家底也不會見得似他佛家者雖是無道理然他却一生受用一生快活便是他就這形而下者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吳

之中理會得似那形而上者而今學者看來須是先曉得這一層却去理會那上面一層方好而今都是和這下面一層也不會見得所以和那上面一層也理會不得又曰天地中間物物上有這箇道理雖至沒緊要底物事也有這道理蓋天命之謂性這道理却無形無安頓處只那日用事物上道理便在上面這兩箇原不相離凡有一物便有一理所以君子博學於文看來博學似箇沒緊要物事然那許多道理便都在這上都從那源頭上來所以無精粗小大都一齊用理會過蓋非外物也都一齊理會方無所不盡方周遍無疎缺處又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所謂不可離者謂道也若便以日用之間舉止動作便是道則無適而非道無時而非道然則君子何用恐懼戒謹何用更學道爲爲其不可離所以須是依道而行如人說

話不成便以說話者爲道。須是有箇仁義禮智始得。若便以舉止動作爲道。何用更說不可離得。又曰大學所以說格物。却不說窮理。蓋說窮理則似懸空無捉摸處。只說格物則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之上。便尋那形而上之道。便見得這箇元不相離。所以只說格物。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所謂道者是如此。何嘗說物便是。則龜山便只指那物做則。只是就這物上分精粗爲物則。如云目是物也。目之視乃則也。耳是物也。耳之聽乃則也。殊不知目視耳聽。依舊是物。其視之明聽之聰。乃是則也。龜山又云。伊尹之耕於莘野。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樂在是。如此則世間伊尹甚多矣。龜山說話大槩有此病。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吳

橫渠行狀述其言云。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他意謂須先說得分明。然後方行。得分明。今人見得不明。故說得自儻侗。如何到行處分明。

聖人也。須擇。豈是全無所作爲。他做得更密。生知安行者。只是不似他人勉強耳。堯稽於衆。舜取諸人。豈是信采行將去。某嘗見朋友好論聖賢等級。看來都不消得如此。聖賢依舊是這道理。如千里馬也。須使四腳行。駑駘也是使四腳行。不成說千里馬都不動腳。便到千里。只是他行得較快爾。又曰聖人說話都只就學知利行上說。

先生屢說謹思之一句。言思之不謹。便有枉用工夫處。中庸言謹思之。思之粗後不及。固是不謹。到思之過時亦是不謹。所以他聖人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却說箇謹思。有勿問問之。勿知勿措也。問而勿知。勿可讓下。須當研窮到底。使

答者詞窮理盡始得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非特善問。讀書求義理之法。皆然。置其難處。先理會其易處。易處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矣。若先其難者。則刀頓斧傷。而木終不可攻。縱使能攻而費工竭力。無自然相說而解之功。終亦無益於事也。問相說而解。古注說音悅。解音佳。買反。曰說只當如字。而解音蟹。蓋義理相說之久。其難處自然觸發解散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吳

九年知類通達。橫渠說得好。學者至於能立。則教者無遺恨矣。此處方爲大成。蓋學者既到立處。則教者亦不消得管他。自任不得。故橫渠又云。學者能立。則自強不反。而至於聖人之大成矣。而今學者不能得扶持到立處。嘗謂此段是箇致知之要。如云一年視離經辨志。古注云。離經斷絕句也。此且是讀得成句辨志。是知得這箇是爲己。那箇是爲人。這箇是義。那箇是利。三年敬業樂羣。敬業是知得此是合當如此做。樂羣是知得滋味好。與朋友切磋。五年博習親師。博習是無所不習。親師是所見與其師相近了。七年論學取友。論學是他論得有頭緒了。取友是知賢者而取之。此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此謂之大成。橫渠說得推類兩字最好。如荀子倫類不遁。不足謂之善學。而今學者只是不能推類到得知類通達。是無所不曉。便是自強不反。這幾句都是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處。如離經便是學辨志。便是所得處。他皆倣此。

昨夜說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也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湏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蓋



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尹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須是如此方得。天下事無所不當理。會者纔工夫不到。業無由得。大小間措諸事業。便有欠缺。此便是病。或曰。想得當時大學亦未成。倫緒難看。在曰然。尹彥明看得好。想見熟着日月看。臨了連格物也看錯了。所以深不信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是看箇甚麼。

改文字自是難。有時意思或不好。便把來改。待得再看。又反不如前底。是以此見皆在此心。如何纔昏便不得。或有所遷就。或有所回避。或先有所主張。隨其意之所重。義理便差了。器之問程子語有可疑處。曰此等恐錄得差。或恐是一時有箇意思。說出來。或是未定之論。今且怕把人未定之論便喚做是。也是切害。如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三

今言語最是難得。一恰好。或有一時意思見得是如此。他日所見或未必然。惟聖人說出句句字字都恰好。這只是這箇心。只是聖人之心平。

尹子之學有偏處。渠初見伊川。將朱公掞所抄語錄去呈想。是他爲有看不透處。故伊川云。某在何必觀此書。蓋謂不如當面與他說耳。尹子後來遂云。語錄之類不必看。不知伊川固云。某在不必觀。今伊川既不在。如何不觀。又如云。易傳是伊川所自作。其他語錄是學者所記。故謂只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錄。然則夫子所自作。春秋而已。論語亦門人所記也。謂學夫子者。只當看春秋。不當看論語。可乎。

南軒解論語孟子。嘗說他這文字不好看。蓋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字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間說

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蹉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亦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嘗見一僧云。今人解書如一盞酒。本自好。被這一人來添些水。那一人來又添些水。次第添來添去。都淡了。他禪家儘見得這樣。只是他又忒無註解。問陸氏之學。恐將來亦無註解去。曰他本只是禪。幹問嘗看文字。多是虛字。上無緊要處。最有道理。若做文粗疎。粗解這般意思。却恐都不見了。曰然。

讀書須讀到不忍捨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客曉其義。卽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爲懶倦。則精神自是憤憤。只恁昏塞不通。可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三

惜。某舊日讀書。方其讀論語時。不知有孟子。方讀學而第一。不知有爲政第二。今日看此一段明日且更看此一段。看來看去。直待無可看。方換一段看。如此看久。自然洞貫。方爲浹洽。時下雖是鈍滯。便一件了得一件。將來却有盡理會得時。若撩東剝西。徒然看多。事事不了。日暮途遠。將來荒忙。不濟事。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了。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萬事不了。何益。

某是自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旁皆無津涯。只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但當時也是喫了多少辛苦。讀了

書今人卒乍便要讀到某田地也是難要須積累著力方可某  
今老而將死所望者但願朋友勉力學問而已

器之問野有死麕曰讀書之法須識得大義得他滋味沒要緊處  
縱理會得也無益大凡讀書多在諷誦中見義理現詩又全在  
諷誦之功所謂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一人唱之三人和之方  
有意思又如今詩曲若只讀過也無意思須是歌起來方見好  
處因說讀書須是有自得處到自得處說與人也不得某舊讀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既被我斧又闕我斯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咎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  
忠與人不求脩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茲維艱哉如此等  
處直爲之廢書慨想而不能已覺得朋友間看文字難得這般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三

意思某二十歲前後已看得書大意如此如今但較精密日月  
易得匆匆過了五十來年

謂器之看詩病於草率器之云如今將先生數書循環看去日都  
讀得了方可循環再看如今讀一件書須是真箇理會得這一  
件了方可讀第二件讀這一段須是理會得這一段了方可讀  
第二段少間漸漸節次看去自解通透只五年間可以讀得經  
子諸書迤邐去看史傳無不貫通韓退之所謂沉潛乎訓義反  
覆乎句讀須有沉潛反覆之功方得所謂審問之須是表裏內  
外無一毫不盡方謂之審恁地竭盡心力猶有見未到處却  
不奈何如今人不曾竭盡心力只見得三兩分了便草草揭過  
少間只是鶻突無理會枉著日月依舊似不曾讀相似只如韓  
退之老蘇作文章本自沒要緊事然他大段用功少間方會漸

漸歸去那許多鄙俗底言語換了箇心胸說這許多言語出來  
如今讀書須是加沉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胸腹漸漸滋滌去  
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識高明因說讀詩惟是諷誦之  
功上蔡亦云詩須是誦吟諷誦以得之某舊時讀詩也只先去  
看許多註解少間却被惑亂後來讀至半了都只將詩來諷誦  
至四五十過已漸漸得詩之意却去看注解便覺減了五分以  
上工夫更從而諷誦四五十過則胸中判然矣因說如今讀書  
多是不曾理會得一處通透了少間却多牽引前而疑難來說  
此最學者大病譬如一箇官司本自是鶻突了少間又取得許  
多鶻突底證見來證對却成一場無理會去又有取後面未曾  
理會底來說却似如今只來建陽縣猶自未見得分曉却又將  
建寧府與南劍州事來說如何說得行少間弄來弄去只是胡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三

說瞞人有人說話如此者某最怕之說甲未了又纏向乙上去  
說乙未了又纏向丙上去無一句著實正如斜風雨相似只管  
吹將去無一點著地敢有終日與他說不曾判斷得一件分曉  
徒費氣力耳

看文字却是索居獨處好用工夫方精專看得透徹未須便與朋  
友商量某往年在同安日因差出體究公事處夜寒不能寐因  
看得子夏論學一段分明後官滿在郡中等批書已遣行李無  
文字看於館人處借得孟子一冊熟讀方曉得養氣一章語脉  
當時亦不暇寫出只逐段以紙簽簽之云此是如此說簽了便  
看得更分明後來其間雖有修改不過是轉換處大意不出當  
時所見如謾人底議論某少年亦會說只是終不安直到草窗  
惡實處方已



某尋常看文字都會疑來。如上蔡觀復堂記文定答曾吉甫書皆曾把做孔孟言語一般看。久之方見其未是。每一次看透一件。便覺意思長進。不似他人只依稀一見。謂其不似。便不復看。不特不見其長處。亦不見其短處。

某尋常見是人文字。未嘗敢輕易。亦恐有好處。鞭著工夫看他。某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

某自十五六時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閑是閑。非沒要緊。不難理會。大率才看得此等文字有味。畢竟粗心了。呂伯恭教人看左傳。不知何謂。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遍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解透徹。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讀書

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

或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曰。體認是把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複思量過。伊川曰。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矣。某向來從師。一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字字仔細思量過。才有疑。明日又問。

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於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己見得真實如此。

因言讀書用功之難。諸公覺得大故淺近。不曾著心。某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間。才失腳。

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已後。覺得心力短。看見道理。只爭絲髮之間。只是心力把不上。所以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已前做了。五十已後。長進得甚不多。而今人看文字。全然心粗。未論說道理。只是前輩一樣文士。亦是用幾多工夫。方做得成他工夫更多。若以他這心力。移在道理上。那裏得來。如韓文公答李翊書。與老蘇上歐陽公書。他直如此用工夫。未有苟然而成者。歐陽公則就作文上改換。只管揩磨。遂旋捱將去。久之漸漸揩磨得光。老蘇則直是心中都透熟了。方出之於書。看他們用工夫更難。可惜。若移之於此。大段可畏。看來前輩以至敏之才。而做到鈍底工夫。今人以至鈍之才。而欲為至敏底工夫。涉獵看過。所以不及古人也。故孔子曰。參也魯。須是如此做工夫。始得。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讀書

每常解文字。諸先生有多少好說話。有時不敢載者。蓋他本文未。有這般意思在。

問先生解經有異於程子說者。如何。曰。程子說。或一句自有兩三說。其間必有一說是。兩說不是。理一而已。安有兩三說皆是之理。蓋其說或後嘗改之。今所以與之異者。安知不曾經他改來。蓋一章而眾說叢然。若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張。斷入一說。則必無眾說皆是之理。

方伯謨勸先生少著書。曰。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得些子事。無道理。伯謨曰。但發大綱。曰。那箇毫釐不到。便有差錯。如何可但發大綱。

君舉謂不合與諸公爭辯。這事難說。嘗記得林少穎見人好說話。都記寫了。嘗舉一項云。國家當理會山林。要委論民間遷去祖。

墳事後區處未得特差某官前往定奪。果當如何。這箇官人看了。乃云只消酌中做。林說這話說得不是。當時只要理會當遷與不當遷。當遷去。雖盡去亦得。若不當遷。雖一毫不動。當與不當。這便是中。如何於二者之間酌中做。此正是今時人之大病。所以大學格物窮理。正要理會這些須要理會。教是非端的分明。不如此定不得。如初間看善惡。如隔一牆。只管看來。漸漸見得善惡。如隔一壁。看得隔一壁底。已自勝似初看隔一牆底了。然更看得又如隔一幅帟。這善惡只是爭些子。這裏看得直是透善底端的是善。惡底端的是惡。畧無些子疑似。大學只要論箇知與不知。知得切與不切。

看人傑論語疑義云。正淳之病。多要與衆說相反。譬如一柄扇子。衆人說這一面。正淳便說那一面。以詰之。及衆人說那一面。正淳却說這一面。以詰之。舊見欽夫解論語多有如此處。某嘗語之云。如此是別爲一書。與論語相詰難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美

先生謂寓曰。文字可汲汲看。悠悠不得。急看方接得前面看了底。若放慢。則與前面意思不相接矣。莫學某看文字。看到六十一歲。方畧見得道理恁地。今老矣。看得做甚。使得學某不濟事。公宜急早向前。

以某觀之。做箇聖賢。千難萬難。如釋氏則今夜痛說一頓。有利根者。當下便悟。只是箇無星之秤耳。

大學等書。向來人只說某說得詳。如何不畧說。使人自致思。此事大不然。人之爲學。只是爭箇肯不肯耳。他若無得。不肯向這邊畧。亦不解致思。他若肯向此一邊。自然有味。愈詳愈有意味。某嘗喜那鈍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底。

只是畧綽看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如莊仲便是如此。某嘗煩惱這樣底。少間不濟事。敏底人。又却要做得那鈍底工夫方得。

讀書者。當將此身。坐在此書中。行住坐臥。念念在此。誓以必曉徹爲期。看外面有甚事。我也不管。只恁一心在書上。方謂之善讀書。若但欲來人面前說得去。不求自熟。如此濟得甚事。須是着起精神。字字與他看過。不惟念得正文。注字要自家暗地以俗語解得。方是。如今自家精神。都不曾與書相入。念本文注字。猶記不得。如何曉得。

郭得元言。記書不得。曰。公不可欲速。且讀一小段。若今日讀不得。明日又讀。明日讀不得。後日又讀。須被自家讀得。若只記得字義訓釋。或其中有一兩字漏落。便是那腔子。不會填得滿。如一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美

箇物事。欠了尖角處相似。少間自家作出文字。便也有所欠缺。不成文理。嘗見番人及武臣文字。常不成文理。便是如此。他心中也知得要如此說。只是字義有所欠缺。下得不是。這箇便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患。是他心有所蔽。故如此。

謨既受詩傳。併力抄錄。頗疎侍教。先生曰。朋友來此。多被冊子困倒。反不會做得工夫。何不且過此說話。彼皆紙上語耳。有所面言。資益爲多。又問與周茂元同邸。所論何事。曰。周宰云。先生著書立言。義理精密。既得之。熟讀深思。從此力行。不解有差。曰。周宰才質甚敏。只有些粗疎。不肯去細密處求說。此便可見載之簡牘。縱說得甚分明。那似當面議論。一言半句。便有通達處。所謂共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若說到透徹處。何止十年之功也。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便是不愛人說此話。論

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便將許多都掉了聖賢說事親便要如此事君便要如此事長便要如此言便要如此行便要如此都是好用工夫處通貫浹洽自然見得在面前若都掉了只管說與點譬如喫飯頭只撮箇尖處不喫下面箇子許多滋味都不見近來覺見說這樣話都是閒說不是真積實見聖賢教人無非下學工夫一貫之旨如何不使說與曾子直待他事事都曉得方說與他子貢是多少聰明到後來方與說子一以貫之此意是如何萬理雖只是一理學者且要去萬理中千頭萬緒都理會四面湊合來自見得是一理不去理會那萬理只管去理會那一理說與點顏子之樂如何程先生語錄事事都說只有一兩處說此何故說得恁地少而今學者何故說得恁地多只是空想象程先生曰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堯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恐人不曉栽培更說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呂晉伯問伊川語孟且將緊要處理會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所得終不浹洽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聖賢立言垂教無非着實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等類皆一意也大抵看道理要得寬平廣博平心去理會若實見得只說一兩段亦見得許多道理不要將一箇大底言語都來罩了

胡叔器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他理會第一章讀第

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今日撞着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着那事便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底要底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底是海水小底不是程先生曰窮理者非謂必窮盡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豁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可曉了某在漳州有訟田者契數十本自崇寧起來事甚難考其人將正契藏了更不可理會某但索四畔眾契比驗四至昭然及驗前後所斷情偽更不能逃又說嘗有一官人斷爭田事被某掇了案其官人却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堯

來那穿款處考出窮理亦只是如此訓淳云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濶着心胃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為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今公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樣子便要去通那萬事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井上智不能也須撇開心胃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

而言只有箇父子夫婦兄弟才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  
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煞多事事事都合  
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己分上已自  
見得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

先生饒席酒五行中筵親酌一盃勸李丈云相聚不過如此退去  
反而求之次一盃與淳曰安卿更須出來行一遭村裏坐不覺  
壞了人昔陳了翁說一人基甚高或邀之入京蔡國手日久在  
側並無所教但使之隨行攜基局而已或人詰其故國手曰彼  
基已精其高着已盡識之矣但低着未曾識教之隨行亦要都  
經歷一過

鄭子上因赴省經過問左傳數事先生曰數年不見公將謂有異  
問相發明却問這般不緊要者何益人若能於大學語孟中庸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卒

四書窮究得通透則經傳中折莫甚大事以其理推之無有不  
曉者況此末事今若此可謂是颺却甜桃樹汾山摘醋梨也

書不可進前一步看只有退看譬如以眼看物欲得其大體邪正  
曲直須是遠看方定若近看愈狹了看不見

問做何工夫璘對以未曾曰若是做得工夫有疑可問便好商量  
若未做工夫只說得一箇爲學大端他日又如何得商量嘗見  
一般朋友見事便奮發要議論胡亂將經書及古人作議論看  
來是沒意思又有一般全不做工夫底更沒下手商量處又不  
如彼胡亂做工夫有可商議得且如論古人便是論錯了亦是  
曾考論古人事迹一過他日與說得是將從前錯底改起便有  
用

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却

都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箇也須一一  
理會湊得這一箇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箇做終是  
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  
會得多方始觀簞得起且如籩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說籩豆  
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容貌三句亦只是三句是自家緊  
要合做底籩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爲輕而今只理會三句  
籩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籩做豆若不會曉得便被  
他瞞又如田子方說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他說得不是若不明  
得音如何明得官次第被他易官爲商也得所以中庸先說箇  
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  
人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  
聖人亦汲汲去問鄉子蓋是我不知底須是去問人始得因說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卒

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  
成非仁天下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  
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子思做中庸大段周密德  
性五句須是許多句方該得盡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上  
一截是尊德性事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下一截是道問  
學事都要得纖悉具脩無細不盡如何只理會一件

先生謂顯道曰久不相見不知年來做得甚工夫曰只據見成底  
書讀公孫孫錄云包顯道侍坐先生方修書語之曰先生曰聖賢  
已說過何待更去理會他但是不恁地恁地都不濟事次日又  
言昨夜睡不著因思顯道恁地說不得若是恁地便不是自強  
不息底道理人最是怕陷溺其心而今顯道輩便是以清虛寂  
滅陷溺其心劉子澄輩便是以務求博雜陷溺其心周公思兼

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聖賢之心直是如此次日先生親下精舍大會學者先生曰荷顯道與諸生遠來某平日說底便是了要特地說又似無可說而今與公鄉里平日說不同處只是爭箇讀書與不讀書講究義理與不講究義理如某便謂是須當先知得方始行得如孟子所謂誠淫邪遁之辭何與自家事而自家必欲知之何故若是不知其病痛所自來少開自家便落在裏面去了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那上面六節固是當理會若鳥獸草木之名何用自家知之但是既爲人則於天地之間物理須要都知得方可若頭上髻子便十日不梳後待如何便一月不梳待如何但須是用梳方得張子曰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三

時德性有懈也是說得維持字好蓋不讀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今但見得些子便更不肯去窮究那許多道理陷溺其心於清虛曠蕩之地却都不知豈可如此廷秀問某緣不能推廣曰而今也未要理會如此如佛家云只怕不成佛不怕成佛後不會說話如公却是怕成佛後不會說話了廷秀又問莫是見到後自會恁地否曰不用恁地問如今只用下工夫去理會見到時也著去理會見不到時也著去理會且如見得此段後如何便休得自著去理會見不到時也不會說自家見不到便休了越著去理會理會到死若理會不得時亦無可奈何

語通老早來說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理亡無他只是把事做等閒須是於事上窮理方可理與事本無異今見事來別把做

一般看自然錯了

胡叔器患精神短曰若精神少也只是做去不成道我精神少便不做公只是思索義理不精平日讀書只泛泛地過不曾貼裏細密思量公與安卿之病正相反安卿思得義理甚精只是要將那粗底物事都掉了公又不去義理上思量事物來皆奈何不得只是不會向裏去理會如入市見鋪席上都是好物事只是自家沒錢買得如書冊上都是好說話只是自家無奈他何叔器曰安之在遠方望先生指一路脈去歸自尋曰見行底便是路那裏有別底路來道理星散在事物上却無總在一處底而今只得且將論孟中庸大學熟看如論語上看不出少間就孟子上看得出孟子上底只是論語上底不可道孟子勝論語只是自家已前看不到而今方見得到又問優游涵泳勇猛精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三

進字如何曰也不須恁地立定牌榜也不須恁地起草只做將去又問應事當如何曰士人在家有甚大事只是著衣喫飯理會眼前事而已其他天下事聖賢都說十分盡了自家只就他說話上寄搭些工夫便都是我底某舊時看文字甚費力如論孟諸家解有一箱每看一段必檢許多各就諸說上推尋意脈各見得落着然後斷其是非是底都抄出一兩字好亦抄出雖未如今集註簡盡然大綱已定今集注只是就那上刪來但人不著心守見成說只草草看了今試將精義來參看兩段所以去取底是如何便自見得大抵事要思量學要講如古人一件事有四五人共做自家須看那人做得是那人不做得是又如眼前一件事有四五人共議甲要如此乙要如彼自家須見那人說得是那人不說得不是便待思量得不是此心曾經思量

一過有時那不是底發我這是底如十箇物事團九箇不著那一箇便著則九箇不著底也不是枉思量又如講義理有未通處與朋友共講十人十樣說自家平心看那箇不是或他說是底却發得自家不是底或十人都說不是有時因此發得自家是底所以適來說有時是這處理會得有時是那處理會得少間便都理會得只是自家見識到別無法學者須是撒開心胸事事逐件都與理會過未理會得底且放下待無事時復將來理會少問其理會不得

問尋求古人意思曰某常謂學者須是信又須不信久之却自尋得箇可信底道理則是真信也

嘗見老蘇說他讀書孟子論語韓子及其他聖人之文兀然端坐終日以讀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惛然博觀於其外而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齒

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又韓退之答李翊柳子厚答韋中立書言讀書用功之法亦可見某嘗嘆息以爲此數人者但求文字言語聲響之工用了許多功夫費了許多精力甚可惜也今欲理會這箇道理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乃不會用得旬月工夫熟讀得一卷書只是泛然發問臨時湊合元不會記得本文及至問著元不會記得一段首尾其能言者不過敷衍已說與聖人言語初不相干是濟甚事今請歸家正襟危坐取大學論語中庸孟子逐句逐字分曉精切求聖賢之意切己體察著己踐履虛心體究如是兩三年然後方去尋師證其是非方有可商量有可議論方是就有

道而正焉者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會相干涉

今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說只記得前賢與諸家說便得而今看自家如何說終是不如前賢須盡記得諸家說方有箇觀處這義理根腳方牢這心也有殺泊處心路只在這上走久久自然曉得透熟今公輩看文字大槩都有箇生之病所以說得來不透徹只是去巴攬包籠他元無實見處某舊時看文字極難諸家說盡用記取閑時將起思量這一家說得那字是那字不是那一家說得那字不是那字是那家說得全是那家說得全非所以是者是如何所以非者是如何只管思量少間這正當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齒

道理自然光明燦爛在心目間如指諸掌今公們只是紐捏巴攬來說都記得不熟所以這道理收拾他不任自家也使他不動他也不服自家使相聚得一朝半日又散去了只是不熟這箇道理古時聖賢也如此說今人也如此說說得大槩一般然今人說終是不似所爭者只是熟與不熟耳縱使說得十分全似猶不似在何兄和那十分似底也不會看得出敬子云而今每日只是優游和緩分外看得幾遍分外讀得幾遍意思便覺得不同日而今使未得優游和緩須是苦心竭力下工夫方得那箇優游和緩須是做得分八九分成了方使得優游和緩而今便說優游和緩只是泛泛而已矣這箇做工夫須是放火火中鍛煉鍛教他通紅溶成汁瀉成錠方得今只是畧畧火面上焙得透全然生硬不屬自家使在濟得其事須是縱橫舒卷皆

由自家使得方好。搗成團。捺成匾。放得去。收得來。方可。某嘗思今之學者。所以多不得力。不濟事者。只是不熟。平生也費許多功夫。看文字。下稍頭。都不得力者。正緣不熟耳。只緣一箇不熟。少間無一件事。理會得精。呂居仁記老蘇說。平生因開升裏轉。斗裏量之。語遂悟。作文章妙處。這箇須是爛泥。醬熟。縱橫妙用。皆由自家。方濟得事也。

學者講學。多是不疑其所當疑。而疑其所不當疑。不疑其所當疑。故眼前合理會處。多踉蹌過。疑其所不當疑。故枉費了工夫。金溪之徒。不事講學。只將箇心來。作弄。胡撞亂撞。此間所以令學者入細觀書。做工夫者。正欲其熟考聖賢言語。求箇的確所在。今却攷索得如此支離。反不濟事。如某向來。作或問。蓋欲學者識取正意。觀此書者。當於其中見得此是當辨。此不足辨。刪其不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三

足辨者。令正意愈明白可也。若更去外面生出許多議論。則正意反不明矣。今非特不見經文正意。只諸家之說。亦有他正意。未著。又曰中庸言慎思。何故不言深思。又不言勤思。蓋不可枉費心去思之。須是思其所當思者。故曰慎思也。

或問自蒙見教。讀書須要涵泳。須要浹洽。因看孟子千言萬語。只是論心。七篇之書。如此看。是涵泳工夫否。曰某爲見此中人。讀書大段兩莽。所以說讀書。須當涵泳。只要子細看玩。尋繹令胸中有所得。爾如吾友所說。又襯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排。看書豈是如此。或曰先生涵泳之說。乃杜元凱優而柔之意。曰因是如此。亦不用如此解說。所謂涵泳者。只是子細讀書之異名。與人說話。便是難。某只是說一箇涵泳。一人硬來差排。一人硬來解說。此是隨語生解。支離延蔓。閑說閑講。少間展轉。只是添得

多說得遠。却要做得甚。若是如此讀書。如此聽人說話。全不是自己做工夫。全無巴鼻。可知是使人說學。是空談。此中人所問。大率如此。好理會處。不理會。不當理會處。却支離去說。說得全無意思。

而今人聽人說話。未盡便要爭說。亦須待他人說教盡了。他人有說不出處。更須反覆問。教說得盡了。這裏方有處置在。

或問問難。只是作話頭。不必如此。曰不然。到無疑處。不必問疑。則不可不問。今如此云云。不是惡他人問。便是自家讀書。未嘗有疑。

或問所謂窮理。不知是反己求之。於心惟復是逐物而求。於物曰不是。如此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窮得十分盡。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箇道理。心又有箇道理。枯槁其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三

心。全與物不接。却使此理自見。萬無是事。不用自家心。如何別向物上求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却是誰去窮得。近世有人爲學。專要說空說妙。不肯就實。却說是悟。此是不知學。學問無此法。才說一悟字。便不可窮詰。不可研究。不可與論。是非一味說入虛談。最爲惑人。然亦但能謾得無學底人。若是有實學人。如何被他謾。才說悟。便不是學問。奉勸諸公。且子細讀書。書不會讀。不見義理。乘虛接渺。指摘一二句來問人。又有誤問其說來問。又有牽甲證乙來問。皆是不曾有志。朴實頭讀書。若是有志。朴實頭讀書。真箇逐些理會。將去所疑。直是疑亦有可答。不然。彼已無益。只是一場閑說。話兩濟得甚事。且如讀此一般書。只就此一般書上窮究。冊子外一箇字。且莫曉曉來妙。將來理明。却將已曉得者去解得未曉者。如今學者。將未能解說者。却



去參解說不得者。鵬突好笑。悠悠歲月。只若人耳。

或云。嘗見人說。凡是外面尋討。入來底。都不是。曰。喫飯也是外面。尋討入來。若不是。時須是肚裏做病。如何又吃得安穩。蓋飢而食者。卽是從裏面出來。讀書亦然。書固在外。讀之而通其義者。却自是裏面事。如何都喚做外面入來得。必欲盡捨詩書而別求道理。異端之說也。

先生讀書。屏山書堂。一日與諸生同行登臺。見草盛。命數兵耘草。分作四段。各耘一角。有一兵逐根拔去。耘得甚不多。其他所耘處。一齊了畢。先生見耘未了者。問諸生曰。諸公看幾箇耘草。那箇快。諸生言。諸兵皆快。獨指此一人。以爲鈍。曰。不然。某看來。此卒獨快。因細視諸兵所耘處。草皆不去。盡悉復呼來。再耘。先生復曰。那一兵雖不甚快。看他甚子細。逐根去。令盡。雖一時之難。却只是一番工夫便了。這幾箇又著從頭再用工夫。只緣其初欲速。苟簡。致得費力如此。看這處便是學者讀書之法。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充

講學須要著實。向來諸公都見得不明。却要做一單說話。次云。目前諸友亦多有識門戶者。某旦暮死耳。不敢望大行。且得接續三四十年的說。與後進令知。亦好。

品藻人物。須先看他大規模。然後看他好處與不好處。好處多與少。不好處多與少。又看某長某短。某有某無。所長所有底。是緊要與不緊要。所短所無底。是緊要與不緊要。如此互將來品藻。方定得他分數優劣。

問初學當讀何書。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爲人切要處。然語孟却是隨事答問。難見要領。唯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爲學之大方。門人

又傳述以明其旨。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爲學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以上泛論讀書窮理。以下論各經書。

法

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

論孟中庸。待大學貫通。浹洽無可得。有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腳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或問大學之書。卽是聖人做天下根本。曰。此譬如人起屋。是畫一箇大地盤在這裏。理會得這箇了。他日若有材料。却依此起。將去。只此一箇道理。明此以南面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充

而今無法。嘗欲作一說以教人。只將大學一日去讀。一編看。他如何是大人之學。如何是小學。如何是明德。如何是新民。如何是止於至善。日日如是。讀月去。日來自見。所謂溫故而知新。須是知新。日日看得新。方得。却不是道理。解新。但自家這箇意思。長長地新。

聖人不令人懸空窮理。須要格物者。是要人就那上見得道理。破便實。只如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註解。有或問。看來有去不用。或問只看註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有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

學者且去熟讀大學正文了。又子細看章句。或問未要看。俟有疑處。方可去看。又曰。某解書不合太多。又先准備學者爲他設疑。



說了他未曾疑到這上先與說了所以致得學者看得容易了聖人云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須是教他疑三朝五日了方始與說他便通透更與從前所疑慮也會因此觸發工夫都在許多思慮不透處而今却是看見成解底都無疑了吾儒與老莊學皆無傳惟有釋氏常有人蓋他一切辦得不說都待別人自去敲磕自有箇通透處只是吾儒又無這不說底若如此少間差異了又曰解字下字最難某解書所以未定常常更改者只爲無那恰好底字子把來看又見不穩當又著改幾字所以橫渠說命辭爲難或問朱敬之有異聞乎曰平嘗只是在外面聽朋友問答或時裏面亦只說某病痛處得一日教看大學曰我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先須通此方可讀書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主

某於大學用工甚多溫公作通鑑言臣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論孟中庸却不費力

大學一日只看二三段時便有許多修處若一向看去便不是少只是看得草草

某解注書不引後面說來證前說却引前說去證後說爲學者方看此有未曉處又引他處只見難曉大學都是如此

說大學啟蒙畢因言某一生只看這兩件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若使天假之年庶幾將許多書逐件看得恁地煞有工夫

論孟集義序曰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

問也

文集

讀書之要曰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既著之精義之首而不列於集注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達道之深知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於篇端所以嚴科級亦各有當焉爾且吾於程子之論讀是二書之法則既掇其要而表之於前矣學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與議於彼耳曰然則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主

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疎易凌躡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實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疎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千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有可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品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

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語類

孔子教人只從中間起。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則自能知向上底道理。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孟子始終都舉先要人識得心性着落。却下工夫做去。

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孟子說心。後來遂有求心之病。

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思無邪。只是一箇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是求箇是底道理。

問孟子說仁字義甚分明。孔子都不曾分曉。說是如何。曰。孔子未嘗不說。只是公自不會看耳。譬如沙糖。孟子但說糖味甜耳。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圭

孔子雖不如此說。却只將那糖與人喫。人若肯喫。則其味之甜。自不待說而知也。

讀論語如無孟子。讀前一段如無後一段。不然。方讀此。又思彼。擾擾於中。這般人不惟無得於書。胸中如此。做事全做不得。

孔門問答。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

莫云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汎說底。且要着力緊要底。便要揀別。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著理會。

教透徹。蓋道理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處。若謂只言忠信行篤敬。便可。則自漢唐以來。豈是無此等人。因甚道統之傳。却不曾得。亦

可見矣。

讀論語須將精義看。先看一段。次看第二段。將兩段比較。孰得孰失。孰是孰非。又將第三段比較。如前。又總一章之說。而盡比較之。其間須有一說合聖人之意。或有兩說有三說。有四五說。皆是。又就其中比較疎密。如此便是格物。及看得此一章透徹。則知便至。或自未有見識。只得就這裏挨一章之中。程子之說多是門人之說。多非。然初看時不可先萌此心。門人所說亦多有好處。董鄉云。只將程子之說為主。如何。曰。不可。只得理為主。然後看它底。看得一章直是透徹了。然後看第二章亦如此法。若看得三四篇。此心便熟。數篇之後。迎刃而解矣。某嘗苦口與學者說。得口破。少有依某去著力做工夫者。且如格物致知之章。程子與門人之說。某初讀之。皆不敢疑。後來編出細看。見得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圭

程子諸說雖不同意。未嘗不貫其門人之說。與先生蓋有大不同者矣。

龜山門人自言。龜山中庸枯燥。不如與叔浹洽。先生曰。與叔却似行到他人如登高望遠。

游楊呂侯諸先生解中庸。只說他所見一面道理。却不將聖人言語折衷。所以多失。

中庸自首章以下。多是對說將來。不知它古人如何做得這樣文字。直是恁地整齊。因言某舊年讀中庸。都心煩看不得。且是不知是誰做。若以為子思做。又却時復有箇子曰字。更沒理會處。蓋某僻性。讀書須先理會得這樣分曉了。方去涵泳他義理。後來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取夫子之說。著為此書。自是沉潛反覆。逐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一篇。其擺布得來直恁麼。

細密又如太極圖

一錄云經許多人不與他思量出自某

分出許多節次來後人如何看得但未知後來讀者知其用功

如是之至否

一錄云亦知前人恁地用心否

聖人說話中正不偏如撰著兩手皆有數不可謂一邊有道理一

邊無道理它人議論才主張向這一邊便不信那邊有

答袁機仲曰若要見得聖人作易根原直截分明却不如且看卷

首橫圖自始初只有兩畫時漸次看起以至生滿六畫之後其

先後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費詞說於此看得方見六

十四卦全是天地自然揆排出來聖人只是見得分明便作依

本畫出元不會用一毫智力添助蓋本不煩智力之助亦不容

智力得以助於其間也及至卦成之後逆順從橫都成義理千

般萬種其妙無窮却在人看得如何而各因所見為說雖若各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蓋

不相資而實未嘗相悖也蓋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

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

天之學也今來喻所引繫辭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即所謂後天

者也先天後天既各自為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不全彼

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

下文同

答袁機仲曰易中卦位義理層數甚多自有次第逐層各自一個

體面不可牽強合為一說學者須是旋次理會理會上層之時

未要攪動下層直待理會得上層都透徹了又却輕輕揭起下

層理會將去當時雖近遲鈍不快人意然積累之久層層都了

却自見得許多條理千差萬別各有歸着豈不快哉若不問淺

深不分前後輒成一塊合成一說則彼此相妨令人分疏不下

徒自紛紛成鹵莽矣此是平生讀書已試之效不但讀易為然

也

易象說曰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為寓言

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直

欲推其所用則又疎畧而無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

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為馬坤之為牛說卦有明文

矣馬之為健牛之為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書卦若屯之

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

馬則當反為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

則遂相與創為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交互以求而幸

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傳

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

為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蓋

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

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而程子亦曰

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

開後學玩辭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

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

卦之作為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刺語矣故

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為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

來而其為說必已具於太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

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為訓戒而決吉凶如王

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

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

答袁機仲曰數之為數雖各主於一義然其參互錯綜無所不通

則有非人之所爲者其所不合固不容於強合其所必合則縱橫反復如合符契亦非人所能強離也若於此見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底道理方知造化工夫神妙巧密直是好笑說不得也

答呂伯恭曰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象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托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美

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

答方伯謨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主卦爻而言然天理人事皆在其中今且以乾卦潛見飛躍觀之其流行而至此者易也其定理之當然者道也故明道亦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而伊川又謂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又云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此皆可以見其意矣易中無一卦一爻不具此理所以沿流而可以求其源也

答丘子野曰易有象八卦然後有辭卦爻筮有變老陽然後有占之詞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所值之辭而決焉其示人也益以詳矣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以考其所處之當否動而諏筮

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攷其所值之吉凶善而占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間舉無違理而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也蓋觀者一見而決玩者反覆而不舍之辭也

易字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先天圖一邊本都是陽一邊本都是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易陰陰來交易陽兩邊各各相對其定非此往彼來只是其象如此然聖人當初亦不憚地思量只是畫一箇陽一箇陰每箇便生兩箇就一箇陽上又生一箇陽一箇陰就一箇陰上又生一箇陰一箇陽只管恁地去自一爲二二爲四四爲八八爲十六十六爲三十二三十二爲六十四既成箇物事便自然如此齊整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元如此但略假聖人手畫出來如乾一索而得震再索而得坎三索而得艮坤一索而得巽再索而得離三索而得兌初間畫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志

卦時也不是恁地只是畫成八箇卦後便見有此象耳諸公且試看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看是甚麼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纔開眼不是陰便是陽密拶按在這裏都不着得別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向前便是陽纔收退便是陰意思纔動便是陽纔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是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羲只因此畫卦以示人若只就一陰一陽又不足以該衆理於是錯綜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初只是許多卦爻後來聖人又繫許多辭在下如他書則元有這事方說出這箇道理易則未曾有此事先假托都說在這裏如書便有箇堯舜有箇禹湯文武周公出來做許多事便說許多事今易則元未曾有聖人預先說出待人占考大事小事無一能外於此聖人大抵多是垂戒

程子言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這只是一箇道理陰陽之道一進一退一長一消反復往來上下於此見之

易中說到那陽處便扶助推移他到陰處便抑遏壅絕他

某嘗問李通康節之數伏羲也會理會否曰伏羲須理會過某以爲不然伏羲只是據他見得一箇道理便畫出幾畫他也那裏知得疊出來恁地巧此伏羲所以爲聖若他也恁地逐一推排便不是伏羲天然意思史記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那裏恁地巧推排

李通云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闔一闔發音皆出於乾坤音天下

之萬理出於一動一靜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奇一耦天下之萬

象出於一方一圓盡只起於乾坤二畫

陰少於陽氣理數皆如此用全用半所以不同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文

天地只是不會說倩他聖人由來說若天地自會說話想更說得

好在如河圖洛書便是天地畫出底

上古民淳未有如今士人識理義嶮崎森然而已事事都曉不得聖人因做易教他占吉則爲凶則否所謂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卽此也及後來理義明有事則便斷以理義如舜傳禹曰朕志先定鬼神其必依龜策必協從己自吉了更不用重去卜吉也周公營都意在洛矣所卜澗水東瀝水西只是對洛而言其他事惟盡人謀未可曉處方卜故遷國立君大事則卜洪範謀及乃心謀及卿士盡人謀然後卜策以審之

易本是卜筮之書若人卜得一爻便要人玩得此一爻之義如利貞之類只是正者便利不正者便不利不會說道利不貞者人

若能見得道理已十分分明則亦不須更卜

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今人說得太精了更入龜不得

如某之說雖粗然却入得精義皆在其中

需於泥致寇至此卦爻本自不好而象却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蓋卦爻雖不好而占之者能敬慎畏防則亦不至於敗蓋需者待也需有可待之時故得以就需之時思患預防而不至於敗也此則聖人就占處發明誨人之理也

聖人作易本爲欲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而已不是要因此說道理也如人占得這爻便要人知得這爻之象是吉是凶吉便爲之凶便不爲然如此理却在其中矣如剝之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其象如此謂一陽在上如碩果之果人不及食而獨留於其上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文

之得輿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欲自下而剝之則是自剝其廬耳蓋惟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無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聖人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若人占得此爻則爲君子之所爲者必吉而爲小人之所爲者必凶矣其象如此而理在其中矣却不是因欲說道理而後說象也

問卦爻凡初者多吉上者多凶曰時運之窮自是如此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貞是貞正底意思悔是事過有追不及底意

卦雖出於自然然一爻成則止有三十二卦二爻成則止有十六卦三爻成則止有八卦四爻成則止有四卦五爻成則止有二

卦是人心漸可以測知。不若卜龜文一兆。則吉凶便見。更無移改。所以古人筮短龜長。廣因言。浙人多尚龜卜。雖盜賊亦取決於此。曰左傳載臧會卜信與僭。僭吉。此其法所以不傳。聖人作易。示人以吉凶。却無此弊。故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言不貞吉。言利禦寇。不言利爲寇也。

嘗謂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陽在下爲震。震動也。在上爲艮。艮止也。陽在下自動。在上自止。歐公却說繫辭不是孔子作。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蓋他不曾看立象以盡意一句。惟其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之。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

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無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數便自在這裏。非特河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全

圖洛書爲然。蓋所謂數者。祇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皆然。而圖書爲特巧而著耳。於是聖人因之而畫卦。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而已。但纔有兩。則便有四。纔有四。則便有八。八又從而再倍之。便是十六。蓋自其無朕之中。而無窮之數已具。不待安排。而其勢有不容已者。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爲主。消者便爲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爲善。否者便爲惡。卽其主客善惡之辯。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占筮。而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但自伏羲而上。但有此六畫。而未有文字。可傳。到得文王周公乃繫之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全

焉而明吉凶。蓋是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及其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形似也。故聖人卽其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而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其形之肖似而言。則如鼎井之類。此是伏羲卽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及文王觀卦體之象而爲之彖辭。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爲之爻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大率天下之道。只有善惡而已。但所居之位不同。所處之時既異。而其幾甚微。只爲天下之人不能曉會。所以聖人因此占筮之法。以曉人。使人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途。所以是書夏商周皆用之。其言雖不同。其辭雖不可盡見。然皆太卜之官掌之。以爲占筮之用。有所謂繇辭者。左氏所載尤可見。古人用易處。蓋其所謂象者。皆是假此衆人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故自伏羲而文王周公。雖自畧而詳。所謂占筮之用。則一蓋卽那占筮之中。而所以處置是事之理。便在那裏了。故其法若粗淺。而隨人賢愚皆得其用。蓋文王雖是有定象。有定辭。皆是虛說。此箇地頭合是如此。處置初不黏着物上。故一卦一爻足以包無窮之事。不可只以一事指定說。他裏面也有指一事說處。如利建侯。利用祭祀之類。其他皆不是指一事說。此所以見易之爲用。無所不該。無所不徧。但看人如何用之耳。到得夫子方始純以理言。雖未必是義文本意。而事上說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說爲文王之說。又曰易是箇有道理底卦影。易以占筮作許多理。便也在裏。但是未便說到這處。如楚詞以神爲君。以祀之者爲臣。以寓其敬事不可忘之意。固是說君臣一錄云。但假托事神而說。但是先且爲他說事神。然後及他事君意趣。始

得。今人解說便直去解作事君底意思。也不喚做不是他意。但須先與結了那一重了。方可及這裏。方得本末周備。易便是如此。今人心性褊急。更不待先說他本意。便將道理來哀說了。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甚物來都能照得。如所謂潛龍只是有箇潛龍之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來都使得。孔子說作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便是就事上指殺說來。然會看底。雖孔子說也活。也無不通。不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說底也死了。須知得他是假託說是。包含說。假託謂不惹着那事。包含是說箇影象在這裏。無所不包。又曰卦雖八而數須是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十者。蓋是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爲

十

聖人說數。說得簡畧高遠疎濶。易中只有箇奇耦之數。天一地二。是自然底數也。大衍之數。是揲著之數也。惟此二者而已。康節却盡歸之數。竊恐聖人必不爲也。因言或指一樹問康節曰。此樹有數可推否。康節曰。亦可推也。但須待其動爾。頃之一葉落。便從此推去。此樹甚年生。甚年當死。凡起數靜則推不得。須動方推得起。

易傳明白無難看。但伊川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若作易看。卽無意味。唯將來作事看。卽句句字字有用處。問胡文定春秋曰。他所說盡是正理。但不知聖人當初是恁地不是恁地。今皆見不得。所以某於春秋不敢措一辭。正謂不敢臆度爾。易要分內外卦看。伊川却不甚理會。如巽而止。則成蠱。止而巽。便

不同。蓋先止後巽。却是有根株了。方巽將去。故爲漸。

學者須讀詩與易。易尤難看。伊川易傳亦有未盡處。當時康節傳得數甚佳。却輕之不問天地必有倚靠處。如復卦先動而後順。豫卦先順而後動。故其象辭極嚴。似此處却闊過了。

詩書畧看訓詁解釋文義。令通而已。却只玩味本文。其道理只在本文下面。小字儘說如何會過得他。若易傳却可脫去本文。程子此書平淡地。慢慢委曲說得。更無餘蘊。不是那敲磻逼拶出底義理。平鋪地放在面前。只如此等行文。亦自難學。如其他峭拔雄健之文。却可做。若易傳樣。淡底文字。如何可及。

聖人作易。有說得極疎處。甚散漫。如爻象。蓋是汎觀天地萬物。取得來。潤。往往只髮髯有這意思。故曰不可爲典要。又有說得極密處。無縫罅。盛水不漏。如說吉凶悔吝處是也。學者須是大著

心胸方看得。近趙子欽有書來云。某說語孟極詳。易說却太畧。譬之此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豈不更好。蓋著不得詳說故也。

啟蒙初間。因看歐陽公集內或問。易大衍。遂將來考算得出。以此知諸公文集。雖各自成一家文字。中間自有好處。緣是這道理。人人同得。看如何也。自有人見得到底。

先生於詩傳。自以爲無復遺恨。曰。後世若有揚子雲。必好之矣。而意不甚滿於易。本義蓋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先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窠臼未盡。故不能不致遺恨云。

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之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今人才理會二書。便入於鑿。若要讀此二書。且理會他大義。易則是尊陽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虛之理。春秋則是



尊王賤伯內中國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

未畫之前。在易只是渾然一理。在人只是湛然一心。都未有一物在。便是寂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忽然在這至虛至靜之中。有箇象。方發出許多象。數吉凶道理來。所以靈。所以說潔靜精微之謂易。易只是箇潔靜精微。若似如今人說得恁地拖泥帶水。有甚理會處。

漢書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

問初九无妄。害匪咎。艱則无咎。曰此文本最吉。不解有咎。然須說艱則无咎。蓋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恐懼。無有以爲易而處之者。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難處之。然後无咎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論

太極中全是其一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惡。皆陰陽變化以後方有。

答蔡仲默曰。尚書有不解者。有須着意解者。有畧須解者。有不

可解者。文集下同

答孫季和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決非西漢文章。向來語人。人多不解。惟陳同父問之。不疑要。是渠識得文字體製意度耳。讀書玩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工夫。所得無幾。而費力不少。向來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謂無助也。

六經亦皆難看。所謂聖人有郢書後世多燕說是也。如尚書收拾於殘缺之餘。卻必要句句義理相通。必至穿鑿。不若且看他分明處。其他難曉者。姑闕之可也。程先生謂讀書之法。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是也。且先看聖人大意。未須便以己意參之。如

伊尹告太甲。便與傳說告高宗不同。伊尹之言。諄切懇到。蓋太甲資質低。不得不然。若高宗則無許多病痛。所謂黷於祭祀。時謂弗欽之類。不過此等小事。爾學者亦然。看得自家病痛大。則如伊尹之言。正用得着。蓋有這般病。須是這般藥。讀聖賢書。皆要體之於己。每如此。諸類下同

南軒云。非知之艱。行之艱。此特傳說告高宗。爾蓋高宗舊學。升盤於義理。知之亦多。故使得這說。若常人則須以致知爲先。也此等議論儘好。

荆公不解洛語。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強通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荆公穿鑿。他却有如此處。若後來人解書。又却須要解盡。

先生因說古人說話。皆有源流。不是胡亂。荆公解欽明文思處。牽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論

合洪範之五事。此却是穿鑿。如小旻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又。却合洪範五事。此人往往曾傳箕子之學。劉文公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等語。亦是有所師承。不然。亦必曾見上世聖人之遺書。大抵成周時。於王都建學。盡收得上世許多遺書。故其時人得以觀覽。而剽聞其議論。當時諸國想亦有書。若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但比王都差少耳。故孔子看了魯國書。猶有不足得。孟僖子以車馬送入周入王城。見老子。因得編輒上世帝王之書。

答潘恭叔曰。凡言風者。皆民間歌謠。採詩者得之。而聖人因以爲樂。以見風化流行。淪肌浹髓。而發於聲氣者如此。其謂之風。正以其自然而然。如風之動物。而成聲耳。如關雎之詩。正是當時之人。被文王太姒德化之深。心膂肺腸。一時換了。自然不覺形



於歌詠如此故當作樂之時列爲篇首以見一時之盛爲萬世之法尤是感人妙處若云周公所作卽國風雅頌無一篇是出於民言只與後世差官撰樂章相似都無些子自然發見活底意思亦何以致移風易俗之效耶

文集

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耳程先生必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全

又別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賦也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鈞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引物爲況者比也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問幽之所以爲雅爲頌者恐是可以雅底腔調又可用頌底腔調否曰恐是如此某亦不敢如此斷今只說恐是亡其二下同類器之問詩傳分別六義有未備處曰不必又只管滯却許多且看詩意義如何古人一篇詩必有一篇意思且要理會得這箇如栢舟之詩只說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綠衣之詩說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可謂止乎禮義所謂可以怨便是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處推此以觀則子之不得於父臣之不得於君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意處之如屈原之懷沙赴水賈誼言歷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懷此都也便都過當了古人胸中發出意思自

好看三百篇詩則後世之詩多不足觀矣

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道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明都是被他壞了某又看得亦不是衛宏一手作多是兩三手合成一序愈說愈疎

某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詩詞却又覺得道理貫徹當初亦嘗質問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某之疑終不能釋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其爲謬戾有不可勝言東萊不合只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強處某嘗與言之終不肯信讀詩記中雖多說序然亦有說不行處亦廢之某因作詩傳遂成詩序辨說一冊其他謬戾辨之頗詳

詩之音韻是自然如此這箇與天通古人音韻竟後人分得密後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全

隔開了

讀詩便長人一格如今人讀詩何緣會長一格詩之興最不緊要然興起人意處正在興會得詩人之興便有一格長豐水有芭武王豈不仕蓋曰豐水且有芭武王豈不有事乎此亦興之一體不必更注解如龜山說關雎處意亦好然終是說死了如此便詩眼不活

先生謂學者曰公看詩只看集傳全不看古注曰某意欲先看了先生集傳却看諸家解曰便是不如此無却看底道理才說却理會便是悠悠語今見看詩不從頭看一過云且等我有了一箇了却看那箇幾時得再看如廝殺相似只是殺一陣便了不成說今夜且如此廝殺明日重新又殺一番

文蔚泛看諸家詩說先生曰某有集傳後只看集傳先生又曰曾

參看諸家否曰不會曰却不可

因說學者解詩曰某舊時看詩數十家之說。一都從頭記得。初間那裏敢便判斷。那說是那說。不是看熟久之方見得這說。似是。那說似不是。或頭邊是。尾說不相應。或中間數句是。兩頭不是。或尾頭是。頭邊不是。然也未敢便判斷。疑恐是如此。又看久之。方審得這說是那說。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決定斷說。這說是那說。不是。這一部詩并諸家解。都包在肚裏。公而今只是見已前人解詩。便也要注解。更不問道理。只認捉着。便據自家意思說。於己無益。於經有害。濟得甚事。凡先儒解經。雖未知道。然其盡一生之力。縱未說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須熟讀詳究。以審其是非。而爲吾之益。今公纔看着。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是發明得箇甚麼道理。公且說人之讀書。是要將作甚麼用。所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六

貴乎讀書者。是要理會這箇道理。以反之於身。爲我之益而已。讀關雎之詩。便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於三百篇。與禮首言毋不敬。書首言欽明文思。皆同。

詩曲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之於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

大雅氣象宏潤。小雅雖各指一事。說得精切。至到嘗見古人工歌。宵雅之三。將作重事。近嘗令孫子誦之。則見其詩果是懇至。如鹿鳴之詩。見得賓主之間相好之誠。如德音孔昭。以燕樂嘉賓之心。情意懇切。而不失義理之正。四牡之詩。古注云。無公義。非忠臣也。無私情。非孝子也。此語甚切。當如既云。王事靡盬。又云。不遑將母。皆是人情。少不得底。說得懇切。如皇皇者華。卽首云。每懷靡及。其後便須咨詢咨謀。看此詩。不用小序意義。自然明。

白

學者當興於詩。須先去小序。只將本文熟讀玩味。仍不可先看諸家注解。看得久之。自然認得此詩是說箇甚事。謂如拾得箇無題目詩。說此花既白。又香。是盛寒開。必是梅花詩也。

公不會看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是如何。看他風土。看他風俗。又看他人情物態。只看伐檀詩。便見他一箇清高底意思。看碩鼠詩。便見他一箇暴斂底意思。好底意思是如此。不好底是如彼。好底意思。令自家善意油然而感動。而興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下。如着恰相似。如此看。方得詩意。

公看詩。自宣王中興諸詩至此。南公於其他詩。都說來。中間有一詩最好。如白駒是也。公却不曾說這箇。便見公不會看得那物事。出謂之無眼目。若是具眼底人。此等詩如何肯放過。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完

而今人看文字。敏底一揭開板。便曉。但於意味。却不曾得。便只管看時。也只是恁地。但百遍自是強五十遍時。二百遍自是強一百遍時。題彼春鵲飛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風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這箇看時。也只是恁地。但裏面意思。却有說不得底意思。却在說不得底裏面。

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緣便懼。且何足爲春秋之一治。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這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爲治不難。當時史官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及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說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與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者惡者。了然在目。觀之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有所畏懼。而不犯耳。

近世說春秋者太巧皆失聖人之意又立爲凡例加某字其例爲如何去某字其例爲如何盡是胡說問孔子所書辭嚴義簡若非三傳詳著事迹也曉他筆削不得曰想得孔子作書時事迹皆在門人弟子皆曉得筆削之意三家懼其久而泯沒也始皆筆之於書流傳既久是以不無訛謬然孔子已自直書在其中如云夫人姜氏會齊侯於某公與夫人姜氏會齊侯於某公薨於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孫於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曉且如楚子侵中國得齊桓公與之做頭抵牾過住他使之不得侵齊桓公死又得晉文公攔過住如橫流泛濫硬做隄防不然中國爲滄浸必矣此等義何難曉問讀春秋之法曰無它法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準折之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

見如看史記秦之所以失如何漢之所以得如何楚漢交爭楚何以亡漢何以興其所以爲是非得失成敗盛衰者何故只將自家平日講明底道理去折衷便見看春秋亦如此只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耳問胡文定春秋解如何曰說得太溪蘇子由教人看左傳不過只是看他事之本末而以義理折衷去取之耳

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二三百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

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近世如蘇子由呂居仁却看得平

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伯出來扶持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伯之道掃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在那裏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安知用舊史與不用舊史今硬說那箇字是孔子文那箇字是舊史文如何驗得史聖人所書好惡自易見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別及後來五伯既衰渠梁之盟大夫亦出與諸侯之會這箇自是差異不好今要去一字兩字上討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貶如王人子突救衛自是衛當救當時是有箇子突孔子因存他名字今諸公解却道王人本不書字緣其救衛故書字孟子說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說得極是了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等皆有得地步潤聖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細碎

或人論春秋以爲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爲也會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張元德問春秋周禮疑難曰此等皆無佐證強說不得若穿鑿說出來便是侮聖言不如且研窮義理義理明則皆可通矣因曰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曉者此語是某發出來諸公可記取

叔器問讀左傳法曰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勢春秋十二公時各不同如隱威之時王室新東遷號令不行天下都星散無主莊僖之時威文迭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之時楚莊王盛強夷狄王盟中國諸侯服齊者亦皆朝楚服晉者亦皆朝楚及成公之世悼公出來整頓一番楚始退去繼而吳越又強人來爭伯定哀之時政皆自大夫出魯有三家晉有六卿齊有田氏宋有華向被他肆意做終春秋之世更沒奈何但是某嘗說春秋之末與初年人不同然是時諸侯征戰只如戲樣亦無甚大殺戮及戰國七國爭雄那時便多是胡相殺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天下大亂聖人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齊桓晉文所以有功於王室者蓋當時楚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奎

最强時復加兵於鄭鄭則在王畿之內又伐陸渾之戎觀兵周疆其勢與六國不同蓋六國勢均力敵不敢先動楚在春秋時他國皆不及其強向非威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爲其所并矣又諸侯不朝聘於周而周反下聘於列國是甚道理

左氏見識甚卑如言趙盾弑君之事却云孔子聞之曰惜哉越境乃免如此則專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計聖人豈有是意聖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反爲之解免耶

問左傳載卜筮有能先知數世後事有此理否曰此恐不然只當時子孫欲僭竊故爲此以欺上罔下爾如漢高帝蛇也只是脫空陳勝王凡六月便只是他做不成故人以爲非高帝做得成故人以爲符瑞

左傳是後來人做爲見陳氏有齊所以言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見

三家分晉所以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以三傳言之左傳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於道理上便差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

春秋一發首不書卽位卽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卽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卽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

春秋書季子來歸恐只是因舊史之文書之如此竟有尚可若謂春秋謹嚴便沒理會或只是魯亂已甚後來季友立得僖公再整頓得箇社稷起有此大功故取之與取管仲意同然季子罪惡與慶父一般春秋若褒之則此一經乃淪三綱敦九法之書耳當時公子牙無罪又用藥毒殺了季子賜族此亦只是時君恩意如秦呼呂不韋作尙父耳正淳曰季子雖來歸亦有放走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奎

慶父之罪曰放走慶父罪小他自身上罪大亦治慶父不得宣公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春秋之責宋鄭正以其叛中國而從夷狄耳中間諱言此事故學者不敢正言今猶守之而不變此不知時務之過也罪其貳霸亦非是春秋豈率天下諸侯以從三王之罪人哉特罪其叛中國耳

此章先生親具耳章浦縣學課簿

陳仲亨問晉三卿爲諸侯司馬胡氏之說孰正曰胡氏說也是如此但他也只從春秋中間說起這却不特如此蓋自平王以來便恁地無理會了緣是如此日降一日到下稍自是沒奈何何而今看春秋初時天王尚畧畧有戰伐之屬到後來都無事及到定哀之後更不敢說着他然其初只是諸侯出來抗衡到後來諸侯才不奈何便又被大夫出來做及大夫稍做得沒奈何

又被陪臣出來做這便似唐之藩鎮樣其初是節度抗衡後來牙將孔目官虞侯之屬皆殺了節度使後出來做當時被他出來握天下之權恣意恁地做後更沒奈何這箇自是其勢必如此如夫子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段這箇說得極分曉今之做春秋義都是一般巧說專是計較利害將聖人之經做一箇權謀機變之書如此不是聖經却成一箇百將傳因說前輩做春秋義言辭雖粗率却說得聖人大意出來一味巧曲但將孟子何以利吾國句說盡一部春秋這文字不是今時方焦地自秦師垣主和議一時去趨媚他春秋義才出會夷狄處此最是春秋誅絕底事人却都好說看來此書自將來做文字不得才說出便有忌諱常勸人不必做此經他經皆可做何必去做春秋這處也是世變如二程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泰山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卷三

石徂徠他們說經雖是甚有疎畧處觀其推明治道直是凜凜然可畏春秋本是嚴底文字聖人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大辟罪人事在欵司極是嚴緊一字不敢胡亂下使聖人作經有今巧曲意思聖人亦不解作得因問文定春秋曰某相識中多有不取其說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春秋大法正是如此今人却不正其義而謀其利不明其道而計其功不知聖人將死作一部書如此感麟涕泣雨淚沾襟這般意思是豈徒然問禮書曰惟儀禮是古全書若曲禮玉藻諸篇皆戰國士人及漢儒所裒集王制月令內則是成書要好自將說禮物處如內則王制月令諸篇附儀禮成一書如中間却將曲禮玉藻又附在末後不說禮物處如孔子閒居孔子燕居表記緇衣儒行諸篇

却自成一書樂記文章頗粹怕不是漢儒做自與史記荀子是一套怕只是荀子作家語中說話猶得孔叢子分明是後來文字弱甚天下多少是偽書開眼看透自無多書可讀

周禮自是全書如今禮書欲編入又恐分拆了周禮殊未有所處因說周禮只是說禮之條目其間煞有文字如八法八則三易三兆之類須各自別有書子升問儀禮傳記是誰作曰傳是子夏作記是子夏以後人作子升云今禮書更附入後世變禮亦好曰有此意

今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些小朝聘燕饗之禮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士禮來增加為之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於推士禮以為天子諸侯之禮者班固作漢書時此禮猶在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卷三

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可惜因言孫為人君為祖承重項在朝檢此條不見後歸家檢儀禮疏說得甚詳正與今日之事一般乃知書多看不辦舊來有明經科便有人去讀這般書注疏都讀過自王介甫新經出廢明經學究科人更不讀書卒有禮文之變更無人曉得為害不細如今秀才和那本經也有不看底朝廷更要將經義論策頒行印下教人在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但未敢令學者看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且家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木至水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區應酬事到面前便且區區不下況於先事措置思慮預防是著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佛氏只

合下將那心頓在無用處。纔動步便疎脫。所以吾儒貴窮理致知。便須事事物理會過。舜明於庶物。物卽是物。只是明。便見皆有其則。今文字在面前。尙且看不得。況許多事到面前。如何奈得他須襟懷大底人始得。又云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

人只是讀書不多。今人所疑古人都有說了。只是不曾讀得。鄭康成注經禮三百。云是周禮。曲禮三千。云是儀禮。某嘗疑之。近看臣瓚注漢書云。經禮三百。乃冠昏喪祭。周官只是官名。云云。乃知臣瓚之說已非。康成之說矣。蓋經禮三百。只是冠昏喪祭之類。如冠禮之中。便有天子冠士冠禮。他類皆然。豈無三百事。但儀禮五十六篇。今皆亡闕。只存十七篇。故不全爾。曲禮三千。乃其中之小目。如冠禮中。筮日筮賓三加之類。又如上於東階則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笑

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皆是也。

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近思錄百卷難看。某所以與伯恭商量。教他做數語以載於後。正謂此也。若只讀此。則道理孤單。如頓兵堅城之下。却不知語孟

只是平鋪說去。可以游心。

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第三卷看起。久久後看

第一卷。則漸曉得。

先看語孟中庸。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看。先讀史記。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只是看史。不如今之看史。有許多囁崎看治亂。如此成敗。如此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知得次第。

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問讀史曰。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槩。范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疎更看得密。如他尤好。然得似他亦得了。

讀史亦易見。作史者意思後面成敗處。他都說得意思在前面了。如陳蕃殺宦者。但讀前面許多疎脫。都可見了。甘露事亦然。

楊至之忠。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又曰。讀書須是有精力。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宅

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一錄云。那裏靜。道處只是歸來。某初疑。解春秋。于心靜甚。事後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義剛曰。前輩也多是在背後處做幾年。方成。曰。也有不恁地底。如明道自二十歲及第一。向出來做官。白恁地便好了。

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却收溫公通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却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問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却於其下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孟不足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無成。溫公於此事。却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



不若劇孟耳。想溫公平日巨耐劇孟。不知溫公爲將設遇此人。奈得他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氏大事記。周報後。便繫秦。亦未當當如記楚漢事。並書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

太史公書疎爽。班固書密塞。

致堂管見。方是議論。唐鑑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前面說一項事。未又說別處去。

與黃直卿書曰。此間數日來。整頓綱目事。却甚簡。乃知日前覺得煩。只是局生要之天下事。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屢省而深察之。方是真窮理。自然不費心力也。文集

問綱目主意曰。王在正統。問何以王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爲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矣

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修正處極多。下類

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爲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爲某王某公。范曄却書曹操自立爲魏公。綱目亦用此例。

或問武后之禍。曰。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別立太宗子孫。曰。此論固善。但當時宗室爲武后殺盡。存者皆愚暗。豈可恃。因說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奈何也。教相隨人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

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

問離騷下居篇內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但以意看。可見。如突梯滑稽。只是軟熟迎逢。隨人倒隨人起底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些窒礙。想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味艾軒嘗云。班固揚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又云。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頌。著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只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畧相効。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關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効世間模樣。做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矣

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槩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滾雜。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澁。漢初賈誼之文。實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

夜來鄭文振問西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章。如何。某說而今難說。便與公說某人優。某人劣。公亦未必信得及。須是自看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病。識得破了。却看那一人文字。便見優劣如何。若看這一人文字。未破。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劣。公亦如何便見其優劣處。但子細自看。自識得破。而今人所

以識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細看又兼是先將自家意思橫在胸次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出來也都是橫說又曰人做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脉自是相似讀得韓文熟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會子細看少間却不得用向來初見擬古詩將謂只是學古人之詩元來却是如古人說灼灼園中花自家也做一句如此遲遲澗畔松自家也做一句如此磊磊澗中石自家也做一句如此人生天地間自家也做一句如此意思語脉皆要似他底只換却字某後來依如此做得二三十首詩便覺得長進蓋意思句語血脉勢向皆効它底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後來杜撰底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脉做將去少間文章自會高人又云蘇子由有一段論人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百

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或曰子思子要會安排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歲以前氣格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疎只管用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它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十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它自驗得如此人到五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後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閑做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亦只

恁地關轍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是一句說盡了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讀書某人戲之曰吾史老年讀書也須還讀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謂其不能發揮出來為做文章之用也其說雖粗又云人晚年做文章如禿筆寫字全無鋒銳可觀又云某四十以前尚要學人做文章後來亦不服及此矣然而後來做底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歲做底文字又云劉季章近有書云他近來看文字覺得心平正某答他令更掉了這箇虛心看文字蓋他向來便是硬自執他說而今又是將這一說來填正身未理會得在大率江西人都是硬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都只是橫說且如陸子靜說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橫說又云介甫諸公取人如資質淳厚底他便不取看文字穩底他便不取如那决裂底他便取說他轉時易大率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百

都是硬執他底

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大率文章盛則國家却衰如唐貞觀開元都無文章及韓昌黎柳河東以文顯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曾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為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在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好文章詩亦然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



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已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某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軟貼。不爲所喜。范文正公好處。歐不及老蘇文字。初亦喜看。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文字爲正。東坡子由晚年文字不然。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三

然又皆議論衰了。東坡初進策時。只是老蘇議論。

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

詩見得人。如曹操雖作酒令。亦說從周公上去。可見是賊。若曹丕詩。但說飲酒。

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或問蒼頡作字。亦非細人。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

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

因說叶韻。先生曰。此謂有文有字。文是形。字是聲。文如從水從金。從木從日從月之類。字是皮可工奚之類。故鄭漁仲云。文眼學也。字耳。學也。蓋以形聲別也。

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終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三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四

凡一百九十二條

答張欽夫曰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于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文集下同

答張欽夫曰感于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為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于人欲而每不得其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能病之亦已明矣。蓋雖曰中節然是亦情也但其所以中節者乃心爾。今天乍見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一  
儒子入井此心之感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情之動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者心不宰而情之失其正也怵惕惻隱乃仁之端又可以其情之動而遽謂之人欲乎。大抵未感物時心雖為已發然苗裔發見却未嘗不在動處必舍是而別求却恐無下功處也

答張欽夫曰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于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

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于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于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

答呂伯恭曰詳考從上聖賢以及程氏之說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為先蓋必如此然後心得所存而不流于邪僻。易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二  
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于外以養其中者此也。但不可向溺于儀章器數之末耳。若言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便只是釋氏所見徒然橫却箇所以然者在胸中其實却無端的下功夫處。儒者之學正不如此

答呂伯恭曰承論整頓收斂則入于著力從容游泳又墮于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論之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

答許順之曰聞有敬字不活之論莫是順之敬得來不活否却不干敬字事惟敬故活不敬便不活矣

答許順之曰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心不是無只是走出逐物去了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

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恍惚萬狀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

答范伯崇曰官事擾擾想不得一向靜坐看書然暇時速須收斂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泳義理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務令動靜有節作止有常毋使放佚則內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衆理易明矣

答何叔京曰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可不之機已判然於胸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

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答何叔京曰視聽淺滯有方而心之神明不測故見聞之際必以心御之然後不失其正若從耳目之欲而心不宰焉則不爲物引者鮮矣書之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亦此意也

答何叔京曰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元無間隔今日專存諸內而畧夫外則是自爲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徧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于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乃曰不敬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往往一向外馳無可據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著意安排握苗助長之患否則

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

答何叔京曰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卽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爲戒也

答何叔京曰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工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從外來只

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四

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要窮理功夫互相發耳

答程允夫曰持敬用功處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莊整肅肅則心便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而其敬日躋矣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之聖賢之言如此類者亦衆是知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而已

答石子重曰按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四句而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結之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如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

安蓋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體則不知所存者果為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為哉但子約謂當其存時未及察識而已遷動此則仁之未熟而遽欲察識之過因此偶復記憶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之心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

答林擇之曰比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功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五

老何異又况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究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

答林擇之曰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誑以上灑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工夫了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為己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耳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迫乎敬字通貫動靜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也既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其體素立

則省察之功亦無自而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此心卓然貫通動靜敬立義行無適而非天理之正矣又曰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為著力

答游誠之曰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于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于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舍則亡不流于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無不善矣舍則亡不流于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一定之處特係于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安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六

無閑處可安頓之意

答胡寬夫曰主一之功學者用力切要處只如今做書會處理會便見漸次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功夫皆須立下一定格目格目之內常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想如看論語此段即專心致意只看此段後段雖好且未要着直待此段分明曉得反覆不盡仍且盡日玩味明日即看後段用凡事皆如此以類推之可見此主一之漸也若不如是方寸之間頃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如何按伏得下

答楊子直曰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威儀格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豈陸象山之謂哉彼其欺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名歸之而謂敬之寔真有不足行者豈不誤甚矣哉大抵身心內外初無

問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于外者亦卽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于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寔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擬苗助長之患否則有捨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于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

答曾致虛曰大抵誠字在道則爲寔有之理在人則爲寔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

答潘叔度曰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縱有執持之意卽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夫子所以每言坐忘卽是坐馳又因默數倉柱發明其說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

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七

直內而又有以敬直內便不直矣之云也。蓋惟整齊嚴肅則中有主而心自存非是別有以操存乎此而後以敬名其理也。

答呂子約曰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于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爲主一者也。若是有所係戀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既有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

答呂子約曰操之而存則只此便是本體不待別求惟其操之久而且熟自然安于義理而不妄動則所謂寂然者當不待察識而自呈露矣。今乃欲于此頃刻之存遽加察識以求其寂然者則吾恐夫寂然之體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速其遷動而流于紛擾急迫之中也。程夫子所論纔思便是已發故涵

養于未發之前則可而求中于未發之前則不可亦是此意然心一而已所謂操存者亦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闢者之相粹而不相舍哉亦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則中有主而心自存耳。

董叔重問程先生論中庸爲飛魚躍處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銖詳先生舊說蓋謂程子所引必有事焉與活潑潑地兩語皆是指其寔體而形容其流行發見無所滯礙倚著之意。其曰必有事焉以必之曰勿者非有人以勿則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活潑潑地云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妙。蓋以道之體用流行發見雖無間息然在人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得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畧無滯礙

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八

耳所謂必有事而勿正心者若有所事而不爲所累云爾此存主之要法蓋必是如此方得見此理流行無礙耳。銖見得此說似無可疑而朋友間多主舊說蓋以程子文義觀之其曰與曰同而又以活潑潑地四字爲注云則若此兩句皆是形容道體之語然舊說誠不若今說之寔舊說讀之不待未見使人眩瞶迷惑學者能定用力於今說則於道之體用流行當自有見然又恐非程子當日之本意伏乞明賜垂誨答曰傳說固好似涉安排今說若見得破則卽此須臾之頃此體便已洞然不待說盡下句矣。可更猛著精彩稍似遲慢便蹉過也。

答符舜功曰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服亦將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耶

答蘇晉叟曰存亡出入一節乃是正說心之體用其妙不測如此非獨能安靖純一亦能周流變化學者須是著力照管豈專爲其已放者而言耶今專指其安靖純一者爲良心則於其體用有不周矣

答朱飛卿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矣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答鄭子土曰人心自是不容去除但要道心爲主卽人心自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爲矣然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間斷卽人欲便行矣

答陳安卿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于寤而言之

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九

張敬之問頃蒙見教云往者同安因聞鐘聲遂悟收心之法顯父不揆驗之信然答曰當時所說聞鐘聲者本意不謂如此但言人心出入無時鐘之一聲未息而吾之心已屢變矣

答陳才卿曰遇事固不當有所厭然謂欲放令此心疏豁無所執滯此却恐硬差排不得著意放開却成病痛但且守常程久之純熟自然疏豁乃佳耳

答余正叔曰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爲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閑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个主宰其實只是個提撕策進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真爲判然二物也

答潘子善曰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畧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

張元德問習靜坐以立其本而於思慮應事專一以致其用以此爲主一之法如何答曰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

答杜仁仲曰凡聖賢之言皆貫動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目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出也只是要識得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動靜間都無走失耳

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十

李晦叔問東萊謂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答曰東萊此說是也然不當作兩句看此處只是放去收來頃刻間事只一操字已是多了不須如此著意安排也

李敬子問程先生齊不容有思之說燔嘗以爲齊其不齊求與鬼神接一意所祭之親乃所以致齊也祭義之言似未爲失不知其意果如何答曰祭義之言大槩然爾伊川先生之言乃極至之論須就事上驗之乃見其實

答周深父曰大抵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稍安靜然後開卷方有所益若只如此馳騁紛擾則方寸之間自與道理全不相近如何看得文字今亦不必多言但閉門端坐半月十日却來觀書自當信此言之不妄也

答徐景光曰有是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

仁義禮性之所感于物而動則謂之情惻隱羞惡是也是三者人皆有之不以聖凡為有無也但聖人則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亂耳學者則當存心養性而節其情也今以聖人為無心而遂以為心不可以須臾有事然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為而獨有此贅物乎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曰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為已發性為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

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士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情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于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于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于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覆論辨極其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為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功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急迫浮露

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于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為說之誤故又自以為未當而復正之答或人曰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到自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此言既自得之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為禮法所拘而自中節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得纔方是守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開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三

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政告靈臺

答彭子壽曰閒中讀書却有味但目已偏盲其未盲者亦日益昏披閱頗艱耳緣此閒坐却有恬養功夫始知前此文字上用力太多亦是一病蓋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徹方能察見幾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錯若只如此終日馳騖何緣見得事理分明程夫子所謂學莫先于致知



又未有致知而不敬者。正爲此也。濂溪諸書亦多是發此意。下問之意。但以此說推之。則其受病之原。與夫用藥之方。皆可見矣。

答何叔京曰。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喻。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修爲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于內。而姑正容謹節于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僻邪侈。然後到得自然。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但請尊兄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廢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于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三

纔出門。便千岐萬轍。若不是自家有箇主宰。如何得是。語類下同

心在。羣妄自然退聽。

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做甚麼人。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況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

古人警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無時不然。便被他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著。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此。

人之本心。不明。一如睡人都昏了。不知有此身。須是喚醒。方知。恰如磕睡。疆自喚醒。喚之不已。終會醒。某看來。大要工夫。只在喚醒上。然如此等處。須是體驗。教自分明。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著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

學者爲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今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今有低昂。即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

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四

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

今於日用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

今說求放心。說來說去。却似釋老說入定一般。但彼到此便死了。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所以不同也。即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知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



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爲物欲係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賂當卽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著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

許多言語雖隨處說得有淺深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如存其心與持其志亦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却寬持其志語雖小却緊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又曰持其志是心之方漲處便持著

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一錄云非是活物來存著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一錄作只存心之法

或問存心曰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

記得時存得一霎時濟得甚事

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裏積將去若要討平日涵養幾時得又曰涵養之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

或言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

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

三國時朱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長不放矣

或問初學恐有急迫之病曰未要如此安排只須常恁地執持待

到急迫時又旋理會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栽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續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己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

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羸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羸一息不存卽爲羸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

人心本明只被物事在上蓋蔽了不曾得露頭面故燭理難且微了蓋蔽底事待他自出來行兩面看他既喚做心自然知得是

非善惡

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慮

人亦須是通達萬變方能湛然純一

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有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

問仁之與心曰仁字是虛心字是實如水之必有冷冷字是虛水字是實心之于仁猶水之冷火之熱學者須當于此心未發時加涵養之功則所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發而必中其未發

此心之體寂然不動無可分別且只恁混沌養將去若必察其所謂四者之端則既思便是已發

器遠前夜說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撇初頭如說恭已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

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

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修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

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七

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著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修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都不思量只是信口胡說

因說敬曰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

爲學有大要若論看文字則逐句看將去若論爲學則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字與學者說要且將箇敬字收斂箇身心放在模稜子裏裏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理嘗愛

古人說得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

字緝熙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己之意照則謂明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一種

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今釋氏自謂光明然父子則不知其所謂親君臣則不知其所謂義說他光明則是亂道

今人皆不肯于根本上理會如敬字只是將來說更不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他零碎工夫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

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六

心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皆求之道也須是敬問敬曰不用解說只整齊嚴肅便是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或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著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或問持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日久或問先持敬令此心惺惺了方可應接事物何如曰不然伯靜又

問須是去事物上求曰亦不然若無事物時不成須去求箇事物來理會且無事物之時要你做些甚麼

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著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要無事除是死也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我且去靜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是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

學者當知孔門所指求仁之方日用之間以敬爲主不論感與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間斷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爲力矣造次顚沛無時不習此心之全體皆貫乎動靜語默之間而無一息之間斷其所謂仁乎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人心湛然虛定者仁之全體把捉不定者私欲奪之而動搖紛擾矣然則把捉得定其惟篤於持敬乎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方只是曠日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曠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曾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

或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法把捉又添一箇要把捉底心是生許多

事公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掇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合當做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著思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纔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

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今看來諸公所以不進緣是但知說道格物却于自家根骨上煞欠關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不精銳未說道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玩水也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教他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閑物事一切都絕意離是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

或問疲倦時靜坐少頃可否曰也不必要似禪和子樣去坐禪方謂靜坐但只令放教意思靜便了

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三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雖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灑掃時加帝之禮至于學詩學樂學舞學弦誦皆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不奈何須著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日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爲要立箇基地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爲學便有歸着不

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上做工夫正爲此也

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盡爲兩途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

之間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笑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于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

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三

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于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

心于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道便有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

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

吳公濟云逐日應接事物之中須得一時辰寧靜以養備精神要

使事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餘其言雖出于異說然試

之亦畧有驗豈周夫子所謂主靜者耶

要得坐忘便是坐馳

真好諧戲者處即自覺言語多爲所引也

百行萬善固是都合著力然如何件件去理會得百行萬善總于

五常五常又總于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

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這裏

明德如八窗玲瓏致知格物各從其所明處去今人不曾做得小

學工夫一旦學大學是以無下手處今且當自持敬始使端慤

純一靜專然後能致知格物

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三

人之一心本自光明常提撕他起莫爲物欲所蔽便將這箇做本領

然後去格物致知伊川云我使他思時便思如此方好倘臨事不

醒只爭一餉時便爲他引去且如我兩眼光暗暗又白晝裡在

大路上行如何會被別人引去草中只是我自昏睡或暗地裡

行便被別人胡亂引去耳但只要自家常醒得他做主宰出乎

萬物之上物來便應易理會底便理會得難理會底思量久之

也理會得若難理會底便理會不得是此心尚昏未明使用提

醒他

顧諟天之明命古注云常目在之說得極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

前可見也只是長存此心知得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

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

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雖

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謂求放心，只常存此心便是。存養既久，自然信向，決知毫舜之可爲。聖賢之可學，如菽粟之必飽，布帛之必暖，自然不爲外物所勝。若是若存若亡，如何會信？如何能必行？又曰：千書萬書，只是教人求放心。聖賢教人，其要處皆一，苟通得一處，則觸處皆通矣。

或問先生說敬處，舉伊川主一與整齊嚴肅之說，與謝氏常惺惺之說，就其中看，謝氏說尤切當。曰：如某所見伊川說得切當，且如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若無整齊嚴肅，却要惺惺，恐無捉摸，不能常惺惺矣。

問謝氏常惺惺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而其爲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此無所作爲，其異處在此。

問和靖說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曰：這心都不著一物，便收斂他上文云：今人入神祠，當那時直是更不著得些子事，只有箇恭敬，此最親切。今人若能專一，此心便收斂緊密，都無些子空隙。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做那邊去，心便成兩路。

問介然之項，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擴將去。曰：然昨日固已言之，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著，便可以燎原。若必欲等大覺了，方去格物致知，如何等得這般時節？那箇覺是物格知至了，大徹悟，到恁地時，事都了。若是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

心無事時都不見，到得應事接物便在這裏，應事了又不見，恁地

神出鬼沒。又曰：理是定在這裏，心便是運用這理底。

古人才生下兒子，便有存養他底道理。父兄漸漸教他讀書識義，理。今人先欠了此一段，故學者先須存養。然存養便當去窮理。若說道俟我存養得，却去窮理，則無期矣。因言人心至靈，雖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一念才發，便到那裏，神妙如此，却不去養他，自旦至暮，只管展轉于利欲中，都不知覺。

震云：其初用力把捉此心時，未免難，不知用力久後，自然熟否？曰：心是把捉人底，人如何去把捉得他？只是以義理養之，久而自熟。

遇事臨深履薄而爲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

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今人做事，若初間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謾做將去，便只是前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若做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到九分，這一分無誠意，便是這一分無物。

只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才立心要從容，不迫，少間便都放倒了。且如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道合著恭，自然不待勉強而安，才說要安排箇安，便添了一箇。

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但顏子纔間斷，便覺當下便能接續將去。雖當下便能接續，畢竟是會間斷來。若無這些子，却便是聖人也。日月至焉，看得來却是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這亦難說。今人若能自朝至暮，此心洞然表裡如一，直是無纖毫私意間斷，這地位豈易及？惟實會去下工夫，自見得橫渠內外賓主之說極好。三月不違，那箇是主人，是長在家裡坐底。三月後，或有一番出去，却便會歸來。日月至焉，那箇是客，是從外面到底然亦

是徹底會到一番却不是髣髴見得箇恁地或日一到這裡或月一到這裡便又出去以月較日又疎到了

問橫渠說內外賓主之辨若以顏子爲內與主不成其他門人之所學便都只在外曰他身已是都在道外恰似客一般譬之一箇屋聖人便常在屋裡坐顏子也在屋裡只有時誤行出門外然便覺不是他住處便回來其他却常在外面有時入來不是他活處少間又自出去了而今人硬把心制在這裡恰似人在路上做活計百事都安在外雖是他自屋舍時暫入來見不得他活處亦自不安又自走出了雖然也須漸漸把捉終不成任他如何

問申中天天聖人得于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于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于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然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又曰不是別有一箇和樂才整肅則自和樂問我欲仁曰才欲便是仁在這裡胡子知言上或問放心如何求胡子說一大段某說都不消恁地如孟子以雞犬知求爲喻固是但雞犬有時出去被人打殺煮喫了也求不得又其求時也須遣人去求這箇心則所係至大而不可不求求之易得而又必得蓋人心只是有箇出入不出則入出乎此則入乎彼只是出去時人都不知不覺才覺得此心放便是歸在這裡了如戒慎恐懼才恁地便是心在這裡了

問曾子戰兢曰此只是戒謹恐懼常恐失之君子未死之前此心常恐保不得便見得人心至危且說世間甚物事似人心危且如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千變萬化割眼中便走失了

割眼中便有千里萬里之遠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只理會這箇道理分曉自不危惟精惟一便是守在這裡充執厥中便是行將去

或問未出門使民之前更有工夫否曰未出門使民之時只是如此惟是到出門使民時易得走失故愈著用力也

或問伊川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聖人之言得他恁地說也好但使某答那人則但云公且去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因曰那未出門使民時自是當敬不成未出門使民時不敬却待出門時旋旋如見大賓使民時旋旋如承大祭却成甚舉止聖人所以只直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更不說那未出門使民時如何如今恁地說却教淡了一錄

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若果是出門使民時果能如見大賓承大祭則未出門使民時自不待說了

楊至之問修己以敬如何程子說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曰如此問乃見公全然不用工夫聰明睿智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纔不專靜則姦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爲聰亂色諛說之容交蔽而莫辨何以爲明睿知皆出于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之間其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又云敬字不可只把做一箇敬字說過須于日用間體認是如何此心常卓然公正無有私意便是敬有些子計較有些子放慢意思便是不敬故曰敬以直內要得無些子偏邪又與文振說平日須提掇精神莫令頽塌放倒方可看得義理分明看公多恁地困漫漫地則不敬莫大乎是問惻隱之心固是人心之懿因物感而發見處前輩令以此操而



存之充而達之不知如何要常存得此心曰此心因物方感得出來如何強要尋討出此心常存在這裡只是因感時識得此體平時敬以存之久久會熟善端發處益見得分曉時存養之功益有所施矣又問要惻隱之心常存莫只是要得此心常有發生意否曰四端中羞惡辭讓是非亦因事而發此心未當起羞惡之時而強要憎惡那人便不可如惻隱亦因有感而始見欲強安排教如此也不得如天之四時亦因發見處見得欲于冬時要尋討箇春出來不知如何尋到那陽氣發生萬物處方見得是春耳學者但要識得此心存主在敬四端漸會擴充矣

嘗思之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闢楊墨之功殊不知他就人心上發明大功如此看來此說那時若行楊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王

墨亦不攻而自退闢楊墨是扞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若常體認得來所謂活潑潑地真箇是活潑潑地問前日承教令于日用間體認仁義禮知意思且如朋友皆異鄉人一日會聚意思便自相親這可見得愛之理形見處同門中或有做不好底事或有不好底人便使人惡之這可見得羞惡之理形見處每日升堂尊卑序齒秩然有序而不亂這可見得恭敬之理形見處聽先生之教誨而能辨別得真是真非這可見得是非之理形見處凡此四端時時體認不使少有間斷便是所謂擴充之意否曰如此看得好這便是尋得路路著了問體認四端擴充之意如朋友相親充之而無間斷則貧病必相卹患難必相死至于仁民愛物莫不皆然則仁之理得矣如朋友責善充之而無間斷則見惡必如惡惡臭以至于除殘去穢

戢暴禁亂莫不皆然則義之理得矣如尊卑秩序充之而無間斷則不肖一時安于不正以至于正天下之大倫定天下之大分莫不皆然則禮之理得矣如是是非非充之而無間斷則善惡義利公私之別截然而不可亂以至于分別忠佞親君子遠小人莫不皆然則智之理得矣曰只要常常恁地體認若常常恁地體認則日用之間臣臣都密接授地問人心陷溺之久四端蔽于利欲之私初用工亦未免間斷曰固是然義理之心纔勝則私欲之念便消且如惻隱之心勝則殘虐之意自消羞惡之心勝則貪冒無恥之意自消恭敬之心勝則驕惰之意自消是非之心勝則含糊苟且頑冥昏謬之意自消

元昭問君子存之曰存是存其所以異于禽獸之道理今日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饑食渴飲之類皆其與禽獸同者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天

也釋氏云作用是性或問如何是作用云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此是說其與禽獸同者耳人之異于禽獸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釋氏元不曾存得問孟子平旦之氣甚微小如何會養得完全曰不能存得夜氣皆是旦晝所為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今只要得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于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却未有工夫只是去旦晝理會這兩字是箇大關鍵這裡有工夫日間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一分到第二日更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二分第三日更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三分日間只管進夜間只管添添來添去這氣便盛恰似使錢相似日間使百錢使去九十錢留得這十錢這裡

第二日百錢中使去九十錢又積得二十錢第三日如此又積得三十錢積來積去被自家積得多了人家便從容日間悠悠地過無工夫不長進夜間便減了一分氣第二日無工夫夜間又減了二分氣第三日如此又減了三分氣如此枯亡轉深夜氣轉虧損了夜氣既虧愈無根脚日間愈見作壞這處便是枯之反覆其違禽獸不遠矣亦似使錢一日使一百却侵了一百十錢所有底便自減了只有九十第二日使了百二十所留底又減了只有八十使來使去轉多這裡底日日都消磨盡了平日之氣便是且晝做工夫底樣子日用間只要此心在這裡問且晝不枯亡則養得夜氣清明曰不是靠氣為主蓋要此氣去養那仁義之心如水之養魚水多則魚鮮水涸則魚病養得這氣則仁義之心亦好氣少則仁義之心亦微矣

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无

問夜氣之說曰他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戕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要人于晝時不為事物所汨

砥問操則存曰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操存者只是于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裡驀忽有事至于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仲思問于未應接之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若戒謹恐懼便是把持曰也須是持但不是硬捉在這裡只要提教他醒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

觸物而放去是出在此安坐不知不覺被他放去也是出故學先求放心

有人言無出入說得是好某看來只是他偶然天姿粹美不曾大段流動走作所以自不見得有出入要之心是有出入此亦只可以施于他一身不可為衆人言衆人是有出入聖賢立教通為衆人言不為一人言

孟子說仁人心也此語最親切心自是仁底物事若能保養存得此心不患他不仁

問求放心曰知得心放此心便在這裡更何用求適見道人題壁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說得極好知言中或問求放心答語舉齊王見牛事某謂不必如此說不成不見牛時此心便求不得若使某答之只曰知其放而求之斯不放矣而求之三字亦自剩了

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三

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操則存非以一心操一心只操底便是已存之心心雖放千百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最為學第一義也故程子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某近因病中兀坐存息遂覺有進步處大抵人心流濫四極何有定止一日十二時中有幾時在軀殼內與其四散閑走無所歸著何不收拾令在腔子中且今縱其營營思慮假使求有所得譬如無家之商四方營求得錢雖多若無處安頓亦是徒費心力耳

福州陳烈少年讀書不上因見孟子求放心一段遂閉門默坐半月出來遂無書不讀亦是有力量人但失之怪耳因曰今人有養生之具一失之便知求之心却是與我同生者因甚失而不



求。或云不知其失耳。曰。今聖賢分明說。向你教。你求。又不求。何也。孟子於此。段再三提起。說其諄諄之意。豈苟然哉。今初求須勇猛作力。如煎藥。初用猛火。既沸之後。方用慢火。養之久。之須自熟也。

如今且須常存箇誠敬做主。學問方有歸著。如有屋舍了。零零碎碎。方有頓處。不然。却似無家舍人。雖有千萬之寶。亦無安頓處。今日放在東邊。草裡。明日放在西邊。草裡。終非己物。

問。日用間。如何是不聞不見處。人之耳目。聞見。常自若。只是念慮未起。未有意于聞見否。曰。所不聞。所不見。不是合眼掩耳。只是喜怒哀樂未發時。凡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謹。恐懼。常要提起此心。常在這裡。便是防于未然。不見是圖底意思。徐問。講求義理時。此心如何。曰。思慮是心之發了。伊川謂存養。

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三

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求。中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

問。學工夫。節目却多。尊德性工夫甚簡約。且如伊川只說一箇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只是如此。別更無事。某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見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坯子。有這坯了。學問之功。方有措處。

問。敬慎。曰。敬字大。慎字細小。如人行路。一直恁地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喫跌。便是慎。慎是惟恐有失之之意。如思慮兩字。思是恁地思去。慮是怕不恁地底意思。

問。艮之象。何以爲光明。曰。定則明。凡人胸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秦宇定而天光發是也。

明道愛舉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一句。雖不是本文意思。

要之意思。自好。因再舉之。幹問。此恐是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曰。否。只如上蔡所謂。敬是常惺惺法。又問。此恐非是。聖人分上事。曰。便是。說道不是本文意思。要之自好。言畢。再三誦之。因說及夢。曰。聖人無所不用其敬。雖至小。沒緊要底物事。也用其敬。到得後世儒者。方說得如此。濶大沒收殺。如周禮。夢亦有官掌之。此有甚緊要。然聖人亦將做一件事。某平生每夢見故舊親戚。次日若不接其書信。及見之。則必有人說及看來。惟此等是正夢。其他皆非正。

大凡理只在人心。此心一定。則萬理畢見。亦非能自見也。心苟是矣。試一察之。則是是非非。自然別得。且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固是良心。苟不存養。則發不中節。顛倒錯亂。便是私心。又問。既加存養。則未發之際。不知如何。曰。未發之際。便是中。便是敬。以。

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三

直內便是心之本體。又問。於未發之際。欲加識別。使四者各有著落。如何。曰。如何識別也。只存得這物事。在這裏。便恁地涵養。將去。既熟。則其發見。自不差。所以伊川說。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須是協一方。得問善字。不知主何而言。曰。這只主良心。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此四物常在這裏流轉。然常靠著箇靜做主。若無夜。則做得晝不分曉。若無冬。則做得春夏不長茂。如人終日應接。却歸來這裏。空處少歇。便精神較健。如生物而無冬。只管一向生去。元氣也會竭了。中仁是動。正義是靜。通書都是恁地說。如云。禮先而樂後。

主靜看夜氣一章。可見。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爲虛靜。

則恐入釋老去

濂溪言誠無爲幾善惡才誠便行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當窮察識得是非其初有毫忽之微至於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那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修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自已不得如田單火牛自止不住

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更怎生理會所以聖賢說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蓋幾微之際大是要切

某看來寂然不動衆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惟聖人能之衆人却不然蓋衆人雖具此心未發時已自汨亂了思慮紛擾夢寐

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顛倒會無操存之道至感發處如何得會如聖人中節

涵養此心須用敬譬之養赤子方血氣未壯實之時且須時其起居飲食養之於屋室之中而謹顧守之則有向成之期才方乳保却每日暴露于風日之中儼然不顧豈不致疾而害其生耶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

明道曰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其說蓋曰雖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亦須且恁地把捉操持不可便放下了

或問心要在腔子裏曰人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箇無梢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

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

或問心要在腔子裏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又問如何得會敬曰只管恁地滾做甚麼才說到敬便是更無可說

問主一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却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

蜚卿曰某作事時多不能主一曰只是心不定人亦須是定其心曰非不欲主一然竟不能曰這箇須是習程子也教人習曰莫

是氣質薄否曰然亦須涵養本原則自然別

靜中有物如何曰有聞見之理在即是靜中有物問敬莫是靜否

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

蘇季明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伊川曰不

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詩

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事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專一而今學問只是要一箇專一若參禪修養亦皆是專一方有功修養家無底事他硬想成有釋氏有底硬想成無只是專一然他底却難自家道理本來却是有只要人去理會得却甚順却甚易

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力行二公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箇著落譬如人出外去才歸家時便自有箇著身處若是不曾存養得箇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著身處也

謝氏記明道語既得後須放開此處恐不然當初必是說既得後

自然從容不迫他記得意錯了。謝氏後來便是放開周恭叔又是放倒因舉伊川謂持之太甚便是助長亦須且恁去助長固是不好然合下未能到從容處亦須且恁去猶愈於不能執捉者

何以空慙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慙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曰然又問思與敬如何曰人於敬上未有用力處且自思入庶幾有箇已攬處思之一字於學者最有功

上牀斷不可思慮事爲思慮了沒頓放處如思慮處事思慮了又便做未得如思量作文思量了又寫未得遂只管展轉思量起來便儘思量不過如此某舊來緣此不能寐寧可呼燈來隨手寫了方睡得著

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於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著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只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

橫渠未能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此說甚好便見有次序處一錄云益云事固當考索然心未得若是思慮紛然趨向未定未有箇主宰如主却茫然理會不得

何地講學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器之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每覺心中有三病籠統不專一看

義理每覺有一重似簾幙遮蔽又多有苦心不舒快之意曰若論求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病何止于三然亦別無道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寬展處這也未會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漸自會熟熟了自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技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器之又問先生往往初學亦覺心有不一否曰某初爲學全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向時諸前輩每人各是一般說話後來見李先生李先生較說得下落說得較縝密若看如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看來須是先理會箇安著處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箇屋子安著身已方始如何經營如何積累漸漸須做成家計若先

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三

未有安著身已處雖然經營畢竟不濟事爲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自無安著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斂得箇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則是守箇死物事故大學之書須教人格物致知以至于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節節有工夫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間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濶去不可不察

或問敬齋箴後面少些從容不迫之意欲先生添數句曰如何解迫切今未曾下手在便要從容不迫却無此理除非那人做工

夫大段嚴迫然後勸他勿迫切如人相殺未曾交鋒便要引退今未曾做工夫在便要開後門然亦不解迫切只是不曾做做著時不患其迫切某但常覺得緩寬底意思多耳李曰先生猶如此說學者當如何也

開窗坐見窗前地上日色即覺熱退坐不見即不熱目受而心思之則身不安之矣如許渤著衣問人寒熱則心凝不動也僧有受焚者亦爾

問涵養于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為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當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德明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取自然不

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宜走在惡上去

次日又云雖是涵養于未發源清則流清然源清則未見得被他流出來已是濁了須是因流之濁以驗源之未清就本原處理會不有源之濁而流之能清者亦未有流之濁而源清者今人多偏重了只是涵養于未發而已發之失乃不能制是有得于靜而無得于動只知制其已發而未發時不能涵養則是有得于動而無得于靜也

德明問編喪祭禮當依先生指授以儀禮為經載記為傳周禮作旁證曰和通典也須看就中却有議論更革處語畢却云子晦正合且做切己工夫只管就外邊文字上走支離難撥不濟事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須如此做家計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裡不可驚外此箇心須

是管著他始得且如曾子于禮上纖細無不理會過及其語孟敬子則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山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須有緩急先後之序須有本末須將操存工夫做本然後逐段逐義去看方有益也須有倫序只管支離雜看都不成事去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然後游于藝今只就冊子上理會所以每每不相似又云正要克己上做工夫

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美

先生舉遺書云根本須先培植然後可立趨向又云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今且要收斂此心常提撕省察且如坐間說時事逐人說幾件若只管說有甚是處便截斷了提撕此心令在此凡遇事應物皆然問當官事多膠膠擾擾奈何曰他自膠擾我何與焉濂溪云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與仁是發動處正是當然定理處義是截斷處常要主靜豈可只管放出不收斂截斷二字最緊要先生論廣曰今講學也須如此更須于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著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却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意思廣云到此待教誨三月雖昏愚然亦自覺得與前日不同方始有箇進修底田地歸去當閉戶自做工夫曰也不問在這裡不在這裡也不說要如何頓段做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才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著只才覺放心便在此

孟子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某常謂雞犬猶是外物才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便不用別求才覺便在這裡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因言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資稟高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處他大段用工夫來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說得來大段精切

大雅臨別請益曰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流亂無所收拾將甚處做管轄處其他用工總閑慢先須就心上立得定決定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美惡亦不難辨矣况天理人欲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得人欲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明至若所謂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

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无

是便與克去不待顯著方謂之利此心須令純純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雜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俄頃放寬日日時時如此便須見驗人之精神習久自成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放寬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

賣自言夢想顛倒先生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成夢因自言數日病只管夢解書向在官所只管夢爲人判狀賣曰此猶是日中做底事曰只日中做底事亦不合形于夢

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著力如讀書

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且未說做他事只自家心如何今把捉不定恣其散亂走作何有于學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味應事多齟齬豈能求益乎

問有事時應事無事時心如何曰無事時只得無事有事時也如無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所謂靜亦定動亦定也問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曰心若走作不定何緣見得道理如理會這一件事未了又要去理會那事少間都成無理會須是理會這事了方好去理會那事須是主一問思慮難一如何曰徒然思慮紛擾得甚事某謂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閒雜思慮人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見道理耳天下何思何慮是無閒思慮也問程子常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慮且教人收拾

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早

此心耳初學亦當如此

漢于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不知也問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裡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饑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各義儘分曉畢竟無預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蓋天理在人亘萬古而不泯恁其如何蔽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私自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沙礫中零星星星逐時出來但只于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湊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

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同。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靡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事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闢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才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為是如此為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悞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既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既曰且晝牝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往只為這些道理根于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于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著這些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子存只是存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謨再三稱贊先生曰未可如此便做領略過去有些說話且留在胸次烹治煅煉教這道理成熟若只一時以為說得明白便道是了又恐只做一个場話說要知天之所以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遜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遜發見處只是不省察了。若于日用間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進趨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為從前不省察了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秉彝不可磨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問隣昨日臥雲菴中何所為隣曰歸時日已暮不曾觀書靜坐而已先生舉橫渠六有說言有法動有教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

瞬有存以為雖靜坐亦有所存主始得不然兀兀而已一解云德軒夜間在菴中作何工夫德軒云云先生曰橫渠云云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閑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是藏于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嘆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諸公固皆有志于學然持敬工夫大段欠在若不知此何以為進學之本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切要之問不知敬如何持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令走失便是今人精神自不會定讀書安得精專凡看山看水風驚草動此心便白走失視聽便自眩惑此何以為學諸公切宜勉此

問每日暇時略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纔著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伯量問南軒所謂敬者通貫動靜內外而言泳嘗驗之反見得靜時工夫少動時工夫多少問隨事逐物去了曰隨事逐物也莫管他有事來時須著應他也只得隨他去只是事過了自家依舊來這裏坐所謂動亦敬靜亦敬也又問但恐靜時工夫少動時易得撓亂耳曰如何去討靜得有事時須著應且如蚤間起來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人我且去靜坐不是如此無事時固是敬有事時敬便在事上且如蚤間人客來相見自家須著接他接他時敬便在交接處少間又有人客來自家又用接他若自朝至暮人客來不已自家須盡著接他不成不接他無此理接他時敬便隨著在這裏人客去後敬亦是如此若厭人客多了心煩此却是自撓亂其心非所謂敬也所以程子說學



問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禽或人之問說一大片。末梢只有這一句是緊要處。又曰不可有厭煩好靜之心。人在世上無無事底時節。要無事時除是死也。隨事來便著應他。有事無事自家之敬元未嘗間斷也。若事至而前而自家却自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死矣。

問汪長孺所讀何書。長孺誦大學所疑。先生曰只是輕率。公不惟讀聖賢之書如此。凡說話及論人物亦如此。只是不敬。又云長孺氣麤。故不仔細。爲今工夫須要靜靜多不妨。今人只是動多了靜靜亦自有說話。程子曰爲學須是靜。又曰靜多不妨才靜事都見得然。總亦只是一箇敬。

人心如何免得出入。正如人要去。又且留住他。莫教他去得遠。

李丈問前承教。只據見定道理受用。某日用間已見有此落著事。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望

來也應得去。不似從前走作。曰日用間固是如此也。須隨自家力量成就去。看如何。問工夫到此自是不能間斷得。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這箇工夫常恁地。昔李初平欲讀書。濂溪曰公老無及矣。只待某說與公。二年方覺悟。他既讀不得書。濂溪說與他。何故必待二年之久覺悟。二年中說多少事想見事事說與他。不解今日一說明日便頓悟。成箇別等人。無此理也。公雖年高更著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壅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止如一日。一年止如一年。不會長進。正如菜子無糞去培壅。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

純叟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虛靜之時。

曰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于自持。有之。心不可放入。無何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或問覺得意思虛靜時。應接事物少有不中節者。纔是意思不虛靜。少問應接事物便都錯亂。曰然。然公又只是守得那塊然底虛靜。雖是虛靜裏面黑漫漫地。不曾守得那白底虛靜。濟得甚事。所謂虛靜者。須是將那黑底打開。成箇白底。教他裏面東西南北玲瓏透徹。虛明顯敞。如此方喚做虛靜。若只確守得箇黑底虛靜何用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四終

渴





此卽此心應物之際不可不審其邪正公私而施克復之功也  
答路德章曰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  
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閱看忽然覺得意思一  
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

答符復仲曰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  
者卽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  
盡者不解有過當也

答李處謙曰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卽此欲去之心便  
是能去之藥

答杜仁仲曰仁仲反躬克己之意甚切雖未知所病者何事然既  
知其病卽內自訟而亟改之耳何暇咕咕誦言以咎既往之失  
而求改過之名哉今不亟改而徒言之又自表其未有改之之

朱子文語纂編卷五

三

實也則是病中生病名外取名不但無益而已

答孫吉甫曰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  
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他人所得而與  
於其間哉然此亦或有說焉不明於理而徒欲救其偏亦恐矯  
枉之過而反失夫中也故古人之學雖莫急於自修而讀書講  
學之功有所不廢蓋不如是無以見夫道體之全而審其是非  
邪正之端也

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  
當反而求盡其道

下同類

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  
去涵養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  
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

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根不點地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  
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  
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  
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皋間彼進得

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則要牢剗定脚與  
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遂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

甚氣象

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卽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  
剗判極處卽克治擴充功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

朱子文語纂編卷五

四

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

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  
治

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當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  
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况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

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爲聖爲賢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  
爲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

自須猛省急擺脫出來

徐子融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是人欲只緣  
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奈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

已又問真知者還當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  
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

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矜夸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水消凍解無有痕迹矣

今人日中所爲皆苟而已其實只將講學做一件好事求異於人然其設心依舊只是爲利其視不講者又何以大相遠天下只是善惡兩言而已於二者始分之中須著意看教分明及其流出去則善者一向善但有淺深如水渾濁亦有極清處有稍清處惡者一向惡亦有淺深如水渾濁亦有極渾處有稍渾處問此善惡分處只是天理之公人欲之私耳曰此却是已有說後方有此名只執此爲說不濟事要須驗之此心真知得如何是天理如何是人欲幾微間極索理會此心常常要惺覺莫

朱子文語纂編卷五

五

令頃刻悠悠憤憤大雅云此只是持敬爲要曰敬不是閉眼默坐便爲敬須是隨事致敬要有行程去處如今且未論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截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爲說此行程也方其當格物時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修身以後節節常要惺覺執持令此心常在方是能持敬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殼中爲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

事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

才有欲順適底意思卽是利  
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

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爲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時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却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何益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鋼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

或說事多曰世事無時是了且陳大段無甚緊要底事不要做又逐旋就小者又揀出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

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

誠敬寡欲不可以次序做工夫數者雖則未嘗不串然其實各是一件事不成道敬則欲自寡却全不去做寡欲底工夫則是廢

朱子文語纂編卷五

六

了克己之功也但恐一旦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愼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了固是無病但一日意外病作豈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工夫克己是去病須是俱到無所不用其極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粗江西人大抵用心麓

問見有吾輩臨終多以不能終養與卒學爲恨若大段以爲恨也是不順理否曰也是如此因言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存胸中以爲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苦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輕易是非他人最學者大病是是他是非是他非於我何所預且管自家

或問知至以後善惡既判何由意有未誠處曰克己之功乃是知至以後事惟聖固念作狂在惟狂克念作聖一念纔放下便是失其正自古無放心底聖賢然一念之微所當深謹纔說知至後不用誠意便不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毫釐間不可不子細理會纔說太快便失却此項功夫也

問心本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今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似倒說了曰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撐拄須是從心之所發處下手先須去了許多惡根如人家裏有賊先去了賊方得家中寧如人種田不先去了草如何下種須去了自欺之意意誠則心正誠意最是

一段中緊要工夫下面一節輕一節

問切磋琢磨之說曰恰似剝了一重又有一重學者做工夫消磨舊習幾時便去教盡須是只管磨礱教十分淨潔最怕如今於朱子文語纂編卷五

七

眼前道理畧理會得些便自以爲足更不著力向上去這如何會到至善田地

此一箇心須每日提撕令常惺覺頃刻放寬便隨物流轉無復收拾如今大學一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試驗之吾心好善惡惡果能如此乎閑居爲不善見君子則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處今不知爲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

凡惡惡之不實爲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所爲而爲之或始勤而終怠或九分爲善尙有一分苟且之心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所謂誠其意者表裏內外徹底皆如此無纖毫絲髮苟且爲人之弊如飢之必欲食渴之必欲飲皆自以求飽足於

己而已非爲他人而食飲也又如一盆水徹底皆清瑩無一毫砂石之雜如此則其好善也必誠好之惡惡也必誠惡之而無一毫勉強自欺之雜所以說自慊但自滿足而已豈有待於外哉是故君子謹其獨非特顯明之處是如此雖至微至隱人所不知之地亦常謹之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顯明處如此隱微處亦如此表裏內外精粗顯顯無不謹之方謂之誠其意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夫無欲害人之

朱子文語纂編卷五

八

人皆有之閑時皆知惻隱及到臨事有利害時此心便不見了且如一堆金寶有人曰先爭得者與之自家此心便欲爭奪推倒那人定要得了方休又如人皆知穿窬之不可爲雖稍有識者亦不肯爲及至顛冥於富貴而不知耻或無義而受萬鍾之祿便是到利害時有時而昏所謂誠意者須是隱微顯明小大表裏都一致方得孟子所謂見孺子入井時怵惕惻隱非惡其

聲而然非爲內交要譽而然然却心中有內交要譽之心却向人說我實是惻隱羞惡所謂爲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是所謂自欺以欺人也然人豈可欺哉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欺人者適所以自欺而已誠於中形於外那箇形色氣貌之見於外者自別決不能欺人祇自欺而已這樣底永無緣做得好人爲其無爲善之地也外面一副常雖好然裏面却踏空永不足以爲善永不濟事更莫說誠意正心修身至於治國平天下越沒干涉矣

自是實要如此到飽後又被人請去也。且胡亂與他喫些子。便是不誠。須是誠。則自然表裏如一。非是爲人而做。求以自快乎。己耳。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無一毫不實之意。這箇是萬善之根。有大底地盤。方立得脚住。若無這箇。都靠不得。

或問公私之別。曰。今小管之譬。如一事。若係公衆。便心下不大段管。若係私己。便只管橫在胸中。念念不忘。只此便是公私之辨。心在這一事。不可又夾帶那一事。若自家喜這一項事了。更有一事來。便須放了前一項。只平心就後一項理會。不可又夾帶前喜之之心。在這裏有件喜事。不可因怒心來。忘了所當喜處。有件怒事。不可因喜事來。便忘了怒。且如人合當行大門出。却又有些回避底心。夾帶在裏面。却要行便門出。雖然行向大門出。又念念只有箇行便門底心。在這裏。少刻或自拘向便門去。學者

朱子文語纂編卷五

九

到這裏。須是便打殺。那要向便門底心。心如何不會端正。這般所在。多是因事見得分明。前在漳州。有一公事人。恁地直截斷緣。中間情有牽制。被他撓數日。忽然思量透。便斷了。集同官看。覺當時此心甚正。要知此正是正心處。

這心之正。却如秤一般。未有物時。秤無不平。才把一物在上面。便不平了。如鏡中先有一人在裏面了。別一箇來。便照不得。這心未有物之時。先有箇主張。說道我要如何處事。才遇著事。便以是心處之。便是不正。且如今人說我做官。要抑強扶弱。及遇著當強底事。也去抑他。這便也是不正。

心不可有一物。外面醅酢萬變。都只是隨其分限應去。都不關自家心事。才係於物。心便爲其所動。其所以係於物者。有三。或是事未來而自家先有這箇期待底心。或事已應了。又却長留在

胸中不能忘。或正應事之時。意有偏重。便只見那邊重。這都是爲物所係縛。既爲物所係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這如何會得其正。聖人之心。雖然虛明無纖毫形迹。一看事物之來。若小若大。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會有這箇物事。且如敬以事君之時。此心極其敬。當時更有親在面前。也須敬其親。終不成說敬君。但只敬君。親便不須管得。事事都如此。聖人心體廣大虛明。物物無遺。

問范忠宣以恕己之心。恕人。此語固有病。但上文先言以責人之心。責己。則連下句亦未害。曰。上句自好。下句自不好。蓋才說恕己。便已不是。若橫渠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語便不同。蓋恕己與愛己。字不同。大凡知道者。出言自別。近觀聖賢言語。與後世人言語自不同。此學者所以貴

朱子文語纂編卷五

十

於知道也。

既受人之託。若不盡心與他理會。則不惟欺人。乃是自欺。且說道爲人謀而不忠。後這裏是幾多病痛。此便是謹獨底道理。

爲他人謀一件事。須盡自家伎倆。與他思量。便盡己之心。不得兩莽滅裂。姑爲他謀。如烏喙是殺人之藥。須向他道是殺人。不得說道有毒。如火須向他道會焚灼人。不得說道只是熱。如今人爲己謀。必盡爲他人謀。不會著心。謾爾如此。便是不忠。

人之本心。固是不要不忠。信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己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猶是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箇病却最重。往往是有這箇軀殼了。便自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所謂流注者。便是不知不覺。流射做那裏去。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察。

今人好說且恁地便是不忠

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故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一套事

富無驕貧無誼隨分量皆可著力如不向此上立得定是入門便差了

問察其所安云今人亦有做得不是底事心却不安又是如何曰此是良心終是微私欲終是盛微底須被他盛底勝將去微底但有端倪無力爭得出正如孟子說非無萌芽之生一段意當良心與私欲交戰時須是在我大段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只是殺賊一般一次殺不退只管殺殺數次時須被殺退了私欲一次勝他不得但教真箇知得他不好了立定脚跟只管硬地自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意自住不得因舉濂溪說果而

朱子文語纂編卷五

七

確無難焉須是果敢勝得私欲方確然守得這道理不遷變問有何道理可助這箇果曰別無道理助得只是自著力戰退他奢而犯禮便是他裏面著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為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伯以為王者兼有天下伯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為王道惟其搜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為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伯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為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才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

學者未能好仁且從惡不仁上做將去庶幾堅實

惡不仁底真是壁立千仞滴水滴凍做得事成

問好仁惡不仁雖不可得果能一日奮然用力不患力之不足曰須是立志為先這氣便隨他敬義夾持上達天德問一日用其力將志氣合說如何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了志之所至氣必至焉這志如大將一般指揮一出三軍皆隨只怕志不立若能立志氣自由我使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出來恁地萎萎衰衰恁地柔弱亦只是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為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因舉手而言曰心在這上手便暖在這脚上脚便暖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箇要求仁豈患力之不足聖人又說道亦有一般曾用力而力不足之人可見昏弱之甚如這般人也直是少

朱子文語纂編卷五

七

恕只是推得去推不去底人只要理會自己不管別人底事便說不關我事今如此人便為州為縣亦只理會自己百姓盡不管他直是推不去又問恕字恁地濶曰所以道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又曰也須是忠無忠把甚麼推出來仁是全體不息所謂全體者合下全具此心更無一物之雜不息則未嘗休息置之無用處全體似箇棹子四脚若三脚便是不全不息是常用也或置之僻處又被別人將去便是息此心具十分道理在若只見得九分亦不是全了所以息者是私欲問之無一毫私欲方是不息乃三月不違以上地位若違時便是息不善底心固是私若一等閑思慮亦不得須要照管得此心常在

問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

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便用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問秦漢以下甚麼人可謂之剛曰只看他做得如何那拖泥帶水底便是慾那壁立千仞底便是剛

人之資質千條萬別自是有許多般有剛於此而不剛於彼底亦有剛而多慾亦有柔而多慾亦有剛而寡慾亦有柔而寡慾自是多般不同所以只要學問學問進而見得理明自是勝得他若是不學問只隨那資質去便自是屈於慾如何勝得他蓋學問則持守其本領擴充其識所以能勝得他而不為所屈也此人

之所貴者惟學而已矣  
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今人惟恐不聞既聞了寫在冊子上便了不去行處著工夫

朱子文語纂編卷五

三

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顏子自是深潛淳粹較別子路是有些戰國俠士氣象學者亦須如子路恁地割捨得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若今人恁地畏首畏尾瞻前顧後粘手惹脚如何做

得事成恁地莫道做好人不成便做惡人也不成先生至此每係洪

字

古人揀已偏重處去克治子路是去得箇吝字顏子是去得箇驕字  
伊川令學者看聖賢氣象曰要看聖賢氣象則甚且如看了路氣象見其輕財重義如此則其胸中鄙吝消了幾多有顏子氣象見其無伐善無施勞如此則其胸中好施之心消了幾多此二事誰人胸中無雖顏子亦只願無則其胸中亦尚有之聖人氣象雖非常人之所可能然其如天底氣象亦須知常以是涵養於胸中又云亦須看子路所以不及顏子處顏子所以不及聖

人處吾所以不及賢者處却好做工夫

叔器問先識聖人氣象如何曰也不要如此理會聖賢等級自分明如子路定不如顏子顏子定不如夫子只要看如何做得到這裏且如願車馬衣輕裘敝之無憾自家真能如此否有善真能無伐否有勞真能無施否今不理會聖賢做起處却只去想他氣象則精神却只在外自家不會做得著實工夫須是切問而近思向時朋友只管愛說會點漆雕開優劣亦何必如此但當思量我何緣得到漆雕開田地何緣得到曾點田地若不去學他做只管較他優劣便較得分明亦不干自己事如祖公年紀自是大如爺爺年紀自是大如我只計較得來也無益叔器云希顏錄曾子書莫亦要如此下工夫否曰曾子事難見他書他只是要聚做一處看顏子事亦只在眼前也不須恁地起

朱子文語纂編卷五

四

模畫樣而今要緊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後不似聖人因甚後只似常人就此理會得自是超凡入聖或問有人於此與朋友共實無所憾但貧乏不能復有所置則於所做未能忘然忘情則如之何曰雖無憾於朋友而眷眷不能忘情於已做之物亦非賢達之心也

顏子自無怒因物之可怒而怒之又安得遷

齋問顏子不遷怒先生因語余先生朱傑云怒是箇難克治底所謂怒逆德也雖聖人之怒亦是箇不好底事物蓋是惡氣感得恁地某尋常怒多極長如公性寬怒少亦是資質好處問集注怒不在血氣則不遷只是不爲血氣所動否曰固是因舉公聽斷人而自家元不動又曰只是心平  
問冉求自畫曰如驚駘之馬固不可便及得驥驥然且行向前去



行不得。死了沒奈何。却不行。便甘心說行不得。如今如此者。多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一般。只自畫是就進上說。到中問自住了。自棄是全不做。

問孟之反不伐。人之伐心固難克。然若非先知得是合當做底事。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為。只看做得甚麼樣大功業。亦自然無伐心矣。曰也不是。恁地只得箇心地平底人。故能如此。若使其心地不平。有矜伐之心。則雖十分知是職分之所當為。少間自是走從那一邊去。過捺不下。少間便說我却盡職分。你却如何不盡職分。便自有這般心。孟之反只是箇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

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得那道理分明。則須著如此。如朱子文語纂編卷五

五

今人信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下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有人道所當為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誦事鬼神。便是不智。因言夫子所答樊遲。問仁智一段。正是指中間一條正路與人。人所當做者。却不肯去做。才去做時。又便生箇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

問樂亦在其中。聖人何為如是之樂。曰正要理會聖人之心。如何得恁地聖人之心。更無些子查滓。故我之心。淘來淘去。也要如聖人之心。

因正淳說我欲仁斯仁至矣。曰今人非不知利祿之不可求。求之

必不可得。及至得底。皆是非用力所至。然而有至終身求之而不止者。如何得人皆欲仁。所以後來聖賢不出。盡是庸凡。便是無肯欲仁者。如何得箇道理使人皆好仁。所以孔子謂吾未見好仁者。所謂好德如好色。須是真箇好德如好色時。方可如今須是自於這裏著意思量。道如何不欲仁。却欲利祿。如何不好德。却只好色。於此猛省。恐有箇道理。

人之為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無所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或違於三月之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蓋亦於日用間體驗之。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蓋亦每事省察。何者為非禮。而

朱子文語纂編卷五

五

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為徒言也。

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幾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病在。良久曰。人便是被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又云。聖人發憤。便忘食。他忘憂。直是一刀兩段。千了百當。聖人固不在說。但顏子得聖人說一句。直是傾腸倒肚。便都了。更無許多廉纖纏擾。絲來線去。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會熟。不是學箇恭。又學箇安。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或云。須是工夫持久。方能得如此否。曰不得。

人之資稟各不同資質好者纔知得便把得定不改變資質遲慢者須大段着力做工夫方得因舉徐仲車從胡安定學一日頭客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客直徐因思不獨頭客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心又舉小南和尚偶靠倚而坐其師見之厲聲叱之曰恁地無脊梁骨小南聞之聳然自此終身不靠倚坐這樣人都是資質美所以一撥便轉終身不爲

某病中思量曾子當初告孟敬子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只說出三事曾子當時有多少好話到急處都說不辦只撮出三項如此這三項是最緊要底若說這三事上更做得工夫上面又大段長進便不長進也做得箇聖賢坯模雖不中不遠矣曾子以魯得之只是魯鈍之人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

朱子文語纂編卷五

七

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尙何問哉

訓僞云如公昨夜之說只是發動方用克則未發時不成只在這裏打瞌睡懵懂等有私欲來時旋捉來克如此得否又曰若待發見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

或曰如何知得是私後克將去曰隨其所知者漸漸克去

克己復禮不可將理字來訓禮字克去己私固即能復天理不成克己後便都沒事惟是克去己私了到這裏恰好著精細底工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却不只說克己爲仁須說克己復禮爲仁見得禮便事事有箇自然底規矩準則

問先生適說克己復禮是喫一服藥便效可以著力下手處更望

力爲開發曰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處便是克己蓋人只有天理人欲日間行住坐卧無不有此二者但須自常省察譬如坐如尸立如齋此是天理當如此若坐欲縱肆立欲跛倚此是人欲了至如一語一默一飲一食盡是也其去復禮只爭這些子所以禮謂之天理之節文者蓋天下皆有當然之理今復禮便是天理但此理無形無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之節文有君臣便有君臣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夫婦長幼朋友莫不皆然其實皆天理也天理人欲其間甚微於其發處子細認取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知其爲天理便知其爲人欲既知其爲人欲則人欲便不行譬如路然一條上去一條下去一條上下之間知上底是路便行下底差了便不行此其所操豈不甚約言之

朱子文語纂編卷五

六

豈不甚易却是行之甚難學者且恁地做將去久久自然安泰人既不隨私意則此理是本來自有底物但爲後來添得人欲一段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豈不是本來底却是後來人欲肆時孝敬之心便失了然而豈真失了於靜處一思念道我今日於父兄面上孝敬之心頗虧則此本來底便復了也只於此處牢把定其功積久便不可及

訥於言而敏於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固是說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而今人只是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知得

人到得少說話時也是心細了

人謹得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這裏問先事後得非崇德欽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



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爲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爲矣。德者，理之得於吾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爲，而無爲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才爲些小利害，討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起也。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須是截斷了外面他人過惡，只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才去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疎心便粗了。

大凡讀書，須是要自家日用躬行處著力方可。且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與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二事須是日日粘放，心頭不可有些虧欠處。此最是爲人日下急切處，切宜體之。

問克伐怨欲不行，曰：不行，只是遏在胸中不行耳。畢竟是有這物，問克伐怨欲不行，曰：不行，只是遏在胸中不行耳。畢竟是有這物。

朱子文語纂編卷五

亢

在裏才說無，便是合下掃去，不容他在裏。譬如一株草，割去而留其根，與連其根割去，此箇意思如何？而今人於身上有不好處，須是合下便割去。若只在人面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留在裏，便不得。又問而今覺得身上病痛，開時自謂都無之，才感物時便自發出，如何除得？曰：閑時如何會發？只是感物便發。當其發時，便割除去，莫令發便了。又問而今欲到無欲田地，莫只是割除熟後自會如此否？曰：也只是割除熟，而今人於身上不好處，只是常割去之，才發便割，自到熟處。

小人徇人欲，故曰究乎污下。究字之義如何？曰：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於極也。小人徇人欲，只管被他降下去，只見沉了，如人墜水相似，因又言究竟之義，今人多是如此。初間只是差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見差得多。如說道理亦是如此。初間錯些子。

少間只管去救，救來救去，越弄得大無不如此。如人相訟，初間本至沒緊要底事，喫不過，胡亂去下一紙狀，少間公吏追呼出入播擾，未梢計其所費，或數十倍於所爭之多。今人做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不啻當下覺悟便改，却只管去救其失，少間救得過失越大，無不是如此。

問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曰：此只是初間用心分毫之差耳。所謂上達下達者，亦只是自此分耳。下達者，只因這分毫有差，便一日昏蔽似一日。如人入爛泥中行相似，只見一步深似一步，便渾身陷沒，不能得出也。君子之學，既無所差，則工夫日進，日見高明，便一日高似一日也。因言秦檜之事云：其所與張魏公有隙之由，乃因魏公不薦他作宰相，而薦趙丞相，後面生許多怨惡，蓋皆始於此耳。

朱子文語纂編卷五

子

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警戒，勿爲血氣所役也。因論血氣移人，曰：疾病亦能移人。呂伯恭因病後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有見遂一意向這下來。

問持其志無暴，其氣處古人在車間驚和，行則有佩玉，凡此皆所以無暴其氣。今人既無此，不知如何而爲無暴。曰：凡人多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且如只行得五十里，却硬要行百里，只舉得五十斤重，却硬要舉百斤，凡此類皆能動其氣。今學者要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也。文振說浩然之氣，曰：不須多言，這只是箇有氣魄無氣魄而已。人若有氣魄，方做得事成於世間禍福得喪利害方敵得去，不被他恐動。若無氣魄，便做人衰頹，怯於世間禍福利害，易得恐動。只是如此。他本只是答公孫丑不動心，纏來纏去，說出許多。

養氣知言集義其實只是箇不動心。人若能不動心，何事不可爲。然其所謂不動心，不在他求，只在自家知言集義。則此氣自然發生於中，不是只行一兩事合義，便謂可以掩襲於外而得之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能有所成。只觀孔子晚年方得箇曾子，曾子得了思子思，得孟子。此諸聖賢都是如此剛果決烈，方能傳得這箇道理。若慈善柔弱底終不濟事。如曾子之爲人，語孟中諸語可見。子思亦是如此。如云：「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又云：「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孟子亦是如此，所以皆做得成學聖人之道者，須是有膽志，其決烈勇猛，於世間禍福利害得喪，不足以動其心，方能立得脚住。若不如此，都靠不得。況當世衰道微之時，尤用硬著脊梁，無所屈撓，方得。然其工夫只在自

反常直，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則自然如此。不在他求也。又曰：「如今人多將顏子做箇柔善底人看，殊不知顏子乃是大勇。」反是他剛果得來，細密不發露，如箇有大氣力底人，都不使出，只是無人抵得他。孟子則攘臂扼腕，盡發於外，論其氣象，則孟子粗似顏子，顏子較小如孔子。孔子則渾然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盡見，然學者則須自粗以入，細須見剛硬有所卓立，然後漸漸加工，如顏子聖人也。

浩然之氣一章。孔子兩句盡之，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天地之氣無所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金石也，透過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闕。所以程子曰：「天人也，更不分別。」浩然的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慊然而餒，却甚小也。又曰：「浩然之氣，只是氣大敢做，而今一樣人畏避。」

退縮事事不敢做，只是氣小。有一樣人未必識道理，然事事敢做，是他氣大。如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便是這樣氣。人須是有蓋世之氣，方得。又曰：「如古人臨之以死生禍福而不變，敢去罵賊，敢去徇國，是他養得這氣大了，不怕他。」又也是他識道理，故能如此。

天地浩然之氣，到人得之，便自有不全了，所以須著將道理養到浩然處。

有人不因集義合下來，便恁地剛勇，如何？曰：「此只是粗氣，便是北宮黝孟施舍之勇，底亦終有餒時。」

聖人說話是趙上去，更無退後來。孟子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這都是趙向上去，更無退下來。如今人愛人不

親，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親也。休。治人不治，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治也。休。禮人不答，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答也。休。我也不解恁地得，你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我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大家做箇鶻突沒理會底人。范忠宣所說以恕己之心恕人，且說自家不孝也，教天下人不消得事，其親自家不忠也，教天下人不消得事，其君自家不弟也，教天下人不消得事，其見自家不信也，教天下人不消信其友，恁地得不得，還有這道理否？又曰：「張子韶說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到事父下點做一句，看他說以聖人之所難克，這正是聖人因貴人而檢點自家有未盡處，如何恁地說了？而今人多說章句之學爲陋，某看見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壞了道理。又曰：「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更除不得，須是忠，方可以行其恕。若自家不穿窬，便教

你不穿窬方喚做恕若自家穿窬却教別人不穿窬這便不是恕若自家穿窬也教大家穿窬這也不是恕雖然聖人之責人也輕如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教他且存得這道理也得小人革面教他且革面也得又不咸只恁地也須有漸又曰堯舜其猶病諸聖人終是不足

聖人但知義理之是非不問利害之當否衆人則反是且如恭儉聖人但知恭儉之不可不爲耳衆人則以爲我不侮人則人亦不侮我我不奪人則人亦不奪我便是計較利害之私要之聖人與衆人做處便是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者也

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若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却甚易蓋

朱子文語纂編卷五

重

纔是蹉失一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在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

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爲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爲不妨便自冒昧爲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爲不當欲者便要來這裏截斷斷然不爲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

問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也只是中虛曰固是若眼前事事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是說無只減少便可漸存得此心若事事貪要這箇又要那箇未必便說到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才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且如秀才要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學作詩這心一齊都出

外去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處用其心也不要人學寫字也不要人學作文章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去閑處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本來底都不得力且看從古作爲文章之士可以傳之不朽者今看來那箇喚做知道也是此初心下只趨向那邊都是做外去了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只爲要存此心觀旅葵之書一箇葵受了有甚大事而反覆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

敬之問寡欲曰未說到事只是纔有意在上面便是欲便是動自家心東坡云君子可以寓意於物不可留意於物這說得不是纔說寓意便不得人好寫字見壁間有碑軸便須要看別是非

朱子文語纂編卷五

重

好書見掛畫軸便須要識美惡這都是欲這皆是以爲心病某前日病中閒坐無可看偶中堂掛幾軸畫才開眼便要看他心下便走出來在那上因思與其將心在他上何似閉着眼坐得此心寧靜子善問如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此理所當然才是葛必欲精細食必求飽美這便是欲曰孟子說寡欲如今且要得寡漸至於無

問先生說人心是形氣之私形氣則是口耳鼻目四肢之屬曰固是問如此則未可便謂之私曰但此數件物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且如危亦未便是不好只是有箇不好底根本

事事有箇恰好處因言樂陽王哀樂過人以其哀時直是哀纔過而樂亦直是樂情性之變如此之易不恒其德故也

凡人責人處急責己處緩愛己則急愛人則緩若拽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

爲學曰是要勇方行得徹不屈懾若纔行不徹便是半途而廢所以中庸說智仁勇三者勇本是沒緊要物事然仁智了不是勇便行不到頭

悔陽而吝陰

厲多是在陽爻裏說

因說乾健曰而今人只是坐時便見他健不健了不待做事而後見也又曰某人所記劉元城每與人相見終日不甚交談欲起屢留之然終不交談或問之元城曰人坐久必傾側久坐而不傾側必貴人也故觀人之起坐可以知人之貴賤

乾卦分明是先見得這箇透徹便一直做將去如忠信所以進德

朱子文語纂編卷五

五

至可與存義也都是徑前做去有勇猛嚴厲斬截剛果之意須是見得方能恁地又如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亦是這般剛決意思所以生知者分明是合下便見得透故其健自然如此更著力不得坤卦則未到這地位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未免緊帖把捉有持守底意不似乾卦見得來透徹道夫問易傳云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積字又也似用力如何曰正是用力不用力如何得乾卦雖如此亦是言學但乾是先知得透故勇猛嚴厲其進莫之能禦履之問易之忠信莫只是實理曰此說實理未得只是實心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已又曰實心便是學者之關中河內必先有此而後可以有爲若無此則若存若亡而已烏能有得乎有諸己之謂信意正謂此又曰程子謂一心之中如有兩人焉將爲善有惡以間之爲不善又有愧

恥之心此正交戰之際程子此語正是言意不誠心不實處大凡意不誠分明是吾之賊我要上他牽下來我要前他拖教去後此最學者所宜察

陰體柔躁只爲他柔所以躁剛便不躁躁是那欲動而不得動之意剛則便動矣柔躁不能自守所以說安貞吉

謙之爲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本無物若事業功勞又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曰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往來不絕只不合著憧憧了便是私意

問程子說感應在學者日用言之則如何曰只因這一件事又生出一件事便是感與應因第二件事又生出第三件事第二件事又是感第三件事又是應如王文正公平生儉約家無姬妾

朱子文語纂編卷五

五

自東封後真宗以太平宜共享今直省官爲買妾公不樂有沈倫家鬻銀器花藍火筒之屬公囑楚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復呼直省官求前日沈氏銀器而用之此買妾底便是感買銀器底便是應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慾慾如汗澤然其中穢濁

解汙染人須當填塞了如風之迅速以遷善如雷之奮發以改過廣云觀山之象以懲忿是如何曰人怒時自是恚笑兀起來故孫權曰令人氣湧如山

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慘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用力自是不同遷善者但見是人做得一事強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

錄云只消當下遷過就他底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

始得

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知既高明須放低著實做去

問人心惟危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恐未便是人欲曰人欲也未便是不好謂之危者危險欲墮未墮之間若無道心以御之則一向入於邪惡又不止於危也又問聖人亦有人心不知亦危否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

問人心道心如飲食男女之欲出於其正即道心矣又如何分別曰這箇畢竟是生於血氣

天下之物精細底便難見麓底便易見飢渴寒煖是至麓底雖至愚之人亦知得若以較細者言之如利害則禽獸已有不能知者若是義理則愈是難知這只有些子不多所以說人之所以

朱子文語纂編卷五

三

異於禽獸者幾希言所爭也不多

問學者當先防人欲正如未上船先作下水計不如只於天理上做工夫人欲自消曰堯舜說便不如此只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渠只於兩者交界處理會

問君子莊敬日強是志強否曰志也強體力也強今人放肆則日怠惰一日那得強伊川云人莊敬則日就規矩莊敬自是耐得辛苦自不覺其日就規矩也

或問明道五十年猶不忘遊獵之心曰人當以此自檢點須見得明道氣質如此至五十猶不能忘在我者當益加操守方是不可以此自恕

當其未感五性具備豈有不善及其應事才有照顧不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賢戰兢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顏子有不善未

嘗不知亦是如此因言仲弓問焉知賢才而舉之程子以為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小大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且看仲弓之問未見其為私意然其心淺狹欠缺處多其流弊便有喪邦之理凡事微有過差才有安頓不著處便是惡

人性無不善雖桀紂之為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但則是我要恁地做不奈何便是人欲奪了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言發於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

道夫問張子云以心克己即是復性復性便是行仁義竊謂克己便是克去私心却云以心克己莫剩却以心兩字否曰克己便是此心克之公但看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心而何言忠信

朱子文語纂編卷五

天

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這不是心是甚麼凡此等皆心所為但不必更著心字所以夫子不言心但只說在裏教人做如喫飯須是口寫字須是手更不用說口喫手寫又問復性便是行仁義復是方復得此性如何便說行得日既復得此性便恁地行纔去得不仁不義則所行便是仁義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仁義之中底物事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謂欲知舜與臧之分者無他別與舜之間也所隔甚不多但聖賢把得這界定爾

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向見無為一醫者善用鍼膏云是病可以鍼而愈惟胎病為難治

胡五峰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說極好。人有私欲遮障了。不見這仁。然心中仁依舊只在。如日月本自光明。雖被雲遮。光明依舊在裏。又如水被泥土塞了。所以不流。然水性之流依舊只在。所以克己復禮爲仁。只是克了私欲。仁依舊只在那裏。譬如一箇鏡。本自光明。只緣塵都昏了。若磨去塵。光明只在。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今看得來是如此。

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如某而今如此。老病衰極。非不知每日且放。晚起以養病。但自是心裏不穩。只交到五更初。目便睡不著了。雖欲勉強睡。然此心已自是箇起來底人。不肖就枕了。以此知人若能持得這箇志氣。定不會被血氣奪。凡爲血氣所移者。皆是

朱子文語纂編卷五

元

白棄自暴之人耳

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懣

擇之。勞先生人事之繁。答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纔起厭心。便不得。

問氣質弱者。如何涵養到剛勇。曰。只是一箇勉強。然變化氣質最難。

一日侍食。先生曰。只易中節飲食三字。人不曾行得。

問色容莊最難。曰。心肅則容莊。非是外面做那莊出來。陳才卿亦說九客。次早才卿以右手拽涼衫。左袖口偏於一邊。先生曰。公昨夜說手容恭。今却如此。才卿赧然。急又手鞠躬曰。忘了。先生曰。爲己之學。有忘耶。向徐節孝見胡安定。退頭客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客直節孝自思。不獨頭客要直。心亦要直。自此便無

邪心。學者須是如此始得。

賀孫請問。語聲末後低。先生不聞。因云。公仙鄉人。何故聲氣都恁地。說得箇起頭後面。懶將去。孔子曰。聽其言也厲。公只管恁地下梢不好。見道理不分明。將漸入於幽暗。含糊不能到得正大光明之地。說話須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得是非。

先生問時。舉觀書如何。時舉自言。常苦於粗率。無精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道粗率便是病。在這上便更加仔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灸頭。脚痛灸脚。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也。

居甫如僧家禮懺。今日禮多少拜。說懺甚罪。過明日又禮多少拜。又說懺甚罪。過日日只管說。如浙中朋友。只管說某今日又如

朱子文語纂編卷五

三

此明日又說如此。若是見得不是。便須掀翻做教是。當若只管恁地。徒說何益。如宿這客店。不穩便。明日須進前去好處宿。若又只在這裏住。又說不好。豈不可笑。

問尋常遇事時。也知此爲天理。彼爲人欲。及到做時。乃爲人欲引去。事已却悔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方得。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箇物引著。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此須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不用著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資質。次於聖人者。到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質。須大段著力。無一時一刻不



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

日同舜弼遊屏山，歸因說山園甚佳。曰：園雖佳，而人之志則荒矣。必大初見曰：必大日來讀大學之書，見得與己分上益親切，字字句句皆已合做底事，但雖見得道理合如此，然反而躡括其念慮踐履之間，却有未能如此者。蓋緣向來自待未免有失之姑息處，始謂氣習物欲之蔽不能頓革，當以漸消鑠之而已。不知病根未盡除，則為善去惡之際，固已為之繫累，不能勇決操存少懈，則其隱伏於中者，往往紛起而不自覺，其動於惡者固多有之。今須是將此等意思，便與一刀兩斷，勿復凝滯於道理合如此處，便擔當着做，不得遲疑，庶可補既往之過，致日新之功。

朱子文語纂編卷五

三

如何？曰：要得如此，必大又曰：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修，實此為病。張子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為無傷，是誠不可。

問可學稟性太急，數年來力於懲忿，上做工夫，似減得分數。然遇事不知不覺，忿暴何從而去？此病曰亦在乎熟耳。如小兒讀書遍數多，自記得此熟之驗也。大抵稟賦得深，多少年月，一旦如何便盡打疊得？須是日夜懲戒之，以至於熟，久當自去。

昨夜與先之說思則得之，纔思便在這裏，這失底已自過去了。自家纔思這道理，便自生認得著，莫令斷始得一節，斷一節，便不是。今日恁地一節斷了，明日又恁地一節斷，只管斷了，一向失

去

胡叔器問：每常多有恐懼，何由可免？曰：須是自下工夫。看此事是當恐懼，不當恐懼，遺書云：治怒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若於道理見得了，何懼之有？

某平生不會懶，雖甚病，然亦一心欲向前做事，自是懶不得。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為。緣先有箇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為也。昌父曰：某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工夫多只揀易底事做，或尚論人物，亦只取其與己力量相近者學之，自覺難處進步不得也。曰：便當因這易處而益求其所謂難，因這近處而益求其所謂遠，不可只守這箇而不求進步。縱自家力量到那難處，不得然，不可不勉慕而求之。今人都是未到那做不得處，便先

朱子文語纂編卷五

三

自懶怯了，雖是怯弱，然豈可不向前求其難者？遠者但求之無有不得，若真箇著力求而不得，則無如之何也。趙曰：某幸聞諸老先生之緒言，粗知謹守而不敢失墜。爾曰：固是好，但終非活法爾。

彥忠問：居常苦私意紛攪，雖即覺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得潔靜不起。先生笑曰：此正子靜有頭之說，却是使得惟其此心無主宰，故為私意所勝。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見破了這私意，只是從外面入，縱饒有所發動，只是以至待客以逸待勞，自家這裏亦容他不得。此事須是平日著工夫，若待他起後方省察，殊不濟事。

閻丘次孟言：嘗讀曲禮遺書，康節說：「得意快活，曰他本平鋪地說在裏，公却帖了箇飛揚底意思在上面。」可知是恁地康節

詩云真樂攻心不奈何。某謂此非真樂也。真樂便不攻心。如顏子之樂。何嘗恁地。曰。次孟何敢望康節直塗之人。爾曰。塗人却無許多病。公正是肚裏有許多見識道理。攪得恁地叫喚來。又舉曲禮成誦。先生曰。但曲禮無許多叫喚。曰。次孟氣不足。曰。非氣不足。乃氣有餘也。

有侍坐而困睡者。先生責之。敬子曰。僧家言常常提起。此志令堅。強則坐得自直。亦不昏困。纔一縱肆。則喀然頰放矣。曰。因是道家修養也。怕昏困。常要直身坐。謂之生腰坐。若昏困倒靠。則是死腰坐矣。因舉小南和尚少年從師參禪。一日偶靠椅而坐。其師見之。叱曰。得恁地無脊梁骨。小南悚然。自此終身不靠椅坐。又舉徐處仁知北京日。早辰會僚屬治事。訖復穿裘會坐。設廳上。徐多記覽。多說平生履歷。州郡利害。政事得失。及前言往行。

朱子文語纂編卷五

三

終日危坐僚屬甚苦之。嘗暑月會坐。有秦兵曹者瞌睡。徐厲聲叱之。起曰。某在此說話。公却瞌睡。豈以某言爲不足聽耶。未論某是公長官。只論鄉曲亦是公丈人行。安得如此。呼客將掇取秦兵曹坐椅子去。問徐後來做宰相。却無聲譽。曰。他只有治郡之才。

彭世昌守象山書院。盛言山上有田可耕。有圃可蔬。池塘確磴。景色皆備。先生曰。既是如此。下山來則甚。世昌曰。陸先生既有書院。却不會藏得書。某此來爲欲求書。曰。緊要書能消得幾卷。某向來亦愛如此。後來思之。這般物事。聚者必散。何必役於物。世昌臨別贈之詩曰。象山聞說是君開。雲木參天瀑響雷。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閒莫要下山來。

財猶賦也。近則汚人。豪傑之士耻言之。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五終

朱子文語纂編卷五

四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六

凡二十九條

甲寅擬上封事曰臣聞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假如或好飲酒或好貨財或好聲色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清明之地物欲昏之則父或忘其爲慈子或忘其爲孝然後造爲讒慝者指疑似以爲真實指毫髮以爲丘山譖之於其父則使施之於其子者不無少過譖之於其子則使施之於其父者浸失其常然後巧爲利害之說以劫之利害既有以蔽其心此心

朱子文語纂編卷六

日益猜疑猜疑不已子一舉足而得罪於其父父一出言而取怨於其子父子之情壞而禍亂作矣試於暇時或於中夜或於觀書之際或於靜坐之頃捐去物欲之私盡祛利害之蔽默觀此心之本然則父子之間固未嘗不慈且孝也

文集

答何叔京曰愚聞之師曰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蓋有本然之愛矣雖有不令之人傲狠關閼於其間而親愛之本心則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此理雖遭橫逆之變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搖動

答蔡季通曰修身齊家固當警省至於有無之慮姑直任之不必切切介意若此等處更放不下卽修行轉無力矣區區於此可憂者大於老兄然亦只得隨事驅遣瞋目之後一切任之亦不復屬自己界分矣

答胡伯逢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愼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其以此歟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

答陳膚仲曰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

朱子文語纂編卷六

但得少閒隙時不可閑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

熊夢兆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謂之誠心耶答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答陳安卿曰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伯夷叔齊得之矣

余國秀問宋傑嘗於親愛而辟上用功如兄之子常欲愛之如己子每以第五倫爲鑒但愛己子之心終重於愛兄之子答曰常欲二字卽十起之心也須見得天理發見之本然則所處厚薄

雖有差等而不害其理之一矣

蘇易簡問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答曰漢武帝溺於聲色游燕後宮父子不親遂致戾太子之變此亦夫婦無別而父子不親之一證

讀余隱之尊孟辨曰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

跋陳了翁與兄書曰余嘗讀陳忠肅公之文觀其述己之志稱人之善未嘗不推而決諸義利取舍之間於是知公之所以常胸中浩然前定不疚者其所自得蓋有在也孟子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耳又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陳公之學蓋得諸此惟其察而精之

朱子文語纂編卷六

三

也人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宙

附原書云章氏議却不成立到官尤覺中饋不可無人而瑞奴等零丁益可憐不免議同年周戶曹之妹其家清貧其人年長貧則不驕長則諸事爲瑞奴等之慮只欲如此書尾又云周氏雖貧然舉家好善故就之男女可無慮

學者實下功夫須是日日爲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將去語類下同

葉誠之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公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爲人子止於孝或說世間孝弟底人發於他事無不和順曰固是人若不孝弟便是這道理中間斷了下面更生不去承接不來所以說孝弟爲仁之本

湖北人上墳不問遠祖也哭這却好人之一身推其所自則必有

本便是遠祖畢竟我是他血脉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之情且如今老人不能得見箇孫子今若便見十世孫時也惜畢竟是自家骨肉人只是不思量到這裏所以追感之誠不至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六

四

姑以中制言之則是欲於半上落下之間指爲一定之中以同流俗合污世而已豈聖人之所謂中也哉

問事之當爲者皆義也如何專以從兄言之曰從兄乃事之當爲而最先者又問事親豈非事之當爲而不歸之義何也曰已與親乃是一體豈可論當爲不當爲

聖人一身渾是天理故極天下之至樂不足以動其事親之心極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事親之心心所慕唯知有親看是甚麼物事皆是至輕施於兄弟亦然但知我是兄合當友愛其弟更不問如何且如父母使之完廩待上去又捐階焚廩到得免死下來當如何父母教他去浚井待他人井又從而捨之到得免死出來又當如何若是以下等人處此定是哭不過非獨以下人雖平日極知當孝其親者到父母以此施於己此心亦

喫不過定是動了。象爲弟。日以殺舜爲事。若是別人。如何也須與他理會。也須喫不過。舜只知我是兄。惟知友愛其弟。那許多不好景象都自不見了。這道理非獨舜有之。人皆有之。非獨舜能爲。人人皆可爲。所以大學只要窮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唯是於許多道理見得極盡。無有些子未盡。但舜是生知。不待窮索。如今須著窮索教盡。莫說道只消做六七分。那兩三分不消做盡也得。

象謀害舜者。舜隨卽化了。更無一毫在心。但有愛象之心常在。今人被弟激惱。便常以爲恨。而愛弟之心減少矣。

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問中庸言造端乎夫婦。何也。曰夫婦者。人倫中之至親且密者。夫子文語纂編卷六

五

人所爲。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子者。昔宇文泰遺蘇綽書曰。吾平生所爲。蓋有妻子所不能知者。公盡知之。然則男女居室。豈非人之至親且密者歟。苟於是而不能行道。則面前如有物蔽焉。既不能見。且不能行也。所以孔子有言。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乾坤陰陽。以位相對而言。固只一般。然以分言。乾尊坤卑。陽尊陰卑。不可並也。以一家言之。父母固皆尊。母終不可以並乎父。兼一家亦只容有一箇尊長。不容並。所謂尊無二上也。

問畜臣妾吉。伊川云。待臣妾之道。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如何。曰君子小人更不可相對。更不可與相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家脚手頭。若無以係之。則望望然去矣。又曰易中詳識物情。脩極人事。都是實有此事。今學者平日只在燈牕下習讀。不曾應

接世變。一旦讀此。皆看不得。某舊時也如此。卽管讀得不相入。所以常說易難讀。

或問易傳云。正家之道。在於正倫理。篤恩義。今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於倫理。如何。曰須是於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

蘇宜又問棠棣詩。一章言兄弟之大畧。二章言其死亡相收。三章言其患難相救。四章言不幸而兄弟有閔。猶能外禦其侮。一節輕一節。而其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愈重。到得喪亂既平。便謂兄弟不如友生。其於所厚者薄如此。則亦不足道也。六章七章就他逸樂時。良心發處。拈出。謂酒食備而兄弟有不具。則無以共其樂。妻子合而兄弟有不翕。則無以入其樂。蓋居患難。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處逸樂。則多爲物欲所轉移。故

朱子文語纂編卷六

六

天理常隱而難尋。所以詩之卒章有是究是圖。賈其然乎之句。反復玩味。真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生也。曰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那二章正是過人欲而存天理。須是恁地看。

古者宗法有南宮北宮。便是不分財也。須異爨。今若同爨同好。只是少間人多了。又却不齊整。又不如異爨。問陸子靜家有百餘人。喫飯曰近得他書。已自別架屋。便也是許多人無頓著處。又曰見宋子畫說廣西賀州有一人家。共一大門。門裏有兩廊。皆是子房。如學舍僧房。每私房有人客來。則自辦飲食。引上大廳請尊長伴五盞。後却回私房別置酒。恁地却有宗子意。亦是異爨。見說其族甚大。又曰陸子靜始初理會家法。亦齊整。諸父自做一處。喫飯諸母自做一處。喫飯諸子自做一處。諸婦自做一處。諸孫自做一處。孫婦自做一處。卑幼自做一處。或問父子須

異食否曰須是如此亦須待父母食畢然後可退而食問事母亦須然否曰須如此間有飲宴何如曰這須同處如大饗君臣亦同坐

王德修言一日早起見和靖使人傳語令且坐候看經了相見少頃和靖出某問曰先生看甚經曰看光明經某問先生何故看光明經曰老母臨終時令每日看此經一部今不敢違老母之命先生曰此便是平日闕却那論父母於道一節便致得如此陳芝拜辭先生贈以近思錄曰公事母可檢幹母之蠱看便自見得那道理因言易傳自是成書伯恭都撫來作閫範今亦載在近思錄某本不喜他如此然細點檢來段段皆是日用切近工夫而不可闕者於學者甚有益

劉寶學初娶熊氏生樞密生次子方落地卽命與其弟直閣爲子

朱子文語纂編卷六

七

熊不樂都不問竟以是而沒後樞密娶呂氏入門未幾卽命呂一切儀物盡與直閣女爲嫁具呂卽送與之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六終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七

凡一百一條

答韓尚書曰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

文集下同

與陳福公曰富韓公退居西都時已嘗坐汝州青苗削奪之譴司馬公呂申公又皆新法異論得罪有嫌之人然因事抗章盡言無隱不少異於立朝之時彼豈不知迹方孤危重咈主意復忤貴權之爲患誠以愛君憂國之誠切於中而不暇顧也

答李公誨曰別紙或者以爲鄉來封贈奏補磨勘之屬皆已引

朱子文語纂編卷七

一

次對恩數今日不當反有辭避而熹鄙意竊謂前此供職講筵之日帶此職名便合受此恩例今年已罷講職則自不合帶此職名便不合受此恩例前日之受今日之辭彼此一時自不相須設使前日爲不當受則今日只有改正納還豈有却因已嘗誤受而終遂其非之理

與鄭參政曰熹山野伉拙處世不諧然自少日卽蒙當世一二鉅公教誨期許待以國士居常厲志不敢少貶以辱其門亦庶幾得因際會少有毫髮以自効於當世不意暮年此志不遂而又適遭時論大變威福下移忠賢奔波海內震駭病中聞之憤悶鬱結竟死無路亟欲草疏自通幾或開悟而子弟諸生交謁更諫以爲如此適增國家之累而無益紛拏累日疾勢遂侵此乃窮命使然是亦無足言者今若得因病辭官并脫無名之職則

與世長辭含笑入地無可恨矣

答劉子澄曰近看溫公論史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毆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迹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非而真以爲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

答陳同甫曰聖賢固不能自爲時然其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則其

朱子文語纂編卷七

二

所以自爲時者亦非他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

答尤延之曰蒙教揚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或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或爲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爲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

劉穆之之類而朱齊丘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或之愴又曰垂論揚雄事足見君子以恕待物之心區區鄭意正以其與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雖異而其爲事莽則同故竊取趙盾許止之例而槩以莽臣書之所以著萬世臣子之戒明雖無臣賊之心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迹則亦不免於誅絕之罪此正春秋謹嚴之法若溫公之變例則不知何所據依晚學愚昧實有所不敢從也

答何國材曰不合無愧之說在我固然第所不能無恨者精神言語不足以感悟萬一爲恨耳若人人持不合無愧之說則君臣之大倫廢矣

答方伯謨曰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疑滯亦未嘗不洒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

朱子文語纂編卷七

三

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以忘物爲高乃老莊之偏說答詹元善曰承喻請祠之意深所未曉若熹之意則以爲政煩民困正有官君子盡心竭力之時若人人內顧其私各爲自逸之計則分義廢矣至於盜賊公行善良蒙害尉捕之職也何不忍之有若以爲實有可哀矜者則當明言於上而求所以振業之使不至於爲盜雖以獲戾所不辭也又何避此而求去之乎若夫祠官無事之祿本非義理所安前輩蓋非辭尊辭卑則莫之肯爲熹之不肖固不足言然居此官最久前後三請亦皆有故非以辭難就逸而爲之也故區區之意願左右少俟終更而後求之未去之前盡心所職思其職於分義之所當爲而無敢有厭斁之心焉則庶乎其可以自安矣

答呂子約曰熹嘗語此間朋友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

破得枉尺直等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等四字。不知論說在甚麼處。此話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浩歎也。

答潘恭叔曰。聖人之門。不使人逃世避人。以爲潔。故羣弟子多仕於亂邦。然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擇矣。此學者所當深戒也。答吳伯豐曰。湖南之命出於意外。初但以私故。懇辭然恐或不得。請卽求便郡。藏拙近聞臨漳經界報罷。此是廟堂全不相信。政使在官。亦當自効求退。其義豈容復出。

答吳伯豐曰。生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是鸚鵡。此言深可畏。伯豐講學精詳。議論明決。朋遊少見其比。區區期望之意不淺。願更於此加意。須是此處立得脚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功有所施耳。

朱子文語纂編卷七

四

答孫季和曰。嘗觀荀淑能譏刺梁氏而爽已不敢忤董卓。至或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人家父祖壁立千仞。子孫猶自倒東來西。況太丘制行如此。其未流之弊。爲賊佐命。亦何足怪哉。

答楊簡卿曰。所論趙帥書。在吾友妙年。何遽汲汲如此。向使前舉未登科。不成如今亦要舉狀。關陞也。平生不敢爲此。故亦不欲以此施之於人。不喜人宛轉爲人求知。故亦不欲作此等書。

答趙昌甫曰。吾人當此境界。只有固窮兩字。是著力處。如其不然。卽墮坑落壑。無有是處矣。尤是文士巧於言語。爲人所說。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己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有之爲可貴也。

答方平叔曰。自省事來。聞師友之訓。讀聖人之書。觀其教人。不過講學修身。以全其所受於天者。出爲世用。則隨其大小。推吾之

所有以及人。至於用與不用。合與不合。則直任之。蓋未嘗以是必於人。亦未嘗以是變於己。以此自信。誓將終身由之。而不自知其力之果足以有至焉否也。

答林德久曰。江西吳必大。伯豐者。相從累年。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勁正。不爲時勢所屈。甚不易得。今乃不幸短命而死。甚可傷悼耳。

李敬子問。燔免喪之後。親戚朋友勸以赴部。以病不能行。或以爲教官。可以請祠。燔欲姑守前志。且爲養病讀書計。答曰。未知不仕之意。有何義理。只可自以大義裁之。不須問人。亦非他人所能決也。若無正定義理。則爲貧而仕。古人有之。不須如此前卻也。

答葉仁父曰。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卽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其自至者。亦擇其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此是終身立脚地位。不可分寸移易。孔孟所說。極是分明。區區早從師友。卽幸見得此理。故嘗以此自勉。亦不敢不以此待人。所以平生未嘗求知於人。亦不欲爲朋友求知。唯其一二或以貧老困厄。不得其所。則嘗言之。然亦絕無而僅有也。

五

與黃直卿曰。今日吾輩。只有此事。是著緊處。若打不過。卽上蔡所謂能言空如鸚鵡者。爲不虛矣。伯豐劉五哥說已得諸司文字。以彼之才。固有以取之。但正用此時得之。亦不能使人無疑耳。目前朋友。思索明快。未有其比。心甚惜之。然於事有難言者。因與之語。要當有以警之。救得此人。亦非細事。若此處打不過了。



更說甚操存涵養耶輔漢卿萬正淳皆留此兩月而後去其他朋友數人亦將去矣諸人皆爲外間浮論攻擊不敢自安而去其實欲見害者亦何必實有事迹與之相違但引筆行墨數十行便可使過嶺矣此亦何地可避耶世人見處淺狹例如此令人慨歎又來學者亦未見卓然可恃以屬此道之傳者今更有此間隔益難收拾不謂吾道之否一至此也思慮及此又使人深惜伯豐之不能自立苟嘗見有顏子而爲桓司馬家臣耶子約却是着實但又有一種不通透處激惱人天下事極難得如人意也

與黃直卿曰親舊皆勸謝絕賓客散遣學徒然其既來卽無可絕之理姑復任之若合過嶺亦是前定非關門閉戶所能避也

與黃直卿曰前此嘗患來學之徒真偽難辨今却得朝廷如此開

朱子文語纂編卷七

六

大爐鑪煅煉一番一等渾殺夾雜之流不須大段比磨勘辨而自無所遁其情矣

與黃直卿曰似聞上意頗相念而士大夫亦多有以爲言者此亦似一幾會但覺得事有難得蓋如人意者脚甚滯懶向前道之興廢只此一念間亦可卜得八九分不必勞著龜也

答呂伯恭曰區區所以不得不力辭者實以無功受爵求退得進於心有所不安若一請不遂勢必再三以得請爲期而後已然又不敢肆然直遂漠然不以爲意者則以君臣之義平昔講聞不爲不熟今此除授雖未必直由中出而名爲君命在臣子之心亦何敢傲然以不受爲高哉此所以不免委曲懇祈宛轉調護計誠欲兩全公私不使交病而已區區此心非特世俗所疑雖平生知友其不哂笑者幾希度惟忠厚惻怛如吾伯恭者乃

有以亮此心耳

用之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

語類下同

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語何故程子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是非欺誑衆人直是有說須是有轉語方說得文王心出看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莊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

朱子文語纂編卷七

七

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舊嘗題跋一文字曾引此語以爲莊子此說乃楊氏無君之說似他這意思便是沒奈何了方恁地有義却不知此是自然有底道理

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問子路此箇病何以終在曰當時也須大段去做工夫來只打疊不能得盡再求比子路大爭

人須是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因言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行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

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粗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握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亦永遠又如論語必先說富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人門便差了也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

朱子文語纂編卷七

八

者衆矣可不戒哉

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懈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不赴科舉也是匹似閑事如今人纔說不赴舉便把做掀天底大事某看來才著心去理會道理少間於那邊便自沒緊要不知是如何看許多富貴榮達都自輕了如郭子儀二十四考中書做許多大功名也只是如此

舉業亦不害爲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才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

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邪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某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啖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爲害如何也又人有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如此須用力勝治方可宜之云許叔重太貪作科舉文字曰既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他做舉業舉業做不妨只是先以得失橫置胸中却害道

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他格式槩括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朱子文語纂編卷七

九

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教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爾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前日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爾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

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奈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此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把握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看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魏之末漢末之所事者止有箇曹氏魏末之所事者止有箇司馬氏皆逆賊耳直卿問子路之事輒與樂正子從子敖相似曰不然從子敖更無說

名義不正則事不可行無可爲者有去而已然使聖人當之又不如何如惡於義未精也



三哥問汀寇姜大老捉四巡檢以去。人當此時如何？曰：事君則致其身，委質爲臣，身非我有矣。有道理殺得他時，卽殺之。如被他拘一處，都不問，亦須問他朝廷差我來，你拘我何爲？如全無用智力處，只是死。孟子言捨生而取義，只看義如何。當死便須死。古人當此卽是尋常，今人看著是大事。

今人自請舉以往，並是求人，雖做宰相地位，也是恁地。縱不肯明求，也須暗地結托，蓋以求人爲常，而不知其爲非也。學而一篇是先以此教人，如人不知而不愠，如巧言令色，如不忠人之不己，知皆是雖中庸亦多此意。如衣錦尚絅，皆是且要理會，那不求底道理。

富貴不以其道得之，若曰是詔曲以求之，此又是最下等人所謂得之者，便設有口到我面前者，吾知其有一毫不是處，也不求。

朱子文語纂編卷七

十一

可處譬如秀才赴試，有一人先得試官題目，將出來賣，只要二兩貫錢，便可買得。人定是皆去買，惟到這裏見得破，方是有學力。聖人言言豈可以言語解過一遍便休了？須是實體於身，灼然行得，方是讀書。

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此一節且說箇粗底，方是箇君子皮殼裏面更多有事在。然先會做這事，方始能不去。其仁既把得定，然後存養之功，自此漸漸加密。如孟子言善利之間，須從間字上看。但孟子之言勇決，孔子之言詳緩，學者須就這上著力。今學者都不濟事，才畧畧有些利害，便一齊放倒了。某嘗向朋友說，須是就這上立得腳住，方是離得泥水。若不如此，則是在泥裏行，才要出，又墮在泥裏去。縱說得道理，也沒安頓處。如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毋自欺有多少事？他却只就小人閑居爲

不善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處說爲甚先要去。了這箇，蓋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矣。

孔子便是自平居時說到那造次顛沛之際，如孟子說義重於生處，却又說急處有打得過時。閒居時却有照管不到處，或失之問，密武子世臣，他人不必如此。曰：然又看事如何？若羈旅之臣，見幾先去，則可。若事已爾，又豈可去？此事最難，當權其輕重。

用舍無預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所謂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若中人之情，則見前面做不得了，方休。方委之於命，若使前面做得，他定不肯已。所謂不得已而安之命者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耻者，然實未能無求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

朱子文語纂編卷七

十二

在。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他那曾計較命如何？陶淵明說盡千言萬語，說不要富貴，能忘貧賤，其實是大不能忘。他只是硬將這箇抵拒將來，然使他做那世人之所爲，他定不肯做。此其所以賢於人也。或云：看來淵明終只是晉宋間人物。曰：不然。晉宋間人物，雖曰尚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淵明却真箇是能不要，此其所以高於晉宋人也。或引伊川言晉宋清談，因東漢節義一激而至此者。曰：公且說節義如何能激而爲清談？或云：節義之禍在下者，不知其所以然。思欲反之，所以一激而其變至此。曰：反之固是一說，然亦是東漢崇尚節義之時，便自有這箇意思了。蓋當時節義之人，便有傲睨一世，汗濁朝廷之意，這意思便自有高視天下之心。少間便流入於清談去。如皇甫規見雁門太守曰：卿在

雁門食雁肉作何味那時便自有這意思了。少間那節義清苦底意思。無人學得。只學得那虛憍之氣。其弊必至於此。

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竊意漆雕曾問亦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雖若開用之未必能行也。聖人規模大藏時不止藏他一身。煞藏了事。譬如大船有許多器具寶具。撐去則許多物便都住了。眾人便沒許多力量。然聖人行藏。自是脫然無所係累。救世之心。雖切然得做便做。做不得便休。他人使有此若未用時。則切切於求行。舍之則未必便藏。耿直之向有書云。三代禮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有可行。某謂此固其可行之具。但本領更全在無所係累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點化出來。都成好物。故在聖人則為事業。眾人沒那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屋收藏器具。塞塞都滿。運轉都不得。

朱子文語纂編卷七

三

問可以托六尺之孤云云。不知可見得伊周事否。曰伊周亦未足道。此只說有才志氣節如此。亦可為君子之事。又問下此一等如平勃之人北軍迎代王。霍將軍之擁昭立宣。可當此否。曰這也隨人做。聖人做出是聖人事業。賢人做出是賢人事業。中人以上。是中人以上事業。這通上下而言。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上是疑詞。如平勃當時。這處也未見得。若誅諸呂不成。不知果能死節否。古人這處怕亦是幸。然如此。如藥殺許后。事光後來。知却含糊過。似這般所在。解臨大節而不奪否。恐未必然。因言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其心。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自是可保。未說公卿大臣。且如當時郡守。懲治宦官之親黨。雖前者既為所治而來者。復蹈其迹。誅殛竄戮。項背相望。畧無所創。今士大夫顧惜畏懼。

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淬厲。緩急之際。尚不免於退縮。況遊談聚議。習為軟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仗節死義乎。大抵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殊可鄙厭。又曰東坡議論。雖不能無偏頗。其氣節直是有高人處。如說孔北海曹操使人。凜凜有生氣。又曰如前代多有幸而不敗者。如謝安桓溫入朝。已自無策。從其廢立。九錫已成。但故為遷延。以俟其死。不幸而病小。甦則將何以處之。擁重兵上流而下。何以當之。於此看謝安果可當仗節死義之資乎。寓曰坦之倒持手板而安從容閑雅。似亦有執者。曰世間自有一般心膽大的人。如廢海西公時。他又不能拒廢。也得不得大節在那裏。危邦不入。舊說謂已在官者便無可去之義。若是小官。恐亦可去。當責任者則不容去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七

三

無道而隱。如蘧伯玉柳下惠可也。被髮佯狂。則行怪矣。沮溺荷蓧。亦非中之士也。問據賀孫看來。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曰不要論他氣質。只是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才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為難。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誠是難。今處草莽說這般事。似未為切己。看史策所載。篡易之際。直是難處。篡弑之賊。你若不從他。他便殺了你。你從他便不死。既是貪生惜死。何所不至。

問子路未易屈者。當時亦仕於季氏。蓋他雖不能行其道。亦稍知。

尊敬之曰說道他尊敬不得才不當仕時便教他尊敬也不當仕次日見先生先生又日夜來說尊敬話這處認不得當下便做病而今說被他敬去仕他若是箇賊來尊敬自家自家還從他不從他但看義如何耳

曾哲意思固是高遠須是看他如何得如此若子細體認得這意思分明令人消得無限利祿鄙吝之心

聖人見萬物不得其所皆陷於塗炭豈不爲深憂思欲出而救之但時也要出不得亦只得且任聖人於斯世固不是苟且枉道以徇人然世俗一種說話便謂聖人泊然不入其心這亦不然如孔子云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這箇是十分要做不得亦不能自己之意如說聖人無憂世之心固不可謂聖人視一世未治常恁戚戚憂愁無聊過日亦非也但要出做不得又且

朱子文語纂編卷七

古

放下其憂世之心要出仕者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命未至亦無如之何如云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若就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上看恰似一向沒理會明知不可以行道且漫去做看這便不得須看行其義也便是去就出處之大義亦在這裏

問當亂世必如孔子之才可以救世而後可以出其外亦何必出曰亦不必如此執定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滅迹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耳

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卽此是義非但只說要出仕爲義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唯是出仕方見得不仕無義纔說不仕便都無了這義

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如比干之死以理論之亦可謂之正命若

以氣論之恐非正命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皆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等處當活看如孟子說桎梏而死者非正命須是看得孟子之意如何且如公冶長雖在縲紲非其罪也若當時公冶長死於縲紲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以成仁且身已死矣又成箇甚底直是要看此處孟子謂舍生取義又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定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斬到了也須壁立萬仞始得而今人有小利害便生計較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

朱子文語纂編卷七

五

位卑而言高罪也以君臣之分言之固是如此然時可以言而言亦豈得謂之出位曰前世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以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耳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記說商鞅范雎之事彼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妄發商鞅初說孝公以帝道次以王道而後及伯道彼非能爲帝王之事也特借是爲漸進之媒而後吐露其胸中之所欲言先說得孝公動了然後方深說范雎欲奪穰侯之位以擅權未敢便深說穰侯之惡先言外事以探其君曰穰侯越韓魏而取齊之剛壽非計也昭王信之然後漸漸深說彼小人之言尚有次序如此君子之言豈可妄發也某嘗說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宜絳灌之徒不說而文帝謙讓未遑也且如一問破屋教自家修須有先後緩急之序不成一齊拆下雖然修看他會做事底人便別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

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所以所為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如賈誼胸次終是闊著事不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只管跳躑爆起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馭他不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為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

過涉滅頂凶不可咎也東漢諸人不量深淺至於殺身亡家此是凶然而其心何罪故不可咎也

澤無水困君子道窮之時但當委致其命以遂吾之志而已致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雖委致其命而志則自遂無所回屈

破斧詩看聖人這般心下詩人直是形容得出這是答東山之詩古人做事苟利國家雖殺身為之而不辭如今人箇箇計較利

朱子文語纂編卷七

其

害看你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得只是護了我斯我斧莫得闕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曰只是上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揚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他一生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

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有些小委曲不正處否曰安得此只是見得道理分明事事處之得其理有可全之道便有委曲處亦是道理可以如此元不失正特不直犯之耳若到殺身成仁處亦

只得死古人只是平說中庸無一理不明即是明哲若只見得一遍便有蔽便不能見得理盡便不可謂之明哲學至明哲只是依本分行去無一事不當理即是保身之道今人皆將私看了必至於孔光之徒而後已

天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避害不知纔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有害隨在背後不如且就理上求之孟子曰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且如臨難致死義也若不明其理而顧利害則見危致命者反不如偷生苟免之人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民之秉彝不可磨滅如此豈不是自然

問里克不鄭荀息三人當初晉獻公欲廢太子申生立奚齊荀息便謂君命立之臣安敢貳畧不能諫君以義此大段不是里克

朱子文語纂編卷七

七

不鄭謂從君之義不從君之惑所見甚正只是後來却做不徹曰他倒了處便在那中立上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用排退他若奈何他不得便用自死今驪姬一許他中立他事便了便是他只要求生避禍正如隋高祖篡周韋孝寬初甚不能平一見衆人被殺便去降他反教他添做幾件不好底事看史到此使人氣悶或曰看荀息亦有不是處曰全然不是豈止有不是處只是辦得一死亦是難事文蔚曰里克當獻公在時不能極力理會及獻公死後却殺奚齊此亦未是曰這般事便是難說獻公在日與他說不聽又怎生奈何得他後來亦用理會只是不合殺了他

子武問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曰聖人教人合下便是要他用便要用賢以治不賢舉能以教不能所以公卿大夫在下也思各舉

其職不似而今上下都恁地了使窮困之民無所告訴聖賢生斯世若是見似而今都無理會他豈不爲之惻然思有以救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但不可枉尺直尋以利害之天生一人便須管得天地間事如人家有四五子父母養他豈不要他使但其間有不會底則會底豈可不出來爲他擔當一家事韓退之曰蓋畏天命而悲人窮也這也說得好說得聖賢心出問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至於可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曰固是但未須說急於救世自不可不仕又問若據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却似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曰此爲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爲否曰也不是明知不可但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處

便止如今時節臺諫固不可做州縣也自做得到得居位守職却教自家枉道廢法雖一簿尉也做不得便著去位

范純父言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不爲害伊川

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

陳乞封父祖如何伊川云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

長待別時說先生云某因說甚長之意思之後來人只是投家

狀便是陳乞了以至入仕事事皆然古者人有才德卽舉用當

時這般封贈朝廷自行之何待陳乞程先生之意恐然也觀後

來郊恩都不曾爲大中陳請則乞封贈程先生亦不爲之矣

因論漳泉行經界事假未得人勢亦著做古人立事亦硬擔當著

做以死繼之而已韓魏公作相溫公在言路凡事頗不以魏公

爲然魏公甚被他激撓後來溫公作魏公祠堂記却說得魏公

事分明見得魏公不可及處溫公方心服他記中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爲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公爲此言時乃仁宗之末英宗之初蓋朝廷多故之時也一錄云立事之人須如韓魏公之立英廟英廟卽位繼威風疾魏公當時只是領之以韓及英廟疾英廟迎立類工或曰若王上復安將如之何魏公曰不過爲太上皇耳溫公爲諫官魏公甚苦之及作魏公祠堂記有數語形容魏公最好是他見得魏公有不可及處白修初見先生卽拜問云先生難進易退之風天下所共知今新天子嗣位乃幡然一來必將大有論建先生笑云只爲當時不合出長沙在官所有召命又不敢固辭又云今既受了侍從職名却不客便去先生云正爲如此又笑云若病得狠狠時也得去

直卿云先生去國其他人不足責如吳德夫項平父楊子直合乞

出先生曰諸人怕做黨綱看德夫定是不解恁地且如楊子直前日纔見某入文字便來勸止且攢著眉做許多模樣某對他云公何消得恁地如今都是這一串說話若一向絕了又都無好人去

季通被罪臺論及先生先生飯罷樓下起西序行數匝卽中位打

坐賀孫退歸精舍告諸友漢卿筮之得小過公弋取彼在穴曰

先生無虞蔡所遭必傷卽同輔萬季弟至樓下先生坐睡甚酣

因諸生偶語而覺卽揖諸生諸生問所聞蔡丈事如何曰州縣

捕索甚急不曉何以得罪因與正淳說早上所問孟子未通處

甚詳繼聞蔡已遵路防衛頗嚴諸友急往中途見別先生舟在

不及問蔡留邑中皆管元善調護之先生初亦欲與經營包顯

道因言禍福已定徒滿勞擾先生嘉之且云顯道說得白好未

知當局如何是夜諸生坐樓下圍爐講問而退聞蔡編管道州乃沈繼祖文字主意紙先生也先生往淨安寺候蔡蔡自府乘舟就貶過淨安先生出寺門接之坐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以連日所讀參同契所疑扣蔡蔡應答洒然少遲諸人醉酒至飲皆醉先生閉行如生寺前橋上飲同寺又飲先生醉睡方坐飲橋上僧元善即退去先生曰此人富貴氣

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書自辨又不曾作詩誇詡只是與朋友講古書說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因曰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只信不交便謂學得如何亦妄矣人今人開口亦解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朱子文語纂編卷七

鋸在前雖獲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如合在水裏死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與底事難曉底話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

其默是以容只是不去擊鼓訟冤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說底話亦不敢說也

有客遊二廣多年知其山川人物風俗因言廉州山川極好先生笑曰破賢說得好下稍不免去行一番此時黨事方起又因問舉業先生笑曰某少年時只做得十五六篇義後來只是如此發舉及第人但不可不會作文字及其得也只是如此今人却要求爲必得登有此理

時僞學之禁嚴彭子壽鐫三官勒停諸權臣之用事者睥睨不已

先生曰某今頭常如黏在頸上又曰自古聖人未嘗爲人所殺因言科舉之學問若有大賢居今之時不知當如何曰若是第一等人他定不肯就又問先生少年省試報罷時如何曰某是時已自斷定若那番不過省定不復應舉矣

有爲其兄求薦書先生曰沒奈何爲公發書某只云某人爲某官亦老成諳事亦可備任使更須求之公議如何某不敢必幸棄疾是朝廷起廢爲監司初到任也須采公議薦舉他要使一路官員他所薦舉須要教一路官員知所激勸是如何人他若把應付人情有書來便取去這一任便倒了某兩爲太守嘗備員監司非獨不會以此事懇人而人亦不曾敢以此事懇某自謂平生修行得這些力他明知以私意來懇祝必被某責然某有公議舉人是箇好人人都知若是舉錯了也是自家錯了本朱子文語纂編卷七

不是應付人情又不是交結權勢又不是被他獻諛這是多少明白人皆不來私懇其間有當薦之人自公舉之待其書來說某已自舉薦他了更無私懇者

有親戚托人求舉先生曰親戚固是親戚然薦人於人亦須是薦賢始得今鄉里平下等人無可稱之實某都不與發書懇人況某人事母如此臨財如此居鄉曲事長上如此致自家薦舉他甚麼得因問所托之人公且與撰幾句可薦之迹將來是說得說不得假使說道向來所爲不善從今日自新要求舉狀是便有此心何可保

吳伯豐好箇人近日死了可惜頗留意也展托得開江西如萬正淳亦純實只是昏鈍與他說都會不得因問展托得開向來明道有此語莫是擴充得去否曰適說吳伯豐只是據他才也展



托得行渠與沈是親近日力要收拾他更不為屈可取

問昨日承先生教誨矯激事歸而思之務為長厚固不可然程子教人却云當學顏子之渾厚看近日之弊莫只是真偽不同曰然顏子却是渾厚今人却聶夾大不同且如當官必審是非明去就今做事至於危處却避禍曰吾為渾厚可乎且如後漢諸賢與宦官為敵既為冀州刺史宦官親戚在部內為害安得不去安得謂之矯激須是不做他官故古人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居卑則不與權豪相抗亦無甚職事符舜功云如陳實弔宦官之喪是大要渾厚曰然某問如范滂之徒太甚曰只是行其職大抵義理所在當為則為無渾厚無矯激如此方可某又問李膺赦後殺人莫不順天理曰然士不幸遇亂世不必仕如趙臺卿乃於杜子貢夾壁中坐過數年又如蔡邕更無整身處

朱子文語纂編卷七

三

問子遊廬山嘗聞人說一周宣幹否壽昌對以聞之先生曰周宣幹有一言極好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要罷三十年科舉始得了翁平生於取舍處看得極分明從此有人凡作文多好言此理嘗作一文祭李家人云熊掌我取天實予之所以平生所立如此

問元城了翁之剛孰為得中曰元城得中了翁後來有太過處元城只是居其位便極言無隱罪之即順受了翁後來做得都不從容了所以元城嘗論其尊彙集所言之過而戒之曰告君行己苟已無憾而今而後可以忘言矣

劉摯梁肅諸公之死人皆疑之今其家子孫皆諱之然當時多遣使恐嚇之又州郡監司承風旨皆然諸公多因此自盡劉元城屢被人嚇令自裁劉不畏曰君命死即死自死奚為為遺祝之

類說曰今死無難矣卒無恙劉只有過當處然此須學得他始得梁劉之死先吏部作實錄云梁肅劉摯同時死嶺表人皆冤之因論范滂夫及此一錄云范滂夫死亦可疑雖其子孫備載其死時詳細要之深可疑惟劉器之死得明白亦幾不免只是他處得好

問今日事因及石子重是以其官召者時為福州撫幹因知廟堂不肯休須著去先生曰雖是如此然亦濟得甚事因舉孟子言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又舉了翁云在彼者是舉爾所知在我者是為仁由己遂言靖康初張邦昌僭位呂舜徒為其門下侍郎當時有言他人不足惜只舜徒可惜者胡文定記其事云舜徒雖為邦昌官却能勸邦昌收回偽赦迎太后垂簾皆其力也其人云終是難分雪文定記此只到終是難分雪處便住更無他語問只如狄梁公在武后時當時若無梁公

朱子文語纂編卷七

三

更害事曰梁公只是薦得張柬之數人他已先死如梁公為周朝相舜徒為邦昌官皆不可以訓伊川論平勃謂當以王陵為正是也如舜徒輩一生踐履適遭變故不幸有此事今人合下便如此却不得

秦檜倡和義以誤國挾虜勢以邀君終使舜倫數壞遺親後君此其罪之大者至於戮及元老賊害忠良壞人之功以為己有又不與也

胡邦衡作書記當時事其序云有張扶者請檜乘副車李愿中作秦城王氣圖他當初拜相罷去極好再來却曰前日但知道行則留不行則去今乃知不可去漸漸便到此田地及至極處亦顧其家曹操下令云云是也一錄云初時人以伊周舉檜未後執權柄與人結怨多才欲放下恐人害己所以執守不放其初未必有邪心到後來漸漸生出皆是鄙夫患失之謀耳

國子司業學官尙可爲天下人材所聚庶幾有可講學成就者然今日爲之明日便當改作使士人毋以利爲心若君無尊德樂道之誠必不能用

呂居仁作舍人時繳奏文字好處多一章論袁煥章乞作教官教官人之師表豈可乞此論不聞數十年矣今皆是陳乞然不陳乞朝廷又不爲檢舉朝廷爲檢舉方是亦可以養士大夫廉耻今皆不然都要陳乞舊除從官便不磨勘今亦不然如磨勘大約用三載考績之法一年已切了今年年日日理會官員磨勘某人初登宰輔奏逐姜特立忽有旨召姜乞出甚力在六和塔待命有旨免宣押某人初過樞天下屬望首有召姜之命經由樞密曾無奏止坐視丞相以近習故去國其意只以入樞未久恐說不行而去爲人所笑故放過此著是甚小事直卿云人日

朱子文語纂編卷七

西

日常將理義夾持箇身心庶幾遇事住不得若是平常底人也是難得不變如其人固謂世人屬望但此事亦須不要官爵方得曰固是若是不官爵這一項事如何放得過每看史策到這般地頭爲之汗栗一箇身已便頓在兵刃之間然漢唐時爭議而死愈死愈爭其爭愈力本朝用刑至寬而人多畏懦到合說處反畏似虎至道因問武后事狄梁公雖復正中宗然大義終不明做得似鶻突曰當此時世只做到恁地狄梁公終死於周然薦得張柬之這能反正問呂后事勢倒做得只如此然武后却可畏曰呂后只是一箇村婦人因戚姬遂迤邐做到後來許多不好武后乃是武功臣之女合下便有無君之心自爲昭儀便鳩殺其子以傾王后中宗無罪而廢之則武后之罪已定只可便以此廢之拘於子無廢母之義不得呂后與高祖同

起行伍識兵畧故布置諸呂與諸軍平勃之成功也迺直呂后病困故做得許多脚手平勃亦幸而成功胡文定謂武后之罪當告於宗廟社稷而誅之又云中宗決不敢爲黜母之事然而并中宗廢之又不得當時人心惟是見武后以非罪廢天子故疾之深惟是見中宗以無罪被廢故願復之切若并中宗廢之又未知有何收拾人心這般處極難

戴少望云洪景廬楊廷秀爭配享俱出可謂無黨曰不然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某嘗謂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即守而勿失非即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徇曰無黨是大

朱子文語纂編卷七

東

亂之道戴曰信而後諫意欲委曲以濟事曰是枉尺直尋而可爲也

趙子直奉命將入蜀請於先生曰某將入蜀蜀中亦無事可理會意欲請於朝得公准差遣庶可理會屯田曰出於朝廷之意猶恐不得終其事若自請以行則下梢或有小事請乞不行便難出手如舉薦小吏而不從其薦或按劾小吏而不從其劾或求錢米以補闕乏而不從其所求這如何做

問趙丞相秉軸首召先生入經筵命下士子相慶以爲太平可致忽然一日報罷莫不惶惑竊議者云先生請早晚入講筵人主將不能堪便知先生不能久在君側曰早晚入講筵非某之請是自來如此然某當時便教久在講筵恐亦無益一日雖是兩番入講筵文字分明一一解注亦只講過而已看來亦只是具



文

或曰：今世士大夫不詭隨者，亦有五六人。曰：此輩在何時？本是關茸人，不比數底。但今則上面一項真箇好人，盡屏除了。故這一輩稍了，能不變便稱好人？其寔班固九品之中，方是中下品人。若中中以上，不復有矣。先生因問某人如何？或曰：也靠不得。曰：然見他寫書來，皆不可曉。頃在某處得書來，說學問又如何？資質又如何？讀書不長進，又如何？某答之云：不須如何。說話不濟事。若資質弱，便放教剛；若過剛，便放教稍柔些。若懶便放教勤，讀論語便徹頭徹尾，理會論語讀孟子，便徹頭徹尾，理會孟子。其他書皆然。此等事本不用問人，問人只是杭唐日子。不濟事，只須低著頭去做。若做底自是不消問人。這番又得他書，亦不可曉。或曰：終是他於利欲之場，打不透。欲過這邊又捨彼，不得。

朱子文語纂編卷七

美

欲倒向那邊，又畏朋友之議，又緣項被人擡獎得太過，正如箇船閣在沙岸上，要上又不得，要下又推不動。曰：然無一番大水來，泛將去，這船終不動。要之只是心不勇之故。某嘗歎息：天下有些英雄人，都被釋氏引將去。其害事且如昔日老南和尚，他後生行脚時，已有六七十人隨著他，參請於天下叢林，尊宿無不徧謁。無有可其意者，只聞石霜楚圓之名，不曾得去。遂特地去訪他，及到石霜，頗聞其有不可人意處，南大不樂，徘徊山下數日，不肯去。見後來又思量，既到此，須一見而決。如是又數日，不得已，隨眾入室。揭簾欲入，又捨不得拜他。如是者三，遂奮然曰：爲人有疑不決，終非丈夫。遂揭簾徑入，纔交談，便被石霜降下。他這般人立志勇決如此，觀其三四揭簾而不肯入，他定不肯詭隨人也。某嘗說怪不得，今日士大夫是他心裏無可作。

無可思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自然是只隨利欲走，間有務記誦爲詞章者，又不足以救其本心之陷溺，所以箇箇如此。只緣無所用心，故如此。前輩多有得於佛學，當利害禍福之際，而不變者，蓋佛氏勇猛精進，清淨堅固之說，猶足以使人淡泊有守，不爲外物所移也。若記覽詞章之學，這般伎倆，如何救拔得他？那利欲底窠窟動，或曰某人讀書，只是摘奇巧爲文章，以求富貴耳。曰：恁地工夫，也只做得那不好底文章，定無氣魄。所以他文字皆困苦。某小年見上一輩，未說如何，箇箇有氣魄，敢擔當做事，而今箇箇都恁地衰無氣魄，也是氣運使然。而今秀才便有些氣魄，少年被做那時文，都消磨盡了，所以都無精采做事不成。

亂世保身之難，申屠蟠事可見。郭林宗彰而獲免，以稱人之美。而朱子文語纂編卷七

美

不稱惡，人不惡之。陳仲弓分太守謗，送宦者葬，其爲皆如此。不送其葬，亦得爲之詭遇。

王儀爲司馬昭軍師，昭殺之，雖無辜，哀仕晉猶有可說，而哀不仕，乃過於厚者。嵇康、魏臣，而晉殺之，紹不當仕晉明矣。蕩陰之忠，固可取，亦不相贖，事讐之過，自不相掩。司馬公云：使無蕩陰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訕。不知君子之讒，初不可免也。

因問太宗殺建成事，及王魏教太子立功，結君後又不能死，難曰：只爲祇見得功利，全不知以義理處之。

因李將爲郭帥，開俸曰：凡是名利之地，自家退以待之，便自安穩。纔要只管向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如一椀飯在這裏，纔去爭，也有爭得不被人打底，也有爭得被人打底，也有爭不得空被人打底。

詠古詩丈夫棄甲冑長揖別上官。爲楊元禮發也。問元禮事如何。曰緣一二監司相知者已去。後人不應副賑濟。此事已做不得。若取之百姓又不可。所以乞祠。問當時合如何處置方善。曰只得告監司理會賑濟。不從則力爭。又不從則投劾而去。事方分曉。語畢遂諷誦此詩云。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七終

天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八

凡九十一條

壬午應詔封事曰。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有。纖微必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蓋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于行事者。惟此而已。下文集

又曰。監司者。守今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前日所號召數君子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所以正朝廷之具。豈有大于此者哉。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陛下于其大者。使之贊

朱子文語纂編卷八

元經體以亮天工。于其細者。使之居官任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于正矣。

庚子應詔封事曰。夫所謂綱者。猶網之有綱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綱無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紀。若乃鄉總于縣。縣總于州。州總于諸路。諸路總于臺省。臺省總于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太無偏黨。反側之私。然

朱子文語纂編卷八

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傳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臾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而不謹也今天下之事亦可見矣陛下欲恤民則民生日蹙欲理財則財用日匱欲治軍則軍政日紊欲恢復土宇則未能此而以取中原尺寸之土欲報雪讐耻則未能係單于之頸而飲月氏之頭也此其故何哉宰相臺省師傳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所與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也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于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謠言而安于私計之鄙態

朱子文語纂編卷八

恤財又安可得而軍政何自而脩土宇何自而復而宗廟之弊耻又何時而可雪耶戊申封事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于人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實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耿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于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于外者莫先于家人而次及于左右然後有以達于朝廷而及于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肅肅后妃有闢雍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貴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慈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脩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于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

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于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儼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八

四

又曰私之得名。据己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于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己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爲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于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于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于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于有私財。陛下上爲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乃不能充其太而自爲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強。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爲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

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于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鄰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爲國家者亦已危矣。

朱子文語纂編卷八

五

又曰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于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寔擬天子之三省。其選甚重。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寔。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嫖狎奇袤雜進之害。至于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宮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于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稍放六典親王之制。置賓友咨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眾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爲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畧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啟迪。凡古先聖王正心脩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

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于永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之一也臣伏見又曰大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于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真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

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害于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于此哉又曰綱紀不振于上是以風俗頹弊于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于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為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聽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于眾以為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伏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為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上風俗美于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于冥冥之中而一旦發于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

前日損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于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臬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于未萌巡等早見用于明皇又何至真爲伏節死義之舉哉

又曰臣聞曰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掎寇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于陛下之私人而所以姓名達于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爲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

又曰臣聞仁宗時有程顥者與其弟頤同受學于周敦頤寔得孔朱子文語纂編卷八

孟以來不傳之緒同時又有邵雍張載相與博約遂使聖道闇而復明其功甚大俗儒淺學既不足以窺其蘊奧姦人鄙夫又以其言居必誠敬動由禮義有害于己之所爲以故相與怨疾指爲道學而加詆訕焉夫世俗無知既以道學爲不美則是必欲舉世之人俱無道俱不學悉如己之所爲而後適于其意耳邪說肆行人心顛僻無所忌憚乃至于此此正閔馬父之所深憂也今敦頤等所著之書頗藏冊府陛下試取而觀之聖學高明必將有默相契合而見諸行事者若遂于此賜一言以表章之則正心之效不惟自得而所以正人心亦在是矣伏惟陛下深留聖意

垂拱奏劄曰臣聞大學之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而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

焉然身不可以徒修也深探其本則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是以意誠心正而身修至于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舉而措之耳此所謂大學之道前日勸講之臣限于程式所以聞于陛下者不過詞章記誦之習而陛下求所以進乎此者又不過取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于淺近虛無之過也

又曰仁莫大于父子義莫大于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朱子文語纂編卷八

倫天理之至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其曰君父之譬不與其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于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專出于一己之私也今釋怨而講和弗屈己也乃逆理也已可屈也理可逆乎逆理之禍將使三綱淪九法斁子焉而不知有父臣焉而不知有君人心僻違而天地閉塞夷狄愈盛而禽獸愈繁是乃舉南北之民而棄之豈愛之之謂哉且不曰愛其君父而曰兼愛南北之民其輕重之倫緩急之序亦可謂舛矣且自宣和靖康以來講和之效亦可槩見而小人所以好爲是說者蓋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于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憚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心之一切反是其所專爲講和之說者特以便其私耳而謀

國者過而聽焉豈不誤哉臣願陛下姑置利害交至之說而以窮理爲先于仁義之道三綱之本少加意焉

又曰臣聞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其後中微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側身修行在賢使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粲然復興臣嘗以是觀之然後知古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彊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然矣臣願陛下三復詩書之言以監所行之得失而求所以修德業正朝廷立紀綱者必以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爲急先之務治其本而毋治其末治其

朱子文語纂編卷八

十一

寔而勿治其名庶幾人心厭服夷狄知畏則形勢自強而恢復可冀矣

延和奏劄曰天下之治固必出于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于堂陛之上突與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寔剛明公正之賢以爲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爲有守者隨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修衆職以上輔君德下罔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于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鑒于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爲

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黷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

而茲僞譏譭叢挫眩昏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恭惟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矣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或以庸陋鬼瑣不堪委寄或以朋比欺罔自速罪辜而陛下之心又本有前日權臣跋扈之疑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承順不違之人以充其位于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清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既而陛下亦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又時聽外庭之論雖其狂訢無所違忤意者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欲其有所忌憚而不敢肆于爲惡然而天下之勢終不免于偏有所重而治亂安危之效又未能盡如聖志之所欲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

朱子文語纂編卷八

十一

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僻側媚之態既足以蠱惑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則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比來陛下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姦者又借力于陛下之所重以爲竊位罔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蓋其失萌于一念之疑大臣而其爲害展轉至此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臣恐陛下于此偶未察也

又曰臣昨任南康軍日嘗具狀奏乞賜白鹿洞書院敕額及乞以



太上皇帝御書石經並版本九經註疏給賜本洞今亦未蒙施行而朝野喧傳相與譏笑以爲怪事臣誠恐懼不敢不盡其說夫先王禮義之官與異端鬼教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君無父之說孰利孰害今老佛之宮徧滿天下大郡至踰千計小邑亦或不下數十而公私相益其勢未已至于學校則一郡一縣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有其盛衰多寡之相絕至于如此則于邪正利害之際亦已明矣今有司非徒不能有所正于彼而反疑臣之請于此臣不能識其何說也

又曰天理有未純是以爲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爲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于其中故所以體貌大臣者非不厚而使嬖側始之

朱子文語纂編卷八

主

私顧得以深被腹心之寄所以寤寐豪英者非不切而柔邪庸繆之輩顧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論而亦有時而不容非不欲聖天下之譏說殄行而亦未免于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之讐耻而或免于畏怯苟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靈之財力而或免于歎息愁怨之聲又曰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于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爲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

遺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

經筵留身劄子曰人主當務聰明之寔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寔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每事從中批出處分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寔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外間一時可以疎動觀聽然中寔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

與陳侍郎曰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寔易爲力揀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寔難爲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且以今日天下之事論之上則天心未豫而饑饉薦臻下則民力已殫而賦歛方急盜賊四起人心動搖將一一以究其弊而求

朱子文語纂編卷八

主

所以爲圖國之術則豈可以勝言哉然語其大患之本則固有在矣蓋講和之計決而三綱頽萬事隳獨斷之言進而主意驕于上國是之說行而公論鬱于下此三者其大患之本也然爲是說者苟不乘乎人主心術之蔽則亦無自而入此熹所以于前日之書不暇及他而深以夫格君心之非者有望于明公蓋是三說者不破則天下之事無可爲之理而君心不正則是三說者又豈有可破之理哉

又曰所謂國是者豈不謂夫順天理合人心而天下之所同是者耶誠天下之所同是也則雖無尺土一民之柄而天下莫得以爲非况有天下之利勢者哉惟其不合乎天下之所同是而強欲天下之是之也故必懸賞以誘之嚴刑以督之然後僅足以劫制士夫不齊之口而天下之真是非則有終不可誣者矣昔

在熙寧之初王安石之徒嘗爲此論矣其後章惇蔡京之徒又從而紹述之前後五十餘年之間士大夫出而議于朝退而語乎家一言之不合乎此則指以爲朋邦誣而以四凶之罪隨之蓋近世主張國是之嚴凜乎其不可犯未有過于此時者而卒以公論不行馴致大禍其遺毒餘烈至今未已夫豈國是之不定而然哉惟其所是者非天下之真是而守之太過是以上下相徇直言不聞卒以至于危亡而不悟也

與陳丞相曰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于天下之事知不足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振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

朱子文語纂編卷八

西

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爲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于大臣之責可以無愧

答張欽夫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于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于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

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却是成己功夫于立本處未甚端的如不先涵養而務求知見是也故其論此使人主亦無下功夫處今乃知欲圖大者當謹于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聲色貨利爲至戒然後乃可爲者此區區近日愚見之拙法若未有孟子手段不若且循此塗轍之無悔吝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八

五

與留丞相曰熹又蒙垂論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爲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謂朋黨之禍止于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于亾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于自謀者必將有以自益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爲所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爲是而有黨者爲非哉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爲己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爲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爲之黨而不憚也如此天下之事其庶幾乎又曰前輩有論嘉祐元豐兼收竝用異趣之人故當時朋黨之禍不至于朝廷者世多以爲名言熹嘗謂此乃不得已之論以爲與其偏用小人而盡棄君子不若如是之猶爲愈耳非以爲君子不可專任小人不可盡去而此舉真可爲萬世法也若使當時盡用韓富

之徒而并絀王蔡之屬則其所以卒就慶曆之宏規盡革熙寧之秕政者豈不盡美而盡善乎至如元祐則其失在于徒知異己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己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致生于腹心之間卒以助成讐敵之勢亦非獨章蔡之能爲己禍也然則元祐之失乃在于分別之未精而丞相以爲太甚竊有所未喻也又曰自古君子小人雜居竝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于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爲患况居侍從之列乎况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爲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于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

以爲害已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爲助已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于相與進對之間小爲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  
與劉共父曰脩德之寔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色貨利之娛宮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諸心者小失其正便是人欲必也存祇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宏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徇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徇于近利而昧于遠猷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念茲在茲不敢怠怠而又擇端人正士剛明忠直能盡言極諫者朝夕與居左右不使近習便利捷給之人得以窺伺間隙承迎指意汙染氣習惑亂聰明務使此心虛明廣大平正中和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意之累然後爲德之脩而上可以格天下可以感人凡所欲爲無

不如志

又曰內脩自治本是吾事所當爲非欲與人爲敵然後爲之而爲之道必急其寔而緩其名必以深厚淵塞爲務而不爲浮薄淺露之態然後可以蓄可久之德而成可大之功亦非爲畏泄其機而固爲是不可測也若謂姑爲純正之論而其寔必用機心仗陰謀然後可則是心迹乖離內外判析孔子讀而儀秦行矣彼管仲商君吳起申不害非無一切之功而所以卒得罪于聖人之門者正在于此

又曰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于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于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于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于己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寔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寔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于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于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于天下之上固有漠然不以爲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于遠足于少而不知其漏于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于詳也其于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于繇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

功譽雖播于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先以訛訛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于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己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于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揜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

又與劉共父曰伏讀十一月五日詔書奴詬大臣豕視庶位甚矣其而不然也不知出兄筆否當時何不畧開諫邪自見此詔連三日寢食不安其曲折未易以一言盡大抵自此人主心益肆勢益孤賢人君子日益消縮不願立于其朝而讒諂面諛持

朱子文語集編卷八

六

祿保位之士益聚而肆然其無所不爲矣反復念此惻然寒心中夜以興不覺歎咤此殆聖主思之未熟而奉令承教之臣與有責也某嘗譬之八子事親之道不至其于父母之顏色不和爲子者當左右承順以祈悅適邪當詬厲妻孥毆擊僮隸以快己之忿邪此間巷之人知之不待曾參孝已而後悉也至于人主事天之道何獨不然

皇極辨曰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至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于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于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

讀余隱之尊孟辨曰孟子達尊之義達者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

朝廷之上以伊尹周公之忠聖耆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于伊尹周公之前矣其迭爲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于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唯可與權者知之矣

送張仲隆序曰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夫豈固爲是迂濶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寔禍哉蓋天下萬事本于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于天下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爲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

朱子文語集編卷八

九

必貧兵雖強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爲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矣君臣之際權不可畧重纔重則無君且如漢末天下唯知有曹氏而已魏末唯知有司馬氏而已魯當莊僖之際也得簡季友整理一番其後季氏遂執其權歷三四世魯君之勢全無了但有一季氏而已賀孫問也是合下君臣之間其識慮不遠曰然所以聖人垂戒謂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這箇事體初間只爭些小到後來全然只有一邊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常常戒謹恐懼詩稱文王之盛於後便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於殷峻命不易此處甚多下節

因講禮讓爲國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家禮讓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興起自家好爭利却責民間禮讓如何

得他應東坡策教化中一段說得也好。雖說得粗道理却是如此。教教化云。欲民之知信。莫若務寬其。看道理不要玄妙。只就粗處說得出便是。如今官司不會制民之產。民自去買田。又取他牙稅錢。古者羣飲者殺。今置官誘民飲酒。惟恐其不來。如何得民興于善。

後世不復知絜矩之義。惟務竭民財。以自豐。利自一孔以上。官皆取之。故上愈富而下愈貧。夫以四海而奉一人。不為不厚矣。使在上者常有厚民之心。而推與共之。猶慮有不獲者。况皆不恤而惟自豐殖。則民安得不困極乎。易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邦本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益也。否則反是。

朱子文語纂編卷八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平天下一章。其事如此。

廣闊然緊要處。只在這些子。其粗說不過如此。若細說則如操則存克己復禮等語皆是也。

問仁者以財發身。曰不是特地散財。以取名。買教人來奉己。只是私其有。則人自歸之。而身自尊。只是言其散財之效如此。

不以利為利。如秦發閭左之戍。也是利。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北築長城。皆是自要他利。利不必專指財利。所以孟子從頭截斷。只說仁義。說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裏利却在裏面。所以說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蓋惟義之安。則自無不利矣。

問絜矩之義。如何只說財利。曰必竟人為這箇較多。所以生養人者。所以殘害人者。亦只是這箇。且如今官司皆不是絜矩。自家要賣酒。便教人不得賣酒。自家要權鹽。便教人不得賣鹽。但事

勢相迫。行之已久。人不為怪。其寔理不如此。

問尹氏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此恐只是說泛然之臣。若任重之臣。恐不當如此。曰就人君而言。則如此說。但道理亦是如此。自是人主不善遇之。則下面人不盡心。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道理是如此。義剛因問孟子此章前輩皆謂有圭角。如何。安卿言孟子恐只是為戰國人君而設。曰也是理。當如此。自人臣言。固是不可不忠。但人君亦豈可不使臣以禮。若只以為臣下當忠。而不及人主。則無道之君。聞之。將謂人臣自是當忠。我雖無禮。亦得如此。則在上者得肆其無禮。後人好避形迹。多不肯分明說。却不知使上不盡禮。而致君臣不以善終。却是賊其君者也。若使君能盡禮。則君臣刻地長久。

朱子文語纂編卷八

王

聖人不是全無一事。如舜做許多事。豈是無事。但民心歸向處。只在德上。却不在事上。許多事都從德上出。若無德而徒去事上理會。勞其心志。只是不服。為政以德。一似燈相似。油多便燈自明。

問何謂行簡。曰所行處簡要。不恁煩碎。居上煩碎。則在下者如何奉承得。故曰臨下以簡。須是簡。

問以德行仁者王。曰且如成湯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是先有前面底方能彰信兆民。救民于水火之中。若無前面底。雖欲救民于水火之中。不可得也。武王亶聰明。作元后。是亶聰明方能作元后。救民于水火之中。若無這亶聰明。雖欲救民。其道何由。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儻上無道揆。則下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

將不能用而去之矣。朝不信道，工不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逾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他冒法以爲姦，便是不信度也。因歎曰：看得道理熟，見世間事，才是苟且底，鮮有不害事。雖至小之事，以苟且行之，必亦有害。而况大事乎？只是信不及，所以苟且。凡云且如此作，且如此過去，皆其弊也。凡見人說某人做得事好，做得事無病，這便是循理。若見人說某人做得有害，其中必有病。如今人所以苟且者，只爲見理不明，故苟且之心多。若是見得道理熟，自然有所分別，而不肯爲惡矣。

大人格君心之非，此謂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解遇主于巷，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此意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八

三

或曰：設遇暗君，將如何？格之曰：孔子不能格魯哀公，孟子不能格齊宣，諸葛孔明之于後主，國事皆出于一己，將出師先自排布宮中，府中許多人，後主雖能聽從，然以資質之庸難，以變化孔明雖親寫許多文字與之，亦終不能格之。凡此皆是雖有格君之理，而終不可以致格君之效者也。一錄云：問有不好君，如問亦須有以格之，要之有此理在我，而在人者不可必。

問：隱惡而揚善，曰：其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而不宣。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復言也。若其言不善，我又揚之于人，說他底不是，則其人愧耻，不復敢以言來告矣。此其求善之心廣大如此，人安得不盡以其言來告，而吾亦安有不盡聞之言乎？蓋舜本自知，能合天下之知爲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若愚者既愚矣，又不能求人知之，而自任其愚，此其所以愈愚。惟其知也，所以能因其知以求人之知，而知愈大。惟其愚也，故自用其愚而不復求人之知，而愈愚也。

天下所患無君，不患無臣。有是君，必有是臣。雖使而今無少間也，必有出來，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真箇龍虎。若是真龍虎，必生風致雲也。

論陰陽各有一半。聖人于泰否，只爲陽說道理。看來聖人出來，做須有一箇道理，使得天下皆爲君子。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去治他，急迫之却爲害。不然，如舜湯舉伊尹，皋陶不仁者遠，自是小人皆不敢爲非，被君子夾持得，皆革面做好人了。

問：看否泰二卦，見得泰無不否，若是有手段底，則是稍遲得。曰：自古自治而入亂者，易由亂而入治者，難。治世稍不支吾，便入亂去。亂時須是大人休否，方做得。

先生舉無所往，其來復吉。程傳以爲天下之難已解，而安平無事，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復先代明王之治，夫禍亂既平，正合脩明治道，求復三代之規模，却只便休了。兩漢以來，人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否？須得人主如窮閭陋巷之士，治心脩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之才，方見次第。因言神廟大有爲之主，勵精治道，事事要理會過，是時却有許多人才，若專用明道爲大臣，當大段有可觀。明道天資高，又加以學誠意，感格聲色不動而事至立斷，當時用人參差如此，亦是氣數舛逆。

竇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須是剛健中正，出入意表之君，方



能立天下之事。如創業之君能定禍亂者。皆是智勇過人。

洪範庶徵。固不足定。如漢儒之說。必以為有是應。必有是事。多兩之徵。必推說道是某時做某事。不肅。所以致此。為此必然之說。所以教人難盡信。但古人意精密。只于五事上體察。是有此理。如荆公又却要一齊都不消說感應。但把若字做如。似字義說。做譬喻說了。也不得。荆公固是也。說道此事不足驗。然而人主自當謹戒。如漢儒必然之說。固不可。如荆公全不相關之說。亦不可。古人意思精密。恐後世見未到耳。

因言武王既克紂。武庚三監及商民畔。曰。當初紂之暴虐。天下之人皆怨。無不欲誅之。及武王既順天下之心。以誅紂。于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周矣。然商之遺民及與紂同事之臣。一旦見故主遭人殺戮。宗社為墟。寧不動心。茲固畔心之所由生也。蓋始

朱子文語纂編卷八

西

苦于紂之暴而欲其亡。固人之心。及紂既死。則怨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亦事勢人情之必然者。又况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尚有在人心者。及其頑民感紂恩意之深。此其所以畔也。後來樂毅伐齊。亦是如此。

本朝于大臣之喪。待之甚哀。賀孫舉哲宗哀臨溫公事。曰。溫公固是。如此至于嘗為執政。已告老而死。祖宗亦必為之親臨。能樂看古禮。君於大夫。小歛往焉。大歛往焉。於士。既殯往焉。何其誠愛之至。今乃忽然。這也只是自渡江後。君臣之勢。方一向懸絕。無相親之意。故如此。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成。緣是親愛一體。因說金人初起時。其酋長與部落都無分別。同坐同飲。相為戲舞。所以做得事。如後來兀朮犯中國。虜掠得中國士類。因有教之以分等陞立制度者。于是上下位勢漸隔。做事漸難。

安卿問古者天子拜其臣。想亦是席地而坐。只畧為之俛首。便是拜否。曰。太甲拜手稽首。成王拜手稽首。疏言稽留之意。是首至

地之久之也。蓋其尊師傳如此。後來晉元帝亦拜王導。至其家亦拜其妻。如法帖中。元帝與王導帖。皆稱頓首。不知如何。

三代之君。見大臣多立乘車。亦立漢初。猶立見大臣。如贊者云。天子為丞相起。後世君太尊臣太卑。

古者天子見羣臣。有禮。先特揖三公。次揖九卿。又次揖左右。然後泛揖百官。所謂天揖同姓之類。有許多等級。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這體字。只事理合當做處。凡事皆有簡體。皆有簡當。然處。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訢。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為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賊吏。除暴欽。均力役。這簡都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做。

朱子文語纂編卷八

五

如大事不曾做得。却以小事為當急。便害了那大體。如為天子近臣。合當蹇諤正直。又却恬退寡默。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却向前要做事。這簡便都傷了那大體。如今人議論都是如此。合當舉賢才而不舉。而曰我遠權勢。合當去姦惡而不去。而曰不為己甚。且如國家遭汴都之禍。國于東南。所謂大體者。正在于復中原。雪讐耻。却曰休兵息民。兼愛南北。正使真箇能如此。猶不是。况為此說者。其定只是懶計而已。問必有關。雖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只是要得誠意。素孚否。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揚雄不曾說到。此後世論治皆欠此一意。

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孫



于志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真是如此

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其餘萬事各有一根本如理財以養民爲本治兵以擇將爲本

天下事須是人主曉得通透了自要去做得如一事八分是人主要做只有一二分是爲宰相了做亦做不得

諸生論郡縣封建之弊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簡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于事且如說郡縣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

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如郡縣非其人却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底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率皆歸于得人某初嫌他恁地說後來思之只得如此說又云革弊須從原

朱子文語纂編卷八

美

頭理會

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一世之用自古及今只是這一般人但是有聖賢之君在上氣焰大薰蒸陶冶得別這箇自爭八九分只如時節雖不好但上面意思畧轉下面便轉况乎聖賢是甚力量少間無狀底人自銷鑠改變不敢做出來以其平日爲己之心爲公家辦事自然修舉蓋小人多是有才底

荀悅曰教化之行挽中人而進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于小人之塗若是舉世恁地各舉其職有不能者亦須勉強去做不然也怕公議既無公議更舉無忌憚了

況言人才曰今人只是兩種謹密者多退避後快者多粗疎世間有才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勉其不足時節却做得事却出來擔當得事與那小廉曲謹底不同

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爲後世法皆詳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不得

揚因論科舉法雖不可以得人然尚公曰銓法亦公然法至于盡公不在人便不是好法要可私而公方始好

吳英茂寔云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爲威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牆壁爾與其不遵以梗

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嚴寔檢察于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爲心

或問爲政者當以寬爲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爲本而以寬濟之曲禮謂泄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止不止而以是爲寬則非也

今人爲寬至于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姦

朱子文語纂編卷八

三

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

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謂壞了這寬字

平易近民爲政之本

問爲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于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纔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己又怕人慢己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便是這事難又曰難難

問治亂之機曰今看前古治亂那裏是一時做得少是四五十年多是一二百年醞釀方得如此遂俛首太息

坐中有說赴賢良科曰向來作時文應舉雖是角虛無寔然猶是

白直却不甚害事。今來最是喚作賢良者。其所作策論史讀不得。緣世上只有許多時事。已前一齊話了。自無可得說。如筆酒相似。第一番淋了。第二番又淋了。第三番又淋了。如今只管又去許多糟粕裏。只管淋。有甚麼得話。既無可得話。又只管要新。最切害處。是輕德行毀名節。崇智術尚變詐。讀之使人痛心疾首。不知是甚世變到這裏。可畏可畏。這都是不祥之兆。隆興以來。不恁地。自隆興以後。有恢復之說。都要來說功名。初不曾濟得些事。今看來。反把許多元氣都耗却。管子孔門所不道。而其言猶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如今將禮義廉耻一切掃除了。却來說事功。

說趙丞相欲放混補。歎息云。方今大倫恁地不成。模樣身為宰相。合以何為急。却要去理會這般事。如何恁地不識輕重。此皆是朱子文語纂編卷八

衰亂之態。只看宣和末年。番人將至。宰相說甚事。只看寔錄頭一版便見。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為治。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綱都不曾理會。却纖悉于細微之間。所以弊也。

國初下江南。一年攻城不下。是時江州亦城守三年。蓋其國小。君臣相親。故能得人心如此。

欽宗勤儉慈仁。出于天資。當時親出詔答。所論事理皆是。但于臣下賢否邪正。辨別不分明。又無剛健勇決之操。纔說著用兵。便恐懼。遂致播遷之禍。言之使人痛心。如詔旨付主帥論用兵事。亦儘有商量處置。但其後須有更當子細。不可悞事之語。又嘗

在李先生家藥方冊子上。見箇御筆。其冊子是朝廷紙做。乃是當時議臣中有請授祖宗科舉之法。上既俞之矣。明日耿南仲馮澥輩又論神宗法制當紹述。不可改。故降御筆云。昨來因議臣論奏。失于不審。遂行出。今得師傅大臣之言。深合朕心。所有前降指揮。更不施行。當時只緣紹述做得如此了。猶且不悟。故李伯紀煞與欽宗論說。但却不合。因綱罷而太學生及軍民伏闕乞留之。自後君臣遂生閒隙。疑其以軍民脅己。方閣閉時降空名告身千餘道。令其便宜補授其官。上至節度使。綱只書填了數名。小使臣餘者悉繳回。而欽宗已有近日人臣擅作威福。漸不可長之語。如此教人如何做事。廣曰。自漢唐來。惟有本朝臣下最難做事。故議論勝而功名少。曰。議論勝亦自仁廟後而蔓衍于熙豐。若是太祖時。雖有議論。亦不過說當時欲行之事。朱子文語纂編卷八

耳。無許多閑言語也。

先生脚疼。臥息樓下。吟咏杜子美古柏行三數遍。賀孫侍立。先生云。偶看中興小記載。勾龍如淵入爭和。議時言語。若果有此言。如何夾持前進。以取中原。最可恨者。初來魏公既勉車駕。到建康。當紹興七年時。虜主已篡高慶裔粘罕相繼。或誅或死。劉豫既見疑于虜。一子又大敗而歸。北方更無南向意。如何魏公纔因呂社事見黜。趙丞相忽然一旦發回。蹕臨安之議。一坐定著。竟不能動。不知其意是如何。因歎息久之。云。為大臣謀國。一至于此。自今觀之。為大可恨。若在建康。則與中原氣勢相接。北面顧瞻。則宗廟父兄。生靈塗炭。莫不在目。雖欲自己。有不能自己者。惟是轉來臨安。南北聲迹。寔遠。上下宴安。都不覺得外面事。事變之來。皆不及知。此最利害。方建康未回蹕時。胡文定公方

被召。沿江而下。將至。聞車駕已還臨安。遂稱疾轉去。看來若不在建康。也是徒然出來做得甚事。是時有陳無玷者。字筠叟。在荆鄂間爲守。聞車駕還臨安。卽令人齎錢酒之屬往接。胡文定吏人云。胡給事赴召去多日。兼江面闊。船多。如何去尋得。陳云。江面雖闊。都是下去。船你但望見有逆水上來底船。便是給事船已。而果然。當時講和本意。上不爲宗社。下不爲生靈。中不爲息兵待時。只是怯懼。爲苟延歲月計。從頭到尾。大事小事。無一件措置得是。當然到今日。所以長久安寧者。全是宗社之靈。看當時措置。可驚可笑。

上卽位踰月。留揆以一二事忤旨。特批逐之。人方服其英斷。先生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愛色。曰。人心易驕如此。某今方知可懼。黃問曰。某人專恣當逐。何懼之有。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

朱子文語纂編卷八

三

宜如此。又問。恐是廟堂諸公難其去。故以此勸上逐之。曰。亦不可如此。何不使其徒論之以物論。不惟恐丞相久勞機務。或欲均佚。俟其請去而後許之。則善矣。幼主新立。豈可導之以輕逐大臣耶。且如陳源之徒。論其罪惡。須是斬之。乃善。然人主新立。復教以殺人。某亦不敢如此做也。

閻宰方叔珪

永嘉

以書來稱本朝人物甚盛。而功業不及于漢唐。

只緣是要去小人。先生曰。是何等議論。小人如何不去得。自是不可合之物。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觀仁宗用韓范富諸公。是其次第。只爲小人所害。及韓富再當國。前日事都忘了。富公一向畏事。只是要看經念佛。緣是小人在傍故耳。若謂小人不

可去。則舜當時去四凶是錯了。可學問方君意謂不與小人競。則身安可以做事。曰。不去小人。如何身得安。劉晦伯云。有人說。

泰卦內君子外小人。爲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小人道消。乃是變爲君子。曰。亦有此理。聖人亦有容小人處。又是一截事。且當看正當處。使小人變爲君子。固好。只是不能得如此。可學云。小人譖君子。須加以朋黨叛逆。曰。如此則一網可打盡。雖是如此。然君子亦不可過當。如元祐諸公行蔡新州事。却不是渠固有罪。然以作詩行重責。大不可。然當元祐時。只行遣渠一人。至紹聖則禍甚酷。以此觀君子之于小人。未能及其毫毛。而小人之于君子。其禍常大。安可不去。

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靖康建炎間。未論士大夫。只如盜賊中。是有多少人。宗澤在東京。收拾得諸路豪傑甚多。力請車駕至京。圖恢復。只緣汪黃一力沮撓。後既無糧食。供應澤又死。遂散而爲盜。非其本心。自是當時不曾收拾得他。致爲饑寒所迫。以

朱子文語纂編卷八

三

苟旦夕之命。後來諸將立功名者。往往皆是此時招降底人。所以成湯說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聖人見得意思直如此。

金人初起時。初未立將。臨發兵。召集庭下問之。有能言其策之善者。卽授以將使往。及成功而歸。又集庭下問衆人而賞之。金幾多衆人言未得。又加之賞。罰如此分明。安得不成事。

某嘗謂恢復之計。不難。惟移浮靡不急之費。以爲養兵之資。則虜首可梟矣。

問關中形勝。周用以興。到得後來。秦又用以興。曰。此亦在人做。當春秋時。秦亦爲齊晉所軋。不得伸。到戰國時。六國又皆以夷狄擯之。使不得與中國會盟。及孝公因此發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強大後來。又得惠文武昭襄。皆是會做底。故相繼做起來。若其間有一二君昏庸。則依舊做壞了。以此見得形勝也。須是

要人相副。因言昭王因范雎傾穰侯之故。却盡收得許多權柄。秦遂益強。豈不是會。

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

嘗欲寫出蕭何韓信初見高祖時一段。鄧禹初見光武時一段。武侯初見先主時一段。將這數段語。及王朴平邊策。編爲一卷。

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爲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大于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昔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

朱子文語纂編卷八

三

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于音。臣恐其聾于官也。陳平之意。亦猶是爾。蓋知音而不知人。則聾者之職。爾知人則音雖不知。而所謂樂者。固無失也。本朝韓魏公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于是。自今觀之。要說他自不識。安能知歐陽永叔也。得。但他偶然自知。亦奈他何。

事無有自做得成者。光武要小小自做家活子。亦是鄧禹先尋得許多人。太宗便是房杜爲尋得許多人。今只要自做。

唐太宗以晉陽宮人侍高祖。是致其父于必死之地。便無君臣父子夫婦之義。

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古人煞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不斷。却生出事來。要之只是任私意。好剛愎。不明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胸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事。

朱子文語纂編卷八終

三

禮樂廢壞二千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爲遠然已都無稽考處後

來須有一箇大大底人出來盡數拆洗一番但未知遠近有幾

時今世變日下恐必有箇碩果不食之理

語類下同

禮之和處便是禮之樂樂有節處便是樂之禮

須是真箇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

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也

問禮樂之用相反相成曰且如而今對面端嚴而坐這便是禮合

於禮便是和如君臣之間君尊臣卑其分甚嚴若以勢觀之自

是不和然其實却是甘心爲之皆合於禮而理自和矣且天子

之舞八佾諸侯六大夫四皆是當如此若天子舞天子之舞諸

侯舞諸侯之舞大夫舞大夫之舞此便是和若諸侯僭天子大

朱子文語纂編卷九

一

夫僭諸侯此便是失禮失禮便不和易言利者義之和也若以

理言之義自是箇斷制底氣象有凜然不可犯處似不和矣其

實却和若臣而僭君子而犯父不安其分便是不義不義則不

和矣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卽

是這意思只是箇依本分若依得本分時你底我底我底我底

則自然和而有別若上下交征利則上下相攘相奪便是不義

不和而切於求利矣老蘇作利者義之和論却把利別做一箇

物來和義都不是了他於理無所見只是胡亂恁地說去

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禮是人做底故隨時

更變

綱常千萬年磨滅不得只是盛衰消長之勢自不可已盛了又衰

衰了又盛其勢如此聖人出來亦只是就這上損其餘益其不

足聖人做得來自是恰好不到有悔憾處三代以下做來不恰

好定有悔憾雖做不得盡善要亦是損益前人底雖是人謀要

大勢不得不出此但這綱常自要壞滅不得世間自是有父子

有上下羔羊跪乳便有父子螻蟻統屬便有君臣或居先或居

後便有兄弟大馬牛羊成羣連隊便有朋友始皇爲父胡亥爲

子扶蘇爲兄胡亥爲弟這箇也泯滅不得

周末文極盛故秦興必降殺了周恁地柔弱故秦必變爲強戾周

恁地纖悉周緻故秦興一向簡易無情直情徑行皆事勢之必

變但秦變得過了秦既恁地暴虐漢興定是寬大故云獨沛公

素寬大長者秦既鑒封建之弊改爲郡縣雖其宗族一齊削弱

至漢遂大封同姓莫不過制賈誼已慮其害晁錯遂削一番王

父偃遂以誼之說施之武帝諸侯王只管削弱自武帝以下直

朱子文語纂編卷九

二

至魏末無非剗削宗室至此可謂極矣晉武起盡用宗室皆是

因其事勢不得不然賈孫問本朝大勢是如何曰本朝監五代

藩鎮兵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都收了然州郡一齊困弱靖康

之禍寇盜所過莫不潰散亦是失斟酌所致又如熙寧變法亦

是當苟且情弛之餘勢有不容已者但變之自不中道

問喪祭之禮至周公然後備夏商而上想甚簡畧曰然親親長長

貴貴尊賢夏商而上大概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則又

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

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

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

之義上世想皆簡畧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

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

太史公三代本紀皆著孔子所損益四代之說高祖紀又言色尚黃朝以十月此固有深意且以孔顏而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用韶舞則好以劉季為之亦未濟事在

答許順之曰禮文極是密察不可僮侗故聖人致詳於此毫髮不差蓋未詳未盡則於己之心且不能安民之不從尙未論也

答呂子約曰禮正在恰好處沂而上之則儉為本沿而下之則奢為末

民臣禮議曰禮不難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難也蓋朝廷之上典章明具又自尙書省置禮部尙書侍郎以下至郎吏數十人太常寺置卿少以下至博士掌故又數十人每一舉事則案故事施行之而此數十人者又相與聚而謀之於其器幣牢醴共

朱子文語集編卷九

三

之受之皆有常制其降登執事之人於其容節又皆習熟見聞無所違失一有不當則又有諫官御史援據古今而質正之此所謂不難行於上者也惟州縣之間士大夫庶民之家禮之不可已而欲行之則其勢可謂難矣揔之得其所以不合者五必欲舉而正之則亦有五說焉蓋今上下所共承用者政和五禮也其書雖嘗班布然與律令同藏於理官吏之從事於法理之間者多一切俗吏不足以知其說長民者又不能以時布宣使通於下甚者至或并其書而亡之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一也書脫幸而存者亦以上下相承沿習苟簡平時既莫之習臨事則驟而學焉是以設張多所謬鑿朝廷又無以督察繩糾之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二也祭器嘗經政和改制盡取古器物之存於今者以為法今郊廟所用則其制也而州縣專取羣氏三禮制度

醜惟不經非復古制而政和所定衆嘗頒降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三也州縣惟三獻官有祭服其分獻執事陪位者皆常服也古今雜操雅俗不辨而縣邑直用常服不應禮典此禮之所以不合者四也又五禮之書當時修纂出於衆手其間亦有前後自相矛盾及疎畧不備處是以其事難盡從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五也禮之所以不合者五必將舉而正之則亦有五說焉曰禮之施於朝廷者州縣士民無以與知為也而盡頒之則傳者苦其多習者患其博而莫能窮也故莫若取自州縣官民所應用者參以近制別加纂錄號曰紹興纂次政和民臣禮畧錢板模印而頒行之州縣各為三通一通於守令廳事一通於名山寺觀皆積藏於學一通於名山寺觀皆積藏之守視司察體如詔書而民庶所用則又使州縣自錄之板正歲則摹而揭之市井村落使通知之則可以永久矣此一說也

朱子文語集編卷九

四

禮書既班則又當使州縣擇士人之篤厚好禮者講誦其說習其頒禮州縣各為若干人廩之於學名曰治禮每將舉事則使教焉又詔監司如提學司者察其奉行不如法者舉繩治之此二說也祭器不一郡縣所用至廣諸祭唯釋奠從祀所用器物具之難於悉從朝廷給也但每事給一以為準式付之州郡積藏於太守廳事使以其制為之以給州用以賦諸縣或恐州縣若王諸行在所屬製造其器物用者自為一庫別置主典與所積藏者守令到罷舉以相付書之印紙以重其事此三說也祭服則當準政和禮州縣三獻分獻執事贊祝陪位之服舉其所有者議其所無者補之使皆為古禮服釋奠分獻上人祭用人製造頒降如祭器法此四說也禮書之不備者吏當殊其制更加詳考而正之仍為圖其班序陳設行事升降之所事為一



圖與書通班之書法則見者曉然矣此五說也夫禮之所以不合者如此必將舉而正之其說又如此亦可謂明白而易知矣而世未有議之者則以苟簡之俗勝而莫致意焉故也是其所以每難也愚故曰禮不難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難也

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疎畧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古樂亦難遽復且於今樂中去其靡殺促數之音并改其律呂今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畧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乎周禮歲時屬民讀法其當時所讀者不知云何今若將孝弟忠信等事撰一文字或半歲或三月一次或於城市或於鄉村聚民而讀之就為解說令其通曉及所在立粉壁

朱子文譜纂編卷九

五

書寫亦須有益下同

古禮難行後世苟有作者必須酌古今之宜若是古人如此繁縟如何教今人要行得古人上下習熟不待家至戶曉皆如飢食而渴飲畧不見其為難本朝陸農師之徒大抵說禮都要先求其義豈知古人所以講明其義者蓋緣其儀皆在其具並存耳問曰見無非是禮所謂三千三百者較然可知故於此論說其義皆有據依若是如今古禮散失百無一二存者如何懸空於上說義是說得甚麼義須是且將散失諸禮錯綜參考今節文度數一一著實方可推明其義若錯綜得實其義亦不待說而自明矣

凶服古而吉服今不相抵接釋奠惟三獻法服其餘皆今服百世以下有聖賢出必不踏舊本子必須斬新別做如周禮如此繁

密必不可行且以明堂位觀之周人每事皆添四重虞祗不過是一水擔相似夏火殷藻周龍章皆重添出若聖賢有作必須簡易疏通使見之而易知推之而易行蓋文質相生秦漢初已自趨於質了太史公董仲舒每欲改用夏之忠不知其初蓋已是質也國朝文德殿正衙常朝升朝官已上皆排班宰相押班再拜而出時歸班官甚苦之其後遂廢致王樂道以此攻魏公蓋以人情趨於簡便故也

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措置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臨死丁寧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是籩豆之事曾子臨死教人不要去理會這箇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非是孔子如何盡做這事到孟子已是不說到細碎上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吾嘗聞之矣

朱子文譜纂編卷九

六

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三項便是大原大本又如說井田也不會見周禮只據詩裏說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只用詩意帶將去後面却說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只說這幾句是少好這也是大原大本處有孟子不去理會許多細碎只理會許多大原大本

今日百事無人理會姑以禮言之古禮既莫之考至於後世之沿革因襲者亦浸失其意而莫之知矣非止浸失其意以至名物度數亦莫有曉者差舛謬誤不堪著眼三代之禮今固難以盡見其畧幸散見於他書如儀禮十七篇多是士禮邦國人君者僅存一二遭秦人焚滅之後至河間獻王始得邦國禮五十八篇獻之惜乎不行至唐此書尚在諸儒注疏猶時有引為說者



及後來無人說著則書亡矣豈不大可惜叔孫通所制漢儀及曹褒所修周已非古然今亦不存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襲隋舊爲之本朝修開寶禮多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政和間修五禮一時姦邪以私智損益疏畧抵牾更沒理會又不如開寶禮

通典好一般書向來朝廷會制度某道却是一件事後來只恁休了又曰通典亦自好設一科又曰通典中間一作數卷議亦好

叔器問四先生禮曰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槩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溫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八分好若伊川禮則祭祀可用婚禮惟溫公者好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又問向見人設主有父在子死而

朱子文義集卷九

七

主牌書父至祀字如何曰便是禮書中說得不甚分曉此類只得不得寫若向上尊長則寫又問溫公所作主牌甚大闊四寸厚五寸八分不知大小當以何者爲是曰便是溫公錯了他却本荀勗禮

古者禮學是專門名家始終理會此事故學者有所傳授終身守而行之凡欲行禮有疑者輒就質問所以上自宗廟朝廷下至士庶鄉黨典禮各各分明漢唐時猶有此意如今直是無人如前者某人丁所生繼母憂禮經必有明文當時滿朝更無一人知道合當是如何大家打問一場後來只說莫若從厚恰似無奈何本不當如此姑約人情從厚爲之是何所爲如此豈有堂堂中國朝廷之上以至天下儒生無一人識此禮者然而也是無此人州州縣縣秀才與太學秀才治周禮者不曾理會得周

禮治禮記者不曾理會得禮記治周易者不曾理會得周易以至春秋詩都恁地國家何賴焉因問張舅諱聞其已死再三稱歎且詢其子孫能守其家學否且云可惜朝廷不舉用之使典禮儀天叙有典自我五典五敦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著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問先生所謂古禮繁文不可攷究欲取今見行禮儀增損用之庶其合於人情方爲有益如何曰固是曰若是則禮中所載冠婚喪祭等儀有可行者否曰如冠婚禮豈不可行但喪祭有煩雜

朱子文義集卷九

八

耳問若是則非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與此曰固是曰井田封建如何曰亦有可行者如有功之臣封之一鄉如漢之鄉亭侯田稅亦須要均則經界不可以不行大綱在先正溝洫又如孝弟忠信人倫日用間事播爲樂章使人歌之倣周禮讀法徧示鄉村里落亦可代今粉壁所書條禁

問賀孫所編禮書曰某嘗說使有聖王復興爲今日禮怕必不能悉如古制今且要得大綱是若其小處亦難盡用且如喪禮冠服斬衰如此而吉服全不相似却到遭喪時方做一副當如此著也是咤異賀孫問今齊斬尙存此意而齊衰則便太輕大功小功以下又輕且無降殺今若得斟酌古今之儀制爲一式庶幾行之無礙方始立得住曰上面既如此下面如何盡整頓得這須是一齊都整頓過方好未說其他瑣細處且如冠便須於

祭祀常用如何底於軍旅常用如何底於平居常用如何底於見長上常用如何底於朝廷治事常用如何底天子之制當如何卿大夫之制當如何士當如何庶人當如何這是許多冠都定了更須理會衣服等差須用上衣下裳若佩玉之類只於大朝會大祭祀用之五服亦各用上衣下裳齊斬用粗布期功以下又各為降殺如上組衫一等紕繆鄙陋服色都除了如此便得大綱正今若只去零零碎碎理會些小不濟事如今若考究禮經須是一一自著考究教定

周禮忒繁細亦自難行今所編禮書只欲使人知之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與寧儉寧戚之意往往得時位必不盡循周禮必須參酌古人別制為禮以行之所以告顏子者亦可見世固有入硬欲行古禮者然後世情文不相稱廣因言書儀中冠禮最

朱子家範編卷九

九

簡易可行曰不獨書儀古冠禮亦自簡易頃年見欽夫用行所編禮止有婚喪祭三禮因問之曰冠禮覺難行某云豈可以難行故闕之兼四禮中冠禮最易行又是自家事由己而已若婚禮便關涉兩家自家要行他家又不要行便自掣肘又為喪祭之禮皆繁細之甚且如人遭喪方哀苦中那得工夫去講行許多禮數祭禮亦然行時且是用人多昨見某人硬自去行自家固曉得而所用執事之人皆不曾講習觀之者笑且莫管至於執事者亦皆忍笑不得似恁行禮濟得甚事此皆是情文不相稱處不如不行之為愈

答陳安卿曰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執鴈皆大夫之禮也冠帶只是燕服非所以重正昏禮不若從古之為正集問程氏昏儀與溫公儀如何曰互有得失曰當以何為主曰迎婦

以前溫公底是婦入門以後程儀是溫公儀親迎只拜妻之父兩拜便受婦以行却是程儀偏見妻之黨則不是溫公儀入門便廟見不是程儀未廟見却是大槩只此兩條以此為準去子細看曰廟見當以何日曰古人三月而後見曰何必待三月曰未知得婦人性行如何三月之久則婦儀亦熟方成婦矣然今也不能到三月只做箇節次如此曰古人納采後又納吉若卜不吉則如何曰便休也曰古人納幣五兩只五匹耳恐太簡難行否曰計繁簡則是以利言矣且吾儕無望於復古則風俗更教誰變曰溫公用鹿皮如何曰大節是了小小不能皆然亦沒緊要曰溫公婦見舅姑及舅姑享婦儀是否曰亦是古人有此

禮語類

人著書只是自入些己意便做病痛司馬與伊川定昏禮都是依

朱子家範編卷九

十

儀禮只是各改了一處便不是古人意司馬禮云親迎奠雁見至昏者即出以婦未見舅姑也是古禮如此伊川却教拜了又入堂拜大男小女這不是伊川云婿迎婦既至即揖入內次日見舅姑三月而廟見是古禮司馬禮却是婦入門即拜影堂這又不是古人初未成婦次日方見舅姑蓋先得於夫方可見舅姑到兩三月得舅姑意了舅姑方令見祖廟某思量今亦不能三月之久亦須第二日見舅姑第三日廟見乃安亦當行親迎之禮古者天子必無親至后家之禮今妻家遠要行禮一則令妻家就近處設一處却就彼往迎歸館成禮一則妻家出至一處婿即就彼迎歸自成禮

因論喪服曰今人吉服皆已變古獨喪服必欲從古恐不相稱闕祖云雖是如此但古禮已廢幸此喪服尚有古制不猶愈於俱

亡乎。直卿亦以爲然。先生曰。禮時爲大。某嘗謂衣冠本以便身。古人亦未必一一有義。又是逐時增添名物愈繁。若要可行。須是酌古之制。去其重複。使之簡易。然後可。又云。一人自在下面。做不濟事。須是朝廷理會。一齊整頓。過又云。康節說。某今人須著今時衣服。忒煞不理會也。

子升因問喪禮。如溫公儀。今人平時既常用古服。却獨於喪禮服之。恐亦非宜。兼非禮不足哀。有餘之意。故向來斟酌。只以今服加衰經曰。論來固是如此。只如今因喪服尚存古制。後世有願治君臣。或可因此舉而行之。若一向廢了。恐後來者愈不復識矣。

問溫公所集禮如何。曰。早是詳了。又喪服一節也太詳。爲人子者。方遭喪禍。使其一一欲纖悉盡。如古人制度。有甚麼心情去理。朱子大綱義編卷九

會古人此等衣服冠履。每日接熟於耳目。所以一旦喪禍不待講究。便可以如禮。今却閑時不會理會。一旦荒迷之際。欲旋講究。勢必難行。必不得已。且得從俗之禮而已。若有識禮者相之可也。

賀孫問。如今父母喪。且如古服如齊衰期。乃兄弟祖父母伯叔父母。此豈可從俗輕薄如此。曰。自聖賢不得位。此事終無由正。又云。使鄭康成之徒制作也。須畧成箇模樣。未說待周公出制作。如今全然沒理會。奈何。若有考禮之人。又須得上之人信得及。這事行之天下亦不難。且如冠制尊卑。且以中梁爲等差。如今天子者用二十四。如何安頓。所以甚大而不宜。要好天子以十二。品以九。陞朝以七。選人以五。士以三。庶人只用紗帛裹髻。如今道人這自有些意思。問且如權宜期喪當如何。曰。且依四

脚帽子加經此帽本只是巾。前二脚縛於後。後二脚反前縛於上。今硬帽幘頭皆是後來漸變重遲。不便於事。如初用冠帶一時似好。某必知其易廢。今果如此。若一箇紫衫涼衫便可懷袖。闊去見人。又費輕如帽帶皂衫。是少費窮秀才如何得許多錢。是應必廢也。居父問期之服。合如何用上領衫而加衰可乎。曰。上領衫已不是。曰。用深衣制而粗布加衰可乎。曰。深衣於古便服。朝玄端。夕深衣。深衣是簡便之衣。吉服依玄端制。却於凶服亦做爲之。則宜矣。問士禮如喪祭等可通行否。古有命士有不命士。今如之何。曰。喪祭禮節繁多。今士人亦難行。但古今士不同。古時諸侯大夫皆可以用士。如今簿尉之類。乃邑宰之士。節推判官之屬。則是太守之士。只一縣一州之中。有人才自家便可取將來。使便是士。如藩鎮之制。尚存此意。無奈何是如今。朱子大綱義編卷九

將下面一齊都截了。盡教做一門入。盡教由科舉而得。是將奈何歎息久之。器之問國初衙前役用鄉戶。曰。客將次於太守。其權甚重。一州之兵皆其將之。凡教閱出入皆主其事。當時既是大戶。做亦自愛惜家產。上下相體。悉若做得好底。且教他做更次一等戶。便爲公人。各管逐項職事。更次一等戶爲吏人。掌文書簡牘。極下戶爲胥徒。是今弓手。節級奔走之屬。其終各各有弊。英宗時有詔。韓絳等要變不成。王荊公做參政。一變變了。嘉祐百姓如喪考妣。此是本分。四海過密。八音以禮論之。則爲過。爲天子服三年之喪。只是畿內諸侯之國。則不然。爲君爲父皆服斬衰。謂天子諸侯及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大夫爲君。大夫以諸侯爲君。諸侯以天子爲君。各爲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卻爲天子服齊衰三月。禮無二斬故也。公之喪諸達官

之長杖達官謂過於君得奏事者各有其長杖其下者不使可知文蔚問後世不封建諸侯天下統一統百姓當為天子何服曰三月天下服地雖有遠近間喪雖有先後然亦不過三月乞討論喪服制子曰臣聞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飮粥之食曰天子

達於庶人無貴賤之殊而禮經勅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為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義當然也自漢文短喪之後歷世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從可知已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及我大行皇帝聖帝不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拘繫牽制之弊革去百王衰陋卑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冊為世法程子孫守之永永無斁而問者遺

朱子文語纂編卷九

三

誥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無以風示天下且將使壽皇已革之弊去而復留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愚不肖誠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敬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陛下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攷禮律豫行指定其官吏軍民男女方喪之禮亦宜稍為之制勿使過為革靡

文集

書奏後口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為祖問承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為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

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為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為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間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當時明自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中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畧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斷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九

四

答余正甫曰向見孝宗為高宗服既葬猶以白布衣冠視朝此為甚盛之德被去千載之謬前世但為人君自不為服故不能復行古禮當時既有此機會而儒臣禮官不能有所建明以為一代之制遂使君服於上而臣除於下因陋踵訛至於去歲則大行在殯而孝宗所服之服亦不復講深可痛恨故竊嘗有文字論之已蒙降付禮官討論然竊既去國遂不聞有所施行不知後來竟如何也今詳來喻欲以綢幘居喪而易皂衫為幘固足以為復古之漸然綢幘本非喪服而羔裘玄冠又夫子所不以弔者是皆非臣子所以致哀於君父之服也竊謂當如孝宗所制之禮君臣同服而畧為區別以辨上下三月而服練以祥二十五日而服綢幘以禮二十七日而服朝服以除朝廷州縣皆用此制燕居許服白絹中白涼衫白帶遼人小便臣既爾除衰而皂巾白涼衫青帶以終喪庶人吏卒不復紅紫三年如此綿絕似亦允當不知如何

君臣服議曰斬衰三年爲父爲君如儀禮喪服之說其服則布冠直領大袖布衫加布袂辟領負版拵袵布襯衫布裙麻腰經麻首經麻帶菅屨竹杖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以貴賤而有增損但儀禮之冠三梁乃士禮今天子通天冠二十四梁當準之而去其半以爲十二梁羣臣則如其本品進賢冠之數以爲等大本既立然後益考禮經以修殯葬饋奠之禮參度人情以爲居處飲食之節行之天下凡諸吉凶之禮有詭聖不經如上領胡服之類者一切革而去之則亦庶乎一王之制而無紛紛之感矣又曰臣民之服如前所陳已有定說獨庶人軍吏之貧者則無責乎其全雖以白紙爲冠而但去紅紫華盛之飾其亦可也至如飲食起居之制則所謂參度人情者正欲其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疎之等以爲隆殺之節且以婚姻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大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大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祔祭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或者又謂今之吉凶服上領之制相承已久而遽盡革之恐未爲允此不然也古今之制祭祀用冕服朝會用朝服皆用直領垂之而不加紳束則如今婦人之服交掩於前而束帶焉則如今男子之衣皆未嘗上領也今之上領公服乃夷狄之戎服自五季之末流入中國至隋煬帝時巡遊無度乃令百官戎服從駕而以紫緋綠三色爲九品之別本非先王之法服亦非當時朝祭之正服也今雜用之亦以其便於事而不能改耳曷若準朝服祭服

之法參取唐公服之制以爲便服而去之哉

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問只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緻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成書只看古人君臣之際如公前日所畫圖子君臨臣喪坐撫當心要經而踊今日之事至於死生之際忽然不相關不啻如路人所謂君臣之恩義安在祖宗時於舊執政喪亦親臨渡江以來一向廢此只秦檜之死高宗臨之後來不復舉如陳福公壽皇眷之如此隆至其死亦不親臨祖宗凡大臣死遠地不及臨者必遣郎官往弔壽皇凡百提掇得意思這般處却恁地不覺今日便一向廢却

語類下同

伊川頃言祖父母喪須是不赴舉後來不曾行法令雖無明文看來爲士者爲祖父母期服內不當赴舉

如父在爲母期非是薄於母只爲尊在其父不可復尊在母然亦須心喪三年及嫂叔無服這般處皆是大項事不是小節目後來都失了而今國家法爲所生父母皆心喪三年此意甚好問某人不肖丁所生母憂曰禮爲所生父母齊衰杖期律文許申心喪若所生父再娶亦當從律某人是也又問若所生父與所繼父俱再娶當持六喪乎曰固是又問先儒爭濮議事曰此只是理會稱親當時蓋有引戾園事欲稱皇考者又問稱皇考是否曰不是然近世儒者亦多有言合稱皇考者問妾母之稱曰恐也只得稱母他無可稱在經只得云妾母不然無以別於他母也又問弔人妾母之死合稱云何曰恐也只得隨其子平日所稱而稱之或曰五峰稱妾母爲少母南軒亦然據爾雅亦有少姑之文五峰想是本此先生又曰爲人後者爲

其父母服本朝濮王之議欲加皇考字引此爲證當時雖是衆人爭得任然至今士大夫猶以爲未然蓋不知禮經中若不稱爲父母別無箇稱呼只得如此說也

郭子從問今大宗之禮廢無立適之法而子各得以爲後則長子少子當爲不異父爲長子三年者亦不可以適庶論也答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爲父後乎文作

賀孫問嫂叔無服而程先生云後聖有作須爲制服曰守禮經舊法此固是好纔說起定是那箇不穩然有禮之權處父道母道亦是無一節安排看推而遠之便是合有服但安排不得故推

而遠之若果是鞠養於嫂恩義不可已是他心自住不得又如何無服得直卿云當如所謂同爨總可也今法從小功居父問姨母重於舅服曰姊妹於兄弟未嫁期既嫁則降爲大功姊妹之身却不降也故姨母重於舅也語類

答曾擇之曰百日卒哭承開元禮以今人葬或不能如期故爲此權制王公以下皆以百日爲斷殊失禮意古者士踰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自有日數但今人家諸事不辦自不能及此期耳若過期未葬自不當卒哭未滿一月則又自不當葬也文集

答曾光祖曰王式乃伊川先生所制初非朝廷立法固無官品之限萬一繼世無官亦難遽易但繼此不當作耳有官人自厚子亦無定制竊意亦須似主之大小高下但不爲判合陷中可也凡此皆是後賢義起之制今復以意斟酌如此若古禮則未有

攷也

伊川本主制度其刻刻開竅處皆有陰陽之數存焉信乎其有制禮作樂之具也語類

答葉味道書曰所喻既耐之後主不當復於寢此恐不然向見陸子靜居母喪時力主此說其兄子壽疑之皆以書來見問因以儀禮注中之說告之渠初乃不曾細看而率然立論及聞此說遂以爲只是注說初非經之本文不足据信當時嘗痛闢之考訂甚詳且以爲未論古禮如何但今只如此卒哭之後便除靈席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安耶其後子壽書來乃伏其謬而有他日負荆之語今偶不見當時往還舊牘因更以他書考而論之如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玄服則是三年大祥之後既除喪而後遷矣其詞但告遷而不言耐則是既耐之後主

朱子文語集編卷九

大

復於寢而至此方遷於廟矣如穀梁云易檐改塗禮注云更爨其廟則是必先遷高祖於太廟夾室然後可以壞爨其故廟而納祖考之主又侯遷祖考於新廟然後可以壞爨其故廟而納新耐之主矣如左氏云特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祭日食於則是主復寢後猶上食矣但穀梁所謂練而壞廟乃在三年之內似恐太速禮注所謂毀廟而移故主乃不俟其廟之虛而遽壞之恐非人情左氏所謂耐而作主則與禮經康王用桑者不合所謂蒸嘗禘於廟則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不合疑左說乃當時之失杜氏因之遂有國君卒哭而除祭之說皆非禮之正大率左氏言禮多此類也皆不足信而國語日祭月祀時享既與周禮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又謂日上食於祖廟月祀於曾高時享於二祧亦但與祭法畧相表裏而不見於他經又主既復寢而日祭之則其几筵

未知當俟臨祭而後設耶。或常設而不除也。此類皆無明文。更當詳攷。古者廟有昭穆之次。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故祔新死者於其祖父之廟。則爲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之漸也。今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以西爲上之制。而無復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遞遷。而羣室皆遷。而新死者當入於其廟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爲禮者猶執祔於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於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竊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爲失禮。曷若獻議於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爲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繆之爲快乎。又曰。禮注穀梁。皆謂練而遷廟。大戴禮諸侯遷廟。其說亦然。此是古人必以練而遷其几筵於廟。而猶日祭之如橫渠之說。然今人家廟只有一間。祖考同之。豈容如此。只得從溫公之儀。亦適當

世人情之宜。雖考之於古。少有不同。要未爲大失禮也。文集下同

李繼善問。納王之儀。禮經未見。書儀但言遷祠版於影堂。別無祭告之禮。答曰。橫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於其廟。此似爲得體。但既

祥而撤几筵。其主且當祔於祖父之廟。俟祫畢然後遷耳。

耐新主而遷舊主。亦合告祭舊主。古書無所載。兼不說遷於何所。天子則有始祖之廟。而藏之夾室。大夫亦自有始祖之廟。今皆無此更無頓處。古人埋桑主於兩階間。蓋古者階間人不甚行。今則混雜。亦難埋於此。看來只得埋於墓所。大戴禮說得遷祔一條又不分曉。語類

胡伯量問李敬子說。居喪欲嚴內外之限。莫若殯於廳上。庶幾內外不相通。周舜敬云。終喪不入妻室。雖漢之武夫亦能。吾人稍

知義理。當不待防閑之嚴。而自不忍爲矣。答曰。敬子說是。古人殯於西階之上。設倚廬於庭中。皆在中門之外也。文集

先生以子喪不舉盛祭。就影堂前致薦。用深衣幅巾薦畢。反喪服哭奠於靈至。語類

先生以長子大祥。先十日朝暮哭。諸子不赴酒食會近祥。則舉家蔬食。此日除祔。先生累日顏色憂戚。

喪葬之時。只當以素食待客。祭饌葷食。只可分與僕役。問居喪爲尊長。強之以酒。當如何。曰。若不得辭。則勉徇其意。亦無害。但不可至沾醉。食已復初。可也。問坐客有歌唱者。如之何。曰。當起避。

答廖子晦曰。所問墓法。大槩得之。但後來講究木槨。瀝青似亦無益。但於穴底先鋪炭屑。築之厚一寸許。其上之中。卽鋪沙灰。四

旁卽用炭屑側厚寸許。下與先所鋪者相接。築之既平。然後安石槨於其上。四旁又下三物。如前。槨底及棺四傍。上面復用沙灰實之。俟滿加蓋。復布沙灰。而加炭屑於其上。然後以土築之。盈坎而止。蓋沙灰以隔螻蟻。愈厚愈佳。頃嘗見藉溪先生說。嘗見用灰葬者。後因遷葬。則見灰已化爲石矣。炭屑則以隔木根之自外入者。亦里人改葬者所親見。故須令嘗在沙灰之外。四面周密。都無縫罅。然後可以爲固。但法中不許用石槨。故此不敢用全石。只以數片合成。庶幾不戾法意耳。文集

呂子約問程氏。葬說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墓以藏體魄也。所謂安者何。所指邪。答曰。正指體魄而言耳。程子論此意思甚詳。讀之使人惻然感動。有此疑者。豈非惑於莊生愛其使形者之論邪。此異端之言。賊恩之大者。不可以不辨。



胡伯量問此因謀葬先人周旋思慮不敢輕置乃知人子之喪親盡心擇地以求亡者之安亦未爲害然世俗之人但從時師之說專以避凶趨吉爲心某山不吉某水不吉既得山水拱揖環繞於前又攷其來去之吉凶雖已昭合又必須年月日時之皆合其說則恐不必如此答曰伊川先生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風順地厚之處乃可然則亦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闕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說耳

先生殯其長子諸生具香燭之奠先生留寒泉殯所受弔望見客至必涕泣遠接之客去必遠送之就寒泉菴西向殯掘地深二尺濶三四尺內以火磚鋪砌用石灰重重徧塗之棺木之外用土磚夾砌將下棺以食五味奠亡人次子以下皆哭拜諸客拜奠次子代亡人答拜蓋見死子幼禮然也

朱子文集卷九

三

古人殯中置物甚多以某觀之禮文之意太備則防患之意反不足要之只當防慮久遠毋使土親膚而已其他禮文皆可畧也又如古者棺不釘不用漆粘而今炭漆如此緊密猶有蟻子入去何況不使釘漆此皆不可行

因說地理曰程先生亦揀草木茂盛處便不是不擇伯恭却只胡亂平地上便葬若是不知此理亦不是若是知有此道理故意不理會尤不是

先生葬長子喪儀銘旌埋銘魂輅極止用紫蓋盡去繁文埋銘石二片各長四尺濶二尺許止記姓名歲月居里刻訖以字而相合以鐵束之置於墳上其墳用石上蓋厚一尺許五六段橫湊之兩傍及底五寸許內外皆用石灰雜炭末細沙黃泥築之人家墓墳棺槨切不可太大當使墳僅能容槨僅能容棺乃善

去年此間陳家墳墓遭發掘者皆緣墳中太濶其不能發者皆是墳中狹小無著腳手處此不可不知也問墳與墓何別曰墓想是塋域墳卽土封隆起者光武紀云爲墳但取其稍高四邊能走水足矣古人墳極高大墳中容得人行也沒意思法令一品以上墳得一丈二尺亦自儘高矣守約云墳墓所以遭發掘者亦陰陽家之說有以啟之蓋凡發掘者皆以墓淺之故若深一二丈自無此患古禮葬亦許深曰不然深葬有水嘗見興化漳泉間墳墓甚高問之則曰棺只浮在土上深者僅有一半入地半在地上所以不得不高其封後來見福州人舉移舊墳稍深者無不有水方知興化漳泉淺葬者蓋防水爾北方地土深厚深葬不妨豈可同也問槨外可用炭灰雜沙土否曰只純用炭末置之槨外槨內實以和沙石灰或曰可純用灰否曰純灰

朱子文集卷九

三

恐不實須雜以篩過沙久之沙灰相乳入其堅如石槨外四圍上下一切實以炭末約厚七八寸許既辟濕氣免水患又截樹根不入樹根遇炭皆生轉去以此見炭灰之妙蓋炭是死物無情故樹根不入也抱朴子曰炭入地千年不變問范家用黃泥拌石灰實槨外如何曰不可黃泥久之亦能引樹根又問古人用瀝青恐地氣蒸熱瀝青溶化槨有偏陷却不便曰不曾親見用瀝青利害但書傳間多言用者不知如何

夜雨甚先生屢惻然憂歎謂明日掩殯雨勢如此奈何再三憂之賀孫問紹興山陵土甚卑不知如何曰固是可慮只這事前日既在那裏都說來只滿朝無一人可恃卒爲下而許多陰陽官占住了問聞趙丞相前亦入文字說得甚好曰是說得煞好後來一不從也只住了自高宗殯官時在蜀中入文字說此今又

舉此不知如何又只如此住了某初到亦入一文字後來却差孫從之相視只孫從之是朝中熟好人他初間畫三項利害云展發引之期別卜殯宮上策也只依舊在紹興下策也說得煞力到得相視歸來更說得沒理會到後來又令集議初已告報日子待到那一日四更時忽扣門報云不須集議待問其故云已再差官相視時鄭惠叔在吏書乃六部之長關集都是他當時但聽得說差官便止了衆人集議當時若得集議一番須說得事理分明初孫從之去那會得看子細纔到那裏便被守把老閹捉將去云這裏不是久立處某時在景靈宮行香聞此甚巨耐卽與同坐諸公說如此亦不可不說遂同聚於鄭惠叔處待到那裏更無一人下手作文字只管教某某云若作之何辭止緣某前日已入文字今作出又止此意思得諸公更作庶說得更透切都只說過更無一人下手某遂推劉得修作劉遂下手鄭惠叔又只管說不消說如何某說這是甚麼樣大事如何恁地住遂顧左右卽取紙筆令劉作衆人合湊遂成待去到待漏院要進都署銜位各了黃伯耆者他已差做相視官定了不簽他他又來須要簽又換文字將上待得他去相視歸來却說道白好這事遂定滿朝士夫都靠不得便如此這般事爲臣子須做一家事盡心竭誠乃可明知有不穩當事大體重如此如何住得他說須要山是如何水須從某方位盤轉經過某方位從某方位環抱方可用不知天地如何恰生這般山依得這般樣子更莫管他也依他說爲臣子也須盡心尋求那知不有如此樣驀忽更有也未可知如何便住得聞亦自有人來說幾處可用都被那邊計較阻抑了又云許多侍從也不學宰相也不學

將這般大事只恁地做且如祧廟集議某時怕去乎妙遂不去只入文字後來說諸公在那裏羣起譁然甚可畏宰相都自怕了君舉所主廟議是把禮記祖文王宗武王爲據上面又說祖契而宗湯又引詩小序禘太祖詩序有甚牢固又引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那時自是卜洛之始未定之時一時禮數如此又用國語亦是難憑器之問濮議如何先生曰歐公說固是不是辨之者亦說得偏既是所生亦不可不畧見殊異若止封皇伯與其他皇伯等亦不可須封號爲大王之類乃可伊川先生有說但後來已自措置得好凡祭享禮數一付其下面子孫朝廷無所預問改葬總鄭玄以爲終總之月數而除服王肅以爲葬畢便除如何曰如今不可考禮宜從厚當如鄭氏問王肅以爲既虞而除之若是改葬神已在廟久矣何得虞乎曰便是如此而今都不可考看來也須當反哭於廟問鄭氏以爲只是有三年服者改葬服總三月非三年服者弔服加麻葬畢除之否曰然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而除則非父母不服總也問改葬曰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啟墓以葬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方穩行葬更不必出至祭告時却出王於寢如今士大夫家都要理會古禮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恁地循襲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太祖不特立廟而與諸祖同一廟自東漢以來如此子謂爲芻靈也善謂爲伯者不仁雖是前代已用物事到不是處也須改用教是始得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當時禮數也簡儀從也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天使將

下許多百神。一齊排做一堆都祭。只看郊臺階級兩邊是踏過處。中間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看。

禘是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蓋人於近親會奉養他。底則誠易感格。如思其居處言笑。此尚易感。若太遠者。自非極其至誠。不足以格之。又曰。聖人制祭祀之意。深遠非常人所能知。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元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得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此其法當如此。然聖人之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耐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薄俗粗淺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這裏。不是大段見得義理分明。底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知得此說。則其人見得義理儘高。以

朱子

卷九

之觀他事。自然沛然。所以治天下不難也。

祖有功而宗有德。是為百世不遷之廟。商六百年。只三宗。皆以有功德當百世祀。故其廟稱宗。至後世始不復問其功德之有無。一例以宗稱之。

禘祫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土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皆為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一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通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則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祫。檀弓所謂耐於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畧不

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元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孫。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祖。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繆。甚盛舉也。不幸未

朱子

卷九

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獨原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門垣乃為近古。但其禮本不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畧於七廟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側。不為木主。而為之象。不為禘祫。而為普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為至當之論哉。

文集

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議曰。五峰胡仁仲論漢文帝之短喪。其失不在文帝。而最當任其責。予於不起寢廟之詔。則以為明帝固不得為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顙之孝。其群臣有宋仲幾楚子

囊之忠則於此必有處矣。况以一時之亂命而壞千古之舊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子之所正者而已耶。然古今諸儒未有斥其非者，而徒知論惠帝叔孫通作原廟之罪。夫原廟誠不當作，要必復古宗廟之制，然後可得而議。或曰：周公祀文王武王於洛邑，非原廟耶？曰：此固禮之變也。然設於別都，而不設於京師及所幸郡國，又不聞其以果獻之。褻禮施焉，則亦與漢異矣。

而秦祧廟劄子曰：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而又以僖祖為四廟之首，累聖尊崇，罔敢失墜。中間雖以世數寢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復請尊奉以為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為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欲毀其廟而藏

宋子文公集卷九

三

其主，替祖宗尊而下附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從其請，而司馬光韓維孫朴孫固等以為非是。力奏爭之，其說甚詳，然其立意不過以為太祖受命立極，當為始祖，而祫享東向，僖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而已。臣嘗深攷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為功德，蓋不必身親為之，然後為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為初廟。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祖，而不敢以功業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室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為人，雖不若光等之賢，而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世之論者不察乎此，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不知因太祖當日崇立僖祖之心，以原

其所自，但見光等之賢，非安石章衡之所及，而不知反之於己，以卽夫心之所安，是以紛紛多為異說，臣嘗病其如此，不謂今者之來，適逢此議，而又以疾病之故，不獲砥赴，謹已畧具鄙見，申尚書省，乞與敷奏，并畫成圖本，兼論古今宗廟制度得失，因又訪得元祐大儒程頤所論，深以安石之言為當，姑說詳盡，而所論并祧二祖上成八世之說，尤為明白，欲乞宣問詳賜覽觀，并下此奏，別令詳議，以承太祖皇帝尊祖敬宗報本反始之意。

先生檢點寧祧廟議示諸生云：荆公數語是甚次第。若韓維孫固張師顏等所說，如何及得他？最亂道是張師顏說當時新法之議也。如此，是說多少人都說不倒，東坡是甚麼樣會辯，也說得不甚切，荆公可知是動得人主。前日所論欲祧者，其說不出三項：一欲祧僖祖於夾室，以順翼宣祖所祧之主，祧焉但夾室乃

宋子文公集卷九

天

偏側之處，若藏列祖於偏側之處，而太祖以孫居中尊，是不可也。一是欲祧景靈宮，景靈宮元符所建，象西畔六人東向其四皆衣道家冠服，是四祖二人通天冠絳紗袍，乃是太祖太宗暗地設在裏，不敢明言。某書中有一句說云：今既無頓處，况元初奉祀景靈宮，聖祖是用簠簋饔豆，又是蔬食，今若祔列祖主，祭時須用葷腥，須用牙盤食，這也不行。又一項是欲立別廟，某說若立別廟，須大似太廟乃可，又不知祫祭時如何終不成。四人令在那一邊，幾人自在這一廟，也只是不可不知何苦如此。其說不過但欲太祖正東向之位，別更無說。他所謂東向又那曾考得古時是如何？東向都不曾識，只從小時讀書時見奏議中有說甚東向依稀聽得，如今廟室甚狹，外面又接簷，似乎瀾三丈深，又祭時各捧王出祭，東向位便在楹南簷北之

朱子文語纂編卷九

完

間後自坐空昭在室外後却靠實穆却在簷下一帶亦坐空如此則東向不足爲尊昭一列却有面南居尊之意古者室中之事東向乃在西南隅所謂與故爲尊合祭時太祖位不動以羣主入就尊者左右致饗此所以有取於東向也今堂上之位既不足以爲尊何苦要如此乃使太祖無所自出祝禹主云僖祖以上皆不可考曰是不可考要知定是有祖所自出不然僖祖却從平地爆出來是甚說話問郊則如何曰郊則自以太祖配天這般事最是宰相沒主張奏議是趙子直編是他當初已不把荆公做是了所以將那不可禘之說皆附於注腳下又甚率畧那許多要禘底話却作大字寫不知那許多是說箇甚麼只看荆公云反屈列祖之主下附子孫之廟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如何不說得人主動當時上云朕聞之瞿然敢不祗允這許多只閑說只是好勝都不平心看道理又云某嘗在上前說此上亦以爲不可云高宗既不禘壽皇既不禘朕又安可爲奈何都無一人將順這好意思某所議趙丞相白乾地不付出可怪

下同類

三后並配自本朝真廟始其初議者皆以歸咎於錢惟演後既習見爲常亦無復有議之者矣古人雖以子貴然庶母無係於先君之禮如左傳書僖公成風晉書簡文太后皆以係於其子而別制廟以祀之

答汪尚書論家廟曰古者諸侯五廟所謂二昭二穆者高祖以下四世有服之親也所謂太祖者始封之君百世不毀之廟也今世公侯有家而無國則不得有太祖之廟矣故至和四廟特所謂二昭二穆四世有服之親而無太祖之廟其於古制雖若不

朱子文語纂編卷九

三

同而實不害於得其意也又況古者天子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然後得用諸侯之禮蓋仕於王朝者其禮反有所厭而不得伸則今之公卿宜亦未得全用諸侯之禮也禮家又言夏四廟至子孫而五則是凡立五廟者亦是五世以後始封之君正東向之位然後得備其數非於今日立廟之初便立太祖之廟也政和之制蓋皆不考乎此故二昭二穆之上通數高祖之父以備五世夫既非始封之君又已親盡而服絕矣乃苟以備夫五世而祀之於義何所當乎至於大夫三廟說者以爲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蓋古者天子之大夫與諸侯之大夫品秩之數不甚相遠故其制可以如此若今之世則惟侍從官以上乃可以稱天子之大夫至諸侯之大夫則州鎮之幕職官而已爾是安可以拘於古制而使用一等之禮哉故至和之制專以天子之大夫爲法亦深得制禮之意但其自東宮三少而上乃得爲大夫則疑未盡而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制亦有所未備焉耳政和之制固未必深攷古者天子諸侯之大夫同爲一等之說然其意實近之但自大侍從至陞朝官並爲一法則亦太無隆殺之辨矣蓋官職高下則有古今之不同但以命數準今品數而論之則禮之等差可得而定矣然此亦論其得失而已若欲行之則政和之禮行於今日未之有改凡仕於今日而得立廟者豈得而不用哉但其所謂廟者制度章畧已不能如唐制之盛而況於古乎此好禮之士所以未嘗不歎息於斯也然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於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爲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攷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

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為疏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王哈及其高祖此則可為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但于哈之制他未有可攷耳墓祭之禮程子亦以為古無之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但簡於四時之祭可也文集下同

客張欽夫曰今之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為重至於是日必具殺羞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正禮耳今承海論以為黷而不敬此誠中其病然欲遂廢之則恐感時觸物思慕之心又無以自止殊覺不易處且古人不祭則不敢以燕況今於此俗節既已據經而廢祭而生者則飲

朱子文鑑卷九

三

食宴樂隨俗自如始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也必盡廢之然後可又恐初無害於義理而特然廢之不惟徒駭俗聽亦恐不能行遠則是已廢之祭拘於定制不復能舉而燕飲節物漸於流俗有時而自如也此於天理亦豈得為安乎愚意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以其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槩陳於廟中而以告朔之禮奠焉則庶幾合乎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久遠而無疑矣至於元日極端之祭禮亦無文今亦只用此例

客范伯崇曰在喪廢祭古禮可考者如此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遷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

所為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古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倘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畧倣左傳杜註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傳上之意卒哭前亦廢祭也但卒哭之期須既葬立至三虞之後下日而祭以成事方可耳溫公高氏二書載此節文甚詳可以熟考若神柩在而欲以百日為斷墨衰出入則決然不可愚見如此不知伯崇以為何如然王奉喪祭乃令兄職此事非伯崇所得專但以此儀從容咨講更與知禮者評之庶其聽則可矣萬一有所不合則烹聞之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夫子亦言喪與其易也寧戚意者解此義以為具文備禮而非致怒焉之謂易今人多此病試思之此則伯崇所當勉也更思之

朱子文鑑卷九

三

客劉平甫曰承詢及影堂按古禮廟無二主嘗原其意以為祖考之精神既散欲其萃聚於此故不可以二今有祠版又有影是有二主矣古人宗子承家主祭仕不出鄉故廟無虛主而祭必於廟惟宗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然猶不敢入廟特望墓為壇以祭蓋其尊祖敬宗之嚴如此今人主祭者遊宦四方或貴仕於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修其薦享尤不可闕不得以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禮意終始全不相似況古則淵於事情徇俗則無復品節必欲酌其中制適古人之宜則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為宜蓋上不失萃聚祖考精神之義常相依則精神不分矣下使宗子得以田祿薦享祖考豈亦歆之處禮之變



而不失其中。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蓋如此。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徙也。所喻留影於家奉祠版而行，恐精神分散，非鬼神所安。而支子私祭，上及高曾，又非所以嚴大宗之正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理一致，推此思之，則知所處矣。

答蔡季通曰：祭法須以宗法參之。古人所謂始祖，亦但謂始爵及別子耳。非如程氏所祭之遠。上僭則過於禘，下僭則奪其宗之為未安也。

答王子合曰：家祭一節，嘉項居喪不曾行，但至時節畧具飯食，墨衰入廟酌酒瞻拜而已。然亦卒哭後方如此。前此無衣服可入廟也。今服期喪未葬，亦不敢行祭，非畧之乃謹之也。

答黃叔重曰：古者居喪三年不祭。見曾子問其見祖父母之屬，古人亦朱子本經集注卷九

有節文，不盡記。然上壽之禮，自不合與所生母喪。禮律亦有明文。更宜詳考。亦當稍避尊者，乃為安耳。如女已適人，為父母服期，禮律亦甚明。若有舅姑難，以發哀於其側，從祭但畧去華盛之服可也。

答黃子耕曰：祭禮極難處，竊意神主唯長子得奉祀之官，則以自隨。影像則諸子各傳一本，自隨無害也。支子之祭，先儒雖有是言，然竟未安。向見范丈兄弟所定支子當祭，旋設紙牒於位，祭訖而焚之，不得已此或可采用。然禮文品物亦當少損於長子，或但一獻無祝亦可也。

答李堯卿曰：墓祭無明文，雖親盡而祭，恐亦無害。答嚴時亨曰：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

故禮家又謂奠為喪祭，而虞為吉祭，蓋漸趨於吉也。醇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則惟天子諸侯之禮有之。今其書亡，不可深攷。一是祭酒，蓋古者飲食必祭，人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禮而失其義，不可不知。

答曾光祖曰：所詢喪祭之禮，程張二先生所論自不同。論正禮則當從橫渠論人情，則伊川之說亦權宜之不能已者。但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酢，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唯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酢也。如此則於遠祖不遷，王禮經所說不一，亦無端的儀制，竊意恐當以大祥前一日祭當遷之主告而遷之，然後次日撤几筵，奉新主入廟，似亦稍合人情。

李晦叔問程氏祭儀，謂凡配正以正妻一人，或奉祠之人是再娶。朱子本經集注卷九

所生，即以所生母配。答曰：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朱子本經集注卷九

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答李晦叔曰：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助之為宜。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遷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也。

答李敬子曰：夫死而嫁，固為失節，然亦有不得已者。聖人不能禁也，則為之制禮以處其子，而母不得與其祭焉。其貶之亦明矣。答葉仁父曰：始祖先祖之祭，伊川方有此說，固足以盡孝子慈孫之心，然嘗疑其禮近於禘祫，非臣民所得用，遂不敢行。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故古者大夫以下，極於三廟而干祫可以及其高祖，今用先儒之說，通祭高祖已為過矣。其上世久遠，自合



遷毀不當更祭也

問尋常人家所當祭者只是祖先否曰然又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否曰山川之神季氏祭之尚以為僭况士庶乎如土地之神人家却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戶竈亦可祭也又問中雷之義如何曰古人穴居常土室中開一竅取明故謂之中雷而今人以中堂名曰中雷者所以存古之義也又云中雷亦土地之神之類五祀皆室神也語類下同

問七十老而傳則嫡子嫡孫主祭如此則廟中神主都用改換作嫡子嫡孫名奉祀然父母猶在於心安乎曰然此等也難行也且得躬親耳又問嫡孫主祭則便須祧六世七世廟主自嫡孫言之則當祧若叔祖尚在則乃是祧其高曾祖於心安乎曰也只得如此聖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兼當時人習慣亦不以爲

朱子文粹卷九

五

異也

一廟者得祭祖禰古今祭禮中江都集禮內有說

先生云欲立一家廟小五架屋以後架作一長龕堂以板隔截作四龕堂堂置位牌堂外用簾子小小祭祀時亦可只就其處大祭祀則請出或堂或廳上皆可

問考妣入廟有先後則祧以何時曰妣先未得入廟考入廟則祧大宗法既立不得亦當立小宗法祭自高祖以下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便則別處令其子私祭之今世禮全亂了

父在至祭子出仕宦不得祭父沒宗子主祭庶子出仕宦祭時其禮亦合減殺不得同宗子

祭只三獻主人初獻嫡子亞獻或主庶子弟終獻或嫡孫一錄云未有正婦則

弟爲亞獻弟婦得爲終獻

朔旦家廟用酒菓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俗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小祭只就家廟止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盃

諸家禮皆云薦新用朔朔新如何得合但有新即薦於廟先生家祭享不用紙錢凡遇四仲時祭隔日滌椅棹嚴辦次日侵晨已行事畢

人家族衆不分合祭或主祭者不可以祭及叔伯之類則須令其嗣子別得祭之今且說同居同出於曾祖便有從兄弟及再從兄弟了祭時主於主祭者其他或子不得祭其父母若恁地滾做一處祭不得要好當主祭之嫡孫當一日祭其曾祖及祖及父餘子孫與祭次日却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又次日却

朱子文粹卷九

美

今又次位子孫自祭其

父此却有古宗法意古今祭禮這

般處皆有之某後來更討得幾家要人未得如今要知宗法祭祀之禮須是在上之人先就宗室及世族家行了做箇樣子方可使以下士大夫行之

某自十四歲而孤十六而免喪是時祭祀只依家中舊禮禮文雖未備却甚齊整先妣執祭事甚虔及某年十七八方考訂得諸家禮禮文稍備是時因思古人有八十歲躬祭事拜跪如禮者常自期以爲年至此時當亦能如此在禮雖有七十曰老而傳則祭祀不預之說然亦自期倘年至此必不敢不自親其事然自去年來拜跪已難至冬間益艱辛今年春間僅能立得住遂使人代拜今立亦不得了然七八十而不衰非特古人今人亦多有之不知某安得如此衰也

叔器問士庶當祭幾代曰古時一代即有一廟其禮甚多今於禮制大段虧缺而士庶皆無廟但溫公禮祭三代伊川祭自高祖始疑其過要之既無廟又於禮祭缺祭四代亦無害

堯卿問始祖之祭曰古無此伊川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覺得僭遂不敢祭古者諸侯只得祭始封之君以上不敢祭大夫有大功則請於天子得祭其高祖然亦止得祭一番常時不敢祭程先生亦云人必祭高祖只是有疏數耳又問今士庶亦有始祖之祖莫亦只祭得四代但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曰如今祭四代已爲僭古者官師亦只得祭二代若是始基之祖莫亦只存得墓祭

姪者姪也祭所生母只當稱母則畧有別

問無後耐食之位曰古人祭於東西廂今人家無東西廂某家只

朱子文譜卷九

三

位於堂之兩邊祭食則一但正位三獻畢然後使人分獻一酌而已如今學中從祀然

叔器問行正禮則俗節之祭如何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殺於正祭某家依而行之但七月十五素饌用浮屠某不用耳向南軒廢俗節之祭某問於端午能不食粽乎重陽能不飲茱萸酒乎不祭而自享於汝安乎

問孝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不知忌日合著如何服曰唐時士大夫依舊孝服受弔五代時某人忌日受弔某人弔之遂於坐間刺殺之後來只是受人慰書而不接見須隔日預辦下謝書俟有來慰者即以謝書授之不得過次日過次日謂之失禮服亦有數等考與祖曾祖高祖各有降殺妣與祖妣服亦不同大槩都是黻衫黻巾後來橫渠制度又別以爲男子重乎首女

子重乎帶考之忌日則用白巾之類疑亦是而不易帶妣之忌

日則易帶而不改巾服亦隨親疎有隆殺問先生忌日何服曰某只著白絹涼衫黻巾不能做許多樣服得問黻巾以何爲之曰紗絹皆可某以紗又問誕辰亦受子弟壽酒否曰否衣服易否曰否一例不受人物事某家舊時常祭立春冬至季秋祭禰三祭後以立春冬至二祭近禘祫之祭覺得不安遂去之季秋依舊祭禰而用某生日祭之適值某生日在季秋遂用此日九月十五又問在官所還受人壽儀否曰否然也有行不得處如作州則可以不受蓋可以自由若有監司所在只得按例與之受蓋他生日時又用還他某在潭州如此在南康漳州不受亦不送又問黻巾之制曰如帕複相似有四隻帶若常襪頭然

忌日祭只祭一位

朱子文譜卷九

三

過每論士大夫家忌日用浮屠誦經追薦鄙俚可怪既無此理是使其先不血食也乙卯年見先生家凡值遠諱早起出主於中堂行三獻之禮一家固自蔬食其祭祀食物則以待賓客考妣諱日祭罷裹生絹慘巾終日一日到晚到閣下尙裹白巾未除因答問者云聞內弟程允夫之訃

先生爲無後叔祖忌祭未祭之前不見客

紙錢起於玄宗時王璵蓋古人以玉幣後來易以錢至玄宗時於王璵之說而鬼神事繁無許多錢來埋得璵作紙錢易之文字便是難理會且如唐禮書載范傳正言唯願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故衣冠效之而國初言禮者錯看遂作紙衣冠而不用紙錢不知紙錢衣冠有何間別

答嚴時亨曰親親長長貴貴尊賢皆天下之大經固當各有所尙

然亦不可以此而廢彼。故鄉黨雖上齒而有爵者則俟賓主獻酬禮畢然後入。又席於尊東使自爲一列不爲衆人所壓亦不壓却他人。卽所謂遵也。遵亦作僊如此則長貴貴各不相妨。尙不以齒先於爵亦不以爵加於齒也。文集

夫子於禮樂欲從先進今觀禮書所載燕饗之禮品節太繁恐亦難用。不若只如今人宴集就中刪修使之合義如鄉飲酒禮向來所行真成彊人行之何益所以難久。不若只就今時宴飲之禮中刪改行之情意却須浹洽。謂類下同

鄉飲酒禮堂上主客列兩邊主人一拜客各一拜又拜一拜又客一拜却不交拜又也皆北向拜不相對不知是如何某赴省試時衆士人拜知舉知舉受拜了却在堂上令衆人少立使人大喝云知舉答拜方拜二拜是古拜禮猶有存者近年問人則便

朱子文義集卷九

元

已交拜是二三十年間此禮又失了

古禮看說許多節目若甚繁縟到得行時節只頃刻可了以舊時所行鄉飲酒看之煞見得不費時節又曰開元禮煞好看唯是五禮新儀全然不是當時做這文字時不會用得識禮底人只是胡亂變易古文白撰全不考究天子乘車古者君車將駕則是胡亂變易古文白撰全不考究天子乘車古者君車將駕則僕御執策立於馬前既効駕君雖未升僕御者先升則奮衣由右上下以君位在左故避君空位五禮新儀却滿了僕人登車一項至駐車處却有僕人下車之文這是一處錯他處都錯了又云五禮新儀固未是至如今又皆不理會如朝報上云執綏官則是無僕人之禮古者執綏自是執綏僕人乃是授綏如何今却以執綏官代僕人兼古者有敬事則必式蓋緣立於車上故憑衡式則是磬折是爲致敬今却在車上用椅子坐則手與前

衛高下不多若憑手則是傲慢這般所在都不是卽所謂僕人乃立於車柱之外後角又恐立不住却以采帛繫於柱上都不成模樣兼前面乃以內侍二人立於兩旁是大非禮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豈有以內侍同載而前後皆安之眼前事纔拈一件起來勘當著所在便不成模樣神宗嘗欲正此禮數王安石答以先理會得學問了這般事自有人出理會遂止如荆公門人陸農師自是煞能考禮渠後來却自不會用他又曰婦人之拜據古樂府云出門長跪問故夫又云直身長跪余正父云周禮有肅拜恐只是如今之俯首加敬而已不知夫人如何喪禮婦人唯舅之喪則跪拜於他人又不知其拜如何古禮殘闕這般所在皆無可考

朱子文義集卷九

罕

問虞禮子爲尸父拜之曰古人大抵如此如子冠母先拜之子却答拜而今這處都行不得看來古人上下之際雖是嚴而情意甚相通如禹拜昌言王拜手稽首之類到漢以來皇帝見丞相在坐爲起在輿爲下贊者曰皇帝爲丞相起尙有這意思到六朝以來君臣逐日相與說話如宋文帝明日欲殺某人晚間更與他說話不能得他去其間有人朝去從人卽分散去到晚他方出到唐尙有坐說話底意思而今宰相終年立地不會得一日坐人主或終日不會得見面壽皇求治之初中間學士固是直宿又分講官亦直宿又令從官亦得人賜坐從容講論而今未論朝廷如古人州郡之間亦自如此如羅池碑云柳子厚與牙將歐陽翼共飲法帖中有顏真卿與蔡明遠帖都書名牙將卽是客將蔡明遠亦是衙前他却與之情意如此而今州郡與小官也不如此了

拜親時須合坐受叔伯母亦合坐受兄只立受嫂叔同一家不可不拜亦須對拜夫婦對拜

答顏魯子曰熹昨蒙論及深衣謹并幅巾大帶納上皆溫公遺製也但帶當結處合有黑紐之組所未能備其說見於書儀本章可攷而增益也又有黑履亦見書儀此不敢納呈去古益遠其冠服制度僅存而可攷者獨有此耳然遠方士子亦所罕見往往人自爲制詭異不經近於服妖甚可歎也若得當世博聞好禮者表而出之以廣其傳庶幾其不泯乎

後世禮服固未能粹復先王之舊且得華夷稍有辨別猶得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領衫靴鞋之類先王冠服掃地盡矣中國衣冠之亂自晉五胡後來遂相承襲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

語類下同

朱子文

聖

今衣服無章上下混淆某嘗謂縱未能大定經制且隨時畧加整頓猶愈於不爲如小衫令各從公衫之色服紫者小衫亦紫服緋綠者小衫亦緋綠服白則小衫亦白胥吏則皆烏衣餘皆倣此庶有辨別也

與蔡季通曰大抵八音金石爲衆音之綱領絲竹匏土包括於中而草木二音無當於五聲十二律故居最後而但爲衆樂之節不知古人已作如此看否耶

文集

聲律辨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沉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爲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爲商爲角爲變徵爲徵爲羽爲變宮

而皆以爲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爲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爲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

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爲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沉濁者爲黃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爲應鍾及其旋相爲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爲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爲樂矣蓋黃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二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鍾之

朱子文

聖

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爲樂者也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即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爲中聲之前段如子初四刻之爲者但無聲氣之可紀耳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爲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鍾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

大抵古人法度今皆無復存者只是這些道理人尙胡亂說得去嘗愛陸機文賦有曰意翻空而易奇文質實而難工道理人却

說得去法度却杜撰不得。且如樂今皆不可復考。今人只會說得凡音之生由人心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到得制度便都說不去。問通書注云。而其制作之妙。真有以得乎聲氣之元。不知而今尚可尋究否。曰。今所爭祇是黃鍾一宮耳。這裏高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耳。問胡安定樂如何。曰。他亦是

一家語類

聲依永律和聲。此皆有自然之調。沈存中以爲臣與民不要大事。與物大不妨。若合得自然。二者亦自大不得。

看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刑名度數。是人人曉得。不消說出。故只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來許多度數都沒了。却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箇頓放處。

十二律皆在。只起黃鍾之宮不得。所以起不得者。尺不定也。

朱子文淵閣編卷九

聖

律管只吹得中聲爲定。季通音義小若謂用周尺或羊頭山黍。雖

應準則不得中聲。終不是。大抵聲太高則焦殺。低則益緩。牛鳴

此又云。此不可容易杜撰。劉歆爲王莽造樂。樂成而莽死。後荀

勗造於晉武帝時。卽有五胡之亂。和峴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亦

死。惟本朝太祖神聖特異。初不曾理會樂。但聽樂聲。嫌其太高。

今降一分。其聲遂和。唐太宗所定樂及本朝樂皆平和。所以世

祚久長。笑云。如此議論。又却似在樂不在德也。

律歷家最重這元聲。元聲一定。向下都定。元聲差。向下都差。又云

不可太高。又不可太低。樂中上聲便是。鄭衛所以太。祖。明。不

可及。當正作。造樂。聞其聲太急。便令減下一律。其聲遂平。撤。宗

朝作太。其聲一聲低似一聲。故其音。又云。賀君人。樂

屬意於雅樂。所以仁宗晚年。極力要理會雅樂。終未理會得。

南北之亂。中華雅樂中絕。隋文帝時。鄭譯得之於蘇祇婆。祇婆

乃自西域傳來。故知律呂乃天地自然之聲氣。非人之所能爲。

譯請用旋宮。何安耻其不能。遂止用黃鍾一均。事見因言佛與吾道不合者。蓋道乃無形之物。所以有差。至如樂律。則有數器。所以合也。

問樂曰。古聲只是和。後來多以悲恨爲佳。

季通律書。分明是好。却不是臆說。自有按據。

自唐以前。樂律尚有制度可考。唐以後都無可考。如杜佑通典所

算分數極精。但通典用十分爲寸作算法。頗難算。蔡季通只以

九分算。

今之樂皆胡樂也。雖古之鄭衛。亦不可見矣。

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

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

問古人射要何用。曰。其初也只是修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

朱子文淵閣編卷九

器

古史餘論曰。或曰。爲今之計。必封建而後可以爲治。耶。而度其勢

亦可必行。而無弊耶。曰。不必封建。而後可爲治也。但論治體。則

必如是。然後能公天下以爲心。而達君臣之義於天下。使其恩

禮足以相及。情意足以相通。且使有國家者。各自愛惜其土地

人民。謹守其祖先之業。以爲遺其子孫之計。而凡爲宗廟社稷

之奉。什伍閭井之規。法制數度之守。亦皆得以久遠相承。而不

至如今日之朝成而暮毀也。若猶病其或自恣而廢法。或彌大

而難制。則雖建於郡縣之間。又使方伯連帥分而統之。祭其敬

上而恤下。與其違禮而越法者。以行慶讓之典。則得爲而有弊

耶。文集

因論封建曰。此亦難行。使膏粱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其爲害

豈有涯哉。且以漢諸王觀之。其荒縱淫虐如此。豈可以治民。故

主父偃勸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國故禍不及民所以後來諸王也都善弱蓋漸染使然積而至於魏之諸王遂使人監守雖飲食亦皆禁制更存活不得及至晉懲其弊諸王各使之典大藩揔強兵相屠相戮馴致大亂備云監防太密則有魏之傷恩若寬去繩勒又有晉之禍亂恐皆是無古人教養之法故爾曰那箇雖教無人奈得他何或言今之守令亦善曰却無前代尾大不掉之患只是州縣之權太輕卒有變故更支撐不住個因舉祖宗官制沿革中說祖宗時州郡禁兵之額極多又有諸般名色錢可以贍養及王介甫作相凡州郡兵財皆括歸朝廷而州縣益虛所以後來之變天下瓦解由州郡無兵無財故也曰只祖宗時州郡已自輕了如仁宗朝京西羣盜橫行破州屠縣無如之何淮南盜王倫破高郵郡守晁仲約以郡無兵財遂開門犒之使去富鄭公聞之大怒欲誅守臣曰豈有任千里之寄不能拒賊而反路之范文正公爭之曰州郡無兵無財俾之將何捍拒今守臣能權宜應變以全一城之生靈亦可矣豈可反以爲罪耶然則彼時州郡已如此虛弱了如何盡責得介甫介甫只是刮剗太甚凡州郡禁兵關額盡令勿補填且如一州有千人禁軍額關五百人則本郡不得招填每歲椿留五百名之禾糧并二季衣賜之物令轉運使掌之而盡歸於朝廷如此煞得錢不可勝計又云也怪不得州郡欲添兵誠無糧食給之其勢多招不得某守南康舊有千人禁軍額某到時纔有二百人而已然歲已自闕供給本軍每年有租米四萬六千石以三萬九千來上供所餘者止七千石僅能贍得三月之糧三月之外便用別壁畫措置如斛面加糧之屬又盡則預於民間借

支方借之時早穀方熟不得已出榜令民先將早米來納亦謂之租不俟冬則折除其租米亦當大米之數如此猶贍不給壽皇數數有指揮下來必欲招滿千人之額某申去云不難於招只是無計糧食處又行下云便不及千人亦須招填五百人雖聖旨如此然終無得錢糧處只得如此挨過日子而已想得自初千人之額自來不曾及數蓋州郡只有許多米他無來處何以贍給之然上供外所餘七千石州郡亦不得用轉運使每歲行文字下來約束只教椿留在本州不得侵支顆粒那裏有年年侵使了每監司使檢視州郡又厚路遺之使去全無顆粒怪不得若更不得支此米何從得贍軍然亦只贍得兩三月何況都無非天雨鬼輸何從得來某在彼時顏魯子王齊賢屢行文字下來令不得動某報去云累政即無顆粒見在雖上司約束分明奈歲用支使何今求上司不若爲之豁除其數若守此虛名而無實徒爲胥吏輩賂賄之地又况州郡每歲靠此米支遣決不能如約束何似罷之更不聽督責愈急顏魯子又推王齊賢王齊賢又推顏魯子及王齊賢去顏依舊行下約束却被某不能管得只認支使了若以爲罪則前後之爲守者皆一樣又何從根究其勢不奈何只得如此處下同類

問子厚論封建是否曰子厚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後面有偏處後人辨之者亦失之太過如廖氏所論封建排子厚太過且封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類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却不是聖人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無可奈何而爲此不知所謂



勢者乃自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也。且如射王中肩之事乃是周未征伐自諸侯出故有此等事使征伐自天子出安得有是事然封建諸侯却大故難制御且如今日蠻洞能有幾大若不循理朝廷亦無如之何若古時有許多國自是難制如隱公時原之一邑乃周王不奈他何賜與鄭鄭不能制到晉文公時周人將與晉而原又不服故晉文公伐原且原之爲邑甚小又在東周王城之側而周王與晉鄭俱不能制蓋渠自有兵不似今日太守有不法處便可以降官放罷古者大率動便是征伐所以孟子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在周官時已是如此了便是古今事勢不同便是難說又曰譬如一樹枝葉太繁時本根自是衰枯如秦始皇則欲削去枝葉而自留一幹亦自不可

朱子文語集編卷九

聖

周自東遷之後王室益弱畿內疆土皆爲世臣據莫可誰何而畿外土地亦皆爲諸侯爭據天子雖欲分封而不可得如封鄭桓公都是先用計指射鄆地因而取之亦是無討土地處此後王室子孫豈復有疆土分封某常以爲郡縣之事已萌於此矣至秦時是事勢窮極去不得了必如此做也

先儒說封建古者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至周公則斥大疆界始大封侯國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百里如此則是將那小底移動添封爲大國豈有此理禹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當時所謂國者如今溪洞之類如五六千家或百十家各立箇長自爲一處都來朝王想得禮數大段甚其後來到夏衰時皆相吞併漸漸大了至周時只有千八百國便是萬國吞併爲千八百國不及五分之一矣可見其又大了周畢竟是因而封之豈有移去許多小國却封爲大國然聖人立法

亦自有低昂不如此截然謂如封五百里國這一段四面大山如太行却有六百里不成是又挑出那百里在外如封四百里這一段却有三百五十里不成又去別處討一段子五十里來添都不如此殺定蓋孟子時去周已七八百年如今去隋時既無人記得又無載籍可攷所以難見得端的

朱子文語集編卷九

哭

伊川常言要必復井田封建及晚年又却言不必封建井田便是看破了且如封建自柳子厚之屬論得來也是太過但也是行不得如漢當初要封建後來便恁地狼狽若如王父假之說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如此便不必封建也得今且做把一百里地封一箇親戚或功臣教他去做其初一箇未必便不好但子孫決不能皆賢若有一箇在那裏無稽時不成教百姓論罷了一箇君若只坐視他害民又不得却如何區處更是人也自不肯去今且教一箇錢塘縣尉封他作靜江國王鬱林國王他定是不肯去寧肯作錢塘縣尉唐時理會一番襲封刺史人都不肯去符秦也會如此來人皆是戀京師快活都不肯去却要遣人押起這箇決是不可行若是以大槩論之聖人封建却是正理但以利害言之則利少而害多

問阡陌辨曰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之意皆以開爲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故白居易云人孫土曠者宜修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井田蓋亦以阡陌爲秦制井田爲古法此恐皆未得其事之實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爲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橫從以通人物之行來卽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二說不同



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攷之則當以後說爲正蓋陌之爲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橫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畜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求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懇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卽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爲田而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爲計正猶楊炎疾浮戶之弊而遂破租庸調以爲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帙傳皆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割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

授取予之煩也以是數者合而証之其理可見而蔡澤之言尤爲明白且先王疆理天下均以予民故其田間之道有經有緯不得無法若秦既除井授之制矣則隨地爲田隨田爲路尖斜屈曲無所不可又何必取其東西南北之正以爲阡陌而後可以通往來哉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見其說之無疑者或乃以漢世猶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置殊不知秦之所開亦其曠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適當衝要而便於往來則亦豈得而盡廢之哉但必稍侵削之不使復如先王之舊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連阡陌而請限民名田疑田制之壞由於阡陌此亦非也蓋曰富者一家而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於所謂商賈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而言蓋當是時去古未遠此名尙在而遺跡猶有可考者顧一時君臣乃不能推尋講究而修復之耳豈不可惜也哉文集因說今日田賦利害曰某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不解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畝溝澮洫之類大段費人力了若自五十而增爲七十自七十而增爲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語類下同今謂周官非聖人之書至如比閭族黨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基本他這箇亦如碁盤相似枰布定後碁子方有放處天子六卿故有六軍諸侯三卿故有三軍所謂五家爲比比卽伍也五比爲閭閭卽兩也四閭爲族族卽卒也則是夫人爲兵矣至於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出兵車一乘以九夫言之中爲公田只是八夫甸則五百一十二夫何其

少於鄉遂也。便是難曉。以某觀之。鄉遂之民。以衛王畿凡有征討。止用丘甸之民。又學校之制。所以取士者。但見於鄉遂。鄉遂之外。不聞教養之制。亦可疑也。

豐鎬去洛邑三百里。長安所管六百里。王畿千里。亦有橫長處。非若今世之爲圖畫方也。恐井田之制。亦是類此。不可執畫方之圖以定之。

周家每年一推排。十六歲受田。六十者歸田。其後想亦不能無弊。故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唐制。每歲十月一日。應受田者。皆集於縣令廷中。而升降之。若縣令非才。則是日乃胥吏之利耳。

淳問橫渠謂世之病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審井議之行於今果如何。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苟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平世則誠爲難行。黃丈問東坡破此論。只行限田之法。如何。曰。都是胡說。作事初如雷霆霹靂。五年後猶放緩了。况限田之法。雖舉於今。明年便淡似今年。後年又淡似明年。一年淡一年。便寢矣。若欲行之。須是行井田。若不能行。則且如今之俗。必欲舉限田之法。此之謂戲論。且役法猶行不得。往年貴賤通差。縣吏呈車子。首日第一都保正。帶因此不便。竟罷。况於田如何。限得林勳本政書。一生留意此事。後在廣中作守。畫作數井。然廣中無人烟。可以如此。

橫渠若制井田。畢竟繁。使伊川爲之。必簡易通暢。觀古不必驗之言可見

市廛而不征。問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市地錢。如今民間之舖面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以抑之。少則不廛。而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及爲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則罰一。幕。子過市。則罰一。幣。命。夫命婦過市。則罰一。蓋帷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

王之爲都。左傳邑有先君之廟。曰都。看得來古之王者。嘗爲都處。朱子文語集編卷九

便自有廟。一錄云古人之廟不遷如太王廟在岐。文王廟在豐。武王祭太王則於岐。祭文王則於豐。無二王之廟玉朝步自周至於豐。是自鎬至豐。以告文王廟也。又如晉獻公使申生祭於曲沃。武公雖自曲沃入晉。而其先君之廟。則仍在曲沃。而不徙也。又如魯祖文王。鄭祖厲王。則諸侯祖天子矣。三桓祖桓公。則大夫祖諸侯矣。故禮運曰。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私家非禮也。自三桓始也。是三桓各立桓公廟於其邑也。又問漢原廟如何。曰。原再也。如原蠶之原。謂既有廟而再立一廟。如本朝既有太廟。又有景靈宮。又問此於禮當否。曰。非禮也。云問原廟否。曰。行幸處。然以洛邑有文武廟言之。則似周亦有兩廟。有之。然皆非禮也。又問原廟之制如何。曰。史記月出衣冠遊之。所謂藏高帝之衣冠於其中。月一取其衣冠出遊於國中也。古之廟制。前廟後寢。

寢所以藏亡者之衣冠故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至漢時却移寢於陵所謂陵寢故明帝於原陵見太后鏡奩中物而悲哀蔡邕因謂上陵亦古禮明帝猶有古之餘意然此等議論皆是他講學不明之故他只是偶見明帝之事故爲是說然何不使人君移此意於宗廟中耶又曰王之爲都又恐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周禮四縣爲都

唐制猶有近古處猶有條理可觀且如古者王畿之內髣髴如井田規畫中間一圜便是宮殿前中圜左宗廟右社稷其他百官府以次列居是爲前朝後中圜爲市不似如今市中家家自各賣買乃是官中爲設一去處令凡民之賣買者就其處若今場務然無游民雜處其間更東西六圍以處六鄉六遂之民耕作則出就田中之廬農功畢則入此室處唐制頗放此最有條理

朱子文語纂編卷九

詩

城中幾坊每坊各有牆圍如子城然一坊共一門出入六街凡城門坊角有武侯鋪衛士分守日暮門閉五更二點鼓自內發諸街鼓城振坊市門皆啟若有姦盜自無所容蓋坊內皆常居之民外面人來皆可如殺宰相武元衡於靖安里門外分明是元衡入朝出靖安里賊乘暗害之亦可見坊門不可胡亂入只在大官街上被殺了如那時措置得好官街邊都無閑雜賣買汗穢雜糅所以杜詩云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鄰里間十日不一見顏色亦見出一坊入一坊非特特往來不可

答呂伯恭曰學校之政名存實亡徒以陷溺人心敗壞風俗不若無之爲愈聞嘗有所釐正而苟且放縱者多不悅其事亦可想而知矣然當留意於立教屬俗之本乃爲有補若課試末流小得失之間則亦不足深較也

文集

與內國器曰今日學制近出崇觀專以月書季攷爲陞黜使學者

屑屑然較計得失於毫釐間而近歲之俗又專務以文字新奇相高不復根據經之本義以故學者益驚於華靡無復探索根原敦勵名檢之志大抵所以破壞其心術者不一而足蓋先王所以明倫善俗成就人材之意掃地盡矣惟元祐間伊川程夫子在朝與修學制獨有意乎深革其弊而當時咸謂之迂濶無所施行今其書具在意者後之君子必有能舉而行之區區願執事少加意焉則學者之幸也又蘇氏學術不正其險譎慢易之習入人心深今乃大覺其害亦望有以抑之使歸於正尤所幸願

李敬子問燔謂後世人才不振士風不美在於科舉之法然使便用明道賓興之論伊川看詳之制則今之任學校者皆由科舉

朱子文語纂編卷九

詩

而出亦豈能遽變而至道哉答曰明道所言始終本末次序甚明伊川立法姑以爲之兆耳然欲變今而從古亦不過從此規模以漸爲之其初不能不費力矯揉久之成熟則自然丕變矣學校貢舉私議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爲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爲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

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啟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嚮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為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為患而唱為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於太學其說雖若賢於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眾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塗之狹又將有甚於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校計得失於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

朱子文語纂編卷九

論

又不唯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眾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畧也

左傳國語惟是周室一種士大夫說得道理大故細密這便是文武周召在王國立學校教得人恁地惟是周室人會恁地說且

如烝民詩大故說得好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之類大故說得細

密語類

或問禮書所引伊川言古者養士其公卿大夫士之子弟固不患於無養而庶人子弟之入學者亦皆有以養之不知是否曰恐不然此段明州諸公添入當刪不然則注其下云今按程子之言未知何所據也古者教士其比閭之學則鄉老坐於門而察其出入其來學也有時既受學則退而習於其家及其升而上也則亦有時春夏耕耘餘時肄業未聞上之人復有以養之也夫既給之以百畝之田矣又給之以學糧亦安得許多糧給之耶周禮自有士田可攷

召穆公始諫厲王不聽而退居於郊及厲王出奔國人欲殺其子召公匿之國人聞召公之第召公乃以己子代厲王之子而宣

朱子文語纂編卷九

美

王以立因歎曰便是這話難說古者公卿世及君臣恩義交結素深與國家共休戚故患難相為如此後世相遇如塗人及有患難則渙然離散而已然今之公卿子孫亦不可用者只是不曾教得故公卿之子孫莫不驕奢淫佚不得已而用草茅新進之士舉而加之公卿之位以為苟勝於彼而已然所恃者以其知義理故勝之耳若更不知義理何所不至古之教國子其法至詳密故其才者既足以有立而不才者亦得以薰陶漸染而不失為寡過之人豈若今之驕駘淫奢也哉陳同父課葉中有一段論此稍佳

呂與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德行則待州縣舉薦下三科却許人投牒自試明經裏面分許多項目如春秋則兼通三傳禮則通三禮樂則通諸經所說樂處某看

來樂處說也未盡。政事則如試法律等及行移決判事。又定爲試辟法。試則以事授之。一年看其如何。辟則令所屬長官舉辟器遠云。這也只是法曰。固是法也。待人而行。然這却法意詳盡。如今科舉直是法先不是了。今來欲教吏部與二三郎官盡識得天下官之賢否。定是了不得這事。

因論學校曰。凡事須有規模。且如太學亦當用一好人使之自立。繩墨遲之十年。日與之磨煉方可。今日學官只是計資考選用。又學識短淺。學者亦不尊尙。可學曰。神宗未立三舍前。太學亦盛。曰。呂氏家塾記云。未立三舍前。太學只是一大書會。當時有孫明復胡安定之流。人如何不趨慕。

林擇之曰。今士人所聚多處風俗便不好。故太學不如州學。州學不如縣學。縣學不如鄉學。曰。太學真箇無益於國家教化之意。

朱子文鑑編卷九

卷九

何在。向見陳魏公說亦以爲可罷。

祖宗時科舉法疎濶。張乖崖守蜀。有士人亦不應舉。乖崖去尋得李旼出來舉送去。如士人要應舉時。只是著布衫麻鞋陳狀稱百姓某人。今聞朝廷取士如何如何。來應舉。連投所業。太守畧看所業。方請就客位換襴襖相見。方得請試。只一二人試訖。舉送舊亦不糊名。仁宗時方糊名。

商鞅論人不可多學。爲士人廢了耕戰。此無道之言。然以今觀之士人千人萬人。不知理會甚事。眞所謂游手。只是恁地底人。一旦得高官厚祿。只是爲害朝廷。何望其濟事。眞是可憂。

今人爲經義者。全不顧經文。務自立說。心粗膽大。敢爲新奇詭異之論。方試官命此題。已欲其立奇說矣。又出題目。定不肯依經文成片段。都是斷章牽合。是甚麼義理。三十年前人猶不敢如

此。只因一番省試。出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三句。後遂成例。當時人甚駭之。今遂以爲常矣。遂使後生輩違背經旨。爭爲新奇。迎合主司之意。長浮競薄。終將若何。可慮。可慮。王介甫三經義。固非聖人意。然猶使學者知所統一。不過專念本經。及看注解。而以其本注之說爲文辭。主司考其工拙而定去留耳。豈若今之違經背義。恣爲奇說。而無所底止哉。當時神宗令介甫造三經義。意思本好。只是介甫之學不正。不足以發明聖意。爲可惜耳。今爲經義者。又不若爲詞賦。詞賦不過工於對偶。不敢如治經者之亂說也。聞廟中科舉罷。卽曉示云。後舉於某經。某史命題。仰士子各習此業。使人心有所定止。專心看一經。史不過數舉。則經史皆通。此法甚好。今爲主司者。務出隱僻題目。以乘人之所不知。使人弊精神於檢閱。茫然無所方向。且

朱子文鑑編卷九

卷九

何法也

先生常說表奏之文。下諛其上。上諛其下也。

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法。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是就科舉法中與之區處。且變著如今經義格子。使天下士子各通五經大義。一舉試春秋。一舉試三禮。一舉試易書。禁懷挾出題目。便寫出注疏與諸家之說。而斷以己意筆論。則試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如此亦不爲無益。欲革奔競之弊。則均諸州解額。稍損太學之額。太學則罷月書季考之法。皆限之以省試。獨取經明行修之人。如此亦庶幾矣。

王嘉叟云。朝廷只有兩般法。一是排連法。今銓部是也。一是信采法。今科舉是也。

因說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著實。因歎息云。最可愛者

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是非都沒理會。

有少年試教官。先生曰。公如何須要去試教官。如今最沒道理。是教人懷牒來試。教官某嘗經歷諸州。教官都是許多小兒子。未生鬚鬚。入學底都是老大底人。如何服得他。某思量須是立箇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教官。又云。須是罷了堂除。及注授教官。却請本州鄉先生爲之。如福州便教林少穎這般人做士子也。歸心他教也。必不苟。又云。只見泉州教官却老成意思。却好。然他教人也未是如教人編抄甚長。編文字。又曰。今教授之職。只教人做科舉時文。若科舉時文。他心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設官置吏。費廩祿教他做也。須是當職底人。怕道人不曉義理。須是要教人識些。如今全然無此意。如何恁地。

朱子文語集編卷九

堯

問學究一科沿革之故。曰。此科卽唐之明經是也。進士科則試文字。學究科但試墨義。有才思者。多去習進士科。有記性者。則應學究科。凡試一大經者。兼一小經。每段舉一句。令寫上下文。以通不通爲去取。應者多是齊魯河朔間人。只務熟讀和注文也。記得故當時有董五經黃二傳之稱。但未必曉文義。正如和尚轉經相似。又有司待之之禮。亦不與進士等。進士入試之日。主文則設案焚香。垂簾講拜。至學究則微幕以防傳義。其法極嚴。有渴至飲硯水而黥其口者。當時傳以爲笑。歐公亦有詩云。焚香禮進士。徹幕待諸生。或云徹幕乃歐公語。其取厭薄如此。荆公所以惡而罷之。但自此科一罷之後。人多不肯去讀書。

跋趙鈴轄墓誌曰。先王封建子弟。蕃屏王室。所以厚人倫而寧天

下。非獨私其爲力於己而已。下及漢晉。莫不由之。雖其治亂得失。有不齊者。然要爲宗社久長之計也。唐自明皇疑忌諸王。不令出閣。後遂相踵以爲家法。是以享有天下餘三百年。而其子孫絕無聞於今者。然則神祖之出宗支。以仕州縣。其所以法前聖而鑒後王者。聖謨遠矣。以故靖康之禍。近屬雖頗北遷。而疏遠在外者。往往能建勲績。其抗羣盜。拒仇虜。而死其官守者。亦不乏人。文集

朱子文語集編卷九

卒

權重處便有弊。宗室權重。則宗室作亂。漢初及晉是也。外戚權重。則外戚作亂。兩漢是也。春秋之君多逐宗族。晉惠公得國。便不納羣公子。文公之入。卽殺懷公。此乃異日六卿分晉之兆。下同封之有庫富貴之也。便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便是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峻。義又失之皆不足道。唐明皇於諸王。爲長枕大衾。雖甚親愛。亦是無以限制之。無足觀者。公族有罪。無宮刑。不翦其類也。職制於甸人。特不以示衆耳。刑固不可免。今之法。乃殺人不死。祖宗時宗室至少。又聚於京師。犯法絕寡。故立此法。今散於四方萬里。與常人無異。乃縱之殺人。是何法令。不可不革。

因言宗室之盛。曰。頃在漳州。因壽康登極。恩宗室重。試出官。一日之間。出官者凡六十餘人。州郡頓添許多俸給。幾無以支。吾朝廷不慮久遠。宗室日盛。爲州郡之患。今所以已有一二州郡創了。緣宗室請受浩瀚。直是孤遺多。且如一人有十子。使用十分孤遺。請受有子孫多。則寧不肯出官。蓋出官則其子孫孤遺之俸皆止。而一官之俸。反不如孤遺衆分之多也。在法宗室無依。



本

空

子 4—657



天子視學以黃管爲臣者弗臣或疑此句未純恐其終使人不臣如蔡下之扶植王安石也曰天子自有尊師重道之意亦豈可過只爲蔡下是小人王安石未爲大賢蔡下只是扶他以證其邪說故喫入議論如了翁論他也是若真有伊周之德雖是故臣稍加尊敬亦何害天子入學父事三老見事五更便是以齒不臣之也如或人之論則廢此禮可也

古者人主左右攜提執職役若虎賁綴衣之類皆是士大夫日相親密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且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不似而今大隔絕人主極尊嚴真如神明人臣極卑屈望拜庭下不交一語而退漢世禁中侍衛亦是士大夫以孔安國大儒而執唾盂雖儀衮亦是士人執之宋文帝時大臣劉湛人見則與坐語初問愛之視日景之斜惟朱子文語纂編卷九

恐其去後來厭之視日景之斜惟恐其不去後竟殺之魏明帝初說大臣太重則國危小臣太親則身蔽當時於大臣已爲之處置後來左右小臣親密至使中書令某人上床執手強草遺詔流弊便有此事漢宣帝霍光之弊事必躬親又有宦者恭顯出來光武懲王莽之弊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尙書御史大夫謁者謂之三臺

昔周公立許多官制都有統攝連屬自秦漢而下皆是因一事立一官便無此統攝連屬了或問東宮官屬曰唐六典載東宮官制甚詳如一小朝廷置詹事以統衆務則猶朝廷之尙書省也置左右二春坊以領衆局則猶中書門下省也左右春坊又皆設官有各率其屬之意學文館猶朝廷之館閣贊善大夫猶朝廷之諫議大夫其官職一視

朝廷而爲之降殺此等制度猶好今之東宮官屬極苟簡左右春坊舊制皆用賢德者爲之今遂用武弁之小有才者其次惟有講讀數員而已如贊善大夫諸官又但爲階官非是有職業神宗以唐六典改官制乃有疎畧處如東宮官屬之不備是也某舊嘗入一劄子論東宮官制疎畧宜放舊損益之不報又曰唐之官制亦大率因隋之舊府衛租庸調之法皆是也當時大亂殺傷之後幾無人類所以宇文泰與蘇綽能如此經營三代而下制度稍可觀者唯宇文氏耳蘇綽一代之奇才今那得一人如此

方今朝廷只消置一相三參政兼六曹如吏兼禮戶兼工兵兼刑樞密可罷如此則事易達又如宰相擇長官長官却擇其寮今銓曹注擬小官繁劇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令監司差除亦好每道仍只用朱子文語纂編卷九

一監司人傑因舉陸宣公之言以爲豈有爲臺閣長官則不能擇一二屬吏爲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寮曰此說極是當時如沈既濟亦有此說之意

嘗與劉樞言某做時且精選一箇吏部尙書使得盡搜羅天下人才諸部官長得自辟屬官却要過中書吏部尙書攷察朝官未闕人時亦未得薦候次第闕人却令侍從以下各舉一人二人只舉一二人彼亦不敢以大段非才者進今常常薦人一切都淡了又併天下監司一路只著一漕一憲恭謹將來了

自秦置守尉監漢有郡守刺史如今監司專主按察至漢末令刺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權兼治民事而刺史之權獨重後來或置或否漢有十二州自三都郡有太守州有刺史歷代添置州名民而守廢至隋又置郡守後又廢某嘗說不用許多監司每路守置刺史而刺史遂爲太守之職

只置一人復刺史之職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刺州縣官吏其下却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判官刑獄判官農田判官之類農田專主婚田轉運專主財賦刑獄專主盜賊而刺史總之稍重諸判官之權資序視通判而刺史視太守判官有事欲奏聞則刺史爲之發奏刺史不官發則許判官自徑申御史臺尙書省以分刺史之權蓋刺史之權獨專則又不便若其人昏濁則害貽一路百姓無出氣處故又須畧重判官之權諸判官亦却置數員屬官如職幕官之類如此則重權歸一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則舉刺一路豈不簡徑省事而無煩擾耗蠹之弊矣問今之主管資格亦視通判曰然但權輕不能有所爲只得奉承運使而已若分爲判官俾得專達則其權重而監司亦不敢妄作矣

朱子文鑑卷九

監

銓擇之法只好京官付之監司選人付之郡守各令他隨材擬職州申監司監司申吏部長貳審察聞奏下授其職却令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無事又何患其不得人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幕縣官客他各辟所知方可責成天下須是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乃可

先生問人傑姚崇擇十道使患未得人如何曰只姚崇說患未得人便見他真能精擇曰固是然唐鑑却貶之唐鑑議論大綱好欠商量處亦多又云范文正富文忠當仁宗時條天下事亦只說擇監司爲治只此是要矣

近世修史之弊極甚史官各自分年去做既不相關又不相示亦有事起在第一年而合殺處在二年前所書者不知其尾後所書者不知其頭有做一年未終而忽遷他官自空三四月日而

不復修者有立某人傳移文州郡索事實而竟無至者嘗觀椒宗實錄有傳極詳似只寫行狀墓誌有傳極畧如春秋樣不可曉其首末雜手所作不成倫理然則如之何本朝史以歷日爲骨而參之以他書今當於史院置六房吏各專掌本房之事如周禮官屬下所謂史幾人者卽是此類如吏房有某注差刑房有某刑獄戶房有某財賦皆各有冊系日月而書其吏房有事涉刑獄則關過刑房刑房有事涉財賦則關過戶房逐月接續爲書史官一閱則條目具列可以依據又以合立傳之人列其姓名於轉運司令下諸州索逐人之行狀事實墓志等文字專委一官掌之逐月送付史院如此然後有可下筆處及異日史成之後五房書亦各存之以備漏落

朱子文鑑卷九

矣

問府史胥徒不知皆民爲之抑別募遊手爲之曰不可曉想只是民爲之然府史胥徒各自有祿以代耕則又似別募遊手矣以周禮考之人數極多亦安得許多閑祿給之某嘗疑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蓋左氏所紀當時官號職位甚詳而未嘗及於府史胥徒則疑其方出於周公草定之本而未經施行也使其有之人數極多何不畧見於他書如至沒要緊職事亦設人甚多不知何故但嘗觀自漢以來及前代題名碑所帶人從胥吏亦甚多又不知如何皆不可曉

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轎如王荆公伊川皆云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馬或有老病朝廷賜令乘轎猶力辭後受自南渡後至今則無人不乘轎矣

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方可子細說得如今莫說教宰執坐奏對之時頃刻卽退文字懷於袖間只說得幾句便將文字對上宣讀

過那得子細指點且說無坐位也須有箇案子令開展在上指  
畫利害上亦知得子細今頃刻便退君臣如何得同心理會事  
六朝時尚有對案畫勅之語若有一案猶使大臣畧憑倚細說  
如今公吏們呈文字相似亦得了細又云直要理會事且如一  
事屬吏部其官長對時下面許多屬官一齊都著在殿下逐  
事付與某人某人便著有箇區處當時便可參考是非利害即  
時施行此一事便了其他諸部有事皆如此豈不了事如今只  
隨例送下某部看詳遷延推托無時得了或一月或四五月  
或一年或兩三年如何得了某在漳州要理會某事集諸同官  
商量皆遠巡巡無敢向前如此幾時得了於是即取紙來某  
自先寫起教諸同官各隨所見寫出利害只就這裏便見得分  
明便了得此一事少間若更有甚商量亦只是就這上理會寫  
得在這裏定了便不到推延若只將口說來說去何時得了朝  
廷萬事只緣各家都不說要了但隨時延歲月作履歷遷轉耳  
那得事了古者人君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一日二日萬幾如今羣臣進對頃刻而退人主可謂甚逸古人  
豈是故為多事又云漢唐時御史彈劾人多抗聲直數其罪於  
殿上又如要劾某人先榜於闕外直指其名不許入朝這須是  
如此如今要說一事要丟一人干委百曲多方為計而後敢說  
說且不盡是其模樣六朝所載對案畫勅下又云後來不如此  
有同譖題看如今言事者雖所皆是亦只賴譖題  
本朝祖宗積累之深無意外倉卒之變惟無意外之變所以都不  
為意外之防今樞密院號為典兵倉卒之際要得一馬使也沒  
討處今樞密要發兵須用去御前畫旨下殿前司然後可發若

有緊急事變如何待得許多節次漢三公都帶司馬及將軍所  
以倉卒之際便出得手扶得傾危今幸然無意外之變若或有  
之樞密且倉卒下手未得苗劉之事人人多責之朱呂當時他  
也是自做未得古人定大難者不知是如何不知范文正寇萊  
公人物生得如何氣貌是如何平日飲食言語是如何樣底人  
今不復得親身看且得箇依稀樣子看是如何地如今有志節  
擔當大事人亦須有平濶廣大之意始得致道云若做不得只  
得繼之以死而已曰固是事極也不愛一死但拚却一死於自  
身道理雖僅得之然恐無益於事其危亡傾頽自若奈何如靖  
康李忠愍死於虜手亦可謂得其死但當時使虜人感慨謂中  
國有忠臣義士如此可以不必相擾引兵而退如此却於宗社  
有益若自身既死事變只如此濟得甚事當死而死自是無可  
疑者  
因說歷代承襲之弊曰本朝襲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藩鎮之權  
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  
康之禍虜騎所過莫不潰散因及熙寧變法曰亦是當荷且廢  
弛之餘欲振而起之但變之不得其中爾  
問唐之人主喜用宦者監軍何也曰是他信諸將不過故用其素  
所親信之人後來一向疎外諸將盡用宦者本朝太宗令王繼  
恩平李順有功宰相擬以宣徽使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以為  
太重恭宣徽使執政也遂創宣政使處之朝臣諸將中豈無可  
任者須得用宦者彼既有功則爵賞不得各矣然猶守得這些  
意思恐起宦者權重之患及熙豐用兵遂皆用宦者李憲在西  
權任如大將馴至後來遂有童貫譚稹之禍宦者其初只是走

用事遂  
至如此

鄧衛老問伊川在講筵。不曾請俸。又不求封叙。綱謂若是應舉得官。便只當以常調自處。雖陳乞封蔭可也。答曰。本以應舉得官。則當只以常調自處。此自今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先生所以難言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則其意以為要當從科舉法都改變了。乃為正耳。近看韓魏公論不當使道士於正殿設醮。而不知設醮之非。亦是此類。須說到廢道士而罷設醮。方是究竟也。文集

法鄰縣有事於鄰州。只是牒上。今却小郡與鄰大郡便申狀。非是。蓋雖是大郡。却都只是列郡。只合使牒某在南康時。吏人欲申隆興。又建康除了安撫。亦只是列郡。某都是使牒。更初皇懷果與之云。有法不妨。只如此去。語類

朱子文語集編卷九

堯

因說革卦曰。革是更革之謂。到這裏須盡翻轉。更變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之者。謂扶衰救弊。逐些補緝。如銅鑑家事相似。若是更革。則須徹底重新鑄造一番。非止補其罅漏而已。湯武順天應人。便是如此。孟子所說王政其効之速如此。想見做出來好看。只是太籠統。又少些。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底意。或曰。不知他如何做。曰。須是從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雞豚桑麻處做起。兩三番如此說。想不過只是如此做。問鄭氏謂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如何罰得恁地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遊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因說浙間農民丁錢之重。民之彫困不可開眼。

元稹均田圖。惜乎不見。今將他傳來考。只有兩疏。却無那圖。然周

世宗一見而喜之。便欲行。想見那圖大段好。嘗見陸宣公奏議後面說。那口分世業。其纖悉畢盡。古人直是恁地用心。今人若見均田圖時。他只把做鄉司職事看了。定是不把作書讀。今如何得有陸宣公樣秀才。又曰。林勳本政書。每鄉開具若干字號。田。田下註人姓名。是以田為母。人為子。說得甚好。

申諸司狀曰。經界之行。否詳畧。其利害已悉於前矣。今欲行之。則紹興已行之法。誠不可易。但當時所行。亦有一二未盡善者。如不擇諸道監司以委之。而至於專遣使命。不擇州縣官吏而泛委令佐。至其中半又差官覆實。以紛更之。此則今日之所不可不革者也。蓋當是時。秦氏用事。諸路監司皆其親黨。固未嘗擇至於州縣官吏。又以逐州逐縣無不奉行。用人至多而不暇擇。所以其勢不得不至於此。今幸朝廷清明。而本路諸司皆一時

朱子文語集編卷九

子

之選。欲行經界之地。又不過三州十有七縣。其用官吏一縣兩人。則亦不過三十四人而已。若蒙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主其事。使之擇三郡守。汰其昏謬疲輒力不任事如熹等者。而於一路之中。求此三四十人。應亦不至絕不可得。蓋縣令不能則擇於其佐。佐又不能則擇於他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闕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權領縣事。要以得其人。而後已。既得其人。則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以報其勤。其權領者則又稍優其賞。而歸之故官。則大事克濟。而於其不能者。亦無大害。此則差官置局必可行之說也。至於打量一事。則其勢不得不不少勞民力。但一縣之地。大者分為數百千保。小者分為數十百保。使之分頭散出。各自打量。則亦不至多費時月。而紹興遺法亦必

有能識之者此打量步畝必可行之說也至於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濶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爲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人戶田宅之濶狹高下也其諸都合爲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爲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猶竊慮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賠備若蒙朝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爲買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及所差官會計買紙雇工之費實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兩司許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內撥撥應副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甚病此則攢造圖帳必可行之說也抑此皆其法也若夫法外之意又在官吏用心如何嘉項在同安嘗見惠安縣丞鄭昭叔自言知仙遊縣日適值朝廷推行經界初得戶部行下事目讀之茫然不曉所謂而寮佐吏吏亟請施行因竊自念己猶未曉何以使人乃閉閣謝事置思旬日然後通曉心口反覆更相詰難胸中洞然無復疑滯然後集諸同官而告語之使其有疑卽以相問如是數日而同官亦無不曉者同官既曉然後定差保正保長閭閻通差不以烟費遠近爲拘不以歇役新舊爲限但取從上丁產高人分爲二等大者以脩都副保正小者以脩大保長各以紙籤書其姓名分置兩貼又於二貼各分四類或物力高強或人丁衆盛或才智足任謀畫或筋力可脩奔走各以其類置於一貼凡選一都一保則必兼取此四色人使之同事令其各出所長以相協

濟於是人皆悅從相率就事差役既定然後以戶部事目印本給之又爲說其大意使之退而講究期以一日悉集縣廷凡有所疑悉其請問悉以己意詳爲解說力疲氣乏則請同官更番應之如是五六日凡爲保正長者亦無不悉曉其法然後散遣打量不過兩月他邑差役未定而仙遊打量見次第矣嘉嘗竊記其言以爲若使被差之官人人如鄭君之用心則雖歲歲方田年年經界亦無害於民者今者幸遇朝廷復有推行此法之意敢錄其說并以陳獻如蒙采擇上之朝省下之屬部不獨使被差官吏有所取法亦庶幾鄭君之心因以暴白於後世鄭福州寧德人其後致仕家居老壽康寧九十六歲而終亦其誠心愛民之報也

經界料半年便都了以半年之勞而革數百年之弊且未說到久亦須四五十年未便卒壞若行則令四縣特作四樓以貯簿籍州特作一樓以貯四縣之圖帳不與他文書混閩郡皆曰不可者只是一樣人田多稅少便造說嚇嚇以爲必有害無利一樣人是憚勞懶做事却被那說所誣遂合辭以爲不可其下者因翁然從之或曰亦是民間多無契故恐耳曰十分做一分無契此只一端耳况某亦許無契者來自陳或曰只據民戶見在田不必索契如何曰如此則起無限爭訟必索契則無限爭訟過矣今之爲縣真有愛民之心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爲利無意於民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爲害今之民只教貧者納稅富者自在收田置田不要納稅如此則人便道好更無些事不顧他便稱頌爲賢守

因又說經界或曰初做也須擾人曰若處之有法何擾之有而今

只是人人不曉所以被人瞞說難行間有一兩箇曉得底終不足  
以勝不曉者之多若人人都教他算教他法量他便使瞞不  
得矣打量極多法惟法算量極易自紹興間秦丞相舉行一番  
以至今看來是蘇綽以後到紹興方得行一番今又多弊了看  
來須是三十年又量一番庶常無弊蓋人家田產只五六年間  
便自不同富者貧者富少間病敗便多飛產匿名無所不有  
須是三十年再與打量一番則乘其弊少而易爲力人習見之  
亦無所容其奸矣要之既行也安得盡無弊只是得大綱好其  
間寧無少弊處只如秦丞相紹興間行也安得盡無弊只是十  
分弊也須革去得九分半所餘者一分半而已今人却情願  
受這十分重弊壓在頭上都不管及至纔有一人理會起便去  
搜剔那半分一分底弊來瑕疵之以爲決不可行如被人少却  
朱子文語纂編卷九

如此便須看透那手背後去方得如國手下某一著便見得數  
十著以後之著若只看這一面如何見得那事幾更說甚治道  
戊申封事曰臣聞虞允文之爲相也蓋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  
指擬者號爲歲終美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  
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推理者擬還版曹其爲說曰內帑之積  
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  
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  
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  
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  
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  
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  
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  
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  
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爲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爲  
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  
財賦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  
科罰月椿之屬尙未論也文集  
答張欽夫曰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爲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  
而財利之柄制於聚斂培克之臣朝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  
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爲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益不惟  
道學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通只求事辦雖或有  
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爲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  
以末流之弊不可勝掇愚意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遂修其實  
明降詔旨哀憫民力之凋悴而思所以膏澤之者令遂州遂縣



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

不同者亦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逐鄉里

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

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覈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

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是

則雖未能遽復古人井地之法。而於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其

萬一

今朝庭之財賦不歸一。分成兩三項。所以財匱。且如諸路總領贍

軍錢。凡諸路財賦之入總領者。戶部不得而預也。其他則歸戶

部。戶部又未盡得。凡天下之好名色錢。容易取者多者。皆歸戶

部。內藏庫封樁庫。惟留得各色極不好極難取者。乃歸戶部。故戶

部所得者。皆是柳棒拷篋得來。所以戶部愈見匱乏。封樁內藏

朱子文語集編卷九

孝宗時銳意恢復。故愛惜此錢。不肯妄用。閒欲支則有司執奏

旋悟而止。及至今日。則供浮費不復有矣。今之戶部內藏。正如

漢之大農。少府錢。大農則國家經常之費。少府則人主之私錢

經制錢。陳亨伯所創。蓋因方臘反童貫討之。亨伯為隨軍轉運使

朝廷以其權輕。又重為經制使。患軍用不足。創為此名。以收州

縣之財。當時大獲其利。然立此制時。明言軍罷而止。其後遂因

而不改。至紹興四年。韓球又創總制錢。大畧倣經制為之。十一

年。經界法行。民間印契多倍。有所得。朝廷遂以此年立額。至次

年。則其數大虧。乃令州縣添補解發。自後州縣大困。朝廷亦知

之議者。乃請就三年中。取中制以立額。却不知中制者。乃所添

補之歲。其額猶為重也。因仍至今。頃年得江西憲時。陞對曰。亦

嘗為孝宗言之。蓋此政是憲司職事。又曰。亨伯創經制錢時。其

兄弟有名某者。勸止之。不從。乃率其子姪哭於家廟。以為作偏

之罪。祖先將不祀矣。

祖宗立法。催科只是九分才破。這一分便不催。但破得一百貫。謂

之破分便住。自曾丞相仲欽為戶部時。便不用這法。須要催盡

至今所以如此。

福建賦稅。猶易辦。浙中全是白撰。橫歛無數。民甚不聊生。丁錢至

有三千五百者。人便由此多去。計會中使。作宮中名字。以免稅

向見辛幼安說。冀船亦插德壽宮旗子。某初不信。後提舉浙東

親見如此。嘗有人充保。正來論某當催秋稅。某人當催夏稅。某

初以為催稅只一般。何爭秋夏。問之。乃知秋稅苗產有定色。馬

催夏稅是和買絹。最為重苦。蓋始者一疋官先支得六百錢。後

朱子文語集編卷九

來變得令人先納絹。後請錢。己自費力了。後又無錢可請。只得

白納絹。今又不納絹。只得納價錢。錢數又重。催不到者。保正出

之一番當役。則為之困矣。故浙中不如福建。浙西不如浙東。

江東又不如江西。越近都處。越不好。

彭仲剛子復作台州臨海縣理會役法。甚善。朝廷措置役法。看如

何措置。終是不公。且如鄉有寬狹。寬鄉富家多。狹鄉富家少。狹

鄉富家。斬斬自足。一被應役。無不破家蕩產。極可憐。彭計一

縣有幾鄉。鄉有潤狹。某鄉多富家。某鄉少富家。却中分富家以

界兩鄉。令其均平。其有不均處。則隨其道里遠近。分割裨補。令

其恰好。人甚便之。或曰。恐致人怨。曰。不怨。蓋其公心。素有以信

於民。民自樂之。雖非法令之所得。為然使民宜之。亦終不得而

變也。又有所在。利於為保。正而不利於為保長者。蓋保長催稅



其擾極多某在紹興有人訴不肖爲保長少間却計會情願做保正某甚嘉之以爲捨易而就難及詢之士人乃云保長難於保正又有計會欲爲保長者蓋有所獲於其中所在風俗不同看來只用倍法若產錢滿若干當爲保正外又計其餘產若干當爲保長若產錢倍多則須兩番爲保正如此則無爭又催稅之法頃見崇安趙宰使人俵由子分爲幾限令百姓依限當廳來納甚無擾及過隆興見帥司令諸邑俵由子催稅而責以十限縣但委之吏手是時饑餓民甚苦之恣爲吏人乞覓或所少止七百而限以十限每限自用百錢與吏或欲作一項輪納吏又以違限拒之或所少不滿千錢而超限之錢則已踰千矣其擾不可言所以做官難非通四方之風俗情僞如何了得

論唐府兵之制曰永嘉諸公以爲兵農之分反自唐府兵始却是朱子文語集編卷九

主

如此蓋府兵家出一人以戰以戍并分番入衛則此一人便不復爲農矣

辛棄疾頗諳曉兵事云兵老弱不汰可慮向在湖南收茶寇令統領揀人要一可當十者押得來便看不得盡是老弱問何故如此云只揀得如此間有稍壯者諸處借事去州郡兵既弱皆以大軍可恃又如此爲今之計大段著揀汰但所汰者又未有頓處某向見張魏公說以分兵殺虜之勢只緣虜人調發極難完顏要犯江南整整兩年方調發得聚彼中雖是號令簡無此間許多周遮但彼中人纔逼迫得太急亦易變所以要調發甚難只有沿淮有許多捍禦之兵爲吾之計莫若分幾軍趨關陝他必擁兵於關陝又分幾軍向西京他必擁兵於西京又分幾軍望淮北他必擁兵於淮北其他去處必空弱又使海道兵擣海

上他又著擁兵捍海上吾密揀精銳幾萬在此度其勢力既分於是乘其稍弱處一直收山東虜人首尾相應不及再調發來添助彼卒未聚而吾已據山東縱據山東中原及燕京自不消得大段用力蓋精銳萃於山東而虜勢已截成兩段去又先下明詔使中原豪傑自爲響應是時魏公答以某只受一方之命此事恐不能主之蔡云今兵政如此終當如何曰須有道理蔡曰莫善改更法制曰這如何得如同父云將今法制重新洗換一番方好某看來若便使改換得并收其田民皆爲兵若無人統率之其爲亂道一也然則如之何曰只就這腔裏自有道理這極易只呼吸之間便可以弱爲強變怯爲勇振柔爲剛易敗爲勝直如反掌耳

問今日之軍政只有君相上下一心揀之又揀如太祖時方好曰朱子文語集編卷九

共

只有揀練使用太祖時即用如揀而養十數年又老了依舊無用

今日兵不濟事兵官不得人專務刻削兵且驕弱安養不知勞苦一旦如何用某嘗言宜散京師之兵却練諸郡之兵俟太祖法每年更戍去淮上衛邊謂如福建之兵趨去饒州饒州之兵趨去衢信衢信趨去行在迤邐趨去淮上今年如此明年又趨去則京師全無養兵之費豈不大好

言今兵政之弊曰唐制節度兵觀察處置等使節鎮也使持節某州諸軍事某州刺史民即支郡也支郡隸於節鎮而節鎮支郡各有衙前左右押衙管軍都頭並掌兵事又皆是士人爲之其久則根勢深固反視節度有客主之勢至有誅逐其上而更代爲之凡陸梁跋扈之事因茲而有惟是節度得人方能

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今一切反之

兵甲詭名不可免善兵者亦不於此理會纔有一人可用便令其兼數人之料軍中若無此便不足以使人故朝廷只是擇將以其全數錢米與之只責其成功不來此屑屑計較近來刮剝得都盡朝廷方以為覈實得好

先生云開前筆云云

本朝養兵蠹國更無人去源頭理會只管從枝葉上去添兵添將太祖初定天下將諸軍分隸州郡特寄養耳故謂之第幾指揮謂之禁軍明其為禁衛也其將校乃衙前今所謂都知兵馬使謂之教練乃其軍之將也若都監乃唐末監軍之遺制鈐轄都部署皆國初制也部署即今之總管今州鈐轄路鈐轄總管皆無職事但大閱時供職一兩日耳潭州有八指揮其制皆廢弛而飛虎一軍獨盛人皆謂辛幼安之力以某觀之當時何不整理親

率服人心歸命朝廷若論唐初兵力最盛斥地最廣乃在於統兵者簡約而無牽制之患然自唐末大抵節鎮之患深如人之病外強中乾其勢必有以通其變而後可故太祖皇帝知其病而疏理之於是削其支郡以斷其臂指之勢

當時至有某州某縣直隸京師而不屬節度者

置通判以奪其政命都監監押以奪其兵立倉場庫務之官以奪其財向之所患今皆無憂矣其後又有路分鈐轄總管等員神宗時又增置三十七將亂離之後又有都統統領統制之名大抵今日之患又却在於主兵之員多朝廷雖知其無用姑存其名日費國家之財不可勝計又刻剝士卒使士卒困怨於下若更不變而通之則其害未艾也要之此事但可責之郡守他分明謂之郡將若使之練習士卒修治器甲築固城隅以為一方之守豈不隱然有備而可畏古人謂生之者衆食之者

軍自是可用却別創一軍又增其費又今之江上屯駐祖宗時亦無之某之意欲使更戍於州郡可以漸汰將兵然這話難說又今之兩淮荆襄義勇皆可用但人多不之思耳

或問季通八陣圖說其間所著陳法是否曰皆是元來有底但子通分開許多方圓陳法不相混雜稍好又問史記所書高祖以下之戰季通以為正合八陣之法曰此亦後人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有陣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闕只資作一團又只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步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今且以數人相撲言之亦須擺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人但見史記所書甚詳漢書則畧之便以司馬遷為曉兵法班固為不曉此皆好奇之不知班固以為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畧之從省文爾看古來許多陳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倣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畧不同只如陣圓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槩論也又曰常見老將說大要臨陣又在番休遞上分一軍為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謂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於困乏鄉來張柔直守南劍戰退范汝為只用此法又云劉信叔順昌之勝鄉見張仲隆云親得之信叔大槩亦是如此

看來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又云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戊申封事曰屯田之利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游民各自為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為區

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官吏使者則聽其倖置官屬  
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務兼  
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爲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趣  
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屯  
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

文集下同

答張欽夫曰今日財賦歲出以千百萬計而養兵之費十居八  
九然則屯田實邊最爲寬民力之大者但恐軀理不定因陋就  
簡則欺誣者易以爲姦而隱覈者難於得實此却須就今日邊  
郡官田畧以古法畫爲丘井溝洫之制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  
但以孟子所言爲準畫爲一法使通行之邊郡之地已有民田  
在其間者以內地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場之爭軍民無  
雜耕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可漸爲復古之緒

朱子文語集編卷九

全

今日民困正緣松江屯兵費重只有屯田可減民力見說襄漢間  
儘有荒地某云當用甚人耕墾曰兵民兼用各自爲屯彼地沃  
衍收穀必多若做得成敵人亦不敢窺伺兵民得利既多且耕  
且戰便是金城湯池兵食既足可省漕運民力自蘇然後盡驅  
州郡所養歸明北軍往彼就食則州郡自寬遲之十年其效必  
著須是擇帥既得其人專一委任許令辟召寮屬同心措置勿  
數更易庶幾有濟

語類下同

京畿保甲之法荆公做十年方成至元祐時溫公廢了深可惜蓋  
此是已成之事初時人固有怨者後來做得成想人亦安之矣  
却將來廢了可惜

鄭湜補之問賊盜曰只是嚴保伍之法鄭云保伍之中其弊自難  
關防如保頭等易得挾勢爲擾曰當令逐處鄉村舉衆所推服

底人爲保頭又不然則行某漳州教軍之法以戢盜心這是已  
試之効因與說某在漳州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等事皆無一  
人能之後分許多軍作三番每日輪番入校場挽弓及等者有  
賞其不及者留在只管挽射及等則止終不及則罷之兩月之  
間翕然都會射及上等者亦多後多留刺以填闕額其有老弱  
不能者並退罷之他若會射了有賊盜他是不怕他

因論保伍法或曰此誠急務曰固是先王比閭保伍之法便是此  
法都是從這裏做起所謂分數是也兵書云御衆有多寡分數  
是也看是統馭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亂王介甫銳意欲行  
保伍法以汰天下坐食之兵不會做得成范仲達名如璋太史之弟爲  
袁州萬載令行得保伍極好自來言保伍法無及之者此人有  
心力行得極整肅雖有姦細更無所容每有疑以無行止人保

朱子文語集編卷九

全

伍不敢著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傳送出境訖任滿  
無一寇盜

某保甲草中有說縣郭四門外置隅官四人此最緊要蓋所以防  
衛縣郭以制變縣有官府獄訟倉庫之屬須是四面有箇防衛  
始得一箇隅官須各管得十來里方可諸鄉則只置彈壓之類  
而不復置隅官然寓箇大小相維之意於其間又後而子弟一  
段須是著意理會這箇子弟眞箇要他用非其他泛泛之計須  
是別有箇拔擢旌賞以激勵之乃可此等事難處須是理會教  
他整密無此罅縫方可

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兼具因說向來此間有盜賊之害嘗與儲宰  
議起保伍彼時也商量做一箇計畫後來賊散亦不成行後來  
思之若成行亦有害蓋纔行此便著教他習武事然這裏人已

是殺人底莫更教他會越要殺人如司馬溫公嘗行保伍之法春秋教習以民爲兵後來所教之人歸更不去理會農務生事之屬只管在家作閑要酒物喫其害亦不淺古人兵出於民却是先教之以孝弟忠信而後驅之於此所以無後來之害

增損呂氏鄉約曰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眾推有齒德者一人爲都約正有學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都副正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於一籍德業可勸者書於一籍過失可規者書於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於約正而授於其次文集下同

戊申延和奏劄曰臣聞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爲司徒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教之或不從也則命皋陶作士明刑以弼

朱子文語集編卷九

金

五教而期於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爲之教以明之爲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爲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

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臣伏見近年以來或以妻殺夫或以族子殺族父或以地客殺地主而有司議刑卒從流宥之法夫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二帝三王不能以此爲治於天下而況於其繫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三綱之重又非凡人之比者乎故臣伏願陛下深詔中外司政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佑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於殺傷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於奏讞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又詔儒臣博采經史以及古今賢哲議論及於教化刑罰之意者刪其精要之語聚爲一書以教學古入官之士與凡執法治民之官皆使畧知古先聖王所以勅典敷教制刑明辟之大端而不敢陰爲姑息果報便文之計則庶幾有以助成世

朱子文語集編卷九

金

教而仰稱陛下好生惡殺期於無刑之本意

答張欽夫曰昨日道間又見奉行強盜新法者殺傷人犯姦縱火皆死此固無疑於當戮但賊滿之限亦從而損之此似太過蓋所以改此法正以人之軀命爲重耳今乃一例爲此刻急則人但見峻文之迹而未察乎所以愛人之心者亦不得不駭矣不若改此一條使賊滿之數比舊法又加寬焉以見改法之本意所重乃在人之軀命而不在乎貨財則彼微有貪生惜死之情者爲惡將有所極而人之被劫者亦或可以免於殺傷之禍汗辱之恥矣又經貸命而再犯者殺之似亦太過不若斬其左足使終身不復能陸梁全生之仁禁非之義並行不悖乃先王制刑督姦之本意也

答鄭景望曰觀皋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見聖人之心涵

有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干天譴。則夫輕重取舍之間。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有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而自不犯於有司。非既犯而縱舍之謂也。又曰。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爲治。然明刑弼教。禁民爲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彊暴賊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荆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爲亂之本。而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

舜典象刑說曰。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爲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

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當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冤負痛。而爲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爲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唯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魑魅。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而又得便還鄉里。復爲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

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鞭以真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爲也。

法令自畧而日入於詳。詳者以其畧之多也。既詳則不可復畧。今法令明備。猶多姦宄。豈可更畧。畧則姦宄愈滋矣。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爲。而後人爲之。因不可無者。此類是也。如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來既

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却以後世建年號爲非以爲年號之美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年二年此殊不然三代以前事迹多有不可攷者正緣無年號所以事無統紀難記如云某年王某月簡簡相似無理會處及漢既建年號於是事乃各有紀屬而可記今有年號猶自姦偽百出若只寫一年二年三年則官司詞訟簿曆憑何而決少間都無理會處嘗見前輩說有兩家爭田地甲家買在元祐幾年乙家買在前甲家遂將元字改擦作嘉字乙家則將出文字又在嘉祐之先甲家遂又將嘉祐字塗擦作皇祐有年號了猶自被人如此無後如何

象以典刑流有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象者象其所犯之罪而加以所犯之刑典常也卽墨劓剕宮大辟之常刑也象以典刑此一句乃五句之綱領諸刑之總括猶今之

朱子文語纂編卷九

全

皆結於笞杖徒流絞斬也凡人所犯罪各不同而爲刑固亦不一然皆不出此五者之刑但象其罪而以此刑加之所犯合墨則加以墨刑所犯合劓則加以劓刑剕宮大辟皆然猶之法傷人者償創折人手足者亦折其手足傷人目者亦傷其目之類流宥五刑者其所犯合此五刑而情輕可恕或因過誤則全其肌體不加刀鋸但流以宥之屏之遠方不與民齒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類是也鞭作官刑者此官府之刑猶今之鞭撻吏人蓋自有一項刑專以治官府之胥吏如周禮治胥吏鞭五百鞭三百之類扑作教刑此一項學官之刑猶今之學舍復楚如習射習藝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凡教人之事有不率者則用此刑扑之如侯明撻記之類是也金作贖刑謂鞭扑二刑之可恕者則許用金以贖其罪如此解釋則五句之義豈

不榮然明白象以典刑之輕者有流以宥之鞭扑之刑之輕者有金以贖之流宥所以寬五刑贖刑所以寬鞭扑聖人斟酌損益低昂輕重莫不合天理人心之自然而無毫釐杪忽之差所謂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者如何說聖人專意只在教化刑非所急聖人固以教化爲急若有犯者須以此刑治之豈得置而不用問贖刑非古法曰然贖刑起周穆王古之所謂贖刑者贖鞭扑耳夫既已殺人傷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贖則有財者皆可以殺人傷人而無辜被害者何其大不幸也且殺之者安然居乎鄉里彼孝子順孫之欲報其親者豈肯安於此乎所以屏之四裔流之遠方彼此兩全之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九

全

或問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曰多有人解書做寬恤之恤某之意不然若做寬恤如被殺者不令償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說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謹如斷者不可續乃矜恤之恤耳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恥爲法官更相循襲以寬大爲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於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衆雖曰仁之適以害之罪疑惟輕豈有不疑而強欲輕之之理乎王李海當國好出人死罪以積陰德至於奴與佃客殺主亦不至死仁亦只是罪疑惟輕而已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爲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爲無辜是知



爲盜賊計而不知爲良民地也若如酒稅偽會子及飢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

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爾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爲可出之塗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爲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今之律令亦有此條謂法所不能決者則俟奏裁今乃

朱子文語集編卷九

允

明知其罪之當死亦莫不爲可生之塗以上之惟壽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殺之

李公晦問恕字前輩多作愛人意思說如何曰畢竟愛人意思多因云人命至重官司何故斬之於市蓋爲此人曾殺那人不斬他則那人之冤無以伸這愛心便歸在被殺者一邊了然古人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雖愛心只在被殺者一邊却又溢出這一邊些子

安卿問律起於何時曰律是從古來底逐代相承修過今也無理會了但是而今刑統便是古律下面注底便是周世宗者如宋宮公所謂律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所謂律者漢書所引律便是但其辭古難曉如當時數大獄引許多詞便如而今款樣具某罪引某法爲斷本朝便多是用唐法

或問勅令格式如何分別曰此四字乃神宗朝定法時綱領本朝

止有編勅後來乃命羣臣修定元豐中執政安燾等上所定勅令上喻燾曰設於此而逆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而使彼効之謂之式禁於未然謂之令治其已然謂之勅修書者要當如此若其書完具政府總之有司守之斯無事矣神廟天資絕人觀此數語直是分別得好格如五服制度某親當某服某服當某時各有限極所謂設於此而逆彼之至之謂也式如磨勘轉官求恩澤封贈之類只依箇樣子寫去所謂設於此而使彼効之謂也令則條令禁制其事不得爲某事違者有罰之類所謂禁於未然者勅則是已結此事依條斷遣之類所謂治其已然者格令式在前勅在後則有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底意思今但欲尊勅字以勅居前令格式在後則與不教而殺者何異殊非

朱子文語集編卷九

允

當時本指又問伊川云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如此何故曰律是刑統此書甚好疑是歷代所有傳襲下來至周世宗命竇儀注解過名曰刑統卽律也今世却不用律只用勅令大槩勅令之法皆重於刑統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延和奏劄曰間者冬氣太溫雷電震激嗣歲之計尙有可憂願渚發德音布告中外反躬引咎以圖自新內自臣工外及卑庶有能開寤至心指陳闕政者無間疎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於聰聰則夫夫人之際譴告所由將有榮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摠條貫稱制臨決畫爲科品以次施行使一日之間雲消霧散堯天舜日廓然清明則上帝鬼神收還威怒羣



黎百姓無不蒙休矣文集

又曰救荒之務檢放爲先行之及早則民知有所恃賴未便逃移放之稍寬則民間留得禾米未便闕乏然而州郡多是吝惜財計不以愛民爲念故所差官承望風指已是不敢從實檢定分數及至申到帳狀州郡又加裁減不肯依數分明除放又早田收割日久檢踏後時致有無根查者乃是州郡差官遲緩之罪而檢官反謂人戶違法不爲檢定其有檢定申到者州郡亦不爲蠲放就中下戶所放不多尤被其害

又曰臣昨任南康軍日適值旱傷深慮檢放騷擾下戶偶有士人陳說乞將五斗以下苗米人戶免檢全放當時卽與施行人以爲便本路提舉常平尤衰遂以其法行之諸郡其利甚溥近日經由信州則聞玉山一縣亦得檢官如此措置除上三等戶隨

朱子文語集編卷九

全

分減放外下二等戶盡行蠲免通計一縣所放亦不過共成五分此最爲法之善者欲乞聖慈詳酌特詔有司定著爲令自今水旱約及三分以上第五等戶並免檢踏具帳先與全戶蠲放如及五分以上卽並第四等戶依此施行其州縣差官後時致得旱損田苗不存根查亦乞依法坐罪其所損田卽與相度地形高低水源近遠比並鄰至分數檢放

又曰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貳斗自後逐年依此歛散或遇小歉卽蠲其息之半大飢卽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其支息米造成倉廩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

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歛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歛散時卽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欲乞聖慈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戶至執歛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卽送原米還官却將息米歛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當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騷擾實公私儲蓄豫備久遠之計

朱子文語集編卷九

全

與建寧傳守書曰歸塗訪問田畝豐儉相補計已未至甚虧常數但備禦之策不可不講而知舊往往見尤不能深陳糜穀之害且云未論醞釀所耗只今造麴崇安郭內度費萬斛黃亭小市亦當半之而鄉村所損又未及數與其運於他州有風波之虞舟楫之費曷若坐完此穀了無事而百全也萬斛之麴將來所糜秣米又當以數萬計若能果如前日收糴秣米之說所完亦豈止此

與王漕書曰今日救荒恤民之急則不過視部內被災之郡使之實檢放捐通租寬今年夏秋二稅具以條口言之於朝而其可直行者一面行下然後謹察州縣奉行之勤惰得失而誅賞之此外則視荒損尤甚之鄉使之禾米得入而不得出有餘之處則許其通融糴販稍勸富民平價出糴勸民廣種大小蕎麥荀

芋蔬菜之屬以相接續其貧甚者使更互相保而別召稅戶保之借以官本收成之後祇納元錢亦一助也此等爲災傷甚處乃行之

而今揀荒甚可笑自古救荒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飢時理會更有何策東邊遣使去賑濟西邊遣使去賑濟只討得逐州幾箇紫綾冊子來某處已如何措置某處已如何經畫元無實惠及民政問先生向來揀荒如何曰亦只是討得紫綾冊子更有何策下月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向在浙東山陰會稽二縣創飢餓人少通判鄭南再三云數實及于細創起三倍直卿言辛幼安帥湖南賑濟榜文祇用八字曰劫禾者斬開耀者配先生曰這便見得他有才此八字若做兩榜便亂道又曰要朱子文語集編卷九之只是粗法

朱子文語集編卷之十

凡二百二十三條

壬辰應詔封事曰金據有中原歲取金幣據全盛之勢以制和與不和之權少懦則以和要我而我不敢動力足則大舉深入而我不及支蓋彼以從容制和而其操術常行乎和之外是以利伸否蟠而進退皆得而我方且仰首於人以聽和與不和之命謀國者惟恐失虜人之權而不爲久遠之計進則失中原事機之會退則沮忠臣義士之心蓋我以汲汲欲和而志慮常限乎和之中是以跋前疐後而進退皆失至於請復土疆而冀其萬一之得此又不思之大者夫土疆我之舊也雖不幸淪沒而豈可使彼仇讐之虜得以制其予奪之權哉顧我之德之力如何耳我有以取之則彼將不能有而自歸於我我無以取之則彼安肯舉吾力之所不能取者而與我哉且彼能有之而我不能取則我弱彼強不較明矣縱其與我我亦豈能據而有之又曰罷黜和議追還使人自是以往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脩政事攘夷狄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以爲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遠近中外無不曉然知陛下之意必於復讐啟土而無玩歲愒日之心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於是視吾力之強弱觀彼讐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文集

朱子文語集編卷十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曰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是以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此亦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乎有以不失其正者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而天變未盡消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懼學士大夫羣黎百姓或反不能無

疑於逆順名實之際臣雖至愚亦知竊爲陛下憂之則尚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爾誠卽是心以充之則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孟子所謂終身所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以無傳宗廟社稷不可以無奉則轉禍爲福易危爲安亦豈可以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嘗如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內自宮掖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敢一毫有所加於潛邸之舊外至百辟多儀之享恩澤匪頒之式不敢一日而全享乎萬乘之尊專務積其誠意期以格乎親心然後濟發德音痛自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二

克責嚴飭羽衛益勤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二日而一至以至於無一日而不至焉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疑不渙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  
乞逐日進講劄子曰臣誤蒙選擇以經入侍固當日有獻納以輔聖志今乃淹旬累月不得修其職業素餐之刺實不自安故嘗面奏假日無事正宜進講已蒙聖慈俯賜嘉納今已兩日未見施行因省昨來所陳似亦未至詳悉今別具奏欲乞聖明特降睿旨今後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逐日蚤晚進講內有朝殿日分伏恐聖躬久坐不無少勞却乞權任當日早講一次庶幾藏脩游息無非典學之時

聖德日躋天下幸甚

乞不受賀劄子曰臣伏觀今日瑞慶節前一日宰執率文武百僚詣行宮便殿拜表稱賀臣已前來祇赴立班然竊惟念壽星梓宮在殯陛下追慕方新乃以此時講行賀禮臣當以經術入侍帷幄觀此缺失心實未安謹此密奏欲望聖慈速賜傳旨便令權免其表亦不收接三年之內凡有合稱賀事並依此例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三

經筵留身面陳劄子曰過宮之計臣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預詔近屬尊行之賢使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后以臣前所陳宛轉方便之說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卽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而太上皇后宗戚貴臣左右環擁更進譬喻解釋之詞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雲消霧散而懽意浹洽矣

與魏元履曰商量事須酌中合宜教人行得卽無不可告之理其或不入咎乃在彼若自家所說過當教人信不及行不得則是自家未是安得專咎他人耶又曰熹看得今日之事只是士大夫不肯索性盡底裏說話不可專咎人主  
客魏元履曰所論杜征南語此固切論然彼以強大兼人之國故其計謀規畫不得不然今以弱小自守而義當有爲乃其義理事勢不得不爾今日雖無征南之明畧而天下之事當得但已耶愚謂孟子所謂成功則天董子所謂明道正誼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料者正是今日用處頃見林黃中說在宮邸讀史記秦伐楚王翦李信爭兵多少處偶及近事因云今乃欲以數萬之卒橫行中原何其慮事之不詳也

某因爲言此事正不爾。秦滅六國，楚最無罪。故楚既亡，而其國人悲思有三戶之謠。則當時秦人之攻楚人之守，勢可知矣。今日之事，與此正相反。奈何以爲比乎？大抵議論先要根本正當。然後紀綱條目有所依而立。近看論語說及爲兒輩說唐鑑，因得究觀范太史之學，不知此人胸中如何。其議論乃爾。暇日試熟觀數過，當見古人論事輕重緩急之方矣。每讀至會心處，未嘗不廢卷而歎也。

答張欽夫曰：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者，正以復讐之大義爲重。而掩葬之常禮爲輕，以示萬世臣子遭此非常之變，則必能討賊復讐。然後爲有以葬其君親者。不則雖棺槨衣衾極於隆厚，實與委之於壑爲狐狸所食，蠅蚋所嘬，無異。其義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前日議者乃引此以開祈請之端，何其與春秋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四

之義背馳之甚耶

與建寧守書曰：千里之內，戶口不知其幾。若必人人糴米而食之，恐無以濟其勢。須令上戶椿留禾米，如前日之說，儲備乃廣。但所遇縣道官吏之說，皆憚於此計。蓋恐上戶見怨，又慮見欺。殊不知救災之政，與常日不同。決無靜拱而可以獲禽之理。夫富人之多粟者，非能獨炊而自食之。其勢必糴而取錢以給家之用。今但使之存留分數，以俟來歲聽官司之命，以恤鄰里之闕。何所不可？正使其間不無冥頑難喻之人，然喻之以仁恩，責之以大義，甚不從者，俟之以刑。其樂從者，報之以賞。何至憚其怨怒，且慮其欺己而不敢爲哉？

與臺端書曰：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罪惡，不可殫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其名檢，而問者議臣乃

復挾撻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惟其日侍燕閒，逢迎縱吏，使人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進。扭於卑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聞。賄賂公行，姦邪堵立。蓋凡所以爲天下國家之綱紀者，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二人之罪，所以通於天，而深爲今日膏肓之病者。執事誠能聲此爲罪，揚於王庭，深贊聖主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謀并力以決去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

在南康與屬縣議荒政條件 一逐縣知佐既是在一縣協力公家，當以至公至誠之心，相與凡百事務切要通情仔細商量。從長措置。自然政脩事舉，民受其賜。苟或上忽其下，惟務私已，吝權下慢其上，但知偷安避事，則公家之務何由可濟？況今災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五

數非常，民情危迫，經營措置當如拯溺救焚之急，不可小有遲緩齟齬。有誤民間性命之計，切告深體此意。盡革前弊，庶幾事有成功。民受實惠。一檢放之恩，著在令甲，謹已遵奉施行。今請同官當其任者，少帶人從，嚴切戒約，給與糧米錢物，不得縱容需索搔擾。又須不憚勞苦，逐一親到地頭，不可端坐寬涼去處。止憑鄉保撰成文字，又須依公檢定分數，切不可將荒作熟，亦不可將熟作荒。其間或有疑似去處，或有用力勤苦之人，寧可分明過加優恤，不可縱令隨行胥吏受其計囑，別作情弊。一勸諭上戶請詳本軍立去帳式，令鄉保依公推舉約定所蔭客戶所糴米穀數目，縣司畧備酒果筵請勸諭，厚其禮意，諭以利害，不可縱令胥吏非理搔擾。上戶既是富足之家，必能體悉此意。其間恐有未能致悉之人，亦當再三勸諭，審其虛實量與

增減如更詐欺抵拒即具姓名申軍切待別作施行 一根括  
貧民請詳本軍所立帳式行下諸郡隅官保正仔細抄劄著實  
開排再三叮嚀說諭不得容情作弊妄供足食之家漏落無告  
之人將來供到更於本都喚集父老貧民逐一讀示公共審實  
衆議平允即與保明如有未當就令改正將根括隅官保正重  
行責罰 一將來糶米亦請一面早與上戶及糶米人戶公共  
商議置場去處務令公私貧富遠近之人各得其便大抵官米  
只於縣市出糶上戶米穀即於近便鄉村置場出糶不須搬載  
往來徒有勞費如有大段有餘不足去處及將來發糶常平米  
斛即具因依申來切待別行措置 一凡郡中行下寬恤事件  
各請誠心公共推行如有未當或未盡事宜更望仔細示喻當  
行改正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六

與趙帥書曰去冬見議開湖事熹謂須先計所廢田若干所溉田  
若干所用工料若干灼見利多害少然後爲之後來但見匆匆  
興役至今議者猶以費多利少爲疑浮說萬端雖不足聽然恐  
亦初計之未審也大抵集衆思者易爲力專己智者難爲功此  
等事但呼官吏之可與謀者條畫而算計之其贏縮利害可以  
一日而決不必閉閣深念徒弊精神而又未必盡乎利病之實  
也

與趙尚書書曰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  
神常以天下事爲念然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如其不然  
便欲破去因循苟且之弊而奮然有爲夾無此理既無此理則  
莫若且靜以俟之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其一悟此外庶事  
則惟其甚害於君心政體而立致患者不得不因事救正若

其他閑慢非安危存亡所繫者皆可置而不論然欲時進陳善  
閉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  
者先責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  
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  
非得失之正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  
緩急之序皆無毫髮之弊然後并心一力潛伺默聽俟其間隙  
有可爲者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益耳  
與留丞相書曰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  
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  
闔之計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七

答汪尚書曰宋公以外祖無後而歲時祭之此其意可謂厚矣然  
非族之祀於理既未安而勢不及其子孫則爲慮亦未遠曷若  
訪其族親爲之置後使之以時奉祀之爲安便而久長哉但貧  
賤之士則其力或不足以爲此或雖爲之而彼爲後者無所顧  
於此則亦不能使之致一於所後若宋公則其力非不足爲若  
爲之而割田築室以居之又奏授之官以祿之則彼爲後者必  
將感吾之誼而不敢乏其祀矣此於義理甚明利害亦不難曉  
竊意宋公特欲親奉嘗之以致吾不忘母家之意而其慮遂不  
及此耳若果如此則其爲後者主其祭而吾特往助其饋奠亦  
何爲而不可疑有缺字

答張欽夫曰堯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行乎季孫惟聖人有  
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爲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  
而荆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所  
謂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蓋實見其可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

然力量未至此而欲學之則誤矣

答呂伯恭曰最是人才難全懲其所短則遺其所長取其長則雜其所短此須大段子細著眼力乃可無悔吝耳

答呂伯恭曰論治固有厚然體用亦非判然各爲一事無今日言此而明日言彼之理如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雖殊然亦聲其說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情粗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爲恐彼逆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較計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

答呂伯恭曰聖人之心欲人之善故但有所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亦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及毀蓋非全不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八

別白是非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耳

答呂伯恭曰聖人大公至正處似無人情然其隱惡揚善之心則未嘗無也此乃天地生物之心孔門教人求仁正是要得如此耳

答呂伯恭曰明道言當與元豐大臣共政此事昨來已嘗論之然亦有未盡今詳此事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爲權譎苟以濟事於一時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同而其論變化人材亦有此意見外書胡氏所記易傳於睽之初爻亦有不絕小人之說足見此事自是正理當然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常人之心既不足以窺測此理又無此等力量自是信不及設有信者又不免以權譎利害之心爲之則其悖理而速禍

也爲尤甚矣此今之君子所以不能無疑於明道之言也胡氏亦疑之豈所謂未可與權者耶

答呂伯恭曰折柳事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爲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

與芮國器書曰未嘗行之不可逆料今日之不可行且事亦顧理之所在如何耳理在當行不以行之難易爲作輟也盡心竭力而爲之不幸而至於真不可行然後已焉則亦無所憾於吾心矣

答鄭景望曰龔帥論范忠宣救蔡新州及元祐流人以爲至當之舉意嘗竊論此矣以爲元祐諸賢憂確之不可制欲以口語擠之固爲未當而范公乃欲預爲自全之計是亦未免於自私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至其論諸公忽反爾之言違好還之戒自取禍敗尤非正理使後世見無禮於君親者拱手坐視而不救逐則必此言之爲也且舜流四凶族爲臯陶者亦殊不念反爾之戒何耶推此心以往恐無適而非私者邵子文以爲明道所見與忠宣合正恐徒見所施之相似而未見所發之不同蓋毫釐之間天理人欲之差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又問深以好名爲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廉隅毀頓其弊有甚於好名故先聖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又曰君子求諸己詳味此言不偏不倚表裏該備學者要當於此玩心則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事事物物無非至當矣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九



答周益公曰嘗竊謂呂公之心固非晚生所能窺度然當其用事之時舉措之不合衆心者蓋亦多矣而又惡忠賢之異己必力排之使不能容於朝廷而後已是一世之正人端士莫不惡之况范歐二公或以諷議爲官或以諫諍爲職又安可置之而不論逮其晚節知天下之公議不可以終拂亦以老病將歸而不復有所畏忌又慮夫天下之事或終至於危亂不可如何而彼衆賢排去者或將起而復用則其罪必歸於我而并及於吾之子孫是以寧捐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蓋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其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於國家者相去遠矣至若范公之心則其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惓惓之義實在國家故承其善意遽起而樂爲之用其自訟之書所謂相公有汾陽之心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十

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者亦不可不謂之傾倒而無餘矣此書今不見於集中恐亦以忠宣刑去而不傳也此最爲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難者歐陽公亦識其意而特書之蓋呂公前日之貶范公自爲可罪而今日之起范公自爲可書二者各記其實而美惡初不相掩則又可見歐公之心亦非淺之爲丈夫矣若謂范歐不足以知呂公之心又不料其子之賢而攻之太過則其所攻事皆有迹顯不可掩安得爲過且爲侍從諫諍之官爲國論事乃視宰相子弟之賢否以爲前却亦豈人臣之誼哉若曰范呂之仇初未嘗解則范公既以呂公而再逐及其起任西事而超進職秩乃適在呂公三入之時若范公果有怨於呂公而不釋乃悶然受此而無一語以自明其前日之志是乃內懷憤毒不能以理自勝而但以貪得美官之故俯而受其籠絡爲之驅使未知范公

之心其肯爲此否也若曰歐公晚悔前言之失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以自解則是畏其諸子之賢而欲陰爲自托之計於是寧賣死友以結新交雖至以無爲有愧負幽冥而不遑恤又不知歐公之心其忍爲此否也

答范伯崇曰熹嘗問先生瞽瞍殺人事先生曰剝贖父子只爲無此心所以爲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論其心耳豈容他如此去得問先儒八議之說如何曰此乃蔽罪時事其初須著執之不執則士師失其職矣熹嘗以先生之意參之明道及文定之說明道說見師訓文定說見家二年竊謂剝贖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耳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剝贖而輔之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十

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或輒賢而國人不聽其去則爲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來喻以爲剝贖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於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已已嘗有天子之命亦可但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拒父而陰幸天子之與己之心焉掩耳盜鐘爲罪益大許多私意都在只是免得又云遽然與師以脅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雖已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爲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喻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是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酒



落所以如此孟子所謂不辭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者此也故愚竊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爲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是一箇逃而去之便無一事都不見其他方是直截

答范伯崇曰日用之間以莊敬爲主凡事自立章程鞭約近裏勿令心志流漫其剛大之本乎由此益加窮理之功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爲必可行則世俗小小利害不能爲吾累矣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微細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畧因循怠惰呂氏童蒙訓下卷數條防閑之道甚至皆可佩服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暇日勿廢溫習少飲酒擇交遊子澄相去不遠真直諒多聞之益果能受其實攻而不憚改焉則彼亦將不憚改告之煩矣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三

答何叔京曰示喻孔明事以爲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爲畧數千戶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熹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齟齬首事者墳墓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敵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爲我死者肝腦塗地而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益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畧恐未必如明者之論也

答何叔京曰夫聖賢之立言豈不度其事之可行與否而姑爲是可喜之論以供世之傳誦道說而已哉蓋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事有是事然後有是言四者如形影之相

須而未始須臾離也臯陶之執舜之逃天理人倫之至聖人之心所必行也夫豈立言之說哉聖人顧事有不能必得如其志者則輕重緩急之間於是乎有權矣故緣人之情以制法使人人得以企而八議之說生焉然其所謂權者是亦不離乎親親貴貴之大經而未始出於天理人心之外也今必以正理爲空言而惟權之爲徇不幸而有毫釐之差則不失於正者鮮矣

答連嵩卿曰易簪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此是緊要處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子路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也

連嵩卿問楚令尹子南之子棄疾雍糾之妻一告而殺夫一不告而殺父二者亦不幸而遇此然當如何爲正答曰居二者之間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三

調護勸止使不至於相夷者上也勸之不從死而以身悟之次也舍是亦無策矣

答連嵩卿曰處已接物內外無二道也得於己而失於物者無之故凡失於物者皆未得於己者也然得謂得此理失謂失此理非世俗所謂得失也若世俗所謂得失者則非君子所當論矣時中之說亦未易言若如來喻則是安常習故同流合污小人無忌憚之中庸後漢之胡廣是也豈所謂時中者哉大抵俗學多爲此說以開苟且放肆之地而爲蘇學者爲尤甚蓋其源流如此其誤後學多矣

答吳晦叔曰臣下不匡之刑蓋施於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臣一體不得不然如漢廢昌邑王賀則誅其羣臣而本朝太祖下嶺南亦誅其亂臣龔澄樞李托之類是也澄樞等實亡劉氏乃飛廉惡來之社

誅之自不爲冤若昌邑與賀同惡者固不得不誅其餘止可當古者墨刑之坐耳乃不分等級例行誅殺是則霍光之私意也又如文定論楚子納孔儀處事雖不同意亦類此試參考之

則知成湯之制官刑正是奉行天討毫髮不差處

答吳晦叔曰兩魏之分東則高歡西則宇文已非復有魏室矣當是之時見微之士固已不立乎其位不幸而立乎其位其賤者乎則亦去之可也其貴者乎則左右近臣從君於西社稷大臣守國於東而皆必思所以爲安國靖難興復長久之計不濟則以死繼之而已此外復何策哉

答陳明仲曰承事如過割一條亦是民間休戚所係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人市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五

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嘗見友人陳元滂說昔年趨事吏部許公於邵陽許公自言我作縣有八字法請問之則曰開收人丁推割產稅而已此可謂知爲政之本者答方伯謨曰或躍在淵九四中不在人則其進而至乎九五之位亦無嫌矣但君子本非有此心故云或躍而文言又以非爲邪也等語釋之

答吳伯起曰吾之所謂義者無窮而彼之具析體究對移者有盡但十二時中常切照管勿令有滲漏處則彼之來者不足問矣今人戚戚不能信命者固無足道然謂付之造物亦非極摯之語此處儘要見得分明便不動心不可只靠一言半句海上單方便以爲足恐事變之來抵當不去恐成好笑也

答吳伯起曰且審聞善感發判然義利之間哀憫之餘警省多矣

然一時意氣易得消歇正要講求義理以培植之不可專恃此便爲究竟也

答廖子晦曰守官得上官相知可以行志然獲上有道自守亦不可失也獄事人命所係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爲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

答廖子晦曰孟子不是教人去藐大人但教人勿視其巍巍然者而已今人不是畏大人只是畏其巍巍然者而已如蘇秦嫂所謂見季子位高金多正是此見識也若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不

失夫畏大人之心則是乃真能畏大人者矣

答廖子晦曰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五

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類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攷古今然後知也緩急可否是兩事無相限則緩急不在己不親臨則可否不得之便可見其無政事不待可否失當然後知其謬矣又如縣道送兩稅簿上州府審皆有日限有違失則糾正之無即發押用印給還今有數月不還者守倖漫不加省如此之無印發押類不可勝數以此爲寬不知孔子意裏道如何也但爲政必

有規矩使姦民得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歛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

答黃商伯曰大學絜矩常在格物之後蓋須理明心正則吾之所欲所不欲莫不皆得其正然後推以及物則其處物亦莫不皆得其正而無物我之間如其不然而以私己自便之心爲主又欲以是而及人則人道不立而驅一世以爲姑息苟且之場矣

答詹元善曰歸宗之請計已報可此於人情恩義之間有難處者而輕重本末事理甚明自見賢者之不安於此者有年矣今追贈之榮既及泉壤則於恩意已爲曲盡但異時所以益致其惓惓不忘之意如范公之於朱氏者此論想已素定也

答潘叔昌曰前書示及易傳二義陰陽交和恐非是指君子小人而言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爲忿疾然無交和之理雖富當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六

時事力蓋不足以勝二姦非固欲與之和也元祐誠有過甚處然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禍要當有以開悟人主之心乃絕後患耳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大畧皆如來論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爲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寶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答呂子約曰熹昨來之說善善速惡惡緩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箇意思常在便是天地生物之心若但一向忽然無情則恐或有流於申商

慘賊之科矣

答王子合曰子晦所謂使無童子之言則曾子亦泊然委順未足以病其死唯童子之言一入其聽而士死於大夫之簀則有所不安故必舉扶而易之然後無一毫愧心而安其死此數句甚善但謂大夫有賜於士之禮則未知所據似未安也子合所謂大夫之簀季孫安得賜諸曾子曾子亦安得受諸季孫曾子固曰我未之能易則其平日蓋欲易之矣此論亦善但謂曾子辭季孫之仕則亦無據而曰不欲爲己甚而黽勉以受其賜則又生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非聖賢之心矣又云死生之際則異於是蓋有一毫不正則有累於其生如此則是人之生也可無不爲必將死而後始爲計也此亦必不然矣今但平心而論則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七

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只在此毫釐頃刻之間固不必以其受之爲合禮而可安亦不必以爲與世周旋不得已而受之也况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豈有平時黽勉徇情安於僭禮必俟將死而後不肯一毫之差而足以善其死耶且若如此則聖賢臨死之際事緒紛然亦不勝其改革矣若曾子之事計其未死之前有人言之則必即時易之而不俟將死之日然就二說論之謂受簀合禮者但失之輕易粗畧考之不精而謂黽勉周旋者其巧曲支離所以爲心術之害者甚大恐不止於此一事要當推類究索拔本塞源然後心得其正而可語聖賢之學也

答王子合曰示喻曲折具曉所謂但區區之意初見彼間風俗鄙

陋汙濁。上不知有禮法，下不知有條禁，其細民無知，猶或可憐。而號爲士子者，恃強挾詐，靡所不爲，其可疾爲尤甚。故於此輩，苟得其情，則必痛治之，蓋惟恐其不嚴而無以警動於愚俗。至於廉退好修之士，柔良鰥寡之民，則未嘗以此加之也。細民籍籍，不知此意，妄生恐懼，而彼爲士者，亦何遽至畏縮而不敢來相見乎？若果有之，卽是其見識不高，趨向凡下，無以異於愚民。爲政者亦安能每人而悅之哉？至如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蓋驅田里之民，使之隨官荷畚，持鍤揭竿，引繩以奔走於山林田畝之間，豈若其杜門安坐，飽食而嬉之爲逸哉？但以爲若不爲此，則貧民受害無有已時，故忍而爲之，庶其一勞而永逸耳。若一一恤此，必待其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而可行矣。且如此間紹興年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之中，是時固目見之，亦以爲非所當行，但訖事之後，田稅均齊，里閭安靖，公私皆享其利，遂無一人以爲非者。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但惜乎此事未及下手，而上下共以私意壞之，使人頗憂其擾而不見其利。此則非慈之罪，而當世自有任其責者，尚何言哉？然當時若更施行，則其擾不但土封而已，不知嚮者又復如何也？若便指土封爲擾，而謂經界之不善，則如子合者亦未究此利害也。桂林之行，亦引此自刻，然後得免後世當有知此心者耳。又曰：少時見所在立土封，皆爲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顧以爲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知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卒致成功？想見當時亦必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議漢事甚熟，亦曾看漢高初定

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妻敬說，徙齊楚大姓數十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費幾箇土封底功夫，而不聞天下之不安，其於今日事勢何如也。

答曹立之曰：輔養人主心術，與開陳善道，排抑佞邪，正是相資爲用，不可作兩事看。如公仲之事，則人主本有畏相畏義之心，而近習之智，尙淺，故其爲蔽也未深，是以幸而有濟。若使趙侯之歌者先覺其所薦之能，害己而有以問之，則公仲者又如何而爲計邪？元祐諸公不能開導君心，固爲有罪，然謂不當斥逐小人，使至相激，則亦未通。但當時施行有過當處，此則不可不監耳。陳太丘亦是不當權位，故可以遂迤亂世而免於小人之禍。若以其道施之朝廷，而無所變通，則亦何望其能有益於人之國哉？然此恐亦姑論其理之當然，若蔡白爲之，則必有甚於元祐諸公之所爲，而陷於范滂陽球之禍必矣。

吳伯豐問：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若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可謂能格心者。然其初亦未遽格也。孔孟於齊梁魯衛之君，終不能改於其德，後世若子房、魏徵亦近能格君者，蓋亦幸遇二君之好謀能聽耳。必大謂孟子之言理則然矣，而未見其人也。答曰：雖有萬金良藥，必病者肯服，然後可責其效。若拒而不信，或吐而不納，固難責其已病之功矣。張良之於漢祖，乃智術相役，魏徵之於唐宗，亦利害相制耳。大人格心之道，惡非二子所及也。

答劉季章曰：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便是仁義未嘗不利。然董生却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是仁義未必皆利，則自不免去彼而取此。蓋孟子之言雖是，

理之自然然則直截判處却不若董生之有力也

答應仁仲曰趙氏聘幣無置之之所故遺歸之今既不受未有以處欲如來喻納之於墳則今已葬且此間之葬例薄然亦時有意外之患欲置少田以給墓戶則亦不必如此之多欲以施諸鄉人之爲橋道者則似於義亦無所當反復思之唯有別以它女再結姻好之爲善而家間諸女及孫雖多而年歲無相當者其最長者才十有二耳似此再三籌度皆未有計不知賢者何以教之使於義稍安而無所疑也

朱飛卿問某比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答曰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三

害孰爲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答鄭子上曰治道去泰甚誠出於黃老之意然吾言亦頗有近似者但在用者如何若看得準則定當不可易處然後隨其深淺而不求備焉此則儒者之去泰甚也若一切漫漶十分放倒而曰吾姑去泰甚焉則是誠淫邪遁之詞而非所以爲訓矣聖賢惡似而非正爲此也

答陳安卿曰行弔而遇酒食此須力辭必不得已而留亦須數辭先起不可醉飽

陳安卿問君子於其所當怒者止其盛怒之時忽有當喜事來則如何應將應怒了而後應喜耶抑中間且輟怒而應喜喜了又結斷所怒之事耶抑當權其輕重也答曰喜怒哀樂至固有輕重然皆自然而應不暇權也但有所養則其所應之分數緩急不

失輕重之宜耳

答陳安卿曰當爲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爲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

答林正卿曰季通書來亦謂正卿甚進不知乃有異論如此此正是渠病處蓋不先其在己而欲廣求於外所以向裏不甚得力又不察學者才識之高下而樂欲其無所不知所以誤得他人亦多馳騫於外吾人當識其好處而畧其所偏也聞渠謫居却能自適亦甚不易歸期正不須問旬呈亦不必求免如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布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

答汪易直曰管仲事程子所推聖人本意恐已得之蓋其不死于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三

糾而從桓公乃是先迷後得如今叛逆而遭赦宥自無可死之理然此事夫子當時不曾明言但今以其言專取其功而畧無譏貶之詞可以推見之耳若果有罪則聖人必有微詞以見功過不相掩之意不特如此說矣故疑程子此意講之甚精而鄙意所疑則其曰若當死而不死則後雖有功亦不復取此則未安耳功自功過自過若過可以掩功則功亦得以掩其過矣康節先生論學春秋者當先定五伯之功罪而以五伯爲功之首罪之魁此語最爲切當然非獨論古事爲然也見諸行事則操賞罰之權持黜陟之柄者亦當以是爲心乃能盡用一世之材以濟天下之務而不失其正耳仁之一字以其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其功則惟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其德之如何也

潘子善問溫公稽古錄秦論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又引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某竊謂秦以虎狼并天下設使守之以道且不可保况又非其道耶論者不當徒咎其守之非道而不論其攻之已不善也答曰賈生溫公之論若究其極固爲有病然彼其立論非爲攻取者謀以爲可以如是取之而無害也乃爲既得之後而論以爲如是則或可以守耳今且試以身處胡亥子嬰之地而自謀所以處之之宜則彼前日取之之逆者既不可及矣吾乃可以拱手安坐以待其亡耶

答張元德曰所論新法大槩亦是如此然介甫所謂勝流俗者亦非先立此意以壓諸賢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故至於此若得明道先生與一時諸賢向源頭與之商量令其胸中見得義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三

理分明許多人欲客氣自無處著亦不思其不改矣若便以不可與有爲待之而不察其所欲勝之流俗亦真有未盡善處則亦非所以爲天下之公而自陷於一偏之說矣頃見趙丞相所編諸公奏議論新法者自有數卷其言雖不爲不多然真能識其病根而中其要害者殊少無惑乎彼之以爲流俗之浮言而不足恤也至如祧廟一事當時發言盈庭多者累數千字而無一言可以的當與介父爭是非者但今人只見介父所言便以爲非排介父者便以爲是所以徒爲競辨而不能使天下之論卒定於一也此說甚長非而論未易究

答李晦叔曰呂后稱制武氏革命事體不同自分明光武追廢自其私意不得爲中理也

李敬子問燔祖妣捐棄朋友以劉輝嫡孫承重事見告遂申州以

請於朝續準報許後見范蜀公亦嘗論及乃知輝非苟然者而舜弼始終以爲此事只當從衆今事已無及但朋友間不幸而值此不知當如何答曰若父是祖之嫡長子已是父之嫡長子即合承重無疑如其不然則前日之舉爲過於厚亦不必以爲悔也朋友之間則但當以禮律告之不可使人從己之悞也當言循理守法不當言從衆

李敬子問燔見朋友間多有增親年以希恩需者且悔之又恐兄弟間有堅欲陳乞者燔以爲不若作一狀子刺破乞備申省部照會方爲堅決答曰兄弟若欲陳乞但委曲爲陳不可誣親以欺其君之意足矣何必作此痕迹邪

李敬子問燔因與朋友論及冒貫赴試事以爲豈可不攻獨國秀以爲不須攻幸一言以定衆志答曰不知要如何攻若只經官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三

陳狀乞泛行約束即不妨若指名告示聚衆歐擊則非所宜矣余國秀問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答曰人之過惡豈可輕論但默觀之而反諸己或有未明則密以諮於師友而勿暴於外可也

胡伯量問按禮居喪不弔其送葬雖無明文然執紼即是執事禮亦有妨鄉俗不特往弔送喪凡親舊家有吉凶之事皆有所遺不知處此當如何答曰吉禮固不可預然弔送之禮却似不可廢所謂禮從宜者此也

答孫敬甫曰陰陽家說前輩所言固爲正論然恐幽明之故有所未盡故不敢從然今亦不須深考其書但道路所經耳目所接有數里無人烟處有欲住者亦住不得其成聚落有宅舍處便須山水環合畧成氣象然則欲掩藏其父祖安處其子孫者亦



豈可都不揀擇以爲久遠安寧之慮而率意爲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爲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恰好處。便是正理。世俗固爲不及。而必爲高論者。似亦過之也。

答吳尉曰。大抵守官只要律已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官所不比鄉居。凡百動有利害。諸事切宜畏謹也。偶讀謾記曰。俚俗相傳。疫疾能傳染人。有病此者。鄰里斷絕不通。訊問甚者。雖骨肉至親。亦或委之而去。傷俗害理。莫此爲甚。或者惡其如此。遂著書以曉之。謂疫無傳染。不須畏避。其意善矣。然其實不然。是以聞者莫之信也。予嘗以爲。誣之以無染。而不必避。不若告之以雖有染而不當避也。蓋曰。無染而不須避者。以利害言也。曰。雖染而不當避者。以恩義言也。告之以利害。則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詩

彼之不避者。信吾不染之無害而已。不知恩義之爲重也。一有染焉。則吾說將不見信。而彼之避也。唯恐其不速矣。告之以恩義。則彼之不避者。知恩義之爲重。而不忍避也。知恩義之爲重。而不忍避。則雖有染者。亦知吾言之無所欺。而信此理之不可違矣。抑染與不染。似亦係乎人心之邪正。氣體之虛實。不可一槩論也。吾外大父。視公少時。鄰里有全家病疫者。人莫敢親。公爲煮粥藥。日走其家。遍飲病者。而後歸。劉賓之官永嘉時。郡中大疫。賓之日徧走視。親爲診脈。候其寒溫。人與藥餌。訖事而去。不復盥手。人以爲難。後皆無恙云。

古史餘論曰。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之。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恥。凡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不

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況乎秉權操重。而天下有歸己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唯不避而強取之。乃爲逆。悞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恥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逆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

李公常語辨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飢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

答儲行之曰。季通之行。浩然無幾微不適意。丘子服獨爲之涕泣流漣。而不能已。處事變恤窮交。亦兩得其理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善

與方耕道曰。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盜賊入獄。而加以桎梏箠楚。乃是正理。人欲廢此。以誘其心。欲其歸恩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衆人公共道理。况恩既歸己。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忿疾於我耶。

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似匿怨。而友其入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爲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者也。語類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是甚意思。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



柔爲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會困倒了  
今人大抵皆先自立一箇意見若其性寬大便宜管一向見得一  
箇寬大底路若性嚴毅底人便宜管見得一箇廉介底路更不  
平其心看事物自有合寬大處合嚴毅處  
須是慈祥醇厚爲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仁及

### 周旋回護底議論最害事

事至於過當便是偽楊丞通老云陸子靜門人某人常裏頭巾洗面先生因言此

叔蒙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  
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爲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  
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  
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

###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美

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  
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取奉意思不  
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却  
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不是說親戚親戚自是礙法但以  
相熟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  
彼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蹉  
過多了

因說貧日朋友若以錢相惠不害道理者可受分明說其交也以  
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若以不法事相委却以錢相惠此  
則斷然不可

以小惠相濡沫覺見氣象不好

每常令兒子們作事只是說箇大綱與他以為那小小處置處也

易曉不須說也得後來做得有不滿人意處未有不由那些子  
說不要區區處處起

南安黃謙父命之入郡學習舉業而徑來見先生先生曰既是父  
要公習舉業何不入郡學日則習舉業夜則看此書自不相妨  
如此則兩全硬要拂父之命如此則兩敗父子相夷矣何以學  
爲讀書是讀甚底舉業亦有何相妨一句便做五日修舉業亦  
有五日得暇及此若說踐履涵養舉業儘無相妨只是精神昏  
了不得講究思索義理然也怎奈之何

###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財者人之所好自是不可獨占須推與民共之未論爲天下且以  
作一縣言之若寬其賦歛無征誅之擾民便歡喜愛戴若賦歛  
稍急又有利數之擾民便生怨決然如此又曰寧過於予民不

###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毛

可過於取民且如居一鄉若屑屑與民爭利便是傷廉若饒潤  
人些子不害其爲厚孟子言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  
可以無與與傷惠他主意只是在取傷廉上且將那傷惠來相  
對說其實與之過厚些子不害其爲厚若才過取便傷廉便不  
好過與畢竟當下是好意思與了再看之方見得是傷惠與傷  
廉不同所以子華使於齊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雖說他不是  
然亦不大故責他只是才過取便深惡之如冉求爲之聚斂而  
欲攻之是也

居父日盡己之謂忠今有人不可以盡告則又當如何曰聖人到  
這裏又却有義且如有人對自家說那人那人復自來問自家  
倘其人凶惡若盡已告之必至殺人夫豈可哉到這裏又却是一  
箇道理所以聖人道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蓋信不近義則不

可以復

陳了翁曾受蔡下之薦後來擺脫不得乃是失其所親者也

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好惡又未必皆當於理惟仁者既無私心而好惡又皆當於理也

忠只是一箇真實自家心下道理直是真實事物物接於吾前便只把這箇真實應副將去自家若有一毫虛偽事物之來要去措置他便都不實便都不合道理若自家真實事物之來合小便小合大便大合厚便厚合薄便薄合輕便輕合重便重一都隨他面分應副將去無一事一物不當這道理

老子之學全是約極而至於楊氏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其弊必至此然清虛寡慾這又是他好處文景之治漢曹參之治齊便是用此本朝之仁宗元祐亦是如此事事不敢做其也不敢用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天

財也不敢用然終是少失如熙豐不如此便多事

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譬如仗節死義之人視坐亡而立化者雖未必如他之脩然大義却是彼雖去得好却不足取也

凡事固是著審細才審一番又審一番這道理是非已自分曉少間纔去計較利害千思百算不能得了少間都滾得一齊沒理會了問這差處是初間畧有些意差後來意上生意不能得了曰天下事那裏被你得盡才計較利害莫道三思雖百思也不濟事如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只管熾義理只管滅橫渠說聖人不教人避凶而趨吉只教人以正信勝之此可破世俗之論這不是他看這道理洞徹如何說得到這裏若不是他堅勁峭絕如何說得到這裏

審武子之愚既能韜晦以免患又自處不失其正此所以為不可及因舉晉人有送酒者云可力飲此勿預時事如此之愚則人皆能之也

問比干何以不當愚曰世間事做一律看不得聖人不是要人人學審武子但如武子亦可為法比干却是父族微子既去之後比干不容於不諫諫而死乃正也人當武子之時則為武子當比干之時則為比干執一不得也

只乞諸其鄰而與之便是屈曲處又問或朋友間急來覓一物自家若無與他去鄰家覓之却分明說與可否曰這箇便是自家要做一面人情蓋謂是我為你乞得

問取予二字有輕重否寓以為寧過於予必嚴於取如何曰如此却好然看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人本不分輕重今看予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天

自是予他人不是人已寧過些不妨却不干我事取則在己取之必當嚴楊問文中子言輕施者必好奪如何曰此說得亦近人情

語及齊一變至於魯因云齊生得威公管仲出來他要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其勢必至變太公之法不變便做不得這事若聖人變時自有道理大抵聖賢變時只是與其滯補其弊而已如祖庸調變為曠騎長征之兵皆是變得不好了今日變時先變熙豐之政以復祖宗忠厚之意次變而復於三代也如祖庸調下當有闕文貢禹諫元帝令節儉元帝自有這箇何待爾說此便是不先其所急者也

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違寒燠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違忘又曰聖人終不成哭了便驟去歌得如四時也須漸漸過去且如古

者喪服。自始死至終喪。中間節次漸漸變輕。不似如今人直到服滿。一頓除脫了。便著華采衣服。

或問伯夷叔齊之讓。使無中子。則二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立叔齊雖以父命。然終非正理。恐只當立伯夷。或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若國有賢大臣。則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伯夷情願矣。看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但以正理論之。則伯夷分數稍優耳。胡文定春秋解這一段也好。說吳季札讓國事。聖人不取之。牽引四五事爲証。所以經只書吳子使札來聘。此何異於楚子使叔來聘之事耶。但稱名。則聖人貶之深矣。云云。但近世說春秋皆太巧。不知果然否也。

問上蔡云。義而得富。得貴。猶如浮雲。况不義乎。曰這是上蔡說得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過當。此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何掉脫得。如舜禹有天下。固說道不與亦只恁地安處之。又如所以長守貴也。所以長守富也。義當得之。亦自當恁地保守。堯命舜云。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豈是不要保守。

問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既如此說了。却又微服而過宋者。乃是天理人事之交盡否。曰然。所謂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若知命者。便立乎巖墻之下也。何害。却又不立。而今所謂知命者。只是捨命。

問疾病而禱。古人固行之矣。然自典禮之亡。世既莫知所當致禱之所。緇黃巫覡。始以其說誣民惑衆。而淫祀日繁。今欲一切屏絕。則於君父之疾。無所用力之際。不一致禱。在臣子之心。必有

慊然不足者。欲姑隨世俗而勉焉爲之。然吾心既不以爲然。亦必不能於此自致其誠。况於以所賤事君親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今自是無所可禱。如儀禮五祀。今人尋常皆不會祀。又尋常動是越祭於小小神物。必以爲祭之無益。某向爲郡禱旱時。如舊例醮祭之類。皆嘗至誠爲之。但才見張天師。心下便不信了。

顏子犯而不校。是成德事。孟子三自反。却有着力處。學者莫若且理會自反。却見得自家長短。若遽學不校。却恐儻侗。都無是非曲直。下梢於自己分。却恐無益。

大丈夫當容人。勿爲所容。縣尉可與他縣中事否。曰尉佐官也。既以佐名。官有繁難。只得伴他謀。但不可侵他事權。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利最難言。利不是不好。但聖人方要言。恐人一向去趨利。方不言不應是教人去就害。故但罕言之耳。蓋利者義之和。義之和便是利。老蘇嘗以爲義剛而不和。惟有利在其中。故和此不成議論。蓋義之和即是利。却不是因義之不和而遂用些小利以和之。後來東坡解易亦用此說。更不成議論也。

問或曰。罕言利。是何等利。楊氏曰。一般。云云。竊謂夫子罕言者。乃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安處。却不可以爲一般。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討尋討着。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只去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着。即害義爲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

權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小人。君子固當用。小人固

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猝乍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深根固蒂，便要他去，即爲所害。這裏須斟酌時宜，便知箇緩急深淺始得。或言本朝人才過於漢唐而治效不及者，緣漢唐不去攻小人，本朝專要去小人，所以如此。曰：如此說，所謂內君子外小人，古人且胡亂恁地說，不知何等議論。永嘉學問專去利害上計較，恐出此又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則利自在，明其道則功自在。專去計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

吾以汝爲死矣者，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有此語。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顏子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死以死救之也。或問顏路在，顏子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以死，在未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三

處難以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

因說仕於季氏之門者，亦未是叛臣，只是乘魯之弱，招權聚財，歸己而已。然終不敢篡如曹操，故昭公出許多時，季氏卒不敢取。至於三卿分晉，亦必俟天子之命，乃安只是當時魯君自做不行，弱則常如此，強則爲昭公。若孔子處之，則必有道矣。如墮三都是乘他要墮而墮之，三都墮而三家之所恃者失矣。故其勢自弱如羅崇，勲殺牙兵，初惡其爲亂，既殺之，又自弱。因言三家自不相能，如鬪雞之事，可見曰：三家急之則合，緩之又自不相能。

先生自唐石歸，曰：路上有人問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如以刑罰加人，豈其人之所欲，便是不恕。始得。且說如何衆人各以意對。先生曰：皆未分明。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此說方是盡忠。

是盡己也。盡己而後爲恕，以刑罰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爲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強之以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者，乃其外面之私心。若其真心，既已犯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只爲不理會忠而徒爲恕，其弊只是姑息。張子韶中庸有云：聖人因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即此論也。今人只爲不能盡己，故謂人亦只消如此，所以泛然亦不責人，遂至於彼此皆自恕而已。

問齊景公問政，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當時陳氏厚施於國，根株盤據如此，政使孔子爲政而欲正其君臣父子，當於何處下手？曰：此便是難。據晏子之說，則曰：惟禮可以已其亂。然當時舉國之人皆欲得陳氏之所謀成，豈晏子之所謂禮者可得而已之然？此豈一朝一夕之故？蓋其失在初履霜而至堅冰。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三

亦未如之何也。已如孔子相魯，欲墮三家至成，則爲孟氏所覺，遂不可墮。要之三家，孟氏最弱，季叔爲強，強者墮之而弱者反不可墮者，強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問成既不可墮，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曰：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爲之，亦須別有箇道理。

凡爲政隨其大小，各自有司，須先責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自逐一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且如今做太守，人皆以爲不可使吏人批朱某看來，不批不得。如詞訴反覆，或經已斷，或彼處未結絕，或見在催追，他埋頭又來下狀，這若不批出，自家如何與他判得？只是要防其弊。若既如此後，或有人詞訴，或自點檢一兩項有批得不實，卽須痛治以防其弊。

凡人之愛多失於姑息如近有學者持服而來便自合令他歸去却念他涉千里之遠難爲使他徒來而徒去遂不欲却他此便是某姑息處乃非所以爲愛也

問程子云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曰聖人舉事也不合只理會義理都不問些利害事也須是可行方得但云以魯之衆加齊之半須是先得魯之衆方可用齊之半蓋齊之半雖未必難動而魯之衆却未便得他從然此事聖人亦必曾入思慮但却不專至此也

問勿欺也而犯之子路豈欺君者莫只是他勇便解恁地否曰是恁地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君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太過則近乎欺如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驪山不可行若行必有大禍夫驪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語

山固是不可行然以爲有大禍則近於欺矣要之其實雖不失爲愛君而其言則欺矣

通老問在官遇故舊有公事如何曰亦權其輕重只看此心其事小亦可周旋若事大只且依公可學問蘇章夜與故人飲明日按之此莫太不是曰此是甚人只是以故人爲貨如往時秦檜當國一日招胡明仲飲極歡歸則章疏下又送路費甚厚殷勤手簡秦檜有數事在日親聞之胡侍郎及籍溪先生太上在河北爲虜騎所逐禱於崔府君廟歸而立其祠於郊壇之旁檜一日奏事因奏北使將來若見此祠而問將何以對遽命移於湖上

以德報德蓋他有德於我自是著饒潤它些子所謂公法行於上私義伸於下也以直報怨當賞則賞之當罰則罰之當生則生

之當死則死之怨無與焉不說自家與它有怨便增損於其間以德報怨是著意要饒他如呂晦叔爲賈昌朝無禮捕其家人坐獄後呂爲相適值朝廷治賈事呂乃乞寬賈之罪恐渠以爲臣與有私怨後賈竟以此得減其罪此以德報怨也然不濟事於大義都背了蓋賞罰出於朝廷之公豈可以己意行乎其間問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待之自好及其夷俟則以杖叩脛近於太過曰這裏說得却差如原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且只得休至於夷俟之時不可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正淳之說則是不管他却不朋友之道矣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語

其言自是說得好但某思之不如此對人主言也須看他意思是如何或有至誠傾聽之意或不得已貌爲許可自家這裏也須察言觀色因而盡誘掖之方不可泛然言之使泛然受之而已固是有一般小人伺候人主顏色迎合趨湊此自是大不好但君子之察言觀色用心自不同耳若論對人主要商量天下事如何不看著顏色只恁地說將去便了

問好信不好學何故便到賊害於物處曰聖人此等語多有相類如恭而無禮則勞處一般此皆是就子路失處正之昔劉大諫從溫公學溫公教之誠謂自不妄語始劉公篤守其說及調洛州司法時運使吳守禮至州欲按一司戶賊以問劉公公對以不知吳遂去而公常心自不足謂此人實有賊而不以誠告其違溫公教乎後因讀揚子避難通諸理始悟那處有礙合避

以通之若只好信不好學固守不妄語之說直說那人有賊其人因此得罪豈不是傷害於物李謂亦有自賊之理。一錄云問好信不好學如何便至於相賊害曰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是也昔劉忠定云云

和之問唐太宗當初若立魏王泰時如何魏王泰當時也自英武曰他當初却有心傾太子承乾只此心便不好然亦未知果是賢與不賢且看隋煬帝劈初如何下梢又如何問為天下得人謂之仁又有嫡長之說此事不知如何處曰所謂可與立未可與權此事最要權輕重若是聖賢便處得須是見他嫡長真是不賢庶真賢方得大賢以上方了得此事如太王立王季之事是也如他人見不到不如且守嫡長之說如晉獻公溺於驪姬要去申生漢高祖溺於戚姬要立趙王如意豈是真見得他賢否倪錄云倪曰若嫡長不賢便只得付之命先生曰是先生又云兩漢而下多有英武之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美

資為用事者所忌如清河王是也

問出納之吝是好不好所以謂之惡曰此吝字說得來又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底意思當賞便用賞當做便用做若遲疑怠忽之間澁縮靳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曰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正是此意如唐家藩鎮之患新帥當立朝廷不即命之却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故人不懷恩反致敗事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吝惜而不敢自專却是本職當然只是人君為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為處便果決為之

問孟子告梁王省刑罰薄稅歛便可以撻秦楚之甲兵夫魏地迫近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城無虛日孟子之言似大容易否曰自是響應如此當時之人焦熬已甚率歡欣鼓舞之民而征之

自是見効速後來公子無忌結秦一舉直擣至函谷關可見今欲處世事於陵夷之後乃一向討論典故亦果何益孟子於滕文公乃云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便說與齊疏之服飢粥之食哭泣盡哀大綱先正了

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他十分事臨了只做得二分三分若只責他二三少間做不得一分矣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之所以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志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他如飯必用喫衣必用著脾胃壯者喫得來多弱者喫得來少然不可不喫那飯也人君資質縱說卑近不足與有為然不修身得否不講學得否不明德得否此皆是必用做底到得隨他資質做得出來自有高下大小然不可不如此做也孔子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毛

時這般言語是鐵定底條法更改易不得如此做則成不如此做則敗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也

或問為善為利處因舉龜山答廖尚書用中一段曰龜山說得鶻突廖公認得不予細後來於利害上頗不分別紹興間秦氏王和建議不決召廖公來他惻然不知却去問他平日所友善之人如鄭邦達輩邦達亦不思量便云和是好事故廖公到闕即主和議遂為中丞然他亦不肯為秦氏鷹犬秦嘗謂令言趙公與趙不從而出晏亞夫問中正二字之義曰中須以正為先凡人做事須是判決是非邪正却就是與正處斟酌一箇中底道理若不能先見正處又何中之可言譬如欲行賞罰須是先看當賞與不當賞然後權量賞之輕重若不當賞矣又何輕重之云乎

凡事先理會得正方到得中若不正更理會甚中顯仁陵寢時要



發掘旁近數百家墓。差御史往相度。有一人說且教得中。曾文清說。只是要理會箇是與不是。不理會中。若還不合如此。雖一家不可發掘。何處理會中。

利是那箇義裏面生出來底。凡事處置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蓋是義便兼得利。若只理會利。却是從中間半截做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底。小人只理會後面半截。君子從頭來。

看來人處大運中。無一時閑。吉凶悔吝。一息不曾停。如大車輪一般。恁滾將去。聖人只隨他恁地。去看道理如何。這裏則將這道理處之。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

履霜堅冰。只是說從微時便須着慎來。所以說蓋言慎也。由辨之不早辨。李光祖云。不早辨他直到得郎當了。却方辨。划地激成。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天

事來此說最好

險而止。險在內。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象。若見險而能止。則為蹇。却是險在外。自家這裏見得去不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哉。嘗說八卦著這幾箇字形。容最好看。如險止健。順麗入說動。都包括得盡。喚做卦之情。

後世策士之言。只說出奇應變。聖人不恁地。合當需時便需。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舊時說。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今思量看。理去不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爾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因問古之論功行封。真箇是裂土地與之守。非如後世虛。

帶爵邑。若小人參其間。則誠有弊病。曰勢不容不封他得。但聖人別有以處之。未見得如何。如舜封象。則使吏治其國。若是小人亦自有以處之也。此先生云。此義方思量得如。

問謙是不與人爭。如何五上二爻。皆言利用侵伐。利用行師。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若以其不服而征。則非所以為謙矣。曰。老子言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耳。所以利用侵伐也。蓋自初六積到六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人人服之。尚更不服。則非人矣。故利用侵伐也。如必也臨事而懼。皆是此意。

問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正固危懼之意。故皆為戒占者之辭。曰。亦是爻中元自有此道理。大抵纔是治人。彼必為敵。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天

不是易事。故雖是時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之。至於六三噬腊肉。遇毒。則是所噬者堅韌難合。六三以陰柔不中正而遇此。所以遇毒。而小吝。然此亦是合當治者。但難治耳。治之雖小吝終無咎也。

問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曰。然伊川此論。正如以反經合道為非。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為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為小過之事。如嘉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此便是大過之事。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此便是小過之事。只是在事雖是過。然適當其時。便是合當如此。做便是合義。如堯舜之有朱均。豈不能多擇賢輔而立其子。且恁地平善過。然道理去不得。須是禪受方合義。湯武豈不能出師以恐嚇桀紂。且使其悔悟修省。然道理去不得。必。



須放伐而後已。此所以事雖過而皆合理也。

問：天下何思何慮？人固不能無思慮，只是不可加私心。欲其如此，否？曰：也不會教人不得思慮，只是道理自然如此。感應之理，本不消思慮。空費思量，空費計較，空費安排，都是枉了。無益於事，只順其自然而已。因問某人在位，當日之失便是如此，不能公平在心。翁受敷施，每廣坐中見有這邊人，即加敬與語，其他皆不顧。以至差遣之屬，亦有所偏重。此其所以收怨而召禍也。曰：這事便是難說。今只是以成敗論人，不知當日事勢有難處者，前輩有云：牢籠之事，吾不爲也。若必欲人人而分上說，一般話，或慮其人不好，他日或爲吾患，遂委曲牢籠之，此却是懂懂往來之心。與人說話，或偶然與這人話未終，因而不暇及其他，如何逐人面上問勞，他得李文靖爲相，嚴毅端重，每見人不交一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望

談或有諫之者。公曰：吾見豪俊踈弛之士，其議論尙不足以起發人意。今所謂通家子弟，每見我語言進退之間，尙周章失措。此等有何識見，而足與語？徒亂人意耳。王文正李文穆皆如此，不害爲賢相，豈必人人皆與之語耶？宰相只是一箇進賢退不肖，若著一毫私心，便不得前輩言做宰相，只要辦一片心，辦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眼明則能識得那箇是賢，那箇是不肖。此兩言說盡做宰相之道。只怕其所好者未必真賢，其所惡者未必真不肖耳。若真箇知得，更何用牢籠？且天下之太人才之衆，可人人牢籠之耶？或問如一樣小人，涉歷既多，又未有過失，自家明知其不肖，將安所措之？曰：只恐居其位不久，若久少間，此等小人自然退聽，不容他出來也。公之爲相者，朝夕疲精神於應接書簡之間，更何暇理會國事？世俗之論遂以此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望

爲相業，然只是牢籠人住在那裏。今日一見明日一請，或住半年周歲，或住數月，必不得已而後與之。其人亦以爲宰相之顧我厚，令我得好差遣而去。賢愚同滯，舉世以爲當然，有一人焉，畧欲分別善惡，杜絕干請，分諸闕於部中，已得以免應接之煩，稍留心國事，則人爭非之矣。且以當日所用之才觀之，固未能皆賢，然比之今日爲何如？今日之謗議者，皆昔之遭擯棄之人也。其論固何足信？如公之言，却是懂懂往來之心也。其人之失處，却不在此，却是他未能真知賢不肖之分耳。或曰：如某人者，也有文采，也廉潔，豈可棄之耶？曰：公欲取賢才，耶取文采耶？且其廉，一己之事耳，何足以救其利口覆邦家之禍哉？今世之人見識一例低矮，所論皆卑，某嘗說須是盡吐瀉出，那肚裏許多塵糟惡濁底見識，方畧有進處。譬如人病傷寒，在上則吐，在下則瀉，如此方得病除。或曰：近日諸公多有爲持平之說者，如何？曰：所謂近時惡濁之論，此是也不成議論。某嘗說此所謂平者，乃大不平也。不知怎生，平得個問胡文定說：元祐某人建議欲爲調停之說者，云：但能內君子而外小人，天下自治，何必深治之哉？此能體天理人欲者也。此語亦似持平之論，如何？曰：文定未必有此論，然小人亦有數般樣，若一樣可用底，也須用，或有事勢危急，翻轉後，其禍不測，或只得隱忍，權以濟一時之急耳。然終非常法也。明道當初之意，便是如此。欲使諸公用熙豐執政之人與之共事，今變熙豐之法，或他日事翻，則其罪不獨在我，他正是要使術，然亦拙謀。諺所謂掩目捕雀，你欲以此術制他，不知他之術更高，你在，所以後來溫公留章子厚，欲與之共變新法，卒至簾前悖置，得罪而去。章忿呼曰：他日不能陪相公

喫劍得便至如此無可平之理某嘗說今世之士所謂巧者是大拙無有能以巧而濟者只有一箇公平正大行將去其濟不濟天也古人間有如此用術而成者都是偶然不是他有意智張子房號為有意智者以今觀之可謂甚疎如勸帝與項羽和而反兵伐之此成甚意智只是他命好使一番了第二番又被他使得勝又曰本朝以前宰相見百官皆以班見國忌拈香歸來回班以見宰相見時有刻數不知過幾刻便喝相公尊重用屏風攔斷也是省事攔截了幾多干請私曲底事某舊見陳魏公湯進之為相時那時猶無甚人相見不過五六人十數人他也隨官之崇卑做兩番請今則不勝其多為宰相者每日只了得應接更無心理會國事秦會之也會做嚴毅尊重不妄發一談其答人書只是數字今宰相答人書刻地委曲詳盡人皆翕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望

然稱之只是不曾見已前事只見後來習俗遂以為例其有不然者便羣起而非之矣溫公作相日有一客位傍分作三項云訪及諸君若觀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請以奏牘聞於朝廷某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喻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則可以通書簡分付吏人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理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眾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此皆前輩做處又曰伊川云徇俗雷同不喚做隨時惟嚴毅特立乃隨時也而今人見識低只是徇流俗之論流俗之論便以為是可歎也公們只是見那向時不得差遣底人說他自是怨他若教公去做看方見得難且如有兩人焉自家平日以一人為賢一人為不肖若自家執政定不消捨

其賢而舉其不肖定是舉其賢而捨其不肖若舉此一人則彼一人怨必矣如何盡要他說好得只怕自家自認不破賢者却以為不肖不肖者却以為賢如此則乖若認得定何害又有一樣人底半間不界可進可退自家却以此為賢以彼為不肖此尤難認便是難又曰舜有大功二十以其舉十六相而去四凶也若如公言却是舜有大罪二十矣

睽君子以同而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爾又如今之言地理者必欲擇地之吉是同也不似世俗專以求富貴為事惑亂此心則異矣如士人應科舉則同也不曲學以阿世則異矣

揚於王庭乎號有厲若合開口處便雖有劍從自家頭上落也須著說但使功罪各當是非顯白於吾何嫌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望

問九三壯於頄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見於面目至於遇雨而為所濡濕雖為眾陽所愠然志在決陰必能終去小人故亦可得無咎也蓋九三雖與上六為應而實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故壯於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如王允之於董卓溫嶠之於王敦是也又曰彖云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今人以為陽不能無陰中國不能無夷狄君子不能無小人故小人不盡去今觀剛長乃終之言則聖人豈不欲小人之盡去耶但所以決之者自有道耳又問以五陽決一陰君子盛而小人衰之勢而卦辭則曰告自邑不利即戎初九壯於前趾則往不勝九二惕號則有戎勿恤壯於頄則凶牽羊則悔凶中行无咎豈去小人之道須先自治而嚴厲戒懼不可安肆耶曰觀上六一爻則小人勢窮無號有凶之時而君子去之之道猶當如此嚴

謹自做手脚蓋不可以其勢衰而安意自肆也其為戒深矣

因說不獲其身曰如君止於仁臣止於忠但見得事之當止不見得此身之為利為害才將此身預其間則道理便壞了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只為不見身方能如此

巽以行權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竊只從事皮膚上綽過如此行權便就錯了巽伏也入也

或問乾是至健不息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為其病自然足以進之而無難否曰不然舊亦嘗如此說覺得終是硬說易之書本意不如此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說是我至健順了凡有險阻只認冒進而無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上文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至此之謂易之

朱子文語集編卷十

陽

道也看他此語但是恐懼危險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便是如此卦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是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如冒險前進必陷於險是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耶惟其至健而知險故止於險而不陷於險也

先生問人傑記左傳分謗事否人傑以郤獻子將殺人韓獻子馳救不及使速以徇對先生曰近世士大夫多是如此只要徇人情如荀林父邲之役先殺違命而濟乃謂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見識當時為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召先殺而誅之人人傑曰若如此豈止全軍雖進而救鄭可也因問韓厥殺人事在卻克只得如此曰既欲馳救則殺之未得為是然這事却且莫管因云當時楚孫叔敖不欲戰伍參爭之若事有合爭處須當

力爭不可苟徇人情也

與為人後者不入與為人後者謂大宗已有後而小宗復為之後却無意思因言李光祖嘗為人後其家甚富其父母死竭家貲以葬之而光祖遂至於貧雖不中節然意思却好

問極重不可反知其重而亟反之可也曰是說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強大六國便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重極則反之也難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

厚之問伊川不答溫公給事中事如何曰自是不容預如兩人有公事在官為守令者來問自不當答問者已是失曰此莫是避嫌否曰不然本原已不是與避嫌異

魯叔問溫公薨背程子以郊禮成賀而不弔如何曰這也可疑或

朱子文語集編卷十

器

問賀則不弔而國家事體又重則不弔似無可疑曰便是不恁地所以東坡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聞歌則不哭蓋由哀而樂則難由樂而哀則甚易且如早作樂而暮聞親屬總麻之戚不成道既歌則不哭這箇是一腳長一脚短不解得平如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不成道辭亦當三這所在以某觀之也是伊川有些過處道夫問這事且看溫公諱日與禮成日同則弔之可也或曰已在先則更差一日亦莫未有害否曰似乎在先但勢不恁地自是合如此只如進以禮退以義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天下事自是恁地秤停不得

先生誦康節詩曰施為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或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謾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

問龜山晚年出得是否曰出如何不是只看出得如何當初若能有所建明而出則勝於不出曰渠用蔡攸薦攸蔡老令攸薦之亦未是曰亦不妨當時事急且要速得一好人出來救之只是出得來不濟事耳觀渠爲諫官將去猶惓惓於一對已而不得對及觀其所言第一正心誠意欲上推誠待宰執第二理會東南綱運當時宰執皆庸繆之流待亦不可不待亦不可不告以窮理而告以正心誠意賊在城外道途正梗縱有東南綱運安能達所謂雖有粟安得而食諸當危急之時人所屬望而著數乃如此所以使世上云等人笑儒者以爲不足用正坐此耳

朱子文語編卷十

吳

甚廣又要討甚麼人曰緣都是勢利之徒恐緩急不可用有山林之人可見告他說某只知鄉人鼓山下張壘字柔直其人甚好蔡攸曰家間子侄未有人教可屈他來否此人卽以告張張卽從之及教其子弟儼然正師弟子之分異於前人得一日忽開諭其子弟以奔走之事其子弟駭愕卽告之曰若有賊來先及汝等汝等能走乎子弟益驚駭謂先生失心以告老蔡老蔡因悟曰不然他說得是蓋京父子此時要喚許多好人出已知事變必至卽請張公叩之張言天下事勢至此已不可救只得且收舉幾箇賢人出以爲緩急倚仗耳卽令張公薦人張公於是薦許多人龜山在一人之數今龜山墓誌云曾有告大臣以天下將變宜急舉賢以存國於是公由正謂此張後爲某州縣丞到任卽知虜人入寇必有自海道至者於是買木爲造船之

備踰時果然虜自海入寇汴州縣造船倉卒擾擾油灰木材莫不踴躍獨張公素備不勞而辦以此見知於帥憲知南劍會葉鐵入寇民大恐他卽告諭安存之率城中諸富家令出錢米沽酒買肉爲蒸糊之類遂分民兵作三替逐替燕犒酒食授以兵器先一替出城與賊接戰卽犒第二替出先替未倦而後替卽得助之民大喜遂射殺賊首富民中有識葉鐵者卽厚勞之勿令執兵只令執長鎗上懸白旗令見葉鐵卽以白旗指向之衆上了弩卽其所指而發遂中之後都統任某欲爭功亦讓與之其餘諸盜却得都統之力放賊之叔父以成反間

朱子文語編卷十

吳

坐客問龜山立朝事曰胡文定論得好朝廷若委吳元忠輩推行其說決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狼狽然當時國勢已如此虜初退後便須急急理會如救焚拯溺諸公今日論蔡京明日論王黼當時姦黨各已行遣了只管理會不休擔閣了日子如吳元忠李伯紀向來亦是蔡京引用免不得畧遮庇只管喫人議論龜山亦被孫觀輩窘擾問橫浦語錄載張子韶戒殺不食蟹高抑崇相對故食之龜山云子韶不殺抑崇故殺不可抑崇退龜山問子韶周公何如人對曰仁人曰周公驅猛獸兼夷狄滅國者五十何嘗不殺亦去不仁以行其仁耳先生曰此特見其非不殺耳猶有未盡須知上古聖人制爲罔罟佃漁食禽獸之肉但君子遠庖厨不暴殄天物須如此說方切事情和靖王之一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啓發之功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

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作什麼只說得此一言然只如此說亦何能開悟人王太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須有反覆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告哀公顏子好學之問與答季康子詳畧不同此告君之法也

南軒言胡明仲有三大功一言太上卽尊位事二行三年喪三云云先生云南軒見得好設使不卽位只以大元帥討賊徽廟升還率六軍縞素是甚麼模樣氣勢後來一番難如一番今日有人做亦得只是又較難些了

主簿就職內大有事縣中許多簿書皆當管某向爲同安簿許多賦稅出入之簿逐日點對僉押以免吏人作弊時某人爲臬倖簿書皆過其目後歸鄉與說及亦惜不知他是極子細官人是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哭

時亦只恁呈過

因說賑濟曰平居須是修陂塘始得到得旱了賑濟委無良策然下手得早亦得便宜在南康時才見旱便剗刷錢物庫中得三萬來貫準擬糴米添支官兵却去上供錢內借三萬貫糴米賑糴早時糴得却糴錢還官中解發是以不關事舊來截住客船糴三分米至於客船不來某見官中及上戶自有米遂出榜放客船米自便不糴客船米又且米價不甚貴又曰悔一件事南康煞有常平米是庚寅辛卯年大旱時糴米價甚貴在法不得減元價遂不曾糴當時只好糴了上章待罪且得爲更新米一番亦緣當時自有米所以不動此米久之爲南康官吏之害道夫言察院黃公<sub>錄字</sub>剛正人素畏憚其族有縱惡馬踏人者公治之急其人避之惟謹公則斬其馬足以謝所傷先生曰某南

康臨罷有躍馬於市者踏了一小兒將死某時在學中令送軍院次日以屬知錄晚過解舍知錄云早上所喻已拷治如法某旣而不能無疑回至軍院則其人冠履儼然初未嘗經拷掠也遂將吏人并犯者訊次日吏人杖脊勒罷偶一相識云此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某曰人命所係豈可寬弛若云子弟得躍馬踏人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况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佐善良抑挫豪橫乃其職也縱而不問其可得耶後某罷諸公相餞於白鹿某爲極口說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一段今人爲秀才者便主張秀才爲武官者便主張武官爲子弟者便主張子弟其所陷溺一至於此

與陳尉說治盜事因曰凡事須子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又曰凡事須是小心寅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哭

畏若恁地粗心駕去不得又曰某嘗作郡來每見有賊發財惕然皇恐便思自家是長民之官所以致此是何由遂百種爲收捉捉得便自歡喜不捉得則終夜皇恐

因說鄭惠叔愛惜官錢云某見人將官錢胡使爲之痛心兩爲守皆承弊政之後其所用官錢並無分明凡所送遺並無定例但隨意所向爲厚薄問胥輩皆云有時這般官員過往或十千或五千後番或是這樣又全不送白休了某遂云如此不得朝廷有箇公庫在這裏若過往官員當隨其高下多少與之乃是公道豈可把爲自家私恩於是立爲定例看甚麼官員過此便用甚麼例送與之却得公溥後來至於凡入廣諸小官如簿尉之屬箇箇有五千之助覺得意思儘好

馬子嚴莊甫見先生言近有人作假書請託公事者先生曰收假

書而不見下書之人非善處事者舊見吳提刑達公路當官凡下書者須令當廳投下却將書於背處觀之觀畢方發付其人令等回書前輩處事詳密如此又某當官時有人將書來者亦無法以待之須是留其人喫湯當面拆書若無他方令其去先生語次問浙東早可學云浙東民戶歌先生之德先生曰向時到部州縣有措置亦賴朝廷應副得以効力已自有名無實者多因曰向時浙東先措置分戶高下出米不知有米無米不同有徐木者獻策須是逐鄉使相推排有米者時以事逼不會行今若行之一縣甚易大抵今時做事在州郡已難在監司尤難以地濶遠動成文具惟縣令於民親行之爲易計米之有無而委鄉之聰明誠信者處之聰明者人不能欺誠信者人不忍欺若昏懦之人爲人所給譎詐之士則務欲容私此大不可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辛

因論監司巡歷受折送曰近法自上任許一次受直卿曰看亦只可量受曰某在浙東都不曾受

建陽簿權縣有婦人夫無以贍父母欲取以歸事到官簿斷聽離致道深以爲不然謂夫婦之義豈可以貧而相棄官司又豈可遂從其請曰這般事都就一邊看不得若是夫不才不能育其妻妻無以自給又奈何這似不可拘以大義只怕妻之欲離其夫別有曲折不可不根究直卿云其兄任某處有繼母與父不恤前妻之子其子數人貧窶不能自活哀鳴於有司有司以名分不便只得安慰而遣之竟無如之何曰不然這般所在當以官法治之也須追出後毋責戒勵若更離間前妻之子不存活他定須痛治因云程先生謂舜不告而娶舜雖不告堯嘗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王法治之而已因云昔爲浙東倉時紹興有

繼母與夫之表弟通遂爲接脚夫擅用其家業恣意破蕩其子不甘來訴初以其名分不便却之後趕至數十里外其情甚切遂與受理委楊敬仲敬仲深以爲子訴母不便某告之曰曾與其父思量否其父身死其妻輒棄背與人私通而收其家業其罪至此官司若不與根治則其父得不銜冤於地下乎今官司只得且把他兒子頓在一邊渠當時亦以爲然某後去官想成休了初追之急其接脚夫即赴非其有罪蓋不可掩

楊通老問趙守斷人立後事錯了人無所訴曰理却是心之骨這骨子不端正少問萬事一齊都差了如一箇印刊得不端正有印在甚麼所在千箇萬箇都啣斜不知人心如何恁地暗昧這項事其義甚明這般所在都是要自用不肯分委屬官所以事叢難處置不服胡亂斷去在法屬官自合每日到長官處共理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至

會事如有不至者自有罪今則屬官雖要來長官自不要他來他也只得休這般法意是些少好某嘗說或是作縣看是狀牒如何煩多都自有箇措置每聽詞狀集屬官都來列位於廳上看有多少均分之各自判去到著到時亦復如此若是眼前易事各自處斷若有可疑等事便留在集衆較量斷去無有不當則獄訟如何會壅此非獨爲長官者省事而屬官亦各欲自效兼是如簿尉等初官使之決獄聽訟得熟是亦教誨之也某在漳州豐憲送下狀如兩初亦爲隨手斷幾件後覺多了恐被他壓倒了於是措置幾隻厨子在廳上分了頭項送下訟來即與上簿合索案底自入一厨人案已足底自入一厨一日集諸同官各分幾件去定奪只於廳兩邊設幞位令逐項叙來歷末後擬判俟食時即就都厨辦數味飲食同坐食訖即逐人以所定



事較量初間定得幾箇來自去做文章都不說著事情某不免先爲畫樣子云某官今承受提刑司判下狀係某事一甲家於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計幾項乙家於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計幾項逐項次第寫分明一甲家如何因甚麼事爭起到官乙家如何來解釋互論甲家又如何供對已前事分明了。一某年某月某日如何斷一某年某月某日某家於某官番訴某官又如何斷以後幾經番訴並畫一寫出後面却點對以前所斷當否或有未盡情節擬斷在後如此了却把來看中間有擬得是底並依其所擬斷決合追人便追人若不消追人便只依其所擬回申提刑司去有擬得未是底或大事可疑却合衆商量如此事都了並無壅滯楊通老云天下事體固是說道當從原頭理會來也須是從下面細處理會將上始得曰固是如此

有五日程今到處並不管著限日或遲延一月或遲延兩三月以邀索縣道直待計屬滿其所欲方與呈州初過磨算司使一番錢了到審計司又使一番錢到倅廳發回呈州呈覆吏人又要錢某會作簿知其弊於南康及漳州皆用限日他這般法意甚好後來一向埋沒了某每到卽以法曉諭定要如此亦使磨底磨得子細審底審得子細有新簿舊簿不同處便批出理會初間吏輩以爲無甚緊要在漳州押下縣簿付磨算司及審計司限到滿日却不見到根究出乃是交點司未將上卽時決兩吏後來却每每及限雖欲邀索也不敢遷延縣道知得限嚴也不被他邀索如此等事整頓得幾件自是省事此是大綱紀如某爲守凡遇支給官員俸給預先示以期日到此日只要一日支盡更不留未支這亦防邀索之弊看百弊之多只得嚴限以促之使他大段邀索不得

問欲行經界本末曰本一官員姓唐上殿論及此尋行下漳泉二州相度本州申以爲可行而泉州顏尙書操兩可之說致廟堂疑貳却是因黃伯者輪對再論其劄子末極好如云今日以天下之大公卿百官之衆商量一經界三年而不成使更有大於此者將若之何上如其請卽時付出三省宰執奏請又止且行於漳州且事當論是非若經界果可行當行於三州若不可行則皆當止漳與泉州接壤今獨行於漳州果謂某云今農務已興乃差官措置豈是行經界之時去冬好行乃不行廟堂何不畧思曰今日諸公正是如此滾纏過故做到公卿如少有所思則必至觸礙安得身如此之安若放此心於天地間公平處置則何事不可爲去年上朝廷文字及後來抗祠請皆有後時



之慮今日却非避事

而今官員不論大小盡不見客敢立定某日見客某日不見客甚至月十日不出不知甚麼條貫如此是禮乎法乎可怪不知出來與人相應接少頃有甚辛苦處使人之欲見者等候不能得見或有急幹欲去有甚心情等待欲吞不可欲吐不得其苦不可言此等人所謂不仁之心都頑然無知抓著不痒招著不痛矣小官曾被上位如此而非之矣至他榮顯又不自知矣因言夏清每日先見過往人客了然後請職事官相見蓋恐幘職官稟事多時過客不能久候故也潭州初一十五例不見客諸司皆然某遂被例令皆相見先生任潭州每間日一詣學士人見於齋中官員則於府署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書

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只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某在長沙治一姓張人初不知其惡如此只因所犯追來久之乃出頭適有大赦遂且與編管後來聞得此人凶惡不可言人只是平白地打殺不問門前有一木橋商販者自橋上過若以拄杖拄其橋必捉來吊縛此等類甚多若不痛治何以懲戒公等他日仕宦不問官大小每日詞狀須置一簿穿字號錄判語到事亦作一簿發放文字亦作一簿每日必勾了號要一日內許多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辦又作一簿記未了事日日檢點了如此方不被人瞞了事今人只胡亂隨人來理會來與不來都不知豈不誤事

先生愛說恰好二字云凡事自有恰好處侍先生到唐石待野叟樵夫如接賓客畧無分毫畦町某因侍立

久之先生曰此一人若勢分相絕如何使他以盡其情唐石有社倉往往支發不時故彼人來告先生云救弊之道在今日極是要嚴不嚴如何得實惠及此等細民

因上亮隔取中間一條爲正云事須有一箇大本

審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

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

不能則謹守常法

問州縣間寬嚴事既已聞命矣若經世一事向使先生見用其將何先曰亦只是隨時如壽皇之初是一樣中間又是一樣只合隨時理會問今日之治奉行祖宗成憲然是太祖皇帝以來至今其法亦有弊而當更者曰亦只是就其中整理如何便超出做得如薦舉如科場如銓試就其中從長整理問向說諸州廂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書

禁軍與屯戍大軍更互教閱如何曰亦只是就其法整理既而歎曰法度尚可移如何得人心變易各人將他心去行法且如薦舉一事雖多方措置隄防然其心只是要去私他親舊應副權勢如何得心變說了德明起票云數日聽尊誨敬當銘佩請出整衣拜辭遂出再入拜於床下三哥扶掖先生俯身顰眉動色言曰後會未期朋友間多中道而盡者老兄却能拳拳於切己之學更勉力擴充以慰衰老之望德明復致詞拜謝而出不勝悵然前一日先生云朋友赴官來相別某病如此時事又如

此後此相見不知又如何道中追念斯言不覺涕下伯魯進求一言之誨先生云歸去且與廖丈商量昨日說得已詳大抵只是如此

天下事最大而不可輕者無過於兵刑臨陣時是胡亂錯殺了幾

人所以老子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獄訟面前分曉事易看其情偽難通或旁無佐證各執兩說繫人性命處須喫緊思量猶恐有誤也

葉子昂催稅只約民間逐限納錢上州縣不留錢

前輩說話可法某嘗見吳公路他作縣不敢作旬假一日假則積下一日事到底自家用做轉添得繁劇則多粗率不子細豈不害事

謂李思永曰衡陽訟牒如何思永曰無根之訟甚多先生曰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也只得箇沒下梢

朱子文語彙編卷十

美

人居官要應副親戚非理做事只說道囑託所得貨賄親戚受之這是甚麼底事敢胡亂做因說吳公路爲本路憲崇安宰上世與之有契在邑恣行無所不至有訴於吳其罪甚衆只謂其上世有恩於我我今居官終不成以法相繩遂寬釋訟者遣之斯人益肆其暴虐邑民皆無所告訴看來固當不忘上世之恩若以私恩一向廢法又如何當官漢武帝不以隆慮公主之故而赦其子昭平君雖其初以金錢豫贖其死罪後竟付之法云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奈何以弟故廢先帝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東方朔上壽曰臣聞聖主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帝三王之所重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夫天討有罪是大小之事豈可以私廢直卿云若是吳憲待崇安宰雖當一付之法還亦有少委曲否曰如恩舊在部屬

未欲一置於法亦須令尋醫去可也

爲稅官若是父兄宗族舟船過只得稟白州府請別委官檢稅豈可直拔放去所以祖宗立法許相迴避又曰臨事須是分毫莫放過如某當官或有一相識親戚之類如此越用分明不肯放過

淳舉向年居喪喪事重難自始至終皆自擔當全無分文責備舍弟之意曰此也是合做底淳曰到臨葬時同居尊長皆以年月不利爲說淳皆無所拘但治殯事辦則下一日爲之曰此樣天理又是硬了李丈曰亦是尊長說得下曰幸而無齟齬耳若有不能相從則少加委曲亦無妨淳曰大祥次日族中尊長爲酒食之會淳走避之後來聞尊長鎮日相爭又令人皇恐如何曰不喫也好然此亦無緊要禮君賜之食則食之父之友食之則食之不避梁肉某始嘗疑此後思之只是當時一食後依舊不食爾父之友既可如此則尊長之命一食亦無妨若有酒醴則辭

朱子文語彙編卷十

美

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纖毫委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一箇道理易曰探賈索隱賈處不是奧是紛亂時隱是隱奧也全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大凡一等事固不可避避事不是工夫又有一等人情底事得遣退時且遣退無時是了不要攪攪凡可以省得底事省亦不妨應接亦只是不奈何有合當住不得底事此却要思量處置裏面都自有箇理或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捉曰直箇是難把持

不能得久又被事物及閒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或又謂把持不能久勝物欲不去曰這箇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是自着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著緊不要隨他去這箇須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能勝他不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爲仁山已由人乎哉又曰把持心不定喜怒哀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問忿懣好樂乃在我之事可以勉強不做如憂患恐懼乃是外面來底不由自家曰都不得便是外面來底須是自家有箇道理措置得下恐懼憂患只是徒然事來亦合當思慮不妨但只管累其本心也不濟得事孔子畏匡人文王囚羑里死生在前了聖人元不動心處之恬然只看此便是要見得道理分明自然無此患所以聖人教人致知格物考究一箇道理自此以上誠意正心皆相連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堯

上去也

器遠問初學須省事方做得工夫曰未能應得事終是省好然又怕要去省却有不省病痛某嘗看有時做事要省些工夫到得做出却有不好却不厭人意且如出路要減些用度令簡便到要用時沒討處也心煩依前是不會省得若可無事時且省儘好若主家事及父母在上當代勞役終不成掉了去閑所在坐不管省事固好然一向不經歷到得事來却會被他來倒了問處鄉黨固當自盡不要理會別人若有事與已相關不可以不說當如何曰若合說便著說如所講若要我頭也須說若是不當自家說與其人不可說則只得不說然自家雖然是不說也須示之以不然之意只有箇當說與不當說若要把他不是處做是說便決是不可

先生看糊窓云有些子不齊整便不是他道理朱季繹云要好看却從外糊直卿云此自欺之端也

伊川發明道理之後到得今日浙中士君子有一般議論又費力只是云不要矯激遂至於凡事回互揀一般假風躲箭處立地却笑人慷慨奮發以爲必陷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如嚴子陵是矯激分明呂伯恭作祠記須要辨其非矯激想見子陵聞之亦自一笑子陵之高節自前漢之末如龔勝諸公不屈於王莽者甚多漢書末後有傳可見光武是一箇讀書識道理底人便去尊敬嚴子陵子陵既高蹈遠舉又誰恤是矯激不是矯激在胡文定父子平生不服人只服范文正公嚴子陵祠記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直是說得好其議論什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堯

麼正大往時李泰伯作袁州學記說崇詩書尚節義文字雖粗其說振厲使人讀之森然可以激懦夫之氣近日浙中文字雖細膩只是一般回互無奮發底意思此風漸不好其意本是要懲艾昔人矯激之過其弊至此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蓋狂士雖不得中猶以奮發可與有爲若一向萎靡濟甚事又說固是矯激者非只是不做矯激底心亦是私意大凡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耳如合做豈可避矯激之名而不爲

器遠言鄉間諸先生所以要教人就事上理會教着實緣是向時諸公多是清談終於敗事曰便是而今自恁地說某尚及見前輩都不曾有這話是三十年前如此不曾將這箇分作兩事如所謂推倒牆撞倒壁如此粗話那時都恁地粗却有好處南渡時有許多人都來做得事經變故後將許多人都摧折了到而

今却是氣卑弱了。凡事都無些子正大。只是細巧。曰陳先生要人就事上理會教實之意。蓋怕下梢用處不足。如司馬公居洛六任。只理會得箇通鑑。到元祐出來做事。却有未盡處。所以激後來之禍。如今須先要較量教盡。曰便是如今都要恁地說話。如溫公所做。今只論是與不是。合當做與不合當做。如何說他激得後禍。這是全把利害去說。溫公固是有從初講究未盡處。也是些小事。如役法變得未盡。只是東南不便。他西北自便之。那時節已自極了。只得如此做。若不得溫公如此做。更自有一場出醜。今只將紙上語去看。便道溫公做得過當。子細看那時節。若非溫公如何做。溫公是甚氣勢。天下人心甚麼樣感動。溫公直有旋乾轉坤之功。溫公此心可以質天地。通幽明。豈容易及。後來呂微仲范堯夫用調停之說。兼用小人。更無分別。所以

問藝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東獨難取。何耶。以爲兵強則一時政事所爲皆有敗亡之勢。不知何故如此。曰這却本是他家底。郭威乘其主幼而奪之。劉氏遂據有并州。若使柴氏得天下。則劉氏必不服。所以太祖以書喻之。謂本與他無讐隙。渠答云不忍。劉氏之不血食也。此其意可見矣。被他詞直理順了。所以難取。

因說今官府文移之煩。先生曰國初時事甚簡徑。無許多虛文。嘗見太祖時樞密院一卷公案。行遣得簡徑。畢竟英雄底人做事。自別甚樣。索性聞番中却如此。文移極少。且如駕過景靈宮。差從官一人過蓋子。有甚難事。只消宰相點下便了。須要三省下吏部吏部下太常。太常擬差申部。部申省。動是月十日不能得了。所差又即是眼前人。趙丞相在位。甚有意要去此等弊。然十

不能去一二。可見上下皆然。

秀才好立虛論事。朝廷纔做一事。問開地開過了。事又只休。且如黃河事。合卽其處看其勢如何。朝夕只在朝廷上。問河東決西決。凡作一事皆然。太祖當時亦無秀才。全無許多閑說。只是今日何處看修器械。明日何處看習水戰。又明日何處教閱。日日著實做故事成。

今看著徽宗朝事。更無一著下得是。古之失國之君。猶有一二著下得是。而大勢不可支吾。那時更無一小著下得是。使無庸人之猖獗。亦不能安。以當時之勢。不知有伊呂之才。能轉得否。恐也不可轉。嘗試思之。無著可下手。事弄得極了。反爲庸人所持。當初約女真同滅契丹。既女真先滅了契丹。王師到口。惟有空城金帛子女。已爲女真席卷而去。遂竭府庫。問女真換此空城。

又以歲幣二百萬貫而為每歲空額是時帑藏空竭遂歛數民間云免百姓往燕山打糧草每人科錢三十貫以充免役之費民無從得錢遂命監司郡守親自徵督必足而後已亦煞得錢共科得六百餘萬貫然奉虜亦不多恣為用事者侵使更無稽攷及結局日任事者遂焚簿曆朝廷亦不問又昇丹和郭藥師以常勝軍來降朝廷處之河北諸路近邊塞上後又有昇丹甚人來降亦有一軍名義勝軍亦處之河北諸路皆厚廩給是時中國已空竭而邊上屯戍之兵餽廩久絕飢寒欲死而常勝義勝兩軍安坐而享厚祿故中國屯戍之兵數罵詈之云我為中國戰關守禦幾年矣今反受飢寒汝輩皆降番有何功而享厚俸久之兩邊遂相殺及後來虜入中國常勝義勝兩軍先往降之二軍散處中國盡知河北諸路險要虛實去處遂為虜鄉導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空

長驅入中原又徽宗先與阿骨打盟誓兩邊不得受叛降中國雖得昇丹空城而無一人又遠屯戍中原之兵以守之飛芻轉餉不勝其擾又昇丹敗亡餘將數數引兵來降朝廷又皆受之蓋不受又恐其為盜虜人已有怨言又虜中有張殺者知平州欲降徽宗親寫詔書以招之從間路往又為虜所得而張殺已來降矣虜益怨又昇丹亡國之至天祚者在虜中徽宗又親寫招之若歸中國當以皇兄之禮相待賜甲第極所以奉養者天祚大喜欲歸中國又為虜所得天祚故為虜人所殺由是虜人大怒云始與我盟誓如此今乃寫詔書招納我叛亡遂移檄來責問檄外又有甚檄文極所以罵詈之語今實錄中皆不敢載徽宗大恐遂招引到張殺來不奈何斬其首與虜人又作道理分雪天祚之事遂啟其輕侮之心然阿骨打却乖他常以守信義為說其

諸將欲請起兵問罪阿骨打每不可曰吾與大宋盟誓已定豈可敗盟夷狄猶能守信義而吾之所以敗盟失信取怒於夷狄之類如此每讀其書看得人頭痛更無一版有一件事做得應節拍

韓魏公富鄭公皆言新法不便韓公更能論列上面不從他也委曲作箇道理着行他底如富公更不行自用他那法度後來遂被人言雖如此畢竟喚做是不行今事有不便但當如韓公論列若不從也須做道理減省了行他底大不可行則有去而已如富公直截自用己意則不可也

先生因泛言交際之道云先人曾有雜錄冊子記李仲和之祖居三同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托以他事不入他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空

日復招飯意屢甚李欲往包公正色與語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為他日累乎竟不往後十年二公果相繼典鄉郡先生因嗟歎前輩立已接人之嚴蓋如此方二公為布衣所志已如此此古人所謂言行必稽其所終慮其所敝也或言近有為鄉邑者泛接部內士民如布衣交甚至狎溺無所不至後來遇事入手處之頗有掣肘處曰為邑之長此等處當有限節若脫畧繩墨其末流之弊必至於此包李之事可為法也

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先生不以為不是蓋那時也是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勸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眾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退散道夫問新法之行雖塗人皆知其有害何故明道不以為非曰自是王氏行得來

有害若使明道爲之必不至恁地很很問若專用韓富則事體如何曰二公也其守舊專用溫公如何曰他又別是一格又問若是三程出來擔負莫須別否曰若如明道十事須還他全別方得只看他當時薦章謂其志節慷慨云云則明道豈是循常蹈故塊然自守底人

小人不可與君子同處於朝昔曾布當建中靖國初專欲涵養許多小人漸漸被他得志一時諸君子皆爲其所陷要之要出來做時小人若未可卒去亦須與分明開說是非善惡使彼依自家話時却以事付之若分明與說是非不依自家話時自家只得去下如何含糊糊糊我也做些他也做些都不與問那箇是是那箇是非然之未有不爲其所勝若與說得是非通透了他也自要做好人他若既知得是非又自要做人這須旋旋安頓

朱子語類卷之十

書

與在外好差使吾人也無許多智巧對副他兼是才做一事自家便把許多精神智巧對副他自家心術已自壞了明道先生若大用雖是可以變化得小人然亦須與明辨是非舜去四凶孔子誅少正卯當初也須與他說是非到得他自恃其高不依聖人說話只得去了

徐處仁字擇之南京人靖康間執政舊嘗作帥時早間理會公事飯後與屬官相見皆要穿執如法各人稟執事了相與久坐說話議論又各隨其人間難教戒所以鞭策者甚至故有人爲其屬者無不有所知曉事呂居仁亦嘗事之凡作事無不有規模雖小事亦然無苟作者只如支官吏酒當其支日以酒缸盛廳前自在各嘗之或差出外處或辭去或初來官按曆令各人以瓶來取如數給之從小至大一樣無分毫私偏先生又云小處

好作州郡極佳不甚知大體嘗作疏上道君論太后不居禁中事如罵然道君曰徐許多問目教朕如何答他李伯紀乞得去後於今太上處納了

問趙忠簡張魏公當國魏公欲戰忠簡欲不戰忠簡以爲劉豫几上肉耳然豫挾虜人以爲重今且得豫遮蔽虜人我之被禍猶小若取劉豫則我獨當虜人難矣魏公不然之必欲戰二策孰是曰忠簡非是殺得劉豫了又却抵當虜人有何不可劉豫亦未便是几上肉在若以趙之才恐也當未得那几上肉他未曾被你殺得只是胡說若真箇殺得劉豫則我之勢益強虜人自畏矣何難當之有虜豺狼大羊也見威則畏見善則愈肆欺侮若自家真箇會勝劉豫殺得一兩番贏他便怕矣靖康以後自家只管怕他與之和所以他愈肆欺侮若自家真箇能勝劉

朱子文語類卷之十

奎

豫他安得不懼虜禽獸耳豈可以柔服也嘗見征蒙記李成之元末征蒙國因云元末在甚處淮上二士人說之曰今韓世忠渡江遺棄糧草甚多若我急往收取資之以取江南必可得也元末然其言遂急來淮上則空無所有蓋韓已先搬輜重糧草歸而後抽軍回也彷徨淮上正未有策而糧草已竭窘不可言先已敗於劉錡錡在順昌扼其前進退不可遂遣使請和元末謂其下曰今南朝幸而欲和即大幸不然即送死耳無策可爲也這下又不知其很很如是若知之以偏師臨之無遺類矣是時雖稍勝然高宗終畏之欲和因其使來喜甚遂遣使報之欲和元末大喜遂得還是元末不敢望和自以爲必死其遣使也蓋亦諷試此間耳可惜此機會所以後來也頃一向欲和又云劉信叔是時以孤軍在順昌元末來伐諸將皆欲走信叔曰不



可我若走則虜人必前拒我襲在後必無遺類若幸而得至江則諸將盡扼江上責我以擅棄歸之罪亦必盡殺我決無可生之理不若堅守此城與虜人決勝負庶幾死中可以求生也某嘗說斷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拒一邊立得脚住不退卽贏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遂據城與虜人戰大敗虜人兀朮由是畏怯若非錡順昌一勝兀朮亦未必便致狼狽如此之甚信叔本將家子喜讀書能詩詩極佳善寫字後來當完顏亮時已自老病緣其姪劉玘先戰敗遂至於敗

李椿年行經界先從他家田上量起今之輔弼能有此心否

問陳亮可用否曰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如辛幼安亦是一

帥材但方其縱恣時更無一人敢道他畧不警策之及至如今一坐坐了又更不問着便如終廢此人作帥亦有勝他人處但

朱子文鑑編卷十

宋

當明賞罰以用之耳

辛幼安爲閩憲問政答曰臨民以寬待士以禮馭吏以嚴恭甫再爲漚帥律已愈謹御史愈嚴某謂如此方是

劉樞帥建康所得月千緡劉欲止受正所當得者以恐壞後來例

不敢但受之後却送其不當得者於公使庫後韓元龍來作漚盡不受其所不當得者劉甚稱服之

瀘州之事朝廷既是命委清強官體究帥司若有謀只那體究官

便是捉賊官且如揀差體究官帥司祇密著一不下司文字與

之令到地頭體究隨宜便與處分若體究官到彼他見朝廷之意未十分來煎迫亦須開門放入但只與之言今日之事既是

如此若大兵四合勦滅亦不難今亦未能如是但你这頭首人合當出來陳說始初是如何及其既至則收而梟之事卽定矣

若遽然進兵掩捕則事勢須激城中之人不可保而州郡必且殘破

虜至紹興守臣李鄴降虜及駕至明州張俊大殺一番駕泛海虜

人走明州人今尙怨張俊不乘時殺去可大勝便休了辛巳逆

亮來時一隊自海中來李寶自膠西殺敗李鄴既降與虜會並

馬出有一衛士赴駕不及尙留紹興見之以一大方磚逐打其

會幾中因被害死之今立一廟在其所賜旌忠額後人皆於廟

賣酒某至一切逐去之說與王書令崇奉之先生又云某在時

更爲大其廟其衛士姓唐

陳問復讐之義禮記疏云穀梁春秋許百世復讐又某書庶人許

五世復讐又云國君許九世復讐又某人引魯桓公爲齊襄公

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盟春秋不讖自桓公至定公九世

朱子文鑑編卷一

宋

孔子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是九世不復讐也此說如何曰謂

復百世之讐者是亂說許五世復讐者謂親親之恩欲至五世

而斬也春秋許九世復讐與春秋不讖春秋美之之事皆是解

春秋者亂說春秋何嘗說不讖與美他來聖人作春秋不過直

書其事美惡人自見後世言春秋者動引讖美爲言不知他何

從見聖人讖美之意又曰事也多樣國君復讐之事又不同個

云如本朝夷狄之禍雖百世復之可也曰這事難說久之曰凡

事貴謀始也要及早乘勢做才放冷了便做不得如魯莊公之

事他親見齊襄公殺其父既不能復又親與之宴會又與之主

婚築王姬之館於東門之外使周天子之女去嫁他所爲如此

豈特不能復而已既親與仇人如此如何更責他報齊桓公况

更欲責定公夾谷之會爭那裏去見讐在面前不曾報得更欲



報之於其子若孫非惟事有所不可也自沒氣勢無意思了又况齊桓公率諸侯尊周室以義而舉莊公雖欲不赴其盟會豈可得哉事又當權簡時勢義理輕重若桓公不是尊王室無事自來召諸侯如此則莊公不赴可也今桓公名為尊王室若莊公不赴非是叛齊乃叛周也又况齊桓公做得氣勢如此盛大自家如何便復得讐若欲復讐則襄公殺其父之時莊公當以不共戴天之故告之天子方伯連率必以復讐為事殺得襄公而後已如此方快今既不能然又親與之同會與之王婚於其正當底讐人尚如此則其子何罪又况其子承其被殺後而入國又做得國來自好莊公之所不如宜其不能復而俛首事之也陳問若莊公能殺襄公了復與桓公為會可否曰既殺襄公則兩家之事已了兩邊方平自與桓公為會亦何妨但莊公若

士豈故欲忘此虜蓋度其時之不可而不足以激士心也如王公明炎虞斌父之徒百方勸用兵孝宗盡被他說動其實無能用著輒敗只志在脫離富貴而已所以孝宗盡被這樣底欺做事不成蓋以此耳問云但不能殺虜主耳若而今捉得虜人來殺之少報父祖之怨豈不快意曰固是好只是已不干他事自是他祖父事你若捉得他父祖來殺豈不快人意而今是他子孫干他甚事又問疏中又引君以無辜殺其父其子當報父之讐如此則是報君豈有此理曰疏家胡說豈有此理又引伍子胥事說聖人是之曰聖人何嘗有明文是子胥來今之為春秋者都是如此胡問疏又引子思曰今之君子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可乎言當執之但勿為兵首從人以殺之可也曰盡是胡解子思之意蓋為或人問禮為舊君有服禮歟子思

人之意。虜人是時子女玉帛已自充滿。厭足非復曩時。長驅中原之銳矣。又被這邊殺一兩陳。怕了。兼虜之創業之主已死。他那邊兄弟自相屠戮。這邊兵勢亦稍稍強。所以他亦欲和。

義剛曰。藺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和以待廉頗。可謂賢矣。以義剛觀之。使相如能以待廉之術待秦。乃為善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勝強。今乃欲以匹夫之勇恃區區之趙而鬪強秦。若秦奮其虎狼之威。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事耳。先生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故取他。說他不是戰國之士。此說也太過其實。他只是戰國之士。龜山亦有一說。大槩與公說相似。說相如不合要與秦爭。那壁要之。恁地說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為寶。若當時驟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解。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為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主

不孝。當時秦也是強。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他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如藺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他須是料得那秦過了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黃歇取楚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會做聲。只恁休了。

嘗思孫臏料龐涓當至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個曰。使其不燭火。看白晝。則如之何。曰。臏料龐涓是箇絮底人。必看無疑。此有三樣上智底人。他曉得必不看下智。絮底人亦必不看中智。底人必看。看則墮其機矣。嘗思古今智士之謀。畧說謊固不可及。然記之者能如此曲折。書之而不失其意。則其智亦不可及矣。廣武之會。太公既已為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了。只得。以兵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亦自知漢兵已強。羽亦知殺得無益。不若留。遂席可結。漢之懷心。一條云。使高祖屈意事楚。則有俱難而已。惟其急於攻楚。

所以致太公之歸也。問舜棄天下。猶徹履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戮耳。亦救太公不得。若分羹之語。自是高祖說得不是。一錄云。分羹之說。以此責高祖。若以此責之。全無是處也。則大不可然。豈宜

問。養虎自遺患事。張良當時若放過。恐大事去矣。如何。曰。若只計利害。即無事可言。者當時若放過。未取。亦不出三年耳。問。機會之來。間不容髮。況沛公素無以繫豪傑之心。放過。即事未可知。曰。若要倣此。事先來使莫與項羽講解。既已約和。即不可為矣。大抵張良多陰謀。如入關之初。賂秦將之為賈人者。此類甚多。問。伊川却許以有儒者氣象。豈以出處之際。可觀耶。曰。為韓報仇事。亦是。是為君父報仇。

韓廷壽傳云。以期會為大事。某舊讀漢書。合下便喜他這一句。直卿曰。敬事而信。也是這意。曰。然。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主

問。不疑誣金事。徐節孝以金還人。曰。初也須與他至誠。說是無看如何。他人解。便休。若是硬執。只得還他。若皆不與之解說。人才誣便還。則是以不善與人。而自為善。其心有病矣。

汪萃作詩史。以為寶武陳蕃誅宦者。不合前收鄭颺而未收曹節。王甫侯覽。若一時便收。却四箇便了。陽球誅宦者。不合前誅王甫。段熲而未誅曹節。朱瑀。若一時便誅。却四箇亦自定矣。此說是。

論太宗事云。太宗功高。天下所係屬。亦自無安頓處。只高祖不善處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蓋之。如玄宗誅韋氏。有功。睿宗欲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便理會得事。堅不受。

或問。維州事。溫公以德裕所言為利。僧孺所言為義。如何。曰。德裕所言。雖以利害言。然意却全在為國。僧孺所言。雖義。然意却全

濟其己私。且德裕既受其降矣。雖義有未安也。須別做處置。乃縛送悉怛謀。使之恣其殺戮。果何爲也。人言仁不可主兵。義不可主財。某謂惟仁可以主兵。義可以主財。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機而固守。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終

圭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十一

凡五十五條

與陳丞相別紙曰。蒙諭第二令孫爲學之意。乃能舍世俗之所尚而求夫有貴於己者。此蓋家庭平日不言之教。有以啟之。非面命耳提之所及也。某嘗聞之師友。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一作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爲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爲學問之實耳。伊洛文字亦多恐難遍覽。只前此所稟近思錄。乃其要領。只此一書。尚恐理會未徹。不在多看也。近又編小學一書。備載古人事。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一

親事長灑掃應對之法。亦有補於學者。文集下同

與陳丞相曰。聞之元城劉忠定公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大抵諸郎爲學。正當以得師爲急。擇友爲難耳。

答詹帥曰。近日諸處教官。亦有肯留意教導者。然其所習。不過科舉之業。伎倆愈精。心術愈壞。蓋不如不教。猶足以全其純愚之爲愈也。

與留丞相曰。竊自少鄙拙。凡事不能及人。獨聞古人爲己之學。而心竊好之。又以爲是乃人之所當爲。而力所可勉。遂委已從事焉。庶幾粗以塞其受中。以生之責。初不敢爲異。以求名也。既而間里後生。有相問者。因以所聞告之。而流傳之誤。乃有自遠至者。其才之高下。質之厚薄。雖爲不同。然皆以是心。至烹不得拒。

也不謂烹之無狀。偶自獲罪於世。而註誤連染。上累斯道。下及衆賢。例得詭僞之名。詆以不道之法。至有初不相識而橫罹其禍者。杜門循省。私竊負愧。雖欲悔之而厥路無繇矣。顧其繼而來者。又未忍却。然每對之。未嘗不自笑其愚。而又憐彼之愚甚於烹也。

答張欽夫曰。建陽一二士人。歸自臨安。云嘗獲奉教。亦錄得數十段。答問來。其間極有可疑處。雖所錄或失本意。亦必有些來歷也。又有泛然之問。略不曾經思索。答之未竟而遽已更端者。亦皆一一酬酢。此非惟於彼無益。而在我者亦不中語嘿之節矣。又隨問遽答。若與之爭先較捷者。此其間豈無牽強草略處。流傳謬誤爲害不細。就令皆是亦徒爲口耳之資。程子所謂轉使人薄者。蓋慮此耳。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一

答呂伯恭曰。科舉之教無益。誠如所喻。然謂欲以此致學者而告語之。是乃釋氏所謂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者。無乃枉尋直尺之甚。

答呂伯恭曰。烹昨見奇卿。敬扣之以比日講授次第。聞只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可以告也。不知是否。若果如此。則恐未安。蓋爲學之序。爲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爲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

與劉子澄曰。向讀女戒。見其言有未備。及鄙淺處。伯恭亦嘗病之。

間嘗欲別集古語如小學之狀。爲數篇。其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勤謹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班氏書可取者亦刪取之。如正靜篇。卽如杜子美秉心忡忡。防身如律之語。亦可入。凡守身事夫之事。皆是也。和睦謂宜其家人。寬惠謂逮下無疾妬。凡御下之事。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一

與魏應仲曰。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自比兒曹。虛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遍。訖誦孟子三二十遍。熟復玩味。說看史數版。五十六不通。反復數遍。文詞通暢。議論精密。處處通貫。爲佳。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才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卽更思索。思索不通。卽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又置簿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歸日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慄慄。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句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答程允夫曰。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閎衍之辭。縱橫捭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與精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

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之爲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爲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僞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僞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況欲望其至之乎

答胡寬夫曰後生輩誦書一如吾人講學只是量力不要貪多仍須反復熟讀時時溫習是要法耳

答呂子約曰漢唐本體只是智力就中有暗合處故能長久如此言之却無過當但若講得聖門學問分明則此固無足言者而正道正理未嘗一日而可無者亦不待引此然後爲有徵也設若接引下根亦只須略與說破仍是便須救拔得他跳出功利窠窟方是聖賢立教本指今乃深入其中做造活計不惟不能

朱子文語纂編卷上

四

救得他人乃并自己陷入其中而不能出豈不誤哉

答呂子約曰訓導後生若說得是寬極有可自警省處不會減人氣力

答呂子約曰示諭授學之意甚善但更須小作課程責其精熟乃爲有益若只似日前大食長吸貪多務速卽不濟事耳灑掃應對乃小子之學今既失之於前矣然既壯長而專使用力於此則恐亦無味而難入須要有以使之內外本末兩進而不偏乃爲佳耳向見說書旁推曲說蔓衍太多此是大病若是初學便遭如此纏繞卽展轉迷闇無復超脫之期矣要當且令看得大意正當精約則其趣味自長不在如此支離多說也

答王子合曰大學解義平穩但諸生聽者須時時抽摘問難審其聽後果能反復尋繹與否近覺講學之功不在向前只在退後

若非溫故不能知新蓋非惟不能知新且并故者亦不記得日用之閒便成相忘雖欲不放其良心不可得矣此事切宜自警并以提撕學者爲佳如其不然則呂藍田所謂無可講者真不虛矣若得它就此得些滋味趣向立得一箇基址卽向後自住不得若都茫然無本可據徒然費人詞說久遠成得甚事

答陳膚仲曰累書喻及教導曲折甚善但更須自家勉力使義理精通踐履牢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已成物兩無虧欠如其不然只靠些規矩賞罰以束縛之則亦粗足以齊其外而已究竟亦何益乎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恠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最是永嘉浮僞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輩蓋知惡之而不能識其病之所在顧反挾

朱子文語纂編卷上

五

摘一字一句以爲瑕疵使人嗤笑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編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

答滕德粹曰大抵今日後生輩以科舉爲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大病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

答劉季章曰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卽彼非此非卽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卽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卽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爲語默只此

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它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會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為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

答孫季和曰學校固不免為舉子文然亦須告以聖學門庭令士

子略知脩己治人之實庶幾於中或有興起作將來種子

答常鄭卿曰學校規矩雖不可無亦不可專恃須得多得朋友在

其間表率勸導使之有嚮慕之意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有益

張無垢中庸解辨曰所謂以人治人者雖曰以眾人望人然而必

曰道不遠人則所以為眾人者亦有道矣以己不能克其私而

并容它人使之成其惡則是相率而禽獸也其為不忠不恕孰

大於是

同安縣論學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

朱子文語集編卷十二

六

不倦而競尺寸之險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各

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為己而士者或患貧

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又不為無所於學而猶

不勉是亦未嘗有志於學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

而學不素講也命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

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為也使古人之學

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

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為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為

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為也是以至於惰遊而

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為非士之罪也使教素

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

之患哉蓋是以於諸君之事不欲舉以有司之法而姑以文告

焉諸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為學則將有欲罷而不能者豈所企而望也

論諸生曰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

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

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

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

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

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為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

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策而相與嬉

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為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

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為動息舉無以

異於凡民而有甚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

朱子文語集編卷十二

七

君子以為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

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

不及為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故在也諸君日相

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為而彼之久為又豈非學

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諸君遊今期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

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之間僕心愧焉今既增修講問之法

蓋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為君子耶則誰能以是強諸

君者苟有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他求也

論諸職事曰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

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

是猶決湍水注之于似之壑而徐翳蕭華以捍其衝流也亦必

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有以信於人豈



專法制之不善哉亦諸君子未嘗以禮義教告之也夫教告之而不從則學者之罪苟爲未嘗有以開導教率之則彼亦何所趨而興於行哉故今增修講問之法諸君子其專心致思務有以漸摩之無牽於章句無滯於舊聞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誠意於飲食起居之間而由之以入於聖賢之域不但爲舉子而已豈不美哉然法制之不可後者亦既起而議之矣惟諸君子相與堅守而力持之使義理有以博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如是而學者猶有不率風俗猶有不厚則非有司之罪惟諸君留意論語課會說曰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而已後世設師弟子員立學校以羣之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其心之所疑也汎然相與以具一時

朱子文語纂編卷上

八

之文耳學問之道豈止於此哉自秦漢以迄今蓋千有餘年所謂師弟子者皆不過如此此聖人之緒言餘言所以不白於後世而後世之風流習尚所以不及於古人也然則學者欲求古人之所至其可以不務古人之所爲乎

白鹿洞書院揭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脩身之要○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

要○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朱子文語纂編卷二

九

與黃直卿曰知彼中學徒甚盛學業外亦須說令知有端的合用心處及功夫次第乃佳近日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自此反覆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今人多足躡等妄作誑誤後生展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此風示嘉爲甚

與黃直卿曰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以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

古者小學已自養得小兒子這裏定已自是聖賢坯璞了但未有聖賢許多知見及其長也令人大學使之格物致知長許多知

見語類下

先生初令義剛訓二三小子見教曰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蓋兒時讀書終身改



口不得嘗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  
小童添炭撥開火散亂先生曰可拂殺了我不要人恁地此便是  
燒火不敬所以聖人教小兒灑掃應對件件要謹某外家子姪  
未論其賢否如何一出來便齊整緣是他家長上元初教誨得  
如此只一人外居氣習便不同

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  
何如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

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底樣子

先生下學見說小學曰前賢之言須是真箇躬行佩服方始有功  
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

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皆  
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成稍能自立便

朱子文語集編卷十一

十一

可今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

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底亦未  
可知或是自作亦未可知竊疑是他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爲士  
因作此以教之想他平日這樣處都理會來然自身又却在規  
矩準繩之外

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

佛經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爲這一大事出來  
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你不  
曉得底我說在這裏教你曉得你不曾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  
與你做只是要扶持這箇道理教他常立在世間上拄天下拄

地常如此端正才一日無人維持便傾倒了少間脚拄天頭拄  
地顛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  
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你做與不做却  
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到也由你所以又爲之立君師以  
作成之既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  
真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不定登底事才遇堯舜  
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不及也自秦  
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  
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道則絕無矣  
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  
束之亦不濟事

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僕伯玉之使  
朱子文語集編卷十一

十一

孔子與之坐陶淵明籃輿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  
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矛却齊  
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  
稼與陶漁之事皆是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爲恥此  
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此爲學者言之以漸率其子弟庶  
幾可少變乎

耳目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况人在天地間自農商工賈等而  
上之不知其幾皆其所當盡者小大雖異界限截然本分當爲  
者一事有關便廢天職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推是心以盡其  
職者無以易諸公之論但必知夫所處之職乃天職之自然而  
非出於人爲則各司其職以辦其事者不出於勉強不得已之  
意矣

叔器因言禮樂射御書數自秦漢以來皆廢了曰射如今秀才自是不曉御是而今無車書古人皆理會得如偏旁義理皆曉這也是是一事數是算數而今人皆不理會六者皆實用無一可缺而今人是從頭到尾皆無用小兒子教他做詩對大來便習舉子業得官又去習啟事雜文便自稱文章之士然都無用處所以皆不濟事漢時雖不以射取士然諸生却自講射一年一次依儀禮上說會射一番却尚好今世以文取士如義若教它依經旨去說些道理尚得今却只是體貼字句就這兩三句題目上說去全無義理如策著實論些時務也尚得今却只是虛說說得好底刻地不得包顯道言向前義是先引傳注數條後面却斷以己意如東坡數條却尚得先生然之

古者教人有禮樂動容周旋皆要合他節奏使性急底要快也不

朱子文語集編卷十二

三

得性寬底要慢也不得所以養得人情性如今教人既無禮樂只得把兩冊文字教他讀然而今未論無人會學喚喚自無人會教所以明道欲得招致天下名儒使講明教人之方選其德行最高者留以爲大學師却以次分布天下令教學者須是如此然後學校方成次第也

敬敷五教在寬聖賢於事無不敬而此又其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在寬是欲其優游浸漬以漸而入也

古者教人多以樂如舜命夔之類蓋終日以聲音養其情性亦須理會得樂方能聽

或問詩言志聲依永律和聲曰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所存事說出來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詩之語言卻將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卻先安排下腔調了然後做語言去

合腔子豈不是倒了卻是永依聲也古人是樂去就他詩後世是以詩去就他樂如何解興起得人

問禮書學禮首引舜命契爲司徒敷五教命夔典樂教冑子兩條文蔚竊謂古人教學不出此兩者契敷五教是欲使人明於人倫曉得這道理夔典樂教冑子是欲使人養其德性而實有諸己此是一篇綱領曰固是如此後面只是明此一意如大司徒之教即是契敷教事大司樂之教即是夔樂事因曰直而溫寬而栗直與寬本自是好但濟之以溫與栗則盡善至如剛簡二字則微覺有弊故戒之以無虐無傲蓋所以防其失也某所以特與分開欲見防其失者專爲剛簡而設不蒙上直寬二句直寬但曰而溫而栗至剛簡則曰無虐無傲觀其言意自可見文蔚曰教以人倫者固是又欲養其德性要養德性便只是下面

朱子文語集編卷十二

主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四句上曰然誦誦歌詠之間足以和其心氣但上面三句抑揚高下尚且由人到律和聲處直是不可走作所以詠歌之際深足養人情性

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冑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爲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情性

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祇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著摸某則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爲高遠之論蓋爲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爾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

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張敬夫爲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某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與學者以未至之理耳。

先生問壽昌。近日教誨甚書。壽昌對以方伯謨教他。午前卽理。論語仍聽講。曉些義理。午後卽念些蘇文之類。庶學作時文。先生笑曰。蚤間一服米附湯。午後又一服清涼散。復正色云。只教讀詩書便好。

信州一士人爲其先人求墓碑。先生不許。請之不已。又却之。臨別送出。舉指云。贈公務實二字。

壽昌因先生酒酣興逸。遂請醉墨。先生爲作大字韶國師頌一首。又作小字杜牧之九日詩一首。又作大字淵明歸田園居一首。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一

古

有舉子亦乘便請之。先生曰。公旣習舉業。何事於此。請之不已。亦爲作淵明阻風於規林第二首。且云。但能參得此一詩透。則公今日所謂舉業。與夫他日所謂功名富貴者。皆不必經心可也。

向來亦見廬陵諸公有問目之類。大綱竟緩。不是斬釘截鐵真箇可疑。可問彼此。只做一場話說休了。若如此悠悠恐虛過歲月。某已前與朋友往來。亦是如此。後來欽夫說道。凡肯向此者。吾二人只如此放過了。不特使人汎然來行一遭。便道我曾從某人處講論。一向胡說。反爲人取笑。亦是壞了多少好氣質底。若只悠悠地。去可惜。今後須是截下。看晚年要成就得十人。不妨是吾輩事業。自後相過者。這裏直是不放過也。

溫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諸王。

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十一終

圭

乞進德劄子曰臣本迂儒加以老病自知無用分甘駑駘今則徒以趣召之峻冒昧而來耳目筋骸皆難勉強然而未敢遽以告歸爲請者誠感眷遇之厚猶欲少忍須臾以俟陛下聖志之立聖學之成決知異日姦言邪說不能侵亂果如前所期者然後乞身以去則爲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臣主俱榮矣顧以此事在臣但能言之而其用力則在陛下萬一暮景逼人不容宿留則抱此耿耿私恨無窮

文集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十二

其姦心也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脩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沸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貼於危亡之際忽見朝廷正用此時大興土木脩造宮室但以適己自奉爲事而無矜惻憫憐之心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唯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必又將有扼腕而不平者矣前鑒未遠甚可懼也至於一離尊親之側輕去倚廬之次深宮永巷園囿池臺耳目之娛雜然而進臣又竊恐陛下之心未易當此紛華盛麗之榮感威移雖欲日親儒士講求經訓以正厥事而進德脩業

亦將有所不暇矣

乞脩德政以弭天變狀曰累年之旱謹告已深今日之災地分尤廣此實安危治亂之機非尋常小小災傷之比也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深以側身悔過之誠解謝高穹又以責躬求言之意敷告下土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以承皇天仁愛之心庶幾精神感通轉禍爲福其次則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而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民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如其不然臣恐所當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國家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十二

二

賢爲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於隱微而震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况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蓋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

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啟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而況乎所謂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爲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間者也而間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嘉竊以爲誤矣

答張欽夫曰竊觀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絕其萌芽勿使能立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有爲事半而功倍矣事之有失人以爲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子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爲善向見舉措之間多有一人言而爲之復以一人言而罷之者亦大輕易矣從之輕則守之不固必矣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一

三

與張欽夫曰伯恭想時時相見向得渠兩書似日前只向博雜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病痛頗多不知近日復如何大抵博雜極害事如閫範之作指意極佳然讀書只如此亦有何意味耶先達所以深懲玩物喪志之弊者正爲是耳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工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是事了元不曾子細玩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是豈不可戒也耶渠又爲留意科舉文字之久出入蘇氏父子波瀾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壞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蘇學爲非左遮右攔陽擠陰助此尤使人不滿意

答鄭自明曰向來一番前輩少日粗有時望晚年出來往往不滿意人意正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少有所立卽自以爲事業止此更不求長進了荆公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亦

可念也

上宰相書曰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者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也蓋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則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明公試觀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饑饉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已事可見也

與張元善曰自古小人所以敗亂國家豈皆凶惡猛鷲有可畏之威而後能之但有患失之心便自無所不至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一

四

答趙尙書曰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

與楊子直曰熹一病沉綿遂不能起今遣人去下致仕文字不知尙及拜受否也世間喻於義者則爲君子喻於利者卽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悞用其心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惟老兄念之

與劉子澄曰所喻戲謔本欲辭之巧而然此固有之然亦是自家有此玩侮之意以爲之根而日用之間流轉運用機械活熟致得臨事不覺出來又自以爲情信辭巧主於愛人可以無害於義理故不復更加防遏以至於此蓋不惟害事而所以害於心

術者尤深。昔橫渠先生嘗言之矣。見之近此當痛改不可緩也。

與劉子澄曰博雜之病亦是把做小事忽略了。以為不足以喪人

之志。又不知是自家病痛却以應酬人情為解。此亦是大病非

小病。須痛斬截也。吾人未老先衰。餘日幾何。而費日力於此。却

於自家身上都不著力。豈不是顛倒迷惑之甚耶。

與劉子澄曰。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如子約別說一般差

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却做管商見識。令人駭歎。然亦是

伯恭自有些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

答同甫曰。聞葺治園亭。規模甚盛。甚恨不得往同其樂。而聽高

論之餘也。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只是富貴者事。

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躬耕隴畝。抱膝長嘯。底氣象。却

是自家此念未斷。便要主張將來做一般看了。竊恐此正是病

朱子太語集編卷上

五

根與平日議論同一關捩也。

答陳君舉曰。人之為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

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

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

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

遷就。以為諸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為學。既已過高。而傷巧。是以

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

疑。有以致然。若意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辨。雖至於遭譏取辱。

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

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為悔也。

答林巒曰。嘗聞之。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

其見乎辭者。非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异

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也。今足下之詞

富矣。其主意立說高矣。然多採摭先儒數家之說以就之耳。足

下之所自得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棄者。蓋傷此也。

答許順之曰。順之既有室家。不免略營生理。此固不得不爾也。粗

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

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

答許順之曰。今時學者。輕率大言。先將恭敬退讓之心壞了。不是

小病。若實有為己之意。先去此病。然後可耳。

答李伯諫曰。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為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

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

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

所合。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間。不免走作。不得於

朱子太語集編卷上

六

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此來書固

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謂聖學止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

怕生死。此亦來書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始至末。皆是利心所

謂。差之毫釐者。其在茲乎。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

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為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

信之哉。是雖不敢顯然背畔。而毀冠裂冕。挾本塞源之心。已竊

發矣。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哉。

答李伯諫曰。來書云。於程氏雖未能望其堂廡。而已窺其藩籬矣。

竊謂聖人道在六經。若日星之明。程氏之說。見於其書者。亦

詳矣。然若以將印行冊子。從頭揭過。略曉文義。便為得之。則當

時門人弟子。亦非全然鈍根無轉智之人。豈不能如此領會。而

孔門弟子之從其師。厄窮饑餓。終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門。已

仕者忘爵祿未仕者忘饑寒此游蔡院語此亦必有謂矣試將聖學做禪樣看日有孜孜竭才而進竊恐更有事在然後程氏籓籬可得而議也

答蔡季通曰作肅所求熹與其人本不相熟今才一見耳固不容便作書亦見近日朋友憂道不如憂貧之切心甚愧恐平日所講果爲何事而一旦小利害便打不過欲望其守死善道難矣答任伯起曰詳觀來論似有仰人鼻息以爲憐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

答廖子晦曰吾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朱子文語纂編卷上

七

思占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又曰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陸子靜門人說話自謂有所解悟便能不顧利害及其作令纔被對移他邑主簿却不肯行而百方求免熹嘗笑之以爲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卽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作押錄卽逐日抱文案去知縣案前呈覆更做耆老壯丁亦不妨與他去做況主簿乎吳不能用竟至憤鬱成疾而死當時若放得下却未必死今不免死而枉陪了許多下情所失愈多雖其臨機失於決斷亦是平日欠了持論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此夫子所以有取於虞人而孟子亦發明之李先生說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採取愚謂若果識得此意辦得此心則無入

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

答詹元善曰近年風俗浮淺士大夫之賢者不過守文墨按故事說得幾句好話而已如狄梁公寇萊公杜范富韓諸公規模事業固未嘗有講之者下至王介甫做處亦摸索不著其有讀得楚漢孫劉楊李間數十卷書者則又便有不作士大夫之意善人君子莫能抗也端居深念爲之永慨

答潘叔昌曰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嘉以目昏不敢著力讀書開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間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又曰嘉老矣不復有意於此世區區鄙懷猶欲勉率同志之士熟講勤行以趨聖賢之域不謂近年異論蠶起高者溺於虛無下者淪於卑陋各執己見不合不公使人憂歎不知所爲計而今而後亦不復敢以朱子文語纂編卷上

八

此望於今世之人姑抱遺經以待後之學者而已

答潘叔昌曰示論漢唐初事以兩家論優劣則然以三代之天吏言之則其本領恐不但如此若子房孔明之所黽勉亦正是渠欠闕處吾輩正當以聖賢爲師取其是而監其非不當以彼爲準則也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

答呂子約曰熹之愚猶竊有疑於伯恭詞氣之間恐其未免陰主釋氏之意但其德性深厚能不發之於口耳此非小病吾輩於此若猶或有纖芥之疑速須極力講究以去其非而審其是不可含糊隱忍存而不決以貽他日走作之患也大抵彼中朋友立說過高立心太迫不肯相聚討論只欲閉門劇讀以必其自



得故人自爲學而或不免蔽於一己之私見此亦殊非小病耳  
答呂子約曰審向來疾證誠亦可畏今幸平復而又自能過意調  
攝尤副所望但來書以爲勞耗心力所致而諸朋友書亦云讀  
書過苦使然不知是讀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  
之事決不應反至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崇耳孟子言學問  
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  
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  
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耶況以子約平日氣  
體不甚壯實豈可直以耽書之故遂忘饑渴寒暑使外邪客氣  
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疾孝子守身之意哉

答陳膚仲曰聞有用度不足之憂何故如此豈非意氣太豪日用  
間羞言撙節計量之事而又多徇人情應副求假不免有虛內

事外之弊耶此雖與各齋鄙細者相去懸隔然其爲失中則均

恐亦當自省而改之也

答程正思曰離羣索居易得鈍滯了人甚可懼也

答程正思曰大抵近日朋友例皆昏弱無志散漫無主鞭策不前

獨止思篤志勤懇一有見聞便肯窮究此爲甚不易得常與朋

友言之以爲爲學正須如此方有可望然亦覺得意思有粗疎

處辨論功夫勝却玩索意思故氣象間有喧鬧急迫之病而少

從容自得之意此爲未滿人意耳

答汪子文曰似聞比來急於進取遂爲神恠所惑殊駭聞聽於此

等處把捉不定則所講聞於簡冊者將以何用耶自此切須安

常守正以爲進學之地不宜復徇前失以陷於邪妄之域也

答周舜弼曰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已則實踐其迹念念向前不輕

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  
計而陷於同流合污之地耶

答汪長孺曰示喻功夫長進深所欲聞但恐只此便是病痛須他  
人見得自家長進自家却只見得欠闕始是真長進耳又覺得  
尋常點檢他人頗甚峻刻而未必實中其人之病此意亦太輕  
率此兩事只是一病恐須遏捺見得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  
問於寡不是故意姑且如此始有進步處耳

答劉仲升曰大抵學問專守文字但務存養者即不免有支離昏  
惰之病欲去此病則又不免有妄意躐等懸空杜撰之失而平  
日不曾子細玩索義理不識文字血脉別無證佐考驗但據一  
時自己偏見便自主張以爲只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  
無他人只有剛猛剖決更無溫厚和平一向自以爲是更不聽

朱子文語纂編卷上

人說話此固未論其所說之是非而其粗厲激發已全不似聖  
賢氣象矣

答劉季章曰大率江西人尙氣不啻隨人後凡事要自我出自山

自在故不耐煩如此逐些理會須要立箇高論籠罩將去譬如

讀書官從上至下逐字讀去只要從東至西一抹橫說乍看

雖似新巧壓得人過然橫拘粗疎不成義理全然不是聖賢當

來本說之意則於己分究竟成得何事只如臨川前後一二公

巨細雖有不同然原其所出則同是此一種見識可以爲戒而

不可學也

答劉季章曰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

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又曰

謂海內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則謂

總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真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他。又曰。人要閑管。亦只是見理不透。無頓自己身心處。所以如此。

答孫季和曰。近年以來。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脩己。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無人處。私語密傳。以爲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

答諸葛誠之曰。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執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爲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嘿不言。

朱子文語集編卷上

士

至今常不滿也。

答傅子淵曰。太抵賢者。勇於進道。而果於自信。未嘗虛心。以觀聖賢師友之言。而壹取決於胸臆。氣象言語。只似禪家張皇鬪怒。殊無寬平正大。沉浸醲郁之意。荊州所謂有拈提。豎拂。意思者。可謂一言盡之。然左右初不領畧。而渠亦無後語。此愚所深恨也。

答時子雲曰。來喻滿紙。深所未喻。必是當時於此。見得太重。所以如此。執著放捨不下。今想未能遽然割棄。但請逐日。那三五分工夫。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利處。反復熟讀。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利欲何從而。二者於人。孰親孰疎。孰輕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緩孰急。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須自見得。合剖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捨此不務。紛紛多言。思前算後。展轉

纏縛。一生出不得。未論小小得失。政使一旦便登高科。躋顯宦。又須別有思量。譬書終不暇。向此途矣。試思之。如何。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肖。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也。

答吳宜之曰。觀來書。所論它人長短得失。無不精當。但平日所見。所以讀書爲學之意。處已接物之方。則甚有不相似者。豈其務外者多。而反身或闕耶。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願宜之。常思此句。念念向裏。就切已處。做功夫。他人之長短得失。非吾之所當知也。新詩固有佳句。然亦非事之急。况欲投獻。求知於人。此驚外之尤者。不可以不戒。史論正亦未須遽作。且務窮經觀理。深自涵養。了取自家身分上事爲佳。又曰。平生爲學。只學固窮守道一事。朋友所以遠來相問。亦正爲此。今若

朱子文語集編卷上

士

曲徇宜之之意。相爲經營。則是生師之間。去仁義而懷利。以相接矣。豈相尋問學之本意耶。

答徐斯遠曰。彥章守舊說甚固。乃是護惜已見。不肯自將來下毒手彈駁。如人收得假金。不敢試將火煅。如此。如何得長進。僧家有琉璃瓶。子禪之說。正謂此耳。

答顏子堅曰。包顯道在此。數稱吾子之賢。每恨未獲一見。辱書備見雅志。亦足以當晤言矣。然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必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則僕之愚於此。有未諭也。聖人教人。博文約禮。學問思辨。而力行之。自灑掃應對。章句誦說。以至於精義入神。酬酢萬變。其序不可誣也。若曰。學以躬行。心得爲貴。而不專於簡編。則可。若曰。不在簡編。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躐等。以陷於邪說。諛行之流。而非聖賢所傳之正矣。抑觀來書。

詞氣之間輕揚傲誕殊無謹厚篤實之意意者吾子於下學之功有未嘗加之意者不知往年見張陸二君子其所以相告者果何事也又聞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叙天秩之隆方將毀冠裂冕以從夷狄之教則又深為惘然不意吾子知尊敬夫而所趨者若是豈亦所謂統宗會元者之為崇而使吾子至於此耶顯道不能諫止已失朋友之職節夫更有助緣尤非君子愛人之意也聞已得祠曹牒髡削有期急作此附遞奉報願吾子於此更入思慮或意已決亦且更與子靜謀之必無異論而後為之似亦未晚如曰不然則道不同不相為謀僕不知所以為子計矣

答邵叔義曰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為閉匿不敢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然此事理甚明識者自當知之當時若便不

朱子文語集編卷上

三

答却不得也所與左右書渠亦錄來想甚得意大率渠有文字多即傳播四出唯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怪吾人所學却且要自家識見分明持守正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為戒耳

答陳廉夫曰為學功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嘿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功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真

有益也

答宋容之曰科舉之學誤人知見壞人心術其技愈精其害愈甚答宋澤之曰今之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捨之所宜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祇以重為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為學之方耳

答龔伯著曰示論以門戶之故不免兩用其心於道全未有得此今日士子之通患但窮達有命非可力求若其有之當不待求而自至如其無之求亦奚益惟道義在我人皆有之而求無不得今乃以彼而易此其於利害之算可謂舛矣願以此而反思之庶乎其有決也

朱子文語集編卷上

古

答陳思誠曰名實義利為己為人之判但其所為者要當真實有用力處所不為者要當深自省察蚤戒而預遠之是乃所謂微驗之實不然則提空名以鄉道而實無以自拔於流俗之所為則亦君子之不取也

答周南仲曰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其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為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前面却又低徊前卻不肯果決向前其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為日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

答杜叔高曰聖遠道晦人心頗僻險詞怪說雜然並起不憚於誣天罔聖詭經破義而務以適其利欲之私自非剛健明哲之才

確然以勝私復理爲己任者鮮不惑焉。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其兆已見於此。甚可懼也。

答張元德曰。科場不遠想不免分了工夫。然此等得失。其實有命。若信未及。放不下。亦須且將此字頓在。而前政使未全得力。亦可減得些小分數。不爲無助。夫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正謂此也。

答王晉輔曰。逸居獨學。無師友之益。不知不覺過失日滋。功夫無由長進。不可忽也。

答余國秀曰。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韓退之盛山詩序說玩而忘之以文辭也。云云。文辭淺事。苟能玩而樂之。尚可以忘仕進之窮通。况吾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玩之未深矣。

朱子文語纂編卷上

五

答吳尉曰。間以職事見知憲臺。甚慰。然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初官僻縣。遽爲上官獎拔如此。可以爲懼。而末可遽以爲喜。且當痛自檢飭。勉王事。謹終如始。不可便爲恣肆。及萌躁進之心也。答任行甫曰。塵中汨沒。墮了人須是忙裏早晚提撕。時以書冊灌漑。勿令斷絕。爲庶幾耳。

偶讀謾記曰。或謂李華著論廢下。故終失節。王涯首議摧茶。後亦得禍。至如近歲茶商作賊。殺人甚衆。皆涯之罪也。予謂廢下固其所見之謬。然與失節事不相類。摧茶固爲有罪。然甘露之變死者十餘族。豈皆摧茶所致。且今村民爭田爭水。劫取穀粟。以致殺傷者多矣。又可追咎神農后稷耶。大抵論事。只當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此等議論。雖欲因事設爲警戒。然其勢將有所窮。反使世人并與正理而疑之。非小失也。

論學者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

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跋李後主詩曰。平叔任散誕。夷甫坐談空。豈悟昭陽殿。化作單于宮。此陶隱居托魏晉以諷蕭梁之詩也。當時不悟。復蹈覆轍。其爲商監益以明矣。而違命李侯。乃復以無生混茫者亡其國。何哉。道學不明。人心不正。詖淫邪遁之說肆行而莫之禁也。嗚呼痛哉。

與蔡季通曰。昨日讀通鑑。至班固論郭解。有溫良泛愛絕異之姿。朱子文語纂編卷上

六

而不入於道德。以至於殺身亡宗處。方爲之掩卷太息。以爲天理人欲之間。毫釐一差。其爲禍福之不同。乃至於此。與蔡季通曰。某自寺溪入長澗。由楊村以出。所過不堪舉目。有小詩云。阡陌縱橫不可尋。死傷狼籍正悲陰。若知赤子元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區區於此深有所不能已者。然出位犯分之愧。蓋不勝言矣。

且須立箇粗底根脚。却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粗底根脚猶未立。却求深微縱理會得。于己甚事。語類下同

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點黑。下便有一撲黑。上有一毫差。下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梢遇事轉移也。

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著理會。下梢如何。

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兵。始常懼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兵強。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

今人多是在安於所不安。做些事。明知是不好。只說恁地也不妨。正所謂月攘一雞。以待來年者也。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弑父與君也敢。

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養備者。賊之而

朱子文語纂編卷上

七

己矣。

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却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却全背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為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却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梢只管衰塌。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非禮義是專道禮義。是不好。世上有這般人。惡人做好事。只道人做許多模樣。是如何。這是他自恁地粗暴了。這箇更不通。與他說。到得自棄底。也自道義理是好。也聽人說。也受人說。只是我做不得。任你如何。只是我做不得。這箇是自棄。終不可。

與有為。故伊川說。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拒之以不信。只是說道沒這道理。絕之以不為。是知有道理。自割斷了。不肯做。自暴者有強悍意。自棄者有懦弱意。今按自暴謂所答不然。自棄謂

語或人曰。公且道不去讀書。專去讀些時文。下梢是要做甚麼人。赴試屢試不得。到老只恁地衰颯了。沉浮鄉曲間。若因時文做得一箇官。只是恁地鹵莽。都不說著。要為國為民。興利除害。盡心奉職。心心念念只要做得向上去。便逐人背後鑽刺求舉。竟薦無所不至。

若欲學俗儒作文字。縱攫取大魁。因撫所坐椅曰。己自輸了一著。說脩身應舉重輕之序。因謂今有恁為不忠不孝。冒廉恥。犯條貫。非獨他自身不把作差異事。有司也不把作差異事。到得鄉曲

朱子文語纂編卷上

六

隣里也不把作差異事。不知風俗如何壞到這裏。可畏。某都為之寒心。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這只就眼前看。且如今做官。須是恁地廉勤。自君子為之。只是道做官合著如此。自小人為之。他只要如此做。可以得人說好。可以求知於人。昨有李某。當壽皇登極之初。上一書。極說道學恁地不好。那時某人在要路。故以此說投之。即得超升上州教官。前日某方赴召。到行在。忽又上一書。極稱道學之美。他便道某有甚勢要。便以此相投。極好笑。多見姑且識之。如沒要緊底語言文字。謾與他識在。不識也沒要緊。要緊却在多聞擇善而從之。如今人却只要多識。却無擇善。

一著因生客雜記而

易之為書。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

理勢如此。又云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如當堯之時。須交付與舜。若不尋得箇舜。便交付與他。則堯之後天下事未可知。又云康節所以見得透。看他說多以盛滿爲戒。如云飲酒愛微醺。不成使酩酊。又云康節多於消長之交。看又云許多道理。本無不可知之數。惟是康節體得熟。只管體來。體去。到得熟後。看是甚麼事理。無不洞見。

問君子有三戒章。謝曰。單食豆羹。呼爾而與之。有所不就。蹴爾而與之。有所不屑。此非義心勝。血氣壯故也。恐是義心之勝。非血氣之壯。謝又曰。萬鍾與不得則死。遠矣。有不辨禮義而受之者。血氣衰故也。恐是不辨禮義則受。必血氣之衰。曰。謝說只是傷急。關三數字。當云此非特義心自勝。亦血氣之壯故也。蓋血氣助得義心起來。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而衰。夫子三戒。

朱子文語纂編卷上

九

正爲血氣而言

果敢而不窒。則所爲之事。必當於理。室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爲。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

義剛云。去冬請問鄉原比老子如何。蒙賜教。謂老子言倫理。鄉原却只是箇無見識底人。今春又問色取仁而行違比鄉原如何。蒙賜教。謂色取仁而行違。底是大拍頭。揮人。鄉原是不做聲。不做氣。做罪過底人。深玩二說。微似不同。先生笑云。便是世間有這一般半間不界底人。無見識。不顧理之是非。一味謾人。看時也似是箇好人。然背地裏却乖。却做罪過。

問執德不弘。曰。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則容受不得。不特是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纔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

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

論語首云。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終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爲君子也。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死生自有定命。若合死於水火。須在水火裏死。合死於刀兵。須在刀兵裏死。看如何逃不得。此說雖甚粗。然所謂知命者。不過如此。若這裏信不及。才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

某嘗見一種人。汲汲營利。求官職。不知是勾當甚事。後來思量孟子說。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他元來亦有此心。只是他自失了。今却別是一種心。所以不見義理。支蔚云。他雖是如此。想羞惡之心。亦須萌動。亦自見得不是。但不能勝利欲之心耳。曰。只是如此。

朱子文語纂編卷上

十

此濟甚事。今夜愧恥。明日便不做方是。若愧恥後。又却依舊自做。何濟於事。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迷而不返。而聖人爲之屢言之。方始肯求。已是下愚了。况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爲禽獸而已。蓋人爲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是與禽獸何別。

貞固是固得恰好。如尾生之信。是不貞之固。須固得好方是貞。銖問泰卦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與城復於隍。因言否泰相乘如此。聖人因以垂戒。曰。此亦事勢之必然。治久必亂。亂久必治。天下無久而不變之理。子善遂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治久則人心放肆。故亂因此生。亂極則人心恐懼。故治由此起。曰。固是生



於人心然履其運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如明皇開元之治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捉不至如天寶之放肆則後來亦不應如此。狼狽銖因言觀聖人立象係辭當好時便須有戒懼收斂底意。當不好時便須有艱難守正底意。徹首徹尾不過敬而已。卦中無全好者亦無全不好者。大率敬即好不敬即不好。先生領之。

拔茅茹貞吉亨。這是吉內未判時若能於此改變時小人便是做君子。君子小人只是箇正不正。初六是那小人欲爲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那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在到六三便全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罪惡他心下也自不穩當此便是包羞之說。

問六二與九五柔剛中正上下相應可謂盡善却有同人於宗吝。朱子文語纂編卷上

與先號咷之象如何。曰以其太好。兩者時位相應意趣相合只知款密却無至公大同之心。未免係於私。故有吝。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固是他好處然於好處猶有失以其係於私。雖而不能大同也。大凡悔者自內而之。吉吝者自吉而趨凶。程傳說得通天下之志處極好。云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說甚善。大凡說書只就眼前說出底便好。崎嶇尋出底便不好。

與而止蠱。那不是與而止能治蠱。與而止所以爲蠱。趙德莊說下面人只務與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倒塌了這便是蠱底道理。

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無大咎。言小有悔則無人悔矣。言無大咎則不免有小咎矣。但象曰終無咎則以九三雖過剛不中然

在與體不爲無順而得正。故雖悔而無咎。至六四則不然。以陰居柔不能爲有爲。寬裕以治蠱。將日深而不可治。故往則見吝。言自此以往則有吝也。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無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無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莘老劉器之之徒必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悔。至其他諸公欲且寬裕無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雖遮掩拖延得過後面憂吝却多。可見聖人之深戒。

與而止蠱是事事不理會積吝到後面成一大弊。故謂之蠱非謂制蠱之道當與而止。龜山才質困弱好說一般不振底話。如云包承小人又語某人云莫拆了人屋子其意謂屋弊不可大段整理他只得且撐挂過其說與止之義蓋亦如此意爾豈不大害哉。

朱子文語纂編卷上

三

用之解鼎顛趾利出否無咎或曰據此爻是凡事須用與他翻轉了却致福。曰不然只是偶然如此此本是不好底爻却因禍致福所謂不幸中之幸蓋鼎顛趾本是不好却因顛仆而傾出鼎中惡穢之物所以反得利而無咎非是故意欲翻轉鼎趾而求利也。或言浙中諸公議論多是如此云凡事須是與他轉一轉了却因轉處與他做教好曰便是浙中近來有一般議論如此若只管如此存心未必真有益先和自家心術壞了聖賢做事只說箇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事只如此做何管先要安排紐捏須要著些權變機械方喚做做事又况自家一布衣天下事那裏便教自家做知他臨事做出時如何却無故平日將此心去紐捏揣摩先弄壞了聖人所說底話光明正大須是先理會箇光明正大底綱領條目且令自家心先正



了。然後於天下之事先後緩急自有次第。遂旋理會。道理自分明。今於在明明德。未曾理會得。便要理會新民工夫。及至新民。又無那親其親長其長底事。却便先萌箇計功計獲底心。要如何濟他。如何有益少間。盡落入功利窠窟裏去。固是此理無外。然亦自有先後緩急之序。今未曾理會得正心脩身。便先要治國平天下。未曾理會自己上事業。便先要開物成務。都倒了。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已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方可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今人纔磨便磷。纔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功利。所謂未學行。先學走也。而今諸公只管講財貨源流。是如何。兵又如何。民又如何。陳法又如何。此等事。固當理會。只是須識箇先後緩急之序。先其大者急者。而後其小者緩者。今都倒了。這工夫。子路問君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曾子將死。宜有切要之言。及孟敬子問之。惟在於辭氣容貌之間。此數子者。皆聖門之高弟。及夫子告之。與其所以告人者。乃皆在於此。是豈遺其遠者。大者。而徒告以近者小者耶。是必有在矣。某今病得十生九死。已前數年。見浙中一般議論如此。亦嘗竭其區區之力。欲障其末流。而徒勤無益。不知瞋目以後。又作麼生。可畏可歎。

國秀問。穆王去文。武成康時。未遠風俗。人心何緣如此不好。曰。天下自有一般不好底氣象。聖人有那禮樂刑政在此維持。不好底也能革面。至維持之具。一有廢弛處。那不好氣質。便各自出來。和那革面底都無了。所以恁地不好。人之學問。逐日恁地恐。

懼脩省得恰好。纔一日放倒。便都壞了。

晉驪姬之亂。詎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而以卿爲公室大夫。這箇便是六卿分晉之漸。始驪姬謀逐羣公子。欲立奚齊。卓子爾後來。遂以爲例。則疑六卿之陰謀也。然亦不可曉。

杜旂問。濂溪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曰。周先生是見世間愚輩爲外物所播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說。不。世人心不在殼子裏。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浙間只是權論功利之淵藪。三二十年後。其風必熾。爲害不小。某六七十歲。居此世不久。旦夕便死。只與諸君子在此同說。後來必驗。

呂舍人記伊川說。人有三不幸。以爲有高才能文章。亦謂之不幸。便是這事。乖少間。盡被這些子能解擔閣了一生。便無暇子細理會義理。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膚。便說我已會得。筆下便寫得去。自然無暇去講究。那精微被人扛得來。大又被人以先生長者目我。更不去下問。少間。傳得滿鄉滿保。都是這般種子。橫渠有一段說。人多爲人以前輩見處。每事不肯下問。壞了一生。我寧終身不知。此段最好看。

浙中人大率以不生事。撫循爲知體。先生謂便是枉尺直尋如此。風俗議論至十年。國家事都無人作矣。常人以便文。小人以容奸。如此風大害事。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爲事。挨得過時。且過。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會事。且恁鶻突。才理會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挫折。却悔其大惺惺了。一切剗方爲圓。且恁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識長進。當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見吏民不治事爲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會。庶幾。

民自不來。以此爲止訟之道。民有冤抑。無處伸訴。只得忍過。便有訟者。半年周歲。不見消息。不得了決。民亦只得休和。居官者遂以爲無訟之可聽。風俗如此。可畏可畏。

問吾輩之貧者。令不學子弟經營。莫不妨否。曰。止經營衣食。亦無甚害。陸家亦作舖買賣。因指其門閭云。但此等事。如在門限裏。一動著脚。便在此門限外矣。緣先以利存心。做時雖本爲衣食。不足後見利人稍優。便多方求餘。遂生萬般計較。做出礙理事來。須思量止爲衣食。爲仰事俯育耳。此計稍足。便須收斂。莫令出元所思處。則粗可救過。

備次日相見。先生偶脚氣發。因蘓宜久欲歸。先生蹙然曰。觀某之疾如此。非久於世間者。只是一兩年間人。亦欲接引後輩。一兩人傳續此道。荷公們遠來。亦欲有所相補助。只是覺得如此苦。

朱子文語纂編卷上

五

口都無一分相敬發處。不知如何橫說豎說。都說不入。如昨夜才卿問程先生如此謹嚴。何故諸門人皆不謹嚴。某答云。是程先生自謹嚴。諸門人自不謹嚴。干程先生何事。某所以發此者。正欲才卿深思而得。反之於身。如針之刺身。皇恐發憤。無地自存。思其所以然之故。却再問某。李先生資質如何。全不相干涉。非惟不知針之刺身。便是刀鋸在身。也不知痛了。每日讀書。心全不在上。只是要自說一段文義。便了。如做一篇文義。相似。心中全無所作爲。恰似一箇無圖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若是在上面。底人說得話來自別。自相湊合。敢說公們無一日心在上面。莫說一日。便十日心也不在。莫說十日。便是數月心也不在。莫說數月。便是整年心也不在。每日讀書。只是讀過了。便休。不知將此心去體會。所以說得來如此疎。先生意甚不樂。

公而今只是說他人短長。都不自反。已看如公適間說學者來。此不講誦蚤來。暮去。是理會甚事。自初來至去。是有何所得。聽得某說話。有何警發。每日靠甚麼做本。從那裏做去。公却會說得箇頭勢如此大。及至末梢。又却只是檢點他人某事某事。元未有緊要。那人亦如何服公說。且去理會自己身心。煞有事在。

今公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爲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怎生治人。古時英雄豪傑。不如此張子房。不問著他。不說諸葛孔明。甚麼樣端嚴。公浙中一般學。是學爲英雄之學。務爲跼地豪縱。全不點檢身心。某這裏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一毫不然。便是欠闕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今公們學都

朱子文語纂編卷上

五

倒了。緩其所急。先其所後。少間使得這身心飛揚悠遠。全無收拾處。而今人不知學底。他心雖放。然猶放得近。今公雖曰知爲學。然却放得遠。少間會失心去。不可不覺。

誨力行云。若有人云。孔孟天資不可及。便知此人自暴自棄。萬劫千生。無緣見道。所謂九萬里則風斯下。

方行屋柱邊轉。擦下柱上黑。見云。若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不到得如此方欲達也。

問天理真箇難明。己私真箇難克。望有以教之。先生罵曰。公不去用力。只管說道是難。孟子曰。道若大路然。難知。故人病不求耳。往往公亦知得這箇道理。好纔下手。見去有人頭處。便說道是難。而不肯用力。所以空過了許多月日。可惜。可惜。公若用力。久亦自有箇入頭處。何患其難。

先生嘗謂劉學古曰康節詩云閑居謹莫說無妨蓋道無妨便是有妨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耳

先生因言學者平居議論多類塌臨事難望他做得事遂說一姓王學者後來狼狽是其平時議論亦專是回互有一處責曾子許多時用大夫之簀臨時不是童子說則幾失易簀王便云這是曾子好處既受其簀若不用之必至取怒季孫故須且將來用大抵今之學者多此病如學夫子便學他微服過宋君命召不俟駕見南子與佛肸召之類有多少處不學只學他這箇有一朋友輕慢去後因事偶語及之先生曰何不早說得某與他道坐中應曰不欲說曰他在却不欲說去後却後面說他越不是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一

毛

每夜諸生會集有一長上纔坐定便閑話先生責曰公年已四十書讀未通纔坐便說別人事夜來諸公閑話至二更如何如此相聚不回光反照作自己工夫却要閑說歎息久之

李伯紀丞相爲宜撫使時幕下賓客盡一時之秀胡德輝何晉之翁士特諸人皆有文名德輝尤蒙特顧諸將每有票議正紛拏辨說之際諸公必厲聲曰且聽大丞相處分諸將遂無語有來文士也是誤人蓋真箇能者未必能言文士雖未必能却又口中說得筆下寫得真足以動人間聽多至敗事者此也

問秦相既死如何又不更張復和親曰自是高宗不肖當渠死後乃用沈該乃侯萬魏道弼又此數人皆是當時說和親者中外既知上意未幾又下詔云和議出於朕意故相秦檜只是贊成今檜已死聞中外頗多異論不可不戒約甚沮人心當初

有一二件事皆不是如檜家既保全而專治其黨士大夫遭檜貶竄者叙復甚緩渠死得其好若更在其可畏當時已欲殺趙丞相之家既加以反逆則牽聯甚衆見說有三十餘家皆當坐中外寒心高宗亦甚厭惡之但無如之何問所以至於如此者何故曰伊川云人主致危亡之道非一而逸欲爲甚渠當初一面安排作太平調度以奉高宗陰奪其權又挾虜勢以爲重紹興間曾天隱作中書舍人曾亦賢者然嘗爲蔡京引用後脩哲宗實錄成太上趙丞相要就褒賞脩實錄官制辭上說破前後是非曾以蔡之故常主那一邊及行詞只模糊作一條史轉官制上與丞相不樂命呂居仁行呂權中書舍人自丁巳三月二十五日上一狀論分別邪正謂曾之徒也自荆公諸人熙豐間用事新經字說之類已壞了人心術元祐諸公所爲那一邊人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一

天

終不以爲是紹聖以後又復新政敗壞一向至於渡江然舊人亦多在者其所見舊染不省雖賢者亦復如是如曾之徒是也因論人以先入爲主一生做病

或言趙子直多疑先生曰諸公且言人因甚多疑晉可幾曰只是見不破耳

李梅寇廣西出榜約不收民稅十年故從叛者如雲稱之爲李王反謂官兵爲賊以此知今日取民太重深是不便

問庸人今漸衰替曰卒急倒他未得被他立得箇頭勢大若十分中做得一兩分事便足以扶持振起除是大無道殘暴酷虐則不知如何若是如此做將去無大段殘暴之事恐卒消磨他未得蓋其勢易以振起也

漢興之初人未甚繁氣象割地較好到武宣極盛時便有衰底意

思人家亦然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爲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粗鹵濶略而能有成者

諸葛亮臨陣對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而符堅踴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爲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恥也矣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无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十三

凡一百三十四條

戊申封事曰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爲真實而彼以性命爲空虛也此以爲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爲空則徒知寂滅爲樂而不知其爲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明徹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爲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終則詖淫邪遁之見鮮有不自而害於政事者文集下同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一

與張欽夫書曰近讀孟子至答公都子好辨一章三復之餘廢書太息只爲見得天理忒煞分明使自然如此住不得若見不到此又如何強得也然聖賢奉行天討却自有箇不易之理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此便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

答呂伯恭曰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爲好辨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惑既愈深則此之辨當愈力其擒縱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禽獸之云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之也

答李伯諫曰老氏之學淺於佛而其失亦淺正如申韓之學淺於楊墨而其失亦淺

答丘子服曰老子言道之真以治身又言身與名孰親而其言外

其身後其身者其實乃所以先而存之也。其愛身也至矣。此其學之傳所以流而爲楊氏之爲我也。蘇子由乃以忘身爲言。是乃佛家夢幻泡影之遺意。而非老氏之本真矣。

養生主說曰：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以爲中。蓋人身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爍打訛者。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二

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爲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蓋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凡言異端不必攻者，皆是爲異端游說反間。孟子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不必便能距楊墨，但能說距楊墨，亦是聖人之徒。  
語類下同

老便只是楊氏。人嘗以孟子當時只闢楊墨，不闢老，不知闢楊便是闢老。如後世有隱遯長往而不來者，皆是老之流。他本不是學老，只是自執所見，與此相似。

賀孫問：文帝好黃老，亦不免有慘酷處。莫是纔好清淨，便至於法度不立，必至慘酷而後可以服人？曰：自清淨至慘酷，中間大有曲折。却如此說不得。惟是自家好清淨，便一付之法，有犯罪者都不消問自家，但看法何如。只依法行，自家這裡更不與你思量得。此所以流而爲慘酷。伯謨曰：黃老之教本不爲刑名，只要理會自己，亦不說要慘酷，但用之者過耳。曰：緣黃老之術，凡事都先退一著，做教人不防他，到得逼近利害，也便不讓別人。寧可殺了你，定不容你殺我。他術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卑詞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三

以几杖等事，這退一著，都是術數。到他教太子晁錯爲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只欠識術數，故以晁錯傳之。到後來七國之變，弄成一場紛亂，看文景許多慈祥，豈弟處，都只是術數。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沈莊仲問：談淫邪道之辭，文蔚曰：如莊周放浪之言，所謂淫辭。曰：如此分不得，只是心術不正，使自節次生此四者。如楊墨自有楊墨底談淫邪道，佛老自有佛老底談淫邪道，申韓自有申韓底談淫邪道。如近世言功利者，又自有一種談淫邪道，不特是如此，有一樣苟且底人議論不正，亦能使是非反覆，張安道說本朝風俗淳厚，自范文正公一變，遂爲崖異，刻薄，後來安道門人和其言者甚衆，至今士大夫莫能辨明，豈不可畏？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有七手

八脚愛得許多。能養其父無闕則已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欲兼愛。則其愛父母也必疎。其孝也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說里號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箇淡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又問。幸獸食人。亦深其弊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也。曰不然。卽他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殺。使天下俚俚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幸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尙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楊氏卽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啓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亦其驗也。如近世王介甫。其學問高妙。出入於老佛之間。其政事欲與堯舜三代爭衡。然所用者盡是小人。聚天下輕薄無賴小人作一處。以至遺禍至今。

他初間也何嘗有啟狄亂華幸獸食人之意。只是本原不正。義理不明。其終必至於此耳。或云若論其修身行己人所不及。曰此亦是他一節好。其他很屬偏僻。招合小人。皆其查質學問之差。亦安得以一節之好而蓋其大節之惡哉。吁。可畏。可畏。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此三者雖同爲說氣質之性。然兩或之說猶知分別善惡。使其知以性而兼言之。則無病矣。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然無所分別。雖爲惡爲罪總不妨也。與今世之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稱爲本性者。何以異哉。

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爲己。列子云。伯成子羔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其言曰一毛安能利天下。使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

則天下自治矣。問老子似不與楊子同。曰老子窺見天下之事。却討便宜。置身於安閑之地。云清淨自治。豈不是與朱同。問孔子曾見他書否。曰未必見。厚之問孔子何故問禮於他。曰他本周家史官。自知禮只是以爲不足道。故一切掃除了。曾子問中自見孔子問他處邵康節亦有些小似他。問淵源錄中何故有康節傳。曰書坊自增耳。

問中庸說道之費隱。如是其大且妙。後面却只歸在造端乎夫婦上。此中庸之道。所以異於佛老之謂道也。曰須更看所謂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聖人之道。彌滿充塞。無少空闕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便於道體有虧欠也。若佛則只說道無不在。無適而非道。政使於禮儀有差錯處。亦不妨。故他於此都理會不得。莊子却理會得。又不肯去做。如天下篇首一段皆是說。

孔子恰似快刀利劍。所將去更無些子窒礙。又且句句有着落。如所謂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可煞說得好。雖然如此。又却不肯去做。然其才亦儘高。正所謂知者過之。曰看得莊子比老子倒無老子許多機械。曰亦有之。但老子則猶自守箇規模。子去做。到得莊子出來。將他那窠窟盡底掀番了。故他自以爲一家。老子極勞攘。莊子較平易。

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

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才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

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冲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懦弱。

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爲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爲然也若曰傍日月扶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偏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

伯豐問程子曰老子之言竊弄闖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惜曰此正推惡離己曰固是如子房爲韓報秦擄掠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六

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閑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定之

老氏之學最忍他閑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如曉關之戰與秦將連和了忽乘其懈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講和了忽回軍殺之這箇便是他柔弱之發處可畏可畏他計策不須多只消兩三次如此高祖之業成矣

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就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

及老子唱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爲真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謙之之徒遂爲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卽納降款可見其虛縻不足稽矣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水水地了便是殺人不恤故其流多人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七

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强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易不言有無老子言有生於無便不是

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老氏初只是清淨無爲清淨無爲却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却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巫祝事只理會厭禳祈禱這自經兩節變了

問晉宋時人多說莊老然恐其亦未足以盡莊老之實說曰當時諸公只是借他言語來蓋覆那滅棄禮法之行爾據其心下汙濁紛擾如此如何理會得莊老底意思

與呂伯恭曰向來見人陷於異端者每以攻之爲樂勝之爲喜近來惟覺彼之迷昧爲可憐而吾道不振之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己耳此不知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情性之正也向見



吾兄於儒釋之辨不甚痛說。此固爲深厚。然不知者便謂高明有意陰主之。此利害不小。熹近日見得學者若於此處見得不分明。便使忠誠孝友有大過人之行。亦須有病痛處。其爲正道之害益深。正當共推血誠力救此弊。乃是吾黨之責耳。文集下同

答呂伯恭曰。儒釋之辨。誠如所喻。蓋正所當極論明辨處。若小有依違。便是陰有黨助之意。使人不能不致疑。而不知者遂以迷於向背。非小病也。自今切望留意於此。豈可退託以廢任道之實。幸其哀憫。而忽防微之戒哉。

答韓元咎曰。頃見蘇子由張子韶書。皆以佛學有得於形而上者。而不可以治世。嘗竊笑之。是豈知天命之性。而叙秩命討已粲然無所不具於其中乎。

答何叔京曰。大抵墨氏以儒者親親之分。仁民而親親反有不厚。

八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釋氏以儒者仁民之分愛物。而仁民反有未至。答連嵩卿曰。所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卽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卽便曰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尙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泯滅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

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

答吳公濟曰。來書云。儒釋之道。本同末異。熹謂本同則未必不異。末異則本必不同。正如一木是一種之根。無緣却生兩種之實。答廖子晦曰。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爲主。以我爲性耳。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以反身而誠。盡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之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瀝比也。鬼神便是精氣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九

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精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粗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我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

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為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為而然者與異端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為此之說所以為說愈多而愈不合也

答胡季隨曰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亦恐記錄者有誤要之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子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耳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十

答吳斗南曰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畧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問道問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怠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羹見堯於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為一物而在身外耶

答陳衛道曰欲為儒者之學却在着實向低平處講究踐履日求其所未至所謂樂處却好且拈向一邊久遠到得真實樂處意

又自別不似此動蕩擾聒人也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着意思想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即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籠侗恍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為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明見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人處不妨顛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却自不須如此前書所譏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顛錯耳只如絕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却不須絕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間斷這裏霎時間壞了便無補填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必竟絕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得來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十一

而其真實者却已絕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真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籠侗底影象來此罩占真實地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今左右既是於彼留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欲却歸此邊來終是脫離未得熹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得大槩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了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見得他一二分錯處迤邐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一星子是處不用着力排擠自然不入心來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歸於正便是放不下看不破也今所謂應事接物時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籠侗底影象與自家這下功夫未有干涉也

讀大紀曰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

爲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閒而其所以脩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謬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爲學之本心正爲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己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己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爲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若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爲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爲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爲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爲說之窮然後乃有不合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爲是通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乘奔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爲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

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回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嬰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爲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爲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屏氣爲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爲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爲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爲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脩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爲重則吾恐其不唯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爲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

楊墨只是硬恁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本朝許多極好人朱子文語纂編卷十三

無不陷焉如李文靖王文正謝上蔡楊龜山游先生諸人語類下同

某見名寺中所畫諸祖師人物皆魁偉雄傑宜其傑然有立如此所以妙喜贊某禪師有曰當初若非這箇定是做箇渠魁觀之信然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又未是那無文王猶與底只是也須做箇特立獨行底人所爲必可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黑淬淬地只有些章句詞章之學他如龍如虎這些藝解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然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

明德者人之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禪家則但以虛靈不昧者爲性而無以具衆理以下之事

曾有學佛者王天順與陸子靜辨論云我這佛法和耳目鼻口髓腦皆不愛惜要度天下之人各成佛法豈得是自私先生笑曰待度得天下人各成佛法却是教得他各自私陸子靜從初亦學佛嘗言儒佛差處是義利之間某應曰此猶是第二着只他根本處便不是當初釋迦爲太子時出遊見生老病死苦遂厭惡之入雪山修行從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棄之不能屏除之不盡吾儒却不然蓋見得無一物不具此理無一理可違於物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不同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

釋氏之學只是定靜少間亦自有明識處或問他有靈怪處是如何曰多是真偽相雜人都貪財好色都重死生却被他不貪財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古

不好色不重死生這般處也可以降服得鬼神如六祖衣鉢說移不動底這只是胡說果然如此何不鳴鼓集衆白晝發去却夜間發去做甚麼曰如今賢者都信他向上底說下愚人都信他禍福之說曰最苦是世間所謂聰明之人却去推演其說說到神妙處如王介甫蘇東坡一世所尊尚且爲之推波助瀾多矣今若得士大夫間把得論定猶可耳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曰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從故人亦未必信也楊氏一向爲我超然遠舉視營營於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爲說雖甚高然人亦難學他未必盡從楊朱即老子弟子人言孟子不闢老氏不知但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於墨氏然此說最淺近未

是他深處後來是達磨過來初見梁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卽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莊老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又有所謂頑空真空之說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真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耳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跡上斷便了他既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却自足以斷之矣

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爲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又只是盜襲莊子之說今世所傳肇論云出於肇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日月歷天而不周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山嶽偃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適間所說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五

往也之意爾此是齋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這一般道理來及達磨入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爲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爲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浸失其本真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施設注措之方既不出於文字言語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於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於彼至於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關洛諸公既皆闡明正道以非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傅奕本傳宋景文李蔚贊東坡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

出於強爲，是以終有不滿人意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詩，自言不墮落，則又躬陷其中而不自覺矣。

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月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孰爲釋迦，孰爲阿難，孰爲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行以文其說。大般若經卷帙甚多，自覺支離，故節縮爲心經一卷。楞嚴經只是強立一兩箇意義，只管疊將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若圓覺經本初亦能幾何，只鄙俚甚處，便是其餘增益附會者爾。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既甚，達磨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便心靜見理。此說一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爲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矣，但程先生所謂攻之者執理反出其下，吾儒執理既自卑

朱子文語集編卷三

六

汗，宜乎攻之而不勝也。說佛書皆能舉其支離，篇章成語，此不能盡記。

因說程子耳無聞目無見之答曰：「決無此理。」遂舉釋教中有塵既不緣根無所着，反流全一六用不行之說。蘇子由以爲此理至深至妙，蓋他意謂六根既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反復歸於本體而使之不行，顧烏有此理。廣因舉程子之說，譬如靜坐時忽有人喚自家，只得應他，不成不應曰：「彼說出楞嚴經此經是唐房融訓釋，故說得如此巧。」佛書中唯此經最巧，然佛當初也不如是說。如四十二章經最先傳來中國底文字，然其說却自平實，道書中有真誥，末後有道授篇，却是竊四十二章經之意爲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託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他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爲之。某嘗謂其徒曰：「自家有箇大寶珠，被他竊去了，却不照管，亦都不知，却去他牆根壁角竊得箇破瓶破

罐用，此甚好笑。西漢時儒者說道理，亦只是黃老意思，如揚雄太玄經皆是。故其自言有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遠師諸論皆成片盡是莊老意思，直至梁會通間達磨入來，然後一切被他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蓋當時儒者之學既廢，絕不講。老佛之說又如此淺陋，被他窺見這箇罅隙了，故橫說豎說，如是張王，沒奈何。何人才聰明，便被他誘引，將去嘗見畫底諸祖師，其人物皆雄偉，故早老謂臨濟若不爲僧，必作一渠魁也。又常在廬山見歸宗像，尤爲可畏，若不爲僧，必作大賊矣。謙之問佛氏之空與老子之無，一般否？曰：「不同。佛氏只是空豁豁然，和有都無了。所謂終日喫飯，不曾咬破一粒米，終日著衣，不

朱子文語集編卷三

七

曾掛着一條絲，若老氏猶骨是有，只是清淨無爲，一向恁地深藏固守，自爲玄妙，故人摸索不得，便是把有無做兩截看了。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爲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關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數，刑名多本於老氏之意。老氏只是要長生，其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然却認爲己有，而以生爲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面目，既見便不認作衆人公共底，須要見得爲己有，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爲寄寓，譬以舊屋破倒，卽自跳入新屋，故黃蘗一僧

有偈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為寄宿處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便當明正典刑若聖人之道則不然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是衆人公共底便只隨他天理去更無分毫私見如此便倫理自明不是自家作為出來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私之哉

或問佛與莊老不同處曰莊老絕滅義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佛初入中國止說修行未有許多禪底說話天下只是這道理終是走不得如佛老雖是滅人倫然自是逃不得如無父子却拜其師以其弟子為子長者為師兄少者為師弟但是只護得箇假底聖賢便是存得箇真底

問釋氏以空寂為本曰釋氏說空不是便不是但空裏面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箇空而不知有箇實底道理却做甚用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太

得譬如一淵清水清冷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他便道此淵只是空底不曾將手去探是冷是溫不知道有水在裏面佛氏之見正如此今學者貴於格物致知便要見得到底今人只是一斑兩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

儒者以理為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為不生不滅龜山云儒釋之辨其差眇忽以某觀之真似水炭

因舉佛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揮下也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禪家皆破其說以為有理路落窠臼有礙正當知見今之禪家多是麻三斤乾屎橛之說

謂之不落窠臼不墮理路妙喜之說便是如此然又有翻轉不如此說時

徐子融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先生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為性正與佛氏相似只是佛氏磨擦得這心極精細如一塊物事剝了一重皮又剝一重皮至剝到極盡無可剝處所以磨弄得這心精光他便認做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這理佛氏元不曾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如視聽言貌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言有言之理動有動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謂明聽從恭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動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得聽聰也得不得聰也得言從也得不得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尤

也得思睿也得不得都不管橫來豎來他都認做性他最怕是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問禪家又有以揚眉瞬目知覺運動為弄精魂而訶斥之者何也曰便只是弄精魂只是他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粗糙爾問問彼言一切萬物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所謂法身便只是這箇曰然不知你如何占得這物事住大地破壞又如何被你占得這物事常不滅問彼大槩欲以空為體言天地萬物皆歸於空這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欲以空為體他是說這物事裏面本空著一物不得

釋氏先知死只是學一個不動心告子之學則是如此道夫問龜山集中所答了翁書論華嚴大旨不知了翁諸人何為好之之篤曰只是見不透故覺得那箇好以今觀之也是好也



是動得人道夫曰只爲他大本不立故偏了先生默然良久曰真所謂誠淫邪通蓋誠者是他合下見得偏儒者之道大中至正四面均平釋氏只見一邊於那處都蔽塞了這是誠辭知其所蔽淫者是只見得一邊又却說得周遮浩濶所以其書動數百卷是皆陷於偏而不能返這是淫辭知其所陷邪者是他見得偏了於道都不相貫屬這是邪辭知其所離道者是他已離於道而不通於君臣父子都已棄絕見去不得却道道之精妙不在乎此這是道辭知其所窮初只是誠誠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離離而後遁要之佛氏偏處只是虛其理理是實理他却虛了故於大本不立也因問溫公解禪偈却恐後人作儒佛一貫會了先生因誦之曰此皆佛之至陋者也妙處不在此又問遺書云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也道夫於

此未安先生笑曰前日童黃卿正論此以爲釋氏大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末異某與言正是大本不同因檢近思錄有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言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這是當時記得全處前者記得不完也又曰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也不是了又曰程子謂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邪亦此意學佛者嘗云儒佛一同某言你只認自家說不同若果是又何必言同只這靠傍底意思便是不同便是你底不是我底是了禪只是一箇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在此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才悟後便作得偈頌悟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深淺某舊來愛問參

禪底其說只是如此其間有會說者却吹噓得大如呆佛日之徒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聖錫輩皆北面之

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箇好僧說得禪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之力也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爲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僧家有云行解者行是行已解是禪也

甘吉父問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時舉因問釋氏說慈卽是愛也然施之不自親始故愛無差等先生曰釋氏說無緣慈記得甚處說融性起無緣之大慈蓋佛氏之所謂慈並無緣由只是無所

不愛若如愛親之愛渠便以爲有緣故父母棄而不養而遇虎之饑餓則捨身以食之此何義理耶

問佛法如何是以利心求曰要求清淨寂滅超脫世界是求一身利便

問禪家言性傾此於彼之說曰此只是偷生奪陰之說耳禪家言偷生奪陰謂人懷胎自有箇神識在裏了我却撞入裏面去逐了他我却受他血陰他說傾此於彼蓋如一破弊物在日下其下日影自有方圓大小却欲傾此日影爲彼日影他說是人生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裏及其既死此箇物事又會去做張三做了張三又會做王二便如人做官做了這官任滿又去做別官只是無這道理或舉世間有如此類底爲問先生曰而今只是理會箇正理若以聞見所接論之則無了期又曰橫渠說形潰



反原以爲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物事却復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既把來做箇彈子了。却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做箇彈子出來。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爲方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爲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是從大原裏面發出

來。

德粹問人生卽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爲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曰。吾友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爲惡者。滿天下。若爲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滕云。嘗記前輩說。除却浮屠祠廟。天下便知向善。莫是此意。曰。自浮屠氏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爲善。如修橋造路。猶有益於人。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三

以齋僧立寺爲善。善安在。所謂除浮屠祠廟。便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溺於彼。自然孝父母。悌長上。做一好人。便是善。可學問道家之說。云出於老子。今世道士又却不然。今之傳莫是張角術。曰。是張陵。見三國志。他今用印。乃陽平治都功印。張魯起兵之所。又有祭酒。有都講祭酒。魯以女妻馬超。使爲之。其設無用五斗米。所謂米賊是也。向在浙東。祈雨設醮。拜得脚痛。自念此何以得雨。自先不信。可學問漢時如鄭康成注二禮。但云鬼神是氣。至佛入中國。人鬼始亂。曰。然。

大日因余國秀解物。則語及釋氏。先生曰。他佛家都從頭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所以鼓動得許多聰明豪傑之士。緣他是高於世俗。世俗一副當汗濁底事。他是無了。所以人競趨他之學。元初也不如此。佛教初入中國。只是修行說話。如四十二章。

經是也。初間只有這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爲何業。對曰。愛彈琴。佛問。絃緩如何。曰。不鳴矣。弦急如何。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佛曰。學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間只如此說。後來達磨入中國。見這般說話。中國人都會說了。遂換了話頭。專去面壁靜坐。默照。那時亦只是如此。到得後來。又翻得許多禪底說話。來盡掉了舊時許多話柄。不必看經。不必靜坐。越弄得來。洞其實。只是作弄這些精神。或曰。彼亦以知覺運動爲形而下者。以空寂爲形而上者。如何。曰。便只是形而下者。他只是將知覺運動做玄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有玄妙處。曰。便只是這箇他那妙處。離這知覺運動不得。無這箇。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末之論。只說得兩邊末梢頭。中間真實道理。却不曾識。如知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三

覺運動。是其上一梢也。因果報應。是其下一梢也。或曰。因果報應。他那邊有見識底。亦自不信。曰。雖有不信底。依舊離這箇不得。如他幾箇高禪。縱說高殺也。依舊掉舍這箇不下。將去愚人。他那箇物事沒理會。捉撮他不得。你道他如此。他又說不如此。你道他是知覺運動。他又有時掉翻了。都不說時。雖是掉翻。依舊離這箇不得。或問。今世士大夫。所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曰。是他底高似你。你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爲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他底。是高似你。且是省力。誰不悅而趨之。王介甫平生讀許多書。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爲寺。却請兩箇僧來住持。也是被他笑。你這箇物事如何出得他。或問。今也不消學他那一層。只認依着自家底做便了。曰。固是。豈可學他。只是依自家底做。少

問自見得他底低

老氏煞清高。佛氏乃爲遁逃淵藪。今看何等人。不問大人小兒。官員村人商賈男子婦人。皆得入其門。最無狀。是見婦人便與之對談。如杲老與中貴權要及士夫皆好。湯思退與張魏公如水火。杲老與湯張皆好。又云杲老乃是禪家之俠。又云陳了翁好佛。說得來七郎八當。

問近世王日休立化如何。曰此人極不好。貪汙異常。曰既如此。何故立脫口。他平日坐必向西。心在於此。遂想而得。此乃佛氏最以爲下者。以如此爲不足貴。釋氏說野狐精。正是

論釋氏之說。如明道數語。闢得極善。見行狀他只要理會箇寂滅。不知須強要寂滅。他做甚。既寂滅後。却作何用。何況號爲尊宿。禪和者。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杲做事。全不通點檢。喜怒更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雷

不中節。晉宋以前遠法師之類。所談只是莊列。今其集中可見。其後要自立門戶。方脫去莊列之談。然實剽竊其說。傳奕亦嘗如此說。論佛只是說箇大話。謾人。可憐人都被他謾。更不省悟。試將法華經看。便見其誕。開口便說恒河沙數幾萬幾千幾劫。更無近底年代。又如佛受記某甲。幾劫後方成佛。佛有神通。何不便成就他。做佛。何以待闕許久。又如住世羅漢。猶未成佛。何故許多時修行。都無長進。今被他捉成一藏說話。徧滿天下。惑了多少人。勢須用退之盡焚去。乃可絕。今其徒若聞此說。必曰。此正是爲佛教者。然實謬爲此說。其心豈肯如此。此便是言行不相應處。今世俗有一等卑下底人。平日所爲不善。口內讀佛書。稍稍收歛。人便指爲學佛之效。不知此特粗勝於庸俗之人耳。士大夫學佛者。全不會見得力。近世李德遠輩皆是也。今

其徒見吾儒所以攻排之說。必曰此吾之迹耳。皆我自不以爲然者。如果是不以爲然。當初如何却恁地換下。又如僞作韓歐別傳之類。正如盜賊怨捉事人。故意攤賊耳。

李翱復性則是云滅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乃釋氏之說。陷於其中。不自知。不知當時曾把與韓退之看否。

答李伯諫曰。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爲。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畧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爲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子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而方丁謂之逐葉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而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文集下同

答江尚書曰。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辨。謀爲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雷

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論事實則尙權謀。術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由王氏之下也哉。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爲禍。不但王氏而已。

答呂伯恭曰。示喻蘇氏於吾道。不能爲楊墨。乃唐景之流耳。向見汪丈亦有此說。竊以爲此最不察。夫理者。天文與道里同耶。異耶。若道外有物。則爲文者。可以肆意妄言。而無害於道。惟夫道外無物。則言而一有不合於道者。則於道爲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淺深耳。屈宋唐景之文。熹舊亦嘗好之矣。既而思之。其言雖侈。然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二端而已。日誦此言。與之俱化。豈不大爲心害。於是屏絕不敢復觀。今因左右之言。又竊意其一時作於荆楚之間。亦未必聞於孟子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

者家傳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爲孟子者亦豈得而已哉。況今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則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材敗風俗蓋不少矣。伯恭尚欲左右之豈其未之思耶。其貶而置之唐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予之耳。

答程允夫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詞意矜豪譎詭亦若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日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胡一越而終不合矣。

答詹元善曰前書所謂儒名而釋學潘張特其小小者耳蘇氏兄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爲一人其爲學者心術之禍最爲酷烈而世莫之知也。

朱子文語集編卷三

答石子重曰此道寂寥近來又爲邪說汩亂使人駭懼問洪适在會稽盡取張子韶經解板行此禍甚酷不在洪水猛獸之下令人寒心。

辨張無垢中庸解曰張公始學於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既自以爲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右既得櫛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世出世間兩無遺恨矣然此語亦不可使俗輩知將謂實有怎麼事也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本末指意畧如其所受於師者其二本殊歸蓋不特莊周出

於子夏李斯原於荀卿而已也

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聖人只使得人孝足矣矣使得人弟足矣却無緣又上門逐箇與他解說所以當孝者是如何所以當弟者是如何自是無緣得如此頃年張子韶之論以爲當事親便當體認取那事親者是何物方識所謂仁當事兄便當體認取那事兄者是何物方識所謂義某說若如此則前而方推這心去事親隨手又便去背後尋摸取這箇仁前而方推此心去事兄隨手又便着一心去尋摸取這箇義是二心矣禪家便如此其爲說曰立地便要你究得恁地便要你究得他所以撐眉努眼使棒使喝都是立地便拶教你承當識認取所以謂之禪機若必欲使民知之少間便有這般病某常舉子韶之說以問李先生曰當事親便要體認取箇仁當事兄便要體認取箇義如此則事親事兄却是沒緊要底事且姑借此來體認取箇仁義耳李先生笑曰不易公看得好或問上蔡愛說箇覺字便是有此病了曰然張子韶初問便是上蔡之說只是後來又展上蔡之說說得來放肆無收殺了或曰南軒初問也有以覺訓仁之病曰大槩都是自上蔡處來

朱子文語集編卷三

毛

答呂伯恭曰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定本熹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開議論故爲學者之病熹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着邪字開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

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為禪學者幾希矣文集下同

答陸子美曰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

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為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

答陸子靜曰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聞之外是非黑白

卽在面而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

答陸子靜曰區區所憂却在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

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

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乖戾悖將有大爲吾道之害者不

待他時末流之弊矣

與陸子靜曰子美尊兄自是天資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

盡處不能子細推究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有病意實無他老兄却是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

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故於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

要討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却先不好了况其言之

麤率又不能無病乎

答程正思曰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不免有

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說得遮前掩後未盡見其底蘊譬如楊墨

但能知其爲我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雖知其無父無

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徒來此狂矣凶狠手足盡

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爲前日之唯阿矣

答程正思曰答子靜書無人寫得問其已謬本四出久矣此正不

欲暴其短渠乃自如此可歎可歎然得渠如此亦甚省力且得

四方學者畧知前賢立言本旨不爲無益不必深辨之云似未

知聖賢任道之心也

答趙幾道曰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逞

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向來正以

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亦厭繳紛競辨若可羞者故一

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畧見天理彷彿一

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波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

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

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

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

答趙然道曰荆門之計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

議論之同異也來論又謂恨不及見其與熹論辨有所底止此

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膏笑其陋而

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弊帚者哉

答孫敬甫曰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爲主所居既廣則所向

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槩似恐不

出此也年來多病杜門閒中見得此意頗端的故樂以告朋友

也如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

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

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拚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

忠肅諸人分明招認着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

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

誠之域也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晁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

得此欄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

引後來學者。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索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爲術益精。爲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今有一種學者。愛說某自某月某日。有一箇悟處。後便覺不同。及問他如何地悟。又却不說。便是曾子傳夫子一貫之道也。須可說也。須有箇來歷。因做甚麼工夫。聞甚麼說話。方能如此。今若云都不可說。只是截白甚月甚日爲始。已前都不是。已後都是。則無此理。已前也有是時。已後也有不是時。蓋人心存亡之夾。只在一息之間。此心常存。則皆是此心。才亡。便不是。豈有截自某日爲始。前段都不是。後段都是。底道理。語類下同

朱子文語集編卷三

子

底說話。將來籠罩。其實理會這箇道理不得。且如曾子曰。用間做了多少工夫。孔子亦是見他於事物上。理會得這許多道理了。却恐未知一底道理在。遂來這裏提醒他。然曾子却是已有這本領。便能承當。今江西學者。實不曾有得這本領。不知是貫箇甚麼。譬之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却將那一條索來一串穿。這便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却不知道都無可得穿。且其爲說喫緊。是不肯教人讀書。只恁地摸索。悟處譬如前面有一箇關。纔跳得過這一箇關。便是了。此煞壞學者。某老矣。日月無多。方待不說破來。又恐後人錯以某之學。亦與他相似。今不奈何。苦口說破某道。他斷然是異端。斷然是曲學。斷然非聖人之道。但學者稍肯低心。向平實處下工夫。那病痛亦不難見。

達才問顏子如何尙要克己。先生厲聲曰。公而今何處勘驗他。不用克己。既是夫子與他說時。便是他要這箇工夫。却如何硬道他不用克己。這只是公那象山先生好恁地說道。顏子不似他人。樣有偏處。要克己。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嘗見他與某人一書。說道。才是要克己時。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果老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他說到那險處時。又却不說破。却又將那虛處說起來。如某所說克己。便是說外障。如他說是說裡障。他所以嫌某時。只緣是某捉着他緊處。別人不曉禪。被他謾某。却曉得禪。所以被某說破了。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分明請事斯語。却如何恁地說得。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說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以爲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

朱子文語集編卷三

子

理。只靜坐澄心。却似告子外義。極高明。須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流入於佛老之學。且如儒者遠庖廚。佛老則好高之過。遂至戒殺食素。儒者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他是過於高明。遂至絕人倫。及欲割己惠人之屬。如陸子靜天資甚高。明。却是不道中庸。後其學便誤人。某嘗說陸子靜說道。理有箇黑腰子。其初說得濶。翻極是好。少間到那緊處時。又却藏了。不說。又別尋一箇頭緒。濶翻起來。所以人都捉他那緊處不着。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懣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此等議論。恰如小兒則劇一般。只管要高去。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爲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

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為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如孔子答顏子克己復禮為仁據他說時只這一句已多了又况有下頭一絡索只是顏子才問仁便與打出方是及至恁地說他又却諱某常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都不成箇物事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舊年也不如此後來弄得直恁地差異如今都教壞了後生箇箇不肯去讀書一味顛魔沒理會處可惜可惜正如荀子不賭是逞快胡罵亂罵教得箇李斯出來遂至焚書坑儒若使荀卿不死見斯所為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靜今猶在見後生輩如此顛魔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靜說話常是

陸深甫問為學次序曰公家庭尊長平日所以教公者如何陸云剛定叔祖所以見教者謂此心本無虧欠人須見得此心方可為學曰此心固是無虧欠然須是事事做得是方無虧欠若只說道本無虧欠只見得這箇便了豈有是理因說江西學者自以為得陸剛定之學便高談大論略無忌憚忽一日自以為悟道明日與人飲酒如法罵人某謂賈誼云秦二世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今江西學者乃今日悟道而明日罵人不知所修者果何道哉

至之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先生云陸子靜不著言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諱這些子至之云陸常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先生語陸云試說看陸只鵲突說過先生

因語諸生云陸子靜說告子也高也是他尚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動

因看金溪與胡季隨書中說顏子克己處曰看此兩行議論其宗旨是禪尤分曉此乃捉著真賊正賊惜方見之不及與之痛辯其說以忿欲等皆未是已私而思索講習却是大病乃所當克治者如禪家乾屎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故下梢忿欲紛起恣意猖獗如劉淳叟輩所為皆彼自謂不妨者也果老在徑山僧徒苦其使性氣沒頭腦甚惡之又戀著他禪嘗有一僧云好捉倒剝去衣服尋看他禪是在左脅下是在右脅下待尋得見了好與奪下却起將出門去果老所喜皆是粗疎底人如張子韶唐立夫諸公是也汪聖錫呂居仁輩稍



謹愿痛被他薄賤。汪丈爲人淳厚。起張子韶輩不得。又有許多記問經史典故。又自有許多鶻突學問義理。又戀著鶻突底禪。羣疑塞胸。都沒分曉。不自反躬窮究。只管上求下告。問他討禪。被他恣意相薄。汪丈嘗謂某云。某老禪學實自有好處。某問之曰。侍郎曾究見其好處否。又却云。不曾。今金溪學問真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于罪惡卽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耳。王履道做盡無限過惡。遷謫廣中。割地在彼說禪。非細此。正謂其所爲過惡皆不礙其禪學爾。

舜功云。陸子靜不喜人說性。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做一截截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

朱子文語集編卷三

雷

知所學何事

聖賢教人有定本。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是也。其人資質剛柔敏鈍。不可一槩論其教。則不易。禪家教更無定。今日說有定。明日又說無定。陸子靜似之。聖賢之教。無內外本末上。下。今子靜却要理會內。不管外面。却無此理。硬要轉聖賢之說爲他說。寧若兩說且作兩說。不可誣罔聖賢亦如此。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發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竊思而不學。則始正。謂無底。竊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時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

問正淳陸氏之說如何。曰。癸卯相見。某於其言。不無疑信相半。曰。信是信。其甚處疑是疑。甚處曰。信其論學。疑其訶詆古人。曰。須是

當面與他隨其說上討箇分曉。若一時不曾分曉。得乃欲續後於書問間議論。只是說得皮外。他亦只是皮外答來。越不分曉。若是他論學處。是則其他說話皆是便攻訶古人。今人亦無有不是處。若是他訶詆得古人。不是便是他說得學亦不是。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却是吾儒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里皆空。又曰。他尋常要說集義所生者。其徒包敏道至說成襲義而取。却不說義襲而取之。他說如何。正淳曰。他說須是實得。如義襲只是強探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

朱子文語集編卷三

雲

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爲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爲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且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一以貫之。此政同歸殊塗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却不教人恁地理會。却只尋箇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必大錄云。先生看正淳與金溪往復書云。云。釋氏皆空之下。夫一貫云者。所以貴於講書。是要入細理會。今陸氏只管說一貫中。若都廢置不講。却一貫箇甚麼。學要大綱。涵養子細講論。其



與金溪辨義外之說某謂事之合如此者雖是在外然於吾心以爲合如此而行便是內也且如人有性實魯鈍或一時見不到因他人說出來見得爲是從而行之亦內也金溪以謂此乃告子之見直須自得此方是處亦不以他人之說爲美而行之是求之於外也遂於事當如此處不如此處不知此乃告子之見耳必大因言金溪有云不是教人不讀書讀書自是講學中一事纔說讀書已是到此一句此語却是必大又言其禪學熾則佛氏之說大壞緣他本來是大段著工夫收拾這心性今禪說只恁地容易做去佛法固是本不見大底道理只就他本法中是大段細密今禪說只一向粗暴陸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象之雜把許多粗惡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儒者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象不好

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喪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粗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象之性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不說到氣一截所以說萬千與告子幾箇然終不得他分曉告子以後如荀揚之徒皆是把氣做性說了

子靜尋常與吾人說話會避得箇禪字及與其徒却只說禪吳仁父說及陸氏之學曰只是禪初間猶自以吾儒之說蓋覆如今一向說得熾不復遮護了渠自說有見於理到得做處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賂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至任喜怒胡亂

便打人罵人後生纔登其門便學得不遜無禮出來極可畏世道衰微千變百怪如此可畏可畏

陸子靜之學自是胸中無奈許多禪何看是甚文字不過假借以說其胸中所見者耳據其所見本不須聖人文字得他却須要以聖人文字說者此正如販鹽者上面須得數片鱗魚遮蓋方過得關津不被人捉了耳

因言讀書之法曰一句有一句道理窮得一句便得這一句道理讀書須是曉得文義了便思量聖賢意指是如何要將作何用因坐中有江西士人問爲學曰公們都被陸子靜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偃偃然如村愚拍盲無知之人撞牆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踴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少間便會失心去何故下此一等只會

失心別無合殺也傅子淵便是如此子淵後以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却反有失心者是甚道理吁誤人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今教公之法只討聖賢之書逐日逐段分明理會且降伏其心遜志以求之理會得一句便一句理明理會得一段便一段義明積累久之漸漸曉得近地有朋友便與近地朋友商量近地無朋友便遠求師友商量莫要閑過日子在此住得旬日便做旬日工夫公有此問諸公每日做工都是逐段逐句理會如此久之須漸見些道理公今只是道聽塗說只要說得待若聖賢之道只是說得虛何消做工夫只平日便說盡了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理會甚事公今莫問陸剛定如何只認問取自己便了陸剛定還替得公麼陸剛定他也須讀書來只是公那時見他不讀書便說他不讀書

他若不讀書如何做得許多人先生呼誤人誤人又曰從陸子靜者不問如何箇箇學得不遜只纔從他門前過便學得悖慢無禮無長少之節可畏可畏

象山死先生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

至之舉似楊敬仲詩云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與此意如何曰如此却二了有箇父召急趨底心又有箇造淵與底心纔二便生出無限病痛蓋這箇物事知得是恁地便行將去豈可更帖著一箇意思在那上某舊見張子韶有箇文字論仁義之實云當其事親之時有以見其溫然如春之意便是仁當其從兄之際有以見其肅然如秋之意便是義某嘗對其說古人固有習而不察如今却是略略地習却加意去察古人固有由之而不知如今却是略略地由却加意去知因笑云李先生見

朱子文語集編卷三

天

某說忽然曰公適間說得好可更說一偏看

安卿問前日先生與廖子晦書云道不是有一箇物事閃閃爍爍在那裏固是如此但所謂操則存舍則亡畢竟也須有箇物事曰操存只是教你收斂教那心莫胡思亂想幾曾捉定有一箇物事在裏又問顧諟天之明命畢竟是箇甚麼曰只是說見得道理在面前不被物事遮障了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皆是見得理如此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地在那裏

廖子晦得書來云有本原有學問某初不曉得後來看得他們都是把本原處是別有一塊物來模樣聖人教人只是致知格物不成真箇是有一箇物事如一塊水銀樣走來走去那裏這便是禪家說赤肉團上自有一箇無位真人模樣

或問靜時見得此心及接物時又不見曰心如何見得接物時只

要求箇是應得是便是心得其正應得不是便是心失其正所以要窮理且如人唱喏須至誠還他喏人問何處來須據實說某處來即此便是應物之心如何更要見此心浙間有一般學問又是得江西之緒餘只管教人合眼端坐要見一箇物事如日頭相似便謂之悟此大可笑夫子所以不大段說心只說實事便曰無病至孟子始說求放心然大槩只要人不馳驚於外耳其弊便有這般底出來以此見聖人言語不可及

答汪尚書曰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起絕不歷階梯為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畧厭棄以為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蓋以多聞博識自為一事不精察其理之所自來却謂別有

朱子文語集編卷三

天

此兩不相關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為哉  
文集下同

答林擇之曰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為此說者立論高而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說者欣然從之惟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脫畧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者而自託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怪百出以欺世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為所引取陷於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

答江德功曰大抵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為卑近而

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不得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蓋其心自以爲我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况推而高之。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爲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

答李溪卿曰。夫儒釋正邪之異。未易以口舌爭。但見得分明。則觸事可辨。今未暇遠引。且以來教所舉中庸首章論之。則吾之所

朱子文語集編卷三

聖

謂一者。彼以謂二。吾之所謂實者。彼以謂虛。其邪正得失。於此已判然矣。然世之學者。於吾學初未嘗端的用功。而於彼說固嘗著力研究。是以於彼說日見其高妙。而視吾學爲不足爲。陷溺已深。則遂不復自知其爲陷溺。是雖以孟子之辨守而告之。恐未易拔。而况今日才卑德薄之人乎。然有一於此。疑若可救。蓋天理人心。自有至當。我順彼逆。體勢不侔。是以爲吾學者。深拒力排。未嘗求合於彼。而爲彼學者。支辭蔓說。惟恐其見絕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誠如是也。則莫若試於吾學求其所以用力者。如往時之一意於彼。而從事焉。假以歲時。不使間斷。則庶乎其可得本心之正。而悟前日之非矣。所論不當。啓後學輕視前輩之弊。此則至論。敢不承教。然觀聖賢議論。雖未嘗不推尊前輩。而其是是非非之際。亦未嘗有毫髮假借之

私。若孟子之論伊尹夷惠。抑揚其詞。不一而足。亦可見矣。若呂氏之學。在近世則亦近正矣。然觀正獻對神祖空寂之間。則以堯舜所知所急爲兩途。觀原明述正獻學佛之事。則見正獻所學所言爲二致。諸若此類。不可殫舉。蓋猶未免於習俗之蔽。而以前輩之故。一例推尊。禁不得復議其失。是孔子不當論臧文仲之不仁不智。且當直許子文子以仁。然後爲可也。擇之議論精密。務求至當。似未爲過。但其間却實不免有輕視前輩之心。此則不可。去年因書蓋嘗箴之。正如老兄之意。但不得謂緣此都不得別白是非也。凡此二條。皆近世學者深鋼之弊。是以因來論之。及而極論之。願試以愚言思之。一事正。則其餘皆正矣。蓋理無二致。非如老兄所論中庸首章三句。別爲兩事。與呂氏所知所急所學所言有彼此之殊也。

朱子文語集編卷三

聖

答廖子晦曰。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於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爲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竭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喻之云。然後爲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爲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長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

意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其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答汪太初曰。嘗竊病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嘗妄想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微幸於一見此物。以為極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皆以為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無害云爾。蓋天下之士。不志於學。則泛然無所執持。而徇於物欲。幸而知志於學。則未有不墮於此者也。

答吳伯豐曰。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為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故所見愈高。則所發愈暴。

朱子文語集編卷三

聖

答方賓王曰。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底意思。便以為本心之妙。不過如是。擎拳作弄。做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所以為其學者。於其功夫到處。亦或小有效驗。然亦不離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真不可以不戒。

答鄭子上一曰。儒釋之異。正為吾以心與理為一。而彼以心與理為二耳。然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故其發亦不合理。却與釋氏同病。

答許中應曰。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

飭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已矣。來喻乃謂讀書。遂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為切已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論譸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為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饒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為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

朱子文語集編卷三

聖

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為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

伯恭門徒氣宇厭厭。四分五裂。各自為說。久之必至銷歇。子靜則不然。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人。使人旦異而晡不同。其流害未艾也。語類下同

陳君舉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音。消鑠羣慝。章句訓詁付之諸生。問他如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辭在。更沒理會。又去那裏討雅頌之音。便都只是瞞人。又謂某前番不合與林黃中陸子靜諸人辨。以為相與詰難。竟無淺益。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不知更何如。方是深益。若孟子之闢楊墨。

也只得恁地闢他說刻畫太精但只是某不合說得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他是理會不得被衆人擁從又不肯道我不識又不得不說說又不識所以不肯索性開口道這箇是甚物事又只恁地笑了子靜雖占吝不說然他見得成箇物事說話間便自然有箇痕跡可見只是人理會他底不得故見不得然亦易見子靜只是人未從他便不說及鈎致得來便直是說方始與你理會至如君舉胸中有一部周禮都撐腸拄肚頓著不得如遊古山詩又何消說著他只是他稍理會得便自要說又說得不著如東坡子由見得箇道理更不成道理又却便開心見膽說教人理會得又曰他那得似子靜子靜却是見得箇道理却成一部禪他和禪識不得

金溪之學雖偏然其初猶是自說其私路上事不曾侵過官路來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四

後來於不知底亦要彊說便說出無限亂道前輩如歐公諸人爲文皆善用其所長凡所短處更不拈出來說所以不見疎脫今永嘉又自說一種學問更沒頭沒尾又不及金溪大抵只說一截話終不說破是箇甚麼然皆以道義先覺自處以此傳授君舉到湘中一收收盡南軒門人胡季隨亦從之問學某向見季隨固知其不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空無主人所以纔問他人之說便動季隨在湖南頗自尊大諸人亦多宗之凡有議論季隨便爲之判斷孰是孰非此正猶張天師不問長少賢否只是世襲做大正淳曰湖南之從南軒者甚衆且久何故都無一箇得其學曰欽夫言自有弊諸公只去學他說話凡說道理先大拍下然欽夫後面却自有說諸公却只學得那大拍頭

答陳同甫曰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

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爲金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閑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下便是真金則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實又有人不然者蓋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舍棄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爐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誤乎帝王本無異道王通分作兩三等已非知道之言且其爲道行之則是今莫之禦而不爲乃謂不得已而用兩漢之制此皆卑陋之說不足援以爲據若果見得不傳底絕學自無此蔽矣

文集

朱子文語纂編卷三

五

說同父因謂呂伯恭烏得爲無罪恁地橫論却不與他剖說打教破却和他都自被包裹在裏今來伯恭門人却亦有爲同父之說者二家打成一片可怪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今人雖不見信後世也須有人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幾人又歎息久之云今有一等自恁地高出聖人之上一等自恁地陷身汙濁要擔頭出不得

語類下同

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却專是功利禪學後來學者摸索一上無可摸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之便可見效此意甚可愛陳寅仲問劉淳叟曰劉淳叟方其做工夫時也過於陳正已及其狠狠也甚於陳正已陳正已輕薄向到那裏覺得他意思大段



耳若火不能焚。物何從熟。蘇氏論性。說自上古聖人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命之曰一。寄之曰中。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始支矣。盡是胡說。他更不看道理。只認我說得行底便是。諸胡之說亦然。李隨至今守其家說。下同

因論湖湘學者崇尙知言。曰知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己。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出。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猶告子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孰知其爲此心。物欲引誘。孰知其爲人欲。便以道義對物欲。却是性中本無道義。遂旋於此處。攪入兩端。則是性亦可以不善言矣。如曰性也者。天

朱子文語集編卷三

吳

地鬼神之與也。善不足以名之。况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與。言語亦大故誇逞。某常謂聖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尙自有些險處。孔子則直是平實。不與惡對之說。本是龜山與總老相遇。因論孟子說性。曾有此言。然總老當時之語。猶曰渾然至善。不與惡對。猶未甚失性善之意。今去其渾然。至善之語。而獨以不與惡對爲歎美之辭。則其失遠矣。如論齊王愛牛。此良心之苗裔。因私欲而見者。以答求放心之問。然雞犬之放。則固有去而不收之理。人之放心。只知求之則良心在此矣。何必等待大理。發見於物欲之間。然後求之如此。則中間空闊多少。去處正如屋下失物。直待去城外求也。愛牛之事。孟子只就齊王身上說。若施之他人。則不可况操存涵養。皆是平日工夫。豈有等待發見然後操存之理。

今胡氏子弟議論。每每好高。要不在人下。纔說心。便不說用心。以爲心不可用。至如易傳中有連使用心字處。皆塗去用字。某以爲孟子所謂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何獨不可以用言也。季隨不以爲然。遂檢文定春秋中有連使用心字處。質之方無語。大率議論文字。須要親切。如伊川說顏子樂道爲不識顏子者。蓋因問者元不會親切尋究。故就其人而答。欲其深思而自得之爾。後人多因程子之言。愈見說得高遠。如是則又不若樂道之爲有據。伊尹樂堯舜之道。亦果非樂道乎。湖湘此等氣象。乃其素習。無怪今日之尤甚也。

問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如何。曰下句尙可。上句有病。蓋行處客或可同。而其情則本不同也。至於體用。豈可言異。觀天理人欲。所以不同者。其本原元自不同。何待用也。胡氏之

朱子文語集編卷三

吳

學。大率於大本處。看不分曉。故銳於關異端。而不免自入一脚也。

湖南病正在無涵養。無涵養。所以尋常盡發出來。不留在家。湖南一派。譬如燈火要明。只管挑。不添油。便明得也。卽不好。所以氣局小。長汲汲然。張筋努脉。

朱子文語集編卷十三終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十四

凡二百三十五條

答呂伯恭曰禮運以五帝之世爲大道之行三代以下爲小康之世亦畧有些意思此必粗有來歷而傳者附益失其正意耳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爲也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二帝三王爲有二道此則有病耳

文集

問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何處見得天命處曰此也如何知得只是才生得一箇恁地底人定是爲億兆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許多氣魄才德決不但已必統御億兆之衆人亦自是歸他如三代已前聖人都是如此及至孔子方不然雖然雖不爲帝王也閑他不得也做出許多事來以教天下後世是亦天命也

語類下同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十四

問堯舜禹大聖人也允執厥中執字似亦大段喫力如何曰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不思不勉之意則箇念而作狂矣經言此類非一更細思之

問堯舜處湯武之時肯如湯武所爲否曰聖德益盛使之自服耳然到得不服若征伐也免不得亦如征有苗等事又如黃帝大段用兵但古人用兵與後世不同古人只趨將退便是羸那會做後世樣殺人

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今且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雖非後學所敢議然細讀其書恐亦不待問樂而知之也請問曰以書觀之湯畢竟反之工夫極細密但以仲虺稱湯處觀之如以禮制心以義制事等語又自謂有慚德見不是往往自此益去加功如武王大故疎其數紂之罪辭氣暴厲如湯便都不如此

呂與叔云論成德顏子不若湯武之廣大論學則湯武不若顏子之細密湯武工夫誠恐不若顏子細密如湯聖敬日躋猶是密切處至武王並不見其切己事

答徐元聘曰文王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惡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猶日以三分之一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又曰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爲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要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秦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十四

二

則非所以爲聖人矣

文集下同

答范伯崇曰來書謂聖人未嘗以得天下爲心是已但謂可取則取未可以取則不取莫非順乎天理如此則是有待而爲也語似有病嘗謂文王之事紂唯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尙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歷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於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固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維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說與來書云云固不多爭但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伯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乎此耳

答徐子融曰至德之論論語中只有兩處一爲文王而發則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爲泰伯而發則是對太王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爲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不然則又何以有武未盡善之嘆且以夷齊爲得仁耶前此諸儒說到此處皆爲愛惜人情宛轉回護不敢窮究到底所以更不敢大開口說令人習欠憤憤自欺自誑此病不小

問周受命如何曰命如何受於天只是人與天同然觀周自后稷以來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赴自有不可已又問太王翦商左氏云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莫是此意曰此事難明但太王居於夷狄之邦強大已久商之政令亦未必行於周大要天下公朱子文語纂編卷十四

三

器所謂有德者易以興無德者易以亡使紂無道太王取之何害今必言太王不取則是武王爲亂臣賊子若文王之事則分明是盛德過人處孔子於泰伯亦云至德語類下同舊嘗見橫渠詩傳中說周至太王辟國已甚大其所據有之地皆是中國與夷狄夾界所空不耕之地今亦不復見此書矣意者周之興與元魏相似初自極北起來漸漸强大到得後來中原無主遂被他取了

答李時可曰三仁之心只欲紂改過而圖存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於爲奴也事勢既爾微子自是只得全身以存先王之祀皆理不得不然者使其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不得爲仁人矣文集

因論鴟鴞詩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敢疑

之耶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可疑者矣蓋周公以管叔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使之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即無可疑之事也不知他自差異造出一件事周公爲之奈何哉叔重因云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曰然語類下同

胡家說夷齊所爲全性命之理若他人謂其全性命之理猶可若謂夷齊要全性命之理而後如此爲之此大害義理殺身成仁亦只是義當殺身即是成仁若爲成仁而殺身便只是利心問如伯夷之清而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爲聖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一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才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曾說其末流如此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處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處了如何避嫌只要回互不說得大率前輩之論多是如此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分明有優劣不同却要都回護教一般少間便說不行且如孔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分明是武王不及舜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勝殷殺紂分明是不及文王泰伯三以天下讓其可謂至德也矣分明太王有剪商之志是太王不及泰伯蓋天下有萬世不易之常理又有權一時之變者如君臣臣父父子此常理也有不得已處即是變也然畢竟還那常理底是今却要變來壓著那常理說少間只見說不行說不通了若是以常人去比聖賢則說是與不是不得若以聖賢比聖賢則自有是與不是

四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四

處須與他分箇優劣。今若隱避回互不說，亦不可。又云：如可與立，可與權，蓋能可與立時固是好，然有不得已處，只得用權。蓋用權是聖人不得已處，那裏是聖人要如此？又問：堯舜揖遜雖是盛德，亦是不得已否？曰：然。

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便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畧似耳。

答陳安卿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耳。文集下同

答陳安卿曰：聖人固有不居其聖時節，又有直截擔當，無所推讓時節。如天生德於予，未喪斯文之類，蓋誠有不可捨者。

朱子文語集編卷十四

五

答陳安卿曰：不居仁聖，已爲謙矣。以學不厭，誨不倦，爲無有又謙之謙也。至於事父兄公卿一節，則又謙謙之謙也。蓋聖人只見義理無窮，而自己未有未到處，是以其言每下而益見其高也。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教人處。孔子於鄉黨便恂恂，朝廷便便，到處皆是人樣，更無精粗本末。何嘗有隱語類

同下

聖人於用舍甚輕，沒些子緊要做，用則行，舍則藏，如晴乾則著鞋，雨下則赤脚。尹氏云：命不足道，蓋不消言命也。

伯羽問聖人之敏求，固止於禮樂名數，然其義理之精熟，亦敏求之乎？曰：不然。聖人於義理，合下便恁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敏求則多能之事耳。其義理完具，禮樂等事，便不學也。自有一副當，但力可及，故亦學之。若孟子於此等，也有學得底，也有

不會學得底，然亦自有一副當，但不似聖人學來尤密耳。仲思問：何以言之？曰：如班爵祿井田喪禮之類，只是說得大概，然亦是去古遠，無可考處。但他大綱正制度，雖有不備處，亦不妨。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不得。一日因話又說：今覺見朋友間都無大精神。

夫子度量極大，與堯同門弟子中，如某人輩，皆不點檢他如堯容，四凶在朝相似。

或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爲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近溫左氏傳見定哀時，煞有可做底事。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爲之事，聖人有不可爲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孔子當衰周，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己？

朱子文語集編卷十四

六

曰：聖人却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爲矣，但不知此等語是幾時說。據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爲也。

問：吾其爲東周乎？使聖人得行其志，只是就齊魯東方做起否？曰：也只得就這裏做。又問：其如周何？曰：這般處難說，只看挨到臨時事勢如何。若使天命人心有箇響合處，也自不由聖人了。使周家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豈不賢於叔王之自隕其邑而滅亡乎？問：孔子猶說着周，至孟子則都不說了，曰：然只是當時六國如此強盛，各自擡舉得箇身已如此大了，勢均力敵，如何地做不知孟子奈何得下，奈何不下，想得也須減一兩箇方做得。看來六國若不是秦始皇出來從頭打疊一番，做甚合殺問王。

者雖曰不殺一不辜行一不義事勢到不得已處也只得如此做曰然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武王滅國五十便是如此只是也不喚做殺一辜行一不義我這裏方行仁義之師救民於水火之中你却抗拒不服如何不伐得聖人做處如此到得後來都不如此了如劉先王不取劉琮而取劉璋更不成舉措當初劉琮孱弱爲曹操奪而取之若乘此時明劉琮之孱弱將爲曹操所圖起而取之豈不正當到得臨了却涿涿地去取劉璋全不光明了當初孔明便是教他先取荊州他却不敢或曰終是先王規模不大索性或進或退所以終做事不成曰然又曰唐太宗殺諸酋如竇建德猶自得而殺之惟不殺王世充後却密使人殺之便不成舉措蓋當初王世充立越王於東都高祖立代王於關中皆是叛煬帝立少王以輔之事體一般故高祖負愧

而不敢明殺世充也此最好笑負些子曲了更擡頭不起又曰漢高祖之起與唐太宗之起不同高祖是起自匹夫取秦所以無愧唐却是爲隋之官因其資而取之所以負愧也要之自秦漢而下須用作兩節看如太宗都莫看他初起一節只取他濟世安民之志他這意思又却多若要檢點他初起時事更不通看或曰若以義理看太宗更無三兩分人曰然問自孔子後何故無聖人曰公且看三代而後那件不薄文章字畫亦可見只緣氣自薄因問康節一元開物開物之說是否曰有此理不易他窺測至此因論好仁惡不仁曰此亦以資質而言蓋有一等人只知好仁更不管惡不仁事一等人專是惡不仁意思多然其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則所爲必無不仁矣然畢竟好仁者終是較得便宜

緣他只低著頭自去做了惡不仁者却露些圭角刃得人嫌在如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康節近於好仁橫渠是惡不仁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

問孔顏之分固不同其所樂處莫只一般否曰聖人都忘了身只

有箇道理若顏子猶照管在聖人之樂且粗言之人之生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這裏都黑宰宰地如猫子狗兒相似飢便求食困便思睡一得富貴便極聲色之娛窮四體之奉一遇貧賤則憂戚無聊所謂樂者非其所可樂所謂憂者非其所可憂也聖人之心直是表裏精粗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這裏流出所謂德盛仁熟從心所

欲不踰矩莊子所謂人貌而天蓋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又焉得而不樂又曰聖人便是一片赤骨立底天理顏子早是有箇物包裹了但其皮薄剥去容易聖人一爲指出這是天理這是人欲他便洞然都得了

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已勞攘了至邵康節云真樂攻心不奈何樂得大段顛蹙

問周子令程子等顏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終不言不審先生以爲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

問程子云周茂叔令等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竊意孔顏之學固非若世俗之著於物者但以爲孔顏之樂在於樂道則是孔顏與道終爲二物要之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

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但今人說樂道說得來淺了。要之說樂道亦無害。道夫曰觀周子之問。其爲學者甚切。曰然。頃之復曰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有樂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若氣虛則必爲所動矣。

道是箇公共底道理。不成真箇有一箇物事在那裏被我見得。只是這箇道理。萬事萬物皆是理。但是安頓不能得恰好。而今顏子便是向前見不得底。今見得。向前做不得底。今做得。所以樂不是說把這一箇物事來恁地快活。

鮮于侁言顏子以道爲樂。想侁必未識道是箇何物。且如此莽莽對故伊川答之如此。

朱子文語集編卷十四

九

子善問犯而不校。恐是且點檢自家。不暇問他人。曰不是如此。是他力量大。見有犯者。如蚊蟲蝨子一般。何足與校。如汪汪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亞夫問黃叔度是何樣底人。曰當時亦是衆人扛得如此。看來也只是篤厚深遠底人。若有所見亦須說出來。且如顏子是一箇不說話底人。有箇孔子說他好。若孟子無人印證。他自發出許多言語。豈有自孔孟之後至東漢黃叔度時。已是五六百年。若是有所見亦須發明出來。安得言論風旨全無聞。亞夫云郭林宗亦主張他。曰林宗亦何足憑。且如元德秀在唐時也非細。及就文粹上看他文章。乃是說佛。

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不是別有箇物事。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太過了。若放慢

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道理。

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

或問顏子比湯如何。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粗些。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粗看。磨稜合縫猶未有盡處。若看諸葛亮。只看他大體正當細看不得。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今人只知知之未嘗復行爲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今人亦有說道知得這箇道理。及事到面前。又却只隨私欲做將去。前所知者都自忘了。只爲是不會知。

問顏子心粗之說。恐太過。否。曰顏子比之衆人純粹。比之孔子便粗。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他細膩如此。然猶有

朱子文語集編卷十四

十

這不善便是粗。伊川說未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便是過一段說得好。

邵漢臣問顏淵仲尼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自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淳篤。而少顏子剛明之意。若其他弟子未見得只如曾子。則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着。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操使者在諸大門之外。北面而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

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若論見處。開未必如點透徹。論做處。點又不如開著實。邵堯夫見得恁地。却又只管作弄去。

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會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闕。如一座大屋。只見廳堂大槩。裏面房屋元不曾經歷。所以夷考其行。而有不掩卒歸於狂。

曾點爲人高爽。日用之間。見得這天理流行之妙。故堯舜事業。亦不過自此做將去。然有不同處。堯舜便是實有之踏實做將去。曾點只是偶然綽見在。譬如一塊寶珠。堯舜便實有在懷中。曾點只看見在。然他人亦不會見得。某嘗謂曾點父子正相拘。曾子先未曾見得箇大統體。只是從事上積累做將去。後來方透。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四

士

徹曾點都未曾去做。却先曉得了。更教他如曾子恁地細密做將去。何可比也。只緣他見得快。後不當事。所以只見得了便休。故他言志。亦不是要去做事底。只是心裏要恁地快活過日而已。又曰。學者須如曾子。逐步做將去。方穩實。

曾子之學。大抵如孟子之勇。觀弘毅之說。與臨大節不可奪。與彼以其富。我以吾仁之說。則其勇可知。若不勇。如何主張得聖道住。如論語載曾子之言。先一章云。以能問於不能。則見曾子弘處。又言臨大節而不可奪。則見他毅處。若孟子只得他剛處。却少弘大底氣象。

子貢俊敏。子夏謹嚴。孔子門人自曾顏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故長進。

問孔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却如此曰也。干他

學甚事。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爲學之要。只是他資質是箇務外底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底話。而今學者。閑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他本來底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閑時所說者。子路全義理。管仲全功利。

看來人全是資質。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爲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尙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曾顏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或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徧差。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四

士

了。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爲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揚子雲。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愈遠。直至程子。方畧明得四五十年。爲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真矣。其終卒歸於擇善固執。明善誠身。博文約禮而已。只是要人自去理會。

答何叔京曰。孟子雖多言存養。然不及其目。至論養氣。則只以義爲主。比之顏子。便覺有疎濶處。程子之言。恐不專爲所稟與氣。



象蓋所學繫於所稟氣象又繫於所學疎則皆疎密則皆密唯大而化之然後不論此耳

下文集

答林擇之曰近畧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輪轉幹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吳伯豐問橫渠言孟子不得已而用潛龍也顏子潛龍勿用者也必大觀橫渠嘗曰學者貴識時顏子陋巷自樂以孔子在焉若孟子時既無人豈可不以道自任以此論之則在孟子非當潛者矣而此乃以爲不得已而用者豈橫渠猶以孟子爲行未成者歟答曰孟子以時言之固不當潛然以學言之則恐猶有且合向裏進步處橫渠此言極有味也

伊川上仁宗皇帝書有此意

朱子文語集編卷十四

三

龜山謂孔子如知州孟子如通判權州也是如此通判權州畢竟

是別人事須著些力去做始得

下類

孟子亦是作爲底人如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非不用兵也特其用兵不若當時戰國之無義理耳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下爲政之實行之既至則視當時無道之國豈可但已哉

問孟子比顏子如何曰孟子不如顏子顏子較細問孟子亦有任底意思否曰然孟子似伊尹

程先生說孔子爲乘田則爲乘田爲委吏則爲委吏爲司寇則爲司寇無不可者至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方能行道此便是他能大而不能小處惟聖人則無不遍大小方圓無所不可又曰如孟子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此亦是講學之有關蓋他心

量不及聖人之大故於天下事有包括不盡處天下道理儘無窮人要去做又做不辦極力做得一兩件又困了惟是聖人便事事窮到徹底包括淨盡無有或遺正淳曰如夏商之禮孔子皆能言之却是當時杞宋之國文獻不足不足以證聖人之言耳至孟子則曰吾未之學也而已嘗聞其畧也而已

問孟子好辯一節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却不管他蓋他只壞得箇粗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着與之辨時舉謂當時人心不正趨向不一非孟子力起而闢之則聖人之道無自而明是時真箇少孟子不得曰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恁地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爲是知異端之學爲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耳

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

朱子文語集編卷十四

四

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

鄧子禮問孟子恁地而公孫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也只是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會自去理會又曰孔子於門人恁地提撕警覺尙有多少病痛

答張欽夫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質惡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入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入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

下文集

答劉子澄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悅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



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答鄭景望曰：示論明道程文不必見於正集。考求前此固多如此。然先生應舉時已自聞道。今讀其文所論無非正理。非如今世舉子阿世徇俗之文。乃有愧而不可傳也。況先生非欲以文顯者。而卽此程文便可見其經綸之業。已具於此時。雖文采不艷而卓然皆有可行之實正學。以言未嘗有一辭之苟。其所以警悟後學。亦不爲不深矣。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四

五

答孫季和曰：明道伊川論性疎密固不同。然其氣象亦各有極至。處明道直是渾然天成。伊川直是精細平實。正似文王治岐周公制禮之不同。又似馬援論漢二祖也。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曰：蓋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繫。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

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

大抵前聖所說底。後人只管就裏面發得精細。如程子橫渠所說多有孔孟所未說底。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太極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極圖又有許多詳備。語類下同。

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祇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

說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又云某說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却時有意見不同。說南軒見處高如架屋。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四

六

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

明道會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會看。先生云。後來須着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

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時遊山許多詩甚好。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像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像者也。今之想像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像而已哉。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將並與其風範氣象得之矣。

書無所不讀事無所不能若作強記多能觀之誠非所以形容有道之君子然在先生分上正不妨書之當讀者無所不讀欲其無不察也事之當能者無所不能以其無不通也觀其平日辨異端闢邪說如此之詳是豈不讀其書而以耳剽決之耶至於鄙賤之事雖瑣屑然孰非天理之流行者但此理既得自然不習而無不能耳故孔子自謂多能鄙事但以爲學者不當自是以求之故又曰不多也今欲務於強記多能固非所以爲學然事物之間分別太甚則有修傍邊幅簡忽細故之病又非所以求盡心也

問遺書中有十數段說佛處似皆云形上直內與聖人同却有一兩處云要之其直內者亦自不是此語見得甚分明不知其他所載莫是傳錄之差曰固是纔經李端伯呂與叔劉質夫記便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四

七

真至游定夫便錯可惜端伯與叔質夫早喪使此三人者在於程門之道必有發明可學謂此事所係非輕先生盡作一段文字爲辨明之曰須待爲之因說芮國器嘗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如何要排佛曰只爲無二道故著不得他佛法只是作一無頭話相欺誑故且恁地過若分明說去便窮

記錄言語難故程子謂若不得某之心則是記得他底意思今遺書某所以各存所記人之姓名者蓋欲人辨識得耳今觀上蔡所記則十分中自有三分以上是上蔡意思了故其所說多有激揚發越之意游氏所記則有溫純不決之意李端伯所記則平正質夫所記雖簡約然甚明切看得來劉質夫那人煞高惜乎不壽

問昨日先生說佛氏但願空諸所有此固不是然明道嘗說胸中

不可有一事如在試院推算康節數明日問之便已忘了此意思恐亦是空諸所有底意曰此出上蔡語錄中只是錄得他自意無這般條貫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何嘗要人如此若是箇道理須著存取只如易繫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亦只是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意在他們說便如鬼神變怪有許多不可知底事

橫渠謂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此數句是從赤心一片說出來苟揚豈能到

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爲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已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

舉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日子思曾子直恁地方被他打得透邵子之學只把元會運世四字貫盡天地萬物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四

六

明道說康節云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貼地

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疎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爲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懸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他只是以術然到得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是術

耳

邵康節看這人須極會處置事被他神閑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用得精明他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只是他做得出來須差異李通嘗云康節若做定是四公八辟十六侯三十二卿六十四大夫都是加倍法想得是如此想見他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矣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爲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爲得易之體以孟子爲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間不知真箇用時如何曰先時說了須差異須有些機權術數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四

九

問程子謂康節空中樓閣曰是四通八達一錄云言有莊子比康節亦髣髴相似然莊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事識得了又却蹴踏着以爲不足爲康節畧有規矩然其詩云賓朋莫怪無拘檢真樂攻心不奈何不知是何物攻他心

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

或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朵花含蕊時是將開畧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卽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類乎其順浩然其歸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

康節者末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便不待思量又云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他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才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箇姤卦來蓋緣他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曉廣云先生前日說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少異處莫正在此否若是聖人則處乾時自有箇處乾底道理處姤時自有箇處姤底道理否曰然

古今曆家只是推得箇陰陽消長界分爾如何得似康節說得那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底幾句向嘗以此數語附於通書之後欽夫見之殊不以爲然曰恐說得未是某云如此則試別說幾句來看廣云伊川謂自古言數者至康節方說到理上曰是如此如揚子雲亦畧見到理上只是不似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四

十

康節精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直卿云其詩多說閑靜樂底意思太煞把做事了曰這箇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看他詩篇篇只管說樂次第樂得來厭了聖人得底如喫飯相似只飽而已他却如喫酒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思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

因論學者輕俊者不美朴厚者好因說章惇那惡當時要學數於康節康節見得他破不肯與之明道亦識得那語錄中可見凡先生長者惜才不肯大段說破萬一其有同意揚因問當時邵傳與章那使其知前事時須不至如此之甚曰不可如此說後又問云使章那先知之他更是放手做是虎而翼者也又因說康節當時只是窮得天地盈虛消息之理因以明得此數要

之天地之理却是當知數亦何必知之伊川謂雷自起處起何必推知其所起處惟有孟子見得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但有今日都不須問前面事但自盡明日死也不可知更二三十年在世也不可只自修何必預知之

答汪尚書曰謝楊二先生事頃見胡明仲家所記侯師聖之言有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泚其憤悱如此此語却與羅公所記暗合恐與所謂玩物喪志者有不相害蓋世固有人聰明辨博而不敏於聞道者矣惟其所趨不謬於道而志之不舍是以卒有所聞而其所聞必皆力行深造之所得所以光明卓越直指本原姑以語錄論語解之屬詳攷即可知矣如語解中論子路有聞一章可見其用力處也龜山却是天資粹美得之平易觀其立言亦可見其用力處

朱子文語集編卷十四

王

答呂伯恭曰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箴上蔡記誦博識而不理會道理之病渠得此語遂一向掃蕩直要得胸中曠然無一毫所能則可謂矯枉過其正矣觀其論會點事遂及列子御風以為易做則可見也大抵明道所謂與學者語如扶醉人真是如此

萬正淳問楊氏言仁義不足以盡道恐未安易只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答曰仁義不足以盡道游楊之意大率多如此蓋為老莊之說陷溺得深故雖親聞二先生之言而不能虛心反覆著意稱停以要其歸宿之當否所以陽離陰合到急處則便只是以此為王也此為學者深切之戒然欲論此更須精加考究不可只恃曰仁與義之言而斷以為必然也近得龜山列子說一編讀了令人皇恐不知何故直到如此背馳也

答林擇之曰呂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矣舉此二端可見其本末之皆病此所以流於異學而不自知其非耶程氏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生平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背戾之甚哉夫以其資質之粹美涵養之深厚如此疑若不畔於道而窮理不精錯繆如此流傳於世使有志於道而未知所擇者坐為所誤蓋非特莠之亂苗紫之亂朱而已也

朱子文語集編卷十四

王

程子門下諸公便不及所以和靖云見伊川不會許一人或問伊川稱謝顯道王佐才有諸和靖云見伊川說謝顯道好只是不聞王佐才之語劉子澄編續近思錄取程門諸公之說某看來其間好處固多但終不及程子難於附入一錄云程門諸先生他不過子澄編近思錄某勸他不必作蓋接續二程意思不得語類下同

上蔡多說過了龜山巧又別是一般巧得又不好范諫議說得不好然亦好和靖又忒不巧然意思好

蔡云不知伊川門人如此其眾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存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須是喫些苦極方得蔡云上蔡也雜佛老曰只他見識又高蔡云上蔡老氏

之學多龜山佛氏之說多游氏只雜佛呂與叔高於諸公曰然這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也須理會得到蔡又因說律管云伊川何不理會想亦不及理會還無人相共理會然康節所理會伊川亦不理會曰便是伊川不肯理會這般所在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如洒掃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學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小者大有初有終若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終有所謂大者方安爲之如會子三省處皆只是實道理上蔡於小處說得亦大了記二先生語云才得後便放開不然只是守此語記亦未備得了自然開如何由人放開此便是他病處諸家語錄自然要就所錄之人看上蔡大率張皇不妥帖更

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在矜字曰此說是謝子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在說道理愛揚揚地上蔡家始初極有好玩後來爲克己學盡舍之後來有一好硯亦把與人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如龜山極是簡易衣服也只據見定終日坐在門限上人犯之亦不較其簡率皆如此石坐子下今云門限記之誤也方錄云龜山有時坐門限上李先生云某即闕不敢龜山詩文說道理之類才說得有意思便無收殺揚云是道理不透否曰雖然亦是氣質弱然公平無病五峰說得却緊然却有病程先生小年文字便好如養魚記顏子論之類問龜山言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枯於器數儀章之末則道乃是一虛無恍惚無所準則之物何故如此說道子曰不可曉此類甚多因問如此說則似禪矣曰固是其徒如蕭子莊李西山陳默堂皆說禪龜山沒西山嘗有佛經疏追薦之唯羅先生却是著實子細去理會某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而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和靖赴樂會聽曲子皆知之亦欣然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也在平江時累年用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有常有僧見之云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爲如何然恐亦只如此也李先生云侯希聖嘗過延平觀其飲啜粗疎人也

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

和靖守得謹。見得不甚透。如俗語說他。只是抱得一箇不哭底孩兒。

或曰。和靖才力極短。當初做經筵。不見得若便當難劇想見。做不去。曰。只他做經筵。也不奈何。說得話都不痛快。所以難。能解經而通世務者。無如胡文定。然教他做經筵。又都不肯。一向辭去。要做春秋解。不知是甚意思。蓋他有退而著書立言。以垂後世底意思。無那措諸事業底心。縱使你做得了。將上去。知得人君。看不看。若朝夕在左右說。豈不大有益。是合下不合有這著書垂世底意思故也。人說話也難。有說得響。感動得人者。如明道會說。所以上蔡說才到明道處。聽得他說話。意思便不同。蓋他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四

五

說得響。自是感發人。伊川便不似他。伊川說話。方終是難感動人。或曰。如與東坡們說話。固是他們不是。然終是伊川說話。有不相乳入處。曰。便是說話難。只是這一樣說話。只經一人口說。便自不同。有說得感動人者。有說得不愛聽者。近世所見會說話。說得響。令人感動者。無如陸子靜。可惜如伯恭。都不會說話。更不可曉。只通寒暄也。聽不得。自是他聲音難曉。子約尤甚。

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蓋龜山當此時。雖負重名。亦無殺活手段。若謂其懷蔡氏汲引之恩。力庇其子。至有謹勿擊居安之語。則誣矣。幸而此言出於孫觀。人自不信。

或問胡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己者。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謂得於己者。不可施於

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似仲舒較淺。仲舒比似古人又淺。又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若陸宣公之論事。却精密。第恐本原處。不如仲舒。然仲舒施之臨事。又却恐不如宣公也。

原仲說文定少時。性最急。嘗怒一兵士。至親毆之。兵輒抗拒。無可如何。遂回入書室中。作小冊。盡寫經傳中文。有寬字者。於冊上以觀玩。從此後。遂不性急矣。

胡致堂說道理。無人及得他。以他才氣。甚麼事做不得。只是不通檢點。如何做得事成。我欲做事。事未起。而人已檢點我矣。

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抵牾處。又嘗解論語。舉直錯諸枉。章云。是時哀公威權已去。不知何以爲舉錯。但能以是權付之孔子。斯可矣。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四

五

游楊之後。多爲秦相所屈。胡文定剛勁。諸子皆然。和仲不屈於秦。仁仲直却其招。不在。

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他資質好。在太學中。也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嘗得穎昌一士人。忘其姓名。問學多。得此人警發。後爲荆門教授。龜山與之爲代。因此識龜山。因龜山方識游謝。不及識伊川。自荆門入爲國子博士。出來便爲湖北提舉。是時上蔡宰本路一邑。文定却從龜山求書見上蔡。既到湖北。遂遣人送書與上蔡。上蔡既受書。文定



乃往見之。入境人皆訝知縣不接監司論理。上蔡既受他書也。是難爲出來接他。既入縣遂先修後進禮見之。畢竟文定之學後來得於上蔡者爲多。他所以尊上蔡而不甚滿於游楊二公。看來游定夫後來也是郎當。誠有不滿人意處。頃嘗見定夫集極說得醜差。盡背其師說。更說伊川之學不如他之所得。所以五峰臨終謂彪德美曰。聖門工夫要處只在箇敬字。游定夫所以卒爲程門之罪人者。以其不仁不敬故也。誠如其言。

五峰疾病彪德美問之。且求教焉。五峰曰。游定夫先生所以得罪於程氏之門者。以其不仁不敬而已。先生云言其習不著行不察。悠悠地至於無所得而歸釋氏也。其子德華謂汪聖錫云。定夫於程氏無所得。後見某長老乃有得也。此與呂居仁雜記語同。大率其資質本好者。却不用力。所以悠悠。如上蔡文定氣質。

朱子文語集編卷十四

毛

本駁偏所以用力尤多

弘而不毅。如近世龜山之學者。其流與世之常人無以異。毅而不弘。如胡氏門人都恁地撐腸拄肚。少間都沒頓著處。

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答方賓王曰。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時所聞其用功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修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一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

文集

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晷無墮之氣。

語類下同

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會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晬面盎背。自然不可及。行夫問李先生謂常存此心。勿爲事物所勝。先生答之云。云。頃之復曰。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

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如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常聞先生後生時極豪邁。一飲必數十盃。醉則好馳馬。一驟三二十里。不回後來却收拾得恁地純粹。所以難及。

李延平不著書。不作文。類然若一田夫野老。然又太和順了。羅仲素衣服之類。亦日有定程。如黃昏如何服。睡復易。然太執。

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爲聖人亦易做。今方覺得難。

朱子文語集編卷十四

天

劉晏見錢流地上。想是他計較得熟了。如此。某而今看聖人說話。見聖人之心。成片價從面前過。

某尋常莫說前輩。只是長上及朋友稍稍說道理底。某便不敢說。他說得不是。且將他說去研究。及自家曉得。却見得他底不是。某尋常最居人後。又曰。尋常某最得此力。

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爲舉業。官莆田。接檣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目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

某自十四五歲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



三十年前長進三十年後長進得不多

先生多有不可爲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兵隨將轉將遂符行今乃謂不可爲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漢卿又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方看得這道理透若以前死却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忽發嘆以爲只如此不覺老了還當以前是就道理說今就勲業上說先生曰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覺得隔一膜又云於上

半得

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

先生患氣痛脚弱泄瀉或勸晚起曰某自是不能晚起雖甚病纔見光亦便要起尋思文字纔稍晚便覺似宴安鴆毒便似箇懶

朱子文語集編卷上

无

情底人心裏便不安須是早起了却覺得心下鬆爽

先生每得未見書必窮日夜讀之嘗云向時得徽宗實錄連夜看看得眼睛都疼一日得韓南澗集一夜與文蔚同看倦時令文蔚讀聽至五更盡卷曰一生做詩只有許多

先生庚戌四月至臨漳淳熙省試歸至冬至始克拜席下明年先生以喪嫡子丐祠甚堅當路者又以經界一奏先生持之力雖已報行而終以不便己爲病幸其有是請也卽爲允之四月主管鴻慶宮加秘閣修撰二十九日遂行淳送至同安縣東之沈井舖而別實五月二日也先生在臨漳首尾僅及一期以南陬微陋之俗驟承道德正大之化始雖有欣然慕而亦有謬然疑譁然毀者越半年後人心方肅然以定僚屬厲志節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姦豪猾

歛蹤而不敢冒法平時習浮屠爲傳經禮塔朝岳之會者在在皆爲之屏息平時附鬼爲妖迎遊於街衢而掠抄於閭巷亦皆相視歛不敢輒舉良家子女從空門者各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風奔遁改復生業至是及期正爾安習先生之化而先生行矣是豈不爲恨哉

過甲寅年見先生聞朋輩說昨歲虜人問使人云南朝朱先生出處如何對以本朝見擢用既歸卽白堂所以得帥長沙之命

直卿勸先生且謝賓客數月將息病先生曰天生一箇人便須著管天下事若要不管須是如楊氏爲我方得某却不曾去學得這般學

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

朱子文語集編卷上

三

記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辭并詩并杜子美數詩而已

先生於父母墳墓所托之鄉人必加禮或曰敵己以上拜之

先生每日早起子弟在書院皆先著衫到影堂前擊板俟先生出既啟門先生升堂率子弟以次列拜炷香又拜而退子弟一人詣土地之祠炷香而拜隨侍登閣拜先聖像方坐書院受早揖飲湯少坐或有請問而去月朔影堂薦酒果望日則薦茶有時物薦新而後食

先生早晨拈香春夏則深衣冬則戴漆紗帽衣則以布爲之潤袖皂襪裳則用白紗如濂溪畫像之服或有見任官及他官相見易窄衫而出

先生嘗立北橋忽市井游手數人悍然突過先生歛衽橋側避之每開行道間左右者或碎人先生即厲聲止之曰你管他作甚先生每徒行拜謁步速而意專不左右顧及無事領諸生遊賞則徘徊顧瞻緩步微吟先生有疾及諸生省問必正冠坐揖各盡其情畧無倦接之意諸生有未及壯年者待之亦周詳先生病少愈既出寢堂客至必見見必降階肅之去必送至階下諸生夜聽講退則不送或在坐有外客則自降階送之先生於客退必立視其車行不復顧然後退而解衣及應酬他事或客方登車猶相面或以他事稟者不領之或前客纔登車而尙留之客輒有所稟議亦令少待先生對客語及本路監司守將必稱其官

管仲相威公以伐楚只去問他包茅昭王不返二事便見他得如朱子文語纂編卷十四

此休據楚當時憑陵中夏僭號稱王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蓋才說著此事楚決不肯服便事勢住不得故只尋此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及些小不供貢事去問想他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只要他稍稍退聽便收殺了此亦是器小之故才是器小自然無大功業

大凡自正心誠意以及乎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只隨資稟去做管仲資稟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自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使高祖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若當桓文尙未可知問使二君與桓文同時還在其上還出其下曰桓公精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一作已自甚快但管仲作內政盡從脚底做出所以獨盛於

諸侯漢高從初起至入秦只是擄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寬大不甚殺人耳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稍不如此則天下便叛而去之如太宗從諫甚不得已然當時只有這一處服得人又曰漢唐與齊晉之時不同漢唐甚倉卒春秋之辭命猶是說道理及戰國之談說只是說利害說到利害的當處便轉

問孔子所稱管仲奪伯氏邑沒齒無怨言此最難恐不但是威力做得曰固是雖然亦只是霸者事問武侯於廖立李平是如何曰看武侯事迹儘有駁雜去處然事雖未純却是王者之心管仲連那心都不好程先生稱武侯有王佐之才亦即其心而言之事迹間有不純也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四

子

問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之功曰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自周室之衰更春秋戰國以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一旦出來平定天下至文景時幾致刑措自東漢以下更六朝五胡以至於隋雖曰統一然煬帝繼之殘虐尤甚太宗一旦掃除以致正觀之治此二君者豈非是仁者之功耶若以其心言之本自做不得這箇功業然謂之非仁者之功可乎管仲之功亦猶是也

問聖人分明是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硬以爲卑如何曰孟子是不肯做他底是見他做得那規模來低因云若仲輔其君使佐周室以令天下俾諸侯朝聘貢賦皆歸於王室而盡正名分致周之命令流行於天下已乃退就藩臣之列如此乃是今仲糾合諸侯雖也是尊王室然朝聘貢賦皆是歸己而命令皆由己出

我要如此便如此。初不稟命於天子。不過只是要自成霸業而已。便是不是。

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功自還功。過自還過。所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周。固不可同日語。若以當時大夫比之。則在所當取。當是之時。楚之勢駸駸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爲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如本朝趙韓王。若論他自身。煞有不是處。只輔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許多藩鎮之權。立國家二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

楚地最廣。今之襄漢皆是。儘是強大。齊晉若不更伯。楚必吞周而有天下。緣他極強大。所以齊威晉文責之。皆是沒緊要底事。威公豈不欲將僭王。猾夏之事責之。但恐無收殺。故只得如此。至如晉文城濮之戰。依舊委曲還他許多禮數。亦如威公之意。然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四

書

此處亦足以見先王不忍戕民之意未泯也。設使威文所以責之不少假借。他定不肯服。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到得戰國。斬首動是數萬。無復先王之意矣。

越棲會稽。不在平江。楚破越。其種散。故後號爲百越。此間處處有之。山上多有小小城郭。故壘皆是。諸越舊都邑也。春秋末。楚地最廣。蓋自初間并吞諸蠻。而有其地。如淮南之舒。宿遷之蓼。皆是。初間自不得齊威管仲。看他氣勢。定是吾周室。以此觀之。孔子稱管仲之功。豈溢美哉。吳之所以得破楚。也是楚平以後。日就衰削。又恰限使得伍子胥如此。先又有申公巫臣在吳。教之射御戰陣。這兩人所以不向齊晉那邊去。也是見得齊晉都破壞了。兼那時如闔閭夫。差勾踐幾人。皆是蠻夷中之豪傑。今浙間是南越地。平廣閩廣是東越地。狹多阻。南豐送李柳州謫謂

柳爲南越

楊至之問晉悼公曰。甚大第。他才大段高觀。當初人去周迎他時。只十四歲。他說幾句話便乖。便有操有縱。才歸晉。做得便別。當時厲公恁地弄得狠當。被人攬撥。胡亂殺了。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便被地好。恰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便別。赫然爲之一新。又問勝威文否。曰。儘勝。但威文是白地做起來。悼公是現成基址。某嘗謂晉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之才。一般都做得事。都是一做便成。及才成又便死了。不知怎生地。

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爲善藏其用。東坡則責其不合。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說孰是。曰。這是他們愛去立說。後都不去攷攷。子細道只是那田單會守後。不奈他何。當時樂毅自是兼秦魏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四

書

之師。又因人怨齊王之暴。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及既殺了。齊王。則人心自是休了。他又怕那三國來分他底。連忙發遣了他。以燕之力量。也只做得恁地。更是那田單也忠義。盡死節守。那二城。樂毅不是不要取他。也煞費氣力。被他善守。後不奈他何。樂毅也只是戰國之士。又何嘗是王者之師。他當時也恣意去。鹵掠。正如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不過如此。舉措他當時。那鼎也去扛得來。他豈是不要他底。但是田單與他皆會。兩箇相遇。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樂毅也煞費氣力。但取不得。及騎劫用。則是大段無能。後被田單使一箇小術。數子便乘勢殺將去。便是國不可以無人。如齊但有一田單。盡死節。恁地守。便不奈他何。

或問高祖爲義帝發喪。是詐。後來如何却成事。曰。只緣當時人和。

詐也無如五伯假之亦是諸侯皆不能假故也

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

或問太史公書項籍垓下之敗實被韓信布得陣好是以一敗而竟斃曰不特此耳自韓信左取燕齊趙魏右取九江英布收大司馬周殷而羽漸困於中而手足日剪則不待垓下之敗而其大勢益已不勝漢矣

高祖斬丁公赦季布非誠心欲伸大義特私意耳季布所以生蓋欲示天下功臣是時功臣多故不敢殺季布既是明大義陳平信布皆項羽之臣信布何待反而誅之

問狂狷集注云善人胡為亦不及狷者曰善人只循循自守據見定不會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之以任道則不足狷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為而為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盡

之知不善之不可為而不為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磨來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可因其有為之資裁而歸之中道一錄云末年無奈何方窮且如孔門只一箇顏子如此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若不是剛介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漢文帝謂之善人武帝却有狂氣象陸子靜省試策世謂文帝過武帝愚謂武帝勝文帝其論雖偏容有此理文帝天資雖美然止此而已一錄云若責之以行聖人之道則必不能盡他自安於此觀其言曰卑之無甚高論今亦可得也武帝多有病痛然天資高足以有為使令下得真儒輔佐他豈不大可觀惜乎輔非其人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末年天下虛耗其去亡秦無幾然他自追悔亦其天資高也如與衛青言若後世又為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迹太子厚重好靜

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見得他知過處胡氏謂武帝能以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豈不善乎

廣問子房孔明人品曰子房全是黃老皆自黃石一編中來又問一編非今之三畧乎曰又有黃石公素書然大率是這樣說話廣云觀他博浪沙中事也甚奇偉曰此又忒煞不黃老為君報仇此是他資質好處後來事業則都是黃老了凡事放退一步若不得那些清高之意來緣餘遮蓋則其從衡詭譎殆與陳平輩一律耳孔明學術亦甚雜廣云他雖嘗學申韓却覺意思頗正大曰唐子西嘗說子房與孔明皆是好人才但其所學一則從黃老中來一則從申韓中來又問崔浩如何曰也是箇博洽底人他雖自比子房然却學得子房跌了子房之辟穀姑以免禍耳他却真箇要做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

美

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不至如儀秦蔡范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橫之習緣他根脚只是從戰國中來故也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義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太粗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斤兩輕重自定你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盡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他那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政事只有高帝時二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錄三代之書諸詔令皆是根源學問發明

義理所以燦然可爲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緣他都不曾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他箇模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將前人腔子。自做言語。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箇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揚雄太玄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某嘗說自孔孟沒後。諸儒不子細讀得聖人之書。曉得聖人之旨。只是自說他一副當道理。說得却也好看。只是非聖人之意。硬將聖人經旨說從他道理上來。孟子說以意逆志者。以自家之意。逆聖人之志。如人去路頭迎接那人相似。或今日接著不定。明日接著不定。或那人來也不定。不來也不定。或更遲數日來也不定。如此方謂之以意逆志。今人讀書却不等候迎接那人。只認硬趕捉那人來。更不由他情願。又教他莫要做聲待我。與你說道理。聖賢已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四

三

死。他看如何說。他又不曾出來與你爭。只是非聖賢之意。他本要自說他一樣道理。又恐不見信於人。偶然窺見聖人說處。與己意合。便從頭如此解將去。更不子細虛心看聖人所說是如何。正如人販私鹽。擔私貨。恐人捉他。須用求得官員一兩封書。并掩頭行引。方敢過場務。偷免稅錢。今之學者正是如此。只是將聖人經書拖帶印證己之所說而已。何嘗真實得聖人之意。却是說得新奇巧妙。可以欺惑人。只是非聖人之意。此無他。忠在於不子細讀聖人之書。人若能虛心下意。自莫生意見。只將聖人書玩味誦讀。少間意思自從正文中迸出來。不待安排。不待杜撰。如此方謂之善讀書。且屈原一書。近偶閱之。從頭被人錯解了。自古至今。訛謬相傳。更無一人能破之者。而又爲說以增飾之。看來屈原本是一箇忠誠惻怛愛君底人。觀他所作

離騷數篇。盡是歸依愛慕不忍捨懷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復。不能自己。何嘗有一句是罵懷王。亦不見他有偏躁之心。後來沒出氣處。不奈何方投河殞命。而今人句句盡解做罵懷王。枉屈說了屈原。只是不曾平心看他語意。所以如此。

漢儒董仲舒較穩。劉向雖博洽而淺。然皆不見聖人大道。賈誼司馬遷皆駁雜。大意是說權謀功利。說得深了。覺見不是。又說一兩句仁義。然權謀已多了。救不轉。蘇子由古史前數卷好。後亦合雜權謀了。

因論三國形勢。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爲取天下之資。既被袁紹先說了。他又不成出他下。故爲大言以誑之。胡致堂說史臣後來代爲文辭以欺後世。看來只是一時無說了。大言耳。此著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箇獻帝來爲挾天子。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四

美

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二大著。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自保耳。

問先主爲曹操所敗。請救於吳。若非孫權用周瑜以敵操。亦殆矣。曰孔明之請救。知其不得不救。孫權之救。備須着救他。不如此便當迎操矣。此亦非好相識。勢使然也。及至先主得荊州。權遂遣呂蒙擒關羽。才到利害所在。便不相顧。

答魏元履曰。所論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愚意則以爲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益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諂處。其小者如躡足之類。其大則扶漢以爲韓。而終身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卽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爲漢復仇之志。

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為武侯之所為則難。而子房投間乘隙得為。即為。故其就之為易耳。項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也。文集下同

答或人曰。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為精熟而已。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耶。若極言之。則以孟子顏子亦未免有如此處。故橫渠先生云。孟子之於聖人。猶是麤者。

答何叔京曰。欽夫論膽權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王之一悟。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四

亮

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

諸葛亮之事。其於荆蜀亦合取。當時草廬亦是商量。準擬在此。但此時不當恁地。若是恁地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二人視魏而不伐。自合當取。兼在是時。舍此無以為資。若能聲其罪。用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焉父子亦得人情。恐亦未易取。伯豐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為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亮大綱却好。只為如此。便有斑駁處。語類下同

諸葛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為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

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先主不忍取荆州。不得已而為劉璋之圖。若取荆州。雖不為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為他人所取。較之取劉璋。不若得荆州之為愈也。學者皆知曹氏為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為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並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纔整頓得起時。便與壞倒。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權自知與操同是竊據漢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滅曹氏。且復滅吳矣。權之姦謀。蓋不可掩。平時所與先主交通。姑為自全計爾。或曰孔明與先主俱留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遂為陸遜所襲。當時只先主在內。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關羽恃才疎鹵。自取其敗。據當時處置如此。若無意外。齟齬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四

罕

亦漢室不可復興。天命不可再續而已。深可惜哉。

羊陸相遺問。只是敵國相傾之謀。欲以氣相勝。非是好意思。如漢文修尉佗祖墓。及石勒脩祖逖母墓。事皆相近。

王祥孝感。只是誠發於此。物感於彼。或以為內感。或以為自誠中來。皆不然。王祥自是王祥。魚自是魚。今人論理。只要包含一箇渾淪底意思。雖是直截兩物。亦須袞合說。正不必如此。世間事雖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箇道理。理一分殊之謂也。到感通處。自然首尾相應。或自此發出而感於外。或自外來而感於我。皆一理也。

謝安之待桓溫。本無策溫之來。廢了一君。幸而要討九錫。要理資序。未至大甚。猶是半和秀才。若他便做箇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王儉平日自比謝安。王儉是已。



此只得向前不可退後也

陶淵明古之逸民

問符堅立國之勢亦堅牢。治平許多年。百姓愛戴。何故一敗塗地。更不可救。曰他是掃土而來。所以一敗更救不得。又問他若欲滅晉。遣一良將提數萬之兵以臨之。有何不可。何必掃境而來。曰他是急要做正統。恐後世以其非正統。故急欲亡晉。此人性也。急驟。初令王猛滅燕。猛曰。既委臣。陛下不必親臨。及猛入燕。忽然堅至。蓋其心又恐猛之功大。故親來分其功也。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後來如此。

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爲他直截恁地做去。無許多委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羣盜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誅獨夫。爲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爾所

以不及漢之創業也

因論唐事。先生曰。唐待諸國降王。不合道理。竇建德所行亦合理。忽然而亡。不可曉。王世充却不殺。當初高祖起太原。入關立代王。遂即位。世充於東都亦立越王。二人一樣。故且赦之。至殺蕭銑。則大無理。他自是梁子孫。元非叛臣。可學問唐史。臣論高祖殺蕭銑。不成議論。曰。然。通老問以宮人侍高祖。在太宗不當爲。曰。他在當時只要得事成。本無救世之心。何暇顧此。唐有天下。三百年。唐宗室最少。屢經大盜殺之。又多不出閭。只消磨盡了。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爲異。

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如何比得。太宗無周公之心。只是顧身。然當時亦不合爲官屬所迫。兼太宗亦自心不穩。溫公此處亦看不破。乃云待其先發而應之。亦只便是鄭伯克段於鄆。須是有周公之心。則可。問曰。范太史云。是高祖處得不是。曰。今論太宗。且責太宗。論高祖。又自責高祖。不成只責高祖。太宗全無可責。又問不知太宗當時要處得是。合如何。曰。爲太宗孝友從來無了。却只要來此一事上使。亦如何使得。先生又曰。高祖不數日。軍國事便付與太宗。亦只是不得已。唐世內禪者三。如肅宗分明不是。只如睿宗之於玄宗。亦只爲其誅韋氏有功了。事亦不得已耳。

因說史傳儘有不可信處。嘗記五峰說。有太宗殺建成元吉事。向有不可憑處。如云。先一日。太宗密以其事奏高祖。高祖省表愕然。報曰。明當鞠問。汝宜早參。只將這幾句看。高祖且教來日鞠問。如何。太宗明日便擁兵入內。又曰。上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欲按其事。又云。上方泛舟海池。豈有一件事恁麼大。兄弟構禍。



如此之極。爲父者何故恁地恬然無事。此必有不足信者。只左傳是有多少難信處。如趙盾一事。後人費萬千說話與出脫。其實此事甚分明。如司馬昭之弑高貴鄉公。他終不成親自下手。必有抽戈用命。如賈充成濟之徒。如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看左傳載靈公欲殺趙盾。今日要殺殺不得。明日要殺殺不得。只是一箇人。若要殺一臣。最易爲力。恁地殺不得。也是他大段強了。今來許多說話。自是後來三晉旣得政。撰造掩覆反有不可得而掩者矣。物來若不能明。事至若不能辨。是吾心大段昏在。

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爲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爲歐公一輩人。尋常亦

朱子文語集編卷十四

聖

不曾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

郭汾陽功名愈大。而心愈小。意思好。易傳及諸葛。次及郭汾陽。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與之。文人之沒頭腦。乃爾。後來流夜郎。是被捉著罪過了。剗地作詩自辨。被迫脅。李白詩中說王說霸。當時人必謂其果有智畧。不知其莽蕩。立見疎脫。

陸宣公奏議極好。看這人極會議論。事理委曲說盡。更無滲漏。雖至小底事。被他處置得亦無不盡。如後面所說二稅之弊。極佳。人言陸宣公口說不出。只是寫得出。今觀奏議中多云。今日早面奉聖旨云云。臣退而思之云云。疑或然也。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辨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并灶閭閻。無不修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

是武侯密得來嚴。其氣象剛大嚴毅。

漢魏以來。忽生文中子。已不多得。至唐有退之所至尤高。大抵義理之在天地間。初無泯滅。今世無人曉此道理。他時必有曉得底人。

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真箇如此。他資才甚高。然那時更無人制服他。便做大了。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文中子不會有說見道體處。只就外面硬生許多話。硬將古今事變來厭捺說。或笑似太公家教。

退之謂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甚有意義。

答廖子晦曰。大顛問答。初疑只是其徒僞作。後細思之。想亦有些彷彿。計其爲人。山野質朴。雖不會說。而於修行地位。做得功夫。

朱子文語集編卷十四

聖

著實。故其言語有力。感動得人。又是韓公所未嘗聞。而亦切中其病。故公旣聞其語。而不覺遂悅之也。然亦只此便見得韓公本體功夫。有欠缺處。如其不然。豈其自無主宰。只被朝廷一貶異教一言。而便如此失其常度哉。

文集

退之晚來覺沒頓身已處。如招聚許多人博塞爲戲。所與交如靈師。惠師之徒。皆飲酒無賴。及至海上見大顛壁立萬仞。自是心服。其言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此是退之死款。樂天莫年賣馬遣妾後。亦落寞。其詩可見。歐公好事金石碑刻。都是沒著身已處。却不似參禪修養人。猶是貼著自家身心。理會也。宋子飛言張魏公謫永州時。居僧寺。每夜與子弟賓客盤膝環坐於長連榻上。有時說得數語。有時不發一語。默坐至更盡而寢。率以爲常。李德之言東坡晚年却不衰。先生曰東坡蓋

是夾雜些佛老添得又鬧熱也

語類下同

問荀揚王韓四子曰凡人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為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却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為處却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功夫都空疎更無物事撐拄襯簾所以用處不甚可人意緣他費工夫去作文所以讀書者只為作文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弄文章而於經綸實務不會究心所以作用不得每日只是招引得幾箇詩酒秀才和尚度日有些工夫只了得去磨煉文章所以無工夫來做這邊事兼他說我這箇便是聖賢事業了自不知其非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都不成議論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鬪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粗如何望得王通揚雄則全是黃老某嘗說揚雄最無用真是一腐儒他則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說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了決如其為人他見識全低語言極默甚好笑荀揚二人自不可與王韓二人同日語問王通病痛如何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

朱子文語集編卷五

聖

才和尚度日有些工夫只了得去磨煉文章所以無工夫來做這邊事兼他說我這箇便是聖賢事業了自不知其非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都不成議論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鬪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粗如何望得王通揚雄則全是黃老某嘗說揚雄最無用真是一腐儒他則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說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了決如其為人他見識全低語言極默甚好笑荀揚二人自不可與王韓二人同日語問王通病痛如何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

便去上書要與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為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書續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於是取而續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為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為續書

七制之說亦起於通有古文武宣光武明章制

蓋以比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為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又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畧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

牙罔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為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詞言皆

朱子文語集編卷五

聖

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威韶濩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他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證故裝點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刪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他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提幾箇公卿大夫來相答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他自要做孔夫子便胡亂捉別人來為聖為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斤兩已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平生好自誇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托之故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續緝附會以成之畢竟是王通有

這樣意思在雖非他之過亦他有以啟之也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他無所顧藉敢爲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荀揚又更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濶緣他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皆沿襲施爲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一著那裏得來只細看他書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揚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韓退之只曉得箇大綱下面工夫都空虛要做更無下手處其作用處全疎如何敢望王通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於不會子細讀書他只見聖人有箇六經便欲別做一本六經將聖人腔子填滿裏面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閑做他死時極後生只得三十餘歲他却急急要做許多事或云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他氣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宜其死也又曰中說一書是子弟記他言行也兼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假得許多須真有箇人坯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

周世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纔見元稹均田圖便慨然有意晉悼公幼年聰惠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却得太祖接續他做將去雖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畢竟是得人接續所做許多規模不枉却且如周武帝一時也自做得好只是後嗣便如此弱

了後來雖得一箇隋文帝終是甚不濟事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朴來用不數年間做了許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歷等事想他見都會得故能用其說成其事又如本朝太祖直是明達故當時創立法立度其節拍一一都是蓋緣都曉得許多道理故也

鄉原者爲他做得好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本朝范質人謂其好宰相只是欠爲世宗一死爾如范質之徒却最敬馮道輩雖蘇子由議論亦未免此本朝忠厚之風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來也

問先生前日曾論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不知使范公處韓公受顧命之時處事亦能如韓公否曰看范公才氣亦須做得又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問范文正公作百官圖以獻其意如何曰他只說如此遷轉卽是公如此遷轉卽是私呂許公當國有無故躡等用人處故范公進此圖於仁宗因舉詩云誨爾序爵人主此事亦不可不知假如有人已做侍御史宰相驟擢作侍從雖官品高然侍御史却緊要爲人主者便須知把他擢作侍從如何不把他作諫議大夫之類

某嘗謂天生人才自足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到耳且如一箇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停到第四五等人氣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

第一流矣

某嘗說呂夷簡最是箇無能底人。今人却說他有相業。會處置事。不知何者爲相業。何者善處置爲相正要。以進退人才爲先。使四夷聞之。知所鋒畏。方其爲相。其才德之大者。如范文正諸公。既不用下。而豪俊踴躍之士。如石曼卿諸人。亦不能用。其所引援。皆是半間不界無狀之人。弄得天下之事。日入於昏亂。及一旦。不奈元昊何。遂盡挨與范文正公。若非范文正公。則西方之事。決定弄得耶當無如之何矣。今人以他爲有相業。深所未曉。德粹以明州士人所寄書納先生。因請問其書中所言。先生曰。渠言漢之名節。魏晉之曠蕩。隋唐之詞章。皆懲其弊爲之。不然。此只是正理不明。相袞將去。遂成風俗。後漢名節。至於末年。有貴已賤人之弊。如皇甫規。鄉人見之。却問卿在鴈門食鴈美乎。舉

朱子文語集編卷十四

堯

此可見積此不已。其勢必至於虛浮入老莊。相袞到齊梁間。又不復如此。只是作一般艷詞。君臣賡歌。褒瀆之語。不以爲怪。隋之辭章。乃起於煬帝進士科。至不成科目。故遂衰經。至唐。至本朝。然後此理復明。正如人有病。今日一病。明日變一病。不成要將此病變作彼病。某問。已前皆袞纏成風俗。本朝道學之盛。豈是袞纏。先生曰。亦有其漸。自范文正公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山東有孫明復。徂徠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數公。依舊尊他。若如楊劉之徒。作四六駢儷之文。又非此比。然數人者。皆天資高。知尊王黜霸。明義去利。但只是如此便了。於理未見。故不得中。某問。安定學甚盛。何故無傳。曰。當時所講止此。只些門人受去做官。死後便已。皆言劉彝善治水。後來果然。彝有一部詩。遇水處便廣

說一錄云。劉彝治水。所至興水利。劉有一某。又問。以前說後漢

之風。皆以爲起於嚴子陵。近來說又別。曰。前漢末極有名節人。光武却極崇儒。重道尊經術。後世以爲法。如見樊英築壇。場猶待神明。嚴子陵直分明是隱士。渠高氣遠邁。直是不屈。又論其不矯激。呂伯恭作祠堂記。却云。他中和嘗問之。嚴子陵何須如此說。使他有知。聞之豈不發一笑。因說前輩如李泰伯們議論。只說貴王賤伯。張大其說。欲以却人之聽。却是矯激。然猶有以使人奮起。今日須要作中和。將來只便委靡了。如范文正公作子陵祠堂記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胡文定父子極喜此語。大抵前輩議論粗而大。今日議論細而小。不可不理會。某問。此風俗如何可變。曰。如何可變。只且自立。

朱子文語集編卷十四

辛

論安定規模雖少。疎然却廣大着實。如孫明復春秋雖過當。然占得氣象好。如陳古靈文字尤好。嘗過台州。見一豐碑。說孔子之道甚佳。此亦是時世漸好。故此等人出。有魯一變氣象。其後遂有二先生。若當時稍加信重。把二先生義理繼之。則可以一變而乃爲王氏所壞。問當時如此。積漸將成。而壞於王氏。莫亦是

有氣數。曰。然。石守道只是粗。若其名利嗜欲之類。直是打疊得伶俐。茲所以不動心也。

安定太山徂徠廬陵諸公以來。皆無今日之術數。老蘇有九分來許罪。

因論西夏事。曰。當時事不可曉。看來韓范亦無素定基本。只是逐旋做出。且如當時覆軍敗將。這下方且失利。他之勢甚張。忽然

自來納款求和這全不可曉後來不久元昊遂死不知他不死數年又必有甚茲謀大未可知且如當時朝廷必欲他稱臣遂使契丹號令之契丹方自以爲功朝廷正未有所處又却二國自相侵凌不爾則當時又須費力大抵西人勇健喜鬪三五年必一次爲邊害本朝韓范張魏公諸人他只是一箇秀才於這般事也不大段會只是被他忠義正當故做得恁地

或問范文正公經理西事看得多是收拾人才曰然如滕子京孫元規之徒素無行節范公皆羅致之幕下後犯法又極力救解之如劉滬張亢亦然蓋此等人是有才底做事時須要他用但要會用得他又云范公嘗立一軍爲龍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賊配底人後來甚得其用時人目范公爲龍猛指揮使又曰方范公起用事時軍政全無統紀從頭與他整頓一番其後却

朱子文書集編卷下

至

只務經理內地養威持重專行淺攻之策以爲得寸則吾之寸得尺則吾之尺卒以此牽制夏人遣使請和

讀兩陳諫議遺墨曰安石爲人質雖清介而器本褊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蓋特見間億度之近似耳顧乃挾以爲高足己自聖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爲事而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狠愎徇私而敗之於後此其所以爲受病之原也若其所以造禍之本則自其得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悅其高駭其奇而意斯人之不可無矣及其任之以事而日聽其言則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無也於是爲之力拒羣言而一聽其所爲惟恐其一旦去我而無與成吾事也及其訐謖既久漸涵透徹則遂心融神會而與之爲一以至於能掣其柄

而自操之則其運動弛張又已在我而彼之用舍去留不足爲吾重輕矣於是安石卒去而天下之故始盡出於宸衷了翁所謂萬幾獨運於元豐閣樂所謂屏棄金陵十年不召者蓋皆指此然了翁知其獨運而不知其所運者乃安石之機關樂見安石之身若不用而不知其心之未嘗不用也是以凡安石之所爲卒之得以附於陵廟之尊托於謨訓之重而天下之人愈不敢議以至於魚爛河決而後已焉此則安石所以遺禍之本也又曰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未爲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講精思以爲百全無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之民不以爲便而一時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羣起而力爭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至其所以爲說又多出於安石規模之下由是安石之心愈益自信以爲天下之人真

朱子文書集編卷下

至

莫己若而陰幸其言之不足爲己病因遂肆其狠愎倒行逆施固不復可望其能勝己私以求利病之實而充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禍所以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救也文集因論易傳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或以子路使門人爲臣事爲證先生曰如鬻拳強諫之類是也或云王荊公亦然曰溫公忠厚故稱荊公無姦邪只不曉事看來荊公亦有邪心夾雜他即將周禮來賣弄有利底事便行之意欲富國強兵然後行禮義不知未富強人才風俗已先壞了向見何一之有一小論稱荊公所以辦得盡行許多事緣李文靖爲相日四方言利害者盡皆報罷積得許多弊事所以激得荊公出來一齊整頓過荊公此意便是慶曆范文正公諸人要做事底規模然范文正公等行得尊重其人才亦忠厚荊公所用之人一切

相反語類

今日偶見韓持國廟議都不成文字。元祐諸賢文字大率如此。只是胡亂討得一二浮詞引證。便將來立議論抵當他人。似此樣議論。如何當得王介甫。所以當時只被介甫出。便揮動一世。更無敢當其鋒。只看王介甫廟議。是甚麼樣文字。他只是數句便說盡。更移動不得。是甚麼樣精神。這幾箇如何當得他。伊川最說得公道。云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又曰朱公掞排禪學。劄子。其所以排之者甚正。只是這般樣論。如何排得他。也是胡亂討幾句引證。便要斷倒他。可笑之甚。時呂正獻作相。好佛。院中人室升堂者皆滿。當時張爲禪去。聲故公。後上疏乞禁止之。

因語荆公。陸子靜云。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語之云。法度如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耳。居甫問荆公節儉恬退。素行亦好。曰他當時作此事。已不合中。如孔子於飲食衣服之間。亦豈務減裂。他當初便只苟簡。要似一苦行然。

問荆公得君之故。曰神宗聰明絕人。與羣臣說話。往往領畧不去。才與介甫說。便有於吾言無所不說底意思。所以君臣相得甚權。向見何萬一之少年時所著數論。其間有說云。本朝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當國以來。廟論主於安靜。凡有建明。便以生事歸之。馴至後來。天下弊事極多。此說甚好。且如仁宗朝。是甚次第時節。國勢却如此。緩弱事多不理。英宗即位。已自有性氣要改作。但以聖躬多病。不久晏駕。所以當時論之曰。英神宗繼之。性氣越緊。尤欲更新之。便是天下事難得恰好。却又撞著介甫出來承當。所以作壞得如此。又曰介甫變法。固有以召亂。後來又却不別去整理。一向放倒。亦無緣治安。

論王荆公遇神宗。可謂千載一時。惜乎渠學術不是。後來直壞到恁地。問荆公初起。便挾術數爲後來如此。曰渠初來只是要做事。到後面爲人所攻。便無去就。不觀荆公日錄。無以知其本末。他直是強辨。遞視一世。如文潞公更不敢出一語。問溫公所作如何。曰渠亦只見荆公不是。便倒一邊。如東坡當初議論。亦要變法。後來皆改了。又問神宗元豐之政。又却不要荆公。曰神宗盡得荆公許多伎倆。更何用他。到元豐間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備左右趨承耳。又問明道橫渠初見時。皆許以峻用。後來乃如此。莫是荆公說已行。故然。曰正如吾友適說徐子宜上殿。極蒙褒獎。然事却不行。曰設使橫渠明道用於當時。神宗盡得其學。他日還自做否。曰不然。使二先生得君。却自君心上爲之。正要大家商量。以此爲根本。君心既正。他日雖欲自爲。亦不可。又曰富韓公召來。只是要去語人云。人見上坐亦不定。豈能做事。某云韓公當仁廟再用時。與韓魏公在政府十餘年。皆無所建明。不復如舊時。曰此事看得極好。當記取。又問使范文正公當此。定不肯回。曰文正却不肯回。須更精密。似前日神宗嘗問明道云。王安石是聖人否。明道曰公孫碩膚。赤烏几几。聖人氣象如此。王安石一身尙不能治。何聖人爲。先生曰此言最說得荆公著。

先生論荆公之學。所以差者。以其見道理不透徹。因云洞視千古。無有見道理不透徹而所說所行不差者。但無力量。做得來半上落。下底則其害淺。如庸醫不識病。只胡亂下那沒緊要底藥。便不至於殺人。若荆公輩。他硬見從那一邊去。則如不識病證。而便下大黃附子底藥。便至於殺人。



黃卿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

介甫每得新文字。窮日夜閱之。喜食羊頭餚。家人供至。或值看文字。信手撮入口。不暇用筯。過食亦不覺。至於生患。且道將此心應事。安得會不錯。不讀書時。常入書院。有外孫懶學。怕他入書院。多方討新文字。得之。只顧看文字。不暇入書院矣。

溫公忠直而於事不甚通曉。如爭役法。七八年間。直是爭此一事。他只說不合。令民出錢。其實不知民自便之。此是有甚大事。却

朱子文語集編卷十四

善

如何捨命爭

范淳夫說論語較要。要知却有分明好處。如唐鑑文章議論最好。不知當時也見此道。將明如何便教諸公都恁地白直。某嘗看文字。見說得處。便尋他來歷。便是出於好人之門。

問劉元城不知培植君子之黨。才一小事。便一向搏擊。以致君子盡去。而小人用矣。此其過否。曰過不在此。是他見識有病。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是他不知言。且如說儋州。他只見得祖宗有典故。才有不合。便道不是。渠不知輔導少主之理當如此。故伊川一向被他論倒。是他見識只如此。又如蔡新州事。被他當時自謂有定策功。宣仁亦甚惡之。謂須與他痛治。恐後來皇帝被人惑。治他不得。元成亦欲因其詩以治之。當時執政侍從臺諫。有不欲治蔡者。一切逐去。蓋以詩治人自不正。因此以治彼罪。又

不是詩胡說何足道。定策謀他又不說了。又無緣治得他。都不消問了。其本原只在開導人主心術。使人主知不賞私恩。不罰私怨之理。則蔡何足慮。元城亦不是私意。只是言不當如此。却不知以詩治人不當。又欲絕其定策。蔡謀如此治之。豈不使人主益疑。後蔡死。其家果訴冤。謂蔡有定策功。諸人忌之。遂起大禍。後治元祐諸公。皆為蔡報怨也。溫公治時。必不如此。

學中策問蘇程之學。二家當時自相排斥。蘇氏以程氏為姦。程氏以蘇氏為縱橫。以某觀之。只有荆公修仁宗實錄。言老蘇之書大抵皆縱橫者。流程子未嘗言也。如遺書賢良一段。繼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說。却恐是說他坡公在黃州猖狂放恣不得志之說。恐指此而言。道夫問坡公苦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持。却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道夫曰

朱子文語集編卷十四

美

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又云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著。遂中他說然荆公氣質自是一箇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喫物不知飢飽。嘗記一書載公於飲食絕無所嗜。惟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為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往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釣餌。當時以為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汗。似所不恤。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辨姦以此等為姦。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為然。故其父子甚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為他荆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為。又豈不為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遊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如



秦少游則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更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爲無稽游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兼是後來羣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箇好

或問東坡若與明道同朝能從順否曰這也未見得明道終是和粹不甚嚴厲東坡稱濂溪只是在他前不與同時同事因說當時諸公之爭看當時如此不當論相容與不相容只看是因甚麼不同各家所爭是爭箇甚麼東坡與荆公固是爭新法東坡與伊川是爭箇甚麼只看這處曲直自顯然可見何用別商量只看東坡所記云幾時得與他打破這敬字看這說話只要奮手捋臂放意肆志無所不爲便是只看這處是非曲直自易見論來若說爭只爭箇是非若是雖斬首穴胸亦有所不顧若不

朱子文語集編卷中

聖

是雖曰食萬錢日還九官亦只是不是看來別無道理只有箇是非若不理會得是非分明便不成人若見得是非方做得人這箇是處便是人立脚底地盤向前去雖然更有裏面子細處要知大原頭只在這裏且要理會這箇教明白始得這箇是處便即是道便是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萬事萬物之所以流行只是這箇做得是便合道理纔不是便不合道理所謂學問也只在這裏所以大學要先格物致知一件物事固當十分好若有七分好三分不好也要分明這箇道理直是要分明細入於毫髮更無些子夾雜又云東坡如此做人到少間便都排廢了許多端人正士却一齊引許多不律底人來如秦黃雖是向上也只是不律東坡雖然疎濶却無毒子由不做聲却險少游文字煞弱都不及衆人得與諸蘇並稱是如何子由初上

書煞有變法意只當是時非獨荆公要如此諸賢都有變更意

問二蘇之學得於佛老於這邊道理元無見處所以其說多未作曰看來只是不會子細讀書他見佛家之說直截簡易驚動人耳目所以都被引去聖賢之書非細心研究不足以見之某數日來因閒思聖人所以說箇格物字工夫盡在這裏今人都是無這工夫所以見識皆低然格物亦多般有只格得一兩分而休者有格得三四分而休者有格得四五分五六分者格到五六分者已爲難得今人元不曾格物所以見識極卑都被他引將去二蘇所以至張箇一與中者只是要恁含糊不分別所以橫說豎說善作惡作都不會道理也然當時人又未有能如他之說者所以都被他說動了故某嘗說今人容易爲異說引去者只是見識低只要鶻突包藏不敢說破纔說破便露腳手所

朱子文語集編卷中

朱

以都將一與中蓋了則無面目無方所人不得而非之

兩蘇既自無致道之才又不曾遇人指示故皆鶻突無是處人豈可以一己所見只管鑽去謂此是我自得不是聽得人底或問張安道爲人何如曰不好如攻范黨時他大節自虧了後來爲溫公攻擊章凡六七上神宗不聽遂除溫公過翰林學士而張居職如故嘗見東坡爲溫公神道碑叙溫公自翰林學士爲御史中丞自御史中丞再爲翰林學士心嘗疑之此一節必有所以後觀溫公集乃知溫公以攻安道之故再自御史過翰林而東坡兄弟懷其平日待遇之厚不問是非極力尊之故東坡刪去此一節不言其事遂令讀者有疑安道不好又劉公人忘其亦數章攻之而不見其首三章集中止有第四章大槩言臣攻方平之短已具於前數奏中記得是最言其不孝之罪可惜

不見蓋東坡尊方平而天下後世之人以東坡兄弟之故遂爲東坡諱而隱其事併毀其疏以滅蹤某嘗問劉公之孫某求之而其家亦已無本矣方平嘗托某人買妾其人爲出數百千買妾方平受之而不償其直其所爲皆此類也安道是箇秦不收魏不管底人他又爲正人所惡那邊又爲王介甫所惡蓋介甫是箇修飭廉隅孝謹之人而安道之徒平日苟簡放恣慣了纔見禮法之士必深惡如老蘇作辨姦以譏介甫東坡惡伊川皆此類耳論來介甫初間極好他本是正人凡天下之弊如此銳意欲更新之可惜後來立脚不正壞了若論他甚樣資質孝行這幾箇如何及得他們平日自恣慣了只見修飭廉隅不與已合者卽深詆之有何高見

因說老蘇曰不能言而蹉蹌者有之未有言蹉蹌而其中不蹉蹌

者

朱子文語集編卷上

問東坡與韓公如何曰平正不及韓公東坡說得高妙處只是說佛其他處又皆粗又問歐公如何曰淺久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

黃魯直書浯溪碑是他最好底議論而沙隨却說他不是蓋云肅宗收復兩京再造王室其功甚大不可短他這事不如此肅宗之收復京師其功固可稱至不待父命而卽位分明是篡功過當作兩項說不以相揜可也沙隨之論大槩要考細碎制度不要人說義理與致堂說皆相反如云韓趙魏爲諸侯不爲不是蓋爲周室微弱不可不立他待自家強盛方可去治他又云晉之所以爲三卿分者是其初不合併得地太大所以致得恁地

若如此則周室爲諸侯所陵亦謂之武王不合有此天下可乎漢匡衡當恭顯用事不敢有言至恭顯死後方論他遂爲王尊所劾沙隨以爲人主之意不可回宰相不可以諫他反遭禍害又唐劉蕡云天子不可漏言他却謂言於庭使宦官之勢愈張沙隨却云劉蕡以布衣應直言極諫科合如此說縱殺身猶可以得名豈有宰相與天子一體而不諫諍人主布衣却可出來說致堂說二疏是見元帝不足傳相故持知止之義以求退看來是如此若蕭望之則不容於不死是不若二疏之先見沙隨乃云不然且引鄭忽之事爲證又不著題皆不成議論

先生看東都事畧文蔚問曰此文字如何曰只是說得箇影子適間偶看陳無已傳他好處都不載問曰他好處是甚事曰他最好是不見章子厚不著趙挺之綿襖傳飲之聞其貧甚懷銀子

朱子文語集編卷上

本

見他欲以賄之坐間聽他議論遂不敢出銀子如此等事他都不載如黃魯直傳魯直亦自有好處亦不曾載得文蔚問魯直好在甚處曰他亦孝友

因論賈生治安策中深計者謂之妖言曰宣政間凡危亡亂字皆不得用安得無後來之禍又曰世間有一種却是妖言如葉夢得宇文虛中二人所爲極是亂道平日持論却甚正每進言必勸人主以正心修身爲先其言之辨裁雖前輩有說不及處正如鬼出來念大悲咒相似正所謂妖言也又曰此等人多是有才會說底若使有好人在上收拾將去豈不做好人只緣時節不好義理之心不足以勝其利欲之心遂由徑捷出無所不至若逢治世他擇利而行知爲君子之爲美亦必知所趨向治世之才亦那得箇箇是好人但是好人多自是相夾持在裏面不

敢爲非耳。又問邢和叔章子厚之才，使其遇治世，能爲好人否？曰：「好人多，須不至如此狼狽。然邢亦難識，雖以富韓馬呂邵程亦看他，不破曰：『康節亦識得他。』」亦只是就他皮膚上畧點他耳。又曰：「他家自有一本言行錄，記他平日做作好處，填於滄峽，見其家有子弟在彼作稅官，以一本見遺，看來當初亦有得他力處。蓋元豐末，邢恕嘗說蔡持正變熙豐法召馬呂故言行錄多記此等事，嘗見徐端立侍郎說邢和叔之於元祐，猶陳勝吳廣之於漢，以其首事而先起也。」

問中興諸相曰：「張魏公才極短，雖大義極分明而全不曉事，扶得東邊倒了西邊，知得這裏忘了那裏。趙忠簡却曉事，有才，好賢樂善，處置得好，而大義不甚分明。李丞相大義分明，極有才，做事有終始，本末昭然可曉，只是中間粗，不甚謹密，此是他病。」然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四

李

他綱領大規模宏潤，照管得始終本末，才極大，諸公皆不及，只可惜太粗耳。朱丞相秀水閑居錄自誇其功太過，以復辟之事皆由他做，不公道。又問呂頤浩曰：「這人粗，胡亂一時間得他用，不足道。」

岳飛恃才不自晦，郭子儀晚節保身甚關冗，然當緊要處又不然。單騎見虜云：「飛作副樞，便直是要去做張韓，知其謀便只依違，然便不做亦不免，其用心如此，直是忠勇也。」

高宗初，張魏公奏事論恢復，中外皆言上神武不可及，後來講和了，便休。壽皇初年要恢復，只要年歲做成，問壽皇時人才已不及高宗時。曰：「高宗也無人，當時有許多有名底人，而今看也只如此。問岳侯若做事，何如張韓？」曰：「張韓所不及，却是他識道理了。又問岳侯以上者，當時有誰？」曰：「次第無人。」

南軒從善之亟，先生常與閑坐立，所見什物之類，放得不是，所在并不齊整處，先生謾言之。雖夜後亦即時令人移正之。

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畧，南軒疎畧從高處去，伯恭疎畧從卑處去。伯恭說道理與作爲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政，介然爲兩塗，不可相通。」他在時不會見與某說他死後諸門人弟子此等議論，方漸漸說出來，乃云：「皆原於伯恭也。」

叔度與伯恭爲同年進士，年又長，自視其學非伯恭比，卽俯首執子弟禮而師事之，畧無難色，亦今世之所無耳。

朱子文語纂編卷十四終

李

朱子文語纂編十四卷

編修勵守  
謙家藏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其書取朱子文集語類約畧以  
類相從而不分門目前後亦無序跋蓋草創未完  
之本

# 程蒙齋性理字訓一卷

〔宋〕程端蒙撰 程若庸補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至民國間

刻西京清麓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性理字訓

一卷》提要

## 程蒙齋性理字訓

蒙齋先生名端蒙字正思宋番禺人朱子門人少知自好稍長傳求師友既見朱子即慨然發憤以求道修身為己任居家事親能開義理於幾微之際多所感悟而不失其歡心喪母葬祭推本古經以正流俗之謬在太學以聖賢之學開誘儕輩從者甚眾為人剛介不苟合聞人講學議政有所未安輒造門辨質或移書譬曉必極其

### 字訓

是非可否之分而後已會大臣惡道學因課試發策以至程蘇氏之學為問對者無敢正言其失先生獨奮筆抗論無所依違而所以分別邪正之間輕重淺深又皆中理竟以是無所合而歸

天理流行賦予萬物是之謂命人所稟受莫非至善是之謂性主於吾身統乎性情是之謂心感物而動斯性之欲是之謂情

為性之質剛柔強弱善惡分焉是之謂本

心之所之趨向期必皆由是焉是之謂志

為木之神在人則愛之理其發則惻隱之情

是之謂仁

為金之神在人則宜之理其發則羞惡之情

是之謂義

為火之神在人則恭之理其發則辭遜之情

是之謂禮

為水之神在人則別之理其發則是非之情

字訓

是之謂智

人倫事物當然之理是之謂道

行此之道有得於心是之謂德

真實無妄是之謂誠

循物無違是之謂信

發已自盡是之謂忠

推已及物是之謂恕

無所偏倚是之謂中

發必中節是之謂和

主一無適是之謂敬

始終不二之謂一

善事父母是之謂孝

善事兄長是之謂弟

天命流行自然之理人所稟受五性具焉是

曰天理

性感物不能無欲耳目口鼻斯欲之動是

曰人欲

無為而為天理所宜是之謂誼

字訓

有為而為人欲之私是之謂利

純粹無妄天理之名是之謂善

兇暴無道不善之名是之謂惡

物我兼照擴然無私是之謂公

蔽於有我不能大公是之謂私

凡此字訓蒐輯舊聞嗟爾小子敬之戒之克

循其名深惟其義以達於長以會於學審

問明辨謹思篤行孜孜勉焉聖賢可致

朱子曰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却是

一部大綱雅

字訓

四

程庸齋增廣性理字訓

庸齋先生名若庸字逢原。元休甯人。從饒雙峰及沈毅齋貴瑤得朱子之學。淳祐間聘湖州安定書院山長。馮去疾創臨汝書院於撫州。復聘為山長。咸淳間登進士。授武夷書院山長。累主師席。其從遊者最盛。稱徽菴先生。所著有講義太極洪範圖說及字訓造化第一。

字訓

至理渾然。沖漠無朕。造化樞紐。品彙根柢。是曰太極。

一氣塊然。充塞太虛。動靜周流。造化發育。是曰元氣。

氣動而健。能始萬物。其數也奇。是之謂陽。氣靜而順。能成萬物。其數也偶。是之謂陰。得氣之陽。輕清成象。運乎地外。大無不覆。主於生物。是之謂天。得氣之陰。重濁成形。函於天中。廣無不載。主



於成物是之謂地

為陽之性為天之德健而無息是之謂乾  
為陰之性為地之德順而有常是之謂坤

氣運於天循環無端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土

為沖氣寄王四時是曰五行

質生於地自微而著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土

兼載之而能稼穡是曰五材

萬物之生於時為春氣為少陽天道之始是  
之謂元

字訓

二

萬物之長於時為夏氣為老陽天道之通是  
之謂亨

萬物之遂於時為秋氣為少陰天道之宜是  
之謂利

萬物之成於時為冬氣為老陰天道正固是  
之謂貞

形而上者無聲無臭是之謂道  
形而下者有方有體是之謂器  
自然之理是之謂天

主宰萬物是之謂帝

以二氣言陽靈為魂陰靈為魄以一氣言氣

至而伸氣往而屈皆曰鬼神

一氣流行變通不窮兩儀對峙交錯代換是

皆謂易

寢長有形為化之漸消融無迹為變之成是

謂變化

陽動陰靜合一不測二氣消長推行有漸是

謂神化

字訓

三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無聲無臭是曰道體

陰陽之運消息始終生生不窮是曰造化

造化本原廣大精微進學之始未易驟窺夫

苟茫然不知梗槩求端用力何所底止列

諸篇端究其名義終身嚮望是為極致

情性第二

元亨利貞自然之理是曰天道

人倫日用當然之則是曰人道

天理流行賦予萬物是之謂命

人所稟受賢愚厚薄是之謂分  
古今人物本本原初無或異是曰理一  
親疎貴賤賢愚厚薄萬有不齊是曰分殊  
稟於天者有清有濁有美有惡是之謂氣  
受於人者或明或昏或粹或雜是之謂質  
天地之心鬼神之會靈於萬物能推所為是  
之謂人  
動植之類形氣之偏拘於所稟而不能推是  
之謂物

字訓

四

所稟厚薄所遇盛衰是曰天命  
所主邪正所行是非是曰人事  
稟乎天理莫匪至善是之謂性  
主於吾身統乎性情是之謂心  
感物而動分乎善惡是之謂情  
心身五常不慮而知是曰良知  
身備萬善不學而能是曰良能  
口鼻嘘吸思慮謀畫氣之神也是之謂魂  
耳目聰明記憶辨別精之靈也是之謂魄

心體虛明能知能覺是之謂靈  
性之所能無有不善質之所能有善有惡是  
皆謂才  
心之所之趨向期必能持於久是之謂志  
心之所發思惟念慮欲有所為是之謂意  
稟命之元具愛之理為心之德其端惻隱是  
之謂仁  
稟命之亨具恭之理為心之敬其端辭讓是  
之謂禮

字訓

五

稟命之利具宜之理為心之制其端羞惡是  
之謂義  
稟命之貞具別之理為心之覺其端是非是  
之謂智  
人倫事物當然之理公平廣大人所共由是  
之謂道  
道之界辨精密有條各止其所確然不易是  
之謂理  
道得於心蘊而不失是之謂德

道著於事。積而有成。是之謂業。

真實無妄。始終不息。表裏不離。天之道也。是之謂誠。

循物無違。四端百行。必以其實。人之道也。是之謂信。

靜而未發。無所偏倚。為性之德。是之謂中。發而中節。無所乖戾。為情之正。是之謂和。性之所存。中而不偏。天下之理。皆由此出。是曰大本。

字訓

六

情之所發。和而不乖。古今人物所共由之。是

曰達道。

萬善之本。全體具焉。是曰大德。全體之分。片善存焉。是曰小德。

方其靜也。統宗會元。萬有畢該。是之謂體。

及其動也。汎應酬酢。隨事發見。是之謂用。

理義所根。體統所繫。事所由出。是之謂本。

聲色所形。簡冊所載。雜而有倫。是之謂文。

天則之常。叙而有法。是之謂彛。

德行之常。久而不易。是之謂庸。

心涵萬理。虛靈洞徹。是曰明德。

事物準則。極其純粹。是曰至善。

充養剛大。配乎道義。是曰浩氣。

人之一心。神明不測。具此衆理。而應萬物。寂

然不動。此理固存。感而遂通。非由外鑠。仁

包四者。該乎萬善。求仁得仁。斯一以貫。

學力第三。

修道明倫。以覺乎人。是之謂教。

字訓

七

未知未能。以效乎人。是之謂學。

已知已知。必熟諸己。是之謂習。

灑掃應對。詩書六藝。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是

曰小學。

窮理正心。修己治人。知必周知。成不獨成。是

曰大學。

事事物物。研窮其理。表裏精粗。欲無不察。是

曰格物。

心所覺悟。推詣其極。全體大用。欲無不明。是

曰致知

身所踐履百倍其功變移氣質弗篤弗措是

曰力行

通乎動靜王一無適是之謂敬

貫乎始終不息不雜是之謂一

發己自盡是之謂忠

推己及物是之謂恕

善事父母是之謂孝

善事兄長是之謂弟

字訓

仁義中正常本乎寂是曰主靜

幽隱細微必謹其幾是曰慎獨

蒙昧之時育其純一是曰養正

器識之偏推致其極是曰致曲

學問無窮必究其理是曰博文

檢束有要必循其則是曰約禮

恭敬奉持全其天理曰尊德性

警覺操存反其昏妄曰求放心

物格知至聲入心通洞徹無疑是曰知言

主敬集義勿忘勿助剛大無懼是曰養氣

勇之所存堅實彊勁不屈於物是之謂剛

剛之所發奮決果敢見義必為是之謂勇

操而不吝是之謂存

順而不害是之謂養

義理之心因困而作是曰動心

氣質之性習險而矯是曰忍性

獲勝其私物欲淨盡是曰克己

善反其初天理流行是曰復禮

字訓

為學之要存乎立志持志之道存乎敬義主

敬立本精義致知交養互發內外無違沈

潛翫索踐履不已日新又新聖賢可政

善惡第四

天命流行於穆不已其賦於人為性之善是

曰天理

喜怒哀樂聲色臭味感物而動易流於私是

曰人欲

知覺之發原於性命是曰道心

知覺之發生於形氣是曰人心  
無為而為天理之宜是之謂義  
有為而為人欲之私是之謂利  
物我兼照坦然一致是之謂公  
物我角立紛然萬殊是之謂私  
反乎天理日進高明是曰上達  
徇乎人欲日究汙下是曰下達  
純粹無妄天理之名是之謂善  
凶暴無道有心悖理是之謂惡

字訓

謬誤非終無心失理是之謂過

正固嚴毅是曰剛善

猛隘彊梁是曰剛惡

慈順卑遜是曰柔善

懦弱邪佞是曰柔惡

以道為非拒而不信墮於剛惡是曰自暴

以道為高憚而不為墮於柔惡是曰自棄

矜誇氣盈吝之枝葉是之謂驕

鄙嗇氣歉驕之本根是之謂吝

十

罪自外至是之謂尤

理自內出是之謂悔

智者過之行有不揜是之謂狂

賢者過之見有未明是之謂狃

德性之剛持守不變志氣之勇力行不息是

之謂強

氣稟不剛陰柔怯懦志操不立委靡頹墮是

之謂弱

百家眾技不能相通是曰小道

字訓

邪說誠行戾乎正道是曰異端

理之和順氣之嘉祥是之謂吉

理之悖違氣之乖沴是之謂凶

事雖未著理則已明是之謂幾

陰反而陽惡反而善是之謂復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不改斯惡之大遷

善風速改過雷決百倍其功氣習變化

成德第五

心之虛靈洞明此理全體大用舉無或蔽是

十一

曰知至。理之精微洞燭於心。一事一物皆明其則是。曰知止。

窮理之精智識超邁是曰知崇。

循理之篤踐履切至是曰禮卑。

至誠無息至明無蔽巨細精粗毫髮不遺是。

曰盡性。

體無不統用無不周充極其量毫髮無疑是。曰盡心。

字訓

十三

念慮所發真實無妄是曰意識。心體所存中正不偏是曰心正。當然之則必至不遷是之謂止。若動若靜各止其所是之謂定。寬廣有容足以任重是之謂弘。堅忍特立足以致遠是之謂毅。推廣善端滿其所受是之謂充。理無不通行無不得是之謂達。稟氣清明不思而得是曰生知。

賦質純粹不勉而中是曰安行。性焉安焉出類拔萃是之謂聖。復焉執焉可久可大是之謂賢。至誠盡性充其形色是曰踐形。與道為一無間乎天是曰至命。道明德立無所疑懼曰不動心。從心所欲自然方正曰不踰矩。大中至正百聖相傳是曰道統。心理渾然汎應曲當是曰一貫。

字訓

十三

至誠無息與天為一是曰天德。天爵尊榮無假於外是曰良貴。生知安行聖不世出思得勉中聖可馴致捨是而求標的不立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治道第六。

法制禁令勸勵防閑以政乎人是曰善政。仁義禮樂漸摩涵養以淑乎人是曰善教。制度品節正其綱紀防其慢易以立其敬是之謂禮。

聲律歌舞。養其性情。宣其湮鬱。以全其和。是之謂樂。

體道之常。彌綸天地。天下後世。所不能易。是之謂經。

達道之變。因時制宜。以濟乎經之所不及。是之謂權。

經常之法。載諸方策。萬世無弊。是之謂典。當然之理。寓諸事物。中正有準。是之謂則。道義之正。制度之嚴。人所當守。是之謂法。

字訓

十四

反躬自省。進德修業。不責乎人。是曰正己。推吾造化。革其舊染。以復於善。是曰新民。動靜云為。權之以義。各當其可。無過不及。是

曰時中。

上下四旁。度之以己。各得其平。無有廣狹。是曰絜矩。

身之所經。翕然丕變。是曰過化。心之所主。不疾而速。是曰存神。位為至尊。德為至盛。居中作則。是曰皇極。

承天之統。行天之道。繼志述事。是曰天子。

庶績咸熙。四方風動。長治久安。是曰大順。

庶而未富。治而未教。苟安僅足。是曰小康。

仁義德禮。漸摩斯世。人所歸往。是之謂王。

功利智力。把持斯世。人所畏服。是之謂霸。

五帝三王。繼天立極。道傳大統。時臻盛治。道

學不傳。治本不立。沆可小康。民不見德。猗

歟。休哉。斯文在天。五星集奎。一生聖賢。惟

周與程。統接孟子。繼以朱子。疏源濬委。斯

字訓

十五

道大明。如日方中。匪盲匪瞶。寧不率從。蠡測管窺。眇焉後學。輯所見聞。質諸先覺。

字訓終



古朱楓林升性理字訓書後楓林嘗輯小  
四書字訓其一也書後一篇最得讀書之  
法並附刻之蒙齋書世多不見然為朱子  
所稱亦此書之嚆矢也列之卷首且略著  
二先生行實俾讀者可以知人論世云麟  
書

性理字訓一卷

湖南巡撫  
探進本

舊本題宋程端蒙撰程若庸補輯端蒙字正思德  
與人淳熙七年鄉貢補太學生若庸字達原休寧  
人咸淳四年進士嘗充武夷書院山長端蒙所作  
凡三十條若庸廣之為造化性情學力善惡成德  
治道六門凡百八十三條門目糾紛極為冗雜明  
初朱升又增善字一條據袁甫之說以補之共為  
一百八十四條皆以四字為句規仿李瀚蒙求而  
不諧聲韻不但多棘唇吻且亦自古無此體裁端  
蒙游朱子之門未必陋至於此疑或村塾學究所  
託名也

# 心經附註四卷

〔宋〕真德秀撰 〔明〕程敏政註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心經附注  
四卷》提要

心經總目

卷一

書大禹謨人心道心章

詩魯頌上帝臨女章

大雅視爾友君子章

易乾九二閑邪存誠章

坤六二敬以直內章

損大象懲忿窒慾章

益大象遷善改過章

復初九不遠復章

總目

論語子絕四章

顏淵問仁章

仲弓問仁章

中庸天命之謂性章

詩潛雖伏矣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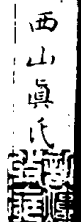
卷二

大學誠意章

正心章

樂記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章

君子反情和志章



君子樂得其道章

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矢人函人章

赤子之心章

卷三

孟子牛山之木章

仁人心章

無名之指章

人之於身也兼所愛章

鈞是人也章

總目

飢者甘食章

魚我所欲章

卷四

孟子鷄鳴而起章

養心章

周子養心說

通書聖可學章

程子視聽言動四箴

范氏心箴

朱子敬齋箴

求放心齋銘

尊德性齋銘

贊曰

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人心伊何生於形氣有好有樂有忿有懷惟欲易流是之謂危湏臾或放衆慝從之道心伊何根於性命曰義曰仁曰中曰正惟理無形是之謂微毫芒或失其存幾希二者之間曾弗容隙察之必精如辨白黑知及仁守相為始終惟精故一惟一故中聖賢迭興體統法如提提綱挈維昭示來世戒懼謹獨閑邪存誠曰忿曰

總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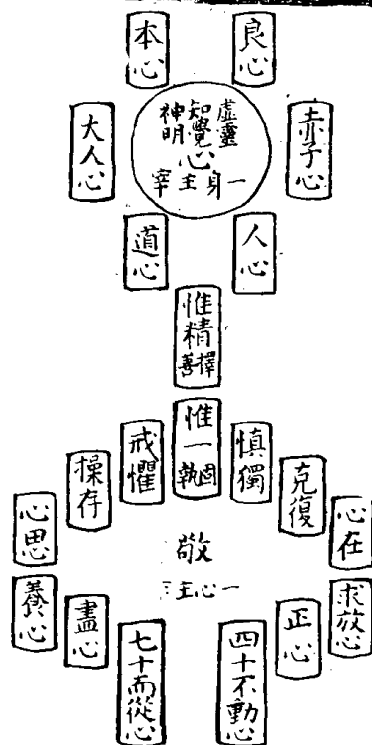
慾必窒必慾上帝寔臨其敢或貳屋漏難隱寧使有愧四非皆克如敵斯攻四端既發皆廣而充意必之萌雲卷席撤子諒之生春嘘物茁雞犬之放欲其知求牛羊之牧濯濯是憂一指肩背孰貴孰賤簞食萬鍾辭受必辨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之同維此道心萬善之主天之予我此其大者歛之方寸太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弗窮若寶靈龜若奉拱璧念茲在茲其可弗力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孰此為先我來作州茅塞是懼爰輯格言以滌肺腑明憲斐几清畫鑪薰開卷肅然事我天君

右心經西山先生擬聖賢格言自為之贊者也  
 先生之心學繇考亭而邇濂洛泗之源存養之  
 功至矣故其行已也上帝臨女可以對越而無  
 愧其臨民也若保赤子痒痾疾痛真切於吾身  
 其三朝也憂國如飢渴所言皆至誠惻怛之所  
 形而非以術直也其將勸講若齊戒以交神明  
 而異其感悟也迨退而築室粵山之下雖宴息  
 之地常如君父之臨其前其著書皆本於中庸  
 大學雖遊戲墨一出于正也然猶夜氣有箴勿  
 齋有箴敬義齋有銘晚再守泉復輯成是書晨

總目

興必焚香危坐誦十數過蓋無一日不學亦無  
 一事非學其內外交相養如此若愚老將至矣  
 學不加進然尚竊有志焉手抄此經畫誦而言  
 夜思之庶幾其萬一復鋟板于郡學與同志勉  
 云端乎改元十月既望後學顏若愚敬書

心學圖



總目

程氏復心曰赤子心是人欲未汨之良心人心即  
 覺於欲者大人心是義理具足之本心道心即覺  
 於義理者此非有兩樣心實以生于形氣則不能  
 無人心原於性命則所以為道心自精一擇執以  
 下無非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之工夫也慎獨以  
 下是遏人欲處工夫必至於不動心則富貴不能  
 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以見其道明德立  
 矣戒懼以下足存天理處工夫必至於從心則心  
 即體欲即欲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  
 可以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矣要之用工之要俱

不離乎一敬蓋心者一身之主宰而敬又一心之主宰也學者熟究于主一無適之說整齊嚴肅之說與夫其心收斂常惺惺之說則其為工夫也盡而優入于聖域亦不難矣

按程氏此圖盡心學之妙而所論亦足以發心學之要故揭之編首使學者知所向往而為求端用功之地云

總目

六

心經附註卷



西山真氏

帝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爾然不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卷一

**附註**朱子曰堯舜以來未有議論時先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易此經中此意極多所謂擇善而固執之擇善即惟精也固執即惟一也又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皆惟精篤行是惟一也中庸明善惟精也誠身惟一也大學致知格物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學者只是學此理孟子以後失其傳

亦只是失此

問人心道心伊川說天理人欲便是曰固是但此不是有兩物只是一人之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底是人欲正當於其分界處理會五峰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說得最好

潛室陳氏曰五峯此語儘當玩味如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即為天理無理無節即為人欲

又曰道心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故必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然此又非有兩心也陸子靜

卷一

云舜若以人心為全不好則須說使人去之今止說危者不可據以為安耳精者欲其精察而不為所雜也此言亦自是

問道心惟微曰義理精微難見且如利害最易見是粗底然鳥獸已有不知之者又曰人心道心只是爭此子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問危是危動難安否曰不止是危動難安大凡徇人欲自是危險其心忽然在彼又忽然在四方萬里之外莊子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凡苟免者皆幸也動不動便是墮坑落壑危孰甚焉

問聖人亦有人心不知亦危否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固念作狂

勉齋黃氏曰以堯舜之聖處帝王之尊而所以自治其心者如此世之學者不知此心之為重任情縱欲驕逸放肆念慮之頃或升而天飛或降而淵淪或熱而焦火或寒而凝冰如狂惑喪心之人雖宮室之安衣食之適飲食之宜亦茫然莫之覺也豈不深可憫哉聖賢垂訓炳然明白學者亦盡深思而熟玩之哉

卷一

西山真氏曰人心惟危以下十六字乃堯舜禹傳授心法萬世聖學之淵源先儒訓釋雖衆獨朱子之說最為精確夫聲色臭味之欲皆發於氣所謂人心也仁義禮智之理皆根於性所謂道心也人心之發如鈺鋒如悍馬有未易制馭者故曰危道心之發如火始然如泉始達有未易充廣者故曰微惟平居莊敬自持察一念之所從起知其為聲色臭味而發則用力克治不使之滋長知其為仁義禮智而發則一意持守不使之變遷夫如是則理義常存而物欲退聽以之酬酢萬變無往而非

中矣

魯齋王氏曰朱子謂人心道心不同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既曰私即人欲矣又曰人心不可謂之人欲何也蓋原字自外推入知其本有故曰微生字感物而動知其無故曰危正字私字皆見于外者故人心不可謂之人欲人心若便是人欲聖人必不曰危者謂易流於人欲也因手畫成圖

人心道心圖

正

私

危

形氣性命微

卷一

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毛氏曰言無敢懷貳心也

朱子曰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

愚謂詩意雖主伐紂而言然學者平居諷誦其辭凜然如上帝之實臨其上則所以為閑邪存誠之助顧不大哉又見義而無必為之勇或以利害得喪二其心者亦宜味此言以自決也

附註程子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龜山楊氏曰道無顯微之間慎其獨所以對越在天也詩曰勿貳勿虞上帝臨女

詩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鄭氏曰神見人之謂也汝無謂是幽昧不明無見我者神見汝矣

朱子曰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其戒惧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于有過乎蓋常人之情其修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底幾不愧于屋漏無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況可厭射而不敬乎此言不但修之於外又當戒謹恐懼乎其

卷一

五

所不睹不聞也

附註朱子曰衛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苟年九十五歲猶命群臣使進規諫至如抑詩是他自警之詩後人不知遂以為戒厲王畢竟周之卿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

西山真氏曰此武公自警之詩也人之常情祇敬於群居者易兢畏於獨處者難于思作中庸推明其說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嗚呼武公其聖賢



之徒與

疊山謝氏曰莊子云為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非之為不善於幽暗之中者鬼神得而責之君子無人非無鬼責亦此意也

易乾之九二子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程子曰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也

又曰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將一箇誠來存着又曰如何是閑邪非禮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

附註程子曰閑邪更着甚工夫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是主一主一則既不之東又

卷一

六

不之西如此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只是内存此則天理自然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又曰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墻不修不能防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垣墻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

又曰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譬如門不出便入

朱子曰常言既謹常行既信但用閑邪怕他入來

此正是無射亦保之意無射亦保雖無厭數亦當保也保者持守之意

臨川吳氏曰程子謂思無邪者誠也此邪字指私欲惡念而言有理無欲有善無惡是為無邪無邪斯不妄不妄之謂誠以大學之日則誠意之事也易文言傳曰閑邪存其誠此邪字非私欲惡念之謂誠者聖人無妄真寔之心也物接乎外閑之而不干乎內心不二不雜而誠自存以大學之日則正心之事也凡人昧然於理欲善惡之分者從欲作惡如病狂之人蹈水入火安然不以為非

卷一

七

蚩蠢、冥頑不靈殆與禽獸無異其次頗知此之為理為善彼之為欲為惡而志不勝氣閑居獨處之際邪思興焉一有邪思即遏制之乃不自欺之誠也夫既無邪思則所思皆理皆善矣然一念才起而一念復萌一念未息而諸念相續是二也是雜也匪欲匪惡亦謂之邪此易傳所謂閑邪之邪非論語無邪之邪也蓋必先能屏絕私欲惡念之邪而後可與治療二而且雜之邪誠意而正心其等豈可躐哉

易坤之六二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

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伊川先生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

又曰主一之謂敬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又曰心敬則內自直

龜山楊氏曰盡其誠心而無偽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見為有方矣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

卷一

八

附註程子曰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于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一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心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孟子本為養氣設程門乃

轉作養心法如何潛室陳氏曰孟子一書持敬

工夫少如此二句最細密然亦只施於養氣所謂事者指義直而言大概工夫較麗些所謂孟子有英氣謂此程門愛此二句借轉作養心法養心以養氣故其所事者持敬工夫其說為細然其下工夫處亦不過如孟子之節度耳

又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問夾持之意朱子曰最下得此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然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

卷一

九

又曰表裏夾持更無東西走作去處上面只有箇天德

又曰敬義內外交相養夾定在這裏莫教一箇有些走失如此則下不染於物欲只得上達天德也

問冊書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朱子曰敬便豎立怠便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是欲這敬義是體用與坤卦說同

西山真氏曰武王之始踐阼也訪冊書於太公

可謂急於聞道者矣而太公所告不出敬與義之一言蓋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為之主欲則物為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上古聖人已致謹於此矣武王聞之惕若戒懼而銘之器物以自謹警焉蓋恐斯須不存而怠與欲得乘其隙也其後孔子贊易於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先儒釋之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蓋敬則此心無私邪之累內之所以直也義則事事物物各當其分外之所以方也自黃帝而武王自武王而孔子其是一

卷一

道也

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說只恁地說須自去下工夫方見得是如此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意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處決定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夫聖門學者問一句聖人答他一句便領略將去是要行如今說得儘多只是不曾將身已做若實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朱子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

敬齋右曰義齋記之曰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為一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為始然後得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然後得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為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慕哉程子曰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

卷一

士

又曰敬以直內有主于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為此語雖近似常人然持之久必別又曰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操而已操之一道敬以直內也尹和靜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

按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誠學者希聖之樞

要然敬以直內其本也若以上四條皆程子平日單言之以教學者而其發明敬字之義尤詳今擬如左

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或曰敬何以用功程子曰莫如主一蘇季明曰病常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曰不可比不誠之本也湏是習一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

問主一無適朱子曰只是莫走作如今人一事未了又要做一事心下千頭萬緒

卷一

十一

又曰學問只要專一如修養家想無成有釋氏想有成無只是專一然他底難自家道理本來是有只要人去理會甚順且易又如莊子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亦是如此教人但他只是箇空寂儒者之學則有許多道理若看透徹可以貫事物可以洞古今

又曰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馬書數亦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不奈何湏着從今做去若不做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

恰似立屋無基址且無安頓屋柱處得此心有箇存主然後為學便有歸着若此心雖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從那處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湏令於敬上做工夫正為此也

程子曰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無非僻之干矣又曰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湏從此入

朱子曰伊川整齊嚴肅一段是切至工夫說共人

又曰比因朋友講論深究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一減裂其言敬者又只

卷一

十三

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々全不加功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如此存得邪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又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能及耳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々法

朱子曰惺々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今

人說敬以整齊嚴肅言之固是然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為敬

又曰古人替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悔之意無時不然彼他恁地恬後自往不得大抵學問湏是警省又因言瑞巖僧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否自答曰惺今時學者却不能如此又引釋氏說心云不得跳舉不得昏沈是他見得此心只有兩項跳舉是走作時昏沈是放倒時惟敬則都無此病或問謝氏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而其為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為

和靜尹氏曰敬者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之謂

和靜自言初見伊川先生時教某看敬字某請

益先生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

初寬問如何是主一先生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觀程子

謝氏尹氏數說足以知其用力之方矣或問三先生言敬之異曰譬如此室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至此則三方入處皆在其中矣

西山真氏曰持敬之道當合三先生之言而用然後內外交相養之功始備

勉齋黃氏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程子曰語也然師說又以敬字惟畏為近之蓋敬者此心肅然有所畏之名畏則心主于一如入宗廟見君父之時自無雜念閑居放肆之際則念慮紛擾而不主於一矣二說蓋相表裏學者體之則可見矣

見矣

覺軒蔡氏曰敬字之義甚大先師朱子裒集程門論敬要語詳且密矣黃氏又述先師敬字之義惟畏為近之尤精切蓋人之一心虛靈知覺常肅然而不亂炯然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惟天虛靈知覺既不能不囿于氣又不能不動於欲則此心之體用亦將隨之而昏且亂矣此所以不可不敬也苟能惕然悚然常若鬼神父師之臨其上深淵薄冰之處其下則虛靈知覺者自不容於昏且亂

矣此敬字之義所以惟畏為近之其說不可易矣當即其本原而深思之敬該動靜主一亦該動靜無事時此心湛然常存此靜而主一也有事時心應此事更不推以他事此動而主一也靜而主一即中者天下之大本動而主一即和者天下之達道若玩周子一者無欲之一程子涵養吾一之一朱子一者其心湛然只在這裏之一則知靜之主一其太極之境界與學者誠誠能盡取而融會精思其實體則庶乎得之矣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程子曰有

卷一

七

諸中者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直則外必方

按敬義之說先儒多對舉而互言之考程子此言及胡氏朱子之說又有賓主輕重之辨學者詳之

五峯胡氏曰居敬所以精義也

朱子曰近世為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蒙而五峯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

朱子曰敬以直內最是緊切工夫又曰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非是別有箇義敬譬如鏡義便是能照底

又曰才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便有義如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或問敬莫只是涵養義便分別是非曰不須恁說不敬時便是不義損之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伊川先生曰修己之道所當損者惟忿與慾故懲戒其忿慾窒塞其意欲也

龜山楊氏曰九思終於忿思難見得思義以此附註明道先生謂張子曰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卷一

七

朱子曰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方及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伊川先生曰語云根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為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滅天理而不反故曰欲色耳欲聲以至鼻之於香口之於味四支之於安佚皆然此皆有以使之也然

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者莫貴於思惟思而能窒慾曾子三省窒慾之道也

伊川先生謂張思叔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思叔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邪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耻

五峯胡氏曰氣感於物發如奔霆狂不可制惟明者能自反勇者能自斷

朱子曰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慾人怒時自是恁突兀起來故孫權云令人氣湧如山慾

卷一

六

如汙澤然其中穢濁解汙染人故窒慾如填壑慾如推山

又曰向見呂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打破家事後日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開看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為變化氣質法

益之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新安王氏曰遷善改過益莫大焉

程子曰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無過矣益于人者莫大於是

〔附註〕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

本注云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又曰子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方知果未也

建安葉氏曰周子用功之深故知不可易言程子治心之密故能隨寓加察在學者警省克治之力尤不可以不勉也

伊川先生曰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

卷一

九

心胸為悔

朱子曰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胸中為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上蔡謝氏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先生曰做得甚工夫謝曰只去得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建處先生點頭語在坐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



也

朱子曰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猛

問遷善便是改過否曰不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滲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用力自是不同遷善者但見人做得一事強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

勉齋黃氏曰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何哉正心修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

卷一

子

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所由分而聖人之所以為深戒也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一之未嘗復行也

伊川先生曰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

又曰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修其身之道也學問之道無他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橫渠先生曰知不善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附註〕程子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

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皆同只這便有分別若無則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緊約束

邵子曰言之於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

朱子曰屏山先生病時熹以童子侍病疾一日請

卷一

子

問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符也汝尚勉之

又曰今人只知顏子知之未嘗復行為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今人亦有說道知得這道理及事到面前又却只隨私欲做去前所知者都自忘了只為是不曾知有不善未嘗不知一之未嘗復行直是顏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

南軒張氏曰夫習之有繼絕者心過有以害之也

心過尤難防一萌于中雖非視聽所及而吾時習之功已間斷矣察之緩則滋長矣惟人安於故常以為微而忽焉此豈可使之熟也哉今日一念之差而不痛以求改則明日茲念重生矣積而熟時習之功銷矣不兩立也是以君子懼焉萌于中必覺一則痛懲而絕之如分桐葉然不可復續如此則過境自疎時習之功專以至於德以凝道顏子之不貳一絕不復生也故名吾室曰不貳

西山真氏曰南軒之用力於過絕心過

卷一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母史記作無

朱子曰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

〔附註〕程子曰敬即是禮無已可克始則須絕四

西山真氏曰絕四者克已之事能敬則禮復矣

故曰無已可克

有人說無心程子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朱子曰所謂毋意者是不任己意只看道理如

何道理當如此便順理做去自家無些子私心

所以謂之毋意若純有些安頓排布置底心便

是任私意縱使發而偶然當理也只是私意

問絕四朱子曰須知四者之相因凡人作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欲其成而後已事既成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存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少間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我生意又生必又生固又歸宿於我正如元亨利貞元了亨了又利了又貞循環不已但有善不善之分爾

勿軒熊氏曰此誠意章事與顏子四勿章最宜潛玩意是私意方起我是私意已成聖人混化更無查滓顏子則尚有些未盡所以未達一問

卷一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

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楊子曰勝己之私謂之克

伊川先生曰非禮處便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須

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

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附註〕伊川先生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

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性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為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卷一

五

西山真氏曰此章之要在覺者約其情使合於

中一語蓋情本善發不中節乃流於不善故必檢制其情使合於中所謂中者即中庸所謂中節也約之為言正中庸慎獨之功也心無不正性無不善所以害其正喪其善者為情所累也故必先約其情然後能正心而養性下文又言必先明諸心知所往者蓋致知而後誠意明善而後誠身其序固如此也

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朱子曰體物猶言為物之體也蓋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是仁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湏是仁做始得凡言體便是做他那骨子問此段莫是言人之所以為人者皆天之所為故雖起居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曰公說天體物不遺既說得是則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亦不過如此今所以理會不透祇是以天與仁為有二也今湏將聖賢言仁處就自家身上思量久之自見

卷一

五

又曰橫渠此語是將赤心片說與人苟揚何

曾有此

按張子此言正是發明克己復禮為仁之義又曰學者且湏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是養之術

又曰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為學禮則便除去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將上去苟能除去世習則自然脫灑也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朱子曰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

又曰顏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

又曰孔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語雖切看見不似告樊遲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更詳細蓋為樊遲未會見得箇己是甚禮是甚只分曉說教恁地做去

又曰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己已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

問尋常遇事時也知此為天理彼為人欲及到做

卷一

共

時乃為人欲引去事已却悔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打疊方得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箇物引着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之時便與克己下不得苟且放過

又曰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則禁止之便克去纔克去便能復禮

西山真氏曰箕子陳洪範五事曰貌言視聽思

顏淵問仁夫子告之以克己復禮為仁至問其

目則又告之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思不與焉何哉勿之為言禁止之謂也耳目口鼻因物而動非心為之主宰其孰能止之然則勿云者正指心而言也特學者弗之察耳

或問顏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其於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心體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實天理之節文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理而害夫仁人而不仁則自

卷一

共

其一身莫適為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亂蓋無所不至矣然己者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並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髮出乎此則入乎彼出乎彼則入於此矣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覆如臂屈伸誠欲為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夫豈他人之所得與哉顏子之質幾於聖人故其問仁夫子告之獨為要切而詳盡耳且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者也内外交進為仁之功不遺餘力矣顏子於是

請事斯語而力行之所以三月不違而卒進乎聖人之域也然熟味聖言以求顏子之所用力其機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特毫髮之間耳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西山真氏曰堯舜以及周孔其相傳之大概至孔子授顏子則本未盡見聖人之蘊無復遺餘蓋希顏所以希孔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從可知矣夫精一執中堯舜禹相傳之要指也克復為仁孔顏相傳之要指也以言語求之蓋

卷一

六

甚不同矣然孔子之所謂已即舜之所謂人心孔子之所謂禮即舜之所謂道心克而復即精一之功而仁之與中又名異而實同者也蓋合乎義理之正而無過不及者中也純乎義理之正而不雜之以私欲者仁也未有中而不仁亦未有仁而不中者即此推之凡聖賢相傳之心法皆可一以貫之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伊川先生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敬也敬則不私一不敬則私欲萬端害於仁矣

朱子曰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

〔附註〕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慎獨便是守之法

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

卷一

苑

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

東嘉史氏曰出門使民雖人所同知之地敬之至與不至則已之所獨知者也程子以為出門使民便有見賓承祀之敬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然此不能謹之於已所獨知之地則人所同知者特象恭色莊耳此謹獨所以為動時主敬者然也至于儼若思又未出門使民之前內主於敬初無怠惰放肆之習雖未與物接常整齊嚴肅若有所思耳非靜時主敬之謂乎要之二者正與中庸戒謹慎獨二節

相類

問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朱子曰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蓋忠是盡己盡己而後為恕今人不理會忠而徒為恕其弊只是姑息張子韶中庸解云聖人因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即是論之因我不會做皆使天下之人不做如此則相為懈怠而已此言最害理

問克己復禮主敬行恕何以分乾道坤道曰公看顏子多少大力量一克己復禮便了仲弓只是循循做將去底如何有顏子之勇譬如賊來顏子是

辛

進步與之廝殺教仲弓是堅壁清野截斷路頭不教賊來又克己復禮是一般藥打疊了這病主敬行恕是漸服藥消磨了這病

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見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朱子曰子思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

實體備于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

又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又曰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

卷一

四

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附註〕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何也程子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為顯見所不見聞者為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有殺聲殺在心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曰如楊震四知然否曰亦是然而若說人其我國分得若說天地只是一箇知也

聞程子彈琴殺心事是就見知處言游楊氏所說是就已知處言先生合而論之是否曰兩事

只一理幾繞動則已必知之已既知則人必知  
故程子論楊震四知曰天知地知只是一箇知  
道知鄉氏曰慎獨最為入道之要所謂獨者非獨  
閒居靜處而已萌於心之謂獨能於此著力無由  
有過舉故中庸以此言為篇首

西山真氏曰鄭氏之言慎獨最有深味

蘓炳問於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否程子曰不可  
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  
思即是已發才發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問呂氏  
言當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  
著無莫如之何而可曰言於喜怒哀樂未發  
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  
可

朱子曰程子才思即是已發一句能發明子思  
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  
即是已發此意精微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  
可以有加矣

或問喜怒哀樂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  
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  
自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

卷一

世

朱子曰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  
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  
一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止而其發也無不中  
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  
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  
具于未發之前者固可嘿識故程子之荅蘓季  
明反復論辨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蓋為此也  
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  
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  
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攘無深潛純一之  
味而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  
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至此不可不  
審也

卷一

世

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  
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莊嚴充耳凡物  
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日須見耳須聞  
呂子約謂未有聞未有見為未發朱子曰子思  
只說喜怒哀樂今却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  
愈多愈見支離紛冗都無交涉此乃程門請問  
記錄者之罪而後人亦不善讀也若必以未有



見聞為未發處則只是一種神識昏昧底人聽  
未足時被人驚覺頃刻之間不識回到時節有  
此氣象聖賢之心湛然淵靜聰明洞徹決不如  
此若必如此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儻言曰啞  
視曰盲聽曰聵思曰塞乃為得其性而致知居  
敬費盡工夫却只養得成一枚癡獸罔兩漢矣  
又曰未發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  
喜怒哀樂發而中節

問不知無事時如何戒謹恐懼若只管如此恐  
執持太過若不如此又恐都忘了朱子曰有甚

卷一

苗

矜持只不要昏了他便戒懼

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

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今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為  
力若發以後則難制朱子曰聖賢正要就發處  
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  
多從發處說未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  
不管

延平李氏與朱子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  
日相對終日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  
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

發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  
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於此句內求之  
靜坐看如何往不能無補也

朱子荅何叔京書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  
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  
然中節乃龜山門下相傳旨訣然當時親炙之  
時貪聽講論又方勤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  
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  
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西山真氏曰朱子於呂氏求中之說楊氏體所

卷一

聖

謂中之說皆深非之及為延平行狀謂其危坐  
終日驗未發時氣象而求其所謂中則亦呂氏  
之說也又云先生教人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  
時氣象其後與學者書又謂大本達道二先生  
蓋復言之而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  
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語為近之其說又不  
同將何所適從耶蓋當思之未發之前但當敬  
以存養而不可有心求然思慮未形而知覺不  
昧性之體段自有不可掙者程子所謂靜中有  
物者蓋謂此學者深味而實驗之自當有見未

可專以言語求也

〔按〕宋儒樂平程時登嘗類取程朱所論已發未發者為中和說集編六卷學者宜詳考之茲不盡錄

問謹獨是念慮初萌處否朱子曰此是通說不止念慮初萌只自知處如小可沒緊要處胡亂去便是  
是不謹獨是已接物了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是未有事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之時謹獨便已有形迹了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詩人言語只是大綱說子思就裏面剔出這話來教人又較緊密

卷一

世

又曰戒慎恐懼不須說太重孟子曰操則存亦不  
是着力把持只是操一操便在這裏如人之氣呼  
便出吸便入所不睹所不聞不是閉耳合眼時只  
是莫為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慎恐懼不  
睹不聞之時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處常要提起此  
心在這裏防於未然所謂不見是圖也

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初不知戒懼心何處着落  
潛室陳氏曰此問最精前輩於此境界最難下  
言語既是未發才着工夫便是發了蓋雖是未  
發之初體已含其萬用在此不比禪家寂如空

如所以惺惺主人常在冥漠中照管都不曾放  
下了蓋雖是持守體段却不露痕跡

又曰謹獨是就中有一念萌動處雖至隱微人所  
不知而已所獨知尤當致謹如一片止水中間有  
一點動處此最緊要着工夫處

胡氏李隨曰戒懼者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  
前

元注云當此之時寂然不動只下得涵養功夫  
涵養者所以存天理也

慎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

卷一

世

元注云當此之時一毫放過則流於欲矣判別  
義利全在此時省察者所以遏人欲也

朱子曰此說甚善

西山真氏曰自昔諸儒之中庸皆以戒謹恐  
懼其謹獨云者通為一事至朱子乃析而二之  
蓋以為不睹不聞者我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  
人之所不睹不聞也其義不容不二又以見平  
常之時要切之處無所不用其謹則天理存而  
人欲泯是乃所謂致中和之功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

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程子曰學始於不欺暗室

又曰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

朱子曰人之所不見此君子謹獨之事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

〔附註〕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朱子曰三國朱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

卷一

則心常不放矣

〔按〕慎獨乃學者第一義而不可忽者誠能體溫公之事為力行之師味朱子之言為持守之地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西山真氏曰人心至靈毫髮之微少有自欺必有不能慊於中者此所謂疚也此所謂患也惟夫處幽如顯視獨如衆反之於己無所疚患焉此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而人之所不能及也又引詩謂處室之時當無愧於屋漏故君子靜而常敬嘿而常信不待動作語言而後見也存養之功至此非盛

德其孰能之乎

臨川吳氏曰夫易以溺人汙人者色與貨也非理非義之事雖甚不良之人往之畏人之知而不敢肆苟人所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則於所不當為保其不為之乎若顏叔子之達旦秉燭揚伯起之暮夜卻金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為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真能慎獨者也然斯事也儒者猶或難之莊子曰為不善乎顯明之中人得而誅之為不善於幽閒之中鬼得而誅之君子言人不言鬼言是非不言禍福而莊子云爾將以警夫中人以下者與

卷二

卅九

心經卷一終

心經附註卷二

西山真氏

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謙讀為嫌

朱子曰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

卷二

自修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則如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鄭氏曰厭讀為厭厭閉藏貌也

朱子曰厭然銷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厭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爾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

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又曰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

〔附註〕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

朱子曰有天德便是天理便做得成王道無天德便是私意是計較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

雙峯饒氏曰天德即正心修身之謂王道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謹獨即誠意之謂此章乃大學一篇緊要處

又曰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

卷二

為之問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發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

或問方持志之時二者猶交戰于胸中則奈何南軒張氏曰持志者主一之謂若持志之時二者猶交戰於胸中是不能主一也志不立也

又曰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優裕者寔得也思慮有得中心氣勞耗者寔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寔疾病之來聖賢所

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按所據二條皆誠意章事然皆以心病為言蓋恐學者持之太過而又不可失其所有事必如孟子所謂勿忘勿助而馴致于心廣體胖乃有得耳

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又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忘語始劉初甚易之及退而自牖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卷二

三

朱子曰誠之為言寔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不可一概論如周子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寔理而言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者而言也溫公所謂誠即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者也

西山真氏曰溫公之所謂誠主於不欺詐無矯偽正學者立心之初所當從事者非指誠之至者而言也

蘭溪范氏曰人心至難測也孰不欲謂己君子而多不免為常人或陷于大惡者患在心違其貌而

安於自欺也夫人有殺心輒形於殺有欲炙心輒形於色有懼心目動而言肆有異心視遠而足高其心一動雖甚微也而形於外者已不可揜如此彼小人乃欲揜其不善於君子之前當其念已不善而思揜之則不善之念已誠乎中既誠乎中則必有自匿不慊之微情呈露于言意態度之間自以為人莫我知也而不知人已得其所謂不可揜者如見其肺肝嗚呼自欺孰甚焉此予之所以為懼而思戒必以慎獨名座右也

卷二

四

焉其學誠有得于孟子故於論心處多警切與濂洛之語相出入蓋不獨心箴也

問劉棟看大學自欺之說如何曰不知義理却道我知義理是自欺朱子曰自欺是箇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為却又不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作却又是自家所愛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不知不識只喚做不知不識却不喚做自欺

又曰自欺只是自欠了分數恰如淡底金不可不謂之金只是欠了分數如為善有八分欲為有兩分不為此便是自欺是自欠了分數荀子

曰心卧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某自十六七讀時便曉得此意蓋偷心是不知不覺自失去不由自家使底佛家亦有所謂流注想他最怕這箇為山禪師云某參禪幾年至今不會斷得流注想此即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之心也

問自欺曰謂心之所發不知不覺地陷於自欺非是陰有心於為惡而詐於為善以自欺也如公之言湏是鑄私錢假官會方為自欺無狀小人豈自欺之謂邪此處工夫極細在未便說到粗處所以前後學者多說差了蓋為賺却下文小人閒居為

卷二

五

不善一段看了

又曰誠於中形於外那箇形色氣貌之見於外者決不能欺人祇自欺而已這樣底求無緣做得好人為其無為善之地也

又曰學者湏是為己譬如喫飯寧可逐此喫令飽為是乎寧可鋪攤放門外報人道我家有許多飯為是乎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只是將義理略從肚裏過却說出許多說話如此者只是不為己圖好看如南越王黃屋左纛聊以自娛耳

又曰誠意是人鬼關過此一關方會進

雲峯胡氏曰此章分別君子小人甚嚴蓋誠意為善惡關過得此關方是君子過不得此關猶是小人傳末章長國家而務財用之小人即此閒居為不善之小人也意有不誠已害自家心術他日用之為天下國家害也必矣

趙致道問於朱子曰周子云誠無為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已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心之體而已或疑之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異用之云

卷三

六

者遂妄以意揣量為圖如后善惡雖相對當分實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未上下相達者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王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枯秀若寄生虎贄者此雖亦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廢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察其所發向背凡直出者為天理旁出者為人欲直出者為善旁出者為惡而於直出

者利道之旁出之過絕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于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四端相對而生者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為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此一原未發之前已具兩端所謂天命之性亦甚汙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說也朱子曰得之

誠幾圖 誠 幾 善幾

此明周子之意

卷二

誠 幾 善幾 惡幾

此證胡氏之說

按周子之所誠雖與大學指異然其所謂幾善惡與朱子所謂謹獨而審其幾一也此圖極有

益于誠意之學者謹附著之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作心當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朱子曰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者然一有之

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又曰心有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

附註程子曰中有主則實一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又曰有主則虛一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冥一謂物卒奪之

朱子曰今一心之間中無私 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

又曰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

卷二

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只是

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也一時舉林用中主一

銘以告學者曰有主則虛神守其邪無主則實

鬼闖其室

按此下所據程張論心之說雖非正釋傳意然

心存而有所偏勝心亡而無所知識者皆不可不致謹乎此也

又曰心不可有一事

明道先生在澶州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



以此語戒學者

問凡事須思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有一事朱子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於心可也

東萊呂氏曰所謂無事者非棄事也但視之如早起晏寢飢食渴飲終日為之而未嘗為也大抵胸次常令安平和豫則事至應之自皆中節心廣體胖百疾俱除蓋養生養心同一法也荀子言喜喜事至則和而理憂事至則靜而理者有條理而不亂之謂

又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

卷二

九

既喜則如種下種子又曰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朱子曰心不可有一物外面酬酢萬變都只是隨其分限應去總繫於物心便為其所動其所繫於物者有三或事未來而自家先有期待底心或事已應去了又却長存在胸中不能忘或正應事之時意有偏重這都是為物所繫縛既為所繫縛便有這箇物事及別來事到面前應之便着了這如何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

虛明無纖毫形迹事物之來若小若大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箇物事東萊呂氏曰喜事則方寸不疑定故擇義不精衛生不謹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有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又曰定然後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由光明易大抵以艮為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

西山真氏曰多者思慮紛雜之謂

卷二

十

問大學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龜山楊氏曰後世自是無人正心正得心其効自然如此心一念之間毫髮有差便是不正

朱子曰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

又曰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麼人

又曰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真是真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誦誦而已或撥撥言

語綴緝時文如此為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  
這裏須用着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  
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耳  
學者大要立志統學便做聖人是也

一日因論讀大學諸生答以每為念慮攪擾曰只  
是不敬是常惺惺以敬為主則百事皆從此做  
去今人都不理會我底自不知心所在都要理會  
他事又要家齊治國平天下心者身之主也撐船  
須用篙與飯須使匙不理會心是不用篙不使匙  
之謂也攝心只是敬才敬看做甚麼事登山亦只

卷二

十一

這箇心入水亦只這箇心

問忿懣章曰這心之正却如秤一般未有物時秤  
無不平緣把一物在上面便不平了鏡中先有一  
人在裏面別一箇來便照不得這心未有物之時  
先有箇主張說道我要如何處事便是不正且如  
今人說我做官要抑強扶弱及遇着當強底事也  
去抑他這便是不正又問公私之別曰譬如一件  
事若係公衆便心下不大管若係私已便只管橫  
在胸中念、不忘只此便是公私之辨

問憂患恐懼四字似一般曰不同恐懼是目下逼

來得緊底使人恐懼失措憂患是思慮預防將來  
有大禍福利害

又問忿懣好樂在我之事可以勉強不做如憂患  
恐懼是外面來底不由自家曰都不得便是外面  
來底源是自家有箇道理處置得下恐懼憂患只  
是徒然孔子畏匡人文王囚羑里死生在前了聖  
人處之恬然只看此便是要見得道理分明自然  
無此患

卷二

十二

仁山金氏曰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四者喜怒哀  
樂之發乃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則何惡於  
是而便以為不得其正哉蓋當怒則怒而不  
遷當懼而懼而非懼可好則好而非欲可  
憂則憂而非傷是為得此心體用之正而非  
可以有無言之也今以傳文觀之一則曰有所  
二則曰有所則是心之所主者在此其失也固  
矣忿而曰忿懣懼而曰恐懼好而曰好樂憂而  
曰憂患即其重疊之辭則是情之所勝者至此  
其滯也深矣夫以心主於此而失之固情勝至  
此而滯之深則此心能得其正乎夫無所喜怒哀  
憂懼而歸於寂滅固非心之正體有所喜怒哀

懼而失之滯固亦非心之正用惟事至而隨應物去而不留其斯以為正乎非聖賢其孰能若此

張張思叔詒普僕夫伊川先生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

〔按此下所據六條記伊川先生正心之學

伊川先生曰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古之學者惟務養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

卷二

三

問獨處一室或行間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有懼心者只是氣不充滿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伊川涪陵之行過灩澦波濤洶湧舟中之人皆驚愕失措獨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如斯遠去如斯欲答之而舟已行又曰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寬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寬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

太常減格撰謚議曰伊川先生之學專以敬為王克養既至固宜粹然一出於正也夫一志嘗之微若未過也則戒其動心忍性蓋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一驚懼于暗室之頃未為失也則斥其燭理不明蓋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以至溺文章則惡其玩物遇患難則憫其不能舍生蓋有所好樂憂患則俱不得其正夫人而能盡

卷二

十四

去其累憂患其不盡得復其全乎

〔按減氏所論微與章句不合然深有警于學者朱子曰某之氣質有病多在忿懣

〔按此下所據九條記朱子正心之學當與伊川先生事參觀

王幼觀曰先生一日說及受賊者怒形於言曰某見此等人只與大字面配去

徐又曰今說公吏不合取錢為知縣者自要錢矣節一言之為之吁嘆

朱子曰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詞詩

兵法事一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一有兩用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有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

問每有喜好適意底事便覺有自私之心若欲見理莫當便與克下否曰此等事見得道理分明自然消磨了似此迫切却生病痛

又曰風俗尚鬼如新安等處朝夕如在鬼窟鄉里有所謂五通廟最靈惟某初還被宗人煎迫令去不往是夜會族人往官司打酒有仄下飲遂動臟

卷二

五

腑終夜次日又偶有一蛇在階旁衆人圍然以為不謁廟之故某告以臟腑是食物不着關他甚事莫枉了五通中有某人是向學之人亦來勸往云亦是從衆某以從衆何為不意公亦有此語

問人患多懼雖明知其不當懼然不能克莫若且強制此心使不動否曰只管強制也無了期只是理明了自是不懼

偽學黨作或勸先生散學徒閉戶省事以避禍者先生曰禍福之來命也其然足以容只是不去擊鼓訟冤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說底話亦不敢說

有一朋友微諷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會上書自辨又不曾作詩諉訕只是與朋友講書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論語道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

卷二

六

勉齋黃氏撰行狀曰先生為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有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從遊之士誦習質疑務學為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然為已務寔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

程黃氏所記朱子心學甚精最宜體玩

樂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  
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則  
安則久則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  
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  
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  
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和而外順則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  
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  
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  
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

卷二

七

錯之天下無難矣

孔氏曰和易正直子愛諒信

鄭氏曰致猶深審也油然而生好貌也善心生則

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

又曰樂由中出故治心禮自外作故治躬

又曰鄙詐入之謂利欲生

附註程子曰學只要難鞭辟近裏着力而已故切  
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  
之和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  
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

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  
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問鞭辟如何朱子曰此是洛中語一處說作鞭  
約大抵是要鞭督向裏去今人皆是鞭督向裏  
心都向外恰似一隻船覆在水中須是去鹹將  
轉來便得使吾輩須勇猛着力

李端伯問每日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  
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  
右起居盥盥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  
廢此獨有禮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

卷二

六

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  
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又曰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

四十而出仕所以教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

禮樂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者為聖賢下者亦為

吉士由養之至也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  
語蓋常人之情總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  
就規矩

問強是志強否朱子曰志也強氣力也強今人

放肆則日怠墮一日那得強伊川云人莊敬則日就規矩莊敬自是耐得辛苦自不覺其日就規矩也

又曰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

又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朱子曰孟子云言非禮義謂之自暴言非禮義專道禮義是不好世上有這般人惡人做好事只道人做許多模樣這是他自恁地纔暴了更不通與他說到得自棄底也自道義理是好的也

卷二

十九

聽人說只是我做不得任你如何這箇是自棄終不可與有為故伊川說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自暴是剛惡是棄者是柔惡

問向所說自暴作自麤暴與今集注暴害也不同曰害底是如暴其民甚言非禮義謂之自暴如今人要為道學一般只說道這許多做好事之人自做許多模樣不知道道理是人一合有底他自恁地非議是他自害了這道理又曰今人不肯做工夫有是覺得難後遂不肯

做有自知不可為公然遜與他人如退產相似甘伏批退自己不顧要

張子曰有潛心於道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洒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

朱子曰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尤為深切真當佩服存省以終其身也

問樂以治心禮以治躬曰心要平易無艱深險阻所以說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

卷二

二十

則易慢之心入之矣

南軒張氏曰李季修問所謂敬之說當用力誠不可怠惰而嚮晦宴息亦當隨時某以為嚮晦入宴息乃敬也知嚮晦宴息之為非怠惰乃可論敬之理矣

東萊呂氏曰敬之一字固難形容古人所謂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此兩語當深體也

西山真氏曰莊謂嚴而重肅謂靜而恭氣象固不同也心嚴重則肅安舒心輕肆則肅躁優以身驗之斯可見矣

即孝徐公初從安定胡先生學自言初見先生退  
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  
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

〔按〕經云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即孔子所謂君子  
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者  
聖學之基必謹於此蓋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  
今稍摘其事以附用自警焉凡得十八條

元城劉氏嘗舉司馬公讀三國志曹操遺令事以  
語客曰非溫公識見不及此劉氏曰此無他乃  
一誠字爾老先生讀書必具衣冠正坐莊色不敢

卷二

懈怠惟以誠意讀之誠之者可以開金石況此虛  
蕩之事一看即解散也

上蔡謝氏田先生曰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  
人及至接人則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  
也溫

先生謂學者曰賢看顧如此顧終用工夫

明道先生曰某書字甚敬非是欲字好只此是學  
只此求放心

藍田呂氏橫渠先生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  
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

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

龜山楊氏曰翟霖送伊川西還道宿僧舍坐處背  
塑像先生令轉椅勿背霖曰豈以其徒敬之故耶  
當敬邪先生曰但其人形貌便不當嫚因賞此語  
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  
也蓋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於用人君子無所不  
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忽於人可知矣若於似人而  
萌輕忽之心其流不必至於輕忽人

程子曰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聞居中某常窺之  
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

卷二

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朱子曰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群  
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

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苦着力反不是

又曰朱公揆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各三十  
六榻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榜書  
毋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

朱子曰和靜尹公一室名三畏齋取畏天命畏大  
人畏聖人之言之意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治  
氣養心之要粘之屋壁以自警戒意誠念前賢進



修不倖死而後已其心炯々猶若可識

朱子曰陳才卿問程先生如此謹嚴何故諸門人皆不謹嚴某答云是程先生自謹嚴諸門人自不謹嚴于程先生何事某所以發此者正欲才卿深思而得反之于己如針之剄身皇恐發憤無地自存思其所以然之故

按程門高弟如上文所記楊呂朱尹慎獨之事可謂謹嚴矣陳氏乃有此問當時必有所指今不可考矣

先生病中接應不倖左右請少節之先生厲聲曰

卷二

你懶惰教我也懶惰

朱子曰某平生不會懶故雖甚病亦一心欲向前做事今人所以懶未必真因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總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為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為也

廖晉卿請讀何書曰公心放已久可收斂精神玉藻九容處子細休認待有意思却好讀書辨姦謂謂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惡每常嫌此句過當今見得亦有此樣人某向年過年江西卓陸子壽對語而劉淳史獨去後面角頭學道家打坐

被某罵云便是某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恁地作怪

陳才卿一日侍食先生曰只易中節飲食三字八不會行得

葉賀孫請問語殺末後低先生不開因云公仙鄉人何故殺厲氣都恁地說得簡起頭後面懶將去孔子曰聽其言也厲公只管恁地下稍見道理不分明將漸入於幽暗舍胡不能到得正大光明之地說話湏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得是非

卷二

四

有學者每相揖畢輒縮左手袖中先生曰公常縮着一隻手是如何也似不是舉止模樣

有侍坐而困睡者先生責之沈敬子曰僧家言常常提起此志令堅強則坐得自直亦不昏困總一縱肆則豁然頽放矣曰固是

先生看糊窓云有些子不齊整便不是他道理朱季繹云要好看却從外糊黃直卿云此自欺之端也

按先正於師友尋常日用之間一毫不敢自肆如此類聚而觀有不惕然自警于於心者真所

謂自暴自棄之人不可與有為矣

西山真氏曰古之君子以禮樂為治身心之本故斯須不可去之致者極其至之謂也樂之音和平中正故致此以治心則易直子諒油然而生自不能已生則樂善端之萌自然悅豫也樂則安樂之然後安也安則久安之然後能久也久則天渾然天成無所作為也天則神變化無方不可度思也天雖何言人自信之以其不惑也神雖不怒人自畏之以其不測也生樂久安猶孟子所謂善信美大也至于天且神則大而化之矣禮以恭儉退遜

卷二

五

為本而有節又度教之詳故致此以治身則自然莊敬：則自然嚴威夫禮樂一也以禮治身至于嚴威而止不若樂之治心能至于天且神何也蓋天者自然之謂治身而至于嚴威則亦自然矣其致未嘗不同也但樂之於人能變化其氣稟消融其查滓故禮以順之於外而樂以和之於中此表裏交養之功而養於中者寔為之主故聖門之教立之以禮而成則以樂記禮者推明其效亦若是其至也於是又言身心無主則和慝易乘中心斯須不和樂則鄙詐入之外貌斯須而不莊敬則易

嫚入之善惡之相為消長如水火然此盛則彼衰也鄙詐易嫚皆非本有而謂之心者和樂不存則鄙詐入而為之主莊敬不立則易嫚入而為之主夫既為主於內非心而何猶於子泥非水也僥而濁之是亦水矣此禮樂所以不可斯須去身也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慝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情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孔氏曰反情反去情欲也比類比擬善類也

附註張子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

卷二

其

殺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教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朱子曰橫渠學力絕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為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為之者至戲則皆有心為之也其為害尤甚遂作

東銘

按戲言戲動雖與姦殺亂色有間然一句流蕩而不知檢則求其能反情和志以底于順正之域不可得矣此張所以痛絕之而學者尤不可不自警也

又曰戲謹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謹亦是持氣之一端

西山真氏曰韓子與張籍書云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其為道哉而張子乃云爾何邪蓋牛刀之言夫子特以發于游而非正言故

卷二

七

曰戲衛武公之戲曰善曰不為虐則和而有節可知百日之塔一日之澤蓋是日也恣民之燕樂以休其勞非文武自為戲也若張子則持志養氣之功嚴惟恐戲言戲動以害之故既為東銘又發此語學者誠以身體之當戲謹時志能不為氣所流否然後知張子真樂石之言未可以夫子武公自諉也

上蔡謝氏曰巧言令色知之亦難禮曰情欲信辭欲巧詩稱仲山甫之德曰令儀令色然禮所謂辭欲巧亦鮮仁乎仲山甫之德亦鮮仁乎至于聖人

所謂孫以出之辭亦巧矣逞顏色怡如也色亦令矣豈以好其言語善其顏色直以為鮮仁也哉至于小人蓋嘗評以為直矣言何嘗巧雖內荏而色厲色何嘗令然則何者為巧言何者為令色若能知出辭氣可遠鄙倍則知之矣此宜學者深思而力索不可以言語道也

朱子曰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于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是事乃是為己之功

卷二

八

求仁之要復何病乎故夫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之目不過視聽言動之間而曾子將死之善言亦不外乎容貌顏色辭氣三者而已夫子所遜以出之辭欲巧者亦其一事也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則大賢成德之行而進乎此者夫子之逞顏色怡如也乃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又非仲山甫之矣至于小人許以為直色厲而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同然考其矯情飾偽之心則寔巧言令色之尤者聖人惡之其所以

者將思學者深求而得之也 求之

於 不可知之 失之愈深故詳 之使

力索之 有以審夫用力之幾焉

巧言令色與姦殺亂色處宜參觀

朱子曰非禮勿視勿聽即所謂姦殺亂色不留聰  
明淫樂患禮不接心術非是耳無所聞目無所視  
南軒張氏曰古人在冠容止之間不是要作意矜  
持只是循他天則合如是為尋常因循怠弛故須  
着勉強自持外之不肅而謂能敬於內可乎

又曰詳考後古聖賢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

卷二

先

容貌為尤蓋必如此然後得所存而不流於邪僻  
易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以養其  
中者此也

西山真氏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內外交致  
其功而已故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者所以養其外  
也淫礼患樂不接心術者所以養其內也外無殺  
色之誘則內亦正矣內無淫惠之感則外亦正矣  
惰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二  
者不得設於身體如是則外而耳目鼻口四肢百  
體內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

東匯澤陳氏曰反情復其情性之正也情不失其

正則志無不和比類分次善惡之類也不入於惡

類則行無不成曰不留不接不設如論語四勿之

謂皆反情比類之事如此則百體從令而義之與

比矣此一節乃學者修身之要法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

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鄭氏曰道謂仁義欲謂淫邪也

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

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

卷二

手

附註呂與叔曰嘗有一朝士久不見伯淳謂曰以

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多皆終不肯回頭來伯淳

答云蓋恐回頭錯耳

按樂得其欲者其意不過安於放縱而賤名檢

然所謂固念作狂寔基於此今據附四條學者

不可不痛以為戒

有人勞伊川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亦甚勞且

苦矣先生曰吾日復安地何勞苦之有他人日踐

危地乃勞苦也

朱公掄為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

蘓子瞻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敬字

王信伯曰伊川先生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  
和天瘦是公詞否少游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  
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驛然

張子曰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急情  
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惑人也  
亦不若是切役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必放之亦  
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移耳

武夷胡氏曰左氏公孫教奔莒從已氏也男女人

卷二

世

之大欲存焉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為  
難矣然欲生於色而縱於淫色出於性目之所視  
有同美焉不可掩也淫出於氣不持其志則放辟  
趨蹶無不為矣夫以志徇氣肆行淫欲而不能為  
之帥至于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  
春秋謹書其事於教與何誅使後人為鑒必持其  
志修身窒欲之方也

致堂胡氏曰唯酒無量不及亂者內昏其心志  
外喪其威儀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  
也聖人飲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不踰矩

是以如此學者未能然當知戒可也

朱子曰樂記云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  
躬天理滅矣此言情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  
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  
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  
之此所以流溢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  
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庶乎其可制也  
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  
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  
息處

卷二

世

按樂記於天理人欲推極言之而朱子之訓尤  
為警切學者不能以道制欲而以欲怠道則程  
子所謂人道廢而入于禽獸者可立致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  
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  
天下可運之掌上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  
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  
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  
惡其穀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  
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

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朱子曰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其惻隱而悉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又曰擴推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

卷二

三

即此推廣之以滿其所賦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能由此而遂充之雖保四保可也又曰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最為詳密讀者宜深味之

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与不充亦在我而已矣

附註龜山楊氏曰孟子一部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和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心千變萬化只

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

朱子曰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闢楊墨之功不知他就人心上發明大功如此闢楊墨是扞遠境之功發明四端乃安社稷之功朱子曰孔子不說心只就事寔上說孟子始說心

西山真氏曰孔子雖不言心然教人于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上用功則所謂存心收放心固在其中矣又四勿三戒絕四正心工夫又四勿三戒知其非禮而勿之者心也知其當戒而戒之亦心也子絕四意必固我皆心之

卷二

四

病也好仁惡不仁者心之正也則孔子未嘗不言心特不指言其本辭耳此孔孟所以同道也問存心曰存心不在紙上寫底且辭認自家心是何物聖賢說得極分曉孟子恐後人不識又說四端于此尤好玩索

問人心陷溺之久四端蔽于利欲之私勿用工亦未免間斷曰固是然義理之心纔勝則利欲之意便消如惻隱之心勝則殘虐之意自消羞惡之心勝則貪冒無耻之意自消恭敬之心勝則驕惰之意自消是非之心勝則含糊苟且頑冥昏繆之意

自消

北溪陳氏曰四者端緒日用間常發見只是人看理不明故茫然不得

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有是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孟子之言甚善人之一心在外者要取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無非此意

西山真氏曰收之使入者大本之所以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以行不收是謂無辭不惟是謂無用太極之有動靜人心之有寂感者一而已矣

卷二

四五

程子黃氏曰人莫不有是氣則莫不有是理莫不有是體則莫不有是用此天之所以予我而人之所以為人者也天下儀然於覆載之間亦嘗反諸吾身而思之乎飢食而渴飲趨利而避害則知之矣至于天之予我而人之所以為人者乃反不知焉何哉孟子憫斯人之愚而莫之覺也故為之反覆開示之既啓之以孺子入井之端又告之以大然泉達之始知是理而充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充之則不足以事父母充不充之間而功用之達

絕乃如此其教人之意亦切矣世之學者未有不讀七篇之書者也而莫有知其言之為切者何哉習俗之所汨利欲之所蔽既無明師良友以示之又無誠心堅志以求之譬如大明當天而瞽者莫之見也豈不甚可憫也哉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至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為得知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猶由弓人而耻為弓矢人而

卷二

四六

耻為矢也如耻之莫如為仁者如射者正己而後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朱子曰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處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

又曰此亦因人愧耻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附註問仁兼四端意朱子曰上蔡見明道先生舉



史書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是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過慚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惻隱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了始有羞惡有恭敬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天地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

南軒南張氏曰天人与巫人巫与匠俱人也而其所欲之異者以其操術然也故大人自處不仁為忌忮為殘忍至于嗜殺人而不顧夫豈獨異於人哉惟其所處每在乎人欲之中安習滋長以至于

卷二

此其性本同而其習實壞之異可不畏与

新安陳氏曰此章以尊爵安宅論仁其理甚精微勉人為仁其意甚切至既言莫之禦而不仁又言及求諸已皆言其机在我不在人也仁固包義礼智然人所以不為仁者由于是非之心不明与羞惡之心不正耳故孟子先言是不智也欲人以是非之智而擇為仁之術繼言如耻之欲人以羞惡之義而決為仁之機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朱子曰大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疑若

甚不同矣然其不為物誘而純一無偽則未常不同也故言其所以為大人者特在于此

附註或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程子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如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与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

或問程子以赤子之心為已發何也朱子曰衆人之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以老稚賢愚而有別也但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者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

卷二

純一無偽又不足以名之也曰程子明鏡止水

之云固以聖人之心異乎赤子之心矣然則此其為未發者耶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為水鏡之體既發則為水鏡之用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

朱子曰赤子無所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使些子机関計些子利害便成箇小底人了大人心中沒許多事

雙峯饒氏曰赤子如飢要乳便是欲但飢便啼喜便笑皆是真情全無巧偽大人只是守此純一無偽之心而充廣之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

心經附註卷三



西山真氏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卸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亦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乎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晝旦之所為有措止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止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朱子曰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乎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桷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乎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此心必猶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

為之不善者又已隨而格止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熾則必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既薄則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也

又曰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危動難安如此不可頃刻失其養也

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道敬以直內而已

愚聞之師曰此章之指最為要切學者宜熟玩而深省之

附註范純夫之女讀孟子操存章曰孟子不識心豈有出入伊川先生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

或問伊川言純夫女却能識心一段朱子曰心却易識只是不識孟子之意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操存者只是于應事接物之時事：中理便是存只是兀然守在這裏忽有事至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

則止也

又曰純夫女知心而不知孟子此女當是寔不勞攘故云無出入而不知人有出入猶無病者不知人之疾痛也

蘭溪范氏曰君子之學本於心：不在焉則視簡不見聽諷不聞此其于口耳之學猶莫之入也況窮理致知子是以學者必先存心心存則本立本立而後可以言學蓋學者覺也覺由于心：且不存在何覺之有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不存殆將悔昧僻違觸

情從欲不能自別于物尚安所覺哉然心雖未嘗不動也而有所謂至靜彼紛紜于中者浮念耳邪思耳物交而引之耳雖百慮煩擾而所謂至靜者固自若也君子論心必曰存止云者心非誠亡也以操捨言之耳人能知所以操之則心存矣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養以寡欲使不誘于外此存心之權輿也

按范氏此段謂學者覺也及謂心非誠止以操捨言之皆有合于程子之說又謂存心在全靜而權輿于寡欲亦有合于周子之說

朱子答石子重書曰孔子言操存舍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四句而以惟心之謂一句結之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若謂其舍亡故得如此走作則孔子言心體者只說得心之病矣聖人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入兩字有善有惡不可皆謂舍亡所致也又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安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體則不知所存者果為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為哉偶記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有則雖一日之間

卷三

四

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盤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

或問辨山是本一章朱子曰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胡蘊之生人之良心雖是有格止而彼未嘗不生猶如被他禁城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止如將自家物失去了又曰日夜之所息却是心夜氣

清不與物接平旦之時即此良心發處惟其所發者少而旦晝之所格止者展轉反覆是以夜氣不足以存矣如睡一覺起來依前無狀又曰良心當初本有十分被他展轉格止則他長一分自家止有九分明日他又進一分自家又退亡有八分他日會進自家日會退此章極精微非孟子做不得別人縱有此意亦形容不得

仁山金氏曰此章孟子切于救人山木一段與良心一段相對養與失養亦相對而養之得失又在操舍之間程子又發教以直內一句指示

卷三

五

操存之方可謂切要學者讀之急宜警省存得則人存不得則禽獸吁可畏哉

問人心紛擾時難把捉曰直箇是難把持不能久又彼事物及閑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者又曰這箇不干別入事雖是難亦須自着力常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着緊不要隨他去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也更說甚為仁由己而由乎哉

程子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按人心之不能操存多出於思慮紛擾故先儒屢言之然求其所以操而存者豈有他術哉亦曰靜以養之敬以持之而已今擬其論操存之說十一條如左靜敬別見

又曰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作心主不定惟是止于是事為人君止于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于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于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于事西山真氏曰程子又嘗言人有四百四病皆不

卷三

六

由自家只是心須教由自家此即做心主之謂也

又曰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驪車流轉動搖無須更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嘗言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才不思量後須強把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

又曰君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不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為念

則又是為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只是于名言之中揀得一箇好字與其為中所亂却不如與一串數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思量箇甚只是不以心為主

他日又曰君實近年病漸較於得下也

按此言則知大賢德業之進日新之功不以壯而健老而衰學者所當深省也

又曰有謂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為心害其氣不盛然而能不病無倦怠者只是一箇慎生不恣意其于外事思慮儘悠

卷三

七

又曰司馬子微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

朱子曰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一故才有執持之意即是先心先自動了此程夫子坐忘即是坐馳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雖曰敬以直內而文有以便不直矣

也

又曰人于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朱子曰夢與交而成在其間

以做出夢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顛倒

張子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聰聰不待  
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何也蓋用心夫熟  
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冥心未  
也人要得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

朱子曰橫渠說做工夫便精切似二程二程資  
稟潔淨不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

處他大段用功夫來觀說得來大段精切  
又曰客慮是泛思慮習俗心便是從來習  
熟偏勝心冥心是義理底心

朱子曰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

卷三

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聽其一聲不絕此心已自  
走作因是警省乃知為學須是致志

又曰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  
不大段計利害下性下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為  
驅除今看得來是如此

又曰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  
漸放濶去不可不察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于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  
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  
盍若竹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按先儒論主靜者自明道先生以下凡得九條  
伊川先生每見其靜坐便歎其善學

邵康節先生于百原溪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  
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  
亦如之

朱子曰看康節這人須極會處置事被他神閑  
氣定不動發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本清明  
又養得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却在  
緊要上被他靜極了所以看得天下事理如此  
精明

卷三

朱子曰主靜夜氣一章可見

問程子常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慮  
且教人收拾此心耳初學亦當如此

又曰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  
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  
是不同

又曰今人皆不宥于根本工理會如敬字只是將  
來說更不做持去根本不立故其他零碎工夫無  
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  
先生問伯羽如何用工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

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耳

又曰心未嘗遇事時頂是靜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頂是收斂做事便有精神

程子曰操約者敬而已矣

按先儒論持敬者自程子以下凡得十條

邵伯溫問心術最難如何執持程子曰敬

又曰敬勝百邪

卷三

朱子曰程先生所以有功于後學者最是敬之

一字有力

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問程子謂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又曰入道莫如敬愚以為誠意工夫在格致後今乃云先立誠意始去格物毋乃反經意與潛室陳氏曰程門此類甚多如致知用敬亦是先侵了正

心誠意地位蓋誠敬二字通貫動靜始末不是于格物致之先更有一敬工夫在只是欲立箇主人病耳不然皆安

西山真氏曰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順其理以應之則事皆得所心亦不勞若擾焉以私心應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其心亦無須臾之寧人徒知為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累事也

又曰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于一事則他事不能入者事之為主也事為主尚無思慮紛慮擾之

卷三

患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

或問事為之主一段疑當使心為事主不可使事為心主曰事為之主只是此心收在一事上不走作耳伊川欲以數珠與溫公之類

橫渠先生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先生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謝氏曰凡恭謹必勉強不安肆安肆必放縱不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之

問子細體認取

問橫渠只是硬把故不安否朱子曰他只是學



箇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箇恭又學箇安

又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怠迫當栽培深厚涵養于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迫求之只是私已然不足以達道

或問持敬覺不甚安朱子曰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恭而安初要持敬也須勉強但覺見有些子放去便收收提掇起敬便在這裏常常相接久後自整

問今于下工夫之時不痛自警策而遽栽培涵泳恐或迫于放倒南軒張氏曰敬守此心栽培

卷三

十三

涵泳正是下工夫處若迫于放倒則何栽培涵泳之有

朱子曰敬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

又曰敬所以抵敵人欲人常敬則天理自明人欲上未不得

又曰敬是箇扶策人底道理人當放肆怠惰時才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常惺惺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自退聽

問居常持敬于靜時最好及臨事則厭倦或于臨

事時着力則覺紛擾不然則于正存敬時忽為思慮引去是三者將何以勝之曰今人將敬來別做一事所以有厭倦為思慮引去敬只是自家一箇心常惺惺便是不可將來別做一事又豈可指擊跪曲拳塊然在此而後為敬

西山真氏曰秦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為學問之本至程子指以示人而朱子又發明之極其切至二先生有功於聖門此其最大者也

曹齋許氏曰為學之初先要持敬則身心收斂氣不粗暴清者愈清而濁者不得長美者命

卷三

十三

美而惡者不得行靜而敬常念天地鬼神臨之不致少忽動而敬自視聽色貌言事疑念得一省察不敢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之大畧也禮記一書近十萬言最初一句曰毋不敬天下古今之善皆從敬字上起天下古今之惡皆從不敬上生在小學便索要敬在大學也索要敬為子為臣為君為父皆索要敬以至當小事當大事都索要敬這一件先能着力然後可以論學學又先要窮理

按許氏生商或假擾之秋無所師承而獨有得

于程朱之心學惜乎言語文字不能盡見其可見者若居敬窮理之類皆至論也然則民彝物則固不與世為存亡而非豪傑之士則亦豈能奮起乎百世之下也哉

程子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于一隅按聖賢論心固以出入操存為難而程子又以周流不滯為貴蓋心具寂感敬兼動靜非欲為坐禪攝念之一于靜者正豪釐千里之辨學者所當謹也先儒論敬兼動靜者凡得十一條具列如左

卷三

十四

又曰呂與叔養氣為有助蓋為前日思慮紛擾今要虛靜故以為有助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義理又非事故如是則只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為病故要得虛靜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却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者存斯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

大直截也

人惡多事或人憫之程子曰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按此言學者于動時宜無所不用其敬也

張子曰言有敬動有法盡有為實有得瞬有養息有存

朱子曰橫渠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盡日讀書或靜坐存養皆是用功處天地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雖秋冬凋落生意未嘗不在其中學者常喚令

卷三

十五

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按張子動靜交修之功如此真學者法守也

上蔡謝氏曰事至應之不與之往非敬乎萬物變而此常存奚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謂此耳朱子答楊子直書曰身心內外初無間斷所謂心者固在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于外者亦即此心之用未嘗離也今于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于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于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

握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手于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

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朱子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着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即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我且去靜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

卷三

十六

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

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箇心公若知得放下不好捉掇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當做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着思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終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

問當官事多膠擾奈何曰他自膠擾我何與

馬濂溪云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與仁是發動處正是當然定理處義是截斷處常要主靜豈可只管放出不收斂截斷二字最緊要

黃直卿勸先生且謝賓客數月將息病先生曰天生一箇人便須着管天下事若要不官須是如楊氏為我方得某却不曾去學得這般學

又曰人每欲不見客不知他是如何若使某一月日不見客必須大病一月似今日與客說話一日却覺得意思舒暢不知他門閉着門不見人底是如何過日

卷三

十七

按朱子以楊氏為我答黃直卿與程子以槁木死灰答呂與叔同意見客一事與程子世事須敬人做同意皆言動之不可不敬也

朱子答許順之書曰來諭欲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以資神養吾真者無一字不有病痛夫人心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為得且此心是箇什麼又如何其可棲也即答張敬夫書曰來諭謂靜則溺于虛無此二字如佛老之論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

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可不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自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時則安靜以養乎此耳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于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所以察之者益精明耳又謂其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今若遂易為敬雖若完全却不見敬之

卷三

十八

所施有先有後亦未為的當也正如所謂要須靜以涵動之所本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教語卓然意語俱到當書之五席出入觀省

南軒張氏曰程子教人以敬即周子主靜之意

又曰一二年來頗專于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為有味程子謂子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此意當深體之也

西山真氏曰南軒此言蓋合敬靜為一學者宜

深味之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難大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程子曰心本善而流于不善所謂放也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也程子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乃仁也即此意也然但謂之仁則不知其功于己故反而名之曰仁心則可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字而不可湏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湏臾舍矣

卷三

十九

又曰至貴在我而自失之是可哀已

又曰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皆以求夫不失本心之正而已無他道也

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章孟子指示學者用力之方最為深切學者所宜服膺而勿失也

(附註)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

又曰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

問心如何在腔子裏朱子曰敬便在腔子裏

又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朱子曰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也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上處只自不廉只是不義緣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上些子事

又曰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後在此

邢和叔問伊川先生謂二周與楊時似同志恕

卷三

三

恐二周末可望楊時如何曰周字先兄弟氣象純明可以入道願每勸楊如時勿好著書好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學者要當察此

問延平先生言行朱子曰他却不曾著書克養得極好凡為學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晬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又曰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悞人

朱子曰學者喫緊是要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底全然靠不得

鄭仲禮問學問之道朱子曰若無存養實踐但欲曉解文義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哉

朱子曰學問之道孟子斷然說在求放心學者須先收拾這放心不然此心放了博學也是閑審問也是閑如何而明辨如何而篤行蓋身如屋子心如一家子然後能灑掃門戶整頓事務若是無子則此屋不過一荒屋爾

又曰陳烈初年讀書不理會得又不記因讀孟子求放心一段遂謝絕人事靜坐室中數月後

卷三

三

看文字記性加數倍又聰明

又曰或者錯看明道之語謂是收拾放心遂如釋氏守箇空寂不知其意謂收心只要存得善端漸能克廣非如釋氏徒守空寂而已

又謂門人曰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理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去瞬目間便不見終覺得便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工夫且湏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湏在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

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

又曰學者為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自于物欲上輕于義理上重

又曰學者工夫只要喚醒上

嘗謂林格曰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總昏睡去也即是放

又曰人常須收斂箇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着筋骨擔

卷三

又謂一學者曰今公撤然有飛揚之心以為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整未落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古時英雄豪傑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今公門學都倒了緩其所急先其所後少間使得這身心飛揚悠遠全無收拾處而今人不知學底他心雖放然猶放得近今公雖曰知為學然却放得遠少間會失心去不可不覺

西山真氏曰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為人心者蓋有此心即有此仁而不仁則非人矣孔門之

言仁多矣皆指其用功處而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知仁即仁即心而不可以二視之也義者人

所當行之跬跬步而不由于此則陷于邪僻之徑矣世之人乃有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

者正猶病風喪心之人猖狂妄行而不知反也豈不可哀也哉

也放而不知求借至輕而喻至重所以使人知警也然則人心之放何也欲汨之則放利誘之則放

心既放則其行必差故孟子始以人心入路並言而終獨諄于放心之求能放心則中有子而行

卷三

不失矣求之匪他以敬自持而一念不敢肆而已心本非外縱之則放而求之則存猶反覆手也心

存則仁存仁存則動無非禮即所謂義人路也聖學之要孰先乎此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則

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

朱子曰不知類言其不知以類而推之

附註程子曰人于外物奉身者事要只好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奇得外事好時却不知

道自家身與心已自不好了也

永嘉鄭氏曰覽鏡面目有汙則必滌之振衣而領袖有垢則必濯之居室而几案窗壁則必拂之不如是則不能安焉至于方寸之中神明之舍汙穢垢塵日積焉而不知滌濯振拂之察小而遺大察外而遺內其為不能克充其類不亦甚乎

西山真氏曰程子鄭氏之言皆足以警學者故附見焉

孟子人之于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

卷三

四

不善者豈有他哉于己取之而已夫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櫝養其楨棘則為賤場師焉養其一指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遠為尺寸之膚哉

朱子曰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附註張子曰湛一氣之本攻其氣之欲口腹于飲食臭口于臭味皆攻其性也知德者屬饜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爾

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

本攻其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

武夷胡氏曰治心脩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又曰人于一切世淡泊方好不要有富貴相益

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我得志不為學者須先除此去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

朱子曰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遠為尺寸之膚哉此教語被恁說得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之人真箇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

卷三

廿五

屑、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大體而口腹底他自會去討喫不到得餓了也南軒張氏曰何以為大且貴人心是己小而賤則血氣是己血氣亦稟于天非可賤也而心則為之宰者也不得其宰則倍天適情流為一物斯為可賤矣人惟不知天理之存故憊然獨以養其口腹為事如農工商賈之競乎利以至公卿大夫士之競乎祿仕皆然也良心日喪人道幾息而不自知此豈不類于場師之舍梧櫝而從事于楨棘治疾者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者與雖然失其大者



則役于血氣而為人欲先立乎其天者則本諸天命而皆至理一飲一食之間亦莫不有則焉此人之所以成身而通乎天地者也然則可不謹其源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致于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天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卷三

其

朱子曰官之為言主也耳主聰目主視而不能思是以蔽于外物心則主思而外物不得蔽此耳目所以為小體而心所以為大體也耳目既為小體而蔽于物則亦一物耳以外物交于此物則引之而去必矣心雖大體而能不蔽于物然或不思則不得于理而耳目用事終亦不免為物所引而去也此二者所以雖皆出于天賦而其大者又不可以不先立也

附註荀子曰耳目心鼻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

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

又曰虛壹而靜謂之清明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

新安倪氏曰先師云荀卿以耳目為天官心為天君又曰心者形之君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即此語以看孟子此章甚切能先立乎其天者則此心卓然能為耳目之君而從其大體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者也不能先立乎其天者則退然方聽命于耳目而從其小體所謂心為形役者也立之如何亦曰操而存之使得其能思

卷三

其

之職而已

朱子曰心元有思須是人自家主張起來此最要緊

又曰心之虛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即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皆在目前人為利欲所昏所以不見此理

又曰孟子說先立乎其天者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立字昔有人問誰先生為學之道顏曰某只是先立乎其天者他之學亦自有要卓然監起自心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內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朱子曰口腹為飢渴所害故于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于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也

又曰人能不以富貴之故而害厭貧賤則過人遠矣此章言人不可以小害大不可以末害本

附註朱子曰人心亦皆有害一句趙氏謂人心為利欲所害此說甚善蓋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

卷三

廿八

食雖不甘亦以為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亦以為可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于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

之賢者能勿喪爾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勿爾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于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朱子曰本心謂羞惡之心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噉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

卷三

廿九

止乎羞惡之心人所固有然或能決生死于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豈約于燕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于斯焉

附註謝良佐問于伊川先生曰邢恕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制利欲之心便至于此

朱子曰程子此言以責人言之則恕以教人言之則切尤足以發明孟子此章之意

朱子曰某嘗見一種人汲營利求官職不知是勾當甚事後來思量孟子說所欲有甚于生者所

惡有甚于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稱之賢者能勿喪耳他元來亦有此心只是他自失了所以不見義理或云他雖是如此想羞惡之心亦須萌動曰只是如此齊甚事今夜愧耻明日便不做方若是愧耻後又却依舊何濟于事

南軒張氏曰嚙爾而不受蹴爾而不屑此其羞惡之心也人之困窮其欲未肆故其端尚在至于為萬鍾所動則有不復顧者矣曰萬鍾于我何加焉人能深味斯言而得其旨則亦可見外物之無足慕矣

卷三

三

定宇陳氏曰人之喪其良心固不止于成宮室供妻妾濟知識三者人能于此省察之則知所以遏人欲而擴天理矣又是亦不可以己乎最喚醒人之不能為君子多是不得已而為之今此三者豈不可以己而乃冒為之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尤斷制得明白失其本心與前所謂賢者能勿喪耳正相反賢者惟克去私欲故能勿喪其良心衆人惟汨于私欲故至于失其本心也

心經附註卷三

心經附註卷四

西山真氏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于善便以利言也

楊氏曰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

卷四

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于敬便是為善

附註程子曰董仲舒有言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仲舒所以度越諸子

朱子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

上蔡謝氏曰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

朱子曰上蔡此言深可畏須是此處立得脚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功有所施耳

問利與善之間朱子曰不是冷水便是熱湯無那中間溫吞煖處也

又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問事有合理而有意為之如何曰事雖義而心則私如路好人行之是路賊行之亦是路合是如此者是天理起計較便不是

又曰利與善之間若緣有心要人知要人道好要以此求利祿皆為利也這箇極多般樣雖所為皆善但有一毫欣慕外物之心便是利了如一塊潔

卷四

二

白物事上面只着一點黑便不得為白矣

又曰世間喻于義者則為君子喻于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于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机卒既不得為君子其為小人亦不索性可謂誤用其心矣

昨有李某初上一書極說學道恁地不好那時某人在要路以此說投之即得超升上州前日某方赴召到行忽又上一書極稱道學之美便道某有甚勢要以此相投極好笑

南軒張氏曰學者潛心孔孟必求其門而入愚以

為莫先于明義利之辨蓋聖賢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知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為利也意之所向一步于有所為雖有淺深之不同其為徇己自私則一而已是心曰滋則善端遏塞欲適聖賢之門牆以求自得豈非却行而望反前人乎學者當立志以為先持敬以為本而精察于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為霄壤之判則有以用

卷四

三

吾力矣孔子曰今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己人為己者無違而非利為己者無違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皆為人也曰義則施諸人亦莫非為己也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

朱子曰義也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言蓋可謂廣前聖之未發而同于性善養氣之功者與西山真氏曰朱子云義利之際固當深明而力辨然伊洛發明未接物時主敬一段工夫更須精進乃佳不爾或無所據以審夫義利之分也

此說尤學者所當知

象山陸氏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苟不于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人之所喻由其所以習其所習由其所以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于義所習在義斯喻于義矣志于利則所習者必在于利所習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今為士者固不能免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于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

卷四

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事力于國事民隱以無負其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契安得有所喻顧恐不在于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于利欲之習怛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進于場屋其文皆道其平日之學習中之蘊不說于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學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陳芝問今當讀何書朱子曰聖賢教人都是切己說話不是教人向外只就紙上讀了便了自家今且剖判一箇義利試自睹當自家今是要人求知要自為己這便是死生頭頭曾見陸子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曰這是他來南康某請他說話他却說這義理分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為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又要改官自少自老自頃自踵無非為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今人初生稍有知識此心便恁疊：地去了千名遂利浸：不已其去聖賢日

卷四

五

以益遠豈不深可痛惜

蘭溪范氏曰善利之念間不容髮一髮之差遂分舜跖學者可不戒且不惧哉利不必謂貨利凡有利心皆利也予故發孟子之意為舜跖圖謂夫善利之念起于心者其始甚微而其得失之相去也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顯又以謂雖舜也一箇念而狂雖跖也一克念而聖人能于危微之際而得之則亦幾矣故又以克念固念之說繫于舜跖焉

舜跖圖

心善舜固念狂  
利跖克念聖

按范氏此圖可與朱子所訂趙氏誠幾圖參觀  
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  
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朱子曰欲謂口鼻耳目四肢之所欲雖人所不能  
無然多而不節則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  
深戒也

程子曰不必沈溺然後為欲但有所向則為欲  
南軒張氏曰有所向則為欲多欲則百慮紛紜其  
心外馳尚何所存乎

附註程子曰入于天理昏者只為嗜欲亂著他莊

卷四

子言其嗜慾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張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失其所好蓋人：有  
利欲之私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

呂氏曰欲者感物而動也治心之道莫善于少欲  
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于物而心常寧矣心常寧  
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由生德之所自成  
不存者措亡之謂寡欲之人則無措亡之患矣其  
為人也多欲則好動而無節安作而失常善端所  
由喪而天理虧焉故雖有存焉者寡矣

又曰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

欲

上蔡謝氏曰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  
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一分人欲

問謝氏于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  
段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來漸：輕至今日子  
器用之類置之只為合用更無羨底心

問于外間一切放得下否曰寔就上面做工夫來  
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折便却倒樹木有根雖剪  
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  
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

卷四

西山真氏曰上蔡此二段語乃去人欲存天理

切實工夫

問養心莫善于寡欲養心也只是中虛朱子曰固  
是若眼前事：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所以伊  
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用其心也不要人要學寫  
字也不要人學做詩文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  
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閑處用  
了心到得合用處于這本來底都不得力要得寡  
欲存心這最是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  
之也如不通穀色不殖貨利只為要復此心觀旅

焚之書一箇大受了有甚大事而反復切諫于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

又曰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糲糠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殺父與君也敢

勉齋黃氏曰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止心之存止決于操舍而又曰

卷四

莫善于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心攻之者眾般色臭味交于外榮辱動害動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夫子之告仲弓操存之謂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夫子之告顏淵寡欲之謂也二子之問仁則同而夫子告之異者豈其所到固有淺深與高城深池重門擊柝固足以自守矣內姦外究後隙伺便一有少懈而乘之者至矣良將勁卒堅甲利兵掃除妖氛而乾清坤夷矣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為莫善于

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為寡欲之要此學者所當察也

周子養心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于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于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予其人而已

卷四

九

附註朱子曰周子言寡欲以至于無蓋恐人以寡欲為便得了故言不止于寡而已必至于無然後可然無底工夫則由于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

又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

或問孟子與周子之言有以異乎葉氏曰孟子所謂欲者以耳目口鼻四體之欲人所不能無然多而無節則為心害周子則指心之源于欲者是則不可有也所指有淺深之不同然由孟子之寡欲則可以盡周子之無欲矣

周子通書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



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則通動直則公則溥明通公溥庶幾乎

附註朱子曰一者無欲今試者無欲之時心豈不一人只為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

又曰周先生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只就這敬字上差去庶幾執捉得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入于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耳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于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

卷四

十

于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

石子重問心該誠神備靜用故能寂而感而寂其寂然不動者誠也靜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靜用一源顯微無間唯心之謂與朱子曰此說甚善

按此謂誠靜神用即周子靜虛動直之意

伊川先生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

按以下所據四條皆論學者當以聖人為師而以聞道為要不可恬于小成而羣于自畫蓋所謂心學者如此而已雖所言不盡同于周子然開示後覺之意則無有不同者焉

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為可至則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予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于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為準

卷四

十一

又語羅公仲素曰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湏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聖學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湏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古通今為文章作忠信厚慈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袁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于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曰吾當

為古人之所為才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古通今為文章或志于忠信愚慤不為非義而已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朱子曰凡人須以聖賢為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為高而自視為卑故不肯進抑不知稟性與常人一同安得不以聖賢為己任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己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滾同枉過一世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今世學者往有物而不能有其則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數句乃是徹首徹尾人性本善只為嗜慾所迷利害所逐一

卷四

十二

齊了或問明性須以敬為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說湏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是不放過耳大抵為己之學于他人無一毫干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

徽菴程氏曰學聖賢所知之道無他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是而已其反躬也必以無欲為一以無息為誠以日新為德以富有為業而此心此道之全體妙用皆在其

中矣龜山所謂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者此矣也所謂學聖賢之所為必欲聞聖賢所得

之道者此也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自非體之於身從容默會而有深功驗之以心超然自得而有餘味者能之乎

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日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至於聖人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歲以自警其視歲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還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己久而誠矣其聽歲曰人有秉彜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

卷四

十三

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歲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机與我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歲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附註朱子謂門人曰程子云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一句好看

又曰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

過目便過了不可有要視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不可有要聽之心

慶源輔氏曰人之視最先過不當視者才起一念要視他便是非禮故當以是為操心之則問視歲何以特說心聽歲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說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彝本乎天理性道本自在這裏却因難得外面言語來誘之聽所以就性上說

白雲許氏曰聽雖主於穀而凡係乎言皆屬聽讀書為學得之于簡冊傳聞者皆聽類也若於

卷四

十四

事物之來應之或差猶可改也至於學問之差為心術之害遂至於止其性則不可救藥矣聽言之邪正其可畏也如此

又曰言歲上四句是說身上最緊切處湏是不躁安方始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按物下云矧是樞机與戎出好四句是說謹言底道理四下句却說四項病痛

程氏復心曰言有不順理處即是心有不順理處故不得于言湏求于心氣和則言理順矣然亦湏就言上做工夫内外表裏無少空闕始

得相應

又曰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蓋思于內不可不誠為于外不可不守看文字湏得箇骨子諸公且道動歲那箇是緊要答曰順理則裕曰要連從欲惟危都是這是生死路頭

白雲許氏曰視聽言各指一事動則舉一身而言故動歲兼心說謂內而心之動外而身之動皆出于正表裏如一則天理流行若強制于外而動于中者或未盡善則病根不除未為得也此即慎獨工夫

卷四

十五

又曰四歲舊見只是平常說話近乃覺其旨意精密真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者

又曰四歲意思都該括得盡四箇歲有說多的有說少底多底減不得少底添不得只是湏要自家下工夫寔見是如何看這意思都克去己私無非禮之視無非禮之聽無非禮之言無非禮之動這是甚麼氣象這便是渾然天理這便是仁

范氏心歲曰范：堪輿俯仰無垠人于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

靜後間抵隙為厭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骸從令

〔附註〕問所載范歲不知范從誰學朱子曰不曾從人但他自見得到說得此件物事如此好向見呂伯恭甚忍之問以恁地說話人也多說得到須取他則甚曰正為少見有人能得說如此者此意蓋有在也

雲峯胡氏曰念即思之謂而敬即存誠之方也一誠足以消萬偽一敬足以敵十邪所謂先立

卷四

予其大者莫切于此

按朱子既有取于范氏之歲又有觀心說以訂釋氏之繆尤有功于聖學今撫附之廣學者曉然知此之正也當勉彼之邪也當辨不至于泛求而多惑云

或問佛者有觀心之說然子曰心者人之所以主於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全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

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較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

一所謂操存者皆何為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大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與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適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為一心人為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大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

卷四

彼舍此而亡之也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為得以格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也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其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以口說口以目視目其机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寔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問未發之前惟當敬以持養既發之後又當敬以察之然既發之情是心之用審察于此未免以心觀心之病如何朱子曰已發之處以心之本體權重度審其心之所發恐有輕重長短之差耳所謂物皆然心為甚是也若欲以所發之心別求心之本體則無此理矣

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固敢或墜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同之屬之固敢或輕不束以西不南以北當事

卷四

十八

而存靡他其違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于斯是曰持敬動靜無為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慾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厘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予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附註問敬齋箴朱子曰此是敬之目說有許多地頭去處又曰須臾之間以時言毫釐之差蓋以事言

問毫釐有差天壤易處北溪陳氏曰此非謂些小事不敬便能做大病是言大病痛只在微細

處失起故千里之謬差之毫釐然亦當思微細處差失似甚小可何故便到天地變亂三綱淪九法斁殆難以空言解釋須多歷人情事變之熟乃知此不敬之為害端的處凜乎其可畏而非理明義精亦不能發到此真可為切已箴砭救人免陷于夷狄禽獸之歸也

問敬齋箴後函少容從容不迫之意欲先生添數語曰如何解迫切今未嘗下手便要從容不迫却無此理除非那人做工夫大段迫切然後勸他不迫如人相戰未曾交鋒便要引退今未曾做工夫

卷四

十九

便要開後門然亦不解迫切只是不曾做工夫時不患其迫切其但常覺得寬緩底意思多耳

勉齋黃氏曰此箴是從粗說入精從淺入深又曰動靜不違表裏交正是一篇綱領

西山真氏曰敬之為義至是無餘復蘊有志於聖學者宜熟復之

臨川吳氏曰敬齋箴凡十章：四句具一言靜無違其二言動無違其三言表之正其四言裏之正其五言心之正而達於事其六言事之主一而本于心其七總前六章其八言心不能無違之病其

十總結一篇其言持敬工夫周且悉矣

求放心齋銘曰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畧刻放之十里其弁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止孰有誠伸在臂反復惟手防微謹獨強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附註)朱子自序云為程正思作

按正思名端蒙新安人遷番陽從學朱子所著有小學字訓諸書

朱子謂學者曰自古無放心底聖賢一念之微所

卷四

三

當深謹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虛明專靜使道理從此流出乃善

與呂子約書曰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

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

此心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

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于吾事耶

答何叔京書曰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

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

上達矣若不察于良心發見處即涉茫、無下手處也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其向來所

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

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

聖人是隔籠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

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

勉齋黃氏曰心者神明之舍虛靈洞徹具眾理而

應萬物者也然耳鼻口目之欲喜樂哀樂之私皆

足以為吾心之累也此心一為物欲所累則奔逸

流蕩夫其至理而無所不至矣是以古之聖賢戰

兢兢、靜存動察如履淵冰如奉槃水不使此心

少有所放則成性存、而道義行矣此孟子求放

卷四

三

心之一語所以警學者之意切矣自秦漢以來學

者所習不曰詞章之富則曰記問之博也視古人

存心之學為何事哉及周程倡明聖學以繼孟子

不傳之緒故其所以誨門人者尤先于持敬、則

此心自存而所以求放心之要旨歟

尊德性齋銘曰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

與仁雖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犹惧弗克孰昏

且狂苟賤汙卑淫視傾聽情其四支藝天之明嫺人

之紀甘此下流衆愚之委我其監此祗果厥心有幽

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遠其敢

或急

〔附註〕朱子自序云內弟程允夫以道問學名齊予謂當以尊德性易之允夫請銘因為作此

按允夫名洵婺源人從學朱子所著有尊德性齋集

朱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兩邊做工夫都不偏

按朱子平日教人以尊德性道問學二者不可有偏重之失其見于言者可考也不能盡錄今擬附凡六條

卷四

又曰若于道理上看未精便須于尊德性上用功若德性上有不足便須于講學上着力二者並行庶互相發明可到廣大輝光之地

又曰學者功夫唯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

答馮作肅書曰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偏廢則德性無所利矣

答孫敬甫書曰程夫子言涵養必以敬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

一而可行可飛者也其間蓋有全出于異端而犹不失于為己者其他則皆歸私反理而不足謂之學矣

答王元充書曰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闕于踐履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為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間者固不可同日語矣

朱子曰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某如今雖便靜坐道理自見若未能識得涵養箇甚

卷四

按朱子中歲恐學者交修之功不逮而或至于不攝且擇善之未精而或流于異學之空虛也故以道問學為重今擬附凡十條

又曰萬事在窮理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

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後涵養問伊川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說

又曰某不敢自昧寔以銖累寸積而得之

答汪太初書曰嘗聞學之雜者似博約者似陋惟先博而後約然後能不流于雜而不攝于陋也故



中庸明善居誠身之前大學誠意在格物之後此聖賢之言可考者然也

按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乃五季胡氏之言

答趙民表書曰古人之學以致知為先致知之方在乎格物格物云者河南夫子所謂致讀書講明義理尚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之事也格物知至則行無不力而遇事不患其無立矣

答劉公度書曰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

卷四

三

須子細反覆究竟至于持守却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々加功著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為講說之資是乃向失其宜下稍美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

答范父叔書曰尹和靖門人贊其師云至哉聖謨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已言要當至此地位始是讀書人耳

答劉定夫書曰要得學者息却許多狂妄身心除却許多閑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之自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佔畢不專

口耳下稍見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大脫空直是可惡

答劉李章書曰越此光景未至晚暮之時做些著實基礎積累將去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工夫換了許多杜撰計較別尋路脉底心力湏是實有用處久之自然心地平夷見理明徹庶幾此學有傳不至虛負乎生也

朱子曰伊川只說一箇主一之謂敬無違之謂一只是如此別更無事某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語輕了今覺得未是上下一截便是一箇枉了有這

卷四

三

枉子學問之功方有措處

按朱子晚歲以學者專講說而廢涵養將流于言語文字之陋而不自覺故大子尊德性為重既為程允夫作銘且屢有懲于從遊者蓋定論也故心以是終焉後之學者誠力于斯而知所歸宿則德可修道可凝而作聖之功可幾矣今據附凡十二條

又曰不尊德性則懈怠弛慢矣學問何從而進或人請諸經之疑先生既答之復曰今雖盡與公說公盡曉得不于自家心地上做工夫亦不

濟事

人曰如今理會道理若不識箇頭都是閑話這源頭是甚麼只在自己上固有底仁義禮智皆擴而克之若大之始然泉之始達這箇是源頭見得這箇了方可以講學恰如人知得合當行只假借聖賢言語作引路一般

一日謂諸生曰某患學者談空說妙姑欲令先通曉文義就文求意下稍頭性又只守空冊于上言語却看得不切已湏是將切切已看玩味入心乃去行之方有所益

卷四

三

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于身而專求之于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奏此心耳故必先求之于身而後求之于書則讀書方有味

問向蒙見教讀書須要涵養須要決治因看孟子千言萬語只是論心七篇之書如此看是涵養工夫否曰某為見人讀書固莽所以說讀書須當涵養今習中有所得耳如吾友所說又襯

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排 看書豈是如此又一

士友曰先生涵泳之說乃杜元凱優而柔之意曰亦不用如此解說所謂涵泳是子細讀書之異名也大率與人說話便是難某只說一箇涵泳一人硬來差排一人硬來解說此是隨語生解支離延蔓少間展轉只是添得多說得遠如此讀書全不是自做工夫無口鼻可知是使人說學是空談

葉賀孫問往承誨只就窮理說較多此來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上一截 蒙提警此意是

卷四

三

如何曰已前也說了只是夾雜說但覺得近日諸公去理會窮理工夫多又自漸不著身己

又曰今有學者在某門者其于考理非不精當說得未置水不漏然所為却顛倒錯繆全然與所知者相反人只管道某不合引他如今被他累却不知集寔是理會得某如何不與他說然所為背馳者只是不曾在源頭上用功只是徒然耳

廖德明問今只論涵養却不講究雖能閑邪存誠懲忿窒慾生處事差失則奈何曰未說到差處且

如所謂姑處恭執事敬若不恭敬便成放肆如此類不難知人却放肆不恭敬如一箇大公至正之路甚分明不肯行却尋却一線路与自家私意合便稱是道理令人每：如此

答項平父書曰所喻曲折及陸國正路三復懷然所警于昏惰者厚矣大抵于忠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要用力之教要令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意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禮全不予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意自覺雖于義禮上不敢亂說却于緊要為己為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卷四

三九

答林擇之書曰涵養一節疑古人有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予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上無量地可操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

答劉子澄書曰日前為學緩于反己追思凡百多

可悔者所論著文字亦坐此病多無著寔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絕不聞此等今乃深有望于吾子自此惠書痛加錫誨乃君子愛人之意也

又曰近覺向來為學寔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出論也

答何叔京書曰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

卷四

三九

之知道者為不少矣某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為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功夫處乃知日前自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于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又曰某緣日前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今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躍不知終能有所濟否也

答程允夫書曰大槩此事以涵養本原為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泛濫出入無所適從名為學問而寔何有亦可笑耳

答黃直卿書曰為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畧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煩勇革不可苟避訛笑却誤人也

北溪陳氏曰老先生平日教人最喫緊處尊德

卷四

三

性道問學二件工夫固不偏廢而所大段著力處却多在道問學上江西一派却只是厭煩就簡偏在尊德性上去先生蓋深病之

按朱子晚年答項平父及林擇之劉子澄何叔京程允夫黃直卿書其言如此朱子沒後陳氏之言如彼則考亭之學固不俟一丹傳而未免失真者矣宜臨川吳氏于北溪有不能滿焉殆此類也夫

勉齋黃氏答李敬子書曰古先聖學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工夫人心道心直內方外都未說近講

學處夫子恐其見識易差于是以博文約禮對言

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

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之所以無難傳而

是如中庸之旨戒懼謹獨為終身事業不可須臾

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學而

于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人藏其心不可

測度欲一以窮之捨禮何以哉詞氣容止之間應

事接物之際察其中禮不中禮十得其七八矣以

此律之庶不至流西為口耳之學也嘗觀明道先

生語謝上蔡云諸公來此只是學某說話上蔡請

卷四

三

益明道云且靜坐程門如上蔡可謂務寔為已者也明道尚以此歲之使視今之學者則豈不大為之太息乎老矣他無所望于世只是望得先師之學有傳故不自知其僭越及于此也

又曰每念先師以一生辛苦著書惠後學光明燁

燁而諸生莫有能達其旨趣又復數年傳習益說

先師之日將不暝于地下矣

果齋李氏曰洙泗以還博文約禮而極其至者先

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

循有序不容躐等至于切已務寔辨別義利毋

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為而然之語必三歎焉晚見諸生繳繞于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于學者蓋益切矣

慈溪黃氏曰古者教人為學以躬行為本躬行以孝弟為先文則行有餘力而後學之所謂文者又禮樂射御書數之謂非言語文字之末今之學者乃或反是豈因講造化性命之高远反忘孝弟謹信之切近乎二程先生推明周子之說以達于

卷四

孔孟由性命而歸之躬行其說未嘗不兼舉後之學者宜已不待他求不幸二程既沒門人弟子多潛移于禪學而不自知雖晦翁先生初年亦幾陷焉後始一切反而歸之平實平生用功多于議論語平生說論語多主孝弟忠信至其言太極性命等說乃因一時行輩偶先相與講論而發文公既沒其學雖盛行學者乃不于其切實而獨于其高遠講學捨論語不言而必先大易說論語捨孝弟忠信不言而獨講一貫凡皆文公平日之所深戒學者乃自偏狃而莫知返入耳出口無聞躬行窮

嘗譬之酌水者必浚其泉浚其泉為酌水計也反舍其水而不酌何義也食鹽者必澆其根為食鹽地也反棄其寔而不食何義也正躬行者必精性理精性理為正躬行設也反置躬行于不問何為耶漢唐老師宿儒泥于訓詁多不精義理近世三尺童子承襲緒餘皆能言義理然能言而不能行反出漢唐諸儒下是不痛省而速反之流弊當何如耶竊意儒先講貫已精之餘正學者敬信服行之日由儒先之發明以反求乎孔子之大旨知性命之從來以歸宿于孝弟之寔行又可更求多于

卷四

言語間哉

又曰理有自然本不待言夫子有不得已而見于答問者亦皆正為學者躬行而發周程既沒學者談虛以偽易真是非貿亂文公先生于是力主知行之說必使先明義理明白是非然後見之躬行可免陷入異端之弊此其救世之心甚切析理之說甚精學者因其言之已明正其身之所行為聖為賢何所不可願乃撥拾緒餘增衍浮說徒有終身之議論竟無一日之躬行甚至借以文奸轉以欺世風俗大壞甚不忍言文公所以講明之初意

夫豈若是然則吾徒其可不重加警省而徒以多言為能哉

臨川吳氏曰天之所以生人、之所以為人以此德性也然自聖傳不嗣士學靡宗漢唐千餘年間童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也迨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為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其學徒往、滯于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為俗學矣而其為學亦未離乎文字之末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故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

卷四

三

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為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為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為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為資器之超于人而謂有得于聖學則未也況止于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峯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聖學大明于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嘆已澄也鑽研于文義毫分縷析每猶以陳為未精饒為未密也墮此科臼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

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頃刻之間斷則于尊之、道殆庶幾乎于此有未能則問于人學于己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于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

按學者之弊非馳心簡牘蕩而為異學之空虛則極意鑽研流而為俗學之卑陋在先哲之時已然而況後此三百年之久我勉齋黃氏果齋李氏親受業考亭而得其隱憂如此慈溪黃氏

卷四

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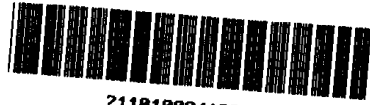
臨川吳氏皆私淑考亭而與聞私道者其公誦又如如此則其知之真見之的誠若有天相其間而不使斯道之終晦于天下也學者于此痛心刻骨以朱子為師以和敬為入道之要求放心尊德性而輔之以學問先之以力行堅之以待守俾空虛者反就于平實卑近者上達于高明則聖門全体大用之學或庶幾焉而此經所據亦不為空言矣有志之士願相與勉之

心經附註四卷終



2013637

Z121.5  
16b



21181888419828

心經附注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程敏政撰敏政有宋遺民錄已著錄其書以真  
德秀心經僅書一條詩二條易五條論語三條中  
庸二條大學二條樂記三條孟子十二條接以周  
子二條程子一條范氏一條朱子三條未爲賅備  
又其註中或稱西山讀書記疑非德秀自作乃補  
輯釐爲四卷名曰附註前後皆有敏政序末私印  
文曰伊洛淵源蓋敏政自以爲程子裔云